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六二冊目次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首一卷 （宋）朱熹撰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十八卷舉要三卷 （元）金履祥撰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外紀一卷 （明）陳桱撰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二十七卷（二） （明）商輅等撰 清康熙四十六年内府刻本 〇〇一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首一卷

（宋）朱熹撰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十八卷舉要三卷

（元）金履祥撰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外紀一卷

（明）陳桱撰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二十七卷（二）

（明）商輅等撰

清康熙四十六年内府刻本

丙午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

（起丙午。盡戊戌。西楚霸王四年。漢王四年。【考異】提要丙午下有秦昭襄王五十二年。戊戌下無西楚霸王四年。）凡五十三年。

秦昭襄王五十二。楚考烈王八。燕孝王三。魏安釐王二十二。趙孝成王十二。韓桓惠王十八。齊王建十年。○凡七國。

【考證】謹按司馬公通鑑。秦自是年繼周。漢自高祖元年繼秦。晉自泰始元年繼魏。唐自武德元年繼隋。綱目則秦起於始皇帝并六國之後。漢起於滅楚之後。晉起於平吳之後。唐起於平羣盜之後。如隋則綱目與通鑑同起於開皇九年平陳之後。是謂之正統。昔帝王之御天下也。典禮命討皆原於天。尊卑有分。內外有制。立綱振紀。人不敢紊。是以大綱不言正統。統自正也。周衰。聖賢不作。綱淪法斁。禮廢樂崩。馴至彊秦。入寇王室。七國均敵。不相統一。後若南北朝。五代。戎狄盜賊交於中國。天下無主。不得已同謂之無統。大儒述作之義。在於貴正統而惡無統。故曰是書後之君子。必有取焉。

【書法】按通鑑自是歲爲秦紀。而大書之。蓋周既亡而以秦繼也。周亡而秦繼之。則綱目大書其年可

矣。此其與列國分註何。天下未一也。天下未一。秦亦列國耳。必至於始皇二十六年。秦并天下。始以正統例大書之。此綱目所以大一統也。故曰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漢晉唐。例皆做此。

秦丞相范雎免。

秦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吳起大夫種。何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爲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盈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於王。因謝病免。王悅澤計。以爲相。數月免。【集覽】（商君衛之庶公子名鞅。事秦孝公。封於商。）故號商君。孝公卒。惠公車裂之。吳起。衛人。爲楚悼王相。悼王死。大臣作亂。攻殺起。大夫種。越上大夫。名也。姓文。字子禽。楚之鄙人。事越王勾踐。爲大夫。後被殺。何足願與。與平聲。語末辭也。本傳作其卒然亦可願與。閎夭周公。閎夭。姓名。周文王武王之臣。周公名旦。武王弟。又爲成王相。二人者身名俱全者也。【質實】（一統志云。吳起）衛人。嘗學於曾子。好用兵。爲魯將。破齊。復爲魏將。擊秦。魏武侯善之。爲西河守。大振聲名。既而見疑。適楚。悼王聞其賢。以爲相。於是撫養士卒。下越攻陳郤晉伐秦。諸侯畏楚之彊。【大夫種】春秋時越大夫也。吳王夫差敗越兵于夫椒。越王勾踐使種行成于吳。勾踐既歸國屬政于種。及滅吳。種謀居多。後以范蠡遺書。稱疾不朝。或譖種將作亂。王賜以屬鏤之劍。遂伏劍死。【周公】姬姓。文王之子。世居岐山。生有聖德。輔武王伐紂。以安天下。又輔成王。制禮作樂。以成周家之治。

【書法】免例有三。書某人免者。可免者也。著所坐者。有罪者也。書免某人官。下某人獄。免。徵下獄免者。（無罪者也。）

【發明】范雎傾險之士。然能知止而退。亦有足取。故書免而不去其官。

楚以荀況爲蘭陵令。

荀卿。趙人。春申君以爲蘭陵令。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

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狃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鬥無由也。後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強長久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也。未有安制綦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鄰敵。若夫招延選募。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爲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

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者是亦賊也故順刃者生傃刃者死犇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集覽】荀卿趙人名況時人相尊號之曰卿後避漢宣諱號曰孫卿臨武君荀子注臨武君楚將也未知姓名或曰劉向序云荀卿至趙與孫臏議兵孝成王前孫臏即臨武君也今按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爲軍師敗魏人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孫臏也隆技擊隆尚也以勇力擊刺敵者號爲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無本賞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則雖戰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事小敵毳讀曰脆若遇小敵脆弱則可偷竊而用此技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此與賃市井傭作之人而使之戰者相去幾何以度取之取其材力長短中度者三屬之甲屬音注甲札之數也如淳曰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上身者上體之甲髀褌股也褌音昆衣以蔽股名髀褌也脛胻也胻乃脛端繳行縢也以繳脛當名脛繳也皆相連屬也又七屬甲注見唐德宗建中三年贏三日糧贏音盈負也又負三日糧食日中而趨百里謂負重而趨一日之中可行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中去聲復音福試中其技則復除戶役給其便利之處不征稅也改造則不易周更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其稅必寡優復既多則賦稅寡少無所資用忸之忸音狃習也戰勝則厚賞使習以爲常鰌之鰌藉也不勝則以刑罰凌藉之五甲首而隸五家獲五甲首則得役隸其鄉里之五家安制綦節綦音其極也楊倞曰安制謂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中義心不爲非之理漸之謂漸進而近於法本爲理也處舍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周密牢固則敵不敢陵奪安以重衆動進退之法靜則

采了

安重而不爲輕舉疾以速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權潛以深使間諜以覘敵闚當潛隱深入伍以參伍參錯雜也錯雜於敵中而盡知其事所明所知處所疑疑危處六術自上文號令至遇敵此六術無欲將而惡廢惡去聲無求進而惡退無怠勝而忘敗無既勝則忽怠而至於敗士用財欲泰謂不當恡賞五權此五者乃爲將之權謀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所處必須完固若處不完之地已寧可自殺三至此三者謂之至言其守而不變也將死鼓將當死於鼓之下左傳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御死轡御車者當死守轡策不獵禾稼獵與躐同踐也服者不禽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者不赦捍拒格鬭者必殺無赦犇命者不獲犇與奔通奔走來歸命者不獲之爲囚俘傃刃者死荀子傃本作蘇注蘇讀爲傃向也犇命者貢取歸命者貢獻於上不屠城屠城謂要其城而殺其民若宰六畜然不潛軍言用軍無所潛伏不留衆不久留師衆使暴露於野外不安其上者謂不安其亂國之政者欲其至也樂其來征也猶東征西夷怨之意

【正誤】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今按此謂將若有罪寧可殺之不可使處不完之地而致兵敗傷衆也奔命者貢今按貢于國君

【質實】一統志云荀卿趙人仕楚爲蘭陵令著書數萬言羽翼六經有荀子書傳流于世蘭陵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四年

【書法】綱目非大封拜不書此令耳何以書錄賢也而以之者爲可議矣其議何賢也而止以爲令非其所矣終綱目書以爲令十有二是年荀況漢元帝永光元年張猛晉孝武太元十六年范弘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王劭唐太宗貞觀十四年韋元方中宗嗣聖九年狄仁傑二十一年蘇令言玄宗開元二年徐嶠德宗貞元十九年韓愈憲宗元和十四年裴潾穆宗長慶元年楊汝士懿宗咸通五年劉蛻惟王伷徐嶠爲非議也

周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𢠸狐之聚。（【集覽】𢠸狐地名𢠸音憚徐廣曰𢠸狐聚近陽人聚在洛陽南百五十里括地志云汝州之外古梁城即𢠸狐聚【質實】一統志云𢠸狐聚名在河南府城外五十里梁新城之間秦取九鼎遷西周公于此）○楚人遷魯于莒而取其地。

（秦五十三楚九燕王喜元魏二十三趙十二韓十九齊十一年）秦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於秦。

書法 書入朝何秦益彊也自威烈今周亡韓未嘗書來朝於是書入朝於秦幷韓也六國韓最先朝秦而秦亦最先滅之然則自卑以媚敵者果不足以自免矣自是七國始書王周已亡也

發明 戰國諸侯自稱王以後綱目例皆書君所以不予其僭也今此又復書韓王何哉是時周赧旣亡上無天子故諸侯因其稱王而書之亦所以著其僭爾然韓旣稱王乃書入朝于秦爲有身爲王者乃奔走朝事他國者哉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魏舉國聽令於秦

戊申

（秦五十四楚十燕二魏二十四趙十三韓二十齊十二年）秦王郊見上帝於雍。

發明 郊見天子之禮也春秋魯郊聖人因事屢書而譏之或者以爲周賜以天子禮樂故魯得郊祀然夫子乃曰魯之郊禘非古也周公其衰矣孔子魯之臣子其不滿於魯若此況西戎之秦乎秦自襄始受封已僭祀西畤至文宣靈鄜密上下用事四帝揚雄所謂僭莫僭於祭祭莫重於天者是也今上書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下書郊見上帝於雍蓋明著其旣服諸侯遂肆其僭後之志云爾異時呂政吞滅諸國毒痛四海方且行封禪祠諸神然不二世遽滅帝果私於秦哉嗚呼吾誰欺欺天乎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乎後之僭祀徼福者可以觀矣

○楚遷于鉅陽。

己酉

（秦五十五楚十一燕三魏二十五趙十四韓二十一齊十三年）魏人殺衛君而立其弟。（弟魏壻也）

庚戌

（秦五十六楚十二燕四魏二十六趙十五韓二十二齊十四年）秋秦王稷薨太子柱立韓王衰絰入弔祠。

考異 提要漏柱字。

書法 七國始書薨周亡也周亡綱目王七國則曷爲不書崩書薨分王也書薨足以異之矣綱目不皆薨立六王必有事而後書惟秦悉書之詳秦世也自是秦有大事必書時若月。

發明 天王崩諸侯未有奔赴者秦韓均爲諸侯而行事若此則亦視勢之強弱而不顧禮之當否爾韓之卑屈如此將以求媚於秦然不免首爲秦人所滅故綱目於其入弔之事大書于冊所以戒有國之君不可不自彊於善而毋徒媚敵以乞憐也或曰韓以微弱之國不得不屈是不然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萬一迫於彊大不能自立則有國君死社稷之義效死勿去死于宗廟可也謂之何哉

○燕伐趙趙敗之遂圍燕。

燕王使栗腹約驩於趙反而言曰趙壯者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使腹將而攻鄗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將渠泣曰臣非自爲爲王也王不聽遂行趙使廉頗擊之敗其兩軍逐北五百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燕王以將渠爲相而處和趙師乃解

集覽 栗姓腹名腹本作股將姓渠名鄗呼各反

質實 一統志云鄗春秋晉邑名戰國屬趙漢爲鄗縣屬常山郡光武即位於鄗南改曰高邑爲冀州刺史治所晉屬趙國後魏屬趙郡隋屬欒州唐屬趙州宋屬慶源府金屬沃州元屬趙州國朝因之屬真定府

趙公子勝卒。

考異 提要無趙公子勝卒五字

辛亥

（秦孝文王柱元楚十三燕五魏二十七趙十六韓二十三齊十五年）冬十月秦王薨子楚立。

考異 王下當有柱字今按昭襄王薨書名據崩葬例曰無統之君稱王公者曰某王公某薨此闕柱字蓋刊本漏也

考證 當作秦王柱薨○謹按凡例曰凡無統稱王公者曰某王公某薨故名存者皆當補書後倣此

孝文王即位三日而薨子楚立尊華陽夫人爲華陽太后夏姬爲夏太后。

書法 秦王柱也。

燕伐齊拔聊城齊伐取之。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爲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爲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決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

集覽 聊城徐廣曰在平原括地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二十里春秋齊西界聊攝戰國時亦齊地秦漢皆爲東郡之聊城約之矢高誘曰縛束書於矢上猶豫顏師古曰猶獸名性多疑聞有聲則豫登木下上不一故謂不決曰猶

豫。索隱曰。猶音以獸反。禮記作猶與。注。與音豫。崔浩云。猶猿類。卬鼻長尾。性多疑。故以比不決者。按狐性亦多疑。渡冰而聽冰聲。故云狐疑。今解者又引老子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故以爲猶與。且按狐聽水而此云與今冬涉川。則與定是狐類。不疑。若畏四鄰。則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云畏四鄰也。又狐疑注見秦二世三年。富貴而詘於人。記儒行曰。不充詘於富貴。注。充詘。喜失節之貌。詘音求勿反。又丘勿反。輕世肆志。輕世。眇視天下也。肆志。放縱志意也。【正誤】言貴自詘於人。今按詘（忘貴富同勢相傾軋也）【質實】一統志云。聊攝古邑名。本春秋時齊地。戰國時屬齊。秦置聊城縣。屬東郡。漢因之。魏晉俱屬平原郡。北齊改屬濟州。隋初屬平原郡。尋於此置博州。後州省。以縣屬武陽郡。唐爲博州治。五代周省武水縣入焉。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東昌府。

壬子

秦莊襄王楚元。楚十四。燕六。魏二十八。趙十七。韓二十四。齊十六年。

秦以呂不韋爲相國。封文信侯。○秦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

【考異】按昭襄王五十二年。書遷西周公。定宇陳氏曰。綱目書東西周之亡。而不書二周之分。疑漏。

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帥師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遂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集覽】陽人。地理志。河南梁縣有陽人聚。括地志云。陽人故城。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質實】一統志云。陽人聚在南陽府汝州西。秦遷東周於此。吳孫堅大破董卓軍亦此地。

秦伐韓。取滎陽成皋。置三川郡。

【集覽】滎陽。縣名。屬河南。古號國也。今鄭州是。成皋。縣名。屬河南。戰國鄭虎牢關也。括地志云。故城在洛州汜水縣西南二里。三川。秦三川郡。漢高改河南郡。韋昭曰。洛陽有伊洛河三水。故名焉。陽休之說。涇渭洛亦爲三川。【質實】一統志云。滎陽古邑名。本古東虢國。春秋時爲鄭京城。秦置敖倉於此。漢始置滎陽縣。屬河南郡。其治在今縣西五十里。晉置滎陽郡。後魏郡縣並徙今治。北齊改郡曰成皋。隋廢郡存縣。唐析置武泰縣。屬洛州。神龍初復省入滎陽縣。屬鄭州。五代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屬開封府。成皋古邑名。本東虢國地。春秋時爲鄭巖邑。又名虎牢。秦屬三川郡。漢置成皋縣。屬河南郡。東漢廢縣爲關。三國魏復置縣。晉屬河南郡。劉宋於此置司州。後魏北豫州及成皋郡同治於此。隋始改縣曰汜水。屬滎陽郡。唐初析置成皋縣。貞觀中又省入汜水。屬鄭州。後屬孟州。宋初屬洛州。元豐初復屬孟州。金屬鄭州。元仍舊。國朝因之。屬

開封府。三川。秦之郡名。即周之王城。下都也。漢置河南郡。東漢都於此。置河南尹。三國魏置司州。晉亦都此。置河南尹。苻秦改爲豫州。劉宋仍置司州。後魏改爲洛州。徙都之。又改司州。亦爲河南尹。後周改爲東京。隋煬帝徙都於此。改豫州。唐初復爲洛州。置都督府。高宗改爲東都。尋改神都。天寶初。又改東京。五代梁爲西都。唐改東都。晉改西京。宋因之。金置德昌軍。號中京。置金昌府。元爲河南路。國朝改爲河南府。屬河南道。

○楚滅魯。遷其君於卞爲家人。

【集覽】卞。魯國有卞縣。括地志云。兗州泗水縣。本漢卞縣地。【質實】一統志云。卞。春秋魯邑名。即古卞明國也。戰國時屬楚。後屬秦。漢置卞縣。屬魯國。晉屬魯郡。隋改爲泗水縣。屬兗州。唐宋金因之。元省入曲阜。尋復置。屬兗州。國朝因之。改屬兗州府。

是爲頃公。

癸丑

秦二。楚十五。燕七。魏二十九。趙十八。韓二十五。齊十七年。

日食。○秦伐趙。定太原。取三十七城。

【集覽】太原。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楚黃歇徙封於吳。

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邊於齊。其事急。請以爲郡。而封於江東。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而居之。宮室極盛。【集覽】城故吳墟。春申君傳。注。正義曰。闔閭。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圯毀也。又大內北瀆四從五橫。至今猶存。又改破楚門爲昌門。【質實】一統志云。故吳墟在蘇州府城內西南。按春申君傳注云。黃歇初封於吳。於闔閭城內小城西北。別築城居之。今圯毀也。又大內北瀆四從五橫。至今猶存焉。

【書法】黃歇徙封何。歇意也。綱目誅意。故不書楚徙封黃歇。書黃歇徙封。

甲寅

秦三。楚十六。燕八。魏三十。趙十九。韓二十六。齊十八年。

秦悉拔上黨諸城。置太原郡。

【書法】自上黨降趙。於是十有七年。凡五書太原上黨。其書之何。上黨天下之脊也。秦得上黨。而并天下之勢成矣。故謹書之。

○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

蒙驁伐魏。取高都汲。魏王患之。使人請信陵君。信陵君不肯還。其客毛公薛公見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爲上將軍。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之。皆遣兵救魏。信陵君遂率五國之師。敗蒙驁

於河外。追至函谷關而還。○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將以爲五大夫執節尉。而使攻管。高對曰。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無忌將率十萬之師以造城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其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而遣使謝安陵君。【集覽】蒙驁。齊人。蒙武之父。蒙恬之祖也。驁音遨。鄭氏音五刀反。【高都】魏邑名。括地志云。高都故城。今河內澤州是。【汲】魏邑名。即河內郡也。括地志云。古汲城在衛州汲縣地。【河外】謂陝華二州也。正義曰。河外者。河南岸也。鄭州地。【管】縣名。屬榮陽。括地志云。今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城也。【此辭反】爲句。言與理相反。【縞素辟舍】喪服而不居正寢也。信陵以縮高因以非理召之而自殺。故以示自悲。記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間傳曰。素縞麻衣。鄭玄注。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紕。緣邊也。穀梁傳成五年。輦者曰。

君親素縞。注。素衣縞冠。凶服也。釋曰。鄭云以素紕爽冠。故謂之素縞。今注與鄭異也。離騷九章曰。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注。縞素。白縠縞也。【正誤】此辭反。必爲國禍。今按此辭反爲還報也。信陵君遣使謂安陵君生致縮高。不然。將伐之。安陵君不從。而曰云云。故縮高言使者以辭還報信陵君。必伐安陵。是爲國禍也。【質實】一統志云。高都古邑名。春秋時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秦置高都縣。屬上黨郡。漢因之。後魏置建興郡治此。北齊改置高都郡。後周廢爲高都村。故城在澤州城東北三十里。【汲】古邑名。本殷牧野之地。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後屬秦。漢置汲縣。屬河內郡。魏屬朝歌郡。晉爲汲郡治。後魏置伍城郡及縣。周以縣屬衛州。隋復改爲汲縣。屬汲郡。唐徙衛治此。宋元仍舊。 國朝因之。改屬衛輝府。【安陵】春秋鄢邑名。鄭伯克段于鄢即此。戰國謂之安陵。漢始置鄢陵縣。屬潁川郡。東魏屬許昌郡。北齊省入許昌縣。隋復置。屬許州。唐因之。宋屬開封府。金元因之。 國朝仍屬開封府。【管】古邑名。周封管叔鮮于此。爲管國。春秋時屬晉。後屬魏。秦置管縣。屬三川郡。漢屬河南郡。晉宋因之。後魏於縣置榮州。改屬榮陽郡。後周改爲鄭州。隋改爲管州。唐除爲管城縣。爲鄭州治所。宋金元俱仍舊。 國朝省入鄭州。故城在開封府城西一百八十里。

【書法】追至函谷何。惡秦也。秦伐之不得志。於是再書矣。自昭襄以來。山東之得志有三。田文之伐。書河渭絕。無忌之救。書大破秦軍。於是書追至函谷。雖終無救於亡。而綱目每喜書之。則亦惡秦而已矣。

五月。秦王薨。子政立。【考異】提要王下有楚字。此亦刊本闕。與孝文王同。

政生十三年矣。國事皆委於文信侯。號仲父。胡氏曰。孝文莊襄二王之死。蓋皆不韋之所爲也。【書法】秦王楚也。秦自書薨以來。未有不名者。其不名柱與楚何。疑也。何疑乎柱楚。不韋欲政之王久矣。而二王之享國皆不永。以是爲可疑。故異其文。異其文者。異其事也。然則趙王丹楚王悍亦不稱名何也。六國之事。故多畧之矣。

乙卯

秦王政元。楚十七。燕九。魏三十一。趙二十。韓二十七。齊十九年。

秦鑿涇水爲渠。

韓欲疲秦。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爲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欲殺之。國曰。臣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爲之。注塡閼之水。溉舃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由是秦益富饒。【集覽】涇水。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也。東南至馮翊陽陵縣

與渭水合。又東與漆沮水合。經秦漢之都。至潼津入河。【仲山】河渠書作中山。顏師古曰。中音仲。即今九嵕山之東中山也。括地志云。中一名仲山。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並北山東注洛】並與傍通。音蒲浪反。近也。倚也。河渠書注。徐廣曰。出馮翊懷德縣。【塡閼】之水。塡音田。塞也。閼。於葛反。或作淤。通作淤。說文。澱滓濁泥。【舃鹵之地】河渠書作澤鹵之地。索隱曰。舃一作舄。音昔。本或作斥。則如字讀之。書傳注。許愼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煑爲鹽。【正誤】舃鹵。今按舃本作潟。攷周禮草人職。鹹潟。【質實】一統志云。涇水自平涼府城西南白巖發源。入涇州。又東南至邠州界。又東北至西安府高陵縣界。會于渭。仲山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七十里。俗傳漢高祖兄仲所居於此。故號爲。上有仲山廟。歲旱禱此。射獵則有風雨。

【書法】鑿渠必書。重民利也。書溝渠始此。終綱目書渠十。是年。漢武帝元光六年。漕渠。太始二年。白渠。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後主延熙四年。曹魏漕渠。甲辰。廣通渠。煬帝大業元年。通濟渠。四年。永濟渠。唐玄宗天寶元年。三門運渠。後周戊午。汴渠。邗溝刁溝不與焉。

丙辰

秦二。楚十八。燕十。魏三十二。趙二十一。韓二十八。齊二十年。

趙王薨。廉頗奔魏。【考異】據崩

非例。當書趙王丹薨。亦列本漏也。

趙使廉頗伐魏。取繁陽。孝成王薨。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頗。頗怒攻之。遂出奔魏。魏不能用。趙師數困。王復思之。使視頗尚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毁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不召。楚人迎之。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遂卒於楚。【集覽】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正義曰。在相州內黃東北。三遺矢。史記注。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質實】一統志云。繁陽古邑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秦置縣。屬魏郡。漢省之。故城在大名府內黃縣東六十里。

（秦三。楚十九。燕十一。魏三十三。趙悼襄王偃元。韓二十九。齊三十一年。）秦大饑。【考異】（提要漏秦字。）

【書法】（書大饑始此。終綱目書大饑二十六。是年辛未。趙。漢武帝建元三年。元帝永光元年。秦甲戌。辛巳。漢光武建武二年。安帝永初二年。再書。晉惠帝元康四年。永興二年。愍帝建興二年。襄國。元帝大興二年。穆帝永和十年。秦孝武太元四年。秦六年。十二年。涼州。安帝元興元年。梁丙辰。魏唐初戊寅。涼。唐中宗神龍元年。玄宗天寶十二載。肅宗上元二年。德宗興元元年。憲宗元和甲寅。湖南。書饑二十九。）

○秦伐韓。取十二城。○趙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

李牧者。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牧稱病不出。王彊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入。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先是。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於夷狄。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燕破東胡。却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集覽】武遂方城。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屬廣陽郡。括地志云。武遂。易州遂城也。方城在幽州固安南十七里。代鴈門。正義曰。鴈門縣在代地。故云代鴈門。漢代郡城。古代國也。秦置鴈門郡。在蔚州飛狐北百五十里。匈奴。黃帝本紀。北逐葷粥。注。索隱曰。葷粥。匈奴別名。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獯鬻。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獫狁。秦漢曰匈奴。魏晉唐皆曰突厥。莫府。如淳曰。莫。大也。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莫或作幕。晉灼曰。衛青征匈奴。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顏師古曰。二說皆非。按幕府者。以軍幕爲義。古字通用。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大之義乘。索隱曰。古者出征。以幕帳爲府署也。邊不得田畜。爲句。正義曰。畜。許又反。單于。匈奴天子之號。猶華言皇帝也。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單音蟬。襜襤。音擔藍。徐廣曰。襤。一作臨驪。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地。東胡。已見周赧王八年。林胡。西胡國名。括地志云。在朔州嵐州以北。春秋時北地。如淳曰。林胡。即儋林。爲趙武靈王所滅。隴西。地理志。秦州。隴西郡。今隴右也。括地志云。隴山名。郡在山西。故名隴西。上郡。屬古并州。今鄜州是。括地志云。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按。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勝州固陽。並係上郡地。魏築長城界。陰山。地理志。西河郡陰山縣。括地志云。陰山北戎

中[illegible]北塞外。東西千餘里。[illegible]

郡。西安陽縣北有陰山。[illegible]

[illegible]

古幽州。[illegible]二百里。外有虎北口。[illegible]地志云。故城在[illegible]州也。[illegible]平州也。[illegible]子於朝鮮。漢置樂浪等四郡。[illegible]【正誤】[illegible]牲也。下文大縱畜牧。[illegible]【質實】一統志云。[illegible]同。亦謂畜養牧放也。[illegible]遂縣。屬河間國。東漢屬安平國。[illegible]國。後魏屬武邑郡。[illegible]屬深州。[illegible]

定興方城古邑名戰國時屬燕後屬秦漢置方城縣屬廣陽國後屬涿郡後魏省隋置固安縣屬幽州唐屬北義州貞觀初復屬幽州金屬涿州元屬霸州後陞爲固安州　國朝改爲固安縣屬順天府〔代〕古郡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秦置代縣屬代郡漢封代王於此爲代國東漢末廢後魏於此置靈丘郡後周兼置蔚州隋郡廢州存大業初州廢唐復置蔚州治靈丘至德初改安邊郡後復爲蔚州遼置忠順軍金爲蔚州元至元初省州爲靈仙縣屬弘州尋復爲州屬宣德府　國朝因之屬大同府〔鴈門〕本山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秦置郡於山下故名焉漢徙治於陰館三國魏徙治廣武縣後周改肆州治焉隋初郡廢置代州及改廣武曰鴈門縣大業中改州爲鴈門郡唐爲代州天寶初改爲鴈門郡乾元初復爲代州宋因之金置震武軍元罷軍仍爲代州以鴈門縣省入隸太原路　國朝初改爲代縣後復改爲州仍屬太原府〔隴西〕秦之郡名卽西羌所居之地漢因之治狄道縣晉析置狄道郡劉宋置武始郡後魏置臨洮郡後周廢隋復置武始郡屬蘭州後改金城郡唐天寶初置臨州乾元中置臨洮軍寶應初陷于吐蕃號武勝軍宋復改爲臨洮軍尋改熙州治狄道縣金改熙州爲臨洮府元仍爲臨洮府　國朝因之屬陝西道〔北地〕秦之郡名卽義渠戎所居之地漢改爲泥陽縣東漢屬安定郡後魏於此置華州又改邠州西魏改寧州合之曰邠寧後周分置趙興郡隋改爲北地郡唐爲寧州又改彭原郡宋復爲寧州宣和初置興寧軍金屬慶原路元屬鞏昌路　國朝因之屬慶陽府〔上郡〕秦之郡名卽白翟戎所居之地漢改爲雕陰縣晉爲赫連勃勃所居後魏於此置上郡又分置綏州隋改爲上郡大業初廢州置雕陰郡唐初爲綏州天寶中改上郡乾元初復爲綏州宋爲綏德城元符初置綏德軍金改爲州元仍舊　國朝因之屬延安府〔陰山〕在韃靼國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illegible]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漢武帝奪其地匈奴入寇無所隱過此未嘗不哭〔高闕〕塞名在大同府城西北四百二十里古豐州河之西史記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此塞是也〔雲中〕古地名春秋時北狄所居戰國時屬趙秦爲雲中郡漢因之東漢末郡廢三國魏屬新興郡晉改屬鴈門郡後魏徙都平城置司州牧及置代尹又置北恒州後周並廢隋以其地屬代朔雲三州唐初復置北恒州治雲中縣尋廢開元中置雲州天寶初改雲中郡乾元初復爲雲州五代唐以雲州置大同軍節度遼陞爲西京府曰大同金因之元改置大同路　本朝改爲大同府隸山西道〔襄平〕古邑名戰國時屬燕後屬秦漢置襄平縣爲遼東郡治所晉廢之遂改爲遼陽縣金

戊午

元因之　本朝改爲定遼中衛屬遼東行都司〔上谷〕古地名春秋戰國時皆屬燕秦爲上谷郡漢置涿鹿縣魏晉時地屬北燕唐改涿鹿爲永興縣置新州五代唐置團練使總山後八軍同光初陞威塞軍遼會同初改奉聖州武定軍金大安初陞德興府元初因之後復爲奉聖州屬宣德府　本朝改爲保安州直隸京師〔漁陽〕古邑名春秋及戰國時皆屬燕秦置漁陽郡漢因之魏晉屬幽州隋初徙玄州於此後復置漁陽郡唐置薊州取古薊門關以名天寶初改漁陽郡乾元初復爲薊州遼置尚武軍宋改廣川軍金屬中都路元仍爲薊州隸大都路　國朝因之以漁陽縣省入改屬順天府〔右北平〕秦之郡名卽春秋時山戎肥子二國地漢末爲公孫度所據魏改盧龍郡北燕置平州及樂浪郡後魏改樂浪爲北平郡隋改爲平州尋爲北平郡唐復爲平州天寶初改爲北平郡乾元初復爲平州五代唐以爲遼興軍金陞爲南京天會初復爲平州興平軍元改爲興平府中統初陞爲平灤路大德中改永平路　國朝初改爲永平府屬北平布政司後直隸京師〔遼東〕古郡名戰國時屬燕秦屬遼東漢初因之武帝拓朝鮮地并割遼東屬邑置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三國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等五郡置平州晉改遼東郡爲國仍隸平州尋爲慕容廆所據後魏仍爲遼東郡隋初又爲高句麗所據唐征高麗復其地置蓋遼二州又置都督府九以安東都護府統之尋爲渤海大氏所據五代時遂入契丹阿保機據遼東故城以居名曰東平郡尋陞南京又改爲東京金初因之後置遼陽府元爲東京路尋改遼陽路　本朝初置定遼都衛後改爲遼東都指揮使司隸山東道

魏公子無忌卒。

秦旣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爲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魏王矣秦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爲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人代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四歲而卒韓王往弔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禮鄰國君弔君爲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王矣其子辭之

秦四。楚二十。燕十二。魏三十四。趙二。韓三十。齊二十二年。春，秦伐魏，取暘、有詭。〔集覽〕（暘有詭魏邑名秦皇本紀注徐廣曰暘音傷索隱曰音暢）○秋七月，秦蝗疫。令民納粟拜爵。

【書法】始賣爵也。自是漢文帝書詔民入粟邊得拜爵，武帝書詔民得買爵，書令株送徒入財補郎，安帝書令吏民入錢穀拜官賜爵，桓帝書賣關內侯以下官，靈帝書開西邸賣官，皆自秦始矣。書蝗始此，終綱目書大蝗十六，書蝗三十七，自漢文帝後元六年。書疫始此，終綱目書大疫十三，書疫四，自漢元帝初元元年。

己未

（秦五。楚二十一。燕十三。魏景閔王增元。趙三。韓三十一。齊二十三年。）秦伐魏，取二十城，置東郡。【集覽】（東郡，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

庚申

（秦六。楚二十二。燕十四。魏二。趙四。韓三十二。齊二十四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至函谷，皆敗走。【考異】（據前後例錄，當在趙韓上。）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故五國合從以伐之，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兵皆敗走。【集覽】壽陵，徐廣曰在常山郡，本趙邑。

【書法】（於是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兵皆敗走。不書秦師出，何見五國之必自敗也。五國則曷爲必敗。合異爲同，聯疎以爲親，以之擯秦，未保也，況伐秦乎？以七十年前之五國不敵也，況今日之五國乎？然則田文何以獨得志？田文初脫虎口，志在復讎，當是時以之入秦可也，豈黃歇輩所能辦哉？是以上書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則繼書秦以齊魏伐趙，上書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則下書至函谷皆敗走，明從約之不可恃也。）

【發明】（五國至是，猶奄奄垂絕之人爾，而乃合兵伐秦，固已不待叩關，逆知其敗必矣。然則聽秦之暴可乎？無已，則脩政用賢於內，合從締交於外，相與保境自守，秦攻一國，則諸侯救之，可也。無名興師，叩關而伐，自速敗亡，咎將誰執？故綱目書此以自敗爲文，所以著諸國悖謬之罪也。）

楚遷于壽春。

（朱英謂春申君曰：「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不攻者，踰黽阨而攻楚不便，假道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見秦楚之日鬭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集覽】（黽阨，黽通作鄳，或作冥，並音盲。阨通作隘。春申君傳作黽隘，楚世家作鄳塞。徐廣曰在江夏。正義曰今申州羅山縣本漢鄳縣，有平靖關，蓋古鄳縣之阨塞。杜預曰徐云在江夏鄳，又魏世家作冥阨，孫檢曰楚之險塞也。括地志云申州東南有石城山，其險峻，號之冥阨，蓋謂此山。淮南子曰天下九塞，冥阨其一也，在申州，今信陽是也。壽春，楚考烈王自陳徙都壽春，命曰郢。宋志曰漢九江郡壽春縣，隋改壽州[illegible]一統志云[illegible]名在[illegible]府。今安[illegible]【質實】[illegible]州東南九十里，即春秋所謂[illegible]也，有大小[illegible]天下九塞，冥阨其一也[illegible]屬魏，秦屬潁川郡，漢置許縣[illegible]魏改曰許昌[illegible]齊改爲[illegible]州，後周[illegible]許州，宋[illegible]府，元復爲許州，國朝因之，屬開封府。鄢陵，春秋鄭邑名[illegible]縣屬潁川郡，東魏[illegible]許州，唐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illegible]府。壽春，古邑名。春秋時爲六蓼國，逮楚考烈王自陳遷都于此，號曰郢都，秦置壽春邑，尋爲九江郡，漢爲淮南國，東漢爲揚州刺史治所，晉置淮南郡，東晉改壽陽郡，元魏置揚州，梁改豫州，隋初置壽州，唐改爲壽春郡，五代唐爲順化軍，南唐改靖淮軍，宋置壽春府，元置安豐路，國朝改爲壽州，屬鳳陽府。）

秦拔魏朝歌，及衛濮陽，衛徙居野王。【集覽】（朝歌，汲郡朝歌故城在衛縣，紂所都也，即今衛州。）【質實】（一統志云：朝歌，古地名，本殷紂所都，周武王克殷，分其地，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後封康叔於衛。春秋時邶鄘入之衛，戰國屬魏，秦屬河東郡，漢爲汲縣地，屬河內郡，魏置朝歌縣，屬冀州，晉改汲郡，後魏改義州，後周改衛州，隋改汲郡，唐復爲義州，尋復爲衛州，屬河北道，宋因之，金改河平軍，元改衛輝路，國朝改爲衛輝府，屬河南道。）

辛酉

（秦七。楚二十三。燕十五。魏三。趙五。韓三十三。齊二十五年。）秦伐魏，取汲。

壬戌

（秦八。楚二十四。燕十六。魏四。趙六。韓三十四。齊二十六年。）魏與趙鄴。

癸亥

（秦九。楚二十五。燕十七。魏五。趙七。韓王安元。齊二十七年。）秦伐魏，取垣、蒲。【集覽】（垣、蒲，索隱曰垣即魏之長垣，縣屬河南；蒲是長垣之蒲鄉，今蒲城是。括地志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北十五里，按匡城古長垣，魏世家作垣蒲陽，在故垣地，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隰川南四十五里。）【質實】（一統志云：垣，古邑名，即周召分陝之處。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秦漢爲垣縣地，屬河東郡，後魏置邵郡及白水縣，後周）

兼置郡州改縣曰邑城附改爲垣縣屬絳郡義寧初置邵原郡唐改郡州貞觀初州罷以縣屬絳州宋改曰垣曲縣金仍舊元初省入絳縣尋復置國朝因之改屬平陽府。蒲古邑名即春秋時晉之蒲城也戰國時屬魏後屬秦漢爲河東郡蒲子縣地後魏置石城縣後周置石城郡周末縣又置蒲子縣隋以蒲子移治縣東北故城大業初改爲蒲縣屬龍泉郡唐移今治元省入隰川縣尋復置屬隰州國朝因之改屬平陽府。

○夏四月秦大寒民有凍死者。

書法 四月大寒異也至有凍死者甚異矣故備書之終綱目書大寒二是年秦乙未年四月大寒一而已秦未建亥必因周曆此書四月爲夏亦周不改月之一驗也。

○秦王冠帶劍。

書法 書冠始此自是終綱目書帝冠十三（詳漢惠帝四年）。

○秦伐魏取衍氏。**集覽** 衍氏地志闕又注見周慎靚王四年。○秋九月秦嫪毐作亂伏誅夷三族秦王遷其太后於雍。

初秦王即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毐詐爲宦者進之生二子封毐爲長信侯政事皆決於毐至是有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毐懼矯王御璽發兵爲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攻之毐戰敗毐獲之夷三族遷太后於雍蕢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斷其四支積之闕下齊客茅焦請諫王大怒按劍而坐口正沫出趣炊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爲母子如初。

集覽 嫪毐姓名劉伯莊曰嫪居虬反毐徒駭反如淳曰嫪郎報反毐烏改反按如說是昌平君昌文君索隱曰昌平君楚公子也立以爲相後徙於郢項燕立以爲荊王史失其名昌文君名亦不知也蕢陽宮李斐曰蕢音倍山名也應劭曰宮在扶風鄠縣秦文王所建假父指嫪毐囊撲撲蒲角反以緋囊盛其人投擲而擊殺之。

質實 一統志云蕢陽宮在西安府鄠縣西南三十里

甲子

秦惠文王建漢時猶存宣帝幸之。

書法 於是周亡始書太后從其恒稱矣據周存君王亦稱母遷辭有二太后遷居其宮者順辭也遷太后于其宮者逆辭也終綱目書遷太后六是年秦王漢安帝延光四年孫程遷閻太后靈帝建寧元年曹節遷竇太后後主延熹十年[illegible]年梁王衍遷齊太后唐中宗神龍元年遷武太后書遷其皇后二漢哀帝元壽二年遷皇后傅氏靈帝中平六年遷皇后董氏皆逆辭也非逆辭則罪辭也書太后遷居其宮者（詳漢昭帝元平元年）。

發明 上書嫪毐作亂伏誅遂書遷其太后於雍則太后之遷爲有名矣且非無罪之比矣茅焦進諫復爲母子綱目削其書而不書者蓋以著其得罪宗社之意云爾嗚呼嚴哉。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既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且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可盡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然之乃出之謹舍而言諸王王召幸之生男立爲太子以園妹爲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之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楚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illegible]而亡後十七日王薨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刺殺春申君投其首於棘門之外遂滅其家太子立是爲幽王。

集覽 [illegible]

書法 [illegible]

秦十。楚幽王悍元。燕十八。魏六。趙八。韓二。齊二十八年。

冬十月秦相國呂不韋以罪免出就國。

考異 提要書曰秦呂不韋以罪免相就國。

秦王以不韋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免就國。

【書法】免例有三：書某人免者，可免者也；若所坐者有罪者也，書免某人官，下某人獄，免，殺下獄免者，皆無罪者也。書以罪免，則異於記雖矣，故從劉則削其（爵。終綱目書以罪免入不韋，右與侯衛趙綦譙鷹殷請之曹侯子論專者所坐書免二司空趙整形渦萬。）

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召復故官，遂除其令。

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爲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強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乃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斯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厚遺結其名士；不可下者，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將兵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

【集覽】由余，秦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李斯傳注：其先春秋晉人也，亡入戎。【百里奚】注見周顯王三十一年。五羖大夫。【蹇叔】索隱曰：秦本紀云：百里奚謂繆公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遂厚幣迎之。今云迎於宋，未詳所出。正義曰：蹇叔，岐州人，時遊於宋。【丕豹】索隱曰：丕豹自晉奔秦，左傳有明文。【公孫支】索隱曰：師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求於晉，未詳所出。正義曰：公孫支，岐州人，時遊於晉。【黔首】黔，其廉反。應劭曰：黔，黑也。始皇名民曰黔首，以其頭黑也。【齎盜】齎，子奚反。蒼頡篇曰：齎，持也。或作資，謂以兵假寇也。齎，持遺也，或讀爲資。

【書法】書客卿見故官何議也？秦并天下，李斯力也。何譏乎爾？大上者李斯也，從秦亡者亦李斯也。終綱目書上書四，惟李斯見聽，亦惟李斯爲逐書。大索始此。（書大索二：是年，二十九年大索一。漢武帝征和三年。）書上書始此，終綱目書上書四：李斯、梅福、鮑宣、賀琛。書上疏一：後唐康澄。書獻策一：宋子遊。賀融、曹攄、單于南詔上書不與焉。

齊、趙入秦置酒。

【書法】於是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何義？婿敵也。國裁亡矣，所以自免者如是而已。書置酒始此，終綱目書置酒四：是年，漢高帝五年，（二年，唐太宗貞觀七年。安亭不與焉。）

乙丑

秦十一、楚二十、燕十九、魏七、趙九、韓三、齊二十九年。趙伐燕，取貍陽。秦伐趙，取九城。

【考異】提要無趙伐燕取貍陽六字。【集覽】（貍陽）正義曰：燕無貍陽，疑貍字誤，當是漁陽。

【書法】兩國事也。其不殊之何？將趙也。而又不暇而暇北，使其得喪竟何如哉？合而書之，所以爲謀人者之戒也。

○趙王偃薨。

子遷立。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之。遷素以無行聞於國。

丙寅

秦十二、楚三、燕二十、魏八、趙幽繆王遷元、韓四、齊三十年。秦呂不韋徙蜀自殺。

不韋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王恐其爲變，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封河南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不韋恐誅，飲酖死。

【書法】徙辭有四：徙某，某徙，某徙某，某徙。無罪之辭也；某徙者，有罪之辭也。

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

【書法】恒陽也。書不雨始此，終綱目書自某月不雨至于某月六：是年，漢獻帝興平元年，後主建興九年，宋文帝庚午年，齊主[illegible]年，[illegible]唐德宗貞元十九年。

○秦助魏伐楚。

丁卯

秦十三、楚四、燕二十一、魏九、趙二、韓五、齊三十一年。秦伐趙，殺其將扈輒。趙以李牧爲大將軍，復戰宜安，秦師敗績。

戊辰

秦十四、楚五、燕二十二、魏十、趙三、韓六、齊三十二年。秦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

【集覽】宜安，括地志云：故城在常山郡藁城縣西南。【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武城，縣名，屬貝州，即東武城。

【質實】一統志云：宜安，古邑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秦置宜安縣，屬常山郡，晉宋廢之，其地屬鉅鹿郡，隋復置，唐省入藁城。藁城故城在縣西南，仍屬真定府。【平陽】古邑名，春秋時屬衛，後屬晉，戰國時屬趙。秦滅趙，改屬東郡，漢初仍舊，三

（國魏者之故城在大名府滑縣東南五十里廢帝城縣西二十里左傳衛侯欵孔悝酒於平陽即此武城春秋晉邑名戰國趙為平原君封邑地漢置東武城縣屬清河郡晉去東字隋改為清河縣以舊東武城為武城縣唐移治永濟渠西屬貝州宋屬恩州移今治金仍舊元屬高唐州。國朝因之改屬東昌府。）

○韓遣使稱藩於秦。

（初韓諸公子非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作孤憤五蠹說難等篇十餘萬言王是王使納地效璽於秦請為藩臣因說秦王曰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以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王從之未用李斯害之下吏自殺陽子曰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而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司馬公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非為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集覽】非疾治國韓非以治國者之所爲爲疾也其所疾者即下文不務求人任賢以下數事所養非所用時君以祿養之臣皆非折衝禦侮之士所用非所養其臨事任用者並非常所祿養之人故難以盡其死力孤憤言孤直不容於時五蠹蠹言蠹政之事有五說難說音稅言遊說之道不易也效璽效呈獻也揚子曰揚雄所撰書謂問明篇云卒死乎說難韓遣非使秦秦王欲用非李斯譖之下吏治非斯遣非藥使自殺蓋其所以死說謂說難欲探人心而求合則無所不至此適足以取死。）

己巳

（秦十五楚六燕二十三魏十一趙四韓七齊三十三年。）

秦伐趙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還。

（【集覽】狼孟縣名屬太原故城在陽曲縣是也。【質實】一統志云狼孟戰國趙之邑名秦置狼孟縣屬太原郡漢置陽曲縣在今定襄縣境漢末移治太原縣北境魏又徙于狼孟縣南境後魏以陽曲縣屬永安郡隋改曰陽直屬并州又徙治汾陽故城改曰汾陽煬帝復曰陽直唐於故陽曲城置汾陽縣尋省陽直改汾陽曰陽曲宋屬太原府金始移置郭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太原府。【書法】伐國未有書遇而還者書遇李牧而還予牧功也。）

○燕太子丹自秦亡歸。

（【考異】提要無此八字。）

（初丹嘗質於趙與秦王善及秦王即位丹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庚午

（秦十六楚七燕二十四魏十二趙五韓八齊三十四年。）

秋九月韓獻南陽地于秦。○代地震坼。

（東西百三十步。【書法】地震變也震而坼大變也不二年而趙亡變不虛生信矣凡地震書地一方震也不地非一方也天下地震無一方不震也書地震始此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十秦庚午年漢惠帝二年呂后乙酉年文帝元年景帝中元年中五年後元元年武帝元光四年征和二年後元元年宣帝本始元年四年地節三年元帝初元二年再書永光三年建昭二年成帝建始三年河平二年綏和二年孺子嬰初始元年莽丙子年光武建武二十二年章帝建初元年和帝永元四年五年七年九年安帝永初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再書五年七年元初元年二年再書四年五年六年再書永寧元年建光元年延光元年再書二年三年四年順帝永建三年陽嘉二年四年永和[illegible]年再書二年再書四年五年漢安二年建康元年桓帝建和元年三年再書元嘉元年二年再書永興二年永壽二年延熹四年五年八年永康元年靈帝建寧四年熹平二年六年光和元年再書二年獻帝初平二年四年再書興平元年書再震建安十四年後主十二年十五年晉武帝太康九年安帝隆安四年恭帝元熙元年宋己巳年梁[illegible]已年隋文帝開皇二十一年天下地震太宗貞觀二十二年玄宗開元二十二年僖宗乾符三年五代晉己年書地坼是年漢安帝初元年顯帝陽嘉二年地裂漢和帝永元七年桓帝永康元年[illegible]年地裂年坼又甚於裂也西京殺西平各地裂不書不與為首恭帝元熙元年書地動一漢安帝元初元年。）

辛未

（秦十七楚八燕二十五魏十三趙六韓九齊三十五年。○是歲韓亡凡六國。）

秦內史勝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

（【集覽】潁川郡注見漢高帝中下元年。【書法】五國皆先書伐後書滅此其直書滅何韓爲秦藩久矣直書滅易辭也亡國之君其辭五死之上也就虜次之以歸次之獲次之降爲下。）

壬申

○趙大饑。

（秦十八。楚九。燕二十六。魏十四。趙七。齊三十六年。）秦王翦伐趙。下井陘。趙殺其大將軍李牧。【集覽】（井陘。地志常山郡石邑西有井陘山。括地志云。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東十八里。即井陘口也。一名土門關。今威州有井陘縣。）【質實】（一統志云。井陘戰國趙邑名。後屬秦。漢置井陘縣。屬常山郡。晉宋因之。隋於縣置井陘郡。唐初改井州。尋省。宋於縣置天威軍。金改爲威州。元廢威州。治洺水。以井陘隸廣平路。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

【書法】於是六年三書李牧。牧死。而趙隨之亡矣。

【發明】書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明牧之無罪。不失其官守也。趙國危若累卵。僅有一將。若可少延晷刻之命。而乃無故殺之。果何爲哉。前書牧戰敗秦。及秦遁。牧而還。所以著牧存趙之績。後書秦滅趙虜王遷。所以著趙見滅之因。趙之爲國用人如此。欲無亡得乎。

癸酉

（秦十九。楚十。燕二十七。魏十五。趙八。齊三十七年。○是歲趙亡。凡五國。）秦滅趙。虜王遷。秦王如邯鄲。

故與母家有仇者皆殺之。

秦軍屯中山。以臨燕。【考異】（提要書曰。秦滅趙。虜王遷。秦王如邯鄲。遂臨燕。）○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與燕合兵。軍上谷。○楚王薨。弟郝立。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考異】（此據凡例。亦當書楚王悍薨。蓋刊本漏悍字。）【考證】（殺當作弒。○謹按春申君進李園妹爲楚考烈王后。生太子悍。立爲幽王。幽王本春申子也。嘗熊之祀陰絕十年。而幽王死。同母弟立。是爲哀王。哀王。史記六國表名郝。世家名猶。通鑑本六國表。故曰弟郝立。此與考烈子在位三月。庶兄負芻弒而代之。或曰郝弟也。負芻兄也。猶可以弒郝之乎。曰不然。凡例曰。列國弒君事。義不同者。隨事異文。註曰。如元魏馮后顯祖之事。雖其主母。亦不得免弒君之名。負芻親則庶兄。分則臣下。馮后殺子。負芻殺弟。一例也。惡得不謂之弒哉。嗚呼。負芻殺弟。遂負弒君之罪。茍能殺幽王。明其非考烈子。誅李園。立考烈真子。尚足以繼嚮熊之絕世。興先王之餘。俾家齊而國治。其功烈豈不遠哉。惜其志不及此。有勇無義而爲亂。哀哉。正君臣之義。明適庶之分。故曰殺當作弒。非特罪負芻也。將以懲勸方來云爾。）

【書法】綱目之法。君沒。叔姪兄弟爭國。非下犯上。書殺而已矣。綱目叔姪兄弟爭國六。是年。晉懷帝永嘉四年。劉聰弒太子和。晉穆帝永和五年。石遵弒太子世。安帝隆安三年。呂纂殺太子紹。宋庚午年。馮弘殺太子翼。庚戌年。楚帝[illegible]殺帝廣。惟劉聰以弟書弒。石遵以及其太后書弒。

甲戌

（秦二十。楚王負芻元。燕二十八。魏王假元。齊三十八年。○代王嘉元年。○舊國五。新國一。凡六。）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圍薊。【考異】（提要書曰。秦遂進兵圍薊。）

初丹既亡歸。怨秦王。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武請約三晉。連齊楚。媾匈奴以圖之。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頃之。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不聽。太子聞衛人荊軻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曰。秦已虜韓王。臨趙。禍且至燕。燕小。不足以當秦。諸侯又皆服秦。莫敢合從。丹以爲誠得

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盟則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破秦必矣。荊卿留意焉。軻許之。乃舍軻上舍。丹日造門。所以奉養軻無不至。會秦滅趙。丹懼。欲遣軻。軻曰。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願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地圖以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以報。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軻乃私見於期曰。秦王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丹奔往伏哭。然已無可奈何。乃函盛其首。又嘗求天下之利匕首。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乃裝遣軻。至咸陽。見秦王。奉圖以進。圖窮而匕首見。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軻逐王。環柱而走。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王遂拔以擊軻。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擿王。不中。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以徇。王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於中山。與燕代戰易水西。大破之。遂圍薊。【集覽】（曹沫與齊桓公盟。索隱曰。沫莫）

蒿。又左傳作曹劌。然則沫音昧，劌沫字異而聲近。曹沫事魯莊公，爲將，與齊戰三敗北。公懼，獻遂邑以和。乃會柯而盟。將盟，曹沫執匕首劫桓公，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沫乃投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後桓公欲倍約，管仲不可，乃以侵地盡復予魯。按此事，穀、公羊傳爲說，然皆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莊十年戰于長勺，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齊桓說。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傳始稱曹子，穀梁傳雖云曹劌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時。以其間已因也，因其君臣自相離閒。督亢地圖。劉向錄曰：督亢，膏腴之地。今涿州南新城縣古督亢亭也。括地志云：范陽東南十里固安縣南有督亢陂，其地燕南界也。荊軻欲以獻秦，故畫圖以之。亢音抗，或音剛。[illegible]以匕首試人，血濡縷。[illegible]易水源出易州易縣西南[illegible]由東經霸州文安入淀。按〔正誤〕以其圖今按〔質實〕一統志云：督易州，漢固安縣也。〔正誤〕閒謂間隙。亢陂名，在順天府涿州東南。其地沃美，秦求之，燕太子丹使荊軻獻督亢地圖以進，即此。今爲督亢亭，在易州。易水在保定府安州城之北，源自易州境，曹河、徐河、石橋河、泉河、滋河、沙河、爲呂河、唐河諸水合流，爲易水。又至雄縣南，總名爲瀦河，逕法直入于海。史記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送至易水即此。

〔發明〕秦滅六國，皆無罪，獨燕有盜劫之衅。丹不惟不能制秦，而反以速禍，爲計亦左矣。然綱目不書秦討其罪者，秦爲無道，人皆可得殺之，故止書盜劫之事，而不正丹之罪，而若人制自以爲賢，而不與丹。蓋書者責其爲丹故闕稱。不然，是又何爲遷怒之吏矣，何以爲綱目哉。

乙亥

秦二十一，楚二，燕二十九。（魏二，齊三十，代二年。）

冬十月，秦拔薊。燕王走遼東，斬其太子丹以獻於秦。

〔書法〕書斬何？罪丹也，故不書殺。不書誅何？不劫秦，亦亡矣。

○秦李信伐楚。

秦王問於李信曰：吾欲取荊，度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乃使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集覽〕[illegible]陽縣[illegible]爲人。[illegible]攻[illegible]故城在[illegible]門縣南。今[illegible]〔集覽〕頻陽[illegible]括地志云：[illegible]故城在西安府富平縣東北七十里。[illegible]〔質實〕[illegible]平輿，秦之縣名，屬汝南郡。漢因之。東漢改爲[illegible]縣。古[illegible]

丙子

秦二十二，楚三，燕三十，魏三，齊四十，代三年。○是歲魏亡，凡五國。

秦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其城。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考異〕提要書曰：秦王賁滅魏，王假降，殺之。〔集覽〕王賁，翦之子也。賁音奔。

〔書法〕伐未有書方略者，書引灌何始？開河隄也。據漢平帝元始四年，王橫言自後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後六十年，孝文帝時河決酸棗，代魏秦書引河溝。雖朱梁書決河，實肇其始開河隄也。

○楚人大敗秦軍，李信奔還。秦王翦代之。〔考異〕提要秦下有使字。

李信大破楚，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秦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強起之。翦曰：老臣罷病悖亂，惟大王更擇賢將。王曰：已矣，勿復言。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灞上。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不然。王怚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集覽〕頻陽，縣名。[illegible]南部[illegible]引兵西

合城。史[illegible]頻陽縣東[illegible]是也。[illegible]曰：頻陽故城[illegible]灞水古滋水也，秦穆公更名霸水[illegible]水之上[illegible]在長安東三十里。[illegible]秦[illegible]以[illegible]其地[illegible]名[illegible]入渭[illegible]曰[illegible]霸水[illegible]得[illegible]也。[illegible]〔質實〕[illegible]漢[illegible]縣[illegible]之邑名[illegible]灞[illegible]爲[illegible]有文廟碑存焉。故城在[illegible]陽府[illegible]南七十里，[illegible]在西安府城東二十里，本名滋水，秦穆公更名以彰霸功。源出秦嶺，合藍谷、領谷諸水，入滻水，北注于渭。

丁丑

秦二十三，楚四，燕三十一，齊四十一，代四年。

秦王翦大敗楚軍，殺其將項燕。

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之，大破之，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翦乘[illegible]平輿，縣名，古沈子國，與一作輿。正義勝，略定城邑。〔集覽〕[illegible]音余。平輿在豫州東北五十四

（里。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拔音蒲撥反。案漢書甘延壽投石拔距。絶於等倫。注。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即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顏師古曰。甘延壽嘗超踰亭樓。言其趨捷耳。）**資覽**（一統志。平輿。春秋沈子國之地名。戰國時屬楚。後屬秦。漢置平輿縣。以汝南郡治此。後廢。隋復置。王世充置輿州。唐州廢。元省入汝陽縣。故城在汝寧府城東汝水之南。）

戊寅

（秦二十四。楚五。燕三十二。齊四十二。代五年。○是歲楚亡。凡四國。）

秦滅楚。虜王負芻。置楚郡。**資覽**（一統志。楚郡。秦初所置。治壽春邑。漢初為九江郡。東漢為揚州治所。晉置淮南郡。東晉改壽陽郡。隋改為壽州。唐改為壽春郡。五代唐為忠化軍。宋置壽春府。後改安豐軍。元置安豐路。本朝改為壽州。以壽春縣省入。仍屬鳳陽府。）

己卯

（秦二十五。燕三十三。齊四十三。代六年。○是歲燕代亡。凡二國。）

秦王賁滅燕。虜王喜。還滅代。虜王嘉。○秦王翦遂定江南。降百越。置會稽郡。**資覽**（一統志云。會稽郡。秦初所置。治吳縣。漢初因之。後以吳縣置吳郡。而徙會稽郡治山陰。晉為會稽國。劉宋置東揚州領之。隋初郡廢。改東揚為吳州。治會稽縣。後改越州。尋為會稽郡。唐初復置越州。後改為鎮東軍。五代錢氏陞為東府。宋仍為越州。元改為紹興路。本朝改為紹興府。直隸浙江道。）

○五月。天下大酺。**考異**（提要無此六字。）

書法（不書秦何。秦已滅五國矣。故書天下。終綱目書酺六[illegible]二十年。）

庚辰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考異**（提要書曰。王賁滅齊。王建降。）

（初。齊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且死。戒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取筆牘受言。后曰。已忘之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與賓客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邪。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則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乃還。即墨大夫聞之。見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今三晉大夫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眾。使收晉故地。即臨晉之關可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數萬之眾。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王不聽。至是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建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蚤與諸侯合從。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司馬公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合從者。六國之利也。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結。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以三晉而攻齊楚。是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是自撤其藩蔽也。烏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集覽**（后勝。齊相姓名。后胡口反。勝音升。雍門司馬。左傳哀十四年。出雍門。注。齊城門也。雍。於用反。司馬主武事。宮垣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臨晉之關。顏師古曰。在同州朝邑界。正義曰。即蒲津關。在馮翊臨晉縣。因名焉。按。馮翊郡。即今同州。本臨晉城。住建共者客邪。地理志。共屬河內郡。正義曰。共音恭。客謂陳馳也。戰國策注。陳馳。齊人之入秦者。自秦稱之曰客。秦使馳誘齊王建。約與五百里之地。建遂入秦。秦遷之共。故齊人歌云然。）**正誤**（住建共者客。[illegible]齊人怨王建聽信姦人賓客。不與諸侯合從以亡其國。不專指陳馳也。）**資覽**（一統志云。蒲津關在西安府朝邑縣東黃河岸。關西有鐵牛渡。唐時橫絙連艦以渡黃河。後常絙斷艦破。開元中。鑄鐵牛八。以繫浮梁。今牛西岸三。東岸四。其一沉於河。共。古共伯之國名。周為衛國地。春秋時并於衛。戰國時屬魏。後屬秦。漢置共縣。屬河內郡。晉屬汲郡。隋改為共城縣。唐初以縣置共州。并省凡城縣。尋廢州。及者。凡城入焉。宋屬衛州。金改河平縣。又改蘇門縣。後陞為輝州。元因之。本朝仍為縣。改屬衛輝府。）

書法（四國皆書虜。俟此其書襲何。齊不備也。后勝之罪大矣。）

王初并天下。更號皇帝。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胡氏曰。古之聖人。應時制號。非帝取於皇。王取於帝也。後世不知此義。遂以皇帝自居。而以王封其臣子。失之甚矣。王之為名。繼天撫世之謂。曾是而可使臣子稱之乎。孔子作春秋。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矣。有天下者。以是為法。而列爵自公以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除謚法。

制曰：死而以行爲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胡氏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體，罪不容誅矣。考德行之實而天以誄之，臣子亦安得而私之哉？然後世謚法雖存，而公道不暢，爲臣子者往往加美謚於君親，使死受所不當得，取世譏笑，則又不若不謚之爲愈矣。【集覽】謚法：史記謚法解：維周公、太公開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天以誄之：記曾子問篇：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言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天子稱天，以其無尊焉，在天子之上者惟天耳。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也。

【發明】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又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秦王初并天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皇帝，除謚法，令後世以計數，欲以一而傳萬，其爲計可謂深且遠矣。抑不知秦之所以得天下者，仁歟？否歟？奪人土地，殘人宗廟，滅人家國，若所不論。始用斬首計之，自伊闕之戰至于攻趙之後，其見於史冊可得而考者，蓋百四十餘萬矣。又自滅周之後，迄于兼并之日，垂四十年，史傳皆不載首虜之數。其間攻拔城邑者，滅國都，兵禍殆無虛日，豈無一人死於鋒鏑之下？斬刈殺戮，疾驅力戰，秦之得天下者如此，乃欲僥然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是豈果無天道耶？要之國祚修短，每視其得國之資，向使秦氏并吞之後，改絃易轍，修仁行義，猶不能保其有國，況以殘暴趨之乎？不二世而遽滅，宜有由矣。語曰：若以此始，亦以此終。參諸孟氏之言而益信。

定爲水德，以十月爲歲首。

初，齊人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爲紀，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於五德之數。於是急於法，久不赦。【集覽】旌旄節旗皆尚黑：禮春官司常注：旌旗之上綴旄牛尾於竿首，詳見九旗圖。地官掌節注：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詳見八節圖。秦以水德屬北方，故尚黑。數以六：水終數六，故以六寸爲符，六尺爲步。【刻削】水主陰，陰主刑殺，故急法刻削。

【書法】書水德何？著始也。五德之論，古不經見，鄒衍始倡此論，秦人采之，以急於法，而天下受其毒。自是代興，所王各異，綱目不悉書，再書水德所已矣。于壬申年新莽土德。綱目書以某月爲歲首始此，終綱目書改正者五：此年，漢武帝太初元年建寅，後主建興十五年魏建丑，唐中宗嗣聖六年武后用周正，肅宗上元二年建子，卒無以易夏時者矣。

【發明】孔子曰：行夏之時。以商之建丑，周之建子，且不可用，況以十月爲歲首乎？秦不師古，無足道者。然不得不書之，以著其失。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銷兵器。一法度。徙豪傑於咸陽。

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請立諸子爲王以鎮之。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天子弗能禁。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銷以爲鍾鐻金人，置宮庭中。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胡氏曰：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極至。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縣也者，霸世暴主之所以縱人欲、悖天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君[illegible]卿大夫[illegible]之禮樂法度，皆於是有千雉百雉之三之一、五之一，高城深池；於是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大數焉；於是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鄉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於是有[illegible]之制作矣。郡縣之制作，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易之弊生矣；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志矣[illegible]職之禮廢，則上下之情不通者，文案而不究事，責信文家而不給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壞道之制廢，而禁暴客、服四夷之法壞矣；大家之法廢，而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矣；軍師不隱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世儒不知王政之本，凡以仁奉爲可法，所謂明君良臣者，亦未免以天下[illegible]，成輔相，使萬人物各得其所[illegible]未有能復之者也。重地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人以爲萬國，而舉莫才其焉。并後世指天下名，以大制小，以強制弱之學也，誠盡制而已矣。是以虞、夏、商、周傳於

長久皆千餘載而興廢則均有焉語絕滅則至暴秦郡縣天下遂後絕也自秦廢先王之制蕩然無有根本之固有今日王天下而纔世無置錐之地者有今年貴為天子而明年欲為匹夫不可得者天下之勢向然況其下者乎物有其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常靜安久則理得其終物遂其性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率之易治亂之難亡共之易興亡之繁誠郡縣反是。

〔集覽〕丞相應劭曰丞承也相助也掌承天子助理萬機諸卿王氏廷尉顏廷平也治獄貴平故號廷尉[illegible]大將[illegible]其部丞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illegible]通音巨周禮梓人為筍虡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其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illegible]樂器所縣橫曰筍植曰虡今人關中記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天誡若曰勿大為夷狄行將滅其國始皇不知反以為瑞乃銷兵器鑄為金人象之索隱曰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漢世在長樂宮門前董卓徙清門裏魏明欲將詣洛陽載到霸城重不可致後石季龍徙之鄴苻堅又徙入長安銷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記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

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朝聘大聘大夫小聘王巡狩諸侯朝於方嶽禮記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狩公羊傳注諸侯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因助祭以述職疏云此孝經說文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高城之深池左傳隱元年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天子千雉侯伯三百雉大都三分國城之一不過百雉中都五分之一不過六十雉小都九分之一不過三十三雉其邑丘甸縣都之大數周禮地官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illegible]書考索日[illegible]人家之數者一夫受田百畝家出一夫而已其合居者有誰計其丁壯而用之與調居者無異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禮地官小司徒注司馬法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革車一乘十成為終終革車十乘十終為同同革車百乘諸侯大國一封三百六十六里兵車千乘天子畿內方千里兵車萬乘卒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禮地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鄉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禮

鄉大夫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樂正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書法〕書銷兵器何譏也秦之亡雖木揭竿者為之自秦書銷兵器至隋而書毀兵役文帝開皇十年書收天下兵器十五年書禁民間兵器而鐵叉搭鉤矟刃之類皆禁之煬帝大業五年秦隋一轍也。

築宮咸陽北阪上。

訂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於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

〔集覽〕章臺在渭水南三輔黃圖云在長安故城西上林苑名在渭水南即秦之舊地方三百里寫放寫謂摹寫也放讀曰倣咸陽北阪上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渭城雍門史記徐廣曰在高陵縣正義曰在岐州雍縣東[illegible]括地志云咸陽北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別館相望屬木衣綈繡土被朱紫宮人不徙窮年忘歸猶不能遍及考異漢書曰複道則築起為道不與下民庶相雜天子自行其上有似路迷閣道

作穴竇如城門自此往彼中往來也〔質實〕一統志云宮周閣驪架木為欄而行名曰閣道秦宮名在西安府舊長安城內漢京兆尹[illegible]走馬[illegible]上林苑名在西安府城內本秦舊苑漢武帝開廣之周迴數百里。

〔書法〕書築宮重民力也書築宮始此終綱目宮殿書築作五十六是年二十七年信宮三十五年朝宮阿房二世元年復作漢高帝五年長樂宮武帝元封二年宣防宮六年首山宮太初元年建章宮四年明光宮更始癸未年修宮明帝永平三年北宮靈帝中平二年修南宮獻帝建安元年修洛陽宮二十五年魏文帝不營宮室後主建興五年魏大營宮室十年魏治許昌宮十二年魏營洛陽宮又立崇華殿延熙十年吳太初宮乙亥年顯陽宮晉成帝咸和五年新宮六年趙新宮咸康二年趙太武殿八年趙長安宮洛陽宮鄴宮永和元年趙長安宮洛陽宮孝武帝太元三年作新宮安帝元興三年燕逍遙宮義熙二年魏鄴南宮宋癸亥年魏西宮癸卯年宋太陰梁乙卯年東魏新宮乙丑年東魏晉陽宮丙子年齊大治宮室己亥年周洛陽宮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仁壽宮煬帝大業元年東京宮室三年晉陽宮四年汾陽宮

辛巳

十二年毘陵宮唐太宗貞觀四年修洛陽宮五年再建八年大明宮十一年飛山宮二十一年翠微宮又玉華宮高宗顯慶五年合璧宮龍朔二年蓬萊宮永淳元年奉天宮中宗開聖二十一年興泰宮玄宗開元二年興慶宮十三年集賢殿憲宗元和十三年麟德殿宣宗大中元年雍和殿五代辛卯年圓資聖宮宗聖殿九龍宮等觀樓閣館院行宮不與焉。

二十七年，帝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集覽】隴西注見秦王政三年。北地注見漢哀帝建平元年。雞頭山，索隱曰：後漢王孟塞雞頭道，即此。括地志云：山在成州上祿東北二十里。雞頭道，元和志云：大隴山異名也。按原州高縣西百里亦有笄頭山，在京兆西北，入百里，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之所。地志云：笄頭或即雞頭也。回中，應劭曰：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在北地郡。按安定北地，今涇州是。括地志：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質實】一統志云：隴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有回中山，山之西以形似名。史記：帝西至于崆峒，登雞頭山，即此。回中宮在鳳翔府隴州西北一百四十里，秦所建也。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燒回中宮，即此。

【書法】凡巡遊，譏也。書巡始此，終綱目，書巡二十九。始皇凡五，漢武帝凡七焉，皆奢縱之主也。

○作信宮及甘泉前殿，治馳道於天下。【集覽】信宮作於渭南，已而以宮象天極，又更名極廟。按天官書中宮曰天極，是也。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漢令諸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陽與境謂水內史記秦始皇初居其信宮甫此。【質實】一統志云：信宮即長信宮也，在西安府咸陽。

【書法】書治馳道，譏勞民也。於天下，甚矣。書治道始此，終綱目，書治道二，是年與二十五年，皆秦也。書開通道一，唐德宗貞元二年。

壬午

二十八年，帝東巡，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封泰山，立石。下禪梁父，遂登琅邪，立石。遣徐市入海求神僊。渡淮，浮江，至南郡而還。【發明】提要書曰：帝東巡，立石鄒嶧山，封泰山，禪梁父，遂遊海上，求神僊，南渡江乃還。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德，與儒生議封禪。或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稭。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除車道，上自山陽至巔，立石頌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南登琅邪，作臺，刻石頌秦德。僊道形解銷化之術。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有三神山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至是方士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於是遂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

黃道碑宗地壇曰：猶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上為增而祭之；除地為墠，祭於梁父，後改墠曰禪，神之云實有之。酒而祖魚墠背廟，長十一丈，增高三尺，廟因書石作。泰山之土高二丈一尺，廟三尺，大廟因道大碑神名在。用如淳曰：蒲本作蒲，音顓，曰受遠茅藉地稭。不日含地其皮以為席。索隱曰：周禮祭祀供茅苴。皆曰創由下小山名邑，因名縣，為泰山郡屬。梁父在泰山下小山名也。下體書藏方木，縣北八十里。在泥檢南教刻石。金縛寶以藏方石，有木一尺。又有玉圖長一尺二寸，和金為泥，封之以印。帝之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琅邪臺在琅邪縣東南。勃海見秦始皇二十六年。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羨門，古仙人也。名子高。

張曄曰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紫陽真人周義山聞有羨門先生得道在蒙山乃追尋之蒙山遇羨門子高乞長生要訣秦皇本紀作羨門高誓索隱曰羨門古仙人高誓亦古仙人疑章誤形解銷化正義曰[illegible]反尸解也宋忌曰人老而解去若蟬蛻變化也集仙錄曰有死而形如生人者有死而足不青皮不皺目光不落者有死而更生者有未斂而失其尸者有髮脫而形飛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為下向曉向暮解者為地下主[質實][illegible]至彭城徐州府理彭城縣東外城古彭國也搜神記云陸終第三子曰錢鏗封於彭即此欲出周鼎泗水封禪書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漢文十六年新垣平曰周鼎亡在泗水中於是治廟汾陰欲祠出鼎徐廣曰是後二十七年鼎出汾陰又秦本紀周民東亡九鼎入秦正義曰秦昭王取九鼎然一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括地志云泗水源出兗州泗水縣東陪尾山源有四道因名泗水至彭城呂梁東南入淮湘山祠湘山在長沙下雋縣巴丘山湘中記云山在益陽洞庭湖中即君山也括地志云黃陵廟在岳州湘陰縣二妃之神盛弘之荊州記云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接湘山湖因山名也山近湘水廟在山南故曰湘山祠[質實]一統志云嶧山在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五里即嶧山也禹貢曰嶧陽孤桐[illegible]邾文公卜遷於嶧史記秦始皇上鄒嶧山立石[illegible]即此泰山在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即東嶽岱宗也[illegible]至此其山[illegible]道至絕頂高四十餘里有石表東嶽廟封禪壇[illegible]山名在泰安州東南一百一十五里漢書以此山名縣[illegible]在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琅邪山[illegible]群山[illegible]臺高七里四望東海又秦始皇登斯臺大樂之留三月[illegible]琅邪臨海有山嶕嶢特起狀如高臺此即琅邪臺也彭城秦之縣名屬泗水郡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都於此漢初改泗水為沛郡又分沛為楚國後改為彭城郡後於淮南僑立徐州又分沛立北徐州劉宋改北徐州曰徐州而加淮南徐州曰南徐州後魏於徐州仍立彭城郡隋開皇初郡廢復為徐州大業初改為彭城郡唐置徐州天寶初改彭城郡乾元初復為徐州後歷武寧軍宋因之金屬山東西路元復為徐州本朝因之直隸京師泗水源出兗州府泗水縣南流過沛縣至徐州城東北合汴水南流逕邳州東南以達于淮昔周顯王時九鼎淪沒于泗秦始皇時鼎氣見于泗上始皇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獲謂之鼎伏即此君山在岳州府城西南一十五里洞庭湖中一名洞庭山狀如十二螺髻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蓋堯女湘君嘗居於此故名黃陵廟在岳州府湘陰縣湘之尾洞庭之口前代立之以祠舜二妃者唐韓愈有碑蓋舜南巡崩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後人為立廟二妃世謂湘君

癸未

[書法]此巡遊也[illegible]譏之詳者三秦皇是年[illegible]大[illegible]三年皆各惡之尤者也是故綱目書遂再漢武書遂三隋煬書遂一於是史曰上[illegible]立石頌功德綱目書頌功業史曰上自[illegible]立石[illegible]止書立石再不書德頌之也書目封禪始皇自是書封禪者五君一后始皇是年漢武元封元年[illegible]年光武中元元年唐高宗乾封元年周武氏[illegible]二年嵩少玄宗開元十三年[illegible]封禪六見上諱而停者四唐太宗貞觀十五年二十一年高宗弘道元年玄宗天寶九載終不許者一隋文帝開皇九年書神仙始此終綱目書求神仙者三始皇是年漢武帝元光二年元封元年書方士名十四徐市[illegible]李少翁欒大公孫卿[illegible]盧生[illegible]張果周息元鄭注趙歸真[illegible]但書天竺方士不與焉而罪者二徐福者七世主亦可以鑒矣

[發明]觀綱目所書始皇遊覽立石頌功業之事詳矣盛哉大書特書不一書而止非美之也所以著其侈泰之實云爾

二十九年帝東遊至陽武韓人張良狙擊誤中副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遂登之罘刻石而還

初韓人張良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弟死不葬欲為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或曰張良之計不亦疏乎[illegible]子曰欲報君仇之急何暇自為謀邪[集覽]之罘地理志云之罘山在東萊腄縣括地志云在萊州文登縣西北九十里封禪書山在濟北[illegible]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罘房尤反陽武博浪沙中[illegible]陳留有陽武縣括地志云今鄭州陽武東北十八里漢陽武城也博浪沙在陽武南索隱曰今浚儀西北有博浪城據輿地要覽云汴梁路延津陽武南有博浪沙亦是也漢書浪作狼亦音浪狙擊服虔曰狙音七豫反伺也應劭曰狙伺何物必伏而候之故凡伏伺而擊者曰狙擊[質實]一統志云之罘山在萊州府福山縣東北三十五里連文登縣界周圍五十里三面瀕海史記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紀功即此郊祀志云有八神之罘為陽主漢武祭之

榮山。開稱萬歲。其東南谿水中有壘石。俗傳武帝造橋。有兩石銘尚存。陽武。古地名。秦爲博浪沙之地。漢始置陽武縣。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東魏屬廣武郡。北齊省。隋復置。屬滎陽郡。唐屬鄭州。五代屬開封府。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開封府。博浪沙。地名。在開封府寄城北三十里。一名博浪沙亭。即張良令力士擊秦始皇處。一云在陽武縣東南三里。

【書法】於是韓既滅矣。書韓人何。良之心未嘗無韓也。故心在乎韓。韓雖亡而張良書韓人。心在乎晉。晉雖亡而陶潛書晉徵士。心在乎唐。唐雖亡而張承業書唐。特筆綱目一字之襃嚴矣。書遊始此。終綱目書遊八。是年、辛卯年、癸丑晉成帝咸康元年趙王虎。安帝元興二年燕王熙。梁己亥年魏閔太后。陳癸巳年齊主緯。五代乙酉年蜀王衍二。危莫危於秦焉。終綱目書大索十日二。是年。漢征和元年。秦皇漢武一轍也。

【發明】張良以一布衣。其讎韓。政刑輒等耳。胡爲不以於斯且是時天下已爲秦矣。又胡爲復書韓人哉。良五世相韓。志在報君之仇。綱目予之。故其書法如此。然當政盛時。權若四海。威振殊俗。良乃欲狙擊而彗之。說而太宗弗獲詳書于冊。亦足見良之爲謀甚深。而秦人亦無有爲吕致同仇者。嗚呼。偶語者猶棄市。而狙擊者乃獲免。孰謂秦法果嚴哉。

三十年。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集覽】自實田。令民自具頃畝實數也。

三十二年。帝東巡。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隄防。【集覽】碣石門。晉太康地記。樂浪遂城縣有碣石山。秦築長城起於北。又非禹貢碣石也。徐廣曰。門一作盟。【質實】一統志云。碣石山名。在永平府昌黎縣西北二十里。禹貢註云。碣石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北。今平州之南也。酈道元言。驪城縣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石。韋昭以爲碣石。舊在河口海濱。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海。已去岸百餘里矣。今碣石在平州東。離海三十里。遠望其山穹窿似冢。有石特出山頂。其形如柱。疑即禹貢冀州之碣石。

【書法】書譏私也。後乎此。唐莊宗亦有踈得修城。毀其守具之書。而秦唐乃亡於長驅之兵也。此竟何益哉。

○巡北邊。遣將軍蒙恬伐匈奴。

初始皇之碣石。使盧生求羨門子高。還奏得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巡北邊。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之。【考異】提要無謫徙已下八字。【集覽】桂林。漢武以其地置鬱林郡。南海。漢南海郡。即秦故郡也。今廣州南海縣。象郡。漢武更名日南郡。【質實】一統志云。桂林。秦之郡名。本古百粵之地。秦置郡。漢廢之。以其地改屬零陵蒼梧二郡。三國吳置始安郡。屬荊州。晉屬廣州。梁兼置桂州。隋復置始安郡。唐復爲桂州治臨桂縣。至德間改爲建陵郡。光化間陞爲靜江軍節度。五代時屬南漢。宋初爲靜江軍。紹興間陞靜江府。元置靜江路。國朝改爲桂林府。隸廣西道。南海。秦之郡名。秦敗爲南越之地。秦末此地爲趙佗所據。漢武平之。復爲南海郡。屬交州刺史。東漢末遷交州治番禺。三國吳又遷交州治龍編。而於此置廣州。梁陳其置都督府。隋置總管府。仍改番州。曰番州。大業初又改南海郡。唐復置廣州總管府。尋陞大都督府。天寶初改爲南海郡。乾元初復爲廣州。唐末置清海軍節度。宋爲廣州清海軍。大觀中陞爲帥府。元置廣州路。國朝改爲廣州府。隸廣東道。象郡。悉按此郡古南考之地。秦初置之。漢武析爲交趾九真日南。今合浦郡自漢晉隋唐宋元。至於我朝。歷代建置沿革不一。雖詳考今廣州雷州等府及安南古城等國。皆其故地。據設一統之志。俱無專指之處。如康州高州等府。只云秦爲象郡地。安南古城等國。只云屬象郡。以此觀之。雖由知其故蹟。是以不敢妄爲臆說。以致事之觀者。倘因高明教焉。謹當備錄之。

發諸嘗逋亡人。及贅壻賈人爲兵。略取南越。【集覽】贅壻。陸梁地。置三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五嶺。[illegible] 臨源嶺在桂州。各有小異。

戊子

〔書法〕徙豪桀咸陽不書。十二萬此書五十萬。何爲謫徙書也。謫徙之民至五十萬。刑濫可知矣。故特書之。

蒙恬收河南地。築長城。

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於外十餘年。恬常居上郡統治之。〔集覽〕河南地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臨洮〕縣臨洮水故名。臨洮爲隴西郡。西魏改岷州。隋唐改臨洮郡。宋改西和州。洮音滔。〔質實〕一統志云。臨洮秦之縣名。屬隴西郡。本古西羌之地。漢晉俱因之。西魏始置岷州及同和郡。隋州郡俱廢。以其地入臨洮郡。後復置岷州。唐因之。天寶初改和政郡。乾元初復爲岷州。治溢樂縣。後陷於吐蕃。宋收復祐川縣置岷州。紹興初徙治長道縣之白石鎮。改曰西和州。屬利州路。元於祐川縣境復置岷州。屬吐蕃等處宣慰都元帥府。本朝置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直隸陝西都司。

〔書法〕譏秦且勞民也。書長城始此。終綱目書長城十。是[illegible]宋癸亥年魏。梁癸亥年東魏。梁壬申年。乙亥年[illegible]丙子年高齊[illegible]丁丑年。乙巳年。大業三年。四年隋。四書高齊築城不與焉。[illegible]關長城不書不與焉。

彗星見。

〔書法〕書紀異也。自是闕無他變。閱三歲而始皇死。天下叛。是故秦之將興也。彗見之。周顯王八年。其將亡也。彗復見之。鑒以其始終焉。通鑑是歲不書彗見。而綱目特書之。其旨深矣。

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聖。平定海內。以諸侯爲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制曰可。〔集覽〕僕射。漢官儀云。僕射秦官。顏師古曰。僕主也。射本如字讀。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故名焉。今射音夜。蓋關中語轉爲此音耳。漢獻帝分置左右僕射。唐置左右正。又改左右相。〔田恆〕齊之世卿也。簡公爲恆所弒。又二世至康公。恆曾孫和遷康公於海濱。卒有齊國。是爲威王。〔六卿〕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心非〕或讀非曰誹。〔棄市〕索隱曰。按禮記云。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故今律謂絞刑爲棄市也。〔黥〕注見周赧王十年。〔城旦〕如淳曰。律說論決爲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司寇虜。夜暮築長城。旦四歲刑。

己丑

三十五年。除直道。

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集覽〕除直道。除治也。括地志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道九原。道由也。九原郡九原縣。正義曰。九原在勝州榆林縣西界。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縣。徐廣曰。表云。道九原道甘泉云。〔質實〕一統志云。九原秦之縣名。屬太原郡。隋初改爲豐州。後改爲九原郡。唐復爲豐州。或爲九原郡。尋廢之。故城在大同府城西北四百二十里。雲陽秦之縣名。屬京兆尹。漢改屬左馮翊。晉宋因之。唐廢爲縣城。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七十里。

營朝宮。作前殿阿房。

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廷小。乃營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巔以爲闕。爲復道渡渭。屬之咸陽。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或作驪山。[illegible]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illegible]惡鬼[illegible]乃令咸陽旁二百里內宮觀。復道甬道相連。[illegible]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illegible]宮。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illegible]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illegible]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集覽〕阿房

初秦惠文王作宮阿房未成而亡始皇廣其宮規恢三百餘里房一作旁或言宮如房室之房阿曲也言宮殿之四阿皆爲房一說大陵曰阿言高若於阿上爲房正義曰房白郎反括地志云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西北二十四里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卽阿房宮城東面也顏師古曰阿近也以去咸陽近故號爲索隱曰此以其形名宮也言其宮四阿旁廣也隱宮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也亦曰腐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蔭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也徒刑一徒奴役也以罪俱謫作分作阿房驪山史記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索隱曰驪山在雍州新豐南古驪戎國驪音黎徐廣曰音幼卽反殺行渠晏日若微曉之所寫放日殿行宮觀宮至熟東反居之稱也觀網象魏闕也古者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正誤〕（觀衍今按觀文觀宮行也）〔質實〕（一統志云阿房宮名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二十五里秦始皇建於渭南上林苑中〔驪山〕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二里因驪戎所居故名山之麓溫泉所出唐玄宗更名昭應上有老母祠山左肩曰東繡嶺右肩曰西繡嶺〔梁山〕宮在西安府永壽縣南八十里秦始皇建宮城皆文石亦名織錦城文始皇遊梁山宮見丞相李斯車騎衆卽此。

阬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

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諸生或爲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按問之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書法〕秦所以亡以立少子胡亥也胡亥所以得立以長子扶蘇在外也扶蘇所以在外以諫阬儒生也然則秦亡之禍自阬儒始大道亦昭昭哉綱目著秦亡之本以爲後世戒故特書長子

〔發明〕天變其爲政亡者矣故繼書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以見扶蘇因諫而遣所以著其自取滅亡之實使扶蘇[illegible]事何自而[illegible]天誅之意[illegible]可嘆乎。

三十六年隕石東郡〔集覽〕（東郡注見二十八年）

有隕石于東郡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燔其石

〔書法〕書隕之世[illegible]後主建興十三年而亂不久亡於是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時人方也豈明年而言果驗者雖人力而有相之道矣終綱目書隕石十二是年漢武帝征和四年元帝建昭元年成帝建始四年陽朔三年鴻嘉二年元延四年哀帝建平元年再書平帝元始二年殤帝延平元年順帝永建七年

三十七年冬十月帝東巡至雲夢祀虞舜上會稽祭大禹立石頌德秋七月至沙丘崩丞相李斯宦者趙高矯遺詔立少子胡亥爲太子殺扶蘇蒙恬還至咸陽胡亥襲位九月葬驪山〔考異〕（提要紀立石頌德難道落七字疑下有及字）

十月始皇東巡少子胡亥丞相李斯從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渡浙江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頌秦德還並海北至之罘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趙高爲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未付使者七月始皇崩於沙丘秘不發喪棺載

轀涼車中所至上食奏事如故獨胡亥趙高與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恬任外將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爲忠信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獄法以爲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高有罪使毅治之當死始皇赦之高既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爲太子胡亥然之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斯曰皆不及也高曰長子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爲然乃相與謀詐爲受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繫諸陽周更置李斯舍人爲護軍還報胡亥欲釋恬會毅禱山川還高曰先帝欲立太子久矣而毅以爲不可乃繫諸代遂從井陘抵九原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錮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

輸與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為機者皆閉之墓中二世欲遂殺蒙恬兄弟兄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一旦棄之而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羣臣不相信而鬬士之意離也弗聽[illegible]曰吾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司馬公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其不仁可知矣然明於為人臣之義雖無罪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集覽〕雲夢禹貢蔡氏傳曰雲夢澤名總周官職方氏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索隱曰雲夢是二澤名人以江二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左傳宣四年鄖夫人使棄諸夢中言夢而不言雲定四年楚子濟江入于雲中言雲而不言夢正與禹貢合漢陽圖經云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是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也今德安府有雲夢縣〔九疑山〕在零陵蒼梧之間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遊者疑焉故曰九疑按九峯一朱明二石城三石樓四娥皇五舜源六女英七簫韶八桂林九杞林太史公曰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歸葬江南之九疑皇覽云舜冢在零陵營浦縣[illegible]始皇本紀注地志云在衡州[illegible]安縣東[illegible]在江中[illegible]字誤恐謂古符州去江

北百一十里云在江中亦見丹陽始皇本紀注括地志云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秦以為縣[illegible]浙江[illegible]錢唐有浙江音折江首迴[illegible]也其流東至會稽山陰縣西折故曰浙[illegible]會之地因以名山本名茅山禹會諸侯計功因名會稽〔平原津〕平原[illegible]車東南[illegible]高唐[illegible]令[illegible]十二里[illegible]原[illegible]置[illegible]州[illegible]是[illegible]中車府令[illegible]行符璽[illegible]秦官[illegible]屬[illegible]車府令一人[illegible]主乘輿路車[illegible]以[illegible]行符[illegible]中車府令[illegible]文[illegible]後因[illegible]其[illegible]輿路[illegible]以[illegible]要[illegible]為夾車[illegible]之屬[illegible]之一作[illegible]康日[illegible]本[illegible]之車[illegible]之[illegible]通[illegible]之[illegible]上廣[illegible]漢武[illegible]應劭曰[illegible]又[illegible]日[illegible]後[illegible]其[illegible]三廣日[illegible]縣室[illegible]也[illegible]用[illegible]泉[illegible]之[illegible]泉[illegible]中[illegible]也從[illegible]日以之[illegible]人劉[illegible]一[illegible]人從[illegible]公從[illegible]死[illegible]元[illegible]此[illegible]〔質實〕[illegible]縣[illegible]志云[illegible]云[illegible]史記[illegible]相[illegible]如[illegible]云楚有七澤其小者名雲夢方九百里[illegible]左傳[illegible]之女棄子於夢中又云楚子濟江入雲中[illegible]日雲土夢之

作乂是雲夢本二澤雙衆曰雲夢九疑山在永州府寧遠縣南六十里[illegible]郭璞云其山九谿皆相似或云九峯參差互相隱映望而疑之故名峯各有一水四水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於洞庭〔丹陽〕秦之縣名屬鄣郡漢初屬會稽郡後屬吳郡晉屬毗陵郡後廢之梁復置改屬蘭陵郡隋初廢為[illegible]州唐初廢之復置丹陽縣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鎮江府〔錢唐〕秦之縣名屬會稽郡漢為會稽西部都尉治所後漢縣省晉復置屬吳郡陳於此置錢唐郡隋為杭州治唐改為錢塘宋元仍舊本朝因之屬杭州府治〔浙江〕在府城東三里舊志出歙縣玉山其水[illegible]為浙江入于海[illegible]盡[illegible]流也〔會稽〕山名在[illegible]東南一十[illegible]史記曰禹會[illegible]列大越[illegible]名[illegible]稽[illegible]太元之[illegible]三百五十里有陽明洞[illegible]六洞天之第十一也〔平原〕秦邑名屬齊郡漢置平原縣為平原郡治所東漢改郡為國後魏徙郡治聊城而於縣置東青州尋廢州以縣屬安德郡隋屬德州唐尋改屬德州齊州尋復舊屬五代宋金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濟南府德州〔沙丘〕臺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陽周〕古地名春

秋時為義渠所居地戰國時屬秦漢置陽周縣屬上郡後魏於此置[illegible]二護軍後置陽周郡縣改為羅川縣隋屬寧州唐[illegible]真寧[illegible]更名[illegible]縣宋金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慶陽府故城在縣北三十五里

〔書法〕始皇[illegible]在[illegible]大自伐未有其終始[illegible]此[illegible]著之[illegible]也故[illegible]始[illegible]二[illegible]書[illegible]書[illegible]改正[illegible]十[illegible]役也書銷兵器徙豪桀書壞城郭決隄防書築長城者黔首自實田志自私也三書築宮再書治道志遊幸也書伐匈奴書取南越地志窮兵也書遣[illegible]游觀也書焚詩書書坑諸生志滅古也[illegible]不志[illegible]也[illegible]世而[illegible]矣〇書[illegible]立者[illegible]高也[illegible]為下書李斯相也故首罪之前胡亥何不予[illegible]為太子則[illegible]位者恒也其止曰胡亥[illegible]之為太子也故書[illegible]位者[illegible]之六年[illegible]書[illegible]一人而已矣書宦者始此書遺詔始此書綱目書受遺詔六漢武帝後元二年[illegible]後主建興元年

晉元帝永昌元年，明帝太寧三年，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舍是無書矯者矣。

【發明】矯立之謀發於趙高，而首書李斯者，斯爲大臣，國嗣在子，不當徇宦者之請，故首惡必歸於斯也。胡亥之立必書示予，既爲太子，不書即位，特曰胡亥襲位者，不予其繼，詔自立也。夫秦固不足道也，詳而書之，不沒其實，始見宗亂亡之禍，遺臭萬世而已。

二世皇帝元年（楚隱王陳勝元，趙王武臣元，齊王田儋元，燕王韓廣元，魏王咎元年。○是歲建國凡五。）

【考異】按凡例分注楚隱王陳勝五字當朱注，趙齊燕魏國名亦朱注，皆當易以白字，圈下總結是歲建國凡五，亦當用白字。

冬十月，大赦。○春，帝東行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還。○夏四月，殺諸公子公主。

二世謂趙高曰：吾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高曰：嚴法刻刑，誅滅大臣宗室，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益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鞫治之。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因公子將閭於內宮，將殺之。將閭仰而呼天，拔劍自殺。宗室震恐。公子高欲奔，不敢，乃上書請從死先帝，得葬驪山之足。二世大說，以示趙高。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之，賜錢以葬。【集覽】矺死於杜。矺與磔通，陟格反，謂裂其支體而殺之也。杜在長安東南，地理志：扶風有杜縣，周杜伯國，漢宣帝葬此，更名杜陵。正義曰：杜，徒古反，即綿詩所謂自土漆沮。杜與土音相近。

復作阿房宮。

復作阿房宮，徵材士五萬人爲衛，狗馬禽獸當食者多，調郡縣轉輸菽粟芻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集覽】材士，材官蹶張之士。注見漢文帝後二年。

【書法】書復何？譏不變也。前書作前殿阿房矣，於是書復作，用民甚矣，故十書勝廣，先書復作，所以著亂始也。終綱目宮殿書復者二：秦不恤民怨，則書復作阿房宮；魏不畏天怒，則書復立崇華殿。漢後主建興十三年。皆罪其不知變也。

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勝自立爲楚王，以廣爲假王，擊滎陽。

是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攻蘄，蘄下。徇蘄以東，行收兵，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大梁張耳、陳餘詣門上謁。勝素聞其賢，大喜。豪傑父老請立勝爲楚王。勝以問耳、餘，耳、餘對曰：秦爲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捕逐，今盡得，不足憂也。乃以吳廣爲假王，監諸將擊滎陽。【集覽】發閭左戍漁陽。索隱曰：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一說所居以富强爲右，貧弱爲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也。戍者，守也。屯，聚也。漁陽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蘄縣。陽城人陳勝，索隱曰：韋昭云屬潁川，地理志屬汝南，不同者，蓋後屬汝南也。史遷云：今爲汝陰，後又分隸潁川，韋昭據以爲說，故不同。正義曰：即河南陽城縣也。陳勝字涉，勝音升。陽夏人吳廣，索隱曰：夏音賈。陽夏屬淮陽。正義云：太康城，本漢陽夏縣也。吳廣字叔。將尉，官名。漢官儀云：大縣三人，其尉將屯九百人，故稱將尉。假令毋斬，古假使也，藉得不見斬也。陳涉世家作藉第令毋斬。注：藉，子夜反，假也。第，且也。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公子扶蘇，始皇長子也，今聞無罪而二世殺之，百姓未知其死；項燕，楚之良將也，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故詐自稱扶蘇、項燕，以爲天下倡。徇蘄，蘇林曰：蘄音機。索隱曰：音祈。沛國邑，今宿州蘄縣。李奇曰：徇，略也。如淳曰：徇，音撫[illegible]。曰：欲張大楚國也。假王，假，兼攝也。【質實】一統志云：大澤鄉在徐州豐縣北六里。陽城，秦之縣名，屬潁川，漢爲汝南郡，東漢爲岑彭封邑，三國魏廢之，故城在鳳陽府宿州南。陽夏，秦之縣名，屬淮陽郡，漢屬淮陽國，東漢屬陳國，晉爲梁國，後魏置陽夏郡，隋改縣曰太康，屬

臣城郡。後復置陽夏郡。改縣曰臣城縣。隋末廢。唐初復置。屬陳州。五代梁屬開封府。宋宣和初屬拱州。金屬睢拱府。元屬汴梁路。本朝因之。屬開封府。酇。秦之縣名。屬泗水郡。漢屬沛郡。晉屬譙郡。後廢之。故城在鳳陽府宿州南四十六里。

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爲將軍。將兵伐秦。至戲。秦遣少府章邯拒之。楚軍敗走。

張耳陳餘復請奇兵畧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又令魏人周市徇魏。聞周文陳之賢人。習兵。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渡河。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降。君毋以爲秦所置吏誅殺。而以侯印授之。則燕趙諸城。可毋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涉既遣周文。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無及也。不聽。文行收兵。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少府章邯請赦驪山徒。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文走。鮒。子順之子也。**集覽**周文。顏曰。即周章也。應劭曰。章字文。范陽。在幽州南百二十里。近城有涿河。胡注。河合范河東流入海。故名范陽。唐置涿州。蒯徹。漢書避武帝諱。改徹曰通。孔鮒。字子魚。孔子七世孫也。文行收兵。句絕。言周文就道上收兵也。陳涉世家作西擊行收兵。比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至戲。而停軍也。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文穎曰。戲在新豐東二十里戲亭。北述征記云。戲水自驪山馮公谷北流。歷戲亭東。人謂之戲。今淇水東。猶有戲驛存焉。漢書項籍傳。羽至戲西鴻門。劉伯莊註。古文戲讀曰麾。又諸侯兵罷戲下。各就國。顏師古註。戲。謂軍之旌麾也。史記注索隱曰。戲。音義。水名也。下者。如言許下洛下然也。按上文羽至戲西鴻門。是羽初停軍於戲水。今言諸侯兵罷戲下。是各受封邑。號令諸自戲下。各就國。何須借古字以爲旌麾之下乎。師古伯莊。說皆非。少府。秦官。應劭曰。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爲藏。少。小也。故稱少府。**質實**一統志云。白馬津名。注見漢高帝三年。范陽。古地名。以范水居涿水之南。東流入海。故名。春秋戰國皆屬燕之涿邑。秦屬上谷郡。漢置涿郡。曹魏改爲范陽郡。晉改爲范陽國。後魏復爲范陽郡。隋爲涿郡。唐初廢郡爲范陽縣。屬幽州。大曆中又於縣置涿州。遼置永泰軍。宋改涿水郡。金復爲涿州。元陞涿州路。尋爲涿州。本朝以范陽縣省入。改屬順天府。戲亭。在西安府新豐縣。即周幽王舉烽燧徵諸侯以悅褒姒處。戲水。在西安府臨潼縣東三十里。源出驪山鴻谷。東北流。經戲亭。入渭。

書法勝廣耳。得書起兵。何惡秦也。天下皆秦矣。何以書楚人。不予秦之滅六國也。故起兵者。各紀其舊國。書楚舉國。明起兵爲義師矣。然則此秦篇也。書入寇可矣。書伐秦何。繫明紀。書人寇。不書寇。周喪秦於楚也。自是秦有事。必書秦。與列國無異矣。夷秦於列國。而大書其紀年何也。正統也。是故綱目之紀年也。苟正統。雖夷秦於列國。而不得不大書。非正統。則孝惠子雖書少帝。而不得以大書。故曰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

發明勝廣崛起草莽。不足以國書。而書之曰楚。若大國然者。尊楚所以惡秦也。又書以周文爲將軍。將兵伐秦。書伐。則秦之罪著矣。

八月。楚將武臣至趙。自立爲趙王。

張耳陳餘說武臣爲陳王徇地者。多以讒毀誅。乃說武信君自立爲趙王。勝大怒。欲族其家。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勝從其計。耳餘曰。楚特以計賀王。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而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從之。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畧燕。李良畧常山。張黶畧上黨。**集覽**柱國房君。漢書音義曰。房君姓蔡。名賜。上蔡人。爲上柱國。索隱曰。房邑。國號房君。正義曰。豫州吳房縣。本房子國。**質實**一統志云。房本春秋房子之國。漢爲吳房縣。屬汝南郡。後魏改遂寧縣。隋廢。尋復爲吳房縣。屬汝南郡。唐貞觀初縣廢。尋復置蔡州。元和中改遂平縣。屬唐州。長慶初還屬蔡州。宋。金。仍舊。元初省入汝陽。大德間復置。屬汝寧府。本朝因之。仍舊屬焉。

九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爲沛公。

沛人劉邦。字季。隆準龍顏。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爲泗上亭長。單父人呂公奇其狀貌。以女妻之。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之。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

今爲赤帝子所殺。因忽不見。季亡匿芒碭山中。沛令欲應陳涉。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背之。恐子弟不聽。願召諸亡在外者。以劫衆。乃召劉季。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令悔。閉城。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爲收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旗幟皆赤。

【集覽】沛人　漢高本紀作沛豐邑人注李斐曰沛小沛也今徐州縣孟康曰後沛爲郡豐爲縣索隱曰漢改泗水爲沛郡治相城故李以沛爲小沛隆準龍顏應劭曰隆高也準音拙頰權準也顏額顙也謂之龍顏見其凡文穎曰準鼻也音準的之準索隱曰長準蓋謂鼻高起也文穎說是泗上亭長亭名行旅宿食處猶今之館驛也秦法十里一亭亭有長主捕盜賊泗上亭在沛縣東單父人呂公漢書音義曰單父縣音善甫今屬濟寧路單州索隱曰呂公史失其名故但舉其姓而言公號漢舊儀作公故南呂秦人又相經云魏人名文字叔平送徒驪山驪山在始皇葬驪山郡縣音送徒十役作驪酒顏師古曰爲酒所加被也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從小道而行過於澤中索隱曰蘇羅云徑斜道也音經芒碭山中蘇林曰碭音唐又音宕芒屬沛郡碭縣屬梁國應劭曰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百五十里碭山在縣東按今歸德府秦碭郡也漢改梁國

【質實】一統志云沛秦之縣屬泗水郡治漢改泗水爲沛郡遷治相而沛縣如故晉屬沛國劉宋屬徐州北齊省隋復置屬彭城郡唐以廣威縣省入宋因之金初爲邳州後爲源州縣尋省元復爲沛縣至元初省入豐縣尋復置屬濟寧路後屬濟州本朝因之改屬徐州泗水亭在徐州沛縣治東南漢高帝嘗爲亭長於此單父春秋魯邑名漢爲單父縣屬山陽郡東漢爲侯國晉屬濟陽郡後魏置北濟陰郡隋初廢郡以縣屬戴州大業初州罷以縣屬曹州唐屬宋州後自碭山縣徙州治此五代唐改爲單州宋因之今屬歸德府元初以單父縣附郭屬濟寧路本朝省縣入州後改州爲縣屬兗州府澤中亭大澤中也在徐州豐縣西二十里漢高帝斬白蛇於此今名斬蛇溝芒碭二山名芒山在開封府歸德州城東一百八十里碭山在徐州碭山縣東南七十里。

楚人項梁起兵於吳。

項梁者。下相人。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欲應陳涉。使梁將。梁使籍斬通。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自爲會稽守。以籍爲裨將。徇下縣。時年二十四。

【集覽】下相漢地理志臨淮下相縣應劭曰相水出沛國相其水下流至縣故名下相括地志云相故城在泗州宿豫縣西北七十里。

【質實】一統志云下相秦之縣名屬臨淮郡漢因之東晉省下相省入宿豫縣屬徐州東魏屬楚州後周屬泗州隋屬下邳郡治此唐改爲宿遷縣屬徐州宋屬泗州元省後復置本朝因之改屬淮安府故城在邳州城西南一名項城相傳項羽所生之處。

齊人田儋自立爲齊王。

儋故齊王族也。與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因殺狄令。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擊周市。市還之。東略定齊地。

【集覽】狄　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本狄縣也括地志云北狄故城在淄州高苑縣西北詳謁詳讀曰佯詐也。

趙將韓廣略燕地。自立爲燕王。

韓廣至燕。燕豪桀欲立以爲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廣乃立。居數月。趙奉其母歸之。

燕軍獲趙王。既而歸之。

趙王與張耳陳餘略地。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往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集覽】廝養公羊傳宣十二年廝養何休學云艾草爲防者曰廝炊烹者曰養廝息移反養餘亮反杖馬箠下趙索隱曰杖上聲持也箠竹箠馬策也以兵威服之曰下杖馬箠而下之言其易也爲御爲趙王御車而歸。

【書法】自立也。書趙王何成之爲列國也。於是列國皆從其所稱，雖死及失地則名之。

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爲魏王而相之。

周市定魏地，諸侯欲立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市終辭，乃迎魏公子甯陵君咎於陳，五反，而後楚王遣之，乃立以爲王而相之。【集覽】甯陵君咎，咎名也，音其久反。晉灼曰：甯陵，今梁國寧陵縣，是字轉異耳。括地志云：宋州寧陵城，故寧陵城也。【質實】一統志云：甯陵古葛伯國之邑名，又爲甯城，春秋時宋地。秦爲甯縣。漢初置甯陵縣，屬陳留郡。後漢屬梁國。晉屬譙郡，又屬陳留。北齊廢，隋復置，屬宋州。唐因之。宋屬拱州，後屬應天府。金屬歸德府。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開封府。

秦廢衛君角爲庶人。【集覽】衛君角，角名也。或音鹿，非。按衛世家索隱述贊：司徒受財，梓材有作，爵旅日衰，失於君角，則角音覺明矣。

初，秦并天下，而衛獨存。至是二世廢之，衛遂絕祀。

二年（楚懷王心元。趙王歇元。齊王田市元。燕王韓廣二。魏王咎元。韓王成元年。○是歲楚王勝、趙王武臣、齊王儋、魏王咎皆亡。舊國一，新國五，凡六。）【考異】楚懷王心元分注楚懷王心當朱注，餘國名及總結亦朱注，並當白字。

冬十月，秦兵圍沛公於豐。沛公出戰，破之。

沛公既破秦軍，令雍齒守豐，而之薛。齒降魏。【集覽】雍齒，漢書無釋音。按楊文公談苑：雍姓從平聲。

十一月，章邯追敗楚軍於澠池，周文走死。○楚田臧殺其假王吳廣，進與秦戰，敗死。

吳廣圍滎陽，三川守李由拒之，廣不能下。裨將田臧等矯王令誅之，獻其首於王。王以臧爲上將，西迎於秦軍，戰死。

趙將李良弒其君武臣。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復使略太原。良還，請益兵。道逢趙王姊，良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之。良慙怒，殺王姊，遂襲邯鄲，殺趙王。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故二人獨得脫。

秦嘉起兵於郯。【集覽】郯，索隱曰：郯音談，東海郯縣，古郯國也。漢分薛爲郯郡，尋改東海郡，今海寧州是。【質實】一統志云：郯，春秋時郯子國之地名。秦置郯縣，屬薛郡，後分爲郯郡。漢爲東海郡，東漢爲東海國。三國魏爲郯縣。劉宋於此僑立青冀二州，梁改東海郡，尋爲北海郡。東魏改青冀二州爲海州。北齊徙海州治琅邪郡。隋徙治朐山，後改州爲東海郡。唐改爲海州，天寶初改東海郡，乾元初復爲海州。宋屬淮東道。景定初置西海州。元爲海州，至元中陞海州路，未幾改海寧府，後復爲海寧州，隸淮安路。本朝仍爲海州，以朐山縣省入，隸淮安府。

○秦益遣兵擊楚。臘月，楚莊賈弒其君勝以降於秦。呂臣討賈殺之，復以陳爲楚。【考異】殺當作誅。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楚，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張賀軍，賀死。臘月，楚王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之以降。陳涓人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殺賈，復以陳爲楚。葬勝於碭，諡曰隱王。初，勝既稱王，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而去。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說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勝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以苛察爲忠，諸將以不親附，以及於敗。【集覽】下城父，秦一縣，無下字。正義曰：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今亳州縣。按陳涉世家作陳王還至下城父。索隱曰：按續漢陳王發汝陰還至城父縣西路下之，故云還至下城父。又穎按說至城父縣有下城父，汝陰在城父縣東，下如字。讀此說爲得。故治人故書也。陳勝爲王，故有治人之官。治人，注見周赧王三年。【質實】一統志云：城父，秦之縣名，即春秋陳之夷邑。漢屬沛郡，晉屬譙郡，隋屬亳州，元廢爲村，有文廟碑存。爲故城，在鳳陽府亳縣東南七十里。

【書法】勝自立爲楚王，則綱目楚之；武臣自立爲趙王，則綱目趙之。其殺也書弒，其賊也書討，蓋成之爲列國也。其成之何？惡秦而已矣。

【發明】陳勝自立，至是纔歲餘耳。書莊賈之弒，所以成其爲君；書呂臣之討，所以正賈之罪。上書李良弒其君，亦然。惟惡秦之無道而欲誅之也，故書法之意如此。

春正月，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爲王。

張耳、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客有說之者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居信都。【集覽】趙歇，蘇林曰：鄭玄云歇音遏，絕之遏。徐廣音烏轄反。今如本字讀。信都，地理志

趙地北有信都。按今冀州是。春秋爲晉東陽地。三家分晉因屬趙。秦於此置信都縣屬鉅鹿。【質實】一統志云。信都戰國趙邑名。秦置縣屬鉅鹿郡。漢爲信都國于此。景帝時改廣川國。後復爲信都國。東漢更名安平國。後置冀州治此。晉改長樂國。後魏改長樂郡。隋爲信都郡。唐改冀州。尋改魏州。後復舊名。天寶初改信都郡。乾元初復爲冀州。治信都縣。宋增置武安軍。金仍爲冀州。屬河間府。元屬眞定路。本朝因之。以信都縣省入。改屬眞定府。

秦嘉立景駒爲楚王。○秦攻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軍。還復取陳。

布六人也。嘗坐法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亡之江中爲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集覽】布六人。夏禹本紀封皋陶之後於英六。徐廣曰。史記皆作英字。而以英布是也。吉甫索隱曰。括地志安國有六縣。英地闕。不知所在。正義曰。英蓋蓼字。括地志云。光州固始縣春秋蓼國也。又志云。故六城在安豐西南百三十二里。【論輸】驪山。論下罪也。正義曰。英布論決受黥已竟。輸之驪山作陵。番陽。番通作鄱。春秋吳伐楚取番。秦爲鄱陽縣。屬九江。漢屬豫章。隋置饒州。韋昭曰。鄱音婆。初吳芮爲鄱令即此。【質實】一統志云。六古國名。封皋陶之後於此。春秋爲六蓼國。漢爲六安國。治六縣。後爲盛唐縣。屬廬江郡。晉改爲六安縣。隋改霍山縣。唐置霍州。後廢州。改霍山爲盛唐縣。五代晉改來化縣。後復爲盛唐縣。宋爲六安縣。政和中陞六安軍。初屬壽春府。後屬安豐軍。元爲六安州。屬廬州路。本朝初以六安縣省入。仍屬廬州府。番陽秦之縣名。屬九江郡。以在鄱水之北故名。漢屬豫章郡。吳以後屬鄱陽郡。隋唐宋饒州治此。元仍舊。本朝因之。屬饒州府。

沛公得張良。以爲廐將。

楚王景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以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輒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駒使沛公與秦交戰不利。攻碭拔之。得其兵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擊豐不下。【集覽】景駒在留。景駒姓名也。留縣名。漢置留城縣。今廢爲鎮。屬徐州彭城縣。在沛縣東南五十里。張良封留即此。【太公兵法】索隱曰。譙周云。太公姓姜名牙。蓋牙本是字。

尙是名也。其先祖封呂。從其封姓。故曰呂尙。文王出獵而遇之。載與俱歸。立爲師。言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因號太公望。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法一帙三卷。【質實】一統志云。留秦之縣名。屬泗水郡。漢改爲留城縣。東漢末廢之。故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張良遇漢高帝即此。

【書法】特筆也。不書張良歸沛公。何著良心也。良欲復韓。而未知所從。沛公得之。漢之帝業成矣。書曰沛公得張良。貴之也。書法如此。終綱目一人而已。

【發明】不曰張良歸沛公。而曰沛公得張良。則良之去就爲可觀。而沛公之興。以得良爲重矣。

項梁擊楚王駒殺之。夏六月。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韓公子成爲韓王。

廣陵人召平爲楚徇廣陵不下。聞陳王敗。乃渡江矯王令。拜項梁爲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東陽少年殺令。相聚得二萬人。以故令史陳嬰素信謹長者。欲立爲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衆從之。於是嬰及英布蒲將軍皆以兵屬梁。衆遂六七萬。梁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擊殺嘉。駒走死。至薛。沛公往見之。梁予兵。還拔豐。使項羽攻襄城。不下。已拔。皆阬之。居鄛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於民間。爲人牧羊。六月。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都盱眙。以陳嬰爲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張良說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梁使良求立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西略韓地。往來爲游兵潁川。【集覽】召平。索隱曰。此召平是廣陵人。與東陵侯召平及齊相召平皆自別人也。召音劭。東陽音義曰。本臨淮郡邑。漢明帝時屬下邳。後分屬廣陵。括地志云。秦東陽縣城在今楚州盱眙縣東。在淮水之南。令史陳嬰。漢儀注云。令史曰令吏。正義曰。楚漢春秋云。東陽獄史陳嬰。英布蒲將軍。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號焉。如淳曰。言英布與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也。韋昭曰。服虔以爲英布起蒲。非也。至薛爲句。地理志魯國有薛縣。括

地志云古薛城在徐州滕縣界按今泗州本秦之薛郡也按豐范華曰得其城爲按地理志沛國有豐邑即今徐州豐縣居鄛人范增索隱曰晉灼云鄛音勦勦然今皆用巢字而讀爲鉏交反地理志廬江有居鄛縣注本春秋居巢國今無爲州巢縣是荀悅漢紀范增阜陵人按楚南公徐廣曰南公楚人善言陰陽文穎曰南方老人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興廢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也漢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者流楚雖三戶贊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索隱曰韋昭與蘇林解同韋昭曰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說皆非左傳以畀楚師於三戶杜預云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無疑正義曰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張晏曰三戶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八濁漳水又東經高公亭北經三戶峽爲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然則南公蓋識興廢之數知秦亡必於三戶故出此言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軍邯降羽秦遂亡是南公之善讖蓋起言起兵者果如讖之飛起也蒙士孫心心名也楚懷王槐之孫盱戰國楚始爲縣西晉爲臨淮郡以北臨淮水也東晉立盱眙郡唐改西楚州宋陞盱眙軍尋改招信軍今爲盱眙縣屬泗州。【正誤】故楚南公今按發明書言所以也非謂故時之楚漢皆無楚字楚雖三戶今按三戶

有二說以爲地名恐是但於雖字文勢不順豈南公本指其地不欲顯言故爲疑似之語邪徐[illegible]說【質實】一統志六廣陵注見漢紀上建與二年召平廣陵人爲東陵侯會爲陳勝徇廣陵後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今廣陵有東陵亭故即平所封地也東陽秦之縣名屬臨淮郡漢末省之故城在鳳陽府盱眙縣東七十五里薛古國名秦置郡漢降爲縣屬魯國後廢之故城在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豐秦之邑名屬泗水郡漢以豐爲縣屬沛郡晉屬沛國劉宋改屬濟陰郡北齊屬永昌郡隋屬彭城郡唐宋及金並屬徐州元屬濟寧路 本朝因之改屬鳳陽府居鄛秦之縣名古之巢伯國也書成湯放桀于南巢春秋時楚人圍巢皆此地漢晉俱因之梁爲蘄縣隋省入襄安縣唐初置巢州尋改巢縣宋初廢爲巢鎮尋復爲縣又置鎮巢軍元陞爲州後復爲縣屬無爲州 本朝因之屬廬州府盱眙秦之縣名漢屬臨淮郡東漢屬下邳國晉爲臨淮郡治後置盱眙郡南齊於此置北兗州陳改屬北譙州隋屬楚州宋置盱眙軍後仍爲縣紹定中改招信軍元陞招信路尋改臨淮府後仍爲盱眙縣屬泗州 本朝因之屬鳳陽府。

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魏相市敗死。魏王咎自殺。

章邯擊魏王於臨濟魏使周市求救於齊楚齊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爲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予兵復徇魏地【集覽】臨濟本狄縣也漢改臨濟今屬益都濟上括地志云狄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北項它音陀爲河文項羽[illegible]見之[illegible]周禮大司馬銜枚而進注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正誤】臨淄當作臨濟【質實】臨濟注見楚義帝元年。

齊人立田假爲王。

假王建弟也齊人立以爲王而以田角爲相田閒爲將相。

秋七月大霖雨。

【書法】書異也。書霖雨始此。終綱目書霖雨六。是年。漢[illegible]帝[illegible]年。晉成帝咸康四年。[illegible]己卯年。唐代宗廣德二年。大曆十二年。書大者二。是年。漢景帝六年。書大雨十六。漢昭帝始元元年。

○齊王儋弟榮逐王假立儋子市爲王而相之。○秦下右

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吏去疾自殺要斬斯夷三族以趙高爲中丞相。

【考異】[illegible]按封[illegible]曰此宦者除拜當書者皆加宦者[illegible]此宦者初拜當書宦者或云始皇三十七年已書宦者趙高[illegible]二年兩書宦者單趙不連重複此不書宦者傳漏耳

二世數譏讓左丞相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重爵祿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夫不能行督責之術專以天下自適而徒勞形苦神以身徇百姓若堯禹然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故謂之桎梏惟明主能行督責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也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人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今斯

以爲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治阿房宮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閒高曰請候上閒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楚盜皆其傍縣子以故公行過三川閒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高罪二世曰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非屬趙君當誰任哉斯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進諫曰羣盜並起者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爲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吏按罪去疾劫自殺斯自負其辯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屬高治之責斯與由反狀收捕宗族賓客榜掠千餘斯自誣服而從獄中上書自陳前功幸二世寤而赦之高使棄去不奏又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來覆訊斯更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所使按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矣高皆妄爲反辭以相傅會遂具斯五刑論要斬咸陽市斯顧

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高爲中丞相事皆決焉【集覽】[illegible]申子名不害鄭之賤臣[illegible]恣睢[illegible]

資誰子徐廣曰[illegible]雖惡之[illegible]縱謂肆情恣縱也[illegible]繇役也欲見無閒史記漢文本紀顏師古曰閒音[illegible]包恃音閒言欲向空閒處語也記曲禮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注閒音閑復白也由守三川李斯之子名由爲三川郡守三川今見秦莊襄王元年【傍】縣子也謂若三川郡近縣之人【戍漕】轉戍守邊也漕轉水運也榜掠漢書注劉伯莊曰榜掠音彭亮並笞擊也榜通作搒亦作傍相傅傅音附傅會也以隋語亦合曰連奇上蔡地理志汝南上蔡縣索隱曰古蔡國也正義曰上蔡在豫州北七十里今蔡州縣夷三族張晏曰夷滅也父母兄弟妻子盡誅滅之也如淳曰三族父母妻族也【正誤】戍漕轉作事苦今按胡三省注戍征戍也漕水運也轉陸運也作役作也史記下文有云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質實】封一統志云上蔡古蔡國周武王封弟叔度於蔡成王封其子蔡仲卿此漢置上蔡縣屬汝南郡後魏改臨汝縣北齊省隋初置武津縣大業中復曰上蔡唐屬蔡州宋金元並仍舊本朝因之屬汝寧府

【書法】書下某某吏何非其罪也下吏之辭有三書下某吏徵某下吏無罪之辭也書某有罪下吏某以罪下吏皆有罪之辭也然則斯無罪乎斯固有罪而秦殺之不以其罪爾於是將軍馮劫同下吏自殺不書罪之也凡目書下某吏下某獄十九去疾[illegible]相國何蕭何[illegible]蔡王嘉魏王豹[illegible]侯君集徵下獄六敢下獄一滿下獄一詳漢景帝中二年書要斬始此凡目書要斬一二[illegible]漢昭帝元鳳二年凡書要斬者之也

章邯擊破楚軍於定陶項梁死【集覽】定陶縣屬濟陰在濟陰沅水之陽按濟陰[illegible]漢志云定陶本堯之縣名本堯所居之地漢初封彭越[illegible]後以縣屬濟陰郡唐初屬曹州尋[illegible]爲定陶國[illegible]宣帝時[illegible]隋皆屬曹州[illegible]降爲縣宋置廣濟軍並置定陶縣屬濟陰郡唐初州後復置軍金爲[illegible]仍以縣屬曹州本朝改屬兗州府【質實】[illegible]曹州[illegible]

項梁再破秦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弗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梁死懷王徙都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號羽爲魯公

楚立魏豹爲魏王章邯擊趙圍趙王於鉅鹿楚以宋義爲上將軍救之【質實】鉅鹿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

章邯以楚地兵不足憂乃北擊趙破邯鄲張耳趙王走鉅鹿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兵得數萬人軍其北章邯軍其南趙數請救於楚楚王聞宋義先見武信君必敗召與計事大說之因以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焉號卿子冠軍【集覽】鉅鹿[illegible]前蒙料也武信君[illegible]驕卒惰者敗後果敗死卿子冠軍[illegible]王孫公之子爲公子故號卿子謂卿之子也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上將故言冠軍張晏曰冠者加於首上言功冠諸軍之上也

楚遣沛公伐秦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是時秦兵尚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奮勢願與沛公西諸老將曰羽慓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乃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集覽】莫利顏師古曰不以入關爲利慓悍猾賊漢高本紀作慓悍禍賊顏師古曰慓疾悍勇也禍賊好爲禍害而殘賊也慓匹妙反扶義而西言仗大義而西往也顏師古曰扶或作杖杖者倚任之意

【發明】三代而下惟漢唐爲盛其得天下亦畧相似然唐祖自即位以前綱皆書其名而沛公自起兵之後即不以名書之何漢沛公舉兵誅無道秦其名義甚正秦既不得而臣之則綱以沛公宜矣若夫唐公既尊隋煬爲太上皇又立其子而事之則君前臣名固其理也綱目循名責實初非厚於漢而薄於唐要在讀者深察而默識之可也

三年（楚一趙二齊二燕二魏二韓二年）冬十一月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秦軍虜其將王離

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因下令曰有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遣其子襄相齊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而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斬之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莫敢枝梧共立羽爲假上將軍遣使報命於王因以羽爲上將軍鉅鹿兵少食盡張耳數使召陳餘不敢前耳又使張黶陳澤讓之要與俱死餘使二人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齊師燕師及耳子敖來救亦未敢擊秦羽乃使蒲將軍將二萬人渡河絕秦甬道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沈船破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皆破之章邯引卻遂虜王離時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觀者人人惴恐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趙王既得出張耳責讓陳餘問黶澤所在疑餘殺之餘怒解印綬予耳耳不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者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君急取之耳乃佩其印綬收其麾下餘遂與數百人去之河上澤中漁獵【集覽】安陽索隱曰按傅寬傳從攻安陽杠里則安陽在河南顏師古以爲今相州安陽[illegible]州安陽今檢後魏地形志已氏縣有安陽城隋改已氏爲楚丘今宋州楚丘縣西北四十里安陽故城是也引兵渡河正義曰渡相州漳河也無鹽地理志東平郡有無鹽縣[illegible]卒食半菽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也[illegible]【質實】[illegible]屬濟陰郡隋改爲楚丘縣唐初屬宋州後省入[illegible]兗州府曹縣東南五十里漳河在彰德府林縣西北二

十里無鹽古國名秦置縣屬薛郡漢省

【書法】書大破秦軍[illegible]

【發明】[illegible]如此他日雖欲自立於天下尚可得乎

春二月沛公擊昌邑彭越以兵從

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楚兵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請越爲長越謝曰臣不願也強請乃許之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illegible]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illegible]莫敢仰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至是以兵從沛公【集覽】昌邑[illegible]【質實】[illegible]

國除以其地併入郡故城在兗州府城西南一百八十里金鄉縣界內鉅野澤在兗州府鉅野縣東五里一名大野澤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禹貢大野既豬周禮職方曰大野者此元末爲黃河所決遂涸。

沛公使酈食其說陳留，下之。

沛公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爲里監門。其里人有爲沛公騎士者，食其謂曰：諸侯將過此者，吾問之皆握齪自用，不聽大度之言。今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眞吾所願從遊。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非狂生。騎士曰：公不好儒，客冠儒冠來者，輒解而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之。沛公至傳舍，使人召酈生。生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公乃輟洗，起延生上坐。問計，生曰：足下兵不滿萬，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於是遣生行，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生爲廣野君，爲說客使諸侯。其弟商聚衆四千人來屬沛公。

【集覽】高陽人酈食其索隱曰陳留圉縣有高陽鄉司馬彪曰圉有高陽亭括地志云圉城在許州雍丘西南正義曰酈食其音歷異基〔落魄〕應劭曰魄音託落魄志行衰惡之貌顏師古曰失業無次也鄭氏曰魄音薄晉灼曰落薄落拓義同爲里監門[illegible]〔握齪〕應劭曰握齪急促貌齪音捉鄒氏音初角反韋昭曰[illegible]小節[illegible]溺其中溺乃弔反小便也溲溺其冠之中從容從七恭反從容不迫之貌索隱曰謂從任其容止不若非也〔傳舍〕傳者轉轉相傳之義音株戀反今亭也猶今館驛〔踞〕居御反古曰沛公輕之言其簡劣無禮若童豎也〔陳留〕古兗州郡今開封府縣〔臣善其令〕正義曰言其與陳留縣令相親善請得使之令下令下聲索隱曰彼自歸伏曰下言良爲何爲使而往說之可令其歸伏〔廣野君〕韋昭曰廣野在河內山陽縣

【質實】一統志云高陽里名在開封府杞縣西二十九里陳留古地名春秋時屬鄭後爲陳所併故曰陳留秦始置陳留縣漢爲陳留郡治晉末郡縣皆廢隋初復置屬宋州後屬梁郡唐初屬杞州又改屬汴州五代屬開封府宋金元仍舊本朝因之後屬開封府

夏四月，沛公攻潁川，略南陽。秋七月，南陽守齮降。

四月，沛公攻潁川，因張良略韓地。聞趙將司馬卬欲渡河入關，公乃攻平陰，絕河津，南出轘轅。六月，略南陽，郡守齮戰敗，走保宛。沛公引兵過之。張良曰：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公乃夜從他道還，圍宛。七月，齮降，封殷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所過亡得鹵掠，秦民皆喜。

【集覽】潁[illegible]徙都之收用曰許昌後周改許州[illegible]

【質實】[illegible]治長社縣因潁川州爲潁川郡唐復爲許州長社縣五代梁置匡國軍唐改忠武軍宋陞潁昌府金復爲許州[illegible]元爲許州屬河南路[illegible]鄙邑漢省之故城在大名府內黃縣東南三十三里

章邯以軍降楚。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恐，走還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勝，高疾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熟計之。陳餘亦遺邯書曰：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將軍何不與諸侯爲從，約分王其地，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戮乎？邯狐疑，陰使羽約，未成，羽引兵連戰，大敗之。邯復請降，乃與盟於洹水上，立以爲雍王。

置楚軍中。而使欣將其軍爲前行。〔集覽〕湫源地名。在鉅鹿郡南。漳南。漳水之南也。括地志云。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司馬門。正義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爲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軺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下。無可爲者。言不可復爲軍旅事也。內郤。郤與隙通。怨也。伏鈇質。鈇與斧通。莝斫刀也。質與鑕通。椹也。郭璞注三蒼云。古者斬人於椹上而斫之。故云伏鈇質。公羊傳加之鈇質注。要斬之罪。戰國秦策。范雎曰。胸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狐疑。離騷經。心猶豫而狐疑。注。狐多疑。而善聽。河冰始合。狐欲渡。必帖耳先聽。無水聲而後過。故人過河冰者。要須狐行。然後渡。渡因謂多疑者爲狐疑也。見六帖。又注見秦孝文王元年。猶豫。爲前行。史記項籍本紀注。行。胡郎反。漢書項籍傳作行前。注。當前而行也。〔質實〕一統志云。漳水在順德府平鄉縣西南一十里。源出山西潞州發鳩山。流經此縣下。至南和縣。卽禹貢之漳水也。俗又名柳河。〔書法〕凡降。議也。以軍降。甚議之也。以軍降。則非力屈而降也。

八月。沛公入武關。趙高弑帝于望夷宮。立子嬰爲王。九月。子嬰討殺高。夷三族。〔考異〕誅殺高。當作討高誅之。據綱凡例。討其誅之。汪。趙高之類。〔考證〕殺當作誅。○謹按。凡例曰。凡誅叛逆成大罪曰討其誅之。注云。秦趙高。漢韓王信。諸呂。子弘。七國之類。大抵高上秦。其罪浮於韓王信諸呂子弘七國之叛漢也。如韓王信諸呂子弘七國皆已曰誅。於趙高誅書曰殺。今當正之。

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八月。沛公攻屠武關。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至是二世使責讓高。高懼。乃與其壻咸陽令閻樂謀。詐爲有大賊。召吏發卒。使樂將之。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遂殺之。射郎宦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鬭。旁有宦者一人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對曰。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爲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願爲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樂曰。臣受命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宜爲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苑中。九月。高令子嬰廟見受璽。子嬰稱

柒乙

疾不行。高自往請。子嬰遂刺殺高。三族其家以徇。〔集覽〕陰中。中。竹仲反。陰中害之也。望夷宮。張晏曰。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括地志云。望夷宮在雍州咸陽東南。縛衛令。句絕。謂衛士令。士皆繫縛之。二世本紀作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郎宦者。郎謂郎官。宦者。黃門閹寺之屬。足下。蔡邕曰。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足下侍者執事者而告之。言因卑達尊之義。若謙辭也。〔正誤〕縛衛令僕射。今按。史記二世本紀。趙高詐爲有大賊。令閻樂將吏卒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李斯傳。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蓋樂所遣者。衛令。乃僕射。當於射字句絕。其曰賊入此何不止。乃閻樂問詰。非僕射語也。趙高令士皆持兵內鄉。卽本紀詐爲有賊之事。令士之令。平聲。謂使令也。非謂上等士也。〔質實〕一統志云。望夷宮在西安府涇陽縣東南八十里。秦建。臨涇水。以望北夷。〔書法〕綱目歷君而弑之者二十。賊討者四。弑君者七十三。弑書殺者八。賊討者二十六。蓋什得二三焉。詳附錄王莽下年。亂也。豈有已哉。〔發明〕二世之死。與隋煬之死何異。趙高之逆。與宇文化及之逆何殊。然二世書帝。而隋煬書其君廣。何哉。二世固爲無道。不過爲趙高所愚。以至此極。若大業之不道。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所書不同如此。綱目循名責實。雖均爲亂亡之事。亦權衡輕重於其間。觀者不可不察也。

沛公擊嶢關。破之。秦遣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爲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集覽〕嶢關。嶢。倪幺反。嶢山關在[illegible]太康地記。[illegible]冠軍縣西。嶢關又在[illegible]也。〔質實〕[illegible]東南九十八里。後周改青泥關。唐以來改名藍田關。

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韓三年。○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西魏王豹。河南王申陽。殷王司馬卬。代王趙歇。常山王張耳。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遼東王韓廣。燕王臧荼。膠東王田市。齊王

田都濟北王田安元年○是歲秦已滅舊大國三小國十七爲二十國有韓塞翟趙遼東燕膠東齊濟北七國皆去○又韓王鄭昌齊王田市秦元年定十五國【考異】楚義帝心元分江楚義帝心西楚霸王項籍漢王劉邦及諸小國名本係朱書者當用白字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奉璽符節以降。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賈誼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胡氏曰攻守無異勢秦以并天下方得之豈有能兼仁義之理哉【集覽】繫頸以組應劭曰組天子之韍也繫頸者以示降服欲自殺也詩註云組闊大五彩爲之記內則組紃疏云薄闊爲組似繩者爲紃紃音巡軹道秦縣曰軹音只漢書宮殿疏云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霸城在長安東十三里括地志云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招八州史記作抑八州而朝同列索隱曰謂秦強而南面八州使朝己也漢書招八州注招音翹舉也畿內九州其一謂天子之畿餘八州在外記王制八州八伯是也殽音爻與崤同二崤山今永寧縣東二崤是也元和志云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括地志云崤山一名嶔岑山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即古之崤道也函謂函谷在陝西靈寶縣南十里有洪溜澗水由形如函故稱函關路在者日設名函谷七廟隳音與墮通廢也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質實】一統志云軹道在西安府城東十三里崤山在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函谷在河南府新安縣東一里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者皆秦所以亡也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公乃還軍霸上悉召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惟恐沛公不爲秦王【集覽】享虛兩反又於貢反亦塞也塞悉則反縞素爲資爾雅曰縞皓也注縞繒之精白者縞無采飾也晉灼曰資藉也言欲令沛公反秦奢泰服儉素以爲藉也抵罪應劭曰抵至也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伍皆坐之今但當其身坐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書法】特筆也漢之所以得天下也以此故高帝入咸陽則書曰除秦苛法光武至河北則書曰除莽苛政二漢之興宜哉【發明】前年書楚遣沛公伐秦則沛公奉詞伐罪師爲有名矣是年書秦王子嬰降沛公則沛公以義人關已能誅無道秦矣至此還軍霸上除秦苛法得而書之則仁義之衆雖未足以追配湯武然亦庶幾不嗜殺人之意者矣夫秦以苛法結怨于民沛公入秦首除其苛如解倒懸深得弔民之理其寬大愛人雍容氣象於茲可想孟子有言民之歸仁也猶水就下故劉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如是而已惟合前後所書觀之則漢業之興非苟然者誰謂其起於泗上亭長而能若是乎

項籍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

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戍過秦中秦人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秦吏卒多怨竊言羽計曰衆心不服至關必危於是夜擊阬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集覽】遇之多無狀謂待遇之多不以禮其狀無可寄言也新安邑名去弘農東三百餘里漢武徙函谷關於此括地志云新安故城在洛州澠池縣東二十里【質實】一統志云新安春秋時西周地秦名新安漢置新安縣屬河南郡晉因之後周改東垣縣置中州後省州置新安郡隋復設東垣爲新安縣屬穀州後省州以縣屬河南郡唐初屬洛州後屬河南府宋及金元俱仍其舊本朝改屬河南府【書法】前書阬降卒四十萬矣於是再見著發也終綱目書阬降卒二周赧王五十五年是年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白起殺降，雖後世兵家者流亦惡之。秦亡之卒，起與有力焉。籍方欲入關暴無道秦，乃挾詐而阬降卒至於二十餘萬，眾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其輕刈之慘，復一參起。果何以慰斯民之望哉。綱目於此不止書阬，而書曰詐阬，則籍之罪又浮於起矣。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冢，大掠而東。【質實】一統志云：秦始皇冢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十里驪山下。

或說沛公急遣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沛公從之。項羽至，大怒，攻破之，進至戲，饗士卒，欲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良為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伯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項伯許諾，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還，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謝。羽因留飲。范增數目羽，

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為壽畢，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直入，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眥盡裂。羽曰：壯士。賜斗卮酒、一生彘肩。噲立飲，啗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沛公起如廁，因招張獨騎，噲等步從，趣間道還軍。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破玉斗，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冢，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又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羽聞之，烹韓生。【集覽】鴻門，地名，在戲西。續漢志云：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名也。姚察曰：在新豐古城東，未至戲水，道南有斷原，南北洞門是。項伯，顏師古曰：伯其字也。索隱曰：名纏，字伯。陵奉卮酒為壽，漢高本紀：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應劭曰：卮，飲酒禮器也。漢大傅起為壽。蘇林曰：上酒為壽者，非大行酒來謂壽也，謂何絕夫子為何，謂項伯同大也。【數目】頻數動目以諭之。【玉玦】玉佩也，如環而有缺。左傳閔二年，晉獻公與太子玦。注：玦，玉玦也，示以當決斷也。此日陰為何，徐廣曰：唉，烏來反，索隱音虛其反，皆歎恨發聲之辭。【阻山帶河】國秦策：秦被山帶渭。正義曰：山關之險阻如截，河渭之閒號等關，南有南山及武關、嶢關，西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地。張晏曰：沐猴，獼猴也，雖著人衣冠，心不類人。索隱曰：言獼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楚人性躁暴。【質實】一統志云：鴻門阪名，在西安府臨潼縣東一十七里，即漢高帝會項羽處，舊有鴻門亭在焉。

【書法】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項籍詐阬降卒二十餘萬，此書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家，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書屠何？著暴也。子嬰不書王，已降也。書屠始此，綱目書屠八：項籍[illegible]年[illegible]屠[illegible]。[illegible]陵[illegible]年[illegible]屠[illegible]定秦[illegible]三年[illegible]屠。高帝元年[illegible]代[illegible]丁未年[illegible]屠。相州[illegible]戊年[illegible]屠[illegible]。書發冢始此，終綱目，由陵書發七：項籍發[illegible]二年[illegible]發[illegible]元年[illegible]發[illegible]。初平元年[illegible]唐天[illegible]二年。[illegible]發諸陵[illegible]陵書燒園陵不與焉[illegible]和陵[illegible]二年。

【發明】沛公入關，其規摹寬大之氣象，見於綱目之所書者，藹然可想。今此書籍破關，掘冢，屠殺，大掠，其飆忽震蕩之勢，如雷霆鬼神之不可測，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甚。其視沛公，真鴟梟之比鸞鳳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之。

春正月，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

項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被堅執銳，暴露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地而王之。乃陽尊懷王為義帝。又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集覽】初發難，服虔曰：諸兵初起時也。難，乃憚反。【暴露】暴，蒲北反，亦讀如字也。【上游】游即流也，謂當居水之上流。【郴】音五林反，縣名。

（秦屬長沙。漢屬荆州。今郴州是。〔質實〕一統志云。郴。秦之縣名。屬長沙郡。漢初於郴置桂陽郡。屬荆州。晉屬江州。隋廢郡置郴州。大業初復爲桂陽郡。唐置郴州。天寶初。隸江南道。五代晉改爲敦州。漢復爲郴州。隸荆湖南道。元置郴州路。本朝改爲郴州。直隸湖廣道。）

二月。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集覽〕西楚。史記貨殖傳曰。夫自淮北沛郡陳州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郡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質實〕彭城。注見秦始皇帝二十八年。）

立沛公爲漢王。（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巴蜀道險。秦之遷人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集覽〕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索隱曰。解。折伏也。漢書作媾解。注。蘇林曰。媾亦和也。是媾之與講俱訓和也。已然曰業。言雖有疑心。然事已和解也。巴蜀。二郡名。巴蜀。注見周赧王五年。蜀郡。注見漢後主建興二年。漢中。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南鄭。注見周安王十五年。）

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集覽〕廢丘。韋昭曰。周時名犬丘。懿王所都。秦欲廢之。故曰廢丘。地理志。漢高引水灌廢丘。章邯自殺。更名槐里縣。屬扶風。括地志云。廢丘故城。在雍州始平東南十里。〔質實〕一統志云。犬丘。古地名。周爲犬丘地。秦名廢丘。漢初置槐里縣。後分置茂陵平陵二縣。三國魏改平陵曰始平。晉置始平郡。領槐里始平等縣。後魏省始平郡。以縣屬扶風郡。唐改始平曰金城縣。至德初。置興平軍。尋改爲縣。宋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

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都櫟陽。以故嘗有德於項梁也。〔集覽〕塞王。塞。名桃林。正義曰。古塞國在長安之東。括地志云。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是桃林塞。櫟陽。注見周顯王八年。〔質實〕一統志云。〔桃林塞〕在河南府靈寶縣西。至潼關。即周武王放牛處。）

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以勸章邯降楚也。〔集覽〕翟王。索隱曰。翟。音狄。或音宅。文穎曰。本上郡也。項羽更名曰翟。〔高奴〕索隱曰。今鄜州高奴城。正義曰。上郡邑。括地志云。延州城即漢高奴縣也。〔質實〕一統志云。高奴。秦之縣名。屬上郡。三國魏省之。故城在延安府鄜州城東五里。）

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項籍自欲取梁地也。）

立申陽爲河南王。（〔集覽〕申陽。姓名。張耳之嬖臣。都洛陽。以先下河南迎楚也。）

司馬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以定河內有功也。〔集覽〕殷王。殷。注見秦二世三年。河內。注見漢桓帝延熹九年。朝歌。故墟在今衛州東北。本沬邑也。書酒誥。明大命于妹邦。注。妹。沬。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質實〕朝歌。邑名。注見秦王政六年。）

徙趙王歇爲代王。（〔集覽〕代王。古代國。漢置雲中。鴈門。代郡。〔質實〕一統志云。〔代〕古國名。春秋時爲晉地。戰國時屬趙。秦置代縣。屬代郡。漢封代王於此。爲代國。東漢末廢。後魏於此置靈丘縣。後周兼置蔚州。[illegible]大業初[illegible]。唐復置蔚州。治靈丘。至德初改安邊郡。後復爲蔚州。遼置忠順軍。金爲蔚州。元至元初省。[illegible]宣德府。本朝因之。改屬大同府。居代。）

立張耳爲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以從入關也。〔集覽〕常山。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襄國〕地理志。故邢國。秦置信都縣。屬鉅鹿。括地志云。今邢州城。本漢襄國。〔質實〕一統志云。〔襄國〕本周時之邢國地。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秦置信都縣。屬鉅鹿郡。項羽改襄國。漢屬鉅鹿常山二郡。及趙廣平二國。晉時爲石勒所據。石虎改置襄國郡。後魏改爲襄國縣。後周仍於縣立郡。隋初廢郡。以縣屬洺州。開皇中。置邢州。大業初。復改爲襄國郡。唐初爲邢州。

置總管府。天寶初改爲鉅鹿郡。乾元初復爲邢州。五代梁爲保義軍節度。唐改爲安國軍。宋陞爲信德府。金改邢州。仍置安國軍。元初置元帥府。尋改安撫司。中統初陞順德府。至元初改爲順德路。本朝改爲順德府。直隸京師。

英布爲九江王。

都六。以爲楚將。常冠軍也。【集覽】九江。地理志。九江在廬江郡潯陽縣。英布爲九江王是也。正義曰。九江郡。壽州是。楚考烈王自陳徙壽春。號曰郢。至王負芻爲秦將王翦蒙武所滅。秦於此置九江郡。應劭曰。自廬江潯陽分爲九江。按郡國志。今無爲軍。秦九江郡也。漢高更置淮南國。總樂縣道曰。今壽秦九江郡。今淮東江西諸郡是。漢復爲九江郡。今淮泰濠廬真滁壽等州是。【質實】一統志云。九江。秦之郡名。春秋時爲六蓼國地。楚遷都于此。秦爲壽春邑。置九江郡。漢初爲淮南國。武帝時復爲九江郡。東漢爲揚州刺史治所。晉置淮南郡。東晉改壽陽郡。元魏置揚州。梁改豫州。東魏北齊復爲揚州。陳爲豫州。後周又爲揚州。皆治於此。隋初置壽州。後改淮南郡。唐爲壽州。天寶初改壽春郡。乾元初復爲壽州。五代唐爲順化軍。南唐改清淮軍。宋置壽春府。後改安豐軍。元置安豐路。本朝改爲壽州。以壽春縣省入。屬鳳陽府。六。古國名。廢城在廬州府舒城縣東南六十里。又注見秦二世二年。

吳芮爲衡山王。

都邾。以率百粵從入關也。【集覽】衡山。地理志。安國六縣。漢衡山國也。詳注見漢景帝四年。邾。江夏邑。正義曰。邾故在黃州黃岡東南。括地志云。故邾城在黃州東南百二十里。春秋時邾國也。楚滅邾。遷其人於淮南。因以名縣。【質實】一統志云。邾。古國名。楚滅其君。號其國爲邾城。秦屬南郡。漢置邾縣。屬江夏郡。後廢之。故城在黃州府城西北一百二十里。項羽立吳芮爲衡山王即此。

共敖爲臨江王。

都江陵。以擊南郡功多也。【集覽】共敖。姓名。共音恭。臨江。秦時南郡。漢改臨江國。江陵。禹貢荊州。春秋楚之郢都。三國吳立荊州。後宋爲江陵府。【質實】臨江。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江陵。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荊州。

徙燕王廣爲遼東王。

都無終。【集覽】無終。燕郡邑。在薊州黃狐縣北七里。本春秋山戎國名。左傳襄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正誤】無終。今按項籍徙燕王廣爲遼東王。都無終。其地常在遼東。漢書地理志。右北平郡有無終縣。古無終子國。又後漢田疇居無終。亦其地也。【質實】一統志云。無終。春秋時國名。漢爲無終縣。屬右北平。元魏屬漁陽郡。後齊省。唐復置。屬幽州。後爲玉田縣。屬薊州。宋爲經州。金復爲玉田縣。元仍舊。本朝因之。屬順天府。

燕將臧荼爲燕王。

都薊。以從楚救趙入關也。【集覽】薊。字與葪通。音計。廣陽郡邑。屬幽州分。按地理志。秦漁陽郡也。【質實】一統志云。薊。秦之縣名。屬漁陽郡。漢因之。晉屬幽州。隋初徙玄州於此。後復置漁陽郡。唐置薊州。取古薊門關以名。天寶初改漁陽郡。乾元初復爲薊州。遼置尚武軍。宋改廣州軍。金屬中都路。元仍爲薊州。隸大都路。本朝因之。以漁陽縣省入。改屬順天府。

徙齊王市爲膠東王。

都即墨。【集覽】膠東。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東南六十里。即膠東國。詳注見上膠東。【質實】一統志云。即墨。齊之邑名。以其地臨墨水。故名。漢置縣。爲膠東國治。東漢屬北海國。晉屬濟北國。北齊省。隋復於不其故城東北十七里復置即墨縣。即今治。唐宋仍舊。元屬般陽路。本朝改屬萊州府。

齊將田都爲齊王。

【考異】上文書申陽爲河南王。張耳爲常山王。承上徙魏豹趙歇之下。皆書立。周市此書將者。將

都臨菑。以從楚救趙入關也。【質實】一統志云。臨菑本齊國營丘地。秦置臨菑縣。[illegible]漢置營陵縣。爲北海郡治所。[illegible]濟入益都[illegible]鎮海軍。金屬益都府。元併入益都縣。後復置。本朝因之。屬青州府。

田安爲濟北王。

都博陽。以下濟北引兵降楚也。【集覽】博陽在濟北。索隱曰。按地理志。屬汝南。濟北郡在濟水北。即穀城也。正義曰。濟北國。今齊州盧縣是。

夏四月諸侯罷兵就國。漢以蕭何爲丞相遣張良歸韓。

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爲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張良送至襃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絶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胡氏曰人有常言皆曰用賢所以養民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也夫人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術也故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爲之用而上之所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以鑒矣蕭何有見乎此而高祖聞言即悟漢業之興不亦宜哉。【集覽】三秦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項羽三分關中地而王之是謂三秦襃中括地志云漢中郡襃中縣又名南鄭正義曰即襃城也又注見漢成帝元延三年襃斜【質實】一統志云【襃中】古襃國漢置襃中縣屬漢中郡以地在襃谷中故名晉義熙末改襃中縣後魏置襃中郡隋初改襃內縣尋改曰襃城後復爲襃中唐貞觀初復爲襃城縣宋仍舊元從治於山河堰東南五里本朝因之屬漢中府。

五月齊田榮擊走齊王都遂弑膠東王市自立爲齊王秋七月使彭越擊殺濟北王安又擊破西楚軍。

田榮聞項羽徙田市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拒擊都走之國留市不令之膠東市畏羽竊亡之國榮怒追擊殺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田安殺之遂并王三齊又使越擊楚楚人破其軍。【集覽】三齊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也三齊記云右即墨中臨淄左平陸謂之三齊。【發明】榮與市皆田族也當逐鹿之世民無定主惟力是與羽之徙市王膠東固非本於公道前史皆以榮怒擊而殺之爲詞至綱目始正其弑逆之罪何哉秦二世二年已書榮立市爲王而相之至是雖爲羽所徙則榮固市之臣也正名定罪復何疑耶夫世故顛沛亂離綱常未始或紊觀綱目所書如李良之於武臣莊賈之於陳勝臧荼之於燕廣榮之於市皆按其罪而誅之于以見昏亂之中天理未嘗或亡扶三綱立人極其垂世教也大矣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書法】前歸沛公不書書沛公得張良矣此其書復歸漢何漢不殺良不歸書復歸者良心也良之心秦何以爲韓而已矣。【發明】前此良已書歸韓矣至是韓王見殺於楚良乃歸漢則子房始終爲韓之心蓋表白於天下綱目合而書之蓋有深意。

漢王以韓信爲大將留蕭何給軍食八月還定三秦雍王邯迎戰敗走廢丘塞王欣翟王翳降。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釣於城下有漂母見其飢而飯之信喜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或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一市皆笑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後又數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未知名坐法當斬其輩皆已斬次至信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於王王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皆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不我用即亡去何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於王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信不留也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之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辭謝因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吒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

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彊以威王之。大王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廢丘。王至咸陽。欣翳皆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集覽】無行。謂無善行也。漂母。漂。匹妙反。韋昭曰。以水擊絮爲漂。飯之。飯。符晚反。飤之也。自食。謂曰飤。王孫。蘇林曰。如言公子也。蓋尊稱之耳。胯下。胯一作跨。胯股間也。索隱曰。胯。苦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款。依字讀。胡爲不通。何必須要作胯下。滕公。夏侯嬰。無所事信。張晏曰。無所用信。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索隱曰。喑。烏鴆反。噁。烏路反。叱。尺栗反。咤。卓嫁反。喑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索隱。叱咤。漢書作意烏猝嗟。李奇曰。皆廢。言皆失氣。不敢當也。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偃也。言語嘔嘔。索隱曰。嘔。何于反。悅言也。字與姁通。漢書作姁姁。鄧展曰。和好貌。印刓敝。恐不能予。漢書音義曰。刓。烏丸反。刓角之刓訛缺也。言封爵之印雖已刻。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酈食其傳曰。項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孟康曰。刓斷無復廉鍔也。瓚曰。項羽吝於爵賞。刻惜侯印。不能以封人。索隱曰。按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刓斷無圭角。漢書作刓。言玩惜不忍授人也。關中。三輔舊事曰。東有函谷關。南有嶢關。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四關之中。故名關中。以親愛王。以所親所愛者皆封王。何所不散。顏師古曰。散謂因散而立功也。索隱曰。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欺其衆降諸侯。先是秦圍鉅鹿。羽進兵救之。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邯遂降羽。立爲雍王。置楚軍中。乃使長史欣爲上將。將秦軍前行。是年。羽將諸侯兵三十萬。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折辱之。可傳檄而定。索隱曰。檄。尺書也。傳檄書以責所伐者。顏師古曰。可傳檄而定。言不足用兵也。從故道出。地理志。武都有故道縣。括地志云。鳳州兩當縣。漢故道也。故亦作固。後魏置固道郡。西魏改鳳州。【正誤】自食今按食如宋王孫。今按韓信釣於城下。漂母必素識之。信欲重報。蓋非一飯。稱王孫。安知非韓國之後邪。可以親愛王。今按以親愛王諸侯不平。八字通爲一句。

【質實】一統志。故道。秦之縣名。屬隴西郡。卽春秋時氐羌所居之地。漢初屬武都郡。晉因之。後魏置兩當郡及縣。因界內兩當水爲名。隋廢郡。以縣屬鳳州。唐因之。宋徙治廣鄉鎭。元仍省縣入州。本朝因之。改屬漢中府。

【書法】給軍食。未有書者。此其書何。特筆也。漢之業。蕭何爲之。

西楚立鄭昌爲韓王。○燕王荼弒遼東王廣。

【書法】皆王矣。其書弒何。廣故君也。雖並立爲王。而君臣之分不可泯。綱目之書法嚴矣哉。是故荼嘗臣廣。則書燕王荼弒遼東王廣。萇嘗臣堅。則書後秦王萇弒秦王堅。晉孝武帝太元十年。

○王陵以兵屬漢。

陵。沛人。聚黨居南陽。至是始以屬漢。楚執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

丙申

西楚二年。漢二年。○是歲。楚。常山。河南。韓。殷。雍。魏。七國皆亡。凡二大國。及代。九江。衡山。臨江。燕。齊。六小國。爲八國。又趙王歇復元。代王陳餘。韓王信。皆元年。而齊王假。王廣。代立。定十二國。【考異】西楚二年。漢二年。提要分注無是歲止定十二國六十二字。

冬十月。西楚霸王項籍弒義帝於江中。

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叛之。籍乃密使吳芮黥布共擊殺之江中。

【發明】嗚呼。君臣。天地之大義。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亘古今而不可易。是以陳恆之事。孔子已告老矣。且沐浴請討。豈非天地大變。天理之所不容。故不忍與之並立乎世。此萬世之通誼也。籍世爲楚將。北面事之。義帝懷王之孫。項梁立以爲君。大義已定。籍何得而弒之乎。況籍起自偏裨。矯殺卿子冠軍。宰割天下。率徇己私。義帝不能誅籍。而籍反弒其君。惡可諱哉。揭而書之。稱國。稱爵。稱名。而以若籍彊暴大逆之罪。至是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然後義兵可舉。人皆得而誅之矣。密擊江中。果可以取天下乎。

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王歇復爲趙王。立餘爲代王。

初田榮數負項梁。又不從楚擊秦。以故不封。陳餘不從入關。亦不封。客或說羽曰。張耳陳餘一體。今耳王。餘不

可不封。羽不得已，封之三縣。餘怒，使人說齊王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願大王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齊王許之，共擊常山王耳。耳走漢。餘迎代王歇，復王趙。歇立餘爲代王。餘留傅趙王，而使夏說守代。【集覽】夏說，陳餘成安君也。說音悅。

漢王如陝，鎮撫關外父老。○河南王陽、韓王昌降漢。○十一月，漢立韓王孫信爲韓王。○漢王還都櫟陽。（【質實】【櫟陽】注見周顯十八年。）○春正月，楚擊齊，齊王榮敗走死。楚復立田假爲齊王。

項羽所過燒夷城郭室屋，阬其降卒，繫虜老弱婦女，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

三月，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爲護軍中尉。

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事魏王咎爲太僕，不用。去，事項羽。殷王反，羽使平擊降之。還，拜都尉，賜金二十鎰。及漢下殷，羽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羽，乃挺身仗劍間行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王與語，說之。問居楚何官，曰：爲都尉。即拜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上聞之，益厚平。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時盜其嫂，今爲護軍，多受諸將金。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臣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王乃謝，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集覽】【戶牖】索隱曰：其里名庫上。蔡邕陳留東昏庫上里社碑云：惟斯庫里，古陽武之牖鄉。陳平由此社宰，遂相漢高。【魏王咎】咎，巨久反。魏王之名。【殷王卬】趙將司馬卬。將誅定殷將者，將欲誅之，爲其定殷無功也。【盡讙】索隱曰：讙，譁也。音懽，又音喧。讙囂而讓也。漢書作皆怨。【美如冠玉】漢書作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音義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無所有。【尾生】莊子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尾生，一本作微生，或曰即微生高也，有信行。【孝己】殷高宗子，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所任愛】所用皆所愛者。裸身來，初平懼羽誅，乃封所賜金與印還羽而渡河，舟人疑其有金，目之，欲殺平。平乃解衣裸而佐刺船，知其無有，乃止。【正誤】所任愛，今按當作所任用親愛者。

漢王至洛陽，爲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喪，哀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胡氏曰：天下苦秦，諸侯並起，名其師者曰誅無道秦可矣。今秦已滅，諸侯各有分地，而漢又起兵，雖曰項羽爲政不平，亦伸己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大臨，然後項羽弒君之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矣。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酈生陳此義而下全齊，於是楚人背無所倚，而歸其咎，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集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新城，鄉名。三老，官名。說，音稅。百官表：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置有秩、三老一人，掌教化。又擇鄉三老中一人爲縣三老。董公，八十二歲，其名不詳，秦世隱士。遮道而說，遂封爲成侯。寀秦云：橫道自古曰遮說。【放殺】放，逐也；殺，謂弒。下之殺同。【分地】分，扶問反。凡裂地以封諸侯，其受封者皆有分也。

【書法】漢之師也，秦既滅矣，諸侯皆就國矣，而漢王復以失職興兵，雖曰不爲無辭，然其爲說亦微矣。故綱目止書曰還定三秦而已。至是三軍縞素，數項籍弒君之罪而聲討焉，則義師也。故綱目以討書之，而項籍自是斥名。

【發明】前已書項籍大逆之罪，此又書漢王爲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則籍爲天下之罪人，不可自立於世，而漢之師爲有名矣。表而出之，既以聲羽之大惡，又以予漢之討賊也。

夏四月，齊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爲王，擊王假，走之。○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太公、呂后歸。

項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得率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收魏地得十餘城至是皆其兵三萬人歸漢漢立魏後漢王曰西魏王豹與魏後乃以彭越爲魏相國將其兵略梁地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軍漢軍入穀泗及睢水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爲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歸沛收家室道逢子盈及女魯元以行而太公呂后爲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王間往從呂后兄周呂侯於下邑收其兵

胡氏曰盤水可奉而志惰持六馬可調而氣驕向使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時志豈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爲驕狃於小勝而逞欲生驕是以至於此耳且是行也宜欲破羽之國都歟則宜示羸緩以主待客可也若欲致羽而與戰敗關宜分部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日肆志寵樂而羣臣亦袞無諫者豈良平諸公不在行歟嗚呼危哉

〔集覽〕五諸侯兵徐廣曰塞王翟王魏王殷王河南王應劭曰雍塞殷韓韋昭曰時雍已敗乃塞翟殷韓魏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從漢東之後乃知此爲五諸侯也劉貢父曰張耳奉頭以後漢得有兵五諸侯者蓋陳餘其一也殷潤贊曰穀泗二水名皆在沛郡彭城縣睢水徐廣曰睢水在彭城靈壁縣東入泗括地志云睢水首受浚儀縣浪蕩渠水東經臨淮縣入泗過沛其西行千一百里矣睢音雖盈漢王子名盈是爲惠帝間[illegible]去聲從間道而往也〔周呂侯〕呂后兄名澤音鐸師古曰功臣表周呂令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爲國號師古曰周呂封名令武其諡也蘇林曰[illegible]也下邑徐廣曰在梁碭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本下邑縣在宋州東北五十里一統志云秦[illegible]文帝六年〔六馬〕[illegible]天子五輅駕六馬〔分部〕處分部署也

〔質實〕穀水在河南府永寧縣北七十里源出熊耳山下過崤底谷[illegible]城流入洛[illegible]山西有村曰墦冢穀水出焉澗水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睢水在徐州城南六十里昔楚項羽敗漢兵睢水上水爲之不流即此下邑戰國時宋之地名秦屬碭郡漢置下邑縣屬梁國後漢置碭郡於此北齊以巴吾縣省入下邑隋屬亳州後屬宋州金始改夏邑縣屬宋州元初併入睢陽尋復置屬歸德州以穀熟縣省入本朝因之隸開封府

〔發明〕漢王誠有爲君討賊之心則宜痛心疾首縞素爲期於罪人斯得而後已今始入彭城籍尚逋誅遽乃飲酒高會溺之何哉故書伐書入而不書討則漢之名義索然已盡然後籍得以破漢軍而太公呂后皆爲所虜豈不深可惜歟

漢王遣隨何使九江

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爲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謁者隨何請使王遣之〔集覽〕捐之此三人捐棄也音余專反

〔書法〕銜名者三十二凡使稱名不稱命者非書使而已終綱目使[illegible]李嚴趙坤陳覺李德明[illegible]陳大德鄧素陳覺爲譏

五月漢王至滎陽

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遂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集覽〕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illegible]名籍給公家徭役者悉弱過五十六爲老傅者未著名籍[illegible]發之以至漢也所以補其空缺甬道屬之河恐敵抄掠輜重故築垣牆如街道是爲甬道屬之欲反與河連也〔敖倉〕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是也括地志云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十五里秦置太倉於此故名敖〔質實〕敖本山名秦初敖氏築倉於上因以名山敖倉後始皇置太倉於此故名敖倉漢酈食其勸高帝據敖倉之粟又高帝因敖山築甬道下汴水即此

〔書法〕至危之也何危乎漢王仗義討賊賊未除而置酒高會取危之道也後書漢王走入關走渡河甚矣哉

丁酉年

魏王豹叛漢。○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為太子。

【發明】太子國儲副君，宗祧所主，是時漢方倥偬，乃能首建國本，亦可謂知所先務矣，特書于冊，蓋予之也。

○漢兵圍廢丘，雍王邯自殺，盡定雍地。

【書法】亡國之君其辭五，死之上也，執虜次之，以歸次之，降為下。綱目亡國之君自殺三：雍王邯、霸王籍、梁主瑱。

○關中饑，人相食。

【書法】關中何漢所都也，於是漢方外敗，而根本之地饑，人相食，漢之業亦殆矣。當然則蕭何之任重矣，蕭何之功大矣。終綱目書人相食十：是年、漢武帝建元三年、元鼎三年、新莽甲戌年、壬午年、安帝永初三年再書、桓帝元嘉元年、永壽元年、晉武帝太元十二年。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王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集覽】上來以聞：應劭曰：俟上上來還，乃以施行之事奏聞。

【發明】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蓋謂王者萃聚天下之道，寔天下渙散之時，其總攝人心，無過於建立宗廟，使之知所歸仰，此聖人特於萃渙二卦發其義也。是時漢方立國，適當萃聚之初，而國兵新破，人無固志，又有渙散之疑，漢王於此乃能首立宗廟社稷，可謂深得萃渙之義矣。綱目書之，文無美詞而美在其中。孰謂不修文學之君，其所設施乃能深合聖經之旨，是豈剽悍鷙賊徒知以斬刈屠戮為事者可同日語哉。

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

漢使酈生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信亦問：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擊虜豹，定魏地。信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

九月，破代兵，禽夏說。

丁酉

西楚三年，漢三年。○是歲，趙、代、九江三國亡，凡二大國，并衡山、臨江、燕、齊、韓五小國，凡七國。冬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令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

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彼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有縛而致，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信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信亦已禽矣。今願委心歸計，足下勿辭。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眾勞卒罷，其實難用，若燕不服，齊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集覽】麾下，大將之旗也，所以指麾。正義曰：麾通作戲，並呼危反。間視，漢書音義曰：得知往舍，句絕。顏師古曰：舍猶息也。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萆山，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也。索隱曰：謂令從間道向前，望見陳餘軍營，即往伺，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裨將傳餐，裨音皮，將之偏副。史記餐作飧。

汪。飧音餐。索隱曰。小飯曰飧。謂立駐傳飧而食。待破趙後方乃大食也。〔走水上軍〕走入壁。夾趙也。正義曰。綿蔓水。一名皁將。一名回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按韓信背水陣之死地。即此水。〔北首〕首式究反。向也。〔質實〕一統志云。〔綿蔓〕水在真定府井陘縣南門外。源發山西平定州。流至縣界與甘陶河合。

是月晦。日食。○十一月晦。日食。

〔書法〕日食。自癸丑書日食。至是四十五年。然後復書者。秦政代立以來。分于國亡。乃皆未嘗日食。豈秦之德有以勝妖歟。曰。君象也。秦固諸侯也。其不足以當天審矣。終綱目。一歲再食者五。[illegible]惠帝七年。文帝三年。安帝元初元年。[illegible]章武二年。[illegible]武帝太康九年。愍帝建興四年。元帝建武元年。[illegible]己巳年。[illegible]甲申年。丁亥年。壬辰年。乙未年。[illegible]唐太宗貞觀元年。[illegible]元年。[illegible]玄宗開元[illegible]年。代宗永泰十四年。連月兩食者二而已。[illegible]文帝三年。一歲二食者不與焉。[illegible]惠帝光熙元年。自是日食始書月。

〔發明〕入綱目自年書日食者屢矣。皆不舉其月日者。史官失於紀錄。可知也。今是書月并書晦。自是而後凡日食當晦朔者。即以晦朔書。其非晦朔者。即以日書。與綱目之凡例也。

○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布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與楚俱爲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爲彊。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爲士卒先。大王宜悉衆自將。爲楚前鋒。方發四千人以助楚。漢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乃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倍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能解。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皋。〔集覽〕帳御食飲從官。御食飲者。御用飲食也。正義曰。漢王以布先分爲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帳御。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正誤〕帳御食飲。今按。帳御。謂幃帳及几服御之具也。

〔書法〕書以何歸布何也。布未決歸。而何能以之。漢得帝而有天下之勢成矣。是故九江之歸漢未決。而隨何能以之。則書曰隨何以。斷能以走勢。未勇而溫嶠能以之。則書溫嶠以。晉成帝咸和三年。東荊州兵之赴長安。未果而趙壁能以之。則書趙壁以。梁甲寅年。皆歸功以之者也。

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酈食其曰。昔湯伐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爲臣妾。大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具以告良。良曰。誰爲大王畫此計者。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革爲軒。休馬放牛。示不復用。今大王能之乎。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惟無彊。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進退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而已矣。故立六國於陳涉之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取非其有而予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故耳餘。食其所說同而得失異。此同事而異形者也。戰國相持。無臨時之急。一戰勝敗。未必存亡。故衆力待時。承敝之變。此卞莊刺虎之說也。楚趙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而宋義欲待秦趙之斃。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彭城之役。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急惰之卒應之。故俱在水上。而勝敗不同。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集覽〕借箸。張晏曰。求借前食之箸用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或解云。借前所陽武箸明之。[illegible]軒。赤盛兵車軒也。[illegible]林曰。軒。兵車也。

軒，朱輪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休馬放牛，書武成篇：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是惟無與六國後，撓而從之，撓，女教反，弱也。留侯世家注：漢書音義曰：惟當使楚無彊，則六國弱，從之也。索隱曰：背撓漢紀云：此事彊楚者，若六國立，必復屈撓從楚也。是二說之意同。今無敗而公事留侯世家注，幾音祈，幾，希近也。而公，漢王自謂也。立六國於陳，涉先陳涉亦嘗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卞莊刺虎。卞莊，魯卞邑大夫莊子也。陳軫傳：秦惠王曰：今韓魏相攻，救之便，勿救便？陳軫對曰：卞莊子刺虎，館於王者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莊子然之，有頃，二虎果鬬，莊子從傷者刺之，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此猶二虎之鬬。泜，直尼反，泜水出恒山。正義曰：在趙州贊皇縣界。泜音遲。索隱曰：蘇林音祗，晉灼音邸。按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質實**一統志云：泜水在真定府臨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源發元氏縣，經高邑、寧晉，入滹沱河。史記韓信斬成安君於泜水上，即此。

書法未卒事不書，書未行而罷，何？幸之也。凡未行而罷之例有二：有幸之之辭，有措之之辭。綱目書未行罷免者五：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魏遣兵迎吳芮將，漢後王景耀四年，幸之也；成帝詔立辟雍，漢綏和元年；莽以費興為荊州，[illegible]年；劉琨、段匹磾請石勒，晉元帝建武元年，措之也。書既而罷之六，[illegible]辛巳年。書尋罷之四，詳唐中宗景龍四年。書不果行十一，詳漢成帝綏和二年。不果一，不行一，書不至二。詳漢昭帝元平元年。

發明漢欲立六國後，其得失先儒論之詳矣。綱目特書未行而罷者，蓋所以著漢王無我，速於從諫之美也。

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亞父范增死。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閒，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閒，言眛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眛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使至漢，陳平為太牢具，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集覽**骨鯁之臣，注見晉武帝咸寧四年。亞父，如淳曰：亞，次也。羽尊之次於父，猶齊桓公稱管仲曰仲父。鍾離眛，鍾離，複姓；眛，名也。字從目從末，莫葛反。太牢具舉進。凡用牲繫養曰牢。詩傳云：牛曰太牢，羊曰少牢。舉進，謂舉鼎俎來也。記少儀曰：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猶豕則以豕左肩五箇。注：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又注見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少牢更以惡草具進。漢書音義曰：草，粗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食馬盭以草具。如淳曰：草，麤惡之具饌。

書法盜夷書死，盜賊書死。增，楚臣也，則曷為以死書？項氏弒君賊也，而增為之謀主，是亦賊爲耳。然則其書亞父，何？書亞父，見其為賊所尊也。終綱目，書書死者六：楚范增、莽母妻王舜、揚雄、晉賊之也，胡僧不空夷之也，唐代宗大曆五年。

發明綱目於人臣例書卒，雖列國亦然，惟夷狄盜賊則書死。范增楚之謀主，既書亞父，乃以死書之，何哉？項籍負弒逆之罪，增始與之同列，乃從而北面事之，況義帝之立，出於增之本謀，籍弒其所立，增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則死之；又否，則去之可也。既不能然，乃甘心臣事弒君之賊，助桀為虐，是亦弒逆之人，蓋綱目於其死而正之，所以正天討，示王法，使為人臣者，當知去就之義，為萬世之戒也。嗚呼！其旨嚴矣。

五月，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軍成皋。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皋。

六月，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皋，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遣信擊齊。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皋。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脩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

起即因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皐欲西王欲捐成皐以東而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允錫氏曰韓信之軍禁防疏闊如此使敵人投其間發則信可得而虜矣豈古所謂節制之兵亦有所未逮與**集覽**漢王跳去索隱曰跳徒凋反輕身而忽出也史記漢高本紀作漢王跳徐廣曰跳音逃如淳曰走也晉灼按說音傳跳驪全長安語跳徒調反通俗文云超踰曰跳[illegible]對曰在大脩武東地理志河內脩武縣正義曰脩武本殷之甯邑故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于邢丘勒兵于甯遂更名甯曰脩武括地志云今懷州獲嘉古脩武地縣名屬河內[illegible]考工封滕公于惠公之少子於[illegible]東[illegible]惠公即此蜚汗見周顯王三年蜚狐之口蜚古文飛字如淳曰蜚狐在代郡西南正義曰蜚狐縣有蜚狐谷地道記云上黨郡恒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岌號蜚狐口輿地要覽曰蜚狐道在今蔚州蜚狐縣北人號蜚狐戍縣即古蜚狐口也又汗見五代晉高祖天福元年白馬之津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南界[illegible]白馬縣括地志云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illegible]即白馬故城在衛故曹邑也今滑州[illegible]縣州東一里五步有滎陽津亦名[illegible]小脩武漢之縣名屬河內郡東[illegible]脩武縣東[illegible]漢高帝[illegible]周赧王四十一年[illegible]之邑魏於此是爲東周[illegible]晉國之後魏爲成皐郡[illegible]馬津在大名府濬縣西二里黎陽故城之東又名黎陽津漢酈食其所謂守白馬之津即此處也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書法書孛始此終綱目書孛五十三是年漢文帝後七年景帝中二年中三年武帝建元二年四年六年元狩三年四年元封元年再書後元二年昭帝始元三年宣帝地節元年神爵元年黃龍元年

元帝初元五年永光五年竟寧元年成帝元延元年哀帝建平二年三年新莽十年光武建武十五年三十年明帝永平二年十八年章帝建初元年二年安帝永初三年順帝永和六年桓帝建和三年延熹四年靈帝光和元年三年五年中平五年獻帝初平四年建安五年九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七年二十三年後主建興十四年[illegible]唐太宗貞觀十五年[illegible]一歲太子以反廢惟于紫宮太微[illegible]分野之代無不有大應者

○八月漢王軍小脩武遣人燒楚積聚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戰郎中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綰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書法書特筆也事有關於成敗之故者雖小事綱目必書之漢初書燒楚積聚中興書襲取莽輜重[illegible]

彭越下梁十七城楚復擊取之

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皐曰即漢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外黃外黃不下數日乃降羽欲悉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强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阬之百姓安所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莫肯下矣羽從之梁復爲楚**集覽**外黃[illegible]舍人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後遂以爲私屬官號[illegible]是也括地志云外黃故城在[illegible]縣東[illegible]因名焉强劫强其兩及劫持也[illegible]封府杞縣東北左傳宋惠公敗宋師于外黃即此

漢王遣酈食其說齊下之

酈食其說漢王曰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諸田宗彊近楚多詐雖遣數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東藩王曰善酈生乃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請問之生曰歸漢王曰何也生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以責義帝之處立諸侯之後與天下同其利天下豪才樂爲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有殺義帝之負記人之罪忘人之功賢才怨之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今又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守白馬之津天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然之遂與漢平而罷諸守備日與生縱酒爲樂韓信欲東兵聞之而止蒯徹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城斗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渡河〔集覽〕責義帝之處項羽弑義帝於江中不知處所故漢王責之蒯徹姓名也後避武帝諱史改徹曰通伏軾食其本傳伏作馮注馮讀曰憑據也伏亦憑也軾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必式三寸舌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口長三寸象斗玉衡

西楚四年漢四年

冬十月漢韓信襲破齊齊王烹酈食其走高密

〔集覽〕高密戰國齊地北海郡高密縣在濰淄之東今密州是屬益都路〔質實〕一統志云高密古邑名春秋齊封晏嬰於此漢初置高密縣取境內密水爲名文帝時爲膠西國宣帝改爲高密國東漢國除以縣屬北海郡晉屬城陽郡宋屬高密郡隋唐皆屬密州元屬膠州本朝因之改屬萊州府

○漢王復取成皐與楚皆軍廣武

漢數挑楚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曹咎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破之咎自剄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食少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羽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爲也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因數之曰羽負約王我於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還而擅劫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胸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因病創臥張良彊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上從之疾甚因馳入成皐〔集覽〕挑戰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衆也瓚曰挑徒了反謂撓敵以求戰如古之致師鄭玄曰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必先使勇力之士犯敵汜水正義曰汜敘汲反括地志云漢高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界張晏曰汜水在濟陰取其汜愛弘大而潤下索隱曰汜音似張晏謂在濟陰[illegible]在濟水之陰非[illegible][illegible]陰[illegible]也音[illegible]今成皐城東汜水是也汜水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山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縣西二十里築兩城相對爲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城延之西征記三皇山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汴水從廣澗中東南流今涸高俎[illegible][illegible]之類李奇曰軍中巢樓方言人謂之俎姚察按左氏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預謂樓車上櫓也故李氏云車中巢櫓又引時人望亦謂此爲俎也括地志云東廣武城有高壇即項羽坐太公俎上者今名項羽堆亦名太公亭顏師古曰俎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之上若今[illegible]砧言爾[illegible]而也後皆倣此匈匈音凶又上聲讀擾之義捫音門摸也傷胸而捫足欲以安衆心也病創創讀曰瘡傷也

〔質實〕一統志云汜水源出開封府汜水縣西方山東南流入黃河〔廣武〕城名在開封府河陰縣北一十里廣武二城二山之上蓋二山相連其上有東西二城即楚漢相拒處也

楚救齊十一月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虜齊王廣田橫自立爲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

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鬭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曰吾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齊之半可得也遂與漢軍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爲萬[illegible]水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illegible]〔集覽〕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東北經臺昌入海齊地志云密縣山濰水所出大半大音泰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爲大半[illegible]地理志琅邪郡南有泰山

（城陽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郕陽故城古郕伯國在濮州東南九十里索隱曰郕亦作成周武王封弟季載於成其後代遷城之陽故名城陽【質實】一統志云濰水源出青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之東北逕密州莒縣古莒子國之地名春秋戰國俱屬齊漢滅秦置城陽國於此東漢因之三國魏改爲城陽郡唐省之故城在青州府莒州境內漢文帝封朱虛侯章即此）

（【發明】秦爲無道天下共起而亡之至羽背約王沛公於巴蜀故漢王之東綱目以是定三秦書之用兄三秦書沛公所宜有也其發[illegible]之諫於是漢之衆共[illegible]見降出爲有名矣若夫諸侯各受命於漢並立初非有可指之罪漢志於一天下以[illegible]是以韓信之由於趙魏則書擊於燕則書下於齊則書[illegible]至楚遂龍且則書拔[illegible]未有不善者[illegible]者非矣力[illegible]戰信之所以立功者如此他時不得其死良有以也君子觀綱目所書之意斷可識矣漢與秦項果可以大相遠乎）

漢立張耳爲趙王。○漢王還櫟陽留四日復如廣武。

（【書法】特筆也漢王可謂不敢自暇矣雖禹之辛壬癸甲何以過之光武之編書潁川盜起帝還宮六日討平之皆特筆也二祖創業之初其勤如此後世猶有書幸焉有府留數十日者矣漢安帝建光元年）

○春二月漢立韓信爲齊王發其兵擊楚。

（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爲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乃自立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何以假爲乃遣張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謝之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說之曰天下初發難也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暴骸中野不可勝數楚人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迫西山而不得進者三年矣漢王距鞏洛阻山河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

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彊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嚮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徹曰始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之交及爭張黶陳澤之事耳遂殺餘泜水之南頭足異處今足下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者故臣竊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野獸已盡而獵狗烹願足下深慮之且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是安歸乎信謝曰先生休矣吾將念之數日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智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徹因去佯狂爲巫【集覽】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衣衣〕下衣於旣反〔食我〕食下食讀曰飼〔從燕趙〕從子容反言可與燕趙約爲與國〔風走〕走音奏言疾速如風也〔刎頸之交〕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爭張黶陳澤之事〕事在秦二世三年如淳曰二人相與交善也〔必漢王〕必謂必信之也其意謂漢王不可必〔聽者事之候〕顏

師古曰謂能聽善謀也【正誤】從燕趙今按從如字使燕趙服從已也）

秋七月漢立黥布爲淮南王。

（【考異】按秦二世二年書呂臣走得英布軍漢王元年書英布爲九江王蓋布本姓英此書黥布刑本誤也【考證】黥當作英○謹按汪氏曰英布誤作黥布布姓英氏秦時坐法黥故史傳皆爲黥布如呂臣走得英布軍英布爲九江王既皆以姓名書豈於漢封立之際揭其爲刑人當作英布爲是）

○八月漢初爲算賦。

（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治庫兵車馬）

（【書法】書初何志始也算賦以治庫兵車馬則軍興之制也自是遂爲常法故謹書之是故漢高帝算賦則書初武帝榷酤則書初天漢三年[illegible]田畝稅錢則書初[illegible]八年晉孝武增稅米則書初太元八年唐定租庸調則書初武德七年德宗兩稅則書始建中元年間架陌錢則書初建中四年稅茶則書初貞元九年皆重其始取民也）

北貉燕人致梟騎助漢。

（【集覽】北貉貉北方豸種索隱曰貉即濊也與高麗同種在辰韓

（之北。朝鮮之東東窮大海。〔梟騎〕最勇健曰梟。）

書法（致助何助辭也凡發兵之辭五曰致助曰請助曰入援順辭也曰發兵尊辭也曰遣使以某兵至敵辭也曰乞兵卑辭也曰求救急辭也莫善於漢之致助唐之請助者蠻夷借兵始此終綱目書蠻夷借兵八是年暨大業十三年唐天寶十五載再書寶應元年興元元年五代唐丙申年晉辛亥年北漢）

○漢王令軍士死者、吏爲棺斂送其家。

書法（書槥恤死也戰國之際殺人多者至二十四萬未有書恤死之政者書恤死始此漢之興宜哉終綱目書恤死之政五是年暨太宗貞觀二十五年再書十九年五代漢庚戌年）

○漢以周昌爲御史大夫。○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太半楚兵飢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亦只說漢十開其不義甚矣）

集覽（鴻溝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張華云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爲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今之汴河是漢楚會此處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爲官渡水按張華此說是）

質實（一統志云鴻溝在開封府河陰縣之東漢分界處北接廣武山與滎澤相連）

書法（書楚與漢約何不以背約累漢王也故太公實請而以楚歸爲文討賊天下之大義也背約不足以累之）

發明（當是時漢盛楚弱致自不必約和然太公在楚未有取之之計也上書中分天下繼書歸太公於漢則漢之此舉爲請太公明矣然綱目書楚與漢約而不書漢與楚約則見欲和者出於楚之本心而漢王不急於救父其惡蓋自不言可知況漢既得太公乃始背盟食言進兵攻楚故此明書解而東歸而下書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則漢王違信背約之失又可知矣）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二

吏部尚書加二級臣宋犖謹奉

敕校刊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

起己亥漢高帝五年盡甲申漢文帝後七年　凡四十六年。

漢太祖高皇帝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黥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考異】（黥亦當作英。）

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圍壽春。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兵迎黥布。皆會。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乃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引騎依四潰山爲陳。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天下。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乃分其騎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羽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大呼馳下。斬漢一將。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羽復馳。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謂其騎曰。何如。皆曰。如大王言。於是羽欲東渡烏江。亭長檥船待。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今獨臣有船。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爲其守禮義之國。爲主死節。因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親爲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

【太史公曰】羽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國亡身死。尚不覺寤。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不謬哉。

【揚子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集覽】固陵。縣名。晉灼曰。[illegible]楚州固始。括地志云。固陵在陳州宛丘西北四十二里。亦壁。王爲句。下上大聲。垓下。李奇曰。聚邑名。在沛之洨縣。張揖三蒼注云。垓。堤名。在沛郡。正義曰。垓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名垓下。今在亳州真源東十里。楚歌。顏師古曰。楚人之歌。猶言吳謳越吟也。九江兵歸漢。故多楚聲。忼慨。壯士不得志。直夜。直讀曰值。當也。古字例以直爲值。陰陵。地理志。九江郡陰陵縣。案九江今無爲州是。方輿勝覽。和州烏江縣西北四十五里有陰陵山。即項羽迷失道處。括地志云。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西北六十里。紿曰左。句絕。紿。欺言也。欺令向左去。東城。地理志。九江郡東城縣。括地志云。故城在濠州定遠東南五十里。烏江。地理志。烏江在東城縣。括地志云。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按左傳。黃津口。即項羽東渡烏江處。方輿勝覽。烏江縣東四里有烏江浦。即亭長檥船待項王處。檥船。徐廣曰。檥音儀。孟康曰。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穀城。杜預曰。屬濟北。括地志云。東平東阿縣東二十五里。有穀城山。述征記云。項羽墓在穀城縣西北三里。揚子曰。下文皆揚子重黎篇文。漢屈羣策。按揚子法解。漢能屈己以用羣臣之策。謂羣策無能出漢之右者。羣策屈羣力。羣力皆爲羣策所制。故曰屈羣

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憞。徒對反。廢也。言楚既廢羣策。而不能用。是自屈其力也。宋咸曰。憞。惡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其惡羣策可知矣。天曷故焉。言天豈故爲之哉。亦人事也。

【正誤】亦足王。今按王如字。亦足爲王也。紿曰左。今按田父紿曰左。左。兩字各自爲句。上左字。田父欺令項羽向左去也。下左字。羽從其言而向左去也。

【質實】一統志云。固陵地名。在開封府陳州城西北三十里。垓下。堤名。在鳳陽府虹縣西五十里。陰陵。山名。在和州城北八十里。東城。在鳳陽府定遠縣東南五十里。項羽敗走東城。即此。漢置縣。屬九江郡。東漢滕撫傳。陰陵人徐鳳反。攻燒東城。或云東城廢縣在和州境。四潰山。在應天府江浦縣西南七十里。昔項羽敗垓下。走至東城。漢兵追之。羽引騎依四潰山爲陣。即此山上有馬跡。或云漢兵四面圍羽。羽引兵潰圍斬將於此。因名。俗呼爲四馬山。烏江浦。名在和州城北。故烏江縣四里。穀城。山名。在兗州府東阿縣東北五里。又縣東南一十二里。有項羽墓在焉。

【書法】王不書漢。何。漢篇也。周殷曷爲書誘。歸功賈也。項籍何以不書誅。前書討項籍。則足以名其爲賊矣。不必書誅可也。

【發明】固陵之追，籍已兵疲食盡，猶能大破漢軍，則劉之用人與籍之自用，其相去何翅什百。詳書信、越、英、漢布會兵之實，所以見漢之擒籍，卒賴三人之力。若夫籍負弒逆之罪，而不正其誅者，漢本志於爭天下，而非能於討賊，故綱目亦不得而過予之也。

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質實】定陶，注見秦二世二年。

【書法】前書奪韓信軍矣，於是復書馳入壁奪其軍。帝則未免任術矣。且信之所以不終臣節也，故綱目備書之，而此稱馳入。

○遣劉賈擊臨江王共尉，虜之。○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爲楚王，魏相國越爲梁王。

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己少年，以爲中尉，曰：此壯士也。

【發明】漢王方擒項籍，即奪韓信軍，故綱目書馳入齊王信壁，以見其急於制信如此。然信號爲善兵，而漢王兩奪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爲節制之師，而漢王將將之能，尤不可及矣。若夫信軍既奪，又復改封，略無一毫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虜之，是固漢臣之過也。此事詳觀則得之矣。

赦。

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已下。

二月，王即皇帝位。

諸侯王皆請尊漢王爲皇帝。二月甲午，即位于汜水之陽。【質實】一統志云：汜水在山東曹州西南三十里。

【書法】得天下之辭有二：即皇帝位止者，稱皇帝。自稱而已矣。立爲皇帝，不宜立而立者也。終綱目書即皇帝位者四：高帝也，光武也，昭烈也，晉元帝也。自宋以下得天下者，書稱皇帝而已。書立爲帝、爲皇帝凡五：齊、梁地漢、恒山義、劉玄、盧芳。石敬瑭。皆不宜立而立者也。

【發明】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爲正。誅無道秦，一也。討項籍罪，二也。天下已定，始即尊位，三也。後世有僭得蕞爾之地，而妄自尊大者，視此可以少媿矣。

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

○立故衡山王芮爲長沙王，故粵王無諸爲閩粵王。【質實】閩越，國名，注見武帝建元三年。○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罷歸家。

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者，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集覽】七大夫，索隱曰：秦第十爵名也。史顏曰：七大夫，公大夫也。復其身及戶勿事，復音福，除也。除免其身役戶稅也。勿事，不給繇賦也。

【書法】高帝之得天下也，書兵罷歸家；光武之中興也，書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其廣大氣象何如哉！與書銷兵器、毀兵仗者，大不侔矣。秦二十六年、隋開皇九年。

置酒南宮。

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

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也。羣臣說服。【揚氏曰】項籍無道，所過殘滅，民不親附，范增爲之謀主，曾無一言以救其敗，其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嗚呼！籍誠不敗，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然則籍雖用增，亦未必有益於敗亡也。【集覽】南宮，括地志云：南宮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

【書法】置酒何以書？志帝所以興也。終綱目書置酒四：詳秦甲子年。書宴十六：晉穆帝升平三年，燕蒲池；孝武帝太元三年，秦宴羣臣；齊丙子年，元魏華林園；隋煬帝大業三年，張衡宅；十二年，西苑；唐太宗貞觀元年，宴羣臣；六年，丹霄殿；七年，玄武門；十二年，東宮；高宗麟德元年，麟德殿；肅宗景龍四年，宴近臣；玄宗開元二十年，上陽東洲；二十三年，御樓；肅宗至德二年，宴回紇；永泰年，蜀宴宣華殿；甲申年，蜀怡神亭。書大宴一：唐憲宗元和十五年。書大饗二：漢光武建武十三年，獻帝建安二十五年。饗士不書，晉成帝咸和七年。書罷宴一：唐太宗貞觀二十年。

召故齊王橫。未至自殺。

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帝恐其爲亂赦橫罪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廄置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不動我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爲流涕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餘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亦皆自殺。

〔集覽〕乘傳漢書音義曰傳張戀反以木爲之長尺五寸書符其上又以一版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乘傳者依乘符傳而行若今使者持節耳樂彥云傳丁戀反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中足爲馳傳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乘一馬曰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也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置單馬謂之驛騎尸鄉廄置正義曰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亳殷之北廄置置馬以傳驛處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其弟謂酈食其弟酈商也併部迥反並立也先是食其已說下齊韓信襲破之齊以食其賣已而烹之今與商比肩事漢其恥固已甚矣莊子讓王篇太王亶父曰與人兄居而殺其弟吾不忍也即此意縱彼不動此下脫一我字案史記作縱彼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奉其頭正義曰奉音捧〔質實〕一統志云島中在萊州府即墨縣東北一百里四面環海去岸二十五里田橫五百人死於此今名田橫島尸鄉在河南府城西春秋時劉人敗王城之師於尸氏即此古有祝雞翁居此養雞。

以季布爲郎中斬丁公以徇。

初楚人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爲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至是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司馬公曰高祖網羅豪桀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海內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爲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猶不與也戮一人而萬人懼其爲事豈不深且遠哉

〔集覽〕魯朱家朱家魯人也季布先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臣敢獻計乃髡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至朱家賣之案廣柳車喪車也滕公夏侯嬰職耳臣職當然耳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子胥伍員也荊即楚也員以父奢爲平王所殺遂奔吳教吳伐楚時平王已卒吳師入郢掘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今以子胥喻季布丁公晉灼曰案楚漢春秋丁公薛人也名固短兵接爲句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一年。

帝西都關中以婁敬爲郎中賜姓劉氏。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于文武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哭聲未絕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倍河鄉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

〔胡氏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斂於用言不自逸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下隴蜀六於日用不益起而往之可以謂能繩祖武矣

〔集覽〕搤其亢搤音厄提持也亢音剛喉也喻關中拊其背拊擊也以背喻天下沃野千里沃灌沃也言其土壤膏遠有灌溉之利故張平子西京賦曰廣衍沃野胡苑之利養鳥獸處通名曰苑謂安定北地上郡之北與胡地相接可以畜牧又多致胡馬故曰胡苑之利諸侯安定今關中諸侯各安分守。

各定封疆。河渭漕輓天下。（河水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谷，東會涇，又東至京兆同官縣入河。言此二水行乎關外，足供漕運，轉引天下之舟。委輸並去聲。委積轉輸也。顏師古曰：謂輸送委積者。天府之國。財物所聚曰府。關中物產饒贍，可備饑給，故稱天府，天所造也。【質實】統志云：渭水源出臨洮府渭源縣鳥鼠山西北谷，東流經盩厔、興平、咸陽、渭南等縣，至華陰縣界入于黃河。淮南子曰：渭之水多力宜黍。）

（【書法】書賜姓何？譏也。始亂宗嗣矣。書賜姓始此。自是至唐，賜姓賜名，不可勝書矣。終綱目書賜姓三：婁敬、徐世勣、羅藝。書賜名五：楊國忠、李正己、張茂昭、田弘正、朱全忠。書賜姓名二：李寶臣、李國昌、李贊華。不書賜，書削奪姓名者一：李茂貞。不書賜，書復其姓名者一：李綿貞等。）

張良謝病辟穀。

良素多病，入關即杜門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司馬公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僊之為虛詭矣，然則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托於神僊，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與？楊氏曰：子房之志，為韓報仇而已，其事高祖，非本心也。蓋自博浪之謀不遂，其心固未嘗一日而忘秦也。以為奮匹夫之勇以僥倖於一旦，不若陰求天下之豪傑而徐圖之。及得沛公，而知其足以濟吾事也，於是委身從之，教以滅秦之計。及事之諧，則去漢歸韓，而但教以燒絕棧道，令於定三秦、討項氏之策，則無一言及之，豈其智之不及哉？其心固將輔韓成以驅馳於中原，而不欲漢王之東也。及成為項羽所殺，則韓之子孫無若成之資者，而子房之志無所復伸矣。然羽之讐不可以不報，而欲報羽則非漢又不足資以成功也。於是不得已復西，以致其復讐之志。使漢事得成，而吾責亦塞，然後自託於神僊之說，以遂其不欲事漢之本心焉。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過於人，而自漢至今千有餘年，未有能窺之者。惟子程子蓋嘗言之。又以為子房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非高祖之能用子房，實子房能用高祖，其可謂知子房矣。抑高祖之任子房，蓋亦不足以盡子房之術云。

（【集覽】道引不食穀。服辟穀藥而不食。靜居行氣以學道。莊子刻意篇：道引之事。注：導氣令其和，引體令其柔。華佗傳曰：古僊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要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韓成，韓王名。子程子，謂伊川也。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於姓上繫子字。案公羊傳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休注：加子姓上，名其為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文公於周程，蓋師尊之也。）

（【書法】書謝病有之矣。書辟穀何？為惠六年書卒張本也。此書辟穀，後書卒，綱目之意微矣。）

六月，赦。○秋七月，燕王臧荼反，帝自將虜擊之，立盧綰為燕王。（【考異】虜擊之，當作擊虜之。）

（綰家與上同里，綰生又與上同日，故特王之。【質實】一統志云：盧綰，豐人。）

（【書法】帝自起兵，征伐其勤多矣，不書自將。此書自將何？與即帝位也。書自將始此。終綱目書自將三十八：五年再書，七年，十年，十一年。光武建武二年，三年，五年再書，八年再書，十一年。昭烈章武元年，二年。魏主[illegible]十一年。[illegible]晉惠大安二年。丙寅年宋主，又魏主；庚寅年魏主；庚戌年魏主；齊丁丑年魏主；己卯年魏主；陳庚辰年高齊主；隋煬大業七年、九年。五代辛未年蜀主，辛巳年晉主，丙申年唐主，甲辰年晉主再書，乙巳年晉主，丁未年晉主、漢主，辛亥年、壬子年、甲寅年、丙辰年、丁巳年、己未年周主。書親征二：晉明帝太寧二年，唐太宗貞觀十八年。書奉帝奉其主四：漢後主延熙二十年，晉惠帝大安二年再書，永興元年。）

趙王張耳卒。（子敖嗣。敖尚帝長女魯元公主為后。）

故楚將利幾反，帝自將擊破之。

（【書法】凡書故將，予義也。此其書反何？惡楚也。綱目書故將七：是年利幾；晉惠帝永興二年成都故將公師藩；元帝大興三年晉王保故將陳安；穆帝永和六年故趙將麻秋，又張賀度；唐高祖辛巳年竇建德故將劉黑闥；五代辛亥年漢湘陰公故將鞏廷美。惟利幾以故將書反，公師藩以成都將書寇。）

○後九月，治長樂宮。（【集覽】長樂宮注見景帝三年。）

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

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書告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平曰人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諸將用兵有能過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會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因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乃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信聞之疑懼時項王故將鍾離眛亡歸信漢詔信捕之或說信斬眛以獻及上至陳信持眛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繫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於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至洛陽赦信封淮陰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乃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集覽】治秦中謂定都關中也如淳曰時山東人謂關中爲秦中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被山帶河得形勢之勝便者蘇林曰地形險固故能勝人也建瓴水如淳曰建音蹇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譬其向下之勢易也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郡河水東北過平原高唐津濁河故曰濁河濟河郡屬齊故曰濁勃海之利勃海通作渤索隱曰渤旁跌出者横在濟北故齊都賦云海旁出爲渤因名勃海郡有鹽魚之利多多益善本傳作多多益辦

【書法】書執以歸執無罪也

【發明】韓信之獄人告其反綱目不以反書是信未嘗有反謀也書執信以歸而不書其所執之由是信無故見執也然則赦之爲侯不知所赦何罪也僞遊雲夢以會諸侯卒爲詐誘之事前以詐和而滅籍

人主立言自有大體漢高祖論蕭何與諸臣之功乃譬之以獵獵發蹤指示者人也追殺走兎者狗也此擬之辭未免過甚

後以詐遊而執信籍不滅則漢不能以一統信不執則漢不可以安枕論其謀則深矣語其功則高矣進之王者之事則未也此漢氏之所以雜霸

始剖符封功臣爲徹侯

始封功臣酇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兎者狗也發蹤指示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鬭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封陳平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

【集覽】酇侯文穎曰酇音贊今光化軍是蕭何本傳注瓚曰今南陽酇縣州沛國酇縣也沛之酇音嵯何反曰有二縣音字多亂案茂陵中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贊今多呼嵯嵯音子作酇今皆作鄼所由亂也史記注索隱曰蕭何所封沛之酇音贊其子續封南陽之酇音嵯有此異乎發縱指示師古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指示以手指示之也史記縱作蹤注謂發其蹤跡指而示之也孔文曰縱音子用反非也當如字讀有迹人見獵者交令爲注今謂時狩逐也下邳地理志東海郡下邳縣正義曰泗水邑應劭曰邳在魯國薛縣後徙此故云下邳張良遇黃石於此戶牖索隱曰秦時戶牖鄉在陳留陽武縣漢以爲東昏縣左傳哀十三年注戶牖在陳留外黃縣西北東昏城是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東北九十里

【質實】酇地志云酇秦之縣名屬南陽郡漢封蕭何於此後立酇城屬魏後周廢入陰城縣故城在襄陽府光化縣東北漢江北下邳郡名屬東海郡後漢屬東海郡東漢爲下邳國晉宋爲下邳郡置武州後魏改州曰東徐後周又改邳州隋爲下邳郡唐復置邳州宋置淮陽軍金復改邳州元屬歸德府本朝以下邳縣省入屬淮安府

春正月立從兄賈爲荊王弟交爲楚王兄喜爲代王子肥爲齊王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塡撫天下分楚地爲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爲荊王以薛郡

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爲齊王胡氏曰先王經世之法至秦盡矣漢亂勃之興既定四海則宜命大臣求遺賢講上古封建井田之法是時距秦未遠經界溝洫必尚可考大本一正可以分土而封國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而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復傳矣高帝不能稽古割地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苟簡一時流患於後帝之智慮不及此而良平諸臣亦無爲之謀者豈王澤當熄天不啟其衷邪嗚呼惜哉

以曹參爲齊相國。

參之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集覽〕蓋公索隱曰蓋古闔反史不記名史記樂毅傳後太史公曰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質實〕一統志云蓋公膠西人善治黃老言曹參爲齊相使人召問之對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用其言齊國大治。

〔書法〕書齊相何錄善治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更以太原郡爲韓國徙韓王信王之。

上以信材武所王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信王之以備胡都晉陽信以國被邊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許之〔集覽〕馬邑搜神記云昔秦人築城於武州塞城將成而崩者數矣忽有馬馳走周旋父老異之因依而築焉乃不崩故名馬邑括地志云在鴈門郡今朔州城是也〔質實〕一統志云馬邑秦之縣名漢屬鴈門郡北齊屬廣安郡隋初郡廢以縣省入鄯陽縣屬朔州唐復於大同軍城置馬邑縣建中閒嘗徙朔州治此五代時唐置寰州及寰清縣遼罷馬邑縣金置朔州元州廢縣存本朝因之改屬大同府

封雍齒爲什方侯〔考異〕方當作邡。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上曰何故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乃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司馬公曰張良爲高帝謀臣腹心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待帝自見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數用愛憎行誅賞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下無猜懼可謂善諫矣〔集覽〕什方高祖功臣侯年表什作汁邡音什方索隱曰什又如字讀縣屬廣漢郡今漢州什邡縣觖望猶言怨望也漢書注瓚曰觖音決謂相觖而怨望也如淳曰觖者缺也不滿所望而怨耳〔質實〕一統志云什方漢之縣名屬廣漢郡高祖封雍齒爲什方侯即此晉屬新都郡後周改爲方亭縣武帝廢入雒縣唐初復置什邡縣屬益州垂拱中改屬漢州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成都府

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鄂千秋進曰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柰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千秋爲安平侯〔集覽〕跳身遁跳音調輕身走出也〔質實〕一統志云安平漢舊縣名屬涿郡東漢屬安平國晉置博陵國北齊省隋屬博陵郡治隋置深州後省州以縣屬博陵郡唐又置深州五代宋金皆因之元改曰南平州中統初爲安平縣屬晉州本朝因之改屬眞定府

〔書法〕此殊禮也綱目備書者四蕭何董卓梁冀曹操唯蕭何得書賜畀之正稱殊禮者四梁冀會稽王昱蕭道成唐王淵惟梁冀會稽王昱書加皆不名者司馬昭凡不書賜與加者皆僭而已矣

帝歸櫟陽〔集覽〕櫟陽注見周顯王八年。**〇夏五月尊太公爲太上皇。**

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尊太公爲太上皇

賜家令金五百斤。【集覽】家令掌太公家事奉飲食擁篲迎門擁持也篲掃竹也李奇曰謂出迎於門爲之掃地以衣袂擁篲而卻行恐塵埃之及長者所以示敬也。

【書法】帝既即皇帝位矣父稱猶曰太公其追尊先妣亦不過曰夫人又踰年而後始正太上皇之號帝之尊親反後始皇矣始皇史稱曰皇帝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無臣故也。

秋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

初匈奴畏秦北徙及秦滅復稍南渡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少子欲殺冒頓而立之冒頓遂殺頭曼自立東胡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群臣皆曰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東胡又欲得單于一閼氏左右皆怒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又與之東胡王愈益驕兩國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東胡欲有之群臣或曰此棄地與之亦可勿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人言與者皆斬之即上馬令國中後出者斬遂襲滅東胡又走月氏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蒙恬所奪故地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至是圍韓王信於馬邑信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之匈奴遂攻太原至晉陽【集覽】頭曼單于之名索隱曰曼莫安反冒頓劉伯莊曰音墨特或如字讀閼氏蘇林曰音焉支顏師古曰匈奴皇后號劉貢父曰匈奴單于其妻爲閼氏耳顏便以皇后解之太俚俗也史記匈奴傳注閼氏音曷氏習鑿齒讀作閼支棄地莫居千餘里莫居言無人居止爲棄地走月氏走大榮驪而走之也月氏西域國初在燉煌西安息東後爲匈奴擊破遂分爲兩種遂遠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大月氏其餘小衆保南山羌者爲小月氏氏音支字或作支括地志云涼甘肅延沙等州本月氏國并樓煩白羊河南王[illegible]之地也劉攽曰[illegible]匈奴河南[illegible]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張晏曰白羊匈奴別種與樓煩胡皆在河南河南者朔方郡之河南地昔[illegible]匈奴陷今亦謂之新秦中又樓煩見周赧王八年控弦之士控引也正義曰謂能滿引弓弩者【正誤】走月氏今按走如字[illegible]月氏被擊而走去其國也【質實】月氏注見武帝元朔二年。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質實】[illegible]一統志云叔孫通薛人。

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去矣無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群臣習肄【集覽】若真鄙鄙若猶爾汝也言汝乃爲鄙陋之儒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也如淳曰謂以竹爲索爲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韋昭曰引繩爲綿立表爲蕞蕞音茲會反顏師古曰蕞與蕝同又音祖悅反案春秋國語置茅蕝表坐賈逵曰朝會束茅以表位曰蕝或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

【書法】稱朝儀何紀實也終綱目書修定禮儀十一是年叔孫通章帝元和二年曹褒甲申年荀顗壬辰年梁武帝天監元年何佟之乙巳年隋五禮隋煬帝大業二年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新禮高宗顯慶三年顯慶禮玄宗開元二十年開[illegible]年開寶通禮[illegible]不與焉。

辛丑

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朝賀置酒。【質實】長樂宮注見惠帝三年。

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衛官俠陛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法酒諸侍坐者皆伏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太常初秦悉內六國禮儀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其書後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民臣莫有言者焉司馬公曰禮之爲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誠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爲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爲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諧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沒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

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如委巳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集覽】謁者百官表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有顏師古曰謁者屬大長秋主報中章大子出則前導威儀陳東西鄉叔孫通傳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衞官俠陛叔孫通傳作郎中俠陛陛數百人注俠與挾同陛升殿之階傳警出房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是也置法酒顏師古曰法酒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也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姚察曰法者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太常注見明帝永平二年襲秦故襲因也因襲秦時故事藏於理官法家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

【書法】宮未有書成者此其書成何三年而後成也故漢長樂書成隋仁壽書成唐蓬萊書成皆久而後成者也凡終綱目書宮成四是年長樂宮晉孝武大元三年新宮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仁壽宮唐高宗龍朔三年蓬萊宮惟晉新宮非久爾

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

七日乃解。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利收信兵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騎與王黃等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為建信侯更封陳平為曲逆侯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集覽】白土人曼丘臣徐廣曰白土地名在上郡張晏曰上郡有白土縣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延銀綏三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因名

白土也曼丘複姓臣其名也曼音萬顏師古曰曼丘母丘本一姓也語有急緩耳徐廣曰曼一作滿左右賢王匈奴官號也有左有右案左賢王以次當為單于但見見形甸反露也下見所長見短並同奇兵注見周赧王五十五年兵已業行業事也已然曰業謂兵事已行矣齊虜婁敬齊人也故云廣武地理志鴈門郡廣武縣括地志云故城在代州鴈門縣句注山南四十五里平城地理志鴈門郡平城縣[illegible]中郡雲中縣也括地志云朔州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也今大同府是白登括地志云平城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白登臺在焉李穆叔趙記云平城東七里有土山高百餘尺方十餘里即白登也陳平秘計應劭曰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阨欲獻之閼氏畏奪巳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之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顏師古曰應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非記傳所載曲逆漢書無別音惟五臣文選載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注曲區句反逆音遇程大昌演繁露云陳平封曲逆侯或謂曲逆如去遇非也案地理志中山國曲逆縣因濡水至城北曲而西流因名曲逆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則曲逆音如字蓋不當借音也括地志云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六出奇計請捐金行反閒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滎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齊王信四也請偽遊雲夢五也[illegible]解白登之圍六也【質實】一統志云廣武秦之縣名屬鴈門郡漢仍舊東漢廢之故城在太原府代州西一十五里平城秦之縣名屬鴈門郡漢仍舊東漢廢之故城在大同府東五里白登山名在大同府東北七里上有白登臺即匈奴圍漢高帝處曲逆秦之縣名[illegible]屬中山國[illegible]隋初復置屬定州唐改為北平縣[illegible]五代時唐改為[illegible]宋為北平軍金改為永平縣[illegible]為永平縣尋復為完州國朝改為完縣屬保定府

【書法】高帝自將[illegible]書擊者[illegible]立非此[illegible]也故高帝之世反者多[illegible]韓王信盧綰[illegible]也直書曰圍[illegible]始畢圍之矣大業十一年是故明內外之分則[illegible]書曰被圍平城何不以外加內之義則劉虞書曰見殺[illegible]上下

十二月還至趙

（上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嫚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曰吾王孱王也乃說王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何洿王爲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耳【集覽】箕踞傲坐也謂伸兩足以手據膝形如箕孱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爲孱韋昭曰仁謹貌）

【書法】（至危之也）

匈奴寇代。代王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爲代王。○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民產子。復勿事二歲。（【集覽】罪耏應劭曰耏音耐罪不至髡但鬀其頰毛而已蘇林曰諸法度字皆從寸宋祁曰鬀無面音如淳曰耐任也任其事也言任罪不至髡之事二歲刑爲罰作二歲刑已上爲耐索隱曰後改此耏字音若能能乃代反）

【書法】（二事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書之何嘉蠲刑且志仁政也綱目恤刑之政書令奏請讞議者八是年景帝中元五年齊戊辰年元魏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十六年唐太宗貞觀二年四年十六年此書令民產子復勿事章帝書詔賜民胎養穀元和二年皆仁政也）

○二月。帝至長安。始定徙都。

（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曰天下匈匈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遂自櫟陽徙都之司馬公曰王者以仁義爲麗道德爲威未聞其以宮室塡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爲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爲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訓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酇侯啟之也【集覽】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名未央者取詩夜未央勤政之義也又註見文帝七年【質實】一統志云未央宮在西安府西北十四里漢高帝所建內有東闕北闕前殿武庫遺址尚存應劭曰宮名未央者取詩夜未央勤政之義也）

【書法】（治長樂宮常書矣於是治未央宮則曷爲不書過度也故諱之其諱之何不以未央爲賢相之累也）

置宗正官。○夏四月。帝如洛陽。

壬寅

八年。冬。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考證】（擊當作討○謹按凡例曰凡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後倣此）

（上東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貫高等壁人於廁中上欲宿心動問去【集覽】東垣地理志河東東垣縣漢高改曰眞定括地志云趙之東邑在今常山眞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柏人括地志云故城在今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後改名[illegible]之中以刺高帝[illegible]之中令人[illegible]其中【質實】一統志云東垣故城在眞定府城南八里詳見高帝十一年眞定縣[illegible]縣屬趙國後[illegible]州後屬邢州[illegible]丘縣尋復置[illegible]尋復罷屬[illegible]謝因之改屬順德路[illegible]）

十二月。還宮。○春三月。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馬。

癸卯

九年。冬。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

（匈奴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可毋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illegible]相違也帝王之御[illegible]德叛則震之以威[illegible]之父名頭曼以鳴鏑射殺之遂妻其母[illegible]【集覽】[illegible]【正誤】家人子今按漢書[illegible]外戚傳昭儀位視[illegible]相尊比諸侯王爵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乃宮人名號也）

【書法】（結和親始也高帝創有此舉而後中國失其尊矣書結自我也綱目書和親凡十六而書結和）

親一。與和親六。詳惠帝三年。及和親一。未甲戌年。與請和親四。詳文帝六年。求和親三。詳文帝六年。乞和親一。光武建武二十八年。莫善於乞和親。莫不善於結和親。終綱目舍是無書結者矣。

十一月。徙齊楚大族豪傑於關中。

劉敬言。匈奴河南地。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且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關中少民。北近胡。東有彊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高枕而卧也。願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於是徙昭屈景懷田氏及豪傑於關中。與利田宅。凡十餘萬口。**集覽**昭屈景。楚三大姓。懷田。齊二大族。質利田宅。給與便利之處。不征徭也。

春正月。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爲趙王。

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詔敢從者族。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詣長安。郎中田叔客孟舒皆自髡鉗爲王家奴以從。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榜笞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聞。上曰。壯士。誰知者。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趙王果有謀不。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具道所以王不知狀。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爲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遂死。上召叔等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盡拜守相。荀悅曰。貫高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罪無赦可也。司馬公曰。高帝驕以失臣。貫高狠以亡君。使高謀逆者。高帝之過也。使敖失國者。貫高之罪也。**集覽**上變告。變告者。謂非常之事。斥言反背也。逮。[illegible]師古曰。逮謂及辭之所受。則追捕之。負受門逮者。其人在[illegible]逮取之。捕者。其人[illegible]當討捕之。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當知之。異義也。誰白上。自謂剖白也。詳明之義。轞車膠致。送詣也。正義曰。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截因其中。令無所見。膠密不得開。送詣京師。榜笞刺剟。劉伯莊曰。榜音彭。亦笞也。剟。株劣反。亦刺也。漢書作刺爇。應劭曰。以[illegible]之。泄公。中大夫姓泄。其名未詳。正義曰。泄音薛。史有泄庸。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爲然諾者也。固。本然之辭。侵猶言輕也。史記張耳陳餘傳後太史公曰。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注。謂耳餘初在貧賤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灌夫傳。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謂既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孫策謂太史慈。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即此。仰絕亢。仰頭而亢斷絕。史記亢作肮。索隱曰。肮。咽也。蘇林曰。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音下郎反。蕭該音下浪反。**正誤**不侵爲然諾。今按。侵猶過越也。

書法於是貫高謀逆。則曷爲不書。諱之也。貫高之謀。帝之嫚實啟之。然則書趙王敖廢何。權不足也。帝之至趙。敖執禮甚恭。是矣。高有反謀。爲敖者誅之可也。誅而歸之天子可也。而徙隱忍不從。以爲其廢也。自取之而已。凡廢之辭二。廢某王某者。無罪之辭也。某王某廢者。有罪之辭也。

夏六月晦。日食。○以蕭何爲相國。

甲辰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葬萬年。令諸侯王國皆立廟。**質實**萬年。縣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

書法書皆立廟何。譏非古也。自是惠帝於高祖。孝景於太宗。孝宣於世宗。遂爲故常矣。於是通鑑不書。綱目皆書之。

○以周昌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

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年長益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常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曰。周昌。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昌爲御史大夫。揚氏曰。以昌爲帝之所[illegible]氏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謀。積怨[illegible]於如意也。久矣。一貴彊相何足以重趙。[illegible]高皇計者。盡亦反落已而已矣。不以燕好之私。亂嫡庶之分。使貴者不凌。賤者不逼。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若特無母而已哉。○上猶欲易太子。於是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劫要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以太子書。招之。四人至。

客建成侯家【集覽】期期以其口吃故[illegible]同以金注莊子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郭象曰殙武巾反字或作惛音昏說文惛矜也殙惜也林希逸口義云注射者也射而賭物曰注王欽若曰以陛下為孤注即此注字言以瓦為注則全無利害之心以鉤帶為注則已有顧惜之意以金為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殙矣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漢書音義曰東綺夏甪四人也甪字從兩點下用音鹿來顏曰案陳留志東園公姓庾字宣明居園中因號焉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因號焉甪里先生河內軹人泰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甪里先生孔安祕記作祿里告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為此說【正誤】斯期今按期稱必綺里季夏黃公今按綺里季夏一人也黃公人名甘甫青有黃綺終辭漢之句頗因以黃為氏矣【質實】一統志云周昌沛人苛之弟也建成漢之縣名屬渤海郡高帝封呂釋之即此東漢省之故城在河間府獻縣界景城廢縣東南三十里。

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考異】按征伐例曰凡正統用兵於臣子之辭叛者曰征曰討於夷狄若非其臣子曰攻曰擊注云征討如漢高祖於韓王信之類謹七年書帝自將討韓王信

而此二條韓王信錄寇及代相國陳豨皆不書討然信豨後皆書叛此必誤書擊耳。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求見上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遂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集覽】[illegible]禹貢至于衡漳蔡氏傳曰地志漳水有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為濁漳東至鄴與清漳合白見四人告白於天子而召見之也見如字陽夏縣名注見秦二世元年。【質實】一統志云漳水有二一在太原府樂平縣之沾嶺北流折而西南入和順縣之梁榆水謂之清漳水一在潞州潞城縣西三十五里交漳村又東流百八十里至彰德府林縣界合清漳水謂之交漳水。

乙巳

十一年，冬，破豨軍。春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考異】提要后上有皇字[illegible]元年書皇后殺故太子賢唐乾封元年書皇后殺其從兄武惟良皆不去皇字此蓋刊本漏皇字耳。【質實】淮陰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元年

冬太尉周勃道太原入代地陳豨軍敗淮陰侯信舍人弟上變告陳豨前過趙代還辭信信辟左右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畔陛下必不信再至則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曰謹奉教今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報未發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遂夷信三族司馬公曰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擊齊滅楚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王燕而信乃為列侯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雖然信滅齊不報而自王期其攻楚而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

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定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胡氏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過可以贖自王之釁非微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大國逆謀既露曾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集覽】道太原韋昭曰道從也太原古并州地禹貢既修太原注今河東太原府是徐才宗國都城記太原在古冀州太行恒山西舍人弟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其弟樂公著嘗得罪於韓信信欲殺之辟左右辟必鄴反除也【正誤】信辟左右今按辟音闢猶屏夫也如孟子行辟人之辟同【質實】太原郡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書法】凡書殺無罪也信與豨通則謀反矣不書何諱之也曷為諱之信之反帝激之也帝之奪信王非其罪也於是帝未還都而殺之而夷之甚矣故反書后殺。

【發明】信至是實有反謀矣然猶不以反書又不書其有罪乃書殺而不去其爵者信有定天下之功

（受封未幾。無故見執。其怏怏無聊之心。不言可知。非信素有反心也。綱目於此削而不書。亦所以原其本心云爾。漢氏之興。德信未孚於天下。既以詐而執大功之臣。又以詐而殺之。人誰不自疑哉。救者遂起。夫何怪耶。綱目備書夷三族之實。非予其討有罪也。乃所以惡漢云爾。豈有人之無罪夷其三族而可以召天下者哉。下書梁王越夷三族亦然。）

韓王信伏誅。○帝還至洛陽。

（上還。聞韓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乃詔捕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豎子不用臣計耳。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且當是時。臣獨知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邪。上曰。置之。【質實】秦失其鹿。言秦無道。遂失其國。如虞人之失鹿。以鹿喻帝位也。）

立子恒為代王。○赦。○二月。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

（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民疾之。令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集覽】以其口數率。率計也。劉貢父曰。率字屬下句。言大率也。）

詔郡國求遺賢。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集覽】身勸為之駕。必須身親勸勉而自為其駕車而遣之。覺免為句。謂覺發者免其官。）

（【書法】書求遺賢何。美急賢也。凡綱目二百餘年。於是始見。自是而求賢良。舉直言。皆帝啟之矣。故通鑑未書。綱目特書之。）

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為禽。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梁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赦為庶人。傳處蜀。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為呂后涕泣。自言無罪。后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下。詔收視者捕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還奏事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欲亨之。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也。王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而陛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乃釋布。拜為都尉。【集覽】傳處蜀。傳。株戀反。驛遞也。謂轉轉相傳也。處之於蜀郡。）

（【書法】書梁王越廢何。罪越也。越不從反矣。曷為罪之。稱不足也。然則何以復書殺。甚殺之者也。廢之可也。殺之夷三族甚矣。）

立子恢為梁王。友為淮陽王。○夏四月。還宮。（【考異】按還行例曰。還曰帝還宮。注曰。關無異事。則不書帝。此年帝至洛陽下。有立子恒恢友為王。立王侯朝獻郡國口賦法。詔郡國求遺賢。梁王廢徙蜀。則關有異事矣。而不書帝。刊本漏也。）**○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質實】南海。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南粵。國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州。）

（初。秦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秦為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絕道。聚兵誅秦吏。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至是。詔立以為南越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為南邊患害。賈至。佗魋結箕踞見之。賈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項羽倍約。王誅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所建也。王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使授王印綬。剖符通使。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乃蹶然起坐。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留賈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賈卒拜佗為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

（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集覽】南海尉任囂。秦始皇畧陸梁地，以爲南海、鬱林、象郡。尉，秦官也。秦任囂爲之。案十三州記：大郡曰守，小郡曰尉。囂，五刀反。龍川令趙佗。顏師古曰：南海郡龍川縣令。循州是秦時趙佗爲龍川令，後爲南海尉，故稱曰尉佗。佗，徒河反。番禺，文穎曰：番禺，南海郡理邑，今廣州番禺縣。其地有番山、禺山，因名焉。廣州記：番山在南海縣，禺山在番禺縣。番，音潘，又音婆。禺，音愚。董衡曰：番，音普安反。禺，魚容反。被佗書，句絕。韋昭曰：被之以書也。音光被四表之被。移檄絕道。移檄，移行檄書也。尉佗本傳作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案所謂絕道，即先任囂所欲絕之新道也。蘇林曰：新道者，秦所通越道。南粵王傳道作越。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魋結，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索隱曰：魋，傳追反。結，音計。謂爲髻一撮似椎而結之，故字從結。案魋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夷人俗本被髮，今尉佗同其風俗，但椎其髮而結之。抗衡，謂輕重低昂者。晉灼曰：抗，對也。衡，車軛上橫木。言兩衡相對，抗率不相避下也。屈彊：屈，其勿反。屈彊者，彊梁便戾，不柔服也。蹶然，陸德明曰：蹶，其月反。鄭玄音居遇反。行急遽貌。記：子夏蹶然而起。橐中裝，索隱曰：謂以珠寶裝裹入囊橐中。賈時時前說稱詩書，時時，非一時也。每於上前說，輒稱道詩書。乃公，高祖自謂也。新語，以高祖素未嘗聞此言，故曰新語。太史公曰：余讀陸生新語，固當世之辯士也。【正誤】被佗書。今按：被，被冒也，加於其身也。【質實】一統志云：龍川，秦之縣名，漢屬南海郡。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名。隋初省入河源縣，後復置。唐貞觀初省入歸善縣。天授初置雷鄉縣。南漢改曰龍川縣，徙循州治此。宋宣和中改縣曰雷江，紹興初復爲龍川縣，元仍舊。本朝廣州縣改屬惠州府。番禺，縣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陸賈，楚人。親戚墳墓，按趙佗先冢在真定府獲鹿縣舊石邑城北一十三里。真定，漢初縣名，屬常山郡，後周恒山郡治此。隋郡廢，分置常山縣，隸恒州。大業間省常山入真定，屬恒山郡。唐改真定曰中山，神龍初復名真定，爲鎮州治。宋、金真定府，元真定路並治此。本朝因之，爲真定府治，仍屬焉。）

帝有疾。

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群臣。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豈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集覽】排闥：排，推也。闥，宮中小門。憊，步拜反，羸困也。顧獨與一宦者絕，句。顧，反也。又獨枕一宦官臥而謝絕大臣。趙高之事：秦皇崩時，獨趙高與李斯五六人知之。高遂詐爲詔，賜長子扶蘇死。【質實】舞陽，縣名，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帝自將擊之。立子長爲淮南王。布擊殺荊王賈，又敗楚軍，遂引兵西。（【考異】此與韓王信餘寇及陳豨例同，據後書誅布，則擊字亦當作討。）

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中大夫賁赫得罪於布，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高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

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故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留侯所召四人者說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后如其言。於是上自將而東。留侯病，自彊起，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傳太子。時叔孫通已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關中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東擊荊，荊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敗。布遂引兵西。（【集覽】醢其肉。醢，布傳注：以者被誅爲醢。刑法志云：菹其骨肉是也。賁赫：賁，姓，音肥。有端，句絕。端，緒也。猶言有由。前年殺韓信。上文往年殺彭越。顏師古曰：往年與前年同也，文相避爾。歸重於越，重

輜重也。歸之於越地。驪山之徒。布初坐法黥。論决而徙役於驪山。故等輩。故儕。等輩。或作儕也。徐僮。漢地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春秋僖三年。徐人取舒。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地志云。徐即徐城。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北四十里。古徐國也。僮在下邳。今泗州是也。自戰其地爲散地。孫子兵法。九地曰。云云。杜牧之注云。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地。魏武帝曰。卒戀土。風道近而易散。【質實】一統志云。徐。秦之縣名。屬薛郡。即古之徐子國也。東漢省之。故城在鳳陽府泗州北五十里。僮。漢之縣名。屬臨淮郡。三國吳省之。故城在鳳陽府虹縣東北七十里。

【發明】布既書反。乃不書討而書擊之。布有功於漢。因事自疑。漢亦有以致之。故其書法如此。然陳豨非布之比。反亦書擊。何耶。相國任一國之寄。不擇人才。乃以幸臣居之。小人寵過其分。卒貽叛逆。故綱目雖書其反。而皆不予其討。此固遡源正本之論也。一字之間。其嚴乎哉。

十二年。冬十月。帝破布軍於蘄西。布亡走長沙。王臣誘而誅之。

上與布兵遇於蘄西。布兵精甚。上望其置陳。如項籍軍。惡之。遂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集覽】長沙王臣。吳芮之子。名臣。嗣父爲長沙王。

【書法】凡書誘。譏也。此其書誘何。前書反。此書誅。則罪人也。無嫌於誘矣。書長沙王臣。予其功也。終綱目書誘誅一。（是年。唐憲宗元和十四年。王齊。）書誘殺十。（許帝元咸四年。）凡誘殺皆譏辭。

【發明】英布之死。前史皆以殺書。至綱目始筆其誅者。正名定罪也。上書布反。既正其名於前。此書布誅。遂定其罪於後。布亦何得而辭哉。信越無罪。則書以殺。布實有罪。則書其誅。故雖三人同功一體。至其罪之有無。不可槩論。非綱目別異而書之。幾於涇渭不分矣。

帝還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爲笑樂。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是起舞。抗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集覽】道舊故。說故舊時事。擊筑。筑以竹曲。五絃之樂也。應劭曰。似琴而大頭。以竹擊之。故名筑。顏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頸。湯沐邑。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記王制。湯沐之邑。注。給齊戒自絜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潘芳袁反。淅米汁。世世無有所與。與讀曰預。謂復除其賦役。世世無所干預。【質實】一統志云。沛宮在徐州沛縣治東南。即漢高祖置酒宴沛父老處。

【書法】特書也。其特書何。譏也。以爲君天下而私一邑也。自帝有此書。而後光武書復舂陵。復南頓。玄宗亦書復潞州。皆帝啟之也。而世世無有所與。又甚矣。（光武建武六年。十九年。唐玄宗開元十一年。）

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立兄子濞爲吳王。

更以荊爲吳國。濞。喜之子也。【集覽】濞。劉仲之子。服虔曰。濞普懿反。索隱曰。澎濞字也。披位反。正義曰。年表云。漢都吳。其實在江都。喜。劉仲名。

十一月。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質實】魯。國名。注見周太祖廣順二年。太牢。注見唐太宗貞觀元年。

【書法】書祠孔子何。嘉重道也。書祠孔子多矣。鮮有書所以者。書以太牢。重嘉之也。自坑焚禍熾。吾道幾隆。帝以不事詩書之資。方破布而歸。適然過魯。乃能動念及此。至以太牢祀焉。帝亦有大過人者矣。漢四百年。吾道之重。實自此始。特書美之。終綱目書祠孔子五。（是年。章帝元和二年。宋庚寅年。魏主燾。乙亥年。魏主宏。唐高宗乾封元年。）書釋奠二。（唐高祖武德七年。代宗大曆元年。）謁闕拜墓一。（五代周壬子年。）太祖皆帝發之也。祠書以太牢者二。（是年。庚寅年。）而已。

【發明】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沒。天生孔子。爲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禽獸絕滅者。吾聖道獲持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坑學士。天下大亂。其禍至於陳項極矣。漢高之興。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嫚罵儒冠。其視儒道。不啻枘鑿之不相入。然過魯祠孔子。乃見於兵戈倥偬之日。故綱目特筆予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於此。自是而後。儒道稍稍振起。除挾書禁。置博士官。開獻書路。遂見於繼世之後。亦足以見當時崇尚之意。然漢治終於不古者。祖得其一二之緒餘。而精微體用。未之明也。雖然。吾道在天地間。如一元之氣。周流磅礴。未始一日而不

存不以秦而泯不以漢而與時君世主苟能知其功用之大振而起之則聖人綏來動和之效帝王時雍迓衡之治可復見於天下矣惜乎漢人不足以語此

○遂還宮

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辭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為戲乎上詳許之而猶欲易之及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胡氏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覼瑣不後事而失幾不問則不言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至於招致四人以安太子則其續尤偉而司馬公乃致疑焉以為若審有此是子房為了植黨以拒父也夫高祖之嫉然豈四叟所能抗而大臣力諫之彊豈不賢於四叟之動哉嗚呼是未知春秋深許首止之盟而亦有納約自牖之象也故今特據舊史復詳載其事云

集覽 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獻公太子名申生公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公欲廢申生而立之會申生薦祭母之胙於公驪姬寘毒胙中公欲享之驪姬止之曰宜試之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申生聞之懼奔新城公乃誅其傅申生自殺不蚤定扶蘇扶蘇始皇長子也不早定太子之位後以諫坑儒獲罪使監蒙恬軍於上郡始皇崩趙高乃詐為遺詔賜扶蘇死詳許詳許讀曰佯詐也彊聒莊子天下篇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彊聒而不舍者也注謂彊聒其耳而語之猶不肯廢舍吾之教迹也舍上聲失幾易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深許首止之盟春秋僖五年諸侯盟于首止注周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世子以定其位齊桓行霸翼戴天子故春秋多許之也首止衛地名陳留郡襄邑東南有首鄉服虔曰首止近鄭地納約自牖易坎六四爻文伊川傳曰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悟君心所明處夫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良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爭之者眾矣嫡庶之義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皓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群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下相國何廷尉獄數日赦出之

蕭何以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為禽獸食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相國一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即赦出之何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集覽 多空地棄謂多有空隙之地捐棄無用王衛尉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王姓也史失其名

書法 書赦出之美改過也綱目書赦出之五上書下某獄下書赦出之赦無罪之辭也相國何是年周紆章帝建初八年虞詡順帝永建元年楊彪獻帝建安二年是也上書坐事下獄下書赦出之失有罪之辭也賀若弼文帝開皇二十年是也書既而赦之二詳文帝四年既而釋之三詳成帝元延元年赦不誅二詳成帝鴻嘉二年赦不治一詳昭帝始元元年

發明 三公坐而論道宰相代天理物明明穆穆聚精會神與天子交相唯諾於一堂之上者也皋夔稷契有都俞而無吁咈伊傅周召有誥命而無戒飭皋伊諸公不可人得而世有然居其位任其職則亦不可不盡其體貌之禮至其果有大罪則退之可也廢之可也賜之死亦可也械繫而戮辱之可乎哉自李斯馮去疾在秦以下獄而死漢亦習聞其故至是以為相之信讒一旦無故罪之囹圄雖曰未幾赦出之然禮絕百僚師長群后他日亦何面目立於眾人之上哉文帝君此而繫周勃景帝君此而繫亞夫道

武帝則動輒逮繫不可勝痛至於下獄要斬如劉屈氂蕭育之不啻若狗彘者元帝以此而殺望之哀帝以此而殺王嘉終漢之世家法若此豈非貽謀不善之過哉然何以忠信事高祖疑之亦非一如遣子弟從軍質民田以自汙之類往往挾詐相防若臣交爭之理假不如此能不免械繫之辱猶且不能引身而退何亦嘗利亡恥者[illegible]日下相國何廷尉獄使漢之君臣觀之寧不少知愧歟。

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立子建爲燕王。

陳豨之反，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以豨求救於匈奴，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軍破。燕王臧荼子衍在胡，謂勝曰：燕所以久存，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欲急滅豨，豨亡，次亦至燕矣。勝以爲然，還以告綰。綰乃陰使勝爲閒於匈奴，而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欲令久亡連兵勿決。至是豨裨將降，言之帝，召綰。綰恐，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呂后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遂稱病不行。語頗泄。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爲燕使胡狀。於是上怒曰：綰果反矣。使樊噲將兵擊之。

【書法】未有書某以某官將者，書噲以相國，何重其權也。使以相國將，而隨詔陳平斬之，則帝之決也，非苟然者矣。平乃傳詣長安，豈帝意哉。綱目書噲以相國將，次書詔斬噲，平傳噲詣長安，下書赦樊噲，所以罪平而危漢也。

立南武侯織爲南海王。○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安。【質實】長安，縣名，注見惠帝五年。

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須之夫，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噲，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集覽】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隕，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傳驛，謂將命而疾行也，注見五年。乘傳反接載檻車：漢書音義曰：反接，反縛兩手也。

夏四月，帝崩。

上擊黥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遂崩于長樂宮。呂后與審食其謀盡族諸將，以故不發喪。酈商謂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illegible]灌嬰守滎陽，樊噲、周勃定燕代[illegible]內畔諸將外反[illegible]【集覽】提三尺：三尺，劍也。禮冬官桃氏爲劍，上制上士服之。注：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illegible]鄭縣人，姓秦，名越人[illegible]扁鵲相類[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內經[illegible]

【書法】[illegible]綱目於高帝[illegible]其未即位也，加[illegible]書擊西河，其用[illegible]兵也[illegible]助其即位也[illegible]劉文靜以突厥兵至[illegible]稱皇帝，豈可與漢同日語哉。至於斬丁公[illegible]皆有大過人者，漢高之不宜哉。

盧綰亡入匈奴。○五月，葬長陵。【質實】一統志云：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三十五里，漢高帝徙關東萬家於此，置陵邑，呂后陵在其東。

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集覽】長陵：皇甫謐曰：在渭水北，去長安三十五里。括地志云：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次律令：以初約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故命蕭何攈摭秦法，作律九章。次，謂第其輕重也。定章程：如淳曰：章，曆數之章術也；程，法式也，謂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瓚曰：案茂陵中書丞相爲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已定[illegible]始定之也。剖符作誓：剖析符竹，使世襲其爵，而誓之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丹書鐵券：券，符契也，以鐵鑄之，朱書字也。國之所以示信。後唐明宗問趙鳳曰：帝王賜人

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金匱石室）金匱。猶金縢也。以誓書藏之匱中。而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又以石爲室。置匱其中。藏於宗廟。使與國同休。

太子盈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赦樊噲。復爵邑。○令郡國立高廟。

考惠皇帝元年。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illegible]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昌至。復召趙王。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爲淫樂。不聽政。司馬公曰。爲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集覽】永巷注見周赧王四十五年。（赭衣）白虎通曰。犯罪者以赭著其衣。（令舂）使之持杵臨臼也。婦人不預外徭。但舂米。（酖）直禁反。酒有鴆毒也。鴆鳥大如鶚。食蝮蛇。以其羽歷飲食則殺人。（煇耳）煇許云反。以藥熏之。令其聾。

【發明】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蓋自周赧八年。綱目書秦芈氏治國事。始有婦人與政之端。至高祖以神武得天下。呂氏亦得與事。是以淮陰之死。特書后殺。以見履霜之漸。況夫惠帝懦弱。不能親攬大權。固宜母后之擅也。如意之死。蓋惠帝即位之初。爾綱目特揭太后書之者。所以見呂氏傾覆之禍。已肇於此。固不俟他日臨朝而後見。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其微哉。

徙淮陽王友爲趙王。【質實】淮陽國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陳州。○春正月。

始城長安西北方。

【書法】城未有書始者。此其書始何。記事始也。有勿亟之意焉。此一城耳。凡三書。皆春初用農隙也。西土驟寒。農事未起。於是乎用之。帝可謂能使民矣。

二年。冬十月。齊王肥來朝。

齊悼惠王來朝。飲太后前。帝以王兄也。置之上坐。太后怒。酌酖酒賜之。帝欲收飲。太后恐。自起泛之。齊王大恐。出獻城陽郡。爲魯元公主湯沐邑。乃得歸。【質實】城陽郡注見高帝四年。

春正月。兩龍見蘭陵井中。【質實】蘭陵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四年。

【書法】書龍見始此。終綱目書龍見十有三。是年。文帝十五年。宣帝甘露元年。元帝初元元年。平帝元始二年。桓帝延熹元年。永康元年。後主建興十一年。十五年。景帝二年。晉武帝太康十年。穆帝永和元年。後唐[illegible]年。而見井中者[illegible]。太[illegible]龍見[illegible]不書。不與也。

○隴西地震。

【書法】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而兩漢居九十焉。漢書地震始此。

○夏旱。

【書法】書旱始此。終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書旱五十八。[illegible]年。

○秋七月。相國酇侯蕭何卒。以曹參爲相國。

相國何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七月。薨。諡曰文終。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并容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爲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莫得開說。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笞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國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集覽】（後相）後來相齊者。（獄市）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

也。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質實〕舉苋也。木詘：木，質樸如木然。詘，遲鈍也。言文刻深：持文法，務於刻劃而深峻者。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集覽〕顜作反。較若畫一。〔索隱〕曰：漢書較作講，亦音構。講，謂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也。顏師古云：講，和也。畫一，整齊也。〔正誤〕較若畫一，今按諸本不通，當音覺，明也。揚子法言：孔子之道，較且易。司馬溫公曰：音覺。又孔光傳：較然甚明，皆當爲明白易見之義。

〔書法〕獨見於兩漢諸臣卒，其官與諡者，表所重也。不書姓者，備也。雖不書官者，爲貶之。兩漢諸臣卒書官爵書姓者三十七：蕭何、曹參、陳平、霍去病、衛青、金日磾、霍光、張安世、魏相、丙吉、黃霸、翟方進、馮奉世、吳漢、鄧禹、[illegible]，皆官爵並其名也。[illegible]而其書者也。不書官者，周[illegible]、趙[illegible]、馬日磾、荀彧。

己酉

三年，春，城長安。○與匈奴和親。

匈奴冒頓方彊，爲書遺高后，辭極褻嫚。后怒，議斬其使，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后曰：善。令報書遜謝，遺以單馬。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集覽〕傷夷：傷，全創也；夷，亦傷也。左傳：命軍吏察夷傷。面謾：欺誑也。謾，音慢，又音瞞，與漫同。

〔書法〕[illegible]高帝九年。此其書與匈奴和親[illegible]年[illegible]元年書及和親[illegible]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爲東海王。

都東甌。〔集覽〕閩越君搖：閩，東越別名，春秋七閩地。戰國閩越人所居，故稱閩越。秦立閩中郡。及漢興，師越人佐漢有功，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冶，縣名，音野。今建寧之建安、福州之侯官二縣是其地。惠帝舉高帝時越功，又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東甌〕寰宇記：永嘉爲東甌，鬱林爲西甌。案舊經：閩越地，即東甌地。今處州、溫州是其地。閩志：建安縣東有古東甌城。〔質實〕一統志云：東甌，漢之郡名，治永嘉縣。初爲東甌王國，後爲會稽郡之回浦縣地。東漢爲章安縣地，又分置永寧縣。三國吳屬臨海郡，晉置永嘉郡，治永寧。隋初廢郡，改縣曰永嘉，屬處州，後又改屬永嘉郡。唐置東嘉州，後廢，以縣屬括州。上元二年置溫州，以其地因燠少寒故名。天寶初改永嘉郡，乾元初復爲溫州，建靖安軍。五代時吳越建靜海軍，宋爲應道軍，建炎初仍爲溫州。咸淳初陞瑞安府，元改溫州路。本朝改爲溫州府，隸浙江道。

庚戌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

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爲重親，故以配帝。

〔書法〕立皇后，兩漢之篇，皆立某氏爲皇后，此其書立皇后張氏何？后，帝甥也。以紊序，故異其文者，異其事也。是故惠后張氏以失序，則異其文；[illegible]年當后許氏以微故，則異其文；[illegible]許氏以失序，則異其文；成帝[illegible]和二年立后梁氏以失序，則異其文。[illegible]后梁氏以大序，則異其文。[illegible]建和元年。

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三月，帝冠。〔考異〕提要作夏六月。

〔書法〕於是帝生十五年矣，立后五閱月矣。書帝冠，始此。[illegible]如漢昭帝年十七，最少者[illegible]惠帝三月[illegible]

○赦。○省法令妨吏民者。〔考異〕提要無「吏」字。

〔書法〕書，予之也。

○除挾書律。

〔書法〕上書省法令妨吏民者矣，此其一也。復揭而書之，何？予之也。亦書之也。曷爲揭之？揭其賤也。蓋

不事詩書之害亦遠矣。終綱目律令書除七。是年。呂后甲寅年除三族罪。文帝元年除收帑。二年除誹謗妖言。十三年除肉刑。成帝綏和二年除誹謗詆欺法。齊丙子年。魏除道士緣坐。丁卯年。魏除宮刑。唐太宗貞觀四年。除鞭背刑。玄宗天寶六載除絞斬刑。書罷一。宋甲寅年。書減二。景帝中六年。成帝河平元年。書令勿坐二。宣帝地節四年。元康四年。

○立原廟。

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柰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司馬公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古之聖王患其不自知也。故設誹謗之木。置諫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傅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是爲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爲賢。而以改過爲美也。今叔孫通乃教其君以文過遂非。豈不謬哉。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又作原廟。則通之過也。其曰人主無過舉。作原廟非過舉乎。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則通啟之矣。

〔集覽〕〔月出遊衣冠之道〕叔孫通傳。高寢衣冠。月出遊高廟。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遊衣冠。三輔黃圖云。高寢在高廟西。高帝衣冠藏在焉。每月一出之。遊於高廟。其道值所築複道。故云子孫柰何乘宗廟道上行。〔原廟〕裴駰曰。原。再也。先既立廟。今又再立。故名原廟。原廟之作。始於惠帝。要之祖宗禘祫。既有太廟。禘祭又有世室。則原廟之作。始於後世之褻禮。非古之正禮也。自是之後。皆以原廟便於用俗禮而美觀。其失古人重宗廟之意遠矣。見禮經考索。〔誹謗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是。案尸子云。堯立誹謗之木。韋昭曰。慮政有闕失。使言事者書之於木。〔諫鼓〕成周之時。建路鼓以通下情。〔仲虺〕奚仲之後。爲殷湯左相。虺。許鬼反。〔傅說〕說築於傅氏之巖。殷高宗舉以爲相。說音悅。

〔書法〕譏遂非也。是舉也。叔孫通成之。

〔發明〕春秋宮廟。非志變失禮。則不書。如考仲子之宮。丹楹刻桷。桓僖宮災。立武宮之類是已。綱目書立原廟者。不宜立也。既有太廟。則原廟果何爲哉。直筆書之。其失自見。

宜陽雨血。〔質實〕〔宜陽〕縣名。注見周安王十一年。

〔書法〕大異也。故通鑑未書。綱目特書之。書雨血始此。綱目書雨血二。是年。晉惠帝永康元年。齊郡地千乘博昌雨血。周赧王三十一年。漢主聰廷明殿雨血。晉愍帝建興三年。不書。不與焉。

辛亥

五年冬。雷。桃李華。棗實。

〔書法〕冬雷異也。而桃李華棗實。尤異之甚矣。書雷始此。書桃李華始此。終綱目書雷十。是年。景帝六年。後三年。武帝元[illegible]三年。昭帝元鳳五年。成帝元延元年。獻帝[illegible]十一年。庚午年。[illegible]帝建寧二年。晉安帝義熙五年冬。雷。[illegible]景帝六年。後二年。武帝元封三年。昭帝元鳳五年。[illegible]己巳年。庚午年。書桃李華二。是年。[illegible]文帝六年。桃李實。[illegible]成帝建始四年。桃李華一。棗實。己巳年。棗實一。是年。

○春正月。城長安。〔集覽〕〔長安〕三輔黃圖序云。高帝始都長安。寔曰西京。注。長安本秦時鄉名。漢儀注云。高帝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質實〕一統志云。長安古地名。秦因之。名曰長安。置縣屬京兆。王莽改常安。東漢復曰長安。隋遷都。始徙縣治于此。唐因之。五代梁改大安縣。後唐復曰長安縣。宋。元仍舊。本朝因之。隸西安府。○夏大旱。

江河水少。谿谷水絕。

〔書法〕書大旱始此。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是年。文帝九年。後六年。景帝後二年。武帝元光六年。元朔五年。元封四年。六年。天漢元年。三年。征和元年。昭帝元鳳五年。宣帝本始三年。成帝建始二年。鴻嘉三年。永始四年。哀帝建平四年。平帝元始二年。明帝永平十八年。章帝建初二年。靈帝熹平六年。光和六年。後主建興六年。晉懷帝永嘉三年。元帝建武元年。成帝咸康元年。穆帝升平二年。太和二年。簡文帝咸安二年。安帝義熙十一年。丙寅年。宋[illegible]丁卯年。[illegible]年。梁甲申年。魏。隋煬帝大業八年。唐德宗貞元元年。五代乙酉年。[illegible]丑年。唐。

秋八月。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質實〕〔平陽〕邑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謚曰懿。

九月。長安城成。

〔書法〕城未有書成者。此其書成何。久也。宮殿書成。費也。宗廟書成。役也。此其譏與。佚道使民。何譏焉。

帝之城也，必用春初，有愛民之心焉。蹉歷五年，然後畢事，書成所以見其勿亟也。終綱目城書始書成一而已。

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留侯張良卒。（謚曰文成。）

【發明】神僊詭誕之說，先儒論之詳矣。有如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司馬氏亦既及之矣。綱目前書張良謝病辟穀導引，有導引長生之事，至是書留侯張良卒，則知子房托於神僊之意，昭然可見，而詭誕之說，不攻自破，此其類比而觀之，焉得其旨。

以周勃爲太尉。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書法】日食三朔，大變也。書正月朔日食始此。綱目書正朔食二十八，有應者十餘，可畏矣哉。是年食，八月大喪。成帝元延元年正朔食，哀帝元壽元年正朔食，明年大喪。光武建武二年正朔食，安帝永初五年正朔食，桓帝建和元年正朔食，延熹九年再書朔，明年大喪。獻帝初平四年正朔食，昭烈帝章武二年正朔食，明年大喪。後主景耀三年正朔食，間一歲，漢亡。晉丁酉年正朔食，戊戌年正朔食，武帝太康七年、八年正朔連食，間一歲大喪。惠帝光熙元年正朔食，是年大喪。懷帝永嘉二年正朔食，後三年逆平陽。成帝咸康八年正朔食，六月大喪。穆帝永和八年正朔食。安帝義熙十三年正朔食，明年弑。宋文帝元嘉[illegible]年正朔食。梁武帝[illegible]年正朔食，明年侯景反。[illegible]年[illegible]丁亥年正朔食。甲辰年、乙巳年正朔連食，間一歲[illegible]。唐太宗貞觀六年正朔食。宣宗大中八年正朔食。朱梁乾化末年正朔食，間一歲遇弑。

○夏五月，日食既。

【集覽】日食既，春秋桓三年「日有食之既」。注：既，盡也。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掩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其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相掩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掩，間疏也。然聖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爲文，闕於所不見。公羊傳注：既者何？光明滅盡也。穀梁傳注：盡而復生謂之既。釋曰：其日食或盡或不盡者，曆家之說，以爲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月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日不食也。又月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書法】日食必書晦朔，此其不書何？先後日也，曆官失之。梁武帝普通元年，先是日食三朔，可謂大變矣。不數月，又食既焉，未幾而以大喪書。變不虛生，信哉。書日食既始此。終綱目書日食既十有二，無不有應者。是年食既，越三月大喪。晉穆帝升平四年食既，越九月大喪。隋煬帝大業十二年食既，間一歲，身弑國亡。唐武氏癸卯年食既，間一歲，武氏廢。肅宗至德元年及上元二年再書食既，越九月大喪。僖宗文德元年食既，是月大喪。其餘漢昭帝元鳳元年、安帝元初六年、後主延熙六年、梁武帝壬寅年，皆書食既。自是皆有大變，惟漢明帝永平八年日食既，則以求言救過而災弭耳。終綱目日食不書晦朔者十八。是年、呂后庚申年、武帝元光元年、和帝永元二年、安帝永初元年、元初元年、三年、後主延熙十年、晉甲申年正食、晉不書、元帝建武元年、穆帝永和七年正食、梁武帝普通元年正食、陳文帝丙戌年正食、隋庚子年、唐代丁酉年正食、戊戌年正食。

【發明】漢自除秦苛法之後，惠帝繼之，一以清淨爲治，方且喜天下休息，相安於無事，宜有美瑞，而災異數見，何哉？蓋自二年兩龍見井中，地震，夏旱，越一年宜陽雨血，冬雷，棗實，至是則日食正旦矣，天下大變，孰甚於此。未幾，臨夏之月，日食之既，既盡也。日者人君之表，食之甚，可乎？惠帝即世，呂氏擅權，上天告戒之意切矣。綱目書法之旨明矣。

○秋八月，帝崩。

【書法】賀善贊曰：惠帝在位七年，所書纔十九事，五書封立，三書卒大臣，四書城長安，書太后殺，書和親，書冠，書赦，各一。如書齊王肥來朝，書立原廟，書舉民孝弟力田，書省法令妨民者，書除挾書律，五事，其天資仁厚亦可見矣。然而災變八書，何也？意者太后居中，所以感召然也。

○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張良子辟彊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從之。諸呂權由此起。

【集覽】呂台。索隱曰：鄭氏、酈氏並云台音怡。

（蘇林音胎。）

（【書法】拜官書以。恒也。此其書使何。以公辭也。使。私辭也。此大臣請耳。曷為以太后使書。請辭大臣。而使之畏而請者。太后也。此條通鑑因采諸呂及之。綱目揭書於此。而特稱太后使。其旨微矣。）

（【發明】漢置南北軍於京師。所繫甚重。適以二呂庸人將之。則軍國大權。已入呂氏掌握。劉氏烏得不危哉。綱目書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謂之后使。則見其出於私意。而非公選。又以病當時之將相大臣也。）

九月。葬安陵。太子即位。太后臨朝稱制。

（【質實】一統志云。安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三十五里。近於長陵。）

（初。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至是即位。）

（【書法】漢因太子即位。未有不書名者。此其不名何。他人子也。他人子也。而書太子即位。予之歟。不書立為太子。則非予之也。不予之則曷為稱太子。未嘗書立為太子也。俄而有太子者即位。而不知其名。所以著其非正統也。而太后之專。大臣之狥。不貶而自見矣。終兩漢之世。太子即位不書名。一而已。○自秦芊氏治國事。而臨朝之端見矣。漢呂氏始書臨朝。終綱目書臨朝。書御殿。書稱制詔。凡二十二。至稱皇帝極矣。呂氏。平帝王太后。和帝竇太后。殤帝鄧太后再書。安帝閻太后。沖帝梁太后再書。桓帝竇太后。獻帝何太后。晉成帝庾太后。穆帝褚太后三書。哀帝太后再書。齊宣德太后。魏胡太后再書。唐武氏再書。五代漢太后。）

（【發明】天下不可一日無主。今惠帝以八月書崩。而太子乃以九月始書即位。至於曠月無君。考之前史。蓋自戊寅至辛丑。凡二十有四日。始葬安陵。既葬之後。太子始即位。則是呂后擅朝之禍。可勝言哉。况太子實非劉氏。乃使之稱尊。其為甚人滅倫大矣。綱目書此。文無貶詞。若真太子然者。非予之也。所以見將相大臣。不能為有無。拱手聽其所為。是以變譏之耳。然則劉氏之不滅。豈非幸歟。）

高皇后呂氏元年。

（【考異】按歲年例曰。篡賊朱注國名。據此高皇后呂氏五字。當易以白字。）

（【書法】於是有所謂少帝矣。曷為倣舊史以高皇后之年紀之。少帝他人子。而呂氏則漢太后也。然則他人子也。書太子。書少帝。無貶焉何也。所以罪漢廷之大臣也。書太子書少帝。則曷為罪之。以為漢廷大臣不能為有無。而聽其所立也。故以呂氏紀元。而實錄之。不以他人子亂正統也。然則曷為不於歲下大書婦人稱制。天下之大變。綱目所深罪也。故特變例書之。）

（【發明】綱目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此固書法之正例也。今呂氏臨朝。天下猶合于一。視東漢馬鄧無異。可非戰國南北五代之比。胡為亦以分注書之。蓋嘗觀聖人繫易於坤之六五有曰。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今呂氏制朝。雖取他人子立之。實非劉氏。故綱目於此分注其年。以著其實非正統。且以示天下非常之變。故特變例書之。為後世鑒。[illegible]綱目之大例。書法之變。君子之所當深察者也。）

冬十一月。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任敖為御史大夫。

（【考異】按紀系例曰。篡賊謂篡位干統而不及傳世者。注曰。如漢之呂后[illegible]賊。皆不連書。但每歲首及有興事而加其名。據王莽書名。而是年歲首分注高皇后呂氏。爾時當書太后呂氏。從此歲首及有興事各冠以呂氏。而削太后二字。）

（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喋血盟。諸君不在邪。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以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乃以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乃抵堯罪。任敖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故以為御史大夫。胡氏曰。自已然論之。王陵之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哉。是亦徒倖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為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許之。猶且數月。再遣張釋諷諭大臣。而後乃王諸呂。則向者平勃阿意之罪大矣。故程子論之曰。漢祖之與群臣。以力相勝而臣之耳。其臣之者。非心說而誠服。而願為之臣也。是以當其危時。無一人肯死節者。其後成功。亦幸而已。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至哉言乎。【集覽】喋血盟句絕。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歃血。）

【發明】（齊食其何人，乃居左揆，陳平與之同列而不恥，並書于冊，不特見呂氏私意用人之罪，亦以見陳平甘與噲伍之失。）

追尊父呂公爲宣王，兄澤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也。）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書法】（始盡改秦也。綱目寬刑之政，書除者十，並詳惠帝四年。）

○二月，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夏四月，立張偃爲魯王。（張敖子也。）

封山、朝、武爲列侯，立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恒山王。【集覽】（山、朝、武三侯名。皆他人子，皆太后所名孝惠子也。）【書法】（凡封立異姓書姓，同姓書子若弟，恒也。此其曰山、朝、武，何疑也？其疑奈何？以族則非眞孝惠子也，以姓則不知其何姓也，然則名之而已矣。異其文者，異其事也。）

立呂台爲呂王。【考異】（按凡例，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據此當書立兄子台爲呂王。）（太后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國，立台爲王。）

秋，桃李華。

乙卯

二年。冬十一月，呂王台卒。○春正月，地震，武都山崩。【質實】（武都，郡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夏五月，太后封齊王弟章爲朱虛侯，令入宿衞。【考異】（太后當作呂氏，後凡書太后並同。提要弟作子，據漢書當從提要。）【集覽】（朱虛，縣名，屬琅邪。括地志云：故城在青州臨朐東六十里。）【質實】（一統志云：朱虛，漢之縣名，屬琅邪郡，東漢屬北海國，晉省入郚城縣，故城在青州府臨朐縣境。）【書法】（宿衞不書，此何以書？特筆也。朱虛所以成功，以典宿衞耳。齊制其外，章處其內，以誅諸呂不難也。是故封國未有書某弟者，此書齊王弟。通鑑書齊悼惠王子，前呂王不書太后立，此書太后封。綱目書曰太后封齊王弟章令入宿衞，以著呂氏之亂矣。於是封楚元王子郢客爲上邳侯，不書，略之也。）

○六月晦，日食。○秋七月，恒山王不疑卒。【考異】（提要無秋七月三字。）【質實】（恒山，郡名，注見靈帝中平二年。）○行八銖錢。【書法】（書錢始此。自是終西漢之世，錢貨凡七變。是年行八銖，六年行五分，文帝五年造四銖，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五年行半兩，元狩四年行三銖，五年鑄五銖。莽四變，居攝二年更造，己巳年禁金刀，庚午年更作寶貨，甲戌年復廢。去東漢五銖不變。曹魏三變，皆五銖，罷鑄，太和元年復行。十月後主建興五年復行貨布，變，變二造錢，十四年鑄大錢，延熙元年鑄當十大錢，皆不書。宋七變，庚午年造四銖，丁亥年鑄大錢，丙子年鑄孝建四銖，乙巳年鑄二銖，十一月罷，丙午年專用古錢。齊議鑄不果。梁再變，癸卯年鑄鐵錢，丁丑年鑄四柱錢。陳再變，壬午年鑄五銖，己亥年鑄大貨六銖。元魏三變，齊乙亥年行大和五銖，梁丁酉年新舊通行，梁己酉年鑄永安五銖。周三變，辛巳年更鑄，甲午年鑄五行大布錢，己亥年鑄永通萬國錢。隋五銖不變。唐七變，辛巳年鑄開元通寶，高宗乾封元年行乾封泉寶，二年罷，肅宗乾元元年鑄大錢，二年更鑄，上元元年廢小錢，一當三十，寶應元年皆當一。五代楚乙酉年、晉戊戌年、己亥年、周乙卯年、唐己未年皆有鑄。自漢以來，其間不變者皆五銖也，然則五銖誠古今之中制矣。）

○太后立山爲恒山王，更名義。

丙辰

三年。夏，江、漢水溢。【集覽】（江、漢，二水名，詳見禹貢導水。）【質實】（朱子曰：江、漢發源梁州，及入海則在荊揚之間也。今按江水注見周赧王四年，漢江漢水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漢沔。）【書法】（書水溢始此。終綱目，書雜水溢十有二。是年再書，辛酉年，晉元帝建武元年，梁武帝庚子年，唐太宗貞觀十一年，高宗永淳元年，中宗神龍元年，玄宗開元八年，十年，十八年，二十九年，河海溢不與焉。）

○秋，星晝見。【書法】（記異也。書星晝見始此。終綱目，非日食而星晝見者四：是年，己未年，晉惠帝永樂元年，五代己）

百年。而太后居其二。陰盛陽微極矣。

○伊洛汝水溢。【質實】按一統志。伊洛汝。三水名。伊水。注見唐莊宗同光三年。洛水。注見光武建武三年。汝水。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

丁巳

四年。夏四月。太后封女弟嬃爲臨光侯。【書法】婦人封侯。終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一而已。書深譏之。綱目婦人以官封書者十。呂嬃。宣帝外祖母博平君。莽母功顯君。安帝太后母新野君。乳母王聖野王君。順帝乳母宋娥山陽君。梁冀妻孫壽襄城君。魏元乂妻胡氏女侍中。陳馮僕母洗氏石龍太夫人。隋封洗以譙國夫人。唐楊妃姊國夫人。自洗氏外。皆譏者。蕭何妻稱酇侯。不書。不與也。【發明】分茅胙土。諸國子民。其可以婦人爲之乎。呂嬃之封。綱目特揭女弟書之。所以著其不當封而封爲婦人亂政之鑒也。

○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爲帝。更名弘。以朝爲恒山王。【考證】帝當作主。○謹按凡例曰。凡正統之君曰帝。僭稱帝者曰主。孝惠既崩。呂后臨朝稱制。故歲首分注高皇后之年。是爲無統也。當是時。呂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立四年。幽殺之。以無統之時。立他人之子。是篡賊也。凡例又曰。篡賊。謂篡位干統。如呂后之類。朱子亦曰。呂氏所自立。本非孝惠子。當比僭稱帝者。書曰少主云。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即爲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群臣曰。帝病久。迷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代之。群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立義爲帝。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書法】魏馮胡太后弒君則書弒。此其書殺何。不成之爲君也。曷爲不成之爲君。非正統也。義書立爲帝何。太后立之也。亦非正統。故其帝也。書立爲帝。其誅也。書呂后所名孝惠子。終綱目書立爲帝爲皇帝凡五。齊君貌。莒。劉玄。盧芳。石敬瑭。書立爲天子一。劉信。皆不成之爲帝也。惟石敬瑭以事成得書主。

以曹窋爲御史大夫。

戊午

五年。春。南越王佗反。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越王佗曰。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遂自稱南越武帝。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秋八月。淮陽王彊卒。太后立武爲淮陽王。【發明】呂氏擅權。用私意而行封爵。然呂台方立。閱一歲而書卒。至於彊不疑之受封。雖僞以孝惠子名之。亦且相繼告殞。天意昭然若此。而呂氏曾不之悟。辭書于册。不特見呂氏亂朝之迹。亦以見天道不遠之意云。

○初令戍卒歲更。

己未

六年。冬十月。太后廢呂王嘉。立台弟産爲呂王。○春。星晝見。

○匈奴寇狄道。【集覽】狄道縣名。屬隴西。百官表。縣有蠻夷曰道。其地有狄種。故名。【質實】一統志云。狄道。漢之縣名。爲隴西郡治。晉爲狄道郡。後魏至隋縣不改。唐初置臨州。縣屬蘭州。又割置安樂縣。後廢。宋熙寧中。始置狄道縣。金元仍舊。本朝因之。屬臨洮府。○行五分錢。

庚申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春正月。太后幽殺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女怒去。讒之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召至邸。餓死。以民禮葬之民冢次。是爲幽王。【集覽】邸。倉頡篇。邸。舍也。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曰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後世爲逆旅之稱。

日食。晝晦。太后見日食。惡之曰。此爲我也。【書法】日食晝晦。大異也。於是太后見而惡之。曰此爲我也。越明年而以大喪書。終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晝晦者三。[illegible]二十年。[illegible]十四年。是年。舍是無書者矣。

二月。太后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産爲梁王。○秋七月。立太爲濟川王。太后所名孝惠子也。

封營陵侯澤爲琅邪王。

將軍劉澤、高祖從祖昆弟。其妻呂須女也。田生爲之說大謁者張卿曰。諸呂之王也。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王之。諸呂王益固矣。張卿言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爲王。【質實】營陵。縣名。注見周赧王二十一年臨淄。

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祿爲趙王。【考異】據凡例當書呂氏立兄子祿爲趙王。

趙王恢以呂產女爲后。王有愛姬。后酖殺之。王悲憤自殺。太后以爲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恒。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祿爲趙王。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胡氏曰。余觀劉章言耕田事及誅亡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使其由是以才見忌。而不得宿衞禁中。則後雖欲有爲。尚可得乎。然則其獲免而成功。亦幸而已。○陳平常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平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奈何。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爲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集覽】驩[illegible]音歡。[illegible]也。豫附。豫。素也。

九月。燕王建卒。太后殺其子。國除。○遣將軍周竈將兵擊南越。

辛酉

八年。冬十月。太后立呂通爲燕王。【考異】據凡例當書呂氏立從孫通爲燕王。

夏。江漢水溢。○秋七月。太后崩。遺詔產爲相國。祿女爲帝后。審食其爲帝太傅。【考異】按崩葬例曰。皇太后皇后皆曰某后某氏崩。此太后下漏呂氏二字。

初。太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撠掖。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爲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戒曰。我崩。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衞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至是崩。【集覽】祓還。謂祓禊而還也。後漢禮儀志。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注謂之禊也。禊。絜也。韓詩章句曰。鄭俗以三月上巳。溱洧兩水之上。秉蘭祓除。沈約宋書。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也。祓音弗。禊音係。又上巳注見順帝永和六年。撠。撠音戟。揭持也。掖。肘脅之間。【書法】綱目入漢。始書后崩。惟惠后張氏不書。因廢于少主紀也。猶未書姓也。至上官氏始書姓。猶不書葬。惟宣帝許皇后。哀帝傅太后。以非禮書。至東漢。始書葬。於是既葬。以審食其爲帝太傅。直書遺詔。太后志也。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九月。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質實】續志云。灌嬰。睢陽人。

諸呂欲爲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知其陰謀。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己爲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

爲帝。於是齊王發兵擊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寄紿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猶豫未決。九月。平陽侯窋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復令寄說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尚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告衞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衞帝。予卒千餘人。入宮門。擊產。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衞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廢魯王張偃。遣章告齊王罷兵。灌

嬰兵亦罷歸。班固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楊氏曰。諸呂擅兵謀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寄乃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也。雖摧呂祿。乃以劫而後從。功亦不足以贖其罪矣。賣友與否。非所論也。胡氏曰。太尉左袒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是時直當舉之以義而已。不當問其從不從也。況將之於軍。如臂之於指。其爲劉氏與不爲劉氏。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集覽】從與載就謂者同車共載。

【書法】書使何。未有君命。未有君命而受其使。非譏歟。上書齊王襄發兵誅諸呂。襄書嬰留屯與齊連和。親受其使者。所以爲討亂討也。嬰於是可謂能權矣。故下書齊王灌嬰兵皆罷。列嬰於齊。予嬰也。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後九月至。即位。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赦。

諸大臣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后詐名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呂氏幾危宗廟。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爲呂氏矣。代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三王。擅權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王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報。王乃命昌參乘。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後九月晦。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爲嗣。願大王即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章弟東牟侯興居請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奉法駕迎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少帝及諸王於邸。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集覽】犬牙相制。言封子弟其境上交接。若犬牙不正相當而相銜入也。磐石之宗。索隱曰。此語見太公六韜。又荀子富國篇曰。國安于磐石。注。磐。固也。國之安固如磐石之大石不可拔。【渭橋】索隱曰。三輔舊事云。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橫長橋跨渭水上。長三百八十步。又中渭橋。注見文帝三年。【願請閒】史記漢文本紀索隱注。閒音閑。言欲向空閒處語。顏師古曰。閒容也。猶言中閒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仰公論也。愚讀記曲禮。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鄭氏注。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閒有所白也。與索隱解同。【除宮】文帝本紀作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令先按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滕公】夏侯嬰。【法駕】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黃門令奉駕。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前驅有九斿雲罕鳳凰闟戟皮軒鸞旗。旗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屬車三十六乘。【質實】一統志云。渭橋有三。中渭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五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秦始皇作離宮於渭南北。以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東渭橋在西安府東北五十里。漢高祖造。以通櫟陽之道。西渭橋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故長安城西。漢武帝造。跨渭水以通茂陵。以其對便門。故亦名便橋。唐時名咸陽橋。東牟。漢之縣名。屬東萊郡。晉宋因之。北齊廢。治於黃縣東北七十五里。屬長廣郡。隋改郡爲牟州。唐初州縣俱廢。後析文登縣置牟平縣。又於縣置登州。神龍中徙州治蓬萊縣。金時劉豫於牟平縣置寧海軍。金改軍爲州。元直隸省部。國朝初以牟平縣省入。改屬登州府。

【書法】書呂后何。崇前皆稱太后。后無母道也。后則曷爲無母道。以婦人制天下。以假子亂正統。其爲無母道也大矣。故綱目於此直書曰所名孝惠子。而后不書太后。所以絕之於文帝也。兩漢之世書迎立者十。代王恒。昌邑王賀。曾孫病已。中山王箕子。清河王祜。北鄉侯懿。濟陰王保。渤海孝王子纘。蠡吾侯志。解瀆亭侯宏。

【發明】自惠帝早世。太子繼立。雖曰呂氏取他人子養而名之。然當時用事大臣畧不能爲有無。甚至大封諸子。更立少帝。一切拱手聽其自爲。綱目書之。曾無貶詞。亦若眞孝惠子然者。所以著漢朝將相之罪爾。至是始書其實。其曰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則非孝惠之子審矣。學者合而觀之。原始要終。足見綱目責漢朝之意矣。

壬戌

太宗孝文皇帝元年。冬十月。徙琅邪王澤爲燕王。封趙幽

王子遂爲趙王。○以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右丞相，灌嬰爲太尉，論功益戶有差。

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勃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丞相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劉氏不絶如帶。時丞相本兵柄，不能正。呂后崩，大臣共誅諸呂，丞相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而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集覽** 袁盎，史記袁盎，漢書袁作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生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濟南王若虛諸史辨惑曰：言以身殉主，與之同存亡耳，如說有其曲邪。

書法 前書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則三人之功也。於是論功，列敘平、勃、灌嬰，而不及章，則帝之私也。合而觀之，意自見矣。

發明 諸呂之誅，綱目首書齊王襄發兵致討，繼書平、勃、朱虛誅產祿及諸呂，今也論功行賞，止及平、勃、灌嬰，而不及二人，此意特以劉章嘗欲立齊王，故不錄其功，而當時大臣亦無有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曲從，幾成呂氏之禍，功固未可以贖罪，其視二人有功無過者，大有逕庭。綱目於此，又無予奪，若不甚白，然而即前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爲有功，即後所書觀之，則知二人之不及賞，其是其否，固自瞭然於書法之間，此功賞之斷案也。

十二月，除收孥相坐律令。

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孥，朕甚不取。其除收孥諸相坐律令。**集覽** 已論：句絶。漢書音義曰：論，平辭決法也。同產：同所生。收孥：注見周顯王十年。

春正月，立子啟爲皇太子。

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治國家之體；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

漢文帝即位之初，善政纍纍，顧有地震山崩之異，始所謂天心

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爲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絶。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集覽** 其安之：其，發聲[illegible]之徐[illegible]親，言不宜設設也。[illegible]朕[illegible]輔也。[illegible]義曰：朕，我也。古人貴君臣並稱朕，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始定爲天子之稱。

三月，立竇氏爲皇后。

后，太子母也。既立之，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阽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其爲令。有司請：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集覽** 阽於危亡：服虔曰：阽，音反坫之坫。孟康曰：音屋檐之檐。如淳曰：阽，近邊欲墮危。案：檐字今俗作簷。今歲首：句絶。春者歲之首。不時使人：言不即於此歲首時遣使者存問年長老人。丞若尉致：百官表：丞尉，秦官，掌佐守[illegible]。致：送詣也。言若丞若尉，皆可遣致所賜物。[illegible]之有守曰循行。行，去聲。縣[illegible]因以察司行所主縣。

楚王交卒。

諡曰元。

書法 綱目不書卒諸侯，楚王交卒，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交？親其[illegible]過聽，生斯賢矣，賢之斯書之矣。

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大水潰出。

書法 書大水始此。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書山崩二十六，書大水六十三。（是年，景帝中五年，武帝元狩三年，元鼎二年，元封元年，元帝永光五年，成帝元朔二年，光武建武八年，三十年，三十一年，明帝永平

仁愛而示以時保之義耶

三年。八年。和帝永元元年。十年。十四年。殤帝延平元年。再書。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四年。永寧元年。延光三年。桓帝建和二年。三年。永壽元年。延熹二年。永康元年。靈帝建寧元年。熹平元年。四年。中平五年。六年。後主建興元年。十五年。戊子年。己丑年。丁酉年。戊戌年。晉武帝太康四年。惠帝元康五年。八年。宋乙亥年。梁癸巳年。陳甲申年。隋煬帝大業七年。唐太宗貞觀八年。高宗永徽五年。再書。咸亨四年。中宗嗣聖元年。再書。二十年。神龍元年。玄宗開元十四年。德宗貞元八年。憲宗元和八年。十一年。十二年。宣宗十二年。懿宗十四年。宋真宗咸平元年。再書。癸丑年。書水出三。是年。新莽乙亥年。唐僖宗乾符三年。地震而山崩者六。是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建昭四年。成帝河平三年。順帝永和三年。桓帝建和三年。地震而水出者一。是年。唐僖宗乾符三年。

○令四方毋來獻。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復來獻。**集覽** 鸞旗。顏師古曰。編以羽毛。列繫幢旁。載於車上。謂之鸞旗。車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鸞通作鑾。說文。人君乘車。駟馬鑣八鑾鈴。象鸞鳥聲。馬動則鸞鳴以應行節。崔豹古今注。五路衡上金雀者。朱鳥也。口銜鈴。謂之鑾。郭璞曰。鈴在軾曰鑾。在鑣曰和。屬車。輿服志。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皁蓋赤裏朱轓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屬。相連屬也。

書法 書美之也。書禁貢獻始此。終綱目。書禁罷貢獻十四。是年。光武建武十三年。和帝永元十五年。戊戌年。晉甲戌年。齊癸未年。梁。唐高宗永徽二年。代宗大曆十四年。再書。德宗貞元二十一年。憲宗元和二年。四年。文宗太和三年。辛亥年。周。莫善於罪之之詔。唐高宗永徽二年。獻而郤者四。順帝永建四年。晉孝武帝太元三年。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唐穆宗長慶四年。莫勇於焚之之舉。唐玄宗開元二年。蘇山獻馬諭止之。不與焉。

發明 文帝繼統之初。正四方觀聽惟新之日。綱目前書除收孥相坐律令。則見其急於解撓之意。次書定振窮養老之令。則見其切於養民之意。至是繼書令四方毋來獻。則又見其清靜玄默之意。未及一年。帝之善政。蓋已班班可紀。漢治之興。固其宜也。比而觀之。美自見矣。

封宋昌為壯武侯。

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歡洽。乃修代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胡氏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纔宋昌一人。此可以為後世法矣。後世有自藩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惠於其故邸之屬。爭加隆寵。曾不知其示不廣於天下也。**集覽** 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去年秋九月自代國來即位。其自代來之功臣。至今年夏四月。方始封爵之。是歷三時矣。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勃大慚。出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乎。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強對邪。於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久處尊位。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免。平專為丞相。**集覽** 駑下。駑駘比下之馬。以自喻不肖。

書法 漢世丞相免。非書爵不書姓。

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

初隆慮侯竈擊南越。會暑濕大疫。不能踰嶺。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

（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今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絕所賜老夫者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集覽**隆慮侯竈周竈封隆慮河內邑音林閭正義曰漢避殤帝諱因改曰林慮註見靈帝建寧二年隃嶺隃通作踰越也嶺謂陽山嶺在桂陽郡閩越註見惠帝三年西甌駱役顏師古曰西甌即駱役亦曰駱越寰宇記永嘉爲東甌鬱林爲西甌與地志交趾周爲駱越秦曰西甌則西甌駱役又在番吾之西索隱曰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爲甌越號柔案廣州記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爲駱侯諸侯自名駱將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甌駱也黃屋左纛漢高本紀注蔡邕曰天子車翠羽蓋以黃繒爲裏是爲黃屋纛以犛牛尾爲之如斗或在衡上在左騑馬軛上李斐曰纛羽葆幢南在乘輿車衡上左方注之故曰左纛纛又音道服嶺顏師古曰服謂荒服之外嶺謂五嶺之南亡一乘之使亡讀曰無乘使並去聲謂不遣一介使車來分棄前惡彼此共棄故云分奉貢職奉其也國語曰職貢業事之不共又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無忘職業大長猶言酋長也昧死秦法以爲人臣上事當言昧死死罪而言後世遂遵之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即就也予賜也毋禁止之辭言就令予我馬牛羊亦止令予牡而不令予牝馬牛羊齒已長猶今謙言犬馬之齒也齒高曰長展兩反論句絕論盧昆反議法也靡曼之色列子周穆王篇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注娥媌

妖好者靡曼柔弱者林希逸云靡曼容飾也楚辭招魂篇靡顏膩理遺視矊大招篇嫮目宜笑娥眉曼注靡緻也曼長而輕細也子虛賦靡曼美色於後索隱曰靡細曼澤也**正誤**西甌駱役屬今按漢書南粵王趙佗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顏師古注西甌即駱越不云即駱役西甌駱乃越之一種言其役屬於南越也漢書多有役屬字西域傳西域故皆役屬匈奴顏師古注服屬於匈奴爲其所役使也又西南夷傳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馬牛羊齒已長今按顏師古云謂老也蓋謂馬牛羊已老非指人也此承上文馬牛羊毋與牝而言馬牛羊皆已老不可供祭祀蓋祭祀之牲貴少壯肥腯故下文云祭祀不修也諱言盡絕故但云已長春秋傳新序皆云馬之齒長矣亦謂馬齒）

書法（凡使稱名嘉不等也終綱目使稱名三十二書諸初西申年）

發明（當呂氏專制之五年南越王佗反越二年遣周竈將兵擊之至是凡五年矣帝不興兵誅討而乃遣使告諭然佗之臣服有甚於誅討之威者以德化人之效於是可觀今節賜佗之語讀之其卑遜謙抑之語溫然可掬曾無一毫矜夸之意真足使人心悅誠服佗雖欲崛強得乎稱臣奉貢書以美之夫豈過哉。）

召河南守吳公爲廷尉。以賈誼爲太中大夫。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以爲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爲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集覽**吳公姓史失其名故稱公治平言其政治均平）

書法（自秦置守漢初因之自是四十八年始書吳公之政終帝之世書而已自是以後不可勝書矣書廷尉始此終西漢書廷尉七吳公張釋之張歐張湯杜周黃霸于定國而帝之世二人焉吳公張釋之皆吉人也。）

二年。冬十月。丞相曲逆侯陳平卒。（謚曰獻。）

詔列侯之國。

上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民不勞苦今列侯居長安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之國

十一月以周勃為丞相○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罷衛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潁陰侯騎賈山上書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而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纔數月爾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

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乃直與之馳騁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陛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而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遊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騎並車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盎引卻慎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乃說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集覽】罷衛將軍本作罷衛將軍屯七制解衛尉南軍也太僕見馬遺財足索隱曰遺留也財與纔同太僕掌輿馬言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留財足充事而已傳置索隱曰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故樂彥云傳置一也言乘傳者以傳次受名乘置者以馬取匹傳丁戀反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傳置四馬中足為馳置下足為乘置一馬二馬為軺置急乘一馬曰乘一乘傳又乘傳注見高帝五年潁陰侯騎【質實】潁陰侯之騎郎也姓賈名山潁川人地理志潁川潁陰縣故城在陳州南頓縣西北十三里道諛媮合苟容道導引也諛諂佞也媮與偷同亦苟且之義也謂諂諛面從苟且求合取容無忠直意此是自道之使然精白以承休德顏師古曰屬精而為潔白以奉承此休美之德解[illegible]反[illegible]也【集覽】[illegible]法度也霸陵上句[illegible]地理志霸陵故芷陽也在雍州萬年東北二十五里秦穆公更名霸城漢文置陵於此因名其邑曰霸陵其城東南去陵十里並車攬轡並蒲浪反依也袁盎乘騎依帝車攬持其轡不容驅也六飛漢書天子五路駕六馬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故曰六飛史記本傳作六騑布席布鋪也郎署長布坐席引卻盎牽引其席卻[illegible]志云潁陰漢退人彘戚夫人事在惠帝元年【質實】之縣名屬潁川郡後漢省之故城在開封府陳州西北三十里霸陵城名在西安府城東三十五里本秦穆公所築漢文帝葬其地因置

霸陵縣

【書法】書謫天戒也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繼書舉賢良方正或直言極諫者四是年成帝建始三年章帝建初五年桓帝延熹八年詔極言者一明帝永平八年書舉至孝一桓帝延熹九年詔陳過失一成帝河平元年書上封事一光武建武七年罷元會一唐宣宗大中八年舍是無書焉然則世主以天戒為玩者多矣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始此綱目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三是年武帝建元元年唐憲宗元和三年舉而書策二文帝十五年書舉賢良方正三宣帝本始四年[illegible]六年詔書舉賢良文學一武帝元光元年書舉賢良二昭帝始元元年宣帝元康元年周世宗書舉直言極諫二元帝初元二年成帝建始三年章帝建初五年

【發明】人君之德雖不一然敬天聽言乃其要者自秦禁耦語天下以言為諱故雖災異譴告亦莫之省是以淪於滅亡而不寤至漢氏之興雖寬大如高祖慈柔如孝惠然去秦未遠遺風猶在今孝文乃能因日食之變詔舉賢良方正一舉而敬天聽言求賢之意皆在其中天下之人自是改觀易聽一洗舊染

後世遂爲故事。自我作古。不亦善乎。言曰直言。諫曰極諫。諧之於冊。是爲千古之美。

春正月。親耕籍田。

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日以長。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夫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集覽】親耕籍田。籍與藉通。史記注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粢盛。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贊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爲天下先。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籍。蹈籍也。言親自蹈履于田而耕之。記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此親耕禮也。推音出佳吐回二反。諸進也。必屈。屈。竭也。下大屈同。靡之。靡讀與縻同。散也。不蹷。蹷。音厥。顛蹶也。敺民。敺讀與驅同。逐也。著於本。著。附也。農乃天下之本。食其力。各以力耕得食。是即食己之力也。粢盛。粢通作齍。禮。甸師共齍盛。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云。在器曰盛。

【書法】（書耕籍田。重農也。[illegible]其耕籍始此。終綱目[illegible]宋文帝[illegible]孝武帝[illegible]梁武帝[illegible]）太宗貞觀三年。高宗乾封二年。儀鳳二年。玄宗開元（二十三年。）

三月。立趙幽王子辟彊爲河間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

【集覽】（辟彊。索隱曰。音闢彊。或曰辟音璧。）

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先立河間城陽濟北王。然後立皇子。【質實】城陽。縣名。注見高帝四年。

夏五月。除誹謗妖言法。【考異】（提要無夏五月三字。）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集覽】進善之旌。應劭曰。旌。旙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注見惠帝四年謗木。

【發明】五言罪衆。而秦之厲禁猶有存者。書除誹謗妖言法。則帝之開廣言路。尤可嘉矣。

秋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書法】書賜半租。嘉重農也。書賜半租始此。綱目書賜天下半租三。是年。十二年。戊申年。宋。賜天下三分之一者一。唐肅宗至德二年。賜州郡半租一。後主炎興元年。魏。復益州。賜州郡三分之一者一。齊文帝

開皇十二年。河北河東。

【發明】上書親耕籍田。此書賜民半租。則帝之尊民務本爲何如哉。海內殷富。不亦宜乎。

甲子

三年。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晦。又食。

【書法】（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一歲再食者二十五。其間連月而食者二而已。漢初丁酉年。是年。舍是無連月而食者矣。）

○丞相絳侯勃免就國。【質實】（絳。縣名。注見獻帝建安七年。）

詔曰。前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

以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淮南王長來朝。殺辟陽侯審食其。

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亦坐。繫。美人弟因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悔之。封以爲淮南王。王蚤失母。附呂后。故呂后時得無患。而常怨食其。以

焉不得爭之使其母恨而死也及上即位驕蹇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往見食其自袖鐵椎椎殺之因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弗治以此歸國益驕恣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遵（**集覽**辟陽韋昭曰信都有辟陽縣括地志云故城在今冀州信都縣西三十五里○警蹕顏師古曰天子出則稱警示戒也入則言蹕所以止行人清道也劉貢父曰言出入者互文爾出亦有蹕**質實**一統志云辟陽漢之縣名屬信都國後漢省入信都縣故城在真定府冀州東南三十里。）

（**書法**食其耳書爵何不與長之專殺也兩下相殺不書此何以書長之反此其漸矣書議大刑也）

（**發明**食其邪僻之人法當誅死何以書殺而不去其爵不與劉長之擅殺也當是時明天子在上蕃臣來朝乃於輦轂之下殺宮列侯罪已不容於誅矣赦而不問未幾卒以反誅此則帝仁柔之過也）

夏五月何奴入寇帝如甘泉遣丞相嬰將兵擊走之遂如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大將軍柴武擊之。秋七月。還宮。八月興居兵敗自殺（此與淮南吳楚同當書誅不當書自殺蓋緣舊史之誤）

（**集覽**甘泉應劭曰甘泉宮在雲陽一名林光宮黃圖曰甘泉山名林光秦離宮名關輔記云林光宮在池陽西故甘泉山宮因山名去長安城西北三百里望見長安城秦那承宗西征賦壯甘泉永名今案因地出甘泉水名山則山水皆通**質實**一統志云甘泉宮名在西安府淳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甘泉山上本秦林光宮漢武帝增廣之又名雲陽宮內有竹宮壽宮通風館鳷鵲觀。）

初誅諸呂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以趙王章以梁王興居帝聞其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割齊二郡以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胡氏曰劉章忠勇著於平勃之前而功亦不在平勃之下文帝以其欲立齊王而絀之大臣又無開陳使盛德之主終負此議惜哉。（**集覽**許以趙王章章朱虛侯之名初大臣嘗許以趙地王之）

（**書法**內書反矣不書討何痛帝也帝於興居亦少負。）

以張釋之為廷尉（**質實**一統志云張釋之南陽堵陽人。）

釋之初為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為謁者朝畢因前言事上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

嗇夫利口足動一時之聽張釋之恐天下聞風而靡咸以口給希進探識治體之言漢廷諸臣皆所未及

漢間得失上稱善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曰善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秦之敝拜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從至霸陵上謂羣臣曰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帝稱善是歲以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使騎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楊氏曰釋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是則開人主妄殺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

（**集覽**卑之毋甚高論意曰欲令其卑下其志議論勿太過高但欲今時事說毋說古遠也謁者僕射百官志謁者僕射一人為謁者臺率天子出奏引古者重習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從行從去聲隨從上行也登虎圈正義曰圈求遠反養獸闌也在上林苑中上有虎圈觀故曰登虎圈嗇夫苗大嗇夫掌聽訟於虎圈者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喋喋[illegible]多言也[illegible]也欲以觀觀官喚反示也欲以其口對之利能示於人使人觀之刀筆古者書用簡牒筆誤則以刀削去之故吏皆以刀筆隨從文具索隱曰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也公車令百官志公車司馬令一人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軺傳者皆下不如）

令。罰金四兩。北山石。顏師古曰。美石出京兆北山。今宜州石是。索隱曰。北山青石。脈理細密。可爲碑椁。秦本紀云。分作阿房。作驪山。發北山石椁是也。故帝欲北山石爲槨。取其精者。用紵絮斮陳漆其閒。史記張釋之傳注。徐廣曰。斮一作錯。漢書音義曰。斮絮以漆著其閒也。索隱曰。紵展呂反。斮[illegible]反。斮陳絮以漆著其閒也。顏[illegible]紵字下注云。[illegible]絮者。以紵絮衣之[illegible]錮[illegible]塞也。時帝北向。故云北山。[illegible]南向。故云南山。索隱曰。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illegible]其堅[illegible]也。括地志云。南山即終南山也。一名太乙。[illegible]一名地肺。在長安城南八十里。[illegible]中渭橋注見高皇后八年。索隱曰。今渭橋有三所。其一在長安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在城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illegible]今車駕之行出在中路。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也。又警蹕注見二年。[illegible]天下之平也。其不平曰[illegible]也。言帝置廷尉平。注。漢書注。平音病。[illegible]爲何頓則不平也。得盜爲何。吏捕而獲之。其[illegible]其與[illegible]通。萬分一句絕。謂其罪甚輕。取長陵一坏土。高帝墓曰長陵。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張晏曰。不忍斥言毀發山陵。故有以取土爲喻。顏師古曰。坏步侯反。[illegible]之也。【正誤】如萬分一。今按此言假如萬分中一分有取長陵土者。不敢質言。故爲假設之辭。猶言萬一有此事。【質實】一統志云。北山在西安府耀州城東五里。其山出青石。南山實中。取爲磬。因更名玉磬山。南山在西安府城南五十里。即終南山也。東西連亘藍田咸寧長安盩厔四縣之境。產玉石金銀銅鐵及合離草丹青樹。禹貢所謂終南惇物。長陵注見高帝十二年。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嬰卒。以張蒼爲丞相。【質實】張蒼。陽武人。

蒼好書博聞。尤邃律曆。【集覽】律曆。律十二管。所以紀十二月。曆[illegible]數也。所以紀歲月日時分數。

【書法】漢丞相卒不書[illegible]自嬰始。書姓者。但稱也。書官爵書姓者。美稱也。不書官者。貶也。兩漢諸臣。書官爵書姓者三十七。不書官者四。[illegible]惠帝二年。

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

上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有言其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集覽】使酒難近。索隱曰。因酒縱性曰使酒。[illegible]酒也。難近者。謂不可與之相親近。[illegible]爲何。

以賈誼爲長沙王太傅。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之。不用其議。以爲長沙王太傅。【質實】長沙國名。注見[illegible]元年。

下絳侯周勃廷尉獄。既而赦之。

周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薄太后亦以爲無反事。帝朝。太后[illegible]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亦已見勃獄辭。乃使使持節赦之。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集覽】逮治。漢書音義曰。[illegible]者。謂追捕之。逮[illegible]之所連及。[illegible]對獄之辭。[illegible]牘背者。[illegible]索隱曰。案[illegible]志。[illegible]以簿。擊斷爲亦簡牘之類。今吏於牘版背後書辭示之。令依此辭。勝之。周勃太子名也。娶公主曰尚。言帝王之女當尊尚之。不敢斥言娶。綰皇帝璽。居北軍。綰繫也。璽即皇帝傳國璽。北軍宿衛宮門內。於周垣下爲區廬。勃持一節入北軍。而遂將之。誅諸呂。廢少帝。手綰璽時。帝未即位。勃於此時不反。今更有異乎。

【書法】既而赦之何。美改過也。綱目書既而赦之二。上書張呂宗下獄則赦有罪。讓辭也。美惡不嫌同辭。書既而釋之三。其一成帝元延元年。

作顧成廟。【質實】蔡志云。顧成廟在西安府城東三十五里霸陵縣。

五年。春二月。地震。

胡氏曰。文帝之時。有此大異。何也。曰。天地之變非一端也。盡以爲人事致之。則牽合附會。泥而不通。盡以爲氣數適然。則古人修德正事。反災爲祥者。亦不少矣。要之爲天下主。父天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戰栗恐懼。思所以平格。不當指爲情性所發而遂已也。文帝之時。雖有此異。然帝方務修德化。節用愛人。此其所以雖有此異。而無其應歟。【集覽】思所以平格。平消弭也。格變革也。父母震怒時。當尋思當以悅愉父母之道。

感可消其怒氣變爲喜色。

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

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更鑄莢錢。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者其罪黥。然鑄錢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多於此。又民用錢。郡縣不同。吏急而壹之乎。則爲大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姦錢日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不如收之。賈山亦諫。以爲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皆不聽。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以是吳鄧錢布天下。

【集覽】莢錢。即五分錢。民間名曰榆莢錢。言如榆莢之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十黍爲絫。十絫爲銖。得贏。句絕。贏。餘利。隱屏。言皆隱身屏跡而鑄錢。吏急而壹之。謂郡縣各統一法。雖使之歸壹。錢文。錢法也。苟非其術。術。道也。謂立法設或非其道也。食貨志曰。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矣。怵而爲姦邪。怵本作訹。音恤。誘也。謂善良之人亦誘於利而爲姦邪。陷而之刑戮。謂謹愿之民亦陷入於刑辜被刑戮。姦數不勝。姦生頻數。故不能以勝之。不如收之。謂引若收銅於官而官自鑄。嚴道銅山。嚴道縣屬蜀郡雍州。括地志云。今雅州榮經縣。本秦嚴道縣地。縣有蠻夷曰道。故名。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鑄錢之所。豫章銅山。韋昭曰。豫章。今故章也。括地志云。秦置鄣郡。今湖州長興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銅山。舊屬章。亡命。顏師古曰。命。名也。謂脫名籍而逃亡也。仲馮曰。顏解大迂。直謂避禍自逃其命爾。以故無賦。如淳曰。鑄錢煑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曰。謂吳國之民鑄錢煑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其民無征賦。

【質實】一統志云。嚴道銅山。嚴道。秦之縣名。屬蜀郡。漢因之。晉屬漢嘉郡。西魏於此置蒙山郡及雅州。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州爲臨邛郡。治嚴道縣。唐初復爲雅州。天寶初改盧山郡。乾元初復爲雅州。屬劍南道。五代時孟知祥置永平軍。宋復爲雅州。仍治嚴道。屬成都路。元至元中改屬嘉定路。尋割屬土番宣慰司。本朝省嚴道縣入州。隸四川道。銅山在雅州榮經縣東北三十里。即漢文帝賜鄧通鑄錢處。故鄣銅山。故鄣。秦之縣名。屬鄣郡。漢屬丹陽郡。王莽改爲候望縣。東漢復爲故鄣縣。晉屬吳興郡。後省之。故城在湖州府長興縣西南一百二十里。銅山在湖州府城西南九十五里。一名銅峴山。括地志。漢吳王濞採銅山之銅。即此。山之西屬安吉縣。其南屬武康縣。前溪發源于此。

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質實】淮陽國名。注見周赧王二十七年陳州。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質實】淮南國名。注見後主建興二年廣陵國。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引管蔡興居以爲警戒。王不說。謀反。事覺。召至長安。丞相御史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詔赦。廢遷蜀。載以輜車。縣次傳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爾。今復之。王果憤恚不食死。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遂考諸縣傳送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諡曰厲王。以列侯葬雍。置守冢三十戶。

【集覽】關內侯。漢百官志。關內侯注。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家累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管蔡興居。管叔鮮。蔡叔度。皆周成王叔父也。作亂。周公奉王命誅之。興居。齊悼惠王子東牟侯也。文帝二年封濟北王。謀反自殺。縣次傳之。令各縣案次第傳遞至蜀。【卒逢霧露】霧露病死。卒讀曰猝。暴也。言緘封於輜車之內。如霧露之遮蔽。不覩天日之光明。與幽暴死也。靈帝時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雍】令。扶風郡雍縣令。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匈奴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復請和親。【考異】冒頓上漏單于二字。

初冒頓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王與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使西擊月氏。以天之福。盡夷滅降下之。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幷爲一家。北州以定。願休兵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帝報書曰。單于欲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

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至是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彊使之說至降單于甚親幸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書遺單于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集覽】老上單于號也名稽粥索隱曰稽粥音雞育中行複姓說名也行胡朗反說讀曰悅說不將爲何不作說既至因降匈奴漢物不過什二韋昭曰言漢物數十分之二入匈奴則匈奴皆動心歸漢矣湩酪湩竹用反又音凍乳汁也熱而和之曰酪穆天子傳牛馬之湩巨蒐氏【正誤】說至降單于今按所具注西戎有巨蒐國五字當爲一句

【書法】冒頓不書單于死制之也自秦始皇帝三十二年始書匈奴今是單于始見綱目自後單于死立必書匈奴益彊大也書曰請和親與書和親又異矣書曰請和親始此終綱目書請和親四是年武帝元狩四年和帝永元十六年唐僖宗乾符五年請昏一唐高祖武德八年求和親三光武建武二十二年二十七年唐德宗貞元三年求昏二晉安帝義熙七年五代乙酉年乞和親一光武建武二十八年與和親六詳惠帝三年及和親一宋甲戌年魏結和親一高帝九年

【發明】周衰吳楚僭號稱王春秋以夷狄待之於其卒則不書其葬者避其號也綱目凡四夷酋長皆從其國俗之號至其死則書死者貴華賤夷之義不使得從中國公侯之例也此義行首上足下之分定矣內夏外夷之法明矣其旨嚴矣

以賈誼爲梁王太傅

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

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慢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主上共貢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爲流涕者此也今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月異而歲不同矣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爲寒心哉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

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蓋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夫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

縛束之繫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飭坐汙穢淫亂者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辠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辠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illegible]下有節是後大[illegible]（集覽）實知治亂之體者也[illegible]如是而治如是而亂之形[illegible]飾古注亦國[illegible]食基絳侯周勃[illegible]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通侯長沙[illegible]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illegible]菹醢鄭玄曰切之四寸爲菹藍肉爲醢戰國策不避菹醢之誅詩注言剸斬之如此爛輻輳輻輳轂也凡輪有三十輻共轂於一轂以喻四方皆來分聚總注見漢王劉邦二年大壅上勇反足腫病[illegible]供奉也[illegible]總也商君公孫鞅也注見周顯王十年出分[illegible]贅謂之贅壻言不當出妻家猶人身之有肬贅也有德色慮擬也謂其容色自矜爲恩德誶語誶音碎責讓也反脣公併倨[illegible]而稽[illegible]管子管仲所著書名[illegible]亡維楫維所以繫舟楫所以[illegible]曰齊[illegible]以太子見于天也[illegible]艾讀曰刈菅音姦似茅而滑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書顧命夾兩階戺注堂廉曰戺廉稜也漢書顏師古注廉側隅也孫奕示兒編曰[illegible]注廉側隅也以廉近地對廉遠地而言之則廉隅無所謂上下矣當讀陛九級上爲句近歲太學出上廉遠地則堂高豈一時未加討論歟蘇文曰與廉遠則堂陛[illegible]漢傳亦曰廉遠地則堂高而竝不言上黥劓之罪不及大夫[illegible]文面劓割鼻也記曲禮刑不上大夫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疏[illegible]大戴禮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於大夫然則大夫犯罪不

可以加刑乎。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薄不脩。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所以媿耻之也。又見家語五刑篇。禮不敢齒君之路馬禮。周禮也。齒。問年也。路。天子所乘法車也。天子五路。駕六馬。記曲禮。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鄭玄注云。皆廣敬也。伯父伯舅。記曲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髡刖。髡。鬀髮也。刖。五刮反。又音月。斷足之刑。秦迫。謂偪迫天子。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當即郎反。處斷罪人也。賈誼本傳注。閻樂殺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忌上之風。仲馮曰。趙高殺二世。蓋又以法定其罪。縶縲。縲與絏通。謂以長繩連繫之。輸之司寇。索隱曰。司寇。二歲刑。輸作司寇。因名焉。或作輸之司空。百官表。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名。編之徒官。徒謂以罪輸贖而役作者。編謂列次名籍也。簠簋不飾。簠簋皆禮器。簠外方內圓。以盛稻粱。簋外圓內方。以盛黍稷。簠有蓋。形象龜。飾。整齊也。帷薄不脩。帷。幔也。薄。一作箔。簾也。風俗通曰。卿大夫帷。士以廉所以自障蔽。脩。理也。大譴大何。譴。責問也。何。怒責也。何與呵通。薛宣傳。譴呵及細微。白冠氂纓。喪服用氂爲纓以飾冠也。氂。是氂牛之尾。氂牛出西南徼外。盤水加劍顏師古曰。凡殺牲以盤水取頸血。故示若此。造請室而請罪。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也。若今之鍾下。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史記作清室。頸盭而加盭古戾字。綟色殺也。言不使人以殺加於頸。子大夫。公羊傳宣六年。子大夫也。注。古者士大夫通稱也。自憙。憙許記反。好爲志氣也。顧彼之久行。顏師古曰。顧。猶反也。言何不爲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彼無陛級之事

正誤頸盭而加。今按漢書顏師古注。盭。古戾字。憲結切。不戾其頸而親加刃鋻也。與戾字通。

戊辰

七年。夏四月。赦。〇六月。未央宮東闕罘罳災。

集覽未央宮東闕罘罳災。三輔黃圖云。蕭何造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其闕門觀也。劉熙釋名曰。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天子號令賞罰所由出也。未央宮殿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皆在北闕焉。東闕非正也。顏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一曰屏也。釋名曰。罘罳在門外。罘。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蘇鶚演義曰。顏注并釋名皆誤。案罘罳字。思絲也。謂織絲之文。輕疏浮虛。象罘罳宮殿簷戶閒也。唐文宗實錄。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罘罳而去。又溫庭筠補陳武帝書

罘罳晝卷。閶闔晨開。皆引曲闕屏障之意。相如子虛賦。罘網彌山。此亦謂羅鳥網耳。罘罳爲網。不謬矣。楚辭招魂篇網戶朱綴刻方連。文公注云。網戶者。以木爲門扉。而刻爲方目。使如羅網之狀。即所謂罘罳。而程泰之以爲即今之亭隔。此說是也。大火門災。又

未央宮注見高帝七年。

書法書災始此。終綱目書災十六。是年。景帝三年。中五年。武帝建元六年。太初元年。齊帝庚寅年。安帝元初四年。順帝陽嘉元年。靈帝中平二年。後主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晉元帝大興元年。梁甲寅年。丙寅年。唐玄宗天寶九載。書火十二。詳昭帝元鳳四年。

己巳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爲列侯。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封其子安等四人爲列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大指使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予之衆。積之財。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上弗聽。

長星出東方

書法書長星始此。終綱目書長星六。是年。景帝三年。武帝元狩四年。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恭帝元熙二年。梁武帝庚戌年。

發明是時君德方明。政事無闕。書長星出東方。其始吳楚七國之應歟。

庚午

九年。春。大旱。

辛未

十年。冬。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司馬公曰。李德裕以爲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太后惟一弟。而殺之。何以慰母氏之心哉。臣愚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誅。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程子曰。二公皆執一之論。未盡

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豈害其爲公器哉蓋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爲義矣使薄昭爲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爲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爲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哀其生則寄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後輕重得其宜義豈有極乎法士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集覽** 八議禮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質實** 一統志云薄昭吳人

書法 坐殺漢使也書曰有罪自殺論曰有以辭則獄矣

發明 薄昭之死先儒論者多矣今綱目不書殺將軍薄昭而書將軍薄昭有罪自殺則所斷爲甚明大抵雖帝之舅亦人臣爾安有人臣殺天子之使者而可逭其罪哉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況使者乎誅之當矣

十一年 **考證** 當補書絳侯周勃卒分註諡曰武○謹按凡例曰凡諸臣之卒惟宰相悉書賢者曰某官某爵姓名卒而註其諡絳侯從高帝起沛定天下有功高帝遺詔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卒誅諸呂立代王爲帝其漢室四百年之業皆如高言漢稱平勃文帝初年相而勃位居平上十二年既書陳平卒勃之卒豈可無書史記漢書皆著孝文十一年薨司馬公通鑑不載先儒亦以爲失今故推本義例以補之

夏梁王揖卒徙淮陽王武爲梁王 **考異** 提要夏作冬

梁懷王薨無子賈誼上疏曰陛下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能自完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不足以有所禁禦臣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東郡以益梁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禍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於是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 **集覽** 蕃扞

詩崧高篇四國于蕃箋云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蕃屏如黑子之著面前淮陽國小也吳楚俗謂黑子爲誌宋太祖欲下太原趙普曰彈丸黑誌之地將安所逃即此新郪地理志汝南新郪縣郪七私反或音妻誤也應劭曰秦伐魏取郪丘漢興爲新郪章帝改名宋新郪屬南國揵之江揵音蹇接也高枕楚辭九辯曰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注枕去聲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皆如所欲 **質實** 一統志云新郪漢之縣名屬汝南郡後廢之故城在鳳陽府潁州治八里

匈奴寇狄道

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鼂錯言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百不當一兵不完利甲不堅密弩不及遠射不能中中不能入不當無矢故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下馬地鬬劍戟相接此中國之長技也然兵凶器戰危事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閒耳跌而不振則悔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荅鼂錯爲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集覽** 家令百官表家令主皇太子倉穀飲食張晏曰太子稱家故曰令鼂錯音朝厝史記注錯又如字讀音[illegible]鐵矛鋋矛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仲馮曰長戟恐誤或者勁弩如今九牛大弩以槍爲矢故可射疏及遠然疑有錯文不可射疏與疎通 **義渠** 注見周顯王四十二年 **峭** 直峭本作陗贊曰陗直峻陋也 **智囊** 言一身所有皆是智若囊橐之盛物然

募民徙塞下

鼂錯又言曰兵起而不知其埶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胡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埶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救之纔到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其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且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繫虜之患亦美哉上從其言錯復言陛下幸募民以實塞下使屯戍益省輸將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置器物焉使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其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十伍一里四里一連十連一邑皆擇其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爲之長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集覽不著於地者若畜牧移徙不著土地而無常處離南畮離去也音力智反[illegible]會漸相遠擾要音邀師古曰在我爲要在彼爲害[illegible]調立調筭度也爲之筭度而創立城邑稟食稟請曰稟古者給人以食取諸倉廩故稱稟給稟食能自給而止謂人能自給贍乃止也謂不常予縣官張晏曰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索隱曰謂國家爲縣官者夏官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賢材有護擇有保護邊縣之能者壹大治則終身創創初良反懲也顏師古曰若一大大舉兵治之則可爲終身懲戒保無邊患也折膠顏師古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此爲候而出軍使得氣去使其得勝遂志氣而去

天生烝民厥有恒性其卽於所爽不從教令者多爲饑寒所迫幷畫出於性思也兒錯云離悲文不能得之於其子入倘入理イ可以人肅言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興卒塞之集覽酸棗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年質實金隄一統志云金隄自開封府滎陽縣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歷代築之以禦河患通謂之金隄漢孝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卽此書法書河決始此綱目書河決十有六是年武帝元光三年春[illegible]

○春三月除關無用傳集覽除關無用傳[illegible]

○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賜農民今年半租

鼂錯言於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今海內爲一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春耕夏耘秋穫冬藏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而農民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

所渫。而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使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錯復言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帝下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野不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集覽】中人弗勝。中人處强弱之間者。猶言凡人也。勝謂不堪也。倍稱之息。顏師古曰。稱。尺證反。舉貣。今俗所謂舉錢。如淳曰。取一償二爲倍稱。鬻。音育。廢餘物也。粱肉。賈逵曰。粱米之精者。詩詁。粱似粟而大。有黃青白三種。黃粱出蜀漢。香美逾於諸粱。竹根黃。乘堅。乘。駕也。堅。謂好車。策肥。策。鞭也。肥。謂肥馬。粟有所渫。案食貨志注。渫。息列反。散也。道民之路。道。非道德之道。徒到反。與導同。啟迪也。

【書法】秦政之初。書令民納粟拜爵矣。未免罪也。於是始有贖罰焉。自是武帝書詔民得贖罪。元朔六年。書令株送徒入財。元鼎二年。令死罪入贖。天漢四年。明帝書詔聽有罪亡命者贖。永平八年。梁武帝書立贖刑條。壬午年。復贖刑法。乙丑年。不可勝書矣。

十三年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

詔曰。朕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集覽】親耕以供粢盛。注見二年。親桑以奉祭服。漢儀。春桑生。皇后親桑於苑中。蠶于薄。穀梁傳。桓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書法】書。重本也。

夏除秘祝。

初。秦時。祝官有秘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不取。其除之。【集覽】祝官有秘祝。祝官。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秘祝。祭上贊辭也。秘密不可宣。秘祝。六祝。並之秀反。災祥。妖孽自外來。謂之祥。左傳昭十八年。將有大祥。注。祥。變異之氣。

五月。除肉刑。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詔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欲改行而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丞相御史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集覽】緹縈。少女名。索隱曰。緹音啼。鄔氏音繫。終身不息。息。生也。又文紀。詔曰。刑者不可息。注。言黥劓割截肉者。其復生長不可得矣。除肉刑。肉刑者。黥劓剕宮大辟。除者有以易之。通鑑。張氏曰。皐陶改贖。爲期。曰刑有贖罰。改爲刑。文帝本紀詔曰。今法有肉刑三。注。李奇曰。高帝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也。索隱曰。斷趾黥劓

之屬。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曰。以淫亂人族類。故不易之也。具爲令。具備也。著爲律令。髡爲城旦舂。鉗。以鐵束頸也。舂。持杵臼也。完者。等于城旦者。律說。論決爲髡鉗。輸邊築。晝日防虜。夜暮築長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或曰。城旦。旦起治城。不施刑。今止。止與趾字通。下右止同。受賕枉法。因財枉法。相謂也。已論。論平聲。議法也。記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論音倫。天論。謂天理。疏闊。網疏闊。與網疏而不入。防。如網之疏。調也。老子任爲篇。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錯之風。憲問曰。錯。置也。古者。民不犯法。刑錯而不用。今雖未及於古。亦庶幾矣。【質實】一縷。志云。緹縈臨淄人。漢淳于意之少女。意有罪當刑。怨罵其五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願没身爲官婢以贖父刑。文帝憐之。爲免意罪。因除肉刑。太倉令。夏曰上。其曰太倉令長也。

【書法】除肉刑。何予之也。肉刑。古法也。自帝始廢古法。則曷爲予之。不忍人之心也。故不書始。書始則疑於廢井田開阡陌之政。書除。十三年書。惠帝四年。文帝居三焉。

六月。除田之租稅。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也其除之【集覽】本末者無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

【書法】除者何永除也再賜天下半租仁矣於是遂永除之非帝之儉約固有餘蓄能若是乎終綱目一而已矣綱目書免天下今年田租者四昭帝始元二年宣帝本始元年和帝永元九年唐玄宗天寶十四載

十四年冬匈奴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

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畜甚多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發車千乘騎卒十萬上親勞軍欲自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爲大將軍擊逐出塞而還【集覽】朝那縣名屬河西安定郡朝直遙反又如字那奴何反括地志云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蕭關秦北關也在上郡北正義曰古龍山關在原州平京縣界括地志云今靈武縣古蕭關北地都尉卬北地注見哀帝建平元年都尉佐郡守典武職甲卒顏師古曰卬五郎反名也姓孫回中宮注見秦始皇二十七年固要上乃止文帝本紀作固要帝帝乃止注要劫也如淳曰固要必不得自征也【正誤】固要上乃止今按要約勒也劫持之義說文以力止其去曰劫從力非劫奪之劫後倣此【質實】一統志云朝那春秋時地名漢置朝那縣屬安定郡後魏割入臨涇後周復置唐省之故城在平京府城東南蕭關在平京府鎮原縣西北一百四十里

【書法】特筆也與書至祁連而還武帝元狩二年書狼居胥山而還武帝元狩四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者和帝永元元年大有還庭矣

【發明】十一年書匈奴寇狄道募民徙塞下是年又書入寇遣兵擊之出塞而還與誇伐罷役至于太原者如出一轍人侵邊犯境乃犬羊之常爾驅而出之盡境卽止此盛德事也窮兵黷武犁庭掃穴果何爲哉特筆于此蓋美之也

赦作徒魏尚復爲雲中守

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趙人上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李牧爲趙將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有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集覽】上輦過郎署蓋輦車也顏師古曰駕人以行曰輦郎官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署府署也文帝乘輦經過郎署時馮唐爲郎中署長文帝二年幸上林郎署長布奏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居代時文帝初封代王故云每飯上餐食也馮唐傳作每飲食拊髀搏也髀部禮反股之外也將之者有所激然爾推轂言乘萬人如推車轂之轉運也史記補燕世家呂氏推轂高帝就天下索隱曰諸呂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全然也推昌誰反閫以內閫義與閫同馮唐傳作闑韋昭曰闑門中橛俗言門限也以內謂郭門內也闑魚列反軍市租索隱曰案軍市謂軍人貿易之地也市有稅稅卽租也不從中覆不必覆奏朝廷而後行私養錢服虔曰私粟假錢也或曰官所頒粟給也尺籍伍符漢軍法曰吏卒斬捕以尺籍書下其縣移郡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索隱曰尺籍者書其斬捕之功於一尺之版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上功幕府上功謂尺籍所上斬首捕虜之數也幕府注見秦王政三年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一陵反謂斬捕之數不同也[illegible]秦法以斬首[illegible]今魏尚差上首虜六級而坐以罪【正誤】[illegible]而推其轂今按推轂[illegible]薦賢[illegible]同義不【質實】一統志云魏尚興平人馮唐趙人

【書法】書作徒何美改過也復以爲之例有四有改過之辭有甚過之辭有不能令之辭有因仍之辭魏尚雲中守是年張敞冀州刺史宣帝甘露元年王尊徐州刺史成帝河平二年翟方進丞相永始六年

張貞護何奴中郎將。桓帝延熹九年。元匡平州刺史。來巳亥年。廣陽王琛北道大都督。丙年。王琳湘州刺史。癸酉年。李光弼太尉。統八道行營。肅宗上元二年。韓愈吏部侍郎。穆宗長慶三年。皆假爲之辭也。符重鎮北將軍。晉孝武太元五年。何尚之尚書令。宋癸巳年。蕭寶夤西道大都督。梁丁卜年。宇文泰勸農使。唐玄宗開元十二年。張格同中書事。五代甲申年。殷旭蓬州刺史。丙戌年。馮暉朔方節度。丙年。馮延巳同平章事。癸丑年。皆求過之辭也。殷仲堪荊州刺史。晉安帝隆安二年。蔣溥威化節度。唐昭宗景福元年。王建西川節度。唐昭宗乾寧四年。崔胤同平章事。天復三年。石敬瑭河東節度使。五代甲午年。皆不能令之辭也。宋博御史大夫。後漢建平二年。高幹并州刺史。獻帝建安十一年。歐陽頠衡州刺史。梁丁丑年。來瑱山南東道節度。唐肅宗寶應元年。李從曮鳳翔節度使。五代甲午年。孫方簡義武節度。戊申年。皆因仍之辭也。

春，增諸祀壇場珪幣。

詔曰：增諸祀壇場珪幣。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集覽】珪幣，祭神之玉帛。皆祀

其國中之山川曰望。謂不必至其處，但遙望其方而祭之。左傳僖三十一年：望，郊之細也。注：郊，大禮也；望祀，禮之細微者也。右賢左戚：韋昭曰：右猶高也，左猶下也。劉德曰：先賢後親也。祠官祝釐：祠官，攝行祀事者。釐音禧，福也。

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質實】一統志云：成紀，古地名，即伏羲所生之處。漢置成紀縣，屬天水郡。晉以後皆因之。本朝省入秦州。故城在鞏昌府秦州境。

初，張蒼以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爲當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爲非，是罷之。至是，帝召臣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曆服色事。蒼由此自絀。【集覽】成紀，地理志天水郡有成紀縣，今秦州縣也。草改曆服色事，草改者，草創改易此三事也。曆謂筭數，所以紀歲月日時之分數。服謂如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殷人縞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色謂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秦尚黑。

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

【書法】天一而已，而曰有五帝，爲非古也。自是以後，郊祀五畤，不可勝書矣。書始，病帝也。是故文帝行幸多不書。雍十年、十一年、後二年、三年、四年、五年，皆不書，惟此特書之。

【發明】天下之事，莫重於其始。始之不謹，後將若何？是故有典則以貽子孫，所以爲孫謀以燕翼子，所以爲武王。文帝謙恭之君，初無所溺，而乃始爲五帝之祀。夫帝一而已，安得有五？見異時紛紛祠祀，實昉于此。故綱目特以始郊五帝書之，以見開端之失。至他日武帝五畤之祠，止書如雍。此固綱目謹始之意，學者誰能合前後所書而觀之，則得其旨矣。

○赦。

○秋九月，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爲中大夫。【質實】錯，一統志云：潁川人。

錯以對策高第，擢爲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

【書法】親策何？譏也。何譏爾？譏親策之而所得者鼂錯爾。以是爲失人，故譏之。是故文帝策士而得鼂錯，則書親；武帝策士而得公孫弘，則書親，漢元光元年；文宗策士而失劉蕡，則書親，唐太和二年；皆譏也。終綱目書親策三而已。

【發明】錯以直言對策，而言乃不直，故所對之詞皆削而不錄。然則錯亦有愧於其名多矣。嗚呼！有君如文帝，又以直言策士，猶且不能正議直言，豈不深可惜歟。

作渭陽五帝廟。

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集覽】新垣平：陳留風俗傳云：畢公封新，新垣其後因氏焉。平，名也。作渭陽五帝廟：史記封禪書作渭陽五帝廟同宇。注：[illegible]宮宇之中立五廟。地志云：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東二十里，[illegible]五帝廟，一宇五殿也。[illegible]一宇之內，面設五帝，帝各依其方色也。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紐，白曰白招拒，黑曰汁光紀。唐書高宗詔五帝，鄭玄注云[illegible]五行之精氣也，而鄭玄謂爲太微五帝，誤矣。【質實】一統志云：渭陽五帝壇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舊長安城東北。漢文帝始郊見雍五畤，因新垣平言，乃作渭陽五帝廟。

【書法】垣平，譎也。帝於是少惑矣。自帝有渭陽汾陰之祠，於是武帝祠竈、祠神君、立越祠，昭帝祠鳳凰，

丁丑

宣帝祠金馬碧雞。皆有自來矣。至唐則有九宮貴神之祠。世主之惑。何多也。

十六年。夏四月。親祠之。以新垣平爲上大夫。

上郊見渭陽五帝廟。貴平至上大夫。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集覽**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顏師古曰。受經於博士。曰博士諸生。索隱曰。刺。采取之也。劉向七錄云。文帝所著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所以述先王之制度。故曰王制也。群書考索曰。漢文令博士諸生刺經作王制。博士諸生名氏無聞。果何人哉。苟能作此一書。以爲無窮之傳。今觀其書。言爵祿則竊孟子之文。官制則竊左氏之文。言巡狩則竊書之文。其餘則雜采公羊穀梁等說。而蓋以己見。正所謂不知而作也。雖其言未必盡非。要之牴牾者多矣。

書法親者何。不宜親者也。既郊見矣。又作廟而親祠之。是故文帝祠五帝廟則書親。見上年。武帝祠竈則書親。元光二年。桓帝祠老子則書親。延熹九年。皆非所親而親者也。

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

齊文王則薨。無子。國除。上乃分齊地。立悼惠王肥子將閭爲齊王。志爲濟北王。賢爲菑川王。雄渠爲膠東王。卬爲膠西王。辟光爲濟南王。

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爲王。

安爲淮南王。勃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

詔更以明年爲元年。治汾陰廟。

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而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於是治廟汾陰。欲祠出鼎。**集覽**候日再中。候。推測也。前期而言也。言日昃而復回午也。史記封禪書注。索隱曰。淮南子云。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麾之。日爲卻三舍。豈其然乎。治廟汾陰。欲祠出鼎。汾陰注見周顯王四十二年。欲出周鼎。泗水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又九鼎注見周慎靚王五年。

書法人主即位。謂一爲元。古也。自魏罃與齊相王。始以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君子非之。於是帝即

戊寅

位十六年矣。惑於異端。復有此失。綱目書之。譏惑也。自是景帝有中元後元。武帝十一改元。滋紛紛矣。

發明人君即位。以元紀年。故雖累數至百不改也。文帝至是已十六年。乃訹於邪臣之說。無故改元。果何義哉。直筆書之。其失自見。

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伏誅。

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陽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集覽**改正服。改易正朔服色。

書法文帝之篤令德。蓋致精極于斯。至末年而書增壇場珪幣。始郊見五帝。作五帝廟親祠之。以新垣平爲上大夫。治汾陰廟。如日月之食。不能不爲全美之累也。及書新垣平伏誅。則所謂更也。人皆仰之矣。綱目闢左道。凡方士必以伏誅書。終綱目書方士伏誅七。新垣平。少翁。欒大。隋潘誕。唐柳泌。趙歸真。李玄伯。

發明文帝盛德之主。清靜玄默。無所偏好。固非秦皇孝武求仙者之比。前此方士陰祕。既書之於冊。至

十四年增珪幣。十五年始郊雍。然皆非有徼福之意。小人以闚其隱。思有中之。於是祠祀之事。紛紛交塞。今綱目上書作五帝廟親祠之。以新垣平爲上大夫。則是祠乃垣平所立爲甚明。至是又書改元。祠汾陰。垣平伏誅。則小人之詐。以甚而敗。幸帝速悟。不遠而復。即誅其罪。不然。豈不爲盛德之累耶。雖然。帝能誅垣平。而不能盡改垣平之所爲。使後人得以藉而行之。則亦猶爲未善也。觀綱目前後所書。若有深意。然則人主好尚。盍亦謹其微哉。

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計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集覽**度田非益寡。度。計耕也。言田畝之數如故。未嘗加少。靡穀。本紀注。靡通作糜。散也。

己卯

二年。夏。復與匈奴和親。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匈奴連歲入邊，殺畧甚多，雲中、遼東郡萬餘人。上患之，乃遣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和親。**集覽**當戶：匈奴傳單于使當戶雕渠難報謝。索隱曰：匈奴官有左右大當戶。案，雕渠難者，當戶名也。

書法六年書請和親矣。十一年而書匈奴寇狄道，於是又書復與匈奴和親矣。六年而書匈奴寇上郡、雲中。以帝之盛德，而和親不足恃如此。綱目備書之，有天下者，可以鑒矣。

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為丞相。**質實**一統志云：申屠嘉，梁人。

張蒼免。帝以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為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即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為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楊氏曰：文帝之不相廣國，蓋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己也。廣國果賢耶，雖親不可以廢；果不賢耶，雖親不可用。若何容心哉。**集覽**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者，有材多力之士，能腳蹋彊弩張之，故曰蹶張。顏師古曰：以手張弩曰擘張，以足蹋弩曰蹶張。弄臣，言所戲也。顏師古曰：謂狎褻無關大體也。

三年，春，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四年，夏四月晦，日食。○五月，赦。

五年。

六年，冬，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

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兵罷，拜亞夫為中尉。**集覽**飛狐：飛本作蜚，注見漢王劉邦二年。句注：徐廣曰：山名，在鴈門陰館，屬并州。如淳曰：句音章句之句。案，史記句作勾，索隱曰：代鴈云句音俱，包愷云音鉤。正義曰：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四十里。北地注見哀帝建平元年。細柳：徐廣曰：地名，在長安西。如淳曰：案三輔黃圖，細柳倉在渭水北，古徼西。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柳市是。索隱曰：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括地志云：細柳倉在雍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霸上注見秦王政二年。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宮門也。括地志云：棘門在橫門外。案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橫音光。彀弓弩持滿：正義曰：彀，張也。持滿者，但引滿而不發。先驅：即前導也，在前引導車駕者，猶唐之武侯隊。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云：軍中之事，不聞君命。又管子司馬兵法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介胄之士不拜：介，甲也。胄，兜鍪也。記曲禮，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又曰：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蓌拜。注：蓌則失容節，蓌猶詐也。音挫，又音作。宋氏曰：蓌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天子為動：顏師古曰：為之悚動，所以體貌之也。遠塞：句絕，言出塞遠去也。中尉：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質實**一統志云：周亞夫，沛人，勃次子也。句注：山名，在太原府代州西二十五里，上有太和嶺，一名西陘。細柳：原名在西安府城內昆明池之南，即周亞夫屯兵處。棘門：在西安府城舊咸陽縣東北一十八里，漢將軍徐厲嘗次軍于此。

書法等者何？累之也。於是六將軍備胡，而亞夫之序在四，綱目等諸將而首亞夫，予之也。

夏，大旱，蝗。詔弛利，省費以振民。

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賣爵。**集覽**弛山澤：弛，廢也。山澤漁鹽竹木之利。倉庾：顏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鄭玄云：倉無屋曰庾。民得賣爵：瓚曰：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賣買。

書法書大旱始此。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書旱五十八，而書恤民之政者十二。是年、景帝中三年、武帝天漢二年、明帝永平十八年、和帝永元九年、安帝永初二年、晉丁卯年、魏唐太宗貞觀元年、二年、十一年、十二年、憲宗元和四年、文宗太和六年。書大蝗十六，是年、武帝建元五年、元光六年、元封六年、平帝元始二年、靈

帝熹平六年。昭烈帝章武二年。晉愍帝建興四年。元帝建武元年。成帝咸康四年。穆帝永和十一年。丙寅年。宋。梁丁丑年。北齊。唐玄宗開元三年四年。僖宗乾符二年。書蝗三十七。而書恒蝗之政二。是年。和帝永元九年。世主之以災爲玩者多矣。

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遺詔曰。萬物之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嫁取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

使。〔胡氏曰〕孝文溺於小仁。短喪廢禮。信有罪矣。然行而有悖於義。雖有父令。不可從也。況三年之喪。所以盡生者之孝心。又非父之所得令者也。然則孝景之薄于君親。其罪益大矣。〔集覽〕方內安寧。謂四方之內。既安且寧。令到爲句。謂詔令到日。〔絰帶〕士喪禮疏曰。麻在首在要皆曰絰。分而言之。首曰絰。要曰帶。其斬衰首絰以有子麻爲之。麻本著頭左邊而從額前向右圍之。卻就左邊與麻本相接。以末加於本上。又以繩爲纓繫於頤下。其齊衰首絰以麻本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之。就右邊以末藏在本下。以一布爲纓。文公家禮曰。首絰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要絰較小。絞帶又小於要絰。要絰象大帶。兩頭長垂下。斬衰至大功其要絰初皆散垂。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絰帶不散垂。絞帶象革帶。一頭有彄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斬衰用麻爲之。齊衰以下皆用布。〔毋〕布車及兵器。毋。禁止之辭也。應劭曰。毋得以布衣車乘及兵器也。不施輕車介士也。〔禮畢〕句。〔罷〕句。〔已〕下棺。史記文帝本紀無棺字。索隱曰。已下者。謂柩已下於壙。〔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本紀作紅。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爲領緣也。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索隱曰。劉德云。紅功也。男功非一。故以工力爲字。女功唯在於絲。故以糸工爲字。三十六日。以日易月也。禫。徒感反。除服祭名也。禫者。澹澹然安平之意。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皆遣歸家。重絕人類也。穀梁傳隱二年。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注。嫁而曰歸。明外屬也。〔正誤〕毋布車及兵器。今按謂不以布蒙其上也。衣字去聲。

〔書法〕賀善贊曰。文帝三代以來賢主也。而首變古之事二焉。除肉刑也。詔短喪也。二者皆大節爾。曰曷爲不書始。肉刑之除。猶曰有不忍之心云爾。短喪則廢古禮。誤後世之大者。其不書始何也。綱目之意不專罪帝也。然則尚奚罪。罪其嗣君與臣子爾。帝嘗詔治霸陵。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然晉愍之世。盜發霸陵。得其金帛甚多。當時猶收其餘以實內府。則薄葬之制。景帝蓋未嘗果從也。況三年之喪。臣子所以自盡其心者。使景帝於此斷以從令。非孝之義。一由古禮。後世亦孰敢蹈其失哉。綱目所以不書始。責不專在文帝也。

葬霸陵。

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

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集覽〕露臺。累土爲之。將以承露。索隱曰。顧氏案。新豐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爲高顯。文帝所欲作臺之舊址存焉。徐廣曰。露一作靈。〔直百金〕直。價也。公羊傳隱五年。百金之直。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食貨志亦云。黃金一斤直萬錢。那文帝言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則爲金百斤。爲錢百萬也。中人。處富者貧者之中也。〔身衣弋綈〕衣。於旣反。弋。逸織反。綈。田黎反。索隱曰。弋。黑色也。綈。厚繒也。蓋今之絁也。絁。式支反。說文。粗緒。繒不同者。文帝以爲衣而身自衣之。如淳曰。案賈誼疏云。身衣皁綈。文中子事君篇曰。衣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心。爲之可也。衣不曳地。曳。以制反。引也。不曳地。謂衣之長不被土也。唐輿服志曰。婦人裙不過五幅。曳地不過三寸。〔賜以几杖〕几。老者所以凭而坐。杖。老者所以倚而行。記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所以養其身體也。〔假借納用焉〕顏師古曰。謂假借之以辭

（色。納其言而用之。蘇林曰。假音休假之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正誤〕路音。今按恐以臺上不岸。顯露爲名。非謂承露也。〔質實〕霸陵。注見文帝二年。）

太子啓卽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考異〕按文帝卽位後。不書尊母薄姬爲皇太后。蓋闕漏矣。〔考證〕當作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謹按凡例曰。凡正統尊立。非正嫡則加姓氏。後倣此。）○九月。有星孛于西方。（〔考異〕九月上漏承字。○）

長沙王著卒。無子。國除。

（初高祖賢文王芮。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傳國數世。至是乃絕。〔集覽〕長沙王著。著陟慮反。長沙王名也。吳芮五世孫。高祖賢文王芮。文王芮卽吳芮也。高祖賢之。始封衡山王。以從入武關。故德芮。徙封長沙王。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高祖以吳芮至忠。故著于令甲而稱其忠也。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如吳芮王。故著令。使特王之。贊曰。漢以芮忠。故特王之。以其非制。故特著令也。著陟慮反。謂著在法令中也。令甲者。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甲者第一令也。顏師古曰。甲者。令之篇次。〔正誤〕長沙王忠其定著令。今按鄧展說是

以吳芮異姓封王。故特著令。非專爲稱其忠也。）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三

吏部尚書加二級臣宋犖謹奉

敕校刊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

（起乙酉漢景帝元年。盡庚午漢武帝元狩六年。凡四十六年。）

乙酉

孝景皇帝元年。冬十月。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令郡國立太宗廟。

（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宜爲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爲太宗之廟。天子世世獻。郡國宜各立太宗廟。制曰可。〔集覽〕天子世世獻。本紀作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按韻會獻字下載說文云。宗廟犬名羹獻。犬肥者以獻。〔正誤〕天子世世獻。今按此但言祭獻。不必指獻犬也。）

春正月。詔聽民徙寬大地。

（詔曰。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或饒廣。水泉利。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夏赦。○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書法〕復者何。嘗除也。文帝除之。至景帝而復收。非得已也。然止收半租。則賜民半租矣。自是遂爲常

制。足歲賜半租。自帝始也。書曰復收。與魏綴綿帛稅書復者異矣。[illegible]戊庚年。）

○減笞法。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笞五百者率多死。是歲帝詔。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以張歐爲廷尉。

（歐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爲人長者。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亦不敢大欺。〔集覽〕張歐。史記張叔者名歐。正義曰。歐於友反。索隱曰。烏後反。漢書注歐音驅。有此異耳。治刑名家。索隱曰。劉向別錄云。申子之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正義曰。刑刑家也。名家在太史公自序傳。言治刑法及名實也。〔質實〕一統志云。張歐沛人。安丘侯說少子也。）

丙戌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男子二十始傅。（〔集覽〕二十始傅。注見漢王劉邦二年。老弱未傅。）○春三月。立子德爲河間王。閼爲臨

江王、餘爲淮陽王、非爲汝南王、彭祖爲廣川王。發爲長沙王。【質實】（河間、國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長沙、國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夏四月、太皇太后崩。【考異】（據此例、太后下漏薄氏二字。）○六月、丞相嘉卒。

初、內史鼂錯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絀、疾錯。錯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嘉聞、爲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自歸。至朝、嘉請、上曰、錯所穿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且我使爲之、錯無罪。嘉罷朝、曰、吾悔不先斬錯、乃爲所賣。歐血而死。【集覽】廟堧垣、韋昭曰、堧、而緣反、宮外餘地也。正義曰、堧、外垣內遊地也。遊亦餘也。顏師古曰、堧者、外垣之內、內垣之外。夜入宮自歸爲句。漢書作入宮上謁自歸上。顏師古曰、歸首於天子也。嘉請爲句。請、奏也。冗官、漢書注、散官也。顏會注、宮中之冗食人也。徐氏曰、無定所職也。

以陶青爲丞相、鼂錯爲御史大夫。○彗星出東北。

【書法】書彗星記異也。自是熒惑歲星逆行、明年長星出、而七國反、兵滿天下、此其應也。綱目書彗十

有七、書孛自周赧王八年、書孛五十有三、則彗之爲異、非孛比矣。

○秋、衡山雨雹。【集覽】（雨雹、注見晉穆帝永和五年。）【質實】（衡山、國名、注見景帝四年。）大者五寸、深者三尺。

【書法】書雹記災也。書雨雹始此。終綱目書雨雹二十四。是年大者五寸、深者三尺。景帝中元年、大者尺八寸。武帝元鼎三年、元封三年、大如馬頭。宣帝地節三年、四年、深二尺三寸、殺人。成帝河平二年、大如斧。莽己巳年、甲戌年、殺牛羊。殤帝延平元年、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元初四年、六年、延光元年、順帝永建三年、桓帝延熹四年、七年、靈帝建寧二年、熹平四年、中平二年、獻帝初平四年、晉惠帝元康三年、深三尺五寸。晉懷以後不書、史缺也。

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書法】書熒惑始此。終綱目書熒惑五。是年、晉懷帝永嘉三年、康帝建元二年、安帝義熙十一年、齊武帝永明年。○月食不書、書出北辰、何。月有常道、錯行至此、大異也。自是書月犯、書月貫天廷也、當之世三

書月犯、終綱目書月五。是年、漢成帝建始元年、唐肅宗乾元二年。○歲星不書、此其書何。說大異也。終綱目書歲星一而已。

三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居天下膏腴之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俊之士。每入朝、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者無異。上嘗與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意、然心內喜。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梁王以此益驕。【集覽】膏腴、音庾。顏師古曰、腹之下肥曰腴、故取以驗肥腴之地。睢陽、地理志、周之宋國也。武王封微子於宋、即此。漢置梁國。隋改宋州。今歸德府是。括地志云、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十里外城中、本漢睢陽縣也。景帝時、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之、稱睢陽曲。著籍、著、竹略反。籍、名簿也。令梁國之侍中郎官謁者、皆著其名於門籍、通引出入也。又詳見宣帝地節三

年。通籍。【質實】一統志云、睢陽、漢之縣名、屬梁國。隋置宋州、改縣曰宋城。大業初改州曰梁郡。唐初爲宋州、後爲睢陽郡。五代梁置宣武軍、唐改歸德軍。宋陞爲南京應天府、治宋城。金改府曰歸德、復改宋城曰睢陽。元因之。本朝降爲州、以睢陽縣省入焉、屬開封府。

春正月、赦。○長星出西方。○洛陽東宮災。

【發明】景帝即位纔三年、兩書彗孛、熒惑歲星之變、紛紛見於史冊。至是又書長星出西方、洛陽東宮災、未幾果有七國之亂、漢幾不保。帝豈有悖政逆令以干天地之和者乎。蓋仁恭儉、家法未變、而大變若此。先儒有言、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景帝失德未一形、特以忌刻少恩、而變異應之捷如影響然、則人君一念之間、所繫若此。觀之綱目之所書、則知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是、可不謹諸。

○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反。以周亞夫爲太尉、將兵討之。殺御史大夫鼂錯。二月、亞夫大破吳楚軍。濞亡走越。戊自殺。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稱疾不朝京師案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爲秋請文帝復問之對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謀益解然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即位錯曰高帝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德至厚王當改過自新反益驕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錯又言楚趙有罪前削一郡膠西有姦削其六縣方議削吳吳王恐因發謀舉事聞膠西王勇好兵使人說之又身至膠西面約逆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爲設醴及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戊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皆諫被殺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二十餘萬南越亦發兵從起廣陵西涉淮并楚兵遣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還走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至是上乃拜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酈寄擊趙欒布擊齊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錯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爲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七國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錯未嘗同堂語至是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

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上方與錯調兵食問之盎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何以言其無能爲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上曰計安在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盎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今獨有斬錯發使赦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令丞相廷尉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與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乃使盎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以言軍事見上上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公言善吾亦恨之盎至吳吳欲劫使將盎得間脫亡歸報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阸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而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王即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

將兵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集覽吳王濞注見高帝十二年。膠西王卬。卬五剛反。高帝孫。齊悼惠王子。故平昌侯。立十一年反。都密州高密縣。按高密今屬膠州。膠州環渠西縣。膠東王雄渠。高帝孫。齊悼惠王子。故白石侯。立十一年反。都即墨。括地志云。即墨故城在今登州膠水縣東六十里。故曰膠東。菑川王賢。高帝孫。齊悼惠王子。故武成侯。立十一年反。都劇。案劇縣屬菑川。菑川國。晉罷。濰州。今臨朐是。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南三十里。濟南王辟光。辟音璧。高帝孫。齊悼惠王子。故扐侯。立十一年反。都濟南。括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州長山縣西北三十里。楚王戊。高帝弟楚王交孫。嗣二十一年反。都彭城。趙王遂。高帝孫。幽王友子。嗣二十六年反。都邯鄲。爭道。爭行棊之路。博局。猶今言棊槃。提殺之。徐廣曰。提。徒計反。史記周勃世家。太后以冒絮提文帝。索隱曰。服虔云。提音弟。或作啼。非也。蕭該音底。提擲也。案蕭音爲得之。使人爲秋請。史記吳王濞傳。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索隱曰。請音淨。謂漢不得行。使人爲此秋請之禮。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爲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索隱曰。此語見韓子及文子。余今見列子說符篇曰。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識盜之貌。而得其情。俄而羣盜盜而戕之。晉侯大駭。告趙文子曰。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用之。卒踐更。輒與平賈。更。戍兵也。如淳曰。更有三品。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史記曰。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雖丞相子亦在調。不可人人自行。又行者不可三日便還。因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漢書音義曰。吳王欲收民心。爲卒踐者給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illegible]時有所與。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索隱曰。此言歲更輒與平賈。謂爲踐更合自出錢。今吳王欲得人心。乃與平價。官讎之也。誦。佗人通融而逃亡者。討捕之。公共禁弗予。史記吳王濞傳。公作訟。注。師古曰。訟公也。正義曰。訟音容。言其相容隱也。不予也。臣瓚曰。訟曰正。長曰嫡。其餘曰庶。妾隸之子曰孽。孽之言蘖也。有罪之女。沒爲役。役之而已。得幸於君。有所生。若木既伐而生枿也。枿與蘗通。音才葛反。申公。魯人。史記儒林傳。言詩於魯則申培公。索隱曰。培。申公之名。音扶尤反。浮丘伯。齊人。浮丘複姓。伯名也。索隱曰。呂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劉郢俱卒學也。春於市。史炤釋文曰。正身春之曰雅春。按本傳作杵。曰雅春於市。注爲木文

杵而以手舂。今謂步臼者曰。閩東越。史記東越傳注。韋昭曰。閩者。東越別名也。又閩越注見惠帝三年。罪狀。鼂錯狀。形容之也。其書形狀鼂錯之罪。猶莊子自狀其過也。破梁棘壁。梁謂梁國。按大梁今陳留浚儀。是古汴州也。漢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溼。徙睢陽。改曰梁國。即宋州也。今歸德是。棘壁城名。屬梁國。索隱曰。按春秋宣二年。宋鄭戰于大棘。注。大棘在陳留襄邑南。蓋即棘壁也。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西南七十里。丞史。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周至前口對。狀不用奏章。願至上前口對說也。豪傑白頭。淮南子曰。智過百人曰豪。才過萬人曰傑。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蘇代爲齊謂秦王曰。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擅適諸侯。適與謫通。責也。罰也。密裝治行。謂促裝治具行李。以使吳也。密。秘之也。鄧公。漢書作鄧先。孔文祥曰。姓鄧名先。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處所來也。師古曰。道由也。剽輕。剽。匹妙反。亦輕也。輕。去聲。不持重也。乘六乘傳。漢書。呂后崩。大臣召代王。代王乘六乘傳。至長安。注。如淳曰。急者乘一馬曰乘一乘傳。張晏曰。乘六乘傳。蓋備漢朝有變。欲急馳還。故乘傳車六乘也。文帝乘傳。注見高帝五年。間人。間。居莧反。師古曰。謂伏兵也。殽澠。並注見光武建武三年。藍田。注見周赧王三年。武關。注同上四年。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擊鳴鼓。荀子富國篇。必將撞大鐘。擊鳴鼓。以塞其耳。注。大作。合樂之聲也。楚辭九歌國殤篇。援玉枹兮擊鳴鼓。注。援枹擊鼓。言志愈厲而氣愈盛也。淮泗口在今淮安州北。樂史寰宇記云。今公路浦即淮口也。袁術道此。因以名焉。水經注。淮水在山陽北五里。淮水之會。即城前也。左右兩川。夾瀆二水以入。即泗口也。自鷺山北。滎道楚城東。入于海。敖倉注見漢王劉邦二年。正誤公共禁弗予。今按公如字。猶今言公然也。鼂錯謂丞史曰。今按鼂錯時爲御史大夫。則丞史乃御史大夫之丞及史也。漢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侍御史十五人。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今按豪傑二字。當屬上文爲句。白頭二字屬下文。言吳王白頭舉事。吳王時年六十二。集覽引史記。似以爲指中國白頭之士舉事。誤矣。道軍所來。今按臣瓚曰。道由也。是說。質實一統志云。吳。漢之國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國。膠西。漢之國名。治高密縣。後改爲高密國。東漢因之。以縣屬北海郡。晉屬城陽郡。宋屬高密郡。隋唐皆屬密州。元屬膠州。本朝因之。改屬萊州府。膠東。漢之國名。治即墨縣。東漢國除。以縣屬北海國。晉屬濟北國。北齊省。隋復於不其故城東北二十七里。復置即墨縣。即今治。元屬膠州。本朝因之。改屬萊州府。菑川。漢之國名。治劇縣。東漢國除。縣廢省之。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二十里。

（濟南）漢之國名治歷城縣後改爲濟南郡東漢仍爲國俱治東平陵晉移治歷城劉宋割青州西部於此僑立冀州後魏改爲齊州兼置濟南郡隋初罷郡存州後改爲齊郡唐復爲齊州天寶初改爲臨淄郡尋改爲濟南郡乾元初復爲齊州宋陞爲興德軍又陞爲濟南府金因之元改爲濟南路　本朝復改濟南府爲山東道治所仍隸焉（楚）漢之國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趙）漢之國名治邯鄲縣晉初移治房子後魏廢國爲趙郡治平棘北齊置趙州隋置欒州後改爲趙州大業初改趙郡仍治平棘唐復爲趙州治栢鄉尋復治平棘天寶初改趙郡後復爲趙州宋置慶源軍宣和初陞慶源府金仍改趙州後改爲沃州元復爲趙州屬眞定路　本朝以平棘縣省入焉眞定府（梁）漢之國名治碭縣後遷治睢陽縣東漢國除晉改爲碭郡隋置宋州改縣曰宋城大業初改州曰梁郡唐初爲宋州後爲睢陽郡五代梁置宣武軍唐改歸德軍宋陞爲南京應天府治宋城金改府曰歸德復改宋城曰睢陽元因之　本朝降爲州以睢陽縣省入仍屬開封府（棘壁）卽大棘城在開封府寧陵縣西南七十里左傳宋華元與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卽此（越）卽東越國注見惠帝三年。

（發明）濞爲逆已久特因鼂錯而發爾然使錯徐爲之計又不亟削諸國則濞亦無以爲興兵之端故書錯死於七國反之下以見禍變之興由錯而發然則書殺而不書去官何哉錯之爲謀雖曰失於輕舉要之爲宗社大計非爲一己計也景帝聞變倉皇無策一聞小人之說遽爾輕殺後之臣子孰敢盡心爲國謀慮者哉世儒論錯或以爲忠或以爲愚其說不一今觀綱目所書則錯無罪見殺較然甚明後之論錯者要當以是爲的。

是月晦日食。○越人誅濞齊王將閭及卬遂皆自殺雄渠賢辟光皆伏誅徙濟北王志爲菑川王。

吳王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人殺之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三國將與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而欒布等兵至擊破三國兵後聞齊初有謀欲伐之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王卬亦自殺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寄攻趙七月不下欒布還幷兵引水灌之王

遂自殺帝以齊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其太子壽濟北王亦欲自殺齊人公孫玃爲說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怪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王連兵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功義如此尙見疑於上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全亡國下安百姓德淪骨髓恩加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菑川（集覽）度淮度與渡通淮水名淮源在唐州東二十里廟前槐樹下有一泉眼淮水出焉其源甚窄可驀而踰流至揚徐閒始大禹貢蔡氏傳曰水經注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北過桐柏山東南入海今唐州有桐柏縣是（丹徒）[illegible]春秋齊相慶封奔吳吳予朱方之地吳地記云朱方秦改曰丹徒地理志會稽有丹徒縣括地志故城在今潤州丹徒縣東（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爲中大夫史失其名故言姓及官也顏氏按路氏譜云中大夫名卬（若反言）若汝也三國將謂路中大夫云汝可反說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趣音促下猶言急降（公孫玃）公孫姓玃名也音厥縛反（見情實）句絕見形甸反露也（先歷齊）歷謂歷下在齊州韓信伐齊至歷下卽此按齊州今濟南是有歷城縣（畢濟北）畢盡也濟北注見漢王劉邦元年（招燕趙）招音翹舉也漢之燕國今燕京是漢之趙國今趙州是（歷西山）歷過也史記秦文公葬西山注皇甫謐曰西山在隴西郡西縣括地志云漢之西縣故城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徑長樂）索隱曰徑舊音經廣雅云徑斜過也長樂宮本秦興樂宮也在雍州櫟陽縣（正誤）先歷齊今按歷經過也由齊而盡濟北也下文曰濟北曰燕趙過皆齊國名不應獨東歷下之地畢濟北今按張晏云盡敍濟北之地也（西山）今按漢都長安自梁觀之在西故大梁言西山謂西方之山也顏師古注殽及華山也若西嶽西山則過長安矣非也（質實）一統志云淮水名在南陽府唐縣東南一百八十里卽禹貢導淮自桐栢者天下有四瀆此其一也今桐栢之間有水泉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經汝寧府信陽縣東流會泗入于海（丹徒）漢之縣名屬會稽郡後屬吳郡三國吳改武進縣晉復爲丹徒置毘陵郡宋爲南徐州治所隋省入延陵縣唐復置屬潤州宋元屬鎭江路　本朝因之屬鎭江府（[illegible]）漢之國名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鈞州（長樂）宮名在西安府城西北一十八里漢高帝建內有東朝

（及宣德通光高明長秋等殿。）

【書法】（越者何東越也吳王之反東越嘗發兵從矣不書誅渝何越之從吳蓋脅從也綱目不治夷狄故畧之書誅渝勸反正也○齊王不書反矣其書自殺何齊王嘗約城守則亦非遂而不復者綱目不絕人於善不書反不使夷於七國也然其自殺則與卬遂仝書之所以微著其情以爲不謀始者之戒也）

【發明】（七國書反齊初不與又以不從吳楚之故見圍甚久今乃與卬遂槩書自殺何哉始焉吳遣使約齊齊已許諾則是始謀與之同矣後雖背約城守未幾劇急又復陰與同謀則是始終同逆夫復何說不然綱目嘗特筆以明其無罪又可與卬遂同日語哉）

徙淮陽王餘爲魯王，汝南王非爲江都王，立楚元王子禮爲楚王，子端爲膠西王，勝爲中山王。【質實】（淮陽國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陳州汝南國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江都國名注見後主建興二年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欲續吳楚太后曰吳王首爲紛亂奈何續其後不許立楚後乃立禮）

戊子

四年春，復置關，用傳出入。【集覽】（復置關用傳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今復置用之以七國反備無常也）○夏四月，立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赦

○冬十月晦，日食。【考異】（按太初以前皆以冬十月爲歲首此年先書春夏錯簡也）

【書法】（漢自太初以前皆建亥也是年及中四年先書春夏後書冬班史仝同史記是年同中四年先冬後二年亦先書正月後書十月）

○徙衡山王勃爲濟北王，廬江王賜爲衡山王。（初七國反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上以爲貞信徙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通使徙王衡山）【集覽】（衡山地理志安國六縣漢高別爲衡山國武帝改六安國治六屬廬江廬江古廬子國秦爲合肥縣漢立廬江國唐改廬州宋因之）【質實】（一統志云衡山漢初國名治六縣後改爲六安國東漢國除改爲盛唐縣屬廬江郡晉改爲六安縣隋改霍山縣唐置霍州後廢州改霍山爲盛唐縣五代晉改來化縣後復爲盛唐縣宋爲六安縣政和中升六安軍初屬壽春府後屬安豐軍元爲六安州屬廬州路本朝以六安縣省入屬廬州府廬江漢之國名治合肥縣東漢改爲合肥侯國隸九江郡三國屬魏爲重鎮宋齊屬南汝陰郡梁置南豫州後改合州隋初改爲廬州大業初改廬江郡唐爲廬州屬淮南道楊吳置昭順軍南唐改保信軍宋因之屬淮南路元改廬州路本朝初改廬州府直隸京師）

己丑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募民徙居之。【考證】（五年當書於歲之下冬十月之上○賜爲衡山王下蓋春正月）【集覽】（作陽陵邑陽陵本弋陽也今改作陽陵索隱曰景帝豫作壽陵也按趙世家趙肅侯十五年起壽陵後代因之[illegible]地志云陽陵邑在[illegible]咸陽東三十里）【質實】（一統志云陽陵在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三十里）○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書法】（高帝九年取家人子爲長公主嫁單于不書書和親此其書公主何重帝子也自帝創有此舉繼是不可勝書矣故先是再和親不書元年二年必嫁公主而後書書公主嫁夷狄自景帝始終綱目書公主嫁夷狄凡十九是年及隋開皇十六年十七年十九年唐貞觀十五年乾元元年貞元四年長慶元年貞觀新與公主書許昏不與焉十六年書宗室女嫁夷狄二漢元封六年唐中和三年）

○徙廣川王彭祖爲趙王。【質實】（廣川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

庚寅

六年冬十二月，雷，大霖雨。【書法】（綱目書雷十而書冬雷者七詳惠帝五年書霖雨六而書大者二詳秦二世二年舍是無書大霖雨者矣）

○秋九月，廢皇后薄氏。【考異】（按景帝即位以來不書立皇后薄氏蓋漏）

【書法】（廢辭有二書廢皇后某氏無罪之辭也皇后某氏廢有罪之辭也綱目書廢皇后自景帝始終綱目書廢后十二薄氏成帝許氏平帝廢孝成孝哀后光武郭氏桓帝鄧氏靈帝宋氏魏司馬師廢張氏晉趙王倫廢賈氏顒廢羊氏張方再廢羊氏魏文帝馮氏魏乙弗氏齊斛律氏唐高宗王氏玄宗王氏五代蜀高氏而爲臣所廢者三魏張氏晉賈氏羊氏書后廢三武帝陳氏宣帝霍氏和帝陰氏）

辛卯

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爲臨江王。（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文帝時臧兒長女爲金王孫婦生女俗上）

（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內之太子宮生男徹及帝即位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公主見帝怒不許公主欲予徹王夫人許之由是公主日讒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請立栗姬爲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耶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集覽**嫈嫈林曰嫈與殿同音扶粉反生女俗爲句姁所生女名也正義曰後封脩成君者長公主嫖嫖音匹消反長公主之名也景帝之妹嗛栗蒙徐廣曰嗛與銜通漢書作銜注銜恨也大行百官表典客秦官景帝更名大行令又改大行爲行人武帝更名大鴻臚復有大行令韋昭曰大行令鴻臚屬官也應劭曰掌郊廟行禮贊九賓）

（**書法**前書趙君廢其太子章矣於是再見終綱目書廢人子十二書罪廢二詳周赧王十六年）

（**發明**四年夏書立子榮爲皇太子至是已閱四載未聞其有失德何爲遽廢之哉若景帝忌刻於斯可見書廢而不書有罪則見廢之不以其理爲可知上書廢后薄氏其義亦然）

是月晦日食。○春丞相青免以周亞夫爲丞相罷太尉官。

○夏四月立夫人王氏爲皇后膠東王徹爲皇太子。○以郅都爲中尉。

（始都爲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欲自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都爲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及爲中尉尤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集覽**賈姬索隱曰按賈姬生趙王彭祖者也號曰蒼鷹以郅都有鷙鳥搏擊之能故號之。）

（**書法**中尉未有書者至景帝始書則郅都寔成其人焉帝之刻深有以召之矣寔成中六年）

中元年夏四月赦。○地震。○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書法**前書衡山雨雹矣至是復書皆帝世也於是雹大者尺八寸綱目書雹二十四有五寸者皆二年有如斗者焉安帝延光元年有如馬頭者焉武帝元封三年有如釜者焉成帝河平二年無有大於此者矣。）

二年春三月徵臨江王榮下吏榮自殺。

（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壖垣爲宮徵詣中尉府對簿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郅都禁吏不予竇嬰使人間與之王既爲書謝因自殺太后聞之怒後竟以危法中都殺之。**集覽**對簿謂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而令其對辭也中都漢書注中竹仲反以危法中傷郅都也。**質實**臨江國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

（**書法**下吏之辭有三下某吏徵某下吏無罪之辭也某以罪下吏有罪之辭也某下吏薄乎云爾之辭也榮坐侵廟壖垣則其以無罪書何榮以讒廢其所坐往往吹毛之辭耳而使自殺綱目之所矜也終綱目書徵下獄六臨江王周亞夫朱穆段熲張奐王允書收下獄一李膺下某吏下某獄十九詳秦二世二年皆無罪之辭也。）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子越爲廣川王寄爲膠東王。○秋九月晦日食。○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爲漢嗣栗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爲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安車晏駕用梁王爲繼帝跪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爲遣田叔往按捕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訹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下令詭勝自殺出之使鄒陽見皇后兄王信曰長君弟得幸於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即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爲足下憂之長君誠爲上言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庳是以後世稱之以見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乘間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廄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

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爲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已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關。乘布車。從兩騎。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集覽】春秋大居正。公羊傳隱三年。君子大居正。何休學云。明脩法守正。最計之要者也。疏云。君子之人。大其適子居正。不勞遂禮而讓庶也。死而讓。開爭原也。太后議格。史記梁孝王世家注。如淳曰。格。謂扞閣不得行。張晏曰。格。止也。蘇林曰。格音閣。扞音汗。一紀。天子意梁。索隱曰。意疑梁王使人刺之。謀邪臣浮說。一作詐詼。於邪說。謀或作詸。如淳曰。見誘怵也。音戌。今俗云相詼扶矣。長君。皇后兄王信也。弟蚡也。有庳。寰宇記。舜封象於有庳。後世以道州爲有庳之國。國始封。今失其地。漢書鄒陽傳作有卑。帝王世紀作有鼻。通典作有鼻。柳宗元寄薛伯高刺道州。斥鼻亭神事。亦以庳爲鼻。括地志云。今鼻亭神在道縣北六十里。王隱晉書云。大泉陵縣北部有鼻墟。乘布車。降服而自比衰人。伏斧質。注見秦二世三年。伏鈇質。【正誤】長君弟。今按蚡乃王信異父弟。時未甚得幸。此指王皇后。乃王信親弟也。漢書鄒陽傳本文云。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可見其非蚡也。【質實】一統志云。袁盎楚人。有鼻墟。名在永州府零陵縣。宋類苑云。道州永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岸絕徼。非人跡可歷。去兩州各二百餘里。舜封象於有庳。蓋此地。

【書法】袁盎何。奉常也。然則曷爲不書官。薄梁罪也。殺天子之議臣。則曷爲薄之。不以失刑病帝也。其不以病帝何。武太后所愛。主爲弟泣不食。則帝誠有所不忍矣。帝素刻薄者。於是而天理之心油然。固不得以失刑病之也。是故以失刑病其君。則避審食其書爵。文帝三年。不以失刑病其君。則避爰盎不書官。綱目之權衡審矣。

【發明】袁盎天子之議臣。梁王安得使人殺之。漢法爲不足道矣。雖然。鄭伯克段。春秋譏之。然則養成其惡。驕而至此。獨非景帝之過歟。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甲午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夏四月。地震。○旱。

禁酤酒。【集覽】禁酤酒。酤音工護反。賣酒也。周之世音戶。

【書法】禁酒古也。行之早宜矣。終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書旱五十八。而書恤旱之政十有二。書文帝後

漢景帝詔讞疑獄。可謂得欽恤之心矣。蓋聽獄之際。未必盡得其情。及爰書既成。雖若一無可議。其中尚

六年書大饑二十六。書饑二十九。而書救饑之政三。晉元帝大興二年。唐太宗貞觀二年。憲宗元和四年。世主之以災爲玩者多矣。書酒禁始此。終綱目書酒禁四。是年。晉元帝大興四年。宋乙亥年。宋戊戌年。書開禁二。景帝後元年。宋乙巳年。晉孝武太元八年。書初榷酒。禁不書始。禁蓋榷也。

○立子乘爲清河王。【質實】清河。國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秋九月。蝗。○

有星孛于西北。○是月晦。日食。○丞相亞夫免。

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梁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

以劉舍爲丞相。

乙未

四年。夏。蝗。○冬十月。日食。【考異】夏蝗當在日食下。與四年同。亦錯簡也。

丙申

五年。夏。立子舜爲常山王。【考異】五年當書於夏蝗之下。冬十月之上。○日食下接夏立子舜。○謹按。秦始皇用鄒衍五運之說。周火德。從所不勝爲水德。改元朝賀。皆用冬十月朔。提要書曰。以十月爲歲首。著其實也。歷漢高帝至孝武。百十有餘年。皆因之而不變。太初元年。始用夏正。而前此二年。豈得獨書冬十月事於上年春秋之後乎。蓋因司馬公舊文之誤。而提要未經更定。呂成公大事記亦及之。今當改正。○六月

赦。○大水。○秋八月。未央宮東闕災。

【書法】文帝之世。未央東闕書災矣。七年。於是再書。

○九月。詔獄疑者讞之。

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憐之。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集覽】文致於法。注見宣帝地節三年。文致之罪。人心不厭者。輒讞之。顏師古曰。厭。一贍反。不厭。不服也。讞。魚列反。平議也。【正誤】人心不厭。今按作入聲爲優。

地震。

丁酉

六年。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夕隱伏兄日義齊疑兮何忍罷之不問乎

（王上疏欲留上不許王歸國意忽忽不樂。）

改諸官名。（奉常曰太常廷尉曰大理典客曰大行令。）

春二月郊五畤。【集覽】（郊五畤古者天子親祀上帝於郊因以名祭畤音止封土積高之所以祭天地五帝之基址正義曰畤止也神靈之所依止或言南封禪書雍四畤上帝為尊索隱曰雍有五畤而言四者顧氏以為并下文上帝為五非也按四畤據秦舊而言秦襄公始列為諸侯而作西畤文公卜居汧渭之閒而作鄜畤皆非雍也至德公卜居雍而後宣公作密畤渭南祀青帝靈公作吳陽上畤祀黃帝下畤祀炎帝獻公以得金瑞作畦畤櫟陽祠白帝是為四畤漢高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遂作北畤祠黑帝。）○三月雨雪。

【書法】（三月雪記異也書雪始此終綱目書冬雪一元帝建昭二年書正月雪一宋辛丑年書二月雪一晉丙子年書三月雪四是年武帝元鼎二年元帝永光元年唐中宗嗣聖十八年書四月雪二成帝建始四年陽朔四年而書大者凡二武帝元鼎二年元帝建昭二年莽丙子年。）

○夏四月梁王武卒。分梁地王其子五人。（梁孝王薨太后哭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買為梁王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質實】（濟東國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東平山陽國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濟陰國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

更減笞法定箠令。（既減笞法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書法】（更減何易輕刑也前書減笞法於是書更減重予之也終綱目再書而已矣書箠令二是年唐宣宗大中七年。）

六月匈奴寇鴈門上郡。（匈奴入鴈門上郡李廣為上郡守嘗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令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而去）【集覽】（白馬將將之乘白馬者。）

戊戌

秋七月晦日食。○以甯成為中尉。【質實】（甯成南陽穰人。）（自郅都死長安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甯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不如然宗室豪傑人人惴恐。）

後元年春正月詔治獄者務先寬。（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書法】（前書詔讞疑名獄之讞書更減笞法定箠令此書詔治獄者務先寬三年而書詔讞刑之獄三帝雖天資刻深而於刑獄亦可謂用情矣。）

三月赦。○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考異】（提要夏下有五月字。）

【書法】（於是禁六年矣。）

○地震。（震凡二十二日壞上庸城垣）【質實】（上庸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

丞相舍免。○秋七月晦日食。

【書法】（景帝即位十有六年日食者八而又有日赤日紫之異西漢日食之數莫如帝世者矣。）

○八月以衛綰為丞相直不疑為御史大夫。【質實】（衛綰大陵人。）（初綰以中郎將事文帝醇謹無他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疑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人或毀不疑以為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不疑南陽人。）

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帝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

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可葬者。爲人所告。事連汙亞夫。召詣廷尉。不食五日。嘔血而死。【集覽】（尚席。索隱曰。按輿服雜事。尚席官名。掌設帳帷幄。此非不足君所。孟康曰。設胾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慊恨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也。偶失之耳。工官尚方。索隱曰。工官。即尚方之工。所買物屬尚方。故云工官尚方。如淳曰。尚方。少府之屬官。掌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

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書法】（書地震多矣。未有書動者。動者何。動而止者也。震久而動速也。震無數而動有數也。綱目書地震一百一。書地動一而已矣。）

○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以歲不登故也。）

夏四月。詔戒二千石脩職事。【質實】（二千石。注見宣帝地節三年。良二千石。）

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集覽】（纂組。許慎曰。纂。赤組也。應劭曰。纂。今綬紛絛是也。以貨賂爲市。言弄法受財。若市賈之交易。漁奪。言侵剋其民。若漁獵然。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牟賊。姦法與盜盜。[illegible]漢書作奸。音干。犯也。與盜盜者。共盜爲盜耳。耗亂。[illegible]官職耗亂。顏師古曰。耗。莫報反。亂也。荀子多而亂曰耗。）

詔訾算四得官。

詔曰。今訾算十以上迺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集覽】（訾算十。應劭曰。十算。十萬也。訾與貲同。）

秋。大旱。

三年。冬十月。日月皆赤。（凡五日。）

十二月。晦。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集覽】（太微。天官書。衡太微。三光之廷。宋均曰。太微。天帝南宮也。正義曰。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之地。天子之宮。五星之坐。天廷。索隱曰。即龍星右角也。石氏星經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右角曰天廷。）

【書法】（日月赤。凡五日。大異也。踰月而日復如紫。月貫天廷。又有五星逆守太微之變。乾象莫大於七政。各徵並見。曾不改月。變孰大焉。未幾而國有大喪。變不虛生。信矣哉。日月赤。日如紫。終綱目各一書而已矣。）

【發明】（景帝自三年平七國後。至此凡十二年間。書日食七。地震四。星孛彗各二。雨雹冬雷大霖雨大水。春雨雪。東國災。秋大旱。皆一見。是年所書日月皆赤等災。尤爲可畏。帝非有甚失德也。特以刻忌少恩。故鼂錯以忠謀殺。皇后太子以無罪廢。丞相亞夫以守正不阿死。此皆非小故也。上天變異。夫豈適然。惟合先後所書而考之。則帝之得失粲然可知。人主其無曰天道遠云。）

○春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集覽】（間歲。間猶言近間。發民若取庸。顏師古曰。發。用也。取庸。謂因其資以雇庸。）

帝崩。太子徹即位。（年十六。）

【書法】（賀善贊曰。景帝之資。素號刻深。以所書考之。殺鼂錯。廢薄后。殺太子榮。獄周亞夫。皆其病根之發見者也。然觀其從田叔之言。置梁事於不問。亦庶幾易悟者。中五年以後。三年而書恤刑之政三。則君子蓋未嘗深絕之。）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二月。葬陽陵。【質實】

陽陵注見五年。

班固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又曰。漢初接秦之弊。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文景。清淨恭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辱焉。然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以下。爭于奢侈。僭上無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胡氏曰。文景養民厚矣。稽諸仲尼之言。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事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慄失措。其大致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道薄。以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暌。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譖。絀申屠嘉。殺晁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虧缺。其視文帝益相遠矣。獨節儉愛民一事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一美稱哉。

集覽 罔罟密防如罔之密文峻文法深峻也。鈞駟。索隱曰。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同。言當時國家貧。天子不能具鈞色之駟馬。漢書作醇駟。注。醇與純通。一色也。駟或作粹誤也。齊民。平準書注。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曰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漢武時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亂齊民。索隱曰。晉灼云。中國被聲教齊整之人也。唐太宗曰。百萬之虜。可化為齊民。注。齊民。平民也。記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其法計口授田。初無貧富不均之患。故曰齊民。言民業均齊也。無藏蓋。食貨志注。蘇林曰。無物可蓋藏也。月令。孟冬命百官謹蓋藏。注。府庫囷倉有藏物也。藏。才浪反。又如字。百官志考功法。曰。謹如蓋藏。注。蓋。胡獵反。字牝。畜母也。按平準書注。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踶齧。故斥不得聚會。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遷。至於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居官者以為姓號。以官名為姓氏。如淳曰。倉氏庾氏。則倉庫吏之後也。重犯法。重。難也。以武斷於鄉曲。平準書注。索隱曰。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戰國秦策。出婦嫁鄉曲者。注。高誘曰。曲者。里之一曲。如韋曲杜曲。爭于奢侈。于字疑誤。一本作爭乎。任數。任。用也。數謂智數術數。

正誤 重犯法。今按。不皆輕易犯法也。

辛丑

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考異按歲年例目正統於橫行之下。朱書謚號年號。舉書其年。據此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八字。皆當易以白字。後凡正統謚號年號。皆當易以白字為是。）**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曰。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而已矣。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反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教之被四海。難矣。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

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學校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秦滅先聖之道而專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有四年而亡然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頑嚚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上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也至秦則不然師申韓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幷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孫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殽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衞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不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

臣聞天者羣物之祖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遇相聚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臣又聞之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

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

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下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仲舒少治春秋爲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粵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昔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猶且羞之況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粵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後公孫弘亦治春秋而希世用事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亦上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言於上使仲舒相之王素聞其賢善待之仲舒兩事驕王皆正身以率下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程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與文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集覽】頑五還切嚚魚巾切左傳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illegible]之位【囹圄】秦獄名囹令之使聆也圄語之使悟也由[illegible]之論申不害者故鄭之賤臣韓非者韓之諸公子皆善刑名法術之學揚子問道篇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貪狠狠性貪故謂貪爲貪狠[illegible]史[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曰參之選[illegible]出也兩點下用[illegible]余按詩行露篇誰謂雀無角[illegible]有咮無[illegible]東漢注角謂觜故[illegible]集傳[illegible]易[illegible]雙案上足亦謂角鳥咮音也鳥有咮者無角獸有角者無咮此天有所分予也傳之[illegible]讀曰附著也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力謂農民之力末謂工商之業此即公儀休不與民爭利之意日削月朘孟康曰削刻也朘音宣謂轉褰踧也蘇林曰朘音鐫縮語謂縮朒爲朘縮公儀休之相魯史記公儀休相魯使食祿者不得與

民爭利之其家茹葵而美慍而拔去其葵見其家織帛好怒而出其婦曰令農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春秋大一統公羊傳隱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注統始也王者始受命改制以統天下令萬物無不一一皆奉承之以爲始故言大一統【蘇張】蘇秦爲六國合從以抗秦張儀爲秦相連衡以御六國易王名非武帝兄江都易王也諡法好更改舊曰易句踐春秋越王名其先夏少康庶子也何古侯反泄庸種蠡泄庸文種范蠡越之三賢大夫也吳越春秋泄作洩音薛姓也庸作容名也種上聲高誘曰種名也姓文字子禽蠡音禮名也姓范【五伯】顏師古曰伯讀曰霸溫公曰五伯職廢乃轉爲霸左傳五伯之霸注霸把也把持天子之政也五伯謂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繆。【正誤】致用夏之忠今按致用猶言取而用之不食於力今按不食於力非獨不自食其力蓋謂不使其家爲勞力種植之事以收其利爲食也亦不與民爭利之意故上文云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質實】一統志云廣川漢之縣名屬渤海郡晉宋因之北齊廢隋復置屬德州仁壽初改名長河縣唐初廢之故址在河間府城南二百里景州西南江都國名注見後主建興二年廣陵郡。【書法】特筆也文帝之世再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矣不書所罷於是特書治申韓蘇張之言皆罷之

嘉統一也終綱目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三書舉賢良方正三書舉賢良文學一書舉賢良二書直言極諫二詳文帝二年而書所罷者一而已

【發明】三代之興哲王世有然始終全德表表在人者亦未易多得禹湯文武皆創業之君至其子孫不過啓少康盤庚武丁成康宣王此數君而已太甲初年顛覆典刑宣王末免詩人之刺三代千八百年賢君僅止若此況後世邪漢世開基再傳而有文景文帝固盛德之主至景已有慚德武帝繼之傑然有立觀其即位之始他務未遑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廷又得一代大儒爲之舉首於是罷黜百家俾世之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方是時也如水未波如鏡未塵使帝每事若此其盛德可少訾哉夫何數年之後遊宴奢慾宮室神仙聚斂征役之事紛紛交舉漢之不爲秦者幸爾觀綱目初年所書清淨簡寡與後來擾擾多事相去遠甚然後知人主資稟之高者未必不有進銳退速之患而始終全德之君在三代而下益不易得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觀此可不謹終如始云

春二月赦。行三銖錢。夏六月丞相綰免以竇嬰爲丞

相田蚡爲太尉。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申公爲太中大夫。

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綰請立明堂，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胡氏曰：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告，武帝怫意而不問，惜哉。然明堂、巡狩、改歷、服色，豈力行之急務哉。對既不合，又留不去，其不逮穆生又可見矣。【集覽】嬰蚡：竇嬰、田蚡。明堂：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後世皆因之。明堂者，所以明諸侯之尊卑。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此古制也。三輔黃圖云：明堂者，大道之堂，所以順四時，行月令，宗祀先王，祭五帝也。孝經援神契曰：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下方，八窗法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旬，七十二牖法七十二候。元封二年，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劉氏管見曰：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孝經以爲宗祀之所，孟子以爲王政之堂，然則是天子之外朝，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安車蒲輪：用蒲裹車輪，取其安也。索隱曰：以蒲裹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美者，故禮有蒲璧，蒲璧或繪畫之，以爲榮飾。束帛加璧：記禮器：束帛加璧，尊德也。謂下設束帛，上加以璧。鄭玄曰：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尚書玉帛圖：璧，玉也，肉倍於好，其形圓，其中虛。束帛者，十端帛也。古者制帛，其長丈八，其束十端，或素或玄纁，其色不同。韓詩外傳謂卷五匹，展王者曲折隱淪之義。服虔曰：謂卷其帛爲二端，五匹遂見十端也。羅璧識遺曰：大祀用幣皆一丈八尺爲度。按一象陽，八象陰，寓陰陽不測也。禮聘束帛用二丈爲端，則寓偶數。色尚玄纁，玄天色，纁地色，天地偶合也。顧力行何如：顧，念也；力行，謂勉力而行也。【正誤】顧力行何如耳。今按顧字在句首者，有發語辭，有反語辭，有眷戀之意，有當爲但視之義者，此處及顧王策安決耳之類是也。【質實】竇嬰，觀津人。田蚡，長陵人。申公，魯人。

【書法】迎者何？備禮也。聘召書迎始此。終綱目書迎五：是年申公，莽辛未年龔勝，光武建武五年嚴光，唐敬宗寶曆二年周息元，宣宗大中十二年軒轅集。劉賈於黥布，張遼於呂布，鮮于輔於劉和，劉璋於劉備，[illegible]於段遼，不與焉。自漢以前，所迎者賢士也。自唐以後，所迎者道士也。世主之好尚可見矣。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

上以安屬爲諸父，而才高，甚尊重之。

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以石建爲郎中令，石慶爲內史。

太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太后大怒，陰求綰、臧姦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及綰、臧獲罪，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子建爲郎中令，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集覽】屏人[illegible]爲去聲。便坐：是而坐於便室也，別坐之處曰便坐。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文翁傳：在便坐受事。顏師古曰：便坐，非正廷也。因長老：因，此年長老成，以端罷。燕居：謂閒燕居家時。燕與宴通。詩：宴宴居息。【質實】石建，趙人，奮之子。石慶，建之弟也。

【書法】下吏之辭三：下某吏，某吏無罪之辭也；某以罪下吏，有罪之辭也；某下吏，薄乎云爾之辭也。終綱目書某下吏、某下獄十一：趙綰、青翟、[illegible]子、人司、[illegible]、公孫賀、[illegible]、樊豐、賈若、[illegible]、張昌宗。

【發明】武帝名爲好儒，所用特綰、臧輩爾。仲舒醇儒，適棄之侯國，與葉公好龍何異。然綰、臧見用纔半載，其死也不書有罪，與嬰、蚡之免皆然。蓋其惑於家庭黃老之說，胸中初無定見如此，好儒之實果安在哉。

春。二月朔，日食。○三月，以許昌爲丞相。○以衛青爲太中大夫。

陳皇后驕妒擅寵而無子，寵寖衰。上嘗過姊平陽公主，說謳者衛子夫。主因奉送入宮，恩寵日隆。皇后恚，幾死者數矣。子夫同母弟青，冒姓衛氏，爲侯家騎奴，召爲建章監、侍中。既而以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集覽】平陽公主：如淳曰：即陽信長公主也，爲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曹壽所尚，故稱平陽公主。青冒姓：[illegible]假。

構也猶人首之有覆出也青之父鄭季爲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而生青故冒姓衛侯家平陽侯之家建章晉灼曰建章宮在上林苑中正義曰在長安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中〔質實〕衛青平陽人建章宮名注見太初元年。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書法〕記異也綱目記星變有如日者焉（是年）有如月者焉（昭帝元平元年）有如杯棬者焉（唐僖宗中和元年）莫甚於如日者矣。

○置茂陵邑。〔集覽〕茂陵武帝陵邑屬扶風郡本槐里縣之茂鄉在長安城西北八十里〔質實〕一統志云茂陵漢之縣名武帝以槐里縣置之東漢廢入興平縣故城在西安府城西北一百里。

三年。冬十月。中山王勝來朝。

議者多冤晁錯之策務摧折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諸侯王莫不悲怨至是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河水溢于平原。

〔書法〕書河溢始此終綱目書河溢九（是年成帝鴻嘉四年桓帝永興元年靈帝光和六年晉元帝建武元年唐中宗嗣聖十年十六年玄宗開元十四年十五年河溢一唐昭宗乾寧三年）而河決不與焉。

○大饑人相食。

〔書法〕漢初書關中饑人相食矣（丙申年）於是再見綱目書人相食十（詳丙申年）而武帝之世居二焉（是年元鼎三年）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衆於江淮間。

初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問田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又何以子萬國乎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乃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衆來處於江淮之間。〔集覽〕棄不屬句絕謂久已棄之不臣屬於中華虎符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兵符距法不爲發顏師古曰距法謂以法距之而不發兵爲無符驗也〔質實〕閩越國名本秦之閩中郡漢初封無諸爲閩越王都此武帝滅閩越徙其人於江淮間盡虛其地後立冶縣屬會稽郡東漢末置都尉北爲南部都三國吳屬建安郡晉分置晉安郡宋改晉平郡齊復故陳置閩州又改豐州隋改泉州大業初改爲閩州尋改爲建安郡治閩縣唐初復爲泉州後移治晉江縣而以此爲閩州開元中改爲福州天寶初改長樂郡乾元初復爲福州唐末置威武軍節度五代時王審知據此晉天福中改長樂府後改彰武軍宋復爲威武軍建炎中陞福州府元至元中爲福州路本朝改爲福州府爲福建道治所仍屬焉

〔書法〕孛兵象也綱目上書星孛下書發兵救東甌雖閩有事不書意可見矣然則書遂何救之可也徙其衆過矣。

九月。晦。日食。○帝始爲微行。遂起上林苑。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皋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朔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爲微行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常入南山下射獵馳騖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鄠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爲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不聽飲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後乃私置更衣十二所又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給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鄗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奪農桑業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大虎狼之墟壞人冢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圍之騎馳車鶩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其不可三也且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叛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上又好自擊熊

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

【集覽】[illegible]議論也。[illegible]優，倡也。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曰：匹夫熒惑諸侯，罪應誅。見家語。鄠杜，鄠、杜，二縣名也。今猶[illegible]也。鄠注見桓帝延熹七年，杜注見秦二世元年。柏谷，谷名也。除上林苑，除，治也。上林在渭水南，地方三百里。漢嘗令民得入田，今除治爲苑。屬之南山，屬，朱欲反，連也。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卬足，卬，古仰字，去聲，貧仰給足也。酆鄗，酆通作豐，鄗通作鎬，音下老反。徐廣曰：豐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張揖曰：豐水出鄠縣南山豐谷，北入渭。鎬水在昆明池北。索隱曰：鄗，臨豐水東，去鄗二十五里，皆在長安西南數十里。賈畝一金，賈與價通。臣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顏師古曰：諸言賜黃金者，實與之金；其不言黃者，一金爲萬錢也。孟康曰：二十四兩爲鎰。丘虛，虛通作墟，大丘也。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劉原父曰：不當作亦。隄猶防也。言車輿馳騁，不爲防慮，必有顛危之變。九市之宮，紂於宮中設九市。章華之臺，在南郡華容縣城中，楚靈王作。章華[illegible]監利縣是。阿房之殿注見秦始皇三十五年。[illegible]應。劉貢父曰：不存，猶言不虞也。下文云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索隱曰：謂不虞而猝逢猛獸也。烏獲，姓名。索隱曰：秦武王之力士也。[illegible]姓夏太康時人。孟子：逢蒙學射於羿。揚子：逢蒙分其弓。注：逢音皮江反。荀子[illegible]作逢門。七略作逢蒙，字異而音義同。蠱爲，[illegible]乃且反，史記作蠱爲害矣。銜橛之變，徐廣曰：銜，馬勒也。橛，[illegible]車鉤心也，音鉅月反。劉貢父曰：銜橛之變，謂馬銜或斷，車心或出，則致傾敗而傷人。坐不垂堂，索隱曰：畏簷瓦墮中人也。樂彥云：垂，邊也。近堂邊，謂恐其墮墜耳，非謂畏簷瓦也。

【正誤】不根持論。今按嚴助傳，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顏師古注：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今按不如字。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劉原父曰：車輿雖馳騁，必有顛危之變。蘇林曰：輿，乘輿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言一日田獵之樂，能幾何，足以此而危殆無所隄障之車輿哉。淮南王安諫擊閩越書云：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閒音閑，注閒暇之暇也。而須汗馬之勞乎。即此意。

【質實】一統志云：柏谷，谷名，在河南府永寧縣。劉宋袁洪隨武帝軍至洛陽，屯於此。上林苑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南山注見文帝二年。嚴助，會稽人。朱買臣，會稽人。吾丘壽王，趙人。司馬相如，成都人。東方朔，平原厭次人。枚皋，淮陰人。終軍，濟南人。酆鎬，史記曰：文王自岐遷豐，武王自豐遷鎬，故曰豐鎬。張九韶曰：豐，周之邑名，故城在西安府[illegible]縣東北。鎬，周之京名，故城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南。章華臺在荊州府境有二：一在府城外沙市，一在監利縣東北，皆傳以爲楚靈王所築。其在監利者，又名三休臺。按賈子曰：翟王使使之楚，楚王誇之，饗于章華之臺，三休乃至。臺名三休，疑取諸此也。

【書法】盧生教始皇爲微行，不書。於是始書，非創也。則其書始何？終身之辭也。帝在位五十餘年，甫三年已若此矣，以爲不可勝書，書其始而已。終綱目書微行二：是年，鴻嘉元年，元嘉元年，而書始者二，武帝、成帝，皆其甚者也。書苑始此，終綱目書作苑八：是年上林，光和三年畢圭靈昆苑，永和三年趙華林，元興二年燕龍騰苑，宋帝辛酉年樂遊苑，丙子年魏野馬，己亥年宋上林，隋大業元年西苑。

【發明】武帝踐祚未久，輕率妄動，已見於此。夫人君體承統緒，所繫甚重，出警入蹕，清道後行，焉可肆其乾侯，身爲匹夫之舉？向使柏谷主人之計得行，其危豈不甚哉！書始爲微行，則輕宗廟，褻神器，棄萬乘之尊[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具見于此，況又[illegible]之遠苑圃之役乎。

甲辰

四年，夏，有風如血。【考異】提要血下有赤字。

【書法】書雨血矣，惠帝四年，未有書風如血者。有風如與大異也。終綱目書大風十二，許元光五年書如血一而已。

○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考異】提要東作西。

乙巳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置五經博士。

【書法】書置博士何？嘉尊經也。書置博士始此，終綱目書置經博士三：是年，晉安帝隆安三年，梁武乙

（酉年。律博士。後主建興七年。隋癸卯年。俗人博士。晉安帝隆安四年。玄學博士。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不與焉。）

夏五月，大蝗。

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夏四月，高園便殿火。帝素服五日。

【書法】書素服，重宗廟也。書火始此。書廟災始此。書廟火始此。終綱目書災十六。文帝七年。而書廟災一。是年。書火十二。是年。武帝元鼎四年。宣帝甘露元年。桓帝建和二年。延熹四年。再書。晉惠帝元康五年。齊庚辰年。梁武帝大同十二年。唐中宗嗣聖十一年。玄宗天寶十載。五代辛丑年。而書廟火三。是年。元鳳四年。甘露元年。

五月，太皇太后崩。【考異】后下漏竇氏二字。○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為丞相。【考證】上條五月下漏閏字。

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受四方賂遺。蚡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集覽】考工地。如淳曰：考工，少府官屬也。百官表：少府有考工室，工作器械之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書法】孛，兵象也。前書孛于西北，繼書救東甌。此書孛于東方，繼書擊閩越。後書孛于東北，長星出西北，繼書擊匈奴。天道垂象，其亦深切著明矣。綱目書孛五十三，而武帝之世凡十二，書帝之窮黷有以召之也。全書書長竟天者五，終綱目一而已。然則昭宣書長竟天，而唐以下又二，今武帝孛長竟天，則由於兵禍何也，其與它孛蓋有間矣。故綱目書孛五十三，而書長止於十有七。

○閩越擊南越，遣大行王恢等將兵擊之。

【發明】帝自二年以後，見於綱目所書者，災異多矣。正宜恐懼修省，以答天戒，而乃興師動衆，從事遠服，兵禍蓋自此始。故綱目前書發兵救東甌於星孛西北之下，此書遣兵擊閩越於星孛東方之下，皆以見武帝忽天戒而輕用兵之咎。此固書法之深意也。

○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立餘善為東越王。南越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天子多其義，大為發兵，遣王恢出豫章，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非強不能服，威不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輕薄反覆，不用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歲比不登，民生未復。今發兵資糧，行數千里，夾以深林叢竹，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甲卒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且越人緜力薄材，

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無所用之，則存亡繼絕，建其王侯，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為有司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生民之屬皆為臣妾，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踰嶺，閩越王郢弟餘善殺王，使使奉其頭致王恢。恢乃以便宜按兵，告安國，而使使奉頭馳奏。詔罷兵，立無諸孫繇君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既殺郢，威行於國，繇王不能制，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王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

助既去。南越大臣皆諫曰。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集覽〕越方外之地。謂越在中國四方之外。剪髮文身。地理志謂越地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注。祝六反。斷也。斷音短。釋曰。荊揚之域。厥土塗泥。人多游水。故刻畫其身。以象蛟龍之文。與之同類。庶不見害也。歐泄顏師古曰。歐讀與嘔同。泄弋制反。亦吐也。臨存句絕。以尊適卑曰臨。撫問曰存。不頓一戟。頓與鈍通。漢書賈誼策。芒刃不頓。與斷析薪者。與主奮者。皆廢役之人。一日之間。間音閒。謂不足爲一日閒暇之虞。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詩常武篇文。箋云。猶尚允信也。宣王重兵雖歸之。尚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無諸繇君。竝無諸閩越王名也。索隱曰。繇音搖。邑名也。繇君名丑。乃無諸之孫。日夜裝急治行裝也。說好語。說讀曰悅。漢書說作詠。常昭曰。詠音偷。誘也。誘以好言語。〔正誤〕賤輿。今按。輿乃僕隸之屬賤者也。左傳皂臣輿。注。輿衆也。謂佐皂衆衆事也。王猶允塞。今按。猶道也。塞實也。言王道信爲誠實。不用譎詐。而徐方來歸也。

〔書法〕二越相攻書擊矣。漢兵也。其書擊何。譏事外也。自是因南越之朝而呂嘉反。因呂嘉之兵而東越反。南方益多事矣。故路博德楊僕之兵皆書擊。

以汲黯爲主爵都尉。

始黯爲謁者。以嚴見憚。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守。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爲主爵都尉。其治務在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者數。不愈。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於黯近之矣。胡氏曰。汲黯多欲之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爲人君莫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主。則能窒欲者也。屈於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則五伯假之之徒也。所謂欲。或酒或色。或貨利。或宮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詞藝圖書以爲文。或撫劍疾視以爲武。或鬬士服遠以爲功。或佞佛好仙以爲高。雖汙潔不齊。欲有大小。然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欲勉行仁義。而行之無本。其不足以感人心而正民志矣。故人君莫大乎脩身。而脩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集覽〕東海守。東海古徐州分。今海州是也。太守掌治其郡。好清靜。清靜道家無爲之學也。丞史。百官表。郡守屬官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晉灼曰。漢儀注云。丞吏曰丞史。不苛小。苛者何。小草也。喻政令不事煩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史略其辭耳。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賜告者數。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顏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漢諸書云謝病皆同義。初學記。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成帝時。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和帝時。予賜皆絕。數音朔。踰人。漢書踰作喻。注。喻勝也。深堅。謂志操深遠堅固不可奪。

賁育。許慎曰。孟賁夏育。古之勇士。皆衞人。賁生拔牛角。育力舉千鈞。〔正誤〕丞史。今按漢制。郡守之屬有丞。有諸曹掾史。不必引漢儀也。〔質實〕汲黯。濮陽人。河內郡。注見桓帝延熹六年。東海郡。注見桓帝永興二年。

與匈奴和親。

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王恢燕人。習胡事。曰。匈奴和親。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今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許之。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從董仲舒之言也。

遣將軍李廣程不識將兵屯北邊。

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衞。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李廣之

漢武帝信李少君之說遂遣方士入海求安期生之屬化丹砂

戊申

（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於不識。司馬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爲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哉。**集覽**部伍。百官表。將軍領軍。皆有部。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伍。行伍也。左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刀斗。孟康曰。古者軍行。以銅爲鐎器。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刀斗。索隱曰。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鋗。無緣。可受一斗。故名焉。鐎。即鈴也。埤蒼云。鐎。斗溫器也。三足有柄。鐎音焦。鋗呼玄反。遠斥候。許慎曰。斥。度也。候。望也。所以望烽燧也。示兒編曰。斥候。謂檢行險阻。伺候盜賊。宋高宗時。張守亦上言。今日貴先於遠斥候。三國時燧火一夕五千里是也。又斥候注見唐德宗貞元三年。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卦王弼注。爲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否音鄙。惡也。臧。作郎反。善也。左傳宣十二年。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注。律。法。否。不也。伊川易傳曰。否。方有反。律謂號令節制也。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無法。幸而不敗耳。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質實**李廣。隴西成紀人。程不識未詳。）

夏四月。赦。○五月。詔舉賢良文學。親策之。

（**書法**書親何。譏也。何譏。躬親策之。而所得者公孫弘耳。按西漢紀。公孫弘初對策。出於是年。五年乃再對也。弘傳。元光五年。復徵對賢良。策文與武帝紀元光元年策文相類。考異云。或者此策乃弘先舉賢良所對。班氏誤寘五年也。以是爲失人。故譏之。是故文帝策士而得鼂錯。則書親。十五年。武帝策士而得公孫弘。則書親。是年。文宗策士而失劉蕡。則書親。太和二年。譏不知人也。終綱目。書親策三而已。）

○秋七月。日食。

二年。冬十月。帝如雍。祠五時。（**質實**雍。縣名。注見周赧王八年。）○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僊。

（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尊之。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爲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集覽**祠竈。如淳

諸藥以冀成金詭已甚矣至少君旣死猶以爲化去何其迷而不悟耶

曰。祠竈可以致福。按禮。竈者老婦之祭。盛於瓫。尊於瓶。說文。周禮以竈祀祝融。淮南子曰。炎帝作火官。死爲今之竈神。司馬彪注莊子云。竈神如美女。衣赤衣。正義曰。夏祀竈。從熱類也。祠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巧發奇中。中。竹仲反。當也。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也。致物。如淳曰。物。鬼物也。瓚曰。物。藥物也。安期生。正義曰。列仙傳云。安期生。琅琊阜鄉亭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公。始皇與語三夜。賜金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千歲求我於蓬萊山下。後求之於蓬萊山。輒風波而還。遂立祠阜鄉縣之阜鄉亭。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丹砂。石部藥名。索隱曰。齊音分劑之劑。抱朴子論仙篇云。夫作金。皆在神仙集。漢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其所用藥物。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使用。**質實**一統志云。安期生。秦時賣藥海邊。人言其千歲。李少君遇之。食以棗。大如瓜。蒲澗所產菖蒲。一寸九節。生採而服之。其隱居有十。蒲澗其一也。）

（**書法**親者何。不宜親者也。竈。五祀之一爾。而親祠之。帝始惑於方士矣。故特書始。自是而書求神仙者二。書方士者五。書如緱氏者再。書如東萊者再。書作親祭泰畤。書望祀蓬萊。皆自此始也。終綱目。書求神僊二。秦皇漢武而已矣。始皇二十八年。是年。元封元年。綱目淫祀書始二。是年。唐玄宗天寶三載。）

（**發明**春秋。比事之書。韓愈稱其謹嚴。先儒謂愈深得春秋之旨。綱目取法春秋。故於書法之間。深所加謹。如雍之事。盛於武帝之時。然其原乃自文帝始。是以文十五年書如雍始郊見五帝。至武帝是年。則止書如雍祠五時而已。若夫祀竈之事。前此固未有之。是以始之一字。特筆於此。其則謹嚴之意。見於書法之間者也。然文帝雖有作僞之失。原其本心。實出於事神敬天之意。而武帝特爲已甚。而設故綱目大書遣方士求神僊于上。以譏之爾。祠竈親事。尤非郊帝之比。而武帝親之。則其失有甚於祠雍多矣。要在學者比而觀之可也。）

立太一祠。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集覽**亳人謬忌。史記漢武本紀作亳人薄誘忌。索隱曰。姓謬。名忌。居於山陽亳縣。故又稱薄忌。此文則誘薄字而謬又誤作誘也。太一佐曰五帝。正義曰。太一。天神名。天之尊也。五帝。太一之佐。佐者。配祭也。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也。）

索隱曰案樂汁徵圖云紫微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以爲天一太一北極之別名謬忌奏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立祠南郊五帝注見文帝十五年

夏六月遣間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恢以罪下吏自殺

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名問公卿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

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從恢議六月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爲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乃攻亭得鴈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集覽 馬邑豪聶壹張晏曰豪帥也史記作聶翁一顏師古曰一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馬邑注見高帝六年 全代 謂代地未分之時 傷天下之功 宋祁曰別本功或作公 槥車 槥于歲反小棺也載從軍死者以槥車送致其家 所隱 隱猶言痛也 就祖發政 謂發政令必就祖宗之舊規 占古語 猶云古人有言曰占之廉反口占也 墮城 墮與隳同毀壞也賈誼過秦論墮名城 從行 從子容反瓚曰以利合爲從 衡行 衡讀曰橫瓚曰以威勢相脅爲衡 遺人獲 遺去聲以軍遺敵令其獲虜 爲其戒 戒其侵掠也 武州塞 徐廣曰屬鴈門崔浩曰在平城縣西百里 當恢逗橈 當處其罪也橈音鬧兵法行而逗留畏懦者斬名曰逗橈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軍法語 當路塞 蘇林曰直當道之塞也

正誤 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今按就祖二字當屬上文爲句發政二字屬下文言謀事必依就祖宗之故事發政施令必以古人之言占度其可否也 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 今按此言擊匈奴深入長驅之難從行直行也衡與橫同集覽乃引合從連衡之義解之誤矣審遮險阻以爲其戒今按戒者戒其謹審也

質實 一統志云韓安國淮陽人武州塞戰國趙所置漢爲鴈門郡武州縣晉改縣曰新城後唐李克用生神武川之新城即此遼金爲武州治寧遠縣故城在大同府朔州西一百五十里

書法 書誘何醜之也前書與匈奴和親矣未聞犯塞也而輕聽妄動以中國而行詐於四夷以是爲

可醜也故書誘於是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爲將軍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則曷爲獨首恢恢首事也綱目上書遣將下書誅以罪下吏責之也帝自是加兵匈奴書擊書誘始此終綱目兵書誘者四是年後七年建興六年十五年晉恭帝元熙二年終綱目書以罪下吏七王恢丞相賀田廣明淳于長鄧歆河南尹等[illegible]從誅

發明 匈奴在漢誠可討伐然自武帝纘統以來未聞有犯邊之罪況前年求和方從所請今乃無故致寇果何義耶夫中國所以異於夷狄者以信義素著焉爾若發詐反覆施於對敵猶曰不得已爲大之舉知無釁妄動者乎自後世論者多以平城之圍嫚書之辱大武帝復讐之義殊不知高祖之入之敵呂后有嫚之可指而夷狄嫚諸侯例不足責是非在武帝本自無讐可復特不過因其畜邊而治之是亦足矣何必生事邀功自爲詐誘之謀乎綱目於此書曰遣間誘匈奴書曰伏兵邀之不獲書人之失固自不言可知而又王恢首爲此謀死以罪書則其曲直愈更彰彰明矣自是而後兵連禍結是果誰之咎歟

己酉

三年。春。河徙頓丘。夏。決濮陽。

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夏。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六。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望氣者亦以爲然。於是久不塞。【集覽】頓丘。地理志。魏郡頓丘縣。春秋澶淵也。括地志云。故城在今頓丘東北二十里。今大名南開州本漢頓丘地。【濮陽瓠子】地理志。東郡濮陽縣。瓠子。隄名也。蘇林曰。瓠子河在濮陽北。鄭城南。廣百步。深五丈。括地志云。濮陽故城在今濮州西八十里。濮水出縣南。入濟州鉅野縣。瓠子在鉅野東北。今大澤是。【鉅野】注見獻帝興平二年。【奉邑食鄃】奉與俸通。秩祿也。索隱曰。鄃音輸。韋昭曰。清河郡邑。案清河。今恩州是。【質實】一統志。【頓丘】春秋衛邑名。漢爲頓丘縣。屬東郡。晉於縣置頓丘郡。後廢。北齊縣省。隋復置。屬武陽郡。唐大曆中析頓丘及昌樂縣。置淸豐縣。屬澶州。以孝子張淸豐故名。五代晉以頓丘爲德淸軍。宋慶曆中徙德淸軍治淸豐。熙寧中省頓丘入焉。金罷軍。以縣屬開州。元仍舊。國朝初改屬大名府。【濮陽】注見周安王五年。【瓠子】河名。今謂之瓠子口。在大名府開州城西南二十五里。漢武帝時河決濮陽瓠子。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塞之。帝因封禪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令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作歌二章。悼功之難成。卒塞瓠子。築宮其上。曰宣房宮。【鄃】漢之縣名。屬淸河郡。晉因之。北齊省入平原縣。隋復置。屬貝州。唐改爲夏津縣。宋屬魏州。金屬大名府。元屬高唐州。國朝因之。屬東昌府。

庚戌

四年。冬。十二月。晦。殺魏其侯竇嬰。

初。孝景時。竇嬰爲大將軍。田蚡乃爲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勢。賓客益衰。獨灌夫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爲引重。夫剛直使酒。諸有勢在己之右者。必陵之。數因醉忤蚡。蚡乃奏案夫家屬橫潁川。得棄市罪。嬰上書論救。上令與蚡東朝廷辯之。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嬰。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嬰。得棄市罪。論殺之。【集覽】魏其。地理志。琅邪郡魏其縣。【諸郎】漢書本傳作諸曹郎。按百官表。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相爲引重。轉相汲引。而致於尊重也。張晏曰。相薦達。爲聲勢也。【橫潁川】橫。去聲。灌夫家屬恣橫於潁川。【東朝】灌夫傳注。太后之朝。【後不敢堅】鄭當時所對。先已是嬰。後乃不敢堅執前說。【藉】音籍。又慈夜反。踏也。猶言轢轢也。【質實】【潁陰】縣名。注見文帝二年。

【書法】非日食。未有書晦朔者。此其書十二月晦何。甚殺者也。曷爲甚之。甚之速日因春。春不殺矣。以帝爲有恐失之心也。故甚其之。灌夫不書。夫罪人。不足書也。綱目殺無罪書殺。

【發明】竇嬰所坐。不過上書論救灌夫而已。罪未至死。故書殺而不去其官。若夫書月書日。漢史謂其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之。于以見漢以私意殺嬰。是故綱目亦因而筆之。以見不沒其實爾。至於灌夫乃削而不書者。蓋夫有暴橫潁川陵轢宰相之罪。自取誅戮。初無足憫故也。不然。綱目豈故詳於嬰而畧於夫哉。

春。三月。丞相蚡卒。○夏。四月。隕霜殺草。

【書法】四月而隕霜。殺草。大異也。故書。書隕霜始此。終綱目書隕霜四。是年。元帝永光元年。新莽甲戌年。辛巳年。而四月者二。是年。新莽甲戌年。

○五月。以薛澤爲丞相。○地震。赦。

辛亥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對詔策。春。正月。還而卒。

河間獻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毛氏詩。左氏春秋之屬。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所獻雅聲。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正月。王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聰明睿智曰獻。謚曰獻王。班固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是故古人以晏安爲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司馬公曰。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而屬重器焉。則帝王之治。復還矣。嗟夫。天實不欲禮樂復興邪。抑斯人之不幸也。【集覽】實事求是。本傳

注。務得事實。每求眞是。禮禮記。禮謂禮經也。周公所記者。所謂禮經三百。則周禮也。禮記。是解儀禮者。所謂威儀三千。則儀禮也。被服造次。顏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取法儒者。三雍宮。本傳謂辟雍明堂靈臺。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行治。行音胡孟反。言迹也。治。理也。爲重器。爲託也。索隱曰。天下者王者之重器。莊子。天下之大器是也。【正誤】被服造次。今按謂急遽苟且之時。

【書法】綱目不書卒。諸侯河間王德卒於國。則何以書。賢之也。其賢之何。獻雅樂。對詔策。賢也。賢之斯卒之矣。是故入綱目。書來朝九。未有書所事者。書曰獻雅樂。對詔策。特筆也。

通南夷。置犍爲郡。通西夷。置一都尉。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枸醬。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南越以財物役屬之。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曰。南越王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爲置吏。上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從筰關入。見夜郎侯多同。厚賜之。喩以威德。約爲置吏。多同等貪漢繒帛。以爲道險。漢終不能有。乃且聽約。蒙還報。上以爲犍爲郡。發卒治道。數萬人。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之。巴蜀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時邛筰君長聞南夷得賞賜。多欲請吏。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近蜀。易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上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爲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

【集覽】番陽。注見秦二世二年。風曉。風讀曰諷。[illegible]加曉[illegible]。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矩。漢書音義曰。枸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顏師古曰。枸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長二三寸。味辛似[illegible]不酢。采本草。蒟實似王瓜。蔓生。苗爲留藤。實似桑椹。皮黑肉白。食之辛香。下氣消穀。左思蜀都賦所謂蒟醬。吳都賦所謂東風浮留。通志云。蒟醬曰浮留。似華撥。今嶺南取其葉及藤。合檳榔食之。牂柯江。牂柯本西南夷。且蘭國也。漢武置爲郡。今南平軍是。漢書音義曰。牂音茲郎反。字通作牂。柯。繫船杙也。華陽國志云。戰國楚頃襄王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因改名曰牂柯。江。江水出南徼

外。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五代史四夷附錄曰。牂柯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番禺】注見高帝十一年。多持竊出市夜郎。謂蜀賈多有竊持枸醬出界。市賣與夜郎也。荀悅曰。夜郎。犍爲屬國也。其地在湖南。東接交趾。漢爲縣。屬牂柯。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華陽國志云。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聲。剖之得一兒。歸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筰關】西南夷地。漢置筰都縣。又注見邛筰。【多同】夜郎侯之名。卒多物故。卒。士卒也。顏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死。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索隱曰。魏臺訪問物故之義。於高堂隆。答曰。聞之先師云。物無故事也。言死者無所復能於事也。【邛筰】筰音昨。邛音窮。筰一作笮。並音昨。皆西南夷。正義曰。邛本秦蜀郡地。在戎州西南。筰本西蜀徼外。白猫羌。在戎州西北。接戎州。今潼川路敘州是。括地志云。漢武置邛都縣。尋改置越嶲郡。今邛州是。以筰都縣置沈黎郡。今黎州是。華陽國志云。雅州有邛崍山。本名邛筰山。山下有九折坂。其坂阻峻。曲回九折。乃至山下。【冉駹】索隱曰。西夷二族也。駹。莫江反。括地志云。冉駹蜀西徼外羌也。漢武置汶山郡。今茂州威州。本冉駹地。後書云。冉駹山有六夷七羌九蠻。【除邊關】索隱曰。謂通關去塞也。【關益斥】索隱曰。斥。開拓也。【沫若水】索隱曰。沫。莫葛反。又音妹。沫水出蜀西南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東南入海。若水一作瀘水。出旄牛徼外。至僰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郡有沫水。按漢嘉。今雅州是也。通零關道。零一作靈。漢武鑿通靈山爲靈關道。徐廣曰。越嶲郡有零關縣。按關在今雅州盧山縣北十里。蜀都賦靈關以爲門。是也。其地甚險。有峽口闊三丈。長二百步。俗呼爲靈關道。去蕃界旬日程。以繩爲橋。【橋孫水】一作梁孫。按梁橋也。爲梁於孫水之原也。孫水一名白沙江。出臺登縣南。至會川入若水。【質實】括地志云。牂柯西南夷之地名。秦爲夜郎且蘭二縣地。漢置牂柯郡。晉隋因之。唐貞觀初分牂柯郡北界置郎州。尋省。未幾復置。後改郎州爲播州。治遵義縣。天寶中改播州郡。乾元初復爲播州。唐末沒於夷。宋置播州及遵義軍。宣和中廢州爲播州縣。隸南平軍。又改軍爲寨。隸珍州。尋置播州安撫司。元改爲播州沿邊安撫司。　國朝改爲播州宣慰使司。隸四川道。【夜郎】西南夷之國名。漢置夜郎縣。屬牂柯郡。後廢之。唐貞觀中復置。屬珍州。開元中改屬溱州。宋乾德中廢之。熙寧中復置。宣和間廢之。故址在播州宣慰司北五十五里。【筰關】在雅州榮經縣東北四十里。一名天險關。據邛峽九折坂之險。【犍爲郡】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邛筰】二國名。注見元鼎六年。越嶲沈黎郡。冉駹汶

司上年。沫若 水沫水在雅州城西五十里。源發盧山。與沈黎郡陽山江合流出岷江。若水在雅州卬崍縣西南。一名瀘水。源出旄牛徼外。至僰道縣入江。通靈關 在雅州盧山縣西北六十里。舊名靈關。今名臨關。蜀都賦闢靈關以爲門。蓋其關甚險。一人守之。可以禦百萬此。

發卒治鴈門險阻。**集覽** 治鴈門險阻。劉貢父曰。予謂治阻險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

書法 書治阻險何譏也。馬邑之詐。漢有以開邊隙矣。自反不縮。出此下策。故書譏之。終綱目書險塞圖塹四。是年。太初三年。宋丙戌年。魏隋仁壽四年。

○秋七月。大風拔木。

書法 記異也。書大風始此。終綱目書大風十有三。呂后年。征和二年。莽甲戌年。庚辰年。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元初六年。桓帝元嘉元年。靈帝建寧二年。隋煬帝大業十年。唐高宗顯慶元年。書暴總章二年。五代庚戌年。而書拔折木者三而已。是年。征和二年。桓帝元嘉元年。

○皇后陳氏廢。

后以祠祭厭勝媚道事覺。冊收璽綬。退居長門宮。供奉如法。竇太主慙懼。稽顙謝。上慰諭之。初上嘗置酒主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使之侍飲。常從遊戲馳逐。觀雞鞠角狗馬。上大歡樂之。因爲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偃。中郎東方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一也。敗男女之化。亂婚姻之禮。傷王制。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而偃以靡麗奢侈極耳目之欲。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淫亂之漸。其變爲篡。上曰。善。詔更置酒北宮。引偃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偃寵由是日衰。然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集覽 竇太主 帝之姑館陶公主。主見 音現。出示之也。太主出董偃見於帝。雞鞠 鬪雞蹋鞠之戲也。徐廣曰。鞠以革爲圓囊。實以毛髮。蹴蹋爲戲。又有所謂擊鞠者。以木爲毬。騎而以杖擊之。亦戲耳。劉向別錄。蹴鞠黃帝造。以練武士。宣室 三輔黃圖云。未央前殿正室也。齋則居之。淮南子曰。周武王殺紂於宣室。漢取舊名也。賈誼傳。文帝受釐坐宣室。即此。辟戟而前 辟。婢亦反。劉兆曰。辟。捎也。按本傳。朔是時陛戟殿下。辟戟者。謂以戟置地也。國家之大賊 國家。天子之稱。漢官儀封禪記云。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明日太醫令問兩家起居。國家云不勞。是也。賊猶言害也。人主之大蜮 蜮或音域。釋短狐也。顏師古曰。蜮音或。非短狐也。猶今俗言魅蜮。按詩何人斯篇。爲鬼爲蜮。本音或。正顏師古所註魅蜮者也。陸氏音域。及陸氏釋文因陸氏音。又以短狐如鼈三足釋之。益誤矣。箋氏詩詁謂短狐非三足鼈是也。不知蜮音或。亦非短狐。劉貢父曰。劉向說春秋蜮。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劉正用指董偃爾。何必遷就言蜮也。香按莊十八年秋有蜮。公羊傳注。蜮之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魯爲鄭瞻所惑。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北宮 索隱曰。在未央宮北。故曰北宮。正義曰。在雍州長安西北十三里長安故城中。與桂宮相近。

書法 廢辭有二。廢皇后某氏。無罪之辭也。皇后某氏廢。有罪之辭也。終綱目書皇后某氏廢三。武帝陳氏。宣帝霍氏。和帝陰氏。

發明 不曰廢皇后陳氏。而曰皇后陳氏廢者。后實有罪故也。孝景薄后無罪。故書曰廢皇后薄氏。今陳氏有罪。則以自廢爲文。若曰后非有能廢之者。后自廢也。此與春秋書梁亡同意。

詔太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定律令。**質實** 張湯 杜陵人。趙禹 斄人。

上使張湯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集覽 務在深文 史記趙禹傳注。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拘職之吏 張湯傳注。蘇林曰。謂拘刻於因循守職無所作之吏。作見知法 張晏曰。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是爲故縱。則以其罪罪之。

書法 蕭何定律令不書。此何以書。帝之律令。非高帝比也。終綱目書律令之變二十五。詳周顯王十年。條制格式不與焉。

八月。螟。

書法 書螟始此。綱目書螟五。是年。靈帝熹平四年。中平二年。獻帝建安十七年。丁酉年。晉書大蝗十六。書蝗三十七。詳文帝後六年。

○以公孫弘爲博士。

是時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菑川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

不作無用之罷則賦斂省不奪農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登六畜蕃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臣聞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四者治之本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也策奏天子擢爲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仄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時鑿山通西南夷道千餘里戍轉相餉數歲不通士罷餓離溼死者甚衆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費以鉅萬計而無功詔使弘視焉還奏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上大說之嘗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多詐不忠弘謝曰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益厚遇之

〔集覽〕縣次續食所徵吏民詣京師者令各縣依次第接續供給飲食也按續食當音嗣吏反禮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治其館舍飲食注云續食其往來也續食音嗣令與計偕令平聲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俱也令所徵者與上計使者偕來也上計注見宣帝地節三年能任官則分職治任而令反分扶問反記王制任官然後爵之羣臣逡本傳注逡七旬反李奇曰言有次第也百姓和合於下顏師古曰言與上合德也待詔金馬門諸以才技徵名之人未有正官故稱待詔東方朔所謂避世金馬門是也金馬門者宦署門也時有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馬法獻之詔立馬於魯般門故更名金馬門〔正誤〕因能任官今按任去聲因其所能任之以官也羣臣逡今按逡卻退也不躐進故爲有次第也〔質實〕當川注見景帝三年山不童澤不涸童徒紅反禿也漢書注山無草木曰童涸曷各反毛晃韻水流已竭曰涸

〔書法〕前書以董仲舒爲江都相則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於是徵吏民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策問之弘對第一遂以爲博士何則爲不書舉之也其舉之何不稱也先聖之術亦何足以知之然則鼂錯之於直言極諫亦不稱矣則何以書直言極諫其稱不稱易見也弘以儒名有假於習先聖之術者綱目別嫌明微例之者絕之於先聖之門也

壬子

六年，冬，初算商車。

〔發明〕商車前未有算也罔利萌始於此書初算商車則帝之掊斂作俑嘖然見矣

〇春，穿渭渠。

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爲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至是發卒數萬人穿之三歲而通人以爲便〔質實〕一統志云鄭當時陳人

匈奴寇上谷，遣車騎將軍衛青等將兵擊却之。

匈奴寇上谷遣衛青等四將軍擊之李廣軍敗爲胡所得絡盛置兩馬間廣佯死奮騰而上胡兒馬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歸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兩將軍亦無功唯青得首虜多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爲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集覽〕絡盛置兩馬間史記作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質實〕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夏，大旱，蝗。

癸丑

元朔元年，冬，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皇子據生。春三月，立夫人衛氏爲皇后，赦。

〔考證〕當去皇字〇謹按凡例曰漢文帝初立景帝爲太子時但云子啓以後不應自稱其子爲皇子只從文帝初例後放此

〔書法〕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志亂始也於是衛青擊匈奴而夫人衛氏生皇子據故曰太子以兵始終焉終綱目書子生五皆有故者也是故據以反終則書生是年弗陵以危嫡則書生太始三年宋劭以元凶則書生丙子年魏恂以叛父則書生癸亥年魏詡以太后之悖則書生庚寅年

〇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爲右北平太守。

（匈奴號廣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質實】右北平，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東夷薉君降，置蒼海郡。

東夷薉君南閭等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燕齊之間靡然騷動。【集覽】（薉君注見新莽始建國四年。薉貊。南閭，薉君名。）

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爲郎中。

臨菑人主父偃，始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吞戰國，務勝不休，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地皆沮澤鹽鹵，不生五穀。乃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負海，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不能相養，蓋天下始畔秦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今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偃同郡嚴安亦上書曰：今人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聲色滋味皆競脩飾，以觀欲於天下。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愧，是以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內，北攻胡，南攻越，宿兵於無用之地，十有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無終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七國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者，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

甲寅

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上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集覽】（主父，複姓，父音甫。沮澤，史記注：徐廣曰：澤一作斥。瓚曰：地多水澤，又有鹵。記王制沮澤注：沮，將慮反，謂萊沛下濕地。蜚芻輓粟，文穎曰：轉運芻穀。就戰以觀欲於天下，觀，去聲，斷示之使其慕欲也。離本，離，力智反，本謂農。徼末，徼，於堯反，要求也；末謂工商。搢紳，李奇曰：搢，插也；紳，大帶也。謂插笏於紳也。或曰：搢紳，士者之服。搢或作縉。索隱曰：縉當作搢。鄭衆注周禮云：搢當作薦，謂垂之於紳帶之間。今按鄭意，以搢爲薦者，則薦亦是進也。進而置於紳帶間，故史記亦多作薦字。宿兵於無用之地，宿猶屯也。史記律書：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索隱注：謂常擁兵郊野之外也。正義曰：謂三十萬備北闕，五十萬守五嶺，連兵於邊陲，即是宿軍無用之地。朝夜郎，夜郎國來朝。降羌僰，羌夷、僰夷，西南夷皆來降服。索隱曰：羌，三苗，羌姓之別種；僰，蒲北反，僰侯國在馬湖江。略薉州，顏師古曰：先言略地，謂行而取之也。薉州是地名。薉與濊通，音穢。師古讀貉，西本朝鮮地，漢武置蒼海郡。龍城，崔浩曰：西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爲龍城。在上谷郡北。後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無終徐樂，無終注見漢王劉邦元年。徐樂，姓名。索隱曰：樂音岳。棘矜，索隱曰：棘，越戟名；矜與穫同，渠今反，戟之柄也。時秦之銷兵器，故但存戟欄耳。土崩瓦解，秦本紀太史公曰：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正義曰：言秦國敗壞，若屋宇崩頹，衆瓦解散也。諸侯無境外之助，注見晉穆帝永和十二年。臣無境外之交。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五鼎烹，謂被鼎鑊之誅。）【正誤】（諸侯無境外之助，今按徐樂本謂七國反叛，隣境無同惡相濟者爲助也，與臣無境外之交義不同。）【質實】（一統志云[illegible]古僰侯之國，名爲[illegible]所居。漢武通西南夷，始置郡縣，爲犍爲、牂柯二郡地。唐爲羈縻[illegible]因[illegible]地，總名馬湖部，屬戎州都督府。宋時蠻主屯湖內。元至元間內附，置馬湖路，治於馬湖江之南岸，屬敘南等處蠻夷宣撫司。國朝初改爲馬湖府，隸四川道。）

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考異】（提要王下有安字。按建元二年淮南王安來朝書名，三年中山王勝來朝，元光五年河間王德來朝，並書名。此當據提要爲是，綱目刊本闕漏也。）

○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爲列侯。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然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無尺寸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募民徙之。

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衛青李息擊走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爲長平侯。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爲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以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集覽】取河南地。春秋傳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衛青本傳。擊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築朔方郡。注。張晏曰。朔方郡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今亦謂之新秦中。朔方郡。唐肅宗即位於靈武。即漢朔方也。括地志云。即蕭關也。漢武使蘇建築朔方城。按今夏州朔方縣之北什賁故城是。【質實】一統志云。朔方郡。漢初所置。什賁之號。蓋出蕃語。本秦上郡之地。晉亂。赫連夏建都於此。後魏始置夏州。西魏置弘化郡。後周改懷遠郡。隋爲朔方郡。唐置夏州。或爲朔方郡。唐末拓拔思恭鎮夏州。遂世據其地。宋天禧間。其孫德明城懷遠鎮爲興州以居。後陞興慶府。又改中興府。元置寧夏路。明初爲寧夏府。後改置寧夏衛。隸陝西都司。

三月晦。日食。○徙郡國豪傑於茂陵。

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并兼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青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於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竊符矯將。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故陳豨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死而不悔。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以喜怒爲賞罰。是以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徼幸。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集覽】天下豪傑并兼亂衆之民。天下謂自關以東也。關東豪富桀黠之士。及并人之力。兼人之財。踰法惑亂衆庶之人。郭解家貧不中徙。郭解字翁伯。軹音紙。中。竹仲反。充也。史記本傳徙作訾。索隱曰。按訾財不滿三百萬。則不充合徙之數。權至使將軍爲言。謂郭解之權力。能使衛青爲之言。任俠。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以權力俠輔人也。陪臣。記曲禮。列國之大夫。自稱曰陪臣。其注陪重也。左傳管仲曰陪臣敢辭。注。陪臣。諸侯之臣也。信陵。魏安釐王異母弟。公子無忌。封信陵君。索隱曰。按地理志無信陵。或是鄉邑之名。平原。趙惠文王弟趙勝。封平原君。晉灼曰。濟西

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按高唐。即平原。正義曰。平原今德州是也。括地志云。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孟嘗〕田文也。索隱曰。文。文嬰。封於薛。文襲父封。而號曰孟嘗。或云謚。非也。顏師古曰。嘗邑在薛城之旁。詩云居嘗與許。鄭玄註。嘗或作甞。在薛之南是也。〔春申〕黃歇也。正義曰。四君封邑。撿皆不獲。唯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盜號也。而孟嘗是謚。〔雞鳴狗盜〕孟嘗入秦。秦昭王欲殺之。孟嘗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願得狐白裘。時止一裘。已獻昭王。有客乃夜爲狗入秦藏中。盜裘以獻。獲免。即馳去。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恐昭王悔而追至。有客作雞鳴。而雞盡鳴。得亡出關。〔虞卿〕史失其名。趙孝成王以爲上卿。故號焉。譙周曰。食邑於虞。索隱曰。趙之虞在河東。今河中府虞鄉縣是。〔周窮交魏齊之厄〕魏齊。虞卿之交也。將爲范雎所殺。卿周庇之也。事在周赧王五十六年。〔趙平原之急〕秦兵圍趙。趙相平原君告急於無忌。無忌因如姬以竊兵符。矯魏王之命。而令朱亥殺晉鄙。奪其兵救趙。秦兵以卻而趙得全。事在周赧王五十七年。〔搤捥而游談〕搤與扼通。捥與掔捥通。游俠傳作搤掔。封禪書搤捥自言。〔四豪〕即信陵平原孟嘗春申。〔陳豨〕代國相也。豨許豈反。〔吳濞〕高帝兄喜之子。名濞。封吳王。〔淮南〕高帝孫淮南王安也。淮南厲王長之子。〔魏其〕孝文皇后從兄子竇嬰。封魏其侯。〔武安〕孝景皇后同母弟田蚡。封武安侯。〔劇孟〕姓名。洛陽人。亦以俠顯。〔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若季路仇牧之類也。衛有蒯聵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見孟黶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宋萬殺閔公。仇牧聞之。趨至手劒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苞苴〕記曲禮。以苞苴問人。注。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疏云。苞者以草苞裹。苴者以草藉器貯物。孔叢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詩箋云。以菓實相遺者。必苞苴之。

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有罪自殺。國除。誅齊相主父偃。夷其族。

燕王定國與父姬姦。奪弟妻。殺肥如令郢人。郢人家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之。定國自殺。國除。齊厲王次昌亦與姊通。偃嘗欲納女於齊王。不許。因言於上曰。臨菑殷富。非親愛子弟不得王。今齊王驕恣。又與姊亂。請治之。於是拜偃爲齊相。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自殺。上聞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偃辭不服。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國除。偃本首惡。不誅之。無以謝天下。乃族誅之。〔集覽〕肥如令郢人。郢人。姓名。爲肥如令。按肥如在遼西。〔質實〕一統志云。肥如。漢之縣名。屬遼西郡。北齊屬北平郡。又析置新昌縣。隋開皇中。省肥如入新昌。後爲盧龍郡治。唐武德初。移平州治此。改爲盧龍縣。遼金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永平府。

〔書法〕齊王書有罪。公偃請治其罪者也。則曷爲書誅偃。劫其王令自殺。偃之橫至此極矣。不誅則何以爲法。綱目書齊相。正名也。〔發明〕齊王旣書有罪。則治齊王者公法也。偃亦書誅何哉。利口覆邦家之人。亦亂政之賊爾。不誅之何待。

以孔臧爲太常。

上欲以孔臧爲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質實〕〔孔臧〕魯人。孔子十二世孫。〔孔安國〕貞之子。臧之從弟也。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弟伊稚斜單于立。〔集覽〕伊稚斜。索隱曰。斜士嗟反。鄒誕生音直牙反。蓋稚斜胡人語。遂得其實。

○以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春。罷蒼海郡。〔考異〕提要漏春字。

時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三公。奉祿甚多。爲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臣。誠中臣之病。臣誠飾詐。欲以釣名。且無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上以爲謙讓。愈益厚之。

赦。○以張騫爲太中大夫。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爲彊國。匈奴攻破之。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餘衆遁逃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十餘歲。騫得閒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爲發導譯。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爲王。旣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乃還。復爲匈奴所得。會匈奴亂。騫乃逃歸。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集覽〕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月氏。西域屬國名。注見高帝六年。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郡以東。祁連山以西。按敦煌

今瓜州是。在長安西二千八百餘里。應劭曰。敦大。煌盛也。敦徒門反。初匈奴渾邪王降漢。以其地置酒泉郡。又民。酒泉分置武威郡。後又分酒泉武威置張掖敦煌二郡。祁連山。本名天山。蓋匈奴呼天曰祁連也。常略曰。天山。一名雪山。一名太白山。以四時有雪也。正義曰。祁承之反。括地志云。山在伊州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今名祁羅漫山。西河舊事云。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去焉支山北可千里。初匈奴失此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以其頭爲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劉德云。飲酒器也。正義曰。漢書匈奴傳。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也。非虎子之屬。按虎子。溲便器。西京雜記云。李廣射獵冥山之北。見伏虎射之。以其頭爲溲器。今人鑄銅象之。示服猛也。又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爲飲器。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郎應募。張騫自建元中爲郎。今應募往使月氏。百官表。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徑匈奴中。史記大宛傳作經匈奴。索隱曰。謂道經匈奴也。大宛西域國名。正義曰。在長安正西萬二千五百餘里。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窴。西南則大月氏。北則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一名蘇對沙那國。漢大宛也。宛又音鴛。爲發導譯抵康居。索隱曰。爲張騫發譯。令其導引至康居國。括地志云。康居在長安西萬六百里。居音渠。大月氏在大宛西南。於嬀水北爲王庭。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氏音支。注見高帝六年。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二百里。嬀水南。其都曰藍市城。張騫曰。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餘里。居漢西南。夏上聲。【質實】一統志云。月氏。古西戎地。戰國時月氏居之。秦末漢初屬匈奴。武帝時爲敦煌郡地。晉屬晉昌郡。西涼置會稽郡。後魏增置常樂郡。後周俱廢之。隋以其地屬瓜州。後屬敦煌郡。唐初屬瓜州。後沒於吐蕃。宋時爲西夏所據。元爲瓜州地。屬沙州路。明永樂初。故元丞相苦朮子塔力尼等率所部來歸。詔建爲赤斤蒙古衛。以塔力尼爲千戶。宣德以來朝貢不絕。敦煌漢之郡名。注見唐莊宗同光二年。祁連山名。注見元狩二年。大宛。按本傳云。大宛西域國名。治貴山城。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宛別邑七十餘城。多產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漢武時遣李廣利將兵伐之。宛人斬其王毋寡來降。因與漢約。歲獻天馬二疋。漢使得蒲萄苜蓿種歸。帝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萄苜蓿離宮館旁。極目焉。宣帝時。呼韓邪單于降漢後。而大宛等國咸尊漢矣。康居。按本傳云。康居西域國名。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漢宣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國。漢擁立呼韓單

巳丁辰丙

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帝遣陳湯等將兵誅郅支。康居大懼。遣子入侍。自是羈縻于漢矣。大月氏。按本傳云。大月氏。西域國名。治監氏城。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控弦十餘萬。故彊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曰小月氏。

匈奴入代郡鴈門。【考異】按征伐例曰。中國有主。則夷狄曰入寇。或曰寇某郡。中國無主。則但云入邊。或云入某郡。今此條書入而不曰寇。疑漏寇字。或寇字誤作入字耳。【考證】入當作寇。謹按凡例曰。凡中國有主。則夷狄曰入寇。或曰寇某郡。事小曰擾某處。後倣此。

○夏六月。皇太后崩。【考異】后下漏王氏二字。

○秋。罷西夷。○以張湯爲廷尉。

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兒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上由是悅之。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得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集覽】陽浮。陽與佯通。詐也。浮。虛也。兒寬姓名兒研奚反。儒林傳作倪。奏讞掾。讞魚列反。議罪也。奏讞者。奏請於上而讞之也。掾官屬也。記文王世子獄成。有司讞于公。鄭玄注。讞之言白也。與監史深禍者。監史。正監掾史也。深禍者。用法深刻。禍猶之人也。湯以上意所欲加罪者。則付與此等監史治之。造請。顏師古曰。造至諸也。請謁問也。質責湯。本傳注。質。對之也。紛更之爲。何爲紛亂更改也。重足而立。謂重累其足。迹不敢亂行。言畏謹之甚。【質實】兒寬。千乘人。

【書法】文帝之世。書廷尉二。吳公張釋之。皆古人也。武帝書廷尉二。則張湯杜周。其人焉。二君之仁暴於此可見矣。西漢七書廷尉。惟張湯杜周爲譏。

四年。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考異】入下漏寇字。【考證】入當作寇。

五年。冬十一月。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

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奏言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侍中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且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謂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大不便上以難弘弘詘服弘外寬內深諸嘗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之汲黯嘗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上從之。

【集覽】（平津索隱曰平津鄉名在南郡高成縣正義曰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縣南東閣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接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彍弩彍音郭反張弩也引滿曰彍五兵漢書注矛戟弓劍戈周禮注矛戟劍楯弓穀梁傳注矛戟鉞刀楯弓矢合射記鄉飲酒篇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注會合其民而講鄉射之禮外寬內深索隱曰言其中心刻剝意多忌害人也按杜周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次至也其用法深刻至骨右內史地理志秦京師爲內史顏師古曰秦并天下改立郡縣而京畿所統特號內史言在內以別於諸郡守也百官表內史掌京師景帝分置左右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掌列侯武帝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

【質實】（一統志云平津鄉名在河間府鹽山縣界漢屬故高城縣公孫弘以丞相封平津侯於此）

春大旱○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爲大將軍。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將軍蘇建李沮公孫賀李蔡俱出朔方李息張次公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皆領屬青擊匈奴右賢王右賢王飲醉青等夜至圍之右賢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十餘人衆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還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封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諸將校尉七人爲列侯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青聞愈賢黯數諫爭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集覽】（李沮索隱曰沮子如反文穎曰音祖豆之俎張次公衛青校尉也封岸頭侯裨王顏師古曰小王也若裨）將然索隱曰裨頻彌反王之偏裨也匈奴傳作裨小王封青三子長伉封宜春侯次不疑封陰安侯次登封發干侯尊寵於羣臣無二言尊寵之至此於羣臣止一人耳下大將軍下謂禮下之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音側謂牀邊側耳或云圊廁非也謝氏曰亦猶文帝臨廁謂山岸也仲馮曰古者見大臣則御坐爲起然則踞廁者輕之也武帳應劭曰帳織爲武士之象也孟康曰置兵闌五兵於帳中。

【質實】（高闕塞名詳注見秦王政三年。）

夏六月。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集覽】風之以樂風如字詩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是也補郎中文學掌故郎中主宮殿門戶掌故治禮之官主故事者以有文學習禮儀者爲之故曰文學掌故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

【書法】書嘉尊經也書置博士弟子始此。

秋匈奴入代。【考異】（入當作寇。）○削淮南二縣賜衡山王賜書不朝。

初淮南王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乃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願奮擊匈奴安斥免之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蹤跡連安上遣使郎訊太子遷欲使人刺殺漢使不果公卿奏安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安恥之爲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賜聞安有反謀恐爲所并亦結賓客爲反具使陳喜枚赫作輣車鍛矢刻天子璽將

庚午

相軍吏印。當入朝過淮南爲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集覽】「厲王遷死」文帝時淮南厲王長以不軌遷徙處蜀而死。安斥免之史記淮南王安傳作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正義曰言屏斥免其郎中令官。欲令後人不敢效師氣太子句絕淮南王安傳注樂彥曰即就淮南按之不逮詣河南「遷」王太子名遷下句格明詔淮南王安傳作癈格明詔崔浩曰詔書募擊匈奴而雷被雍遏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也。按如淳注梁孝王傳云格音各。謂被閣不得行「不相能」句絕。謂不相善也。左傳昭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汗能如字。作轒車鍛「矢」史炤通鑑釋文曰。轒車兵車也。鍛治鐵也。必謂治鐵作矢鏃耳。書費誓鍛乃戈矛。蔡氏傳曰鍛焠之也。除前「隙」先前之嫌隙。今釋除之。約束反具以言語要結。戒令檢束。皆曰約束【正誤】上遣使即訊太子。今按即訊當屬上文爲句。太子屬下文遣使者即就淮南訊之不逮詣河南也。初雷被上書事下河南治。【質實】一統志云淮南漢之國名治江都縣壽改爲吳國景帝又更爲江都國。武帝更名廣陵國屬徐州。東漢初爲廣陵郡。三國初屬魏後屬吳。晉廣陵郡移治淮陰。此地屬焉。東晉分置海陵山陽二郡。劉宋置南兗州治廣陵縣。齊梁因之。北齊改爲東廣州。陳復爲南兗州。後周改爲吳州。隋

始改爲揚州。大業初改江都郡。治江陽縣。唐初復爲南兗州。改邗州。尋復爲揚州。治江都。置大都督府。天寶初改廣陵郡。乾元初復曰揚州。置淮南節度。五代時楊吳都於此。改江都府。南唐以爲東都。周世宗取揚州。仍置大都督節度。宋初因之。屬淮南東路。建炎初升帥府。元至元中建大都督府。置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尋改爲揚州路。屬河南行省。 國朝改爲揚州府。直隸京師。

【書法】前淮南王安嘗書賜几杖毋朝矣。此其書不朝何。詠意也。賜當入朝。過淮南。乃謝病。於是帝賜書不朝。毋云者自帝言之也。不云者自王言之也。書曰賜衡山王。賜書不朝。詠意也。然則吳王詐病。文帝賜几杖老不朝。則何以不書。不以吳王累文帝也。其不以累文帝何。傅局之嫌。漢有以名之矣。非安與賜比也。故諱之不書。

六年。春二月。遣衛青率六將軍擊匈奴。

大將軍青出定襄。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咸屬。斬首數千級而還。

赦。○夏四月。衛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敗降匈奴。

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職雖當斬將。然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竟外。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遂囚建詣行在所。詔贖爲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封爲冠軍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侯。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集覽】「定襄」并州定襄郡。隋罷。析州有定襄縣。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里。「肺腑」按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諸侯子弟若肺腑。索隱曰。肺與柿通。木札也。腑音附。樹皮也。以諭人主疏末之親。如木札出於木。樹皮附於樹也。漢書劉向傳。幸託肺腑。田蚡傳。以肺附爲相。注謂如肝肺相附著。言骨心膂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木。史記正義曰。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說田蚡爲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爲帝之腹心親戚。「票姚」顏師古曰。勁疾貌。票頻妙反。姚羊召反。荀悅漢

紀作票鷂。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赴利」斬捕首虜過當。赴奔趨也。利便利也。顏師古曰。計其所將人數少。其所斬首級及捕獲胡虜爲數多。過於所當。「冠軍侯」索隱曰。冠軍封號。言在諸軍之上也。正義曰。南陽有冠軍縣。武帝封去病於穰縣盧陽鄉。因號曰冠軍。「博望侯」正義曰。南陽有博望縣。括地志云。故城在鄧州向城東南四十五里。索隱曰。博望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蓋取其能廣博瞻望也。「益北絕幕」正義曰。益北愈向北也。幕一作漠。北方流沙也。匈奴南界。瓚曰。直度曰絕。沙土曰漠。「徼極而取之」正義曰。徼古堯反。要也。謂要漢兵令其罷極。然後取之。【質實】一統志云。「定襄」漢之縣名。屬新興郡。晉改曰晉昌。後魏復爲定襄縣。隋省定襄入秀容。唐初復析置定襄縣。屬忻州。宋省。元初復置。金元仍舊。 國朝因之。改屬太原府。「霍去病」平陽人。「冠軍」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曹魏省之。故城在南陽府鄧州城內。「張騫」城固人。「博望」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東漢省之。故城在南陽府城東北七十里。爲張騫封邑。即此。索隱小顏所說。可謂誤矣。

六月。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是時漢比歲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

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贖罪置買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買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爲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集覽】經用竭顔師古曰經常也謂常用之錢竭盡〔武功爵〕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十一級一造士二閑輿衛三良士四元戎士五官首六秉鐸七千夫八樂卿九執戎十政戾庶長十一軍衛〔級十七萬〕食貨志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劉貢父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秦爵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關內侯武功爵比之減一級入關內侯亦其宜也或說七當作一與茂陵中書合矣予謂賣爵當級級稍增其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則當一萬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官職耗廢〕食貨志注耗音帽亂也

【書法】自秦書令民納粟拜爵及文帝書令民入粟拜爵免罪至是復見後此書命株送徒入財補郎元鼎二年書令死罪入贖天漢三年明帝書詔聽有罪亡命者贖永平八年兩漢之世書贖罪者五帝三書爵國亦急甚矣

【發明】爵者國之公器非可買也而買之罪者國之公法非可贖也而贖之於以見用兵煩費之患爲如何哉其曰置武功爵則經費不足賞功之意又自不言可見矣

元狩元年冬十月祠五畤獲一角獸以燎始以天瑞紀元

行幸雍祠五畤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時加一牛以燎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集覽】〔蓋麟云〕易繫辭下第二章蓋取諸某卦某卦朱氏附錄曰蓋字謂模樣是憑地也又曰漢書所謂獲一角獸蓋麟云者疑辭也〔元宜以天瑞命〕命名也謂改元宜用天之辭瑞爲名韻會注元一也春秋隱元年春王正月注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一元曰建〕一初也自古無年號始起於此故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光〕建元六年八月有星長竟天因改元元光【質實】〔彗〕釋名注見周顯王八年

【發明】人君即位書元春秋諸儒論之詳矣未有建號紀元之事也自新垣平以候日再中欺文帝於是始有後元之稱景帝因之七年而改中元又六年而改後元至武帝遂有建元之號甚失古人即位紀元之意既而長星竟天災異甚著乃反以元光爲名至是僅獲一獸亦因之而改號自後紛紛不可勝舉

書曰始以天瑞紀元非美之也正所以譏其失爾不然一獸微物豈天瑞乎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爲反謀名中郎伍被與謀反事被始以爲不可安囚閉之被曰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僞爲詔徙郡國豪傑於朔方又僞爲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幸臣使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安又欲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會太子謀殺漢使事覺廷尉逮捕安欲發兵猶豫未決被自詣吏告與安謀如此上使宗正以符節治安未至安自剄王后太子伏誅諸所與謀反者皆族捕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賜治賜自剄死王后太子及孝皆棄市凡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侍中莊助素與安結交受其賂遺上薄其罪張湯以爲助腹心之臣與諸侯交私罪不可赦遂棄市【集覽】〔發蒙振落〕韋昭曰如發去物上之蒙振落樹上之葉言直取之易也【正誤】〔發蒙〕今按如發去物上蒙覆之物言易也

【書法】二王皆賜几杖者也前書賜毋朝賜不朝此書謀反然則咎有所在矣

夏四月赦○立子據爲皇太子○五月晦日食○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爲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馬有城郭室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窴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閉氐筰南閉嶲昆明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始通

（滇國乃復事西南夷【集覽】土著者著於土地而有常居非行國隨畜牧遷徙者也烏孫西域國名治赤谷城在大宛東北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綠睛赤須狀類獼猴者是其種也于窴在大宛東窴通作闐顏師古曰音田索隱曰音殿鹽澤在玉門陽關西三百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鹽澤[illegible]名臨海在沙州西南又鹽水注見太初二年[illegible]匈奴傳諸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也元封六年匈奴徙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漢道南與蜀通說文鬲障也鬲絕漢之路道并宜傳曰西州鬲絕奄蔡徐廣曰即闔蘇國在康居西北二千里正義曰奄[illegible]魚叅魏略云奄蔡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行國隨畜遷徙無常居也徐廣曰不土著也邛竹杖山海經邛崍山出邛竹瓚曰邛山之竹節高中實可作杖蜀記云張騫奉使尋河源得高節竹植於邛山甚為杖圖經序云山中[illegible]陵曰邛木謂曰邛池毛曰邛竹又邛注見元光五年蜀布正義曰布謂土蘆布也身毒西域國在大夏東南史記作乾毒李奇曰一名天篤所謂浮屠胡是也顏師古曰身音捐又音乾毒音篤今天竺國是蓋身毒聲轉為天篤篤省文作竺又轉為竺音也萬震南州志身毒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人修浮屠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其土產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之類少北隔下何謂[illegible]近北也重九譯重複也傳四夷之言者曰譯[illegible]如繹絲[illegible]其語而譯之正義曰重九譯謂敘譯其詞語經九重之國乃至此也禮秋官象胥鄭司農云譯官也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illegible]陳說內外之言蜀犍為在蜀郡南千餘里本南夷夜郎地漢武置犍為郡正義曰犍音虔又音乾戎州宋改敘州發閒使四道並[illegible]使者[illegible]敵國也爾雅曰閒俔也郭璞曰[illegible]謂之諜今[illegible]之細作[illegible]曰遊[illegible]道並出[illegible]出[illegible]北道為氐[illegible]所閉[illegible]通也正義曰氐今成州武州等是在成州[illegible]地理志武都郡有白馬氐[illegible]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案成州今同慶府是武州今階州是也筰注見元光五年南閉為昆明南道為巂州昆明所閉而不得通也西南夷傳南自桐師北至葉榆名為巂昆明其國有巂水出邛都崔浩曰巂昆明二國名正義曰巂及南昆明夷也巂音髓今巂州有昆明縣蓋南接昆明也西名巂在戎州西南滇國索隱曰楚莊王弟莊蹻為國於此如淳曰滇通作顛崔浩曰滇後為縣屬越巂郡大宛傳昆明西可千

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正義曰昆州郎州皆滇國地西南夷傳夜郎西靡莫之夷以什數滇最大括地志云滇國去京西五千三百餘里【質實】一統志云于闐古之國名居葱嶺之北二百餘里自漢至唐皆入貢中國五代晉時其王李聖天自稱唐宗屬遣使來貢冊封為大寶于闐國王宋乾德中遣使獻方物[illegible]乃以其國王為特進歸忠保順斫鱗黑韓王[illegible]斫鱗黑韓盎可汗之謂也元豐中遣部領阿辛上表稱于闐國僂儸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illegible]令閒歲一至自宋及元朝貢不絕國朝遣使貢玉[illegible]賂如賞賜焉鹽澤注見明帝永平十六年[illegible]邛竹杖出雅州榮經縣東四十里邛崍山上其山巖阻峻凝水夏消冬凍[illegible]竹高節中實堪為杖[illegible]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一年氐筰注見西南夷一國名氐注見武帝元鼎六年武都郡筰注同上年沈黎郡巂古邛都國之地名注同上年越巂郡昆明本西南夷之國名漢武通之改為定筰縣屬越巂郡晉因之齊[illegible]郡後廢唐初置昆明縣屬巂州後沒於南詔為香城郡宋號為賀頭甸部大理國元初為落蘭部至元中為柏興府隸羅羅斯宣慰司國朝改為鹽井衛軍民指揮使司隸四川行都司滇國春秋時郡名周以前為徼外西南夷[illegible]烏蠻所居之地楚莊蹻畧地至此因王其地號滇國秦為置吏焉漢武遣將臨滇滇王舉國降遂置益州郡治滇池蜀漢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又分建寧置雲南郡晉因之兼置寧州宋齊並為建寧郡隋置昆州後廢唐初復置後為南詔蒙氏所據改為善闡府歷鄭趙楊三氏至大理段氏以高智昇領善闡牧遂世有其地元初置善闡萬戶府至元中改置中慶路國朝改為雲南府隸雲南道）

（【書法】復者何備辭也前書罷西夷於是書復事復者何甚之之辭也二世不恤民怨故書復作阿房宮漢武不恤民勞故書復事西南夷）

庚申

二年春三月丞相弘卒以李蔡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

○以霍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支至祁連山而還

（霍去病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斬首虜獲甚衆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夏復與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張騫李廣俱出右北平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

斬首三萬虜獲尤多益封五千戶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集覽票騎將軍徐廣曰票通作驃服虔曰音飄顏師古曰音頻妙反勁疾貌前書曰票騎將軍位在三司品秩同大將軍轉戰陟兗反轉相戰鬭也焉支山西河舊事云焉支山去祁連山南可千里正義曰焉音煙括地志云焉支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文注見元朔三年祁連休屠匈奴之屬為王者之號索隱曰休音朽屠直於反張晏曰屠音儲祭天金人落路曰作金人以為祭天主張晏曰即浮屠祠金人也正義曰今佛像是其遺法括地志云經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因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居延地理志度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壖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東北有居延海古文以為流沙廣志云流沙在玉門關外有居延澤居延城括地志云居延匈奴中水名即古流沙也武帝置居延縣屬張掖郡所將常選句絕史記驃騎傳注索隱曰選宣戀反謂去病常選擇取精兵留落不偶史記驃騎傳偶作遇索隱曰謂遲留零落不遇合也質實一統志云焉支山名在陝西行都司山丹衛城東南一百二十里一名刪丹山後漢匈奴失此山歌曰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居延縣名注見天漢二年又陝西行都司城西北有居延海在焉地理志渡張掖河西北至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壖屈曲行千五百里是也祁連山在陝西行都司城西南一百里其山其峻廣本名天山匈奴呼天為祁連因名山上草木茂美冬溫夏涼宜牧放後失此山歌曰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書法　兵未有書所至者書所至何處深入也是故書至祁連山所以志去病之深入書至涿邪山所以志魏主之遠遁宋巳巳年書至青海所以志君奧之窮追唐玄宗開元十五年此書至祁連山而還後書封狼居胥山而還與書出塞而還者不可同日語矣文帝十四年

秋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

匈奴單于怒渾邪休屠王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以降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

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今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休屠王太子日磾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帝遊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大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甚信愛之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賜日磾姓金氏集覽渾邪匈奴之屬為王者之號渾下昆反邪時遮反貰時夜反又音世賒貪也縣次傳之傳張戀反各縣案次第傳遞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於邊關闌出闌出由塞文易也應劭曰闌妄也漢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也文法之吏以此繩治之嚴苛文法也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邊近也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此五郡並是故塞外又在北海南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於漢故曰屬國金城初築城得金因名金城瓚曰取其堅固如金也一云城在京師西金西方之行故名焉後昭帝置為郡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隸焉河西秦本紀出子二年迎獻公于河西正義曰西者秦州西縣也秦之舊地西並南山注見文帝三年史記大宛傳張騫至大月氏還並南山從羌中歸正義曰並白浪反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空無匈奴為句空猶言絕也質實金城郡名注見光武帝建武十年河西郡名注見安帝元初元年

辛酉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夏赦。○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

考異　此一條與元朔三年匈奴入代郡鴈門同考證入當作寇

○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關西朔方

山東被水民多飢乏遣使虛倉廩以賑猶不足又募富人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關西朔方新秦中七十

餘萬口。皆仰給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護。費以億計。【集覽】關西朔方新秦中關西謂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此四郡地。朔方郡今夏州是。新秦地名也。史記平準書作關以西朔方以南新秦中。服虔曰。新秦在北方千里。如淳曰。在長安已北。朔方已南。又漢書食貨志注應劭曰。新秦者。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乃爲築城郭。徙內郡貧民以充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使者分護。食貨志作使者分部護。注。分扶問反。七制解。使者謂部刺史也。承制遣使分刺州縣。不常置也。護。救視也。【質實】朔方郡名。注見武帝元朔元年。

【書法】終綱目書大水六十三。書雜水溢十有二。書雨水十有五。而書處恤之者七。是年。殤帝延平元年。安帝永初二年。宋乙亥年。唐太宗貞觀七年。德宗貞元八年。文宗太和六年。求言者二。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中宗神龍元年。世主之以變爲玩者多矣。

【發明】此魏罃移民移粟之故智也。當是時。歲擊匈奴。通西南夷。紛紛多事。民財竭矣。一有饑歉。束手罔無振救之策。書之亦以見其窮爾。

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

漢既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作昆明池。

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是時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以故吏弄法。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集覽】昆明有滇池。滇音顛。益州有滇池縣。西北有滇池澤。括地志云。滇池在叡州西二十里。一名昆明池。長五十里。闊七里。風雷一動。波浪萬頃。漢武帝欲伐昆明。以其國有滇池。遂於長安西南穿池。象而爲之。周四十里。以習水戰。因名昆明。荀悅曰。昆明子居滇河中。故習水戰以伐之。五代史西夷附錄曰。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餘里。按黔州今紹慶府是。買復。復音福。除也。謂除免其賦役。除千夫五大夫爲吏。拜官曰除。理民曰吏。平準書。諸賈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索隱曰。千夫。武帝所置武功十一等爵。第七級也。五大夫。秦舊二十等爵。第九級也。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爲吏。亦爲此。【質實】一統志云。昆明古西南夷之國名。即滇國也。漢爲滇池縣地。唐爲昆州之境。唐爲晉寧縣地。元初立二千戶所。後改置善州。領昆明官渡二縣。後州廢縣存。今省官渡入焉。國朝因之。屬雲南府。滇池在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澤。周廣五百餘里。合盤龍江黃龍溪諸水匯爲此池。中產衣鉢蓮花。盤千葉。蕊分三色。下流爲螳螂川。中有大小臥納二山。史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帝欲伐滇國。於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昆明池在西安府城內上林苑中。漢武帝欲伐昆明。穿此池以習水戰。中有豫章臺。刻石爲鯨魚。每至雷雨常鳴吼。鬐尾皆動。旁有二石人。象牽牛織女。立于河東西。養魚以給諸陵祭祀。

【書法】書池始此。終綱目書作池二。是年昆明。獻帝建安十二年玄武。書浚池三。唐憲宗元和十二年龍首。十五年魚藻。文宗太和九年昆明。

得神馬於渥洼水中。

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上方立樂府。造爲詩賦。絃次以合八音之調。及得神馬。次以爲歌。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上招

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雖素所愛信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且才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居久之。坐法免。【集覽】渥洼水在敦煌郡。李斐曰。初南陽新野人暴利長。武帝時遭刑。屯田于郡界。數於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使土人持勒靽。立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乃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故云從水中出。顏師古曰。洼。於佳反。蘇林音窐。曲之窐。索隱曰。音烏花反。次以爲歌。顏師古曰。次。撰述也。次以爲太一之歌。案其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質實】一統志云。渥洼水在陝西行都司沙州境內。漢元鼎四年秋。天馬生渥洼水中。

戊士

四年。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算緡錢舟車。

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財或絫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時

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三品大者直三千次直五百小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者罪皆死於是以齊大煑鹽東郭咸陽南陽大冶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又命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船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之

集覽 大空空苦貢反缺也擢浮淫并兼之徒擢沮抑也浮淫并兼之徒即言商賈輩繢音胡對反五采繡也薦璧薦藉也璧瑞玉圜也肉倍於好謂之璧其形圜其中虛記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注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爲文裼無藻爲質襲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白金三品雜鑄銀錫爲白金其一曰重八兩圜之以象天其文龍二曰重差小方之以象地其文馬三曰復小楕之以象人其文龜楕他果反圜而長東郭咸陽東郭複姓也咸陽其名孔僅姓名也僅渠吝反以心計言不用籌算析秋毫應劭

曰百物豪芒至秋皆美細今言三人言利事纖悉皆能分析其秋毫也索隱曰按秋豪乃成也鈦左趾史記音義曰鈦徒蓋反踏足也韋昭曰鈦以鐵爲之著左趾以代刖索隱曰三蒼云鈦踏腳鉗也字林音大計反張斐漢晉律序云鈦狀如跟衣著左足下重六斤以代刖至魏武改以刖代鈦末作顏師古曰工商本技所作自占占之贍反自隱度也各自隱度其家財多少爲文簿送之官率緡錢二千而一算平準書注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二十算詩云維絲伊緡如淳曰胡公名錢爲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故謂之緡也緡音旻瓚曰此緡錢爲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顏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民有車船者皆有算平準書曰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注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爲車騎士軺小車也漢代輕乘軺今則貴之言算軺車者有軺車使出稅一算商賈有軺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正義曰武帝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也一算百二十文占不悉索隱曰悉盡也若通其家財不周悉盡者皆沒入官罰戍邊一歲日晏劉貢父曰當是一句

書法 鹽鐵自帝始書置官至元帝書罷初元二年又三年書復後漢和帝初始書以遺詔罷禁獻帝又書復置鹽官建安四年自是無書者蓋爲永制也至元魏書復鹽池之禁梁癸未年既而又書罷梁丙戌年書復梁戊戌年隋書復通鹽禁癸卯年亦通鹽耳唐書立鹽賦法則海鹽也辛巳年至唐書鹽鐵使上元元年緣分合不常而國賦大半仰此不可復罷矣五代不書始書復行官賣鹽法壬寅年先是嘗聽民販賣故也

發明 元光六年書初算商車元朔六年書贖罪賣爵至是又書造皮幣白金等物詞繁而不殺興利之端日以益多夫天生時地生財人君以正用之一歲所入自足供一歲之用豈必廣爲漁取以足其國乎武帝苟非奢侈窮黷其弊未必至是設法若此欲無虛耗難矣

以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

初河南人卜式數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冤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以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至是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集覽 左庶長長上聲舊一十等爵第十級也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八爵爲大庶長多樂鄉食鄉縣而無職

書法 書賜爵始此漢世初賜爵猶庶長也至宣帝以後則賜爵皆侯矣終西漢之世書賜爵十卜式再書桑弘羊王成黃霸霸之衆湯淳于長薛丹董賢而左庶長二卜式桑弘羊惟弘羊王成淳于長董賢爲譏焉

春有星孛于東北○夏長星出西北○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爲大司馬

上與諸將議曰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

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李廣爲前將軍公孫賀爲左將軍趙食其爲右將軍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出東道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且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誡以爲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慍怒青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遂乘六騾冒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單于捕斬萬九千級廣食其軍無導或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猨臂善射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皆爲垂涕食其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王將相等八十餘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斬七萬級益封五千八百戶兩軍出塞塞閱官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爲之自是之後青日退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士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愛重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青爲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集覽】度幕輕留索隱曰謂度沙幕輕入而久留也得當單于索隱曰責言雖今次得與單于相當遇也數奇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奇爲不偶也孫奕示兒編曰顏師古曰數所角反案宋景文筆錄云得江南漢書本乃音所具反傳者誤以具爲角也云孫奕亦誤以爲鄭蔡絛西清詩話亦云嘗謂王摩詰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蔡絛不以數奇爲誤對則亦知王維讀數字從去聲之爲

音也蓋謂廣命隻不偶合耳【武剛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武剛車爲先驅爲左右翼旁引其騎若鳥翼之也【六騾】史記作六羸壯騎注羸與騾同【惑失道】索隱曰無人導引軍故迷惑失道也【急責廣之幕府對簿】之省也責令往大將軍幕府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令其對【回遠】回去声迂也【右方兵】匈奴傳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元封六年匈奴徙左方兵直雲中索隱曰直如字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爲值值當也【狼居胥山】在匈奴中【於姑衍】在匈奴中封禪書注山阪曰衍【登臨瀚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如淳曰北海名在沙漠北案瀚海自是大瀚名群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焉【塞閱官私馬】官馬及負私從馬凡出塞者於塞上檢閱也[illegible]

【書法】[illegible]元年帝改之也書曰皆爲大司馬深譏之

匈奴請和親遣使報之單于留不遣。

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漢使敞於

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博士狄山議以爲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忠，若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群臣震慴，無敢忤湯者。【集覽】愚忠忠爲句，言臣固愚也，然愚而忠。

【書法】書留不遣，何使辱命也。於是匈奴遣使好辭請和，漢使任敞報之，敞使單于爲外臣，單于怒留敞。書請和親，復書留不遣，使者任其咎矣。後任敞不書名，書名則疑於伊斐讓，陳乙未年則媿漢英，五代辛亥年郭崇。終綱目使書留者三，不書名者一而已。

以義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

先是，甯成爲關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及義縱爲南陽太守，至關，成側行送迎，縱不爲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一迹。後徙定襄太守，初至，掩獄中重罪輕繫及私入視者二百餘人，一捕鞫，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然其治尚輔法

而行，縱專以鷹擊爲治。是歲坐沮法免，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始爲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由是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遷河內太守，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爲驛，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盡十二月，郡中毋聲。其頗不得，之旁郡國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上以爲能，擢爲中尉。【集覽】乳虎，酷吏傳注顏師古曰：猛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當，故以爲喻。乳，去聲。側行，言不敢正行，常懷謙畏。掩獄中，乘其不備而覆之曰掩。一捕鞫曰爲死罪解脫，史記注漢書音義曰：一捕鞫，謂一切皆捕之，鞫窮治也。往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今縱鞫相賂餉者二百人，爲解脫死罪，盡殺之。是日皆報殺，劉原父曰：一切捕鞫者云是日皆報殺，則非奏請報可之報矣，然則以論決爲報。以鷹擊爲治，史記本傳作以鷹擊毛摯爲治，徐廣曰：擊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郡中豪敢往吏，顏師古曰：豪猾而性果敢者，無所顧也。史記溫舒傳作敢任吏。把其陰重罪，顏注：把，音在馬反。陰，謂舊事陰伏未發者。家盡沒入償臧，不傳注：

以贓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原贓，或入官，或還主。得可事論報至，謂得可其奏而報至也。郡中毋聲，史記作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律，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正誤】是日皆報，今按劉原父以論決爲報，當於報字句絕，殺四百餘人爲句。把其陰重罪，今按在字下誤，當作布馬切。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今按當以得可爲一句，事論報爲一句，至字屬下文。論決曰報，與上文是日皆報義同，言得可其奏而論決其事，殺人之多至於流血十餘里也，與嚴延年會論府上流血數里事相類。【質實】甯成，南陽穰人。義縱，河東人。王溫舒，陽陵人。廣平，漢初因名，治曲梁縣，武帝改爲平干國，宣帝復爲廣平國，東漢省入鉅鹿郡，晉曰魏置之，後周改置洺州，隋改爲武安郡，唐初改爲洺州，又山東道大行臺，尋罷，置洺州大總管府，天寶初改廣平郡，乾元初復爲洺州，宋屬河北道，金屬河北西路，元初置邢洺路總管府，又改洺邢路，至元中改廣平路，國朝改爲廣平府，直隸京師。河內，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

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爲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

【書法】帝殺人多矣，無書伏誅者，惟少翁、欒大書伏誅，罪不容於誅也。綱目深排左道，於方士必以伏誅書之。終綱目，方士書名者十有四，詳秦始皇二十八年；而書伏誅者七，詳文帝後元年；書罪者一，鄭普思。世主亦可以鑒矣。

五年，春三月，丞相蔡有罪自殺。

坐盜孝景園壖地也。【集覽】丞相蔡，李廣之從弟，名蔡。孝景園壖地，園，陵園也。索隱曰：壖，乃嚥反，又而宜反。案壖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西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李蔡盜取三頃，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質實】李蔡，隴西成紀人。

【發明】身爲宰相，師長百僚，乃自盜宗廟園地，其死宜矣。書曰有罪，固非其他無罪見殺者之比也。

罷三銖錢，鑄五銖錢。

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詐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摩鋝。

以汲黯爲淮陽太守。

於是民多鑄錢楚地尤甚乃召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蚤言之公與之俱受戮矣息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胡氏曰使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汲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當有輔導建明諫止救正之效而功烈之盛亦少損矣。【集覽】臣常有狗馬本傳作臣常有狗馬之心注思報效也病力力甚也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言即今謂今日後即召君來也言大行李息官稱也大行注見景帝七年諸侯相秩如淳曰案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眞二千石律眞二千石俸月二萬案是二萬千也【正誤】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今按綱目據通鑑本文節去之心二字則當以臣常有狗馬病爲句力字屬下文謂筋力也諸侯相秩今按漢官儀眞二千石俸月百五十斛歲千八百石耳言二千者舉大數也【質實】淮陽郡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陳州。

徙姦猾吏民於邊。○夏四月以莊青翟爲丞相。○帝如甘泉祠神君。

上病鼎湖甚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愈起幸甘泉置酒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上心獨喜時上卒起幸甘泉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怒曰義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銜之【集覽】上病鼎湖甚晉灼曰鼎湖在湖縣昔黃帝採首陽山之銅鑄鼎於湖因名之鼎湖漢武於此建宮封禪書天子病鼎湖甚索隱曰一說鼎湖宮在藍田案湖城卽湖縣注見征和二年本屬京兆尹後分屬弘農郡恐非鼎湖之處也下之鬼神下降也壽宮三輔黃圖云壽宮張羽旗設供具禮神君神君來則肅然風生帷帳皆動聞其言而不見其形括地志云壽宮在雍州長安縣西

甲子

北三十里長安故城中神君韋昭曰卽病巫之神史記漢武本紀長陵女子因其子死悲哀亦死而靈民多祠之武帝外祖母平原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帝卽位置祠宮中至是神君求出乃營柏梁臺舍之【畫法】史記漢武本紀作書法漢書音義曰或云策書之法也正義曰畫音獲案畫一之法也中道卽馳道也天子所行道【正誤】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今按史記義縱爲右內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然則過右內史界中六字當爲一句史記無之非謂中道也。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書法】書雨水始此書無冰始此終綱目書雨水十五（是年元帝永光二年新莽乙亥年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五年殤帝延平元年安帝永初元年三年建光元年延光元年二年順帝永建四年獻帝建安十八年十九年）書無冰二（是年昭帝始元元年。）

遣使治郡國緡錢殺右內史義縱。

上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少反者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奴婢以億萬計田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皆破民媮食好衣不事畜藏而內史義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上以縱爲廢格沮事棄縱市【集覽】楊可告緡錢縱矣平準書楊可告緡天下瓚曰凡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農桑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義縱傳楊可方受告緡韋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索隱曰漢有告緡令楊可主之謂緡錢出算人有不以錢適者令得告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顏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率中家謂處貧富之間者以上謂富家也皆遇告之少反者平準書注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索隱曰反音幡反[illegible]行縣多所平反[illegible]事畜藏之產業[illegible]而爲[illegible]部吏捕其爲可使者[illegible]【正誤】[illegible]

鼎丙 丑乙

夏四月。廟立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誥策。【書法】（書廟立何志始也。自是無書者。略之也。）

○遣博士循行郡國。舉兼并及吏有罪者。（自造白金五銖錢後。吏民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犯者益衆。吏不能盡誅。詔遣博士六人。分循郡國。舉兼并之徒。及守相爲吏有罪者。）

秋九月。大司馬票騎大將軍冠軍侯霍去病卒。【考證】（當分注諡景桓。○謹按此例曰。宰相賢者。曰某官某爵姓名卒。而注其諡。又曰。凡賢臣特書。依宰相例。去病賢將。史記云。景武諡也。桓廣地諡也。諡法布義行剛曰景。闢土服遠曰桓。考其行實。誠非虛美。故當注諡以表之。）【書法】（自丞相嬰始。丞相卒不書爵姓矣。此其書大司馬票騎大將軍冠軍侯霍去病何。尊有功也。綱曰於兩漢諸臣卒。具官爵姓者。美稱也。不書姓者。恒稱也。惟不書官者爲罪之。兩漢諸臣卒書官爵書姓者三十七。而官爵姓皆具者十有六。詳惠帝二年。）

○殺大農令顏異。（初異以廉直至九卿。上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上不悅。人有告異他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集覽】（法比。比。毗至反。則例也。）【發明】（顏異之死。特因對皮幣作旨。而張湯論以腹誹。其視秦禁誹謗偶語。殆又甚之。死不以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元鼎元年。夏。赦。

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自殺。（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奸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

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爲之摩足。趙王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集覽】（減宣。漢書作咸宣。注。咸音減。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贈死者。索隱曰。謂文帝園陵內所埋牲幣也。青翟。名也。本姓莊。後避明帝諱。史改姓嚴。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初趙禹張湯作見知法。張晏曰。吏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爲故縱。今湯欲致文云。盜發瘞錢。丞相見知也。嚴延年傳文不可得反注。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齊也。陳寵傳除文致之請注。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而致於法中也。欲死之。欲以死自效。居物致富。居物。豫居物以待時也。食貨志。富商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徐廣曰。廢居。居貯蓄之名也。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索隱曰。廢出貴。居停蓄也。是出賣於居者爲廢也。徐說是。）【書法】（屬辭比事。罪之輕重分矣。故湯不書官。下獄之辭有三。下某獄。徵某下獄。無罪之辭也。某以罪下獄。有罪之辭也。某下獄。薄乎云爾之辭也。終綱目書某下吏某下獄十一。詳建元二年。）

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集覽】（柏梁臺在長安城北闕內。三輔舊事云。用香柏爲殿。梁香聞十里。中初太后延神君。神君祠之宮中。至是神君求出。乃營臺舍之。承露盤。三輔黃圖云。建章宮神明臺上。有銅仙人舒手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清露。）【質實】（一統志云。柏梁臺在西安府城西北一十四里。未央宮闕內。漢武帝所建。以香柏爲梁。故名。承露盤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建章宮內神明臺上。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修。自此日盛。）【書法】（譏也。書臺始此。終綱目書臺六。是年柏梁。元封二年通天。莖臺。新莽庚午年。八風。獻帝建安十五年。採銅雀。昭烈帝章武元年。魏凌雲。晉穆帝升平元年。燕銅雀。皆譏也。）

以趙周爲丞相。○三月。大雨雪。

【書法】三月雪。異也。景帝嘗書矣。未書大也。至是而書大雨雪。大異也。綱目書三月雪四。諸景帝中六年書大雨一而已。

○夏。大水。人饑死。

【書法】綱目書大水六十三。書人饑死一而已矣。

○置均輸。禁郡國鑄錢。

孔僅爲大農令。而桑弘羊爲大農中丞。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非三官錢不得行。而民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眞工大姦乃盜爲之。【集覽】均輸。百官表。武帝置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丞。孟康曰。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轉遷於所無之地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鹽鐵論曰。郡國各以其方土產之物。貢輸往來。多苦惡不償其費。置輸官以相給運。故曰均輸。禮地官保氏教之九數。注。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疏云。謂均其道里遠近之勞與費也。勞是力。費是裹足。如自某州到某州。用力幾何。裹足幾何之類。上林三官。鑄平準書注。武帝置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晉灼曰。初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主上林。上林三官。主鑄錢也。

【書法】自文帝五年書除盜鑄令。於是六十一年。始書禁。

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

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爲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今以厚幣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上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至烏孫。久之不能得其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遣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是歲騫還到。後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旣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上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集覽】昆莫。烏孫王號也。其名曰獵驕靡。不能得其要領。史記大宛傳注。索隱曰。小顏以爲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於文字爲疏者也。安息。西域國名。治番兜城。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國王者以銀爲錢。錢效王面焉。蓋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說曰。幕音漫。錢背也。玉門陽關。二關皆在敦煌郡。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縣界。敦煌縣西北。又酒泉有玉門縣。索隱曰。漢罷玉門關屯。徙其人於此。因以名縣。關在縣西北百二十里。五代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甘州西始涉磧。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入吐蕃界。西至沙州。州南十里鳴沙山。又東南十里三危山。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也。葱嶺本山名。在天竺國東。其山高大。上悉生葱。後人據其地自立爲王。因以名國。鄯善。西域國名。都扜泥城。卽樓蘭國也。故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北近白龍堆路。去陽關千六百里。漢昭帝遣傅介子往刺其王。更名其國爲鄯善。事見昭帝元鳳四年。【莎車】本西域之城名。其地有鐵山。出青玉。匈奴別種呼屠萬年據其城。自立爲王。因以莎車名國。其城去長安二千八百餘里。事見宣帝元康元年。車師前後王庭[illegible]去五百餘里[illegible]明帝建武四年[illegible]國。故城在莎車東北。尉頭南。汗血馬。大宛傳曰。國多善馬。蹋石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天馬子。應劭曰[illegible]汗從前肩髆出如血。號一日千里。【玉】門關在陝西行都司之故瓜州西北十八里。陽關在陝西行都司之廢壽昌縣西六里。葱嶺在赤力把力國東。其山高數百丈。上多連蔓葱。故名。塔見塔石打班。鹽澤一名蒲昌海。在火州之土魯蕃西南。又名婆悉海。周四百餘里。葱嶺于闐以東之水。皆注於此。漢張騫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海關。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

丁卯

書法 書始通何。難辭也。自張騫使西域於是八年矣。書遠略也。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質實** 函谷關注見陳文帝天嘉六年。新安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夏雨雹。○令株送徒入財補郎。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集覽 所忠。漢書。諫大夫所忠。索隱曰。所忠姓名也。服虔云。掌故官。取書於司馬相如者。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是巳。詳察以忠作患非也。世家。祖文爲大官。子孫不絕。曰世家。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爲家者也。如淳曰。謂世世有祿秩之家。株送徒。平準書。富人鬭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諸犯令相引。命曰株送徒。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蔕也。諸坐博戲事決爲徒役者。能入錢得補郎。索隱曰。李奇云。先至者爲魁株。送當作選。選。引也。應李二說是。先至之人。令之相引。似若得其根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文穎曰。凡鬭雞勝者爲株。傳云。陽溝之雞。三歲爲株。今鬭雞走馬者用之。因其鬭雞勝時名也。郎選。選去聲。銓官也。秦初置郎中令。其屬有三署郎。漢官尚書郎。初三署郎選。既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隋文帝諸中。唯置侍郎。煬帝置六侍郎。其諸曹直曰郎。除侍字。

書法 前書諸民得買爵。譏也。於是令株送徒入財補郎。是贖罪買爵。兩得之矣。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所以深譏之。

發明 自算商車。造皮幣。告緡錢。置均輸。紛紛興利。不一而足。至是又有株送徒之名。使之入財補郎。蓋亦漁取無術。而爲色目以罔之爾。書之于冊。亦可慨哉。

關東饑。人相食。○匈奴伊稚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戊辰

四年。冬。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親祠之。始巡郡國。至滎陽而還。

集覽 汾陰脽上。汾陰注見周顯王四十年。蘇林曰。脽音誰。如淳曰。脽者。河東岸特堆堀長四五里。廣一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脽之上。后土祠在西。脽在巨靈坐處。汾水西流與河合。顏師古曰。以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一說。地本名鄈。音葵。彼鄉人呼葵如誰。遂轉爲脽。案漢舊儀作葵上。**質實** 一統志云。后土祠在平陽府滎河縣北一十里。漢武帝元鼎初立於汾脽以祠后土。其後宣帝及唐玄宗宋真宗皆躬祠之。金章宗元世祖。皆遣官致祭焉。

書法 書始何。記始也。終綱目書巡二十九。始皇書巡五。武帝書巡七。而又七書如。再書出。自是至終凡二十七年。其不書者十二年。其實不出者。癸酉甲申乙酉三年而已。書此以記始也。

○封周後姬嘉爲子南君。（**考異** 提要。子上有周字。按元帝初元五年。書周子南君。則此年刊本漏周字。）

集覽 姬嘉爲子南君。姬嘉姓名。周之後也。封之以奉周祀。號子南君。

○春。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尚公主。

方士欒大。敢爲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封樂通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

集覽 安期注見元光二年。羨門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搤腕注見元朔二年。

書法 凡綱目尚主有書者。書此何。譏也。以方士尚公主。帝之惑甚矣。終綱目書公主下嫁十四。是年。衛長公主。欒大。壬申年。太原公主。唐貞觀六年。長樂公主。十一年。南平公主。開耀元年。太平公主。景龍二年。安樂公主。開元十年。永穆公主。建中二年。永樂公主。貞元十三年。義章公主。元和二年。普寧公主。九年。岐陽公主。大中二年。萬壽公主。十三年。廣德公主。咸通十年。同昌公主。其書尚者三。是年欒大。壬申年。齊楊愔。貞元十三年。茂宗。皆新加官者也。歸順而已矣。或曰。尚。卑下之辭也。

發明 以方士而尚公主。則非其類矣。比列侯尚主皆不書。而此特書之者。所以著其失也。事有不待貶黜。據事直書而惡自見者。此類是也。

夏。六月。汾陰得大鼎。

迎至甘泉。薦之郊廟。羣臣皆賀。

書法 書得鼎始此。終綱目書得鼎二。是年。顯帝永平六年。

以兒寬爲左內史。

初周亞夫爲丞相。趙禹爲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爲少府。酷急。至晚節。吏務爲嚴峻。而禹更名寬平。尹齊素以敢斬伐著名。及爲中尉。坐不勝任。抵罪。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集覽〕太府。丞相御史府。少府注見秦始皇元年。課殿。漢書。課殿最注。課。試也。殿。丁練反。漢書音義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顏師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謂課居後也。最者。凡要之首。言課居先也。繈屬。繈。索也。顏師古曰。言輸租者若繈索之相聯屬也。

遣使諭南越入朝。

初南越文王胡。遣其子嬰齊入宿衛在長安。取樛氏女。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立樛氏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因稱病不見。嬰齊薨。諡曰明王。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是歲。上使少季往諭王及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不附太后。太后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使者留鎮撫之。〔集覽〕樛氏。樛音鳩。姓出邯鄲。尚樂。尚音樂也。安國少季。安國。複姓也。少季。名也。〔正誤〕〔尚樂〕今按胡三省注。樂音洛。謂好尚逸樂也。

〔書法〕書諭入朝。譏也。非慕德而來臣矣。故呂嘉之反。路博德止書擊。

以方士公孫卿爲郎。

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龍。與群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爲郎。〔集覽〕首山。在遼東襄平之西。黃帝採銅處。即此。又首山注見明帝永平二年。荊山。地志。山在馮翊懷德縣。禹貢荊岐既旅。孔氏傳曰。荊岐者。雍州山。荊山在岐州東。蔡氏傳曰。荊山即北條之荊。非荊州之南條荊山也。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是黃帝夏禹鑄鼎地也。〔龍垂胡〕頷下迎。顏師古曰。胡。頷下垂皮也。頷頰須也。索隱曰。在咽之下垂者。即所謂龍胡也。故童謠曰。何當爲君鼓龍胡是也。〔質實〕一統志云。首山。即首陽山也。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即黃帝採銅處。荊山。在河南府閿鄉縣南二十五里。近有鑄鼎原。昔黃帝採首陽之銅。鑄鼎於此。

五年。冬十月。帝祠五畤。遂獵新秦中。以勒邊兵。

上祠五畤於雍。遂踰隴。西登崆峒。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集覽〕〔崆峒〕括地志云。崆峒山在肅州福祿縣東南。又云。笄頭山。一名崆峒。在原州彭陽縣西。抱朴子云。黃帝見廣成子。受經於崆峒。即此。索隱曰。二處未詳孰是。〔無亭徼〕顏師古曰。亭。候也。望敵之所也。徼。音叫。境也。謂以木石水爲界也。晉灼曰。西南之徼。猶東北之塞。如淳曰。徼亦卒求盜之屬。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循。無衛邊之衛也。〔質實〕一統志云。崆峒。山名。在平涼府城西三十里。上有問道宮。莊子謂黃帝學道於廣成子。蓋在此。蕭關注見文帝十四年。北地。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書法〕書遂獵何。非事也。書獵始此。綱目書獵十四。是年。武帝元鼎二年。桓帝永興二年。延熹元年。六年。靈帝光和五年。癸卯年。宋。唐太宗貞觀五年。十一年。十六年。穆宗長慶二年。五代甲申年。唐主再書。乙酉年。唐主。

立泰一及五帝祠壇於甘泉。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

是爲泰畤。自是三歲天子一郊見。

南越相呂嘉殺使者及其王興。更立建德爲王。發兵反。〔考異〕當書遂弒其王興。

南越王王太后治裝入朝。呂嘉數諫弗聽。稱病不見漢使者。太后欲誅之。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稱病。陰與大臣謀作亂。漢使壯士韓千秋與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境。嘉等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立明王長男越妻子建德爲王。千秋兵

入。破數小邑。越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擊滅之。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集覽】狐疑相杖。杖。讀文持也。倚任也。言使者杖而無央。故曰狐疑相杖。耳曰。非甚謂太后與使者耳。日皆注意於嘉。欲鏦嘉以矛。韋昭曰。鏦。撞也。欲以矛撞殺嘉。索隱曰。案字林。鏦。七凶反。又初江反。與吳王濞傳鏦殺吳王同。介其弟兵就舍。漢書注。顏師古曰。介。被也。持也。史記南越傳介作分。索隱曰。分。取其兵而就舍。明王。越王嬰齊也。索隱曰。明王越妻子建德。明王之長男名越妻。越妻之子。術陽侯名建德。塞上。索隱曰。案南康記。大庾嶺名塞上。謾辭。欺詐之辭也。謾。莫半反。

【書法】於是嘉攻殺王、王太后。然後及漢使。此其先書殺使者何。不以諸侯加王人也。綱目之修。名分而已矣。

夏四月。赦。是月晦。日食。秋。遣將軍路博德等將兵擊南越。

衛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戈船將軍嚴出零陵。下瀨將軍甲下蒼梧。越馳義侯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集覽】桂陽。廣州記云。桂陽五嶺之一。括地志云。桂陽荊州屬郡。在嶺西與交州接。樓船將軍。應劭曰。將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豫章。注見獻帝建安四年。戈船將軍。名嚴。史失其姓。史記南越傳。故歸義侯嚴爲戈船將軍。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名戈船。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名焉。零陵。郡名。屬荊州。今永州是也。太史公曰。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葬江南之九疑。是爲零陵。下瀨將軍。名甲。史失其姓。史記南越傳作下厲將軍。臣瓚曰。厲一作瀨。音賴。水名。在越地。應劭曰。瀨。水流沙上也。顏師古曰。瀨。疾流也。子虛賦。若荷下瀨湍。蒼梧。郡名。在嶺南交趾。正義曰。武帝平南越。以其地置九郡。此其一。今梧州是。蒼梧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里。越馳義侯。馳義侯越人也。名貴。失其姓。【質實】一統志云。桂陽漢之郡。名治郴。屬荊州。三國時吳蜀分荊州。以湘水爲界。桂陽以東屬吳。晉仍爲桂陽郡。初屬江州。後屬湘州。隋廢郡置郴州。大業初復爲桂陽郡。唐置郴州。天寶初改桂陽郡。乾元初復爲郴州。隸江南西道。五代時晉改爲敦州。漢復爲郴州。宋隸荊湖南道。元置郴州路。隸湖南道宣慰司。國朝改爲郴州。以附郭郴陽縣省入。直隸湖廣道。【楊僕】宜陽人。【豫章】漢之郡名。屬揚州。以豫樟生庭中故名。晉宋齊梁因之。隋初爲洪州。後復爲豫章郡。唐復爲洪州。置都督府。天寶初改豫章郡。後以避諱。止稱章郡。乾元初復爲洪州。建中以後改爲江南西道觀察使治所。南唐遷都於此。改爲南昌府。宋復爲洪州。宣和初於此置安撫使。隆興初陞隆興府。元置隆興路。國朝改洪都府。尋復爲南昌府。改屬江西道。零陵。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蒼梧。漢之郡名。武帝平南越。以其地爲廣信縣。置蒼梧郡。元封中徙交州治此。晉以後因之。隋廢郡爲蒼梧縣。屬封州。唐屬藩州。尋以縣置梧州。天寶初改蒼梧郡。乾元初復爲梧州。五代周時屬南漢。宋平嶺南。仍爲梧州。元至元中改置梧州路。國朝初改爲梧州府。隸廣西道。

賜卜式爵關內侯。

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

九月。嘗酎。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周下獄自殺。

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集覽】嘗酎。索隱曰。本紀高廟酎法。酎。直救反。三重釀酒也。秦月令曰。孟春釀之。孟夏始成。西京雜記。漢制。正月旦作酒。八月乃熟。名曰酎。以獻宗廟。張晏曰。酎之言醇也。武帝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楚辭大招篇。四酎并熟。注云。醇酒。注。酎。三重釀醇酒。此云四酎。則是四重釀。嘗醲。文公集注。醲通作醲。不滑也。以令獻金助祭。令。律也。漢儀制云。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日飲酎。受金。少府省金。如淳曰。少府官名。掌中服御諸物寶貨之屬。至嘗酎飲宗廟時。省視諸侯王所獻金。金少不如斤兩。或色惡。王削縣。侯免國。

【書法】自書諭南越人朝。於是書呂嘉之反。於是書路博德之兵。於是書卜式之侯。於是書百有六人之奪爵。帝心益擾擾矣。綱目歷書之。所以戒遠略也。

【發明】列侯一日奪爵者百有六人。何其犯法之衆邪。是時多方取財。利其邑人。罹而奪之耳。不然。何以不書其有罪哉。

以石慶爲丞相。

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爲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

謹而已。

欒大伏誅。

大裝爲入海求其師。乃之泰山。上使人隨驗無所見。而大妄言見其師。方又多不售。坐誣罔要斬。【集覽】【大裝】裝猶言促裝。欒大治行李也。【方又多不售】售平聲。字或作讐。封禪書方盡多不讐。索隱曰。讐應當也。不讐謂所言之方無驗。

【發明】欒大姦僞小人。既拜爲將軍。又妻以公主。蓋亦可愧之甚矣。又其所言不售。乃始誅之。不亦晚乎。夫小人不足道也。其如公主何哉。書曰伏誅。所以著武帝之失。而非予其能誅有罪也。然帝於方士。始雖爲其所罔。及所言不驗。則亦往往取而戮之。如文成少翁之類。皆在所不赦。是又帝之明斷也。嗚呼。茲其所以稱武帝也歟。

西羌反。

六年冬。討西羌。平之。【考異】按征伐例曰。凡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於夷狄若非其臣子者。曰攻。曰伐。曰擊。此伐西羌。當書擊。而書討。然上書擊南越。下書擊東越。皆不書討。蓋傳錄一字誤耳。【考證】討當作伐。○謹按凡例曰。凡正統用兵於夷狄。曰攻。曰伐。曰擊。後倣此。

○路博德等平南越。獲建德呂嘉。置九郡。

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陿。破石門。待博德至俱進。至番禺。南越城守。會暮。僕攻敗越人。縱火燒城。博德爲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博德遣人追得之。戈船下瀨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集覽】【尋陿】史記陿作陝。索隱曰。尋陿地名。在始興郡西三百餘里。【石門】廣州記。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南越相呂嘉積石於江以拒漢。因名石門。古老云。石門之水。名曰貪泉。飲之則廉士亦貪。晉吳隱之至石門。遂酌而飲之。賦詩云。古人言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厥後清操愈厲。【黎旦】索隱曰。黎猶比也。比毗至反。比至天明也。或謂黎黑也。天將明而猶黑也。漢書作遲旦。注。遲猶待也。謂待天明時。皆言早意也。【南海】秦故郡也。今廣州是。蒼梧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之野。即此。詳注見去年。【鬱林】秦桂林郡也。古西甌駱越之地。【合浦】本秦象郡地。今廉州是。【交趾】杜佑通典曰。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兩指相交。故郡因名焉。趾或作阯。【九真】本水名。因以名郡。【日南】本秦象郡也。通典曰。地在日之南。所謂開北戶以向日者也。【珠厓】通典曰。地在大海中。厓岸之邊出珠。因以名郡。今吉陽軍是。【儋耳】通典曰。地在大海中。其種大耳。渠帥自謂王者。耳尤緩。下肩三寸。漢置郡。因名儋耳。今昌化軍是。儋都甘反。【質實】一統志云。石門山名。在廣州府城西北二十里。江中兩山對峙如門。故名。漢樓船將軍楊僕討南越。駐兵於此。【番禺】秦之縣名。爲南海郡治。因縣有番禺二山。故名。漢以後皆因之。劉宋析置熙安懷化二縣。隋初廢入番禺。唐屬廣州。宋初并番禺入南海。皇祐中復置。元仍舊。　國朝因之。屬廣州府。【南海】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蒼梧】注見元鼎五年。【鬱林】漢之郡名。治布山縣。梁置桂平郡。隋廢郡。於布山縣地置桂平縣。屬尹州。後屬鬱林郡。唐屬潯州。貞觀中於縣置潯州。後省陵江縣入焉。宋開寶中州廢。以縣屬貴州。尋復置州。元仍舊。　國朝因之。改屬潯州府。【合浦】漢之郡名。本秦之象郡地。武帝平南越置之。治合浦縣。三國吳改珠官郡。未幾復爲合浦郡。劉宋於郡置越州。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曰祿州。尋改爲合州。又廢州爲合浦郡。治合浦縣。唐初罷郡。復置越州。貞觀中改爲廉州。因郡有水廉洞故名。天寶初復爲合浦郡。乾元初又復爲廉州。宋徙州治長沙。改置太平軍。咸平初復爲廉州。元置廉州路。　國朝初改爲廉州府。隸廣東道。【交趾】注見唐宣宗大中十二年。【珠厓】漢之郡名。武帝平南越置之。治珠厓縣。東漢罷郡。以縣隸合浦郡。三國吳復置。晉省入合浦縣。梁置崖州及珠崖郡。隋初州郡俱廢。唐初置崖州。天寶初改瓊山郡。乾元初改瓊州。宋改爲清海軍。元改爲瓊州路。　國朝改爲瓊州府。隸廣東道。【儋耳】漢之郡名。治宜倫縣。元始中省入珠崖郡。隋初廢之。尋復置。唐初改爲儋州。天寶初改昌化郡。乾元初復爲儋州。宋初爲昌化軍。紹興中軍廢。尋復置。改南寧軍。元因之。　國朝初復爲儋州。後以宜倫縣省入。仍屬瓊州府。

【書法】建德何。南越王也。不書其王建德何。據閩越書殺王郢。南越書及其王興。不予呂嘉之立之也。

帝如緱氏觀大人跡。

公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上親往觀。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集覽】【緱氏】索隱曰。緱。公侯反。地理志河南緱氏縣有緱氏山。昔王子晉駐鶴于此。【文成五利】先少翁以方

士拜文成將軍。欒大以方士拜五利將軍。皆坐誣罔伏誅。【質實】一統志云。緱氏。漢之縣名。屬河南郡。古之滑國也。曹魏省之。故址在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

【書法】書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矣。未幾年而書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尚公主。繼書欒大伏誅矣。次年而書帝如緱氏觀大人跡。屬辭比事。帝之難悟甚矣。書觀始此。凡書觀皆譏也。終綱目書觀七。是年巨人跡。建興十一年。蜀主觀龍。十四年。後主觀汶水。唐貞觀十二年。太宗底柱。永徽三年。高宗百戲。神龍元年。中宗潑寒胡戲。景龍三年。宮女拔河。四年。燈。開元元年。玄宗燈。天寶八載。左藏。

平西南夷。置五郡。

馳義侯發南夷兵。且蘭君反。殺使者。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擊之。誅且蘭及邛君、笮侯。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入朝。上以爲夜郎王。西夷冉駹之屬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巂郡。笮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集覽】且蘭。南夷種名。一名頭蘭。索隱曰。本小國名。漢因名縣。屬牂柯郡。且。子餘反。邛君。笮侯。注見元光五年。邛笮冉駹。注同上。越巂。正義曰。滇國西南有滇越。有越巂。通謂之越。細分則有巂滇等名。巂音髓。括地志云。漢置邛都縣。尋置越巂郡。今邛州是。或曰。巂水名。出邛都。因謂越此水。故以名郡。沈黎。即笮都。漢置沈黎郡。今黎州是。沈音枕林反。或作嵓。非也。宋提刑李師錫詩。窮冬索部極陲西。鳥道盤空積雪迷。歸國憂民寧憚遠。巡邊由來到沈黎。文山。文一作汶。索隱曰。並音問。漢置文山郡。唐改茂州。廣漢西白馬。白馬地名。在廣漢郡西。索隱曰。戰國時白馬氏所居。因名焉。案。廣漢。今成都府漢州是。括地志云。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氏也。武都。西魏置武階郡。唐置武州。後更名階州。【質實】一統志云。且蘭。漢之縣名。本西南夷之國。武帝開置爲縣。屬牂牁郡。晉因之。唐貞觀初分牂牁郡北界置郎州。後爲播州。治遵義縣。天寶中改播川郡。乾元初復爲播州。唐末沒於夷。宋置播州及遵義軍。宣和中廢州爲播州縣。隸南平軍。尋置播州安撫司。元改播州沿邊安撫司。國朝改爲播州宣慰司。隸四川道。越巂。漢之郡名。本西南夷邛都國地。武帝置郡。領邛都等縣。晉宋因之。北齊謂之[illegible]。後周置嚴州。隋初改西寧州。後復爲巂州。大業中又更爲越巂郡。唐初復爲巂州。又改爲越巂郡。至德初沒於吐蕃。貞觀中收復。太和中又爲蒙詔所據。元初置建昌路。又立羅羅斯宣慰司以統之。國朝改爲行都司。隸四川道。冉駹。古蜀西徼外。羌之國名。漢武帝開置之。晉屬

汶山郡。隋屬會州。後沒於羌。唐置維州。天寶初改維川郡。乾元初復爲維州。五代蜀時徙治中州城。宋改威州。以威制西羌故名。元仍舊。國朝因之。屬成都府。沈黎。漢之郡名。即古之笮都國地。武帝定西南夷。以其地爲郡。東漢因之。晉末爲李雄所據。宋齊並爲沈黎郡。後周兼置黎州。隋初改爲登州。後省之。唐復置南登州。天寶初改爲洪源郡。乾元初復爲黎州。五代時前後蜀相繼有其地。宋屬成都府。元屬吐蕃等處宣慰司。國朝改爲黎州安撫司。隸四川道。文山。漢之郡名。即古之冉駹國地。武帝開置汶山郡。宣帝時郡廢。後復置。梁置繩州。後周改曰汶州。治汶山縣。隋初改爲蜀州。尋改會州。後復爲汶山郡。唐初復置會州。尋改南會州。貞觀中改爲茂州。天寶初改通化郡。乾元初復爲茂州。宋元州仍舊。治汶山縣。國朝以汶山縣省入。屬成都府。廣漢。漢之郡名。治雒縣。東漢爲益州刺史治所。晉爲新都國。宋齊梁爲廣漢郡。隋併入蜀郡。唐置漢州。天寶初改德陽郡。乾元初復爲漢州。宋仍舊。元以雒縣省入。國朝因之。屬成都府。武都。漢之郡名。本戰國白馬氏之所居。武帝以其地置郡。後魏改爲武都鎮。西魏置武階郡。又置武州。後周爲武都郡。又改武都郡。隋復置武都郡。唐復爲武州。天寶初改武都郡。乾元初復爲武州。景福初改階州。宋初隸秦鳳路。後隸利州路。元移治柳樹城。以福津將利二縣省入。國朝因之。改屬鞏昌府。

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擊之。

初。東越王餘善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陰使南越。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不許。令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漢兵臨境。遂反。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爲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先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失期內顧。挾僞干君。受詐不至蘭池。明日又不對。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皇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王溫舒出梅嶺。越侯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集覽】揭陽。地理志。南海有揭陽縣。韋昭曰。揭音其逝反。索隱曰。或音桀。非也。今潮州本漢揭陽城。豫章梅嶺。徐廣曰。梅嶺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今豫章南三十里有梅嶺。在洪崖山。當古驛道。此文云豫章梅嶺。郎非會稽也。正義曰。豫章記云。梅嶺在西山。極峻處。括地志云。梅嶺在虔化縣東北百二十八里。案虔州漢亦屬豫章也。二所未詳。蘭池。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宮。括地志云。蘭池

陂。即古蘭池也。在咸陽縣界。句章縣名。屬會稽。句音鉤。括地志云。故城在越州鄮縣西百里。今明州鄮縣是。鄮音茂。武林。史記東越傳。騶力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曰。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之京道。越侯名甲。即下瀨將軍。若邪白沙。史記東越傳注。索隱曰。若邪地名。今闕。正義曰。越州有若耶山。若耶溪蓋從此耶字。山在州東南四十里。溪在會稽縣東南。北流二十五里。與鏡湖合。案白沙東故閩州也。**質實**一統志云。揭陽。漢之縣名。屬南海郡。晉屬南康郡。後廢。宋宣和中。割海陽縣地復置。隷潮州。紹興初廢。尋復置。元仍舊。國朝因之。屬潮州府。豫章注見武帝元鼎五年。梅嶺。即大庾嶺也。在南安府城西南二十五里。磅礴高聳。南接南雄。初嶺路嶮阻。唐張九齡開鑿新路。兩壁峭立。中塗坦夷。其上多梅。故名梅嶺。嶺表有關曰梅關。置官兵守之。或傳梅福嘗隱於此。蘭池在西安府咸陽縣東二十五里。秦始皇引渭水爲長池。築爲蓬萊山。刻石爲鯨魚。亦曰蘭陂池。後又建宮於池上。名曰蘭池宮。句章。漢之縣名。屬會稽郡。晉省之。故城有二。一在寧波府鄞縣西南四十五里通遠鄉。一在寧波府慈溪縣西南十五里城山渡東。若邪山名。在紹興府城東南四十五里。舊傳葛玄嘗學道於此。又溪名。在紹興府城南二十五里。與鏡湖合。西施採蓮。歐冶鑄劍。皆此處。

置張掖敦煌郡

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利害。求使。上爲募吏民遣之。妄言無行之徒爭效之。皆賤市縣官齎物。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禁其食物以苦之。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於是天子遣公孫賀趙破奴將萬餘騎。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集覽**縣官齎物。縣官注見文帝十一年。齎音牋西反。正義曰。齎持遺人也。行道所用也。**質實**武威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年。酒泉郡名注見元狩二年。張掖郡名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敦煌郡名注見唐莊宗同光二年瓜州。

以卜式爲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說。胡氏曰。武帝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官既尊矣。乃始正言以邀名。然其言則天下之公議。衆朝不言。

而式獨言之。賢者姑取節焉可也。**集覽**鹽鐵苦惡價貴。史記平準書注。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索隱曰。言鹽既苦而鐵器又惡。故買貴也。苦又音古。言鐵器苦窳不好。凡病之器曰苦窳。窳音庾。苦如字讀。亦通。案漢書匈奴傳。中行說謂漢使曰。所輸繒絮不備苦惡。注。韋昭曰。苦粗也。音若靡盬之盬。**書法**前書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諷天下以輸財也。繼書賜卜式爵關內侯。諷天下以死邊也。至是復書以卜式爲御史大夫。帝之借式以感諷天下者極矣。而天下莫應。式遂以言事見疏。踰年而有貶爲太子太傅之書矣。

帝自制封禪儀。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勸上封泰山。會得寶鼎。上乃合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以問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非羣臣之所能列。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盡罷諸儒不用。**集覽**昭姓考瑞。昭姓謂昭顯其姓氏也。古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瑞玉也。即其符合言之曰瑞。考瑞謂考核其瑞信。即書所謂輯五瑞也。史記封禪書注。正義曰。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書舜典曰。輯五瑞。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蔡氏集傳曰。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注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即辨其僞也。既覲之後。乃知非僞。則又班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金聲而玉振之。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孟子萬章下。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文公朱氏曰。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屬。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樂有八音。金石爲重。特爲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也。**書法**書自制儀何。譏之譏也。然則唐書議封禪禮無譏乎。封禪非古也。書議封禪禮議也。未若書自制之爲甚譏也。終綱目書封禪禮儀三。是年。唐太宗貞觀十一年議封禪禮。高宗顯慶四年議封禪儀。文

帝議巡狩封禪不書。不與焉。十六年。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四

吏部尚書加二級臣宋犖謹奉

敕校刊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

起辛未漢武帝元封元年，盡己未漢宣帝元康四年。凡四十九年。

元封元年、冬十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

上又[illegible]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歷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遣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單于怒、留吉。上乃還、祭黃帝冢而釋兵、

【集覽】五原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更名五原。黃帝冢地理志、上郡陽周縣橋山南、黃帝冢在焉。括地志云、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按陽周、隋改羅川。

【質實】一統志云、南越國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東甌國名、注見漢惠帝四年。雲陽古地名、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七十里、漢昭帝置縣、屬左馮翊、唐廢之。五原、漢之郡名、治九原縣、隋初置豐州、後改五原郡、唐初復為豐州、或為九原郡、宋[illegible]、元九原有前後郡延城及郎君城、本朝省之、故城在延安府神木縣。長城在延安府鄜州西南四里、秦將蒙恬所築。橋山黃帝冢在延安府中部縣治北、有橋陵也。世傳黃帝崩後、葬衣冠于此。

以卜式爲太子太傅、以兒寬爲御史大夫。

上以式不習文章、故貶秩、而以寬代之。

東越殺王餘善以降、徙其民江淮間。

漢兵入東越境、越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爲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春正月、帝如緱氏、祭中嶽、遂東巡海上、求神仙。夏四月。封泰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而還。五月、至甘泉。

正月、上幸緱氏、禮祭中嶽、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上遂東巡海上、祠八神、益發船、求蓬萊、乃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皆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下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上泰山、亦有封。明日、下陰道、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江淮間茅三脊爲神藉、祠夜若有光

書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坐明堂。羣臣上壽。下詔改元。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自至。上乃還。是行凡周行萬八千里云。【集覽】中嶽在嵩高山。注見唐中宗嗣聖十二年。嵩高山。八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奉高。縣名也。屬泰山郡。下東方。獲東方而牒長尺三寸。玉檢。厚各五寸。藏於山上。以方石三枚為再累。緘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之璽。下陰道山之西北。曰陰道。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正義曰。於地而祭曰禪。爲地之功也。言禪者。神之矣。山之基足。曰肅然小山。在泰山下阯東北。江淮間茅三脊爲神藉。封禪書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孟康曰。所謂靈茅也。禹貢包匭菁茅。蔡氏傳曰。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前漢志云。故州陵縣西南三百五十里有包茅山。衣陽記云。山下祭處包茅有刺而三脊。白雲出封中。用五色土益雜封之。有雲出其中也。北綿起。坐明堂。史記本紀注。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上壽。如

淳曰。上酒爲壽。非大行酒。【正誤】遂至奉高泰山下東方。今按史記。上還至奉高。命侍中儒者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天子獨與侍中上泰山。亦有封。明日下陰道。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然則本謂泰山下之東方。非謂自泰山東方而下也。【質實】一統志云。緱氏。縣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石閭。山名。注見秦始皇二十九年。甘泉宮名。注見文帝三年。奉高。漢之縣名。屬泰山郡。隋初廢郡。改奉高爲岱山。後以岱山背入博城縣。唐初於縣置泰州。後廢。改博城曰乾封。宋徙縣於岱嶽。改奉符縣。金置泰寧軍。又改泰安軍。尋改爲州。元初屬東平路。後隸省部。本朝屬濟南府。以泰安縣省入。仍屬焉。明堂在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泰山下。即古帝王東巡狩朝諸侯之所。又漢書奉高縣西南四里有明堂。乃武帝元狩三年所造。【書法】綱目書巡二十九。莫多於秦皇漢武隋煬三君。秦始皇五書。漢武帝七書。隋煬帝三書。亦莫詳於三君。若夫自春首至五月。周回萬八千里。則又秦隋之所未有也。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先是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幹天下鹽鐵。乃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卽賣之。賤卽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集覽】籠斡。斡音管。專主之也。相灌輸。謂以其土地所有者。轉輸於所無之地。相灌注。互相輸送。輸者既便。而官有利。平準。官名也。屬大農。有令丞。委輸事。大贊注見高帝五年。

【發明】弘羊一賈人子。爾以言利得官至於賜爵。豈非以其善理財歟。然弘羊非能取其家之貲以助國也。又非能籠運財賦以生財也。不過假權勢以遮奪民財而已。吾於是知司馬公光對神宗之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嗚呼。此言眞萬世之藥石也。然不加賦之說。通鑑猶載其彷彿。至

綱目分註則削而不錄矣。故臣因賜爵之事。備載司馬公之言。爲萬世法。

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

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塡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集覽】有星孛于東井。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注。孛。彗也。旣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孛音佩。稽康音勃。海宗董仲舒以爲孛者惡氣所生。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孛通作茀。索隱曰。茀。妖星之甚者也。東井八星。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又孛星東井。並注見晉穆帝升平元年。三台。春秋元命苞云。三台起於文昌。列抵太微。王公之位。晉天文志。三台六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注見順帝陽嘉二年。台階。塡星。天文志。塡星。中央土。四星皆失。塡星乃爲之動。天官書謂候此。曆斗之會以定塡星之位。晉灼曰。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歲塡一宿。二十八宿而周天。春秋文耀鉤云。塡。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璇璣中宿之分。德星。顏師古曰。德星卽塡星。索隱曰。郊祀志。塡星出如瓠。故師古以德星卽塡星。今按此止言德星。則德星或歲星也。歲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天

壬申

官書。景星者，德星也。孟康曰：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正義曰：景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私人則見。

書法 於是巳朔言見塡星，大如瓜。綱目削之，而書星孛。再明年，乃書祠拜德星，則不待深譏，而帝之惑詭自見矣。先是帝世書孛者五，至是而又同時再孛。終綱目書孛五十三，惟武帝書孛者七，獻帝書孛七，至於孛長竟天、同時再孛，與帝所獨為，後帝末年悔悟。其應始未可知矣。終綱目同時再孛一，是年同月再孛一，後主建興十一年。

二年，冬十月，帝祠五畤，還祠泰一，以拜德星。○春，如東萊。

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於是幸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還過祠泰山。集覽 東萊，郡名，注見安帝永初元年。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縣。括地志云：萬里沙在華州鄭縣東北二十里。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還祠泰山，鄭展曰：過經泰山自東，後有小泰山。瓚曰：即今之泰山。然按漢武本紀，公玉帶云：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然後不死。注：徐廣曰：東泰山在琅邪朱虛縣，其山卑小。質實 一統志云：萬里沙在萊州府城東北二十里，夾萬歲河兩岸，沙長三百里。泰山即東泰山，在青州府臨朐縣南一百二十五里，名沂山。周禮職方氏：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即此。漢郊祀志：武帝設祠具，陳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禮官祠之，而不封焉。今為東鎮，載諸祀典。

夏，還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初，河決瓠子，二十餘歲不塞，梁楚尤被其害。是歲，發卒數萬人塞之。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群臣負薪卒塡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集覽 河決瓠子，注見元光三年決濮陽瓠子。宣防，義取宣導防塞也。二渠，河東渠、巃首渠也。河渠書：禹廝二渠以引其河。漢書音義曰：廝，分也。二渠，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一則漯川也。質實 一統志云：宣防宮在大名府開州城西南二十五里瓠子口之上。義取宣導防塞也。詳見武帝元和三年。

至長安，立越祠。

越人勇之言：越俗祠皆見鬼，數有效。東甌王敬鬼，得壽考。命立越祠，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用雞卜。集覽 越人勇之，韋昭曰：勇之，名也，越地之人。越俗雞卜，越土之俗尤鬼，祭必見鬼而有驗。雞卜，漢書音義曰：持雞骨卜，如鼠卜。正義曰：雞卜法，用雞一狗一，生祝願訖，即殺雞狗煮熟，又祭，獨取雞兩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則吉，不足則凶。今嶺南猶行此卜法。

作蜚廉桂觀、通天莖臺。

集覽 蜚廉、桂觀，漢書音義曰：蜚廉，神禽也，能致風氣。晉灼曰：飛廉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漢武以銅鑄，置觀上，因名飛廉觀。桂觀，即桂宮。三輔黃圖云：飛廉、桂觀俱在長安城中，近北宮。通天莖臺，索隱曰：漢書並無莖字，疑衍也。三輔黃圖云：臺在甘泉宮，高百餘丈，若與天通，故名通天臺。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之露。西都賦云：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注：金莖，銅柱也。質實 一統志云：通天臺在西安府淳化縣甘泉宮內，其地本黃帝以來祭天圜丘處。漢武帝於此築臺，因其高上通於天，故名。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諸臺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

書法 書譏也。書觀始此。終綱目書觀七：是年桂觀；靈帝光和五年，百尺觀；後主建興七年，聽訟觀；晉孝武寧康二年，秦聽訟觀；宋廢帝年，魏閱武觀；甲午年，周通道觀；唐武宗會昌三年，望仙觀。自聽訟、總明、通道之外，皆譏也。

發明 武帝篤求神仙，而修宮室。如建柏梁臺，作承露盤，立太乙壇，起祠之類，不一而足。至此又作蜚廉桂觀、通天莖臺，未幾復有明堂、建章、明光諸宮之作，綱目皆書于冊，所以著武帝之失，為求神仙者之戒爾。夫豈好為是繁文哉？嗚呼！使神仙果有也，可求耶？使其可求，則武帝得之矣。

朝鮮襲殺遼東都尉。

初，全燕之世，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燕人衛滿亡命，聚黨，椎髻夷服，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孝惠高后時，遼東太守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欲入見者，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侵降其旁小邑，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未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譙

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浿水。刺殺送者。歸報。拜遼東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之。【集覽】全燕之時。索隱曰。謂六國之際。燕方全盛時也。案契丹志音蘇。契丹全燕地界。東至榆關九百里。西至雲中七百里。南至雄州二百四十里。北至古北口三百里。真番。東夷國名。應劭曰。玄菟郡。本真番國。番一作藩。太史公自序曰。衛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真藩。注。徐廣曰。真藩一作莫藩。藩音普寒反。朝鮮。東夷國名。正義曰。音潮仙。括地志云。高麗都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古朝鮮地。浿水。漢書音義曰。浿。滂沛反。地理志。浿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西至增地入海。後置浿水縣。朝鮮。注見高帝十一年。遷徙。王險。地理志。遼東險瀆縣。朝鮮王舊都。韋昭曰。王險。古邑名。瓚曰。王險城。在樂浪郡浿水東。辰國。辰即辰韓也。東夷國。在朝鮮真番之東。濊貊之南。雍閼。讀與壅遏同。朝鮮傳。使御刺殺送何者。案送何者。【質實】東東部。地理志。遼東郡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一統志云。真番。部名。注見秦王政二十三年。遼東。朝鮮。東夷國名。周封箕子於此。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爲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陷入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地。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爲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其後子孫遣使入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嘗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其地盡爲高麗有。明初。其主李旦遣使請改國號。詔更號朝鮮。其國置八道。分統府州郡縣。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二十三年。浿水。在朝鮮國平壤城東。一名大通江。中有朝天石。唐蘇定方破兵於浿水。即此。王險。城名。即平壤城也。在遼東都司城東五百六十里。鴨綠江之東。即箕子之故國。漢爲樂浪郡治。晉義熙後。其王高璉始居此城。後號西京。

甘泉房中產芝九莖。赦。

【發明】一獸一馬一芝。皆微物也。大書特書。何哉。獸以之紀元。馬以之作歌。芝以之肆赦。播告之修。夸張而侈耀之。雖欲不書。可乎。非美之也。所以見其怪誕之失云爾。

○旱。

上以旱爲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集覽】天旱意乾封乎。蘇林曰。天旱之意。其欲新封之土乾燥乎。

【書法】書譏也。上書產芝。下書旱。芝之不爲瑞明矣。是故武帝書甘泉產芝。而下書旱。安帝書除章之草生。而上書日食既。地震。綱目之意微矣。終綱目書芝三。是年。安帝元初六年。梁乙酉年。

秋。作明堂於汶上。

上欲作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公玉帶上明堂圖。有殿無壁。茅蓋。通水。上有樓。乃命作明堂奉高汶上。如其圖。【集覽】濟南公玉帶。公玉。複姓。帶。名也。濟南郡人。索隱曰。玉或音肅。姚氏案風俗通。齊湣王臣有公玉冉。其後也。音女錄反。三輔決錄云。杜陵玉氏。音肅。今讀公玉與決錄音同。是未知二姓單復有異也。其單姓者音肅。光武時司徒玉況。是其後。有殿無壁。茅蓋。通水。正義曰。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取其通達。以茅覆蓋。取其精潔。爲清通水。水圜宮垣。汶上。縣名。屬東平國。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東。泰山東入濟。【質實】一統志云。汶上。古厥國之地。名以居汶水之上。故名。春秋時爲魯中都邑。漢置東平陸縣。屬東平郡。東漢省入須昌縣。北齊置樂平縣。隋復改平陸。屬鄆州。唐屬兗州。後改爲中都縣。金改汶陽縣。又改曰汶上。元屬東平路。國朝因之。改隸兗州府。

【書法】於汶上何。譏也。禮在國陽。於汶上。非地矣。書作明堂始此。終綱目。書作明堂八。是年。光武中元元年。晉成帝咸康五年。宋孝宗辛丑年。齊丙寅年。隋辛未年。梁武帝中宗制度五年。十三年。書議明堂制度二。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唐高宗總章二年。

遣將軍楊僕荀彘將兵伐朝鮮。

【書法】武帝用兵。皆書擊。此其書伐何。朝鮮罪也。何爲罪之。襲殺都尉。其罪矣。

○遣將軍郭昌發兵擊滇。滇王降。置益州郡。

遣將軍郭昌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降。以其地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是時漢滅南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發卒誅之。歲萬餘人。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所過皆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集覽】勞深靡莫。索隱曰。西南夷二小國名。與滇同姓。勞深史作勞浸。靡莫即靡非。據地志云。勞浸在蜀南。靡非

丙癸

在犍州北去長安西南四千九百餘里（滇王注詳見元狩元年）滇國（益州郡注同見上年）置初郡十七前漢書注晉灼曰元鼎閒定越地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置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爲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郡謂之初者後皆叛而併廢之也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索隱曰比音毗）南陽與漢中巳往之郡各以其地比近給其初郡

以杜周爲廷尉。

周外寬內深次骨其治大放張湯時詔獄益多一歲至千餘章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集覽）外寬內深次骨注詳見元朔五年詔獄案百官表宗正屬官主詔獄

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

雹大如馬頭

遣將軍趙破奴擊樓蘭，虜其王，姑師，遂擊車師，破之。

樓蘭王姑師數攻劫漢使爲匈奴耳目上遣趙破奴擊之破奴以七百騎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

孫大宛之屬封破奴浞野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集覽）樓蘭西域國去陽關千六百里昭帝遣傅介子刺其王更名其國曰鄯善浞野侯浞音食角反浞野地名酒泉匈奴渾邪王降漢以其故地置郡名曰酒泉以城下有金泉味如酒也今肅州本漢酒泉地（質實）一統志云酒泉古郡名漢以前爲月氏國地後爲匈奴所據武帝時其王渾邪來降因以其地置酒泉郡東漢及晉皆因之後魏亦爲酒泉郡隋初廢郡置肅州大業初省入張掖郡唐復置肅州或爲酒泉郡治酒泉縣元置肅州路　國朝改置肅州衞屬陝西行都司

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

（集覽）角抵戲史記秦二世作觳抵俳優之觀應劭曰戰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秦更名角抵角材也抵抵觸也顏師古曰抵當也非爲抵觸文穎曰角抵謂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魚龍曼延曼通作漫延或作衍前西域傳贊曰漫衍魚龍之戲注漫衍卽張衡賦云巨獸百尋是也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於庭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比目魚躍水作霧障化黃龍出水敖戲於庭衍弋戰反漫衍無明音莊子因之以曼衍注曼衍變化也曼音萬韻會去聲衍字注曼衍獸名因以爲巴渝之戲

（書法）書作戲何譏玩物也自帝世始爲此戲至殤帝而後罷之延平元年然附徵天下散樂而魚龍之戲尚有則奇淫之習入人者深矣故綱目特書初書作戲始此終綱目書作戲二是年陳己亥年周初作淫樂胡戲

○荀彘執楊僕，幷其軍。朝鮮人殺王右渠以降，置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彘以罪徵棄市。

（集覽）樂浪音洛郎玄菟菟音徒（質實）樂浪臨屯玄菟眞番四郡名注見元封二年朝鮮

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楊僕將齊兵先至戰敗走收散卒復聚荀彘破其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楊僕亦往會居城南數月未下彘所將燕代卒多勁悍力戰僕嘗敗亡卒皆恐將心慙常持和節朝鮮大臣乃陰使人約降於僕往來未決彘使人降之不從又數與僕期戰僕欲就其約不會彘意僕前失軍今與朝鮮私善疑有反計未敢發上以兩將乖異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彘以素所意告之遂亦以爲然乃共執僕而幷其軍遂還報上誅遂彘擊朝鮮益急朝鮮相尼谿參等使人殺王右渠以降以其地爲四郡彘徵棄市僕贖爲

庶人胡寅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箕子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爲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沒入爲其家奴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食[illegible]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illegible]（集覽）[illegible]相韓陰尼谿參將軍王唊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illegible]尼谿參當是二相名（質實）[illegible]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是也九種見書旅獒篇

（書法）荀彘執楊僕幷其軍擊朝鮮降之則彘有功矣其以罪書何[illegible]會非反也而彘則遂執之綱目貴義不貴功不書罪則雖爲上矣是故項籍殺宋義破秦軍而綱目書以矯荀彘執楊僕降朝鮮而綱目書以罪皆所以遏僭亂也書棄市始此綱目書棄市六是年征和三年宣帝神爵四年元帝永光元年安帝元初五年順帝永建五年凡書棄市罪辭也惟任尚書徵棄市非罪辭

甲戌

四年，冬十月，帝祠五畤，遂出蕭關。春三月，還祠后土。**質實**（蕭關，注見文帝十四年。）○夏，大旱。○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屯朔方。

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為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請和親。漢使王烏窺之，單于佯許遣太子入漢為質。又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為單于築邸長安。會匈奴使至漢病死，漢使路充國送其喪。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充國，而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遣昌等屯朔方以備之。

乙亥

五年，冬，帝南巡江漢，望祀虞舜于九嶷，射蛟，獲之。春三月，至泰山增封，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祖，因朝受計。**考異**

據章武元年書臨祭高皇帝以下，不書臨祭高祖。○今按漢書稱太祖高皇帝，太祖其廟號也，高帝其尊號也，未嘗稱高祖。此書高祖，必有一字誤。**集覽**因朝受計，[illegible]曰：因朝諸侯王列侯而受計簿之物。顏師古曰：受郡國上計簿也。郡國上計，注見宣帝地節三年。**質實**九嶷，山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

○夏四月，赦。○還，郊泰畤。**集覽**（郊泰畤：元鼎中，立泰一五帝祠壇於甘泉，是為泰畤。）○大司馬大將軍長平侯衛青卒。**考證**

當分註謚曰烈。○謹按：漢自衛霍立功，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況青為人仁，喜士退讓，以法遵職，既謚曰烈，當蘇凡例注於卒之下。**質實**一統志云：長平縣名，漢初所置，屬汝南郡，晉屬梁國，北齊省之，故城在開封府西華縣東北。武帝封青為長平侯，即此。

青凡七出擊匈奴，再益封，并三子凡二萬二百戶。後尚長公主。蘇建嘗責青以招選賢者，青曰：招賢黜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何與招士！霍去病亦放此意。**質實**蘇建，杜陵人。

初置刺史。

冀幽并兗徐青揚荊豫涼益州及朔方交阯凡十三部。

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國者。

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集覽**馬或奔踶：踶，徒計反，蹋也。乘之即奔，立則踶人。或可日行千里，不可以小疵棄之。負俗之累：負俗，被世譏論也。

或可與共立功名，不可以微累舍之。趙世家武靈王曰：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正義曰：遺，留也。負留風俗之譏累。泛駕之馬：泛，方勇反，覆也。字本作覂。顏延之賦：馬無覂駕之轍。顏師古曰：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跅弛之士：跅，土各反。顏師古曰：跅者，跅落無檢局。弛者，弛廢不遵禮度。

丙子

六年，春，作首山宮。○遣郭昌將兵擊昆明。

漢欲通大夏，遣使皆閉昆明，為所殺奪幣物。於是赦京師亡命，遣郭昌將以擊之。後復遣使，竟不得通。**集覽**遣使皆閉昆明：凡所遣使通大夏者，皆為昆明所閉塞不得達。**質實**昆明，西夷國名，注見武帝元狩三年。大夏，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朔三年。

秋，大旱，蝗。○以宗室女為公主，嫁烏孫。

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許之。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之，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作黃鵠之歌。天子聞而憐之，間歲使人問遺。昆莫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方欲與烏孫共滅胡，詔報從其國俗。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代立，為昆彌。是時漢使西踰葱嶺，諸小國皆隨漢使獻見。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大角觝，聚觀者，散財帛賞賜，以示富厚，令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以傾駭之。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過於漢使焉。

集覽岑娶：烏孫官號也，名軍須靡。漢書娶作陬，音子侯反。昆彌：其先王號昆莫，名獵驕靡。師古曰：今王號昆彌者，昆取昆莫，彌取驕靡也。**質實**烏孫，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狩元年。

書法文帝之世，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不書。六年，此何以書？重公主也。宗室女嫁單于，可也。以為公主，則其不誠公主者幾希矣。是故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則不書，高帝九年。以宗室女為公主，則書，近也。終綱目書公主嫁夷狄九，並景帝五年，書宗室女為公主一，是年書宗女一，唐僖宗中和三年。

匈奴烏維單于死，子兒單于烏師廬立。

烏師廬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集覽**左方兵直雲中：先匈奴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索隱曰：古字例以直為值。值，當也。右方直酒泉燉煌：先匈奴諸右方王

（蠲居西方爲土耕。）

太初元年。冬十月。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明堂。益遣方士入海。

（上自泰山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仙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書法】元鼎五年。嘗書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矣。不書甲子。於是祀明堂。則書甲子朔旦何。重曆紀也。至朔同日。常也。甲子朔旦冬至。非常也。故特書之。先是書求神仙。止曰遣方士。此則易爲書益遣。譏惑也。考方士莫驗。則亦已矣。而又益遣入海。冀或有遇。帝亦惑甚矣哉。）

柏梁臺災。

（【質實】一統志云。柏梁臺在西安府城西北一十四里。漢未央宮北闕內。武帝以香柏爲之。嘗召群臣能爲七言者。乃得上坐。）

（【書法】火災非宮闕宗廟不書。漢高后甲寅年。趙叢臺災。不書。臺也。何以書。志土木之盛也。建章之盛始此矣。故特書之。）

○十二月。禪蒿里。望祀蓬萊。

（【集覽】蒿里。伏儼曰。山名也。在泰山下。【質實】一統志云。蒿里山名。在濟南府泰安州西南五里。即亭禪也。山上有蒿里祠。宋眞宗封泰山。禪此。上有社首壇在焉。蓬萊山名。在東海中。）

○春。還作建章宮。

（以柏梁災故。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東鳳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集覽】度爲。正義曰。度。如字。謂法度如此作。鳳闕。闕中記。一名別風闕。以別四方之風。西京賦。閶闔之內。別風嶕嶢。是也。三輔故事。北有閶闔。高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西虎圈。虎。西方獸。故於西置圈爲。括地志云。虎圈在長安城中西偏。太液池。瓚曰。太液。言象陰陽津液以作池也。漸臺。漸。浸也。臺在池中。爲水所浸。故名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四神山名。傳在勃海中。神明臺。漢宮門疏云。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井幹樓。索隱曰。幹音韓。關中記云。臺高五十丈。積累萬木。轉相交架。爲樓如井幹形。莊子司馬彪注云。井幹。井欄也。其形四角。或八角。崔譔云。井以四邊爲幹。猶築牆之有楨幹。【質實】一統志云。建章宮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漢武帝所建。周回三十里。度高未央宮。千門萬戶。輦道相屬。太液池在漢建章宮北。武帝鑿之。以象海。刻石爲鯨魚。池邊多雕胡紫籜。其間鳧雛充滿。及鴻鶂鵁鶄之屬。動輒成群。漸臺在漢建章宮北太液池中。臺高二十餘丈。神明臺在漢建章宮內。武帝初置。上有銅柱仙人掌。捧銅盤以承雲表之露。井幹樓在漢建章宮南。武帝所建。張衡賦。井幹疊而百層。即此。）

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

（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兒寬議以爲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後世。光祿勳。大鴻臚。大司農。執金吾。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是歲所改也。【集覽】宜改正朔。記大傳云。周建子。商建丑。夏建寅。是改正也。周夜半。商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又注詳見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宜用夏正。謂行夏之時。朱子集註曰。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云云。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也。數用五。贊曰。五。土數也。漢據土德。故用五。嬾眞子曰。漢武造太初曆。數用五。注。用五。）

（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皆以之字足之。光祿勳。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二年。大鴻臚。胡廣曰。鴻。聲也。臚。音閭。傳也。所以傳聲贊導九賓。韋昭曰。鴻。大也。臚。陳也。欲以大禮陳序於賓客。大司農。師古曰。治粟內史。掌穀貨。景帝更名大農令。執金吾。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顏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又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百官表。內史。掌治京師。主爵中尉。掌列侯。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更中尉曰都尉。武帝置京兆尹。更左內史曰左馮翊。都尉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與左馮翊。京兆君。是爲三輔。顏師古曰。京兆。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馮翊在太上皇廟左入。右扶風在夕陰街北入。故主爵府。長安以東爲京兆。長陵以北爲左馮翊。渭城以西爲右扶風。三輔黃圖云。京。大也。天子曰兆民。故曰京兆。馮翊。言依馮輔翊京師也。扶風。言扶助天子風化也。按京兆。光武置雍州。今改西安府。馮翊。元魏以澄水攸同。改曰同州。扶風。元魏置岐州。唐改鳳翔府。【質實】司馬遷。龍門人。京兆尹。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左馮翊。注同上年。右扶風。注見周赧王八年岐縣。）

（【書法】始用夏正也。故特書造。造。創始也。自是無能改者矣。故雖復古。而以創始之辭書之。予之也。後）

予此。魏主廢建丑。漢後主建興十五年。不三年而復。周武氏建子。唐中宗嗣聖六年。十一年而復。肅宗建子。上元二年。不一年而復。行夏之時。義不易之常經也。書行新曆始此。終綱目書曆之變十有九。是年漢章帝元和二年四分。宋乙酉年元嘉。壬辰年魏玄始。梁庚寅年大明。壬寅年魏正光。己未年魏興光。庚午年齊天保。甲辰年隋甲子曆。開皇十七年新曆。戊寅年唐戊寅曆。高宗麟德二年麟德曆。玄宗開元十六年大衍。肅宗乾元元年新曆。代宗廣德二年五紀。穆宗長慶二年宣明。昭宗景福元年崇元。巳上年蜀永昌。丙辰年周欽天。其書造者二。漢太初。唐大衍。作者一。周欽天。

【發明】聖門四代禮樂。必以夏時爲先。此固百世不可易之法也。自秦人始用十月。漢興。因而不改。甚失建正之義。至是治歷明時。始以正月爲歲首。然後百年之繆。一旦始革。武帝紛紛制作。獨此最爲有得。綱目書而美之。此固瑕瑜不相掩之意也。

築受降城。

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左大都尉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卽兵來迎我。我卽發。上乃遣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書法】書築受降。關要也。書受降城始此。終綱目書受降城三。是年。唐中宗景龍二年。憲宗元和八年。

秋。遣將軍李廣利將兵伐宛。

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上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不肯。漢使怒。椎金馬而去。宛貴人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殺之。於是上大怒。諸嘗使宛者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可盡虜矣。上以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爲號。司馬公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苟爲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過矣。【集覽】貳師城在大宛國。其地多善馬。郁成。大宛之支國也。在大宛東邊。

【書法】武帝用兵多書擊。此其再書伐。何。宛殺使者。斯可以言伐矣。故惟朝鮮書伐。惟宛書伐。

關東蝗起。飛至敦煌。【質實】敦煌。郡名。注見唐莊宗同光二年瓜沙。

【書法】書蝗多矣。未有書所至者。書至燉煌何。遠也。綱目書蝗二十七。書大蝗十六。著文帝後六年。遂莫遠於至燉煌。是年蝗莫盛於飛蔽天。新莽子年年大。又不足言矣。

○中尉王溫舒有罪。自殺。夷三族。

溫舒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爲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吏皆爲用。然爲人諂。埶家有姦如山。弗犯。無埶者。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行論無出者。至是坐爲姦利。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婚家亦坐他罪族。光祿勳徐自爲曰。古有三族。而溫舒罪至五族乎。【集覽】居廷惛惛。廷。朝中也。惛惛。言不明了也。素習。謂習中俗。句絕。素習。諳練也。舞文巧詆。舞。謂舞文法也。巧詆。謂巧爲詆毀。奏請行論。無出者。行法論罪。無得脫出者。記王制。凡制五刑。必卽天論。注。論音倫。坐爲。爲去聲。緣姦利而坐罪。【正誤】坐爲姦利當族。今按爲如字。【質實】王溫舒陽陵人。

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爲丞相。

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夏。籍吏民馬補車騎。○秋。蝗。○李廣利攻郁成。不克。還屯敦煌。

貳師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給食。比至郁成。士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貳師引兵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上書乞罷兵。上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集覽】鹽水。裴矩西域記。鹽水名。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道路不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驗。又鹽澤。注見元狩元年。

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

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期至浚稽山。旣至。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八萬騎圍破奴。獲之。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遂沒於匈奴。【集覽】浚稽山。應劭曰。在武威郡北。稽音義。括地志云。故城在朔方郡西北二千一百里。欲發而覺。去年嘗來告曰。我欲殺單于降漢。今將欲來發而覺之。【質實】一統志云。浚稽山在韃靼國中。其山有二。匈奴多分居之。

己卯

三年。春。帝東巡海上。【考異】（下文循還宮二字。○按元封元年十月。帝出長城。書勒兵而還。正月。帝如緱氏。書至碣石而還。二年。春。帝如東萊。書還臨塞決河。四年。還出蕭關。書還。祠后土。五年。冬。帝南巡。書還。郊泰畤。太初元年。冬十一月。帝如泰山。書還。作建章宮。天漢三年三月。帝東巡。書還。祠常山。太始三年。春正月。帝東巡。書幸琅邪。還。四年。春三月。帝東巡。書五月還。宮則且不書還。漢紀通也。）○匈奴兒單于死。季父昫犁湖單于立。【集覽】（昫犁湖。單于名也。昫音劬。又音吁。）○築塞外城障。秋。匈奴大入。盡破壞之。【考異】（此亦漢不書寇。與元朔三年入代郡同。）【考證】（大入。當作大入寇。）

上遣光祿勳徐自爲出五原塞。築城障列亭。西北至盧朐。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盡破壞之。【集覽】（五原塞。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西四十里。五原本秦九原郡。今大同路豐州是。盧朐。匈奴中地名。張晏曰。山名。駒曰。朐音渠。）【書法】（直書其事。城之不足恃明矣。故春書築城障。秋書匈奴破壞之。辛丑書築長城。壬寅書突厥入之。蓋文帝綱目之意昭昭矣。）

睢陽侯張昌有罪。國除。【質實】（睢陽。縣名。注見景帝三年。）

初。高祖封功臣爲列侯。百四十有三人。時兵革之餘。民人散亡。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差第位次。藏諸宗廟。副在有司。逮文景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昌坐爲太常乏祠。國除。見侯纔四人。網亦少密焉。【集覽】（網亦少密焉。言禁防如網之密也。）

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宛殺其王毋寡以降。得善馬數十匹。

漢既亡浞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上以爲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乃按言伐宛尤不便者。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騾槖駝以萬數。齎糧。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爲兵。及載糒給貳師。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於是貳師行兩至。迎給。不下者攻屠之。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共殺王。持頭使貳師曰。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貳師許之。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三千餘匹。立宛貴人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命搜粟都尉上官桀攻破郁成。郁成王走。追斬之。【集覽】（亡浞野之兵。浞野侯趙破奴。去年擊匈奴。敗沒。負私從者不與。從。去聲。與。讀曰預。正義曰。謂負擔糧私募從者。非公家發與之限。【索隱】匈奴中奇獸名。能負囊槖而馱物。背有二封。大月氏出一封者。案封。謂其背肉隆高如封土也。韋昭曰。以其背肉似槖。故名。七科適。適與謫通。戍也。大宛傳注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顏師古曰。漢律。戍卒有三。曰卒更。曰踐更。曰過更。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曰謫。乃戍邊一歲。昧蔡。大宛將名。昧。莫葛反。蔡。先葛反。）【正誤】（謫。爲兵。今按。謫。責罰也。謫使戍邊曰謫戍。謫不謂戍也。）【質實】（上官桀。楚人也。）【書法】（未有書大發兵者。書大發兵。何譏也。大發兵而得馬僅數十。得不償失可見矣。下書封李廣利爲海西侯。尚可謂之有功乎。）

【發明】（上書大發兵圍宛。下書得善馬數十匹。則其輕重亦不類矣。天子之兵。所以征討不服。前年書遣李廣利將兵伐宛。未聞宛有犯邊之罪也。至是乃知爲馬故爾。方其以數萬之衆。鼓行而進。比至燉煌。所存僅止什一二。經歷三年之久。益兵至於六萬。而負私從者不與焉。又到宛。則三萬而已。率[illegible]而食人肉。其禍可勝數哉。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若廣利者。多殺士卒。不足爲善戰。其罪又浮於死。而猶受封侯之賞。故綱目特書封李廣利于下。以著武帝溺愛孤愁之失。爲後戒也。）

庚辰

四年。春。封李廣利爲海西侯。

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因爲質焉。軍還。入馬千餘匹。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上以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封廣利等。侯者二人。爲九卿者三人。二千石百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匈奴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軍正任文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

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集覽〕奮行者漢書注音義曰奮謂自樂入行之人。〔以謫過行者〕黜其勞。大宛傳黜作絀。徐廣曰奮行者及以謫過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此卒以謫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細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軍正〕將軍屬官職國渴策注軍正猶卒正軍之卒也。〔捕得生口〕知狀。生獲其人曰生口。謂生獲樓蘭國人。而知其國中情狀。〔以〕謂爲句。〔候司〕司讀曰伺。候望伺察也。〔輪臺〕西域地名。在車師西北千里。其東則渠犂。〔渠犂〕西域屬國名。一曰支渠卑。在輪臺東。〔領護〕統領其衆。而保護營田之事。

秋。起明光宮。

〔書法〕武帝自即位以來。書起柏梁臺。書築宣防。宮書作蜚廉桂觀。通天臺。書作首山宮。又書作建章宮。池苑不與焉。罷民力多矣。於是又書起明光宮。土木廢民。未有甚於帝者也。臺觀書起。宮未有書起者。此其書起何。峻宇也。故以臺觀之辭書之。是故武帝明光宮書起（是年）。明帝北宮書起（永平三年）。燕逍遙宮書起（晉安帝元興三年）。陳後主三閣書起（甲辰年）。唐憲宗承暉殿書起（元和十三年）。皆峻宇也。終綱目宮殿書起五。

○冬。匈奴呴犁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立。使使來獻。

上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且鞮侯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集覽〕平城之憂。高帝七年擊匈奴。被圍平城。齊襄公復九世之讎。公羊傳莊四年。齊襄公滅紀。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且鞮侯〕索隱曰。且子余反。鞮丁奚反。〔丈人行〕徐廣曰。丈人尊者之稱。行胡浪反。輩行也。

辛巳

天漢元年。春三月。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

上嘉單于之義。遣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既至。置幣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

長水虞常等謀殺漢降人衛律。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人告單于。時律爲丁靈王。貴寵用事。單于使律治之。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單于怒。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召武受辭。武謂假吏常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絶。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勝。武益愈。會論虞常。劍斬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鬭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白單于。單于愈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各置他所。〔集覽〕〔長水虞常〕常長水胡人也。或謂長水水名。誤矣。按百官表。有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顏師古曰。長水胡名也。胡騎之屯於宣曲觀者。〔丁靈王〕靈或作令。一作零。魚豢魏略云。丁零北狄種名。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匈奴立衛律爲王。以主其人。〔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引援引也。勝乃武之副。虞常叛。引勝知其謀。〔左伊秩訾〕匈奴官號。〔復息〕再生也。顏師古曰。氣息自絶而出。〔會論虞常〕會適遇也。適遇論殺虞常時。〔大窖〕舊米粟之地窖而空者。〔北海〕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匈奴中地。〔羝乳乃得歸〕乳去聲。育也。顏師古曰。羝不當乳而云乳。言其必無歸日也。戰國燕太子丹質於秦。言烏頭白。馬生角。乃得歸。即此意。〔質實〕〔蘇武〕杜陵人。建之子。〔衛律〕平陽人。青之從弟子也。

〔書法〕於是匈奴留武。不書留之何。蓋元狩四年任敞書留。不書遣。不以張勝累武也。故不書。後書還自匈奴。則被留明矣。

雨白氂。〔集覽〕〔雨白氂〕雨去聲。自上而下也。氂與毫通。顏師古曰。凡言氂者。毛之彊曲者也。

〔書法〕嘗書雨血矣（惠帝四年）。於是書雨白氂。大異也。終綱目一而已。

○夏。大旱。○赦。○發謫戍屯五原。

二年。夏，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

貳師出酒泉擊匈奴，斬首萬餘級還。匈奴大圍之，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詔徵詣行在所，帝親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至是，上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叩頭請，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陵於是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騎可三萬，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斬首三千餘。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欲去。會軍候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急攻陵。陵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俱盡。陵太息

曰：兵敗，死矣！今軍士各散，則至遮虜障相待。虜騎數千追之，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得脫至塞者四百餘人。上聞陵降，怒甚，群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蘗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集覽】【假司馬】司馬，將軍屬官。劉貢父曰：假者，軍司馬之副也。仲馮曰：假，稱攝之義。【行在所】應劭曰：乘輿所至處曰行在所。蔡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射命中】射，食亦反。命，必也。謂發而必中也。群經音辨曰：命中，射命中者，所指名處輒射中之。【將惡相屬邪】惡，烏故反，恥也。屬，綴也。【後距】距，亦作拒。史記酈商專攻其前拒。裴駰注：拒，方陣名。音矩，或音巨。左傳有左拒右拒。【左右地兵】注見元封六年。左右方兵。【鞮汗山】鞮，丁奚反。汗，音寒。【遮虜障】武帝使路博德築之於居延縣北。括地志云：今張掖郡故居延城也，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餘里。【媒蘗其短】孟康曰：媒，酒教；蘗，麴也。喻釀成其罪也。【張空拳】漢書拳作弮，文穎注：弮，弓弩弮也。師古曰：拳與弮同，音丘權反。言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拳與弮同者，不當言拳也。【北首】首，音去聲，向也。謂北向爭致死命於敵也。亦是。【暴於天下】暴，音僕。言已足以暴露其功於天下也。【宜欲得當以報漢】陵之所以不盡死節而降匈奴者，意欲立功以報漢，而受其罪也。【腐刑】景帝令：死罪欲腐者許之。如淳注：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復生子，如朽木之不生實。【預詔】謂先是詔彊弩將軍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坐道詔之預先也。先是詔博德迎陵軍，今武帝自悔坐此詔之失。【正誤】舊文曰：得當以報漢。今按司馬遷傳作：其欲得其當而報漢。顏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而歸，以當其敗之罪。【質實】一統志云：居延本匈奴地名，漢初置居延縣，治此。屬張掖郡。元狩中，嘗使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於此。按：居延塞，後漢之故城，在陝西行都司甘州衛城東北。【浚稽山】注見太初二年。【遮虜障】注見居延縣。【發明】李廣利奴材也。前伐大宛，士卒物故甚眾，免誅而復令又使之將兵，徒眾多殺而已。李陵之敗，亦以恥於屬役，故請自當一隊，然不知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降則不可也。遷言陵忠勇，以致受刑。綱

目削而不書，蓋陵既有降虜之罪，他美舉不足以贖之。司馬遷亦無足言者矣。此固筆削之深意也。

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擊東方盜賊。【考異】按綱目盜賊例書討，如永初四年書：青州刺史法雄討海賊張伯路。凡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群盜，並不書擊。此討字誤作擊。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眾，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至渤海，聞郡人雋不疑賢，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召拜青州刺史。王賀亦為繡衣御史，逐捕群盜，多所縱

（賀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集覽】（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服虔曰。沈匿不發覺之法也。韋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以文辭避法。徐廣曰。詐爲虛文。云無盜賊。直指使者衣繡衣斧。衣。去聲。長。上聲。百官表注。指事而行。無阿私。衣以繡者。尊寵之也。賜以斧者。得專斷也。躧履起迎。顏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躧。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忽遽也。躧與屣通。音所綺反。莊子讓王篇。原憲躧履。注。著履而不躡起也。又躧履到門。注見桓帝延熹九年。）【正誤】（沈命法。今按。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刊本誤爲汲。）【質實】（王賀。元人。）

【發明】（武帝奢侈窮黷之弊。至是見矣。民窮而爲盜。乃遣使者擊之。蓋亦反其本乎。故書以譏之。）

癸未

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集覽】（榷酒酤。榷。音角。水上橫木。所以渡人者。爾雅謂之石杠。今略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下無由得。有若渡水之榷。因名焉。如淳曰。榷。音較。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官自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顏師古曰。如音韋說俱是。但較字去入聲皆有。此可疑。愚謂榷字去聲韻不收。當是音覺。酤。丁護反。）

【書法】（書榷酒始此。終綱目書榷酒四。是年。新莽庚午年。陳辛巳年。唐德宗建中三年。書罷榷四。昭帝始元六年。晉孝武帝太元八年。陳癸卯年。唐代宗大曆十四年。皆作偏於帝矣。故書初譏之。）

○三月。帝東巡。還祠常山。【考異】（提要東巡下。有修封禪祀明堂六字。據分注。當從提要。）【質實】（常山。注見周安王十五年。）

（上行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時方士之候神人求蓬萊者。終無驗。天子益怠厭矣。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集覽】（瘞玄玉。爾雅。祭地曰瘞薶。注。既祭而埋藏之。示歸於地也。）

【發明】（方書遣使擊盜賊。未聞有振卹之政。而榷酤遊幸繼書于冊。則帝之無意於民。蓋可知矣。此而觀之。其失自見。）

夏。大旱。赦。

甲申

四年。春。正月。遣李廣利等擊匈奴。不利。族誅李陵家。

（發天下七科謫。遣李廣利等四將軍出塞。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漢軍戰。不利。引歸。時上遣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李緒。非陵也。單于以女妻陵。立爲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集覽】（遠其累重。遠。如字。累。謂妻子。重。謂輜重。余吾水。韋昭曰。余。又音徐。山海經。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按余吾。在朔方郡北。右校王。右校。胡之別種也。立爲王。而王其人。）

【書法】（上書李廣利擊匈奴。不利。則陵家死不以其罪可知也。然則其書誅何。陵前降虜。綱目書戰敗降。紀實也。或者亮其不得已。則於軍降者無所示懲矣。故因其族之而書誅。所以示降虜之罰。爲世戒也。）

【發明】（陵家以無罪見族。猶書曰誅何哉。蓋陵有降虜之罪。又用事於虜。誅其家。所以誅陵也。其合嚴矣哉。）

夏。四月。立子髆爲昌邑王。【質實】（昌邑。國名。注見秦二世三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書法】（前書令民得贖罪。譏矣。於是而書死罪入贖。甚譏之也。贖至死罪。則富者殺人。皆不死矣。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乙酉

太始元年。春。正月。徙豪傑于茂陵。【質實】（茂陵。注見建元二年。）○夏。赦。

○匈奴且鞮侯單于死。子狐鹿姑單于立。（且鞮單于有二子。長爲左賢王。次爲左大將。單于死。左賢王未至。貴人立左大將。左賢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爲左賢王。）

丙戌

二年。秋。旱。○穿白渠。

（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集覽】（白公。史失其名。趙之中大夫也。公。相呼尊老之稱。谷口。漢書音義曰。在長安北。故縣處。多險阻。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東北四十里。河渠書。韓使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索隱曰。瓠口即谷口。郊祀志所謂寒門谷口是也。與池陽相近。故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也。谷口。漢爲縣。隸馮翊。今呼爲治

谷。去甘泉八十里。盛夏凉。然。故曰寒門。**質實**一統志云。谷口縣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漢白公引涇水溉田。有大白。中白。南白三渠。下流入高陵縣界。當時民得其利。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臿成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涇水。注見秦王政元年。谷口漢之縣名。屬左馮翊。東漢省入池陽縣。故址在西安府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溝洫志。田於何所。池陽谷口。卽此。

書法穿渠必書。重溝洫也。終綱目書渠十。詳秦始皇元年。

丁亥

三年。春正月。帝東巡琅邪。浮海而還。○皇子弗陵生。**考證**當去皇字。

弗陵母曰河間趙倢伃。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司馬公曰。爲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集覽**倢伃。婦官。字或從女。韋昭曰。倢。承。伃。助也。顏師古曰。倢。言接幸於上。伃。美稱也。漢書儀。皇后爲倢伃下輿。

禮比丞相。鉤弋宮。趙倢伃手。可反屈如鉤。故以名宮。列仙傳云。披手得一玉鉤。故號焉。三輔黃圖云。宮在城外。漢武故事曰。在直門南。**任身**任。平聲。孕也。鄒陽傳。應劭注。紂刳任者。觀其胎產。詩大明篇曰。太任有身。注。身。重也。箋云。重。謂懷孕也。**巫蠱**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曰巫。執左道以亂政惑人曰蠱。顏師古曰。指體卽藥毒害人。是若行符厭俗之術。

書法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危太子也。終綱目。書子生五。詳元朔元年。皆有故者矣。

以江充爲水衡都尉。

初。充爲趙王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奇之。與語。大悅之。拜爲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令身待北軍擊匈奴。貴戚子弟皆叩頭求哀於上。願入錢贖罪。凡數千萬。上以充爲忠直。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集覽**陰事。謂陰謀之事。魁岸。雄傑也。顏師古曰。岸者。有廉稜。如崖岸形。**身待北軍**北軍。指未央殿環衛王宮。在長安內者言也。將貴戚近臣被舉劾者。皆沒入車馬。待罪北軍擊匈奴。否則許入錢贖罪。令各以秩次輸入北軍。凡數千萬。**家使**令也。主給發飲食。職比司農少府。使。由吏反。**非愛車馬**注見上北軍。**教敕亡素者**亡。讀曰無。有言素不會教敕左右。**質實**江充。趙人。

書法弗陵生。江充入。太子之禍始此矣。故謹志之。

發明江充以告陰事見用。烏有告子而告人陰事者哉。其爲小人必矣。武帝能面用之。使督察貴近。則其乘勢妄作。自無可疑者。太子國之儲貳。社稷宗祧所繫。非貴近比。況其家臣有過。方執而奏之。欲以搖動國本。可乎。特書用充。以著禍根之所自始。他日巫蠱之變。尚誰咎哉。

戊子

四年。春三月。帝東巡。祀明堂。脩封禪。夏五月。還宮。赦。○冬十月。晦。日食。

己丑

征和元年。春三月。趙王彭祖卒。

彭祖所幸淖姬。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爲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

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爲趙王。**集覽**淖姬。故江都易王之寵姬。其子建所盜與姦者。彭祖取爲姬。蘇林曰。淖姓。音泥淖之淖。**多欲**胡氏曰。所謂欲者。或酒色。或貨財。或宮室遊畋。或狗馬博奕。或詞藝圖書以爲文。或撫劍疾視以爲武。或闢土服遠以爲功。或眈佛術仙以爲高。皆足以荒廢政理。

質實武始。縣名。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

夏。大旱。○冬十一月。大搜長安十日。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集覽**門候。門候一人。屬城門校尉。司啟閉出入。三輔。高帝初分內史地爲河上渭南中地三郡。武帝改爲京兆馮翊扶風。是爲三輔。顏師古曰。三輔。取左傳輔車相依之義。又注見元朔五年右內史。

書法始皇之篇。書大索十日矣。二十九年。於是復見。終綱目。書大索十日二而已。秦皇漢武一轍也。

庚寅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有罪。下獄死。夷其族。

賀子敬聲爲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發覺。下獄。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

敬聲罪。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祝詛上。有惡言。遂下賀獄。父子死獄中。家族。【集覽】祝詛上。句絕。祝。讀救反。詛。側慮反。周禮注。詛。謂祝之使沮敗也。

【書法】有罪者敬聲也。書賀有罪何。子至奢淫。父失教也。獨非罪歟。綱目不書敬聲而書賀。其爲人父之戒深矣。

以劉屈氂爲左丞相。○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書法】元光五年。書大風拔木矣。是月。陳皇后廢。於是再書大風發屋折木。閏三月。而太子據反及皇后皆自殺。變不虛生。信哉。綱目大風拔折樹木三。皆元光五年。

○諸邑陽石公主及長平侯衛伉皆坐巫蠱死。【質實】一統志云。諸邑。春秋魯邑名。漢初因之。後爲諸縣。屬琅邪郡。晉屬東莞郡。後魏於此置高密郡。北齊省入東武縣。隋改爲諸城縣。唐屬密州治。宋初。置安化軍。金元仍爲密州治。明初省州。以縣屬青州府。

【書法】有罪稱誅。無罪稱殺。恆辭也。史曰皆坐巫蠱誅。綱目以爲無罪。則書殺可耳。此其書死何。疑也。疑也則如勿書。書大搜十日。書坐巫蠱死。所以著方士神巫之流禍。爲世戒也。

○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考異】皇字衍。據高帝十二年書太子盈即位。省皇字。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衛青薨後。臣下無復外家爲據。競欲構太子。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太子知之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爲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惑衆。變幻無所不爲。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爲祝詛上。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而死者前後數萬人。充因言宮中有蠱氣。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無復施床處。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傅并誅。因言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

皆不報。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七月。使客詐爲使者。收捕充等。太子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太子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蘇文亡歸甘泉。言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者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遣使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敺四市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爲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曰。司直二千石。當先請。柰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大怒。下吏責問勝之。勝之惶恐自殺。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爲任安老吏。欲坐觀成敗。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

由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亟罷甲兵毋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發覺八月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皆幷遇害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

司馬公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朝夕與之游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胡氏曰武帝爲人君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后希得見一也寵姬生子而后及太子愛弛二也嬖太子寬厚邪臣毀之而不能察三也悅江充之材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爲置賢師傅而命太子自通賓客五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爲核實六也縱方士女巫出入宮掖七也又使江充治巫蠱獄八也縱左右盡爲姦九也信使者妄言而遽發兵捕斬太子十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蚤請上自歸而發石德之計耳然既斬充而亟走甘泉猶可幸於見察乃白后發兵與丞相戰是眞反矣尚何言哉武帝意嗜欲多窮兵黷武大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既殫盜賊遂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遵文景恭儉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正安寧[illegible]豈有是哉

集覽（戾太子宣帝時追謚曰戾史記謚法解曰不悔前過曰戾平決平音評平其不平而決斷也平反漢書錄囚平反之謂舉活罪人也顏師古曰反音幡反罪人辭使從輕而出也毛氏曰平反理正幽枉也臣下無復外家爲蔽衛青衛后同母弟太子外家也爲去聲助也據太子名言群臣之中內無如青之爲太子者黃門輿服志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爲黃門令主省中諸宦者銜文爲句銜恨蘇文也小黃門漢置小黃門十人以閹人爲之通命兩宮案兩朝國史志凡內侍初補曰小黃門經恩遷補則爲內侍黃門小不平身體稍不平和也省中漢宮中本曰禁中謂門閤有禁非侍衛通籍之臣不得妄入行

道豹尾中後避元后諱改曰省中顏師古曰言入此中者皆當省察不可妄也秦扶蘇事始皇[illegible][illegible]令趙高爲書賜長子扶蘇曰以喪會咸陽而葬書未付使者始皇崩高乃更爲書賜扶蘇死趙虜初江充爲趙王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故下文云前亂乃國王父子舍人太子舍人吏直宿衛如三署郎也中廄車中廄天子馬閑也或曰皇后車馬所在中都官史記淮南王安傳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illegible]目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壺關三老茂壺關縣屬上黨茂三老名也失其姓三老注見漢王劉邦二年東至湖湖縣本屬京兆後分屬弘農括地志云虢州閿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湖水源出湖城南三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卽鼎湖也傳望思義取[illegible]上自歸於天子之前首發明春秋太史公自序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篡弒之誅春秋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穀梁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今漢武之殺皇太子甚此）

正誤（臣下無復外家爲蔽今按此段五十餘處皆稱太子不應此處獨出其名爲當如字據者依仗之義）

質實（一統志云湖漢之縣名屬京兆尹因津以名邑後周於湖城故地置閿鄉郡隋初郡廢後遷今治爲閿鄉縣唐貞觀初置鼎州尋廢州以縣屬虢州宋屬陝州元以湖城縣省入閿鄉因之屬河南府壺關縣名注見獻帝建安七年博望苑在西安府城北五里漢武帝爲戾太子所築使通賓客義取廣博以觀望也）

書法（書殺使者白皇后發兵反綱目有以斷斯獄矣故下書討終綱目太子書反二是年擧唐太宗貞觀十七年承乾）

發明（江充姦詐小人交亂家國又以巫蠱誣陷太子一死不足以盡其罪然且書殺而稱使者何耶充銜命治獄既則有指矣乃武帝使之之過爾太子烏得而殺之乎既已殺充不能詣上自明遂白后稱兵而不謂之反不可得也當是之時使帝果能早赦而弗誅爲太子者亦何顏自立於世況又母后由已而死固無苟免餘生之理綱目書發兵反書丞相討之所以正名定罪爲萬世臣子當知命義者之戒蓋亦有不得已者耳可勝歎哉）

地震。

三年。春正月。匈奴寇五原酒泉。三月。遣李廣利等將兵擊之。〔質實〕（五原。注見明帝永平八年。酒泉。注見武帝元封三年。）○夏。赦。○發西域兵擊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質實〕（車師。注見武帝元鼎二年。）○六月。丞相屈氂棄市。李廣利妻子下吏。廣利降匈奴。詔族其家。

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爲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貳師因出塞。破匈奴兵於夫羊句山。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會有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屈氂要斬東市。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遂深入要功。北至郅居水上。逢左賢王左大將。合戰一日。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還至燕然山。單于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夜塹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遂降。單于以女妻之。宗族遂滅。〔集覽〕祖道。五經要義曰。祖道。行祭。爲道路神也。顏師古曰。黃帝子名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出行者祭之。因饗飲焉。左傳。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朱子語錄。祖道之祭。作一土堆。置犬羊其上。祭畢。而以車轢從上過。象行者險阻之患。如周禮軷祭是也。又云。祭畢。則以脯肉食之。謂之餞禮。用兵時。以犯軍法當斬者斬於路。部兵過其上。軷。蒲撥反。夫羊句山。史炤曰。郞西山。在匈奴中。句。工侯反。郅居水上。句絕。郅居水在匈奴中。左賢王。注見高帝七年。左大將。匈奴官名。有左有右。今左大將。單于之次子爲之。燕然山。在匈奴速邪烏燕中。稽落山之北。燕。或音煙。案輿地要覽。燕然山。在今上都路宣德府界中。〔質實〕一統志云。范夫人城。在韃靼國中。寰宇記。城本漢將所築。將亡。其妻率衆保完之。因名。燕然山。在韃靼國中。去塞三千餘里。

〔書法〕屈氂腰斬也。其書棄市何。罪辭也。李陵之降也。後書族誅李陵家。廣利亦降矣。族其家。則何以不書誅。於是廣利屈氂欲立昌邑爲太子。事覺。屈氂棄市。廣利妻子下吏。廣利因欲深入自贖。大敗。遂降。綱目不書深入大敗。直書降匈奴。廣利之罪著矣。不書誅。可也。比李陵前書戰敗降。

〔發明〕相臣棄市。待之不啻大戮矣。其於國體何如哉。廣利族誅。無足道者。書之以見始焉輕用之失。

秋。蝗。○以田千秋爲大鴻臚。族滅江充家。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集覽〕橫橋。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長安城北面西頭第一門曰橫門。門外有橋。名橫橋。括地志云。渭橋。即橫橋。架渭水上。在雍州咸陽東南二十二里。歸來望思之臺。言已望而思之。庶幾太子之魂歸來也。〔質實〕[illegible]田千秋。長陵人。橫橋。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五里。即中渭橋。注見高后八年。思子宮。在河南府閿鄉縣東北二十里。漢武帝思戾太子時所築。今有故城在焉。望思臺。在河南府閿鄉縣西北。漢武帝思戾太子。爲築此臺。

〔書法〕江充[illegible]附太子。罪人也。在太子則書殺。宜矣。帝既悔。諸族之。則曷爲不書族誅。病帝也。其病之何。充以告陰事見知。非端士矣。而寵信之。使治巫蠱。帝亦不能無過也。故正書族滅。入綱目以來。書族十一。秦三。高帝一。文帝一。而武帝居其六。然則帝之刑亦太刻哉。自是以後。漢諸臣非謀反。無夷族者。以至于唐。非謀反而夷族者。三書而已。漢翟。唐李渾。周劉思禮等。

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

上欲浮海求神仙。群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留十餘日。乃還。

雍縣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黑如黳。〔集覽〕隕石二。隕。于敏反。春秋。僖十六年。隕石于宋五。注。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隕。通作霣。公羊傳曰。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黑如黳。黳。烏奚反。說文。小黑子。七制。黳作磬。解云。磬石名也。黳七制黳。〔質實〕雍縣。注見周顯王八年。

〔書法〕如雷何。非雷也。綱目書雷十。書如雷者一而已。詳惠帝五年。書隕石十二。書數者八。書其色者一而已。詳秦始皇二十六年。

○三月。帝耕于鉅定。還至泰山。罷方士候神人者。

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群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

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曏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胡氏曰人莫難於無過莫難於知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盡悉改之雖曰不敏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嗚呼此亦可爲帝王從仁遷義之法也哉 **集覽**（鉅定澤名在泰山東神人蓬萊仙人之屬）

書法 書親耕始此終綱目書耕凡（是年晉武帝泰始十五年章帝元和二年三年唐玄宗開元十七年）書茭麥者一（昭元二十二年籍田不與焉）○自元光二年書遣方士求神仙於是四十五年矣而後始書罷方士甚矣帝之晚悟也後二年而帝遂違世矣書此幸之也否則終身弗悟與秦皇何異焉

夏六月還宮○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閥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尙數千人况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爲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教民爲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根深能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司馬公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下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集覽**（閥閱功勞顏師古曰閥積功也閱經歷也今人以家世門戶爲閥閱

誤矣後通作閥史記功臣侯表古者人臣功有五等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益民賦三十錢於常賦之外每口轉增三十錢矣一狼匈奴以狼自比也走千羊以羊喻漢也亭隧顏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抄寇候望者所依險要處而置亭也擅賦擅賦斂也非常賦也脩馬復令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牧馬民養馬以除免徭賦也以補缺以補滿缺處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謂與上計之吏皆來對一畮三甽畮古畝字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畮秦孝公制二百四十步爲畮甽古畎字田中溝廣尺深尺曰甽歲代處代易也歲易其處每耨耨鉏也附根鉏草也凡鉏草輒以土附著苗根能風旱能讀曰耐言能耐風與旱以其根深故耐風與旱）

書法（自公孫弘書封平津侯是後丞相無不侯者不書蓋有定例也公孫賀封葛繹侯劉屈）氂封澎侯皆不書常事也此書侯千秋何重富民也武帝干戈土木海內虛耗至其末年本心定而天理發始陳既往之悔止擅賦力本農封富民侯置搜粟都尉以明休息富養之意雖其不遠之復其與迷而不反者異矣故綱目特書之

發明 武帝黷武之初意欲窮其兵力二戎夫初意於是會從窮黷聚斂神仙之事無所不有卒至海內虛耗盜賊蜂起帝猶未能自反逮巫蠱難作骨肉誅夷喋血京師禍變已極然後彷徨始大悔悟卑辭自譴罷逐方士棄輪臺下哀痛之詔陳既往之失與民休息禁止苛暴回視前日所爲若出二人何哉蓋帝天資素高故勇於改過無牽制委靡之失是以一轉移之頃而事已大異使其以如是之資而勇於嚮治亦何不可之有綱目於富民之侯搜粟都尉大書于冊雖曰幸之蓋亦深惜之也

秋八月晦日食

後元元年春祠泰畤○赦○夏六月侍中僕射馬何羅反伏誅

考異（提要作侍郎）

初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侍中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以故久不得發上幸林光宮旦未起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投殿下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集覽**

衛太子名據武帝太子也征和二年反敗走湖而死諡曰戾以其母后姓衛因繫衛太子王髆及句絕髆薨及其子金日磾匈奴休屠王太子名日磾元狩間沒入宮養馬上奇之賜姓金氏衛音似林光宮括地志云秦林光宮漢甘泉宮也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甘泉注見文帝三年（蹶寶瑟）蹶以走趨急遽也蹶顛蹶而偃仆禮樂器圖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如前二十五絃飾以寶玉者曰寶瑟

秋七月地震○殺鉤弋夫人趙氏

燕王旦自以次弟當爲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收其使又坐臧匿亡命削三縣以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是歲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胡氏曰漢武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誠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與政播告之脩著爲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若夫呂后之事則亦高帝有以啟之耳

【集覽】猶與注見秦孝文王元年（黃門畫）黃門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有畫工（掖庭）韋昭曰庭在掖門內故曰掖庭案掖門宮中之小門在正門之旁者呂向曰掖庭宮名在天子左右如君掖然李掖庭獄即永巷也永巷注見周赧王四十五年

【書法】凡書殺殺無罪也武帝思患預防焉以殺無罪書之不與帝之斷也古人之防患蓋有道矣自帝有是舉拓跋氏至以爲家法人亦何繫於有子哉

【發明】嗚呼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欲立其子先殺其母聖人防患之道殆不若此異時拓跋氏率用此法然彼夷狄禍中國而夷狄乎故書殺譏之也

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立弗陵爲皇太子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

【考異】按荀紀十四日立太子十五日丁某爲皇太子則此當是十四日立子弗陵恐刊本漏丁字

【考證】主當作帝○謹按考武帝紀昭帝爲皇太子詔四臣輔之上承高惠文景之統恐得爲繼世之始下同稱帝若曰少主哉故曰主當作帝

【質實】霍光平陽人（金日磾）張掖人

二月上幸五柞宮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乃立弗陵爲皇太子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拜臥內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沈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磾長子爲帝弄兒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上爲之泣而心敬日磾桀始以材力得幸爲未央廄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愛己由是親近又明日帝崩入殯未央前殿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上爲之垂涕歎息久之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此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初怒朔既而善之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脩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司馬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集覽】（五柞宮）漢離宮也取五柞木爲之故以名宮在扶風盩厔縣或云宮中有五柞樹因名焉五柞連抱上枝覆蔭數畝二說未詳

〔知有不諱〕注見周顯王八年。前書意大年使黃門畫者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霍光。禁闥。蔡邕曰。天子所居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故曰禁中。禁中門曰黃闥。從射寫謁之。試以宦者主之。殿僕射。皆官名。置四使射。皆主之。國典屬國。省宿衛天子見齊。蓋也。師古曰。言其罪甚。無圖大綱。事亦也。

元年〔質實〕一統志云。五柞宮在西安府盩厔縣東南三十八里。漢武帝所建。以宮有五柞樹。故名。

〔書法〕自武帝崩車駕宮。而不相爲其後受遺之詔。不及丞相焉。然其付託得人。則帝之明。有可尚者矣。故書美之。書受遺詔始此。終綱目。書受遺詔六見。是年。宣帝黃龍元年。後十七建興元年。晉元帝永昌元年。明帝太寧三年。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

〔發明〕武帝性生嚴厲。其多誅戮。晚年猶寵任。一節甚明。識之審。目所書。則可見矣。然光日磾桀三人。皆以將軍受遺詔。而丞相臣無預焉。可以觀世變也。

太子弗陵即位。姊鄂邑長公主共養省中。光日磾桀共領尚書事。〔質實〕鄂。音愕。見後漢建興七年。武昌縣。

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集覽〕共養省中。共。居用反。養。餘亮反。下本上同。共養也。省中。注見征和二年。尚符璽郎。尚。主也。郎。官名。主掌符璽。多。光重之曰多。讚之曰多。

三月。葬茂陵。〔質實〕一統志云。茂陵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北十七里。○夏。赦。○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追尊鉤弋夫人爲皇太后。起雲陵。〔質實〕一統志云。雲陵在西安府淳陽縣西北七十里井泉山。

〔書法〕追尊禮也。婦亂嫡妾矣。故通鑑不書。綱目并從同雲陵。三年。皆特書之。自昭帝追尊其所生而後。書追尊者十二君。昭帝。宣帝。和帝。安帝。順帝。桓帝。靈帝。獻帝。盡主。晉孝武帝。安帝。恭帝。自哀帝尊其祖母及其所生。而後書尊稱者十三君。哀帝。平帝。桓帝。安帝。哀帝。晉孝武帝。魏主。唐德宗。穆宗。懿宗。宣宗。魏主。前主。於是又有追尊者矣。唐憲宗。尊姿母非也。尊保母甚哉。魏主燾。主濬。

乙未

○冬。匈奴入朔方。遣左將軍桀行北邊。〔考異〕此書入亦當作寇。

孝昭皇帝始元元年。夏。益州夷反。募吏民發犇命擊破之。

○秋七月。赦。○大雨至于十月。

〔書法〕七月至于十月。雨也。故謹書之。綱目書大雨六。是年。成帝建始三年。惠帝永寧元年。多年。庚辰年。靈帝建寧二年。獻帝建安十八年。有書六十餘日者矣。庚辰年。未久也。書霖雨六。靈帝熹平二年。書雨水十五。書雨二。有書六月至于九月者矣。靈帝中平六年。未大也。大雨且久。莫甚於此時矣。

燕王旦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考異〕燕十二。當子。

旦以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之長安。問禮儀。陰刺候朝廷事。及詔賜錢。益封。旦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脩武備。備非常。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且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發。諫者韓義等凡十五人。八月。青州

刺史雋不疑收捕澤等以聞。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集覽〕陰刺候。陰猶言暗地也。刺。七迹反。刺譏候伺也。〔質實〕雋不疑。渤海人。

〔書法〕書赦弗治何。譏失刑也。弗治之辭二。燕王旦謀反。赦弗治。失有罪之辭也。識也。有可參。梁王立罪。寢不治。存厚之辭也。美也。美惡不嫌同辭。終綱目書弗治二。書謀反赦二。旦。秦符重。皆赦而復反者也。

以雋不疑爲京兆尹。

不疑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集覽〕行縣。行。下孟反。謂至諸縣有所按察也。續漢志云。諸郡國以春月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錄囚徒。注見明帝永平十四年。

〔書法〕書京兆尹始此。終西漢之世。書京兆尹八。雋不疑。趙廣漢。黃霸。張敞。王尊。王章。王駿。何武。皆嚴能吏也。惟黃霸以不稱職。書罷歸故官。

九月。車騎將軍秺侯金日磾卒。

初武帝以日磾捕反者馬何羅功遺詔封為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卧受印綬一日薨謚曰敬。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上卧起賞為奉車建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光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集覽 秺侯秺縣名屬濟陰漢書音義曰秺與妬同音都故反今濟陰成武縣有秺亭奉車百官表有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百官表有駙馬都尉掌駙馬。

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冬無冰。

書法 綱目書無冰二（是年及武帝元狩六年）舍是無書者史略之也。

丙申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以劉辟彊劉長樂為光祿大夫。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拜二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集覽 春秋富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注春秋富年少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春秋富。辟彊守劉辟彊楚元王交之孫為郡太守。長樂衛尉劉長樂為衛尉百官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正誤 辟彊守長樂衛尉今按楚元王傳霍光擇辟彊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漢制官吏初除皆試守滿歲稱職乃為真長樂宮名也宣帝紀師古注云謂長樂宮之衛尉也百官表云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師古注各隨所掌之宮以名官夫霍光專政或勸其納用宗室可以免患故擇二人可用者官於朝何乃出辟彊為郡守乎集覽之誤明矣。

三月遣使振貸貧民種食。○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

書法 除者何全免也武帝征斂百端經用不足昭帝即位一年耳乃能全免天下今年田租亦在乎人而已書除今年田租始此終綱目書全除天下今年田租四（是年宣帝本始元年和帝永元九年唐玄宗天寶十四載）至於一州一道與夫蠲免不與焉煬帝免天下今年租賦不書（隋大業二年）玄宗免天下今年田租不書（唐開元二十七年）奉也故削之。

發明 自武帝多事已甚民困極矣霍光輔佐孝昭初年問民疾苦是年振貸貧民今又除民田租凡此皆當時善政有補於民者也綱目詳而書之美蓋在其中矣。

○匈奴狐鹿姑單于死子壺衍鞮單于立。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是歲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匿單于令更立其子為壺衍鞮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不復肯會龍城匈奴始衰。集覽 墮殰罷極墮落也殰胎敗也罷讀曰疲極困也言馬畜孕重者加是故匈奴苦之右谷蠡王服虔曰谷蠡音鹿蠡匈奴之官有左右谷蠡左谷蠡王以次為左賢王顓渠閼氏顓渠名也閼氏注見高帝六年壺衍鞮單于之號也鞮丁奚反。

丁酉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冬十月遣祠鳳皇于東海。

質實 東海郡名注見桓帝永興二年

書法 書祠鳳皇病霍光也有學術者不至是甚矣自霍光一闢其端是年宣帝以鳳皇書者六（本始元年地節二年元康元年神爵二年五鳳三年甘露三年）皆譏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終綱目書鳳皇七。

十一月朔日食。

考異 十上漏閏字。

戊戌

四年春三月立倢伃上官氏為皇后赦。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每休沐出桀常代入決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丁外人安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於長主以為然召安女入為倢伃遂立為后。集覽 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書記所稱曰歸休休息休沐皆假也蓋長公主私近子客丁外人蓋音公曷反泰山郡有蓋縣長公主為蓋侯妻故稱蓋長公主私近家臣也猶言私人子客者人之嘉稱也姓丁名外人椒房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煖而芳除惡氣漢官儀曰椒房者取其蕃實之義。正誤 私近子客丁外人今按此謂私竊昵近之也。質實 蓋縣名注見元鳳元年。

【書法】於是帝年十二。而后方六歲。立后之幼。未有甚於此者。緣私也。亦太早計矣哉。【發明】昭帝是年春秋十二。而上官氏亦始五歲。遂乃正位中宮。此則霍光不學之故爾。綱目書此。文無貶辭。而義則在其中矣。

秋。令民勿出馬。

○詔曰。比歲不登。流庸未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減之。【集覽】流庸謂流離傭作之人。中都官謂京師諸官府也。【正誤】流庸。今按傭與庸同。謂流移他處受傭作於人者。

西南夷復反。遣兵擊之。○以上官安爲車騎將軍。

【考異】上官二字當作后父。按封拜例曰。凡以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此年上官后初立。即拜安爲車騎將軍。當書后父安。以著謀逆之端。

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衞太子。伏誅。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衞太子。公車以聞。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莫敢發言。吏民聚觀

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衞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衞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爲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衞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腰斬。程子曰。雋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矣。胡氏曰。蒯聵衞靈公之世子也。出奔於宋。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更立他子也。靈公卒。蒯聵之子輒遂自立以拒蒯聵。亦未嘗有靈公之命也。蒯聵叛父殺母。當黜何疑。然輒拒之。則失人子之道矣。故春秋於趙鞅納蒯聵。書曰世子。明其位之未絕也。於石曼姑圍戚。書齊國夏爲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非經旨矣。彼據也。偁兵闕下。與父兵戰。正使不死。而父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叱吏收縛。亦足以成獄而議刑矣。不必引春秋也。霍光不學。故不能辨。然其謂公卿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則格言也。【集覽】公車以聞。公車令。注見文帝三年。以聞謂以其事聞奏。蒯聵違命出奔。蒯聵衞靈公世子之名。與靈公夫人南子有

惡。欲殺南子。靈公怒。蒯聵出而奔宋。蒯苦怪反。聵五怪反。輒距而不納。輒蒯聵之子名也。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衞人立輒爲君。是爲出公。晉大夫趙鞅送蒯聵入衞。衞距之。不得入。亡不即死。以罪去國曰亡。謂逃亡去。寔不即就死地。夏陽。七國時魏入上郡少梁於秦。秦惠王更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冢由龍門。夏上聲。正義曰。少梁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韓城南二十里。趙鞅。晉大夫趙簡子也。鞅於兩反。書曰世子。蘇子由古史曰。春秋書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者。以其子輒得立於衞其爲世子故也。案世子元子也。穀梁僖五年公會王世子于首。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又曰天子世子世天下也。故云。此云世天下者。明其父在之故。今傳以其將世父位故云世天下。石曼姑圍戚。書齊國夏爲首。石曼姑衞人也。戚衞之邑也。國夏齊人也。事在哀三年。衞石曼姑主兵圍戚。而春秋書曰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是春秋序齊爲首也。注云。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爲兵首。戚不稱衞。非叛人也。曼音萬。史記衞世家作石曼專。或音姑。諸本多無是字。彼據也。衞太子名據。【質實】一統志云。夏陽秦之縣名。本晉之少梁邑也。漢屬馮翊郡。隋始析置韓城縣。以古韓城爲名。唐初置西韓州。貞

觀間州罷。以縣屬同州。五代梁屬河中府。後唐復舊。宋因之。金改禎州。元初州罷。後爲韓城縣。尋復置禎州。後罷。以縣屬同州。本

朝因之。屬西安府。

罷儋耳真番郡。

儋耳注見武帝元鼎六年。真番注見武帝元封二年朝鮮。

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間疾苦。

諫議大夫杜延年。以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間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集覽】鹽鐵酒榷。榷注見武帝天漢三年榷酒酤。均輸官。注見武帝元鼎二年均輸。【書法】前書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矣。於是再書。霍光可謂有志於民矣。下書罷榷酤官。皆美之也。

蘇武還自匈奴。以爲典屬國。

初，蘇武既徙北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及陵降，單于使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謂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足下兄弟皆坐事自殺，太夫人已不幸，婦亦更嫁矣，獨有女弟男女，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及是，匈奴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與漢和親，乃歸武及馬宏等。宏前使西國，爲匈奴所遮，亦不肯降，故匈奴留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武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三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集覽）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漢書音義曰：去，藏也。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劉貢父曰：北方野鼠之類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仰食之，其草實乃頗去藏耳。愚案：書謂藏當音舉，漢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弃以爲榮。注：弃通作去，音舉，亦藏也。亡人之地：亡讀與無同。自分已死久：分，扶問反。自度我之分劑已是死人矣。竹帛：簡書也。索隱曰：古未有紙，書用竹簡，或用帛，故云竹帛。言青史也。庶幾乎曹柯之盟：庶幾，幸欲也，幸欲得如曹沫與齊桓公會柯而盟也。事注見秦王政二十年。典屬國：秦官，典主也。主歸義蠻夷，其屬官有九譯令。

（書法）於是匈奴遣武及馬宏等歸。宏不書，蘇武節也。終綱目使書還三：是年蘇武，唐太宗貞觀元年鄭元璹，甲辰年後唐李德裕。惟武以美書。

（發明）武帝天漢元年，書遣蘇武使匈奴，至是凡十九年矣。書還自匈奴，則其全節可知，然無褒美之詞，何哉？蓋亦臣子當爲之事故爾。此又綱目之深意也。

夏，旱。○秋七月，罷榷酤官。

罷榷酤，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元鳳元年，春三月，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賜帛遣歸。

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集覽）中牢：漢儀云：春桑生，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于薄，以中牢羊豕祠蠶神。又左傳襄二十二年，鄭公孫黑肱有疾，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注：殷，盛也。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然則中牢與少牢無別矣。更當考之。又少牢注見唐太宗貞觀十九年。

（書法）書遣歸何？禮也。不遺微之至，則賜帛而已矣，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書徵士始此，終綱目書徵賢二十有一：是年，光武建武五年，順帝陽嘉二年、永和二年，桓帝延熹二年，靈帝中平六年，後主建興四年，魏主[illegible]年，晉武帝[illegible]六年，孝武太元十二年，宋文帝元嘉[illegible]年，梁武帝己卯年，周王[illegible]，唐太宗貞觀元年，高宗顯慶元年，中宗神龍元年，玄宗開元六年，代宗大曆二年，德宗貞元四年，憲宗元和元年，宣宗大中二年。書遣歸者一而已。臣子不與焉。書賜帛始此，終綱目書賜帛四：是年，齊甲戌年，魏，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唐太宗貞觀七年。惟此爲褒辭。

武都氐人反，遣兵擊之。（考異）氐下本羨人字。（質實）武都：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夏，赦。○秋七月晦，日食既。

（書法）食既，大變也。於是臣下有謀上者，天之示人昭昭矣。故下書鄂邑公主等反誅。終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書食既者十有二，未有無應者也。詳惠帝七年。

○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

上官桀父子爲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以是大怨光，而桀、安亦慙。自先帝時，桀位在光右，及是，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

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使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〇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驛書往來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乃移病臥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

【集覽】爲丁外人求封侯先上官安欲納女爲后帝許外人以封侯而託其言於蓋主出都肄郎孟康曰都試肄習也顏師古曰都大也大閱試以備武也郎謂郎官羽林道上稱蹕羽林掌送從初名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漢儀云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此言光於羽林營中道路上亦稱蹕也止畫室中止居也室中有武帝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之圖畫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之往也廣明東都門長安東郭門也往廣明時道經羽林營顏師古曰屬近也史作近耳謂霍光往廣明都肄郎時是近日事豪桀豪雄桀黠不羈之士也旦以語相平語去聲上與下言也燕王旦之相名平左將軍上官桀車騎將軍上官安舍人父燕倉蓋主之舍人父姓燕名倉舍人注見漢王劉邦三年移病臥劉貢父曰移文稱病而臥也漢諸書云謁病告同義姚崇有病移告注移病于外休假日告

【正誤】羽林今按林字句絕屬上文真西山大學衍義作郎羽林者宿衛之士謂郎及羽林也止畫室今按畫室蓋彩畫之室成帝生於甲館畫堂注亦謂宮殿中彩畫之堂武帝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安知又畫於室中乎

【質實】一統志云蓋古邑名春秋時爲齊邑孟子謂蓋大夫驩北漢初置縣屬泰山郡後廢之隋嘗於此置東安縣故城在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七十里楊敞華陰人杜延年南陽杜衍人

【書法】於是王及旦自殺并書皆伏誅何謀上也不誅逆誅延門誅邑惠首顯於天下矣終綱目書公主反惟安樂以帝后黨書其黨

【發明】元年書燕王旦謀反赦弗治則昭帝於天倫之恩已過厚矣至是復出爲惡夫復何辭然旦於武帝太子敗亡之後上書求入宿衛已有覬覦之心武帝怒而削其邑由今觀之天資好亂之人不至於覆亡不已而武帝知子之明亦爲不可及矣

冬以韓延壽爲諫大夫

文學魏相對策以爲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爲諫大夫

【集覽】比干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殺而觀其心

【質實】韓延壽燕人

【書法】書諫大夫七韓延壽見東漢以下書諫議大夫凡十六始光武建武元年

以張安世爲右將軍杜延年爲太僕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安世湯之子延年周之子也

【集覽】白用告白於天子而任用之

【質實】張安世杜陵人[illegible]

【書法】湯周子也二子可謂能蓋前人之愆矣綱目書之所以示勸也

匈奴入寇邊兵追擊之獲甌脫王

自是匈奴恐漢以甌脫王爲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以備漢漢北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奔走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集覽】以甌脫王爲道服虔曰甌脫土室也胡兒作於境上以伺候漢人者立王以主之顏師古曰境上斥候之室爲甌脫若今伏宿舍也甌去聲脫如字道引導也北橋余吾水北橋者於受降城北爲

橋以渡余吾水也。余吾水注見武帝天漢四年。羈縻索隱曰。羈馬絡頭。縻牛韁也。漢儀云。言人被牽制如馬牛之受羈縻也。

二年。夏。赦。

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

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僵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眭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必有匹庶為天子者。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設妖言惑衆伏誅。**集覽** 泰山石立。泰山在泰安州北。眭弘傳曰。泰山萊蕪山南有匈匈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劉向傳曰。冠石立於泰山汶嶽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居上。上林僵柳復起生。眭弘傳曰。昌邑有枯社木臥復起。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劉傳葉上生蟲食成此五字。案。病已。宣帝名也。符節令。主符節令。主符節事。周禮八節。門關符節。由入國門。及往來者皆以竹為符。取合為驗。眭弘姓名。眭音息為反。**質實** 泰山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上林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

書法 宣帝之辭也。綱目書石立二。是年、哀帝建平三年。

少府徐仁自殺。腰斬廷尉王平。

燕蓋之亂。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皆以為吳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者。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仁。丞相千秋女壻也。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平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群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平仁弄法。卒下之獄。仁自殺。平腰斬。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集覽** 亡過父故吏侯史吳。亡。逃。過。經也。父故吏謂桑遷父弘羊昔日之吏也。侯史。複姓。吳。名也。遷因仁匿而過其家。首匿遷為句。吳自陳首隱匿桑遷也。詆吳為不道。詆本作抵。當也。當吳以不道之罪。案。十惡。罪其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蠱毒厭魅。丞相久故。為句。謂千秋乃老成者。舊也。終與相竟。亦終也。光與千秋交善。竟終此生也。合和。合。音閤。和去聲。相應也。**正誤** 合和。今按並如字。

書法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故者必有其故。於是有任其咎者矣。故二子書官。此書腰斬。甚之也。蓋鼂錯。欒大。劉屈氂。成方遂。皆腰斬。不書腰斬。

發明 桑遷匿所藏。仁平議獄之事甚明。而深文者詆之甚曲。然且不免極刑。此漢法之酷可知。綱目所以於二人之死。書其官而不書其罪也。

冬。遼東烏桓反。遣將軍范明友將兵擊之。

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強。遂反。漢得匈奴降者。言匈奴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引去。初光戒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明友乘烏桓敝擊之。斬獲甚衆。匈奴由是恐。不敢復出兵。**集覽** 即後匈奴。即後猶言備若不及也。**質實** 烏桓注見宣帝本始三年。鮮卑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五年。趙充國。隴西上邽人。

四年。春正月。帝冠。

書法 帝於是年十七矣。終綱目書帝冠十有三。惠帝四年。莫長於昭帝。莫幼於宋王昱。冠用正月。歲首也。先是惟惠帝書三月。後此惟宋王昱書十一月。

○丞相千秋卒。

時政事一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

二月。以王訢為丞相。○夏五月。孝文廟正殿火。帝素服。遣使作治。**考異** 按甘露元年。書太宗廟火。則此孝文二字當作太宗。

上及群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日成。【集覽】五校注見宣帝神爵元年。【書法】先是書高園便殿火矣（武帝建元六年），後此書太上皇太宗廟火矣（宣帝甘露元年），皆書素服，不書作治。此其書作治何？急宗廟也。於是遣使作治，六日而成，可謂知所急矣，故書。是故帝急於宗廟，則書遣使作治；武慢於宗廟，則書某年某月某災（十年四月）。綱目之勸戒明矣。

赦。○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爲王。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駿馬監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闕，縣北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曰：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吏士田伊循以塡撫之。封介子爲義陽侯。司馬公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爲有罪，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以大漢之威而爲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爲奇功，過矣。【集覽】安歸，安歸質子之名也。下歸，還。尉屠耆，尉屠耆名也。屠音除。橫門，三輔黃圖云：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名曰橫門。如淳曰：橫音光。伊循城，漢書循作修。七制，伊修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上處。【質實】樓蘭，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鄯善，傅介子，北地義渠人。義陽，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書法】淮南王布書誘誅之，反者也。樓蘭王殺漢使者，則其書誘殺何？樓蘭之罪既謝服矣，以中國而行盜賊之計於蠻夷，以是爲可醜也，故書誘殺。介子不書，罪遣者也。書誘殺始此，終綱目書誘殺七：是年、獻帝建安二年劉備殺楊奉、後主建興四年吳呂岱殺士徽、懷帝永嘉五年石勒殺王彌、宋庚申年桑進殺齊涼丙午年蘭陵殺謝琛、陳甲申年周迪殺周敷、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李密殺翟讓、唐玄宗開元八年王晙殺僕固、五代己酉年郭從義殺趙思綰。書誘誅二：高帝十二年、唐憲宗元和十四年。

乙巳

【發明】誘殺之事，春秋深貶，焉有堂堂大漢乃爲盜賊之謀，而可臣妾萬國哉？書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其惡甚矣。

五年，夏，大旱。○發惡少年吏亡者屯遼東。○冬，大雷。○丞相訢卒。

丙午

六年，春正月，築遼東玄菟城。

【書法】城不書，必關要而後書。故內城書京都，外城書關塞。書漢長安、吳武昌、代盛樂、平城、涼姑臧、燕龍城、夏統萬、齊建康、吳越杭州、孟知祥成都、梁大梁、南唐金陵，皆都城也。苟都城，雖外郭必書。書漢受降、玄菟、吳濡須、魏九城、齊懷關、唐應徒、太原州、營州、三城、唐德勝、宿渭州、周李晏只，皆關塞也。

○夏，赦。○烏桓復犯塞，遣范明友將兵擊之。○冬十一月，以楊敞爲丞相。

【書法】自五年書丞相訢卒，於是丞相虛位者一年，始書楊敞，光專也。

【發明】去冬書丞相訢卒，至今冬始書以楊敞爲丞相，則是曠年虛揆度之位，其於國體從可知矣。爰自武帝增重加官，而丞相爲其具員，是以國之大事皆不與聞，如顧命廢立之類，觀之綱目所書，蓋可想見。君子安得不爲之三嘆也。

丁未

元平元年，春二月，減口賦錢什三。【集覽】口賦錢，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人二十三錢，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賦以補車騎馬。○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

【書法】建元二年書有星如日矣，於是復書流星大如月，是大異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果踰月而國有大喪矣。書流星始此，終綱目書流星三：是年、成帝元延元年、愍帝建興二年。

○夏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

六月，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帝崩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群臣欲立之。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光不自安。郎有上書言

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光即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邸賀昌邑哀王髆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遊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遊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專意積精以適神大王誠留意於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福祿湊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息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王嘗與騶奴宰人游戲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擬於桀紂而得以爲堯舜王說其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群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慎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十人侍王數日皆逐去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歎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從者馬死相望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一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遂參乘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集覽】太王廢太伯立王季太王古公亶父也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少曰季歷季歷生子名昌有聖瑞太伯知古公意欲

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如荊蠻以讓季歷是爲王季後遂傳昌是爲文王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記檀弓文鄭氏注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孔子家語曰周制立孫王肅注伯邑考文王長子言文王亦立子而不立孫也【髆】音博哀王之名訢訢古欣字【喬松之壽】王喬赤松子者古仙人也楚辭遠遊篇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又曰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集註案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遇浮丘公接之仙去又楚辭惜誓篇曰赤松王喬皆在旁哀時命篇曰與赤松而結友兮比王喬而爲耦纖介猶事細微也孅與纖同介通作芥蹇蹇亡已亡已不止也蹇蹇注見安帝建光元年蹇諤【擬於】擬音擬比也記擬人必於其倫【方山冠】漢志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以五采穀爲之樂人所服【盡冠狗】言皆是狗而冠者【中詩】一篇何等言大王當也言王所行於三百五篇之詩當中那一篇與何篇可等式【日中發】日午時啟行【晡時】晡奔謨反日加申【高宗諒闇】尚書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注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亮一作諒陰古作闇蔡氏傳曰案喪服四制云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玄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即倚廬之處儀禮所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居喪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爲信默不言則於諒闇三年不言爲語復而不可解矣【鵪】音諳伊含反鶉屬也爾雅江東呼鶉爲鵪【質實】廣陵國名注見武帝元狩六年王吉琅邪皋虞人龔遂山陽人

【書法】賀善賢曰昭帝初元年遣使問民疾苦繼書賑貸種食又書所貸勿收除今年租又書令勿出馬又書問民疾苦又書詔罷鹽鐵酤官又書減口賦錢然後億兆之民始有生意昭帝於是可謂善繼矣光亦賢相矣哉○兩書皇后詔何不以專立君譏光也兩漢之世書迎書立者十書承皇后詔惟光而已（葬昌）（氏）

年（葬晉）

葬平陵。【質實】一統志云【平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北一十三里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群臣奏太后廢之。

昌邑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超擢拜官龔遂諫請逐之不聽太僕丞張敞亦上書曰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又不聽大將軍光憂

懣。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群臣。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太后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受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騶宰官奴。與居禁闥內敖戲。發樂府樂器。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衆樂。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宗廟重於君。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邸。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涕泣而去。群臣奏請徙王房陵。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國除爲山陽郡。昌邑群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髡爲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

【集覽】洪範傳（[illegible]）與洪通。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其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劉攽曰。傳本云下人伐上。而勝自以不欲分明道之。故改云臣下有謀上者。漢之傳謚常爲孝。謂漢家相傳謚號皆加一孝字。[illegible]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爲九卿。[illegible]呵內。呵禁止之辭。內讀曰納。（卒有物故）[illegible]物故死也。[illegible]（殺主名）[illegible]（斬衰）喪服斬衰[illegible]在胸前長六寸博四寸[illegible]旁及下際皆不緝[illegible]（大行）[illegible]人主之喪曰大行。風俗通曰。天子新崩。未有定謚。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illegible]細行受細名[illegible]大行受大名。[illegible]（使者旁午）[illegible]（五辟）[illegible]是謂五刑[illegible]（金馬門）[illegible]（湯沐邑）注見高帝十二年[illegible]城旦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illegible]（長信少府）[illegible]名長信詹事。景帝更名長信少府。平帝更名長樂少府。

【正誤】[illegible]今按[illegible]

【質實】夏侯勝。[illegible]王式。東平新桃人。[illegible]

【發明】賀已正尊位。而猶書昌邑王者。不予其帝也。[illegible]於託孤親其擁翊立宣。則光之大節可知。然惜其不先審昌邑之爲人。率然立之。況之其狂縱素著。漢朝豈

無一人知其所爲。必至於不可奉宗廟乃始廢之哉。此則光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之過故綱目雖不書昌（邑有罪與光之心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哉）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考異】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九字漢書紀無之○謹按漢書昭帝始元四年立皇后上官氏元平元年昭帝崩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賀受皇帝璽綬尊皇后曰皇太后已而昌邑無道光率群臣奏太后廢之迎宣帝入即位皇太后歸長樂宮黃龍元年元帝即位尊爲太皇太后建昭二年閏六月崩此上官后之始末也今提要因通鑑舊文誤書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於病已入即位之下宣帝實未嘗尊之當依漢書去此九字而以黃龍元年元帝尊之爲正。

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受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令乳養日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女事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遊俠鬭雞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是吉奏記光曰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也而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七月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承祖宗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迎曾孫就齋宗正府明日入未央宮見太后封爲陽武侯羣臣奉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集覽】（良娣太子之妃有三等曰妃曰）

良娣曰孺子【史皇孫】以外家姓稱之曰史【病已】已止也屢遭屯難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速差也後改名詢分條中都官詔獄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漢儀注云長安中諸官獄三十六所非一人所能治故分使疏錄之【上屬籍宗正】上是掌反進也上宗屬之籍於宗正也宗正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宗室親屬之名籍【掖庭令】掌後宮貴人采女事【暴室嗇夫】漢官儀曰暴室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顏師古曰暴室掖庭主織作染練之署也取暴曬爲名耳或作薄室薄亦暴也今俗語亦云薄曬蓋暴室職務既多因以置獄主治罪人故往往云暴室獄耳然本非獄名其屬官有嗇夫一人以閹宦爲之亦猶鄉縣之嗇夫也【澓中翁】姓澓名中翁東海人也澓方目反中讀曰仲【游俠】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索隱曰謂輕死重氣如荊軻豫讓之輩游從也行也俠挾也持也言能相從游行挾輔之事也又任俠注見武帝元朔二年【蓍龜】蓍音尸蒿屬史記龜策傳太史公曰王者決定諸疑參之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又傳曰上有擣蓍下有神龜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蒔古稱字【質實】（【丙吉】魯國人【張賀】杜陵人安世兄【宗正德】）劉德楚元王交之後爲宗正令故云【東海】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陽武】縣名注見秦始皇二十九年。

【書法】賀既書即位矣書昌邑王何不君也故以太后令廢上者多矣不書董卓霍光以奏太后書其書之何不以專廢君累光也是故不以專廢君累光則特書奏太后不以專立君累光則特書承皇后詔然則曾孫之立不書承太后詔其許光以專立賤上書光率群臣奏太后矣不再書光則蒙上文而已

【發明】昌邑之立書光承皇后詔其廢也書光率群臣奏太后至宣帝之立則直書迎入即位而不書奏太后何哉蓋昌邑有不君之罪既立之而又廢之蓋不上承太后之命則光爲專輒不臣矣至宣帝則是宜奉承宗廟故不嫌於直書迎立也夫光以不學武人而所立若此綱目書之名正言順不特見光有托孤之節而武帝知人之明亦爲不可及矣

赦。○丞相敞卒以蔡義爲丞相。

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昭帝召見說詩擢光祿大夫數歲爲丞相年八十餘貌似老嫗議者謂光置宰相用可專制者光曰以爲人主師當爲宰相何謂云云【集覽】（何謂云云何故如此說）【質實】（蔡義溫人）

戊申

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皇后。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胡氏曰宣帝側微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舍之而心屬光女不逆理乎光雖未有言而意欲其然也宣帝不封許廣漢則知其猶許后之立矣。娶與不娶蓋皆於此此霍氏之所以覆宗也歟【集覽】知指知求故劒意廣漢刑人許廣漢乃天刑之人也。記曲禮曰刑人不在君側注爲怨恨爲害也。王制曰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公羊傳襄二十九年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云刑人不自賴也疏云猶言不自重愼若世人名輕賤之稱云其可賴也又注見桓帝延熹元年天刑之人側微側陋微賤時顯與邪謀霍光之妻名顯事在宣帝本始三年至地節四年事覺伏誅。【書法】義見立皇后張氏惠帝五年。）

太皇太后歸長樂宮。初置屯衛。（【書法】歸者何順辭也太后遷辭二太后遷歸某宮者順辭也遷太后于某宮者逆辭也終綱目書太后徙某宮二[illegible]帝[illegible]元年哀帝[illegible]文宗開成五年趙皇后[illegible]氏。書太后遷某宮一[illegible]周年[illegible]年漢太后。書太后歸某宮[illegible]是年上官氏書太后居某宮一憲宗元和十五年郭氏皆順辭也。）

中宗孝宣皇帝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爲中郎將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之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書法】書請何光爲恭也歸則歸耳何請爲自是六年無聞焉光之心可知矣故書請譏之。）

夏四月。地震。○鳳凰集膠東。赦。勿收田租賦。（【質實】膠東國名注見景帝三年。）

己酉

（【書法】光宮闕鳳凰集矣今而鳳凰集則光意也自是而書鳳凰者又五焉何帝世之多鳳凰哉予爲之歎亦誣矣綱目書免天下今年田租[illegible]始元二年此以鳳凰集故則非出於恤農矣。）

追謚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考異】追上湖子。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制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質實】湖縣名注見武帝征和二年。【書法】於是詔議故皇太子謚有司請謚太子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漢初公議猶禰宗也自帝始尊私親其初猶曰考曰后而已未幾而尊曰皇考焉自是以後無不皇者矣哀之共皇桓之孝穆皇孝崇皇靈之孝元皇孝仁皇帝啟之也。）

召黃霸爲廷尉正。（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群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爲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若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集覽】痛繩群下痛切也繩治也如繩約勑然不使跌宕也群下百司庶府廷尉正官也庭中稱平庭中廷尉之中也稱平稱其持法輕重適中也。【質實】河南郡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黃霸陽夏人。）

（【書法】武帝之世廷尉皆張湯杜周濫也至帝始書黃霸于定國地節元年帝亦可謂能恤刑矣。）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僦民車延年詐增僦直盜取錢三千萬爲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義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死。【集覽】子賓田延年表字乞之乞音氣與也。【質實】田延年陽陵人田廣明鄭人。）

夏。尊孝武皇帝廟爲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

庚戌

詔曰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集覽】[illegible]盛德文始五行之舞禮樂志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高祖作象武以除亂文始舞本舜招舞高祖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五行舞本周舞秦更名五行孝景采武德爲昭德以尊太宗廟孝宣采昭德爲盛德以尊世宗廟其武德舞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服法五行色

秋遣將軍田廣明等將兵及校尉常惠護烏孫兵擊匈奴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立號肥王復尚楚主生元貴靡公主及昆彌皆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救之先是匈奴數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廣明等五將軍十六萬騎分道並出以常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集覽】烏孫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質實】常惠太原人

【書法】書烏孫兵可矣必書曰常惠護何不但曰烏孫數漢將也綱目之作內外之分而已矣

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考異】按集覽綱目后毒弒者加進毒子而不應汗曰當盟又加使醫宗此條妾顯下獄使醫進毒西宮

將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謂衍曰將軍素愛成君欲奇貴之今皇后當免身若投毒藥去之成君卽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共之衍卽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卽具語光曰既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胡氏曰惡弒天下之[illegible]光不發覺則是與聞乎弒矣欲免於禍得乎哉史稱沈靜詳審乃至於此富貴生不仁可不戒哉【集覽】道無從道與導同道引也從猶言由也免身猶漢書身多作娠太醫大丸太醫少府屬官也大丸所謂圓子今澤蘭丸之類不忍奏上不忍奏上【正誤】道無從今按道猶路也從由也言無由[illegible]猶言不敢[illegible]得貴其女猶言其路無由自發舉不忍發其弒逆之事於是獄吏奏上光命勿論淳于衍恐辭及其妻也

【書法】書大將軍光妻何與聞乎弒也光既聞之不忍發舉則是與聞乎弒矣終綱目后書弒者三宣帝許后獻帝伏后[illegible]書殺二晉惠帝賈后唐中宗韋后

【發明】霍顯弒后行於宮闈之中其端甚微其謀甚大然光初不知其事今乃書大將軍光妻若與聞之者何哉光始爲不知及方知之儻能卽時討賊發其事而[illegible]何以自免既知之罪得乎直筆書之[illegible]亦以爲後世大患

葬恭哀皇后於杜陵南園【質實】一統志云杜陵在西安府東南一十五里樂游原

西漢后不書葬此書葬何不合葬也故地之書【書法】南園於是通鑑不書葬綱目特書之凡葬書地譏也葬非其地書地譏非其人書地譏非其名書地宣許后書杜陵南園[illegible]唐郭太后書景陵之側非其地也漢和熹太后書[illegible]唐武氏書乾陵非其人也[illegible]名也[illegible]終綱目后葬書地者七宣帝元壽元年和帝永元九年桓帝元嘉二年延熹二年唐中宗神龍二年宣帝大中二年皆譏也

○夏五月田廣明有罪下吏自殺封常惠爲長羅侯

匈奴聞漢兵大出奔走遠遁五月軍罷田廣明不至期詐增鹵獲廣明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常惠從西方入獲名王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七十餘萬頭封惠爲長羅侯於是匈奴遂衰耗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畜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所殺數萬級重以餓死人民什三畜產什五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滋欲鄉

辛亥

和親而邊境少事矣。【集覽】不至期詐增鹵獲詐一本作許用誤逗遛逗大透反遛力救反漢書音義曰逗遛回行避敵也漢法兵行而逗遛畏愞者斬丁靈注見武帝天漢元年烏桓其先東胡也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破東胡其餘衆退保烏桓山因爲號其俗無常居勇怒悉頭爲輕便滋欲鄉和親滋益也鄉讀曰嚮漢書[illegible]【正誤】田順不至期詐增鹵獲今按當於期字句絕言田順不至所期之遠也初[illegible]五將軍擊匈奴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田順八百餘里即止兵不進故云。【質實】一統志云長羅漢之縣名屬陳留郡宣帝封常惠爲長羅侯即此東漢初省之故城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二十里。

大旱。○六月，丞相義卒，以韋賢爲丞相，魏相爲御史大夫。

【質實】韋賢魯國鄒人。○以趙廣漢爲京兆尹。

初廣漢爲潁川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爲缿筩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更相怨咎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由是入爲京兆尹廣漢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其發

姦擿伏如神京兆政清長老傳以爲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集覽】缿筩音項同缿者今盛錢藏缾爲小孔可入不可出筩竹也如今官受密事筩也或缿或筩皆爲此制而用受書鉤距廣漢本傳曰鉤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晉灼曰鉤致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爲鉤距也毛氏曰鉤距如鉤之有距吞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鉤索其隱情也發姦擿伏顏師古曰發謂動發之也姦宄也擿謂挑伏隱也謂爲姦而隱匿者必爲擿發之。【質實】趙廣漢蠡吾人蠡吾郡名注見靈帝中平二年。

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爲皇后，赦。

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輿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大縣絕矣。

【書法】立后書氏恒也書大將軍女何權所在也而許后之所以弑益著矣故權在於光則以大將軍光女書權在於莽則以安漢公莽女書平帝元始二年終綱目立后書某女者二而已

壬子

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胡氏】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陰盛而失常也然不能終動與天同也不過爲妻道不得而臣道不寧之象耳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又弑許后而立其女以至咎徵著見如此而不知戒宣帝詔問經學舉賢良亦無敢端言其所以然者使宣帝恐懼祇戒以象類推求而有以善處之則霍氏異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書法】於是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大異也其爲霍氏陰盛之證明矣而經學賢良之對無及之者何哉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求言者纔八是年地節三年元帝初元二年成帝建始三年順帝陽嘉二年桓帝建和元年元嘉元年世主之以變爲說者多矣綱目之書地震自隋書天下地震之外未有大於此者也終綱目宗廟書壞三是年唐玄宗開元五年五代壬子年發

【發明】夫春書霍顯弑后今書立光女爲后至夏四月則書地震山崩壞祖宗廟蓋近在閱月之間其

爲霍氏明矣夫地爲妻道宜靜而震至於壞祖宗廟者不可以主祀之應也綱目據事直書雖不明其應而應則在其中矣。

以夏侯勝爲諫大夫，黃霸爲揚州刺史。

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集覽】誤相字於前相去聲謂道君字爲相字於宣帝之前出道上語嘗朝見而出外以主上之語道與人【正誤】誤相字於前今按顏師古注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於君前也。

【書法】自初置刺史武帝元封五年至是三十七年書黃霸。

五月，鳳凰集北海。【質實】北海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三年。

地節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冬十二月晦，日食。○以于

癸丑

定國為廷尉【質實】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

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親備弟子禮為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集覽】鈞禮鈞音均無尊卑之別

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

大將軍光疾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諡曰宣成賜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illegible]氏曰名與

器不可以假人人臣[illegible]天子之器也[illegible]氏受之非也卒之[illegible]宗[illegible]之心宣帝亦有以啟之【集覽】疇其爵邑[illegible]也言[illegible]不復減其[illegible]食[illegible]若干戶顏師古曰家業[illegible]世[illegible]相傳為疇【質實】有[illegible]預復除其賦役世世無[illegible]

夏四月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辭不能得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鳳凰集魯大赦【質實】魯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

【書法】終是三書鳳凰再為之紀而御大書帝之自敗其矣

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在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集覽】魏相因許廣漢奏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封事言為何漢舊儀密奏皂囊封板故曰封事魏相奏封事不能自達因廣漢以進譏世卿公羊傳隱三年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不當世為其秉政久必奪君之威權惡宋三世為大夫公羊傳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三世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卒生篡弒故君子疾惡之【魯季孫之

專權】季孫行父魯公子季友之孫是為文子文子子季孫宿是為武子武子孫季孫意如是為平子專魯之權卒逐昭公【通籍】顏師古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出入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許伯即許廣漢案七綱解伯名廣漢誤相先昔因許伯奏封事今又因其建白上前而除去副本至于子孫【質實】言賞遷及子孫耳非謂侍中尚書子孫不改易【良二千石】良循良也二千石謂郡守諸侯王相漢官儀云二千石俸月百二十斛又有中二千石月百五十斛如淳曰律二千石俸月萬六千真二千石月二萬案是三萬則是真二千石也選諸所表選用當加增秩賜金進爵而[illegible]表者【質實】一統志云【長信】宮在西安府咸寧縣境[illegible]東南[illegible]始皇居長信宮即此樂平縣名注見昭帝元鳳二年

【書法】特筆也自相給事中而後事皆得以燕見言之矣故綱舉人宿衛而霍氏之柄分魏相給事中而霍氏之權失綱目皆特書之

匈奴壺衍鞮單于死弟虛閭權渠單于立

時漢以匈奴不能為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單于喜召貴人謀欲和親

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

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集覽】流民自占：占，去聲。謂自隱度戶口來附本業曰自占。漢書注：自隱度戶口數而著名籍也。秩中二千石：索隱曰：中，滿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滿二千斛。漢官儀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崔浩云：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蓋千八九百耳。郡國上計長史守丞：劉貢父曰：郡使守丞，國使長史，皆一名也，故總言郡國上計長史守丞。按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如郡丞。又漢儀有丞有長史，長史上計無疑矣。長史者，通于令丞尉之稱，與守丞連言之說亦可。不爾。顏師古曰：凡郡國皆掌治民，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論課殿最，歲盡遣詣京師上計。上計者，奏上戶口錢穀之數。見周禮小司徒：歲終則令群吏致事。注：致事，上其計簿也。上，時掌反。楚辭大招篇：發政獻行，禁苛暴只。今集注：獄行令有官主其行治。如周禮令群吏致事。漢法令郡國上計。

夏四月，立子奭爲皇太子。

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卽后有子，反爲王耶？復教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集覽】保阿：保養阿倚太子之人。

五月，丞相賢致仕。

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

【書法】書致仕何？予知止也。武帝之世，宰相往往誅死，賢首致仕，可謂達人遠矣。故綱目書之。書致仕始此，終綱目書致仕二十二：是年韋賢；元帝永元十二年呂虔；晉成帝咸康四年顧和；宋大長年何尚之；梁己酉年魏楊愔；唐高宗咸亨元年劉仁軌；睿宗弘道元年李義琰；中宗嗣聖四年韋思謙；二十一年蘇瓌；神龍二年唐休璟、李懷遠；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宋璟；德宗貞元二十一年賈全；憲宗元和二年杜黃裳；武宗會昌三年陳夷行；宣宗大中年楊嗣復；昭宗乾寧元年鄭綮；二年韋昭度；昭宗天祐四年；後五代丁亥年虞周；辛卯年；宋齊丘戊戌年；晉范延光。而書請致仕者一：杜佑。書以致仕者四：楊彪、韋賢、韋周、主簿宋齊丘。

六月，以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

【發明】韋賢老而謝事，是足見當今大臣之恥。其視武帝之世，非誅戮不去者，大有逕庭。至於丙魏輔政，遂擇于斯，則帝之用人又可觀矣。

以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考異】[illegible]上漏疏字。兄上漏廣字。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集覽】示陋爲句，言示天下以淺陋也。【質實】一統志云：平恩，漢之縣名，屬廣平國，東漢屬之。故城在廣平府曲周縣東南。疏廣，東海蘭陵人。

大雨雹。以蕭望之爲謁者。【質實】蕭望之，東海蘭陵人。

京師大雨雹，望之因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陛下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爲謁者。時上博延賢俊，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罷，所白處奏皆可。【集覽】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仲馮曰：此共是一條，不當中斷其文。高者令丞相御史試事，次者令中二千石試事，歲滿則各以狀聞奏。適下者報聞罷，本作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所白用處所奏。

【書法】書雨雹多矣，未有書大者。書大雨雹始此。終綱目書雨雹二十四，而書大者四：是年、元帝己年、靈帝中平二年、獻帝初平四年。

秋九月，地震。詔求直言，省京師屯兵，罷郡國宮館，假貸貧民。

詔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毋諱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右將軍屯兵。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修治。

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集覽〕池籞池者漁池也籞者禁苑也。且勿算事，高帝初為算賦。民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一算。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五算。如淳曰：百二十為一算，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且勿算事者，不令出算賦，不給繇役也。

〔書法〕書[illegible]之詔[illegible]書地震一有[illegible]而書求言者[illegible]宣帝[illegible]詔者[illegible]求言[illegible]戊年書求言[illegible]書詔言事[illegible]帝建寧二年[illegible]巳本年書[illegible]貞觀十一年[illegible]五代乙卯年[illegible]書詔陳[illegible]過失[illegible]生封事[illegible]馬太周。

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

霍氏驕侈縱橫，太夫人顯營淫放。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既親政，魏相給事中，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吏民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壻未央衛尉范明友、中郎將羽林監任勝、長樂衛尉鄧廣漢為他官，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集覽〕城門北軍：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知法者，作北軍尉前之。胡越騎，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越騎校尉掌越騎。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兵也。

〔書法〕特筆也。而霍氏之權盡收矣。故書罷其屯兵，而霍氏之誅決矣；書解其領軍，而元叉之誅決矣。禍之已作也，皆特筆也。

冬十二月，置廷尉平。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

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上在閭閻，知其若此。會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人血流離，刑徒比肩，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集覽〕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顏師古曰：人有犯法，或見或知而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亦有罪并連坐也。緩深故之罪：時武帝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比，[illegible]比例也。[illegible]記王制[illegible]獄[illegible]比以成之。注：已行故事曰比。比，音必利反。郡國承用者，漢書作郡監承用者駮。姦吏因緣為市[illegible]弄法受財，若市賈交易也。傅生議，顏師古曰：傅讀曰附。予死比，謂與死罪相比況也。秦有十失：一[illegible]文學，二好武勇，三賤仁義，四貴獄吏，五罪誹謗，六禁妖言，七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八忠良切言皆鬱於胸，九[illegible]十[illegible]禍。上下相敺：敺與驅同。上而[illegible]下[illegible]上，而官長下而條屬皆相敺迫，以苛刻從事。深者獲公名：深文者得奉公之名。平者多後患：持法平者反多患害。大辟之計：大辟，死刑；計，算數也。鍛練而周內之：內讀曰納，吏之內人於罪中，猶工冶陶鑄鍛鍊成熟也。奏當之成：崔浩曰：當，處其罪也。案奏當所應，郡國讞疑獄，皆處當以報之。文致之罪：以文法致人於罪，謂之文致。嚴延年傳：文致不可得反。注：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齊。反音幡。畫地為獄，議不入：指畫地為獄戶，雖知非真獄，人且擬議而不敢入也。刻木為吏，期不對：雕刻木偶為吏，人雖幾非真吏，且期望而不對也。路溫舒傳注：期，猶必也。廷

尉平。漢書注。平音病。平其不平也。季秋後請讞。讞。魚列反。議罪也。用令決議罪。輒時報之。[illegible]〔正誤〕氏張今按。此當作職。至切。集覽於武帝元狩六年法。此所音是也。必一也。乃此及之比。〔質實〕[illegible]人。

侍郎鄭吉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質實〕鄭吉。會稽人。

車師王與匈奴結婚。教匈奴遮漢道。侍郎鄭吉免刑罪人田渠犂。發諸國兵與所將田士千。合萬餘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吉等歸渠犂。車師王恐烏孫匈奴。更以王昆弟兜莫爲王。收其餘民東徙。而吉使吏卒往田車師地以實之。〔集覽〕田渠犂。渠犂即支渠犂。西域國。在輪臺東。今屯田於此。

〔書法〕此屯田之端也。至神爵而後始書屯田。

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質實〕一統志云。博平。漢之縣名。屬東郡。晉爲平原國。隋初屬毛州。改屬博州。大業初屬清河郡。唐屬博州。貞觀初省入聊城。天授初復置。宋景祐間徙治東南二十里寬河鎮。即今治。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東昌府。

上初即位。數遣使求外家。至是得王媪及其男無故。武。賞賜巨萬。皆封列侯。〔集覽〕無故。武。名也。即王媪之男。

〔書法〕推恩外祖母始此。自是新野君安帝太后母之[illegible]皆不書。書其始而已。終綱目書外氏號三。博平君。新野君。唐魏國夫人。其二因今見之。

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

詔曰。百姓遭凶而繇。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今勿繇。使得送終。盡其子道。

〔書法〕書志仁政也。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夏五月。山陽濟陰雨雹殺人。〔質實〕山陽。郡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濟陰。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

雹大如雞子。深二尺五寸。

〔書法〕書雨雹多矣。未有書殺人者。雹至殺人。爲異大矣。綱目書雹二十四。書殺人一而已。

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

詔曰。父子夫婦。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豈能違之。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集覽〕蒙死。蒙冒也。子首匿父母。本紀作子首匿父母。注。首匿。言爲謀首而藏匿罪人也。

〔書法〕厚人倫也。故書美之。終綱目論刑之政。書勿坐二。是年。元康四年。皆帝之仁政也。

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驚曰。縣官斥逐諸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七月。雲山明友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爲列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霍氏秉權日久。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至是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

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匹以爲郎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班固曰霍光受襁褓之託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纔三年宗族誅夷哀哉司馬公曰霍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嚮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加裁奪遂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集覽】季友[illegible]莊公[illegible]公子友[illegible]公之季子[illegible]友有功於魯爲上卿季文子武子世嗣其業後平子顓魯權卒逐昭公趙衰（[illegible]）晉獻公時事公子重耳重耳出奔趙衰從後重耳反國是爲文公衰爲原大夫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衰之計策也後趙敬侯卒分晉國田完田敬仲完世家陳完陳厲公佗之子也後奔齊以陳字爲田氏完卒諡敬仲八世之後卒有齊國疇其庸疇等也言功臣子孫襲封與先人等也周禮民功曰庸國家爲民立官故有功於民者曰庸顏劉句絕謂大劉會時博平君宣帝外祖母王媼號報聞爲何據正也止於報謂而不見施行人爲徐生人謂當時有人也爲去聲助也徐生卽徐福曲突突者竈窗也突爲曲突更改也曲則不直而火勢慢不者爲句不[illegible]九反[illegible]者則[illegible]爛者坐於上行行戶郎反列也[illegible]者坐於上列以爲郎郎注見武帝元朔二年若有芒刺芒草端也刺七賜反[illegible]從容肆體從七容反[illegible]止不矜莊也肆[illegible]身體舒放也周公名旦武王弟也武王崩成王在襁褓中旦代其當國七年後還政阿衡太甲之相伊尹之號也蔡氏曰阿衡商之官名亦曰保衡【陰妻邪謀】陰與蔭通庇也言藏匿其妻之邪謀無噍類噍[illegible]也如淳曰言無復有活而噍食者

【正誤】臣散輒於廣朝曰發其端今按十字通爲一句書三上輒報聞今按毛晃韻報聞事郎然也此義近之不可謂止人爲徐生上書今按毛晃增韻爲亦訓與此義近之不必訓助

【質實】山陽郡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茂陵】縣名注見武帝建元二年【周公】注見秦昭襄王五十二年【阿衡】注見晉穆帝昇平元年伊尹

【書法】誅未有不書主名者此其書曰霍氏何衆辭也是故霍氏舉族皆反則書氏舉宗舉族可誅則書氏（梁辛亥年及是雲山自殺耳皆只代誅書謀上）也故后亦以自廢爲文誅反書氏終綱目一而已

九月。詔減天下鹽賈。令郡國歲上繫囚掠笞瘐死者，以課殿最。

【集覽】瘐死（瘐音愈漢律囚以饑寒而死曰瘐）【課殿最】注見武帝元鼎四年課殿

【書法】帝於是可謂仁矣特書美之自帝有此令至齊而制立病囚診治之法庚申年皆良法也綱目於恤刑之政書恤囚者二是年及庚申年

【發明】帝自親政以來所用之人已有可觀至於設施之間前此蓋嘗求直言省吏兵罷宮館貸貧民矣至是又詔減天下鹽賈嚴瘐死之禁留意政事若此欲不中興得乎詳而書之其美著矣

○以朱邑爲大司農。

邑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惇厚篤於故舊然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祭祀

【集覽】桐鄉嗇夫桐鄉卽皖城古舒州也今安慶府是王介甫封舒國公詩云當時我自愛桐鄉又詩云行聞嗇夫多不記嗇夫注見文帝三年【以愛利爲行】愛利謂愛人而安利也行言迹也

【正誤】以愛利爲行今按謂以愛人利物爲事也

【質實】【朱邑】舒人【桐鄉】卽古舒郡注見獻帝建安四年皖城【北海】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三年

以龔遂爲水衡都尉。

先是勃海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

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集覽】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潢池者，潢汙行潦之水池也，言如小兒戲弄兵器於潢池之中，不難也。唐宣宗時，雞山群盜起，詔討之。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兵於谿谷間，不足爲大寇也。亦效此說。【質實】勃海，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八年南皮。

元康元年，春正月，初作杜陵。【質實】杜陵，注見元帝初元元年。

【書法】書初何？緩辭也。恭哀后之葬南園，又六歲，是始作治焉。是故宣帝即位十年始作杜陵，則書初；世祖即位二十五年始作壽陵，則書初；明帝即位十五年始作壽陵，則書初。

○三月，赦。

以鳳凰集，甘露降也。

夏五月，追尊悼考爲皇考，立寢廟。

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於是立廟。范鎮曰：宣帝於昭帝爲孫，則稱其父爲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

爲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爲齊衰不杖期以別之，斷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爲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爵，但如非其道，尊爵故其制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義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然禮當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曰既爲人後，則所生之父母者，今爲伯叔父母矣。然自曰伯叔父母，則無以別於諸伯叔父母，而見其爲所生之父母，故其立文不得不爾，非謂既爲人後，而猶得以父母名其所生之父母也。【集覽】齊衰：齊音咨，衰倉回反。杜預曰：衰在胸前，衣長六寸，博四寸，其服三年。齊，緝也。衣裳冠制並如斬衰，但用次等麤生布，緝其旁及下際，皆齊者曰齊衰。不杖朞，杖朞不杖朞，服制與齊衰同，但用又次等麤生布。記問喪篇：杖者何也？曰：爲父苴杖，苴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身病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以尊者在故也。

殺京兆尹趙廣漢。

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强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終以此敗。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甚急。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脅丞相，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上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集覽】[illegible]言鋒銳之氣難犯也。韓王信傳因其蠭而東鄉。見事風生，言其見事疾速，不可當也。[illegible]言不畏避也。[illegible]如字讀。[illegible]守，去聲，謂守待而不去也。

【書法】書殺何？甚帝也。罔官八議，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可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

貶少府宋疇爲泗水太傅。【質實】泗水，國名，注見唐昭宗景福元年泗州。

疇議鳳凰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故貶。【質實】彭城，縣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書法】[illegible]

以蕭望之爲平原太守，復徵入守少府。【質實】平原，郡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

上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諫大夫蕭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出諫官以補郡吏，然朝無諍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

以尹翁歸爲右扶風。

翁歸爲人公廉明察，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

丁巳

解。翁歸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入爲扶風。選用廉平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嚴於小弱。急於豪彊。寬常爲三輔最。其在公卿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集覽邑子定國家在東海。欲屬邑子。請同邑之子。或以爲託翁歸用之。不敢見。見形甸反。不敢令邑子自見翁歸。賢者翁歸也。翁歸既去。定國乃謂邑子云云。以其長入內地作扶風郡太守。右職。漢法地道尊右。故高職曰右職。正誤邑子。今按此但謂同邑之人。質實尹翁歸。平陽人。

莎車叛。衛候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爲光祿大夫。質實莎車。國名。注見武帝元狩四年。

上令群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於是攻劫南道。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爲王。諸國悉平。奉世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爲可。獨蕭望之以爲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乃以爲光祿大夫。集覽萬年。莎車王名。歃盟。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歃血。質實馮奉世。上黨潞人。

書法矯制發兵必書矯。示民有君也。綱目之修。君臣之分而已矣。

發明莎車書叛。不爲無罪。奉世破之。不爲無功。然矯之一字。終不可得而免也。權其輕重而公其書法。則功罪見矣。

二年。春正月。赦。○二月。立倢伃王氏爲皇后。

上欲立皇后。懲霍氏欲害皇太子。乃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立長陵王倢伃爲皇后。令母養太子。

夏五月。詔二千石察其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租。考異提要無其字。漢書詔文亦無其字。

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無由知。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其令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集覽可謂文吏。文法吏也。吏能如此。則無愧於文吏之稱。析律貳端。王制曰。析言破律。注。巧賣法令者。稱過使客。廚謂飲食。傳謂館舍。言飾之以稱譽過使客之意。

書法綱目書赦十五。而書發災之政者一。（是年元帝初元元年）世主之恤民者寡矣。終綱目書州郡除田租者四。（是年[illegible]章帝建初元年[illegible]）以災傷免田租者一。（唐太宗貞觀元年）

[illegible]

帝更名詢。

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

匈奴擊車師田者。鄭吉還屯渠犁。

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犁田卒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敕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集

許氏

覽在地注見武帝天漢三年。見處見音現。顯示之也。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顓臾魯附庸國。季氏恐為子孫憂。欲伐之。孔子說所憂者不在顓臾而在此。言恐內變將作也。其後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鄭氏曰。蕭之言肅也。牆屏也。人臣至此加肅敬焉。爾雅翼云。門內屏。使見陽達於牆屋。故曰蕭牆。數條屬下句。數頻也。顏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告子受日休謂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顏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

發明匈奴擾車師田者。自當備禦之。興兵誅討可也。趙充國深見遠識。諫而止之。書詔鄭吉還屯渠犂。則黷兵殘民之災可勝悼哉。未幾匈奴衰弱。終於宣服車師之地。果何關於勝敗之數乎。

以蕭望之為左馮翊。

蕭望之自請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卽移病。上使侍中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卽起視事。

集覽為左馮翊。馮翊作左馮翊。鄭氏字左遷。諸侯王表左官之律。韋昭曰。以為左猶下也。漢法地道尊右。故謂貶秩為左遷。

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毋下所賜書。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以著其廢亡之效。上乃知賀不足忌。封為海昏侯。

質實一統志云。海昏漢之縣名。屬豫章郡。東漢置建昌縣。晉以海昏縣省入。仍屬豫章。隋屬洪州。唐初於縣置南昌州。尋廢州為縣。仍屬洪州。宋屬南康軍。元割隸建昌州。明復改為縣。屬南康府。故城在縣北六十里。漢廢昌邑王為海昏侯。就國築城於此。

書法於是帝卽位十一年矣。而賀尚在。漢之恩猶厚也。故書予之。

封丙吉等為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

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為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卽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詔曰。朕微眇時。丙吉史曾許舜皆有舊恩。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子彭祖及吉曾舜皆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瘉。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

集覽自曾孫遭遇。宣帝。武帝曾孫也。征和二年。遭巫蠱事。繫獄。時丙吉治獄。武帝以獄中有天子氣。遣使欲殺之。丙吉閉門不納。獲免。故云遭遇。阿保之功。有阿依保養之恩。知狀。句絕。謂丙吉知此情狀。微眇。眇知陵反。杜預曰。微始有形象而微也。惟通作怪異也。奇也。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自故舊已下至於在郡邸獄中復役工作之人。有恩者各以深淺報之。

正誤自曾孫遭遇。今按曾孫時雖獲免。未為遭遇。當指掖庭養視。屬籍宗正以後事。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今按漢書宣帝紀。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收繫郡邸獄。丙吉為廷尉監。憐曾孫無辜。使女徒復作趙徵卿。胡組更乳養。私給衣食。視遇甚有恩。詔諸郡邸置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此蓋巫蠱獄繫。故曾孫寄在郡邸獄。復音服。謂弛刑徒也。有詔赦去其鉗釱赭衣。更犯事不從徒加。與民為伺。故當復為官作。滿其本罪年月日。律名為復作。

書法推恩阿保始此。然賜物而已。未封也。自是而後。有封君者。延光二年安帝王聖。陽嘉二年順帝宋娥。有封其子者。永興二年桓帝馬惠子初。其卒也。至號為皇太后。宋壬申年靈帝竇氏。癸巳年靈帝嬈氏。甚哉。

夏六月。立子欽為淮陽王。

質實淮陽國名。注見周赧王二十七年。陳州。

書法宣帝封立不悉書。此書欽何。帝所愛。欲立為太子者也。故謹志之。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卽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

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受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或勸以爲子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墯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胡氏〕曰。以宣成名立爲榮而求免於危辱。非若子之高致而疏廣其以自居名也。曰此疏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旣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察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以至再屈師傅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慣憒有素。疏廣之已能知其不可扶持而教詔也審矣。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集覽〕祖道。供帳。祖道注見武帝征和二年。供帳。漢書作供張。供。居共反。張。通作帳。無其罪說也。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事在元帝初元二年。再屈師傅於牢獄而卒殺之。師傅謂蕭望之也。事在同上。憒憒。音古對反。心亂。也。〔覸之〕覸。音古莧反。視也。

〔書法〕前稱兒子受矣。此其不稱兒子何。不以廣掩受名也。請老。常也。在西漢爲高節。故並書之。書賜金遣歸。榮之也。終綱目。書請老一而已。特賜金三。是年。元康四年。唐太宗貞觀七年。皆予歸也。

〔發明〕前書丞相賢致仕。由漢以來。固未嘗有然。猶曰仕至上公。老病而去。亦所宜。疏廣疏受方傅儲君。乃亦勇於請老。何哉。在昔大夫七十致仕。乃理之當。漢廷諸臣。知進而不知退。戮死相望。儻皆能如二子見幾而作。何至不保其身哉。賜金遣歸。特書于冊。蓋予之也。

以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

黃霸爲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爲條教。行之民間。勸以爲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坐法貶秩。詔復歸潁川爲太守。以八百石居官。〔集覽〕郵亭。師古曰。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之驛。鄉官。鄉所治處也。尋繹。問他陰伏。因語詰之。次尋繹。問他陰伏之事。亦問而知之。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姦欺之吏。因交代之際乘隙絕簿書盜去官物。

四年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勿坐。○右扶風尹翁歸卒。

翁歸賢家無餘財。詔曰。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集覽〕鄉正。趣也。

〔書法〕三輔未有書卒者。卒翁歸。錄賢也。異韓趙矣。

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考異〕祖當作帝。凡百三十六人。

〔書法〕賜金與復耳。何以書。嘉念功也。書錄功臣後始此。終綱目書錄功臣後六。是年。成帝永始元年。

平帝元始二年。章帝建初七年。安帝永初六年。桓帝延熹三年。立廟圖畫不與焉。宣帝甘露三年。明帝永平三年。後主炎興元年。唐太宗貞觀十七年。

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卒。〔質實〕富平。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

諡曰敬。

以韋玄成爲河南太守。〔質實〕韋玄成。賢之少子。

初。扶陽節侯韋賢薨。長子弘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大河都尉玄成爲後。玄成深知其非賢意。卽陽爲狂。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爲河南太守。〔集覽〕衡門。衡門之下。顏師古曰。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居也。陳國風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毛萇傳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文公集傳曰。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爲之。〔質實〕韋賢。一統志云。扶陽。漢之縣名。屬沛郡。東漢省之。後封侯邵此。故城在徐州蕭縣西南。

六十五里。

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行邊兵。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及帝即位。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旣而先零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壹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然羌埶不能獨造。比聞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疑其遣使至羌中與相結。羌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安國。

【集覽】河西四郡。酒泉。武威。張掖。燉煌。皆河西之地。【羌】說文。羌西方牧羊人也。續漢書云。羌本三苗姜姓之別裔。今河關之西南羌是也。【湟中】地理志。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塞外。至允吾東入河。一名樂都水。本小月氏所居。案允吾縣名。屬金城郡。允音鉛。吾音牙。【義渠】安國使行諸羌。義渠本西戎種名。後因以為姓。安國名也。後書西羌傳。湟北有義渠之戎。使行並去聲。奉使巡行諸羌之地也。諸羌。按漢書注。羌有百五十四種。散處三河。【先零】西羌種名也。先音銑。零音憐。觝冒度湟水。觝觸冒犯而前度。【交質】如左傳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是也。質音致。

【正誤】先零。今按漢書。先字無音。只作如字讀。

【質實】一統志云。湟中古西羌所居之地。名漢置破羌縣。屬金城郡。東漢置西平郡。晉宋為秃髮烏孤所據。後魏置鄯州。後周改置樂都郡。隋初郡廢。置鄯州。大業初廢州。置西平郡。唐因之。治湟水縣。上元間沒於吐蕃。號青唐城。宋收復。置鄯州。崇寧改西寧州。元屬亦集乃路。國朝置西寧衛。隸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湟水在臨洮府蘭縣西一百八十里。一名金城河。一名河水。源出大小榆谷之北。與洮水浩亹河水合。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

吏部尚書加二級臣宋犖謹奉敕校刊

庚申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六

起庚申漢宣帝神爵元年盡庚子漢成帝陽朔四年凡四十一年。

神爵元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三月。如河東祠后土。

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質實】后土祠注見武帝元鼎四年。

上頗修武帝故事謹齋[illegible]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illegible]求之。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使為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illegible]韓哀附輿。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貉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及其遇明君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illegible]

記玉藻篇。君衣狐白裘。謂集狐腋之白毛爲裘。言而難得者。太史公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蟋蟀俟秋唫。蟋蟀似蝗而小。一名促織。詩傳曰。賢人待明君而仕也。詩傳曰。九月在堂。故曰俟秋唫。蜉蝣出以陰。蝣通作蝣。詩傳曰。蜉蝣似蛣蜣。爾雅翼云。蜉蝣出有時。故曰出以陰。休徵美行之驗也。書洪範曰。休徵。肅時雨若。乂時陽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彭祖姓籛名鏗。堯舜時人。至殷商之時。已七百餘歲。王以爲人大。稱疾不與政。喬松注見昭帝元平元年。**質實** 益州注見後主建興三年。王褒蜀人。

書法 書遣諫大夫何。病帝也。雖病帝也。亦病襃也。帝遣之。則於襃乎何病。以方士言。增置神祠。帝之惑也。而諫大夫何職焉。不能諫則亦已矣。而又爲之持節求之。以是爲不職。故病之也。然則趙使藺相如。非事則觸其官。此則易爲以諫大夫書。書諫大夫。所以見遣者行者之得失也。自帝立此祠。至建始二年而罷。一罷不始二年而復。復罷再處者一再。主之卓然不惑者鮮矣。

發明 祠祀神僊。武帝之過舉也。孝宣中興。胡爲踵而行之。然郊泰畤。祠后土。猶有可諉者。至遣諫大夫而求金馬碧雞之神。則求非所求。失尤甚矣。故顯書以譏之。

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上頗脩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世俗聘妻送女無節。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彫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獨賢。政教使之然也。上以其言爲迂闊。吉遂謝病歸。**集覽** 期會簿書 期會猶言程限。簿書即簿籍文書。俗何以不若成康。史記周紀。成康之際。俗有士君子之行。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壽何以不若高宗。通鑑外紀。武丁。殷之賢王也。號爲高宗。在位五十有九年而崩。注不具年。俗吏得任子弟。任保也。以父兄保任爲官也。不能自拔於流俗。故云俗吏。**正誤** 俗吏得任子弟。今按保任之任平聲。任子弟之任去聲。用之也。以父兄爲官而任用其子弟也。**質實** 一統志云。王吉琅邪皐虞人。

書法 以病免者也。謝病歸。一記此書諫大夫謝病歸帝也。綱目書謝病歸一而已。宣帝之世。書諫大夫三。夏侯勝。王褒。王吉。一非所使。一謝病歸。當時之設是官也。亦具文矣。

發明 謝病固有之矣。然以諫大夫而去國。則人主好吉之意爲可知。前書遣諫大夫求碧雞之神。已失其職。此書諫大夫謝病歸。則其爲中興之累多矣。

先零羌楊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黠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於是先零羌楊玉等恐怒。背畔。攻城邑。殺長吏。

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集覽** 車重。重亦車也。所以裝載者。隃度。隃與遙同。度。計料也。**質實** 先零。西羌種名。注見元康四年。金城。郡名。注見武帝元狩二年。

六月。有星孛于東方。○秋七月。充國引兵擊叛羌。叛羌多降。詔復遣將軍辛武賢等將兵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中。

六月。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爲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度輒營陳。畢。乃盡度。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

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擊罕幵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幵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彊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幵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幵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為寇罕羌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欲叛故與罕幵解仇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道脅諸小種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茭藁調度甚廣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罕幵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

動充國所上諸書洞斷機宜矣其忠悃不計利害卒致萬全古大臣之悉心謀國罕有出其右者不試以將略勝人

兵矢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畔還者不絶。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絶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

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集覽〕三校。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爲一校。〔守杜四望陿中〕守防杜絶也。西望。地名也。山蛸而夾水曰陿。〔罕开〕羌俗作罕开。开音牽。皆西羌種。漢武滅之。置罕开縣。屬天水郡。罕豪名靡忘。开豪名雕庫。〔薇其種劇〕乃擊之。武帝元朔六年。徼極而取之。卽此。〔皸瘃〕皸音軍。手足凍裂也。瘃株玉反。中寒瘡瘍也。〔至先零所在〕先零之俗。行國隨畜牧移徙。故曰至其在所。〔便文自營〕顏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爲營衛也。〔卽利與病〕卽則也。利病。猶言利害。〔繡衣〕百官表。御史長史。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注。衣以繡者。尊寵之也。〔耿中丞〕司農中丞耿壽昌。〔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記經解引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東方朔傳。化民對引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案今易中無此語。顏師古曰。易象之別記也。陳遯齋閒覽曰。歐陽永叔作傳易圖序云。讀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之句。推今易無此文。疑易非完書。且經解所引及見王充論衡。注乃易緯文。永叔於易緯求之誤矣。則又與顏說小異。〔廟勝之

册〕後書耿弇傳。淮陰審料成勢。則知高祖之廟勝矣。注。謀兵於廟而勝敵也。公羊傳。襄十九年。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注引老子云。將軍有廟勝之策者。謂未行時先謀於廟。授之斧鉞。令有勝功。授之斧鉞之後。明卽自專之義。裁其可否。故是其宜也。〔臨羌〕地理志。金城有臨羌縣。〔浩亹〕金城有浩亹縣。孟康曰。浩亹音合門。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顏師古曰。浩亹音誥門。浩亹水名。亹者。水流峽山閒。兩岸深若門焉。今俗呼閤門河。蓋疾言訛傳耳。〔氷解漕下〕解。卑蟹反。判也。漕下。以水運材木而下也。〔鮮水〕鮮。音僊。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徐吾。案徐吾水在朔方郡北。〔田事出賦人二十畮〕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者。班與之也。〔各千騎就草〕各發一千騎就草畜牧。〔並田〕作並。言俱也。〔離霜露〕離與罹同。遭也。左傳襄二十八年。跋涉山川。蒙犯霜露。注。蒙犯霜露之氣也。〔隤墮〕因寒疾而隤落其指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孔子家語。王言解。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折衝千里之外。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則民悅矣。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貶重〕貶損威重也。〔媮得〕媮與偸通。苟且也。〔中郎將卬〕卬。名也。充國子。

〔質實〕一統志云。辛武賢臨人。〔湟水〕注見宣帝元康四年。〔浩亹〕本河名。在臨洮府金縣南二十里。一名閤門河。源出馬寒山峽中。流經縣東入黃河。漢義渠安國將騎備羌。築城于此。因名浩亹城。〔鮮水〕在陝西行都指揮使司城西北四十里。源出羅通川。經祁連山西出合黎山北。一名合黎水。流入亦集乃界。〔金城〕郡。注見武帝元朔二年。〔湟中〕注見元康四年。

〔書法〕書屯田始此。終綱目書屯田十一。是年。元帝初元元年。順帝永建六年。獻帝建安元年。十四年。後主建興四年。十二年。延熙四年。梁辛酉年。陳庚辰年。唐高祖武德六年。書營田一。唐憲宗元和七年。書罷屯田二。安帝永初元年。曹魏甲申年。書罷營田一。五代壬子年。鄭吉田車師不書屯。不與焉。

以張敞爲京兆尹。

初。敞爲山陽太守。時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東相。明設購賞。傳相斬捕。國中遂平。王太后數出游獵。敞諫曰。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今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太后乃不復出。京兆自趙廣漢誅後。更黃霸等數人。不稱職。長安多盜。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乃以爲京兆尹。敞求得偸盜酋長數人。召見責問。令致諸偸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窮治行法。由是市無偸盜。敞賞罰分明。而時時越法。有所縱舍。本

治春秋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朝廷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會西羌兵起敞以羌虜邊被民無餘積請令有罪者入穀邊郡贖罪蕭望之等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好義也桀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好利也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愼也今令民以粟贖罪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貧人父兄囚執爲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以赴財利以求救之一人得生十人以喪政教一傾恐不可復古者藏財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有邊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百姓莫以爲非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夭絶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天漢四年嘗使死罪入錢減罪一等豪彊請奪至爲盜賊吏不能禁故曰不便時亦以轉輸器足相給遂不施敞議〔集覽〕金布令甲顏師古曰金布者令之篇名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事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甲者前帝第一令也離饑寒離與罹同〔質實〕山陽郡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膠東國名注見景帝三年

二年春二月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

〔書法〕於是書鳳皇四而書赦者三矣書甘露始此綱目書甘露降二○是年光武中元元年

○夏五月趙充國振旅而還秋羌斬楊玉以降置金城屬國以處之

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除斬降溺饑死定計遺脫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如此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充國復爲後將軍秋羌若零等共斬楊玉首帥四千餘人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集覽〕定計遺脫計度其所遺得脫之人靡忘等自詭必得靡忘羌豪名詭責也自以爲憂責言此四千人必可得歸漢振旅杜預曰振整旅衆也出曰治兵卑者在前尊者在後入曰振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釋云治兵振旅皆云習戰者周禮仲秋教治兵仲春教振旅出入幼賤避

殊同是教戰之法也又一說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所善浩星賜浩星複姓也名賜與充國相厚善破羌破羌將軍辛武賢彊弩彊弩將軍許延壽即見句絕謂朝見時不以餘命言不惜餘殘之命卒死是一句卒讀曰猝忽也

〔書法〕書軍還多矣未有書振旅而還者書振旅而還特筆也其特筆何嘉全師也先零之叛罕羌助之武賢請先擊罕羌充國則請降以威信先零既走充國徐行驅之降者既多然後請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斃凡三上奏卒得所請及是還師不亡一鏃而靡忘竟斬楊玉以降真所謂萬全之師矣特書振旅而還所以深嘉充國也終綱目一書而已矣

〔發明〕前書罷兵屯田此書振旅而還則見西羌之平非窮追極討之功明矣充國之爲將如此非老成厚重者能之乎

秋九月司隷校尉蓋寬饒自剄北闕下

初寬饒爲衛司馬故事衛司馬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繇使市買寬饒案舊令揖官屬不受繇使躬行士卒廬

舍視其起居飲食病者撫循臨問甚有恩及歲代數千人請復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上嘉之擢司隷校尉寬饒剛直公清刺舉無所避然深刻好刺譏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爲寬饒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集覽〕蓋寬饒蓋姓也廣韻注古盍反字書作譏案舊令揖句絕案舊時律令止揖而不拜刺舉刺七賜反訊也舉劾也禮秋官司刺注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任中書官本作任中書宦官故下文云以刑餘爲周召以刑餘爲周召宦官刀鋸之餘也今以宦官居周召公之位故云記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易傳易周易也傳解說經義者孔穎達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執金吾注見武帝太初元年又一說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許史許廣漢史高皆有外戚之恩金張金

壬戌

日磾張安世皆託在近狎多仇少恩怨與黨也。【質實】蓋寬饒魏郡人。鄭昌泰山剛人。【書法】於是上下寬饒吏。寬饒自剄。其不書下之吏何。甚寬饒也。易爲甚之。寬饒謂刑餘爲周召可也。而謗及官天下。則非所宜言矣。若是而自殺焉。罪不專在上也。故趙韓楊皆書殺。而寬饒書自剄。綱目之權衡審矣。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死。握衍朐鞮單于立。日逐王先賢撣來降。以鄭吉爲西域都護。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初立。黜顓渠閼氏。閼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單于死。閼氏立右賢王爲握衍朐鞮單于。虛閭權渠子稽侯狦既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日逐王先賢撣素與握衍朐鞮有隙。即率其衆降漢。使人至渠犂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之。將詣京師。吉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漢之號令。班西域矣。【集覽】屠耆堂。右賢王之名也。屠耆。注見隋煬帝大業三年。握衍朐鞮。單于之號。

即名屠耆堂者。朐音劬。鞮丁奚反。稽侯狦後爲呼韓邪單于也。稽古奚反。狦音刪。烏禪幕。西域小國。禪音蟬。日逐王。史炤曰。即如休屠王渾邪王之類。先賢撣。日逐王名。撣音纏。中西域而立幕府。正義曰。中竹仲反。幕府注見秦王政三年莫府。【正誤】中西域而立幕府。今按中如字。孟子中國而授孟子室。朱子註。當國之中也。又中天下而立。【質實】烏孫。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狩元年。

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狂王泥靡立。

初翁歸靡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復尚主。詔下其議。蕭望之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天子重絕故業。許之。使常惠送公主。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泥靡自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自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無堅約。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天子從之。【集覽】重絕故業。重難也。業事也。已然曰業。故業。謂先嘗以公主嫁烏孫。今難絕之也。

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侯魏相卒。【質實】高平。縣名。注見光武帝建武元年安定部。謚曰憲。

夏四月。以丙吉爲丞相。

吉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輒與長休告。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爲故事。嘗出逢羣鬭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鬭。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爲知大體。【集覽】長休告。休沐注見昭帝始元四年。賜告注見武帝建元六年。方春未可熱。本傳作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用暑。用因也。

秋七月。以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八月。益小吏俸。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集覽】侵漁言掊克其民若漁獵然。

【書法】勸廉也。帝於是可謂知本矣。故書美之。於終綱目書增俸四。是年。成帝綏和二年。光武建武二十六年。丁亥年。書益小吏者一。是年。成帝綏和二年。

以韓延壽爲左馮翊。

始延壽爲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教以禮讓。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脩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或自刺死。爲東郡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爲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

知所爲令丞以下。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兄弟深自悔。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郡中歙然。傳相敕厲。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集覽】偶車馬。下里。偶物。偶車馬者。送葬祭所用之儀也。下里偶物者。下賤鄉里假偶之物也。賣此等者。皆自以無用而棄之。非道也。案史記漢武帝本紀。以木耦馬代駒。索隱曰。耦一作偶。音寓。孟康曰。寓寄龍形於木。姚察云。寓假也。以言假木龍馬一駟。非寄寓龍馬形於木也。春秋鄉射。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皆使大學生。詳見禮記射義。都試。顏師古曰。總會試習武備也。【期會】顏師古曰。猶言程限。移病。注見昭帝元鳳元年。移病臥【傳相】傳音轉。下同。歙然。歙許及反。歙象也。【質實】【東郡】注見光武建武八年。【高陵】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九年。河內郡注見平帝本始二年。

癸亥

四年。春二月。赦。

亦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也。

夏四月。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

霸在郡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於是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集覽】秩中二千石。注見地節三年。【質實】潁川。郡名。注見靈帝中平元年。

冬十月。鳳凰集杜陵。【質實】杜陵。注見本始三年。○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

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霸。見其以鳳皇蒙褒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出行蝗。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恐見中傷。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得其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大驚。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大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集覽】陰鷙。酷烈。鷙。脂利反。擊也。凡鳥之勇。獸之猛。皆曰鷙。荀子曰。其使民也酷烈。注。刑罰嚴酷也。會論府上。論。言論讞法也。會。集諸囚於府而論殺。屠伯。言殺人如屠兒之殺獸也。伯。猶言長。府丞義。義府丞之名也。失其姓。行蝗。行。下孟反。巡行捕蝗也。中傷。中竹仲反。陰中害之也。報囚。論囚曰報。說文云。當罪人也。顧乘。顧反。乘因也。【質實】東海。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甲子

五鳳元年。秋。匈奴亂。五單于爭立。

匈奴握衍朐鞮單于暴虐。好殺伐。國中不附。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爲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衍朐鞮。握衍朐鞮敗走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握衍朐鞮弟右賢王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襲呼韓邪。呼韓邪敗走。於是呼揭王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奥鞬王自立爲車犂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擊車犂烏藉。皆敗走之。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併力尊輔車犂。屠耆擊車犂。又敗走之。漢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其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請求和親。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

仁義。如遂蒙恩。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集覽】呼韓邪。邪音耶。又時遮反。右奥鞬。奥音郁。鞬居言反。晉士匄帥師侵齊。士匄。春秋晉卿范文子士燮之子也。是爲宣子。匄古害反。事在襄十九年。

冬十二月朔。日食。○殺左馮翊韓延壽。

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聞。亦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者。得其試騎士日。車服侍衛奢僭踰制等數事。延壽竟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使掾吏分謝送者。百姓莫不流涕。【集覽】廩犧。內史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廩主藏穀。犧主養牲。所以供祭祀。

乙丑

二年。秋八月。左遷蕭望之爲太子太傅。

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望之嘗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其意輕吉。會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禮節倨慢。又使吏私買賣。有所附益。請逮捕繫治。詔左遷爲太子太傅。【集覽】有所

附益漢書音義曰謂背正法而厚於私家也。【書法】左遷之辭三。左還某爲某官。無罪之辭也。某人以罪左遷。有罪之辭也。某人左遷。薄乎云爾之辭也。

匈奴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單于。呼屠吾斯自立爲郅支單于。

呼韓邪襲屠耆屯兵。屠耆自將擊之。兵敗自殺。車犂亦東降呼韓邪。呼韓邪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其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

免光祿勳平通侯楊惲爲庶人。

惲廉潔無私。爲中郎將。故事令郎出錢。乃得出沐。名曰山郎。惲罷之。休沐皆以法令從事。有過輒奏免。薦其有行能者。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由是擢爲諸吏光祿勳。惲輕財好義。殿中稱其公平。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以主上爲戲語。尤悖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奏惲怨望。爲訞惡言。大逆不道。詔免爲庶人。【集覽】山郎。郎官名。注見武帝元朔三年。此云山者。財用之所出。故名云耳。【質實】楊惲華陰人。敞之子。【書法】免例有二。凡書某免者。可免者也。書所坐者。有罪者也。書免某官。下某獄。免。欲下獄免。皆無罪者也。

丙寅

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

吉病。上臨問以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薨。謚曰定。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班固曰。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乎哉。【質實】陳萬年。沛郡相人。【發明】魏丙之卒。皆書爵。與景武以來他相不同者。所以表其賢也。

二月。以黃霸爲丞相。

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張敞奏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孝子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竝行僞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法令檢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時史高以外屬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帷幄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集覽】鶡雀。漢書注。顏師古曰。鶡音芬。本作鴒。雀大而色青。出羌中。今俗謂鶡鷄者是。耕者讓畔。五帝本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正義曰。韓子曆云。農相侵畔。舜往耕朞年。耕者皆讓畔也。爲一輩先上殿。有以上文四事對者。別自作一等。先升殿也。指歸。句絕。猶言旨趣也。澆淳散樸。澆。堅堯反。薄也。淳不雜爲淳。以水流之則味漓薄也。樸。匹角反。本質也。割之則散。先天下。先去聲。凡出於人擬先爲之曰先。下先行同。軼於京師。軼與溢通。滿也。【正誤】畏丞相指歸舍法令。今按指字句絕。歸字屬下句。謂長吏守丞歸其郡國也。澆淳散樸。今按此但言風俗淳厚者澆薄。質朴者解散。解音蟹。僞聲軼於京師。今按軼。超過也。

三月。減天下口錢。【考異】賦錢。按昭帝元平元年。書減口賦錢。此條口字下漏賦字。【書法】自高帝始立口賦法。人六十三。十一年至昭帝。減口賦錢什三。元平元年。於是又減。民賦益輕矣。六十本或作二十。

○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質實】西河。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北地。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四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減戍卒什二。

罷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

自元康以來。比年豐稔。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書法】志恤民也。書常平倉始此。終綱目書置常平三。（是年。齊丙子年。隋仁壽四年。書修一。唐玄宗開元二年。書罷二。元帝初元五年。唐代宗大曆五年。罷歸常平倉者一。陳乙巳年。隋。）

夏四月朔。日食。殺故平通侯楊惲。

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與惲書。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晻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當爲農夫以沒世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或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腰斬。妻子徙酒泉。諸在位與惲厚善者。皆免官。司馬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爲丞相。于定國爲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爲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寬饒惲之剛直。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楊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爲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集覽】（晻昧。晻音奄。闇昧。通伏臘。歷忌釋）云。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金代火。火南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蓋庚屬金也。陰陽書言。從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故曰三伏。顏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伏日。索隱曰。周時無伏。秦德公始作伏祠。臘注見平帝元始五年。酒後耳熱。言酒力酣暢也。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昔日遊處。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忽然不自知其樂。又杜甫詩。酒酣耳熱忘頭白。變者不悔之語。呼烏烏。李斯上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烏烏快耳者。眞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田彼南山。南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蕪穢不治。喻朝廷荒亂也。治平聲。種一頃豆。喻百官也。豆者貞實之物。當在倉困。落而爲萁。萁豆莖。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楚昭王奉金幣聘孔子。孔子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蓋司隸）司隸校尉蓋寬饒。韓馮翊之愬蕭。（愬告也。）馮翊太守韓延壽。案校蕭望之在馮翊時放散廩犧官錢事。在元年。

【書法】惲免爲庶人矣。書故平通侯何。廢不以罪也。而殺之。甚矣。

【發明】趙蓋韓楊之死。人心不服。論者固已詳矣。今以綱目觀之。廣漢延壽書殺。寬饒書自剄。皆不去其官。猶曰當任職之時云爾。至於楊惲已免爲庶人久矣。然且書曰故平通侯。則免不以罪。不予其免爲可知。免猶不予。而況於殺之乎。此宣帝之所以雜霸。

匈奴郅支單于攻呼韓邪單于。走之。遂都單于庭。

【書法】衰也。書所都何。郅支強也。及韓邪朝漢。而郅支西徙。去單于庭至七千里。則事漢之効矣。是故都單于庭書。徙居堅昆書。所以勸郎華也。

甘露元年。春。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爲冀州刺史。

楊惲之誅。公卿奏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按事。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敞聞舜語。即收舜繫獄。驗治竟致其死事。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自言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前奏。免爲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妻子皆泣。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引見。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集覽】（掾絮舜。絮舜姓名。賊捕掾也。）苑注。絮尼據反。五日京兆耳。言不久當去京兆尹事。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會遇也。行去聲。案行也。言此事適遇使者出。使者。部刺史也。律。立春後不行刑。故遣使者案行冤獄。枹鼓數起。枹音桴。擊鼓杖也。擊鼓所以警衆。數頻也。數起者。言盜之多也。裝隨使者詣公車。本作即裝。謂即便裝嚴治行李也。公車令注見文帝三年。

【正誤】（掾絮舜。今按漢書註。絮女居切。又音如。竟致其死事。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今按。事字當屬上句。漢）

書張敞傳云云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云云。與上文竟致其死事一句隔越不屬。【質實】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國

【書法】復以爲之例有四。有改過之辭。有永過之辭。有不能令之辭。有因仍之辭。書曰免張敞官。復以爲冀州刺史。改過之辭也。詳文帝十四年。

以韋玄成爲淮陽中尉。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次子淮陽憲王欽。好法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倢伃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憲王。數嗟歎憲王曰。眞我子也。常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司馬公曰。王霸無異道。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功業有巨細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爲。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爲治也。獨不可求眞儒而用之乎。孝宣謂太子儒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胡氏曰。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脩身以齊其家。若夫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是而推之耳。內外本末精粗先後。非有殊致也。若夫王霸則異是矣。其果有格物致知之學乎。其意果誠。心果正。身果脩。而家果齊乎。其所以行之者。果與唐虞夏后商周之教化類乎。以是考之。王道霸術。正猶美玉碔砆之不可同年而語也。司馬氏譏宣帝言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是矣。而謂王霸無異道。不亦誤乎。【集覽】上少依許氏。少。去聲。微時娶許廣漢女。因依倚廣漢兄弟。碔砆讀與武夫同。謂石之次玉者。

匈奴兩單于皆遣子入侍。

匈奴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求助。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鬭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且戰死。壯士所有。今兄弟爭國。不在弟則在兄。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左伊秩訾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匈奴日削。雖屈彊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入侍。郅支亦遣子入侍。

夏四月。黃龍見。○太上皇太宗廟火。帝素服五日。○烏孫國亂。遣使分立兩昆彌。

烏孫狂王暴惡失衆。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襲殺狂王。自立。漢欲討之。烏就屠恐。願得小號以自處。帝遣謁者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於小昆彌。

二年。春正月。赦。減民算三十。

【書法】自漢初始爲算賦。人百二十。其後又有口錢。口錢嘗再減矣。昭帝元平元年。五鳳三年。而算賦仍舊。帝於是減其四分之一。至成帝而又減算四十。民力益寬矣。建始二年。

○珠厓郡反。夏四月。遣兵擊之。【質實】珠厓。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營平侯趙充國卒。

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薨。謚曰壯。

匈奴款塞請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胡氏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絶。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集覽】款五原塞。應劭曰。款。叩也。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去守塞之人。自保其不爲寇害也。

庚午

五原塞。注見武帝太初三年。願奉國珍。奉，芳勇反，又讀如字。國珍，其國中所產珍寶。朝三年正月，會明年正旦朝賀。羈縻之謂。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制四夷如馬牛之受羈縻也。要荒之君。要，平聲。書蔡氏傳曰：要荒者夷狄也。要服去王畿已遠，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荒服去王畿益遠，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孫奭不見編目。陸氏音要，一遙反，非是。

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南塞下。

上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以冠帶衣裳、金璽盭綬、玉具劍、佩刀、弓矢、棨戟、安車、鞍馬、金錢、衣被、錦繡綺帛絮。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還登長平坂，詔單于毋謁，其群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之。二月，遣歸國。發邊郡士馬送出塞，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三萬四千斛給之。單于請居光祿塞下，有急保受降城。自是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集覽】盭綬。盭，通作綟，草名，以染綬，亦諸侯王之制。晉官品令曰：三公綠綟綬。【玉】具劍佩刀。制作玉具，鐔衛佩刀。解云：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鐔，音淫。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佩刀，所佩之

刀也。棨戟，戟有衣曰棨。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以赤黑繒為衣。又戟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長平坂，前書音義曰：在涇水上。夾道陳，夾道之兩旁陳列。光祿塞，初，武帝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為塞，因名光祿。【質實】一統志云：長平坂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南五十里。漢武上甘泉經此，有蟲盤而覆地，色如生肉，頭目耳鼻皆具。問於東方朔，對曰：此必秦故獄處。始皇拘殺無辜，憤氣所生。按地圖，果然。問何以去之，曰：積憂者得酒而忘，以酒灑之遂消。光祿塞，即五原城也，在延安府神木縣。漢書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築城列障，至盧朐山，即舊銀城廢縣北光祿塞是也。受降城，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安息，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書法】匈奴自秦始皇三十二年始見於綱目。漢文帝三年始書單于，至宣帝五鳳四年始書稱臣，今年始書來朝，於是百六十五年矣。信哉，無百年之運也。自是終西漢之世，書單于來朝四：是年、黃龍元年、元帝竟寧元年、哀帝元壽二年。

畫功臣於麒麟閣。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質實】一統志云：麒麟閣在西安府城內，漢未央宮之左，乃蕭何所造，以藏秘書。宣帝圖畫功臣於此。【書法】何以書？錄功臣也。終綱目，書畫功臣三：是年，明帝永平三年，唐太宗貞觀十七年。鴻都文學，靈帝光和六年；十八學士，唐高祖武德四年，則不復書之矣。

鳳凰集新蔡。

【質實】一統志云：新蔡，古呂國之邑名。春秋時蔡平侯徙都此，故曰新蔡。漢置新蔡縣，屬汝南郡。晉屬汝陰郡。劉宋屬新蔡郡。南齊置北新蔡郡。東魏置蔡州。北齊為廣寧郡。隋初為舒州，及廣寧縣，尋改汝北縣。大業初，州廢，縣復舊名。唐屬蔡州。宋因之。金屬息州。元省入息州。國朝初復置，改屬汝寧府。胡氏曰：宣帝之時，天地變異，刑殺過差，一歲之間，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至二百餘人，不得稱為太平決矣。鳳皇何為數來哉？豈宣帝自喜其政，臣下有窺見其微意者，故爭言祥瑞以侈耀之，而帝亦以此自欺也與？以張敞所論鶡雀觀之，亦可見矣。

【書法】於是凡六書矣。綱目書鳳皇七，而昭帝一，書宣帝六書。自是終綱目無聞焉。帝之世果盛矣哉。【發明】宣帝世鳳皇來集，至是凡六書矣。考之漢史，則不止是，而又播之詔令，不一而足。然綱目皆削而不錄，至於地震山崩、祖廟壞、宗廟火、日食星孛、雨雹殺人之異，則備書于冊，所以抑祥瑞戒恐懼之意嚴矣。居人上者不可不知。

丞相霸卒。以于定國為丞相。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詔諸儒論五經異同，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集覽】石渠閣。蕭何所造。三輔黃圖曰：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其下礱石為渠以導水，若今之御溝，因以名閣。論五經異同，施讐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異同者，謂與經旨合否也。平奏，平，謂無所可否。上親稱制臨決，七制解，稱制，制曰是已。自臨觀其論議，而斷決可否。梁丘易，梁丘復姓，名賀，字長翁，琅邪諸人。從京房受易。帝聞京房易明，求其門人，始得賀。夏侯尚書，夏侯，複姓。大夏侯名勝，字長公，東

平人。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小夏侯名建。字長卿。勝之從父子也。勝以書授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穀梁春秋。穀梁，姓。名俶。一名赤。字元始。魯人。何休曰。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將必燔書。故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穀梁爲經作傳。以授孫卿。卿授申公。申公授江翁。其後榮廣大善穀梁。以傳蔡千秋。宣帝好穀梁。乃擢千秋爲郎。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正誤】平奏。今按平猶評也。博雅訂平也。或云去聲。平其不平曰平。【質實】一統志云。石渠閣在西安府城中。漢未央宮之北。蕭何所造。以藏入關時所得秦圖書。宣帝亦藏秘書於此。其下礱石爲渠以導水。若今之御溝。因以名閣。

【書法】書嘉號一也。書講五經始此。終綱目書講五經二。是年、章帝建初四年。

皇孫驁生。【考異】當去皇字。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爲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集覽】家人子。外戚傳曰。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降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元城】縣名。注見莽始建國三年。【甲館畫堂】館通作觀。前去聲。甲觀。觀名。畫堂。堂名。顏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畫堂。宮殿中彩畫之堂。

【書法】皇孫生不書。書驁生。何。驁。王政君所生也。王氏之篡漢之中否。自驁生始矣。故謹書之。終綱目書皇孫生一而已。

烏孫公主來歸。

公主上書。言年老思土。願歸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待之如公主之制。後二歲卒。

【書法】綱目公主和親書歸三。是年。唐肅宗乾元二年寧國。武宗會昌三年太和。

辛未

四年。冬。匈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

漢待呼韓邪使有加。

壬申

黃龍元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郅支徙居堅昆。

郅支聞漢助呼韓邪。自度力不能定匈奴。欲與烏孫并力。烏孫殺其使。遣騎迎之。郅支覺其謀。擊破烏孫。烏揭

丁令堅昆而并之。留都堅昆。去單于庭七千里。【集覽】烏揭。西域國名。揭丘列反。丁令注見武帝天漢元年。丁靈堅昆。西域國名。在伊吾西焉耆北。人皆赤髮綠睛。唐初號結骨。唐末改號黠戛斯。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宮。【集覽】王良閣道。天官書注正義曰。王良五星。在奎北河中。天子奉御官也。閣道六星。在王良北。飛閣之道。天子欲遊別宮之道。占。一星不見。則輦路不通。動搖則宮掖之內兵起。○帝寢疾。以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爲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帝崩。

【班固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集覽】綜核。七制解。相參錯爲綜。不虛揔爲核。【推亡固存】書仲虺文也。有亡道者則推而滅之。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今宣帝於呼韓邪而固存之。走郅支使遠遁焉。故此贊引仲虺誥語云。【信威北夷】信讀曰伸。一說謂恩信及威聲並著于北夷。【侔德殷宗周宣】殷高宗周宣王皆中興之主。今宣帝之德可與侔齊也。【正誤】信威北夷。今按信音伸爲是。【質實】周堪。文安人。

【書法】武帝之末。始書受遺詔。於是再見。自是歷東漢之世無書者。至昭烈之末而後書。賢善贊曰。宣帝號尚嚴。而篇中書寬恤之政四。詔有大父母父母妻勿繇。詔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令郡國歲上繫囚掠笞瘦死者。以課殿最。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勿坐。詔非惻隱之發乎。惜夫信鳳皇。惑碧雞。而趙楊韓之死。不免書殺。此綱目所以責賢者之備也。

太子奭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考異】按元不元年。已書宣帝尊上官后曰太皇太后。此年所書疑羨。

【書法】太皇太后何。昭后上官氏也。據下書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宣帝即位。嘗尊爲太皇太后矣。元帝視之。則曾祖母也。於是復稱皇太后。而書尊曰太皇太后者。蓋太皇太后之上無以稱之。故云爾歟。

癸酉

孝元皇帝初元元年。春。正月。葬杜陵。【質實】一統志云。杜陵在西安府城東

南一十五里樂遊原。有廟。許后陵亦在焉。○赦。○三月。立倢伃王氏爲皇后。

考異 按唐高宗永徽五年。書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只著高宗麀聚之醜。而唐詔謂事同政君。據甘露三年。書皇孫驁生。分注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至是生成帝。則此上當先書以宣帝宮人王氏爲倢伃。必傳寫闕漏。

○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賦貸種食。

書法 書嘉恤民也。終綱目書以苑賦民三。是年。章帝建初元年。晉穆帝永和元年。燕以園假民一。初元二年。

○夏六月。大疫。詔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書法 書救災也。書大疫始此。綱目書疫十有五。而書大者十一。秦戊午年。宣帝元康二年。並疫。是年。桓帝延熹四年。靈帝建寧四年。熹平二年。光和二年。五年。中平二年。後主建興十二年。晉甲午年。乙未年。並大疫。惠帝元康六年。七年。並疫。懷帝永嘉六年。大疫。書救災之政二。宣帝元康二年。是年而已。

○秋九月。關東大水饑。○以貢禹爲諫大夫。罷宮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

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爲諫大夫。問以政事。禹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文景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今工作數千。歲費鉅萬。廄馬食粟將萬匹。武帝多取好女至數千人。塡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又以後宮女置於園陵。使天下承化。取女過度。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夫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司馬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爲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爲賢。知而不言。爲罪愈大矣。**集覽** 齊三服官。齊國舊有三服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取女** 取與娶同。**水衡** 張晏曰。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顏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食貨志。初。大司農管鹽鐵官布。故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

上林苑。**質實** 貢禹。琅邪人。

發明 元帝繼統之初。勉務未遑。首以公田振業貧民。賦貸種食。未幾又復振困乏。罷宮館。減獸馬。凡見於綱目所書者。班班可紀。雖文景初政。未有是也。然治道不進。反爲基禍之主。何哉。優柔不斷。閹宦用權。大本既已不立。縱有一二小善。無益於事。書之不沒其實。所以示人君不可不知所本。

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故地。**集覽** 戊巳校尉。顏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巳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巳爲名。有戊校尉。有巳校尉。一說戊巳居中。鎭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

二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爲庶人。**質實** 劉更生。即劉向。宗正令德之子。

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爲之副。望之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言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

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與高爲表裏。議論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以備諫官。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高爲奸利。及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事。曰。皆堪更生教我。待詔華龍行汙穢。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欲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

師傅。旣下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罪，收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集覽〕中人，宦官也。建白，建議而告白於上。不延刑人，注見昭帝元平元年。章視，視與示同。以奏章出示周堪。待詔金馬門，注見武帝元光五年。

〔發明〕元帝至是已不可與有爲矣。望之、堪皆以師傅舊人受遺輔政，未及二載，乃與更生俱以無罪被繫。至於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豈詰問得如文，復不能正其欺罔之罪，乃反黜免堪等。其昏庸若此，尚可與之有爲哉。考之前史及參以分注，止謂堪、更生繫獄，而不及望之。今綱目所書，則併以望之爲下獄何哉。觀恭顯召致廷尉之奏，望之固已俱在其中，至史高言亦有先驗師傅下獄之語。旣曰師傅，則不但堪、更生明矣。此下書又謂望之他日特以不肯就獄之故而死，是前此未嘗逮繫也。殊不知恭顯初奏旣已併及望，無獨免之理。特始焉謁者召致，切意望之是時猶可恕名全，後來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故決意自殺爾。況恭顯併奏，元帝旣可其請，正使果不下獄，是亦下獄之人也。綱目所書，夫豈過哉。故特詳而辯之。

隴西地震。〔質實〕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敗城郭星室，壓殺人。

罷黃門狗馬，以禁囿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夏四月，立子驁爲皇太子。

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上欲以爲左馮翊，會敞病卒。〔質實〕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

〔發明〕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高蹈丘園，爲明哲保身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朔望，果何爲哉。去就不明，以及其身。綱目雖無貶詞，而義明在其中。其有愧二疏多矣，又果見幾之君子乎。是以他日自殺，書削其官也。

○關東饑。○秋七月，地復震。

〔書法〕復者何？異之也。先是書地震多矣，未有一歲再震者，以是爲異也。故特書復。自是不可勝書，雖

宦寺之爲害最烈者，人主不能燭之於始，以爲微而易制，及寵之以爵祿，授之以事，權遂至驕恣橫肆，如弘恭、石顯，擅作威福，敢於戕害大臣，而毫無忌憚之心。易曰童牛之牿，豶豕之牙，當禁之於未然也。

一歲再震，不以復書矣。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一歲再震者十三：元年，安帝永初四年，元初二年、六年，延光元年，順帝永和二年、三年，桓帝元嘉二年，靈帝光和元年，獻帝初平四年，興平元年。而一月再震者二：桓帝建和三年，靈帝熹平元年。

○以周堪、劉更生爲中郎，尋繫獄，免。冬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爲中書令。〔考異〕按上分注，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竊考前漢刑臣與政，恭、顯爲罪之魁。此書石顯爲中書令，而前不書弘恭爲中書令，亦是闕漏。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以爲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爲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服，遂逮繫獄，免爲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其冢，終帝之世。是歲恭死，遂以顯爲中書令。〔司馬公曰〕甚矣孝元之易欺而難悟也。夫恭、顯之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望之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書法〕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故者必有其故，於是有任其咎者矣。然則望之何以不書爵？病漢也。曷爲病之？望之顧命大臣，無罪免爲庶人矣，賜爵固不足書也。弘恭爲中書令則不書，書石顯何？病漢也。曷爲病之？望之自殺，帝涕泣不食矣，不惟不能罪顯，又以爲中書令，是誠何心哉？綱目聯書之，所以深病帝也。

乙亥

〔發明〕望之自殺不言其故元帝之弱固無可言者若夫以宦者而令中書則其禍博矣謹而書之所以著漢業衰微之本

三年春罷珠厓郡

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殷周之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人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以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叛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斂役重寇賊並起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饑饉保元元也且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以問大臣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擊珠厓興兵連年校尉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詔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捐之誼曾孫也〔集覽〕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書禹貢孔氏傳曰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也漸子廉反朔南北方也蔡氏傳曰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効焉故謂之教[illegible]曰地理志張掖郡居延縣西北有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孔穎達曰流沙當是西境之最遠者也而地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計當在居延縣西大遠矣志言非也杜佑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沈括曰嘗過無定河活沙履之百步皆動如行幕上或陷則人馬車駝以百千數無孑遺者或謂此即流沙也案五代晉高居誨使于闐記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此沙行四百餘里登沙嶺渡白

丙子丁丑

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五百里至甘州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西至瓜州瓜州南十里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欲與〕與讀曰預下不欲與同〔江黃〕史記杞世家注索隱曰江黃二國並嬴姓也地理志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在汝南弋陽縣括地志云秦時黃都在光州定城〔氐羌〕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蠻荊〕周本紀泰伯于如荊蠻正義曰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改曰荊後通號吳越之地爲荊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朔方〕注見武帝元朔二年〔越裳氏重九譯而獻〕越裳南方遠國名在交趾之南周成王時重九譯而來獻白雉重九譯注見武帝元狩元年〔駱越〕注見文帝元年〔悁悁〕詩澤陂篇中心悁悁注悁悁猶悒悒也悁烏玄反〔保元元〕戰國策子元元注師古曰元元善也姚察云古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爲元故云黎元其言元元者非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言喁喁也可足愛貌未安其說〔正誤〕注悁今按悁悁憂也悁當如說文悁忿也魯仲連曰棄忿悁之節〔質實〕一統志云江春秋時國名漢改爲陽安縣屬汝南郡晉省入安昌縣故城在汝寧府息縣西南一十里〔黃〕古黃子國名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汝南江夏二郡三國魏省之故城在汝寧府定城縣西一十二里〔賈捐之〕洛陽人誼之曾孫

夏赦○旱○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

〔質實〕甘泉宮注見文帝三年建章宮注見武帝太初元年

○以周堪爲光祿勳張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

猛堪弟子也〔質實〕張猛城固人騫之孫也

四年春三月帝如河東祠后土

〔質實〕祠后土注見武帝元鼎四年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

〔集覽〕周子南君武帝封姬嘉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質實〕一統志云承休漢之縣名元帝所置屬河南郡後光武封姬常爲承休公王周郎此時改曰承休縣唐初改爲梁縣後省之故城在南陽府汝州東

○三月帝如雍祠五畤

○夏四月有星孛于參○六月以貢禹爲御史大夫罷鹽鐵官常平倉及博士弟子員數

用禹言詔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罷角抵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民有通一經者皆復省刑罰七十餘事禹尋卒。

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

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求侍子漢議遣衞司馬谷吉送之貢禹匡衡以爲郅支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願送至庭許之既至郅支殺之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遣使迎郅支欲與合兵取烏孫郅支數怨烏孫遂引兵西衆寒道死餘三千人康居王以女妻郅支甚尊敬之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擊烏孫至赤谷城烏孫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里。 集覽 赤谷城烏孫大昆彌治于此 質實 康居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朔三年匡衡東海承人。

永光元年春郊泰畤。

上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曰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衞之樂臣誠悼

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集覽 鄭衞之樂記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衞音趨數煩志皆淫於色而害於德也注趨數音促速正義曰鄭衞之音即靡靡之樂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將樂器投濮水而死後晉國樂師師涓過焉聞水中作此樂因聽而寫之既還爲晉平公鼓之師曠曰亡國之音也得此必於桑間濮上乎鄭玄曰濮水之上有地名桑間在濮陽南以界乎鄭衞二國之間故名鄭衞之樂 質實 薛廣德沛國相人。

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

始詔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書法 終綱目舉敎科二是年及順帝陽嘉元年

三月赦。○雨雪隕霜殺桑。○秋上酎祭宗廟。

考異 按名號例曰正統之君秦漢以下曰帝注云其曰上者當時臣子之辭今不用此年書上必傳錄之誤。 集覽 上酎上是掌反獻也酎注見武帝元鼎五年

上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驅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遂從橋。

大饑。○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

上始即位連年災害言者歸咎大臣於是上以朝日引見丞相責以職事定國等皇恐上書自劾乞骸骨乃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 書法 以災害也於是始書罷。

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爲河東太守。張猛爲槐里令。

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周文開基崇推讓之風銷分爭之訟武王繼政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下

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更相讒愬轉相是非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原其所以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用賢未能三旬而退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今佞邪共謀違善依惡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

者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邪？興頗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前以堪為當誅，故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食邑，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豐前數稱言堪、猛之美，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專作苛暴，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反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為庶人。尊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司馬公曰：豐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

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集覽】章交公車，人滿北軍：言奏章之多，其被棄劾者衆也。劉向傳注：千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又公車注見文帝二年，北軍注見宣帝地節三年。【踰時】一時三月也。【二府】丞相府、御史府。出令則如汗。汗令出善，令未踰時而反，是反汗也。易渙汗其大號。朱氏曰：渙汗，謂號令當散，如汗之出于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道猶物出不合反。【譖詆】譖，惡誣毀也。【流言】謂其言如水之流。謗毀無實。【飛文】無姓名之文，不知所從來也。【汲引】引薦也，如井中汲水，引之而升也。【險詖】詖，彼寄反，字與波通。詩卷耳篇序：險詖私謁之心。注：崔云：險詖，不正也。【齗齗】齗，魚巾反，齗齗，爭辯之意。劉向傳注：齗齗，忿嫉貌。光祿勳，周堪也。謂堪不可用，故言堪。本作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城門校尉】百官表云：掌京師城門也。兵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言豐前為司隸校尉時，於春夏繫治人也。百官表云：司隸校尉，職掌徒隸，捕巫蠱，督大姦猾。【質實】一統志云：諸葛豐，琅邪人。【槐里】漢初縣名，屬京兆尹，東漢以後因之，晉為始平郡治所，後廢之。故城在西安府興平縣東南一十里，即犬丘城也。其西城名小槐里。

【書法】於是豐劾堪、猛，帝既以是罪豐矣，乃復左遷堪、猛，是誠何心哉？綱目上書豐有罪，下書左遷堪、猛，病帝也。

待詔賈捐之棄市。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顯，興曰：顯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興髡鉗為城旦。司馬公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集覽】言君蘭為句，君蘭，楊興字。捐之謂我若得朝見時，即以君蘭言之於上也。通鑑考異曰：案荀紀蘭作簡。【五鹿】複姓。風俗通云：五鹿，衛邑，晉公子重耳封舅犯於此，後因為氏。【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真大治者，非文致太平之謂；士則不隔者，謂賢士之路開，無隔塞之患也。列子：黃帝治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史記秦本紀：自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質實】五鹿充宗，頓丘人。

匈奴呼韓邪單于北歸庭。

二年，春二月，赦。○以韋玄成為丞相。○三月朔，日食。○夏六月，赦。

【書法】赦必書，不悉書也。自元帝始，其自元帝始，何不勝書也。自趙王政始書大赦，秦始皇帝不書赦。二世書大赦一，高帝在位十二年，書赦三，而五年一赦再赦，惠帝在位七年，書赦一，呂太后八年不書赦，文帝七年始書赦，凡二十三年，書赦三，景帝十六年，書赦六，武帝五十四年，書赦一十八，昭帝十三年，書赦七，宣帝二十五年，書大赦一，書赦八，凡書赦九，而為鳳而赦者居其四，元帝即位至是七年，書赦五矣。合而考之，秦皇、呂后不論，莫疎於文帝，其次惠帝，而元帝為最數矣。故畧之，自是赦無事義者不書。

○以匡衡為光祿大夫。

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閔愍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得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重聲色，

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紀綱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傚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武帝末年群盜並起人不自安及光武擾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爲赦矣胡氏例自此後赦之無事義者不復載今從之【集覽】（刑猶難使錯注見文帝十三年刑錯）【楨幹】幹通作榦書費誓峙乃楨榦注楨音貞榦工旦反蔡氏傳曰楨榦築之木題曰楨牆端木也旁曰榦板兩邊障土者精祲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顏師古曰祲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左傳昭十五（年吾見赤黑之祲注祲妖氣也氛惡氣也祲子鴆反）

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兵擊之冬十一月大破之

上以隴西羌反詔丞相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以爲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畔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爲民方收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爲所敗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爲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關內侯【集覽】（師不久暴劉伯莊曰暴音僕露也謂不久宿兵於郊野之外無慮詳見五代唐明宗長興三年通釋史炤曰和胡卧反應也）【正誤】（無慮今按集覽註見）宋文帝元嘉六年愚謂無慮者言不用計慮可知其數也

庚辰

三年春三月立子康爲濟陽王【質實】（一統志云濟陽漢初縣名屬濟陰郡後爲濟陽國於此東漢廢之故城在兗州府曹縣西南五十里）○冬十一月地震雨水○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

（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

【書法】（自武帝始置博士弟子五十人元朔五年至帝罷其員數民通一經者皆復其身初元五年及是復除者多無以供役然後又以千人限之意雖近狹而實廣也故綱目不書限書置而當時儒學之盛亦可見矣）

辛巳

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爲光祿大夫張猛爲太中大夫猛自殺【考異】（提要猛自殺上有冀辛二字據分注刊本漏也）

上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詣行在所拜爲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管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illegible]周堪反因石顯自專是歎進退顯而以誠爲導也豈其年老病耗志不能氣而然（歟若當望之飲鴆之後猛務而去則善矣）

【書法】（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故者必有其故於是有任其咎者矣是時帝以日食召）前言日食咎在堪猛者責問之因徵用二公則是帝既知猛矣而又縱顯譖之自殺帝誠何心哉猛不書

官蒙上文也。

發明 望之。堪。猛。更生。下獄自殺。皆不書。其故則元帝之闇可知。雖然。堪以受遺大臣。隨卽黜辱。自宜亟退。況賢如望之。猶且不免。堪乃復列九卿。方且援引張猛給事中。歷數年間。未聞有所補益。而左遷之命下矣。此又不去。尚復何待。是時羣小在內。主德不明。必無可爲之理。雖日召用。果何爲者。日進不已。自取顚覆。無可稱述。故異不書卒。而猛之自殺。且削其給事中之官。蓋其進退存亡。皆不足錄。故畧之爾。畧之者。賤之也。其言嚴矣。

冬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又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至是行之。

集覽 親盡宜毀。穀梁傳曰。作主壞廟。范甯曰。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示有所加也。老蘇族譜引曰。服始於衰。而至於緦。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毀其廟而不祭矣。文公家禮曰。易世則改題主。而遞遷之。注云。大宗之家。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小宗之家。高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其禮大祥章亦云。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別子也。則遷主於墓所不埋。夫遷主於墓而不埋。則墓所必有祠堂以奉墓祭。

書法 禮凡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自漢太上皇廟。高帝令諸侯王國皆立廟。是後高祖太宗世宗莫不立焉。非也。於是而罷之。亦非也。故謹書之。

作初陵。不置邑徙民。

書法 特筆也。帝於是可謂知節矣。

五年。秋。潁川大水。（**質實** 潁川。郡名。注見靈帝中平元年。）○冬十二月。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廟園。（**考異** 孝惠下不或漏皇字。）

（從韋玄成之議也。）

發明 昔魯毀泉臺。春秋書之。傳者謂先君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夫一臺之毀。猶譏之若此。況祖宗廟園乎。如使立之非禮。則立之者失禮。承襲已久。無故毀之。乃所以彰前人之失也。故去年書罷祖

宗廟在郡國者。今年書毀太上皇惠帝寢廟園。明年書罷孝文太后寢祠園。毀者是。則立者非矣。特書屢書。皆譏之也。

以匡衡爲太子少傅。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濟陽王康愛幸。踰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所以原情性而明人倫。正其兆而防未然也。故聖王必愼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愼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集覽 二后。文王武王。**復復** 上音扶富反。又也。下音扶目反。返也。**集成** 顏師古曰。樂音洛。已成之業也。**大察** 用明大過也。**詩始國風** 詩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文公傳曰。所謂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是也。蓋謂國風篇章之始。亦風化之所由始也。禮本冠婚。記冠義曰。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婚義曰。婚禮者。禮之本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記冠義曰。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注。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醮。祭也。冠禮醴重而醮輕。不醴。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動靜游燕所親。每動靜游燕之間。必皆與所親

者俱。

河決。

初武帝既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集覽】塞宣房房本作防初河決瓠子隄武帝親臨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房義取宣導防塞也館陶注見晉孝武帝太元九年屯氏河在魏郡館陶縣境內屯徒渾反隋誤以屯爲毛乃置毛州失之矣清河靈鳴犢口史炤曰鳴犢河名在清河郡靈縣鳴犢案清河今恩州是【質實】一統志云宣房宮名在大名府開州城西南二十五里瓠子口之上屯氏河卽衞河也在東昌府館陶縣西二里漢名屯氏河隋爲永濟渠亦曰御河源自河南衞輝府輝縣東北流至臨清與會通河合流入海河源發登州府棲霞縣南自東流經萊陽縣界合清洋河入海〔清河〕漢之郡名治武城縣後魏移置清河郡及縣於漢[illegible]城縣[illegible]仍舊後周置貝州郡如故隋罷郡以清河縣[illegible]五代晉置爲永清軍宋改爲恩州金屬大名府元直隸省部本朝改爲縣仍屬東昌府〔靈〕漢之縣名屬清河郡晉廢之故城在東昌府博平縣西北三十里〔鳴犢口〕在東昌府高唐州南三十五里漢武帝時河決靈鳴犢口卽此

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于梁。【集覽】隕石注見武帝征和四年〔梁〕國名注見景帝三年

○**罷孝文太后寢祠園。**

二年夏六月。立子興爲信都王。【質實】〔信都〕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秋。殺魏郡太守京房。**

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爲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illegible]充宗爲尚書令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

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靁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雍塞顯及充宗欲遠之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許之未發復詔止之房去至新豐上封事曰臣前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至陝又言議者欲隔絕臣而陛下聽之此蒙氣所以不解而太陽無色者也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行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爲博道其語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爲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王以爲信驗顯知之告房與博非謗天子詿誤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胡氏曰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淺者聖人猶有不可[illegible]況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纔得爲郎其交固淺矣陳考功法帝雖溺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爲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而不明其道徒之[illegible]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illegible]以災變占候爲事此易之末也[illegible]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逆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古之君子[illegible]理而[illegible]則易之道也【集覽】因延壽姓焦名延壽字贛[illegible]郎注見武帝元朔三年豎刁豎音樹刁與貂通周禮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illegible]

故使之通命令給小事焉顏師古曰豎刁即寺人貂齊桓公之閹官也管仲死桓公以豎刁爲用桓公病易牙與豎刁作亂房抱京房之指意已論爲何論曉也〔新豐〕本京兆驪邑也漢高以太上皇思土乃築城寺市里似豐縣又徙豐民實之號曰新豐括地志云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後魏移縣於陰盤城說好名也左傳宋上卿正考父之後草皆持東與上章文案也所作求朝之奏草並持向東以與憲王註誤註古賁反亦誤也案宣帝詔曰奏王湯爲逆註誤東民部此〔正誤〕奏草皆持東與上今按草字當爲上文奏字爲有蓋以避房所遊宣帝所作求朝奏草二者皆持東與上若獨持奏草則不云皆也〔質實〕一統志云〔京房〕東郡頓丘人〔焦延壽〕東郡頓丘人〔魏郡〕漢初所置治鄴東漢末冀州亦治鄴魏曹操受封於此後稱爲鄴都晉仍爲魏郡爲冀州治後趙石虎前燕慕容儁並都之後魏於此置相州東魏高齊皆都之改曰司州北齊武帝又改爲清都郡後周復改爲相州及魏郡治安陽隋初復鄴都爲相州大業初復爲魏郡唐爲相州天寶初改鄴郡乾元初復爲相州五代梁置昭德軍節度晉改彰德軍宋復爲相州屬河北道金置彰德府元改彰德路本朝改爲彰德府隸河南道〔新豐〕注見成帝鴻嘉元年〔陝〕縣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一年

〔發明〕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盡言以殺其身若房者可謂學易而不知夫易者也雖然此特爲房言爾若元帝者既知其言之是矣不惟不能用又從而殺之是烏足以爲君哉死不以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下御史中丞陳咸獄免爲城旦〔質實〕〔陳咸〕沛郡相人萬年之子

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與雲皆下獄免爲城旦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己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爲驗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惟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上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顯聞衆人匈匈言己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己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隱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言行事物必核其真然後應之則衆正積於上而萬事實於下矣〔集覽〕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印紐政府持信也纍倫追反禮記纍纍如貫珠綬組也若若長貌顏師古曰印纍纍綬若若言其兼官衆多也應劭漢官儀曰御史大夫以上金印中二千石銀印千石至四百石皆銅印也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闊三尺法天地人也佩印之組也〔乃時歸誠〕時時歸納誠款以取信於上漏盡刻漏法以銅爲渴烏狀如鉤曲注水以浮刻漏之箭律歷志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注漏謂銅壺刻謂浮箭追步也財幸財與纔通淺也猶言僅也謂則近愛幸〔正誤〕財幸今按財與裁通裁擇而幸從其言也見漢書賈誼傳註〔質實〕朱雲魯人

閏八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考異〕提要閏字上誤加秋字

〔書法〕后崩不氏此其書氏何別疑也於是太皇太后歷四朝矣故詳之后崩書氏自此始

○冬齊楚地震大雨雪

〔書法〕綱日雪不書書三月雪四月雪記異也此冬雨常也何以書地震而大雪則非常矣故書

三年夏六月丞相玄成卒秋七月以匡衡爲丞相○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質實〕一統志云陳湯山陽瑕丘人甘延壽郁郅人

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發民作城遣使責諸國歲遺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甘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驅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延壽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從之部勒行陳合四萬餘人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郅支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入朝

見天子哀憫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進薄城下四面圍城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

集覽 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先是郅支單于遣使求侍子元帝遣谷吉送其侍子至單于所郅支殺之所以求問谷吉何爲而死也今乃至康居求問者蓋其年康居迎郅支至其國與之合兵也康居國在長安西萬六百里○居音渠○剽與慓通漢書項羽剽悍史記作慓悍索隱曰慓疾悍勇也或云慓輕也剽匹妙反凡而見凡常也此非尋常所見之事延薄薄音博迫近之義左傳宋師未陣而薄之注薄之者迫與之戰也鉦鼓鉦音征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周禮以金鐃止鼓注鐃尼交反小鉦也鹵楯楯兵器也所以蔽身扞目者鹵或作櫓大楯也楯竪尹反字本作盾被劍創音初莊反傷也徐氏按此正刀劍字

發明 延壽爲都護而陳湯乃副校尉耳今乃以湯主兵者蓋設謀在湯而延壽則從之者也故其書其如此若夫郅支殺漢使者前已顯書于册湯能誅之可謂偉績然綱目不沒其矯制之實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固春秋之法也

丙戌

四年春正月傳首至京師縣藁街十日

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郅支單于反逆未伏其辜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丞相匡衡等以爲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群臣上壽置酒

集覽 縣頭槀街縣挂也三輔黃圖云槀街在長安府南門內晉灼曰槀街舊有蠻夷邸若今鴻臚館掩骼埋胔記月令孟春文鄭氏注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掩埋之者不以死氣逆生氣也骼江百反胔才賜反

書法 書與其延壽襲擊何不以矯制累延壽也樓蘭王傳首北闕下不書此何以書罪郅支也前書殺漢使者其罪矣是故苟矯也雖討有罪必書矯示民有君也然則樓蘭非殺漢使歟樓蘭之罪既謝服矣又詐殺之以是爲非討也故傳首不書

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涇水逆流

質實 藍田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年霸水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安陵惠帝陵邑注見惠帝七年涇水注見秦王政元年

書法 岸崩何常事也何以書涇水逆流則非常矣終綱目書岸崩三是年新莽四年章帝元和六年山崩壅涇水者二是年新莽兩子年

發明 地宜靜而震山宜安而崩水宜順而逆是皆反常之變也小人竊柄君子在野臣不臣之應著矣下逆上之理明矣上天之告戒切矣綱目之書法嚴矣

丁亥

五年夏六月晦日食○秋七月復諸寢廟園

上寢疾久不平以爲祖宗譴怒故盡復之唯郡國廟遂廢

集覽 寢廟園寢謂陵上寢殿園謂山陵塋域顏師古曰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爲也寢本在宗廟後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不平疾未愈

書法 前書罷上皇孝惠寢園矣又書罷孝文太后寢園矣於是而復則以上體不平故也漢人輕議宗廟之罪大矣備書譏之

發明 既罷之又復之至明年又罷之及成帝繼體又既而復之其罷也以禮不合其復也以體不平是否得失果安在哉書之者惡之也

徙濟陽王康爲山陽王

質實 濟陽國名注見永光四年山陽國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

戊子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寇孝武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

笑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前已罷外城，省亭隧，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中國尚建關梁，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亡出從之，六也。邊人奴婢愁苦，聞匈奴中樂，欲亡者多，七也。盜賊桀黠，亡走北出，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卒有他變，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單于自以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對奏，天子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歸號昭君爲寧胡閼氏。【集覽】良家子，如淳曰：良家子非醫巫商賈百工也。又注見宣帝甘露三年。家人子。幕北，幕通作漠。贊曰：沙土曰漠。應劭曰：沙漠之北，匈奴南界也。卽突厥中磧耳。塞徼，塞，先代反。塞之爲言隔也。徼，音叫，境也。謂以木石水爲界。曾約曰：西南之徼，猶東北之塞也。亭隧，注見武帝征和四年。關梁，周禮司關注：關，界上門也。梁，水橋也。詩：造舟爲梁。將軍嘉，嘉，將軍名也，姓許。閼氏，注見高帝六年。【質實】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敦煌，郡名，注見唐莊宗同光二年。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隴西，注同上年。

三月，以張譚爲御史大夫。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逡，脩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逡，因言顯顓權。上怒，罷逡。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逡兄大鴻臚野王。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集覽】野王，名也，字君卿，馮逡之兄。【質實】馮野王，杜陵人。

以召信臣爲少府。

信臣先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瀆，以廣溉灌，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徙爲少府，請諸離宮稀幸者，勿復繕治，省樂府諸戲及太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費數千萬。【集覽】召信臣，召，姓也，與邵通，音寔照反，周文王子召公奭之後。阡陌，劉伯莊曰：閒田界道，使不相干也。陌，莫白反。風俗通曰：阡陌，田閒道也。以視好惡，視，古示字。漢書高紀：視項羽無東意。注顏師古曰：漢書多以視爲示。好惡，並去聲。【質實】一統志云：召信臣，九江壽春人。

夏，封甘延壽爲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

初，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而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案驗，是爲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

決。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斬郅支之首，埽谷吉之恥，且使呼韓喜懼，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勳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小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今二人功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詔赦延壽、湯，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

（罪之可也。罪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宜焉。劉氏曰：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爲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爲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有小大矣，爵有小大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則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集覽】立出吏士立便放出所繫之吏士。【毀重】指毀戟重也。【居三重城】作焉曰劉向疏本作五重城，疑五字誤。【靡億萬之費】靡讀與糜同，散也。【貳師】李廣利也，爲貳師將軍。【功德百之】功與德百倍勝之。【常惠隨欲擊之烏孫】宣帝時，烏孫昆彌上書言匈奴侵擊，唯天子出兵救之。漢遂遣常惠護烏孫兵，其擊匈奴，後隨昆彌還。宣帝以常惠奉使克獲，封爲長羅侯。【鄭吉迎日逐】宣帝時，鄭吉田於渠犂，神爵二年，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來降，使人與鄭吉相聞，吉遂發兵迎詣京師，上嘉吉功，封安遠侯。【解縣】縣讀曰懸。解，割懸之義。送詣爲奉世前破莎車功。宣帝時，莎車國殺漢使者，衛候馮奉世矯制發兵進擊莎車，其王自殺。宣帝議封奉世，蕭望之以其矯制，雖有功不可爲後法，乃以爲光祿大夫。今杜欽以事雖已往，故追訟之。毀泉臺則惡之。公羊傳：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文十六年毀泉臺。泉臺者何？郎臺也。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春秋譏之，謂但當勿居，令自毀壞，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且以其無害於民也。舍中軍則善之。舍音捨。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次國二，小國一，其將皆命卿。魯次國也，命卿一人，無中軍。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公羊傳：作三軍者何？三卿也。舍中軍者何？復古也。君子善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於民也。【質實】一統志云：義成，漢初縣名，屬沛郡，甘延壽受封爲侯即此，東漢廢之，故址在鳳陽府霍丘縣北四十里。杜欽，南陽杜衍人，延年子也。）

五月。帝崩。

（班彪曰：元帝寬弘恭儉，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集覽】貢薛韋匡，貢禹、薛廣德、韋玄成、匡衡。【書法】首書贊曰：元帝之初，則月而書恭儉愛民之事，[illegible]可謂賢矣。然而不能辨別邪正，望之輩、更生並廢，書下獄免，而望之、猛又皆以自殺，書漢業之衰，實自帝始。綱目備書譏之，以見君人之德莫大於明與斷也。）

復罷諸寢廟園。

（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請悉罷勿奉。奏可。【書法】[illegible]寢園以爲親盡宜毀，則不當復；以爲宜復，則不當罷。罷而復，復而罷，予奪唯意，謂之何哉。綱目詳書之，所以深罪之也。）

六月。太子驁即位。

（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又愛幸。上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駙馬都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王，帝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悲不能自止，而太子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以責讓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感損，切戒太子毋涕泣感傷陛下，臣罪當死。上意乃解。及寢疾，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時，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感寤，喟然太息曰：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卻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即位後數月，匡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物有節文。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

（奏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集覽】〈鞞鼓〉騎鼓也。周禮旅帥執鼙。記月令命樂師脩鞀鞞鼓。先儒謂鼓有柄曰鞀。大鞀曰鞞。鞞與鼙同。又樂記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鼙。步西反。〈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隤。徒回反。下墜也。擿。今則擲投也。擿逆軒檻邊。於其上以銅丸墜下而擿鼓也。楚辭招魂。高堂邃宇。檻層軒。廊。危。集韻。軒。樓板也。檻。軒前欄也。殿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落。〈中嚴鼓之節〉中。竹仲反。當也。嚴鼓。嚴鼓節也。〈器人〉取人器能也。如孔子謂子貢瑚璉之器。〈陳惠李微〉二人皆黃門鼓吹。〈相長大〉言中山王與太子長大相等。〈立膠東王故事〉初景帝立子榮為太子。廢為膠東王。後廢榮而立徹。是為武帝。〈青蒲〉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服虔曰。以青緣蒲席也。孟康曰。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諸說各不同。今兼錄之。〈莫不歸心臣子〉史丹傳注。顏師古曰。言臣子者。謂自言為臣子也。仲馮曰。臣子宜屬下句。不當斷之。〈為國生意〉將為國家別生他意。〈妃匹〉妃讀與配同。〈齋〉齋恭謹貌。嚴讀曰〈發路寢〉人君所居皆曰寢。鄭玄曰。路寢制如明堂以聽政。路。大也。杜預曰。路寢。正寢也。〈朝〉諸侯群臣之處。〈基楨〉基。始也。楨謂楨幹。板築之木也。【正誤】〈中嚴鼓之節〉今按。嚴謂急擊也。）

（〈中山王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今按。長字上聲。顏師古曰。同處長養。以至壯大也。〈天下莫不歸心臣子〉今按史丹傳。臣子下有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一句。故仲馮以為宜屬下句。綱目節去此句。而臣子二字。一本改作太子。豈失子意邪。刪去二字尤順。【質實】一統志云。〈史丹〉魯人。）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質實】一統志云。〈王鳳〉元城人。賀之孫也。【書法】書元舅何。譏也。王氏之篡始此矣。故謹書之。是後凡再書舅。王鳳書舅。王崇書舅。【發明】元舅未有書。而此書之者。所以著外戚得權之始。新莽篡竊之漸。履霜堅冰。可不戒哉。）

○秋七月。葬渭陵。（【質實】一統志云。〈渭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北十二里。）

孝成皇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丞相御史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道死。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

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群下多是尊者。衡由是嘿嘿不自安。【質實】〈高陵〉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九年。【書法】書免歸道死何。譏失刑也。人不能誅而天誅之。於是漢為失刑矣。故書以罪免而削其中書令。終綱目宦官書免二。石顯。侯覽。書削官三。曹節。仇士良。李敬定。）

有星孛于營室。○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集覽】〈譚商立根逢時〉五舅之名。平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紅陽侯王立。曲陽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時。【質實】一統志云。〈安成〉漢舊縣名。屬汝南郡。後省之。故城在汝寧府城東南汝水北。）

○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書法】齊淮南王不序文帝十六年。此其序何。病漢也。序謂漢為病。漢以為無一人不侯矣。故下書黃霧四塞。帝之昏實為之。譚等不書舅。蒙上文也。【發明】上書請舅封爵。下書黃霧四塞。天戒昭然可知。乃反博問公卿大夫何哉。及夫楊興等指言其失。亦且如水投石。成帝初政。謬戾若此。雖欲不亡得乎。）

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書法】兩月何。非月也。非月也。故曰有。有也者。所未嘗有者也。漢書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晉書有三日相承東行。愍帝建興二年。皆未嘗有者也。終綱目各一書而已矣。晉穆帝升平元年六月。秦太史奏夜三月並出。不書。不與秦也。）

○冬。作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又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皆從匡衡之議也。【集覽】〈甘泉〉注見文帝二年。〈汾陰〉注見周赧王四十年。〈鸞路〉鸞注見文帝元年。鸞旗路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三年。五路。〈騂〉騂赤色馬也。二歲曰駒。記

庚寅

（郊特牲曰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及陳寶祠。（集覽 雍五畤注見景帝中六年郊五畤。陳寶祠史記封禪書秦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蘇林曰。若石質如石。似肝也。索隱曰。云于亥云語辭也。殷音隱。殷云殷聲也。云足句之辭也。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歲與葉君合。葉神來時。天爲之殷殷雷鳴。雉爲雊。臣瓚曰。在陳倉縣寶雞祠之。故曰陳寶。列異傳云。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爲媦。在地下食死人腦。媦乃言云。彼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爲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爲立祠。祭有光雷電之聲。雄止南陽。有赤光長十餘丈。來入陳倉祠中。所以代俗謂之寶夫人祠。抑有由也。括地志云。寶雞神祠在漢岐州陳倉縣故城中。今陳倉縣東有石雞在陳倉山上。葉縣屬南陽。葉君即雉雄之神。故時與寶夫人神合。質實 一統志云。陳寶祠在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史記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從匡衡之請也。）

始親祠南郊。減天下賦錢算四十。○以渭城延陵亭部爲初陵。（質實 渭城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九年咸陽縣。延陵注見綏和二年。初陵注同上年。）○三月。始祠后土於北郊。○立皇后許氏。

（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害。故選嘉女以配太子。上自爲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上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娶其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納讒。申生蒙辜。今聖王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爲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集覽 禮一娶九女。杜欽傳注。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極陽數也。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公羊傳莊十九年。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注娣姪女也。弟曰娣。兄之女曰姪。春秋成八年。衛人來媵。注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左傳曰。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九年。晉人來媵。左傳曰禮也。十年。齊人來媵。注異姓來媵。非禮也。公羊傳曰。三國來媵。非禮也。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令重繼嗣也。疏解云。不相嫉其保其子也。後徠異態。顏師古曰。徠古來字。後徠謂後進者。態異也。支庶有間適之心。詩箋正長之子曰適。係衆曰庶。支庶言本之有枝也。間謂離間也。晉獻納讒。申生蒙辜。注見高帝十一年。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小卞之作。詩小卞序。小卞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日周幽王娶於申。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詩以自悲。）

（書法 兩漢之爲書立某氏爲皇后者。恒辭也。此其書曰立皇后許氏何。許氏嘉女。嘉廣漢弟子也。倫序亦少乖矣。故異其文。異其文者。異其事也。兩漢立后異其文者五。惠后張氏。宣后霍氏。成后許氏。哀后傅氏。桓后梁氏。皆有故者也。詳惠帝四年。）

夏。大旱。○匈奴呼韓邪單于死。子復株累若鞮單于立。

（呼韓邪嬖呼衍王二女。長曰顓渠閼氏。生二子。曰且莫車。曰囊知牙斯。少曰大閼氏。生四子。曰雕陶莫皋。曰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呼韓邪欲立且莫車。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年。今平定未久。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閼氏曰。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立雕陶莫皋。約令傳國與弟。集覽 且莫車。且子余反。下且麋胥同。）

辛卯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

（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

（其議由鳳、大恚恨。【質實】一統志云、王商、蠡吾人。樂昌侯武之子。【書法】書詔何。嘉、王商也。終綱目書詔言二。是年、哀帝建平四年、新莽乙亥年。）

八月、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

（上欲專委任王鳳、故策免嘉。【書法】上欲專任王氏也。書策免始此。策免之辭有三。策免某官某者、無罪之辭也。某官某有罪策免者、有罪之辭也。某官某策免者、薄乎云爾之辭也。）

冬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直言極諫之士。

（杜欽、谷永上對、皆以爲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質實】一統志云、谷永、耒陽人。【書法】食震同日、大異也。震宮殿中、甚大異也。終綱目各一而已矣。）

越巂山崩。（【質實】越巂、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丞相樂安侯匡衡有罪、

免爲庶人。（【質實】樂安、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千乘郡。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爲庶人。【集覽】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顏師古曰、法有主守盜、斷官錢入己也。律條贓直十金、則至重罪。）

四年、春正月、隕石于亳四、于肥纍二。（【集覽】肥纍、邑名、屬真定、古肥子國也。纍、力追反。【質實】一統志云、肥纍、漢之縣名。屬真定國、即古之肥子國、後廢之。故城在真定府藁城縣西南。亳未詳。若華或疑即亳縣。未知是否。姑闕之。【書法】隕石記異也。先是蓋屢書矣。未有兩地同月者。兩地同月、大異也。終綱目書隕石十二。詳秦始皇三十六年。而帝居其四、是年、鴻嘉二年、元延四年。又有火生石中之書。帝之世何多異哉。至其兩地同月而隕、終綱目一而已。）

○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胡氏曰、武帝置中書宦官。宦官二世不易、舉頭之時、雖稱人主、豈易動哉。至是一朝廢罷、何其用力之省也。蓋政歸元舅、勢降外家、而廢罷不出於人主也。事雖盡善、而其所以則不徒然矣。【書法】此望之、更生、並前以屢請而獲罪者也。於是見之。書喜之也。亦傷之也。其傷之何。柄歸元舅、而廢置不出於人主矣。終綱目書罷宦官二。是年、靈帝中平六年、詔罷諸宦官。）

以王商爲丞相。○夏四月、雨雪。復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小心畏忌、有申伯之忠、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晻昧之瞽說、歸咎無辜、倚異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駮之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以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以永爲光祿大夫。【集覽】申伯之忠、周宣王之元舅也。鄭玄曰、申國名、以其忠於王室、使爲侯伯、故稱申

伯。重合、安陽、博陸之亂、重合侯馬通、武帝時謀反者、馬何羅之弟也。安陽侯上官桀、武帝時以捕斬重合侯功、封安陽侯、後事昭帝、謀反、族誅。博陸侯霍光、以捕得馬何羅等功、封博陸侯。其妻顯、弑皇后許氏、而光不發覺。光卒之後、霍氏謀反、族誅。舍昭昭之白過、舍式夜反。釋也。謂昭然明白有罪過者、乃舍之。又谷永上言、反除白辠、多繫無辜。忽晻昧之瞽說、晻鄔感反、謂暗不明也。瞽非謂無目者、但不察事、而言之不中於道、如無目之人。倚異、依物曰倚、異謂災異也。湛溺之意、谷永傳注、湛讀曰沈。書泰誓沈湎冒色。蔡氏傳曰、沈湎溺於酒色。偏駮之愛、謂後宮愛幸不周普也。毋避嘗字、謂已嘗字乳者不必避忌也。谷永傳注、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已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谷永爲王鳳洗前過也。仲馮曰、據王章言事坐誅、在陽朔初、而永此對在建始四年、則非爲王章言也。觀永前後之文、實若爲鳳、但史固於此對後、乃以永爲上第、擢爲光祿大夫、則固建始四年中事。【正誤】倚異政事、今按谷永之意、以災異爲偏寵無嗣之故、而帝乃倚以爲政事所致也。抗湛溺之意、今按湛與耽通、樂之過也。說文作媅、字從女。谷永以指湛溺女色、非謂湛溺於酒也。抗者用力克去之義。解偏駁之愛、今按偏者不周普也。駁者雜而不純。周不可偏、而亦不可駁也。【質實】一統志云、申伯河南）

人。周宣王母舅，封申。築城于謝。仲山甫宮作詩送之。詳見詩大雅篇。白虎殿，在西安府城中漢未央宮內。

【書法】綱目書三月雪四，未有書四月雪者。四月而雪，甚大異也。外戚之陰盛，而乾陽不能勝矣。白虎之對，借無能指及王鳳者，則是召也，亦具文而已。終綱目書四月雪二，皆帝世也。是年、陽朔四年。

秋，桃李實。

御史中丞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歡，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上嘉納之。【集覽】部刺史，武帝置，掌奉詔條察州，不循守條職，部刺史所察本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也。六條注見獻帝建安二十五年。譴呵及細微，譴，謫問也，呵與訶同，大言而怒也。華細微事亦譴呵之。申飭，本傳飭作敕，注敕約也。【質實】宣，東海郯人。一統志云郯

【書法】桃李華，嘗三書矣。惠帝五年、呂氏甲寅年、文帝六年。未有書秋桃李實者。秋華異也，秋華而實，大異也。終綱目書桃李秋實一而已。

河決。

先是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上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今既難明，屯氏河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以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至是大雨水十餘日，河果大決東郡金隄，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集覽】頃所以，頃，曩也，闊也。九河今既難明，禹所道九河今難辨明也。書禹貢九河，蔡氏傳曰：爾雅一徒駭，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鬴，五胡蘇，六簡潔，七鉤盤，八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然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爲九河之證，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平州正南有山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已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於分殺水力，爲句。殺，所界反，衰小之也。言於此處多穿渠，則水勢分而力薄。【金隄】括地志云：金隄一名千里隄，在東郡白馬縣東五里。【質實】清河，郡名，注見帝紀建始二年。【屯氏河】注見元帝永光五年。【靈鳴犢口】在同上年。【九河】已見爾雅。今按舊志，徒駭河在滄州慶清池縣西北二十里。太史河在南皮縣治北。馬頰河在東光縣界。胡蘇河在慶雲縣西南。簡潔河在南皮縣城外十餘步。鉤盤河在獻縣東南二百八十里。鬲津河在慶雲縣，又在樂陵縣西三十里。考書傳九河所在，與此多不合。又先儒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於海，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于海。此蓋後世新河，而傳以舊名爾。今亦湮塞，姑存于此，已上說見河間府志。【東郡】注見光武建武八年。【金隄】注見文帝十二年。

以王尊爲京兆尹。

南山群盜數百人爲吏民害，詔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選賢京兆尹。於是鳳薦尊爲京輔都尉，行尹事。旬月間盜賊清，拜京兆尹。【質實】一統志云：【王尊】涿郡高陽人。南山，注見文帝三年。

大將軍鳳奏以陳湯爲從事中郎。

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陳湯奉使顓命，盜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以言事不實，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曰：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故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四海。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詔出湯，奪爵爲士伍。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大將軍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伸。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

癸巳

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發城郭敦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集覽】帷蓋之報。記檀弓。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士伍。注見周赧王五十八年。【歷時】歷。經歷也。一時。三月。【質實】一統志云。段會宗。天水上邽人。【書法】拜官不書所自。此其書大將軍鳳奏何。病漢也。湯之功過不相掩明矣。石顯惡之。則止於賜爵。劾之。則以之坐免。大將軍鳳奏。則又以爲從事中郎。湯之功過不足論。而漢廷之予奪。一出於權臣。爲可譏矣。故特筆書之。自是書免爲庶人。徙燉煌。則以鳳死而爲惡之也。書詔還陳湯長安。則以王氏決勢而取前言之也。一陳湯耳。綱目屢書之。病漢而已矣。

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爲河隄使者。塞河決。

杜欽薦王延世爲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賜延世爵關內侯。【集覽】竹落。落與絡通。以竹爲外蕃而籠絡之。【書法】塞河不書其人。書延世何。嘉其職也。故特書嘉之。綱目書塞河八。書其人者延世而已。詳文帝十二年。

夏。四月。晦。日食。詔百官陳過失。

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劉向。杜欽。谷永皆以爲言。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庭用度。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疏自陳。以爲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也。今家吏不曉。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唯陛下察焉。上於是采谷永等言。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爲右。垂則列妾。使有法焉。【集覽】家吏。主倉穀飲食。壹受詔如此。爲何。壹猶言初。言家吏初受詔使如此。誠有疾。不得言法度易解犯。使我不敢輕動。【正誤】

甲午

壹受詔如此。今按。壹與大學壹是同義。猶一切也。

秋。復太上皇寢廟園。

給事中平當言。太上皇。漢之始祖。廢其寢廟園非是。上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

減死刑。省律令。

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時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集覽】奇請他比。奇。居宜反。比。頻至反。例也。奇請。謂於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他比。言引他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鉤摭】鉤。致也。摭。收拾也。毛舉。數其瑣細者。日舉行毫毛之事。言其微細之甚也。見漢書。

二年。春。正月。匈奴遣使朝獻。

匈奴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奉獻。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

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朝賀。無有二心。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其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上從之。遣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官位如故。不肯會見漢使。【集覽】詐諼。諼。況遠反。亦詐也。

沛郡鐵官冶鐵飛。【質實】沛郡。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書法】鐵飛何。冶大鑄也。故通鑑不書。綱目書之。終綱目一書而已。

○夏。楚國雨雹。【質實】楚國。注見景帝三年。

大如斧。

徙山陽王康爲定陶王。【集覽】山陽。地理志。河內山陽縣。又昌邑王廢。國除爲山陽郡。

自古外戚之禍莫甚於漢由王氏相繼專政根深蒂固加以莽賊承家篡文之奸往藏禍心令成篡竊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履霜堅冰盛家之世賊斷義矣

括地志云。山陽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今徙山陽王爲定陶王。蓋定陶亦屬曹州。〔質實〕一統志云。山陽。漢之郡名。治東緡縣。後改爲國。曹魏廢之。故城在兗州府金鄉縣界內。定陶。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〇悉封諸舅爲列侯。

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質實〕平阿。縣名。未詳沿革。成都。縣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紅陽。縣名。一統志云。紅陽。秦之縣名。屬九江郡。漢仍舊。後廢之。故城在鳳陽府定遠縣西北九十五里。高平。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六年。平涼府。

〔書法〕前序五侯。並始元年。病漢也。此則何以不序。既於其事端則餘者畧之可也。書悉封諸舅。而封爵之濫甚矣。高帝之興也。書悉封諸功臣爲列侯。今也書悉封諸舅爲列侯。漢之衰可知也已。

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爲徐州刺史。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罷。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撥亂誅暴禁邪。皆前所希有。今御史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

御史丞楊輔。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傅致奏文。臣等竊痛傷。尊脩身潔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功著職脩。威信不廢。昨以京師廢亂。選用爲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於是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集覽〕湖三老公乘興。湖縣之三老。姓公乘。名興。湖。注見武帝征和二年。三老。注見漢王劉邦二年。公乘。本秦官。言其得乘公家之車。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堯典靖本作靜。龔本作恭。孔氏傳曰。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傅致奏文。傅讀曰附。謂增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砥節首公。砥。磨也。首。始究反。何也。御史章。御史大夫張忠之奏章。觀闕之誅。孔子攝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家語。有五罰。中門爲雉門設兩觀。何休曰。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飾文深詆。謂飾文法。而深刻詆誣。〔質實〕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書法〕自置刺史。至是八十年。纔三書。書[illegible]王尊。皆以罪復用者也。而以京兆尹爲之者二。張敞

未乙

王尊。終西漢書刺史三。

西夷相攻。以陳立爲牂牁太守。討平之。〔考異〕此役夷狄當書擊。不當書討。與元鼎六年討西羌同。

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杜欽說大將軍鳳曰。蠻夷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則復曠一時。使彼得收獵其衆。以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臧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亡所施。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鳳於是薦陳立爲牂牁太守。立至。諭告興。興不從。立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召興。至。立數責。因斷頭。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禹。俞震恐。入粟牛羊勞吏士。西夷遂平。〔集覽〕夜郎王興。興。夜郎王名也。夜郎。注見武帝元光五年。

〔鉤町〕王禹。禹。鉤町王名也。鉤。通作句。並音劬。町。音廷。顏師古曰。鉤町。西南夷種。後置縣。屬牂牁。漏臥侯俞。漏臥侯名也。漏臥本西南夷國名。後置縣。屬牂牁。〔選耎〕前書音義曰。選耎。柔怯也。耎與蝡通。律書。選蝡觀望。索隱曰。選蝡。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守尉。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遠臧〕臧讀曰藏。孫吳將。孫武子。齊人。吳王闔廬以爲將。吳起。衛人。先爲魯將。後去魯歸衛。文侯以爲將。賁育士。注見武帝建元六年。選任職。選任其職者太守之堪任此職者。不毛之地。莊子。窮髮之北。注。地以草木爲毛髮。北方寒冱之地。草木不生。故曰窮髮。所謂不毛之地也。左傳。食土之毛。注。土地所生之物曰毛。數責。數。上聲。計也。計其罪而一一責讓之。〔質實〕一統志云。〔孫吳將〕孫武。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廬。用爲將。西破強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所著兵書十三篇行於世。吳起注見秦昭王五十二年。〔陳立〕蜀郡臨邛人。臨邛。蜀郡名。注見武帝元光四年。

三年。春正月。楚王囂來朝。

楚孝王囂。宣帝子。上叔父也。詔以其素行純茂。特加顯異。封其子勳爲廣戚侯。〔集覽〕囂。五高反。〔質實〕一統志云。廣戚。漢之縣名。屬沛郡。晉宋仍舊。元魏省之。故城在徐州城西北一百八十里。沛縣

二月犍為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質實】犍為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

○秋八月晦日食○求遺書

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集覽】洪範五行傳論傳柱戀反謂說洪範正經者

【書法】書求遺書何美也終綱目書求遺書四是年晉乙亥年元魏陳癸卯年隋唐開元五年

河復決復命王延世塞之

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作治六月乃成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丞相王商多質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卻退上聞而歎曰真漢相矣【集覽】多質言為人少文飾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詔收丞相樂昌侯商印綬商以憂卒【考異】提要商上有王字

琅邪太守楊肜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肜奏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告商淫亂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太中大夫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誣商有司奏請召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戾侯子弟親屬皆出補吏無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詔子安嗣侯【質實】一統志云樂昌漢之縣名屬東郡後漢省之故城在大名府城東南四十二里南樂縣境內琅邪郡名注見新莽天鳳四年

【書法】凡書收印綬皆無罪者也據董賢竇憲梁冀收印綬不書

【發明】凡物無兩大之理權貴無並立之勢當是之時王鳳專權固寵商雖素著忠直然亦外戚疏屬鳳側目已久況又忤其意乎書詔收商印綬商以憂卒則天子不得已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而商死不以罪曉然可知矣進退大臣人主猶不得自專則成帝至是亦具位焉耳寧不慨哉

以張禹為丞相

上為太子受論語於禹及即位賜爵關內侯拜光祿大夫給事中與王鳳並領尚書禹內不自安數病上書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遂以為相【質實】一統志云張禹襄國人

罽賓遣使來獻

初武帝通西域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數剽殺漢使遣使來謝孝元以絕域不錄絕而不通及帝即位復遣使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時為所侵盜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又

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涉危難罷敝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云【集覽】罽賓西域國治循鮮[illegible]比為去聲比毗至反為[illegible]也縣度之說縣音玄顏師古曰烏秅國[illegible]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縣度者石谿谷不通[illegible]引所謂縣引也崢嶸深峻貌[illegible]崩反業已受節業事也[illegible]既已受節而遣使

山陽火生石中【質實】山陽國名注見河平二年

詔改明年元曰陽朔

陽朔元年春二月晦日食○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

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劉向少子歆召見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

日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王氏子弟分據勢宮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太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說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不以往事爲纖介留之京師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他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後疾有瘳共王因留國邸上甚親重之鳳心不便會日食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王辭去上與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召見延問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商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守正不隨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他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中獨側聽聞章言以語鳳鳳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辭指甚哀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少時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彊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歸杜陵就醫藥鳳風御史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

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衆庶多冤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鳳行其策

【集覽】未曉大將軍曉諭也言未曾令王鳳之知由周公之謙懼由行也周公成王之叔父也雖有信讒之嫌然管叔蔡叔流言而周公自知避退恐懼損穰侯之威損減也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魏冉封穰侯昭王以穰侯專權乃令出關就封邑放武安之欲放棄也考景帝王后同母弟田蚡武帝封爲武安侯橫移人王多受賂遺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謙退定陶共王元帝子名康定陶其封邑也諡曰共共音恭纖介纖細介間也謂不以細事間介于懷一朝有他猶言恐一旦崩云建遣建白於上而遣之推遠推通回反排斥之也遠去聲遠之也盪腸盪猶言洗滌賜告注見武帝建元六年亡著令亡讀曰無著陟慮反書之也明書在條令也亡著令謂令無此條慎刑闕難知有罪可疑而難知者闕而從輕【正誤】未曉大將軍今按之知當作知之言未曾曉諭王鳳知之【質實】一統志云王章泰山鉅平人馮野王杜陵人奉世之子合浦縣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以薛宣爲左馮翊

宣爲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爲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宣爲馮翊屬令有楊湛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察湛有改過之效乃密書曉之游自以大儒輕宣乃獨移書顯責之二人得檄皆解印綬去又頻陽多盜令薛恭本孝者職不辦粟邑辟小易治令尹賞久用事吏宣即奏二人換縣數月兩縣皆治宣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illegible]思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略利用而省費

【集覽】馮翊屬令馮翊屬縣之令謂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頻陽注見秦王政二十一年令薛恭本孝者薛恭頻陽粟邑在山中備小令尹賞粟邑之令也[illegible]有材不稱職得改之令長長音掌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思思先寺反道德純備謂之思筆研研與硯同筆研謂簿書之事【質實】一統志云薛宣

戊戌

東海郡人。〔彭城〕縣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粟邑〕縣名。[illegible]名。春秋時名彭衙。秦置白水縣。以南臨白水。故名。漢爲粟邑縣。屬左馮翊。後又爲衙縣地。晉省衙縣。後魏復置粟邑縣。尋省。置白水縣。及白水郡。隋初罷郡。以縣屬同州。唐省入奉先縣。宋復置。屬同州。金元仍舊。國朝因之。屬西安府。

二年。夏四月。以王音爲御史大夫。〔考異〕按封拜例曰。凡以親戚貴重者書其爵。據永始元年。書封太后弟子莽爲新都侯。此當書以太后從弟音爲御史大夫。蓋誤漏也。

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群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爲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二人。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宜發明詔。援近宗室。親遠外戚。王氏永有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惟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集覽〕五侯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皆成帝諸舅也。〔擊斷〕[illegible]曰。謂攻擊決斷。不諱避也。[illegible]謂刑人也。〔依東宮〕[illegible]筦。讀與管同。專之也。顏師古曰。樞機。近要之官也。正義曰。樞密之司也。韓虎傳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又鄭頌傳曰。尚書職任機衡。〔燕王蓋主〕昭帝元鳳元年。燕王與蓋主謀反。〔呂霍〕惠帝高后時。呂台。呂產。呂祿之輩。昭宣時霍光。霍山。霍禹之屬。皆以女后之戚。專擅朝政。〔管蔡〕注見三國漢後王建興九年。〔據重〕據。專也。重。謂威重。〔先見爲其人微象〕見。形甸反。爲。去聲。言先前災異之見。蓋爲其人而微示其象。〔根垂〕垂。則治反。料入也。〔援近〕援。音爰。援引之。使得親近也。〔田氏〕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六卿〕注同上。〔正誤〕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今按先見屬上文爲句。爲如字。言凡物之盛。必有非常之變。預先著見。以爲其人之微象也。

秋。關東大水。○定陶王康卒。謚曰恭。

徙信都王興爲中山王。〔質實〕信都。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己亥

三年。春三月。隕石東郡八。○夏六月。潁川鐵官徒作亂。討平之。〔質實〕潁川。郡名。注見靈帝中平元年。

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

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鳳病。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僭。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卒。上以音代鳳。而詔譚領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書法〕自武帝崩。重加大司馬。綱目卒大司馬。未有不書姓者。鳳於是具官卒不書姓。何擅之也。自是王氏日盛。劉氏將移。君子所不忍書也。自是卒音商根。皆不書姓。必若譚之無權。而後可以書矣。

庚子

四年。夏四月。雨雪。

〔書法〕四月雪。帝世當一書矣。建始四年。於是再書。大異也。其爲異奈何。鳳死音繼。外戚之陰盛也。終

綱目書四月雪二。

○以王駿爲京兆尹。

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質實】一統志云。王駿。琅邪皋虞人。吉之子。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六

吏部尚書加二級臣宋犖謹奉

敕校刊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七

起辛丑漢成帝鴻嘉元年。盡壬戌漢平帝元始二年。凡二十二年。

鴻嘉元年。春正月。以薛宣爲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缺。谷永言。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御史大夫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少府宣達於從政。舉措時當。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雖陛下留神考察。上從之。【集覽】天工不曠。書臯陶謨。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蔡氏傳曰。言不可用非才而使曠庶官。蓋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

二月。更以新豐戲鄉爲昌陵縣。奉初陵。

【集覽】戲鄉。戲水之鄉。在新豐東。又戲注見秦二世元年。【質實】一統志云。新豐。漢之縣名。屬京兆尹。後魏周隋徙治不一。唐武后改爲慶山縣。神龍初復爲新豐。天寶初析置會昌縣於溫泉宮。後改曰昭應。省新豐入焉。宋大中祥符間。始改曰臨潼。以水爲名。金元仍舊。以隸縣者入。本朝因之。屬西安府。昌陵注見綏和二年。初陵注見建始二年。

○帝始爲微行。

上始爲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所至之處。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故假稱之。【集覽】從期門。謂從隨行也。百官表。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初置。爲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平帝時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質實】富平縣侯注見光武建武五年。

【書法】始者何。終身之辭也。以爲不可勝書。書其始而已矣。故微行始書。後不書。綱目書微行二。武帝建元三年。成帝鴻嘉元年。而書始者二。武帝成帝皆書其始者也。

三月。丞相禹罷。夏四月。以薛宣爲丞相。

禹以老病罷。朝朔望。位特進。賞賜甚厚。宣爲相。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集覽】位特進。[illegible]廣漢制度曰。特進者。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車騎上。三公下。續百官志曰。特進。舊位從公。光武以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進引見之稱。無官定體。

匈奴復株累若鞮單于死，弟搜諧若鞮單于立。

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

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雊，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王音言曰：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晁閎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諂之計，誣亂聖聽如此。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智，克己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災變尚可銷也。【集覽】博士行大射禮：博士，學官，掌通古今。鄭氏曰：射禮疏天子爲備，大射尤重。天子射畢，撤虎侯、熊侯、豹侯；大夫射，各張其侯，奏其樂。詳見禮記射義。經載高宗雊雉之異：經，謂尚書也。高宗彤日，越有雊雉。蔡氏傳曰：彤，祭明日又祭之名。雊，雉鳴也。於彤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後[illegible]。【質實】一統志云：承明殿在西安府城西北一十四里未央宮內。鴻嘉初，有雉集於此。

【書法】書飛者何？自外來也，非物孰者矣。綱目明微，故特書飛雉，雉集宮殿，咎宮之兆也。終綱目一書而已矣。

夏，徙郡國豪桀于昌陵。

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爲初陵，徙民起邑，上從其言，起昌陵邑。徙郡國豪傑五千戶于昌陵。【集覽】初陵：成帝以渭城延陵亭部爲初陵。【質實】渭陵：注見建始元年。霸陵：注見文帝二年。

五月，隕石于杜郵三。【質實】杜郵：注見周赧王五十八年。

三年，夏，大旱。○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謝，赦不誅。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上幸商第，見穿城

銜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大怒，使尚書責問司隸、京兆：知商等奢僭，不輒阿縱不舉奏。又賜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音藉槁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集覽】第中：第宅也。孟康曰：宅有甲乙次第，故謂之第。曲陽侯：王根也。漸臺：注見武帝太初元年。將一施之：言今欲施行一番。藉槁：藉，音慈夜反，薦也。藉槁以示自服也。斧質：音斧，待也。斧質注見秦二世三年鈇質。

【書法】燕王旦嘗書赦弗治矣，見昭帝元鳳元年。此蓋爲以赦不誅書，書不誅，所以重惡王氏，而深病漢也。終綱目書不誅三：是年五侯，丁亥年宋太子劭[illegible]大惡也。與書弗治見上，不治成帝永始四年梁王立，不問後周丁巳年柴守禮者異矣。

【發明】成帝自綏政以來，嘗策免大司馬許嘉矣，爲欲專委元舅也。嘗詔收丞相商印綬矣，爲其違忤王鳳也。嘗殺京兆尹王章矣，爲論大將軍罪也。是三人者，考之綱目，皆無罪可書。今五侯踰越制度，至

穿城引水，當明光宮，象白虎殿，其僭逆乘輿如此，罪狀顯明。成帝又得於觀目，乃忿發而赦之，果何意哉？決無罪見戮，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化天下，況後世乎？嗚呼！觀將軍薄昭有罪自殺之文，則知文帝之所以興；觀五侯有罪赦不誅之文，則知成帝之所以衰。然則漢之亡也，非王氏能亡之，實成帝自亡之也。

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

初，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醲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爲倢伃，貴傾後宮。於是譖告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主上。許后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倢伃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集覽】樊姬：楚莊王夫人也。王好獵，姬數諫不聽，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之，而勤政事。見列女傳。嘖嘖：音責。

作蔡披香殿之名諱婕也注見武帝征和元年淖姬〔滅火〕漢以火德王故云共養下奉上也共居用反養弋向反〔質實〕長信宮注見宣帝地節二年

廣漢鄭躬等作亂〔質實〕一統志云廣漢漢之郡名治雒縣東漢為益州刺史治所晉為新都國宋齊梁為廣漢郡西魏入蜀郡唐置漢州天寶初改德陽郡乾元初復為漢州宋仍舊元以雒縣省入本朝因之改屬成都府

四年。秋。河水溢。

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集覽〕湓溢水湧滿也湓蒲悶反〔處業〕悉聽令被水災者得所處之而安其業又處而圖之〔質實〕一統志云渤海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八年南皮清河郡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信都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平陵縣名注見元延元年〔九河故迹〕禹貢九河謂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是也蔡九峯以徒駭爲一河其一爲河之經流亦未詳是否今按新唐志所載有[illegible]津[illegible]河[illegible]縣[illegible]城[illegible]原德州德平縣東北[illegible]入海又有[illegible]河自[illegible]德州經德平東北至[illegible]縣又有[illegible]河自[illegible]經海豐縣南入海又濟陽縣東北至滄河縣境有馬頰枯河流見存南皮古跡

冬。以趙護為廣漢太守。討鄭躬等。平之。

鄭躬等犯歷四縣衆且萬人州郡不能制至是以護為廣漢太守發郡兵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

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

平阿侯譚薨上悔前廢之乃復詔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音宜承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音由是與商親密〔質實〕成都縣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杜鄴內黃人

〔書法〕其大臣不卒王譚卒何以書為王商起文也於是上悔前廢譚復以商代其職詔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則帝之卵厚王氏益甚矣然則王氏自鳳以下卒皆不氏此書氏何譏詞之廢非諸舅比書

氏可也故雖有官不書西漢卒不書官者一而已

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城陽侯。下諫大夫劉輔獄。為鬼薪。論〔考異〕提要獄字下作論爲鬼薪據分註當從提要

上欲立趙倢伃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往來通語歲餘乃許之上先封倢伃父臨為城陽侯諫大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虖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詔收縛繫掖庭祕獄於是將軍辛慶忌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竭忠不懼後患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旬月之間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一等論為鬼薪〔集覽〕魚烏之瑞周書武王東觀兵于盟津渡河中流有白魚躍入王舟中王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窈窕〕之女詩註毛氏曰窈窕幽閒也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暴治理官暴其罪而治之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有虞之書舜典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也共工獄史記釋文共工少府屬官有詔獄論為鬼薪論音倫議決也取薪於山以給宗廟謂之鬼薪三歲刑也〔質實〕劉輔河間人辛慶忌狄道人武賢之子

〔發明〕宣帝時嘗書諫大夫王吉謝病歸其子猶之深焉措之況於下之獄而欲殺之乎成帝於此則之惡至是成矣上書封趙臨下書獄劉輔則見輔以言得罪為甚明而成帝數死諫臣之失亦不可掩矣夫成帝

罔不足道也詳而書之所以爲後世鑒爾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爲新都侯

質實（一統志云新都漢之縣名屬廣漢郡後置新都郡晉徙新都郡治新都縣仍屬蜀梁置始康郡西魏郡廢隋改新都曰興樂縣後併入成都唐復置新都縣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隸成都府）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成都侯商又請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戴崇金涉陳湯亦咸爲莽言由是封爲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故在位更推薦之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慚恧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即日以婢奉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集覽（諸父謂諸伯叔父也慙恧女六反亦慙也奉博奉與之也博朱子元名）

質實（朱博字子元杜陵人）

書法（太后弟子何曼之子也太后兄弟皆侯矣據王鳳王崇莽皆書則曷爲不以曼子書書太后弟子所以病太后也莽之篡太后成之）

發明（高帝之約非有功不侯此劉氏世守之家法也然漢之外戚往往無功受封今又及其疏屬故特揭太后弟子書之所以譏其非所當封而封且又志僭竊之始也）

六月立倢伃趙氏爲皇后

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爲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集覽（昭儀外戚傳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顏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孽嬖孽支庶也嬖便嬖也）

秋七月詔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孝文皇帝嘗美石椁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壟皆小葬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墳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數年之間項籍燔其宮室營宇牧兒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聖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壟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陛下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及徙昌陵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營起邑居期日迫卒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夫之議以息衆庶上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就群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淺外不固卒徒萬數然晝夜作取土東山與穀同賈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便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集覽（石椁之固文帝至霸陵謂群臣曰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錮錮鑄塞也防防魯邑春秋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在東平華縣東南襄十八年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延陵季子延陵吳地漢改爲毗陵[illegible]常州[illegible]是春秋吳王壽夢有子四人幼曰季札王以其賢欲立之季札不可於是封於延陵因號延陵季子左傳謂延州來季子高可隱此禮記檀弓文[illegible]鄭康成云隱據也手立而據之高四尺弟弟下弟去聲弟者友順之弟也藏[illegible]才浪反度[illegible]房度料也顏師古曰便房便坐之處非正室也[illegible]便房索隱曰別坐處名曰便坐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處勢謂所處之勢）

正說（處勢高敞今按處上聲謂所處之地勢）

質實（一統志云防古邑名春秋戰國時皆屬魯國後廢之禮記孔子父母合葬）

於防。郎此。故址在兗州府曲阜縣東二十里。防山之北。〔延陵季子〕延陵古郡名。周初屬吳。越後屬楚。秦爲會稽郡地。漢因之。東漢分屬吳郡。晉初置毗陵郡。東晉改爲晉陵郡。宋齊梁陳皆因之。隋初廢郡。置常州。後改爲毗陵郡。唐初復爲常州。後復改晉陵郡。五代時屬楊吳及南唐。宋仍爲常州。元陞常州路。國朝初改爲常州府。直隸京師。季子。吳泰伯十九世孫。父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壽夢見札賢。欲立之。札辭。乃立諸樊。復讓札。謝曰。曹人欲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諸樊卒。餘祭立。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卒不受。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

封蕭何六世孫喜爲酇侯。〔質實〕酇。縣名。注見高帝六年。

〔書法〕宣帝之世。嘗書求高祖功臣子孫矣。於是再見書六世孫。錄功臣之後也。蕭何子孫。綱目詳書之。是故封六世孫喜爲酇侯。則書。光武二年。封末孫熊爲酇侯。則書章帝建初四年。終綱目書錄功臣後者六。詳宣帝元康四年。

○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九月。黑龍見東萊。〔質實〕一統志云。東萊。古萊夷之國。春秋爲萊子國。齊侯遷萊子于郳。在國之東。故名東萊。秦屬齊郡。漢始析置東萊郡。治掖縣。東漢徙治黃縣。晉改東萊國。復治於掖。劉宋仍改爲郡。徙治曲城。後魏分青州置光州。領東萊郡。隋初郡罷。州改光州爲萊州。後復爲東萊郡。唐爲萊州。天寶初改東萊郡。乾元初復爲萊州。宋屬京東東路。金於州置定海軍。元初廢軍。以州隸益都路。後隸般陽路。本朝陞爲萊州府。改屬山東道。○是月晦。日食。

丙午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王氏唯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

二月。星隕如雨。是月晦。日食。〔考異〕提要。雨字下有絡繹未至地滅六字。

谷永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矣。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去年九月。黑龍見而日食。今年二月。星隕而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喪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沉湎於酒。秦所以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瘠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多繫無辜。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相隨。烏集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罷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饑饉仍臻。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漢興九世。繼體之主。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昭然遠寤。專心反道。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則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帝性寬而好文辭。而湛於燕樂。皆皇

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王商密擿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廄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集覽〕星隕如雨。春秋莊七年。星隕如雨。注。如。而也。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左傳。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流湎〕周書。泰誓。沈湎冒色。蔡氏傳曰。沈湎於酒也。詩。流湎[illegible]酒然俱顏色齊同[illegible]許[illegible]謂許皇后班倢伃之家。今之後起者。本傳注。後起者。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illegible]法見武帝後元元年。[illegible]劉伯莊音[illegible]庚反。[illegible]史記。炮烙之法。注。列女傳曰。紂[illegible]下加之炭。令罪人行[illegible]上。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illegible]明白者。平反而除免之也。平反注見武帝征和二年。[illegible]僄。匹妙反。[illegible]身輕便也。[illegible]無持重也。[illegible]深宮[illegible]褻也。[illegible]讀曰褻。[illegible]擿永令發去。擿。他歷反。[illegible]谷永

令便發行同涼州去赦過交道廄者勿追交道地名廄舊置也置馬以傳驛者謂已過此廄去則勿追回也蓋舊有此赦。【正誤】星隕如雨。今按星隕如雨，言其多也。春秋夜中星隕如雨，劉氏曰：左傳云與雨偕也，非也。穀梁以如猶而言星隕而雨，亦非也。春秋紀星隕爲異，夜中而雨，何足紀乎。庶幾今按幾只作平聲。數過交道廄者勿追。今按當時赦戒所使收谷永之侍御史，郭承已過交道廄，則勿追，昔者有此赦也。【質實】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書法】記異也。書星隕始此。終綱目書星隕五。是年、晉庚子年、武帝太康九年、愍帝建興二年、恭帝元熙元年。其如雨者三，是年[illegible]。[illegible]太康九年不書隕，書如雨者一，元熙元年。

三月，以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〇侍中張放以罪左遷北地都尉。

上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爲無道，至於是虖？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

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放罪惡，請免就國。上不得已，左遷放爲北地都尉。後徵歸侍母疾，復出爲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集覽】引滿舉白。服虔曰：引滿杯有餘白瀝者舉罰之。顏師古曰：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也。一說：白，罰爵名，飲有不盡者，以此爵罰之。案劉向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若不[illegible]浮之大白。文侯飲而不盡，不仁舉白浮君，若是也。屏風所以障風，亦所以圖形者也。三禮圖：扆從廣八尺，畫斧文，今之屏風則遺象也，設于牖戶之間[illegible]。微子以紂沈湎于酒，遂作誥以告箕子比干而去。大雅所以流連。詩大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皆言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illegible]也。大雅[illegible]式號式謼，俾晝作夜。箋云：周厲王[illegible]于酒[illegible]日作夜不絕，敗事，故召公[illegible]之而作是詩。流連者，即[illegible]我王之意。【正

誤】大雅所以流連也。今按大雅詩云：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式號式謼，俾晝作夜。註：咨，嗟也；殷商，紂也。大雅詩人設爲文王歎紂之言也。漢書顏師古注：流連，言作詩之人嗟歎而流涕流連也，蓋如賈誼可爲太息流涕之意，不謂飲酒之人。說者以爲流連荒亡，失之矣。集覽亦[illegible]也。【質實】一統志云：微子，紂之庶兄，見紂無道，遂去之。及周武王克商，受封於宋，以奉湯祀。故城在潞州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又東[illegible]府城東北一十八里亦有微子城在焉。【張】放，杜陵人，安世之子。

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爲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

時邛成太后之喪倉卒，吏賦斂以趨辦，上以過丞相御史，冊免宣爲庶人，御史大夫方進左遷執金吾。丞相官缺，群臣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擢方進爲丞相，以孔光爲御史大夫。方進以經術進，其爲吏用法刻深，任勢立威，峻文深詆，中傷甚多。有言其挾私詆欺不專平者，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以爲非。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爭，以是久而安。時

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集覽】峻文深詆：峻文，謂持文法深峻；深詆，謂[illegible]。[illegible]

免關內侯陳湯爲庶人，徙敦煌。【質實】敦煌，郡名，注見後唐莊宗同光二年。

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illegible]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爲庶人，徙邊。

賜淳于長爵關內侯。

上以趙后之立，長有力，[illegible]德之，以長嘗白罷昌陵，下公卿議封之。光祿勳平當以爲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當坐左遷鉅鹿太守，遂下詔賜長爵，後竟封爲定陵侯。【質實】鉅鹿，郡名，注見[illegible]帝中元年。定陵[illegible]

丁未

縣名。注見帝玄更始元年。

三年，春正月晦，日食。○冬十月，復泰畤、汾陰、五畤、陳寶祠。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其始立，皆有神祇感應，誠未易動。」上意恨之，又以久無繼嗣，故太后令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是時上亦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及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黃冶變化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楊氏曰：人皆[illegible]於無形而[illegible]知以易動之情，然[illegible]宜乎其躁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

集覽　甘泉泰畤，注見武帝元封五年。郊泰畤、竹宮，禮樂志：武帝祠太乙於甘泉，夜常有神光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注：以竹爲宮，天子居中。漢舊儀云：竹宮去壇三里。汾陰后土，注見武帝元鼎四年汾陰脽上。雍五畤，注見景帝中六年。陳寶祠，注見建始二年。遙興輕舉、黃冶變化之術，漢武內傳曰：李少君言臣能飛丹砂成黃金，服之白日昇天，身輕則變，大則入無間，控飛龍而入，超忽乘白鶴而九陔。又郊祀志注：晉灼曰：道家言冶丹砂令變化，可鑄爲黃金，此術是也。左道，謂[illegible]不正也。記王制曰：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無赦。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十一月，陳留樊並、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作亂，皆捕斬之。

考異　按凡例[illegible]若非其臣子曰斬曰殺，治臣子之叛亂者謂捕殺之曰誅，此斬字當作誅。

集覽　陳留，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不報。

集覽　南昌[illegible]縣名，爲豫章郡治所。隋改爲豫章縣，屬洪州，[illegible]復名南昌縣，後廢。唐初復置[illegible]以南昌併入豫章，後復改曰南昌。宋元仍舊，明因之，爲南昌府治所，仍屬焉。梅福，九江壽春人。

福數因縣道上變事，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臣數上書求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有上書者，使詣尚書問其所言，可采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然其俊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者，天下之砥石，高

祖所以厲世摩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illegible]可追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集覽　大臣[illegible]　大臣權就[illegible]　去[illegible]也由陽[illegible]見河平二年[illegible]　官[illegible]　交曰漢氏[illegible]欲求索此物此下文所謂與上爭衡也。索，史記李斯傳：陛下致昆山之玉

戊申

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昆山，一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劉向說苑：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後名其處爲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純白而有光，因號隨珠也。和，謂和氏璧，注見周赧王三十二年。以九九見。王褒傳注：應劭曰：有人以九九見桓公，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顏師古曰：九九筭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也。劉徽九章筭術：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盈不足七，方程八，句股九。[illegible]也。具臣，[illegible]可謂具臣矣。言止是備數爲臣而已。三倍，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弛二，今三倍此數也。**正誤**[illegible]隨和，今按和去聲，當依劉向傳注李奇曰：求索與己和及隨己者。上文云[illegible]南反，不敢和從匪諷求隨和者，事正相反。

書法（尉不書，書故尉，綠賈也。自是書尉十有四，許虞中宗尉鬷十一年，皆貶殺者矣。終綱目書上書四。李尋、谷永、[illegible]、梅福、[illegible]、賈捐之、[illegible]、曹操、單、丁、宮部，上書不與焉。書上疏一，東萊[illegible]，書獻策一，王通。）

發明（一尉上書，亦由於[illegible][illegible]憂國之故。梅福特書不報，所以見棄言之實也。）

四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三月，如河東，祠后土。○夏，

大旱。○秋七月晦，日食。○有司奏梁王立罪，寢不治。

梁王立驕恣犯法，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爲姦事，奏請誅。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强傅致之，汙蔑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爲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集覽**相禹，禹，名。[illegible]中冓之言，詩墻有茨篇：中冓之言，言之醜也。註：中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淫僻之語。言之於君，醜也。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文公傳曰：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傳說以爲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衛人刺之。言其閨中之事，醜惡不可言。假傳致之。假，溫也；傳，致也。注見河平二年。汙蔑，汙，去聲，穢也；蔑，莫結反，或音秣，塗染也。王少而父同產，梁王年少於姑，而姑與其父同所生，長年齒不倫，比及長大，則又與姑之年齒不相等倫。足以招致妖麗，妖冶麗豔之女，梁國足可招致之。勿治上也，教之而弗問其事爲上也。**正誤**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今按父同產三字，節謂姑也。下文又云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長字當屬上句。父同產長四字，正與王少二字相對，猶言王少姑長也。

書法（以爲梁王立之罪，徙有司奏之云爾。未知其定無王且書赦勿治，[illegible]元延元年，此其書寢何有罪也，故未有書有司奏者。於是特書有司奏，不書赦，書寢，書寢不治，予意之厚也。）

以何武爲京兆尹。

武爲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墾田美惡，已乃見二千石。**集覽**行部，行，去聲，適行所部郡縣而有所按察也。已，爲句。**質實**何武，蜀郡郫縣人。

己酉

元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書法（帝自即位至是二十一年，書日食者十。乙未已後三歲連食，又自乙巳至今五歲連食，而是歲

乃食於三朔，帝之世何日[illegible]之。數[illegible]外戚女寵之階漸[illegible]故也。）

○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雨。

書法（前書無雲而雷，武帝征和四年非雷也；此書無雲而雷，實雷也。綱目書雷必冬雷，見異也；此四月雷，常事，而何以書？無雲而雷，流星非常矣，故書。終綱目書雷十，詳惠帝五年。書流星三，詳見惠帝元年。[illegible]年書星如雨四，永始二年是年，昔戊年、[illegible]年、武帝太始元年，帝居其二焉。）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

上以災變，博謀群臣。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illegible]，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建始以來，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爲深宮後庭，將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臣妾之家，幽閒舒適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安危之分，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

群小媟黷燕飲，從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宜損常稅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願陛下勿許其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振贍困乏，敕勸耕桑，毋奪民時，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劉向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夫秦漢之易世，惠、昭之無後，昌邑之不終，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illegible]）五

清燕之閒[illegible]然終不從用也。【集覽】徵時序：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蔡氏傳曰：徵，驗也。五者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序者，應節候也。咎徵者，惡行之驗也。者明也，動與之同道也。君行狂則恆雨，僭則恆暘，豫則恆燠，急則恆寒，蒙則恆風，此天所以明其過。徵舒、崔杼之亂：春秋宣十年，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所以易[illegible]之也。[illegible]昌邑之不終：昭帝崩，昌邑王賀立，以淫亂廢之而立宣帝。天之去就：天命去離無德而就有德。清燕之閒：閒音閑。謂於清淨燕安閒暇時為召見。【正誤】徵舒、崔杼之亂：今按谷永之意，以成帝與群小燕飲，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故引二事為諫。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又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齊崔杼取棠公之妻東郭姜，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杼因莊公謁之，遂弒。

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

王商薨，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以入縣官，而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上，為吏所發，上由是廢之，而用其弟根。

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根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宜更賜禹他地。上不從，卒以賜禹。根由是數毀惡之，上愈敬厚禹，每病，輒自臨問之，親拜牀下。禹小子未有官，數視之，上即拜為黃門郎。禹以

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至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根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集覽】平陵肥牛亭地：平陵，昭帝陵邑也。肥牛亭在縣西，禹以年老，故請此地以治冢。衣冠所出遊道：注見惠帝四年。出遊衣冠之道。尸位素餐：尸，主也；素，空也；餐，食也。謂虛主此位，而德不稱，官空食祿也。詩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箋云：彼君子者，在有功乃肯受祿。楚辭九辯：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龍逢、比干：關龍逢，夏桀之臣；比干，殷紂之臣，皆以忠諫死。【正誤】尸位：今按，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但飲食而已。【質實】一統志云：安昌，漢之縣名，屬河內郡，後省之，故城在懷慶府城東南六十里。張禹受封為安昌侯，即此。平陵，漢之縣名，屬京兆。三國魏改為始平縣，晉置始平郡領之。後魏省，隋以屬扶風郡，唐改縣為金城縣，至德初置興平軍，尋改為興平縣，宋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槐里：秦之縣名，漢屬九江郡，後省之，故城在鳳陽府定遠縣西北九十五里。槐里縣名，注見元帝永光元年。朱雲：魯人，徙居平陵。

【書法】今年何以書？蒙貸也。書罪多矣，未有書得罪者。此其書得罪何？得罪者，不當得罪者也。凡書罪者有三：有罪，令罪也；以罪而罪也；皆有罪也。得罪，所罪而罪也。終綱目因事書令八：朱雲、[illegible]、蓋寬饒、[illegible]，皆美之也。書既而釋之三：朱雲上書得罪，從君集上書下獄，下書既而釋之（唐太宗貞觀十四年），皆釋無罪之辭也。用承嗣上書討下，書既而釋之（代宗大曆十二年），釋有罪之辭也。

【發明】梅福以一尉而上書。朱雲以一令而言事。當時在位。無非王氏之黨。少有立異。隨即擯斥。忠直之氣。銷伊于下。故小臣憤懣。出位而言爾。綱目特書言事得罪。既而釋之。所以著其欲加罪者。出於本心。釋之者。出於迫脅不得已之意也。嗚呼。自是而後。臣下無復有言者矣。

匈奴搜諧若鞮單于死。弟車牙若鞮單于立。○徵張放入侍中。尋復出之。

張放復徵入侍中。太后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乎。上於是出放爲天水屬國都尉。許商。師丹。班伯爲侍中。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遊宴。復脩經書之業。太后甚悅。【質實】富平注見光武建武五年。天水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元年。師丹琅琊東武人。

左將軍辛慶忌卒。

慶忌爲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

二年。夏四月。遣中郎將段會宗誅烏孫太子番丘。康居遣子貢獻。【考異】謹按。凡例。臣子曰誅。於夷狄若非臣子曰斬。曰殺。此殺烏孫太子。當書斬。或書殺。此誤作誅。

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爲降民所殺。部立安日弟末振將爲小昆彌。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爲所并。使人刺殺之。立公主孫伊秩靡爲大昆彌。久之。翎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犂靡代爲小昆彌。漢遣中郎將段會宗發戍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留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之罪。即手劍擊殺之。安犂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賜爵關內侯。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末振將弟卑爰疐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兼并兩昆彌。漢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時康居復遣子侍漢。貢獻。都護郭舜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

都護吏至其國。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彰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爲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不絕。【集覽】番丘。番音盤。[illegible]烏孫中地名。[illegible]銅墨。縣令長六百石以上並銅印墨綬。[illegible]所省者。視也。重致遠人。言遠人之難致也。【正誤】重致遠人。今按。言能致遠人爲重也。【質實】會宗。天水上邽人。

【書法】[illegible]孤君者其父。誅太子何。弒逆之罪。雖易世不可逭也。綱目之法嚴矣。

三年。春正月。蚔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劉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集覽】[illegible]孛于東井。故此云又及也。天官書。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晉灼曰。句之句如鼎之句曲。正義曰。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間。人君之象。占其明盛黃潤。則天下大同。攝提六星。夾大角。大臣之象。占其

色溫溫不明。高大者。人君恐。客星入之。聖人受制也。星孛注。詳見武帝元封元年。從參至辰。謂參宿而至于辰星也。[illegible]間上小下大。故曰銳。主斬艾也。辰星。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illegible]【質實】[illegible]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亦名天柱山。其峯高聳。宛若柱然。[illegible]平涼府鎮原縣西北二十里。源本一流而爲三。入於高平川。

【書法】蜀漢。漢業所起也。前書犍爲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矣。河平三年。於是又書蚔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逆流異也。竭又甚焉。是故書江水竭。而西漢之亡決矣。書汶水竭。而南燕之亡決矣。晉安帝義熙

年。

秋，帝校獵長楊射熊館。

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罔捕禽獸，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令胡人手搏之，親臨觀焉。【集覽】校獵之校，謂以木相貫穿爲闌，遮止禽獸而獵取之。劉原父曰：校，讀如犯而不校之校，亦競逐獸也。褒斜，韋昭曰：漢中郡有褒斜谷。斜，余遮反。括地志云：褒斜，二谷名。褒在漢中郡褒城縣北五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同爲一谷。三國魏孫資曰：武皇取張魯，數言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即此。中間各道，褒水所流，自漢中郡西北入斜谷路，至鳳州界，有五十里，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費曰：褒斜，二水名。斜水源出褒城西北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派流。溝洫志：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以行船漕是也。長楊射熊館，秦漢遊獵之所。三輔黃圖曰：長楊宮在扶風盩厔縣東南三十里，其中垂楊數畝，因以名宮。射熊館在長楊宮中，武帝嘗至此遊獵，好自擊熊。司馬相如從至上林，作賦諷諫。揚雄亦作長楊賦。手搏之搏，伯各反，以手擊物也。釋名云：拍，搏也，以擊之也。【質實】一統志云：褒斜，二谷名。褒谷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一十里，出連雲棧，直抵斜谷。張良說漢高帝燒絕棧道，即此。南山，注見文帝三年。弘農，郡名，注見[illegible]二年。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長楊宮在西安府盩厔縣南三十里，本秦離宮，漢因之。射熊館在西安府盩厔縣南三十里長楊宮內。

【書法】書獵也。終綱目書獵十三。漢武帝元狩五年書田三，宣帝四年十四年。

【發明】成帝即位至是二十三載，觀綱目所書，如星隕雨雹、水旱地震之類，災異紛紛，在漢世爲特甚。然未聞有所謂恐懼修省之意。今此上書山崩江竭，下書校獵長楊，則帝之怠天若此，是以末年熒惑守心之變，綱目亦獨尚不書，以著其忽天之實。嗚呼，人君忽之，能何異哉？其得沒身幸矣。

四年，春正月，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

二王來朝，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上問定陶王，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說。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帝由此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諸侯王二人於帝爲至親，定陶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王根。三人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計，皆勸帝以爲嗣。帝亦自美其材，爲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集覽】盡從傅相中尉：從，去聲，隨行也。曰傅，曰相，曰中尉，盡皆從王來朝。對曰令：令，音零，謂案律令言之。傅太后，定陶王祖母，姓傅。昭儀，趙皇后女弟。

隕石于關東二。○大司農谷永免。

王根薦谷永，徵爲大司農。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歲餘，病滿三月，上不賜告，即時免。數月，卒。

【書法】大司農未有書免者，此其書何？罪永也。曷爲罪之？永黨王氏，以是爲可免也，故特書之。

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

上召丞相、御史、將軍入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皆以爲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孔光獨以爲立嗣以親，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中山王帝親弟，宜爲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左遷光廷尉。【質實】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定陶，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封孔吉爲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爲公。【質實】一統志云：孔吉，魯人，孔子十三世孫。承休，侯爵名，注見元帝初元五年。

初，詔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爲宜封孔子世爲湯後，上從之。

夏，建三公官，以大司馬根去將軍號，改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

何武建言：末俗事煩，宰相材不及古，而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上從之，以王根爲大司馬，罷驃騎將軍官，以武爲大司空，與丞相爲三公。

秋八月，中山王興卒。

諡曰孝。

匈奴車牙若鞮單于死，弟烏珠留若鞮單于立。

漢遣夏侯藩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鷲羽，如得之，於邊甚饒。根爲上

言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為有不得。傷命損威。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語次說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已問溫偶駼王。匈奴西邊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以求地事聞。詔報曰。藩擅稱詔。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集覽】斗入漢地直張掖郡。顏師古曰。斗。絕也。謂匈奴有地斗入於漢界之中。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當也。言其地當張掖也。箭竿。竿與榦通。音幹。鷲羽。鷲與就通。匈奴傳作就羽。注。就。大雕也。其羽可為箭翎。溫偶駼。匈奴王之號也。駼音塗。穹廬。顏師古曰。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

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

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景為定陶王。以奉共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為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玄左遷少府。以師丹為太傅。初。太子之幼。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及為太子。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不得相見。頃之。皇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不得復顧私親。皇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集覽】奉大宗後。繼王后無嗣。則擇建支子以繼大宗。近思錄曰。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其餘庶子不得禰其先君。因各自立為太孤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大宗之庶子又別為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為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為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為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為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為五宗也。又詳見後卷二十七年小宗有後大宗之義。

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為大司馬。

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貴傾公卿。許后姊孊寡居。長與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因孊以金錢乘輿服御物賂遺長。欲求復為倢伃。長受許。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孊每入長定宮。輒與孊書。戲侮許后。嫚易無

不言。王莽心害長寵。白之。上以太后故不治罪。遣就國。紅陽侯立故與長有怨。至是使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遺立。立因上封事為長求留。上疑之。下吏按驗。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遂逮長繫詔獄。窮治。長具服。辭至大逆。死獄中。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丞相方進劾奏紅陽侯立狡猾不道。上不忍致法。遣就國。方進復奏立黨友朱博等。皆歸故郡。方進亦素與長交。上以其大臣。為之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方進起視事。復條奏長所厚善。免二千餘人。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集覽】〔孊〕音迷。許后之姊名。〔請車騎〕求車騎之官。〔四父〕譚音商根四人。皆莽之伯叔父。【正誤】請車騎。今按是時淳于長已得罪遣就國。王立子融安得從長求官。所請車騎乃車馬也。按長又以珍寶重遺之。繼四父而輔政。今按四父謂鳳音商根。皆莽諸父也。王譚倨不事鳳。而音卑恭如子。故鳳薦音代己。後譚卒。上悔前廢之。及音卒。遂以譚弟商代。商卒。以根代。根免。乃及莽。譚音覃。未嘗輔政。【書法】於是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不書書自殺。何。罪人也。以為有以自殺云爾。然則曷為不以有罪書。上書淳于長有罪。則許后之所以自殺者著矣。故繼廢不以罪。不書故后。書廢后。書罪庚申年製。發二字民。種擬定。

罷刺史。置州牧。

丞相大司空奏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之置州牧秩二千石。

詔立辟雍。未作而罷。

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

豈管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胡氏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己有視聽言動皆違其當而何以爲禮樂哉惟仁者所行皆禮而所安皆樂是則禮樂之本也庠序聲容特其具耳無其本而欲以其具設人亦猶驅之於庠序之域不若不爲之愈也○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胡氏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此古者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爲要此三代教化之實也今漢廷徒能增弟子以隆美觀成帝則湛女色致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獄殺忠直之士屛斥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而何太學之爲哉○向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其言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輒下爲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集覽 興辟雍設庠序辟與璧通記王制天子曰辟雍鄭玄曰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陸佃云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爲五而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辟雍惟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出師受成獻馘焉當天子入太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是之謂辟雍胡致堂曰獨辟廱未有明其義者以詩考之其義自明王制紀天子曰辟廱不知何所本而云然也詩靈臺之篇乃謂辟廱非學也辟君也廱和也詩言靈臺靈沼而其中述鳥獸昆蟲各得其所及鼓鐘鏞賁不均調皆非學校中事文王有聲言鎬京辟廱其序曰武王卒文王之伐功詩中述文王築城作豐事亦無關學校下爲下字一本誤作不

正誤 輒下爲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今按劉向傳正作不顏師古註持者扶持佐助也

質實 裝爲鄭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

書法 未作事不書書未作而罷何惜之也書立辟雍始此終綱目書立辟雍五是年光武中元元年晉成帝咸和六年晉咸康五年宋孝武寧年元魏書未而免罷五詳漢初丁酉年

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卒

時熒惑守心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記方進言災變迫切大責日加闔府三百餘人惟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

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冊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方進即日自殺上祕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祕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司馬公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慆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藉其可移楚昭宋景猶不肯爲况不可乎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集覽 熒惑守心天官書熒惑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正義曰居其宿日守謂熒惑留止而居守於心宿郎賁麗善爲星郎官稱也賁麗姓名善能推占星曆賁音肥上尊酒如淳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爲中尊粟米爲下尊顏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宜爲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爲上中下矣非必繫於米也養牛一養之牛肥牛也記曲禮曰諸侯以肥牛注肥養於滌也滌養牲宮也楚昭宋景猶不肯爲楚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也

書法 於是熒惑守心帝召方進賜冊責讓方進即日自殺上祕之禮賜異於他相其不書自殺何病漢也病之則曷爲書卒以大臣應天變非古也既又諱焉因而卒之所以明其誣也目著其跡綱著其心而後世有所考矣

三月帝崩

帝素彊無疾病時楚王梁王來朝明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夜平善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班彪曰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簒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集覽 於邑與嗚邑通短氣貌邑[illegible]音遏合反又如字讀

書法 於是民間讙譁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昭儀自殺則可疑矣曷爲書之如恒辭不以疑似加人也賀善賢曰成帝之篇天地變異有綱目所未見者入事兩月相承食震同日地震殿中

閻不同時，四月雷再，桃李秋實，雉集宮殿，三日江魁，皆他時所絶無者，外戚女寵之陰盛故也。漢火之替宜矣。

以孔光爲丞相。（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

【書法】罷泰畤汾陰祠，則書太后詔，此其不書何？帝治命也。

太后詔罷泰畤汾陰祠，復南北郊。

○夏四月，太子欣即位。（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發明】三月書帝崩，四月書太子欣即位，則是曠月無君也。考之前史，自丙戌至丙午，蓋亦再閱旬矣。況太子春已正儲位，中外晏安，又非倉卒無嗣之比，奚爲淹留若此？意者王氏擅朝，致稍有窺，是以詔罷泰畤，復南北郊。綱目特揭太后書之于中，以見權之所在爾。夫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郊，國嗣未立，而太后以一婦人專行其典，不急於置君，而急於祠祀，是尚得爲知本乎？漢室至是，蓋已亡而未殄爾，又何待於新莽之篡而後見哉？噫。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葬延陵。

【質實】統一志云：延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北一十五里。初，帝起延陵，已成，言者以不便，更造昌陵，不果，復徙于此。

○追尊定陶共王爲定陶共皇。（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太后宜何居？孔光素聞傅太后剛暴，長於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宜改築宮。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上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爲帝太后。事下有司，王莽、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共王爲共皇。）

【集覽】爲華陽夫人所子，事見周赧王五十

入年。

【質實】定陶，國名，註見秦二世二年。

【書法】自宣帝追尊悼考爲皇考，元康元年，始開端矣，於是而定陶稱皇，非稱也。帝之皇共王，所以皇傅太后、皇丁后也。

五月，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

【書法】書立某氏爲皇后，恒也。此其書皇后傅氏何？傅氏，晏女也；晏，共皇太后弟也，論序亦少乖矣，故異其文。異其文者，異其事也。

尊定陶太后傅氏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

封丁明、傅晏皆爲列侯。

【考異】據凡例，封非親戚，皆書其屬，則此當書封傅太后從弟晏、丁后兄明，皆爲列侯。

○六月，罷樂府官。（成帝之世，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貴戚至與人主爭女樂。帝自爲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至是詔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是時罷省過半，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集覽】湛沔字與沈湎通，注見永始二年。

詔劉秀典領五經。（王莽薦劉歆爲侍中，貴幸，更名秀。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其敘諸子，分爲九家：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譬[illegible]家[illegible]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劉氏時法家刻，名家苛，[illegible]墨氏二本，縱橫曰妾婦之道，是皆六藝之棄也。若六經，明[illegible]傳者之所修也。今列儒於九家，而[illegible]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illegible]氏[illegible]歆之言多外如此，方之薰相[illegible]直什百之相遼哉。）

【集覽】卒父前業：劉秀父向，先受成帝詔，領校秘書，[illegible]傳，向死，哀

（帝令秀卒終此事。輯略，諸書之總要。六藝，藝文志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顏師古曰：六經而謂之六藝，蓋藝，種也。學者用功於六經，猶農者用功於種藝也。諸子，詳見藝文志。詩賦，見同上。兵書，見同上。術數，占卜之書。方技，醫藥之書。六經之支與流裔，顏師古曰：裔，衣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也。折中，史記孔子世家：折中於夫子。索隱注引離騷經九章：令五帝以折中。注：王師叔云：折中，正也。宋均云：折，斷；中，當也。謂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中無明音。漢書貢禹傳：與所折中。揚雄傳：折衷乎重華，乃此中字，顏師古無音。竹仲反，讀失之。求諸野，顏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則於野外求之，亦將有所獲。墨氏二本，墨氏謂墨家者流。二本謂不得其正，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妾婦之道，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孟子曰：妾婦之道也。註謂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張儀之徒，或左或右，如婦人之態。方之董相，方比董仲舒也。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其所著皆明經術之意。【正誤】墨氏二本，今按：二本義見孟子集註，謂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今墨子兼愛，視其父母無異於路人，是二本矣。）

盍封河間王良萬戶。【質實】（河間，國名，詳見帝玄更始二年。）

（河間惠王良能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爲宗室儀表。）

詔限民名田，不果行。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幷兼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書法】（未幸事不書，書不果行，例惜之也。不果行之辭二，有幸之之辭，有惜之之辭。終綱目書不果行十一：詔限民名田，是年；魏作考課法，魏主叡景初元年；晉立考課法，戊子年；齊議鑄錢，丙午年；魏主戒嚴北討，魏主戒嚴丙寺，梁丁未年；唐郭子儀統諸道兵，肅宗上元元年；皆惜之也。魏議復肉刑，魏主建興五年；唐詔幸涼州，高宗麟德二年；太后詔發兵擊生羌，中宗嗣聖五年；周主自將拔晉州，辛亥年；皆幸之也。書不果一，後周壬子年；不行一，唐德宗貞元十一年；書未行而罷免五，詳漢和丁酉年；書既而罷之六，詳新梁辛巳年；書尋罷之四，詳唐中宗景龍四年；書不至三，詳明帝永平四年。）

罷官織綺繡，除任子令，誹謗詆欺法，出宮人，免官奴婢，益小吏俸。

【書法】（書禁淫巧自綱目，書禁淫巧四：是年、章帝建初二年，齊省冰紈方空縠，戊午年；晉禁步搖蔽異服，唐文宗太和三年，禁綾羅皆是。○書出宮人始此。終綱目書出宮人九：晉武帝元年，齊丁卯年，魏主宏太和元年，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宗貞觀二年，玄宗開元二年，代宗大曆十四年，德宗、憲宗元和四年，敬宗寶曆二年，文宗初。）

○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爲大司馬。

（初，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之，又遣孔光等白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乃復令莽視事。至是，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撤去，更設坐。傅太后大怒，不肯會。莽乞骸骨，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爲莽家給使，以爲特進，給事中，朝朔望。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王莽罷，衆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爲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何武、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百萬之衆，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集覽】中黃門，輿服志：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爲中黃門。冗從居則宿衛，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質實】傅喜，溫人。）

遣曲陽侯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況爲庶人。

（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先帝山陵未成，而曲陽侯根、成都侯況公聘取故掖庭女樂，置酒歌舞，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上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而免況爲庶人。）

【集覽】公聘取取曰娶公然聘娶無忌憚也

【書法】假況皆以國哀無人臣禮被劾則易爲以無罪之辭書之丁傅用而王氏廢錮微有罪亦罷免矣以無罪之辭書之以爲是帝意也

【發明】哀帝初政翕然罷逐王氏或就第或就國或黜斥矣然而無益於事者所行不得其道而所用之人無以愈於王氏故也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

九月地震

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壞城郭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無光間者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月者衆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爲變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爲本水爲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今汝潁漂涌並爲民害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集覽】珥蜺天文志抱珥虹蜺注凡氣在日旁如半環向日爲抱在日旁直對爲珥珥音耳[illegible]則蜺見[illegible]好色[illegible]竊以日視[illegible]日私竊觀陛下之志操[illegible]依乳哺之母無所惡不可令[illegible]如人身之經絡[illegible]而不塞也汝潁正義括地志云汝水出汝州魯山縣西伏牛山一名猛山流至潁州郾城縣潁水出洛州嵩高縣東南三十五里陽乾山俗名潁山皇甫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卿之事者皇甫字也失其姓名周幽王后褒姒寵之故處盛位【正誤】竊以日視今按日乃日月之日上文云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無光故云竊以日色視之知陛下志操衰於始初也無彊所惡今按惡字去聲

治河之難其來已久觀賈讓所畫在當時亦惟中策可行爾況今借黃流以濟運漕其間疏築兼施亦不得不然之勢也

言無令所可惡之人得路也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則所惡爲惡惡惡可知集覽便以惡爲惡人而不音去聲非

【質實】一統志云汝潁二水名汝水源出汝寧府信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天目山下東流入遂平汝陽上蔡新蔡西平等縣入淮潁水源出河南府登封縣東二十五里陽乾山下流入鈞州界按潁水有三源此爲左源出少室山爲中源出少室南溪爲右源

求能浚川疏河者

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塡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土耳今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塡淤加肥禾麥更爲秔稻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

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集覽】使道令引歸故道也漢書注道讀曰導黎陽今衛州是在魏郡白馬縣西魏郡史記魏世家以魏封畢萬卜偃曰魏大名也故漢置大名府河再西三東溝洫志賈讓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堤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堤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堤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堤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鑿龍門鑿穿之也禹貢注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蔡氏傳曰地志龍門在馮翊夏陽縣西北今河中府龍門縣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絳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同州韓城北河經其中流李奇云禹鑿通河水處廣八十步三秦記龍門水懸船而行兩旁有山龜魚俱集其下而不得上得上者爲龍辟伊闕辟開通也伊闕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析底柱析鑿破也禹貢注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蔡氏傳曰底柱石在大河中流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也地志云禹鑿此山三道河水故曰三門在陝石縣東北黃河中破碣石破洞之也禹貢注碣石海畔山也蔡氏傳曰地志碣石在北平郡驪城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酈道元曰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爲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分殺水怒】注見建始四年分殺水力【淇口】地名在淇水之口案淇水出河內共北山東至黎陽入河一曰水出隆慮縣西山黃州東宿黎之總頭在黃州[illegible]今河【正誤】決之使道今按道如字使道使得其道也如禹貢九河既道之道[illegible]【質實】一說志云河內郡[illegible]後周置魏州隋改州爲武陽郡唐武德中復爲魏州治貴鄉貞觀初置都督府龍朔[illegible]改爲冀州[illegible]中復爲魏州天寶初改爲魏郡屬河北道魏博節度治此乾元初復爲魏州號曰天雄軍五代唐陞爲東京興唐府尋改鄴都晉改廣晉府漢改大名府周復改天雄軍宋初因之慶曆初陞爲北

京大名府治元城金爲大名府路又改安武軍元爲大名路國朝改爲大名府直隸京師【金堤】注見文帝十二年【龍門】山名在平陽府河津縣西北二十里即禹所鑿通黃河處【砥柱】山名在河南府陝州城東四十里黃河中禹貢導河東至于砥柱即石形似柱故名山有三門禹鑿以通河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故謂之三門集津碣石注見秦始皇三十二年【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國淇口淇水之口也源出懷慶府濟源縣西八十里王屋山東自天壇逕泰溝出塊引流南入黃河【黎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

詔定世宗爲不毀之廟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群臣雜議皆以爲孝武皇帝親盡宜毀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制曰舜歆議可【集覽】迭毀之次注見元帝永光三年苟有功德則宗之胡氏曰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是爲人子孫得選擇親考於情則通於理則違奇是以爲孝乎【正誤】苟有功德則宗之今按胡氏本程子說朱子嘗辯其非不必援以爲說

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爲大司空

左右或讒何武事親不篤帝亦欲改易大臣乃策免武歸汎鄉侯國以師丹爲大司空丹見上多所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不能明陳大義復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獨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及棄天下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丹與孔光奏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請歸遷故郡卒不得遣復爲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集覽】汎鄉在琅邪郡不其縣汎通作氾牢讓猶言固辭也相隨下句失中中去聲當也繼體索隱曰謂非創業之主而是適子繼先帝之正體而立者

詔還陳湯長安。

議郎耿育上書冤訟陳湯曰：湯爲聖漢揚威雪恥，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湯，反使逃亡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爲嫉妒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集覽 折衝之臣，有衝突爲害者，能折挫之。詩縣篇：予曰有禦侮。注：武臣折衝曰禦侮。戰國策蘇秦曰：千丈之城，拔之樽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文中子曰：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注謂折兵衝也。復爲郅支遺虜所笑：元帝建昭三年，陳湯矯制發兵，與甘延壽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成帝永始二年，湯爲王商所諾，免爲庶人。今耿育故云然。梟俊：仲馮曰：梟，善鬭也，故曰梟俊，猶言梟將也。史炤通鑑釋文曰：梟，謂斬其首而掛之；俊，謂敵之魁率也。左傳：得俊曰克。

孝哀皇帝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六。

集覽 隕石于北地。北地，本春秋義渠戎國，秦置北地郡，屬雍州，今寧州、涇州、慶陽府皆北地地也。隕石注見武帝征和四年。質實 北地，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新城侯趙欽以罪免，徙遼西。

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問，皆得其狀。其他飲藥傷墮者無數。事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按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朕所不當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當。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群下寒心，請窮竟，議正法。於是免新成侯欽等皆爲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耿育上疏言：臣聞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聖賢仁孝之德，其廢後宮就館之漸，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凡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崇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甚非先帝託後之意，此臣之所深痛也。帝亦以爲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集覽 子隱不見：謂趙昭儀隱匿其所產之子。男子忠：忠，男子之名也，失其姓。褒廣將順：見人有善，則獎伸而宣播之，所謂褒廣也；見人爲善，則因消誘引成就之，所謂將順也。質實 一統志云新城縣名，注見周赧王十八年。欽，成陽侯趙臨之子，昭儀之弟。遼西，郡，西漢所置，治肥如縣，東漢以後俱仍舊，隋省之，故城在永平府治東。

書法 於是解光奏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故免從欽，非欽罪也。其書以罪，何罪歟？所以罪昭儀也歟。

以傅喜爲大司馬。考異 當書以傅太后從弟喜爲大司馬。

○秋九月，隕石于虞二。

集覽 虞，徐廣曰：在梁國。正義曰：今宋州之北虞城縣，古虞國也。質實 一統志云：虞，漢之縣名，屬梁國，後魏爲[illegible]州[illegible]屬應天府，金[illegible]元復置[illegible]東平，後屬濟寧路。

書法 正月書隕石十六[illegible]見。綱目書隕石十有二[illegible]秦始皇[illegible]十六年[illegible]再書者此而已。

○策免大司空高樂侯丹爲庶人，復賜爵關內侯。

冷褒、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群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爲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寖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

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復從公卿議又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諼迷國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爲君耻之以君嘗託傅位未忍考于理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行世儒宗德爲國黃耇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泰重議者咸以爲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唯陛下裁之詔賜丹爵關內侯。

【集覽】稱皇之意宜稱副皇字意義尊無二上記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又坊記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尸服尸主也主祭者所著之服也【丁傅】丁姬傅太后炔欽姓名也炔古惠反丹經行謂丹之經術德行策免策王言也免黜也王言之制有七其一曰策書凡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錫諸侯王及免三公宰相臨軒策命則用之中書令讀侍郎持授之未忍考于理謂不忍考竟其罪而置理也黃耇老人之稱也詩南山有臺篇遐不黃耇文公集傳曰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黎色如浮垢也【正誤】其尸服以士服今按古者祭祀必有尸尸神象也上服字衍衣大聲也謂以士服服其尸也禮記父爲士子爲大夫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則士服注云祭用生者之爵上士之服也尸以象神有用不服若如集覽之說則是天子諸侯主祭者服士之服可乎未忍考于理今按理法也未忍考致于法也【質實】高樂一統志云高樂漢之縣名東漢省之故城在河間府南皮縣東南三十里俗名思鄉城亦名西鄉城。

冬十月以朱博爲大司空。〇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參皆自殺。

中山王箕子幼有眚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初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爲倢伃嘗從幸虎圈熊逸出攀檻傅倢伃等皆驚走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嗟歎倍敬重焉傅倢伃慙由是有隙常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治馮太后女弟弟婦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乃飲藥自殺弟宜鄉侯參召詣廷尉自殺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以嚴見憚不得近侍[illegible]以王舅封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翟方進劾參[illegible]紲參終不改其操且死歎曰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馮氏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司隸孫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illegible]太后出寶復官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

【集覽】[illegible]禱祠雜禮小宗伯職掌禱祠下上下神示注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史炤通鑑釋文曰解音下蟹反[illegible]除也【狂易】狂患病狂易也二解喜圖云未央宮中有非常室成帝綏和二年鄭通里人王褒衣絳衣小冠帶劍入非常室中召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乃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下獄死注大誰者主問非常之人[illegible]大誰長今此卒者長所領人也狂易者病狂而變易其常也中謁者令[illegible]中謁者令一人六百石[illegible]此乃中語[illegible]必傳太后在彼說也前世事謂前世事當熊之事乃是元帝世事【正誤】數禱祠解今按此爲解除之義今人多讀作上聲【宮中語】今按爲太后當熊之事外人不知此乃宮中之言語也【質實】孫寶潁川鄢陵人龔勝彭城人。

【書法】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故者必有其冤於是有任其咎者矣。

丙辰

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〇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復以朱博爲御史大夫丁明爲大司馬衛將軍。

丁傅驕奢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爲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奏封事[illegible]議者多以爲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於是博奏言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遂更拜博爲御史大夫又以丁

（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如故事。【集覽】中二千石注見宣帝地節三年。）

夏。遣高武侯傅喜就國。（傅太后自詔丞相御史曰。喜附下罔上。與師丹同心背畔。其遣就國。）

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爲庶人。以朱博爲丞相。（孔光自議繼嗣持異。又重忤傅太后指。策免爲庶人。以朱博爲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揚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爲鼓妖聽失之象。且曰博爲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集覽】鼓妖。洪範傳曰。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質實】揚雄成都人。）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后傅氏爲帝太太后。共皇后丁氏爲帝太后。（朱博既相。上遂用其議。下此詔。於是帝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丁傅爲公卿列侯者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免關內侯師丹爲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詔免丹。遣莽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者。諫大夫楊宣言。孝成皇帝。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豈不欲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陛下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商子邑爲成都侯。【集覽】延陵成帝陵墓。【質實】揚宣什邡人。）

罷州牧。復置刺史。（朱博又奏言。部刺史秩卑賞厚。勸功樂進。前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從之。【集覽】秩眞二千石注見宣帝地節二年。良二千石以高第補。以二千石高第者補九卿之缺。索隱曰。高第。謂才優而品第高也。）

六月。太后丁氏崩。（詔令葬共皇園。）

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集覽】陳聖劉。陳本舜後。莽自稱陳之後。故讖語以明當纂立也。又曰數陳聖劉之德也。待詔黃門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可得延年益壽。上久寢疾。冀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書法】改元不書所改。此其書太初何。遽罷之也。遽罷之辭。如勿書。惑於賀良之言。以是爲可譏也。況武帝嘗改太初乎。故并更號書。）

秋七月。詔以永陵亭部爲初陵。勿徙民。○八月。詔罷改元易號事。待詔夏賀良等伏誅。（上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進退大臣。上以其言無驗。詔曰。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可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爲百姓獲福。卒無嘉應。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詔非赦令。皆蠲除之。賀良等皆下獄伏誅。【質實】夏賀良。南陽宛人。【書法】綱目抑左道。於異端必以伏誅書之。【發明】甚矣天道之未易言也。自秦人焚燒圖書。斥逐匈奴。而不知亡秦之實。在於胡亥。蓋天命所在。雖或聞見一時。要之未易窺測。有如泰山立石。僵柳復起。自後人觀之。瞭然知其爲宣帝受命之符。而在當時則莫之識也。今與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夏賀良等所言。未爲無見。而欲改元易號。因禳之。是天道可以人勝矣。賀良之言。與眭孟何異。然眭孟累而不書者。其言不見於施行故也。既書伏誅。則賀良等罪大。復何詞。後之欲推測天命者。見此可以少警矣。）

盡復諸神祠。（上以寢疾。盡復前世所嘗興諸神祠。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餘祠云。）

丞相博有罪自殺。御史大夫趙玄減死論。（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陽鄉侯博。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得

丁巳

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武前就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皆請免爲庶人。上疑博、玄承指，即召玄問狀，玄辭服。詔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集覽】相要，要平聲，約也。【質實】一統志云：陽鄉，漢之縣名，屬涿郡。晉改爲長鄉縣，齊省入涿州。故城在順天府涿州西南。

冬十月，以平當爲丞相。（以冬月且故，賜爵關內侯。）

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彊起受印爲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死，死有餘罪。不起，所以爲子孫也。乞骸骨，不許。至是薨。）

有星孛于河鼓。【集覽】河鼓，索隱曰：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故或名河鼓爲牽牛。正義曰：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蓋天子三將軍，中大星大將軍，其南左星左將軍，其北右星右將軍。占：明大光潤，將軍有功吉；動搖差戾，將軍失計奪也。〇夏四月，以王嘉爲丞相。

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立諸侯，擇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上書告之。眾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蘇令等縱橫，吏士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成帝悔之，詔二千石不爲故縱，遣使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材任職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前蘇令發，欲遣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

戊午

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上納用之。【集覽】命卿，正卿也。〔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注見景帝後三年。〔中材苟容求全〕不敢擧持評下也。〔前蘇令等縱橫〕句絕。蘇令，山陽鐵官徒也。縱橫，恣縱橫逆也。先於成帝永始三年作亂伏誅。〔威權素奪〕常不以威權假守相。〔故縱〕注見宣帝地節三年。〔慰厚〕慰勞撫厚也。〔留中〕爲句，謂留其劾事之章於宮中而不下。會赦壹解，句絕。偶值赦宥，則一切解釋。〔蘇令發〕發，謂初起爲盜時。〔盩厔〕縣名，屬京兆。今鳳翔府盩厔縣。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因以名縣。盩，張流反；厔，陟栗反。【質實】一統志云：尹逢，平陵人。盩厔，漢之縣名，屬右扶風。山曲曰盩，水曲曰厔，故以名縣。東漢省，晉復置。後周徙縣於鄠縣西北，而於此置恒州，隋州廢，置周南郡，尋並縣爲京兆。唐改宜壽縣，至德初復爲盩厔縣，入復初屬鳳翔府，宋因之。金置恒州，元省州以縣屬安西路。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冬十一月，復泰畤、汾陰祠，罷南北郊。〇無鹽危山土起，瓠山石立。東平王雲坐祠祭祝詛自殺，以孫寵爲南陽太守，息夫躬爲光祿大夫。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被疾，多所惡，建謁驗治。雲自殺，謁棄市。擢寵爲南陽太守，弘、躬皆光祿大夫。【集覽】無鹽注見秦二世三年。馳道注見秦始皇二十七年。瓠山，晉灼曰：漢書作報山。顏師古曰：報由山名，在作瓠字，爲其形似瓠耳。〔上變事告〕注見高帝九年。【質實】一統志云：無鹽，古國名，漢置無鹽縣，爲東平郡，後省之，故城在兗州府東平州東三十里。危山在東平州北五十里，漢東平思王墓在其上。瓠山在東平州北二十里，山形似瓠，故名。息夫躬，河陽人。【書法】泰山石立，宣帝之祥，昭帝元鳳元年。於是再見。其中山王之祥，終綱目書石立二。

四年，春正月，大旱。〇關東民訛言行籌。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稾或棷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或被髮徒踐，或夜折關，或踰牆，或乘車騎奔馳，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集覽】持稾或棷：稾，禾稈也。棷，各侯反，又側九反。夜行持更者，道經釋文：棷，麻幹也。行西王母籌，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司馬相如大

人貌吾乃今日親西王母皓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張揖曰西王母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頭暠然白首案行籌或解曰執國家籌策行於天下設張張讀曰帳帳音張設也

【書法】綱目書訛言三（成帝建始三年是年新莽乙亥年）皆變亂之世也

【發明】文景武宣之世非無災異然當時上下相安者主政用人之際足以厭服其心故也自成帝委政外家治道頗錯故有訛言大水之恐至哀帝承緒政事愈益乖舛至是又有訛言行籌之異此皆人情皇惑是以妖氣乘之易於恐動閱劉向之所書皆當時之得失則人心世變皆可觀矣

封傅商爲汝昌侯。【考異】（此亦當書封傅太后從弟商）

上欲封傅太后從父弟商尚書僕射鄭崇諫曰成帝封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因持詔書案起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爲天子乃反爲一臣所顓制邪上遂下詔封商。【質實】（鄭崇高密人）

二月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爲庶人。

侍中董賢爲人美麗自喜性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爲昭儀父恭爲少府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皆選上第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不備具下至僮僕皆受上賜又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周垣數里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佞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芥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隸[illegible]便辟寶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爲庶人崇死獄中【集覽】書曰便辟[illegible]解曰便者便人所好辟者辟人所惡上方上與尚通注見景帝後元年東園祕器顏師古曰東園匠主作陵內器物者也案漢皇后崩斂以東園畫棺諸器注東園署名也屬少府掌爲棺器又哀送之見賜以朱書祕器漢書音義曰祕器棺也以朱砂畫之見霍光傳閏珠襦玉柙襦汝朱反短衣也柙匣通顏師古曰漢舊儀帝崩含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貫珠爲襦如鎧狀連縫以黃金縷腰以下玉爲柙長尺二寸半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西京雜記匣有蛟龍鸞鳳龜麟之象謂之蛟龍玉匣晏公類要曰柙上九竅加以黃金則死者不朽

故赤眉[illegible]長安發掘諸陵所發有玉柙斂者皆如生紫切紫止切責也

賜董賢爵關內侯。

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昭息夫躬告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期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持詔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明正其義乃加爵土暴揚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前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違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且爲之止【集覽】去宋弘息夫躬等告東平王事本因宋弘以聞今於本章內除去宋弘名而改作董賢名【纂註】暴音僕暴露其事而評論當否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爲皇太太后。○秋八月封董賢爲高安侯孫寵爲方陽侯息夫躬爲宜陵侯。

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殺天子公卿股肱莫能悉心銷厭未萌賴宗廟之靈侍中賢等發覺伏辜其

封賢寵躬皆爲列侯躬數進見歷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仄目。

左遷執金吾毋將隆爲沛郡都尉。

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方伯專征伐賜斧鉞漢家邊吏距寇賜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頃之傅太后賤取執金吾官婢隆奏請更平直詔隆奏請爭貴賤之賈存以其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爲沛郡都尉成帝末隆言今古宜設定陶王諸陶郎故上思而有之【集覽】毋將隆毋將復姓隆名也可者父封之封皆度蘇林曰思用度者出大司農方伯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禮大宗伯曰九命作伯注長諸侯爲方伯諸侯亦咸也顏師古曰謂狎褻無闊大體契國威器契諸結反狀也欽國家威器而反備其私家前有安國之言毋將隆先於成帝時嘗奏言宜徵定陶王居國即此是安國之言也【正誤】毋將隆今按玉海姓

氏急就章。毋將注。毋音無。〔質實〕武彊注見景帝三年。毋將隆東海蘭陵人。沛郡注見成帝河平二年。

〔書法〕傅商外戚顯屬也。董賢讒佞幸臣也。孫寵息夫躬姦邪小人也。皆無功而侯。鄭崇以諫僭賞殺。孫寶以救直臣免。毋將隆以禁倖逆[illegible]。所書如此。而欲改元易號以應天道。果可欺乎。

諫大夫鮑宣上書。

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外親小童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今民有七亡。水旱爲災。一也。重責賦稅。二也。貪吏取受。三也。豪彊蠶食。四也。苛吏徭役。五也。部落鼓鳴。六也。盜賊劫略。七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也。治獄深刻。二也。冤陷亡辜。三也。盜賊橫發。四也。怨讎相殘。五也。歲惡飢餓。六也。時氣疾疫。七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奈何獨私養外親幸臣。賞賜以大萬數。從賓客漿酒藿肉。非天意也。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下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姦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龔勝。可大委任。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書雖劇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集覽〕敦外親。謂厚待之也。共承天地。傳寫因其如宇藿而藏日長。稱賓客。稱去聲。謂稱揚其賓客所求。尸祿。爾雅曰。尸職主也。[illegible]蘇猶言尸位。謂德不稱官。但主其位而食祿。衣穿空。空通作孔。謂衣穿破而有孔竅也。大萬。萬萬。猶言鉅萬也。漿酒藿肉。藿豆葉也。師古曰。謂視酒如漿。視肉如藿。此內卿者。令休。令其休閒而就師傅。〔質實〕高城人。

〔書法〕西漢之世。言諫大夫七人。有大書其諫者。常事也。常事不書。此書生書何。特筆也。自劉輔以諫大夫論切見繫。自是諫官無聞焉。宣請黜董賢。用何武。辭語剴切。可謂無愧其職矣。故特書之。終綱目書生

書四。第太初甲子年。

匈奴單于上書請朝。

匈奴單于請朝。五年。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揚雄上書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彊。然不敢窺西河。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高皇后嘗忿匈奴悖嫚。及孝文時。候騎至雍甘泉。孝武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窮極其地。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以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匈奴內亂。呼韓邪歸化稱臣。然尚羈縻之。計欲朝不距。不欲不彊。何者。匈奴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如此之備也。真中國之堅敵。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誠欲來陳見。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日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願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其書而許之。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

〔集覽〕從上遊來厭人。服虔曰。游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顏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繫於河也。索隱曰。厭。益涉反。勝也。府帑。音奴。又音[illegible]。[illegible]府財物之所藏。二者皆微。微精妙也。謂北說者發敏。孝武設馬邑之權。武帝使馬邑人聶翁壹誘單于。單于覺之而還。〔逐北〕注見周赧王三十年。狼望。匈奴中地名。盧山。盧作廬。即廬朐山也。廬朐注見武帝太初三年。呼韓邪。匈奴單于之號。邪。時遮反。或音耶。宣帝五鳳元年。稽侯狦爲呼韓邪單于。甘露三年。款塞請朝。後光武建武中。日逐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塞願爲藩蔽。〔忿鷙〕忿怒。鷙狠也。後書杜詩傳曰。武無忿鷙之師。注。鷙擊

也。凡鳥之勇敵之猛者曰鷙。〔魁〕從。魅人面獸從。衍者轂擊。辭者謂使者也。轂，車輻所湊也。言使者衆多，交馳於路，其轂相擊。〔遝萌〕史記三王世家「數巧遝萌」，索隱曰：萌一作甿。韋昭曰：甿，民也。郭璞注三蒼云：遝人曰甿。項羽傳：陳涉甿隸之人。如淳曰：甿，古文萌字。

元壽元年，春正月朔，以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詔罷晏就第。

初，傅晏、董賢之寵，又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以病未朝，躬奏以爲當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其叛臣卑爰疐彊盛，東結單于，遣子往侍，恐其合執以并烏孫，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爲卑爰疐使者來上書，欲因天子威告單于歸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上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爲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藩，今單于以疾病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爲邊境憂也。躬曰：臣爲國家萬世慮，而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罷群臣，獨與躬議。躬因建言災異屢見，恐必有非常之

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天變。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惟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上不聽。至是，詔將軍、中二千石舉習兵法者各一人，因拜傅晏、丁明爲大司馬。會行日食之變，詔問得失，直言，嘉奏曰：孝元皇帝溫恭少欲，賞賜節約，馮貴人以身當熊，帝嘉美之，然賜錢五萬而已。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故少府、水衡見錢多，內錢四十萬萬，雖遭凶年有羌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成帝時，諫臣多言燕樂女寵耽酒之害，其言甚切，終不怨怒。寵臣史育數貶退，張放斥逐，淳于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好詩書，尚節儉，徵來所過，稱頌德美。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共皇寢廟比比當作，以用度不足，憂閔元元，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寺，治大第，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臣嘉幸得

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能自惜。惟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貴逸豫，不勝情欲，卒陷罪辜，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節賢寵，全安其命。上不說。杜鄴以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母必繫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今諸外家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典兵將屯，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上又徵孔光詣，問以日食事，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位次丞相。王莽既就國，杜門自守，吏民上書冤訟莽者百數。至是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復深訟莽，上於是徵莽還侍太后。董賢亦以日食沮晏、躬之策，上乃收晏印綬，罷歸第。

〔集覽〕馮貴人以身當熊，事詳見建平元年。少府、水衡

見錢。孝元帝時賞賜節約，故多有見錢。少府注見秦二世元年。水衡注見元帝初元元年。〔徵來所過〕過，平聲。謂帝初被徵召入朝來時所經過處。〔比比當作〕比，毗至反。按王嘉本傳，比比當作。注：比比，頻頻也。〔鄧通〕文帝之幸臣。〔韓嫣〕武帝之幸臣。〔三從母必繫子〕禮記郊特牲篇：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鄭玄注：從者，謂順其教令也。又穀梁傳隱二年：禮，婦人從人者也，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之禍〕春秋：鄭武公伯爵，國故曰鄭伯。姜氏，申國之女，武公娶之，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姜氏愛叔段，欲立之。及莊公即位，叔段逆反，兵敗奔共。〔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襄王之後母惠后生叔帶，叔帶與狄人謀伐襄王，狄人兵入周，襄王出居鄭，叔帶遂自立。晉文公誅之。〔指象〕言天象之變[illegible]。〔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孝經：曾子曰：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謂父苟有爭子，亦從之，是成父不義也，理所不可。〔閔子騫〕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是也。以閔子騫能守禮，不苟且於從親爲是也。〔忿邑非之〕忿，通作憤。邑，於邑也。漢書成紀：可爲於邑。注：於邑，氣短也。邑如字，又烏合反，於又音烏。非之，言其不是也。鏡見，猶言鑒察也。〔正誤〕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今按子騫，閔損字也。

後母衣所生子以綿絮。損以蘆花絮。父察知之。欲出後妻。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乃止。蓋即此事。謂不從父命出母也。孔子嘗稱之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念邑非之。今按文選註。猶歎息也。楚辭邑作悒。【質實】注詳內黃人。

【書法】是日何捷也。哀帝不明。所用非人。天應之捷如此。可不畏哉。是故哀帝用丁傅。而是日日食。桓帝徵行。而是日大風拔樹。書昏。隋文帝立晉王廣。而是日天下地震。綱目皆揭是日書之。所以著天顯而爲世戒也。終綱目。大地之變。書是日三而已。（是年。桓帝元嘉元年。隋文帝開皇二十年。）

【發明】方書以傅晏丁明爲大司馬。即書是日日食。而又適當正月。則其封拜不合天心。從可知矣。雖龍罷晏覽。第果何及哉。亦譏之也。

皇太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號孝元傅皇后。【考異】提要書曰。合葬孝元皇后于渭陵。【質實】渭陵注見成帝建始元年。

【書法】西漢后不書葬。此其書何。譏也。曷爲譏之。以藩妾合葬。非古也。故特書地。是後后許氏以不合葬。則葬書地。（本始三年）哀太后傅氏以藩妾。則葬書地。（是年）和太后梁氏以妾母。則葬書地。（永元九年）桓后梁氏以不合葬。則葬書地。（延熹二年）唐太后武氏以罪人。則葬書地。（中宗神龍元年）憲后郭氏以不合葬。則葬書地。（宣宗大中二年）皆譏也。終綱目。后葬書地七。然則葬書地多矣。未有書號其后者。此其書孝元傅皇后何。譏之之譏也。畢其與矣。自是又有尊薄太后爲高皇后之書。哀不足責也。世祖亦然。惜哉。

○孫寵息夫躬以罪免就國。○以鮑宣爲司隸。

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徵拜孔光。發覺寵躬過惡。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臧。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

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寵不宜居國。可皆免。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以應天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乃徵何武彭宣。而拜鮑宣爲司隸。【集覽】子訛相驚。子謂民也。去年關東無故驚走。訛言行西王母籌。日食於三始。正月一日爲歲之始。月之始。日之始。王嘉本傳作三朝。注。歲月日朝。白虹干日。虹。蝃蝀也。沈存中曰。孫彥先云。虹。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即有之。七國時。燕太子丹質於秦王之無禮。丹亡去。故與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illegible]色白而純者。名爲白虹。貫日。【質實】[illegible]人。

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上託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冬月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上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免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明習治獄。爲朝廷惜之。書奏。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事。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召嘉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吏詰問嘉。嘉對曰。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誠不見其外內顧望。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元始中。追謚曰忠。紹其封。【集覽】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書皐陶謨文。注五

服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所以命有德也蔡氏傳曰五服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以五等之服而章顯之鞠譚姓名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以有文在其手曰鞠其支孫因氏焉風俗通曰鞠譚或為趙氏音[illegible]耳[illegible]冬[illegible]秦之後不復行刑[illegible]帝尉梁相意欲東平上冀幸而過冬庶可原其罪也中朝漢書注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已下為外朝仲馮曰案文則中丞者中朝臣也蓋時為給事中侍中諸吏之[illegible]械桎梏也[illegible]時以大司馬大司[illegible]去上尊[illegible]吾屬官有[illegible]卿示重[illegible]有以負國如此則君為無罪矣如何先自當以負國之罪賢不肖士名何總[illegible]其人名於是嘉不食死[illegible]其書殺何也漢也綱目之法

【書法】苟有誅意於其臣一以殺書之故其官爵姓書殺之

秋七月，以孔光為丞相。八月，以何武為前將軍，彭宣為御史大夫。

【發明】王嘉為相補救及三年當時董賢之寵如鄭崇孫寶諸人皆以論諫獲罪蓋帝擬[illegible]幸臣不遐心腹嘉之陳列猶明自切當然帝方遂前不復亦何容發綱目書曰書殺亦以深惜之也

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光復故爵

下司隸鮑宣獄，髡鉗之。

丞相孔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會者千餘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illegible]

九月，策免大司馬驃騎將軍明就第。

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上方欲極董賢位，恨明如此，遂策免就第。

【書法】丁明罷其以無罪書之何明閔嘉死而憐之上恨之遂策免則免不以罪也故雖丁明猶免不以罪必以無罪書之綱目之筆削審矣

冬十二月，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

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策曰：定爾于公，以為漢輔，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親屬皆侍中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時王氏衰廢，惟平阿侯譚子閎為中常侍，閎妻父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為子求咸女為婦，使閎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聞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置酒麒麟殿，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

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左右遣閎出。閎遂上書曰：昔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董賢無功封侯，列備鼎足，橫蒙賞賜，空竭帑藏，讙譁道路，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也。

【集覽】奉朝請孟康曰律春朝曰朝秋朝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之禮諸才皆反官職官志曰奉朝請本不為官無員漢東京罷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丁傅謂丁傅太后之族

【質實】蕭咸東海蘭陵人

庚申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時西域凡五十國，佩漢印綬者三百七十六人。單于宴見，群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鄭氏曰：哀帝之世，漢既衰矣，而匈奴烏孫猶不廢朝，西域佩印綬者五十餘國，蓋中國榮觀，猶人未遠，條枝葉尚茂，而蠹生心腹，根幹將顛矣。是故聖主專務治內，以圖其本，不勤遠略，而忽近圖，其慮深矣。

【集覽】西域凡五十國司馬彪續漢書曰西域初有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哀平時凡五十五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

按漢既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以問譯爲何。譯通四夷之言者。周禮象胥掌傳王之言。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注疏云。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

夏四月晦。日食。○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爲大司馬。孔光爲大司徒。彭宣爲大司空。

書法 罷三公官。前四年耳。於是復置。書曰復三公名可也。其曰正三公分職何。帝私也。漢初太尉位在丞相下。武帝始置大司馬。然大司馬太尉未嘗並置。則大司馬猶太尉也。故霍光爲大司馬。而其召議必以丞相爲首。元下王莽亦必先丞相翟而後及光。哀帝之初。師丹始爲大司馬。後乃用爲大司空。是三公之序。固有常矣。今也欲尊重董賢。遂復三公。而升大司馬於大司徒之上。猶以紊亂舊章。謂之何哉。故三人者。蓋仍舊任。而綱目必列序之若新命者。所以病哀帝而譏孔彭也。

發明 三公分職。是矣。然皆明六卿之名也。董賢爲大司馬。孔光彭宣不羞與之同列。又且卑處其下。直筆書之。不待貶黜。惡自見矣。

○六月。帝崩。

帝睹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以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

集覽 以則武宣。以武帝宣帝爲法則。

書法 賀善賛曰。哀帝初政清明。多可紀者。自七月而後。至建平四年二月以前。綱目所書封誅拜罷。凡二十八。其十七皆爲傅太后。罷大司馬莽。以太后怒也。以師丹爲大司馬。以太后惡傅喜也。遣王莽就國。免孔光爲庶人。以其非丁傅也。免大司空丹。以不可尊號也。殺馮太后及其弟參。以太后舊怨也。免大司空喜。以不肯尊號也。以朱博爲御史大夫。以丁明爲大司馬。以其議尊崇事也。遣傅喜就國。以太后怨也。免丞相孔光爲庶人。以太后怨也。以朱博爲丞相。以成尊號也。免丹爲庶人。遣王莽就國。以抑衆尊號也。示細降自殺。趙太后免。論以太后怨傅喜也。封傅商。以太后怨也。其不爲太后者十一事耳。自四年二月而後。以至於終。所書封拜誅斥。凡十九。其十一皆爲董賢。殺鄭崇。以諫寵董賢也。免孫寵息人。以教鄭崇也。左遷毋將隆。以不予董賢兵器也。殺王嘉。以還封賢詔書也。策免丁明。以憐王嘉也。書賜爵關內侯。書封高安等三侯。皆以爲大司馬。書正三公分職。皆爲董賢也。其不爲董賢者八事耳。自始至終。一私嬖轉是以雖欲內彊主威。而漢業卒衰。有由然矣。

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

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召大司馬賢。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賢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以太后詔即闕下冊收賢印綬。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萬。恭與家屬徙合浦。集覽 先帝大行。謂成帝之喪也。大行注見昭帝元平元年。發兵符節。兵符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節注見唐德宗興元元年。中黃門注見成帝綏和二年。期門注見成帝鴻嘉元年。期門郎。質實 一統志云。合浦。漢之縣名。屬合浦郡。隋屬合州。唐屬廉州。宋開寶間省。封山蔡龍大廉三縣入焉。元仍舊。本朝省入石康縣。後復置。改屬廉州府。

書法 於是策收賢印綬。不書罷之也。然則帝崩矣。孰罷之。莽以太后詔罷之也。莽以太后詔罷之。則其不書何。賢罪大矣。以爲其罷也。自取之耳。至以莽爲大司馬。然後書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以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爲惠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祿。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書法 書太皇太后以者何。爲太后也。莽之畏太后成之。是故封新都侯。則書太后弟子。爲大司馬。則書太皇太后以。居攝踐阼。則書太后詔稱假皇帝。則亦書太皇太后詔。所以歸其貴於太后也。

發明 不直曰以莽爲大司馬。而必揭太皇太后書之者。明莽之得權。由太皇太后授之也。他日投璽於地。果何及乎。

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爲嗣。

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書法〕孰迎之。太后與莽也。西漢書迎者三。未有不書迎之者。但書諸大臣。賀書大將軍光承皇后詔。病已蒙上文。孝群臣奏太后皆公辭也。此其不書何。箕子於是九歲耳。莽所利也。上書太皇太后以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下書迎中山王箕子爲嗣。則亦蒙上文而已。然則立孫嬰書皇太子。其書爲嗣何貴。子與哀帝弟也。兩漢書迎立十。許呂氏者四年。終綱目書爲嗣二。箕子。唐豫王旦。

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

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專寵錮寢。殘滅繼嗣。貶爲孝成皇后。徙居北宮。〔集覽〕錮寢。錮。禁錮也。錮寢專房之義也。

〔書法〕綱目太后書貶一而已矣。傅丁書追貶。不與焉。

徙孝哀皇后於桂宮。追貶傅太后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爲丁姬。

莽又白太皇太后下詔。以定陶太后背恩忘本。專恣不軌。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獨下詔褒揚傅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愨。論議忠直。不順指從邪。以故斥逐。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又貶傅太后號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

〔書法〕太后遷辭二。太后遷其宮。皆順辭也。遷太后于某宮者。逆辭也。傅后未聞失德也。而徙之。逆矣。其曰孝哀皇后。則不以爲母云耳。至後就其園自殺。書薨。

以甄邯爲侍中。策免將軍何武。公孫祿。遣紅陽侯王立就國。

莽以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爲侍中。諸素所不說者。皆傅致其罪。爲請奏草。令邯以太后指風光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官就國。董宏子武父爲佞邪。奪爵。毋將隆前治中山獄。冤陷無辜。張由誣告骨肉。史立。丁玄陷人入大辟。趙昌譖害鄭崇。皆

免爲庶人。徙合浦。中山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紅陽侯立。雖不居位。莽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請遣就國。太后不聽。莽曰。漢家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群下傾邪。亂從此起。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焉。〔集覽〕傅致其罪。漢書傅讀曰附。傅致。謂增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武父。董宏之子名武。宏首言。張由誣告骨肉。張由素有狂易病。病發。誣告馮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事。在建平元年。

八月。廢孝成。孝哀皇后。就其園。皆自殺。○策免大司空宣。遣就國。

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乞骸骨歸鄉里。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發明〕綱目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以王崇爲大司空。○九月。中山王箕子卽位。年九歲。

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

〔書法〕特筆也。書百官總己以聽始此。終綱目書總己以聽二。是年王莽。章帝章和二年鄧彪。竇憲。永元年罷。權姦竊無貞焉。〔發明〕亂臣賊子。其心竊忍非一日。觀綱目所書百官總己以聽之詞。則知莽之移國。其所由來者漸矣。履霜堅冰至。豈不信哉。

○以孔光爲帝太傅。馬宮爲大司徒。

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徙光爲帝太傅。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以馬宮爲大司徒。〔集覽〕供養行內。供養其人。顏師古曰。行〔正〕內。謂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

說（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今按此說非也行內署門戶五字當爲一句行去聲延視也謂巡察內署之門戶也省息井反顏師古曰視也）【質實】（馬宮東海戚人）

冬十月。葬義陵。【質實】（一統志云義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八里）

孝平皇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二月。以孔光爲太師。王舜爲太保。甄豐爲少傅。王莽爲太傅。號安漢公。褒賞宗室群臣。【考證】（當從王莽白爲太傅）

（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白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群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寢置臣莽因讓數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爲太師舜爲太保豐爲少傅邯封承陽侯莽尚未起群臣復上言宜以莽加賞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宗室群臣立東平王開明又立中山王成都奉孝王後封宣帝耳孫三十六人爲列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爲嗣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吏以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又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詔曰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才吏初除奏事者引入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集覽】（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越裳南方遠國名在交趾南周成王時嘗重九譯獻白雉重九譯注見武帝元狩元年等爵品注見宣帝地節四年四輔之事幹讀曰管四輔謂太師太保太傅少傅也谷永傳曰四輔既備成王寡有過事注云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比我而之之謂之輔據我而楫之之謂之弼疑擬其前丞承其後耳孫應劭曰玄孫之子也言去其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玄孫之曾孫也顏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帝本紀及諸侯王表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朐鞮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案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八葉則與晉說相符也仍耳聲相近蓋號也）【質實】（一統志云承陽漢之縣名屬長沙國東漢省入烝陽縣故城在長沙府西一百七十里）

置羲和官。【質實】（羲和官名注見新莽始建國二年）○夏五月朔日食。○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考異】（帝字疑衍按順帝永建二年書追尊母李氏爲恭愍皇后質帝本初元年書尊母匽氏爲博園貴人靈帝建寧元年書尊母董氏爲慎園貴人皆無帝字）

（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爲後代法乃遣使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寶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今上始免繈褓至親分離漢家之制雜任英賢隨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宜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莽令太后詔剛僻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質實】（申屠剛茂陵人）

封公子寬爲褒魯侯。孔均爲褒成侯。【質實】（孔均魯人孔子十六世孫褒成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以奉周公孔子之祀。（寬魯頃公之後也）

【書法】（奉周公孔子也奉周孔乃始此自是終綱目書崇孔子者六是年昭烈帝章武元年魏封孔羨宗聖侯宋孝建年元魏以孔乘爲崇聖大夫齊王申年魏魯周孔之祀齊乙亥年魏封孔子後爲崇聖侯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諡文宣王）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集覽】（黃支南方遠國名在日南之南去長安三萬里）

越嶲郡上黃龍游江中。【質實】（越嶲郡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太師光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

（官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賞，事下三公即訊。賞對如章，坐免，終於家。書法 士者何？疑辭也。若曰其所士之辭云爾。終綱目書龍十三，許惠帝二年，惟此書士，桓帝永康元年書若疑之之辭也。）

帝更名衎（集覽 衎，苦旦反。）○大司空崇免。以甄豐為大司空。○紹封宗室及功臣後為王侯者百餘人。○大旱蝗。

（王莽白太后，宜衣繒練，頗損膳，以示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效慕焉。）

隕石于鉅鹿二。（質實 鉅鹿，郡名，注見景帝中元二年。）○大夫龔勝、邴漢罷歸。（考異 提要漏歸字。）

（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琅邪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梅福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人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集覽 邴漢，姓名。邴，音丙。）

（書法 有書請老遣歸者矣，有書謝病歸者矣，此其不書請謝何？直書罷歸，見二子之勇退也。知幾其神乎，二子之謂矣。終綱目直書罷歸者一而已。）

（發明 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當是時也，莽賊竊柄，篡勢已成，凡仕於朝者，從之則有失節之羞，違之則有殺戮之禍。二子在漢，爵位非三事，然亦食其祿矣。扶顛持危，無所用其力，獨有從容引退，庶幾保全臣節，而明哲於世。不曰罷大夫龔勝、邴漢，而曰大夫龔勝、邴漢罷歸者，所以見二子之去，非朝廷逐之，乃二子自去也。然則二子可謂有見幾之智、潔身之美，異乎孔光輩所為矣。）

秋九月晦，日食。○匈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

（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集覽 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須卜蓋夷姓，居次，云其名，乃王昭君之女也。次，音徐連反。風俗通云：匈奴貴姓有須卜氏。索隱曰：須卜氏主獄訟。正義曰：漢書云：須卜氏常與單于為婚姻。）

頒四條於匈奴。

（車師後王姑句、去胡來王唐兜皆降匈奴，單于受之。上書言狀，詔遣使責讓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曰請其罪，莽不聽，詔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以示之。乃造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使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單于上書更名曰知。莽大說，白遣使答諭，厚賜焉。集覽 車師後王姑句。車師，西域國名，有前王後王，後王名姑句，即前王之父也。句，音鉤，注見武帝元鼎二年。車師前王廷。去胡來王唐兜。去胡來，西域國名，唐兜，其王之名也。或曰唐兜本其國之號，今號曰去胡來者，義取去胡而來降漢也。函封 函，胡男反，匣也，束縛也。）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七

吏部尚書加二級臣宋犖謹奉
敕校刊

癸亥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八

（起癸亥漢平帝元始三年○盡丙戌漢光武帝建武二年）凡二十四年。

元始三年。【考異】（按前已書元始元年此元始二字羨。）春聘安漢公莽女爲皇后。

（莽欲以女配帝以固其權奏言長秋宮未建掖庭媵未充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予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詔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守闕上書公卿大夫伏省戸下咸言願得公女以爲天下母太后從之【集覽】長秋宮索隱曰皇后宮名長秋者秋陰之始取其長而欲其久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荀爽曰天子取十二女天之數也春秋成八年衛人來媵注魯將嫁伯姬於宋故同姓來媵禮也九年晉人來媵左傳曰禮也十年齊人來媵公羊傳曰三國來媵非禮也何休學云諸侯一娶九女雖天子娶十二女解云此保乾圖文孔子爲後王非古禮也廣繼嗣說注見成帝建始二年娣姪。）

【書法】（立后書氏恒也書安漢公莽女何權所在也故權在於光則書立大將軍光女權在於莽則書聘安漢公莽女權臣一轍也然則霍后止書立此則曷爲書聘厚聘也終綱目書立某女爲皇后二而書聘者一而已矣。）

夏安漢公莽奏定制度。

（莽奏吏民車服田宅器械喪祭嫁娶奴婢品制立官稷郡國縣鄉皆置學官）【書法】（於是郡國縣鄉皆置學官不書備之也。）

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

（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冀得至京師莽白褒賞中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戶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章以爲莽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支

甲子

屬唯衛后在吳章要斬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莽因是獄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紅陽侯立莽尊屬平阿侯仁素剛直皆以太皇太后詔遣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宣及王商子[illegible]皆坐死凡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集覽】[illegible]輸芮反[illegible]【質實】逢萌北海都昌人。）

【書法】（辭繁不殺而莽之惡著矣故宇雖伏藥死書殺書鮑宣書故官。）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考異】（祖當作帝。）○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質實】（承休縣名注見元帝初元五年。）○二月遣大司徒宮等迎皇后入未央宮。

【書法】（書迎入未央宮何莽女也故皇后未有書聘者至莽女則書聘皇后未有書迎者至莽女則書迎終綱目皇后書迎者一而已矣。）

○遣太僕王惲等八人行天下觀風俗。○加安漢公莽號宰衡。

（初陳崇張竦奏稱莽功德以爲宜[illegible]如周公至是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後請如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益封公以新息召陵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公太夫人號功顯君封子男二人爲侯加后聘合爲一萬萬以明大禮莽稽首辭讓不聽及起視事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餘悉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太后左右奉共養者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白太后厭居深宮中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於是孔光愈恐固稱疾辭位以爲太師毋朝十日一入省中置几杖賜餐物官屬被職如故。【集覽】新息縣名屬汝南今汝寧府息州是召陵縣名屬汝南杜預曰穎）

川召陵縣（召音劭）括地志故城在豫州郾城東四十五里。黃郵聚落名在豫州南十里。新野南陽新野縣今屬鄧州。宰衡周公爲周太宰伊尹爲商阿衡故采此號以尊之。上公禮春官典命曰上公九命爲伯注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二王之後亦爲上公稱敵言之敵猶言不敢文王邰虞芮詩緜篇虞芮質厥成注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畊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所爭田爲閒田而退蘇林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馮翊之芮鄉【正誤】黃郵今按南陽郡新野縣有黃郵聚【質實】一統志云新息漢之縣名屬汝南郡晉爲汝南郡治所宋置東豫州梁改曰西豫州又改曰淮州東魏復曰東豫州後周改息州隋廢唐復置貞觀初廢以縣屬蔡州金復置息州元屬汝寧府本朝改州爲息縣屬汝寧府召陵古邑名春秋時諸侯所盟之地秦置縣屬汝南郡漢改爲[illegible]郡晉省之故城在開封府郾城縣東四十五里新野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晉爲義陽郡治後改義陽爲新野郡治棘陽縣西魏改郡曰黃岡及改棘陽爲有寧縣後周以南棘陽縣省入隋仍爲新野縣屬鄧州唐省入穰州五代宋金俱爲新野鎮元復置縣屬鄧州本朝因之屬南陽府【虞】古國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爲吳城漢爲河東郡大陽縣地東漢置河北縣後魏置河北郡治此隋初罷郡以縣屬蒲州唐貞觀初改屬陝州天寶初因開漕渠得古刃有篆文曰平陸遂改平陸縣金元屬解州本朝因之屬平陽府芮古國名春秋時芮伯寓居此戰國時爲魏國之芮鄉漢置安戎縣後周改芮城縣及置永樂郡隋省郡以縣屬蒲州唐置芮州貞觀初廢州以縣屬陝州金元屬解州本朝因之屬平陽府。

起明堂辟雍靈臺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胡氏曰明堂辟雍靈臺雖見於詩禮孝經孟子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理考之王者嚮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故孝經以爲宗祀之所孟子以爲王政之堂然則是天子之外朝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若呂不韋青陽總章之制劉歆世宗重屋之說則豈可盡信乎若靈臺則詩與孟子言之亦燕游之所耳若

辟雍則未有明言其義也獨詩有之曰於樂辟雍又曰鎬京辟雍而已夫辟君也雍和也言人君有和德則天地之和應之而天下之心服之也此二詩者亦言與民同樂建立都邑之事而已未逮及學校之政也況其上章文有皇王維辟之云哉王制記天子諸侯之學始有辟雍泮宮之名不知何所本而云也泮水之詩亦未有以見其爲學校者獨取匪怒伊教之一言以爲證則未矣【集覽】明堂注見武帝建元元年辟雍注見成帝綏和元年【靈臺】注見齊武帝永明十年【圖讖】注見光武建武中元元年河洛讖文又注見齊武帝永明三年讖緯【呂不韋青陽總章之制】記月令天子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而堂考黃日崇德明之月令是呂不韋作蔡伯喈云是周公作予考諸月令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恐非周公皆爲之雜用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亦不可專歸之不韋也要之補葺而訂正之者漢儒力也劉歆世宗重屋之說三代明堂之制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世室宗廟也言代代不毀也重屋正堂若大寢也四阿屋檐者爲重覆明堂明政教之堂也見周禮考工記由堂考索曰周禮始於劉歆而成於鄭康成漢成帝時劉向子劉歆校理秘書見之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冬官亡矣歆以考工記足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所作也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惟歆獨識焉後鄭康成作禮注泮宮泮通作頖胡氏曰記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鄭氏謂有事于頖宮告后稷也頖宮郊之學也考諸禮記頖宮廟之類也若非廟之類欲配上帝而以始祖祭于學宮何義也哉後知頖宮之非學昭昭矣而鄭氏考之未詳。

【書法】成帝之經營辟雍未作而罷書備之也於是書起明堂辟雍靈臺則莽奏爲之書起明堂辟雍靈臺始此終綱目書起明堂靈臺辟雍三（是年光武中元元年[illegible]成帝六年）不勒書立明堂辟雍二（晉成帝咸康[illegible]年宋孝武帝大明[illegible]寅年）書定樂始此終綱目書定樂八（是年莽奏樂經齊丁卯年蕭梁帝[illegible]年宋正樂己丑年劉方造樂器己未年西魏制樂隋文帝開皇九年詔定雅樂唐高祖武德九年祖孝孫定樂[illegible]年周寶儼正樂）書舉經士始此終綱目書經士五（是年質帝本初元年[illegible]文帝[illegible]二年[illegible]丁酉年[illegible]代丁巳年周世宗）

徵能治河者。

時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

（本空此地。秦漢以來，河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為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桓譚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衣食縣官而為之作，乃兩便。將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集覽】本空，空若貢反，亦虛也。下可空同。周譜，周之世系也。更開空，更，改也。空音孔，小穴也。【質實】平原，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三年。東郡，注見光武建武八年。桓譚，沛國相人。）

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

（【書法】此殊禮也。書曰升，命猶自上出也。以莽之權，而猶自上出何，於是平帝尚幼，太后專之，書升所以病太后也。然則曷為不斥太后？既必於其重者，如是足以示譏矣。終綱目書位諸侯王上者三：是年、獻帝建安十九年、晉帝奕太和三年。）

○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置西海郡。

（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使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言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不蠶自繭，四年以來，羌人無所疾苦，願獻地內屬。乃奏以為西海郡，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以千萬數，民始怨矣。【質實】黃支，南蠻國名，注見元始元年。）

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

（分京師置前煇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

（【集覽】祫祭，祫胡夾反。公羊傳：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也。續漢書：三年一祫，祫以冬十月，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太祖也。又注見後主建興十五年禘禮。）

○復南北郊。

（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

置宗師。

（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

夏四月，太師光卒，以馬宮為太師。

（【質實】馬宮，東海戚人。）

○五月，加安漢公莽九錫。

（【考異】後篡賊例曰：凡篡國隨事異文，而尤謹其始。注曰：王莽、董卓、曹操等，自其得政遷官，皆依范史，而以自為自出書之文。其餘例曰：凡殊禮皆書。注曰：王莽加號九錫之屬，王莽是自為之，以自為書，則此當書曰安漢公莽自加號宰衡，安漢公莽自加九錫。今列本綱目，於董卓曹操等，凡其遷官加殊禮皆書自，惟此二條不書自，蓋傳錄闕誤耳。）

（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乃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冕衣裳、瑒琫瑒珌、句履、鸞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秬鬯二卣、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朱

戶、納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集覽】九錫，何休注禮緯含文嘉曰有九錫：一輿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白虎通曰：能安民者賜輿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眾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輿馬謂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也。衣服謂袞冕也。樂則謂軒縣之樂也。朱戶謂所居之室朱其戶也。納陛謂從中階而升也。虎賁謂三百人也。弓矢，彤弓矢百，盧弓矢千也。鈇鉞謂大柯斧，賜之專殺也。秬鬯謂黑黍[illegible]以祀[illegible]。詩[illegible]赤[illegible]注[illegible]之[illegible]所以[illegible]蔽滕。其色異其形，[illegible]下廣二尺象地，上廣一尺象天，長三尺象三才，頸五寸象五行，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袞服謂之[illegible]，祭服謂之韍，名殊而義一也。袞畫周禮袞龍衣也。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皆絺繡而畫以為袞。曲阿也，謂繡龍蟠曲也。五冕圖曰：袞冕十二旒，以則天數，繅玉五采，前後各用玉百四十四，[illegible]天五帝先王則服之。諸侯則服之上公亦龍袞，前後皆九旒，繅玉用九。輿服志：冕垂旒，前後邃延。注：邃，垂也；延，冕上覆。瑒琫瑒珌，瑒，杖梗反，玉名，又音暢；琫，補孔反；珌音必。琫珌，佩刀上飾。詩瞻彼洛矣：鞞琫有珌。注云：鞞容

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句履云古言鞞猶今言鞘句殺句者殺爲頭飾出履一寸其形岐頭與服志赤舄絇履以承大祭周禮屨人注句當爲絇絇謂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爲行戒絇音劬又姜踰反蹕云狀如刀衣鼻在屨頭言拘著取自拘持使低目不妄顧視鸞路注見成帝建始元年【乘馬】乘去聲馬與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龍旂九旒旂倚也畫兩龍相倚以赤爲之無文彩諸侯所建旒亦作斿旆旗之旒也禮巾車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龍旂九斿以象大火大謂象蒼龍宿之形周車服志一品之旂九旒注周禮通帛爲旃九旒至地諸侯九旒至軫大夫七旒至轂士三旒至肩皮弁素積禮司服王眡朝則皮弁服注皮弁之服用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正義曰皮弁以鹿皮爲之高尺二寸長七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素積者蹙其腰中故謂之素積戎路戎車其飾如德車詳見輿服志【彤】彤弓矢彤丹飾也諸侯有大功則賜弓矢得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盧弓矢盧黑色音盧龍都反黑也朱鉞金戚鉞斧屬朱鉞謂以丹朱飾鉞之柄金戚謂以黃金飾戚也毛詩曰戚斧屬鉞斧別名傳謂戚爲斧揚爲鉞鉞大而斧小秬鬯二卣秬音許反黑黍也鬯丑亮反香草也卣音酉又音由中尊也尊有上中下卣居中尊罍爲下受三斗卣五斗罍

六斗以黑黍米擣鬱金草取汁而煮之和釀爲酒其氣芬香條鬯故謂之鬯所以降神也謂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圭瓚禮書云鬯草十二花狀如紅藍圭未賜也資鬯於天子其資則資鬯九命然後賜秬鬯圭瓚以祭圭瓚圭瓚也瓚盛鬯之器以圭爲柄以祼先王以祼賓客鄭玄曰圭瓚之狀以圭爲柄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故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祼先王祭也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禮玉人曰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注祼之爲言灌也謂始獻酌奠也瓚形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用以灌鬯九命青玉珪二大宗伯有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又典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大器圖云以青圭禮東方東生物之方也故上銳以象春九命然後賜之雜記云公九錫朱戶以赤塗其戶士三寸其下左右朱戶注見九錫下納陛尊者之陛日納陛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師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納之於霤下虎賁賁舊作奔言其勇猛如虎之奔賁也下各以有勇士孟賁故名虎賁

【書法】書曰加命猶曰上出也以莽之僭而猶曰上出何也於是平帝尚幼太后專之書加所以病太后也書九錫始此終綱目書九錫十四（莽一曹操一司馬昭一蕭道成一倫一桓玄一劉裕一蕭道成一蕭衍一陳霸先一楊堅一王世充一李密一朱全忠一書加一莽書以晉稱者二總）全忠皆不受者也書自爲發辭給受者二（蕭衍）餘皆書自。

封王惲等八人爲列侯。

王惲等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詔以惲等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爲列侯時廣平相班穉不上嘉瑞及歌謠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穉閎皆以不附莽爲劾穉閎空造不祥閎不道穉坐使行命也太后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閎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莽又奏爲市無二賈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集覽】無二賈言純一賈也賈讀曰價象刑孔子曰象刑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也其象世顧衣服孝經文也師古曰象刑者畫象之刑謂以衣服異之刑者師古曰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爲大恥中刑雜

屨屨也下刑墨幪幪巾也使不得冠飾以恥之也白虎通曰象刑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幪其臏犯宮者扉犯大辟者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棄之也扉扶味反【質實】【廣平】國名注見武帝元狩四年【琅邪】郡名注見新莽天鳳四年。

殺定陶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秋八月太師大司徒宮罷。

莽奏共王母丁姬前僭號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發冢取其璽綬太后不許莽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爲葬之莽奏共王母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之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之又燔燒共皇廟於是段猶等皆徙合浦徵師丹封義陽侯月餘甄豐奏宮昔與議傳太后遂上尊號爲莽所厚故追誅前議者而獨不及宮宮內慙懼上書自言詔以侯就第【[illegible]】

【質實】【合浦】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義陽】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

【書法】書發冢始此終綱目書發冢二（是年唐昭宗天祐四年式三思後人發十二年李林甫）惟二思非

讖辭。

冬十二月，安漢公莽弒帝。

【考異】按篡賊例曰：以毒弒者加進毒字而不地。注曰：如莽之類。今分注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崩，而大書不曰進毒，蓋亦闕漏。【考證】當加進毒於弒帝之上。○按漢書：平帝崩于未央宮，歛加元服，葬康陵。綱目於漢諸帝皆書葬，夫何於平帝獨不曰葬康陵，無乃失書乎？曰：非也。春秋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王莽篡竊十餘十有四年之久，然後劉玄起，光武中興，宗其誅之。綱目不書葬平帝，蓋本春秋之法也歟。【據實】一統志云：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二十五里。

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帝崩，莽令吏皆服喪三年，歛加元服，葬康陵。班固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心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集覽】臘日：漢以大寒後戌日爲臘。記月令：孟冬臘先祖。羅璧識遺曰：鄭玄注：臘，即周禮所謂蜡祭也。余讀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則蜡與臘異。蜡祭因饗農，以終歲勤動而息之。臘，獵也，獵取禽獸，祭先祖，重本始也。二祭寓意不同，所以臘于廟，蜡于郊。文注見新莽始建國三年祖臘。藏策金縢：武王有疾，周公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死，史錄其策，藏之於匱，緘之以金，故曰金縢。匱也，縢，約束緘之之義。

【發明】平帝之終，前史雖明言置毒酒中，然皆以帝崩爲文。至綱目始正名定罪，直書弒逆者，所以誅亂臣賊子，爲萬世戒。而凡莽紛紛制作，褒賞綏爵，不可勝紀，綱目雖不盡制，要之大逆大惡之人，其姦偽之迹，初無足深論者，故亦得略之。

以平晏爲大司徒。

【書法】帝弒矣，晏之爲司徒，就以之。以之者，莽也。凡上書事，下書拜官者，其事也。上書弒帝，下書以晏爲司徒，晏蓋與聞乎弒者，故莽封拜乎晏，不書曰其黨與，合而觀之，當時之獄具矣。

○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又詔安漢公莽居攝踐祚。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初，泉陵侯劉慶上書言：皇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攝行天子事，如成王周公故事。

羣臣皆以爲宜。至是，前煇光謝囂奏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塡服天下耳。太后力不能制，乃下詔曰：已後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請安漢公居攝踐祚，服天子韍冕，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祭，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其朝見太皇太后、皇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詔曰：可。

【集覽】見王：見在爲王者。輝光：莽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踐阼：記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注：涖，視也。踐，履也。成王不能涖阼階，行人君之事，周公代涖阼階，攝王位，治天下。背斧依：背，亦作倍；斧，亦作黼；依，亦作扆。三禮圖：扆之狀，從廣八尺，畫爲斧形，今之屏風則道要也。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鄭玄曰：天子，周公也。負之言倍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間，周公於前立焉。家國采：刑法志：采地。注：采，官也。因官食地，曰采地。羅璧識遺曰：采者，采取賦稅自供，不得有其土地人民，仍不得世封。後漢[illegible]文曰[illegible]【據實】泉陵，漢之縣名，屬零陵郡。東漢郡治於此，晉以後因之。隋改泉陵爲零陵縣，以應陽、永昌、祁陽三縣省入焉，屬永州。宋元仍舊。國朝因之，爲永州府治所，仍爲舊。

【書法】書又詔何？猶太后也。書詔徵宣帝玄孫矣，未至而又詔莽居攝踐祚，然則王莽之篡，太后不得辭其咎矣。

丙寅

孺子嬰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南郊。

【書法】前此書安漢公莽矣，此書王莽何？不予其祀南郊也。綱目別嫌明微，故於此斥書之。自是有事皆斥書莽，而削其姓。

【發明】莽之篡國，固無足言，然自居攝以前，綱目皆書其官者，明其猶爲漢之臣子也。至是始削去之而稱王莽，自此以後，直書莽矣。

○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

嬰。廣戚侯顯之孫。顯之子也。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立之。【質實】一統志云。廣戚。漢之縣名。屬沛郡。元魏省之。故城在徐州城西北一百八十里沛縣境內。

尊皇后曰皇太后。○夏四月，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衆。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質實】安衆。縣名。注見[illegible]帝建[illegible]三年。宛。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

【書法】於是崇帥百餘人攻宛。不入而敗耳。諸起兵死之。予倡義也。書死之始此。綱目書死之五十五。是年劉崇。二年翟義等。己巳年[illegible]。[illegible]帝中[illegible]四年。傅燮。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吉本等。後[illegible]王經。[illegible]元[illegible]。諸葛[illegible]武帝太康元年。吳張悌。[illegible]劉沈。嵇紹。懷帝永嘉五年。[illegible]帝建興元年。[illegible]等。四年。吉朗。元帝建武元年。辛賓。大興四年。段匹磾。永昌元年。[illegible]。成帝咸和三年。卞壼。桓[illegible]。哀帝興寧三年。沈勁。孝武帝太元元年。[illegible]。四年。吉挹。十年。[illegible]。安帝元興元年。[illegible]。義熙十年。何無忌。壬午年。顏見遠。梁丁未年。[illegible]。己巳年。[illegible]。庚寅年。劉威。呂子臧。己卯年。張善相。辛巳年。李玄通。高宗龍朔二年。[illegible]。中宗嗣聖十五年。[illegible]。玄宗天寶十四載。李憕等。十五載。顏杲卿。張興。肅宗至德二載。張巡等。德宗建中元年。段秀實。[illegible]四年。[illegible]。五代癸未年。唐[illegible]。梁王彥章。庚寅年。唐姚洪。辛卯年。夏魯奇。甲午年。宋令[illegible]。乙巳年。晉[illegible]。辛亥年。漢翟廷美。乙卯年。蜀趙崇[illegible]。丁巳年。唐仁贍。戊午年。唐張彥卿。凡六十一人。

【發明】劉崇起兵。從者僅百餘人。可謂微之微者矣。然書曰討。書死之者。所以正逆賊之罪。褒死節之誼。爲後世勸也。

五月，太皇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羣臣奏言。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太后乃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冬十月朔，日食。○西羌反。

西羌龐恬等怨莽奪其地。反。攻西河太守。莽遣兵擊破之。【集覽】龐恬。西羌種名。

二年。夏五月，莽更造貨。

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集覽】錯刀。食貨志。貨實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爲刀。以其利於民也。莽造錯刀。蓋身形如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錯塗也。契刀。其環如大錢。徑寸二分。文曰契刀五百。

【書法】自呂氏乙卯始書行八銖錢。終兩漢之世。錢貨凡七變。綱目悉書之。於是莽[illegible]大錢。一直五十。不書。書更造貨。略之也。己巳作小錢直一銖。不書。書禁剛卯金刀。庚午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不書。書作寶貨。甲戌作貨布貨泉二品。不書。[illegible]錢貨法皆略之也。其略之何。數更也。莽自居攝以至[illegible]十有八年耳。而錢貨凡四變。[illegible]如此。自古以來。錢幣數變。未有如莽之亟者也。

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爲天子。三輔豪桀起兵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走。

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謂姊子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必代漢家。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弟璜結謀。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孫建等七人爲將軍。命以擊義。三輔豪桀趙朋霍鴻等起。燒官寺。殺郡尉。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前殿。莽日抱孺子。會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筲。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張覽】[illegible]諸將東至陳留菑。與翟義會戰。[illegible]不得。信亡。[illegible]發命。發。徵發也。[illegible]不發命者不獲祿。[illegible]爲紂之子。即武庚也。父音甫。【質實】陳[illegible]郡。

戊辰

注見光武建武八年

翟義汝南上蔡人

【發明】王莽篡逆舉朝稱之舉天下稱之是無一人知義者前日劉崇起兵從者僅百餘人今翟義之起遂至十餘萬衆義兵亦少振矣雖不克而死然聲大義於天下使賊莽之罪益以暴著其有功於漢爲如何哉三輔應者書曰豪傑所以褒從義之士爲臣子之勸爾綱目急於討賊如此其爲後世之戒豈不嚴哉

初始元年。春。地震。○三輔兵皆破滅。

王級等擊趙朋霍鴻皆殄滅諸縣悉平莽乃置酒白虎殿治校軍功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莽於是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眞之事矣

【書法】不書莽破滅之何不以逆加順也故上書義戰不克死之此書三輔兵皆破滅不書漢兵與莽守將甄阜梁丘賜戰不利皆不以逆加順之辭也綱目說莽之敗凡戰皆不以莽主之

秋九月。莽母功顯君死。

莽母死意不在哀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爲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凡壹弔再會而令孫新都侯宗爲主服喪三年司威陳崇奏莽兄子光殺人莽怒切責光光遂母子自殺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爲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

【集覽】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周禮司服王爲諸侯緦縗其首服弁絰注君爲臣服弔服也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鄭司農云環絰謂但絰謂之環言輕細如環之形

【書法】莽母何以書莽不予也卒書曰死綱目之疾惡嚴矣是故莽母書死莽妻書死莽太師書死莽大夫書死所以誅莽也凡莽賊皆死

【發明】莽母不書卒而書死惡其母所以惡莽也莽前殺其子宇猶書之至是殺嫂及其子光削而不書者大惡之賊不責其小罪也

十一月。太皇太后詔莽號令奏事毋言攝。

劉京言齊郡新井扈雲言巴郡石牛臧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莽奏壬子冬至巴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前殿臣與太保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臣莽敢不承用臣請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俟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

【集覽】新井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夢天公使來告之曰攝皇帝當爲眞即不信此亭中當有新井晨起視之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石牛在巴郡雍石在扶風郡雍縣是也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事見周書洛誥篇

【撫寶】齊郡注見桓帝永康元年青州巴郡注見獻帝建安十九年扶風郡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縣雍縣名注同上年

【書法】於是莽奏請也不書直書太皇太后詔何莽之篡太后成之也故自詔居攝詔稱假皇帝詔毋言攝莽進必有太皇太后所以深病之也

十二月。哀章作銅匱以獻莽。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邦傳予皇帝金策書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

前殿下書曰皇天上帝隆顯大祐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已御王冠即眞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莽請之太后不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以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於是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從之班彪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集覽】邦傳予漢高帝名予讀曰與臣等已無可言顏師古曰言不可諫止也

濟南王若虛諸史辯惑曰顧說非也其意蓋云不足道而已新都謂新都侯王莽也案新都屬廣漢郡本成都府新都縣卷卷顏師古曰讀與拳拳同前書賈捐之傳敢昧死竭卷卷。【正誤】（臣等已無可言今後王舜）意謂固知不可但事勢如此無可說者。【攄實】（一統志云梓潼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十八年安陽縣名注）見秦二世三年新都漢之縣名屬廣漢郡後置新都郡晉徙新都郡治雒縣仍屬益梁置始康郡西魏郡廢隋改新都曰興樂縣後併入成都唐復置新都縣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成都府。

【書法】書稱帝有之矣未有書自稱皇帝者此其書自稱何若曰哀章作銅匱耳而莽遂自稱其非天命明矣故雖以十二月朔爲元年正月朔不書不成之爲帝也終綱目書自稱皇帝二王莽趙王倫皆無故而然者也。

【發明】書以莽爲大司馬者太母也書詔莽居攝踐祚者亦太母也書詔莽稱假皇帝書詔莽號令奏事毋言攝者又皆太母也莽之爲姦飾詐行篡竊之術元后固無如之何然非藉其主之於內亦何以肆其謀哉至於改號國寶乃始卷卷於一璽蓋已晚矣綱目書莽篡竊之由一則曰太皇太后二則曰太皇太后所以推原其本爲後世外戚之戒爾後之母后欲私其家者盍亦以是爲警乎。

新莽始建國元年。【考異】（凡例歲年例曰篡賊以注國名異注年號與亂新莽二字當用白字。）春正月。

莽廢孺子爲定安公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

莽策命孺子爲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定安乃第置門衛使者監領勅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攄實】（一統志云定安漢縣名屬安定郡後廢之故城在延安府寧州城內。）

按金匱封拜其黨與。

莽按金匱封拜王舜平晏劉秀哀章爲四輔甄邯王尋王邑爲三公甄豐王興孫建王盛爲四將凡十一公王興故城門令史王盛賣餅兒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焉【書法】（特筆也於是封拜者十一公不悉書書曰其黨與賤之也。）

改諸官名降漢諸侯王皆爲公王子侯皆爲子。（王二十二人侯百八十一人。）

立九廟以漢高廟爲文祖廟。

莽因漢承平之業一朝有之其意未滿陿小漢家制度欲更爲疏闊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故以黃帝爲初祖虞舜爲始祖追尊陳胡公爲陳胡王田敬仲爲齊敬王濟北王安爲濟北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嬀陳田王五姓皆爲宗室以漢高廟爲文祖廟漢氏園廟祠薦如故【集覽】（以漢高廟爲文祖廟書舜典受終于文祖蔡氏傳曰受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爲何人今莽以漢高廟爲文祖廟者蓋法舜受終之義。）

禁劉卯金刀。

莽以劉之爲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與前大錢五十者爲二品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夏四月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攄實】（一統志云徐鄉漢之縣名屬東萊郡東漢省之故城在登州府黃縣界內武帝封膠東王子爲徐鄉侯即此。）○莽禁不得買賣田及奴婢。

莽曰古者一夫百畝什一而稅秦壞聖制廢井田彊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顓斷其命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實什稅五也故富者驕而爲邪貧者窮而爲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胡氏曰井田良法致治平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爲公視民饑寒如在己度其地利以予民而不專其私故以公卿諸侯逮於卑庶其行此道待以恕久故法立而弊不生維持千有餘年及秦廢之漢不能復至董仲舒始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然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爲兼并無以使民興於廉也又況莽賊而能行乎然井田實萬世之良法而買賣奴

（姻之禁亦仁政所當先不可以莽所當爲而指以爲非也【集覽】與牛馬同闌莽本傳闌作蘭顏師古曰蘭遮蘭也即牛馬闌圈分田劫假食貨志注分田謂貧者無田取富者田耕共分所收假者貧人貸富人田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刑用不錯錯置也古者民不犯法刑錯而不用今則刑用而不錯四裔邊遠曰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裔衣裾也徐廣曰裾衣邊也故謂之四裔井田之法穀梁傳宣十五年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范甯注出除公田八十畝餘八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餘二十畝家居二畝半爲廬舍楊士勛疏云何休又云古者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畝身與父母妻子五口以爲一戶公田十畝又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一十二畝半也八家而有九頃故曰井田若五口之外名曰餘夫餘夫亦受田二十五畝半說與何同且於范氏注亦無所取）

秋遣五威將帥班符命更印綬。

（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王侯官吏外及蠻夷皆即授新印綬因收故漢印綬五威將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鷩鳥之毛服飾甚偉每一將各置五帥將持節帥持幢東至夫餘南歷益州西至西域北至匈奴庭【集覽】鷩鳥顏師古曰鷩必滅反雉屬卽鵔鸃也鷩名雉之憨悉者陸佃云冠背毛黃項上綠背腹洞赤可愛夫餘地名在長城北本高麗國王子名東明者王欲殺之走渡施掩水因都夫餘故以爲號夫通作扶【質實】夫餘東夷國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益州郡名注見武帝元狩元年西域注見哀帝元壽二年匈奴庭注見武帝元狩四年）

冬雷桐華大雨雹。

二年春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爲民。

（五威將帥還奏事漢諸侯王爲公者悉上璽綬爲民以獻符命封侯者三人班固曰漢興懲秦孤立之敗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然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作威福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集覽】三垂東南西三邊末流濫以致溢師古曰以其原本大而末流易於氾濫故滿而溢睽孤橫逆易睽卦注睽乖之時孤立無援故曰睽孤孟子曰有人待我以橫逆注不順理也七國之難景帝時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七國反衡山淮南之謀武帝時衡山王賜淮南王安二國謀反左官之律漢書音義曰人道尚右故降秩爲左遷仕於諸侯爲左官附益之法漢書音義曰阿背正法而厚於私家也厥角稽首書泰誓百姓懍懍若崩厥角注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孟子盡心若崩厥角稽首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正誤】大啓九國周匝三垂今按漢都長安在西當謂東南北三邊九國者燕代齊趙梁楚吳淮南長沙也）

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爲貢榷酒酤。

（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莽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賈各爲其司市平民賣物不售者均官考驗其實用其本賈取之物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又民有乏絕欲貸者錢府以與之每月百錢收息三錢諸取金銀連錫鳥獸魚鼈畜牧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方技商販賈人各自占所爲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一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羲和魯匡復奏請榷酒酤從之【集覽】泉府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收不售與欲得民言莽不售者均官收之民欲賒貸者泉府之官與之周禮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注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爲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貰而予之五均食貨志注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司市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爲其司平不去聲平定物賈也周禮司市質劑鄭司農云今月平是也平皮命反連錫連本作鏈鉛鑛也錫鑛也自占注見武）

帝元狩四年。所之縣。句絕。之適也。作縣官。於所之之縣役作一歲。以示罰也。義和。莽改大司農曰義和。後又改名納言。【正誤】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今按史註。不故指斥天子。謂爲縣官。此云縣官。猶今言官司公家也。於其所之當爲一句。謂所適之處也。食貨志作於其在所之縣官。多一在字。謂所在處之縣官也。下文役出縣官字。集覽破句專指所適之縣非也。

【書法】漢武之篇。書初榷酒酤。至昭帝罷之矣。於是再見。自是至晉。有書罰者。無書榷者。則莽復作俑故也。

匈奴擊車師。戊己校尉官屬殺尉應之。

莽既班四條。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責稅。收酋豪縛倒懸之。酋豪昆弟共殺匈奴使。單于聞之。發兵攻擊。殺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及五威將帥至匈奴。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再拜。解故印紱奉上將帥。受著新紱。不解視印。至夜。右帥陳饒曰。單于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帥猶與。莫有應者。饒燕人。果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白將帥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今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帥示以故印。單于知已無可柰。又多得賂遺。即遣弟隨將帥入謝。將帥還。過左地。見烏桓民多。以聞。詔匈奴還之。單于重恐恨。乃遣兵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勒兵朔方塞下。莽遣兵擊之。當出西域。車師後王懼於供給。謀亡入匈奴。都護但欽斬之。其兄狐蘭支遂將衆二千降匈奴。單于遣兵與共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等殺校尉。將人衆降匈奴。【集覽】四條。平帝元始二年。頒四條於匈奴。酋豪。酋長豪彊也。酋慈秋反不音因。酋長魁帥之稱。左地。即左方也。先匈奴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元封六年。從左方兵直雲中。猶與。注見秦孝文王元年。猶豫。有漢言章。漢之諸侯王印乃有漢字。而謂之章也。案漢官儀。吏秩比二千石以上銀印龜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後城長。後王城之長。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皆戊己校尉之吏也。

冬。莽罷漢廟及諸劉爲吏者。

孫建奏。陳良終帶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漢氏宗廟不當在長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請皆罷之。莽曰。可。嘉新公國師等三十二人。皆知天命。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集覽】嘉新公國師。國師劉秀也。加封爲嘉新公。

更號定安太后曰黃皇室主。

太后年未二十。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乃更號爲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問疾。太后大怒。因發病。不肯起。

【書法】書[illegible]守義也。終綱目。故后書更號者二。黃皇室主。[illegible]公主。皆守義者也。據北齊太原公主不書更號。改節故也。

十二月。雷。○莽改匈奴單于爲降奴服于。遣其將軍孫建等擊之。

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遣孫建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募卒三十萬人。先至者屯於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窮追匈奴。內之丁令。分其國土人民以爲十五。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皆爲單于。【摭實】丁令。西域國名。詳見武帝天漢元年。

【書法】賤國之大夫。稱其所以則外大夫也。莽雖篡逆。天下一人矣。則莽臣何以書其將。曰其所謂將軍云爾。不予其有將軍也。

更作寶貨。

莽下書曰。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僦載煩費。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憒亂。其貨不行。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盜鑄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爲奴婢。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投四裔。抵罪者不可勝數。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集覽】僦。子就反。[illegible]貨也。平準書注。索隱曰。報僦謂載之費。言所輸物不足償其僦載之費也。龜貝。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曰。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注。龜以卜占。貝以表飾。又有十朋五貝。皆用爲貨。直各有多少。兩貝爲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以下各有差。錢布索

隱曰。周景王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民間。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云。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

莽將軍甄豐自殺。莽遂殺劉棻甄尋丁隆等數百人。

莽之謀篡也。吏民爭為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秀王舜為莽腹心。唱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皆所共謀。而豐等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劉慶謝囂等。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豐等子孫以報之。豐等爵位已盛。心意已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而豐子尋復作符命。言黃皇室主當為尋妻。莽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豐自殺。尋亡。捕得。辭連國師公秀子棻。及門人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棻于幽洲。放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集覽】棻。扶分反。幽洲。馬融曰。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帝堯本紀作幽陵。括地志云。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居此城。崇山。南裔也。在今澧州。正義曰。張揖云。崇山即狄山也。案海外經云。狄山。帝堯葬其陽。三危。西裔也。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峯。故名三危。一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鄭玄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在鳥鼠山西南。與岐山相連。或曰。今金城河關縣西南羌地是。濱于析支。至于河首。綿延千里。羽山。東裔也。括地志云。羽山在今沂州臨沂縣界。索隱曰。案水經。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殛鯀之地。杜預曰。[illegible]山。咸其夾谷之地。傳[illegible]諸也。【質實】一統志云。幽洲。洲一云作州。在順天府密雲縣東北五十里。即共城是也。括地志云。故共城在檀州燕樂縣界。乃舜流共工于幽洲之地。崇山。在岳州府慈利縣西北三十里。舜放驩兜于崇山即此。三危山。在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故沙州城東南三十里。其山三峯峭絕。舜竄三苗于三危即此。羽山。在登州府城東南三十里。舜殛鯀于羽山即此。又淮安府贛榆縣西北八十里有羽山。亦云是舜殛鯀之處。二說未詳孰是。【書法】於是莽既即真。豐不悅。莽覺之。及豐子尋作符命。莽收捕尋。豐自殺。莽有誅意。於豐則易為止。以自殺書。罪豐也。豐以莽即真故不悅。猶有天理焉。則其罪之何。豐為莽腹心。以成其篡。莽事已成。而始

不悅。則已晚矣。書曰自殺。若曰其所自取云爾。下書遂殺劉棻等數百人。則其莽也。前書殺敬武公主等數百人。此書殺劉棻等數百人。而兵起繼之矣。

起八風臺。

莽始興神僊事。以方士言。起八風臺。臺成萬金。【集覽】八風臺。觀四方而高者曰臺。以別八方之風也。左傳隱五年。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又昭二十年。八風注。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曰廣莫風。條風一名融風。明庶風一名[illegible]風。景名凱風。[illegible]西北戎菽[illegible]小雨。趣兵。北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

辛未

三年。匈奴諸部分道入寇。殺守尉。略吏民。州郡兵起。【考異】提要書曰。分道入寇。按征伐例。中國無主。年云。入寇。據四年書叅人入邊。當從提要為是。

莽遣將將兵。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為孝單于。助為順單于。皆厚加賞賜。咸走出塞。[illegible]助登長安。後助病死。以登代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入雲中塞。大殺吏民。歷告左右部諸邊王入寇。殺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是時諸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蝱之螫。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阨。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

風。多齎釜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吏士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於征發，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遣中郎繡衣執法分督之，皆乘便為姦，撓亂州郡。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滿野。及莽擾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集覽】右犁汗，匈奴王之號也，名咸。汗音寒。[illegible]書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索隱曰：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獫狁，秦漢曰匈奴。釜鍑：鍑，大口釜也，音富。[illegible]馬尾而行也。[illegible]車不得方軌[illegible]然而雷擊之[illegible]中郎繡衣[illegible]百石，御史有繡衣直指[illegible]【質實】[illegible]三年[illegible]平帝[illegible]

【書法】莽致戎之害，輒書入塞，軍書入寇，相讎也。於是殺守騎，略吏民矣。其不書入寇何？莽致寇也。故此書匈奴入塞。下書發人入邊。壬申年兵起何？盜也。盜也，曷為以兵起書？莽故盜也。然則曷為不書起兵？衆辭也。寔起義者微異，實有[illegible]人不書寇盜，不書盜，綱目之討賊嚴矣哉。

【發明】匈奴，夷狄也，不曰入寇而曰入塞，州郡部屬也。不曰盜起而曰兵起，誠以篡逆之賊，人皆得而誅之，故變文起義。書法若此，其汲汲討賊之意為何如哉！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莽太師王舜死。

舜自莽篡位後，病悸浸劇，死。

莽迎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

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為太子師友祭酒。使者與郡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制作未定，待君為政，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莽許之。使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之，勝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紀逡、齊薛方、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逡、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彊致。[illegible]將[illegible]免[illegible]書[illegible]以[illegible]病[illegible]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illegible]王[illegible]海[illegible]王[illegible]南[illegible]

【集覽】[illegible]

下。東首[illegible]拖紳[illegible]寢東首於北牖下。汪氏曰：病者常居北牖[illegible]南面[illegible]陽也。[illegible]巢由[illegible]許由[illegible]洗耳[illegible]箕山[illegible]潁水[illegible]

【漢家祖臘】[illegible]祖道[illegible]臘[illegible]漢以火德王[illegible]戌日[illegible]【王莽】[illegible]

絕紀唐矣。史曰：絕於紀唐遠矣。注：絕，殊也。【質實】一統志云：龔勝，彭城人。祭酒，官名，注見獻帝建安元年。箕山，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里，一名崆峒。昔許由隱此，堯召為九州長，不欲聞，洗耳水濱。巢父牽犢上流而飲之，即此。上有許由冢。隃麋，漢之縣名，屬右扶風。晉省隃麋。後周置汧陽郡及縣，以在汧水之陽，故名。尋廢郡，以縣屬隴州。唐、宋、金、元皆仍舊。本朝因之，屬鳳翔府。

【書法】莽臣皆書死，賊莽也。終莽之篇，惟龔勝書卒，所以殊之於莽臣也。綱目書不食而卒三：是年龔勝，桓帝延熹元年韋著，晉穆帝永和六年辛謐。

【發明】王舜雖頌於前，悸然不免。書莽太師，書死者，蓋漢之謀，舜實與之，且又居其位也。龔勝雖為莽所迎，然特筆書不食卒者，不仕篡逆，能全大節，以潔其身也。一予一奪，而褒貶之情見矣，命義之戒嚴矣，士君子出處之致昭矣。

瀕河郡蝗生。【質實】瀕河郡，漢初所置，治平陰縣，以瀕河山得名。東漢省之。故址在開封府鄭州城西北五十里。

○河決。

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質實】魏郡，注見成帝綏和二年。清河，郡名，注見元帝永光五年。元城，漢之縣名，屬魏郡。晉因之。後魏析置貴鄉縣。北齊省入貴鄉。隋復置，治古殷城。唐貞觀中又省入貴鄉。大曆初復置，移治於貴鄉縣，後復為元城縣。宋、金因之。元初省入大名路，後復置。本朝因之，改為大名府治所附郭焉。

四年春，莽殺匈奴順單于登。

莽遣[illegible]皆來，子角用為質，莽斬之。【集覽】咸子角。咸，右犁汗王之名也，其子名角。

定東西都及諸侯員數。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其餘以是為差。以圖簿未定，未受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傭作者。【集覽】附城，孺子嬰時，當時關內侯爵者更名附城。諸公一同，當公，謂諸封公者，一同，皆百里也。受奉都內，奉與俸同。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張安世傳，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注：都內，主藏官也。【質實】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五

年。常安，縣名，注見惠帝五年長安縣。

令民得賣田。

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謷謷然，陷刑者眾。莽知民怨，然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賣之，然他政誖亂，刑罰深刻，賦斂重數，猶如故焉。【集覽】吏緣為姦，吏治人者也。緣，因而為姦。

西南夷殺牂牁大尹，貉人入邊。

初，五威將帥出西南夷，改句町王為侯，王邯怨怒。莽諷牂牁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殺歆。州郡擊之，不能服。莽又發高句驪兵擊匈奴，不欲行，郡強迫之，亡出塞，犯法為寇。嚴尤奏宜令州郡且慰安之，今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莽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集覽】句町，注見成帝河平二年。邯，句町王名。高句驪，東夷國名，居遼東之東。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室內，為日所照，既而有娠，生一卵，置於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illegible]多，夫餘人謀欲殺之，朱蒙乃走，至普述水，遂居焉。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為氏。括地志云：高句驪都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也，古朝鮮地。穢，東夷國名，一作薉，音烏外反。[illegible]北，高麗、沃沮之南，朝鮮之東，東窮大海，皆以[illegible]為氏。正義曰：貊，北方[illegible]境。

【書法】殺大尹，敗也。不書句町何？莽叛者也。故書西南夷殺大尹[illegible]。天鳳四年。

五年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莽既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乃墮壞孝元廟，更為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廢徹塗地，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

（右相對飲食主居前年八十四莽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絶之新室世世獻祭其廟元帝配食坐於牀下〔集覽〕籑食堂籑與饌同說文具食也與何治而壞之與去聲讀如干預之預與何治者猶言干何事也壞音怪毀之也與元帝合而溝絶之溝絶謂於兆域外溝穿之故其絶於漢也左傳定元年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諫之乃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注闞魯羣公墓所在也公氏猶言公之墓宅昭公將葬於闞季平子惡昭公欲使役徒溝絶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役難不為溝猶非於先君墓道之外孔子故自昭公墓外為溝使與先君墓合明臣無貶君之義「獻登」食貨志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注進上農功諸事業各登〔正誤〕〔獻登其廟〕今按此但謂祭獻登上其廟耳當依王莽傳及通鑑本文作獻祭其廟〔質實〕渭陵注見成帝建始元年〔書法〕不書新室文母何不絶之於漢也成新莽之篡者太后也其不絶之何其謂其令官屬黑貂共用漢家正臘猶有漢氏之心焉然則其不書漢太皇太后何不欲莽之為新也故以恆辭書之是故不成莽之為新則太皇太后不書漢成李氏之為唐則故后書氏書隋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發明〕莽已更號新室文母而此不書者不予其改也太后雖為內主成莽之篡然實非本心特其始焉敗於莽之欺而已及夫事勢已成罔已末如之何况太后之心未嘗一日忘漢此綱目所以止書太皇太后之號亦以還其本心不絶之於漢亦綱夫豈過予之哉）

烏孫大小昆彌遣使入貢。

（莽以烏孫國人多親附小昆彌欲得烏孫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彌使坐大昆彌使上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質實〕烏孫國名注見武帝元狩元年）

焉耆殺莽都護但欽。

（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叛殺欽西域遂瓦解〔質實〕焉耆國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

十一月，彗星出。

（〔書法〕闢一歲而異八起矣天道恆象信哉終綱目書彗十有七未有無應者也詳見周赧王六年）

○匈奴烏珠留單于死。烏累若鞮單于咸立。

（匈奴用事大臣須卜當常欲與中國和親見咸為莽所拜遂越次立之〔集覽〕烏累若鞮單于之號累力追反鞮丁奚反咸為莽所拜事詳見前年）

甲戌

天鳳元年，春正月，莽遣其太傅平晏之洛陽相宅。

（莽下詔將以是歲行巡狩禮於土中居洛陽之都既而不行先遣晏等相宅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集覽〕即于土中雒邑也書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蔡氏曰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里均焉故曰土中社稷注所以祭后土稷所以祭穀神正義曰記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然為百姓新也祭當土於大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為入社社稷為左傳昭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三月晦，日食。

（〔集覽〕日食詩注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云不言月者形不可得而觀故疑言日有食之杜預曰日行遲月行疾月適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也又日食既注見惠帝七年又日有食之詳見穀梁傳隱三年注疏）

○莽策免其大司馬逯並。

（莽自即真尤備大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等以敢擊大臣故見信任）

夏四月，隕霜殺草木。

（〔書法〕武帝之世嘗書四月隕霜殺草矣於是復見而加甚焉終綱目書霜四而書四月者二詳武帝元光四年合是無書四月隕霜殺草矣）

○六月，黃霧四塞。

（〔書法〕終綱目書黃霧四塞二皆為王氏也元后之封也黃霧四塞莽之將敗也亦黃霧四塞霧惡氣也王氏盛以是始終焉）

○秋七月，大風雨雹。

風拔木。飛北闕瓦。雹殺牛羊。

【書法】書雹多矣。未有書大風雨雹者。書大風雨雹始此。終綱目書雹二十四。而書大風雨雹者五。是年。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元初六年。靈帝建寧二年。

莽置萬國。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州牧。分六卿。六尉。六隊。六郊。六服。總爲五國。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云。【集覽】卒正。莽改太守曰卒正。連率。漢書。莽改守曰連率。疑守字誤。必是諸字。卒與師同。記王制。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注。連。猶聚也。帥。長也。率。色類反。六隊。以南陽爲前隊。河內爲後隊。潁川爲左隊。弘農爲右隊。河東爲兆隊。滎陽爲祈隊。顏師古曰。隊音遂。

北邊大饑。人相食。莽與匈奴和親。

匈奴求和親。莽聞。遣使賀單于初立。紿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聽命。莽燒殺之。會緣邊大饑。人相食。莽乃復還諸將。罷屯兵。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家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黠民共爲寇。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莽復發軍屯。【集覽】紿言侍子登在。紿與詒通。欺紿也。始建國三年。登來入侍。四年。莽斬之矣。今紿之曰登見在。購求陳良。終帶。購。贖也。良與帶。先於始建國二年降匈奴。

【書法】於是匈奴求和親。其不書求何。建武二十二年書求。惡莽也。故書莽與。

益州蠻夷殺其大尹。莽發兵擊之。【質實】益州。注見後主建興三年。

○莽改錢貨法。

莽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價值。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貨泉。二品並行。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于刑。

乙亥

二年。春。民訛言黃龍死。

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走觀者萬數。莽捕繫之。【集覽】黃山宮在京兆興平縣西三十里。地名槐里。

【書法】終綱目書訛言三。詳成帝建始三年。舍是無書者矣。

莽改匈奴單于曰恭奴善于。

莽改單于號。單于貪莽金幣。曲聽之。然寇盜如故。

五原代郡兵起。【質實】五原。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八年。代郡。注見楚義帝元年。

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相舉奏。又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賕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衆事。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憒眊不渫。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爲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爲盜賊。數千人爲輩。轉入旁郡。莽遣兵擊。歲餘乃定。【集覽】守兼一切。顏師古曰。大槩曰一切。諸縣中事。太守兼主之。按諸章。按察行也。諸章。左諸。憲章也。猶今之憲司照刷文卷。證左。前楊惲傳。左驗明白。注。左。證也。子賀反。言在左右見此事者。又唐太宗召劉洎問狀。引馬周爲左。注。左。子賀反。證也。【正誤】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今按。縣宰缺。久不除補。選官權守兼攝。如毛義爲安陽尉。守安陽令也。當於兼字句絕。一切屬下句。

邯鄲以北。大雨水出。【質實】邯鄲。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水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

丙子

三年。春二月。地震。

莽大司空王邑以地震乞骸骨。莽不許。曰。天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翕。萬物生焉。自誇皆此類也。【集覽】辟翕。辟。通作闢。開也。翕。收斂也。

大雨雪。

雪深一丈。竹柏或枯。

【書法】三月雨雪。四月雨雪。記異也。此二月爾。何以書。大雪也。二月矣。而雪深一丈。竹柏爲枯。斯可謂異矣。是以書之。

夏。莽始賦吏祿。

先是莽以制作未定。上自公卿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至是始賦吏祿。又曰古者歲豐則充其禮。災害則有所損。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品。郎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公卿以下。各分州郡國邑。保其災害。亦以什率多少而損其祿。中都官吏食祿者。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爲節。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爲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焉。【集覽】上計奉上戶口錢穀之數。若今計帳也。注見漢宣帝地節三年。中都官吏。謂京師諸官府也。正義曰。若京都府吏。

【書法】書始賦何。譏也。莽篡位八年矣。制度未定。於是始賦祿焉。綱目書始賦祿三。是年莽。齊甲子年。魏乙卯年東魏。書始命已一。壬子年周。皆綴辭也。

長平岸崩。壅涇水。莽復發兵擊匈奴。

【質實】長平岸未詳處所。或疑即長平阪。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涇水。注見秦王政元年。

莽羣臣以岸崩上壽。曰。河圖所謂以土塡水。匈奴滅亡之祥也。莽乃遣將擊匈奴。至邊止屯。

【書法】書復何。莽背約也。既與和親矣。

秋。七月。晦。日食。○冬。莽大發兵擊益州蠻。不克。越巂蠻亦殺其太守。

【質實】益州。注見後主建興三年。越巂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莽兵擊蠻者。疾疫。死十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伍。益州虛耗而不克。莽更遣將人發天水隴西騎士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饑疫。復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言。今調發諸郡兵穀。訾民什取其四。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越巂蠻夷任貴。遂殺太守枚根。自立爲邛穀王。

【集覽】兵穀。訾民。謂兵器穀粟。訾財。民丁。【正誤】調發諸郡兵穀。訾民什取其四。今按當於穀字句絕。訾民。屬下句。漢書訾上有復字。顏師古曰。訾。民財。什取其四也。

莽遣五威將王駿出西域。焉耆襲殺之。

莽遣駿與都護李崇出西域。諸國郊迎送兵穀。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至。伏兵襲殺之。西域遂絕。

四年。夏。六月。莽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

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菁茅四色之土。用慰喜封者。【集覽】賦菁茅四色之土。漢書注。顏師古曰。賦。班也。儒者以爲菁茅名也。茅三脊茅也。莽此言以爲一物。則是謂菁茅爲善茅也。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廣五丈。凡封諸侯受天子大社之土。各割其所封之方色土。與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授之使立社於其國。燾以黃土。苴以白茅。黃取王者覆燾四方。茅取其絜。錫之以茅。然後得祭。使之縮酒。案禹貢包匭菁茅。孔氏曰。菁以爲菹。茅以縮酒。鄭氏曰。茅有毛刺曰菁茅。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蔡氏曰。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爲菹。非是。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括地志云。苞茅山在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

秋。鑄威斗。

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欲以厭勝衆兵。司命負之。出在前。人在旁。【集覽】五石銅。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爲之。長二尺五寸。顏師古曰。若今作鍮石之爲。

【書法】秦鑄金人不書。此其書何。譏愚也。莽鑄威斗。欲以厭勝衆兵。以是爲愚也。故書。終綱目書鑄六。

是年。漢靈帝中平三年。鑄銅人。後主建興十五年。魏鑄銅人。唐中宗嗣聖二年。鑄大儀。十一年。鑄天樞。十四年。鑄九鼎。皆譏也。大像書作不與焉。

臨淮。琅邪及荊州。綠林。兵起。

莽置羲和命士。督五均六筦。皆用富賈爲之。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百姓愈病。莽復下詔申明六筦。爲設科條。犯者罪至死。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旱蝗相仍。獄訟不決。吏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爲盜。其衆浸多至萬數。荊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諸亡命者馬武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藏於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南郡江夏衆皆萬人。莽遣使者赦之。還言盜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可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爲盜賊。莽大怒。免之。或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官。【集覽】六筦。筦與管同。漢書字作

斡。亦通用。謂主領也。莽設六筦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史考緣莽禁吏依考因緣莽之禁制而爲侵刻。臨淮郡名。徐州之域南臨淮水。今泗州是。瓜地名。今瓜州渡是。在江都縣南四十里。江之濱。木揚子江中之沙磧也。與京口西津渡對境。長州。州本作洲。秦置會稽郡。長洲縣隷焉。今平江府長洲縣。琅邪呂母。琅邪郡。徐州之域。後漢爲琅邪國。唐改沂州。今屬沂都。呂母姓名。琅邪人。鳧茈。鳧音符。茈本作芘。音才支反。爾雅。芍。鳧茈也。注。鳧茈生下田。苗似龍須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正誤〕臨淮瓜田。集覽。今按。瓜非地名。說志云。臨淮漢之郡名。治服虔云。姓瓜田名儀。〔質實〕盱眙縣。音吁怡。漢爲盱眙郡。南齊於此置北兗州。陳屬北譙州。唐屬楚州。宋置盱眙軍。後仍爲縣。紹定中改招信軍。元陞招信路。尋改臨淮府。後仍爲盱眙縣。屬泗州。國朝因之。屬鳳陽府。會稽郡名。注見景帝三年。越國。長洲。本吳之苑名。漢爲吳縣地。自晉至隋皆因之。唐萬歲通天初。析置長洲縣。乾元間置長洲軍。大曆初復爲縣。宋元仍舊。國朝因之。屬蘇州府。琅邪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海曲。漢之縣名。屬琅邪郡。晉省。設鎭官。名日照鎭。金晉以來屬莒縣。金始置日照縣。屬莒州。元仍舊。國朝因之。屬青州府。荊州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野。漢末耕處所。新市。地名。注見地皇三年。馬武。南陽湖陽人。王常。潁川舞陽人。綠林。山。注見地皇二年。南郡。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江夏。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

五年。春。北軍南門災。○莽以費興爲荊州牧。未行。免。

莽以興爲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闊其租賦。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

〔書法〕自己巳以後諸官名。至是始書牧。終莽之身。書牧者再。費興田況。皆賢而不果用者也。爲三州民惜之。故書。

莽考吏致富者。收其財以給軍。〔考異〕後統系例注曰。篡賊事亦連書。但每歲首及有異事。一如其名。此上文已書莽以費興爲荊州牧。此何上莽字。疑衍。

吏以不得俸祿。並爲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諸軍吏。及緣邊吏爲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甚。

莽孫宗自殺。

宗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發覺。自殺。

莽大夫揚雄死。

成帝之世。雄以奏賦爲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法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絶倫。鉅鹿侯芭師事焉。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及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不知情。詔勿問。然雄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尹周公。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君子病焉。〔集覽〕耆字也。言至老境也。久次。謂久在位次不得變除。太玄法言。揚雄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侯芭。鉅鹿人。芭音巴。劇秦

美新。劇。奇逆反。減劇也。美。稱美也。〔正誤〕揚雄三世不徙官。今按。雄自成帝時奏賦爲郎。給事黃門。三世正謂成帝哀帝平帝也。及王莽篡位。乃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不數孺子嬰也。劇秦美新之名。今按。文選載揚子雲劇秦美新文。篇內歷敘上古三代。而曰。獨秦屈起西戎云云。評而亡。其劇數莊人。劇甚也。迺曰劇秦美新者。以秦皇無道爲甚。而美新莽之德也。〔質實〕桓譚。沛國相人。鉅鹿。郡名。注見靈帝中平元年。

〔書法〕莽臣皆書死。賊之也。莽大夫多矣。特書揚雄。所以深病雄也。終綱目。卒者書死者。莽臣之外。唯范明後漢僧不空而已。

〔發明〕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武王有大義。伐賊。塞天下莫或非之。而夷齊乃獨非其所爲。不食周粟而死。二子者。豈好死而惡生哉。誠以君臣大地之大義。古今而不可泯。故寧死而不辭爾。自世道降微。士君子不明於大節。故有忍恥冢墦。往往其地者。其間亦或身處下僚。自以爲託迹吏隱。祿以代耕。借是以文其說。抑不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在昏亂之世。猶或可以自解。至於篡逆之人。烏可一日處其位哉。揚雄在哀平間。固嘗出仕於朝。與董賢丁莽並。此宜避

己卯

列。當其權勢熏灼，雄不苟於附麗，安於恬退，誠足嘉尚者。洎莽篡國之後，雄以前朝耆人，不於此時遂引而退，與龔勝、薛方、郭欽、蔣詡諸賢並驅爭先，乃復貪戀爵祿，隱忍不去，甯位非道，顯然亦附其朝而臣事之矣。莽以斗筲穿窬之才，身負弑逆，文姦飾僞，盜竊漢祚，士君子稍有人心者，必羞見其面，曰安有拜伏於前，爲之臣子，受其爵，食其祿，而不知愧恥者哉。雄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況於稱莽功德，與夫劇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所痛者，固宜其筆深貶之也。或者顧謂雄家素貧，苟不仕莽朝，何以自給，豈知士君子當安於命義，不當以苟活爲心，誠使遯迹丘園，饑餓而殞，既能不辱其身，所獲多矣。昔程頤子有言：餓死事最小，失節事最大。觀綱目所書莽大夫揚雄死，則雄之失身於莽，盡東海之波，不足以滌其恥矣。士君子之立身守正，豈不深可歎哉，豈不深可惜哉。

琅邪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兵皆起。

琅邪樊崇起兵於莒，眾百餘人，群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逄安、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亦起兵，鈔擊徐、兗。莽遣使者發兵擊之，不能克。【集覽】刁子都：刁音貂，姓出渤海，齊大夫豎刁之後。【質實】莒，縣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年。東海，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烏累單于死，弟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單于輿立。【考異】此句上漏匈奴二字。

六年，春，莽立須卜當爲單于，大募兵擊匈奴。

莽遣王歙誘須卜當至長安，立爲須卜單于。大司馬嚴尤曰：當在右部，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大助也。今迎置長安藁街，一胡人耳。莽不聽。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欲以擊匈奴，輔立當。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以秩爲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嚴尤諫曰：匈奴可且以爲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尤。大司空史范升奏記司空王邑曰：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重憂。今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騖覆車之轍，踵循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

庚辰

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踴，斛至數千，吏民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民也。如此則胡貊守闕，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不聽。【集覽】縣音玄，聲說示之。藁街，注見元帝建昭四年。黃綬，百官表：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秩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正義曰：綬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以秩爲差，謂隨秩之高下養軍多少也。差，楚宜反，參差不齊也。總記其辭，以是爲差，注差音初佳反，非也。大司空史，史官屬也。范升爲大司空史。藜藿，藜草名，即今落帚也。或謂落藜初生可食，藿豆葉也。正義曰：藜似藿而表赤。史記：糲粱之食，藜藿之羹。

關東饑旱。

時饑旱連年，刁子都等黨眾浸多，至六七萬。

地皇元年，春正月，莽令犯法者論斬，毋須時。

莽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讙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集覽】毋須時：毋，禁止之辭；須，待也。言古者立春後，不復行刑，今莽則不待時之至。

秋七月，大風毀莽王路堂。【集覽】王路堂以顯者，王之五路。五路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三年。按堂即未央前殿，莽所更名，漢殿高三十五丈。

【書法】王路堂何？莽所自名也。甲戌，大風雨雹矣，而莽不悟，於是復大風而毀其所謂王路堂者焉。若曰自是王不王矣。間二歲而莽誅，天道不誣，信哉。綱目書大風十有三：漢武帝元光五年，莽王路堂，靈帝中平二年，[illegible]中宗嗣聖五年，武后天堂。

○九月，莽起九廟於長安城南。

黃帝廟方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功費數百餘萬，卒徒死者萬數。

【書法】其書起何？宗廟書立，臺觀書起，恒辭也。廟未有書起者，此寵之之辭。書之，是故宮殿過高則書起，宗廟書起，終綱目一而已矣。[illegible]

大雨六十餘日。○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死。

巳半

適求等謀覺。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爲莽所殺。

【書法】劉崇翟義劉快起兵討莽。書死之。予節也。此書謀誅莽矣。其不書死之何。求謀誅莽止也。不克則死而已。謀覺之殺。連及者數千人。則與慷慨就義者異矣。故書謀誅一也。於段秀實則書死之（唐德宗建中四年）於是馬適求則止書死。綱目之權衡審矣。

莽更鑄錢法。

莽以私鑄犯法者多。不可勝刑。乃更輕其法。鑄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由是犯者愈衆。檻車鐵鎖。傳詣長安。鍾官以十萬數。死者什六七。【集覽】比伍。比毗至反。周禮地官族師五家爲比。五人爲伍。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也。鍾官。百官表。武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食貨志注。如淳曰。鍾官主鑄錢。

以唐尊爲大傅。

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褎。乘牝馬柴車。藉槀。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汙染其衣。莽聞而悅之。下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封尊爲平化侯。【集覽】柴車。車之不裝飾者。即棧車也。竹木之車爲棧車。周禮巾車曰。士乘棧車。注。棧車不革鞔而漆之。棧才產反。楚世家。篳路藍縷。服虔曰。篳路。柴車素大輅也。藉槀。藉慈夜反。身之所依藉也。槀亦作稾。禾稈也。史炤曰。稾蒲蒿也。藉槀而坐。以示儉約。以象刑赭幡汙染其衣。象刑注見平帝元始五年。赭音者。以丹汙漬巾幡也。白虎通曰。犯劓者以赭著其衣。注謂以赤土染衣也。

收郅惲繫獄。

惲明天文歷數。以爲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惲詔獄。踰冬。會赦得出。【集覽】郅惲。姓名。郅之日反。惲於粉反。【摭實】汝南西平人。

二年

春正月。莽妻死。太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

【書法】書莽殺其子宇矣。又書莽孫宗自殺矣。於是復書太子臨謀殺莽。自殺。屢書不一書。所以著篡逆之應。爲世戒也。宋劭書弒。臨書太子矣。其書殺何。賊莽也。綱目之法。爽發盜賊。書殺不書弒。是故太子臨書殺。安慶緒書殺。史朝義書殺。臣不臣。故子不子也。

【發明】臨乃莽之子。何以不書反。莽自弒逆之賊爾。然而不書謀誅者。臨不得而誅之也。若馬適求等則可以書謀誅矣。權其輕重而書之。此綱目之所以爲綱目也歟。

○秋。隕霜殺菽。

【書法】綱目嘗書三月隕霜一。書四月隕霜二。皆記異也。此秋也。霜其常爾。何以書。菽未收而霜殺之。以是爲災也。故書。終綱目書霜四（漢武帝元光四年）書秋霜一而已。舍是無書霜者矣。史失之也。

○關東大饑蝗。○莽毀漢高廟。

莽惡漢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廟。拔劍四面提擊。斧壞戶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集覽】虎賁。漢百官表。虎賁。武帝時期門也。平帝改曰虎賁郎。中郎將掌之。主宿衛。無常員。多至千人。次右將府。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書作奔。言其勇猛如虎之奔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爲。提擊注見景帝三年提殺。

南郡秦豐兵起。

豐聚衆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唐尊飾虛僞以偷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劉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張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匡爲五原卒正。【集覽】天囚行尸。顏師古曰。行尸走肉。言人之無能爲。猶死尸之徒能行耳。以偷。偷與婾通。苟且也。【摭實】南郡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平原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五原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八年。

莽以田況爲青徐二州牧。既而罷之。

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闋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鬬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是歲荊州牧討綠林賊。王匡等迎擊。

大破牧軍，鈎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終不敢殺牧。賊遂攻拔竟陵、安陸，多畧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又大司馬士按章豫州，為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因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强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畧乘傳宰士。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為是？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法為非，羣盜偷穴，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七公其嚴勑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饑寒所為，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與庫兵，與刻石為約。赤糜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莽讓況弄兵，以況自言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畧，不輒督責，遂至延曼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寖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轉相驚駭，恐見詐滅，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群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遣使者賜況璽書，因令代監其兵，遣況西詣長安。況去，齊地遂敗。

集覽　什閤而已閤空穴，又每轉掠求食，隨日而盡。鈎牧車屏泥。古兵有鈎，自鑲引來曰鈎，推去曰鑲。[illegible]曰而兵[illegible]之是也。[illegible]車網，牧所乘車也。屏，必郢反。泥，[illegible]取其車前[illegible]泥全中。竟陵。孫宗鑑東皋雜錄曰：自蔡州南至信陽，始有山路，直下安陸。又西驛至復州，並無丘陵之限，曰竟陵者，陵至此而竟也。括地志云：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安陸，江夏郡屬荊州南，劉宋置安陸郡，後宋暨德安府。綠林，元和志：綠林山在荊門軍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輿地記曰：即當陽長阪也，曹操追劉備而張飛拒之即此地。大司馬士按章豫州，大司馬之屬官而位為士也，行豫州按察寃章。遮畧，遮道而抄畧。宰士，宰相之屬官而位為士也。周榮傳：宰士，注：榮府司徒袁安

壬午

府故稍辛。十七公，謂四輔三公也。四輔注見漢平帝元始元年，三公注見漢哀帝元壽二年，又注見光武建武十三年。責數，計數其罪而一一責之。二科，猶言二件，謂饑與寒也。卒正，郡名，有齊地[illegible]有責忽滅賊。延曼連州，延，去聲，言賊之滋長猶草之延曼，遂于連接數州。力事上官，謂郡縣中盡力以事之長官。

正誤　鈎牧車屏泥。今按屏泥，車上器，屏泥者謂鈎取牧所乘車上之屏泥也。黃顏傳別為上薄車輪，油屏泥於軾前。按章豫州，今按漢書顏師古注，有上章相告者，或前按治之。二科，今按王莽傳，大者群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非謂饑與寒也。郡縣力事上官，今按此謂郡縣盡力奉事上官，應塞詰對也。

質實　[illegible]十二年。一統志云：竟陵，漢之縣名，屬江夏郡，晉因之。西魏改曰霄城，後周復曰竟陵，隋[illegible]沔陽。唐改復州，移復州治竟陵，五代晉改曰景陵[illegible]安州，又仍隸復州，治[illegible]治。國朝因之，改為沔陽州。安陸，漢之縣名，屬[illegible]晉江夏郡治因之，劉宋以後皆為安陸郡治，隋以[illegible]入唐安州，宋、元德安府皆治於此。國初省入州，後陞州為府，而安陸復為縣，仍屬德安府。綠林山在荊州府當陽縣東南一百十里，即王莽末年綠林兵起處。

書法　莽之吏唯費興與田況二人而已，皆不果用，此莽所以終敗也。既而罷之，其辭二：有幸之之辭，有惜之之辭。終綱目書既而罷之七：莽以田況為青徐二州牧，是年；隋詔劉孝孫定曆，開皇十四年；唐設科舉王于年，皆借之[illegible]；明帝大起其宮室，于三年；唐帝詔琅邪共王為[illegible]二年；唐聰鄭氏為左輔[illegible]；[illegible]天年，唐十教齊王景遂[illegible]決[illegible]甲辰年，皆幸之也。書未行而罷五，[illegible]丁酉年；書終罷之四，[illegible]書未果行，十一年，詳漢紀[illegible]二年。

三年春二月，關東人相食。

書法　終綱目書人相食十[illegible]丙申年二，而莽世凡再書，民之不幸甚矣。甲戌年，是年。

○夏四月，樊崇兵自號赤眉，莽遣其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之。

初，樊崇等衆既寖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莽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討之，崇等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鋭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

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集覽〕僨創。創初莊反。傷也。〔識別〕識與志同。記也。別異也。

綠林兵分爲下江。新市兵。莽遣其將軍嚴尤陳茂擊之。

綠林賊遇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王常等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莽遣嚴尤陳茂擊之。〔集覽〕新市。晉太康地記江夏郡新市縣。屬古荊州。〔質實〕一統志云。新市地名。在德安府孝感縣。後漢書王常起新市平林之兵即此地。

蝗飛蔽天。

〔書法〕書蝗多矣。未有書蔽天者。飛至蔽天。害稼可知矣。終綱目書大蝗十六。蝗三十七。詳景帝後元六年。莫遠於至燉煌。武帝太初元年。莫盛於飛蔽天者也。

○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

莽聞城中饑饉。以問中黃門王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粱飯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秋七月。荊州平林兵起。

新市王匡等進攻隨。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集覽〕平林地名。在隨州隨縣。屬古荊州。〔質實〕一統志云。平林漢之縣名。屬隨州。晉省入之。故城在德安府隨州城東北八十里。漢王莽末。關東平林人陳牧廖湛起兵。號平林兵城于此。〔隨〕縣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赤眉破廉丹。誅之。

莽以詔書讓廉丹。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丹不聽。衍。奉世曾孫也。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匡丹引兵進戰。兵敗。匡走。丹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戰死。〔質實〕梁郡注見景帝三年。梁國。詩人思召公注見唐文宗開成元年甘棠。

〔書法〕赤眉破廉丹。何。不以莽主兵也。自書州郡兵起。凡戰未嘗主莽言之。逆順之辭也。於是焉衍說丹毋戰。丹不聽。及敗。王匡走。丹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戰死。綱目不書死之。書誅之。勇於從逆者。可以懲之矣。

〔發明〕赤眉賊也。廉丹將也。觀丹盡心所事。力戰而死。自謂得死節之道。而綱目乃以誅書之。何哉。誅丹所以誅莽也。賊莽篡逆。凡事莽之徒。皆賊黨。雖盜賊赤眉得而誅之。綱目於事莽之人。必正其罪。蓋誅其黨所以孤元惡。窮賊亂之原也。其旨嚴矣。昔荀況有曰。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者。是亦賊也。此即廉丹之類也。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舂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

初長沙定王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孝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値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爲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縯。仲。秀。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嘗受尚書長安。略通大義。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秀嘗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由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宛人李守好星歷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迎秀。與相約結。定謀議。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以號令大衆。使軼與秀歸舂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縯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縯自發舂陵子弟。子弟恐懼。皆亡逃。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縯使族人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進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集覽〕舂陵。章懷曰。舂陵鄉名。本屬零陵郡泠道縣。漢元帝徙南陽蔡陽縣白水鄉。仍改舂陵。案今道州古舂陵郡。隆準日角。應劭曰。隆。高也。準。謂鼻頭也。日角。謂庭中骨

起狀如日。縯常非笑之。縯好俠養士。每見其弟事田業輒非而笑之。比於高祖兄仲。仲，高祖兄之名也。高祖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穰注見周赧王十四年。宛注見同上十七年。試弋質反。伯升劉縯字。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材官多力之士也。都試謂總閱試習武備也。以立秋日爲閱貢父曰。案漢制講武爲都試。有誤以都字爲尉字者。前隊隊音遂。天鳳元年莽分六隊。以南陽爲前隊。梁丘賜梁丘複姓。賜名也。大冠武冠也。俗謂之大冠。環纓無蕤。以青絲爲緄。加雙鶡尾。豎左右。謂之鶡冠。鶡音芬。勇雉也。其鬬對一死而止。董巴輿服志。大冠者謂武官冠之。貢父曰。案當云大冠者謂武冠。武官冠之。少武冠二字。棗陽本漢蔡陽縣地。屬南陽郡。隋改棗陽縣。宋避爲棗陽軍。【質實】一統志云長沙國名注見獻帝興平二年。舂陵鄉名。在襄陽府棗陽縣南三十里。漢記云元朔五年。以零陵郡泠道縣舂陵鄉封長沙王子買爲舂陵侯。至戴侯仁。請徙南陽郡。元帝時乃徙蔡陽縣白水鄉爲舂陵侯。望氣者蘇伯阿見舂陵城。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及光武閒往攻日舂陵。南陽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白水鄉在襄陽府棗陽縣南三十里。其東南二里有漢光武故宅在焉。鬱林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鉅鹿郡名。注見楚義帝元年。寰因。南頓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湖陽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晉省入棘陽。魏復置。西魏於此置湖州。後州廢。唐以縣屬唐州。元廢之。故址在南陽府唐縣南。漢光武封姊爲湖陽公主。卽此。唐子鄉卽唐子山也。在南陽府唐縣南一百里。漢高鳳嘗隱於此。棘陽漢之縣名。屬南陽郡。卽古謝國地。以居棘水之陽得名。後周省入新野縣。故城在南陽府鄧州境內。元志云。棘陽有二。今於新野湖陽二縣之間是也。集覽以爲唐陽縣之北。所謂放鄉是。南陽新野人。

【書法】續書漢宗室與宗族又異矣。是故書起兵多矣。未有書興復帝室者。書興復帝室。特筆也。終綱目惟劉縯見殺書起兵興復。惟琅邪王沖書舉兵匡復唐。中宗嗣聖五年。雖淮南西川書移檄興復唐聰直會天嗣西年。

【發明】前此隴淮綠林樊崇秦豐等。皆書兵起。以見討賊之意。然猶不盡予之者。崇等依阻山林。聚衆爲盜。非能仗義誅討故也。至是伯升兄弟倡義。其名始正。是以綱目大書漢宗室起兵興復帝室。然後人神之憤可伸。賊莽不足平矣。

下江兵與莽荊州牧戰。大破之。

癸未

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等。收散卒復振。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集覽】上唐。鄉名。在江陵境內。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漢兵與莽守將甄阜梁丘賜戰。不利。遂與下江合兵。襲取其輜重。

劉縯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敗。縯復收兵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臨泚水。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各欲解去。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縯與秀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縯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卽真主也。縯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他將言之。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之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諸將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卽引軍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集覽】泚水。索隱曰。南陽郡泚陽縣。泚水出焉。泚且履反。宜秋地名。合從之利。言講好爲便也。從子容反。師古曰。以利合曰從。謂秦論合從締交。徐廣說之。徐紓緩也。曉開諭也。說音稅。謂反曲爲辭語以誘之也。夷覆。夷滅。覆敗也。【正說】宜秋今從齊註曰宜秋聚名在泚陽。集覽注云南陽平氏縣有宜秋聚。【質實】一統志云。泚水源出南陽府唐縣大胡山。一名馬仁陂。方聚洋也。泚川萬頃。漢因此水置泚陽縣。

【書法】特筆也。其特筆何。甄阜梁丘賜以速誅也。綱目之法。在戰之際。苟有關於成敗之故者。必特筆書之。故漢王燒棧。楚[illegible]。漢兵襲取莽輜重書[illegible]曹操襲破[illegible]輜重書獻帝[illegible]五年。漢帝玄元年[illegible]凡例正統已絕而篡賊未滅。國名不成君。知元年[illegible]分異。亦依正統已絕之例。注云。如漢帝玄。則此漢帝玄三字。亦當用白字。

春。正月。攻阜賜。誅之。又破嚴尤陳茂於淯陽下。遂圍宛。【集覽】淯陽。地志。南陽郡淯陽縣。顏師古曰。縣在淯水北。淯水出南陽酈縣西北山中。南入于漢。【質實】一統志云。淯陽。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東漢廢之。故城在南陽府城中。淯水之陽。縣境有小長安。漢光

武嘗與戰。阜、梁丘賜敗於此。

先是青徐賊衆雖數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

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為皇帝，大赦，改元。

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縯威名，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二月朔，設壇場於淯水上，玄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大赦，改元。拜置公卿，以縯為大司徒，秀為太常偏將軍。由是豪傑失望。【集覽】張卬，顏師古曰：卬，五剛反。史炤通鑑釋文：卬音魚央反。續漢書卬作印，非。【質實】淯水在南陽府城東三里，俗名白河。其源自河南府嵩縣雙雞嶺，東南流經南陽、新野，會梅溪、洱灌、湍水、留山、黃渠、栗鴉、泗潦、刀等河，與泌水合流，南至襄陽入漢江。史云諸將立更始淯水上，即此。

【書法】玄者何？節侯買玄孫也。不書漢宗室，何？不以玄重漢也。書改元矣，曷為不以玄紀年？大書之不成玄之為帝也。玄則何以不成之？為帝，玄之不足以君天下明矣。書曰立其為皇帝，立者不宜立者也。是故終玄之世，綱目恒斥名之。終綱目書立為帝五，皆[illegible]劉信書立為天子不與焉。

三月，劉秀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集覽】昆陽：地志潁川郡昆陽縣，昆水出南陽。括地志云：故城在許州葉縣北二十五里。定陵：潁川定陵縣。郾注見光武建武二年。【質實】一統志云：昆陽，漢之縣名，屬潁川郡，晉屬襄城郡，後省之。故城在南陽府葉縣南，漢光武破王莽即此。

○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大發兵會嚴尤、陳茂。夏五月，圍昆陽。

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萬，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請秀，秀復為圖畫成敗，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或為地道，衝輣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聽。【集覽】長人巨無霸：先是夙夜連率韓博上言：蓬萊東南五城昭如海瀕有奇士，身長一丈，大十圍，自稱巨無霸，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壘尉：如淳曰：漢儀注云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付北軍尉治之。定會者，猶言定交也，謂訂定盟會。鉦鼓注見元帝建昭三年。衝輣：詩皇矣：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注：臨，臨車也；衝，衝車也。衝通作轒。光武本紀：轒轀撞城。注：衝輣陣車。輣有樓車，以之撞城。【正誤】定會，今按謂期定同會者。

莽棘陽長岑彭以宛城降漢，玄入都之。

岑彭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集覽】岑彭：風俗通云：岑姓，古岑子國之後也。【質實】岑彭，南陽棘陽人。

【書法】邑長耳，何以書？美反正也。綱目書長四：岑彭、虞詡、韓韶、陳寔，皆錄賢也。

【發明】前已書更始為帝，至此稱名之者，更始奴材，初無與漢之志，衆遂擁而立之。向非伯升兄弟左提右挈，天下必非漢有。況伯升冒義又為所殺，而更始又自隨即敗滅，豈足以君天下哉！序而名之，蓋亦求其實爾，非過貶也。

六月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下殺王尋。【考異】（提要殺作誅據上文廉丹）甄阜梁丘賜下文嚴尤陳茂王匡哀章皆係莽臣並書誅則王尋乃莽司徒亦當書誅宜從提要【考證】（殺當）作誅。○謹按凡例曰凡得其罪人於臣子者曰誅王尋莽賊之臣也例當書誅諸本曰殺誤也前此亦有誅廉丹誅之處後嚴尤陳茂為劉望將軍更始遣兵擊之殺望誅尤茂提要皆書如此光武誅王尋豈獨書殺乎

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水為不流邑尤茂輕騎走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關中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集覽】（首領無餘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得保首領中堅凡軍事中）軍將最尊居中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易之輕易視之也【行陳】行下孟反陳讀曰陣巡行軍陳也【滍川】滍直几反水出南陽魯陽縣東北入汝滍或作泜音祗泜在常山非軍實車徒器械輜重之類【質實】一統志云滍川即滍水也源出南陽府魯山縣流至葉縣入沙河漢光武破王尋於昆陽士卒溺死滍水為之不流即此

【書法】（殺當爲誅誤也據廉丹阜賜尤茂等皆書誅莽臣也章亦為劉玄所殺亦書誅之。）

劉秀徇潁川馮異以五縣降。

劉秀復徇潁川屯兵巾車鄉郡掾馮異監五縣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集覽】（巾車鄉在潁川郡父城縣父城縣名屬潁川正義曰父音甫括地志云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乃城父之名耳左傳及酈道元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通志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古先儒多或改其名錯亂【質實】（一統志云潁川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馮異潁川父城人父城漢之縣名屬潁川府東漢末省之故城在南陽府汝州東南父城堡本周時應國左傳楚城父邑即此。

玄殺大司徒縯以劉秀為破虜大將軍【考異】（提要書曰玄殺其大司徒）劉縯。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縯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更始以為將軍又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縯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縯殺之秀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縯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慚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集覽】（不肯拜除官曰）拜更始以劉稷為抗威將軍稷不受其除拜抗苦浪反。

秋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

道士西門君惠謂涉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秀及大司馬董忠謀劫莽降漢謀泄涉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叛左右亡所信不能食但飲酒啗鰒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集覽】（鰒魚[illegible]廣志云鰒無鱗）有殼一面著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鰒魚鰒音[illegible]反。

【書法】（涉以秀名應讖其謀劫莽事泄自殺曷為不以謀劫莽書不予以討賊之義也綱目之法嚴義）（事苟以利心為之則不予之以討矣然則其書自殺何罪之也秀為莽腹心以成其惡涉其親臣助之不）（義事既成矣又欲以為己利焉則其殺也自取之而已矣凡莽臣書自殺者皆自取之之辭也董忠王涉）劉秀。

【發明】（甚矣劉歆之罪一死不足以盡之也劉向指陳王氏盡忠帝室歆乃阿附賊莽首從宰國方且）（與之文飾姦言矯誣當世甚至易名應讖僥倖非望卒之夷滅為天下笑自班固作漢史列歆於向傳之）

末紀其著述，及改名秀之後，方載在莽傳，爲若二人也。是後之學者，不復推考，槩以向歆並稱，豈知歆乃向之罪人，烏可同日而語？若其父子異論，是特小小者。觀綱目書莽國師，則歆臣事賊莽，爲之謀主，不言可知。觀者不可不察也。

成紀隗囂起兵應漢。

成紀隗崔、隗義同起兵以應漢，崔兄子囂素有名，好經書，共推爲上將軍。囂聘平陵方望爲軍師，望說囂立廟，祀高祖、太宗、世宗，稱臣執事，殺馬同盟，移檄郡國，數莽罪惡，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安定大尹，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集覽】[illegible]【質實】[illegible]縣名，注見成帝[illegible]。安定，郡名，注見武帝[illegible]。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illegible]。武都，郡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金城，郡名，注見[illegible]。武威，郡名，注見[illegible]同上年。張掖，郡名，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酒泉，郡名，注見武帝元朔三年。燉煌，郡名，注見唐肅宗上元二年。

公孫述起兵成都。

初，茂陵公孫述爲清水長，有能名，遷導江卒正，治臨邛。南陽宗成起兵徇漢中以應漢，衆數萬人，述遣使迎之。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召郡中豪傑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詐爲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illegible]【集覽】導江卒正，王莽改[illegible]西南夷地[illegible]縣是。【正誤】[illegible]【質實】[illegible]臨邛[illegible]之。宋齊[illegible]梁置[illegible]邛州，西魏置蒲原郡，後周爲臨邛郡，隋廢郡爲縣，屬雅州。唐初析雅州置邛州，治依政縣，尋移治臨邛。天寶初改臨邛郡，乾元初復爲邛州。宋因之。元初於此立安撫司，後以臨邛、依政縣併入州。國朝洪武初改州爲縣，屬嘉定州。

劉望稱帝於汝南，以嚴尤、陳茂爲將相。玄遣兵擊之，殺望，

自古奸雄並稱操莽然觀莽之生平初纂謙恭下士譎詐欺人及篡逆之後張皇滅裂洛陽卑陷澳悲畢蠹不通一偷儉匿若之人又不可與曹操同日語矣

誅尤茂。【質實】汝南，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

【書法】稱者何？不宜稱者也。故其殺之也書殺。望書殺，則其將相何以書誅？尤茂故莽臣也，是故逆賊之黨，雖易主猶不免於書誅。綱目之討賊嚴矣。

○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曄起兵開關迎建。九月，入長安。孝平皇后自焚崩。衆共誅莽，傳首詣宛。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析人鄧曄、于匡起兵應漢，西拔湖。莽憂不知所出，乃率群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甚悲哀者，除以爲郎。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將精兵數萬以東。府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莽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鬬意。至華陰回谿，距隘自守。于匡擊之，敗走。曄開武關迎漢兵，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至頻陽，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衆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爭欲先入城。莽赦囚徒，授兵，殺豨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使史諶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椁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朔，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掖庭。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袀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式於前，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illegible]莽之漸臺[illegible]衆兵上臺，苗訢、唐尊、王盛等戰死。商人杜吳殺莽，校尉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莽身，節解臠分之。就持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居二日，李松、鄧曄入長安，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囂然，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

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集覽〕武關。注見周赧王四年。析人。析縣人也。索隱曰。析音錫。地理志弘農有析縣。而左傳云。析一名白羽。括地志云。鄧州內鄉縣城。本春秋楚析邑也。因析水爲名。〔湖〕注見武帝征和二年。〔潁陽〕注見秦王政二十一年。〔史諶〕姓名。諶音時壬反。〔宣室〕顏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宣室。未央宮前殿正室也。齋則居之。漢書云。文帝受釐坐宣室。即此也。〔紺袀〕服。紺。古暗反。袀。音均。會注。袀。戎服也。偏裻謂之袀。王莽傳顏師古注。紺。深青而揚赤色。袀。純也。純爲紺服也。袀通作均。左傳均服振振。注。戎事上下同服。〔虞帝匕首〕匕首。尺八短劍也。莽自謂虞舜是其始祖。故名之曰虞帝匕首。蓋欲神異之。謂挾持之。則兵不敢犯也。〔按式〕式。漢書作栻。顏會注。栻與式通。木局也。有天地所以推陰陽。占吉凶。以楓子棗心爲之。〔漸臺〕注見武帝太初元年。〔餔時〕餔。奔謨反。說文。日申時食也。〔公賓就〕公賓複姓。就名也。〔詣宛〕句絕。宛注見周赧王十七年。〔提擊之〕索隱曰。服虔云。提音弟。蕭該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爲得之。〔四父〕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皆莽之伯叔父也。〔黃虞復出〕莽自以代爲黃帝虞舜而出世也。〔遂雕〕注見秦二世二年。〔聖王之驅〕除云爾。王莽傳注。驅逐掃除以待聖人也。史記秦楚之際月表。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索隱曰。言秦前時之禁兵。及不封樹諸侯。適足以爲漢高驅除患難也。公羊傳。驅除。注。驅音去聲。〔正誤〕虞帝匕首。今按此蓋莽有匕首。妄稱爲虞帝者。非以始祖故而名之也。〔四父〕集覽誤註。說若前。〔質實〕一統志云。析。漢之縣名。屬弘農郡。晉屬順陽郡。後魏以縣置淅陽郡。西魏改內鄉縣。後周廢。隋復置。屬淅州。唐貞觀中州罷。以縣屬鄧州。宋復置順陽縣。元以順陽省入。仍屬鄧州。本朝因之。屬南陽府。〔華陰〕縣名。注見獻帝興平二年。〔湖〕縣。注見光武建武二年。〔弘農〕郡名。注見獻帝興平二年。〔宛〕縣名。注見高帝元年。〔匡〕春秋衛邑名。秦屬陳留郡。漢置長垣縣。又注見唐僖宗乾符二年。

〔書法〕人也。書商人何。予義且志功也。苟有義。雖人必書。所以勸義也。莽平皇后。書更號黃皇室主矣。不書黃皇室主何。內之也。后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既聞更號。大怒因發病。不肯起。是則猶有漢氏之心焉。書曰孝平皇后。不絕之於漢也。故莽母妻皆書死。后雖莽女。雖自焚。猶書崩。綱目之權衡審矣。莽誅書衆。均其攻也。

〔發明〕后。莽之女也。自莽篡漢。已易其號爲安定太后。既又更爲黃皇室主。前史隨其所稱。而此皆不書之者。后有存漢之節。莽不得而易之也。夫以莽之狂殺。其子非之。其女亦非之。則天下之人。從可知矣。乃有名爲士大夫者。受其爵。食其祿。甘爲之臣僕。而不知耻者。是其智又在一婦人女子下矣。豈不甚可愧哉。綱目特書孝平皇后自焚崩。則其不絕於漢。不失爲天下之母。不以莽故而沒其賢。能全大節。不辱其身者。瞭然在目矣。凡此類。非綱目不能修也。○甚矣。亂臣賊子之欺世也。禮義施於國。家之所以扶其君。厚施於民。田氏之所以併其國。自古姦雄之徒。往若是。方莽未篡之前。折節下士。輕財好施。虛譽隆洽。元后爲其所欺。爲之宗主。浸淫至於盜國。毒流四海。然後大兵四合。克殄元惡。雖漢祚復延。而其禍亦慘矣。按分注。杜吳殺莽。軍人分莽身。今綱目書衆共誅莽者。明莽之極惡。人人皆得而討。衆所共誅之者也。自莽之敗。由於劉氏之復興。由是後世篡國之人。往往殄滅前代種族。至無遺育。是莽不獨貽禍當時。亦且貽禍萬世。其爲害也大矣。茲故因而及之。

王匡拔洛陽。誅莽守將王匡、哀章。○冬十月。玄北都洛。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修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遂北都洛。〔集覽〕文移。移文。表之類也。官曹公府不相臨敬則爲移。從事司察。從事。官名。漢舊儀。司隸校尉置從事史十二人。以主察舉。〔冠幘〕冠。弁冕之總名也。幘。巾也。古有冠無幘。幘者卑賤執事者所服。其後貴賤皆服之。稍稍作顏題。有赤幘。青幘。素幘布幘。

分遣使者徇郡國。

更始分遣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至上谷。太守耿況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曰。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隳大信。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集覽〕徇下。上谷注見秦王政三年。〔隳〕隳音許規反。毀也。〔質實〕耿況。茂陵人。寇恂。上谷昌平人。

以彭寵爲漁陽太守。

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韓鴻爲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漁陽太守。以漢爲安樂令。〔質實〕一統志云。〔漁陽〕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安樂。漢之縣名。屬漁陽郡。東漢廢之。後魏復置安樂郡及縣於此。尋省之。故城在

順天府密雲縣東北五十里。

樊崇降漢，既而逃歸。

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復興，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皆封為列侯，未有國邑，而留衆稍離叛，乃復亡歸。

莽廬江連率李憲據郡，稱淮南王。【質實】廬江，郡名，注見景帝四年。連率，注見新莽天鳳元年。李憲，潁川昌邑人。○玄封劉永為梁王。永，故梁王立之子也，都睢陽。【質實】睢陽，國名，注見景帝四年梁國。

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

更始欲令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為不可。賜深勸之，乃以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

劉賜為丞相，令入關脩宗廟宮室。【考異】劉上漏以字。一本有以字。

【書法】脩葺舊也。終綱目書脩宮七：是年、靈帝中平三年、獻帝建安元年、宋孝明年、唐太宗貞觀四年、五年、憲宗元和十三年。

○大司馬秀至河北，除莽苛政，復漢官名。

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閒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縯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依。夫人久饑渴，易為充飽。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謁秀，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集覽】平遣囚徒：平音病，平其不平也；遣，縱放也。囚徒，械繫服役者。【鄴】地理志：魏郡有鄴縣。正義曰：今相州臨漳縣是。括地志云：故鄴都城在漳河北，西南去彰德府二十里。【專封拜】言封侯拜將，我得專擅此權。何欲為：劉貢父曰：案文多一為字，不然，當云欲何為。【閒語】閒音閑，就宿伺候閒暇。騎說。【赤眉】賊之號。青犢，賊之號。【屈起】屈或作崛，渠勿反。說文：崛起曰崛。是【二科】猶言二件，謂天時人事。【所任】任音壬，負也，謂猶器物，人所負持也。【以公而慮】公謂劉秀也。說文：慮，謀思也。【宿止於中】中謂幕府中。【每獨居】無人傍侍，故曰獨居。【寬譬】寬，緩；譬，匹也。緩為辭說，匹而諭之。【徇行】巡視也。如淳曰：徇，撫也。徇之，徇其人民也。行，下孟反。【正誤】我得專封拜。今按劉秀大衆言得自除官，不必專指封侯拜將。【寬譬】今按謂設為譬喻寬解之。【質實】一統志云：鄴，古邑名。戰國魏文侯始封於此。漢屬魏郡。東漢末，魏公曹操居此。晉始改為臨漳縣。東魏復置鄴縣。後周移臨漳治於城東二十里，為鄴郡治，改為靈芝縣，復為相州治。宋省鄴縣入焉。金元仍舊。本朝因之，屬彰德府。【耿純】鉅鹿宋子人。

【書法】特筆也。沛公之入咸陽也，書除秦苛法；大司馬之至河北也，書除莽苛政。漢之中興，宜哉！

【發明】帝王之興，其施為氣象，必有大過人者。觀漢祖入關之始，除秦苛法，與世祖徇河北之日，除莽苛政，則與區區逐鹿爭趨之徒，豈可同日而語？然則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亦豈偶然之故哉！書以美之，宜也。

十二月，王郎稱帝於邯鄲，徇下幽冀。

劉林說秀決列人河水以灌赤眉，秀不從，去之真定。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林等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等入邯鄲，立郎為天子，徇下幽冀，州郡響應。【集覽】邯鄲，注見武帝元朔二年。[illegible]【質實】[illegible]宗室也。[illegible]趙繆王之子。列人，漢之縣名，屬廣平國。[illegible]故城在廣平府肥鄉縣東北二十里。[illegible]唐竇建德據廣平郡，嘗置列人縣於此。

甲申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薊。【質實】一統志云：薊，秦之縣名，屬上谷郡。漢至唐皆仍

（皆名。遼改爲析津縣。金改爲大興縣。元仍舊。本朝因之爲順天府治所仍屬焉。）○二月。玄遷都長安。

（三輔既平。申屠建李松迎更始遷都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集覽】刮席。刮摩也。正義曰。言羞怍而俯首刮毛於席上。）

封諸功臣。遣大司馬朱鮪將軍李軼鎮撫關東。

（李松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然後立諸功臣皆爲王。以鮪爲膠東王。鮪辭不受。乃以爲左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鎮撫關東。）

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

（更始納萌女爲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言者。更始怒。拔劍擊之。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將軍李淑上書切諫。更始因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集覽】竈下養。養去聲。韋昭曰。炊烹爲養。言此徒亦得授中郎將。中郎將。百官表。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司馬相如爲中郎署注。宋昌曰四百在五歲。選補大將令騎都尉。漢武帝置羽林騎。至宣帝令騎都尉監之。秩比二千石。關內侯注見文帝六年。【正誤】竈下養。今按兒寬爲弟子都養。謂主給事烹炊也。）

徵隗囂爲右將軍。

（更始徵隗囂及其叔父崔義等。方望以爲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更始以囂爲右將軍。【集覽】崔義。隗崔與隗義也。）

大司馬秀以耿弇爲長史。

（耿況遣其子弇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至宋子。會王郎起。從吏曰。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令功曹王霸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慙懅而反。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集覽】宋子。地志。鉅鹿郡宋子縣。括地志云。故城在趙州平棘縣北三十里。突騎。顏師古曰。言其驍銳可以衝突敵人也。轔。音吝。說文。轢也。廣韻。車踐也。盧奴。狄都也。在中山郡。禹貢冀州之域。正義曰。今定州安喜縣是。水經云。縣有黑水故池。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因以名縣。邪揄。音耶瑜。王霸傳注。字作歋歈。說文。舉手相笑也。歋。弋支反。歈。音踰。戎音由。章懷注曰。此六郡掄諸輕車不同耳。控弦。控引也。匈奴傳。引弓控弦。注。謂能引弓彀也。北行入囊中。漁陽上谷北接塞垣。謂至彼則路窮。如入囊中也。【質實】一統志云。宋子漢之縣名。屬鉅鹿郡。隋省入平棘縣。故城在眞定府趙州東北二十里。盧奴。漢之縣名。屬中山郡。俗謂黑水曰盧。不流曰奴。因其水黑不流。故以名縣。東漢末省入定州。故城在眞定府城東北一百三十七里。王霸。潁陽人。）

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走信都和戎。發兵擊邯鄲。

（薊中反應王郎。城內擾亂。於是秀趣駕出城。晨夜南馳。至蕪蔞亭。時天寒。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至虖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覘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冰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國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從。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力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爲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傳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皆來迎秀。秀皆以爲將軍。衆稍合）

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植說降之。因納楊甥郭氏爲夫人。進擊元氏、防子。皆下。擊斬王郎將李惲。【集覽】蕪蔞亭。蕪蔞故城在晉州饒陽縣北。亭亦在焉。饒陽。今深州是。又深州縣。元隸晉州。州在真定路。徐典曰。深州饒陽縣屬河間府。在饒河北。括地志云。漢饒陽故城在瀛州饒陽縣東二十里。案瀛州。即今河間也。下曲陽。徐廣曰。在鉅鹿郡。或曰定州鼓城縣是。虖沱河。虖。本作滹。或作虖。一作呼。韋音荒胡反。沱。或作池。韋音徒河反。地理志。滹沱河自代郡鹵城縣東去參合縣。又東經真定南關。又東過霸州文安入海。山海經云。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沱禮器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注。惡當爲呼。聲之誤也。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川虖池。注。虖池出鹵城。【流澌】澌音斯。流冰也。南宮。地理志。信都郡南宮縣。案信都。今冀州是。下博。縣名。在深州靜安縣。信都注見泰二世二年。【和戎】郡名。王莽分鉅鹿郡爲和戎。【背成】主。通鑑考異曰。漢書邳彤傳。邯鄲城民不肯背城主。字皆作城。袁紀作成。邯鄲捐城。民不肯捐棄和城。而千里送公。楚漢春秋作邯鄲之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案文意城。皆當作成。邯鄲成。謂邯鄲勢成也。成主。謂王郎爲已成之主。城頭子路。正義曰。地名也。在東海郡。【中山】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奔命】兵。奔音奔。謂奔命來歸之兵也。荀子議兵篇。奔命者不獲。【元氏防子】皆常山屬縣。今真定有元氏縣。無防子縣。有房山。在平山縣。疑即此縣。防。乃作房。正義曰。元氏防子。皆趙州所理縣。【正誤】【城頭子路】今按是時。袁曾字子路。起兵盧城頭。故號城頭子路。有衆二十餘萬。力子都。有衆六七萬。故劉秀欲依之。【奔命兵】今按漢書昭帝紀。益州夷反。注。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李斐曰。言急也。顏師古曰。奔者。古奔字。【質實】一統志云。蕪蔞亭在真定府深州城外。滹沱河之濱。今隸饒陽縣界。即漢馮異進豆粥於光武處。饒陽。漢之縣名。屬涿郡。東漢屬安平國。晉屬博陵國。隋屬瀛州。唐爲深州治所。五代宋金皆屬深州。元改屬晉州。本朝因之。屬真定府。【下曲陽】漢之縣名。屬鉅鹿郡。晉屬趙國。後魏曰曲陽。屬鉅鹿郡。北齊廢。隋置昔陽縣。屬定州。尋改爲鼓城縣。屬趙郡。唐屬定州。後屬恒州。宋金俱屬祁州。元置晉州。本朝因之。以鼓城縣省入。改屬真定府。【滹沱河】源出太原府繁峙縣泰戲山。歷代州崞縣。忻州定襄五臺盂縣。入真定府平山縣界。至直沽入于海。【南宮】漢之縣名。屬信都國。東漢屬安平國。晉省。後復置。北齊省。隋復置。屬冀州。宋省堂陽新河縣入焉。金元仍舊。本朝因之。屬真

定府。【下博】漢之縣名。屬信都國。東漢及晉屬安平國。隋屬信都郡。開皇中。始置深州。治安平縣。後廢。唐復置深州於饒陽。後移治陸澤。五代周始徙治下博。宋改下博曰靜安。金元仍舊。本朝以靜安縣省入。改屬真定府。【任光】南陽宛人。【邳彤】信都人。【劉植】鉅鹿昌城人。【元氏】漢之縣名。爲常山郡治所。晉改屬趙國。北齊省。隋復置。屬趙郡。唐屬趙州。五代宋金元皆隸真定。本朝因之。屬真定府。【房子】漢之縣名。屬常山郡。晉置趙國。治房子縣。後魏屬趙郡。北齊省。隋復置。唐改臨城縣。屬趙州。宋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延岑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質實】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大司馬秀以賈復、祭遵爲將軍。

漢中王嘉既克延岑。有衆數十萬。校尉賈復。見更始政亂。乃說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薦復及陳俊。秀以復爲將軍。俊爲掾。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集覽】祭遵。祭。測界反。周之邑。其後先受封於祭。後因氏焉。【當備】未傳補有證。【賈復】冠軍人。【陳俊】南陽（西鄂）【質實】冠軍南陽郡人。【祭遵】潁陽人。

立遣尚書僕射鮑永安集河東。

初。王莽既殺鮑宣。吏欲殺其子永。上黨太守苟諫保護之。得全。更始徵爲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永以馮衍爲將軍。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繕甲養士。以扞衛并土。【集覽】并土。并州之地。案并州。今太原府是。【質實】鮑永。屯留人。馮衍。杜陵人。野王之孫。并州名。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

大司馬秀拔廣阿。

大司馬秀引兵東北。拔廣阿。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集覽】廣[illegible]【質實】[illegible]鹿一郡。東漢省。後魏復置。屬趙郡[illegible]

隋改爲象城縣。尋爲大陸縣。屬趙州。唐復爲象城。尋改爲昭慶縣。宋更名隆平。尋省入臨城縣。後復置。金屬沃州。元屬趙州。本朝因之。屬真定府。

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以其將寇恂吳漢等爲將軍。夏四月。進拔邯鄲。斬王郎。

薊中之亂。耿弇與大司馬秀相失。北走昌平。說其父況擊邯鄲。時王郎將兵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多欲從之。寇恂曰。邯鄲拔起難信。大司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歸。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遣恂約彭寵。寵使吏吳漢蓋延王梁亦方勸寵從秀。會恂至。乃發步騎三千人。以漢延梁將之。攻薊。殺王郎將趙閎。恂還。與長史景丹及弇將兵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以下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問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進至城下。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秀自登城問之。弇拜於城下。具言發兵。秀乃悉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丹等皆爲偏將軍。加況寵大將軍。封列侯。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畧。鄧禹數薦之。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與合軍圍鉅鹿。郎遣將倪宏救鉅鹿。秀戰不利。丹等縱突騎擊之。大破。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耶。純說曰。久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四月。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使杜威請降。威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者乎。威求萬戶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五月。拔邯鄲。郎走。追斬之。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集覽】昌平。本漢軍都縣。屬上谷郡。莽改長昌。唐改燕平。而晉仍爲昌平。後皆因之。今大興府昌平縣是也。括地志云。昌平故城在幽州東南六十里。邯鄲。謂王郎也。拔起難信。注。拔起。猶言崛起也。竇融傳。拔起風塵之中。注。拔。步末反。卒也。又彭八反。義與通同。歸附句絕。案寇恂傳作上多歸之。可舉附也。涿郡。今涿州也。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即此也。外有涿河劉李河。合范河東流入海。故名。范陽在幽州南百五十里。清河。郡名。古貝州也。屬冀州。漢桓帝時。梁冀惡清河名。乃改爲甘陵。案今恩州是。【河間】漢河間國。隋唐爲瀛州。宋改河間府。在幽州東南四百七十五里。交關。交結關通也。不伐。語孟之反不伐。饒雙峯講義曰。伐如伐木之伐。凡人矜誇其能。乃所以自戕其能也。故謂之伐。老子曲則全章。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莊子山木篇。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質實】昌平。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六年。蓋延。漁陽要陽人。王梁。漁陽要陽人。[illegible]陽人。漁陽。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一統志云。[illegible]所置。治涿邑。曹魏改爲范陽郡。晉改爲范陽國。後魏復爲范陽郡。隋爲涿郡。唐初[illegible]郡爲范陽郡。[illegible]大曆中又於涿縣置州。遼置永泰軍。宋改涿水郡。金復爲涿州。元陞涿州路。[illegible]爲涿州。本朝以范陽縣省入。屬順天府。【中山】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illegible]名。注見靈帝中平二年。【清河】漢之郡名。[illegible]置貝州。[illegible]永清軍。宋改[illegible]改爲恩縣。仍屬東昌府。[illegible]併入信都國。尋復[illegible]郡。隋[illegible]晉初入遼。周復取之。宋陞爲河間府瀛海軍節度。元爲河間路。本朝改爲河間府。直隸京師。

玄立大司馬秀爲蕭王。

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皆詣行在所。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蔡充爲上谷漁陽守。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入請間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矣。【集覽】蕭。地理志。沛郡有蕭縣。括地志云。今徐州蕭縣。古蕭叔國。溫明。漢趙王如意之殿。銅馬。賊號。聖公。劉玄字。一統志云。蕭古國名。春秋爲宋邑。漢爲蕭縣。屬沛郡。【質實】東漢屬沛國。晉因之。北齊改爲承高縣。隸彭城郡。隋初屬徐州。尋改爲龍城縣。又改爲臨沛縣。大業初。復曰蕭縣。屬彭城郡。歷唐五代宋金。並屬徐州。元初併入州。尋復。

（置。本朝因之改屬徐州。）

秋。蕭王擊銅馬諸賊。悉收其衆。南徇河內。降之。

（是時諸賊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突騎。苗曾敕諸郡不得應調。漢收斬之。弇到上谷。亦斬韋順、蔡充。悉發其兵。王擊銅馬於鄡。吳漢將突騎來會。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朱浮爲幽州牧。治薊。銅馬夜遁。王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其餘衆合。王復與戰。悉破降之。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悉以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在射犬。王擊破之。南徇河內。太守韓歆降。謝躬數欲襲王。未發。至是。率兵數萬還鄴。邀擊尤來於隆慮山。大敗。王使吳漢、岑彭襲據鄴城。躬還。漢等斬之。其衆悉降。【集覽】鄡。徐廣曰。鄡。堅堯反。地理志。鉅鹿有鄡縣。高湖、重連。二賊帥姓名。上江。賊之號。大彤、鐵脛、五幡。賊。射犬。徐廣云。射犬。縣屬河內。秦河內。今懷州是。欲襲王。春秋傳例。凡師出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襲。注。襲。掩其不備也。尤來。賊。隆慮山。隆或作林。慮音閭。山在河內。今彰德府林州。古林慮縣也。【摭實】一統志云。朱浮。沛國蕭人。蕭。縣名。注見本年之前。河內。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隆慮山。在彰德府林縣西北二十五里。南負太行。北接恒嶽。泉最奇絕。）

公孫述自稱蜀王。

（更始遣李寶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迎擊於綿竹。大破走之。遂卷自立爲蜀王。都成都。民夷皆附之。【集覽】綿竹。邑名。屬廣漢郡。今漢州縣也。成都。古蜀國。秦置蜀郡。漢置益州。晉改成都國。唐改成都府。蓋取史記三年成都之義。【質實】一統志云。成都。秦之縣名。屬蜀郡。本春秋時蜀侯所理。注本益州治。此皆宋齊梁並因之。隋爲益州。唐宋元爲成都路治所。本朝因之。爲成都府治所。綿竹。縣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

冬。赤眉西攻長安。

（赤眉雖數戰勝。而疲敝愁泣。思欲東歸。樊崇等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既入潁川。遂分二部。崇自武關。徐宣自陸渾關。兩道俱入。更始使王匡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集覽】陸渾關。地志。弘農有陸渾縣。春秋傳。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曰。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後書云。陸渾戎自瓜州遷於伊川。【質實】武關。注見周赧王四年。一統志云。陸渾。漢之縣名。屬弘農郡。晉屬河南郡。東魏置伊川郡。隋改伊州。尋廢。唐析置伊陽縣。屬河南府。五代時以陸渾省入伊陽。宋又以伊闕縣省入。紹興初。陞爲順州。金改嵩州。治伊陽縣。元以縣省入州。屬南陽府。本朝降州爲嵩縣。改屬河南府。）

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寇恂守河內。馮異拒洛陽。自引兵徇燕趙。

（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時朱鮪、李軼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兵河上。以拒洛陽。王乃引兵而北。恂調餱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集覽】孟津。孔穎達曰。孟者河北地名。於其地置津。故名孟津。春秋隱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十二邑。其一曰盟。即此。杜預曰。盟。今盟津也。盟音孟。王充論衡曰。周武王伐紂。與八百諸侯同盟於此。故曰盟津。十三州志云。河內河陽縣在於河上。即孟津也。正義曰。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武王度之。近代呼爲武濟。一曰富平津。水經云。小平津。今名河陽津者。即此。【質實】孟津。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一統志云。孟津。古地名。周武王伐紂。師渡孟津。即此。漢置河陽縣。屬河內郡。後廢。隋復置。唐初析置孟津縣。屬懷州。又改屬孟州。後屬河南府。宋治白波鎮。金徙治孟津渡。改爲孟津縣。元仍舊。本朝因之。屬河南府。）

玄以隗囂爲御史大夫。

（隗崔、隗義謀叛歸天水。囂告之。更始誅崔、義。以囂爲御史大夫。【質實】天水。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元年。）

梁王永據國起兵。

（梁王永遂起兵。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以沛人周建等爲將帥。又拜西防佼彊、東海董憲、琅邪張步爲將軍。督青徐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集覽】西防。未詳。或曰。孔子葬母於防。恐即此也。方注見成帝永始元年。佼彊。姓名也。佼。古巧反。字或作姣。）

（【書法】永者何。梁王立子也。有國書矣。於是莽已誅滅。何以書起兵。不成玄之爲帝也。故不成玄之爲帝。則書起兵而稱梁王。成蕭王之爲帝。則僭而稱劉永。）

秦豐據黎丘。自號楚黎王。（【質實】黎丘。鄉名。注見光武建武三年。）○田戎陷夷陵。轉寇郡縣。（【質實】夷陵。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元年。（【考異】按凡綱正統大書者名。注云。後有即位在今年內者用之。則此年當大書世祖光武皇帝秀建武元年。）

春正月。方望以前定安公嬰稱帝於臨涇。玄遣兵擊斬之。（【質實】定安。縣名。注見新莽始建國元年。臨涇。漢之縣名。屬安定郡。晉郡治此。唐屬涇州。元併入鎮原州。故城在平涼府鎮原縣西二里。）

（【書法】定安公前書莽廢則不宜廢者也此其不書故太子何。書故太子。則宜帝矣。長大不能名六畜尚足以帝乎。故書以稱帝。以者。見以於人也。帝王所自立者也。見以於人。則不足以帝矣。綱目書以稱帝者五。子嬰。盆子。梁蕭。[illegible]。真書使稱帝。謀使梁王永遣稱帝。齊遣真[illegible]者則又興矣。）

○赤眉至弘農。玄遣兵擊之。大敗。赤眉進至湖。（【質實】弘農。郡名。注見獻帝興平二年。湖。縣名。注見武帝征和二年。）○夏四月。公孫述稱成帝。（號元龍興。）

蕭王擊尤來、大槍、五幡。敗之。（王擊尤來等。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歿。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陳俊曰。賊無輜重。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質實】范陽。郡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涿郡。陳俊。南陽西鄂人。）

朱鮪殺李軼。攻溫平陰。馮異寇恂擊破之。（馮異遺李軼書。勸令歸附。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異書。而不復與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成皋已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斬河內太守武勃。軼閉門不救。異以白王。王報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遣茂攻溫。自將攻平陰。以綴異。寇恂聞之。勒軍馳出。移告屬縣發兵會溫。軍吏皆諫。宜待衆軍畢集。乃出。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將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皆至。恂擊破之。異亦渡河擊走鮪。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自是洛陽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馬武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社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王不聽。【集覽】天井關。正義曰。在今澤州上黨縣南。成皋注見秦莊襄王元年。李軼。字季文。不能得其要領。注見武帝元鼎二年。溫。郡之藩蔽。言溫縣於河內郡至重。可爲河內之藩籬[illegible]溫注見周赧王二十九年。【質實】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二年。平陰。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五年。馬武。南陽湖陽人。）

蕭王遣將追尤來等。又大破之。（王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等追尤來等。敗散畧盡。賈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

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王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不聽。至南平棘。復固請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欲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群臣因復奏請。乃即位於鄗南。【集覽】平棘。地志。常山郡有平棘縣。正義曰。今趙州平棘縣。古棘蒲邑也。鄗。地志。常山郡有鄗邑。漢國志。鄗光武於鄗南即帝位。改曰高邑。李奇曰。鄗音臛。按史記。王子侯表。漢武封趙敬肅王子劉延年爲鄗侯。索隱曰。漢表鄗作鄗。鄗音許昭反。鄗氏音火角反。一音昊。彊華。姓名。光武同舍生。彊。其兩反。赤伏符。讖記之書曰符。赤伏。其符之名。顏師古曰。漢德尚火。赤火色。伏。藏也。此河圖文。四夷雲集龍鬭野。謂群雄角力也。易坤卦。龍戰于野。四七之際。火爲主。四七。二十八也。）

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際也。或謂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故云四七之際。又二十八將，亦應四七之數。漢火德，故火爲主。【正誤】彊華，今按集覽本李賢註，姓彊，彊其良切。【質實】一統志云：中山，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平棘，漢之縣名，屬常山國，隋省之。故城在真定府趙州南三里。鄗，漢之縣名，屬常山郡。光武即位於此，改爲高邑縣，爲冀州治所。北齊移縣治房子縣東北界，隋省之。故城在真定府柏鄉縣北二十里。

【書法】書即皇帝位何？正統也。終綱目書即皇帝位四：漢高帝、世祖、昭烈、晉元帝，非是無書者矣。

【發明】漢王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光武未能削平海內，遽正尊位，何哉？蓋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同。當是時，更始既已敗亡，四方私竊名號者非一，中外皇皇，莫知所歸，世祖苟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之望孤矣。故書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者，深幸之也。烏可以高祖爲比而擬議之哉。

鄧禹擊定河東。

禹圍安邑，數月未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劉均將數萬人攻禹，禹擊斬之，遂定河東。【集覽】安邑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長安亂，玄奔新豐。

張卬與諸將議曰：赤眉旦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歸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盜耳。入說更始，更始怒，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掫，以拒赤眉。卬與申屠建、隗囂合謀，欲共劫更始，成前計。更始知之，斬建，使兵圍囂第。卬等勒兵燒門入戰，更始大敗。囂潰圍走歸天水。更始奔新豐，復疑王匡等與卬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卬等合。【集覽】軍掫，軍屯于掫城也。掫，子侯反。續漢志曰：雍州新豐縣有鴻門亭。案掫城即此。【質實】湖池中，未詳處所。今河南府陝州廢湖城西門外有湖水，源出閿鄉縣西南六十里秦山，北流入河。未知是否，智者察之。新豐，縣名，注見成帝鴻嘉元年。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赤眉進至華陰，軍中有齊巫，常鼓舞祠城陽景王。巫狂言王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方望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爲然。先是，赤眉掠故式侯萌之子恭、茂、盆子。恭少習尚書，隨崇等降更始，復封式侯，在長安。茂、盆子留軍中，屬卒史劉俠卿，主牧牛。至是，求軍中景王後，得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三人。崇曰：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爲三札，置笥中，書其一爲符，曰上將軍。於鄭北設壇場，大會，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猶朝夕拜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集覽】華陰，注見獻帝興平二年。城陽景王，史記王子侯者表，漢武封城陽頃王子劉買於梅，景王淑於燕。赭汗，面赤而流汗，惶懼之意。齧折，以口嚼齧，以手屈折。【正誤】城陽景王，今按漢書諸侯王表，齊王肥之子章，文帝時始受封爲城陽王，諡景王也。傳共王喜、頃王延、敬王義、惠王武、荒王順。又王子侯表，元帝封順子憲爲式侯，傳哀侯[illegible]弟萌紹封，十九年免。集覽引頃王子劉買，不知其故。淑於二字上下有脫誤。【質實】[illegible]縣名，注見建武三年。鄭，古邑名。周時鄭桓公始封於此。秦置鄭縣，屬內史。漢末廢之。故城在西安府華州之北。

秋七月，以鄧禹爲大司徒，王梁爲大司空，吳漢爲大司馬。

伏湛爲尚書令。

帝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封酇侯，食萬戶。禹時年二十四。又案赤伏符，以梁爲大司空。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不悅，乃以吳漢爲大司馬。初，更始以湛爲平原太守。時天下起兵，湛獨晏然，撫循百姓，一境以全。徵爲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禹西征，拜湛爲司直，行司徒事。【質實】酇，縣名，注見高帝六年。王梁，漁陽要陽人。伏湛，琅邪東武人，勝九世孫。

鄧禹度河，破左輔兵。

禹渡河入夏陽。更始左輔都尉公乘歙引衆十萬拒禹，禹擊破之。【質實】夏陽，縣名，注見建武十年。

帝如懷，遣吳漢等圍洛陽。【質實】懷，縣名，注見周赧王六年。○八月，玄復入長安。

更始攻王匡、張卬於長安，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乃復入。

九月。赤眉入長安。玄奔高陵。

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敗。乃出。從更始於渭濱。將相皆降。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劒格死。**攟實** 高陵。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九年。渭濱。渭水之濱也。注見高帝五年。

封玄爲淮陽王。 **攟實** 淮陽。國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陳州。

詔敢賊害者。罪同大逆。

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

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司馬公曰。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集覽** 密。北魏置高密郡。隋改密州。敝民。敝壞之民。道不拾遺。雖遺棄於道。人不拾之。言其俗淳也。**質實** 一統志云宛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密。漢之縣名。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後周屬滎州。隋屬鄭州。唐初於此置密州。尋廢州。以縣屬鄭州。後屬河南府。宋屬鄭州。尋屬河南府。金屬鄭州。元屬鈞州。國朝因之。屬開封府。

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

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即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傳封累世。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橫。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賜棨戟。擢任之。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質實** 一統志云扶溝。漢之縣名。屬淮陽國。東漢末廢之。故城在開封府城西南百五十里。杜詩。河內汲人。南宮。注見高帝五年。

淮陽王降於赤眉。

更始遣劉恭請降於赤眉。赤眉將殺之。恭爲請。不得。拔劒欲自刎。崇等乃赦更始。封爲長沙王。恭常擁護之。**質實** 長沙。國名。注見獻帝興平二年。

鄧禹引軍屯栒邑。

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持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

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寧能堅守者邪。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曠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禹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集覽** 師行有紀。軍師之行皆有紀律。攜負。負在背。髫。小兒髮之垂者。戴白。老人頭戴白髮者。子智反。前會聚也。栒邑。地理志在扶風。**質實** 長樂宮。注見景帝三年。栒邑。縣名。注見建武六年。

十一月。梁王永稱帝。○十二月。赤眉殺淮陽王。

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集覽** 霸陵。注見漢文帝二年。

書法 孰殺之。張卬使人殺之也。卬。故臣也。其不書弒何。於是玄降賊矣。則是與卬等耳。故以兩下相殺書之。而卬書赤眉。綱目之法。夷狄盜賊。書殺不書弒。

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

隗囂歸天水、復聚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囂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范逡為師友、鄭興為祭酒。申屠剛、杜林為治書。馬援、楊廣、王遵、周宗、行巡、王元為將軍。班彪之屬為賓客。名震西州。援少以家貧辭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彪、叔皮之子也。【質實】鄭興、河南開封人。申屠剛、扶風茂陵人。杜林同上。馬援同上。班彪、扶風安陵人。

竇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

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趙萌求往。更始以為張掖屬國都尉。融旣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得其歡心。與太守都尉梁統等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相與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乃推融行河

西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肜為敦煌太守。厙鈞為金城太守、如故。而融亦仍居屬國、領都尉職。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羌胡犯塞、融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輒破之。由是羌胡震服親附、流民歸之。【集覽】（張掖、西河五郡之一。斗絕、斗與陡同、道言如斗之峻立。肖樸。五郡、張掖、酒泉、敦煌、金城、武威、為河西五郡。）【質實】（竇融、平陵人。廣國七世孫。梁統、安定烏氏人。）

盧芳據安定、自稱西平王。匈奴迎之、立以為漢帝。

安定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自立為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以為漢氏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如呼韓邪立之。令尊事我。乃使騎迎芳入匈奴、立為漢帝。【集覽】（安定、秦為北地郡。漢置安定郡。唐為涇州。宋改曰彰化軍。）【質實】（一統志云。安定、漢之郡名。治高平縣。晉徙治臨涇縣。後魏改為涇州。取涇水為名。隋復為安定郡。治安定縣。唐復為涇州。改縣為保定縣。天寶初、改州為安定郡。後復為涇州。宋改彰化軍。金復為涇州。改縣曰涇川。屬平涼府。元仍舊。國朝因之。以涇川縣省入。屬平涼府。）

【書法】綱目書蠻夷立以為帝王者三。匈奴於盧芳、突厥於楊政道、契丹於石敬瑭。事成惟敬瑭耳。定（楊稱可汗、不與焉。）

將軍馮愔反。

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將軍馮愔、宗歆守栒邑、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報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防果執愔歸罪。

鄧禹承制以隗囂為西州大將軍。

馮愔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隗囂擊破之於高平。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集覽】（天水、隴西郡名。今利州西路有天水郡。）【質實】（一統志云。天水、漢之郡名。治平襄縣。東漢改為漢陽郡。治冀縣。三國魏置秦州。晉改漢陽為天水郡。治上邽。後廢、復置秦州。宋齊復為天水郡。隋廢郡為秦州。大業初、復為天水郡。唐復為秦州。天寶初、改天水郡。乾元初、復為秦州。後徙治成紀。宋開禧初、為天水軍。治天

水縣。金為鎮遠軍。治成紀。元復為秦州。以成紀縣省入。國朝因之。屬鞏昌府。）

田邑以上黨降。

帝遣劉延攻天井關。更始將田邑拒之、不得進。及更始敗、邑請降。帝拜上黨太守。帝又遣儲大伯持節徵鮑永。永未知更始存亡、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詗問虛實。【集覽】（天井關、注見光武建武元年。上黨、潞州邑名。其高與天為黨。詗、火迥反。詗、偵也。）【質實】（鮑永、屯留人。）

丙戌

二年春正月朔、日食。

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及是日大會、盆子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噓唏。崇等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後不敢。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旣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集覽】（避賢聖路、謙言退避以讓聖賢。噓唏、或作歔欷。說文、悲泣氣咽而抽息也。）

遣吳漢等破檀鄉賊於鄴東。

刁子都爲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諸賊會檀鄉、號檀鄉賊。寇魏郡清河。魏郡大吏李熊弟陸謀反城迎之。或以告太守銚期、期召問熊、熊首服。期曰、爲吏不若爲賊樂者、可往就之。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城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帝遣吳漢率九將軍擊檀鄉、破之。十餘萬衆皆降。諸營堡悉平、道路通流。〔集覽〕檀鄉地名。〔正誤〕檀鄉。今按地在山陽郡瑕丘縣東北。賊初起於此。因號焉。〔質實〕銚期、潁川郟人。

悉封諸功臣爲列侯。

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讓曰、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此爲親戚受賞、國人計功。帝從之。使郎中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帝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帝始用孝廉爲之。〔集覽〕掖庭宮是之中也旁舍。掖庭言妃嬪所居也。〔質實〕續志云梁漢之縣名。屬河南郡。後廢之。故城在河南府城北二十五里汝州境內。〔廣平〕縣名。注見建武二年。〔陰鄉〕鄉名。在河南府新野縣東北三十五里。

立宗廟郊社于洛陽。

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赤眉大掠長安。西入安定北地。

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珍寶。燒宮室。恣殺掠。城中無復人行。乃引兵衆百萬、轉掠而西。遂入安定北地。

鄧禹入長安。

禹入長安。謁高廟。收神主。送洛陽。循行園陵。置吏士奉守。

眞定王楊謀反。伏誅。〔質實〕〔眞定〕國名。注見宣帝中平二年常山郡。

〇**鮑永來降。**

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等。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旣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而已。何患死亡。〔集覽〕賞季布之罪。季布爲項羽將。數窘高帝。帝後赦布。拜郎中。誅丁固之功。丁公爲項羽將。逐窘高帝。至是謁見。帝斬以徇軍中。

大司空梁罷。以宋弘爲大司空。

王梁屢違詔命。帝怒。欲殺之。旣而赦之。以爲中郎將。北守箕關。以宋弘爲大司空。弘薦沛國桓譚爲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質實〕〔湖陽〕縣名。注見新莽地皇三年。〔宋弘〕京兆長安人。

漁陽太守彭寵反。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及吳漢、王梁爲三公。寵愈怏怏不得志。[illegible]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多所辟召。[illegible]寵以爲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illegible]輒漏泄。令寵聞以恐之。至是有詔徵寵。[illegible]益自疑。[illegible]勸無受徵。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喩之。寵遂發兵反。攻浮於薊。又數遣使要誘耿况。况斬其使。〔集覽〕怏怏。心懷念恨不平之意。〔質實〕薊縣名。注見帝更始二年。

延岑反。據漢中。公孫述擊取之。

延岑復反漢中。王嘉敗走。岑遂據漢中。爲更始將李寶所破。走天水。公孫述遂取南鄭。嘉擊之。不利。岑引北入散關。嘉追擊破之。述遣將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質實〕散關注見唐僖宗光啓三年。閬中。秦之縣名。屬巴郡。漢因之。晉宋以來爲巴西郡治。以閬水迂曲。遶縣三面。故名。隋改縣曰閬內。唐復爲

（閬中。宋元仍舊。其治舊在城東二十里。國朝初移治於此。為保寧府治所。仍屬焉。江州。縣名。注見建武十一年。巴縣。扞關。注見獻帝建安十四年巴東郡。）

遣執金吾賈復擊郾，破之。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曰。郾最彊。宛為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郾。破之。尹尊降。【質實】郾。漢之縣名。屬潁川郡。即古之郾子國。北齊置臨潁郡。隋置道州。改縣曰郾城。後廢道州。以縣屬許州。唐復置道州。尋廢。以縣屬溵州。又屬許州。宋屬潁昌府。金元屬許州。國朝因之。屬開封府。宛。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

夏四月，遣將軍蓋延等擊劉永，圍睢陽。【集覽】（睢陽。今歸德府是。注見漢景帝元年。【質實】睢陽。縣名。注見後主延熙十八年。）

【書法】（前書梁王永矣。此其曰劉永何稱帝也。故削之。曷為削之。大一統也。）

○遣吳漢擊宛，宛王賜降。

（賜奉更始妻子來降。封侯。）

封兒綏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為列侯。

六月，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

（帝以貴人陰麗華雅性寬仁。欲立以為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終不肯當。乃立郭后。）

【書法】（東漢皇后皆自貴人進立。序也。故悉書立貴人某氏。終東漢之世。書立貴人某氏為皇后者十四。惟桓后梁氏不書貴人。失序也。故異其文。）

秋，賈復擊召陵、新息，皆平之。【質實】（召陵。邑名。注見平帝元始四年。新息。縣名。注同上年。）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以為恥。欲殺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八月，帝自將征五校，降之。【質實】（五校。注見宣帝神爵元年。）○遣將軍鄧隆討彭寵，不克。

（帝遣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曰。營相去百里。其勢不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不能救。【質實】雍奴。縣名。注見建武十二年。）

蓋延克睢陽，劉永走湖陵。

（蓋延圍睢陽數月。克之。劉永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與戰。大破之。永走保湖陵。延遂定沛楚臨淮。【質實】譙。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四年。湖陵。縣名。注見建武二年。）

青徐群盜張步等降。

（帝使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群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隨隆詣闕。【質實】伏隆。琅邪東武人。湛之子。）

將軍鄧奉反。

（吳漢徇南陽。多侵暴。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與諸賊合從。）

九月，赤眉發掘諸陵，復入長安。鄧禹戰不利，走雲陽。延岑屯杜陵。

（赤眉引兵欲上隴。隗囂遣將擊破之。赤眉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賊遂汙辱呂后屍。鄧禹遣兵擊之。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復入長安。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岑大破安軍。死者十餘萬人。【質實】一統志。云陽山名。注見建武七年。[illegible]縣名。注見建武二十五年。杜陵。漢之縣名。屬京兆尹。三國魏廢之。故城在西安府東南一十五里。樂遊原。）

冬，遣將軍岑彭、王常等討鄧奉。

（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彭

（率七將軍討鄧奉。）

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遂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司馬公曰：周頌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光武之師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又詔徵鄧禹還曰：愼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集覽〕元元塗炭，元者善人也。元元者非一人也。民陷於塗，墜於炭也。）

遣光祿大夫伏隆拜張步爲東萊太守。（〔集覽〕東萊，郡名，屬青州，注見漢安帝永初二年。）○十二月，詔復宗室列侯爲莽所絕者。○三輔大

饑，赤眉東出，馮異與戰，破之。（三輔大饑，城郭皆空，遺民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衆尚二十餘萬。帝遣侯進屯新安，耿弇屯宜陽，敕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戰數十合，降五千餘人。〔集覽〕華陰，縣名，在華州。〔質實〕新安，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宜陽，縣名，注見周安王十二年。華陰，縣名，注見獻帝興平二年。）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八

吏部尚書加二級臣宋犖謹奉

敕校刊

丁亥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九

（起丁亥漢光武帝建武三年，盡乙亥漢明帝永平十八年。）凡四十九年。

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鄧禹、馮異與赤眉戰，敗績。（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徼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賊衆尚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黽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軍敗，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走，與麾下數人歸營，復收散卒，堅壁自守。○陳氏曰：鄧禹以樞任付之，皆欲其失在不御人而已。今懲受任無功，不量可否，用饑卒取敗，可謂不知命矣。若馮異不守所見，曲從二鄧，遂不自戚，雖終能成功，不爲無罪也。〔集覽〕徼赤眉，徼或作邀，通作要，音伊消反，遮也，下要其東同。要馮異，要去聲，約也。澠池，縣名，屬弘農郡禹直注要馮異今屬河南郡。澠音名，作澠音彌兗反。〔正誤〕按要字平聲，亦訓約。[illegible]之義，下文要其東則邀遮也。〔質實〕[illegible]志云湖縣名，注見武帝太[illegible]本朝因之，屬河南府。[illegible]金置嵩州，元省。宜陽，縣名，注見周安王十一年。）

立四親廟於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質實〕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按東漢紀，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是謂四親廟也。南頓，縣名，注見建武十九年。舂陵，縣名，注見莽地皇三年。）

鄧禹上大司徒印綬，以爲右將軍。○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賊衆東走，帝勒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綬。（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

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日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

集覽（崤底崤山名今陝縣東二崤是也底下也元和志云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杜預曰在弘農澠池縣西崤道作殽括地志云洛州永寧西北二十里古殽道也回谿在澠池之北俗名回坑**東隅**隅陬也東隅日出處也**桑榆**前書谷永曰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之間注桑榆謂晚也或作日入處也淮南子曰西日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傳國璽綬璽王者印也綬帶也所以繫璽黃赤綬四采武都紫泥封盛以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版中約署衛宏曰秦以前以金銀爲方寸璽秦得和氏璧乃以玉爲之螭獸紐在六璽之外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定三秦子嬰獻之後王莽篡逆就元后取之莽敗王憲得之李松入長安斬憲取璽送上更始更始奉赤眉赤眉立劉盆子盆子奉上光武後董卓作亂掌璽者投諸井孫堅入洛討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堅乃浚井得璽袁術僭逆乃拘堅妻奪之時徐璆被徵詣京師道爲術所劫後術死璆得璽還以上獻帝漢以禪魏魏以禪晉前趙劉聰使劉曜入洛陽執晉懷帝璽歸平陽後爲石勒所得璽乃歸勒勒爲冉閔所滅璽屬閔閔敗璽在閔大將軍蔣幹幹求救於晉晉謝尚時尚使戴施據枋頭遂入鄴助守紿幹得璽以晉穆帝永和八年還建康又六璽注見靈帝中平六年雒水雒本作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嶺山東北至河南鞏縣入河括地志云洛水源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南入渭鐵中錚錚初耕反金聲也鐵中錚錚謂鐵之微有剛利者傭中佼佼古巧反好也傭中佼佼言凡傭之人稍爲勝者趙王郎中趙王名良漢同姓也王國置郎中掌宿衛執戟）

正誤（傭中佼佼今按佼疑與狡通謂如傭作人中之狡猾者）

質實（一統志云崤山名注見安帝元初二年回谿在

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洛水源出西安府洛南縣冢嶺山東流經盧氏永寧宜陽洛陽偃師鞏縣入於河禹治水時神龜負書出于此）

書法（書得傳國璽綬何重國寶也書得國璽始此綱目凡書國寶必書子嬰奉璽符節以降則書[illegible]年得傳國璽綬則書某年張寔得璽獻之則書晉愍帝建興二年謝尚得傳國璽獻之則書穆帝永和八年[illegible]梁傳國璽歸之於齊則書梁[illegible]年上皇遣使奉傳國寶如靈武則書[illegible]天寶十五載[illegible]寶至自成都則書[illegible]遣使奉國寶如梁則書[illegible]帝[illegible]年[illegible]得傳國寶則書[illegible]年[illegible]作受命寶則書戊戌年周更作二寶則書[illegible]年[illegible]終綱目書得璽三得寶二作寶二奉璽寶二獻璽一）

二月。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步執伏隆殺之。

（劉永聞伏隆至劇亦遣使立張步爲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命不顧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遣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延平陳氏曰伏隆之求還足以成命矣[illegible]而無憾[illegible]且言之乎光武之言所以慰其父）

集覽（劇[illegible]邑時張步都此括地志云劇縣故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里）

質實（一統志云伏隆東武人伏生十世孫劇漢之縣名屬北海郡曹魏省之故城在青州府壽光縣西南三十里張步琅邪不其人）

三月。以伏湛爲大司徒。○涿郡太守張豐反。彭寵自稱燕王。

（豐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遁身走薊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

質實（涿郡注見帝立更始二年薊城即薊縣注同上年）

帝自將征鄧奉。夏四月。奉降。斬之。

考異（據二年書將軍鄧奉反而此上文書征則下當書奉降誅之誤作斬）

（帝追奉至小長安與戰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祜降帝憐奉舊功臣且以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岑彭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陣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復朱祜位【集覽】小長安聚落名釁起吳漢釁爭端也去年吳漢徇南陽鄧奉怒漢掠其鄉里遂反擊漢悔善悔過而向善【質實】一統志云朱祜南陽宛人。）

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

（延岑既破赤眉拜置牧守欲據關中關中眾寇猶盛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馮異屯軍上林苑中延岑引張邯任良共擊異異擊大破之諸營保附岑者皆來降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饑餓道路斷隔委輸不至馮異軍士悉以果實為糧詔拜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異兵穀益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眾歸本業威行關中餘寇悉平【集覽】為右扶風句絕為右扶風郡守【質實】武關注見周赧王十四年南陽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

吳漢圍劉永將蘇茂於廣樂大破之。

（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眾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質實】一統志云杜茂南陽冠軍人廣樂縣名東晉治虞湖陵秦之縣名屬薛郡漢初仍舊後改為侯國東漢廢之故城在兗州府魚臺縣東六十里漢沛公攻湖陵即此）

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引兵圍之。○五月帝還宮。是月晦日食。○六月大將軍耿弇擊延岑走之其將鄧仲況以陰降。

（仲況據陰縣而劉歆孫龔為其謀主前侍中扶風蘇竟以書說之仲況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集覽】陰縣春秋穀伯國楚光地陰國所遷秦漢為縣屬南鄉郡隋改曰陰城宋避光化軍【質實】一統志云陰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西魏置陰城縣為酇城郡後周郡廢隋以縣屬襄州唐廢為陰城縣宋置光化軍領乾德縣熙寧中軍廢改乾德為光化縣元屬襄陽府本朝因之仍屬襄陽府穰縣名在注見周顯王八年岐縣）

秋七月遣岑彭擊秦豐於鄧破之進圍黎丘別遣兵徇江東揚州平。○睢陽人斬劉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

（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酇蓋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茂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集覽】酇此酇與南陽之酇不同此有音字本在沛郡酇縣今屬亳州注見高帝六年【質實】一統志云鄧縣名本春秋鄧國地南齊置鄧城鎮此元魏孝文圍之幹月不下唐於此置臨漢縣又改鄧城縣宋廢入襄陽後元兵圍襄陽築此下要津以絕其援故城在襄陽府城東北二十里黎丘城名在襄陽府宜城縣東東漢書郡縣下有此黎丘鄉漢之縣名屬沛郡後省之故城在開封府永城縣西南李賢曰此酇音嵯非是蕭何食邑）

冬十月帝如舂陵祠園廟。（【質實】舂陵城名注見[illegible]）○十一月還宮。○李憲稱帝。（置百官擁九城眾十餘萬）

遣太中大夫來歙使隗囂。

（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謀如何歙因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歙始使於囂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集覽】言稱字只稱其字不稱其名【質實】來歙南陽新野人）

戊子

四年春遣鄧禹將兵擊延岑破之岑奔蜀公孫述以為大司馬。○夏四月帝如鄴遣吳漢擊五校於臨平破之遣耿

弇祭遵等討張豐。斬之。弇遂進擊彭寵。【考異】（據二年書漁陽太守彭寵反。三年書涿郡太守張豐反。則此斬字當作誅。擊字當作討。）

（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況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為國。功勁尤著。何嫌何疑。而求徵。況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集覽】雒陽。雒本作洛。成周洛陽也。在洛水東。漢河南郡屬。雖周公遷殷頑民。是為成周。魚豢魏略云。光武以漢火行。為水忌水。故去水加隹。其地在成皐西。苑縣北。又注見周顯王三年。【質實】鄴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五年。五校注見宣帝神爵元年。）

六月。帝還宮。○秋七月。如譙。遣將軍馬武王霸圍劉紆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攻拔之。

（憲聞賁休以蘭陵降。自郯圍之。蓋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搗郯。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趣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集覽】賁休姓名。[illegible]曰。賁音奔。[illegible]音肥。蘭陵縣屬東海郡。今邳州縣。又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搗。攻擊之義也。郯注見秦二世二年。【質實】一統志云。漢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五年。馬武。南陽湖陽人。王霸。潁川潁陽人。蘭陵。戰國楚邑名。即春秋時鄫國也。漢置蘭陵縣。屬東海郡。晉置蘭陵郡。治承城。隋罷郡。置鄫州。大業中。州縣並廢。而徙蘭陵縣於承城。屬徐州。唐初復置鄫州。又改蘭陵為承縣。貞觀中廢州。以縣屬沂州。宋因之。金屬邳州。後改承縣為蘭陵。與定中以縣置嶧州。元初以州屬益都路。至元初以縣省入。本朝初改州為縣。屬兗州府。）

八月。帝如壽春。遣將軍馬成擊李憲。九月。圍舒。【集覽】（舒作偃舒國。桐國之地。漢屬廬江。唐改舒州。宋曰安慶府。郡縣志云。舒有五名。曰舒。曰龍舒。曰舒庸。曰舒鳩。曰舒蓼。其實一也。春秋注。廬江南有舒城。舒城之南有龍舒。蓼舒城。今廬州縣。龍舒。今安慶是也。又注見獻帝建安四年皖城。【質實】壽春縣名。注見秦王政六年。馬成。棘陽人。）

○以侯霸為尚書令。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質實】臨淮。郡名。注見新莽天鳳四年。侯霸。河內密人。）

冬十月。帝還宮。○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集覽】同里閈。閈。侯旰反。閭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閈。援述皆扶風茂陵人也。故云。都布單衣。馬援傳注。東觀記曰。都作荅。荅布。白疊布也。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曰白疊子。國人取以為布。甚軟白。又史記貨殖傳。荅布。注。麤厚之布也。一曰[illegible]布。單。通作襌。音丹。前書注。[illegible]古曰。襌衣若今朝服中單也。一說。[illegible]古者朝祭之服有中單。交讓冠。旄頭。本紀注。秦文公時。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入水。秦因置旄頭騎。作先驅。徐廣釋疑曰。[illegible]單者冠熊皮冠。謂之旄頭。磬折。莊子漁父篇。夫子曲要磬折。正義曰。謂人與磬相折之。若石磬之形也。[illegible]生。[illegible]石磬在[illegible]上。磬之其形中曲。垂兩頭。言人屈倒似也。吐哺。史記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修飾邊幅。[illegible]邊幅也。布帛有界幅。[illegible]古曰。若布帛之修整邊幅也。井底蛙。言如蛙在井中。所見者小也。莊子秋水篇。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陛戟。謂陳列棨戟於階陛之下。以為儀衛。【正誤】交讓冠。今按此蓋講賓主禮相見之冠。【質實】馬援。茂陵人。）

太傅襃德侯卓茂卒。○十二月，帝如黎丘，遣將軍朱祜圍秦豐，岑彭擊田戎。

（岑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食且盡。帝幸黎丘，遣使招豐，豐不肯降。乃使朱祜等代岑彭圍黎丘，使岑彭、傅俊南擊田戎。【質實】岑彭，南陽棘陽人。傅俊，襄城人。）

公孫述遣兵屯陳倉，隗囂遣兵助馮異擊破之。述遣使招囂，囂斬其使。

（公孫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又造十層樓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遣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屯陳倉，就呂鮪，將徇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是時隗囂遣兵佐異有功，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爲他人禽矣。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其後公孫述數遣將間出，囂輒與馮異合勢共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集覽】徇將：略地曰徇。又遂師宣令也。鄭[illegible]猶[illegible]徇[illegible]也。復古編云[illegible]非是也。【質實】陳倉，縣名。注見安帝元初二年。）

（【發明】君子樂於成人之美，故不以其終焉之惡而併沒其如焉之善。觀綱目所書隗囂遣兵助馮異，與夫公孫述遣使招囂，囂斬其使等語，皆所以示予之之意也。使隗囂始終若此，亦何不可之有？惜哉。）

以陳俊爲泰山太守。（【質實】陳俊，南陽西鄂人。泰山，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五年春正月，帝還宮。○遣來歙送馬援歸隴右。

（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集覽】大節略：案略字當屬下句。無可無不可：顏師古曰：言唯其當而已。胡氏曰：此孔子自謂之言也。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只求其義。後世欲狀人之通儻不泥者，必曰無可無不可。）

二月，蘇茂救垂惠，馬武、王霸擊破之，劉紆奔佼彊。

（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爲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武、霸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劉紆奔佼彊。【集覽】捕虜：馬武爲捕虜將軍。[illegible]以示敵死戰也。閉營：[illegible]。一時：本傳作一切。注：[illegible]謂權時也。【正誤】[illegible]一時之權。今按[illegible]只謂要求中[illegible]，行險以徼幸，亦謂要求幸得如此也。【質實】馬武，南陽湖陽人。下邳，縣名。注見高帝六年。）

帝如魏郡。（【質實】魏郡，注見成帝綏和二年。）○彭寵奴斬寵來降，夷其族。

封奴爲不義侯。

（【考異】提要此下有以郭伋爲漁陽太守八字。）

（彭寵妻數爲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寢，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僞稱寵命，收縛奴婢。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illegible]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開門。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明旦，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屍，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爲不義侯。[illegible]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殺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春秋書[illegible]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集覽】[illegible]如字。便室，猶便坐也，非正寢也。蒼頭：前書鮑宣傳蒼頭廬兒注：漢名奴爲蒼頭者，服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事殿中所居爲廬，蒼頭侍從，因呼爲廬兒。使吏休：使其外吏各歸休沐也。休沐注見昭帝始元四年。伯通：彭寵字。爵於五等：公侯伯子男。春）

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春秋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十一年，黑肱以濫來奔。盜者，春秋之例，非命卿不書其名。齊豹，衛之卿也，忿衛侯之兄，而殺之，欲求不畏彊禦之名，而春秋抑之，但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三人，皆非命卿，以邑來奔，求食而已，不期名之著於春秋，而春秋故書其名，所謂欲蓋而名章也。此皆懲不義也。（正誤 質漢）讀。今按彭寵發弟子后蘭卿爲質子於漢，而歸質當音致。

（書法 書某將某降多矣，不書所封，纍數步安乎。叛之人，而書不義侯，何譏失賞且非名也。）

遣使迎上谷太守耿況還京師，封牟平侯。（集覽 牟平，地理志東萊有牟平縣，故城在今登州黃縣南。十三州記云：牟平古縣也。質實 一統志云：牟平，漢之縣名，屬東萊郡。北齊移治黃縣馬嶺之南，唐省入牟州。故城在萊州府城東南九十里。）

（書法 特書也。其特書何？嘉報功也。帝之業，耿況父子實濟之。）

○吳漢、耿弇擊富平、獲索於平原，大破之。弇遂進討張步。

（集覽 富平、獲索，地理志平原有富平縣。獲索，賊名。質實 一統志云：富平，漢之縣名，屬平原郡。晉於縣置樂陵國，後魏改國爲郡，隋廢郡，以樂陵縣屬滄州，唐屬樂安郡，後改屬滄州。自唐以來，徙治不一，宋始徙今治。金元因之。國朝改屬濟南府。平原，漢之縣名，爲平原郡治所。東漢改郡爲國，後魏徙郡治聊城，而於縣置東青州，尋廢州，以縣屬安德郡，隋屬冀州，尋改屬德州，唐屬齊州，尋復舊屬。五代宋金元俱仍舊。國朝因之，屬濟南府。）

（書法 書討之例，非書反不書討。步也，其書討何？步既降又殺使者，非反乎？故從反例書討。）

○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之。

龐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質實 龐萌，山陽人。董憲，海西人。楚郡，注見秦王政七年壽春。）

岑彭攻拔夷陵，田戎奔蜀。彭留屯津鄉。

岑彭既拔夷陵，謀伐蜀，以夾川穀少，水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集覽 江州，縣名，屬巴郡。津鄉，地名，在巴郡境內。質實 一統志云：夷陵，縣名，注見建武九年。江州，漢之縣名，即巴郡治所。蜀漢改爲巴縣，後周改巴城縣，隋唐爲渝州治於此，宋亦爲巴縣，元併巫山縣入焉。國朝因之，屬重慶府。夷道，縣名，注見建武九年。）

夏四月，旱，蝗。○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爲涼州牧。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方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前世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讖文不誤，劉秀真汝主也。此皆近事暴著者。況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

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洛陽。先是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遇鈞於道，即與俱還。見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集覽 [illegible]六國，戰國時韓、魏、趙、燕、楚、齊。尉佗，佗，徒河反，名也，姓趙，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項羽、劉季等各起兵，中國擾亂，吾欲興兵自備，會病甚，且南海東西數千里，可以立國，即以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自立爲南粵武王。谷子雲，谷永，字子雲，成帝時人。夏賀良，姓夏，名賀良，哀帝時方術士。劉子駿，劉歆，字子駿，王莽時爲國師，因讖文云劉秀發兵捕不道，故改名秀，字穎叔。西門君惠，道士，姓西門，名君惠，謂讖文云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遂欲與子駿劫莽降漢，謀泄自殺。桓文輔微國，齊桓公、晉文公，春秋時號爲賢君，能糾合諸侯，尊周室，治齊、楚諸侯，皆尊之以爲霸主。連衡合從，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從橫。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秦）

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教趙佗以制七郡之謀。案七郡。南海、鬱林、蒼梧、合浦、交趾、九眞、日南是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王于況反。分扶問反。凡裂土以封諸侯。其受封者各有分也。地理志。古有分土亡分民。注。有分土者。謂立封疆也。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自適己事。謂宜自救護適己身之事。【正誤】王者有分十八字按王只如字。自適己事。今按此言。事欲更適自己之事而已。如集覽說。則指竇融矣。非也。【質實】竇融。平陵人。

六月。秦豐降。斬之。○董憲劉紆使蘇茂佼彊救龐萌。帝自將擊破之。秋七月。彊以衆降。茂奔張步。憲萌奔朐。梁人斬紆以降。【集覽】朐。其俱反。縣名。屬東海郡。正義曰。今海州朐山縣是。【質實】朐。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郯子國。故城在淮安府城北三百七十里。

【書法】高帝自將五。惟韓王信書討。餘書擊。皆北狄也。世祖自將七。并書征。則書討。此其獨書擊何。紆。永子也。表立子也。紹封宜矣。非逆人比也。故前書據國起兵。此特書擊。綱目之辯衛審矣。

○冬十月。帝如魯。○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即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弇。於是弇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弇故示弱以驕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至莫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僵尸相屬。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跡。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弇復追步。步奔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

爲列侯。步遂斬茂。詣弇軍門肉袒降。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罷遣步兵。各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爲安丘侯。於是琅邪未平。上徙陳俊爲琅邪太守。始入境。盜賊皆散。俊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弇爲將。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集覽】費邑。姓名也。費。父沸反。【歷下】前書韓信襲齊歷下軍。注。徐廣曰。濟南歷城縣也。或曰地名。在濟南歷山之下。齊之西界。宋地理志。歷下古城。枕泰山之麓。巖爲雄壯。又帶濟水。祝阿注見前劉王六年。【陰緩生口】生口。謂生獲之人。陰緩謂陰然寬其防閑。令其得逃歸。【西安】地理志。齊郡西安縣。【諸校】校。名。營壘之稱。故軍之一部曰一校。校音效。【蓐食】前書音義曰。早起就牀蓐中食也。字宜從蓐。藉也。愚謂若從褥字。恐非。只是軍行時所臥草蓐也。案左傳軍行右轅左追蓐注。蓐所以臥之草也。當軍行時。在車右者挾蓐以爲蓐備。在車左者使之追求草蓐。以爲宿備。【尤來】賊。【大耿】謂耿弇。【大彤】賊。【帝在魯】正義曰。今兗州曲阜縣。古魯國也。括地志云。故魯城在今兗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本魯之劇宿邑。劇縣。時張步都劇。故呼爲劇虜。劇。注見三年。【釃酒】釃。音[illegible]人子曰。釃。猶濾也。詩伐木篇釃酒有藇。注。以筐曰釃。以藪曰湑。釃。音所宜反。藇。尺與反。湑。音所寄反。謂以筐漉酒。【左右翼】顏師古曰。旁引其騎若鳥

冀之爲也。楚辭天問篇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注引六韜門。冀其兩旁。疾擊其後。鉅昧水名。一名巨洋。案洋水。在青州樂安國。落落難合。顏師古曰。言不相入也。瓚曰。落落猶疏闊也。既呼茂爲句。謂張步既已求救於我。負負爲句。猶言負罪負罪。傳（傳讀張戀反）車傳也。顏師古曰。傳若今之驛騎也。安丘（北海郡安丘縣屬青州[illegible]）見漢王劉邪四年。

質實 一統志云。歷下古齊城名。漢置歷城縣。爲濟南國。晉屬濟南郡。郡治東平陵城。後移治於此。隋初罷郡。以縣屬齊州。唐以平陵縣省入。宋金元仍舊。明因之。屬濟南府。泰山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濟南郡名。注見景帝三年。西安漢之縣名。屬齊郡。晉廢之。故城在青州府臨淄縣西三十里。臨菑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菑水注見漢王邪三年。劇縣名。注見周太祖廣順二年。鉅昧水名。源出青州府臨朐縣南一百一十里沂山西麓。一名巨洋水。又名瀰水。國語謂之具水。王韶以爲巨洋。或曰朐瀰。或曰沭。實一水也。流經本縣東北。至益都壽光縣界入海。今名漢之縣名。屬膠東國。晉宋仍舊。隋廢之。故城在萊州府濰縣西南三十里。安丘漢之縣名。屬琅邪郡。東漢屬北海郡。後魏皆置。今山縣。後又改安丘縣。屬高密郡。唐改曰輔唐縣。五代晉改入膠西縣。宋復置安丘縣。金元仍舊。明屬密州。國朝改屬青州府。琅邪漢之郡名。詳諸葛後縣之故城在青州府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琅邪山下。

初起太學。帝還視之。

集覽 初起太學帝還視之。還讀曰旋。如往而返也。源流至論曰。漢史門者人學。今綱目不門幸面門觀所以學師道也。帝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書法 初者何。志始也。帝即位於是五年。日不暇給。而能留意學校。親臨觀之。帝可謂知所先後矣。書起太學始此。書幸觀學始此。終綱目書立太學七。是年。順帝永建六年。後主建興二年。晉元帝建武元年。大興二年。趙成帝咸康二年。齊乙亥年。不書。書觀學三。是年。後主延熙十九年。魏主髦庚寅年。書臨學二。明帝永平二年。晉穆帝永和元年。泰書臨學二。唐高祖武德七年。太宗貞觀十四年。

發明 禮王制。王親視學。則學謂之觀者古也。自漢以來。則謂之幸矣。綱目於此特書曰觀者。蓋亦推原古制也。然因崇師重道之意。特嚴於一字之間。亦豈無所本歟。

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爲大司徒。

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集覽 勞苦。禮秋官大行人。三問三勞。注。勞去聲。謂苦倦之也。投劾。投上也。案罪曰劾。上狀自劾有過也。其劾狀中有上文。恨曰已下數語。

質實 伏湛東武人。

十二月。盧芳入塞。掠據五郡。

考異 此當書入寇。與元朔二年匈奴入代郡同。

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匈奴單于遣使與興等和親。欲令盧芳還漢地爲帝。興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十二月。與俱入塞。都九原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

集覽 颯。余六反。又颯思合反。通鑑釋文音立。

書法 下莽之世。書匈奴分道入塞。不書入寇也。此其書入塞何。未忍以狄狄芳也。至與匈奴爲相連兵犯塞。則書寇矣。詳十二年。

隗囂遣子入侍。

隗囂自比西伯。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世無宗周之祚。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囂乃止。後又廣置職位。鄭興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囂病之而止。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以囂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帝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爲胡騎校尉。封鐫羌侯。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囂將王元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

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以疑若是者。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願反覆思之。宜當不爲。於是遊士長者。稍稍去之。【集覽】劉文伯。即盧芳也。字君期。安定天水人。王莽末。天下咸思漢德。芳故詐稱武帝之曾孫劉文伯。（封）鏞光侯以匈能琢磨光武。故以爲封號。【質實】隗囂。天水成紀人。鄭興。開封人。

交阯牧鄧讓等遣使貢獻。

王莽末。交阯諸郡閉境自守。岑彭素與交阯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爲列侯。錫光者。漢中人。在交阯。教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宛人任延爲九真太守。延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集覽】華風。嶺南有中華之風化。【質實】交阯。郡名。注見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江夏。郡名。注見唐僖宗乾符四年鄂州。武陵。郡名。注見建武二十四年。王堂。廣漢郡人。長沙。國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桂陽。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零陵。郡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蒼梧。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元年。九真。郡名。注見唐宣宗大中十二年交阯。

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爲諫議大夫。【考異】按光本姓莊。後避明帝諱。史改作嚴。據建元六年分注莊助。元狩五年書莊青翟。皆改舊史從本姓。此亦當書莊光。傳錄誤耳。

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榮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慙。後徵不應。卒於家。尚不范氏曰。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也。胡氏曰。自古人君待遇臣下。其禮鮮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爪牙甲胄之士。以折其

勢。而謙抑使之氣。柔巽淵默。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厲其廉恥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反是。道右雖乎免於亂亡之禍矣。【集覽】偃蹇。驕傲貌。武不能死君。言其武勇不能爲君出死節。與坐雲臺之下。與黨曰。雲臺在南宮。明帝永平三年。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其中。以物色訪之。言求其人物顏色以訪求之。富春山。新安志云。漢富春縣西有富春山。後避晉簡文鄭太后諱。改曰富陽。案嚴光傳。耕於富春山。[illegible]富陽此山。但云今名嚴陵山者。是其[illegible]人耕於富春山。[illegible]則嚴陵山。即富春山無疑矣。[illegible]臺之進道。任。音壬。堪也。不[illegible]徵與周黨等坐於雲臺下而考試也。【質實】[illegible]餘姚人。富春山[illegible]桐廬縣西三十里。一名嚴陵山。[illegible]方漢嚴子陵隱釣處。前有六[illegible]東西二釣臺。

【書法】書不屈。何以[illegible]諫議大夫。六[illegible]東漢書[illegible]當時諫官之能變職者鮮矣。綱目書聘士十二。徵士二十一。書不至八。安帝延光二年。[illegible]二年。後主建興四年。[illegible]孝武太元十二年。王午年。吳武帝[illegible]太宗貞觀元年。不屈一。是年。不就一。順帝陽嘉二年。不受一。唐玄宗開元六年。不食而卒一。晉穆帝永和六年。遂歸一。憲宗元和[illegible]年。放還山一。唐[illegible]天寶二年。終綱目書諫議大夫十六。王良。周舉。劉陶。[illegible]等。[illegible]陽城。吳通玄。韋渠牟。劉[illegible]。[illegible]鄭朗。杜光庭。王朴。惟吳通玄。韋渠牟。杜光庭爲譏焉。

【發明】嚴光之節。蓋乎自世之上下。聞者莫不興起。而見之綱目。所書者。乃與周黨王良並名。顧范升之毀。黨與友人之詰良。則二人非光之比明矣。宜光之愈不屈也。且光乃帝握手故人。帝不以手書招致。乃以詔書從事。何哉。嘗即光傳考之。見其議切侯霸之語。鄙光因非徐徐懇者。光少有高名。帝既與之同學。必知其才智果有大過人者。是以始爲帝思其賢。而終爲帝傷諸之向。使帝不屈光以官爵。而惟以故人待之。從容訪問。必有興治致化之方。補益中興措乎。帝不及此。爾後中元二年丁巳歲。帝壽六十二。則是今年已丑。蓋三十有四矣。光以建武十七年再名不屈。至年八十。終帝猶名。郡縣賜錢穀。由是推之。當光同學之時。周已年尊於帝。至帝若隱大賓名至闕下。光是時。蓋亦年踰耳順矣。以年尊德邵之人。

庚寅

帝不能行以賓師之禮乃欲臣而用之宜乎光之不應也後之論者但知光之不屈爲高而不知光之所以不屈者其意固自有在特其蹤跡素高且意渾然不露圭角是以天下後世莫得而測識爾臣故備而論之以俟後之君子折衷焉。

竇融承制以莎車王康爲西域大都尉。

元帝之世莎車王延嘗爲侍子京師慕樂中國及王莽之亂匈奴畧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屬常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卒子康立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竇融乃承制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集覽】莎車見武帝元鼎二年。

六年。春正月以舂陵鄉爲章陵縣復其徭役。

復徭役比豐沛【質實】舂陵鄉注見新莽地皇三年豐沛注見晉元帝大興四年。【書法】高帝之復豐沛也書世祖蓋有焉於是復徭役如豐沛國其不書何非創也蓋於其事稱則餘者畧之可也。

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考異】[illegible]字書將書龐萌反此當書斬萌憲誅龐萌。

吳漢等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帝與述書曰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集覽】〔倉卒時〕卒讀曰猝倉卒急遽貌〔事耳〕爲句絕言分內事〔天下神器〕顏師古曰天下者神明之器也作馮曰神器者帝易繫辭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是已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正誤】〔人皆欲爲君事耳〕今按此言倉卒之時人皆欲爲君所爲之事君指公孫述集覽則以人皆欲爲君五字爲句而事耳二字自爲句非也。

馮異入朝。

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賜以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集覽】披荊棘顏師古曰披開也荊棘榛梗之謂也〔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春秋齊襄公殺魯桓公通其夫人又數欺大臣群弟恐及禍故次弟糾奔魯管仲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後襄公被弒齊人召小白於莒魯亦送子糾而使管仲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得先入齊立之是爲桓公魯人患之遂殺子糾囚管仲及齊境鮑叔薦其材桓以見桓公管仲既任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巾車之恩〕馮異在巾車鄉爲漢兵所獲事在漢帝玄更始元年。

夏四月帝如長安謁園陵○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

先是公孫述騎都尉荊邯說述曰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下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今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發間使召攜貳使西州豪傑咸歸心於山東若衆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矣臣之愚計以爲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然邯言欲悉發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幷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爲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述之爲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爲清水令時而已立其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示無大志也述不從由此大臣皆怨三月述使田戎出江關招其故衆欲以取荊州不克帝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帝知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冘豫不決歙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邪因欲前刺囂

囂起入。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歙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按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歸。〔集覽〕〔發閒〕從名漢武。左傳。閒攜貳。注。攜。離也。閒使。注見武帝元狩元年。〔清水〕邑名。在隴西。案郡國志。古清水縣。屬天水郡。杜甫詩。清渠一邑傳。卽此。〔廣漢〕括地志云。益州雒縣。漢廣漢也。今成都路漢州是。蜀中人物志序云。唐以前凡稱蜀郡及廣漢者。乃通用也。〔先王愛子〕先封其所愛。二子爲上。罪惡孰著。孰與熟通。征也。著。明也。〔尤稽〕尤。與稽通。稽。注見秦孝文王元年。〔質責〕正責之也。前書汲黯質責張湯於上前。注。質。對之也。〔臧否〕善與不善也。左傳。一臧一否。注。或吉或凶。職事。難成爲臧。逆爲否。否音鄙。〔伯春〕隗囂長子隗恂字。〔質實〕一統志云。平襄縣名。注見成帝元延元年。〔天水〕郡名。注見建武元年。〔栗邑〕注見高帝漢王四年。漢中。江陵縣名。注見漢王邪元年。〔汧〕山。注見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三輔〕注見武帝太初四年。〔[illegible]〕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延岑〕漢中人。〔清水〕漢之縣名。屬天水郡。晉屬略陽郡。後魏分略陽置清水郡。尋廢。爲天水郡。唐初置邽州。於清水城。●尋廢州。以縣屬秦州。後陷於吐蕃。大中初收復。五代唐移置於上邽鎮。宋金仍舊。元以治坊省入。國朝因之。隸屬鞏昌府。〔犍爲〕郡名。注見建武十二年。〔廣漢〕漢之縣名。屬廣漢郡。後漢於此置北部都尉。及鹽亭縣。西魏置鹽亭郡。隋罷郡。有鹽亭縣。屬梓州。又分置永泰東關二縣。宋仍舊。元併永泰東關入焉。國朝因之。屬潼川州。

五月。還宮。〔考異〕袁紀。四月下有帝至長安。閏月無異事。帝字當衍。〇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諸將與戰。大敗而還。〔質實〕〔隴坻〕注見建武八年。〇六月。幷省縣國。減損吏員。

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幷之。於是幷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胡氏曰〕按此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復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嗚呼。人君意在斯民。則其見效之速。如此。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能不爲之說也。

黜。

秋九月。晦。日食。

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而閒者守宰。數見換易。

遷。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旣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集覽〕〔三考〕舜典。三考黜陟幽明。蔡氏傳曰。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大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長子孫〕前書王嘉傳。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如淳注。時無事。吏不數遷。至於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質實〕〔朱浮〕沛國蕭縣人。

冬十二月。大司空弘免。〇復田租舊制。

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隗囂遣兵下隴。馮異祭遵擊破之。

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弇軍漆。馮異軍栒邑。祭遵軍汧。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栒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栒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集覽〕〔漆〕扶風漆縣。因漆水爲名。括地志云。漆水源出岐州普潤縣東南岐山漆溪。東入渭。今豳州新平縣。古漆縣也。〔栒邑〕史記。王子侯表。武帝封城陽頃王子劉賢於栒。索隱曰。栒音荀。在豳州。表作栒。音荀。在東海。地理志。栒邑在扶風。當如表。東海之栒別也。〔汧〕音牽。地理志。扶風有汧縣。括地志云。今隴州汧源縣西六十里有汧山。東流注渭。西接隴坻。汧水所出。東入渭。索隱曰。汧。或作埍。蓋有汧水。汧由故也。〔忸忕〕本傳注。慣習也。左傳。一夫不可狃。注。狃。忕也。亦忕也。忕。音誓。習也。〔質實〕一統志云。漆。漢之縣名。屬右扶風。後魏置廣壽縣。後周改永壽縣。隋省入新平縣。唐復析置。屬邠州。神龍初屬京兆府。景龍初復屬邠州。宋屬乾州。金屬邠州。元復屬乾州。本朝因之。屬西安府。〔栒邑〕漢之縣名。屬右扶風。三國魏省之。故城在西安府淳化縣西一百二十里。廢三水縣東二十五里。〔汧〕漢之縣名。屬右扶風。晉省。除廢。後周置汧陽郡及縣。以在汧水之陽故名。尋廢郡。以縣屬隴州。唐宋金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鳳翔府。

馮異擊盧芳匈奴兵破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竇融遣弟上書。

書曰臣幸得託先后末屬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將帥守持一隅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芥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厚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當今西州地勢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彊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自兵起以來城郭皆爲丘墟生民轉於溝壑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爲酸鼻庸

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囂不納。〔集覽〕底裏上露底裏猶底蘊也露披露也忿悁忿怒也悁縈年反亦忿也臧宮策曾連曰秉忿悁之節負虛交與人交而不誠實易與之也公羊傳莊十二年仇牧不畏彊禦注彊禦猶彊梁也言力彊不可禁〔正誤〕負虛交今按負猶恃也言恃虛交指子陽文伯〔質實〕一統志云高平漢之縣名爲安定郡治所東漢末初郡廢後魏置高平鎮後爲太平郡兼置原州隋初廢郡州如故大業間廢州爲高平郡唐初爲原州後改平涼郡乾元初復原州宋置鎮戎軍金改爲州屬平涼府元改爲鎮原州屬鞏昌路本朝改州爲縣屬平涼府。

隗囂降蜀。

先是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醢分裂又況幺麼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乎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覽深識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彪避地河西馬援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發兵反援乃上書請詣行在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遊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支黨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援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因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今國

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而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隗囂上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賜囂書曰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集覽〕假借外家[illegible]外家王氏也謂以權勢假貸與諸舅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史記淮陰侯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劉季高帝也諱邦字季左傳襄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注掎居綺反賈逵注國語云從後牽曰掎流隸流離之人徒隸之徒信布韓信黥布梁籍項籍成如王莽謂王莽篡位其勢已成也後書邳彤傳昔

成主。注謂王郎爲巳成之主。卽此。【幺麽】麽，伍波反。顏師古曰。稱微細曰幺麽。【闇奸天位】闇，於感反。隱瞞貌。奸，犯非禮也。左傳襄十四年。誰敢奸君。注。謂敢奸犯君位。【季孟】隗囂字。【表的】通鑑釋文曰。表，卑遙反，標也。言爲標準。的，射的也。言爲指的。【王遊翁】諸邪之說。王元，字遊翁。去年元說囂曰。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春卿】楊廣字。【委腰咋舌叉手從族】通鑑釋文曰。委，於罪反。腰，乃罪反。委腰，耎弱也。咋，則革反。大聲也。叉，初卿反。叉手指相錯。參叉形也。愚謂委腰，蓄縮貌。咋舌，不言貌。叉手，不動貌。謂豈可蓄縮而禁聲拱手以就族滅乎。戰國策吳起與田文論功，文曰云云。起咋舌不敢語。以是知咋舌非大聲也。【過是欲少味矣】言當及今早爲之計。失此事會，後欲爲之，悔無及矣。猶如食物過時則無滋味也。【洗心】易繫辭。聖人以此洗心。注。洗，又悉殄反。盡也。洗通作洒。前書作帝親洒心自新。注。洒，小禮反。【汧門】扶風[illegible]咋恂弟去年巳遣恂入侍故今大帥不當爲句。【正誤】古今按咋與齰齚通齧也。前灌夫傳齰舌自殺。【質實】一統志[illegible]安陵人。【汧陽】漢之縣名。屬右扶風。以在汧水之陽故名。晉省之。後周復置隴州。唐宋金元俱仍舊。本朝因之。屬鳳翔府。

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

【書法】高帝之得天下也，書兵罷歸家。世祖之中興也，書罷郡國材官，還復民伍。與書銷兵罷秦毁兵仗階者，其用心之公私，不啻霄壤矣。

○公孫述立隗囂爲朔寧王。【質實】一統志。朔寧，漢之郡名。治馬邑縣。東漢末廢。之故城在大同府城西南，二百八十里朔州境內。○是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衆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屈己從衆。以濟群臣讓善之功。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集覽】先時而合。先，去聲。謂不俟朔日而會合。【君亢急】亢，高極也。君之行過於嚴急。【高明】書洪範。六三德。高明柔克。蔡氏傳曰。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克，治也。高明柔克。宜以柔治剛也。【質實】漁陽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郭伋，南陽人。

【書法】日食書求言，有之矣。未有書各者。各者何。無一人不責之以言也。且戒不得言聖。帝之遇災思咎，可謂誠矣。故特書之。

【發明】人君莫不憚於聽言。而詔各上封事。人君莫不喜於好高。而詔不得言聖。書之于冊。光武於是乎不可及矣。

夏五月，以李通爲大司空。○冬，盧芳朔方、雲中郡降。

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帝令領職如故。【質實】五原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八年。朔方郡名。注見武帝元朔元年。雲中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以杜詩爲南陽太守。

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集覽】召信臣字翁卿。元帝時人。【質實】杜詩。河內汲人。召信臣。九江壽春人。

【書法】光武之爲，書太守十一人。杜詩、張堪、第五倫，其尤也。後此綱目書者二而已。自是終東漢之世，太守之賢者，劉良、李固、張綱等，皆以平盜賊稱。則世道可悲矣。

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歙伐隗囂，取略陽，斬其守將。夏閏四月，帝自將征囂。竇融等率五郡兵以從。囂衆皆降。囂奔西城。吳漢引兵圍之。【考異】據前書隗囂反後書作隗囂則考此二條擊字俱當作討。證[illegible]隗囂[illegible]作討。○漢[illegible]本承制爲西州上將軍。皆漢之臣子。故曰誅討。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囂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乃追漢等還。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塹山築

隄。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爲兵。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四月。帝自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埶。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埶。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進幸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爲黥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集覽】番須。番音盤。正義曰。番須谷名。在扶風汧縣。〔回中〕注見秦始皇二十七年。〔略陽〕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士卒頓敝。委頓困敝也。〔隴坻〕在隴西郡漢陽縣。坻音邸。典禮反。杜佑通典曰。漢陽有大阪曰隴坻。亦曰隴山。案隴山南連秦嶺。北抵黃河。東西百八十里。其阪九回。上者七日乃越。登隴東望秦川。極目泯然。隴外無蠶桑。五月凍篤。八月乃麥。〔雞頭道〕注見秦始皇二十七年。〔斷車靷〕斷音短。截也。靷音引。所以引軾。一曰駕車轅。在胸曰靷。〔高平第一〕安定郡高平縣。有第一城。此安定在隴西。今熙河路寧州是。〔西城〕西邑名。屬隴西郡。有嶓冢山。漢水所出。〔上邽〕地理志。隴西郡上邽縣。應劭曰。古邽戎邑。秦武公滅邽戎置縣。其地有邽山。今天水軍上邽縣是。〔絕席〕謂班坐在衆人之上。尊寵之也。漢官儀云。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三獨坐。【質實】一統志云。隴坻在鳳翔府隴州西北六十里。即隴山也。山高而長。其西有泉回注。說文。隴山。天水郡之大阪也。其阪九回。欲登者七日乃得越。顧瞻莫不悲思。俗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瓦亭〕關名。在平涼府華亭縣西北一百八十里。今設巡檢司於此。〔郭憲〕汝南人。〔漆〕縣名。注見建武六年。〔高平第一〕城名。在平涼府鎮原縣。東漢寇恂云。隗囂將高峻據高平第一城即此。〔西城〕漢之縣名。屬隴西郡。東漢末省之。故城在鞏昌府城西九十里。〔上邽〕漢之縣名。屬隴西郡。晉天水郡治此。隋仍舊。唐廢之。故城在鞏昌府秦州境內。〔安豐〕漢初縣名。屬陸安國。東漢廢之。故址在鳳陽府壽州南六十里。今爲安豐鄉。〔顯親〕漢之縣名。屬天水郡。三國魏廢之。故城在鞏昌府秦州東南。

潁川盜起。秋九月。帝還宮。六日自將討平之。

潁川盜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恂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東光侯耿純嘗爲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戊寅。車駕還自潁川。【集覽】郭子橫之言。先是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七制解云。時寇恂爲執金吾。雖非九卿。亦皆卿也。可也。謂言可乎。〔長社〕地理志。潁川郡有長社縣。括地志云。故城在今許州長社縣西。其社中有樹暴長。因名焉。長如字讀。三國魏文帝改曰許昌。〔東郡〕今東昌府是。杜甫詩東郡趨庭日。注。兗州。漢之東郡也。〔濟陰〕地理志。景帝中六年。別爲濟陰國。屬兗州。括地志云。曹州是也。今曹州有濟陰縣。〔東光〕今景州東光縣。屬河間府。【質實】一統志云。〔長社〕漢之縣名。屬潁川郡。以其社中有樹暴長。故名焉。後周以許州治此。本朝省入許州。故址在開封府城西南二百二十五里。〔東郡〕秦之郡名。治濮陽縣。漢因之。曹魏隸平原郡。晉因之。劉宋嘗置魏郡。後魏置南冀州。及平原郡。治聊城。未幾州廢。隋初郡廢。後置博州。大業初州廢。唐初復置。天寶初復置博平郡。乾元初復爲博州。五代晉徙治聊城。宋屬河北東路。淳化間移今治。金屬大名府路。元初隸東平路。至元初析爲博州路。尋改爲東昌路。本朝改東昌府。隸山東道。〔濟陰〕漢之郡名。治定陶縣。後置國。尋復爲郡。三國魏因之。晉改爲濟陽郡。後周改爲曹州。隋復改濟陰郡。唐初復爲曹州。後復爲濟陰郡。五代晉置威信軍。周改彰信軍。宋爲興仁府。金復爲曹州。元仍舊。本朝初改爲縣。後復陞爲州。屬兗州府。〔東光〕漢之縣名。屬渤海郡。後魏徙渤海郡治此。隋初郡廢。置觀州。大業初州罷。屬平原郡。以安

陵縣省入。唐屬滄州。貞元初改屬景州。五代周以弓高縣省入。宋爲永靜軍治。金爲觀州治。元屬景州。本朝因之。改屬河間府。

【書法】特筆也。帝於是可謂不敢自暇矣。高帝書留四日。復如廣武。世祖書還宮六日。自將討平之。二祖同一轍也。

【發明】帝王經營大業。固不可以憚勞。然世祖方征隴蜀。自夏迄秋。經歷數月。至是還宮甫閱一朔。潁川盜起。即自將討之。于時諸將如寇恂豈無可任之人。顧乃不遑安處如此。特書六日。則帝之不自暇逸爲如何哉。光濟中興宜矣。

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

楊廣死。隗囂窮困。初帝敕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岑彭塞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兵五千餘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岑彭爲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不退。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校尉太原溫序爲囂將苟宇所獲。宇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殺。無令須汙土。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雒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爲郎。【集覽】殊死。殊謂決意必死也。顏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冀。周以前爲西戎地。秦武公滅邽冀戎。置縣。地志云。冀縣屬天水郡。東漢改天水爲漢陽郡。治冀。【質實】一統志云。冀。本冀戎之地名。秦武公伐冀戎。置冀縣。東漢於此置漢陽郡。晉屬天水郡。後魏改當亭郡。後周改冀城縣。唐改爲伏羌縣。兼置伏州。尋廢州。以縣屬秦州。宋初爲伏羌寨。尋爲[illegible]水縣。後爲伏羌城。屬秦州。金廢爲寨。元復置爲伏羌縣。本朝因之。屬鞏昌府。詳註見建武五年。

大水。

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卒於軍。詔馮異領其營。【質實】一統志云。潁陽。漢之縣名。屬潁川郡。東漢末廢之。故城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八十里。

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甚。遺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親祠以太牢。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至葬。車駕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衞尉銚期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群臣各懷慙懼。帝乃止。【集覽】雅歌投壺。歌詩。雅者。雅音爲樂也。一說雅歌者。詠詩得雅正之趣。投壺。事見禮記。大長秋。百官表。有將行。景帝更名大長秋。注皇后卿。續百官志。大長秋一人。前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謁者。注見高帝七年。存見。存者。恤問也。【質實】銚期。潁川郟人。

【書法】卒於軍何。嘉之也。終綱目書卒于軍者八。祭遵。馬援。諸葛亮。劉弘。段文振。任囂。相。李嗣業。皆嘉之也。故書卒於軍。

隗囂死。諸將立其子純。

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恚憤而死。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集覽】糗。去久反。乾飯屑也。糒。步拜反。乾糒也。

公孫述遣兵陷夷陵。據荊門。

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擊破馮駿等。遂拔巫及夷道。因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鬬樓。立攢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集覽】江關。[illegible]山之間。名曰江關。荊門在江北。虎牙在江南。[illegible]也。張式志云。荊門[illegible]如齒。故名荊門。[illegible]攢柱。[illegible]叢木以爲柱也。【質實】一統志云。[illegible]陵州。後復屬荊州府。夷道。[illegible]州。唐復曰宜都。置江州。改東松州。貞觀中省州入宜都縣。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荊州府。夷陵。春秋楚國之地。名。[illegible]楚[illegible]之。漢爲夷陵縣。屬南郡。三國吳於此

罷臨江郡。蜀漢改爲宜都郡。又改夷陵爲西陵。吳復曰夷陵。梁兼置宜州。西魏改爲拓州。後周又改峽州。隋初郡廢。後改州爲夷陵郡。唐初復爲峽州。天寶初又改夷陵郡。元初復爲峽州。宋因之。元改爲峽州路。 國朝初爲峽州府。後改爲夷陵州。以夷陵縣省入。屬荊州府。【荊門】山名。在荊州府宜都縣西北五十里。大江南。與虎牙山相對。虎牙。山名。在荊州府城南。大江北岸。與荊門山相對。狀如虎牙。昔公孫述遣將依二山作浮橋。拒漢師。下有虎牙灘。又名武牙。

夏六月。吳漢等擊盧芳。匈奴救之。漢等不利。

吳漢率王常等四將軍兵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匈奴救之。漢兵不利。於是匈奴轉盛。鈔暴日增。詔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破姦將軍侯進屯漁陽。以討虜將軍王霸爲上谷太守。以備匈奴。【集覽】【高柳】縣名。屬代郡。常山。常本作恆。漢避文帝諱。作常。爾雅。恆山爲北嶽。史記注。恆山在定州恆陽縣西北百四十里。白虎通曰。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曰恆山。漢恆山郡。周武帝置恆州。因山名。爲今真定府是。恆。胡登反。【質實】一統志云。恆山。漢初郡名。治真定縣。後避諱改曰常山。武帝初置真定國於此。常山屬焉。東漢建武間併真定屬常山國。魏復爲郡。晉因之。治真定。後魏移治安樂壘。後周於郡置恆州。隋廢郡存州。大業間省州以縣屬高陽郡。唐復置恆州。開元間改恆山郡。置大都督府。元和中改鎮州。後陞成德軍節度。五代時梁改武順軍。府後復爲成德軍。後復爲鎮州。晉改順德軍。漢復爲成德軍。周改爲鎮州。宋爲真定府。成德軍節度。金屬河北西路。元改真定路。 國朝改爲真定府。直隸京師。涿郡注見帝玄更始二年。漁陽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上谷郡名注同。見上年。

遣來歙馬援護諸將馮異等屯長安。

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太中大夫馬援爲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集覽】假息。假。權也。猶言苟延視息之義。【質實】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天水郡名注見建武元年。汧縣名注見建武六年。

秋八月。歙率異等討隗純於天水。○以牛邯爲護羌校尉。

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治其怨結。歲時巡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制。以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爲護羌校尉。【集覽】烏桓注見宣帝本始三年。【領護】總領保護之。【使譯】使。去聲。譯。傳四夷之言者。譯。繹也。如繹絲然紬其語而譯之。【質實】金城郡名。注見建武十年。【涼州】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十二年。【益州】注見後主建興三年。【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

封陰就爲宣恩侯。【考異】陰貴人弟就。據凡例當書封。

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爲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集覽】先登。左傳。隱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以先登。注。率先登兵也。陷陳。謂陷入敵陳之中。觖望注見高帝六年。取婦。取。七喻反。眄睨。眄。眠見反。睨。研計反。斜視也。【誇奢】誇。音夸。自大奢侈也。【降挹】挹。乙力反。義與抑同。【正誤】深自降挹。今按胡三省註。以器斟而取水曰挹。故爲謙下之義。【質實】陰貴人名麗華。南陽新野人。光武帝之后。

甲午

十年。春正月。吳漢等擊盧芳將賈覽。破走之。○夏。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卒於軍。

【質實】一統志云。夏陽。漢之縣名。屬左馮翊。三國魏廢之。故城在西安府郃陽縣東四十里。內有周文王妃太姒墓存焉。【書法】書卒於軍。嘉死事也。

○秋八月。帝如長安。遂至汧。隗囂將高峻降。

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

乙六

（可爲平戒。帝不從。進幸汧。遣寇恂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集覽〕從容上衝由于衝門夜從容貌。師古曰。從容謂舉動也。從子勇反。容讀曰勇。〔正誤〕從容一處。今按從七容切。容如字。安然自在之意。〔質實〕高平第一。城名。注見建武八年。）

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隗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集覽〕落門。聚名。在天水郡冀縣南。徙諸隗於京師以東。後隗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質實〕一統志云。武威漢之郡名。治姑臧縣。又於此置涼州。後魏亦爲武威郡。隋爲涼州。唐初爲李軌所據。尋克平之。復置涼州。天寶初改武威郡。宋改爲西涼府。元改西涼州。國朝改置涼州衛。仍隸陝西行都指揮使司。）

先零羌寇金城。來歙擊破之。（於是開倉廩以賑給之。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質實〕一統志云。金城漢之郡名。治允吾縣。東漢省入隴西郡。晉時爲重鎮。後魏罷。周亦爲武始郡。隋初廢郡爲蘭州。大業初廢州置金城郡。唐復置蘭州。天寶初改金城郡。乾元初復爲蘭州。宋治蘭泉縣。金廢蘭泉。元屬鞏昌路。國朝改州爲縣。屬臨洮府。）

帝還宮。（〔書法〕八月如長安。於是還宮。志久也。）

十一年。春三月。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破其浮橋。遂入江關。（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千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

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杷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集覽〕艘。蘇刀反。船之總名。橈[illegible]也。棹。直教反。所以進船也。一由征南公爲重。先是岑彭爲征南大將軍。[illegible]今稱爲征南公。言事權盡當歸[illegible]〔正誤〕[illegible]〔質實〕[illegible]荊門山名[illegible]注見建武九年。[illegible]〔質實〕[illegible]）

（〔書法〕[illegible]特筆也。浮橋不破。則江關不可入。蜀未易攻也。綱目必特筆書之。[illegible]）

夏。先零羌反。以馬援爲隴西太守。擊破之。（〔集覽〕先零羌注見宣帝元康四年。）

○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六月。諸將擊破之。述使盜殺監護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之。

公孫述以王元爲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辯，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歙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集覽】（河池，秦隴西郡地。漢武置武都郡，其屬有河池縣。隋置河池郡，唐改爲鳳州，河池縣隸焉，在利州西路。下辯注見獻帝建安二十二年。未殊，謂命未殊絕。虎牙，謂虎牙將軍蓋延。巨卿，蓋延字。骨鯁注見漢平帝二年。縞素注見秦莊襄王三年。）【質實】（一統志云：河池，漢之縣名，屬武都郡，晉陷於氐羌，後魏置廣化縣，隋初以縣屬鳳州，仁壽初復名河池縣，唐因之。元於此置南鳳州，至元初改爲徽州，以河池及永寧縣省入鞏昌。 國朝因之，屬鞏昌府。）

帝自將征蜀。秋七月，次長安。【考證】（征，當作伐。○謹按：公孫述據蜀，固未嘗臣於光武。凡例曰：用兵若非其臣子，曰伐，曰攻，曰擊，故當曰伐蜀。）○岑彭及將軍臧宮大破蜀兵，延岑走，王元以其衆降。

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軍至平陽鄉，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集覽】（資中，漢犍爲郡資中縣地，西魏置資州，後周移資州於資中長城。隋置資陽郡，唐改資州，宋因之。涪水闕名，在龍州，距城一里，水出廣漢郡剛氐道徼外，南入于漢。都江即成都江也，在益州成都縣。括地志云：郫江一名成都江，一名市橋江，一名中日江，一名內江，西北自新繁縣界流來。武陽縣屬犍爲郡。廣都縣屬益州，今成都府縣，去府東七十里。沅水，沅音元，水在武陵郡臨沅縣南。酈道元水經云：沅本作流水，在廣漢郡，入涪，或作沅，非是。應劭曰：沅水出牂牁郡且蘭縣，入于江，大武陵界，分爲五谿。而引，引進也。）【質實】（一統志云：廣漢，縣名，注見建武六年。資中，漢之縣名，屬犍爲郡，後周改盤石縣，徙資州治此。梁置資中郡，隋初廢郡，後改州爲資陽郡，唐改郡爲資州，天寶初復爲郡，乾元初又爲州，宋屬潼川府，元省入簡州，後復置。 國朝改州爲資縣，屬成都府。涪水在綿州治東南，源自龍州，下流入潼川界。郫江在成都府西四里，本宜造故又名枌江。武陽，秦之縣名，屬蜀郡，漢屬犍爲郡，王莽改曰戢成，東漢仍曰武陽，晉爲犍爲郡治，梁改靈石縣，西魏改縣曰隆山，置江州，後周省州，置隆山郡，隋初郡廢，以縣屬陵州，唐因之。先天初改彭山縣，屬眉州，宋元仍舊。 國朝併入眉縣，屬眉州。廣都，漢之縣名，屬蜀郡，晉置寧蜀郡，後周郡廢，隋初改爲雙流縣，取蜀都賦帶二江之雙流爲名，唐復析置廣都縣，宋仍舊，元省廣都入焉。 國朝因之，仍屬成都府。沅水在潼川州射洪縣東南八十里。）

帝還宮。○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大將軍舞陰侯岑彭。

冬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被害，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爲立廟祠之。【質實】（一統志云：舞陰，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東漢因臨舞縣，及置舞城郡，隋廢郡，以縣屬顯州，唐始改泌陽縣，乾元初屬唐州，五代梁初嘗以泌州徙治此，宋金皆屬唐州，元初因之，後省。 國朝復置，改屬南陽府。邛穀王任貴，一統志考索歷代郡州府縣，俱無覽爲邛穀者，獨漢武時任貴爲越嶲郡太守，建武中封爲邛穀王，未知是否，俟知者續之。）【書法】（於是再書述遣盜殺，述之所以當梟者，下凡綱目書使盜殺二，公孫述二，來歙一。）

馬成等破河池，平武都，遂與馬援擊破先零羌。

丙申

先零諸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歙與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徙降羌致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集覽〕浩亹注見宣帝神爵元年〔金城〕注見武帝元狩二年破羌縣名屬金城湟中注見宣帝元康四年塢部營名部落也部落在城外也〔塢候〕許慎說文塢本作隖小障也可望日候守彊吏也〔氐羌〕風俗通曰氐本西南夷種羌本西方牧羊人地理志武都有白馬氐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氐或號白氐續漢書云羌本三苗姜姓之別當今河關之西南羌是〔質實〕一統志云破羌漢之縣名屬金城郡東漢置西平郡晉末爲禿髮烏孤所據後魏置鄯州後周置樂都郡隋初郡廢還鄯州大業初廢州置西平郡唐因之治湟水縣上元閒沒於吐蕃宋崇寧復置鄯州尋改西寧州元爲亦集乃路國朝改置西寧衛屬陝西行都司

以郭伋爲并州牧。

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集覽〕郭伋姓名字細侯〔質實〕〔并州〕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

十二年，春正月，吳漢大破蜀兵，遂拔廣都。

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遂圍武陽述遣子婿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腹心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集覽〕魚涪津[illegible]名曰魚涪在犍爲郡南安縣北臨大江[illegible]〔質實〕一統志云魚涪津在眉州彭山縣東北二里武陽縣名注見建武十一年犍爲漢之郡名治僰道縣在古之僰國也漢徙治武陽縣南齊復爲犍爲郡治梁武帝立戎州又置六同郡於南廣縣隋初廢六同郡而存戎州大業初改州爲犍爲郡唐武德初復爲戎州移治南溪貞觀初復移治僰道天寶初改州爲南溪郡乾元初復爲戎州宋初州治宜賓政和間改爲敘州取西戎即敘之義元陞敘州路以敘南等處宣撫司治此國朝改爲敘州府隸四川道〔廣都〕縣名注見建武十一年。

秋七月，將軍馮駿拔江州，獲田戎。○吳漢進攻成都。九月，入其郛，臧宮拔綿竹，引兵與漢會。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郛中臧宮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郪與吳漢會於成都〔集覽〕[illegible]義執金吾注見武帝太初元年又崔豹古今注云金吾[illegible]帝[illegible]漢[illegible]金吾亦棒名以銅爲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illegible]郡守縣長[illegible]皆以木爲金吾用以[illegible]車[illegible]如[illegible]轉陟兗反[illegible]相戰闕也饗[illegible]反秣[illegible]反食馬[illegible]林[illegible]今[illegible]言[illegible]闕之也[illegible]名屬廣漢[illegible]今[illegible]郪[illegible]漢[illegible]竹[illegible]縣名也繁符袁反今成都[illegible]郫縣[illegible]古郫城也今成都郫縣是〔正誤〕出兵綴公今[illegible]掇綴猶羈絆也〔質實〕一統志云綿竹縣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涪城漢之縣名屬廣漢郡東漢以後因之後周改爲安城縣隋復爲涪城縣元併入郪縣故城在潼川州西北六十里繁漢之縣名屬蜀郡以繁江爲名蜀漢改爲新繁縣晉宋齊復爲繁縣後周仍改新繁隋省入成都縣唐初復置宋元仍舊本

劉因之屬成都府〔郫〕古邑名爲蜀王杜宇所都秦始置郫縣隷蜀郡漢以後並因之隋大業初縣省尋復置唐因之垂拱初析成都置犀浦縣宋省犀浦入焉元仍舊　本朝因之屬成都府。

大司空通罷。

通欲避權乞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印綬以特進奉朝請〔集覽〕以特進奉朝請特進見成帝鴻嘉元年奉朝請古者諸侯朝請之禮也春曰朝秋曰請漢官儀注及杜佑通典曰奉朝請本不爲官無員漢東京罷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

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

蜀地悉平。

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擊破吳漢軍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張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至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胷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述徵廣漢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爲太常張隆爲光祿勳譙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皆悅莫不歸心焉。〔集覽〕調音弔選也嘗更吏職嘗爲吏歷職主吏事〔功業〕功者咸驅勞爲也業謂李業〔賻贈〕公羊傳隱元年貨財曰賻何休注云賻音附助也疏云案既夕禮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鄭注云各主於所知也又賻錢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後〕之哉我死遲於王皓矣〔青盲〕眼科龍木總論曰高風雀目內障肝風目暗內障後皆變爲青盲〔中牢〕注見昭帝元鳳元年〔質實〕蜀郡注見後主延興三年〔張堪〕南陽宛人〔宛〕漢縣名注見建武六年〔巴郡〕注見獻帝建安十四年〔合浦〕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參狼羌寇武都馬援擊破之。

是歲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讎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集覽〕〔參狼羌〕參狼武都西羌種名也參所今反黠吏不從令黠下八反獸黠也未傳有黠羌欲旅距注黠郎下從觀號狄道長狄道縣之令長也狄道注見高皇后六年寺舍官舍謂之寺〔質實〕武都郡名注見獻帝二十四年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留法。〔質實〕逗留注見宣帝本始三年。

〔發明〕逗撓不進則法有逗留之罪然兵有利鈍事有緩急要在隨機應變可也光武當四海未定之後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留法不獨知用兵之要亦足見不貪功之意宜乎綱目詳書以美之也

○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邊遣將軍杜茂將兵築亭障以備之。

茂治飛狐道築亭障修烽燧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終不能克。〔集覽〕飛狐注見漢王劉邦三年

丙丁

蜚狐亭障。顔角曰：亭，望敵之所也。障，山中小城也。顔師古曰：漢制，每塞上要險處別築爲城，因置吏士而爲障蔽以扞寇，謂之候城。此即障也。

【書法】盧芳前書入塞而已，此其書寇何？引狄亂華，則足以寇之矣。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爲冀州牧。

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詔而行，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融既至，詣城門上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牧。又以梁統爲太中大夫，姑臧長孔奮爲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爲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檢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絜，爲衆人所笑，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集覽】姑臧，縣名，在河西，屬武威郡。括地志云：姑臧在羌胡中最爲富饒。檢操，本傳作節操。【質實】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梁統，安定烏氏人。姑臧，縣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六年。孔奮，扶風茂陵人。

雍奴侯寇恂卒。【質實】一統志云：雍奴，漢之縣名，屬漁陽郡。晉屬燕國，隋屬涿郡，唐屬幽州。天寶初改爲武清縣。五代、宋、遼、金皆因之。元初屬大興府，尋割隸漷州。國朝改屬通州，仍隸順天府。

十三年春正月，大司徒霸卒。○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

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帝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中東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中東門候爲參封尉。【集覽】太官，注見武帝元狩四年。馬駕鼓車，七翻解云：馬在轅中曰騑。大子車駕出，後有黃門鼓車。案：鼓車，載鼓之車也。鹵簿中有記里鼓車。上東門候。[illegible]雒陽城十二門，按十二支，每一方三門。李尤銘之曰：上東少陽，厥位在寅。上東者，寅方門也。每門候一人，秩六百石，屬城門校尉，司啓閉出入。郅惲其姓名。郅之日反。惲於粉反。中東門，銘曰：中東門仲，月位當卯。中東者，卯方門也。參封尉，參封縣名，屬琅邪郡，音去聲。【質實】郅惲，汝南西平人。

【書法】言大革食也。後此和帝有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之書，安帝有詔省薦新物二十三種之書。帝啓

之也。與書詔檢校進食使者異矣。唐玄宗天寶九載。綱目書禁選貢獻十有四，而禁異味者四。是年、和帝永元十五年、安帝永初六年、辛亥年間。

【發明】自古人君莫不勤苦於多事之時，而宴安於無事之日。于時隴蜀既平，四海寧一，以積年闘闢兵息之勞，至是亦可自安少享，下詔之初，而乃申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則帝之兢兢畏謹，罔敢自滿之意，實如何哉。書之于冊，可以爲人君者得少安即肆者怠者之戒矣。

盧芳奔匈奴。

盧芳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來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詣闕降。詔拜昱五原太守，封鐫胡侯。【集覽】鐫之也，斫以爲號。【質實】雲中，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九原，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八年五原。

詔諸王皆降爲公侯。

宗廟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詔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降爵爲侯，趙王良爲趙公，太原王章爲齊公，魯王興爲魯公。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

【發明】王者，有天下之號，非人臣所得稱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有諸王並封之理。自戰國諸侯僭號交稱，逮秦人以皇帝自號，由漢以來，遂以王爵而封臣子，可謂失之甚矣。光武詔諸王皆降爲公侯，深合古典，惜乎不能終守此制爾。大書于禮，亦是爲後世封爵臣子者之法也。

以殷紹嘉公孔安爲宋公，承休公姬常爲衛公。【質實】承休，縣名，注見元帝初元五年。○以韓歆爲大司徒。【質實】韓歆，南陽人。○夏四月，吳漢軍還，大饗將士，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詔過家上冢，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爲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侯；賈復爲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殁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

戊戌

兵。鄧禹○帝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祜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遍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illegible]鄧禹、賈復、寇恂、朱祜、祭遵、卓茂之徒，皆公輔之器，宜參宰相，平章大論，乃一切待以功臣，不復任以事，[illegible]有[illegible]欲自陳耶。）

【集覽】高密，注見漢[illegible]州。後改固始，今屬光州。[illegible]東，注見漢[illegible]元年。更封，又[illegible]更改也。又[illegible]之多，[illegible]本之有封也。又廣學，注見景帝二年。乃[illegible]賈復傳作[illegible]與鄧禹并[illegible]，注[illegible]之[illegible]吏事責三公。太尉公掌四方兵事，司徒公掌人民，[illegible]司空公掌水土。[illegible]【質實】汝南郡，晉為汝陰郡，梁改[illegible]邑，後[illegible]。蔡縣，北齊復名固始，置[illegible]州，置新蔡郡，後周改置[illegible]州，隋初[illegible]郡，[illegible]以[illegible]弋陽郡，唐屬光州，宋以殷城縣名，入元仍舊。本朝因之，屬汝寧府。

以竇融為大司空。

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況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帝不許，[illegible]勿得復言。

五月，匈奴寇河東。【質實】河東，郡名，注見獻帝建安七年。

十四年，莎車、鄯善遣使奉獻，請置都護，不許。【考異】提要漏「置」字。

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質實】莎車，國名，注見宣帝元康二年。鄯善，國名，注同上年。

太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不報。【考異】提要「律」下有「令」字。

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後

己亥

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刑罰在衷，無取於輕。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至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詳除苛政，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統復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集覽】輕殊死刑[illegible]身首離絕[illegible]也[illegible]中通[illegible]不厭民心[illegible]【正誤】[illegible]只作入。今[illegible]人

【發明】帝有詔[illegible]言路[illegible]更定律不報[illegible]善守舊章也。春秋之法[illegible]忠不驗[illegible]

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歆，歸田里。歆自殺。

韓歆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眾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司馬公曰：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懼弗得。惜乎，以光武之明，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集覽】以成禮葬之：成禮，具禮也。言不以其命而降其禮。

【發明】韓歆之死，光武有愧色，已論之矣。今觀綱目書免，書[illegible]自殺，而不書其罪，則歆不得其死為可知矣。以上公之尊，無罪見責，而以直諫死，則仕於下僚、出於草茅者，不可以有言矣。此君子所以深為光武惜也。

有星孛于昴。○以歐陽歙為大司徒。【質實】歐陽歙，樂安千乘人。○二

月，徙邊郡吏民避匈奴。

匈奴寇鈔日盛，州郡不能禁。二月，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部數千人。〔集覽〕寇鈔，寇群行攻劫也。鈔，掠取也。居庸、常山關，居庸關注見唐武宗會昌元年。常山關在常山郡。地道記云：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自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常山岌，號飛狐口，所謂常山關也。

夏四月，追謚兄縯爲齊武公。

帝感縯功業不就，撫育二子章、興，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緱氏令。其後章遷梁郡太守，興遷弘農太守。〔集覽〕平陰，括地志云：今鄭州河陰縣，本漢平陰故地，在洛州洛陽縣東北。緱氏注見武帝元鼎六年。〔質實〕一統志云：平陰，秦之縣名，在廣武山。漢後治河山下，改爲河陰縣，晉屬河南郡。唐又徙治河陰之東，梁日屬河南府，宋以汜水縣省入之，金屬鄭州，元移治廣武山之大峪口，本朝因之，改屬開封府。梁郡注見景帝三年梁國。弘農，郡名，注見周顯王四十六年陝。

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爲詐巧，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幷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集覽〕羸弱，謂貧民下戶。陳留吏牘上有書，陳留郡奏事之吏也。奏劄曰牘。書字也。不可問，謂此二郡多有近臣近親，不可得而問也。帝詰吏由，光武詰問吏因由。抵言，託辭也。相方耳，方比也。阿枉，阿諛枉曲也。

冬十一月，大司徒歆有罪，下獄死。

歆坐前爲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罪千萬，下獄。歆世授尚書，八世爲博士，諸生守闕爲歆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求代歆死，帝竟不赦，歆死獄中。〔集覽〕守闕，守去聲，[illegible]也。自髡剔，自爲刑人狀，以示必獲罪也。大人曰髡，小兒曰鬀，盡及身毛曰剔。〔正誤〕守闕，今按守不讀去聲，辨見前第五卷。

以戴涉爲大司徒。○盧芳復入居高柳。

〔質實〕高柳，縣名，注見建武九年。

○遣馬成繕治障塞，以張堪爲漁陽太守。

驃騎大將軍杜茂坐使軍吏殺人，免。使揚武將軍馬成代茂，繕治障塞，十里一堠，以備匈奴。使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

庚子

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

交阯麊泠縣雒將女子徵側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徵側忿怨，與其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爲王，都麊泠。交阯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集覽〕麊泠，縣名，字或作麋泠，音麋零。雒將女子徵側，雒將，[illegible]名，其女子名徵側，嫁爲朱鳶人詩索妻。蠻俚，南蠻種名。

三月晦，日食。○秋九月，河南尹及諸郡守十餘人皆有罪，下獄死。

皆坐度田不實。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上大笑。

群盜起。冬十月，詔許相斬除罪，遂皆解散。

郡國群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及棄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賦，給與也。受稟，注見文帝十一年稟食。〔集覽〕逗留，漢法，軍行逗留畏懦者斬。顏師古曰：[illegible]

〔書法〕書盜之[illegible]

盧芳降，立以爲代王。

辛丑

（盧芳與閔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爲代王。堪爲代相。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初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降。既而芳以自歸爲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耻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芳入朝。南及昌平。有詔止。令更朝明歲。【集覽】昌平。漢上谷郡軍都縣。莽改昌平縣。唐改燕平。石晉仍爲昌平。今屬大興府。更朝。更改朝見之期。【質實】一統志云。昌平。漢之縣名。屬上谷郡。東漢爲廣陽郡。晉屬燕國。後魏屬昌平郡。後周廢之。唐復置昌平縣。五代晉改爲燕平縣。石晉復爲昌平縣。遼金元仍舊。本朝改爲順天府。）

復行五銖錢。

（馬援奏宜如舊鑄五銖錢。上從之。天下賴其便。【書法】自元鼎元年書鑄五銖。更莽困變。帝至是始復行之。自是至于靈帝無改焉。則以五銖得輕重之中故也。）

十七年。春正月。以趙憙爲平原太守。

（初。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憙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爲請者數十。憙終不聽。趙孝公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良無復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貰出子春。遷憙爲平原太守。【集覽】懷縣。注見周威烈王六年。【質實】趙憙。南陽宛人。平原。郡名。注見建武五年。）

二月。晦。日食。○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

（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郅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集覽】[illegible]能得之[illegible]則解云。交且不能[illegible]恕己量主。[illegible]其意於君[illegible]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illegible]解云。光武自謂惲知我廢后無所偏徇而輕視天下也。此帝自諭辭。【正誤】恕己[illegible]今按。謂能推己之心以度人也。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今按此謂必不偏愛而動搖國本也。太子彊乃郭后所生。恐后既廢。并及太子。）

壬寅

（【書法】綱目書廢后多矣。未有並書立后者。並書陰氏。著郭氏所以廢也。是故有陰氏而後郭氏廢。是年有郁久閭氏而後乙弗氏廢。[illegible]年有武氏而後王氏廢。永徽六年。綱目皆聯書之。所以志禍本也。綱目中書廢立后三而已。）

進右馮翊公輔爲中山王。

（【考異】提要作沛王。後無從中山王輔爲沛王八字。）○

帝如章陵。

（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集覽】款曲。顏師古曰。周旋貌。【質實】章陵。縣名。注見新莽地皇三年。）

十二月。還宮。○以莎車王賢爲漢大將軍。

（是歲。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悉服屬焉。【質實】莎車。國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敦煌。郡名。注見唐莊宗同光二年。【書法】西域之不安。自此始。被讓者之。）

以馬援爲伏波將軍。討交阯。

（【考異】討當作擊。據下文徵側貳書斬。則此不當書討也。）

（徵側等寇亂連年。詔長沙合浦交阯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儲糧穀。拜馬援爲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南擊交阯。【質實】伏波。前漢路博德爲伏波將軍。交阯。見武帝元鼎[illegible]年。扶樂。縣名。[illegible]）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反。遣吳漢等討之。○三月。帝如河東。祠后土。○馬援與徵側徵貳戰。大破之。

（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追至禁谿。賊遂散走。【集覽】隨山刊道。禹貢。隨山刊木。蔡氏傳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質實】一統志云。浪泊在安南交州府東關縣。一名西）

調。馬援既下交阯。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嘆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為郡縣吏。守墳墓。使鄉里稱為善人。足矣。至求贏餘。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念少游語。何可得也。

夏四月。帝還宮。○五月。旱。○盧芳復反。奔匈奴。

芳自昌平還。內自疑懼。遂復反。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出塞。芳留匈奴中。病死。【質實】昌平。縣名。注見建武十六年。

秋七月。吳漢拔成都。誅史歆。○罷州牧。置刺史。

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為中宗。始祠元帝以上於太廟。成帝以下於長安。徙四親廟於章陵。

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舂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胡氏〕曰。王莽篡時。漢祚既絕。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固親非與哀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不可者。一聞純等建議。翕然從之。章陵四親廟。後有[illegible]思之號。不關於當年。失禮之議。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宜哀遷東谷廟。而禮所裁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遷廟不守哉。【集覽】事大宗。注見成帝綏和元年。昭穆。鄭玄曰。父為昭。南面。子為穆。北面。[illegible]以照下。穆以順上為義。【質實】張純。京兆杜陵人。

馬援斬徵側徵貳。

援進擊餘黨都陽等。降之。嶠南悉平。援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集覽】嶠南。嶠。渠廟反。嶺也。爾雅。山銳而高曰嶠。廣州記曰。馬援到交阯。於[illegible]南立銅柱。為漢之極界。駱越。注見文帝元年。

妖賊單臣等據原武。夏四月。臧宮破斬之。【考異】據永初三年。書海賊張伯路。四年。書青州刺史法雄討張伯路。熹平元年。書會稽妖賊許生。三年。書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斬之。則此條破字。當作討。

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帝遣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撤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集覽】單臣。姓名。傅鎮。姓可單氏。後改單氏。音多寒反。又常演反。原武。本鄭州縣。今屬開封府。[illegible]挺。猶寬也。一統志云。原武。漢之縣名。[illegible]音大頂反。【質實】[illegible]隋置原陵縣。唐改為原武縣。屬鄭州。宋省入陽武縣。後復置。金元改屬鄭州。國朝因之。屬開封府。

六月。廢皇太子彊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考異】皇字羨。據景帝七年。書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建初七年。書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皆無皇字。

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封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袁宏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後世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胡氏〕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也。借如立貴者。彊非后子乎。蓋不得於義。故不得於言。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則是得失之分。不待辨而自明矣。○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後帝欲以興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盛德。不可苟冒。帝遂聽之。以沛國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又詔諸儒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帝使左中郎將鍾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

辭不受。【集覽】遲回。注見靈帝建寧元年。春秋之義立子以貴。公羊傳。隱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也。娣姪。注見成帝建始二年。重久違之。重猶言難也。鮮于裒。鮮于複姓。裒名也。鮮音僊。裒音抔。不相好。好去聲。素不與之交好。以禮讓相厭。禮謂禮儀。讓謂謙遜。厭益涉反。服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雅歌】擊磬。雅歌。注見九年。磬樂石也。今大成樂中石磬是。

【正誤】以禮讓相厭。今按厭服也。【質實】鍾興。汝南汝陽人。丁恭。山陽東緡人。

【書法】於是太子意不自安。願備藩國。則何以直書廢后廢矣。太子欲不廢得乎。書曰廢太子。所以深探其情也。

【發明】書廢后廢太子皆不書其故。是帝無故廢之也。然太子之廢。非帝本心。特以其懇請不已。故從之爾。綱目何不以太子彊請就藩國書之。要之郭后既廢。而陰后有子。太子彊意不自安。其所以使之不自安者甚矣。使彊不自致其請。亦豈能久於其位哉。直書曰廢皇太子。則其搖動國本。廢嫡立庶。貽譏不善。其失者自見矣。惜哉。

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

陳留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集覽】數主之失。數計其失而一一責之。格殺。不用器械而自手殺之。彊項。彊其良反。言不低屈也。

【書法】賜錢不書。書董宣何。交美之也。曷爲美之。宣不畏彊禦。帝不私其親而容之。非徒容之。又賞賜焉。可謂交盡其善矣。終綱目書賜錢一而已。

秋九月。帝如南頓。賜復二歲。

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集覽】汝南。豫州屬郡。本秦三川郡。漢爲汝南郡。宋爲蔡州。今改汝寧府。【南頓】本汝南郡屬縣。古頓子國也。頓迫於陳。其後南徙。因名南頓。[illegible]賜復。賜與復除。令勿輸租賦也。復音福。【質實】汝南。一統志云。汝南春秋沈蔡二國地。秦屬潁川郡。漢初爲汝南國。後置汝南郡。劉宋立司州。尋其城曰懸瓠。後魏改爲豫州。東魏置行臺。後周置總管府。後改舒州。尋復曰豫州。又改爲豫州。後改蔡州汝南郡。[illegible]大業初廢州。復爲汝南郡。治汝陽縣。唐初爲豫州。天寶初改汝南郡。乾元初復爲豫州。寶應初仍改蔡州。宋爲淮康軍節度使。金改鎮南軍。元爲蔡州。後陞爲汝寧府。國朝因之。屬河南道。

二十年。春二月。還宮。○夏四月。大司徒涉下獄死。大司空融坐免。

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帝以三公連職。策免竇融。

【發明】戴涉之死。不書其罪。豈濫殺耶。下書大司空融坐免。曰坐。則知涉實有罪。而融連坐之矣。此以一字見義也。

五月。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卒。

【質實】一統志云。廣平漢之縣名。屬廣平國。東漢屬鉅鹿郡。曹魏於縣置廣平郡。北齊以曲梁縣省入。隋置武安郡。唐屬魏州。宋屬洺州。金以魏縣併爲廣平縣。元仍舊。本朝因之。爲廣平府。

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

（則引道。初無齊嚴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集覽】彊力。彊大有力。吳公差彊人意。謂吳漢甚起發人意思。無齊嚴之日。治行。今日辦嚴。今曰無辦嚴。有素備也。斤斤謹質。斤音靳。爾雅。斤斤察也。李巡曰。精詳之察。孫炎曰。重慎之察。詩執競篇。斤斤其明。）

匈奴寇上黨天水。扶風。（【質實】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天水。郡名。注見建武元年。扶風。郡名。注見周顯王八年斄縣。）○六月。以蔡茂爲大司徒。朱浮爲大司空。

（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之廢。稱疾不朝。帝彊起之。欲以爲司徒。湛辭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而用茂浮。【質實】蔡茂。河內懷人。朱浮。沛國蕭縣人。）

徙中山王輔爲沛王。

（【書法】東漢封子不悉書。其徙封亦不書。書此何以書。輔。廢后子也。后雖廢。而帝之加恩其子猶若此。以進爲中山王書。徙爲沛王書。子存厚也。下書以郭況爲大鴻臚義同。）

○以郭況爲大鴻臚。

（帝數幸況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爲金穴。【質實】郭況。真定槀人。郭后之弟。）

冬。十二月。遣馬援屯襄國。

（馬援自交阯還。平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再寇天水。扶風。上黨。援自請擊。帝許之。使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集覽】襄國。注見漢王劉邦元年。祖道。注見武帝征和三年。【質實】平陵。縣名。注見成帝元延元年。梁松。安定烏氏人。竇固。平陵人。融之從子。）

乙巳

二十一年。春正月。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入寇。

（代郡以東。尤被烏桓之害。其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到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邊

丙午

陲蕭條。無復人迹。秋八月。帝遣馬援與謁者。分築堡塞。稍興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烏桓居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彊富。援將三千騎擊之。無功而還。【集覽】五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此河西五郡。邊陲。陲與垂通。邊也。堡塞。堡。小城也。塞。先代反。風俗通曰。塞者塞也。塞夷狄也。秦築長城。土皆紫色。因曰紫塞。白山。郭義恭廣志。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一名雪山。括地志云。山在伊州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一名祈羅漫山。地理志。伊州在敦煌大磧外。索隱曰。白山。亦名天山。一名祁連山。蓋匈奴呼天爲祁連也。又祁連。注見武帝元朔三年。）

（【書法】鮮卑始見綱目。）

鮮卑寇遼東。太守祭肜擊走之。

（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肜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肜。不敢復闚塞。【質實】祭肜。潁川潁陽人。遵之從弟也。）

冬。匈奴寇上谷中山。（【質實】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

（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至。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集覽】莎車。注見武帝元鼎二年。車師前王。[illegible]焉耆。注見新莽始建國[illegible]見留句絕。見音形甸反。【質實】敦煌。郡名。注見唐莊宗同光二年。[illegible]名。注見建武八年。）

二十二年。春閏正月。帝如長安。祠高廟。上陵。○二月。還宮。○夏五月。晦。日食。○秋九月。地震。○冬。大司空浮免。以杜林爲大司空。○以劉昆爲光祿勳。

（劉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爲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

（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集覽】江陵注見漢王劉邦元年。光祿勳，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漢武更名光祿勳。贊曰：主郎內諸官，故曰郎中令。應劭曰：光，明；祿，爵；勳，功也。顏師古曰：勳，猶閽也，主宮殿門戶之職。顧命書諸策，回視曰顧，竹簡曰策。回顧史官，令寫入史策。【質實】劉昆，陳留東昏人。弘農郡名，詳注見獻帝興平二年。）

青州蝗。○匈奴單于輿死，子蒲奴立，求和親，許之。

（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書法】書求，又切於書請者矣。書求和親始此。終綱目書求和親三，求昏二，請和親四，請昏一，及和親一。詳文帝六年。）

詔罷邊郡亭候，招降烏桓。

（【質實】烏桓，東胡國名。注見宣帝本始三年。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集覽】幕南注見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沙漠、亭候注見建武十二年亭燧。）

西域復請都護，不許，遂附於匈奴。

（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然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集覽】龜茲丁句絕。龜茲，西域小國，在大宛國西，大月國東。孫炎示見綱目前書，龜音丘，茲音慈。今龜音句丘反，茲音

沮淮反，蓋急言耳。章懷說兼從西國來并從親也。過秦論曰：合從締交。注：從與縱同。此言兼從西國，謂與西域諸國兼并合從也。河曲：河西九曲，本西戎地，在河關縣西。公羊傳曰：河千里而一曲。案曲，言其隈地也。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王庭注見武帝元狩四年。龍堆，至東曰白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樓蘭土所居地。北嶺注見武帝元狩二年。身熱頭痛懸度之阸：顏師古曰：罽賓國也，西域有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過之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也。懸度注見成帝河平四年。旃罽：罽與罽同，通作罽，西胡毳布織毛為之。置質：此質如字。大禹之序西戎：書禹貢西戎即敘。注：西方戎落，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周公之讓白雉：越裳氏獻白雉，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謙讓而歸之成王，稱先王神致，薦于宗廟。太宗之卻走馬：太宗，文帝也。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正誤】置質，今按：質謂質子也，音致。【質實】一統志云：白龍堆在陝西行都司故敦煌郡正西關外，白龍堆沙是也。【書法】先是兩書請都護，不許矣。於是三書，其言何嘗自治也。帝亦可謂有定見矣。【發明】前書請都護不許，今書復請都護不許，則帝不勤遠略、務內不務外之意，較然見矣。漢業鼎安宜哉。）

丁未

二十三年，夏五月，大司徒茂卒。○秋八月，大司空林卒。○以王況為大司徒。

（【集覽】王況，姓名。王音旺。況，許放反。字從水，或從冫，誤也。章懷曰：王況，字文伯，京兆人。）

○冬十月，以張純為大司空。

（【質實】張純，杜陵人，張湯子安世玄孫也。）

○武陵蠻反，遣將軍劉尚擊之，敗沒。

（尚泝沅水，入武谿擊之。尚輕敵深入，蠻乘險邀之，尚一軍悉沒。【集覽】武谿，武陵縣西三十里有武山，山下有谿，谿名武谿。武谿一名從勝界。【質實】一統志云：沅水在常德府城南，上自辰州府界流入桃源縣境，經此東流至龍陽縣北，入洞庭湖。武谿，武陵谿也，在常德府城西三十里，源出武山，入沅水。）

鬲侯朱祜卒。

（【質實】一統志云：鬲，漢之縣名，屬平原郡。東漢宋省入平昌縣。故城在濟南府德州城東一百六十里。）

祐爲人質直，尚儒學，爲將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集覽〕首級：案秦法，以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爲級。

〔書法〕建武功臣多矣，書卒者十二人，皆顯功者也。祐無顯功，則何以書？祐爲將多受降，不存首級之功，蓋賢將也，故特書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爲南單于，欵塞內附。

初，匈奴單于輿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爲左賢王，左賢王卽當爲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爲右薁鞬日逐王，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斂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illegible]扞禦北虜。帝下公卿議，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illegible]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illegible]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於是分爲南北匈奴。〔集覽〕右谷蠡王：[illegible]右也。[illegible]日逐王[illegible]右薁鞬[illegible]骨都侯，匈奴官。[illegible]漸將王，比之弟也。[illegible]見宣帝甘露[illegible]年。

秋七月，遣馬援征武陵蠻。〔考異〕按征伐，師用兵於臣子之叛亂者曰征，曰討；於夷狄曰伐，曰攻，曰擊。按前年書武陵蠻反，遣將軍劉尚擊之，則此誤作征。

武陵蠻寇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

調，介介獨惡是耳。〔集覽〕武陵：禹貢荊州之域，秦爲黔中郡，光武改名武陵郡，今常德府是。臨沅，縣名，屬武陵，以南臨沅水，故名焉，今常德府元江縣是。〔矍〕是翁：矍鑠，輕健貌。東觀記曰：嘆哉是翁。注：許縛反。〔五溪〕酈道元水經注：沅水出牂牁郡且蘭縣，至武陵界分五溪。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皆槃瓠子孫所居，謂之五溪蠻也。漢書注：五溪今在辰州。〔年迫日索〕道也。索，盡也。謂歲月老也。畏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可畏也。明年果爲梁松所[illegible]。[illegible]本作或在左右，或與從事。[illegible]謂親也。〔質實〕一統志云：武陵，漢之郡名，治索縣，[illegible]改爲[illegible]，東漢復爲武陵郡，治臨沅縣。三國時屬吳，[illegible]，梁改爲沅州，隋改爲朗州，唐初因之，後改爲武陵郡，宋初改爲鼎州，後陞常德府。元改爲常德路，[illegible]常德府，隸湖廣。臨沅，漢之縣，名爲武陵郡治。[illegible]南臨沅水，故名。晉因之，晉初改爲武陵縣，屬朗州，後改[illegible]武陵縣，屬朗州。宋爲常德府治，元爲常德路治，明[illegible]常德府。〔五溪〕在辰州府[illegible]溪縣西，武山下。酈道元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illegible]槃瓠子孫所居，謂之五溪蠻也。

冬十月，匈奴南單于遣使入貢。

南單于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質實〕朗陵：[illegible]十五年[illegible]鄭人。

二十五年，春正月，貊人、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祭肜招降之。肜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種，駱驛款塞。肜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卽擊匈奴，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肜爲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信，故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集覽〕〔徼外〕徼，吉弔反，境也。[illegible]曰：謂以木石木爲界。[illegible]古曰：南之徼，猶東北之塞也。貊，注見新莽始建國四年。[illegible]偏何，大都護名。駱驛，[illegible]往來不絕曰駱驛，字通作絡繹。鮮卑[illegible]東胡種，漢初匈奴冒頓滅東胡，其餘衆保鮮卑山、烏桓山，遂爲二族。〔質實〕[illegible]注見[illegible]武[illegible]。

南單于擊北單于，破之，來請使者監護。〔考異〕[illegible]

單于作北匈奴。

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郤地千餘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

三月晦日食○夏新息侯馬援卒于軍詔收其印綬

馬援軍至臨鄉擊破蠻兵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也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述爲零陵太守松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畤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疫疾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是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昔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與嚴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雲陽令朱勃詣闕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間者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帝意稍解

胡氏曰梁松坐馬援書叩頭流血帝所親見也而使之乘驛責援代監其軍援請從壺頭舒請從充道兩事俱上帝從援策寧復聽舒咎援失利讒諂之言又自松出帝平日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乃於此舉遽失事宜得非春秋傳高智有所困耶不然何其知援而不保令終其爲君從之累豈小小哉

【集覽】【臨鄉】七制注臨鄉鄉名屬武陵縣【父友】松之父名統【下雋】注見晉惠帝太安二年【壺頭】山名也山在石門高數十丈其上名曰天門在辰州沅陵縣東山邊有石窟即馬援所穿室以避炎氣者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海方壺山相似神仙多所遊集因名壺頭方輿記曰山形似壺因以名山【從充】充縣名屬武陵郡後省者也【好畤】時音止好畤縣名屬右扶風耿弇所封邑也今京兆府乾州奉天縣【怫鬱行死】怫鬱蘊積也行死猶言將死也武帝樂府曰中心何怫鬱【薏苡】音意以藥名本草薏苡仁主筋急拘攣久服輕身延年【文犀】犀南徼外牛也似水牛豬頭一角一在頂一在鼻文犀謂通天犀角上白縷直上至端【妻孥】孥子也通作帑記中庸注古者謂子孫曰帑【與嚴草索相連】嚴援之兄子名宗者也相連謂與嚴以草索相者令人爲帶索相連以表服罪所謂行者是也【近聞者】猶言近聞也【以厭海內之望】正誤以厭海內之望本按厭賢厭益涉反伏也恐也又作厭也【質實】一統志云山都古之縣名屬南陽郡漢因之東漢爲侯國後廢之故城在襄陽府城南中廬鎮【龍述】京兆人【杜保】同上【零陵】郡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壺頭】山名在辰州府城東百三十里以山頭與東海方壺相似故名漢建武間武陵蠻反馬援等征之進營壺頭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穿山爲室以避炎氣今山邊有石窟即援所居室也【充】漢之縣名屬武陵郡晉廢之唐復置孝昌之故城在澧州府慈利縣西二百四十里【耿舒】茂陵人弇之弟【好畤】漢之縣名屬右扶風後周省之故城在西安府乾州城東七里【新息】縣名注見平帝元始四年【雲陽】漢之縣名屬左馮翊晉屬安定郡宋以後俱仍舊隋廢之故城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七十里

【書法】春秋書卒于師嘉死事也上書卒于軍下書收其印綬帝之失大矣特書詔議之終綱目書卒于軍八（建武九年）

【發明】君臣之交難矣哉馬援當雲擾之初擇君而事見世祖恢廓大度知其帝王有真因委質臣服帝亦推誠用之由是奮其智能建立事功爲中興名臣及其晚節乃不能自保況援此行正於未能成

功而已。非有敗軍殺將之罪。何爲怒之若此。綱目書援卒于軍。則見其沒於王事之實。書詔收印綬。則見其無罪可書之實。由是觀之。則如光武智如馬援。猶不保始終。況他人乎哉。

冬十月。監軍謁者宗均矯制告諭群蠻降之。

謁者宗均監援軍。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太半。蠻亦饑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均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群蠻遂平。均未至。先自就志云劾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質實】沅陵。本秦黔中郡地。名漢初爲長沙國。下雋縣地。後置沅陵縣。屬武陵郡。晉因之。陳爲沅陵郡。治隋辰州治此。唐宋元仍舊。本朝因之。爲辰州府治所。仍屬焉。

遼西烏桓內屬。置校尉以領之。

【書法】矯制雖有功。必書矯。綱目之旨。君臣之義而已矣。

是歲。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內屬。詔封烏桓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使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集覽】甯城。縣屬上谷郡。案上谷今保定路易州是。【質實】遼西烏桓。洋見獻帝建安十年。上谷郡名。洋見秦王政三年。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增百官俸。

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

初作壽陵。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胡氏曰。光武幸南陽。宗戚乞復十年。帝曰。天下至重。日復一日。敢望許久邪。及壽陵初作。即有迭興之念。此皆理所必至。而人所諱言者。明達如是。宜其永終天祿。享國久長也。【集覽】作壽陵。壽陵即原陵也。去洛陽十五里。帝生前豫作陵墓。故曰壽陵。案作壽陵。非禮也。家語曰。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椁。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孔子曰。既死而議諡。諡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爲之哉。陶人。陶瓦爲人之形也。塑泥以摶土爲之。長謂之。陂池。謂之澤川。塗正。俗曰。東觀記。光武作壽陵。曰。陵。陂池。案。陂池。宮苑。如坡隴。猶言墓道耳。言不須高作山陵。但令小墳起。陂隴然。裁得流潦水。過耳。今謂爲陂池。令得流水。此誤解也。【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丘。小山。隴。大阜也。謂異時易姓受命之後。庶使陵墓與丘隴之形。略無別。乞復。南陽復事在十九年。

【書法】皇帝即位。即起陵。蓋漢制也。是帝即位二十六年矣。始作壽陵。其陵節易。故特書初。美之

初。是後宜帝[illegible]光武作壽陵。明帝作壽陵。[illegible]後作者也。

立南單于庭。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

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

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考異】南上漏匈奴二字。

詔賜單于冠帶璽綬。車馬。金帛。甲兵。什器。又轉河東米糒。牛羊以贍給之。令中郎將將弛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賜單于及閼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萬匹。歲以爲常。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將弛刑。補治城郭。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給糧食。時城郭丘墟。埽地更爲。上乃悔前徙之。【集覽】[illegible]有投舍罪人。夫[illegible]太常之弛刑。即輸驅徙作者。

冬。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

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段郴及王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

辛亥

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集覽】亡虜薁鞬日逐：薁鞬日逐於二十四年附漢，故稱亡虜。

【質實】西河：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美稷：縣名，注見安帝永初二年。

二十七年，夏，大司徒況卒。○五月，詔三公去大名，改司馬曰太尉。○以趙憙為太尉，馮勤為司徒。【質實】馮勤：魏郡人，陽曾孫。○

北匈奴求和親，不許。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宮、馬武上書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集覽】赤地：谷永曰：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也。陛下：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質實】武威：郡名，注見建武十年。

壽張侯樊宏卒。

宏為人謙柔畏慎，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集覽】公朝訪逮：不敢衆對。訪逮，謂訪問時政也。三國吳顧雍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即此意。【正誤】公朝訪逮：今按，逮，及也，訪問所及也。【質實】壽張：一統志：壽張，東漢縣名，即春秋時之良邑，漢為壽良縣，屬東郡。東漢改為壽張縣，隋屬濟州，後屬鄆州，唐於此置壽州，并增置壽良縣，尋俱省。宋屬東平府，金、元仍舊。本朝初，省入須城、陽穀二縣，後復置，改屬兗州府。【樊宏】湖陽人。

【書法】於是功臣封侯者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封者四十五人，不皆書卒。卒宏，何？宏近有德者也，故特書之。

壬子

二十八年，春，以魯益東海。

徙魯王興為北海王，以魯益東海。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鐘虡之樂，擬於乘輿。延平陳氏曰：愛其有禮，而以僭禮賞之，過矣。【集覽】虎賁，注見平帝元始五年。旄頭，注見建武四年。旄騎。鐘虡，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鐘鐻。【質實】魯：國名，注見周太祖廣順二年。曲阜。【北海】國名，注見和帝永康元年。青州。東海：國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書法】廢興之際，難矣。彊能為子，帝能為父，故特書美之。

夏，六月，沛太后郭氏薨。

【書法】王太后卒未有書者，此其書何？廢后也。廢后以善終者鮮矣，帝可謂能存厚，后可謂善處廢，故書薨。文乎之綱目之例，自戰國分王外，其書薨者，非不成君，廢帝、廢后，則追諡為帝、為后者也，不然，則帝母及公主有大功者也，其是無變道矣。唐會昌以後，宰相節鎮有書薨者，異也。綜綱目，自分王外，書薨十四。不成君：安帝延光四年，北鄉侯。廢帝：二，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海西公；[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公[illegible]。是年，沛太后郭。諡為帝：二，唐高宗上元二年，太子弘；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寧王憲。諡為后：一，唐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惠妃武氏。帝母：一，晉哀帝興寧元年，皇太妃周氏。有功公主：一，癸未年，唐平陽公主。方鎮：三，唐武宗會昌三年，劉從諫；宣宗大中十一年，王紹鼎；懿宗咸通十三年，張允伸。宰相：一，唐僖宗乾符元年，劉瞻。

○秋，八月，遣諸王就國。

先是，上問趙憙以長久之計，憙請遣諸王就國。上遂遣魯王興、齊王石就國。初，馬援兄子婿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為游俠，有名江淮間，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時禁罔

尚疎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援因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爲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子壽光侯鯉得幸於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神人也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集覽〕子石王磐字〔臨命〕爲臨終命之時〔質實〕一統志云壽光漢之縣名屬北海郡東漢屬樂安國隋以前縣省入屬青州唐屬萊州後復屬青州宋金元因舊本朝因之改屬青州府〔沛〕國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沛郡

以張佚爲太子太傅桓榮爲少傅。

上大會群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集覽〕不難正朕張佚正救我過且不難〔輜車〕輜莊持反輿服志注輜車有衣蔽無後轅者謂之輜車〔乘馬〕乘去聲四馬曰乘公羊傳疏云周禮大夫以上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印綬〕七解云印狀印長寸二分方六分黑犀爲文有刻文光明章表轉相結綬故謂之綬加以雙印之飾〔質實〕桓榮沛郡龍亢人

北匈奴乞和親許之。

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稿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求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

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紛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發遣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集覽〕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府〔守尉〕十二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折衝〕注見成帝綏和二年〔應對〕入其數謂應答失言則中其術數也〔重遣名王〕重柱用反再也更爲也〔令必有適〕適音的當也謂所答辭語須令得其當〔立藁〕藁音告謂創稿也文草曰藁立藁草猶言起草〔弓鞬韇丸〕鞬居言反弓衣也韇徒谷反箙箭箙也丸胡官反韇與丸通左傳昭二十五年公徒釋甲執冰而踞注冰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矢四發〕漢書[illegible]師古曰矢一發猶今言箭一放也[illegible]四矢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illegible]大於笙[illegible]管三十六簧[illegible]

〔書法〕書求和親者矣未有書乞和親者也[illegible]二十七年於是更乞和親矣先是北匈奴嘗求和親不許建武十六莫善於乞和親莫不善於結和親綱目書和親[illegible]帝九年書乞和親一而已詳文帝六年

二十九年春二月朔日食。

三十年春二月帝東巡。

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群臣不敢復言〔集覽〕曾謂

泰山不如林放乎語八佾文也案論語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泰山在魯地魯公所當祭今季氏祭之非禮也孔子意謂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之本況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今光武舉此語者謂泰山不可欺也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封禪書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君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伏羲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成王皆受命然後得封禪索隱曰管仲曰者今管子書封禪篇是正義曰案管仲所記自無懷氏以下十有二家其六十家無記錄今光武言何事汙者猶言何必汙流也（質實）泰山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林放魯人

閏月。還宮。○有星孛于紫宮。○夏大水。○膠東侯賈復卒。

（質實）一統志云膠東東漢縣名屬北海國即西漢平度縣晉屬濟南郡後魏屬北海郡隋改爲膠水縣屬東萊郡唐宋金元並屬萊州本朝初陞縣爲平度州屬萊州府

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晦。日食。○蝗。

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以第五倫爲會稽太守。

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後補淮陽王醫工長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以倫爲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爲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集覽）第五倫第五複姓元和姓纂云出於齊諸田之後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其名也長安市長安縣司市也周禮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扶夷長扶夷縣之長也百官志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質實）一統志云第五倫長陵人扶夷漢之縣名屬零陵郡長沙王子義封爲扶夷侯國即此東漢省之故址在寶慶府武岡州城東北二百四十二里會稽郡名注見和帝永元元年

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

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詔有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上以石功難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梁松爭以爲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石無必五色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群神皆從用樂如南郊事畢至食時天子御輦登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晡時升壇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騶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天子再拜群臣稱萬歲乃復道下夜半後上乃到山下百官明旦乃訖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群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胡氏曰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略不經見若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典堯舜禹湯武成康宣皆可以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世論登封者莫善於許懋懋以爲出乎世亂之君不及武帝因其君驕泰而不得聞也延平陳氏曰三十年群臣請封禪詔引泰山林放之語以止之然而信聖人之言不如信圖讖之篤也（集覽）會昌符符者讖紀之書也會昌其書之名赤劉之九漢色赤漢姓劉以火德王故尚赤赤劉猶言赤漢也光武於高帝九世孫故云河洛讖文易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

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illegible]河出圖洛出書之說與易大傳論語言之而已春秋緯乃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illegible]累玉檢金泥謂當用玉牒書藏方石[illegible]檢十枚列於石傍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爲泥詳見郊祀志（玉牒）注見武帝元封元年泰山之陽也梁陰山北曰陰梁梁父山泰山之下小山也（莫善於許懋）梁武帝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許懋諫之而止。（質實）一統志云岱宗注見章帝元和二年梁父山在濟南府泰安州東南一百一十里漢嘗以此山名縣

（書法）先是群臣請封禪不許至是感河圖文遂行之帝於是亦不得爲有定見矣書識之

（發明）唐貞觀間群臣有請封禪太宗不許綱目備書于冊今此建武三十年群臣亦請封禪光武不許綱目何爲削而不書蓋太宗之所謂不許其後終於不行光武之所謂不許曾未幾而行之此書法之所以異也然則封禪是耶否耶先儒辯論既已詳矣秦皇漢武之侈心何足多述然太宗之不封禪亦非

確然不惑者，惟綱目樂予人爲善，故幸其不許，大書以美之。若世祖既蹈其失，綱目雖欲予之不可得也。故凡書不許封禪者，皆幸之予之也；其書封禪者，皆譏之貶之也。

三月，司空純卒。○夏四月，帝還宮。○赦，改元。

〔書法〕改元不書，此何以書？非常也。自文帝以來改元多矣，此其爲非常何？帝即位三十一年不改元矣，於是特改中元，以是爲異也，故書。是歲文帝改元書更，世祖改中元書改，皆異之也。

○六月，以馮魴爲司空。〔質實〕馮魴，南陽湖陽人。○司徒勤卒。○京師醴泉出，赤草生，郡國言甘露降。〔集覽〕醴泉，言泉之味甘如醴。赤草，朱草也。孝經援神契曰：德及草木，則朱草生。

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而記焉。

〔書法〕宣帝之篇，書鳳皇甘露降集矣，此其書言甘露降何？疑辭也，若曰郡國之言云爾。是故世祖中元之甘露書言（是年），和帝永元之黃龍書言（元年），齊高湛之河清書言，陳宣帝太建之甘露書言（元年），皆疑之之辭也。終綱目，書甘露二（宣帝元康），年（是年），餘是無書者矣。

秋，蝗。

〔書法〕書蝗何？爲異也。上書醴泉赤草，下書秋蝗，則醴泉赤草之不爲瑞明矣。是歲武帝書產芝九莖，而繼書旱（元封二年），蝗（是年），繼書醴泉赤草而繼書蝗（是年），綱目之意微哉。

○冬十月，以李訢爲司徒。○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主于園，薄后配食地祇，呂后四時上祭。

〔書法〕書尊薄太后何？譏也。文帝之立也，呂后不書太后，是絕之於文帝矣。薄太后之尊宜也，何譏焉？后不書太后，高帝之后也，於是遷主于園，四時上祭可乎？呂后則固未嘗絕之於高皇（呂后之罪，其亂也），今以配食地祇，豈不稱矣？綱目於此書曰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主于園，又書曰薄后配食地祇，呂后四時上祭，辭繁不殺，所以著其甚不可也。

○十一月晦，日食。○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

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集覽〕赤伏符注見建武元年。靈臺見中元二年。黃白之術，所謂之事也。漢武內傳曰：李少君言臣能凝汞成白銀，飛丹砂成黃金，金成服之，白日升天。抱朴子論仙篇曰：夫作金皆在神仙集，漢淮南王安抄出以作鴻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秘其要，必須用藥，皆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隻偶，猶易所謂有偶有奇也。〔正義〕見中。今音現，見在之中，即當見之事也。〔非經〕言讖文不合經典。〔所處〕猶言方所也。今按此上靈臺當所宜處之地也。〔質實〕〔六安〕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六國。

〔書法〕書起何？蓋靈臺言之也。既辟雍遂其也，而繼有宣布圖讖之書，圖帝之所學所驗矣，特書讖之書。圖讖始此，終綱目書禁圖讖，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武帝泰始三年，秦苻堅建元乙丑年，隋文帝開皇十二年，皆禁之者也，惟光武書宣布，爲譏辭。

〔發明〕讖緯之說甚於圖讖符命，及光武公孫述自陳符命，竊據蜀土，帝不免以讖決事，此帝之所觀者也。帝既君臨大寶，踰三十載，乃始宣布圖讖於天下，何哉？且帝之中興漢業，以關西後得之，非以圖讖任已，抉手而得之也。彼得堅甲，猶能禁絕讖緯，帝乃宣布崇尚之，得謂聖武天挺之君，乃不如夷狄敗亡之酋乎？書以譏之宜也。

南單于比死，弟莫立。〔考異〕南上漏匈奴二字。

丁巳

帝遣使齎璽書并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繒綵是後遂以爲常

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

書法 書初何譏辭也二年書立郊社于城南矣至祠后土則如河東於是始正北郊之位蓋中興三十有四年矣故書初譏之。

○二月帝崩。

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正色橫劒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山陽王荊哭臨不哀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況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被廢及郭后

黜辱勸令東歸舉兵以取天下且曰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當爲秋霜無爲檻羊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爲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明帝以荊母弟祕其事遣荊出止河南宮 **集覽** 經理言經之義理將護將兵護送也白水鄉名即舂陵也屬南陽蔡陽縣按光武本紀注舂陵在今棗陽東南旁二里有白水是也當爲秋霜毋爲檻羊言王當法秋霜有肅殺之威當爲其也檻籠也羊在籠中受制於人可不爲哉 **質實** 白水鄉名注見新莽地皇三年

書法 賀善贊曰世祖即位之先爾日有發書三起兵則書漢宗室與復帝室在河北則特書除莽苛政皆立等所無也故其事值與特書即皇帝位即位之後書三大政要皆有關於風俗運祚者元年首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而當時多循吏天下畧定即起太學親臨觀之而東都盛儒學後三處十而未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祀漢觀天以垂二百年之基者實在於此察其失亦有二焉以私愛廢皇后太子信圖讖竟事封禪獨此二者不能不爲盛德之累至其加恩廢后母子親黨則又後世人主所難能也

太子莊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葬原陵。**質實** 原陵在河

戊午

南府洛陽縣西本朝載於祀典。○夏四月以鄧禹爲太傅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

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冰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爲太傅蒼爲驃騎將軍蒼懇辭帝不許又詔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蒼嘗薦西曹掾吳良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爲議郎 **集覽** 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公羊傳莊四年文也何休曰有而無益於治曰無易曰豐其屋闚其戶闃其無人言閴然無人也壯者慮輕男子三十曰壯明帝年方三十故自稱壯者後稱高密侯者言無遺慮也左傳曰諸侯寡讓 **正誤** 上無天子今致此因光武初在位前作位後前後六與公羊舊義不同。**質實** 高密縣名注見漢下邪三年吳良臨淄人

燒當羌反遣兵擊之敗沒冬復遣馬武等討之 **考異** 提要無等字討字當依上文作擊

初燒當羌豪滇良擊破先零奪居其地滇良卒子滇吾與弟滇岸率衆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於是守塞諸羌皆叛詔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鴻軍敗沒冬十一月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四萬人討之 **集覽** 燒當羌種號也無弋爰劍之後研爲種號又十三世至燒當當元帝時也燒當復豪健子孫更以爲種號居河北大允谷先零國名或曰何種號也居於此漢武帝時先零羌與封養王弟狂羌爲國於此漢宣帝時以滇爲氏焉滇吾見武帝元狩元年允吾縣名允吾音鉛牙允街縣名也屬金城郡今蘭州是允街音鉛街後因以滇爲氏武帝元康四年允街屬金城郡名也屬金城郡今蘭州是允吾音鉛牙廢之故城在臨洮縣西南五十二里 **質實** 統一

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

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坐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爲常胡氏曰送死之禮即遠而無退至于葬則終事

甚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盡也旣已送形而往安乎地下迎精而反主于廟中而又致隆于陵園如元會儀上食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是反易陵廟之禮以體魄爲有知虛廟而不重設復於廟中之主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明帝此舉蓋生於原陵祭邑不祈衷以理人之制而論其情情豈有旣使明帝移此情於四時太廟之祭齋誠盡禮以尊其祖惟禮之循若能遵彼業業者於光武成憲損益修明之則乎至治其爲孝也何以加諸

【集覽】即遠而無退即就也就使從陵路遠亦猶遠全而無退耶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墓只藏體魄而魂不在焉不當祭而祭之是致生之也廟者神之宅魂靈在焉當祭而不祭是致死之也記檀弓上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注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爲猶行也知音智左傳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注人生始變化而爲形形之靈者名曰魄若視聽運動之類魄爲陰其中自有陽氣氣之神者名曰魂如精神性識之類迎精而反主于廟中主神主也謂迎其精靈反歸其神主安置于廟中致隆謂致此隆

寢有寢知寢也寢廟而不自設寢寢也人寢再也古祭於陵園而不再設祭於寢廟也寢廟注見昭文帝開皇二十年宗廟原廟注見惠帝四年寢廟注見成帝綏和二年舊實寢注見文帝六年寢彝以有爲之曰有廢終形如卣容受四升以其彝疏以木爲之高二十日員寢一尺二寸漆赤中以盛酒謂之尊彝與樽通酒器也彝宗廟常器也與爵相似周禮六尊六彝以待祭祀賓客注犧尊飾以翡翠也獻通作犧鄭氏以獻與犧皆音素何反王肅謂爲犧牛之形象尊飾以象骨也著尊謂著地無足也著直略反壺尊謂以壺爲尊也大尊太古之瓦尊也大音泰山尊畫山雲於上也雞彝謂刻而畫雞之形於彝也鳥彝畫鳳凰之形斝彝畫禾稼之形黃彝黃目尊也虎彝畫虎之形蜼彝畫蜼之形於彝也蜼猴屬也音誄鼎俎鼎和五味之寶器俎所以薦肉也詳見周禮

【正誤】即遠而無退今按禮記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旣祖填池推柩而反之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言喪事一節遠於一節有遠而作無退遠是可推柩而反之于退謂即遠者猶就于遠也集覽誤

【發明】劉段之失胡氏旣已論之矣綱目書此亦譏之爾自是而後凡書謁陵者皆放此

未巳

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

【質實】高密縣名注見漢王邦三年

諡曰元

東海王彊卒

東海王彊病上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疾絡繹不絕詔沛王輔等詣魯省疾戊寅彊臨終上疏謝恩言身旣夭命孤弱復爲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願還東海郡今天下新罹大憂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贈送以殊禮詔楚王英等及京師親戚皆會葬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

【集覽】息政息謂子也生息之義或其子之名【供養】供居用反養弋亮反【追惟】惟思也

【書法】廢太子未有書卒者書此何善彊之能處廢也外此則惟承乾書卒然與彊皆賢矣綱目書廢太子十二書太子廢一其書卒者二而已是年彊唐太宗貞觀十八年承乾

秋七月馬武等擊羌破之○祭肜討烏桓大破之罷緣邊屯兵

【考異】此討字亦當作擊

遼東太守祭肜使偏何討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讋西自武威東盡玄菟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集覽】武威注見光武建武元年玄菟注見武帝元封三年

好畤侯耿弇卒

【質實】好畤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五年

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冠冕玉佩登靈臺望雲物

【集覽】冠冕延冠有綖曰冕注見平帝元始五年

○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

【集覽】【大射】禮注見前[illegible]年

○冬十月行養老禮

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

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即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床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送葬。賜冢塋於首山之陽。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為侍中。胡氏曰。觀顯宗事師之宜。多儀及物。愛千百年無有其儀。可謂人主之高致。盛節也。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機。自大義啟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子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也必矣。

集覽 憲老乞言。禮記內則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註。憲法也。五帝養之。為法其德行也。有議曰。又三王養之。又從之求善言可施行也。三老五更。東漢禮儀志。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各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顏師古曰。選三公老者為三老。卿大夫中老者為五更。亦參五之也。鄭氏曰。漢直以三公為三老。大夫為五更。孝經援神契曰。尊事三老。父象也。謂以父事之。所以示老老也。兄事五更。謂以兄道事之。所以示長長也。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劉攽東漢刊誤曰。天地之事之字當作人字。言知天地人三才。故曰三老。禮記鄭玄註。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象三辰五星。又謂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蔡邕以為更當作叟。叟老人之稱也。未詳孰是。服都紵大袍。服。衣卷也。都謂都布也。[illegible]卷衣也。謂以都布為大袍。而緣之以緇。漢志都紵作緒紵。漢志。都布注見光武建武四年。冠進賢。冠。去聲。進賢。古緇布冠也。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後漢因名進賢。執爵而饋。爵。器也。[illegible]。所以潔口。祝哽在前。哽者。食留咽中也。老人每食多哽。故於未食前祝之使毋哽也。祝饐。饐。於冀反。下同。在後。饐者。食窒氣不通也。恐已食後祝之使毋饐也。上自為下說句絕。上謂天子也。為。去聲。自為其下說書。圜橋門而觀聽。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水圜繞。以節觀者。門外皆有

橋觀者在水外。故曰圜橋門。賜榮爵關內侯。通鑑考異曰。帝紀載詔文。上言李躬。而下獨封榮。疑脫躬字。榮傳袁宏漢紀。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今闕疑。養終厥身。養去聲。供也。以其俸祿養之。盡其天年。天下三老。謂鄉縣之三老。注見漢王劉邦二年。太常府。百官志。太常。掌禮儀祭祀。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常贊天子。設几杖。設施陳也。凡老者所憑。杖者所依。記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避位發難。避位猶言出席。發。舉也。難。去聲。質問也。擁經而進。謂持經書而前進。首山。徐廣曰。河東蒲阪縣封禪書所謂薄山也。括地志。蒲山。一名襄山。一名雷首山。一名首陽山。在陝州芮縣北十里。北山西起雷山。東至蒲阪。凡十名。以州縣分之。多在蒲州。專門章句。意斷處曰章。言斷處曰句。言其專於分章析句之學也。儒林傳贊。塗分流別。專門並興。註云。說經者各自是其一家。

正誤 養終厥身。今按下[illegible]養。如養父母之養則去聲。人君養賢之養只作上聲。

質實 一統志云。李躬。桂陽人。首山在開封府襄城縣南五里。集覽以首山即首陽。雷首等山。為桓榮所葬之處。蓋此山在今陽府之蒲州。而桓榮乃沛郡龍亢人。豈有賜冢如此之遠之理。蓋襄城縣有首山。又去沛郡不遠。恐是。備考而明之。觀者詳焉。

書法 書。美之也。自光武末年書起明堂靈臺辟雍。然徒聞宣布圖讖而已。至是始盛三雍之儀。復先代之典。帝於此可謂賢矣。文治可謂盛矣。故詳書之。終綱目書臨學一。書視學二。書幸學一。詳光武建武五年。書養老四。是年及章帝元和元年。魏[illegible]年。魏主宏。陳宣末年。周主邕。而魏宴國老庶老於華林。不與焉。齊丙子年。

發明 光武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其留意文治久矣。末年始建三雍。未及臨饗。明帝纘之。宗祀。望雲物。行大射養老之禮。東都文物。於是彬彬可觀。書之于冊。是為美事。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光武以之。又曰。昭哉嗣服。繩其祖武。顯宗有焉。

中山王焉就國。

上以中山王焉。郭太后少子。太后尤愛之。故獨留京師。至是始與諸王俱就國。賜以虎賁官騎。恩寵尤厚。獨得往來京師。帝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數受賞賜。恩寵俱渥。**集覽** 陰郭。陰氏郭氏。

書法 焉者何。郭后所愛子也。建武末年嘗遣諸王就國矣。明帝論特留之。至是始遣。帝之待廢后可

（詞無纖介之嫌矣。特書美之。）

帝如長安。○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過式其墓。是月。還宮。【集覽】（中牢注見昭帝元鳳元年。）【質實】（一統志云。蕭何墓在西安府咸陽縣北二十里。霍光墓在西安府咸陽縣茂陵平陵之間。）

【書法】（祭臣不書。此何以書。錄功臣也。書祭臣始此。終綱目書祭臣六。是年。章帝元和二年。祠蕭王。安帝延光四年。祠魏。靈帝中平六年。祠陳蕃。唐太宗貞觀十九年。祠魏徵。肅宗至德二載。祠張九齡。）

三年。春二月。太尉熹司徒訢免。以郭丹爲司徒。虞延爲太尉。【質實】（郭丹南陽穰縣人。虞延陳留東昏人。）○立貴人馬氏爲皇后。子炟爲皇太子。

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群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集覽】（難平。平音病。平其不平曰平。）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集覽】（椒房注見平帝元始四年。）【質實】（一統志云。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東本漢臺。）

夏六月。有星孛于天船北。【集覽】【天船】天官書曰。天船有九星。在大陵北。一曰舟星。

○大起北宮。既而罷之。

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上疏曰。陛下畏天愛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爲俗。百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能時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集覽】（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帝王世紀。湯時八年七旱。遂齋戒。以己爲犧牲。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說苑曰。湯時雒拆川竭。遂使人持六足鼎祝之山川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澍雨】澍又音注。說文。時雨生萬物。【以耳目隱發爲明】七顯解云。言以耳聞目見。闚密地發人陰私爲明。【提曳】提音底。擲也。曳。羊列反。拖也。七顯解云。至見被提拽。【藥崧】郎官名。字宣高。姓藥名崧。河內人。【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曲禮文也。又荀子注。穆穆。容儀謹也。皇皇。自修正也。【質實】鍾離意會稽山陰人。

【書法】（書營宮有之矣。至武帝明光始書起。未書大起也。書大起非譏與。帝方大起北宮。未幾以鍾離一疏而立罷。可謂改過不吝矣。上書大起。下書既而罷之。所以見其從諫之勇也。按乙丑宮成不書。綱目宮室書大者五。是年。後主建興五年。魏大營宮室。晉穆帝永和元年。趙大發民治洛陽宮。宋癸卯年。宋大修宮室。梁丙子年。齊大治宮室。明帝書罷宮室。書罷者三。是年。唐玄宗開元元年。敬宗寶曆二年。皆美之也。）

秋八月。晦。日食。

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集覽】

辛酉

（楚莊無災以致戒懼春秋楚莊王時國無天變莊王戒懼曰天不見妖天其忘余魯哀溺大天不降譴春秋魯哀公溺大而天不降災是天棄之也杜預曰溺太甚削弱也）

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

（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荆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集覽】敕行部去襜帷行下孟反去口舉反襜蚩占反帷平聲廣韻注襜褕蔽膝也韻會注襜褕謂襜以蔽前後也今敕令巡行所部郡縣時可除去之【質實】郭賀雒陽人黼黻注見周顯王五年）

大水。

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

（帝還由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質實】河內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

【書法】（不至何美從諫也凡遊幸書不至書不果皆美也綱目遊幸書不至二是年晉武帝辛卯年不果一唐高宗總章二年）

【發明】（昔仲虺美成湯之德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爲首稱蓋過者人所不免惟能聽人之言而勇於改過乃爲盛德之舉爾顯宗繼體至是四載去夏北宮之役鍾離意上疏即罷大匠止作今春校獵之行東平王蒼諫帝覽奏即還此亦從諫弗咈改過不吝之意也故綱目前書大起北宮既而罷之此書帝如河內不至而還皆再書其改過之美若顯宗者於是乎有光前古矣）

冬十月。司徒丹司空魴免。以范遷爲司徒。伏恭爲司空。【質實】（范遷沛國人伏恭東武人）○陵鄉侯梁松下獄死。

（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初上爲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眾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眾不染於辭【集覽】縣飛書縣挂也飛書注見桓帝延熹八年漢有舊防此漢家舊制也防通作坊記經解曰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注坊音房本又作防【質實】鄭眾開封人）

壬戌

于寘攻莎車王賢殺之。

（莎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寘大宛媯塞王國使其將守之于寘人殺其將君德立大人休莫霸爲王賢率諸國兵擊之大爲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于寘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爲王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女妻之與之和親是歲于寘王廣德將諸國兵攻莎車誘莎車王賢殺之并其國匈奴發諸國兵圍于寘廣德請降匈奴立賢質子不居徵爲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弟齊黎爲莎車王【集覽】莎車注見武帝元鼎二年于寘注見武帝元狩元年罽賓國名在西域）

【書法】（蠻夷相殺不書此何以書漢殺之也自漢以賢都護雖設中興而賢猶詐稱西域大被其害於是奪于寘國于寘攻殺之以是爲漢病也故書）

五年春二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至是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爲東平太傅掾爲

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質實】東平國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

【書法】（書就國多矣未有書歸藩者書歸藩何特筆也其特筆何賢蒼也若蒼者可以爲漢藩矣故自爲驃騎至卒六書之）

冬十月。帝如鄴。是月還宮。○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雲中。南單于擊却之。○安豐侯竇融卒。

【考異】（提要此句上有十二月三字）

（融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長子穆尚內黃公主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以女妻之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盡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融尋薨後數歲穆等復坐事與子勳宣皆下獄死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雒陽【集覽】六安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六國【質實】安豐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七年內黃縣名注見唐昭宗大順三年）

癸亥

六年春二月。王雒山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

【集覽】（王雒山通鑑釋文曰在廬江郡舒或作雒）

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

【書法】書禁浮詞何。特筆也。世祖書詔事不得言聖。此書禁章奏浮詞。皆特筆也。終綱目書得鼎二。武帝元鼎四年。是年。自是無書得鼎者矣。

七年。春正月。皇太后陰氏崩。二月。葬光烈皇后。

【書法】兩漢之世。皇后書崩。不書葬。書葬者。必有故也。（[illegible]后稱崩。[illegible]太后[illegible]）至東漢始書葬。不書葬者。亦必有故也。（[illegible]）章帝有長[illegible]后書葬自此始。昭烈以後。復不書葬。晉復書之。宋以後不書。[illegible]太后[illegible]書。齊唐復書之。唐自[illegible]太后而後。無書葬者矣。

○北單于求合市。許之。

【考異】（北上漏匈奴二字。）

北匈奴猶數寇邊。遣使求合市。上冀其交通。不復爲寇。許之。

以宋均爲尚書令。

初。均爲九江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爲害也。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會遷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善之。【集覽】閉督郵府。督郵官名。主諸縣罰負。郵驛殿最。繇掾之職。續事始曰。後漢有郡主簿。亦曰督郵。唐以錄事參軍代之。掌句稽文簿。舉彈善惡。今閉其府門。示無事也。【正誤】閉督郵府內。今按府字當連內字爲句。督郵乃督察屬縣事務者。九江無事催督。故閉督郵於府內。不令妄出也。【質實】宋均。南陽安衆人。九江郡名。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

八年。春正月。司徒遷卒。以虞延爲司徒。○以吳棠爲度遼將軍。

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集覽】須卜骨都侯。須卜注見平帝元始二年。骨都侯注見光武建武二十四年。五原曼柏。五原郡有曼柏縣。案五原今勝州連谷縣是也。曼音萬。【質實】耿國。扶風茂陵人。況之子。弇之弟。五原。郡名。注見武帝元封元年。

【書法】建武之末。北匈奴求和親。以皇太子諫不許。後雖許之。漢與南匈奴未隙也。茲永平之五。北虜入寇。南單于猶擊郤之。於是閒一歲耳。北虜求合市。則忘其前言。身自許焉。自此疑隙遂開。而度遼營不得不置矣。故謹書之。

秋。大水。

（郡國十四大水。）

冬。十月。詔聽有罪亡命者贖。

【考異】（據分注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

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則此句上當書遣使之天竺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攝摩騰至京師。置於鴻臚寺。竊考後魏孝明神龜元年。遣使如西域求佛書。綱目大書示戒。又觀歷代崇信異端。如晉成帝咸康元年。趙聽其民事佛。孝武太元六年。立佛精舍於內殿。後秦姚興弘始七年。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後魏文成帝興安元年。復建佛圖。獻文皇興二年。置僧祇[illegible]戶。宣武永平二年。[illegible]爲佛[illegible]作永明[illegible]后寺。孝明熙平元年。作永寧寺。宋明帝泰始元年。作湘宮寺。梁武帝大通元年。中大通元年。太清元年。捨身於同泰寺。大同二年。[illegible]長干塔。中大同元年。[illegible]佛書於同泰寺。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詔道士爲沙門。陳武帝永定二年。捨身於大莊嚴寺。周靜帝大象二年。復佛道二教。隋文帝開皇二十年。禁毀佛天尊及嶽像。唐高祖武德九年。罷沙汰僧道。高宗顯慶二年。遣[illegible]方士[illegible]路國。中宗嗣聖二年。太后以僧懷義爲白馬寺主。七年。太后頒大雲經於天下。代宗永泰元年。置百高座。講仁王經。大曆二年。作章敬寺。三年。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內出盂蘭盆。賜章敬寺。憲宗元和十四年。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武宗會昌六年。詔上京置八寺。復度僧尼。宣宗大中元年。敕復廢寺。懿宗咸通三年。置戒壇度僧尼。十二年。幸安國寺。十四年。遣使迎佛骨。凡若此者。綱目莫不悉書。況漢明帝求佛書。啓釁端。爲天下後世之禍。致堂胡氏論之詳矣。朱子感興詩

（云誰其繼三聖為我焚其書蓋嫉之甚矣獨此闕漏不書所與訥齋趙氏書云未及細看者或此類也。）

（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有罪亡命者令贖各有差楚王英奉黃縑白紈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集覽】（伊蒲塞即優婆塞也如今之苦行中華翻為近住章懷曰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釋氏要覽曰優婆塞乃梵語也又謂之鄔波索迦秦言善宿男唐曰近事男一名清信士。桑門即沙門也如今僧精於其道者號沙門袁宏曰沙門漢言息也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也梵云沙迦懣曩又云沙門那或云桑門亦謂之勤息梵語云勤行又云善覺佛列子曰西方有聖人焉其名曰佛案佛地論曰佛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如夢覺故名為佛瑞應經曰佛菩薩太子降神於西域迦維羅閱淨飯王宮摩耶夫人從右脅而生天竺音見武帝元狩元年身毒）

是月晦日食既詔群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詔群司敬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書法】（特筆也詔求極言難矣而又以示百官所以開不諱之門也帝於是可謂賢矣綱目特書復以旌美之是故食既大變也綱目書食既十有一謂惠帝七年食既不有大應者帝則國家無事明年而以大有年書帝哉有以開天下矣綱目書日食二百六十七書策上者五求言者二而已見文帝二年。）

【發明】（詔以極言復示百官蓋特筆也顯宗有聽言之美故其書法如此。）

以鄭眾為軍司馬。

（初鄭眾為越騎司馬使北匈奴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為屈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

（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然雖遣使人貢而寇鈔不息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使者鄭眾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眾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常揚漢和親誇示降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駮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眾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帝不從復遣眾眾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眾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眾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聞眾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眾為軍司馬。）

【集覽】（要致要平聲招也三十六國說見哀帝元壽二年西域揚漢揚者稱說也駮議漢雜事曰群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駮雜也萬分離析言多端分析為害度遼謂度遼將軍吳棠。）【正誤】（要致舊本誤作今按要猶邀求也萬分離析舊本作分今按萬分猶言萬分一也。）

【書法】（一軍司馬爾何以書予節也眾不拜單于故於是特書予之。）

九年夏四月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

（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集覽】（歲上墨綬長吏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皆銅印墨綬其中有治狀尤異者每歲各貢一人治狀尤異政治出乎眾人之上者與計偕注見武帝元光五年）

大有年。【集覽】（大有年注見唐太宗貞觀四年。）

【書法】（入綱目以來未之有也於是特書書大有年始此終綱目書大有年四是年宋武帝乙丙年唐太宗貞觀四年玄宗開元十三年皆盛時也書有年二後唐丁亥年己丑年書大熟一晉孝武太元七年書大稔四梁武帝年丙年唐高宗永徽元年德宗貞元二年憲宗元和六年書麥稔一唐代宗永泰元年。）

【發明】（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綱目取法春秋亦有詞同而有異者亦有自立義例不以春秋之法為拘者要在學者審觀之爾春秋十二公獨桓公三年書有年宣公十六年書大有年先儒謂舊史災異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於經若舊史不存春秋亦不得而附益之得如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固有務農）

丁卯

重䘵兩雨書雨之君而皆不以有年書者。是聖人削之也。春秋記異不記祥。獨於二公書有年何哉。胡泰山孫明復著春秋發微。謂桓十八年。惟此書有年。宣是未嘗有年。書之以著其不能勤民務農之實。宣十八年。惟此書大有年者。是民食大足。書之以見其不道。重斂于民。常不足。獨書此則是春秋未嘗予二公也。至程頤子發明與旨。則指二公有年之書。謂之紀異。蓋謂二公以不道得國。宜得凶災。今乃反常。故春秋以爲異而特存之。况二公享國俱十八年。獨一年書有。則他年之歉可知。胡氏安國傳春秋。亦本此義。然則春秋之書有年。乃紀異也。綱目書此。豈紀異乎。自周威烈王至今凡幾年矣。獨此始書大有。蓋先漢文景盛時亦罔然無之。及考班范二史。惟見東都是年載此。故通鑑因而記之。綱目遂得據而書之。蓋春秋記異不記祥。是春秋之特筆也。綱目災祥並記。是綱目兼史法而紀實也。顯宗是時君德清明。政事修舉。天人交感。故獲有年之應。而史備而錄之。綱目因而書之。正所以著當時治效之美。其與先儒發明麟筆之意。固自有辨。有而不相背者。臣故詳而辨之。以告後之觀綱目者云。

○匈奴遣子入學。

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集覽】四姓小侯。袁宏漢紀曰。以樊郭陰馬四姓非列侯。故曰小侯。禮記曰。庶方小侯。亦其義也。【書法】特書也。文治於是極盛矣。終綱目一書而已。

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荊有罪。自殺。國除。

先是。廣陵王荊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荊惶恐。自繫獄。帝加恩。不考極其事。詔不得臣屬吏民。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荊又使巫祭祀祝詛。詔長水校尉樊鯈等雜治其獄。事竟。奏請誅荊。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鯈對曰。天下者。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臣等以荊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是歲二月自殺。國除。【集覽】臣屬吏民。言不得以吏民爲臣妾。荊屬君。唯食租如故。使相。漢故事。王矣將相免官不置若事者稱使相。唯食所封之邑租賦而已。鄭衆曰。使相[illegible]

高祖居貧困之下。【儋】音納。漢書作儋。顏師古音式竹反。【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公羊傳。莊三十二年。公以病將死。召季子曰。吾將焉致乎魯國。公子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季子曰。是將爲亂乎。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飲牙。牙飲而死。公子牙今將爾。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注。牙實欲自弑君。其文未成。無將。將如字。下將而同。故音子匠反。又見昭元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傳曰。[illegible]將而必誅焉。又史記叔孫通傳。叔孫通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瓚曰。將謂逆亂也。[illegible]【正誤】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今按[illegible]字句絕。下文十四年。[illegible]男女爲侯主者。食租如故。文義同。使相國下何。使字去聲。【質實】武帝元朔五年。[illegible]國名。注見相謂其國之相也。

夏閏四月。帝如南陽。

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箎和之。以娛嘉賓。【集覽】雅樂。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鹿鳴】詩小雅篇名。燕群臣嘉賓之詩也。【塤箎】塤樂器。音喧。箎音池。塤本作壎。詩何人斯篇。伯氏吹壎。仲氏吹箎。文公集傳。伯仲。兄弟也。壎以土燒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

冬十二月。還宮。○以丁鴻爲侍中。

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冢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爲侍中。【集覽】伯夷商末孤竹君長子也。[illegible]叔齊讓伯夷。讓之。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illegible]在平州盧龍縣。[illegible]之國君姓墨胎氏。索隱曰。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或作允。字公信。叔齊名致。或作智。字公達。夷齊謚也。伯叔其長少之字也。地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吳札】春秋吳王壽夢有子四人。幼曰季札。壽夢以其賢。欲立之。季札不可。乃立長子諸樊。夢卒。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札遂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正誤】伯夷。今按伯夷叔齊之名字。皆後人鴻讓不可信也。【質實】陵陽。縣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年。丁綝。潁川定陵人。伯夷。孤竹君之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其弟叔齊。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

遯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聞西伯善養老。往歸焉。及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殷亡。恥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孤竹國。在永平府城西一十五里。〔吳札〕注見成帝永始元年延陵季子。〔九江〕郡名。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

戊辰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來朝。

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集覽】〔伏軾〕伏。憑也。軾。車前橫木隆起者。〔采菽〕詩小雅篇名。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日者〕猶言往日也。〔要腹〕要。讀爲腰。腰膂之要。【質實】〔東平〕國名。注見光武帝中元元年。

己巳

十二年。春。哀牢內附。

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餘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集覽】〔哀牢〕南夷種名。居于牢山。明帝置爲縣。屬永昌郡。其人身皆刻畫象文。衣皆著尾。即今大理國也。唐時號南詔。【質實】一統志云。哀牢國名。注見章帝建初元年。〔哀牢〕縣名。東漢所置。屬永昌郡。仍舊。後廢之。故址在今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境內。哀牢王國東。〔博南〕縣名。東漢所置。晉因之。後廢永平縣。唐時南詔置勝鄉郡。宋時大理因之。元初廢郡。立永平千戶所。後復爲永平縣。屬永昌府。國朝改屬金齒軍民指揮使司。

夏四月。修汴渠隄。

初平帝時。汴河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浸。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集覽】〔浚儀〕地志。陳留有浚儀縣。竹書紀年云。梁惠王爲大溝於此郛。以行圃田之水。縣北有浚水。象而儀之。故曰浚儀。〔汴渠〕酈道元云。汴出陳留浚儀縣陰溝。至蒙爲汴水。東入泗。括地志云。汴渠即莨蕩渠。汴自滎陽首受河。所謂石門。在滎陽山北一里。過汴已東。積石爲堤。又號金堤。漢成帝陽嘉中所作。〔樂浪〕音洛。郡。漢武時以朝鮮地置四郡。此其一也。〔千乘〕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洄注〕洄。逆流而上也。注。謂灌浸也。【質實】一統志云。〔浚儀〕漢之縣名。屬陳留郡。魏晉以後皆因之。東魏於此置梁州。後周改汴州。隋廢陳留郡。以縣屬鄭州。唐於此置汴州。以開封縣省入。尋復舊。宋初改祥符縣。金元因之。國朝改屬開封府。〔汴渠隄〕即金堤也。自開封府滎陽縣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歷代築之。以禦河患。通謂之金堤。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即此。〔樂浪〕郡名。注見武帝元封三年。【書法】書築隄。詳溝洫也。書隄始此。終綱目書修隄四。是年。後主延熙十五年。吳東興隄。丙戌年。宋北隄。甲寅年。周河隄。

秋七月。司空伏恭罷。以牟融爲司空。【質實】〔牟融〕安丘人。

庚午

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

河汴分流。復其舊跡。【書法】凡書成。久辭也。自作年四月始修。於是一年而後成。用民多矣。故謹書之。綱目渠潭書成二。隄堰書成一。漢汴渠。是年。唐廣運潭。天寶二年。周汴渠。戊午年。梁淮堰。丙申年。皆用民久者也。惟周河隄書成。不書修。蓋美其遂成也。甲寅年。

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考異】提要無十一月三字。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男女爲侯主者。食邑如故。許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集覽】〔涇縣〕地志。丹陽郡有涇縣。今屬寧國府。〔湯沐邑〕顏師古曰。謂以其邑之賦稅。供湯沐之具。記王制。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注。給齋戒自絜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潘芳袁反。淅米汁也。〔許太后〕即許美人也。楚王英所生。【質實】一統志云。〔丹陽〕郡名。注見秦王政二十年。〔丹陽〕漢之郡名。治宛陵縣。東漢永和間。析置宣城郡。桓帝時省宣城。復爲丹陽郡。三國屬吳。晉復置宣城郡。治宛陵。宋齊置淮南郡。尋又置南豫州。治宣城。陳改南豫州爲宣州。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復改爲宣城郡。唐置宣州。天

未卒

寶初。改宣城郡。乾元初。復爲宣州。昭宗時陞寧國軍節度。宋仍爲宣州。屬江南東路。乾道初。陞寧國府。元改爲寧國路。屬江浙行省。本朝改爲寧國府。直隸京師。〔涇縣〕漢初所置。屬丹陽郡。因涇水爲名。晉屬宣城郡。隋屬宣州。唐初置南徐州。後改爲猷州。既而州廢。縣仍。宋元仍舊。本朝因之。屬寧國府。

十四年。春三月。司徒延有罪自殺。

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發。詔書切讓延。延自殺。

夏四月。以邢穆爲司徒。○故楚王英自殺。

楚王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於涇。封燕廣爲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惟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爲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寤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卽下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爲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袁安遷楚郡太守。到

郡。不入府。先往按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集覽】五毒。顏師古曰。頸與手足俱加木也。通鑑釋文曰。五毒。害人之草也。如野葛狼毒之類。〔朗陵〕縣名。屬陽安郡。按陽安今簡州是。屬成都府。〔濩澤〕地志。河東有濩澤縣。應劭曰縣外有濩澤也。濩。胡郭反。曲成。縣名。屬涿郡。成或作城。〔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物色者。人物顏色也。先是劉建辭云。未嘗與忠平相見。故以建等物色以問忠平。辨覈。錯。倉各反。愕。逆各反。錯或作措。措遽也。倉猝相遌驚也。案寒朗本傳注。錯。倉各反也。錯七故反。愕五故反。敢諤。諤或作噩。亦作愕。五故反。逆也。〔錄囚徒〕顏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本錄聲之去者耳。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韻會。去聲。有錄字。注。宜省也。太玄。蹢于狴獄。三歲見錄。王涯說通作慮。〔任城〕東平屬縣。括地志云。兗州邑。今屬濟州。【正誤】五毒。今按李賢曰。四肢及身備受苦楚也。或云。鞭箠灼鐵纆及諸苦文。以爲毒草。皆非。〔朗陵〕今按此陽安屬汝南郡。非簡州也。詳見第十三卷。〔物色〕今按物色。謂形狀也。欲建等未嘗與顏忠王平相見。必不相識。故以建等形狀問忠平。不能對。則知其詐也。

【質實】〔吳郡〕一統志云。吳郡。注見和帝永元元年。〔陸續〕會稽吳人。〔隧鄉〕縣名。未詳。〔朗陵〕漢之縣名。屬汝南郡。東漢因之。晉省入安昌縣。故城在汝寧府確山縣西南三十五里。〔濩澤〕漢之縣名。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隋屬長平郡。唐初於此置澤州。尋移州治端氏縣。後改濩澤縣爲陽城縣。五代宋金元皆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澤州。〔曲成〕漢之縣名。屬東萊郡。後又爲侯國。晉改爲曲城縣。隋省之。故城在登州府招遠縣西北五十里。〔寒朗〕魯郡薛人。〔任城〕漢初縣名。屬山陽郡。後置爲任城國。晉復爲縣。改屬高平郡。金徙濟州治此。本朝初屬濟寧府。後省之。故址在兗州府濟寧州東。〔楚郡〕注見秦王政六年會稽郡。

【發明】英已廢矣。而猶書故楚王者。前既書其有罪。所繫已明故也。

初作壽陵。

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萬年之後。埽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埽。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集覽】杅水脯糒。杅本作盂。方言盌謂之盂。脯。乾肉也。糒。音備。乾飯也。

【書法】初作壽陵。豫也。帝於是即位十四年矣。故書初。兩漢作陵書初三。宣帝杜陵。世祖壽陵。明帝壽陵。皆久而後作者也。

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三月，至魯，幸孔子宅。【考異】下文漏還宮。與太初三年同。

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質實】下邳。縣名。注見高帝六年。

【書法】史書幸孔子宅。此其書詣何。不以位加道也。唯君臨其臣則書幸。綱目書詣孔子宅。一而已。唐玄宗開元十三年書幸。疑誤。

【發明】天佑下民。作之君師。曠治職教。相與並行。固不可舉一而廢一也。自後世尊君太甚。於是有以孔子爲陪臣。而天子不當拜之者。崇師重道之意殆不如此矣。顯宗尊崇師傅。蓋絕前古。觀其師事桓榮之禮。蓋可見矣。至魯之行。前史皆曰幸孔子宅。此固世俗習熟之語。學者亦習其句讀而不察者也。至綱目修之。始以書孔子宅爲文。嗚呼。若聖人之道。豈區區較此一字哉。其間表章。若帝王於一賢士。猶敬之如彼。號謂爲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扶三綱。正世教。天地賴之以有立。人類賴之以不滅。其故居宮宅。乃可以臨幸之禮卿之哉。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聖人與衆人等耳。雖然。此可與識者道。未易與淺俗論也。嗟夫。

封皇子六人爲王。【考異】目於天子不應自謂其子爲皇子。皇字羨。按尊立例注曰。封立之命只從文帝初例。但云子某則此當書曰立子恭等六人爲王。

封皇子恭爲鉅鹿王。黨爲樂成王。衍爲下邳王。暢爲汝南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集覽】裁令半楚淮陽。裁猶言僅也。諸子之封域。比楚王英淮陽王延之地。裁及其半也。【質實】鉅鹿。郡名。注見靈帝中平元年。樂成。郡名。未詳沿革。汝南。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常山。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九年。濟陰。國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

【書法】景帝六子。武帝立三子。皆序。此其不序何。成帝意也。成帝意則曷爲不序。帝之言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於是封域裁半楚淮陽。帝知節矣。故畧之不序者。皆以成帝之美也。綱目自漢宣帝以下至唐封子不悉書。有故則書之。

冬，遣都尉耿秉、竇固將兵屯涼州。

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太僕祭彤、虎賁中郎將馬廖、下博侯劉張、好畤侯耿忠等共議之。耿秉曰。昔者匈奴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釁作。臣愚以爲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爲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爲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衆。上從之。十二月。以秉爲駙馬都尉。固爲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爲秉副。耿忠爲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集覽】祭彤。祭。側界反。彤。音融。馬廖。廖。音聊。左傳有辛伯廖。亦以廖爲名。居延。注見武帝元狩二年。朔方。注見武帝元朔二年。白山。烏桓居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強富。白山。即太白山。匈奴呼天爲祁連。因此。又注見武帝元朔三年。伊吾。本匈奴中伊吾盧地。明帝始

取其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唐貞觀初置伊州。或名伊吾郡。縣三。伊吾其一也。括地志云。伊州在敦煌郡北大磧之外。南去玉門關八百里。五代史。高居誨使于闐記。自瓜州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illegible]胡盧磧。漢明帝征匈奴。屯田於伊吾盧城。即此地。車師。注見武帝元鼎二年。烏孫。注見武帝元狩元年。呼衍。史記匈奴傳有呼衍氏。[illegible]南部之[illegible]後因以爲氏。[illegible]【質實】一統志云。[illegible]耿秉。茂陵人。[illegible]伊吾[illegible]大磧之外。[illegible]漢明帝取其地[illegible]田兵之所。[illegible]伊吾郡[illegible]唐置西伊州。尋改伊州。或爲伊吾郡。[illegible]五代時[illegible]小月氏遺種居之。宋時伊州州守姓陳氏。其先自唐時領州。凡數十世。元有忽納失里者。封威武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本朝初遣使入貢。設哈密衛。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世襲其封。秦彭。茂陵人。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肜及竇固等伐北匈奴。固取伊吾盧地。肜不見虜而還。下獄。免。卒。

遣肜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竇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竇固耿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類海。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盧城。耿秉秦彭。擊匈林王。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肜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以為涿邪山。不見虜而還。肜與吳棠。坐逗留畏懦。下獄免。肜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帝雅重肜。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嗟嘆良久。烏桓鮮卑。朝賀京師。常過肜冢拜謁。仰天號泣。遼東吏民。為立祠。四時奉祭焉。竇固獨有功。加位特進。

【集覽】高闕塞。注見秦王政三年。高闕盧水。按晉書惠帝時盧水胡反。史炤釋文曰。盧水胡。北地胡也。天山注見武帝元狩三年。蒲類海晉灼曰。在西域近天山。按傳云。在敦煌北。其地有蒲類澤。章懷曰。蒲類海。今名婆悉海。索隱曰。廣志云。蒲類海在蒲昌海西。蒲昌海。即鹽澤。又蒲類。秦海。注見安帝延光二年。鹽澤注見武帝元狩元年。宜禾都尉。正義曰。宜禾本城名。在肅州西。後置縣。屬沙州。與敦煌。今瓜州本漢晉昌郡。宜禾故城。在晉昌縣。漢宜禾都尉所居。絕幕注見武帝元朔六年。左賢王信。左賢王注見高帝七年。信其名也。涿邪山匈奴中山。在漠北。案北史。魏太武帝伐柔然。車駕入漠。行至涿邪山。即此。邪以者反。字或作[illegible]。在[illegible]道。注見成帝鴻嘉元年。

【質實】平城塞。注見高帝七年。一統志云。蒲類海。在外夷火州土魯番西南。一名蒲類。又名婆悉海。周四百里。葱嶺于闐以東之水。皆注於此。漢張騫通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出于闐。注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宜禾。都尉治宜禾。後為縣。屬晉昌。後秦徙江漢人萬餘戶於此。後魏[illegible]置會稽郡。宋省之。故城在陝西行都司。故沙州西北界。

【書法】伊吾盧。何虜要地也。故特筆書之。下獄書卒。既出獄也。

【發明】夫肜之無功。為左賢王信所誤爾。然肜為主將。偵侯不明。至以小山為涿邪山。則何詞以逭其責。

故綱目明書不見虜而還。以見其所坐正在此也。若夫下獄既免。不書死。而書卒。則亦以其罪不至死。特卒之爾。抑揚輕重之間。其不苟也如此。

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為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欲益其兵。超但願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彊。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集覽】假司馬注見武帝天漢二年。從事軍之屬官也。從軍曉察謀議。鄯善王廣。鄯善注見武帝元鼎二年。廣其王之名。文俗吏郭恂也。拘泥文法。不脫流俗。故曰文俗吏。初夜猶言初更時。

甲戌

〔駑質〕注見周赧王四十一年。質焉〔軍司馬〕大將軍之屬官，有司馬一人。〔雖張〕張，去聲，王亮反，心自侈大也。〔騧〕馬騧，菲華反，淺黃色而黑喙者。〔質實〕〔班超〕安陵人，固之弟也。

夏五月，司徒穆有罪，下獄死。

淮陽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主壻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弇、光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所連及死徙者甚衆。〔質實〕〔淮陽〕國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

是月，晦，日食。○以王敏爲司徒。○秋七月，徙淮陽王延爲阜陵王。

有司奏請誅淮陽王延，上以延罪薄於楚王英，徙延爲阜陵王，食二縣。〔質實〕〔阜陵〕國名，注見晉明帝咸和元年。

北匈奴大入雲中。〔考異〕此誤不書寇，與元朔三年匈奴入代郡同。

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集覽〕〔蓐食〕注見光武建武五年。〔轔藉〕轔音吝，轔轢車踐也。藉，慈夜反，踏藉也。

〔質實〕〔廉范〕杜陵人。

〔書法〕猶曰書寇，此其書入何？譏也。曷爲譏之？兵端自我始也。故廉范破虜不書。

十七年，春正月，謁原陵。

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即案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左右皆泣，莫能仰視。〔質實〕〔原陵〕注見光武建武中元二年。

北海王睦卒。

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智慮畏愼如此。〔質實〕〔北海〕國名，注見宣帝永康元年青州。

司徒敏卒。以鮑昱爲司徒。○白狼等國入貢。

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集覽〕汶山，今成都路茂州是。按方輿勝覽，漢汶山郡，古氐羌地，秦漢時君長十數，冉駹最大，依山以居，疊石爲室，如浮圖然，以梯上下，貴者十人居其中，高國于下。漢武時開置，遂以冉駹爲汶山郡，唐改茂州。〔白狼〕〔槃木〕白狼、槃木皆西南夷遠國名，在汶牛徼外。〔質實〕〔汶山〕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竇固司馬班超執疏勒王兜題，而更立其故王子忠。

初，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爲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集覽〕〔龜茲〕注見武帝元鼎二年。[illegible]

[illegible]役爲民之逆，注役之，言報也，反也，又報于下。[illegible]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正誤〕逆遣今按逆遣猶言預遣，時皆未至，前先遣田慮，故曰逆遣。[illegible]年荀淑曰云云，集覽云逆迎也，逆先使，譏此義爲逆。若以逆爲上書，何不直云奏遣乎？且班超已至疏勒，又何暇上書于朝而遣吏乎？下文勑慮，乃超戒勑之，非詔勑也。

夏五月，百官上壽。

公卿百官以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集覽〕〔賜民爵〕明帝本紀，詔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前書音義曰：男子戶內之長也。人賜爵者，有罪則得贖，貧者得賣與人。

之乙

（【書法】上壽不書。蓋見定不書。此何以書。書盡滿也。自是西北始多事矣。綱目責備賢者。故特書譏之。終綱目書上壽二而已。是年。唐代宗大曆元年。）

冬十一月。遣竇固等擊車師降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巳校尉。（【考異】提要此句下有宣字。據後建初元年書罷都護及戊巳校尉官。則此當從提要。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西域。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也。其庭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爲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並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巳校尉。以陳睦爲都護。司馬耿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巳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集覽】昆侖塞。昆侖山名。因以名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以山有昆侖之體。故名焉。周穆王見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母堂。史記注。肅州昆侖山。即河源所出。名更西不紀。注

金城臨羌縣有昆侖祠。敦煌廣至縣有昆侖障。其河源所出也。又案壽注見隋煬帝大業三年。漢書與籍傳。使司馬欣將秦軍行前。注。謂前面行也。又終軍傳。臣宜當矢石啓前行。注。行下郎反。安得。後王名。【正誤】譌行兩今。按行如字。【質實】白山。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一年。關寵。安衆人。柳中。縣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國。）

十八年。春二月。竇固軍還。○北匈奴擊車師後王安得殺之。遂攻戊校尉耿恭。恭擊却之。（【考異】提要戊誤作巳。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爲所殺。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集覽】左鹿蠡。上鹿或作谷。注見昭帝始元二年。右谷蠡王。傅矢。傅讀與附同。著也。）

夏六月。有星孛于太微。（【集覽】太微。注見景帝後二年。）○秋八月。帝崩。

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閻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爲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集覽】藏主。上聲。神主也。注見光武建武二年。光烈皇后。陰后也。更衣別室。顏師古曰。閣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也。便殿寢側之別室。所謂更衣也。爲子求郎。句絕。爲其子求爲郎官也。郎注見武帝元朔三年。郎官上應列宿。注見桓帝延熹七年。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公車。注見文帝三年。反支日。後書潛夫論注。用月朔日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

（【書法】賀善贊曰。永平當盛之時。綱目屢書于策。其間有終。綱目所無者二事。匈奴遣子入學。日食詔群司極言得失。復以不合官是也。在其一念之微。近於瀟假。綱目亦無譏乎爾。是以百官上壽。自武帝以來不書。循此獨書。春秋責備賢者。綱目於明帝蓋拳拳哉。）

太子炟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葬顯節陵。（【質實】一統志云。顯節陵在河南府城東南。）○冬十月。以趙憙爲太傅。牟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集覽】錄尚書事。錄。總也。案前漢武初有領尚書事。章帝時趙憙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蓋始于此。猶冢宰總己之義。大臣權重者爲之。）○十一月。以第五倫爲司空。（倫爲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

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巳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考異】提要巳誤作戊。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

寵上書求救。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以赴其急。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書法】自十六年至是三年闕而後見。亦多事矣。西域之通。其得失何如哉。綱目備書之。所以戒也。

【發明】王者不勤遠略。非爲廣地也。以其無益於事耳。自孝武圖制匈奴。通西域。以耗中國。世祖鑒之。閉關謝質。西域自是無事。蓋二十年。有賓附者。始遣使班超。故前年書西域遣子入侍。至是而三載。前有攻沒都護之衆。紛紛遂復多事。然則西域之於中國。果何補耶。即綱目之所書。合前後而觀之。則得失之分。瞭然在目。不待辯而明矣。或者猶以班超爲奇功。豈不過哉。

是月晦。日食。○以馬廖爲衞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

【考異】以字下當有防字。據分注。馬廖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此當書見官。著外戚權勢之際。刊本誤漏尉字。

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爲衞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下。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衞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遣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集覽】越騎校尉。新序曰。越人內附。以爲騎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爲一校也。尉者。[illegible]也。顏師古曰。越騎校尉主越騎。在八校尉之數。友愛天下。友愛其兄弟。乃天性之至極。三輔衣冠。三輔注見武帝征和元年。衣冠。謂士大夫也。知與不知。謂無問素相知與不相知。皆賙贍之。

大[illegible]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九

吏部尚書加二級臣宋犖謹奉

敕校刊

丙子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

起丙子漢章帝建初元年，盡乙丑漢安帝延光四年，凡五十年。

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廩贍饑民。帝詔二千石勸農桑，慎選舉，順時令，理冤獄。

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滌蕩煩苛之法，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議者皆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集覽】陳留，古兗州郡，今開封屬縣。冠軍，縣名，屬南陽。【質實】陳寵，沛郡相人。第五倫，長陵人。陳留，縣名，注見秦二世三年。冠軍，縣名，注見武帝元朔六年。

關寵敗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罷都護及戊己校尉官。班超留屯疏勒。

段彭等擊車師，斬獲數千。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迎恭俱歸。吏士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中郎將鄭眾上疏曰：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眾，鑿山為井，煮弩為糧，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詔拜恭騎都尉。悉罷戊己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以刀自剄。至于窴，王侯以下皆號泣，抱超馬腳，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疏勒復安。【集覽】尉頭，西域國名，南接疏勒。【質實】車師，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疏勒，西域國名，注見唐高宗調露元年。

丁丑

年。玉門，關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鄭眾，開封人，興之子。班超，安陵人，固之弟。龜茲，西域國名，注見光武二十二年。于窴，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狩元年。

【書法】書罷都護校尉何？善補過也。自置此官，而西北多事甚矣。充國之留屯也，書曰留充國屯田湟中。此則曷為目班超留也？書不予超之專留也。

地震。○秋七月，詔以上林池籞賦與貧民。【集覽】上林池籞：上林，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池籞，注見宣帝地節三年。

【書法】元帝之世，嘗詔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矣，於是復書者，志仁民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發明】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與民同之，自後世開闢苑囿，而後貧民失職。今章帝初元，首以上林池籞賦與貧民，亦是見其有餘補不足之意矣。書以美之，宜也。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哀牢王反，郡兵擊斬之。【質實】一統志云：哀牢古國名，本西南徼外之地，漢武帝於此置不韋縣，屬益州郡。東漢永平初置闌滄郡，尋改永昌郡，治不韋。領不韋、哀牢、博南等八縣，屬蜀漢，及晉仍為永昌郡，唐屬姚州都督府，後為南詔蒙氏所據，歷段氏、高氏，皆為永昌府。元初於永昌立三千戶所，隸大理萬戶府，至元間置永昌州，尋陞為府，隸大理路，及置金齒等處宣撫司治於此。本朝初仍置府，又立金齒衛，尋省府，以金齒衛為軍民指揮使司，隸雲南道。

二年，春三月，詔三公糾非法。

詔曰：貴戚奢縱無度，有司莫舉。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在事者備為之禁。

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守其地。【質實】伊吾盧屯，注見明帝永平十四年。

【書法】特筆也。其特筆何？虜所必爭地也。

○夏四月，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大旱。

上欲封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

治。建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吾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婚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其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言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議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世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集覽】濯龍門上濯龍殿名門之令乎。太后深納之。上綠褠當作韝。蔡邕獨斷曰。韝青綠纁也。豹古今注。韝臂衣也。乘輿進食者服之。徐氏曰。褠拒衣袖。蓋以韋韝其袖。恐汙食飲。假借溫言。假借。借去聲。只溫和好語褒美之。纖字前書有東織西織。爲少府。平帝改置織室。服官注見元帝初元元年齊三服官。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劍瘢。吳王春秋吳公子光也。僭號稱王。劍客謂專設諸輩。光皆善客待之。故百姓亦多以劍相擊刺而有創瘢。瘢。瘡痕也。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楚王春秋楚靈王圍也。墨子曰。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人多餓死。戰國策。莫敖子華對威王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高結。結讀曰髻。束髮也。四方全匹帛者。製帛長丈八尺曰匹。言城外四方皆效爲大袖。將費帛全匹也。未幾後稍不行。馬廖本傳注。劉貢父曰。案文有未幾字。則不當更有後字。蓋本是後字也。【正誤】

戊寅

【案補】今按褠單衣也。故云衣。夫其時若貴必多。未必皆只華紺褠。楚王好細腰。今按墨子亦云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此言宮中多餓死。恐但謂婦女耳。

詔齊國省冰紈方空縠。【集覽】詔齊國省冰紈方空縠。本紀注。紈素也。冰言色鮮絜如冰也。縠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今方目紗也。前書齊有三服官。今詔齊國簡省之。

○燒當羌反。秋八月。遣將軍馬防。校尉耿恭擊之。【質實】燒當羌注見桓帝中元二年。馬防扶風茂陵人。援之子。

第五倫上疏曰。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任以職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帝不從。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三年春。宗祀明堂。○馬防耿恭擊羌。大破之。詔徵防還。下恭獄。免其官。

馬防既破還。留恭擊余羌。所降凡十三種數萬人。以言事忤防。監營謁者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徵下獄免官。

【書法】於是恭以言事忤防。監營謁者奏恭坐下獄。恭無罪明矣。綱目上書恭大破之。下書下恭獄。免其官。窮帝也。明得太后當抑馬氏。而小人諂附已如此。則以帝欲尊重外家之意有以來之也。

【發明】光武明習政體。總攬權綱。未嘗假借戚里。至顯宗承之。克明加謹。是以建武永平之間。政事清明。爲中興首。肅宗繼之。雖寬大長者。有光前烈。而馬防外戚。浸失防意。前此大旱之時。當封諸舅矣。賴太后不從而止。未幾遂以馬防將兵擊羌。雖曰幸而成功。然防當召還。未以罪免。下冬調防進位。市觸矣。猶功其賞。宜無其說。苟恭以言事忤防。有司承望風旨。上亦不察而罪之。觸弱外家之勢。凡先朝爲此明郎。綱目書防擊羌破之。詔徵防還。下恭獄免官。則恭有功無罪。燎然甚明。固已不待參考。而後知其爲防所陷矣。未年馬氏少衰。而竇氏遂熾。肅宗之政若此。孰謂其果優於先帝乎。

三月。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后。勳之女也。【質實】竇勳。扶風平陵人。融之孫也。

己卯

夏四月，罷治虖沱石臼河。【考異】（提要漏治字。）

初，顯宗之世，治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連年無成，死者不可勝算。帝以謁者鄧訓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其難成，具以上言，詔罷其役，吏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數千人。訓，禹之子也。【集覽】都慮，河經行地名。慮音閭。考量隱括：考，究竟度也。隱，亦括也。隱括，撥其要領也。【質實】虖沱，河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羊腸，坂名，注見周安王十六年。

冬十二月，以馬防為車騎將軍。○有司奏遣諸王歸國，不許。

上篤愛，不忍與諸弟乖離，故皆留京師。

【發明】既不許矣，而猶書之者，所以著上之友愛也。

四年，春二月，太尉融卒。○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考異】（馬廖上亦漏舅字。）

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方受爵而辭位，帝許之，皆以特進就第。【集覽】方垂：方謂四方也，垂，邊也。日夜惕厲：書冏命爲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注言常怵惕危厲，夜半以起，而以免其愆咎。

以鮑昱為太尉，桓虞為司徒。【質實】鮑昱：上黨屯留人，永之子。○六月，皇太后馬氏崩。

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但加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宮人二百，雜帛二千匹，黃金錢二千萬而已。

秋七月，葬明德皇后。○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楊終言：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宣帝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

庚辰

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固，超之兄也。【集覽】章句之徒，注見明帝永平二年。石渠故事，注見宣帝甘露三年。白虎觀，在北宮。承制問：承奉制詔以問議五經事。白虎議奏：今白虎通是也。山堂考索曰：白虎議奏凡四十篇，今所存本乃四十四篇，篇首於目，終於綜要，大抵皆引經斷論，非無稱制臨決之語。【質實】楊終：蜀郡成都人。魏應：任城人。淳于恭：北海淳于人。丁鴻：潁川定陵人。樓望：陳留雍丘人。桓郁：沛郡龍亢人，榮之子。班固：扶風安陵人。賈逵：平陵人。廣平，王國名，注見武帝元狩四年。

【書法】宣帝之後，諸儒嘗會石渠講五經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崇尊經也。

五年，春二月朔，日食。求直言極諫。

詔舉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集覽】巖穴：言林泉也。謂士之隱於巖穴之間者。

夏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

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

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集覽】思遲：猶言希望也。遲，去聲，冀而有所待也。側席異聞：側席為敬，不敢正坐也。異聞，前所罕聞者。所以禮勸賢良，欲來規諫也。子大夫：顏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也。人大夫學循問應對，故兼其官而稱子焉。

【書法】直書其事而貶義見矣。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書舉士者五，求言者三（詳文帝二年），惜也。帝之善未盡也。是故上書徵有行義者，下書賜帛遣歸，而昭帝之失見矣。下書舉直言極諫，下書以直言士補外官，而章帝之失見矣。

【發明】直言之士，固當出入禁闥，備過拾遺可也。以補外官，毋乃憂其末而失其本乎？直書于此，蓋譏之爾。

太傅憙卒。○遣弛刑義從就班超于西域。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西域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

衍不比敦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餘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集覽】莎車注見武帝元鼎二年竊冀未便僵仆竊冀望我未必便死疏勒注見光武建武二十六年義從蕃羌種名居湟中番辰姓名史畧曰番音潘【質實】平陵縣名注見新莽地皇三年

辛巳

六年夏六月太尉昱卒。○是月晦日食。○秋七月以鄧彪爲太尉【質實】鄧彪南陽新野人 ○以廉范爲蜀郡太守。

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集覽】民安作作則護反【質實】廉范字叔度杜陵人

【書法】中興太守可稱者前書杜詩張堪第五倫矣於是復書廉范皆良吏也自是以至漢末裴潛張嶷其庶幾焉若夫亂則李固張綱獨以能平盜賊稱則所遇之異也

壬午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等來朝。

帝以諸王將入朝遣謁者賜貂裘食物珍果又使大鴻臚持節郊迎帝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錢帛器物無不充備既至詔沛濟南東平中山王贊拜不名升殿乃拜上親答之每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上爲之興席改容皇后親拜於內皆鞠躬辭謝不自安【集覽】沛濟南東平中山王按東漢紀云沛王名輔濟南王名康東平王名蒼中山王名焉俱光武之子也

三月歸國詔留東平王蒼於京師。

【書法】未有書留者書留東平王蒼特筆也交予之

○夏六月廢太子慶爲清河王立子肇爲皇太子。

初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爲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竦二女亦爲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爲

子譖宋氏誣言欲爲厭勝之術乃廢慶爲清河王以肇爲皇太子出宋貴人使小黃門蔡倫案之皆飲藥自殺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同室出則同輿【集覽】厭勝厭益涉反廣雅云厭者鎮也小黃門注見武帝征和二年【質實】扶風郡名注見[illegible]清河國名注見安帝建光元年[illegible]蔡倫桂陽人

【發明】太子慶以無罪見廢原於竇后之誣陷也自光武寵陰后而廢太子故肅宗踵而行之亦出一轍詒謀不足以詒後嗣服不足以增光書之于冊其可愧矣

秋八月東平王蒼歸國。

有司復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疏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集覽】顧授回顧曰顧付人曰授

九月帝如偃師遂至河內【質實】偃師縣名注見唐肅宗至德二年河內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

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集覽】行秋稼行下孟反巡視田禾也脫粟米之粗糲者但脫去其殼也瓢飲以瓢而飲不用器皿也

【書法】書遂至何遂也與書不至而遂者異矣詳明帝永平四年

封蕭何末孫熊爲酇侯【質實】酇縣名注見高帝六年

【書法】末孫何不得其世也成帝之篇嘗書封蕭何六世孫喜爲酇侯矣於是再書嘉念功也蕭何之後綱目詳書之

癸未

八年春正月東平王蒼卒。

初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孝明皇帝大孝無違承奉遵行謙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

明帝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至是薨。謚曰獻。中傅封上王自建武以來章奏并集覽焉。【質實】原陵注見光武建武中元二年。顯節陵注見明帝永平十八年。

下梁竦獄。殺之。

太子慶之立也。梁氏私相慶。皇后以是忌梁貴人。數譖之。諸竇遂作飛書。陷竦以惡逆。竦死獄中。家徙九真。兩貴人皆以憂死。【集覽】飛書注見桓帝延熹八年。九真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

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能教勒子弟。皆驕奢不謹。楊終與廖書戒之曰。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放縱無行之客。覽念前往。可為寒心。廖不能從。防光大起第觀。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數加譴敕。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投書怨誹。於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悉免就國。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愆田廬。以慰朕渭陽之情。光比防稍為謹密。故帝特留之。後復有詔還廖京師。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讓樂善。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臣之所至願也。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司馬公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責憲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集覽】長君謂后兄馬廖也。長音展兩反。【許侯】謂馬光也。封於許。【渭陽之情】秦國風詩。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案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娶犬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弒。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文公。秦康公之舅也。時康公為太子。其母穆姬已卒。康公送其舅于渭陽。念母之不見。別其舅而懷思焉。渭水名。注見高帝五年。秦時都雍。至渭之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椒房】注見昭帝始元四年。【省闥】注見武帝後元二年。【沁水公主】明帝女也。沁水注見隋煬帝大業四年。陰喝顏師古曰。陰喝猶噎塞也。噎於結反。喝一介反。【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用猶以也。愈猶若也。指鹿為馬事在秦二世三年。【毀服】毀減損也。皇后自毀。斧減損其衣服。【正誤】【長君退讓之風】今按文帝立竇皇后。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為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今馬家等皆太后兄弟。楊終引竇長君為比。非指援也。【陰喝】今按陰即瘖字。喝即喝字。詩噎啞也。亦作暗。史記恐喝諸侯。謂相恐嚇也。何用愈趙高。今按愈猶勝也。言與趙高等也。

下雒陽令周紆獄。尋赦出之。

周紆為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竇篤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拔劍擬篤。篤以表聞。詔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之。【集覽】【周紆】紆邑俱反。字或作紆。【跼蹐】跼其欲反。曲也。蹐井亦反。累足也。跼蹐然。詩正月。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箋云。局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上下皆可畏怖。【貰出】貰赦也。貰市夜反。【質實】【周紆】下邳人。下邳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

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

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寘。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超。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集覽】【三至之讒】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不信。三至而後信之。【內省不

論語：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注：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以鄭弘爲大司農。

舊交趾貢獻，皆從東冶汎海，沈溺相繼。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自是夷通。在職二年，所省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饑民。帝從之。〔集覽〕嶠道，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嶠南。〔質實〕零陵，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桂陽，郡名，注同上年。一統志云：東冶，漢之縣名，屬會稽郡。漢末改曰東侯官。吳屬建安郡。晉析置原豐縣，爲晉安郡治。隋開皇中，始改原豐爲閩縣。五代時閩改長樂縣。宋復爲閩縣。元、明仍舊。本朝因之，爲福州府治所，仍屬焉。鄭弘，泰山剛人，昌之弟。

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詔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而閒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帝皆納之。〔集覽〕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見論語憲問篇。嗇夫捷給，事見文帝三年。絳侯木訥，絳侯周勃也。高帝謂爲厚重。定三秦，攻項籍，擊臧荼，以功封絳侯，食絳邑。木訥，注見惠帝二年。〔質實〕韋彪，扶風平陵人，賢之曾孫。

秋七月，詔禁治獄慘酷者。

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者多酷，鉆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宜及秋冬治獄，明爲其禁。〔集覽〕掠者唯得榜笞立。劉伯莊曰：掠，音亮，考掠也。榜，音彭，字或從手。郎若也。榜笞，捶刑也。應劭曰：立者，以一人背之，令其立而受榜笞。令丙，爲篇之次也。前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箠長短有數。箠，主蘂反，折竹之具。漢景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竹也，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畢一罪，乃更人。鉆鑽。鉆，通作鉗，其廉反。鑽，作頭反。倉頡篇曰：鉆，鈦也。鈦，徒蓋反。說文：在頸曰鉗，在足曰鈦。鑽，臏刑也，謂去其膝蓋骨。

〔書法〕景帝之世，書詔治獄者，務先寬，於是再見。然帝之寬厚長者，又有大過於景帝者矣。

八月，太尉鄧彪罷，以鄭弘爲太尉。○帝南巡。

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集覽〕設儲跱：儲，陳如反，積也。跱，通作偫，音丈里反，具也。顏師古曰：設儲跱，豫備器物也。自將徒，支柱橋梁。自將，領也。徒，供給作者。支，通作枝。柱，通作拄，音主，與支撐也。小柱爲枝，斜柱爲撐。支之梁，其梁即橋也。又橋有木梁、石梁、舟梁，皆謂之橋耳。〔正誤〕自將徒。今按：不必言司空親自將徒，但謂官可自備工役，斷無不役民夫耳。

冬十月，至宛。以朱暉爲尚書僕射。

暉嘗爲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及脩武帝均輸之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共劾奏暉。帝寢其事。詔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集覽〕南陽宛，[illegible]朱暉，字文季，南陽郡宛邑人。黃髮，黃耇也，皆老人之稱。[illegible]更生黃者。〔質實〕駁議，謂論議各異也。雷同，古者雷[illegible]和之義也。雷發聲，百里一同，故事無可否而同之者，謂之雷同。記曲禮曰：毋雷同。注：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楚辭九辯：世雷同而炫耀兮。文公集註：雷聲相似，有同無異也。〔正誤〕黃髮無愆。今按：書秦誓：尚猷詢兹黃髮，則罔所愆。註：黃髮賢老也。言謀于黃髮之人，則行事無所過。詔意則謂朱暉等賢老之人無過也。〔質實〕宛，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臨淮，郡名，注見新莽天鳳四年。

十一月，還宮。○以孔僖爲蘭臺令史。

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善。鄰房生梁郁上書告駰、僖誹謗

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信以書自訟曰。凡言之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爲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卽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臣等受戮。死卽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爲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卒然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集覽】已忘其前善爲句。孔僖傳作忘其前之爲善。注武帝末年好神仙。征伐四夷。信不盡。戶口減半。鄰房注房太學中房舍也。生太學中生員也。其鄰房之生。姓梁名郁。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唱導引之義。齊襄公弑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管仲傅之。次弟小白奔莒。後公孫無知弒襄公。高國陰召小白於莒。魯亦遣糾。而使管仲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先入得立。是爲桓公。遂厚禮管仲。以爲大夫。此是親揚先君之惡。以唱率管仲也。蘭臺漢官儀曰。御史臺率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又百官表。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

【正誤】及後恣已忘其前善。今按及後恣已四字當爲一句。言恣其已之欲也。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今按集覽援引雖詳。而不見親揚其惡之事。國語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迎而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仲乃對以致霸之術云云。

【書法】一令史耳。何以書。錄賢也。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損棄。兄感其言。遂爲廉絜。均仕爲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皆賜牛酒。【質實】

乙酉

【廬江】郡名。注見景帝四年。東平國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南陽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一統志云。安陽漢之縣名。屬漢中郡。晉改安康縣。屬魏興郡。南齊屬安康郡。隋屬西城郡。唐置西安州。貞觀初州廢。屬金州。至德初改爲漢陰縣。宋因之。紹興初徙治新店。元省入金州。本朝復置。改屬漢中府。

【書法】嘉賞善也。終綱目書賜穀二。是年齊甲戌年鸞帝以嘗美也。賜民穀不與焉。

詔除妖惡禁錮者。

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如有賢才。没齒無用。朕甚憐之。諸以前妖惡禁錮者。皆蠲除之。【集覽】往者妖言大獄。明帝時楚王英與顏忠等造圖書謀逆。禁錮。禁止錮塞其仕進之路。

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著爲令。

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爲令。【集覽】復其夫勿算一歲。復注見高帝五年。勿算注見宣帝地節三年。

【書法】漢初書令民產子復勿事。志仁政也。高帝七年。於是復見章帝識其者矣。

詔戒俗吏矯飾者。

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集覽】悃愊無華。悃苦本反。愊拍逼反。顏師古曰。悃愊。至誠也。無華。不事文采也。【質實】襄城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五年。

二月。行四分曆。

太初曆施行百有餘年。曆稍後天。上命編訢等綜校。作四分曆施行之。【集覽】綜校。錯綜而校正之。

帝東巡。

帝之爲太子也。受書於汝南張酺。至是東巡。酺爲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質實】汝南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東郡注見光武建武八年。任城國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

耕於定陶。柴告岱宗。宗祀明堂。三月。至魯。祠孔子。

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集覽】柴告岱宗。柴告。燔柴祭天告至也。岱宗。泰山也。爲四嶽所宗。故曰岱宗。爾雅。祭天曰燔柴。天高不可達。故燔柴以祭之。庶高煙上通也。書舜典。至于岱宗柴。馬融曰。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先登于位。告于天也。闕里。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其中有孔子宅。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即此也。案孔子生在鄉。長徙曲阜。仍號闕里。素王紀事云。廟東南三里。一木作南十里。有二石闕。蓋里門也。因名闕里。六代之樂。周六代樂記。雲門。黃帝樂也。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咸池。堯樂也。堯能禪舜。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韶。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大夏。禹樂也。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大濩。湯樂也。言湯以寬治民。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言其德能成武功。【質實】定陶。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一統志云。闕里在兗州府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即孔子所居之里。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禮鄉飲酒大射於孔子冢。族氏因以爲廟。藏孔子衣冠琴瑟車書。至漢景帝時。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敢壞。於壁中得古文經傳。又高帝過闕里。以太牢祀孔子。皆此。今爲宣聖廟。

至東平。祠獻王陵。【質實】東平國。注見獻帝興平元年。獻王陵在兗州府東平州北繞山上。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獻王之歸國也。驃騎府吏丁牧。周栩以王愛賢下士。不忍去。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之。皆引見。擢爲議郎。【集覽】栩。況羽反。

夏四月。還宮。假于祖禰。【集覽】還宮假于祖禰。還。音旋。返也。東巡而返。記王制。歸假于祖禰。假。通作格。書舜典。歸格于藝祖。用特。蔡氏傳曰。格。至也。至于廟而祭告也。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

【書法】綱目書巡二十九。始皇五。武帝七。煬帝三。帝亦三書焉。而書辭之詳。亦莫如四君者。然始皇武帝誇功德。求神僊。煬帝盛儀衛。矜服遊。皆奢欲之所發也。唯帝則舉古典。崇先聖。文治彬彬。視三君天淵矣。故還宮未有書假于祖禰者。於是備書之。

○秋七月。詔定律。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詔曰。春秋重三正。愼三微。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止用冬初十月而已。【集覽】春秋重三正。愼三微。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或書王正月。或書王二月。或書王三月。三正者。天地人之正。所以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所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爲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正月萬物莩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爲人正。色尚黑。王者以微曉奉承之義。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毋禁止之也。論因曰報。謂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無鞫獄斷刑之政。又詔曰。立春不以報囚。謂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囚。

冬。南單于與北單于戰。破之。【考異】南上漏匈奴二字。一本北單于作北匈奴。

北匈奴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是南單于與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虜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以慰安之。詔百官議朝堂。鄭弘。第五倫等以爲不可。桓虞。袁安等以爲當與之。虞廷斥弘。倫亦變色。司隸舉奏弘等。皆免冠謝。詔報曰。事以議從。策由眾定。誾誾侃侃。得禮之容。寢默抑心。非朝廷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中郎將。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集覽】度遼將軍。吳棠。【正誤】度遼。今按後漢書。南匈奴傳明帝永平八年。始置度遼營。以吳棠行度遼將軍事。章帝建初七年。坐事免。以張掖太守鄧鴻爲之。和帝永元二年。鴻遷大鴻臚。以皇甫稜爲之。今章帝元和二年敕度遼。則鄧鴻也。【質實】涿邪山。注見明帝永平十六年。武威。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年。袁安。汝南汝陽人。虞延。陳留東昏人。

【書法】讎夷相攻。不書。此何以書。讎勝受漢賞也。

丙戌

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書法】志仁政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發明】肅宗之治自初元以來如以圖讖與民禁治獄除慘酷除妖惡禁錮廩貸民聽養畜之類無非善政可紀之實至是又詔廩給嬰兒班班見於史冊綱目書之是以繼美文景光增前烈嗚呼自是而後漢治其衰矣）

○帝北巡耕于懷（【質實】懷縣名注見周赧王六年）（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集覽】騑馬[illegible]注騑車有一轅四馬中兩馬夾轅名服馬兩邊者名騑馬一名驂馬）

三月還宮。○夏四月收太尉弘印綬弘自繫獄出之而卒（鄭弘數陳竇憲權勢太盛奏憲黨張林楊光貪殘吏與光舊因以告之憲奏弘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勑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

王氏之禍昞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書法】凡書收某印綬皆無罪之辭也是故收董賢印綬不書收竇憲印綬不書收侯覽印綬不書）

以宋由為太尉。○五月司空倫罷（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然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程子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而倫視之[illegible]何待安寢與不安寢然後為私乎【集覽】貞白貞潔精白）

以袁安為司空。○燒當羌反（燒當羌迷吾及其弟號吾寇隴西隴西兵追獲之號吾曰誠得生歸必不復犯塞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即解散【集覽】迷吾須良之孫【正誤】迷吾今按須當作滇後漢書滇良燒當之玄孫子滇吾滇吾子東吾東吾

丁亥

諸弟迷吾等則滇良之孫也）

疏勒王忠詐降班超斬之（【質實】疏勒國名注見唐高宗調露元年）（南道遂通）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博士曹褒上疏請定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illegible]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集覽】[illegible]而無成也詩[illegible]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文公集傳曰[illegible]三年不或出於貳會禮之家名[illegible]之家相爭不定也堯作大章一夔足[illegible]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illegible]舜時典樂者也大章堯樂名[illegible]或作大卷列子黃帝篇堯使夔典樂[illegible]舞又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illegible]夔一足矣[illegible]夔之樂官止一夔而已[illegible]呂氏春秋

命夔為樂正[illegible]林溪石之音[illegible]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illegible]之瑟作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孔子家語五帝德篇宰我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夔龍典樂王肅注夔[illegible]然則夔是時夔亦典樂者也然其說則不同【正誤】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今按堯時夔已典樂[illegible]申命之耳書稱伯夷讓于夔龍後世多[illegible]言之未必[illegible]夔亦典樂者曰龍作納言）

章和元年春二月護羌校尉傅育擊羌敗死。○夏六月司徒虞免以袁安為司徒任隗為司空（【質實】任隗南陽宛人光之子）

秋鮮卑擊北匈奴斬優留單于（【書法】塞夷相攻不書此其書何[illegible]北匈奴自[illegible]斬之中國之幸也）

○護羌校尉張紆擊羌斬其帥迷吾其子迷唐據大小榆谷以叛（【集覽】大小榆谷[illegible]括地志云西羌中有大小榆谷【質實】一統志云榆谷在臨

洮府蘭縣西一百里有大小榆谷漢西羌居此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致強大常雄諸種。

○改元。

是時屢有嘉瑞言者咸以為美遂詔改元章和太尉掾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質實何敞平陵人。

書法改元不書此何以書譏信讖也是故漢好言者之說而改章和則書改元魏惑寇謙之之讖而改真君則書改元隋信袁充之讖而改仁壽則書改元皆譏之也。

八月晦日食。考異提要脫晦字。○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曹褒奏所撰制度。

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質實曹褒魯國薛人。

書法制度何前所詔定禮也然則曷為不以禮書之不成之為禮也雜以讖記是可以為禮乎書曰所撰制度以為徒褒之所撰云耳是故不成之為禮則曹褒前書定禮而後書所撰制度者成之為禮則張說前書定禮而後書開元禮成二十一年。

發明去年方書詔曹褒定漢禮今年已書奏所撰制度何其易耶大以先漢禮儀定於叔孫後漢儀禮定於曹褒一代大典乃由此二人之手其得失固自不言可知矣。

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

班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合五萬人救之超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莎車遂降龜茲等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集覽溫宿西域小國名徼于質實于寘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狩鼛饋伊清反遮也龜茲西域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莎車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中山王焉來朝。

上篤於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遣就國賞賜過度倉帑為虛何敞奏記宋由曰此年水旱公

私府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而賞賚過度損耗國資夫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明公位尊任重責大憂深宜先正己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矣由不能用尚書宋意上疏曰陛下恭親諸王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西平王羨等六人留京邑驕奢僭擬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歸蕃以荅衆望。集覽羨以淺反西平王名正誤西平王羨今按漢書無音當如字讀質實宋意南陽安衆人。

帝崩。

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范曄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集覽察察老子曰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林希逸曰悶悶不作聰明察察煩碎也。

書法賀善贊曰章帝之篇綱目書詔十六為愛民恤刑而發者十可謂仁厚之主矣而又留意禮樂尊師重學其失者獨廢太子殺梁竦二事耳所謂白璧之微瑕也。

太子肇即位。

年十歲。

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葬敬陵。質實一統志云敬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太后臨朝。

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弟篤景瓌皆在親要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集覽內幹機密幹與斡通注見成帝陽朔二年挹樞機馮野王字君卿宣元時人陰衛尉陰皇后弟陰興也鑒于有殷謂當以前人為監戒也周書召誥不可不監于有殷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質實竇憲

平陵人，歆之曾孫。

以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

竇憲以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在位，脩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會謁者韓紆嘗考劾父勳獄，憲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勳冢。**集覽**委隨：委曲隨從也。

書法哀帝之篇，王莽秉政，嘗書百官總己以聽矣。於是再見，則竇憲意也。竇憲以彪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得以自恣。彪雖有賢名，而觀莽、駿之專，則異矣。終綱目書百官總己以聽三。王莽、鄧彪、楊駿，惟鄧彪無責焉。

發明百官總己以聽，此古冢宰代其君諒闇之任也。鄧彪何人，乃敢當此？其實竇憲遂以虛名使之爲己利爾。新莽假此以移漢祚，鄧彪假此以濟權姦，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綱目書之，皆不沒其實，亦所以垂世鑒也。

諸王始就國。

書法書始何？著章帝之友愛也。先是，有司奏遣諸王，不許；至是而後始就國。帝之友愛，蓋終其身焉。

○夏四月，以遺詔罷鹽鐵之禁。○旱。○冬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爲車騎將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

考證當加弟於侍中之上。○謹按凡例曰：凡外戚貴重者書其爵，以著與政之漸，義微哉。

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南單于上言，宜出兵討伐，破北成南，令漢家長無北念。太后以示耿秉，秉言可討。太后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曰：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爲雄，弱者屈服。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以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蓋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內無功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會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之。尚書韓稜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何敞說宋由曰：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爲故事，三公不與盜賊。敞請獨奏案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兵伐北匈奴。**集覽**貪饕：河內之北謂貪曰饕。音盧。含反。蠹饕經從皆讀進以貪饕。文公集註：受財曰貪，愛食曰饕。受貪與通。左傳貪冰無厭。負注：方言，殺人而取其財曰饕。鐵上蠱饕者，見至設兩發。所者，謂此事發覺之處所。二府，宋由府、御史府。**質實**一統志云：都鄉，漢之縣名，屬涿郡，東漢末廢之，故城在順天府涿州西北，又名西鄉城。韓稜，舞陽人。耿秉，茂陵人，國之子。

書法前書太后臨朝矣，以鄧彪爲太傅，以遺詔罷鹽鐵，皆太后所以專此。書以竇憲爲將軍可矣，再書太后以者何？譏矣。此殺都鄉侯而以爲將軍，則責兩失之矣。其何敢書擊已降也。

發明竇憲以內險之資，行盜賊之計，收殺列侯於屯衛之中，又從而歸罪於人，首朝論不容，雖舉得實，始正其名，書卻致于重辟，以正王法。既不能然，乃聽其以擊虜自贖，爲有假天討之威，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之下，以爲罪人逃死之地，縱憲之罪，逆固自不可勝言矣。然主之於內以成其惡者，誰實尸之？故綱目特正其本，不曰憲請北伐，而曰太后以爲將軍，使擊匈奴，曰以贖罪，而後責始有歸。此蓋推原禍端之論，爲後世母后之戒也。

以鄧訓爲護羌校尉，擊迷唐，破之。

公卿舉鄧訓代張紆。迷唐率兵來脅小月氏胡，訓擁衛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開城，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鬭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莫不感悅。賞賂諸羌，使相招誘，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掩擊迷唐，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衆悉離散。**集覽**號吾，燒當羌種也，迷吾之弟。**質實**鄧訓，南陽新野人，禹之子。

己丑

孝和皇帝永元元年。春，鄧訓掩擊迷唐，大破之，諸羌來降。

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縫革爲船。置箄上。度河掩擊。大破之。一種殆盡。迷唐收餘衆西徙千餘里。燒當豪帥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屯田修塢壁。**集覽**箄音排。編竹木以浮水上。納質。因畏懼其侵伐。令子及貴臣往爲質。此質如字讀。塢壁。城堡也。通俗文曰。營居曰塢。**正誤**納質。今按質當音致。

下尚書僕射郅壽吏。壽自殺。

竇憲將行。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免冠固爭。前後十上。衆皆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與鳥獸無別。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匈奴遠遁。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

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太后不聽。又詔使者爲篤景起邸第。侍御史何敞上疏曰。今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復爲篤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以憂邊恤民。書奏不省。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厲音正色。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誹謗。下吏當誅。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義。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杜塞忠直。垂譏無窮。壽得減死。徙合浦。未行自殺。**集覽**篤景。竇憲二弟。合浦注見光武建武十六年。**質實**汝南西平人。

書法於是竇憲專橫。壽數言之。憲遂陷以誹謗。何敞駁論。壽得減死。徙合浦。未行自殺。則其不書被死徙何也。甚漢也。書曰下郅壽吏。壽自殺。若死於獄然。所以甚之也。

郅壽下吏。不書有罪。則其無辜爲甚明。前此肅**發明**宗朝書詔收太尉弘印綬。弘自繫獄。出之而卒。事亦類此。皆以斥憲故也。夫以肅宗之明。使竇憲得肆其姦。則幼沖之主。將若之何。此固郅壽之所不得免。而君子則深爲肅宗追惜者也。

夏六月。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竇憲耿秉出朔方。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其衆。降者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司馬吳汜奉金帛遣北單于於西海上。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集覽**稽落山。在匈奴中。燕然山注見武帝征和三年。**質實**燕然山。一統志云。鞮鞬國之塞三千餘里。後漢車騎將軍竇憲率羌胡兵出塞。與匈奴戰于稽落山。大破之。斬獲甚衆。憲登此山。勒石紀功。令班固爲銘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書法書勒功何。著憲罪也。故不書紀漢威德。[illegible]喜談而樂道之。

發明綱目書此。亦予之乎。曰。使寇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六月之所以薄伐。然且出境而還。其固古人之所美也。北匈奴自肅宗以來。綱目未嘗書其犯邊。今竇憲乃

以盛夏興師。攻無罪之虜。出塞三千餘里。揭地書之。不沒其實。正以著其窮兵遠討之罪。由是而觀之。則曰伐。亦以見師出無名之失矣。在燕然山。其義亦然。得其實矣。後二年。書竇憲出塞。書北單于而遁。亦然。

秋七月。會稽山崩。

質實會稽山。一統志云。在紹興府城東南十三里。[illegible]會稽。少康封少子無餘於會稽以奉禹祀。[illegible]春秋時越國。秦爲楚所併。秦置會稽郡。漢因之。治吳。順帝時始分吳郡。而會稽郡治山陰。[illegible]中改會稽爲東揚州。[illegible]初置越州。天寶初改會稽郡。乾元初復爲越州。[illegible]察使治於越。[illegible]氏以越爲東都。宋仍爲越州。紹興元年改紹興府。元爲紹興路。本朝爲紹興府。隸浙江道。

○九月。以竇憲爲大將軍。

考異按封拜以寵貴者。[illegible]二年。書以[illegible]封孔母馬。[illegible]母之子。尚書其屬。則此條不書。見傳綠關爵耳。

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竇氏兄弟驕縱。而景尤甚。奴客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

庚寅

（略婦女擅發緣邊突騎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瓌獨好經書節約自修尚書何敞上封事曰寵而不教終至凶戾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兄弟專朝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臣敞區區誠不欲上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祿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牾焉〔集覽〕突騎注見帝玄更始二年僭偪禮記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注不過名以僭上下不過分以偪下偪道也〔誓泉〕之說在春秋鄭莊公母武姜謀叔段莊公公與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嫌牾〕牾與啎同五故反逆也）

大水。

二年。春二月。日食。○竇憲遣兵復取伊吾地。車師遣子入侍。（〔質實〕伊吾盧名注見明帝永平十六年車師國名注見武帝太初元年。〔書法〕伊吾盧地於是三書矣。）

○月氏遣使奉獻。（初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攻不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請罪由是震〔集覽〕副王謂副貳王之名副王猶裨王也漢書匈奴傳注索隱曰裨副也音頻移反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裨將然〔葱嶺〕西域傳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西河舊事云葱嶺西域國名在天竺東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名葱嶺〔質實〕〔月氏〕西戎國名注見武帝元朔三年〔葱嶺〕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龜茲〕西域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封齊武王孫無忌爲齊王。威爲北海王。

辛卯

（初北海哀王無後肅宗以齊武王首創大業詔令復二國至是皆封〔質實〕齊國名注見桓帝永康元年青州北海國名注同上年。）

秋七月。竇憲出屯涼州。（〔質實〕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九月。北匈奴欵塞求朝。冬。竇憲遣使迎之。復遣兵襲擊破之。（北單于遣使欵塞稱臣欲入朝見憲遣班固迎之會南單于求滅北庭憲復遣中郎將耿譚將出塞襲擊北單于單于被創僅而得免南部黨衆益盛領戶三萬四千勝兵五萬〔集覽〕北庭注見武帝元狩四年王庭。〔書法〕求朝順節也迎之復擊之直書其事而意自見矣。〔發明〕欵塞求朝夷狄之向化也既書遣使迎之又書遣兵襲擊破之則詐謀爲甚矣竇憲專兵所爲如此漢朝尚可立國乎。）

三年。春正月。帝冠。（始用曹褒新禮擢褒監羽林左騎。）

二月。竇憲遣兵擊北匈奴於金微山。大破之。單于走死。（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左校尉耿夔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質實〕一統志云耿夔扶風茂陵人[illegible]金微山在[illegible]國之西可五千餘里。）

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竇憲以耿夔任尚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爲賂遺袁安任隗奏免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示天下之私若上能以義自割下能以謙自引則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而皇太后永無慚負宗廟之憂矣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懾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流涕天子大臣皆恃賴之〔集覽〕幹正王室幹與筦同如淳曰筦音斡今見管趙之管史記作音與也典齊趙之權也戰國策注管管權之管音專之也喑嗚

（帝極無聲哀矣本傳作噫嗚吏焰曰噫首賢嗚一故反歎傷貌【質實】傅毅茂陵人樂恢長陵人）

（【書法】於是樂恢諫用諸舅書奏不省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恢飲藥死直書竇憲殺之明微也綱目修而亂賊懼矣）

（【發明】憲自北伐之後威權自恣不復知有朝廷故綱目書遣兵取伊吾迎者憲也書遣使迎北匈奴者亦憲也書遣兵擊北匈奴者又憲也夫且征伐大事初無朝命而憲專擅行之今又賊殺尚書官長其罪當如何哉前史書憲等或迫而死然尤未正其名至綱目始書憲殺而發其罪益著況樂恢已乞骸夫以前制日特舉其官者主以著恢不失其節重憲之罪對憲凶于而家害于而國漢氏之不亡豈非幸歟）

冬十月，帝如長安，竇憲來會。

（帝幸長安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爲城旦【集覽】論爲城旦論盧昆反議決罪獄旦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

（【書法】綱目書來朝多矣未有書來會者書來會何憲不臣也書來會而憲之氣燄可見矣自元年至此綱目書竇氏外戚凡十二事而書竇憲者八往往皆斥名之憲專權自是一書竇憲還京師而黨以伏誅書矣）

（【發明】憲人臣也天子巡幸則當朝于行所而書曰來會者所以著其權勢之盛若敵國云爾履霜堅冰可不畏哉）

龜茲、姑墨、溫宿諸國來降。（【質實】姑墨國名注見安帝延光三年溫宿國名注見章帝章和元年）○十二月，以班超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帝還宮。

四年春正月，立北匈奴於除鞬爲單于。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欵塞竇憲請立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袁安任隗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安又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四十餘年屯又首倡大謀空盡北虜破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所養建立無功[illegible]不敢復保誓矣況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今立其弟豈不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勢驕訐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脅榮曰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集覽】於除鞬單于之名也鞬居言反領護說須保護之屯先父屯單于名其先父名比光武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八部共立比爲南單于款塞稱藩保塞降音壁余也除用周榮在袁安府宰士注見漢書地皇二年甘心封禪書注士音不甘心爲注謂心甘美也）

三月，司徒安卒。以丁鴻爲司徒。○夏四月，竇憲還京師。

（【書法】乘輿書還憲還其何以書憲從也儼然君矣故特書還）

○六月朔，日食。

（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擅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今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背王室向私門上威損下權盛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禁微則易救末則難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強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集覽】去事已往之事）

地震。○旱蝗。○大將軍竇憲伏誅。

（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鄧疊及弟磊母元與憲女壻郭舉舉父璜共相交結舉得幸太后遂謀爲逆帝知其謀而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以鉤盾令鄭衆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使清河王慶私求外戚傳夜獨內之[illegible]校尉勒兵屯衞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皆下獄死遣謁者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胡氏曰竇）

氏跟蹤已生逆謀誠欲誅之未易舉于和帝年纔十四乃能選用宦官密求故事勒兵收捕中外肅清是以繼孝昭之烈矣而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而鄭衆有功由是宦者用權驅致亡漢可勝歎哉○竇氏宗族賓客皆免歸故郡班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華嶠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譏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初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吏戶曹李郃諫曰竇將軍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請自行遂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太守獨不與焉○帝賜清河王慶奴婢輿馬錢帛珍寶充牣其第慶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亦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故能保其寵祿焉

[集覽] 第居[illegible]官表注中官所謂其處在少府監典諸近池[illegible]苑囿遊觀之處[illegible]宦者近習者也有心幾者[illegible]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illegible]

[illegible]竇憲封[illegible]以正法糾彈[illegible]之義○注見前中宮[illegible]驕於倫反[illegible]曰驕[illegible]妻名昭[illegible]大家[illegible]

[質實] 鄭衆[illegible]南陽犨人[illegible]注見光武建武十年[illegible]

[書法] 竇憲[illegible]自殺[illegible]綱目[illegible]自殺書自殺[illegible]罪[illegible]

以宦者鄭衆爲大長秋。

帝策勳賞以衆爲首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書法] 大長秋何宦闈職也以宦者爲之常事爾何以書賞功也自鄭衆與於大謀而宦者之權盛矣漢室之禍兆矣故謹書之。

癸巳

[發明] 竇憲之誅鄭衆誠與其謀而論功賞賚列爵用事則非宦者之所宜矣綱目揭而書之所以著亡漢之禍自此始也。

秋七月太尉由有罪策免自殺。

以黨於竇氏故也。

八月司空隗卒以尹睦爲太尉錄尚書事劉方爲司空。

初議立北單于睦方同袁安議及竇氏敗帝思前議故策免由而用方睦焉。

護羌校尉鄧訓卒迷唐復反。

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傿歎息曰此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爲訓立祠○蜀郡太守聶尚代訓爲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招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令譯田汜等送之迷唐遂與諸種共屠裂汜等以血盟復寇金城塞尚坐免[集覽] 傿於虔反。

屠裂　謂屠裂其體使共歃其血以結盟。

[書法] 上書訓卒遂書復反志訓功也。

五年春正月太傅彪卒。○隴西地震。○北單于畔遣兵追斬滅之。

[考異] 北上舊有匈奴字。

竇憲既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欲輔歸北庭會憲誅而於除鞬自畔還北詔討滅之破其衆。

[書法] 北單于未有書畔者此其書畔何漢所立也是故書畔[illegible]匈奴稱臣於漢則書[illegible]綱目之名分嚴矣。

鮮卑徙據北匈奴地。

鮮卑既據匈奴故地匈奴餘種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集覽] 萬落 落居也人所聚居故謂村落亦曰院落聚落。

冬十月太尉睦卒以張酺爲太尉。

酺與尚書張敏等奏曹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質實] 張敏河間鄚人。

梁王暢有罪，詔削二縣。（暢與從官卞忌祠祭求福。忌云：神言王當爲天子。有司奏請徵詣詔獄。帝不許，但削二縣。暢上疏深自刻責，請還爵土。上優詔不聽。）

護羌校尉貫友攻迷唐，走之。（貫友攻迷唐於大小榆谷，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以渡兵。迷唐遂徙依賜支河曲。【集覽】河橋，杜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賜支河曲，賜支者，西戎地名，禹貢所謂析支。王肅云：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鄭玄以爲山名也。河曲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南匈奴單于屯屠何死，單于宣弟安國立。（安國初爲左賢王，無稱譽。及爲單于，左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爲左賢王。師子素勇黠，多知數，將兵擊北庭，受賞賜，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爲師子所驅掠，多怨之。安國因是與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質實】五原，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八年。）

甲午

六年，春正月，使匈奴中郎將杜崇等殺安國，立左賢王師子爲單于。（安國與崇不相平，上書告崇。崇斷其章，因與度遼將軍朱徽上言：安國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起兵背畔。下公卿議，皆以爲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崇、徽并力責其部衆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亦是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驚去，舉兵欲誅師子。師子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徽遣吏曉譬，不聽。崇、徽因發諸部騎追赴之。安國舅喜爲等恐并誅，乃殺安國而立師子。【集覽】斷其章，杜崇遣斷安國所上奏章，不得達。）

司徒鴻卒。以劉方爲司徒，張奮爲司空。○秋，旱。○班超發八國兵討焉耆，斬其王廣。（【考異】討當作擊。【考證】討當作伐。初，龜茲諸國既降，焉耆猶懷二心。至是討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集覽】重譯，注見武帝元狩元年。重九譯。【質實】龜茲，西域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二年。焉耆，西域國名。注見新莽始建國五年。）

北匈奴降者脅立屯屠何子逢侯，叛走出塞。遣將軍鄧鴻等擊之，不及。鴻及杜崇等皆坐誅。（鴻坐逗留，崇及朱徽坐失胡和，致胡反，皆徵下獄死。【書法】夫是皆下獄死，書誅，正其罪也。）

以陳寵爲廷尉。（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敝之風，於此少衰。）

乙未

七年，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易陽地裂。（【書法】自宣帝地節元年書于定國，是後百六十餘年，廷尉不見於綱目矣。於是復見，嘉仁恕也。【質實】易陽，郡名。注見獻帝興平二年。）

（【書法】書地裂始此。終綱目書地裂三，書地坼二。詳靈帝戊午年。）

○九月，地震。

丙申

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爲皇后。○夏，蝗。

丁酉

九年，春三月，隴西地震。（【質實】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二年。）○夏六月，旱，蝗。除田租及山澤稅。（【書法】嘉恤民也。故蝗旱不書，綱目特書之。終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書旱五十八，而書恤旱之政者十二；書大蝗十六，書蝗三十七，而書恤蝗之政者二。詳文帝後元六年。其書之以異爲災者多矣。）

○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密，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遣從兄禪奏記三府，求得申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因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姊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殁之狀。三公請奏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質實】舞陰，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一年。）

葬章德皇后。○迷唐寇隴西，遣將軍劉尚討破之。【考異】（討，舊作擊。與元鼎六年討西羌同。）【考證】（討，舊作擊。）○九月，司徒方策免，自殺。○冬，十月，追尊梁貴人爲恭懷皇太后，葬西陵。

【書法】（東漢書后葬矣，不書地。此其書地何？志禮失也。於是妾母稱皇太后，葬稱西陵，非禮矣。終綱目后葬書地七，詳宣帝本始三年。）

○以呂蓋爲司徒。司空奮罷，以韓稜爲司空。

戊戌

十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司空稜卒，以巢堪爲司空。○冬，十月，雨水。○十二月，迷唐詣闕貢獻。

劉尚坐畏懦免，謁者耿譚設購賞，諸種頗來附。迷唐恐，乃降。

以劉愷爲郎。

初，居巢侯劉般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十餘歲。有司奏請絕其國。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爲郎。【質實】（居巢，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賈逵，扶風人。）

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考異】（南上舊有匈奴二字。）

己亥

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廩貸。

【書法】（志恤民也。發，通鑑不書，綱目皆書之。）

庚子

十二年，夏，四月，秭歸山崩。【集覽】（秭歸，秭通作姊，蔣洗反。秭歸郡南巴東也，今歸州是。案郡志：楚大夫屈原旣被放，忽然暫歸，有賢姊曰女須，亦歸，喻令自寬。袁崧以爲姊歸之名始於此。荊州記：秭歸縣北一百里有屈原故宅，方志且宅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尚在。）【質實】（一統志云：秭歸古地名，周爲夔子國地，戰國屬楚，東漢屬南郡，三國吳屬建平郡，晉因之，劉宋屬荊州，南齊屬巴州，後周置秭歸郡，治長寧縣，隋初郡廢，縣曰秭歸，屬巴東郡，唐置歸州，天寶初改巴東郡，乾元初復爲歸州，宋屬荊湖北路，建炎中屬夔路，元至元中陞歸州路，尋降爲州。明初廢州爲秭歸縣，屬夷陵州，後復爲歸州，以興山縣省入，今屬荊州府。）○秋，七月，朔，日食。○太尉酺免，以張禹爲太尉。【質實】（張禹，襄國人。）○迷唐復叛。

迷唐將入朝，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饑窘不立，入居金城。帝令迷唐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種人饑餓，不肯遠出。促使出塞，迷唐復叛，寇鈔而去。【質實】（金城，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年。河橋，注見晉武帝泰始十年。）

辛丑

十三年，春，正月，帝幸東觀。

帝因朝會，召見諸儒魯丕、賈逵、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集覽】（東觀，漢藏書之所。書郎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老子爲守藏史，復爲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言書之多也。）【質實】（魯丕，平陵人。黃香，江夏安陸人。香之[illegible]。）

【書法】（書幸東觀何？美崇儒也。書幸於此。綱目書幸二十有一，多矣，未有善於此者矣。）

秋，迷唐寇金城，郡兵擊破之。

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金城太守侯霸擊破迷唐，種人瓦解。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久之病死，其子來降，戶不滿數十。【集覽】（發羌，西羌別種。）

雨水。○冬，詔邊郡舉孝廉。

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束脩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爲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集覽】（束脩，謂檢束脩飭良吏之吏，或謂束脩爲束帶脩飾也。）

鮮卑寇右北平、漁陽。○司徒蓋致仕，以魯恭爲司徒。○巫蠻反，寇南郡。

（巫蠻許聖以郡收稅不均，怨恨遂反。）【質實】（巫，縣名，注見周赧王十六年。）

壬寅

十四年，春，安定羌反，郡兵擊滅之。復置西海郡。

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自是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燒何種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爲固，又近塞內諸種，故犯法者常從羌起。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修故西海郡，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戍之，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集覽】燒何，西羌別種。隃麋，扶風郡邑。隃音踰。規固，規圖固守也。委輸，注見高帝五年。夾河，夾逢留大河也。【質實】一統志：隃麋，漢之縣名，屬右扶風，晉省。隃麋，後周置汧陽郡及縣，以在汧水之陽故名。隋廢郡，以縣屬隴州，唐、宋、金、元皆仍舊。本朝因之，改屬鳳翔府。

夏四月，荊州兵討巫蠻，大破降之。【考異】此討字亦當作擊。○六月，

皇后陰氏廢，死。

陰后妒忌志恨，有言后挾巫蠱道者，后坐廢，以憂死。【書法】皇后陰氏廢何？罪辭也。故書死。終綱目皇后書廢者二十一，而以自廢爲文者三，武帝陳后、宣帝霍后、和帝陰后，實書死一而已。

大水。○徵班超還京師。

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爲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洛陽，九月卒。任尚代爲都護。尚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言。【集覽】曹大家，曹壽妻也，名昭。漢書注：家讀曰姑。離騷經：浞又貪夫厥家。駒庵注：婦謂之家，家叶音古胡反。察政，言爲政察察太明。蕩佚，史炤曰：無儀檢也。前書揚雄傳：簡易佚蕩。注：佚蕩，音鐵蕩，緩也。【正誤】蕩佚，今按蕩如字，佚音逸。方言：佚，惕，緩也。惕與蕩通，大槩寬大舒緩之意。

冬十月，立貴人鄧氏爲皇后。

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修婦業，暮誦經典。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惠。帝深嘉焉。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親醫藥，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每有讌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帝數失皇子，貴人數選進才人。及爲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中郎將。【集覽】外舍，外戚之家。內省，宮中，注見武帝征和二年。諸姬，美女曰姬。師古曰：姬本周姓，貴於衆國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禮記曲禮：離立者不出中間。注：離，兩也。是離[illegible]不遂，使其有理。今駒庵云：離如離羣，言孤特也。

司空巢堪罷，以徐防爲司空。

防上疏，以爲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科以勉學者。今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上從之。【集覽】甲乙科：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後順帝更修黌宇，補弟子，增甲乙之科，見儒林傳。家法，注見順帝陽嘉元年。章句，注見章帝建初四年。義有相伐，[illegible]。【質實】徐防，沛國銍人。

封鄭衆爲鄛鄉侯。【考異】按封爵例曰：凡宦者除拜當書者，皆加宦者字。此條分注宦者封侯自此始，而不書宦者，亦闕漏也。或云前書以鄭衆爲大長秋，已加宦者字，然延熹二年封單超等爲列侯，以單超爲車騎將軍，再書宦者，不[illegible]永十八年以鄭衆爲軍司馬，乃使匈奴之鄭衆，而非宦者之鄭衆，此宦者鄭衆者以別之。[illegible]凡宦者[illegible]鄭衆之上。○謹按書法例曰：封侯之[illegible]凡宦者封侯[illegible]加宦者字[illegible]鄭衆之[illegible]以其有功之[illegible]。○夫宦官封國者，非外戚則宦官也。竇憲伏誅，衆因而封侯，其用人如此，則朝廷何自而清，忠賢何自而進？東漢之亂，實基於此。當光武之業三傳而遂微，朱子立此一例，豈無意哉？故孝和即位之後，竇憲擅殺書易，鄭衆封侯書宦者，用垂戒於方來也。【集覽】鄛鄉，史炤曰：在南陽。鄛，士交反。一

宦者封侯自此始。

書法 元帝之篇，書宦者爲中書令而已，未有封侯者。至此宦者封侯，漢末之禍始此矣。書宦者封侯始此。終綱目宦者書封十一：是年鄭衆，安帝延光元年江京等，順帝四年孫程等，桓帝建和元年劉廣等，延熹二年單超等五人，侯覽等，靈帝光和二年，年，玄宗天寶辛未年魏符承恩，唐肅宗寶應元年李輔國，封侯非也，封下從之，斷錮。

發明 鄭衆封侯，何不獨宦者皆之，蓋已見之於前矣。夫以天刑絕嗣之人，而使之分茅胙土，將欲襲封傳後世，豈不適足爲笑，而深足爲戒哉。

十五年，夏四月晦，日食。

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常有蓼莪凱風之哀。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須留。

集覽 早離顧復：蓼，去聲。自夫文母也。詩蓼莪篇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顧我復我。注：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蓼莪凱風之哀：蓼莪，小雅，詩美人子能盡孝道爾。曰人哀父母生我劬勞而自哀傷也。凱風，邶風，詩曰母氏劬勞，曰母氏勞苦，盡孝哀母生來予諸病有之。其諸若甚分。蓼音六。燭擢宿留：宿，先就反；留，力救反。宿留待，索隱曰：古如字讀，猶言宿留而留有所須待也。又漢書清河孝王傳注：宿留，宿而留有所須待，不欲去，言行相待也。字或作偕。

正誤 遷當作今按李賢註不決之意。史記甘茂傳遷延，宋懿人端音故遷蝡。賢曰：遷懦猶有進退之貌。漢書音義：選懦，柔怯不能斷割。是以留諸王於京師，不遣就其國也。綱亦當與遷延同義。

雨水。○冬十月，帝如章陵。十一月，還宮。

質實 章陵：續志：章陵即春陵也。漢光武即位，改春陵爲章陵，復其徭役，置章陵縣於此。屬南陽。有春陵之故城，在棗陽縣南二十五里。

時太尉張禹留守，聞車駕當幸江陵，以爲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迴輿。

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

人主撫有天下，玉食萬方，若窮極異味，何求而不得。第矜念下民供億之煩，誠有所不忍爾。如宋仁宗計蛤蜊之費，一下筯二十八千，吾不堪焉。又中夜偶思燒羊，遂取[illegible]，宜存[illegible]。夫本行治，爲成儉德，庶有用之物，以備不時之需，皆此意也。況養生之道，尤以節飲食爲要義。朕自御極以來，凡所供儲饌，皆尋常品味，未嘗羅列珍羞，侈以自奉。然於日用當餐，猶加意薄飭，適可而止，頗得調攝之方。縱恣口腹者，無益而有損，此人惜所易忽，不可不慎。

嶺南舊獻生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送。臨武長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下不以貢膳爲功。南州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受獻。

集覽 十里一置，五里一候：置，驛也。候，封候也。

質實 臨武：五嶺之一也。漢縣，屬桂陽郡。嶺南屬郴州，五代晉時屬桂陽路。元屬桂陽軍。

書法 前此見書者美之也。此書詔太官勿受遠國異味之書。於是時，[illegible]宗[illegible]九年書以姚思藝爲檢校進食使。

甲辰

十六年，秋七月，旱。○司徒恭免。以張酺爲司徒。八月，卒。以徐防爲司徒，陳寵爲司空。○北匈奴請和親。

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

乙巳

元興元年，春，高句驪寇遼東。

質實 高句驪，東夷國名，注見新莽始建國四年。遼東，郡名，注見王政三年。

書法 高句驪寇邊始此。

○冬十二月，帝崩。太子隆即位。

考證 隆，當作皇后迎子隆即位。○謹按凡例曰：繼世曰太子某即位；有故，則隨事書之。和帝失子十數，後生者養于民間。帝崩，鄧后迎立，子隆爲太子即位。和帝在位時，固未嘗立也，當隨事書之，以著其實。

初，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爲太子，即位。

書法 天變遂事而已。然其間如書陳寵爲廷尉，書旱，蠲除租稅，書遣使循行廩貸，書詔太官勿受珍羞，蓋亦恤民之君也。方能遂發英斷，收攬權綱，而又尊儒術，褒勳無大過。豈乎始謀不遠，權奸雖除，而閹豎用事，遂爲東漢基禍之主。綱目書封鄭衆爲鄛鄉侯，重

惜之也。○惠帝之末，書太子即位，而不書立太子，他人子也。於是太后收皇子於民間，則其正統明矣，不書立，為太子何？迎立於發喪之後也。玄孫嬰則何以書？王莽居攝，嬰未嘗即位，書立為皇太子，所以正名也。然則隆不書立，與少帝何別焉？即位書名，所以為異也。兩漢太子不書立，二少帝、殤帝、沖帝以下，不書立太子者五世，非無子，則不早建也。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雒陽令王渙卒。

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外猛內慈，人皆悅服。至是卒官，百姓莫不流涕，為立祠，作詩絃歌以祭。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其以渙子石為郎中。【集覽】發擿姦伏，注見宣帝本始三年。【卒官】死於任所也。記曲禮：大夫死曰卒。【質實】王渙，郪人。

【書法】令未有書卒者，其卒渙何？錄循吏也。終綱目令長書卒者，一人而已矣。王渙之褒賢也。

【發明】令未有書卒者，書卒，渙也。書之者，蓋欲著其循良之績也。

孝殤皇帝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朔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集覽】襁褓：史記齊世家：成王少在襁葆。索隱曰：強葆即襁褓，古字少假借用之。正義曰：強闊八寸，長八尺，用約小兒而負之行。葆，小兒被也。顏師古曰：即今小兒繃。強，舉兩反。葆音保。絕席，注見光武建武八年。【正誤】特贊：今按贊即贊拜之贊，當見之時，不與羣臣同贊，而特贊也，與下文三公絕席同意。

封帝兄勝為平原王。【考異】帝字疑衍。按建武二年書封兄縯子章為太原王，十五年書追謚兄縯為齊武公，並不加帝字，則此帝字當刪。【質實】平原，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以梁鮪為司徒。○三月，葬慎陵。【考證】慎當作順。○謹按漢書帝紀，葬孝和皇帝於慎陵，章懷注云：俗本作順者誤。考之皇后紀，和熹皇后合葬順陵，而靈帝父孝仁皇稱慎陵，世之相去不遠，豈應襲慎陵之號？蓋孝和實葬順陵，而皇后紀可證也。章懷因正文傳寫以順為慎，遂注為俗本之誤者，非是。當作順陵為正。【質實】一統志云：慎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胡氏曰：和帝幼沖，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又安，方之章帝，實過之矣。

清河王慶就國，特加殊禮。

慶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祜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姬，況孫也。【質實】清河，國名，注見安帝建元元年甘陵。

【書法】書殊禮始此。終綱目通稱殊禮者十：清河王慶、梁冀、齊王攸、會稽王昱、大司馬溫、宋王裕、蕭道成、高歡、唐王淵、徐知誥。惟清河王書特加，齊王攸書陽、梁冀、會稽王昱、大司馬溫書加，餘皆自加而已。詳高帝十年。

夏四月，罷祀官不在禮典者。【考異】提要禮誤作祀。

太后雅不好淫祠。

【書法】罷淫祀也。自成帝書罷陳寶祠，於是再見。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所以賢太后也。終綱目淫祀書罷者三：殤帝延平元年，是年[illegible]罷[illegible]。書壞一：[illegible]八年。書特一：[illegible]辛酉年，宋[illegible]甲午年[illegible]。書禁一：唐高祖武德九年。書焚一：唐中宗[illegible]年[illegible]。

鮮卑寇漁陽，太守張顯戰沒。

鮮卑入寇，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掾嚴授諫，不聽，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而死。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殁於陳。

以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考異】以字下漏舅字，與永元元年書竇憲同。【質實】鄧騭，南陽新野人，禹之子。○司空寵卒。○五月，河東垣山崩。○以尹勤為司空。○雨水。○減用度，遣宮人。

太后詔減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郡國所貢，皆減過半。斥賣上林鷹犬，離宮別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又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宗室沒入者，皆為庶民。【集覽】導官，少府屬官。顏師古曰：導，擇也。導官主擇米。或謂徵名，非也。如淳曰：導官，太官之別也，主酒之官。

（內署。顏師古曰：卽中署也。百官表有內署門戶省。）

秋七月，詔實覈傷害，除其田租。

（詔曰：間者水災害稼，朝廷憂懼，而郡國欲獲虛譽，遂多張墾田，覽增戶口，掩匿盜賊，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自今以後，將糾其罰，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集覽】下比：比，毗至反，阿黨爲比。）

（【書法】書救災也，太后於是賢矣。終綱目書大水六十一，雨水十有五，而書遣使者七：武帝元狩三年，是年，安帝永初元年，宋乙亥年，唐太宗貞觀七年，德宗貞元八年，文宗太和六年，世主以災爲玩者多矣。）

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子祜入卽位，太后猶臨朝。

（后與兄騭定策禁中，迎祜【質實】拜長安侯，立以爲和帝嗣。長安，縣名，注見惠帝元年。）

（【書法】書太后迎何？太后私也。殤帝有兄，疾又非痼，獨與兄騭定策禁中，迎而立祜焉，以是爲私也。故特書太后。殤帝之初，太后臨朝矣，此其書猶臨朝何？病太后也，蓋爲病之。安帝於是亦十三年矣，而猶臨朝。綱目書猶，以爲可歸政而不歸也。終綱目書太后臨朝、稱制、攝殿、猶稱制、猶稱詔者二十有二，謂惠帝七年，而書猶者二：安帝鄧太后、桓帝梁太后。）

（【發明】春秋書猶，曰猶者，可已之辭也。是時安帝春秋十三，若輔以大臣，自可躬親庶政，故太后臨朝，綱目書猶以譏之。嗚呼！賢如鄧氏，君子猶不之予，況下於此者乎。）

詔檢敕鄧氏賓客。

（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爲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輙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書法】特筆也，太后於是賢矣。）

（【發明】鄧氏以賢德自居，故檢敕其家焉。書嚴，書之予冊，亦足少見其美，然未若釋然歸政之爲愈也。）

九月，大水。○葬康陵。

（【考證】謹按漢書，殤帝葬康陵，質帝紀敘康陵在恭陵上，而前漢平帝已名康陵。或曰：康本作庚，庚與康字相似，但少不同，遂誤爲康。章懷注云：在愼陵塋中庚地。今詳或人之說，及章懷註語，則當作庚，姑錄于下，以俟博學君子正焉。【質實】一統志云：康陵在河南府東南。）

（以連遭大憂，百姓苦役，方中祕藏及諸工作，減十之九。【集覽】方中祕藏：才浪反。於方中爲祕藏，以藏明器也。前書張湯傳：爲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豫作陵墓，而壙之，故言方中。顏師古曰：古謂掘地爲坑曰方，今荊楚俗土工築作，算程課者，猶以方計，非謂陵上也。如淳曰：漢舊儀：陵制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爲方城，開四門，各大車六馬，[illegible]物也。其明器之數，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隕石于陳留。

（【質實】陳留，縣名，注見秦二世三年。）

○冬十月，大水，雨雹。○十二月，清河王慶卒。○罷魚龍曼延戲。

（【集覽】魚龍曼延戲，注見武帝元封三年。）

（【書法】自武帝書作魚龍曼延，於是書罷，美之也。然帝徵天下散樂，而魚龍之戲尚存，則奇淫之習入人者深矣。書罷戲始此，終綱目書罷戲者四：是年，安帝永初元年，[illegible]）

○詔舉隱逸，選博士。

（樊準上疏曰：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化自聖躬，流及蠻荒。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華，宜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制。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集覽】倚席不講：顏師古曰：倚席，謂不施講坐也。【質實】樊準[illegible]湖陽人，宏之族。）

（【書法】書舉隱逸，綱目中書[illegible]而已，是年，宋[illegible]年。）

孝安皇帝永初元年春二月，司徒鮪卒。○三月，日食。○夏四月，封鄧騭及弟悝、弘、閶皆爲列侯，騭辭不受。

（【考異】此封字下亦漏弟字。）

（自和帝之喪，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許之。至是辭讓不獲，逃避使者，詣闕自陳，至）

於五六。乃許之。

【書法】書不受何？嘉讓也。書不受始此。終綱目書不受十九，書不拜三。外戚能讓者，蓋寓勸已。不受有二：有誠讓者，有僞讓者，有不滿者。是年鄧騭，[illegible]元年[illegible]，靈帝建寧元年陳蕃，[illegible]和二年呂[illegible]，獻帝初平二年劉虞，後主延熙十一年[illegible]，十二年司馬懿，晉孝武帝太元八年謝玄，宋[illegible]年蔡廓，[illegible]年[illegible]宗[illegible]元年王[illegible]，[illegible]二年郭子儀，穆宗長慶四年劉[illegible]，[illegible]代[illegible]中年周[illegible]，皆誠讓者也。獻帝建安十五年曹操，後主景耀元年司馬昭，晉安帝義熙六年以後劉裕，皆僞讓者也。[illegible]僖宗乾符三年[illegible]，朱全忠戊戌年圖王，則皆不滿者也。

五月，以魯恭爲司徒。

恭奏：舊制，至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以來，改用孟夏，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輕罪已正，不欲久繫，故特斷之也。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章帝定令，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而小吏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從之。【集覽】斷獄皆以冬至之前。章帝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注：報，猶論也。讞，正也。讞，魚列反。說文：議罪曰讞。記文王世子：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注：讞之言白也。

六月，罷西域都護及伊吾盧柳中屯田。【集覽】伊吾盧，注見明帝永平十五年。○柳中，明帝永平十七年，以關寵爲己校尉，屯車師前王部柳中城。【質實】柳中，縣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國。

西域都護段禧等保龜茲，道路隔塞，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於是罷之。

【書法】伊吾盧於是四書矣。

諸羌復叛。

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及罷都護，發羌數千騎迎之，羣羌散叛，諸郡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諸種[illegible]驚，大爲寇掠，遂斷隴道。然時羌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乃赦其罪。【集覽】楯，與盾同，食尹反，兵器，所以扞目蔽身。

秋九月，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司空勤。

三公以災異免，自此始。仲長統曰：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於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用其私人，殘擾百姓，使四夷叛逆，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水旱爲災，而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豈不冤哉！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耶？昔文帝愛鄧通，猶從申屠嘉之志，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能箝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而彈正者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百姓不安，天地多變，然後可以分此罪矣。【集覽】仲長統，仲長，複姓，統，名也。用其私人，詩大東篇：私人之子，百僚是試。註：私人，私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云：此言周衰，羣小得志。策讓，策，王言也。讓，責也。檢柙，猶言防範也。章懷曰：檢柙，猶規模也。揚雄傳：蠡迪檢柙。顏師古曰：檢柙，[illegible]括也。【質實】仲長統，高平人。

【書法】特策也。書策免多矣，未有書所以者，書以寇賊雨水，譏也。以大臣當天變，於是方進見之，然猶諱之也。自徐防、尹勤始，而漢世以爲故常矣。直書以寇賊雨水策免，深譏之。三公無所與焉，職也。書以寇賊雨水，非咎之徵，果咎物與？書某某以寇賊雨水策免矣，其書策免某某者，無罪者也。

【發明】東漢自中世以來，寇賊災異，輒策免三公。夫鎮撫中外，燮理陰陽，固三公職也。豈知是時戚宦用事，乃悉歸罪三公，可乎？然爲三公者，職思其憂，苟不得以行其志，奮亦不待譴，逐引身而去，可乎？苟居其位，委曰辯非己出，誰實尸之？故東漢諸公病在去之不早。綱目直書以寇賊雨水策免，雖欲苟辭其責，可乎。

詔減黃門鼓吹，及廐馬半食。○冬十一月，司空周章自殺。

【考異】按延平元年，司空寵卒，前書以尹勤爲司空。此上書策免司空勤，不書以周章爲司空，闕漏也。

鄭衆、蔡倫等皆秉埶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孫抱養爲己子，

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恐勝終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衆心不附，密謀誅騭兄弟及鄧悝等，廢太后及帝，而立勝。事覺，自殺。〔質實〕周章，南陽隨人。

〔書法〕終是周章謀立平原王勝，則曷爲不以謀逆書？勝長子也，疾又非痼，衆心歸之。清河之立，太后之私也。章位三公，與其他謀參立者固異矣，故不書謀逆。書謀逆，則疑於上官桀。然則予之歟？曰：予之，則不書自殺矣。后無大過，騭又延賢，章不量時而出此計，以爲其死也，自取之而已矣。故不書謀逆，以戒太后之自私；書自殺，以譏大臣之不審。

〔發明〕章旣自害，謀事覺而死，而不正其罪者，蓋是時太后臨朝，權歸鄧騭。平原親和帝之子，舍而不立，故章欲止其失，獨日所以無罪可書其然。章故忠帝室，亦無豪詞。何則？清河王慶故肅宗元子，無故見廢，今以其子紹成帝，亦大意。況太后制朝，瑣瑣分布，無有顯顯過失，章不度德量力，輕衆妄動，則是以殺其軀而已，書可答周章。自殺，謂非他人殺之也。

十二月，詔鄧騭及校尉任尚將兵屯漢陽以備羌。〔質實〕漢陽（郡名，注見靈帝建寧二年。）○地震，大水，大風，雨雹。（是歲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大水，二十八風雹。）

二年春正月，鄧騭擊鍾羌，大敗。○以公田賦與貧民。遣使稟貸冀兗流民。〔質實〕冀兗（冀，州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兗，州名，注見獻帝興平二年。）

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請減無事之物，省官吏作者。被災之郡，若[illegible]能給勝贍，可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之者，徙置荊揚孰郡。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民，卽擢準爲光祿大夫，使冀州，遣議郎呂倉使兗州，稟貸流民，咸得蘇息。〔集覽〕勝，音升。贍，時豔反。勝贍，足也。稟，筆錦反。說文：賜穀也。貸，土戴反。又，施也。漢西域傳，貸給諸國稟食。顏師古曰：稟，給也。讀曰廩。

〔書法〕以地震大水風雹故也。終綱目書大水六十二，雨水十五，而書虛恤者七，太后居其二焉，可謂賢矣。

夏旱。五月，太后親錄囚徒。

漢安帝時太后錄囚，具得枉實，行未還宮，澍雨遂降。史冊書之，芳以爲盛事，不知垂簾聽政亦非國家之福，矧親錄囚徒乎？漢室其益衰矣。

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卽收令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集覽〕洛陽寺，官之所止曰寺。收令抵罪。令，洛陽令也。抵罪。注見漢王莽元年。

〔書法〕書親錄囚徒何？嘉恤旱也。然則以母后與政無譏歟？曰：貶必於其重者，書稱臨朝，是以示貶矣。終綱目書大旱二十八，書旱五十八，而書恤旱之政者十有二而已。終綱目書親錄囚六，是年鄧太后，丙寅[illegible]

〔發明〕方告稟貸流民，又[illegible]此，然災異迭見，紛紛若此，何也？[illegible]天下於大[illegible]者，[illegible]參考觀之，[illegible]留意民事若后者，[illegible]

六月，大水，大風，雨雹。○秋七月，太白入北斗。

〔書法〕書太白入北斗，終綱目[illegible]

○冬，任尚與先零羌滇零戰，大敗。詔還鄧騭，留尚督諸軍屯。

鄧騭使任尚與先零別種滇零等戰於平襄，尚軍大敗。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龐參先以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敝。鄧騭宜且振旅，留任尚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讎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卽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集覽〕先零，零音憐。滇零，滇音顛。[illegible]

者幾縷也。杜甫曰：纖紝，謂纖縵布也。紝，如甚反。徒中，在因徒之中。顏師古曰：徒，供役作者也。【質實】一統志云：平襄，漢之縣名，爲天水郡治所，東漢末廢入秦州，故城在鞏昌府城東三百一十里。龍參縣氏人。

十一月，徵鄧騭爲大將軍。

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薦何熙、李郃等列於朝廷，又辟弘農楊震、巴郡陳禪等置之幕府，天下稱之。震孤貧好學，明歐陽尚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騭聞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餘，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集覽】東萊，郡屬青州，古萊子國也，今萊州是。令爲開，欲令楊震自爲子孫開置產業。【質實】荊州，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東萊，郡名，注見成帝永始元年。昌邑，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滇零僭稱天子，寇鈔三輔，校尉梁慬破走之。【考異】按征伐例曰：僭名號曰稱。據前後見稱皇帝、稱曰稱大王，不加僭字，唯盜賊曰僭號，不言皇帝，此僭字疑羨。【質實】梁慬，北地弋居人。

○地震。

三年春正月，帝冠。○京師大饑，民相食。

【書法】民相食民下無郡矣，前見於京師，至大異也。綱目書民相食十，若恐稱而中年而見於京師一而已。綱目書大饑二十六，請奏錄丁巳年書京師旱饑，并是年、相帝元嘉元年、唐高宗總章元年、代宗永泰元年、九年。

○司徒恭罷。

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而門下耆生或不蒙薦舉，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終不借之議論，學者受業，必窮核問，疑道成然後謝遣之。【集覽】高第，索隱曰：謂才優而品第高也。耆生，老書生也。禮記曰耆，注：耆，至也，言至老境也。耆，渠伊反。終不借之議論，謂終不假借一語而薦舉之。

夏四月，令吏民入錢穀得拜官賜爵有差。

選三公之語也。

南匈奴反。

漢人韓琮隨單于入朝，既還，說云：關東水潦，人民饑餓死盡，可擊也。單于遂反。

秋九月，海賊張伯路寇濱海九郡。○烏桓、鮮卑、南匈奴合兵寇五原。○冬十一月，南匈奴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遣中郎將龐雄將兵討之。【考異】此當書擊，誤作討，與元鼎六年討西羌同。據四年書敗蔞擊南匈奴破走之，則此年誤耳。【集覽】美稷，正義曰：縣屬西河郡。案西河中部之西河，云勝州東河也。

【發明】匈奴未有反，書南匈奴此年書南匈奴反者，已臣於漢，受其臬給，則其他夷狄比矣。既書其反於前，遂止其討於後，書法若此，謂尊中國也。

○十二月，地震。○有星孛于天苑。【集覽】天苑，正義曰：天苑十六星，如環狀，在畢南，天子養禽獸[illegible]暗則多死。

○雨水。○并涼大饑，人相食。【質實】并涼二州名。并州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書法】春書京師大饑民相食矣，於是再書并涼。終綱目書人相食十，帝居其二焉。若其一歲再書，則終綱目一而已矣。

○詔罷遣衛士，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侲子之半。【集覽】侲子，徐廣曰：侲音震，又音真。史記作侲。西京賦：侲子萬童。薛綜注云：侲之爲言善也，善男童子也。舞於禁中而逐疫。續漢書曰：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漢禮儀志：先臘一日，謂之逐疫。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𧈢，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

四年春正月，元會徹樂，不陳充庭車。【集覽】不陳充庭車，故事：元旦陳列車輦充滿於庭，今不令陳列。○遣御史中丞王宗、青州刺史法雄討張伯

路。（〔質實〕法雄，扶風郿人。）○度遼將軍梁慬、遼東太守耿夔擊南匈奴，破走之。○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

（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郎中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園陵單外，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驅氐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以為然。詡因說禹網羅涼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集覽〕引領，引伸其頸也。謂長引其頸而怨恨也。疽食，疽蠹也。疽食按同蠹食。四府，謂太師、太傅、司徒、司空。西州，注見光武建武元年。〔正誤〕四府，今按當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見後漢書百官志、集覽第十二卷今之四公條下所引是也。〔質實〕虞詡，武平人。）

以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羣盜，平之。

（鄧騭以前議惡虞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為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猒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集覽〕中之，陰害之也。中，音竹仲反。朝歌注見秦王政六年。盤根錯節，顏師古曰：

樹根之盤互，木節之交錯，非堅利之器不能治之。背太行，背音佩。太行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敖倉注見漢王劉邦三年。猒權，猒與厭通。謂當知權變，不宜拘泥。〔質實〕馬稜，扶風茂陵人，援之族孫。成皋，縣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

三月，南匈奴降。

（龐雄等連營稍前，單于大恐，謂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脫帽徒跣，對雄等拜，於是赦之，遇待如初。）

先零羌寇漢中，太守鄭勤戰死。

（勤戰大敗，主簿段崇、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

地震。○夏，蝗。○張伯路降，復叛入海島。

（王宗、法雄與伯路連戰，破走之。會赦，賊以軍未解甲，不敢降。議者皆以為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入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走海島上。〔集覽〕海島，韋昭曰：海中山有依止曰島。〔質實〕一統志：大竹島在萊州府濰州城東八十里，即高公島也。舊傳有高公嘗漁於此。）

秋七月，大水。九月，地震。

（〔書法〕元帝初元二年書地震，七月書復震，異之也。此其一歲再震同時也，則其不書復何？一書至再，則不足以為異災。終綱目一歲再震十有二，詳例元年。）

○冬十月，太后母新野君卒。

（新野君病，太后幸其第，連日宿止。三公上表固爭，乃還宮。及薨，鄧騭等乞身行服，太后欲不許，問曹大家，勸后許之。及服除，詔騭復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騭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有大議與公卿參謀。〔質實〕新野，縣名，注見平帝元始四年。〔書法〕宣帝之篇，書外祖母矣，此其書太后母，何？帝自外入也。）

辛亥

五年，春正月朔，日食。○地震。○羌寇河內，詔遣兵屯孟津。

三月，徙緣邊郡縣避寇。遣侍御史任尚擊羌，破之。（先零羌寇河內，百姓多奔走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趙、常山、中山作塢候六百所。羌既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詔皆從之。百姓戀土，遂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太半。復以任尚為侍御史，擊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乃罷孟津屯。〔集覽〕塢，烏古，通作隖，小障也。城或作傿，封域也。風俗通曰：營居曰塢。司馬彪曰：候所以望烽燧。〔質實〕河內，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孟津，縣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魏郡，郡名，注見哀帝綏和二年。趙國，名注見景帝三年。常山，郡名，注見靈帝中平二年。中山，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一統志云：羊頭山在潞州長子縣東南五十六里，上有石，狀如羊頭，故名。〔書法〕徙民避寇，建武十五年嘗一書矣，於是復見。）

法雄擊張伯路，破斬之。（〔考異〕按綱目盜賊並書討捕，前年書遣法雄討張伯路，此僅擊字作誤。〔考證〕擊當作討，斬當作殺。）○秋，漢陽人杜季貢寇陷上邽。（〔考異〕按漢紀許生等皆稱賊，此乃賊字誤作人字。〔質實〕漢陽，郡名，注見靈帝建寧二年。上邽，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蝗。雨水。

凡果蔬之生各有其時必待氣足而熟食之乃可養人若皆務其萌使之先時早熟其味不全有何滋益朕自幼至今從未食也

壬子

六年，春正月，省薦新物二十三種。（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孰，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自今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集覽〕鬱養彊孰，鬱，藏也；彊，勉也；皆非自然。孰字本無四點，說文本食飪字，文選司馬相如賦：盧橘夏熟。〔正誤〕鬱養彊孰，今按此語，蓋火上中蒸鬱而養之，強使其熟也。彊，音上聲，俗讀去熟字。〔書法〕自世祖有太官勿受異味之詔，至和帝有詔太官勿受珍羞之書，於是又書省薦新物二十三種，皆可美者也。）

三月，蝗。○夏，詔封建武功臣。○五月，旱。○六月，豫章員谿原山崩。（〔質實〕豫章，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滇零死，子零昌以杜季貢為將軍。

癸丑

七年，春正月，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書法〕書譏，非古也。於是帝年二十，宜能從宗廟之事矣，而太后親為之。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所以譏也。）

○二月，地震。○夏四月晦，日食。○秋，蝗。

甲寅

元初元年，春二月，日南地坼，（〔質實〕日南，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長百餘里。（〔書法〕於是地坼長百餘里，大變也。綱目書地坼二，有百一十步者矣，秦庚申年有八十五丈者矣，成帝鴻嘉二年，未有甚於此者也。）

三月，日食。○遣兵屯河內以備羌。○夏，旱，蝗。○六月，河東地陷。（〔書法〕書地坼裂多矣，未有書地陷者。地陷，至是始大變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終綱目書地陷二而已。）

○羌豪號多掠漢中，斷隴道。校尉侯霸與戰，破之。（〔集覽〕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隴道，即隴山之道，注見光武建武八年隴坻。〔書法〕隴道何以書？書之，故攻守之際，地有關於大勢者，綱目必書之。故秦書絕太行道，周赧王五十二年；漢書斷隴道，是年；唐書斷斜谷關，僖宗中和二年。）

○冬十月朔，日食。○地震。

乙卯

二年，春，號多降。（校尉龐參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率衆降，參遣詣闕，賜侯印，遣之。參始還治令居，通河西道。〔集覽〕號多羌

（種名也。號吾之衆。令居注見武帝元狩四年。河西。漢武帝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今涼肅等州是已。光武時竇融據河西五郡。地斗絕在羌胡中。案五郡謂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質實〕一統志云。河西漢之郡名。本月氏國之地。後爲匈奴所據。武帝時始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金城等郡。以斷匈奴右臂。時號河西五郡。晉時張軌據河西爲前涼。呂光繼之爲後涼。及李暠據酒泉號西涼。沮渠蒙遜據張掖爲北涼。後魏分置西涼州。西魏更名甘州。唐時地屬隴右道。天寶中沒于吐蕃。大中間收復故地。宋金俱爲西夏所據。元立甘肅等處行中書省。理于此。以控河西諸郡。本朝初置甘肅衛。後改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於此。直隸陝西道。）

零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考異〕零昌寇秋。據下文書班雄等擊零昌。則此亦當書擊。是役四年書討叛羌。永寧元年書討羌。並同。）○夏四月。立貴人閻氏爲皇后。（后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鴆殺李氏。）

（〔書法〕於是帝即位九年。年二十二矣。立后之遲。未有如此者。而竟得如后。卒以亂朝。關雎憂在進賢。宜矣哉。）

五月。旱蝗。○秋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集覽〕無慮。應劭曰。遼東邑名。無或作巫。慮音閭。字或作閭。今廣寧路閭陽縣是。縣北山即醫巫慮也。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案輿地要覽。榆關以東行。南瀕海。北限大山。盡皆粗惡不毛。此山忽峭坂峻岺翠萬仞。全類江左。此醫巫閭山也。〔質實〕一統志云。無慮漢之縣名。屬遼東郡。爲西部都尉治所。晉爲平州。唐置巫閭守捉城。渤海爲顯德府地。置顯州奉先軍。金改爲廣寧府。領閭陽鍾秀兩縣。元改府爲路。國朝改爲廣寧衛。屬遼東行都指揮使司。）

○九月晦。日食。○校尉班雄等擊零昌。大敗。（詔班雄屯三輔。司馬鈞督關中兵。龐參將羌胡兵。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城東。爲杜季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季貢率衆僞逃。鈞令仲光收羌禾稼。光等散兵深入。羌設伏要擊之。光等兵敗。並沒。〔集覽〕仲光。鈞子名也。要平聲。要音邀。遮也。謂子使數人要於路。〔質實〕司馬鈞東萊人。）

冬。遣中郎將任尚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于丁奚城。破之。〔集覽〕懷令。懷縣之令也。懷注見周威烈王六年。追尾。章懷曰。尾猶言尋。〔正誤〕追尾。今按尾謂躡其後也。）

以虞詡爲武都太守。擊羌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

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埶。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集覽〕陳倉。括地志云。岐州陳倉縣東二十里。陳倉山在縣南。秦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即此。正義曰。三秦記云。太白山西有陳倉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燒山。山雞飛去。而石雞不起。崤谷。今陝州陝縣東二崤是。元和志云。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孫臏減竈事在周顯王二十八年。赤亭在隴西。漢屬南安州。今渭州襄武縣是。〔質實〕武都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一統志云。陳倉秦之縣名。漢屬右扶風。三國魏爲重鎮。晉末縣廢。苻秦時於縣界置苑川縣。後魏移苑川治陳倉。復爲陳倉縣。後周於此置顯州。未幾州縣皆廢。隋復置陳倉縣。屬岐州。唐至德初。因秦文公獲石雞之異。改寶雞縣。宋）

（金元仍舊。國朝因之。屬鳳翔府。〔崤谷〕在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即崤山也。一名嶔崟山。春秋時晉人及羌戎敗秦于崤。即此。自東崤至西崤相去三十五里。路極險絕。）

十一月。地震。○前虎賁中郎將鄧弘卒。

（弘性儉素。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太后追弘雅意。不許。但賜錢布。閶辭不受。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太后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集覽〕歐陽尚書。歐陽復姓。名生。字伯和。千乘人。事伏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子。相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長賓爲博士。論石渠。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書法〕（綱目在位書卒。未有卒前官者。卒弘何。錄賢也。儉素通經。后族如弘者鮮矣。終綱目以前官書卒者六人而已。是年鄧弘。桓帝建和三年荀淑。靈帝中平四年陳寔。晉懷帝永嘉六年衛玠。成帝咸康二年孔坦。宋丁卯年杜弘文。皆特書也。）

丙辰

三年。春。地震。○三月。日食。○夏四月。旱。○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破之。任尚又擊破之。〔考異〕（南上漏匈奴二字。六年同。）

○冬。初聽大臣行三年喪。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爲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乃詔聽大臣行三年喪。）

〔書法〕（書初何。喜復禮也。自文帝遺詔短喪。而漢世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終制。至是改之。故特書初。終綱目書聽行三年喪三。是年。桓帝永興二年。齊丙子年。魏。）

〔發明〕（三年之喪。自天子達。焉有名爲大臣。儀表四海。乃不得行終喪之禮者哉。書初聽大臣行三年喪。聽者是。前禁者非矣。雖曰幸之。蓋亦惜之也。）

地震。○十二月。任尚擊零昌。殺其妻子。

丁巳

四年。春二月朔。日食。○武庫災。〔質實〕（武庫注見景帝三年。）

〔書法〕（火災雖宮殿不悉書。唯武庫悉書之。重國備也。書武庫災始此。綱目書災十五。而書武庫災一。書火十一。而書武庫火三。桓帝延熹四年。晉惠帝元康五年。唐玄宗天寶十載。）

○任尚遣羌殺杜季貢。○夏四月。策免司空袁敞。敞自殺。

（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怨家封上之。敞坐策免。自殺。）

遼西鮮卑入寇。郡兵擊破之。〔質實〕（遼西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十年。鮮卑東胡種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年突厥。）○六月。雨雹。○益州刺史張喬討叛羌。羌皆降散。〔質實〕（益州注見後主建興三年。）○秋七月。雨水。○任尚募羌殺零昌。○越巂夷封離等反。〔質實〕（越巂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任尚擊先零羌狼莫。大破走之。西河虔人種羌降。隴右平。〔集覽〕（隴右即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地震。

戊午

五年。春。旱。○永昌益州蜀郡夷叛。〔質實〕（永昌郡名。注見章帝建初二年哀牢國。益州郡名。注見武帝元封二年。蜀郡名。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三郡夷叛應封離。衆至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

秋八月朔。日食。○冬十月。鮮卑寇上谷。〔質實〕（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

年。）○鄧遵募羌殺狼莫。封遵爲武陽侯。徵任尚棄市。

（自羌叛十餘年。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爲武陽侯。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檻車徵棄市。）〔質實〕（武陽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一年。）

〔書法〕（前書任尚募羌殺零昌。此書鄧遵募羌殺狼莫。功一爾。遵以功封。尚以功殺。私之也。直書譏之。是故馬防耿恭同破羌者也。防封而恭下獄。鄧遵任尚皆殺羌者也。遵封而尚棄市。馬鄧皆賢后族之權。猶若此。當時之公論安在哉。此書棄市罪辭也。任尚上書徵無罪焉。無罪而以罪辭。書甚漢也。）

〔發明〕（任尚自永初元年與鄧騭俱受詔討之。任次年書尚與羌戰大敗。宜即僨軍之誅。然竟無所行者。蓋使之戰敗也。至三年書尚有破羌之功。猶未足以補前失。未幾屯兵三輔。復與鄧遵擊破零昌。功頗著。又前年書尚擊零昌。殺其妻子。去秋書尚募羌殺零昌。又書大破先零。降種羌。平隴右。其功始有可備。至是諸羌瓦解。無復寇警。而尚乃召還棄市。何罪。鄧遵專有其功。尚不知權勢所在。猶與之爭。宜其自取。）

己未

（頗覆也。方是之時。鄧后臨朝。自以賢德過人。然刑賞國之大柄。當刑不刑。當賞不賞。謂之公道。可乎。與衆棄之。不書其罪。權要亦可畏也哉。）

地震。

六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大風。雨雹。

（【書法】永初元年書大風雨雹矣。二年再書。於是三書。終綱目書大風雨雹五。帝居其三焉。）

○旱。○秋七月。鮮卑寇馬城塞。鄧遵率南單于擊破之。（【質實】馬城塞注見順帝陽嘉二年。）○冬十二月朔。日食既。

（【書法】安帝自即位至是。纔十三年。書日食九。天戒亦至矣。帝質非幼。外則太后專朝。內則閻后妬忌。諸羌歲叛。天下多事。於是日食既焉。陰盛之證。豈不明哉。終綱目書日食既十有二。無不有應者。詳惠帝七年。）

○地震。○豫章芝草生。

（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以問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

（【書法】於是太守劉祗欲奏而止。則其書之何。予祗也。帝自永初至今。書日食十。地震十四。雨水旱蝗不絕書。而遂有芝草生焉。其不為瑞明矣。是故綱目於武帝上書甘泉產芝之。而繼書旱。於安帝下書豫章芝草生。而上書日食既。地震。世主亦可以默悟矣。終綱目書芝三。武帝元封二年。是年。梁乙酉年。）

益州夷降。

（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楊竦將兵擊封離等。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封離等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

敦煌遣吏屯伊吾。車師鄯善復降。

（初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為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集覽】上遣行長史索班。上遣行者。上奏於天子而遣之行也。有官表。郡守之下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索班。姓名也。伊吾注見明帝永平十五年。車師注

庚申

見武帝元鼎二年。鄯善注同上年。【正誤】乃上遣行長史。今按行長史。謂索班行長史事。未為真也。）

（【書法】伊吾盧於是凡五書矣。初書取伊吾盧地矣。書罷伊吾盧屯兵。則繼書匈奴復守其地。三書竇憲復取伊吾盧地。則繼書車師遣子入侍。四書罷伊吾盧屯田。則繼書西羌復叛。此書遣吏屯伊吾。則繼書車師鄯善復降。合而觀之。其為要地明矣。）

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車師後王共殺漢吏。詔復置都護屯兵。

（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索班。擊走前王。略有北道。曹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之。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河西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命將出征。然後匈奴遠遁。邊境得安。[illegible]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怒。思樂事漢。其路無從。今曹宗徒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要功荒外。萬無一成。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庫未充。師無後繼。臣愚以為不可許。宜於敦煌復置營兵三百人。及護西域副校尉。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illegible]此誠便。公卿難曰。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illegible]今欲通之。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腰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illegible]恐河西城門[illegible]開朝廷[illegible]屯戍之費[illegible]久長之策哉[illegible]者又曰。西域遣使求索無厭。一日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是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且西域來者不過稟食。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河西大被其害。【集覽】軍就。車師後王名。北道。即扶風郡栒邑也。栒邑注見光武建武六年。玉門關注見武帝元鼎二年。廟策注見宣帝神爵元年。廟勝之冊。要功荒外。要與徼通。音邀。求也。荒外。荒服之外也。蔡氏曰。以其荒野。故曰荒服。在

酉辛

要服外。蕭望之曰。荒服者。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樓蘭。注見武帝元封三年。焉耆。音嬋支。西域國名。于寘。注見武帝元狩元年。并涼。并州今太原是。正義曰。漢置太原府。來置并州也。涼部家奢也。漢改雍州曰涼州。爲刺史治隴西。**質實**并涼二州名。并州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沈氏當煎燒當羌人寇。**集覽**沈氏。東羌種也。續漢書曰。羌在上郡西河者。沈氏也。當煎。東羌種名。後或作煎當。燒當。注見光武建武中元二年。○夏四月。立子保爲皇太子。○校尉馬賢討羌破之。○秋七月朔日食。○大水。○以楊震爲司徒。○遼西鮮卑降。○地震。**發明**自鄧后臨朝。地震之異。史不絕筆。夫以地道主靜。宜靜而動。亦由婦人治事。反地之道。故數數震動。以著其應爾。當是之時。大水兩當。旱蝗日食。災異之象。間見層出。然獨建震尤多。天道豈不甚明。雖曰恐懼修飭。要之大本不正。終亦無補於事。綱目書之。或一歲再見。自永初初元。至是十四年間。凡十有五。皆所以示災應之形著。陰道之失。爲後世鑒也。

○免越騎校尉鄧康官。遣就國。太后從弟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諫。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集覽**絕屬籍。注見周顯王十年。**發明**安帝繼統。春秋十三。鄧后臨朝。至是歷十五載。合而言之。蓋亦年垂三十矣。謂之幼君不可也。鄧氏又總大權。略無返政之意。舉朝默默。莫敢出聲。鄧康以后戚之親。獨能數數進諫。太后倘能翻然悔悟。猶可救之。柔從而乃忿然怒斥。遣就國。惜乎康未能高舉遠引。奉還爵邑。退歸田里。致使觸忿而死。所得多矣。建光之際。鄧氏一門誅竄殆盡。康之得脫倖若竟芒然。亦幸而書免官而不言其罪。書就國而不言其絕。亦予之而不盡予者也。嗚呼微矣。

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隲爲上蔡侯。**考異**封字下隲男字。**質實**上蔡。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

仍豐穰。徵濟北河閒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爲開邸第。教以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豹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時帝已年長。久不還政。郎中杜根等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平原郡吏成翊世亦以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爲之言。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閒。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爲也。**集覽**乘堅驅良。堅。謂好車。良。謂善馬也。墨子曰。聖王爲衣服之法。堅車良馬。不知貴也。面牆。[illegible]曰。鄭正面而立。一無所見也。撲殺。[illegible]擊殺之。如格殺也。宜城。[illegible]塗諸地。[illegible]**質實**[illegible]南郡。漢置宜城縣。[illegible]漢南縣。[illegible]襄州。以[illegible]

因之。屬襄陽府。陳忠。沛郡柏人。寵之子。

葬和熹皇后。○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曰孝德后。**考異**妣上皇。○夏。高句驪鮮卑寇遼東。太守蔡諷戰歿。[illegible]**集覽**[illegible]

尊嫡母耿姬爲甘陵大貴人。**考異**[illegible]**質實**甘陵。一統志云。[illegible]府。屬[illegible]

書法既曰嫡母矣。而乃尊之爲甘陵大貴人。此何等稱謂也。直書于冊。其失自見。

○詔舉有道之士。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度。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發之。**集覽** 謇諤。楚辭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文公集註。謇與蹇通。直詞進諫已所難言。言之亦難聽。故其言之出。有不易者。如蹇吃然也。辯證曰。謇蹇於言也。蹇難於行也。又緣離騷借謇篇。或直言之諤諤。文公集註。諤諤直言貌。諺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周武諤諤以昌。殷紂諾諾以亡。諤與鄂通。晉國周舍對趙簡子曰。願爲鄂鄂之臣。管穴猶東方朔所謂以管窺天之意。此云如其管穴。謂言事者所見不達大。而所言或妄誕也。

書法 詔舉有道。終綱目一書而已。

以薛包爲侍中。不拜。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忍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埽。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集覽** 昏晨不廢。而猶盡定省之禮。定省之禮。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荒頓。荒蕪也。謂無利之田。頓。如字。讀曰頓壞之屋。賜告歸。注見武帝建元六年。

書法 書亡之也。書不拜始此。綱目書不拜三。是年薛包。唐敬宗長慶四年劉栖楚。晉丙申年周瑗。書不受十有九。詳永初元年。

徙封鄧騭爲羅侯。遣就國。騭自殺。貶平原王翼爲都鄉侯。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詣京師。以河間王子翼爲平原懷王勝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候伺左右。共毀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太后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閶。謀立平原王。帝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爲庶人。騭以不與謀。徙封羅侯。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貲產。廣宗等皆自殺。騭不食而死。故鄧康爲太僕。貶平原王翼爲都鄉侯。遣歸河間。翼謝絕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集覽** 悝弘閶三人名也。悝音魁。**質實** 西平。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一統志云。羅。秦之縣名。本春秋時羅子國。漢晉因之。皆屬長沙郡。隋屬岳州。後爲羅州。唐省之。故城在長沙府湘陰縣東六十里。都鄉。縣名。注見章帝章和二年。

書法 於是騭從封就國。不食而死。特爲以自殺書。條亞夫。龔勝。陳寵。皆書不食。其違之者也。騭爲賢臣。逼迫至此。綱目之所深惜也。西平侯廣宗等自殺。不書。詔許騭還葬。而書。

發明 安帝少號聰明。長多不德。嘗有不可。亦爲天下患。爾由今觀之。帝自親政之後。諂道讒諛大略亦可觀矣。帝既不能自反。方追咎鄧氏。讒貴寵幾。至於沒入貲產。而怒猶未息。必欲盡置死地而後已。故騭之自殺。書徙封。書遣就國。以見迫逐之意。帝亦可謂少恩者。然自騭而下。死者甚衆。綱目皆削而不書。何哉。太后制國。宗族盛顯。鄧氏苟有人焉。自當深明大義。力請歸政。如其言不見聽。則翩然遠引。屏迹山林。猶或可以自免。既不能然。乃貪於爵位。遲回不去。一旦太后棄朝。復何所卸。不書于冊。蓋畧之也。畧之者。蓋厭之也。其旨微矣。

詔許鄧騭還葬。

初。鄧后之立也。三公欲共奏追封后父訓。司空陳寵以無故事。不從。故寵子忠不得志于鄧氏。數上疏陷成其惡。大司農朱寵痛騭無罪。乃肉袒輿櫬上疏曰。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illegible]。利口傾險。反亂國家。遂令騭等罹此酷濫。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忠劾寵免官。衆庶多爲騭稱枉者。帝意頗悟。乃還葬騭等。諸從昆弟皆得歸京師。

書法 書許還葬何。予侍厚之也。終綱目書許還葬二。鄧騭。[illegible]。

以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爲列侯。

考異 按凡例。外戚當書其屬。建寧二年。書以董貴人兄子重爲五官中郎將。[illegible]四年。書以外祖母號爲安平君。則此當書耿貴人兄寶。孝德皇外祖宋楊。

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宋氏封侯為卿校侍中者十餘人閻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江京李閏皆封列侯與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王聖賤微得奉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以疏示聖等皆忿恚而伯榮通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為侍中得襲護爵震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故朝陽侯劉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而以其爵從兄瓌襲爵為侯且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陛下宜鑒既往順帝之則尚書翟酺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未有等比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昔文帝躬行節儉有議之者帝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不欲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敝卒有不虞危亡可待願陛下勉求忠貞誅遠佞諂割情欲省宴私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帝不省

【集覽】九德未事言有九德當未見其所行有德之事也書皐陶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蔡氏傳曰亦總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之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為可信驗[illegible]阿母[illegible]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illegible]欲為孤小之豚亦不可得也[illegible]【正誤】[illegible]【質實】[illegible]

【發明】初政所行[illegible]猶欲追怒鄧氏不亦繆乎[illegible]

秋八月燒當羌麻奴入寇馬賢追擊破之〇以劉愷為太尉。

居延都尉范邠犯臧罪吏議欲增錮二世劉愷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詔從之

【集覽】增錮二世增加禁錮其子孫不得敘用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昭二十年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注不遷怒也上善去惡惡並如字一盡上惡作烏路反【質實】居延縣名注見武帝元狩二年劉愷居巢侯般之子宣帝子孫也

鮮卑寇居庸關殺雲中太守【質實】居庸關注見唐武宗會昌元年雲中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〇帝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日。

石能取悅當世故為帝所寵

【書法】幸臣第書其事而[illegible]自見矣故書留飲十日所以志安帝之[illegible]日而還所以志後主之[illegible]五年其府二是年[illegible]唐太宗貞觀十四年[illegible]唐主存勗其[illegible]隋煬帝大業三年未有留[illegible]進御[illegible]府舍不[illegible]入寵臣之家是謂君臣為

【發明】寵[illegible]之十而乃臨幸佞臣之居留飲至于十日者於大書于[illegible]而甚其惡也

雨水〇冬十一月地震〇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尚書令祋諷等奏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貽則當世誠不可改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陳忠上疏曰高祖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建武之初政趣簡易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宦官不便之竟寢忠奏袁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為善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

【集覽】祋諷姓名也祋丁外反又音丁活反約禮之制注見文帝後七年遺詔短喪

（告寧之典。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顏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漢諸書云謁病。謁亦告也。寧。歸處家持喪服也。甘陵之恩。謂嫡母耿姬。甘陵大貴人。）【正誤】（甘陵之恩。今按安帝追尊其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乃所生母也。又尊陵曰甘陵。尊嫡母耿姬爲甘陵大貴人。集覽於甘陵之恩。不及其父母。而獨舉耿姬。何也。）【質實】（甘陵。縣名。注見本年前。）

【書法】（殺誕請也。前書初聽行三年喪。至是纔歷六年耳。蓋以陳忠之切諫。不能奪宦官之所不欲。人心之不肯甚哉。書惜之也。終綱目書復斷行喪二。是年。桓帝延熹二年。書聽。終不書復斷者。其惟魏孝文帝。丙子年。）

【發明】（元初三年。書初聽大臣行三年喪。至是纔六載爾。而又禁之。何哉。小人狃於弊俗。禮典廢壞。莫此爲甚。他時既復又斷。紛紛不已。迄書于冊。皆譏之也。）

十二月。高句驪王宮圍玄菟。州郡討破之。宮死。【考異】（此亦不當書討。與討西羌同。）

（高句驪王宮死。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使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質實】（玄菟。郡名。注見武帝元封二年。）

延光元年。夏四月。雨雹。（大者如斗。）

遼東都尉龐奮承僞詔。斬玄菟太守姚光。徵抵罪。（玄菟太守姚光。幽州刺史馮煥。數糾發姦惡。怨者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其子緄疑詔文有異。止之。煥乃上書自訟。徵奮抵罪。）【集覽】（歐刀。顏師古曰。刑人之刀也。或音一口反。）

【發明】（爲僞詔者。姦惡盜賊也。然郡太守非有大故。烏可遽行殺戮。綱目詳而書之。亦以見龐奮不審之罪。雖然。清明盛世。則無是事。此又綱目言外之意。）

秋七月。地震。○高句驪王遂成降。

（是後東垂少事。）

虔人羌與上郡胡反。邊兵擊破之。【質實】（上郡。注見秦王政三年。）○九月。地震。○冬。鮮卑寇邊。（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寇鴈門定襄太原。）

麻奴降。○雨水。○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竊聞使者所過。威傾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修道繕亭。徵役無度。賂遺僕從。人數百匹。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書奏不省。時職事專委尚書。而災異數見。輒免三公。忠上疏曰。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選以災異切讓三公。臣忠當獨不安。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宜責當而勿聽。上順國典。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集覽】（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韓嫣。漢武帝幸臣也。高帝時。韓王信入匈奴。至穨當城。生子。因名穨當。韓嫣乃穨當之孽孫也。嫣常與上臥起。江都王易。景帝之子。入朝。有詔得從獵上林。天子車駕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騎。騖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乃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後以姦聞。太后使使賜嫣死。漢書音義曰。嫣音偃。索隱音於建壹言二反。華通。天元之尊。易曰。大哉乾元。伊川傳曰。乾。天也。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乾剛之位。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發明】（按通鑑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綱目大書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其詞古簡異何哉。蓋謂之黃門常侍及中使。則其事隱而難明。謂之宦者及乳母王聖女。則其失曉然易見。夫以安帝親政。[illegible]裁。而所爲紕繆。往往若此。綱目所以特筆書之。詞繁而不殺者。正以著其惡而甚之。爲後世戒爾。東漢之治。自是日益亂矣。於帝乎何譏。）

汝南黃憲卒。

癸亥

汝南太守王龔政崇溫和好才愛士以袁閬爲功曹引進黃憲陳蕃等憲不屈蕃就吏閬不修異操蕃性氣高明憲世貧賤父爲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前見袁閬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爲無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游汝南過袁閬不宿而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暫到京師即還年四十八終范曄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集覽】袁閬（黃憲傳作袁閬謂頁文曰案閬字奉高閬字衰甫下文言奉高則閬當作閬）逆曰（逆迎也逆先便說猶各請茅塞之義）汎濫（汎音泛字從凡無點或作汎誤也濫通作濫並音覽反前書汎濫同宿濫而測深乎重淵須離沈泉穴出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從旁出也正出涌出也詩大東篇有冽氿泉采菽篇觱沸濫泉）玼吝（玼音此謂瑕疵致有謂吝惡也玼合作疵據說文當作疵玼古字也）故余曾祖穆侯（余我也范曄南朝宋人其曾祖名汪簡文時爲安北將軍諡曰穆侯）隤然（隤音頹也黃憲傳頹作隤）若及門於孔氏（孔氏謂宣聖也若使憲及爲孔子之門弟子）【質實】汝南（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王龔（山陽高平人）袁閬（汝南汝陽人安之玄孫）黃憲（汝南慎陽人）陳蕃（汝南平輿人）周舉（汝南汝陽人防之子）

【書法】布衣未有書卒者今黃憲以賢者書布衣書卒終綱目一人而已矣

【發明】一布衣而得書于冊至今使人有歎仰之心若後世詩德而充不可得而況沒世故則雖然于時舉世在位而賢者不於名不見絕而當世必至於辛而書之以爲何以當書之書也

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爲野王君【質實】野王（縣名注見五十二年）

【書法】王聖何乳母也自宣帝始封恩所保賜物而已未有封也至是而封君矣桓帝之世復侯其子焉惡子前下及元魏乃尊爲皇太后竇氏常氏甚故終綱目書封乳母二是年王聖順帝陽嘉二年宋

娥封乳母子桓帝永興二年書尊爲皇太后二宋壬申年魏癸巳年

【發明】此乳母也何不揭而書之蓋已見之於前矣夫以乳媼而列爵受封大書于冊漢治豈欲不衰其可得乎

○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質實】班勇（扶風平陵人超之少子）

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璫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請於敦煌復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撫諸國於是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集覽】呼衍王（注見明帝永平十五年）蒲類秦海（西域傳注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蒲類亦國名也又蒲類海注見明帝永平十六年）交河城（車師前王庭在焉本高昌地前書音義曰以河水分流繞城下故名交河括地志云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質實】柳中（縣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交河城（注同上年高昌）

秋七月丹陽山崩【質實】丹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雨水○冬以楊震爲太尉

耿寶薦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閻顯亦薦所親厚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而辟之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爲王聖脩第樊豐周廣謝惲等頗搖動遠近震上疏曰方今災害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而爲阿母起第爲費巨億廣惲兄弟依倚近倖與之分威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復得顯用白黑溷淆天下讙譁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集覽】惲（於粉反）

十二月地震○聘處士周燮馮良不至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爲國君獨

何爲守東閣之吏乎。燮曰。夫脩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質實】一統志云。東閣在汝寧府城東南四十里。即漢末周燮所隱之處。

三年。春正月。班勇擊走匈奴田車師者。西域復通。

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龜茲王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於伊和谷。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集覽】特加三綬。綬紱印之組也。謂兼三官。累印綬而服之也。武帝時。楊僕數有功。自請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即此。白英。龜茲王之名。姑墨。西域國名。治南城。北與烏孫接境。【質實】龜茲。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二年。溫宿。國名。注見章帝章和元年。

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策收太尉震印綬。遣歸故郡。震自殺。

樊豐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冢舍園池。震復上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

之象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拄而已。而親近倖臣。驕溢踰法。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前後所言轉切。帝既不平。而豐等憤怨。會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欲誅騰。震救之曰。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乞全騰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聽。竟殺之。及帝東巡。太尉部掾高舒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懷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懟心。帝然之。及還京師。便臨太學。即其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令耿寶奏震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弘農太守移良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爲隕涕。太僕來歷曰。耿寶傾側姦臣。傷害忠良。禍將至矣。胡氏曰。安帝之三公。無出震之右者。然人臣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媼而不能動。宜去久矣。至是始言。遂取殺身之禍。忠則忠矣。然其燭理不明。而處義不精。亦可惜也。【集覽】見徒。見。形甸反。役徒作者。枝拄。拄不足前寵也。與柱通。音冢庾反。撐也。小柱爲枝。邪柱爲梧。枝通作支。案章帝本紀。支柱橋梁。須行還上之。須。待也。行。下孟反。待帝巡行回還時上奏之。柴門。顏師古曰。柴讀作寨。字本作砦。釋文。籬落也。廣韻。注。山居以木柵。恚懟。恚。於避反。恨也。懟。怨也。乳媼。安帝乳母王聖也。媼。烏浩反。女老稱。【正誤】須行還。今按行如字。柴門。今按此謂寨斷其門。不通出入也。

【書法】未入宮何急辭也。帝之信讒。果矣。故特筆書之。是故書十二月晦殺魏其侯竇嬰。所以志武帝之忿。書未入宮策收太尉震印綬。所以志安帝之急。

【發明】楊震事昏庸之主。不能見幾而作。其死宜矣。雖然。此爲震言也。若夫自漢朝言之。則當時清白忠正。無出震右。乃以諫諍忤嬖倖而死。是時安帝保愛乳母。如護心腹。震雖欲納忠效節。不可得已。綱目書帝還未入宮策收印綬。所以見帝急於殺震如此。臨亂之君。知有小人而不知有君子。惟恐嘉穀之害稂莠也。哀哉。

夏四月。閬中山崩。【質實】閬中。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年。○秋八月。以耿寶爲大將軍。○九月。廢太子保爲濟陰王。

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殺之。太子數歎息。京豐懼。乃與閻后譖太子。帝怒。召公卿議廢太子。耿寶等皆以爲當廢。太僕來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遂廢太子爲濟陰王。居德陽殿西鍾下。來歷乃要結光祿勳祋諷。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張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使中常侍詔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羣小共爲讙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朝廷廣開言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返。當顯明刑書。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尚書令陳忠劾奏歷等。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歷。歙之曾孫也。【集覽】王男。太子乳母之姓名。邴吉。姓名。邴音丙。西鍾下。何[illegible]。倀。丑良反。鴻都門。三輔黃圖云。漢門名。靈帝本紀。置鴻都門學生。注。鴻都。門名也。於門內置學。屬通諫何言。屬。近也。通。同也。謂近日相要結而同入進諫者。所言如何。而今乃違背前約。輾轉。言其反覆也。詩關雎篇。輾轉反側。【正誤】西鍾下。今按西廂下

（懸鐘之所也。晉書頊琥府君謂賈充曰：當使爾死於鐘虡之間。及趙王倫篡，充子謐走之西鐘下，就斬之。）【質實】（來歷，南陽新野人。張晧，犍爲武陽人，留侯良六世孫。祋諷，涿郡人。武安，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嘉德，宮名，注見安帝元初二年。）

是月，晦，日食。○地震，大水，雨雹。

【書法】（帝即位至是十八年，書地震二十有二，書地陷者一，書地坼者一。綱目書地震一百一，而帝居四之一焉。終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地震之數無如安帝者矣。）

四年，春二月，帝南巡。○三月朔，日食。

【書法】（安帝即位十九年，書日食者十有三，而一歲再食者二，食三朔者一，食既者一。東漢日食之數無如安帝者矣。）

○帝崩于葉，還宮發喪。

（帝崩于乘輿，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以濟陰王在內，恐公卿立之，乃僞云帝疾甚，徙御臥車，驅馳四日至洛陽。）【集覽】（葉，式涉切，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乘輿，梁琛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也。）

【書法】（賈善翼曰：安帝即位至是發喪，所書一百七十七事，可爲羌寇盜賊者五十六，爲災變者七十，世道可知矣。其間抑侯寵厚保母，疾忠賢，崇其淫亂，亂何待乎。）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閻顯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迎北鄉侯懿入即位。【考異】（以下漏刻等字，[illegible]。）【考證】（當加見於閻顯之上。）

（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爲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群僚莫不哀之。）【集覽】（北鄉，鄉名，在濟北也。梓宮，韻會：天子棺也。顏師古曰：梓宮，天子之棺，以梓木爲之，親身之棺也。應劭風俗通曰：哭而葬喪曰梓宮者，存日所居，緣生事死，因以爲名。）

【書法】（綱目書尊皇后爲皇太后多矣，上必有書即位者也。於是北鄉未立，則就尊之，自尊也，名實正則可以爲劇矣。終綱目不書即位，書尊爲皇太后者二而已，是年、桓帝永康元年，皆臨朝。）

樊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王聖、伯榮徙鴈門。

（閻顯忌樊豐、耿寶，諷有司奏豐、寶爲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及謝惲、周廣下獄死，聖母子徙鴈門，而以弟景等爲卿校，並處權要，威福自由。）

葬恭陵。【質實】（一統志：恭陵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南。）

【書法】（徙辭有四：書徙某、某廢某徙、貶某徙，無罪之辭也；書某徙者，有罪之辭也。）

○秋七月，班勇擊斬車師後王軍就及匈奴使者。○冬十月，越嶲山崩。【質實】（越嶲，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北鄉侯薨。

（閻顯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

【書法】（北鄉侯書即位矣，曷爲此書北鄉侯薨？不成乎君也。其不成乎君何？太后私也。貪立幼君以久其權，而又不能以踰年，故不成之也。故皇子辯正也，未踰年而廢，則稱爵，弘農中平六年。北鄉侯非正也，未踰年而薨，則稱侯。綱目王侯書卒，此其書薨何？嘗即位也。綱目自分王外書薨之例七：其不成君、廢帝、皇后則謚爲帝爲后者也，不然而帝母也，公主有大功者也，舍是無薨道矣。唐會昌以後，方鎮宰相有書薨者，誤也。）

【發明】（北鄉既書即位，而不書崩者，不成乎君也。不書卒而書薨者，以臨大寶，異乎羣臣也。書之，擯絕也。）

十一月，地震。○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誅閻顯等，遷太后於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爲列侯。【考異】（當作封宦者孫程等十九人爲列侯。）

（初，北鄉侯病篤，孫程等十九人謀立濟陰王。是夜，入省門，斬江京、劉安、陳達等，以李閏權勢爲省內所服，脅與俱，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召尚書令以下從輦，幸南宮，登雲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將兵屯平朔門，且捘之。）

程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詩皆許諾。辭以衆少。顯使與登迎吏士于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景還外府收兵。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送廷尉獄。卽夜死。明日。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收顯及其弟耀晏。誅之。家屬皆徙比景。遷太后於離宮。又明日。開門。罷屯兵。封程等皆爲列侯。是爲十九侯。擢程爲騎都尉。初。閻顯辟崔瑗爲吏。瑗以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收江京。廢少帝。而立濟陰王。而顯日沈醉。不得見。乃告長史陳禪。欲與共求見言之。禪猶豫未聽。從會顯敗。瑗坐斥。門生蘇祗。欲上書言狀。瑗遽止之。禪謂曰。弟聽祗上書。禪請爲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集覽】[illegible]南宮雲臺。南宮注見高帝五年。雲臺在南宮。明帝永平三年。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虎賁羽林。虎賁注見新莽地皇四年。羽林注見昭帝元鳳元年。小黃門注見武帝征和二年。格殺。格。鬬也。相搏而殺之曰格殺。閻樊登。樊登名。傳召。傳。轉也。轉相傳而呼召之也。比景。縣名。屬日南郡。在南越地。後爲林邑所據。晉九眞太守灌邃討林邑王范佛。於其國五月五日立八尺之表。日景在表南九寸一分。故曰比景。比音毗。讀曰庇蔭之庇。景。音影。如淳曰。日中於頭上。景在己下。故以名縣。瑗坐斥。謂因他坐罪而被斥逐也。弟

聽祗上書。弟與[illegible]酈食其傳[illegible]漢酈傳【正誤】弟人每[illegible]從也。格殺。[illegible]九卷注。凡不用器械。而手格殺之。此說當是。後倣此。【質實】孫程。涿郡新城人。（[illegible]注見明帝永平二年）[illegible]瑗。安平人。駰之子。[illegible]

【書法】西漢之[illegible]諸大臣迎立代王。於是而書中黃門迎濟陰王。保入卽位。大臣之無謀可責矣。漢氏之將衰可見矣。故不書司空劉授策免。罪之也。遷辭。自二太后遷者。皆遷辭也。遷太后者。遷辭也。閻后譖廢太子。其罪大矣。其以遷辭書之何。非遷辭也。罪辭也。終綱目書遷太后于某宮六。（[illegible]）惟漢閻氏。唐武氏爲罪辭。

【發明】濟陰王位儲貳。乃以無罪廢黜。[illegible]閻后負立之[illegible]擅大權。[illegible]北鄉尋斃。大寶虛位。故孫程等得以定策迎立順帝。自是大統始得其正。可謂幸矣。然而漢治卒亦不振者。大策不出於廟堂。而由於閹宦故也。歐陽修著唐史謂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爲宦官所立者七君。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順帝之立。不幸類是。雖有聰明睿哲之資。猶將制於近習而不得有爲。況又昏庸孱弱者乎。書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入卽位。則漢氏之衰。從可知矣。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監諸。

葬北鄉侯。

以諸王禮。

司空劉授策免。

以阿附惡逆。辟非其人也。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詔以楊震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集覽】中牢注見昭帝元鳳元年。【質實】一統志。楊震墓在西安府華陰縣東二十五里。震卒時。有大鳥集喪前悲鳴。葬畢。始飛去。

【書法】葬臣不書。此何以書。嘉震賢也。綱目予存厚。故詔許鄧騭還葬書。改葬故太尉楊震書。終綱目臣書改葬二。（是年。唐中宗神龍元年。改葬王皇）后。宋路太后。唐息隱王。不與焉。○祭臣不書。此何

以書。嘉賢也。後樊豐敗而後褒楊震。宦官敗而後祭陳蕃竇武。（靈帝中平六年）遼東敗而後祭魏徵。（唐太宗貞觀十九年）[illegible]而後祭也。[illegible]二年。皆事後之思也。終綱目書祭臣六。（明帝永平二年）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

吏部尚書加二級臣宋犖謹奉

敕校刊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一

起丙寅漢順帝永建元年盡丙午漢桓帝延熹九年。凡四十一年。

孝順皇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

初議郎陳禪。以爲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郃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莊公秦始皇。怨母隔絕。後感穎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請率羣臣朝覲。郃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集覽**瞽瞍。孔穎達曰。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謂之瞽。配字曰瞍。瞽瞍亦無目之稱。鄭莊公秦始皇。怨母隔絕。後感穎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春秋。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謀殺其長子莊公。後莊公置武姜于城潁。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穎考叔爲鄭典封疆之官。莊公賜食。考叔請以遺母。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考叔勸公闕地及泉。隧而相見。秦始皇即位。太后與呂不韋通。始皇遂遷太后於萯陽宮。茅焦齊客也。諫之。始皇遂自駕迎歸。爲母子如初。闕。其月反。隧。若今延道。**質實**穎考叔。春秋時。潁谷封人。茅焦。齊人。

書法書朝太后何。予存厚也。是故朝太后不書。順帝書。是年。靈帝書。建寧四年。皆還后也。皆不久而以喪書者也。

皇太后閻氏崩。○二月。葬安思皇后。○隴西鍾羌反。馬賢擊破之。**質實**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戰於臨洮。斬千餘級。諸率種人降。自是涼州無事。**質實**臨洮。縣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秋七月。以來歷爲車騎將軍。○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爲尚書僕射。左雄爲尚書。

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三公劾詡盛夏拘繫無辜。爲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三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二日之中。傳考四獄。浮陽侯孫程等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徙邊。即赦出詡。程復上疏。言詡有功。語甚激切。帝感寤。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集覽**史魚死。即以尸諫。韓詩外傳。昔衛大夫史魚死。謂其子曰。我言蘧伯玉賢。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死不當理喪。殯於室足矣。子以父言聞之。君迺立召伯玉而貴之。子瑕而退之。坐論輸左校。論。盧昆反。議法也。輸作於左校。左校令。掌左工。屬將作大匠。傳考。傳音轉。客星守羽林。客星只是孛字變名也。天官書。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注。虛危營室。陰陽終始之處。常多姦邪。故設羽林爲軍衞。正義曰。羽林三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壘壁南。天軍也。出而不見。則天下亂。金火水入。軍起也。其占。古觀兆問也。無令從阿母求請。阿倚也。阿母。順帝乳母宋娥也。謂不可使張防從宋娥干求

請託。白璧不可爲。璧玉之性。善惡不相掩。記聘義篇。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後書黃瓊傳。皦皦者易汙是也。容容多後福。前書翟方進傳。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顏師古曰。容容。隨衆上下也。即莊子不擇善惡兩容頰適之意。林希逸云。無善無惡。皆欲其悅己。故謂之兩容。王臣蹇蹇。易蹇卦文也。注見安帝建光元年。蹇諤。喉舌之官。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後書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喉舌。尚書爲陛下喉舌。注引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曰。斗爲天之舌。以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正誤**傳考。今按傳當作株戀切。**質實**浮陽。漢之縣名。爲渤海郡治所。東漢末廢之。故城在河間府滄州東。左雄。南郡涅陽人。

書法書赦出之多矣。未有能起用之者。於是書以爲僕射。又書左雄爲尚書。帝可謂能從善矣。

遣孫程等十九侯就國。

程等坐爭功免官。徙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國。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謂司徒朱倀曰。朝廷非程等不立。今忘大德。錄小過。如道路夭折。使上有殺功臣之譏。宜急表之。倀曰。詔旨方怒。言必獲譴。舉曰。明公年踰

（八十。位居台輔。不於此時竭忠報國。欲以何求。遽而蒙罪。猶有忠貞之名。若皋言不足采。請從此辭。復乃表諫帝從之。復故尊士。質實 周舉。汝南汝陽人。）

增置緣邊兵也。（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單于憂恐。上書乞脩復障塞。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質實 朔方。郡名。注見武帝元朔元年。黎陽。縣名。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班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走之。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遼東郡。兵擊破之。〇三月。旱。〇夏六月。追尊母李氏爲恭愍皇后。（帝母李氏瘞城北。帝初不知。至是左右白之。感悟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葬恭陵北。）

遣敦煌太守張朗與班勇討焉耆。降之。徵勇下獄。免。（考異 討。當作擊。）（西域皆服。惟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與勇發諸國兵。兩道擊之。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元孟乞降。朗入受降而還。勇以後期徵下獄。免。書法 降之者。張朗也。書與班勇何。朗先期也。綱目惡專功。故並書之。朗不以先期罰。而勇反以後期罪。漢之無章甚矣。）

秋七月朔。日食。〇以許敬爲司徒。（敬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汙者。獨不及敬。當世以此貴之。）

聘處士樊英。以爲五官中郎將。（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隱於壺山之陽。州郡禮請。公卿舉賢良有道。安帝賜策書徵。皆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英不得已到京。稱疾。彊輿入殿。猶不能屈。帝乃設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爲必不降志。南郡王逸與英書。勸使就聘。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河南張楷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司馬公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羣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逸民。揚側陋。固爲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利澤施于四海。功烈格于上下。其或禮備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強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無是數者。則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或者恥不能致。乃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其可致者。乃貪位畏刑之人耳。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謹廉。仕不苟進。絜己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脩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飾僞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集覽 玄纁。易賁卦束帛戔戔。注。子夏傳云。五匹爲束。三玄二纁。象陰陽。韻會注。玄纁者。天地之正色。土無正位。託位南方。火赤與黃爲纁。不訾之身。顏師古曰。訾與貲通。不訾。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正義曰。訾。量也。言貴財富多。不可訾量。舉逸民。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揚側陋。書堯典篇。明明揚側陋。注。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蔡氏傳曰。側陋。謂微賤之人。范升之詆毀。光武時。韓歆欲爲左氏春秋立博士。范升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無因得立。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不可錄者三十一事。華士少正卯之流。范甯王何論曰。太公誅華士於齊。夫子誅少正卯於魯。孔子家語始誅篇。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五。一心逆而險。二行僻而堅。三言僞而辯。四記醜而博。五順非而澤。少正卯皆兼有之。此乃奸人之雄者。不可以不除。夫太公誅華士。皆異世而同誅者。故不可赦也。下盡注。士之爲人。虛僞亦聚黨也。有韓非謂華士耕而後食。鑿井而飲。信其如此。而太公誅之。豈所以爲太公者歟。少。去聲。正

誤不當之身今按此言身命至重不可量也范升之誣毀人。今按光武建武五年范升奏處士周黨等偃蹇驕悍釣采華名等語，即此事也。集覽誤甚。〔質實〕張楷，成都人，霸之子。南陽，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

以處士楊厚、黃瓊為議郎。

時又徵楊厚、黃瓊。厚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戹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固，郃之子也。少好學，郃為司徒，固改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集覽〕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嶢與堯通，音敲，堅硬也。皦，明白也。嶢嶢太堅易為玷缺，皦皦太白易為汙。汙即虞謝所謂白璧不可為也。杜甫寄唐十八使君詩：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汙貞。解名亦引此嶢嶢皦皦以為說。魯陽樊君：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縣人。驅驢負笈：笈，極入極聯二反，負書箱也。說文：笈，上負也。猶今人為木狀而跨背以負載物也。古人多言負笈，謂自負之。〔質實〕楊厚，廣漢新都人。黃瓊，江夏安陸人。魯陽，縣名，注見靈帝中平六年。

戊辰

三年，春正月，地震。○夏六月，旱。○秋九月，鮮卑寇漁陽。

己巳

四年，春正月，帝冠。○夏五月，桂陽獻大珠，還之。

詔曰：海內頗有災異，修政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以還之。〔質實〕桂陽，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

雨水。○秋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

虞詡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阸，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溉漕。頃遭羌亂，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計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從之，使謁者督從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浚渠為屯田，省費歲一億計。遂令諸

郡儲粟周數年。

冬，鮮卑寇朔方。

庚午

五年，夏四月，旱蝗。○定遠侯班始棄市。

始尚帝姑陰城公主，主驕淫無道，始積忿殺之，坐腰斬，同產皆棄市。〔質實〕一統志云：定遠，漢之縣名，屬漢中郡，後廢之，故城在漢中府西鄉縣治南。漢班超封定遠侯，即此。班始，扶風平陵人，超之子。陰城，漢之縣名，屬南陽郡，三國魏廢之，故城在襄陽府穀城縣北。

辛未

六年，春二月，以沈景為河間相。

河間王政傲很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慚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脩。

三月，復置伊吾司馬，開屯田。〔質實〕伊吾，屯名，注見明帝永平十六年。

帝以伊吾膏腴，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置司馬一人。〔書法〕於是六書伊吾矣。

秋九月，起太學。

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懈散，學舍頹敝，鞠為蔬園。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更脩黌，誘進後學。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質實〕翟酺，廣漢雒人。〔書法〕書，予之也。終綱目書立太學七。詳光武建武五年。

壬申

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定。僕射胡廣等諫曰：特神任筮，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選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

由是賢之。立以爲后。【質實】一統志云：胡廣，南郡華容人，剛六世孫。乘氏，漢之縣名，屬山陽郡，東漢末廢之。故城在兗州府鉅野縣西南五十里。漢梁商受封即此。梁商，安定烏氏人，竦之孫。

旱。○三月，揚州妖賊章河等作亂，殺長吏。○夏四月，以梁商爲執金吾。【考異】按凡例，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據晉咸寧二年書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唐神龍元年書贈后父玄貞上洛王，則此梁字當作后父二字。○冬，護烏桓校尉耿曄遣烏桓擊鮮卑，大獲。○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俗浸彫敝，巧僞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聚斂整辦爲賢能，以治己安民爲劣弱。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亭傳，責成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戾，引高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拜除如流，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守相

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如此，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而民各寧其所矣。帝詔悉從之，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强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可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駁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前世以來，莫或回異，宜下百官參其同異。帝卒用雄奏，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雄亦公直精明，能審覈眞僞，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爲濟陽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袁宏曰：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仕必是年也。特舉其大限以爲言耳。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爲格，不亦偏乎。【集覽】各懷一切。一切，苟且也，猶言權宜。顏師古曰：一切，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稅之如豺虎。稅之，謂聚斂也。春秋，鬭且廷見楚令尹子常，歸語其弟曰：吾見令尹，如餓豺虎。監項背相望。顏師古曰：謂前後相顧也。亭傳，亭，停留行旅宿食之館。傳，謂傳

舍，轉轉相傳，無常人也。離毀，離與罹同，遭也。毀，謗也。長吏，顏師古曰：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寬其負筭，景帝詔曰：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此亦寬其負算也。禮記曲禮：四十曰强，而仕。諸生試家法，受經於其師者，謂之諸生。後書徐防傳：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注：謂諸經爲業，各自名家。蔡倫傳注：貢父曰：諸儒各謂其師說爲家法。儒林傳：各令隨家法。注：諸生習詩者習詩家，習禮者習禮家，故言各隨家法。文吏課牋奏，漢文法之吏，課試牋表奏章。副之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也。副之，言往也。公府試中，再詣殿前覆試。顏淵，魯人也，名回，字子淵，以德行著名，年三十二而卒。子奇，齊人也，字子奇。按劉向新序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化。【正誤】觀政亭傳。今按胡三省注：郡縣長吏，備亭傳以奉過使客，監司亦以是觀政也。寬其負筭。今按李賢曰：負，欠也。筭，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質實】濟陽郡名，注見元帝永光四年。汝南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潁川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下邳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一統志云：顏淵，魯人，無繇之子，孔門弟子，天資明睿，聞一知十，居十哲之首，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歷代累封兗國復聖公，首配祀孔子廟。

庭子奇，齊人，年十八，爲阿邑宰，出倉廩以賑貧乏，邑內大化。永嘉，沖帝年號。【書法】課試，譏也。其後何與。廉舉孝廉限之年，且試家法，課牋奏，非初意矣。下書增爲四科，甚譏之。

閏十二月，恭陵百丈廡災。【質實】恭陵，注見安帝延光三年。

二年春正月，徵郎顗以爲郎中，不就。

上召郎顗，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鐘之奉，亡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宜念百姓之勞，罷繕修之役。二，立春以後陰寒失節，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少陽，春旱夏水，宜務節約。四，去年八月熒惑出入軒轅，宜簡出宮女。五，去冬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恐有羌寇，宜爲備禦。六，近者白虹貫日，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漢興以來三百二十九歲，於時三朞，宜大蠲法令，有所變更。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復

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集覽〕三台階 即泰階也。東方朔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凡六星。六符者。六星之符驗也。應劭引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又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蘇林曰。能音台。又三台注見武帝元封元年。累鍾之奉 奉讀與俸同。秩祿也。左傳釜十爲鍾。六斛四斗也。熒惑出入軒轅 熒惑注見成帝綏和二年。天官書。軒轅黃龍體。孟康曰。形如騰龍也。孝經援神契云。軒轅十二星。后妃所居。正義曰。軒轅在七星北。主風雨之神。天苑趨參 天苑注見安帝永初三年。參注見成帝元延二年。玉井 天官書。參下四小星。名玉井。歲無隔并 隔。否隔也。并。頻并也。書洪範八庶徵曰。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是已。漢成帝時薛宣上疏曰。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唐中宗時。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即此。〔質實〕郎顗 安丘人。

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

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又封梁商子冀爲襄邑侯。左雄上封事曰。高皇帝約。非有功不侯。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臣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海內所歡快。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率下。而與聖同爵。懼違本操。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俸阿母。可不爲吏民所怪。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商讓還冀封。〔集覽〕造生讒賊廢立 造作生事。讒害也。聖嘗譖太子乳母王男及廚監邴吉而殺之。又譖太子而廢之。〔質實〕一統志云。山陽 郡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襄邑 秦之縣名。漢爲陳留郡。北齊併襄邑入羌丘。隋復置襄邑。屬宋州。唐屬亳州。後仍屬宋州。宋屬應天府。崇寧間建拱州。以爲東輔。大觀中廢拱州。後復置。金改睢州。元因之。明以襄邑縣爲附郭。國朝省入州。屬開封府。野王 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二年。

〔發明〕順帝在儲貳之時。横罹廢黜。雖年方沖幼。亦必動心忍性。增益其所未能。由是繼統之初。非無閹宦。挾功擅朝。然政事無大繆錯者。亦其清明之本未甚澌汩爾。夫何至是春秋已十有八。乃使封爵乳母。親尋覆轍。備見於綱目之所書。何哉。蓋帝入貧不言。浸長浸昏。故爲聲色者惑之。所惑愈變。佞倖之所移。流而忘返。不自知也。嗚呼。王所非居州若儕。無子思。雖明智之君。且不能有立。況順帝乎。

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左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今冀已高讓。而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卒封之。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納之。〔集覽〕瞽言 語季氏篇。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又注見成帝建始四年。瞽說 行有佩玉之節 佩以玉爲之。貫以組綬。記玉藻篇。古之君子必佩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前五行志。行步有佩玉之度。注。玉佩。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間。玉鏘鳴焉。是爲行步之節度。〔質實〕漢陽 郡名。注見靈帝建寧二年。

京師地坼。詔引敦樸士對策。

洛陽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李固對曰。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無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今梁氏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宜擇其人。以輔聖政。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

十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遭雲漢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爲憂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扶風功曹馬融對曰今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天猶有不平之效民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贍而人足之量其財用爲之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利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必不多矣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也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矣上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卽時出制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僕射黃瓊救之久乃得釋出爲雒令棄官歸漢中衡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通貫六蓺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作渾天儀著靈憲性恬憺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阿母後竟坐構姦誣罔收印綬還里舍

〔集覽〕長水司馬百官表長水校尉其屬有司馬掌長水胡騎顏師古曰長水胡之名闕陽城門侯雒陽城十二門開陽一門之名也每門置侯一人屬城門校尉司啓閉出入初拜便眞除官曰拜漢舊除便得眞命不試守也源流至論曰平帝紀令二百石已上一切滿秩如眞釋者謂諸官吏初除皆試守滿歲稱職乃爲眞食全俸賦政賦班政教也詩賦政于外蹉跌蹉千箇反跌徒結反顏師古曰蹉跌足失據貌厭塞厭又音益涉反博雅云伏也事從中下謂此事自宮中降下作渾天儀渾胡本反蔡氏書傳曰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强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卽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次其內曰三辰儀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說多具載書傳璿璣玉衡下又宋渾天儀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三年靈憲著陵慮反紀通也張衡本傳作著靈憲筭罔論注云靈憲序曰昔有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爲渾體是爲正儀故立靈憲俗本與然衡集無筭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筭之因名焉性恬憺恬安憺靜也憺通作惔莊子曰平易則恬惔

〔質實〕扶風郡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縣張衡南陽西鄂人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書法〕京師地震綱目不書京師據成帝綏和二年和帝永元七年安帝元初六年延光元年叔二年冬三年凡前[illegible]順帝永建三年之類地道之變遠近不異也此其再書京師何震坼同月也警戒至矣是故代地震坼而趙以亡秦庚午年京師震坼而漢以衰綏和二年綱目地震書京師二順帝以同月震

坼書京師是年獻帝以一月再震書京師興平元年皆大異也終綱目舉教樸二元帝永興元年是年

〔發明〕順帝初年閹宦滿朝然無大變異者時方多冲天意若有待也至是年已浸長所爲日益乖[illegible]故上天譴告以與其知悟爾綱目上書封爵乳母下書京師地震京師地坼而分注載樸士對策亦首及此天變人言非不明白帝猶恬然不寤復昏不知尚可與之言乎

秋七月太尉龎參免

太尉龎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爲左右所毀司隸承風案之參稱疾廣漢上計掾段恭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也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欣欣聖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遣小黃門視參疾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殺之雒陽令奏參罪竟以災異免

〔集覽〕乘風姓名乘音剩上計掾掾余絹反官屬也上計注見武帝元光五年令與計偕中傷傷中害人也中竹仲反

〔正誤〕司隸乘風按之今按漢書龎參傳及通鑑本文及別本綱目皆作承風謂承望風指也司隸因龎參爲左右所毀故承風按之

也如作乘風亦通猶言乘勢謂爲姓名則非【質實】廣漢郡名注見成帝鴻嘉三年）

鮮卑寇馬城（【質實】一統志云馬城古塞名在永平府灤州城南二十里唐置馬城縣於此後廢之契丹割隸灤州金因之元省入義豐縣）

（是後其至鞬死鮮卑抄盜差稀）

甲戌

三年夏四月車師後部擊破北匈奴獲單于母○五月旱

（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貪佞帝曰貪佞者爲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群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張衡亦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衡又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上疏言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集覽】露坐不設帷帳而坐也東廂廂序也廡也前書周昌傳呂后側耳東廂顏師古注正寢東西室皆曰廂言如箱篋之形重膳重者也膳具食也庖人和味必如善故曰膳刑德八柄刑德八柄猶器之有柄言刑德由天子出非人臣所得預也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注見天官圖緯圖讖注見平帝元始四年緯謂七緯也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蓋漢末夏賀良之徒爲之以爲有讖必有緯也九宮易緯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氏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而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起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從中央遊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於坎宮始終於離宮也【風角】顏師古曰角隅也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八風注見新莽始建國二年不占之書讖書是也【正誤】刑德八柄今按德猶恩也書盤庚以動用非德與動用非罰對言又曰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說者謂用德猶言用賞與此德字義同八柄爵祿予置生五者德也奪廢誅三者刑也）

秋七月鍾羌寇隴西漢陽冬十月校尉馬續擊破之（【質實】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漢陽郡名注見靈帝建寧二年）○十一月司徒劉琦司空孔扶免（用周舉之言也）

乙亥

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考異】提要無以字）

（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承天順道也書奏不省【質實】張綱犍爲武陽人）

（【書法】自書封鄭衆爲鄛鄉侯而中官封爵矣於是聽以養子襲爵則德其立己故也私己甚矣書曰初病漢也）

（【發明】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此唐人李中敏書判之語也而不知其源已始於漢夫以天刑之人非有嗣續可傳之實而順帝乃始聽其以養子襲爵帝之愛厚宦者欲其流澤蕃衍勤亦至矣其如漢祚浸微浸滅何直書于冊失自見矣）

旱○遣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夏四月以梁商爲大將軍

（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遣使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李固爲從事中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祇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集覽】伯成之高莊子天地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

（爲諸侯而耕。）

秋閏八月朔，日食。○冬十月，烏桓寇雲中。○十二月，地震。

永和元年，冬十二月，以王龔爲太尉。（【質實】王龔，山陽高平人。）

（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爲讒佞所構，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群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事乃得釋。【集覽】亟自實：亟，紀力反，疾也。自實，自首其罪也。詣理：詣，往也。理，猶言理直也。感槩：前書郭解傳注，顏師古曰：感意氣而立節槩也。輒引分決：分，亦決也。注見宋明帝泰始七年引決。【正誤】詣理，今按古謂治獄官爲大理，詣理，謂往法司辯對也。）

以梁冀爲河南尹。（【考異】據延熹二年書封皇后兄子鄧康，此梁字上漏皇后兄三字。）

（冀嗜酒逸遊，居職縱暴，商客呂放以告，商讓之。冀遣人殺放，而推疑放之怨仇，捕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集覽】推疑：推音通回反。）

（【書法】再書以何？殊龔於冀也。綱目之別賢不肖嚴矣。西漢之世，書京兆尹八，自黃霸外，皆嚴能者也。東漢都雒百有餘年，河南尹無聞焉。於是始書梁冀，兄弟、徽、楊秉、朱儁，幾無人矣。終東漢書以爲河南尹三，因事見者三。）

武陵蠻反。

（初，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可增租賦。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至是，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集覽】賨布：賨，歛賨布也。今永州俗呼賨布爲女子布。荊州記云：秭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數十升。案南蠻傳，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之賨布。【質實】武陵：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四年。）

二年，春，以李進爲武陵太守，討平之。（【考異】討當作擊。）

（進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安。）

夏四月，地震。○象林蠻反。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勢轉盛。【集覽】象林：縣名，屬日南郡，古越裳國界，今南蠻林邑國也，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涯海，乃馬援所植。區憐：蠻姓名也。區，豈俱反，或音烏侯反。【質實】象林：縣名，注見後主延熙四年。）

冬十月，帝如長安。徵處士法真，不至。

（扶風法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徵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集覽】法真：處士姓名，字高卿。內外學：本傳作內外圖典。）

地震。

（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事諫之者，龔乃止。）

十二月，還宮。

三年，春二月，地震，金城、隴西山崩。○夏閏四月，地震。○以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招降蠻寇，嶺外悉平。

（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荊、揚盜賊磐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軍行日三十里，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事靜，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幷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爲九真太守，喬爲交阯刺史。喬至）

己卯

（開示恩信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嶺外復平。〔集覽〕長沙郡。屬荆州。今潭州是。十三州志。有萬里沙祠。而自湘州至東萊萬里。故名長沙。任將帥。任音壬。堪也。謂材堪爲將帥。四府。太傅太師司空司徒之府。〔質實〕九真郡名。注見後主炎興元年。日南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益州郡名。注見武帝元狩元年滇國。祝良長沙臨湘人。交趾郡名。注見唐宣宗大中十二年。）

秋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至是。雄爲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集覽〕臣生自草茅。士貧賤居於草舍茅屋之下。故云。）

（儀禮曰。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庶人曰刺草之臣。衛鞅因景監以見。注見周顯王八年。〔質實〕一統志云。趙宣子。晉人。即趙盾。夙之孫。衰之子也。爲晉世卿。制事典。辟獄刑。行諸晉爲常法。卒謚曰宣。賈季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也。韓厥晉人。景公時爲司馬。鞌之役。大敗。能執臣禮於齊君。鄢陵之役。逐鄭伯不敢逼。晉遷新田。用其謀。卒謚曰獻。）

冬十月。燒當羌那離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十二月朔。日食。

四年春正月。中常侍張逵等伏誅。

（梁商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遣冀不疑與交。而中常侍張逵等忌其寵。反共譖商及曹騰孟賁。云欲廢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逵懼。矯詔收縛騰賁。帝怒。收逵等下獄伏誅。辭所連染。延及大臣。商上疏。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質實〕曹騰。沛國譙人。）

庚辰

（〔書法〕宦者書伏誅始此。終綱目。宦者書伏誅十。張逵。王甫。魚朝恩。劉希光。楊朝汝。陳弘志。楊復恭。劉季述。劉王承休。周侯。延希。）

三月。地震。○夏四月。馬賢擊那離等。斬之。○秋八月。太原旱。（〔質實〕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五年春二月。地震。○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夏五月。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

（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長吏。馬續等發兵掩擊。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令自殺。降者遂更狐疑。龜坐免。大將軍商曰。馬續素有謀。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

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皆詣續降。〔集覽〕車紐。南匈奴句龍王名。〔質實〕美稷縣名。注見安帝永初三年。黨汝其人[illegible]注見漢武帝征和元年。）

是月晦。日食。○且凍傅難種羌寇三輔。以馬賢爲征西將軍討之。（〔考異〕討當作擊。）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爲并涼刺史。機等到州。多所擾發。羌遂復反。）

羌寇武都。燒隴關。（〔質實〕武都郡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隴關在鳳翔府隴州西七十里。有故關。舊名隴關。故關大寨。大中間移置。西有安戎關。在隴山東。大震關。大中間防禦使薛逵築。[illegible]）

○匈奴吾斯立車紐爲單于。引烏桓羌胡寇邊。冬十二月。遣中郎將張耽將兵擊降之。

辛巳

六年春正月。馬賢與羌戰。敗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鞏唐羌寇三輔。燒園陵。

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爲賢老不如太中大夫宋漢帝不從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至是果敗〔集覽〕支黨支猶枝也顏師古曰謂其宗族之分散如木之有枝故曰支黨避回回胡內反畏逆也前書王溫舒傳御有避回注謂不盡意捕擊盜賊也漏出其後謂脫漏在人之後埋根行首行胡剛反謂行伍也章懷曰埋根言不退也雜遝遝或作沓達合反逆遝也說文雜遝衆多貌高克春秋鄭文公之臣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使將兵禦寇于竟衆散而歸高克遂奔陳〔質實〕安定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元年

二月有星孛于營室〇武都太守趙冲擊破鞏唐羌詔冲督河西四郡兵

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趙冲共相首尾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滌患下可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考之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質實〕皇甫規安定朝那人

鞏唐羌寇北地〇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

初商以上巳會賓客讌于雒水酒闌繼以薤露之歌周舉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至是病篤敕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宜皆辭之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集覽〕〔上巳〕巳象齒反韓詩章句曰鄭俗以三月上巳溱洧兩水之上秉蘭祓除沈約宋書曰魏已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風俗通曰巳祓也謂禊病已去祈介祉也晉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好事束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生於子[illegible]於巳巳者[illegible]陽氣已盡也[illegible]齊王田橫[illegible]何時歸[illegible]蒿里誰家地聚斂[illegible]促人命不得少[illegible]

[illegible]〔書法〕[illegible]

以梁冀爲大將軍〇不疑爲河南尹〔集覽〕不疑冀之弟名〇以周舉爲諫議大夫

初梁商病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

九月諸羌寇武威〔質實〕武威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年〇是月晦日食〇冬十月徙安定北地郡〔質實〕北地郡名注見秦王政二十六年〇十一月遣車騎將軍張喬屯三輔〇徙荊州刺史李固爲泰山太守

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重賂梁冀冀爲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

遂徵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質實】荊州，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泰山，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漢安元年，秋，八月，吾斯等復反。【集覽】吾斯，南匈奴王名。○遣八使分行州郡。

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使所劾亦多冀及宦者親黨，事皆寢遏。侍御史种暠疾之，復行案舉，乃更考正其罪。【集覽】墨綬，輿服志曰：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質實】杜喬，林慮人。欒巴，魏郡內黃人。种暠，河南洛陽人。

以李固爲將作大匠。【質實】將作大匠，官名，注見光武建武三年。

杜喬奏李固政爲天下第一，故有是命。

以張綱爲廣陵太守。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諭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綱延置上座，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爲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荊、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張嬰等五百餘人爲之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雒陽自王渙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吏，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民間不畏吏，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贓，乃爲設酒肴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日夜稱章，朝廷不能復用也。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集覽】血嗣俱絕，嗣絕則無血食之祀矣。喘息須臾，喘，疾息也；須臾，不久視，猶苟延殘喘，止延視息之義。面縛，索隱曰：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私賦民錢市衣，賦，斂也。本傳：賦錢五百，爲父市單衣。【質實】廣陵，郡名，注見武帝元狩五年。膠東，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蘇章，扶風平陵人。吳祐，陳留長垣人。

冬，罕羌降，罷張喬軍屯。

二年，夏，四月，以趙沖爲護羌校尉，擊燒當羌，破之。○冬，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遣人刺吾斯，殺之。○地震。

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民壓死者甚眾。

【書法】於是涼州自九月至十一月，地一百八十震，民死甚眾。綱目書地震，未有數於此者矣。

增孝廉爲四科。

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帝從之。

【書法】書增爲四科何？前有試家法、課牋奏二科，今增孝悌、從政爲四。孝悌居四科之一，則孝悌二字書焉，名也，書甚錄之。

建康元年，春，趙沖討羌，戰沒。【考異】此課書討與討西羌同。

沖追叛羌，遇伏戰沒，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

夏，四月，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胡、羌、烏桓悉降。○立皇子炳爲太子。【考異】提要作立子炳，目立子炳爲皇太子，務尊立炳曰非止統者。書皇太子，注云特立之命，宜顯天子，不應自謂其子爲皇子，則此皇字疑衍，今從提要。

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集覽】監其家：監漢太子之家也。從中：從宮中出迎。【質實】种暠，雒陽人。

【書法】漢自是五世無書立太子者，非無子，則不早建者也。

秋八月，揚徐群盜范容等作亂，遣御史中丞馮緄督州兵討之。【質實】馮緄，巴郡宕渠人。○帝崩，太子炳即位，（年二歲。）

【書法】賀善贊曰：順帝之篇，首書改葬楊震，繼書朝太后，又書赦虞詡、左雄，書郃貢珠，書起太學，書誅張逵，書擢周舉，皆可紀者也。帝亦後來之賢主歟。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九月，葬憲陵。【質實】一統志云：憲陵在河南府城東北。○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機者也。若其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集覽】度元元：度通作渡，濟也。元元注見元帝初元三年。

揚州刺史尹耀討范容，敗沒。○冬十月，交阯蠻夷復反，刺史夏方降之。○九江盜馬勉稱帝於當塗。【質實】一統志云：九江，郡名，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當塗，漢之縣名，屬九江郡。三國魏廢之，故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塗山北麓下，即古

酉乙

塗山氏之國。漢武帝封魏不害爲當塗侯，即此。○羣盜發憲陵。

【書法】於是葬無幾時耳。綱目書陵寢之變七，未有亟於此者矣。（詳漢初乙未年。）

【發明】東漢之亡，人皆咎桓靈之不君，而不知滅亡之兆已著於安順之時。今觀綱目所書，如寵信宦者，任用群小，崇奬外戚，所以稔亡漢之禍者，實在於此。故夫日食地震，山崩雨雹，寇盜災異，史不絕書。二君既不之省，於是安帝終於南遊，而綱目書帝崩于葉矣；順帝甫成葬禮，而綱目書盜發憲陵矣。夫以二君不善之積，有未即亡者，祖宗德澤在人未泯，天意未遽絕之爾。然咎譴之形，亦不可掩，故於其終事見之。綱目據事直書，而天理自明，所以戒後世人君不可得罪於天人，其顯然之應若此，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孝沖皇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

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秦皇沙丘之謀，近日北鄉之事，皆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集覽】沙丘之謀：秦始皇崩於沙丘，趙高秘不發喪，詐以始皇命殺太子扶蘇而立胡亥，是爲二世。北鄉之事：安帝崩，立北鄉侯。北鄉侯薨，閻顯秘不發喪，閉宮屯兵自守，而更徵諸王子。鄉，去聲。【正誤】北鄉之事，今按：鄉如字。

徵清河王蒜及勃海孝王子纘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迎纘入即位。罷蒜歸國。

蒜、纘皆章帝曾孫。蒜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纘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入南宮，即皇帝位。蒜罷歸國。【集覽】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鄧閻之利幼弱：鄧隲立殤帝，生百餘日而即位，不一歲而崩；閻顯立北鄉侯，其年薨。

【書法】纘、蒜並徵，一迎一罷，宜矣。故史稱蒜罷歸國，此其書罷蒜何？深意也。於是梁冀憚蒜嚴重，遂梁罷之。書曰罷蒜，若曰其迎其罷，冀皆有意云耳。漢世書迎立者十，君昌邑宣光承皇后詔，宣帝書光奏

太后。公也。此眞私也。亦書白太后。何。太后梁氏。女書

一　自太后受責之也。美惡不嫌同辭。下書白太后策免（[illegible]書白後志）

一　（人皆傳義同。）

（發明）質帝之立。大事也。必廣謀從衆。然後皇極神器。得所付託。今書清河渤海同至京師。公卿既皆歸心於蒜。而冀乃會公卿議立。遂策獨行。是九五大寶。乃私門之物。冀等專以大事。白太后。遂策入禁。而罷蒜歸國。渤與一時諸公。可畏若此。其後自用。直情徑行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漢朝公卿。尚可與之比肩並

一　列系

葬懷陵。（質實）一統志云。懷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將卜山陵。李固曰。今處處寇賊。軍興費廣。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如康陵制度。太后從之。太后委政李固。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而梁冀尤疾之。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遂作飛章。言固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冀以白太后。太后不聽。（集覽）賦發。賦歛發也。憲陵制度。康陵。殤帝陵也。皆在雒陽。若役方中。役廢。及諸工作。並減十之九。飛章。言非見知。帝延熹八年。

廣陵張嬰據郡反。

（嬰既降。至是復反。）

二月。叛羌皆降。隴右復平。

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盜牢稟。貨賂左右。不恤軍事。白骨相望。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湳狐奴等五萬餘戶。皆詣並降。隴右復平。（集覽）離湳狐奴。皆羌種名。[illegible]稟食。注。稟。給也。[illegible]

三月。九江都尉滕撫擊馬勉范容等。斬之。（質實）滕撫。北海劇人。

太后以九江賊。[illegible]初勉[illegible]有文武才。拜九江都尉。與中郎將[illegible]之。廣陵賊張嬰等。撫等擊斬馬勉范容等。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

詔康陵在恭陵上。

一　詔曰。殤帝即位踰年。安帝承襲統業。而前世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失其次序。今其正之。

漢質帝冲齡臨御。能識梁冀之奸。固爲聰穎。第遽目之曰此跋扈將軍也。遂爲所毒。聰穎而不善韜晦。適足以爲害矣。

冬十一月。歷陽賊華孟稱帝。滕撫進擊。張嬰及孟皆破斬之。東南悉平。（考異）敘范容馬勉。皆嘗書討。書斬。此[illegible]（質實）

一統志。歷陽。秦之縣名。屬九江郡。漢爲九江郡。東漢爲揚州刺史治所。三國屬吳。晉仍屬淮南郡。東晉[illegible]歷陽郡。劉宋兼置南豫州。梁末[illegible]曰烏江。[illegible]初爲[illegible]屬南唐。宋隸淮南西道。元陞和州路。後復爲和州。國朝初省歷陽烏江二縣入和州。後又改爲歷陽縣。仍隸廬州。尋復爲和州。直隸京師。

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爲宦官所惡。後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承冀旨奏之。遂卒於家。

孝質皇帝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

（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海水溢。

（書法）書海溢。終綱目書海溢六。是年。桓帝永康元年。梁庚子年。唐高宗顯慶元年。宋熙寧一年。

○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弒帝。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吾侯志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illegible]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今當立帝。天下重器。此爲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爲禮。由此惡之。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翼卒。子志嗣。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

冀欲立之。鷹又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廣、戒懾憚，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說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大將軍掾朱穆戒冀曰：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爲皇帝置師傅，得小心忠篤之士，與之參勸講授。又薦种暠、欒巴等，冀不能用。

集覽　跋扈猶言強梁也。顏師古曰：扈，竹籬也。水居者於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跳跋籬扈而出，故言跋扈也。詩皇矣：無然畔援。箋云：畔援猶跋扈也。疏云：因橫自恣陵人之貌。推鞫　推，川雖反。鞫，窮詰也。案，案劾也。蠡吾　正義曰：中山國邑。前書屬涿郡，或云在高陽國，屬冀州，今蠡州是也。蠡吾故城在焉。

質實　一統志云：蠡吾，漢之縣名，屬涿郡。北齊省入博野縣，隋初屬高陽郡，唐初屬瀛州，武德中置蠡州。宋置永寧軍，金改爲寧州，後仍改蠡州，元仍舊。國朝降州爲縣，改屬保定府。

書法　迎立大策也。書帝弒矣，即書蠡吾侯志入即位可也。策免大臣，常事耳，其必先書固何，此特筆也，終綱目一而已矣。固不去，則蠡吾之立猶未定也。況固方推舉侍醫，此罪人所甚懼者，宜其汲汲於去之。故安漢公之弒帝也，不書進毒，而此則書之，所以著免固之由也。是故質帝之世，先書策免太尉固，而後蠡吾侯可以立；陳文之殂，先書始興王伏誅，而後太子叔寶可以立。一先一後，綱目之意微矣。終綱目弒書進毒四：梁冀、胡太后、大丞相泰、冢宰護。○沖帝之立，書太后臨朝矣。質帝既立，太后猶臨朝可知也，不書。至是則書之而稱猶，何也？質帝立年八歲，太后臨朝無足議也。蠡吾於是年十五矣，以爲可已而不已也，故書猶以譏之。是故安帝立年十三而太后猶臨朝，則書猶（安帝元年）；桓帝立年十五而太后猶臨朝，則書猶（建和元年）。皆可已而不已者也。終綱目書猶臨朝者二而已。

發明　無元后則王莽不得以篡國，無章德則竇憲不得以亂朝。梁冀之惡，固天地之所不容，然非太后主之於內，則亦未必能至此極。方是之時，質帝年雖幼弱，乃能促召大臣，言其所食之物，是其心中了了明知進毒之禍，而漢朝諸人不能推求進毒之人，考核致疾之由，必明得賊而後已，方且聽其不成喪命于賊，果何爲者？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以國爲無人。以冀之凶悖，固未易以討殺，然使力不能勝，則聲其罪於天下，死之可也，去之可也，烏有大行晏駕，明知鴆毒致禍，而可付之不問者乎？李固、杜喬諸

訂

人志有餘而識不足，不明春秋之義，死而無補。太后雖未必與聞乎弒，然身爲罪人之主，何以自解？綱目於梁冀之事二：一則曰白太后，二則曰白太后。至於蠡吾既立之後，又書太后猶臨朝，太后雖欲自免，其可得乎？

秋七月，葬靜陵。質實　一統志云：靜陵在河南府城東南。○九月，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冬十月，尊母匽氏爲博園貴人。集覽　匽氏：匽音偃。史記：匽姓，咎繇之後。

孝桓皇帝建和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發明　春秋之法，嗣君爲弒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則謂之與聞乎弒。是時桓帝受國賊冀之手，不能致討，故天變見焉。日食正旦，於嗣服紀元之初，是人君創位，其始已不正矣。綱目書此，雖不言其理，而理固在其中。天命不僭，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三月，黃龍見譙。○夏四月，地震。○六月，以杜喬爲太尉。

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集覽　側足而立：恐懼而傾側，立不安也。回撓　撓，曲屈也。撓音女教反，劉向守正不撓。

秋，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皆爲列侯。

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集覽　豈伊猶但豈止

書法　書迎立君多矣，未有書論定策功者。書定策何譏也？桓不討賊，而以爲之功，是與聞乎弒矣。書交譏之，梁冀子弟與宦者並書，譏之甚矣。是故荀可賤也。宋楊四子與江京並書，梁冀子弟與劉廣並書。綱目書益封戶五：成帝綏和二年，河間王良；是年，梁冀；齊甲子年，漢章王蒼；唐睿宗景雲元年，太平公主；玄宗二十三年，咸宜公主。未有多於梁冀者也。

八月，立皇后梁氏。

初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益州刺史种暠糾發其姦冀恨暠因以他事陷之李固上疏伸理太后赦暠免官以金蛇輸官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喬不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帝將立后冀欲以厚禮迎之喬又據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喬以宮為臧罪不用由是日忤冀【集覽】舊典依惠帝納后故事黃金一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典也「汜宮」汜或作汎非符咸反宮甫謚曰本生凡氏因遭秦亂避地汜水改姓為汜水之汜在大常音字光反【質實】永昌郡名注見章帝建初二年哀牢國

【書法】東漢之冀書皆人某氏為皇后何書也此書立皇后梁氏何書太后女弟也論序亦少承矣敘貫其文與其文者為貫其事也論漢立后與其文者五言惠帝閔年皆有故者也

九月。地震。策免太尉喬。○冬十一月。貶清河王蒜為尉氏侯。徙桂陽。蒜自殺。下李固杜喬獄。殺之。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帝亦怨之會劉文等謀共立清河王蒜劫其相謝暠殺之蒜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趙承等數十人要鈇鑕詣闕通訴

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其終為己害乃更奏前事長史吳祐爭之不從從事中郎馬融為作章表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悲慚皆長歎流涕冀使人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未冠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俱往臨哭不去太后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至洛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詣闕上書并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亮班皆隱匿終身不仕吳祐亦自免歸卒於家【集覽】悺音工喚反今相傳皆音綰尉氏地理志陳留有尉氏縣「貫械」貫穿也械桎梏也王調先自以三木貫其頭及手足而待罪要鈇鑕要與腰通以要負鈇鑕示有必死之罪鈇鑕注見秦二世三年通訴通同也臨命臨將命終也令有敢臨令臨弔去聲不許哭哭陳留注見章帝建初元年著赤幘著陟略反赤幘者吏所被服也顏師古曰武士常赤幘以成其威也幘注見帝

更始元年夏門洛陽城門名【質實】一統志云尉氏漢之縣名本春秋鄭大夫尉氏之邑也漢屬陳留郡晉及後魏俱因之北齊省隋復置屬許州後屬潁川郡唐屬鄭州後屬汴州宋屬開封府金元仍舊國朝因之屬開封府桂陽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馬融」扶風茂陵人郭亮定人

【書法】於是劉文謀立蒜蒜為不書謀立者也書之則近於燕王旦旦微其罪果蒜其得免乎書曰貶為尉氏侯徙桂陽蒜自殺著太后也

【發明】李固杜喬之死人皆冤之二君誠忠於漢者然冀負弑逆之誅二君不能聲其罪於天下隱忍而死後竊日於其言不書其故官者以其不達大臣之義失其職也

二年。春正月。帝冠。○三月。白馬羌寇廣漢。（【質實】白馬羌注見梁孝元帝承聖元年廣漢郡名注見成帝鴻嘉三年）○夏五月。北宮火。帝徙居南宮。○

改清河為甘陵。（【質實】清河縣名注見安帝建光元年甘陵縣名注同上年）

梁冀惡清河名乃改焉

秋。大水。

三年。夏四月晦。日食。○秋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大水。○

九月。地再震。山崩。

【書法】元帝之綱書正月地震七月復震矣此其并書再震何同月也一歲再震異矣一月再震甚大異也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十歲再震十二而一月再震則二而已是年獻帝興平元年

○前朗陵侯相荀淑卒。

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嘗舉賢良對策譏刺貴倖梁冀忌之出為朗陵相涖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時人謂之八龍潁陰令苑康更命其里曰高陽里膺性簡亢惟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爽嘗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寔出單微同郡鍾皓以篤行稱九辟公府年輩在寔前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倫發之中常侍侯覽託用吏寔懷檄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侯覽不可違乞從外署不足

以塵明德於是鄉論惟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乃謂人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爲太丘長修德淸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民有訟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歛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皓素與淑齊名膺常歎曰荀君淸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其母膺之姑也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皁白邪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爲貴

【集覽】〔高陽里〕以昔者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凱故更名其里曰高陽以旌表之〔爲其御〕爲去聲爲李膺御車也〔乞從外署〕求還於府之外僉署吏不非太守之過〔太丘〕縣名屬沛國〔行部〕行下孟反巡視也至所部之縣有所案察也〔沛相〕沛國之相也〔弟何太無皁白邪〕無皁白謂不區別是非也鍾瑾本傳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國武子〕好招人過招音翹舉也國姓也名佐字武子春秋齊大夫好盡言以招人過失左傳成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以告孟子孟子訴於靈公而刖鮑牽明年殺國佐于內宮案聲孟子靈公夫人也〔以致怨惡〕惡如字讀鍾瑾本傳作以致怨本〔爾道爲貴〕爾與邇字通近也

【正誤】爾道爲貴今按鍾皓指謂兒子瑾以其所行爲貴也

【質實】荀淑潁川潁陰人〔朗陵〕國名注見明帝永平四年〔潁陰〕縣名注見文帝二年一統志云高陽里在開封府許州城內漢荀淑所居里舊名西豪潁陰令苑康以爲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改其里曰高陽〔太丘〕春秋時地名屬芒縣秦因之西漢析爲芒太丘二縣東漢改芒曰臨睢太丘曰太丘三國魏二縣俱屬譙郡晉因之始置太城縣屬譙州後廢唐復置屬亳州宋仍舊元屬歸德路國朝因之改屬開封府

【書法】卒前官錄賢也綱目書卒前官六見安帝元初二年

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

【書法】前書猶臨朝譏也此書歸政其美之歟亦譏也其譏何太后於是二臨朝矣正月歸政二月而崩蓋精神血氣其自知也審矣其與終其身者幾希是故上書歸政繼書崩所以深譏之也終綱目書太后臨朝御殿稱詔者二十二書歸政者四（呂晉稱帝和平元年書太后孝武帝太元九年書太后唐中宗嗣聖二年武太后皆）久臨朝者也惟晉褚氏無譏焉

○三月帝還北宮○葬順烈皇后○封大將軍冀妻孫壽爲襄城君

【質實】〔襄城〕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五年

壽善爲妖態以惑冀冀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官出入壽所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起兔苑亘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毛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爲侍中卿校郡守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恣毒侍御史朱穆奏記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奏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奸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淸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而猶交結宦官任其子弟以爲要職欲以自固穆又奏記極諫冀答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蕃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

【質實】〔安樂〕郡名注見靈帝中平二年〔修武〕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二年

【書法】凡書婦寵者譏也終綱目書婦人以封爵見者十有二（[illegible]丁巳年）惟孔氏無譏焉

夏五月尊博園匽貴人曰孝崇后○秋七月梓潼山崩

【質實】一統志云梓潼漢之縣名屬廣漢郡治此梓潼郡西晉改爲梓潼郡移縣於郡南三十里改安壽縣隋移郡移縣於舊治改名梓潼屬普安郡唐屬劍州宋元俱仍舊國朝因之屬保寧府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

群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不疑好經書喜待士冀疾之轉爲光祿勳以其子胤爲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初除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融貪濁髡笞徙朔方

【質實】張陵成都人

【書法】并日食不書晦朔。此其書朔何。罪冀也。曷爲罪之。春王正朔。萬國會同。而冀帶劍入。無人臣禮。罪孰大焉。故罪未有書所劾者。特舉尚書張陵。嘉衆曠也。而詔以俸贖。失刑甚矣。直書識之。是故書十二月晦。所以見武帝殺竇嬰之忍。書正月朔。所以見桓帝罰梁冀之寬。一字之筆。削嚴矣。

【發明】冀身負大逆。而張陵以帶劍劾之。原其上由之惡。尚論其至是之罪。惟漢朝諸人不能早致其辟。是以至此極耳。詔以俸贖。特書于冊。參譏之也。

夏四月。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

【考證】至當改作幸。○謹按凡例曰。凡官府第宅曰幸。後倣此。

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況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遊。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璽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正】任

【說】章之謀。今按宣帝時霍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子章亡命。居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於廟門。待上入。欲爲逆。發覺。伏誅。

【書法】是日者何。著天應之捷也。是故哀帝用丁傅。而書是日日食。桓帝爲微行。而書是日大風拔樹晝昏。隋文立后。而是日天下地震。綱目皆揭而書之。所以著天顯爲世戒也。終綱目變異。揭書是日者三而已。

【發明】桓帝微行。無異於孝武孝成也。然大變何爲不見於彼而見於此。得非梁氏弑逆。帝不能討。而與之爲私。是以天怒若此。用見逆黨罔天誅所不赦也。大風晝昏。特書是日。其所以昭示天意。誅討亂賊。豈不明哉。

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考異】任城國名。注見明帝永平十四年。梁國注見周赧王四年。）○北匈奴寇伊吾。○冬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崔寔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或猶

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蓋爲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䩭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寔。瑗之子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司馬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集覽】（以獨行舉。獨行。言守正而不傾阿於人也。史記遊俠傳。韓子曰。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注。行。下孟反。怢。不怢。他沒反。忽忘也。猶豫歧路。猶豫不決也。文中子立命篇。我未見歧路而不遷同者。注。路分二曰歧。言情之惑。猶如歧之惑路。未有居歧路之間。而不躊躇顧者。莫適所從。適。音的。莫適。謂無指的也。左傳曰。吾誰適從。括囊守祿。閉口不言。如囊口之括結。惟務持守祿位而已。易坤卦。括囊無咎無譽。鬱伊不舒貌。伊。本傳作悒。悒。憂也。補綻。禮記內則。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遭時定制。遭遇其時而定其制。不循於舊也。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如亂秦之緒。人心澆漓。豈可又治以結繩之政。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朱氏附錄曰。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禮書曰。干以革爲之。其背曰瓦。戚。斧也。二者皆兵器。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也。如高帝被匈奴圍在平城。將豈此文舞所能解。馭委其轡。馬駘其銜。駘。達來反。銜。旋口。駘。家語。古者天子以德）

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策。故善馭馬者。正銜勒。齊轡筴。善馭人者。一德法。正百官。焉〔四牡〕詩注。牡。馬也。鄭玄曰。四牡。天子所乘之駕也。〔皇路〕大路也。〔拑勒〕韄勒。公羊傳注。拑。音巨炎反。以木銜馬口也。勒。馬轡也。韄。音巨展反。猗。束也。鞅。車軛也。〔鳴和鸞〕詩節奏。說苑曰。和鸞皆鈴也。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所以節車之行。和在軾上。鸞在衡上。近於馬。軾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依以致敬者。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仰軾也。車中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節節奏。若車行太速。則不相應。太遲則不響。若響然。節響皆不合節奏也。周禮保氏教之五馭。一曰鳴和鸞。山陽仲長統。仲長複姓。統名也。山陽郡高平人。山陽故城。在懷州脩武西北。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西。〔正誤〕怢不自覩。今按。韻書。怢。文陀骨切。當爲忽之義。政令垢玩。今按。垢。汙壞也。玩與翫通。狃狎也。密如。今按。李賢曰。猶言密如也。言其嚴密不散縱。密如句絕。干戚之舞。今按。帝舜命禹征苗。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從宜之意。實指此而言之。時勢不同也。皇路。今按。李賢曰。皇路。大路也。書云遵王之路。〔質實〕涿郡。注見帝玄更始二年。山陽郡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

〔書法〕書舉獨行。終綱目一而已。

詔加大將軍冀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考異〕提要作增封賜第。無四縣以甲四字。

帝欲襃崇梁冀。使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空黃瓊獨曰。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增封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集覽〕附庸。王制。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注。不合。不朝會也。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公羊傳疏云。春秋。萬庸通也。官小德微。一附於大國。以名通。若畢星之有附耳然。甲第。徐堅曰。宅一曰第。漢高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受小第室。注云。有甲乙次第。故曰第。武帝爲霍去病治第。田蚡治宅甲諸第。夏侯嬰賜北第第一。張放以公主子取皇后弟平恩侯嘉女。成帝賜甲乙第。梁冀於洛陽城內起甲第。

〔書法〕殊禮有三。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讚拜不名。其一也。梁冀會諸王莽通處唐主濁六價斛縣黃鉞朝車。其一也。齊王芳詔之位在諸侯王上。其一也。大司馬溫。此其曰殊禮何。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贊謁不名。

壬辰

也。蕭何書賜而備書之。于冀則書加而止謂之殊禮。畧之也。入朝不趨。畧稱殊禮。綱目凡四書。冀及曹操王莽書加。若蕭道成唐主溫書自。則自加而已矣。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殺于寘王建。于寘攻敬殺之。

初西域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癰死。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不睦。謂評子曰。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會敬代爲長史。馬達令敬隱覈于寘事。敬貪立功名。前到于寘。設供請建。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獨成國主簿秦牧持刀出前斬建。于寘侯將輸僰等遂會兵攻敬。斬之。而自立爲王。國人殺之。馬達聞之。欲擊于寘。帝不聽。以宋亮代達。亮到開募于寘。令自斬輸僰。時輸僰已死。乃斷死人頭送敦煌。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討也。〔集覽〕于寘。注見武帝元狩元年。拘彌。西域國。在于寘東三百里。拘亦作扞。續漢書。寧彌國王本名拘彌。前書作杅彌。史炤曰。杅音烏。刹中刹。讀與搶同。輸僰。將之名。僰音白。

地震。○夏四月。孝崇皇后匽氏崩。〔考異〕按和平元年。書尊博園匽貴人曰孝

崇后。此條皇字當刪。

以帝弟平原王石爲喪主。斂送制度比恭懷皇后。

五月。葬博陵。〔質實〕一統志云。博陵。漢桓帝父蠡吾侯翼之墓也。在河間府蠡縣東二里。

〔書法〕后葬不地。此其書地何。尊藩支以后禮。非常也。故與此。凡后葬書地者。皆譏也。終綱目后葬書地七。孝宣帝本始三年。

癸巳

○秋七月。日食。○冬十月。地震。

永興元年。秋七月。蝗。○河溢。民饑。以朱穆爲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爲刺史。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

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振。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陶又上疏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臣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朱穆李膺。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夾輔王室。書奏不省。【集覽】季孫。論語先進曰。季氏富於周公。呼噏與吸通。伊顏。伊謂伊尹。顏謂顏回。桀跖。桀夏之末帝履癸也。跖通作蹠。柳下惠之弟。秦時大盜也。黥首繫趾。黥音琴。黥刑也。高誘曰。鑿其額而涅以墨曰黥。繫。結縛也。趾足也。鳴條之事。書湯誓。伊尹相湯伐桀。戰於鳴條之野。注。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也。安邑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檀車之聲。詩小雅杕杜。檀車幝幝。注。檀。役車也。說文云。幝幝。車敝貌。幝。尺善反。又敕丹反。刑隸。刑餘之人。謂宦官也。隸謂皁隸也。窀穸。左傳襄十三年。唯是窀穸之事。注。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長夜謂葬埋也。窀。張倫反。又徒門反。穸。音夕。【質實】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國。

（朱穆）南陽宛人。暉之孫。輸作左校。注見安帝永初二年。（劉陶）潁川潁陰人。一統志云。鳴條岡名在平陽府安邑縣北二十里。即湯與桀戰處。境接夏縣。季孫。魯大夫莊公庶弟季友之後。是爲三桓之一。世執國命者也。

二年。春二月。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書法】自安帝建光元年。書復斷大臣行三年喪。至是三十有四年矣。復書聽行。而止於刺史二千石。措哉。

○地震。○夏。蝗。○東海朐山崩。【集覽】朐山。今海州朐山縣。應劭曰。臨朐山有伯氏。縣邑在東莞臨朐縣。朐音劬俱反。【質實】東海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朐山。一統志云。在淮安府海州城南四里。上有雙峯如削。俗呼馬耳峯。傍有龍潭水極清。昔秦始皇東巡至朐山界。即此。○封乳母馬惠子初爲列侯。

【書法】乳母封侯。自王聖始。未侯其子者。惠子侯。桓帝之濫甚矣。特書乳母子。深譏之。

○秋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帝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

關。【質實】上林苑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函谷關注見陳文帝天嘉六年。

【書法】書遂至何遠也。凡書獵譏也。桓爲何肆遊田自恣。且有遂事。書甚之。自是再書校獵廣成。亦再書遂。延熹元年六年。終綱目書獵十三。桓居其三。而皆有遂事。桓亦不知節甚矣。

○泰山琅邪盜起。【質實】泰山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

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集覽】司隸注見延熹五年。

【書法】元嘉之元。書任城梁國饑人相食矣。於是復見。綱目書人相食十。武再書。莽再書。安再書。桓再書。民之不幸甚矣。

○夏。南陽大水。○巴益郡山崩。【質實】巴郡名。注見周顯王五年。益州名。注見後主建興三年。蜀國。○秋。南匈奴左薁鞬臺耆等反。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

南匈奴左薁鞬臺耆等反。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出。

軍吏叩頭爭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降之。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鐻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爲羌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集覽】左薁鞬臺耆者。左薁鞬。匈奴王號。臺耆。名也。薁。於六反。鞬。居言反。龜茲縣。音丘慈。上郡屬縣名。顏師古曰。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縣。【金鐻】史炤通釋曰。郭璞注山海經云。鐻音渠。金銀器名也。但未詳其形制。【質實】張奐。敦煌酒泉人。惇之子。

二年。春三月。蜀郡屬國夷反。【質實】蜀郡注見後主建興三年。○秋。鮮卑檀石槐寇雲中。以李膺爲度遼將軍。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至是入寇。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爲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質實】

（嬴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九年。）

以韓韶為嬴長。

（公孫舉等聚眾至三萬人，寇青兗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韶為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集覽〕治劇，劇竭戟反，艱也，尤甚也。本傳作理劇。〔嬴長〕泰山嬴縣之令長。嬴音盈，字或作嬴。〔質實〕〔韓韶〕長社人。〔嬴〕一統志云：漢之縣名，屬泰山郡，唐屬東泰州，後省入博城縣。故城在濟南府泰安州界。）

〔書法〕（邑長耳，何以書？錄賢也。綱目書長四，[illegible]錄賢也。）

遣中郎將段熲擊泰山琅邪群盜，平之。〔考異〕（此當書討，誤作擊。）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熲偽退設伏，虜反追，熲因大縱，悉斬獲之。至是詔選將帥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薦熲，拜中郎將，擊舉等，大破之，斬其帥公孫

舉與東郭竇，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熲為列侯。〔質實〕〔段熲〕武威姑臧人。）

冬十二月，地震。

丁酉

三年夏四月，九真蠻夷反，討破之。〔考異〕（此攻夷狄，誤作討。）○閏月晦，日食。○蝗。

（或言民貧，宜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劉陶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瞰三光之文耀，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今地廣而不得耕，民眾而無所食，群小競進，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投斤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也。遂不改錢。〔集覽〕鍥薄，鍥口結反，亦薄也。史炤通鑑釋文曰：鍥，刻也。投斤遠呼，本傳作投斤攘臂，登高遠呼。注：呼，去聲。投棄其斤斧而反攻也。）

戊戌

長沙蠻反。〔質實〕（〔長沙〕郡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

延熹元年夏五月晦，日食。

（太史令陳授陳日食之變，咎在梁冀。冀收考授，死於獄中，帝由是怒冀。）

蝗。○大雩。〔集覽〕（大雩，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注：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眾水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傍，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左傳曰：龍見而雩。注：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公羊傳注：何休曰：雩者，旱祭請雨之名。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是以春官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尪，以其舞雩不得雨也。穀梁傳楊士勛疏曰：賈逵云：言大雩者，別於山川之雩。左氏說不為旱者亦稱大雩，則雩稱大者，或如賈言也。名之為雩者，鄭玄云：雩之言吁也，吁嗟以求雨。服虔、杜預以為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未知二說孰當。范甯言大雩以六事謝過，或恐如何說舞而呼雩，理恐不然。）

〔書法〕（書大雩始此。終綱目書大雩[illegible]靈帝建寧五年。）

○秋七月，太尉黃瓊免。〔考異〕（提要無黃字。）○冬十月，帝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質實〕（〔廣成〕苑名。注見延熹六年。）○十二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入寇，以陳龜為度遼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

（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民數更寇虜，室家殘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牧守不良，招致災害，胡虜[illegible]將帥不忠，聚姦玩寇，使倉庫[illegible]選將校，簡練文武，授之法令，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太守以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illegible]省息經用，歲以億計。〔集覽〕〔鷹揚〕詩：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言其佐武王伐紂，如鷹之飛揚。〔租更〕句絕。更，謂卒更錢也。漢律：更有三品，曰卒更，曰踐更，曰過更。注見高帝三年。卒踐更〔候望〕漢制，每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

（置吏士面爲障蔽謂之候城。何望烽燧。經用。經常也。）【質實】（三辰不軌。軌九部曰。三辰即三光。謂日月星也。執法度也。并涼二州名。注見安帝永寧元年。）

以張奐爲北中郎將。

（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集覽】（講誦自若。本傳作與弟子講論自若。屠各。匈奴別種名。非人名也。即漢武時金日磾父休屠王之裔。本傳作休屠名。注。休音朽。屠直於反。）

徵陳龜還。龜不食而卒。

（梁冀與陳龜素有隙。徵還代之。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請誅之。不省。遂不食而死。）

【書法】（終綱目不食而卒三。龔勝。陳龜。辛謐。皆節士也。）

以种暠爲度遼將軍。

（暠到營所。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羌虜質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質實】（烽燧。注見唐太宗貞觀十二年。候望。注同上年。）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質實】（鴈門。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蜀郡夷寇蠶陵。【質實】（蠶陵。一統志。漢之縣名。屬蜀郡。即古之氐羌地。晉屬汶山郡。後周置翼針郡及縣。隋初郡廢。以縣屬會州。大業初屬汶山郡。唐武德初始置翼州。天寶間改臨翼郡。乾元初復爲翼州。領衞山翼水峨和三縣。五代至宋元皆爲羌人所據。不置州縣。本朝初平定西羌。以古翼州置疊溪守禦軍民千戶所。直隸四川指揮使司。）○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書法】（安帝嘗書聽大臣行三年喪矣。六年而書復斷。桓帝亦書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矣。至是亦六年耳。又書復斷。蓋古禮之難復哉。人心之不古可悲矣。故綱目悉書之。）

○夏。大水。○秋七月。皇后梁氏崩。

（梁后恃姊兄埶。奢靡妒忌。寵衰無子。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益疏之。憂恚而崩。）

葬懿獻皇后于懿陵。

【書法】（后葬不地。此其書懿陵何。不以合葬也。故地。凡后葬書地。非宜合而不合。則不宜合而合者也。否則不宜陵而陵者也。終綱目后葬書地七。前宣帝本始三年。皆譏也。）

○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爲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衞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以賓客爲託。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鴆之。出死車上。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其從子承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作外戚箴以諷。冀怒。琦曰。管仲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士口。蔽主聽。使馬鹿易形乎。冀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以私憾殺人甚衆。威行內外。天子拱手。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舅梁紀。壽引猛入掖庭。爲貴人。冀因認爲

己女。遣客殺宣。登屋欲入。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單超左悺與梁氏有隙。徐璜具瑗亦忿疾之。於是帝呼超悺入室定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冀心疑之。使中黃門張惲入宿以防其變。瑗收惲。帝御前殿。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斂諸符節送省中。使瑗將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與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市。胡廣韓縯孫朗皆坐阿附減死。免爲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百姓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集覽】（上第。上等第一高者。乘輿。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群臣託乘輿以言。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乘。去聲。書過之吏。貢父曰。史當作吏。馬鹿易形。秦二世三年。趙高謂鹿爲馬。更適。猶言改嫁。爾雅釋詁曰。如適之嫁。注。方言云。自家而出謂之適。猶女出爲嫁也。唐衡即唐衡。贊注見後。左悺即左回天也。解見建和元年。徐璜即徐臥虎。注見後。具瑗即具獨坐。注見後。都候。漢官儀曰。左右都候各一人。主劍戟士。徼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斥賣。斥棄也。不用也。謂不用而賣之。以充王府用。用字

當屬下句。用因也。因是
除減天下稅租之半。【正誤】以充王府用。今按當屬上句。【質實】[illegible]縣名注
見前卷二十七。
[illegible]崔琦安平人。
【書法】於是圍冀第。冀自殺。書伏誅。正其罪也。凡上書
官者其事也。上書事下書罪。罪其事也。
冀書伏誅。竇憲書以罪免。其為梁氏之
當[illegible]矣。三公皆黨梁氏。冀之不免幸哉。
【發明】梁冀之死。臧宦特以恣橫怒而殺之爾。非能討
有罪而正王誅也。然當冀擅權之時。誠未有易
然者。逆其相[illegible]然無復顧[illegible]。漢朝諸人。蓋亦申告于朝。
糾衆本初鴆毒之禍。顯明大義。討其不赦之罪。發其
身[illegible]其官[illegible]變討賊之義暴白於天下。而當時則
弗暇也。是以綱目書伏誅而不去其官。與竇憲同
科而不與誅卓比者。譏漢人之失賊也。下書胡廣等
皆以罪免。則舉朝阿附逆賊之罪尤顯然矣。嗚呼。誅
逆臣必治其黨。急於討賊。則以失賊為恥。而書法若
此。為逆者豈有容足之地哉。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
子
懼。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追廢梁后為貴人。○封宦者單超等

五人為列侯。【考異】一本等誤作者。

世謂之五侯。【集覽】五侯唐衡單超左悺徐璜具瑗以誅梁冀功五人同封。

以黃瓊為太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
貪汙死徙十餘人。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為清詔
使案察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
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
滂所劾猥多。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
豈以汙簡札。閒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
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
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尚書不能詰。【質實】汝南
郡名注見光武
建武十九年。

徵處士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皆不至。

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以安車玄纁徵之。不至。穉豫章
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
屢辟公府不起。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
方峻。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

拜太原太守。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
輒負笈赴弔。常豫炙一雞。以酒漬綿。暴乾裹之。到
冢隧外。以水漬綿。白茅藉飯。以雞置前。醊酒畢。留謁則去。不見
喪主。肱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
常同被而寢。嘗俱詣郡。夜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
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
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兩釋焉。但掠
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
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illegible]
[illegible]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既徵不至。詔圖其形狀。肱臥
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閎汝南人。
安之玄孫也。苦身修節。以耕學為業。著京兆人。隱居講
授。曇潁川人。[illegible]。帝又徵安陽魏桓。其
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
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
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
何有哉。遂[illegible]
隱身不出。【集覽】安車。車所以[illegible]。顏師古曰。安車坐乘。
若今之小車。【方峻】方峻急也。舉有道【家】[illegible]有
道。家謂有道之士。【質實】[illegible]見順帝永建二年。【家隧】隧地
通路。以[illegible]
也。易繫辭。藉用白茅。無咎。[illegible]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

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醊】
祭酹也。史記作餟。漢書作醊。[illegible]。【留】
【謁】[illegible]。何休
云。謁謂以名書刺通名者。今之通刺也。
【豫章】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彭城】郡名。注見秦始皇
二十八年。【京兆】郡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潁川】郡
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安陽】縣
名。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
【發明】梁冀雖誅。而姦倖充斥。此豈可為之時。
諸賢不至宜矣。列敘書之。皆予之也。

封皇后兄子鄧康、宦者侯覽等為列侯。殺白馬令李雲、弘
農掾杜眾。

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封后兄子康為
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巨萬。侯覽上縑五千匹。賜爵
關內侯。又封小黃門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
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
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恃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
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
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者諦也。今官
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

帝怒，遂下雲獄，使管霸考之。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之獄。大鴻臚陳蕃、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爲雲請，坐免官。管霸亦言雲、衆狂戇不足加罪。帝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遂皆死獄中。黃瓊辭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爲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門與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乃陽毀示忠，以要爵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書奏不省。【集覽】移副，謂一通以副本上三公之府。移，注見高帝十一年。解體，如四支解析，無所統一也。左傳：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注：言不復肅敬也。帝諦，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者，諦也，審諦於物也。市長，周禮司市，宰市之官，教政刑量度禁令。沐茂，姓名也。上官，複姓。楚莊王子子蘭爲上官邑大夫，後因氏焉。秦事黃門何密。【質實】高鄉縣名未詳。沛畢白馬。一統志云：漢之縣，屬東郡，本春秋時衛之曹邑地，隋唐以來爲滑州附郭，國朝省之，故城在大名府滑縣西二里。李雲，甘陵人。露布，注見桓帝元嘉二年。弘農，郡名，注見周顯王四十六年。陝縣。

【書法】皇后兄子何譏爾？譏皇后兄子而與宦者並書。賤之也。親寵兄高爵出於私。鄧大將軍子弟與宦者並書，建和元年誅，皇后兄子與宦者並書，皆所以賤之也。封若而人，殺若而人，刑賞可知矣。今據其宦子宦官也。【發明】其所封者如彼，其所殺者如此，則漢事從可知矣，何待黨事曹操而後見哉？書之于冊，始以著敗亡之漸爾。

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爲車騎將軍。

【書法】超前封侯書宦者，以始見也。於是再見，復書宦者，何爲車騎將也。以宦者爲車騎將軍，而宦官之勢益盛矣。宦者爲將軍自桓帝始，綱目書宦者爲將軍七：單超也，趙忠也，[illegible]。陽見悖義將軍不與焉，蓋將以冠將軍，過矣。司空甚哉，劉騰、李輔國。【發明】超書宦者已見於前，而不嫌於重複者，惡而甚之，且以著車騎之職非其人也。

○燒當羌反，校尉段熲擊破之。○以陳蕃爲光祿勳。

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藩屏上國，而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封侯者降爲鄉侯。【集覽】上象四七，上法二十八宿。緯象，躔次也。謬序，言錯謬也。諺，傳言也。貲，計也，俗作資。

以楊秉爲河南尹，尋坐論作左校。

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勢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贓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賂客刺羽，羽覺之，捕繫雒陽。匡密令突獄亡走。尚書召秉對，曰：乞檻車徵匡，考驗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秉竟坐論作左校。種亦以免罪徙朔方。種，倫之曾孫也。【集覽】從事衛羽，從事，刺史屬官。贓，參謀罪。衛羽，負辨名蹤。綰亡以許，虞當也。平論作左校，見順帝永建元年。【質實】濟陰，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兗州刺史，張九縣，曰漢初所置，領陳留、東郡、山陽、濟陰、泰山、城陽、淮陽、東平八郡。又注見獻帝興平二年。朔方，郡名，注見武帝元朔元年。

以爰延爲五官中郎將。

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會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延曰：天子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illegible]王者宜必[illegible]。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illegible]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疾免歸。【集覽】天王帝座。客星，其常星字變名也。大角爲天王帝坐也。正義曰：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間，人君之象也。占：其明盛黃潤，則天下大同也。攝提六星，夾大角之側，常封[illegible]。鄧萬世有舊恩，[illegible]用。伊用侍曰：衛元陽之微，龍德之潛，臨乃聖賢之在側題也。對博，兩人爲戲也。杜甫詩：相與博塞爲歡。媟黷，注見安帝建光元年。謇謇。【質實】爰延，陳留外黃人。漢百官志云：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

庚子

三年。春正月。詔求故太尉李固後。

初固知不免。遣子基茲燮歸鄉里。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謀。匿燮。託言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絶。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絶衆人。勿妄往來。愼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集覽】六尺之孤。幼小之君也。羅壁識遺曰。論語六尺之孤。周禮國中七尺。野自六尺。若不從征。謂幼者六尺年十五。七尺年二十也。酒家傭。正義曰。傭猶容反。爲酒家傭力也。可爲相如與保庸雜作。索隱曰。方言曰。保庸謂之。南方奴婢賤稱也。【質實】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單超卒。

賜超東園祕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虐遍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爲盜賊焉。左悺兄爲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玹爲京兆尹。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集覽】東園祕器。注見哀帝建平四年。棺中玉具。周禮天子之喪。飯用珠琀璧。玗琥璜。左回天。文帝時張公謹論事有回天之力。今以喻左悺。具獨坐。單超傳注謂其驕貴無偶。故曰獨坐。徐臥虎。言徐璜如臥虎之可畏。唐兩墮。言唐衡持兩端也。通鑑考異曰。太子賢注漢書。墮作隨。謂隨意所爲不定也。一本兩作雨。雨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辜較。索隱曰。較與榷通。音角。前書辜榷爲姦利。注榷專也。言已自事之。他人取者輒有辜罪也。宋祁曰。辜榷者。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皮氏長。京兆趙岐。岐京兆長陵人。爲皮氏縣之長。皮氏注見周赧王四十年。北海郡志。青州有北海郡。案北海爲古青州地。今萊都府。是安丘注見光武建武五年。【正誤】左回天。今按唐太宗貞觀四年。發卒脩洛陽乾元殿。張玄素諫。帝即停之。魏徵

辛丑

歎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集覽誤以太宗爲漢文帝。在前。故云今以喻左悺。不知既非漢文帝。亦非張公謹也。此但言左悺勢力。能回人主之意耳。【質實】漢百官志云。將作大匠一人。二千石。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丞一人。六百石。京兆注見唐太宗開元十一年。北海郡名。注見永康元年。青州安丘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

【書法】超宦者也。其卒之何。病漢也。曷爲病之。賜贈過制。以啟四侯之轉橫。以是爲帝病。故卒之而削其官。東漢諸臣卒不書官者三。單超。馬日磾。[illegible]。皆貶也。故雖不與焉。終綱目宦官書卒三。楊復光。唐僖宗中和三年。張承業。後[illegible]年。皆予之也。惟單超削其官。爲譏焉。

閏月。西羌寇張掖。段熲破降之。

羌晨薄段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鬭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集覽】薄。淩薄者。迫近之義。音博。積石山注見唐太宗貞觀九年。燒何注見和帝永元十四年。

夏五月。漢中山崩。（【質實】漢中郡名。注見高祖王四年。）○秋七月。長沙零陵蠻反。（【質實】長沙郡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零陵郡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冬十一月。九眞餘寇復反。以夏方爲交阯刺史。降之。（【質實】九眞郡名。注見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張九齡曰。交阯刺史。漢初所置。領南海鬱林蒼梧交阯合浦九眞日南七郡。又注見唐宣宗大中十二年。）

方威惠素著。賊相率降。

泰山賊殺都尉。以皇甫規爲太守。討平之。（【質實】泰山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四年。春正月。南宮嘉德殿火。○大疫。○二月。武庫火。（【質實】武庫注見景帝二年。）

【書法】自建和二年北宮火。徙居南宮。至是十四年耳。南宮又火。踰月而武庫又火。變異屢生。歲終綱

（日書太十二。劉矩安帝建元六年。帝凡三書云。）

○夏。以劉矩爲太尉。（初矩爲雍丘令。以禮化民。民皆感悟自革。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集覽〕雍丘地志陳留有雍丘縣。古杞國也。正義曰。今汴州縣。雍或作譯。並於用反。〔質實〕一統志云。雍丘漢之縣名。屬陳留郡。後魏屬陽夏郡。隋初置杞州。大業初以縣屬梁郡。唐復置杞州。尋廢。五代晉始改杞縣。漢周至宋仍曰雍丘。金復爲杞縣。元仍舊。本朝因之。屬開封府。劉矩沛國蕭人。）

五月。有星孛于心。〔集覽〕（孛于心。孛注見武帝元封元年。心注見成帝綏和二年。）○雨雹。○六月。地震。○岱山及博尤來山裂。〔質實〕（岱山注見昭帝元鳳三年。泰山。）

〔書法〕（岱山何。東岳也。變至四岳。非小變矣。書山裂始此。終綱目四岳書裂一。書崩裂一。獻帝初平四年。書崩一。晉安帝義熙五年。皆大變也。）

○秋七月。減百官俸。貣王侯半租。賣關內侯以下官。〔集覽〕（貣字本作貸。音特。從人求物也。〔正誤〕貣王侯半租。今按貣當音忒。集覽蓋音特。而刊誤爲特也。）

〔書法〕（綱目書益小吏祿矣。宣帝神爵三年。成帝綏和二年。書增百官俸矣。光武建武二十六年。未有書減俸者。書減百官俸。而國之急亦甚矣。終綱目書減俸[illegible]年。[illegible]乙亥年。[illegible]己亥年。[illegible]皆因用不足故也。雖[illegible]官之俸[illegible]節者[illegible]西漢之盛也。賜天下半租。東漢之衰也。貣王侯半租。未[illegible]有斂[illegible]終綱目書貣錢斂二。[illegible]年。○自秦始書令民納粟拜爵者。自上鬻下之爵。未獨買也。至武帝書詔民得買爵矣。買者自下求上之爵。未嘗賣也。至是書賣。則求售於下矣。至唐僖宗至強賣其錢。而除之官。乾符五年。[illegible]之何哉。）

〔發明〕（王者富有四海。四海之財。皆已物也。而所爲若此。書之于冊。蓋亦見其愚爾。）

九月。以劉寵爲司空。〔考異〕（九上[illegible]國子。）

貲

（寵嘗爲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集覽〕若邪山在會稽山陰縣東南。邪余遮反。又注見武帝元鼎六年。吏發求民間。徵發取求於百姓。爲人。爲去聲。人謂每一人也。〔質實〕劉寵。牟平人。宗室丕之子。）

冬。諸羌復反。段熲下獄。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降之。（羌寇并涼。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叛歸。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寇患轉盛。皇甫規上疏曰。臣生長邠岐。年五十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埶。佐助諸軍。且臣窮居孤危。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方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羌衆悉[illegible]相勸降者十餘萬。〔集覽〕中郎將注見宣帝元康

四年。義從注見章帝建初五年。稽固留滯段熲之軍。陸梁。猶彊梁也。張平子西京賦曰。怪獸陸梁。又甘泉賦注云。陸梁。[illegible]雍州之域。古西戎地。周公劉所居。於詩爲豳國。[illegible]邠州。今屬[illegible]。徐廣曰。漆縣東北有豳亭。[illegible]是也。注見周顯王八年。冗官[illegible]冗官。周書宮中之冗食人也。徐曰。無定所處也。一介。猶言[illegible]〔質實〕[illegible]新平郡。唐初復爲豳州。開元[illegible]改邠州。天寶初復爲新平郡。乾元初復爲邠州。[illegible]宋屬永興軍路。金屬[illegible]路。元屬[illegible]路。後屬陝西西安府。）

五年。春三月。皇甫規討沈氐羌。降之。〔考異〕（作[illegible]）（沈氐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降。涼州復通。規條奏牧守貪暴殺降。老不任職。倚恃權貴者數人。或免或誅。羌人聞之。）

（翁然反善。十餘萬口，皆詣規降。【集覽】沈氏，注見安帝永寧元年。先零，注見宣帝永康四年。）

夏，零陵賊入桂陽、艾縣，賊攻長沙。【考異】（盜賊犯城邑，當書寇。據永初三年書海賊張伯路寇海濱九郡，則此書入、書攻，亦皆誤。）【質實】（桂陽，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艾縣，一統志云：漢初所置，屬豫章郡，晉宋俱因之，隋省入建昌縣，故城在建昌府寧縣西一百里。[illegible]春秋時魯哀公二十年，吳公子慶忌出居於艾，即此。）

○**地震。**○**冬十月，武陵蠻反。**

（蠻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走。主簿胡爽扣馬諫曰：蠻夷見郡無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鼓，應聲十萬，柰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肅殺爽而走。徵肅棄市，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爲郎。【集覽】符守，初漢與郡太守爲符契，以爲信，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兵符，拜家一人爲郎，除爽家一人爲郎官也。郎，注見武帝元朔三年。）

以馮緄爲車騎將軍，討諸蠻，降之。【考異】（此誤書討。）

（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

臣節，有詔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十一月，至長沙，賊悉詣營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受降十餘萬，荊州平定。緄推功於奉，薦以爲司隸校尉。【集覽】應奉，應姓出南頓，本自周武王。左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應，音膺，於陵反。【質實】後百官志云：漢置司隸校尉一人，秩比二千石，治河南，領京兆、扶風、馮翊、弘農、河東、河內、河南七郡。應奉，汝南南頓人。）

以楊秉爲太尉。○**下皇甫規獄，論輸左校。**

（皇甫規還督鄉里，既無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璽書誚讓，規上疏自訟曰：臣前奏李翕等五臣，支黨半國，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讎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何罪之有？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眾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徐璜、左悺欲從規求貨，規終不答。璜等陷以前事，下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集覽】文降，謂文簿虛降，非實情也。擔石，擔通作儋，或作甔，齊東北海岱之間名罌曰甔也。石，十斗也。蒯通傳：守儋石之祿者。蘇林曰：齊人名小罌爲儋，受二斛。石，如今受鮒魚石罌，不過一二石耳。索隱曰：儋，罌爲得之。儋音都濫反，鮒音附。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儋也。又揚雄傳：家無儋石之儲。晉灼曰：儋音若甔。又丁甘反。就臣，讎節。言發若覆軍有五，覆，芳六反，敗也。安帝永初二年正月，鄧騭擊鍾羌，大敗。七月，任尚與先零羌滇零戰於平襄，大敗。元初二年，司馬鈞令仲光等擊先零羌零昌，兵敗，並沒。順帝永和六年，馬賢討西羌，戰沒。建康元年，趙沖討西羌，遇伏戰沒。寫之權門，言以其所置物也。增韻注：輸也。案謂以所資巨億之物，盡封完之，而輸之於權要。）

六年，夏五月，鮮卑寇遼東。○**秋，武陵蠻復反，郡兵討平之。**

馮緄坐免。【考異】（此誤書討。）

（七月，武陵蠻復反，宦官素惡馮緄，以軍還盜賊復發，免之。）

【書法】（坐也者，不當坐者也。連書皇甫規威羌降之，繼書論輸左校；又書馮緄討諸蠻降之，繼書坐免。

宦官之[illegible]矣，[illegible]也。）

【發明】（段熲破羌，召還下獄；皇甫規降羌，論輸左校；馮緄平蠻，尋亦坐免。漢朝賞罰如此，諸賢雖欲相與戮力，其能報乎。）

冬十月，上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考異】（提要上作帝，用本傳誤。）【質實】（廣成，一統志云：苑名，在南陽府汝州西四十里，漢明帝置。上林苑，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省。）

十二月，以周景爲司空。

（時宦官方熾，任人充塞列位，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請皆斥罷。帝從之。於是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

以張奐爲度遼將軍。皇甫規爲使匈奴中郎將。

【質實】張九齡曰。漢置使匈奴中郎將一人。秩比二千石。主護南單于。

初張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及規爲度遼將軍。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自乞冗官。以爲奐副。從之。

以段熲爲護羌校尉。

【質實】張九齡曰。漢置護羌校尉一人。秩比二千石。主西羌。

西州吏民守闕爲段熲訟冤甚衆。會羌益熾。涼州幾亡。乃復以熲爲校尉。

尚書朱穆卒。

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驕溢。漁食百姓。臣以爲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不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憤懣發疽卒。

【集覽】漁食。言擒克其民。若漁獵然。姓族謂大姓貴族。傳出謂傳詔令其出去。

【書法】尚書未有書卒者。今朱穆何賢也。宦官恣橫。穆憤發疽而卒。故特書之。

七年。春二月。邟鄉侯黃瓊卒。

瓊薨。諡曰忠。四方名士會其葬者六七千人。初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往弔。進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及。爲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容問國家事。穉不答。更問稼穡。穉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爲人。清絜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酒食肉。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爲友。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唯與泰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庋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卒爲盛德。鉅鹿孟敏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爲有分決。勸令游學。陳留申屠蟠爲漆工。鄢陵庾乘爲門士。泰奇之。後皆爲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表。濟陰黃允以儁才知名。泰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然當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妻請大會宗親。數允隱慝而去。允由是廢。初允與漢中晉文經。恃其才智。徵辟不就。託言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大夫遣門生問疾。郎吏雜坐其門。三公辟召。輒以訪之。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后並以罪廢。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爲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而母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爲陳人倫。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香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爲也。奐曰。枳棘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奉資香。使入太學。與符融比宇。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邪。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泰因與融就房謁之。泰歎起拜牀下。謂香曰。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雖在宴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之異。不應徵辟。卒於家。

【集覽】鄢鄉名。在陽翟。縣名。後漢爲潁川郡屬。潁川郡。爲。于僞反。爲飲食之爲。去聲。飲食。如字。下不可得食。食音嗣。得衣。衣去聲。服之也。季偉。穉字。介。介於古人謂見必因紹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者因也。言因人以相接見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以親諸侯。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史記魯仲連曰。願爲紹介。注紹。繼也。紹介。相佑助者。索隱曰。紹介。連繫也。介不一人。

故禮云紹介而傳命（表）毘章懷曰表牛也踈大坐跨也（庋）置庋舉綺反扳爲閣以藏物也謂以所餘千雞置之於庋（薦）草藉也（飯）扶遠反餐也（隱不違親）顏師古曰介子推之類也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去之介山文公求不得焚山而死韓詩外傳云晉重耳之亡也過曹里鳧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肉以食之乃能行左傳作介之推註介之推名之語助（貞不絕俗）顏師古曰柳下惠之類也柳下惠春秋時魯公族姓展名獲字禽居柳下而施德惠因以爲號或曰名喜字禽仕魯爲士師三黜不去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栖栖）不安貌論語何爲是栖栖者與顏師古曰栖栖依依也李賢曰[illegible]也（數）允反（隱）（隱）數上聲計其一一而責之也[illegible]作數允反[illegible]大蒲亭在陳留郡考城縣漢百官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考城縣屬陳留今衛州縣史記漢高功臣表有戴侯彭祖[illegible]其地名[illegible]所虞勸曰漢章帝改戴曰考城在陳留縣（鷹鸇）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枳棘）枳似橘淮北爲枳見周禮是也（隱）棘小棗叢生者[illegible]至反屋邏鸞是也（正誤）不違親又今按集覽所引新序韓詩不足爲證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

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詩曰母子俱隱至死不出所謂不違親也（貞）不絕俗今按柳下惠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此正不絕俗之事集覽不引爲證何也（質實）陳留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一統志云（鄢陵）春秋鄭邑名鄢伯克段于鄢即此戰國魏之安陵漢始置縣屬潁川郡東魏屬許昌郡隋屬許州唐因之宋屬開封府金元俱屬汴梁本朝因之屬開封府（濟陰）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考城東漢之縣名屬陳留郡晉省後魏置考陽縣北齊又改爲城安隋屬梁郡唐爲考城縣屬宋州晉置東梁郡後廢以縣屬曹州五代晉屬開封府宋屬拱州後仍屬開封府金屬曹州又改屬睢州元仍舊本朝因之屬開封府

三月隕石于鄠（集覽）（鄠）音戶扶風郡縣古扈國也有扈水漢水出東南皆北過上林苑奉貢陽（質實）一統志云鄠古地名夏時扈國周爲崇國秦爲鄠縣漢始置縣屬右扶風郡晉屬始平郡後魏屬京兆郡唐宋金元皆仍舊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書法）綱目書隕石十有二舍是無書者矣書秦始皇三十六年史失之也

○夏五月雨雹○荆州刺史度尚擊桂陽艾縣賊平之（考異）擊當作討

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尚破其三屯多獲珍寶欲遂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告出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眾咸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日徑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平封右鄉侯（集覽）申令再三號令也秣馬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蓐食注同上五（質實）度尚山陽毛湖陵人

冬十月帝如章陵

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護駕從事胡騰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爲京師臣請以荆州刺

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干擾詔書多除人爲郎太尉楊秉上疏曰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乃止（集覽）司隸校尉注見元帝永光元年都官從事都官中都官也顏師古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太微積星名爲郎位太微注見景帝後三年積聚也天官書曰五帝座後聚一十五星曰郎位正義曰郎位在五星在太微中帝座東北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諫議此三署郎中是今之尚書郎古欲大小均確光潤有之則吉無則凶官上應列宿是也（質實）宣[illegible]陽人[illegible]陵未

段熲擊當煎羌破之○十二月還宮（考異）按還行例曰還宮注云閏無異事則不書帝此何以書以段熲擊當煎羌破之十二月下蕩帝宮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集覽）（苦縣）史記老子傳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索隱曰地理志苦縣屬淮陽或曰屬陳國漢也苦音怙或音古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晉太康地記苦縣城東有賴鄉祠老子所生地也厲或作賴亦音賴（質實）一統

志云。苦縣。本春秋楚之邑名。漢置苦縣。屬淮陽郡。晉更名谷陽縣。隋改仙源縣。唐曰眞源縣。隸亳州。宋因之。故城在開封府鹿邑縣東七十里。老子祠在鳳陽府亳縣。乃老子所生之地。後人為立祠於此。漢桓帝嘗命邊韶為文。〔書法〕人主祭道教始此。故謹書之。明年而有親祠濯龍之書矣。

○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

〔書法〕晦日書日食二百六十七。而書舉士者九。詳文帝二年。帝紀其二。然未聞有改焉。則亦具文而已矣。

○中常侍侯覽免。左悺自殺。貶具瑗為都鄉侯。

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臧億計。楊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宦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覽宜急屏斥。遣歸本郡。書奏。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稱。皆自殺。又奏具瑗兄恭臧罪。瑗貶都鄉侯。〔集覽〕貪婪。注見章帝章和二年。省闥。注見武帝後元二年。其開公具對。今其開說。與楊秉具以固對。除君之惡。惟力是視。此左傳文也。僖二十四年。寺人披對晉文公曰云云。注。為君除惡。當盡吾力而為之。公羊傳。定十三年。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卿此〔質實〕都鄉。鄉名。注見章帝章和二年。

〔書法〕三閹之罪著矣。不書以罪何。罪不專在三閹也。不專罪三閹。所以深罪桓帝也。自秦皇以來。惑於宦閹者多矣。未有寵護之如桓帝者。故綱目於桓帝之篇。始則書梁冀。末則書宦官而已。宦官自殺始此。書貶始此。終綱目宦官書自殺一。左悺。書貶二。具瑗。白志貞。書免二。侯覽。書削官三。程元振。仇士良。李輔國是。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

帝多內寵。鄧氏驕忌。廢送暴室。以憂死。

〔書法〕鄧后本以憂死。則曷為以殺書。罪帝也。帝多內寵。鄧后妒忌。恒有之。而廢送暴室。以致其死。故甚之。綱目書殺廢后自桓帝始。終綱目廢后書殺二。是年鄧后。靈帝光和元年宋后。梁庚申年殺乙弗后。晉賈氏為臣所廢殺。不與焉。

詔李膺馮緄劉祐輸作左校。

竟陵羊元羣罷北海郡。臧汙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亦載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為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中官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三人俱坐輸作左校。〔集覽〕溷軒。溷。廁屋也。飛章。章表也。謂因陳事詣闕通者也。飛章。無姓名上章者。若飛來也。顏師古曰。不知所從來。猶言匿名書。固天下良田。固。必取也。〔正誤〕固天下良田美業。今按。固如求毋固之固。猶蔽也。晉書。刁氏專固山澤。為京口之患。〔質實〕竟陵。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劉祐。中山安國人。

〔書法〕書論輸多矣。未有書詔者。書詔何。未具獄之辭也。以見宦豎蔽錮。宦官惡正人。皆出於帝意也。綱目書詔輸作二。李膺等。劉猛。

詔壞諸淫祀。

特留洛陽王渙。密縣卓茂二祠。〔質實〕一統志云。王渙。郪人。桓帝時畢官洛陽令。為政得寬猛之宜。及卒。百姓追思。為之立祠。卓茂。宛人。王莽時。為密令。教化大行。光武即位。徵為太傅。及卒。詔立祠祀之。

夏五月。太尉秉卒。以劉瑜為議郎。

秉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舉賢良劉瑜乃至。上書言。中官不當裂土傳爵。嬖女充食。傷生費國。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考事。公行賕賂。民愁鬱結。去入賊黨。官輒誅討。貧民或賣首級。要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陛下又好微行。近習之家。賓客市買。因此暴縱。惟陛下開廣諫道。博觀前古。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詔問災咎之證。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更策以他事。瑜對愈切。拜為議郎。〔集覽〕依違其辭。依違。兩可無所據決也。周公世家。叙傳曰。依之違之。周公毅之。是已。〔質實〕劉瑜。廣陵人。

【書法】秉不書姓，狹也。綱目兩漢諸臣卒不書姓者[illegible]恒稱也。秉清白忠貞，有大臣節，不當止從恒稱，故卹其缺也。

桂陽賊攻零陵，度尚擊斬之。【考異】此攻字亦當作寇。擊字亦當作討。

桂陽賊胡蘭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掾史白球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復言者斬。乃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賊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度尚徵還，詔以爲中郎將，討擊斬之。復以尚爲荊州刺史。餘黨南走蒼梧，交阯刺史張磐擊破之。賊復還入荊州，尚懼爲己負，乃僞言蒼梧賊入州界，於是徵磐下廷尉。會赦，磐不肯出，曰：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以苟免，永受侵辱。乃徵尚面對，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原之。【集覽】引機發之：引，開弓也；主發矢之機。吳越春秋琴氏橫弓著臂，施機設樞。注：釋名：弩柄曰臂，鉤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有懸刀，合而名之曰機，言機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質實】陳球，下邳人。

段熲擊西羌，破之。

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斬首二萬，獲數萬人，降萬餘落。封熲都鄉侯。

秋七月，以陳蕃爲太尉。

蕃讓於太常胡廣、議郎王暢、弛刑徒李膺，不許。暢，龔之子也。嘗爲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功曹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崇寬政，教化大行。【集覽】弛刑徒，注見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質實】王暢，山陽高平人。李膺，潁川襄城人。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論語之文。

八月，初斂田畝稅錢。

【書法】初者何？志始也。綱目重取民，每謹書之。是故高帝爲筭賦則書初，武帝榷酒酤則書初，桓帝斂田畝稅錢則書初，晉孝武增民稅米則書初，唐定租庸調則書初，德宗作兩稅則書始，行間架陌錢則書初，稅茶則書初，皆謹其始取民也。漢初戊戌年。

○九月，地震。○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宮闈之中
可供使令

丙午

采女田聖有寵，帝將立以爲后。時竇融之玄孫武有女，亦爲貴人。陳蕃及司隸應奉皆以田氏卑微，竇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立竇氏。武爲特進，封槐里侯。【質實】槐里，縣名，注見元帝永光元年。竇武，平陵人。

以李膺爲司隸校尉。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言及反覆，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曰：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緄前討蠻荊，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帝召膺詰之，對曰：昔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爲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自知釁責，死不旋踵，乞留五日，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顧讓曰：汝弟之罪，司隸何愆！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集覽】均吉甫之功：言馮緄之功與吉甫之功同也。詩六月篇：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注：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箋云：吉甫，此時大將也。不吐茹之節：詩烝民篇：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箋云：柔，濡毳也；剛，堅彊也。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之，喻人之於敵彊弱，維仲山甫則不然。遺愛度遼：遺愛也。[illegible]年李膺爲度遼將軍，[illegible]服，[illegible]以先所掠男女悉送還之。三垂蠢動：三方邊垂也。[illegible]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illegible]郡，注見順帝永建二年。[illegible]野王，縣名，注見[illegible]。【質實】[illegible]十六年。尹吉甫，江陽人，周宣王時[illegible]伐玁狁有功，詩人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illegible]宣王之臣尹吉甫作詩美之。

以劉寬爲尚書令。【質實】劉寬，華陰人。

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於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九年春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

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

是宮何須若是之多耶何見史所載後宮之繁數爲之慨然人情不甚相違頓忍由於此誠斯不解本朝家法務崇節約至於宮役用人最簡較諸歷代僅百分之一爾

禮之中。昬禮爲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宜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時亦罔或克壽。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切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集覽]時亦罔或克壽。書無逸篇。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注。殷自中宗高宗祖甲之後。嗣君立者生則逸豫。惟[illegible]生。故無有壽考者。[正誤]截趾適屨。今按截趾適屨。[illegible]其愚何。集覽無注。與斯人。追欲喪軀。若所引之辭。適猶有也。蓋也。言屨小而截趾以就之。猶未足爲愚。何如貪逆淫欲以喪其軀之人。其愚尤甚於截趾也。[質實]荀爽。潁川潁陰人。[illegible]之子。

司隸豫州饑。[集覽]應劭曰。漢置司隸。治河南。豫州治譙。死者十四五。

以皇甫規爲度遼將軍。

規數求退。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集覽][illegible]稱病。漢書謝病是也。[illegible]明。皇甫規字也。謂規意欲退歸。[illegible]

夏四月。河水清。

[書法]河清何以書。其爲不祥。[illegible]綱目書河清二。皆[illegible]之季也。自漢桓延熹九年。至[illegible]四百年。[illegible]一清。之言亦不足信矣。

○帝親祠老子於濯龍宮。

以文罽爲壇。飾淳金釦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集覽]文罽。文采之氈也。罽。居例反。毛布也。[illegible]釦。音口。以金飾器口也。[illegible]之名。[illegible]華蓋。[illegible]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之坐也。[illegible]黃帝之[illegible]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illegible]因作華蓋。見前穆帝永和二年。

[書法]親祠何。不當親者也。故文帝祠五帝。書親。武帝祠竈。書親。桓帝祠老子。書親。皆不當親而親者也。

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寇掠九郡。○秋七月。諸羌復反。○復以張奐爲護匈奴中郎將。督幽并涼州。○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唐衡以屬資。資用爲吏。滂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今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於是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與後宮有親。用勢縱橫。岑晊勸瑨收捕汎。既而遇赦。晊竟誅之。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瓆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爲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破其家宅。籍沒資財。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得。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案宣棄市。於是宦官訴冤。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太尉陳蕃與司空劉茂共諫。請四人罪。帝不悅。有司劾奏之。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劉瓆成瑨誠心去惡。而令伏歐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昔申屠嘉召責鄧通。董宣折辱公主。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

省之上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輙以中詔譴卻長史已下多至抵罪乎原襄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象設教臣切見太微天庭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前冬大寒竹柏傷枯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二年天子當之今春夏霜雹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劉瓆成瑨志除姦邪而遠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讓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唯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復上書曰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為此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黃老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柰何欲如黃老浮屠乎尚書奏楷違經誣上司寇論刑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illegible]獄中[illegible]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天下楷之岑晊逃竄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可容隱之乎晊竟獲免彪嘗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為賈子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收捕遂宥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士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北寺獄辭所連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往請囚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人策免之時黨獄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桀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之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

杜嘗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見鄭玄為鄉嗇夫知其異器即署郡職遂就學卒成大儒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也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集覽〕不畏彊禦詩烝民篇文注不畏彊禦彊梁禦善之人也公羊傳莊十二年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注彊禦彊梁也言力彊不可禁也料孔大攫虎伏雞搏狸精誠之至也屣履到門倒屣黃帝為屣履從蹤而走蹝于門者忽遽也屣與躧通俗不從傳寫騰之聲屣起迎即此注見武帝天漢三年督郵注見明帝永平十年[illegible]本作原其誠心在乎大殺刃注見安帝延光元年申屠嘉召責鄧通申屠復姓其先周幽王申氏見侯之後及孫居安定屠原因氏焉或曰申屠楚官號也文帝後二年鄧通居上旁怠慢丞相申屠嘉坐府召通責曰通小臣戲殿上當斬文帝召通謝丞相此吾弄臣君其釋之董宣折辱公主光武建武十九年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因匿主家及主出行以奴驂乘洛陽令董宣叩馬數主之失叱奴下車殺之主訴於上上令宣叩頭謝主宣終不對長史已下太尉府有長史掌兵馬皆因蕃而抵罪抵罪注見漢王劉邦元年襄楷姓楷音皆魯公子襄仲之後也子孫以謚為氏於古為句音觀象問注房心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天府曰天駟劉注引春秋說題辭房心為明堂天王布政之宮索隱曰洪範五行傳云心之大星天王也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宋均云房既近心為明堂又別為天府及天駟京房易傳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受易於梁人焦延壽漢時學官立易有京氏解說周易之經義者曰京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為易作傳故曰京房易傳地吐妖五行傳曰及物為妖癘疫清閒於清靜閒暇時願賜召見而極言也清閒史作清閒義亦通黃老注見周顯王十八年浮屠釋典籍曰浮屠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案魏志浮屠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以華言譯之則曰淨覺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桑中之詩衛之公主淫亂男女相奔故作是詩以刺之所以不三宿桑下者三宿則久久則恩愛生及期我乎桑中之事也言浮屠之精誠如此之專至單天下之味單與殫同極盡也司寇論刑謂論處是反議法也注見文帝六年論之司寇傳言相時而動相時而動左傳之文也公孝岑晊字

新息長汝南有新息縣。長猶令也。案汝南今蔡州是。新息今息州是。掾吏欲引南。掾，俞絹反，官屬也。欲引南，謂欲向城南案盜賊也。劉貢父曰：吏當作史。名之爲賈。凡生男則名曰賈子，生女則名曰賈女。河內即汲郡也。今懷州是。史記魏世家文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索隱曰：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爲河內。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卽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也。襄楷方氏。河內，冀州是也。善風角，善能推占風角也。風角注見順帝陽嘉三年。逮捕注見高帝九年。收掠。劉伯莊曰：收，繫也。掠音亮，笞擊也。平署。贊曰：猶言連署也。北寺獄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卽若盧獄也。若盧獄注見安帝永初二年。言切句絕。謂所言太切直也。張鳳等上書訟原延熹五年。下皇甫規獄，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其冤。名行。行，戶浪反。等輩也。行春。行，下孟反。循行也。續漢志曰：郡國常以春月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嗇夫。嗇音穡。注見漢王劉邦四年。鄉嗇夫，後百官志：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注：嗇者，省也。夫，賦也。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閉門掃軌。軌，車轍也。車輪所轢之迹也。閉其門戶，而掃除轍迹，示不與人交也。白同寒蟬。前劉勝寂嘿不言也。楚辭：悲哉秋之爲氣也。蟬寂寞而無聲。賞刑得中。中，去聲。當也。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令罰休揚。令，善；休，美也。罰與罸浮屠不三通。[illegible]音文運反。[illegible]之名。闕[illegible]揚也。【正誤】宿桑下。今按釋氏四十二章經云：沙門受道法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莫再矣。又大智度論：十二頭陀，八樹下坐，九露坐也。注云：樹下思惟求道，猶如小舍，尚生著，故露坐也。夫沙門於樹下唯止一宿，慎莫再宿，卽不三宿之意。恐久則愛戀之心生矣。【質實】蠡吾縣名。注見質帝本初元年。甘陵縣名。注見安帝建光元年。宗資，南陽人。范滂，汝南細陽人。成瑨，弘農人。岑晊，南陽人。郭泰，介休人。賈彪，潁川定陵人。定陵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illegible]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illegible]高陽人。張儉，山陽高平人。下邳縣名。注見高帝六年。東海郡名。注見秦王政二十三年。平原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新息縣名。注見平帝元始四年。河內，[illegible]之邦。名曰野王。縣名。因之。後魏改置懷州。[illegible]廢州置河內郡。[illegible]初郡罷州存。大業初廢州，復爲河內郡。[illegible]爲懷州治野王城。天寶初復爲河內郡。乾元初復爲懷州。[illegible]爲河北道。宋屬河北西路。金改爲南懷州。又置沁南軍。元初復爲懷州。改懷孟路。延祐中又改懷慶路。本朝改爲懷慶府，隸河南道。杜密，潁川陽城人。陳寔，潁川許人。高密縣名。注見漢王劉邦四年。

【書法】黨錮諸君子，子之名取其公忠，責之者議其矯激，皆一偏之論也。綱目於此有權衡矣。是故書殺，書捕，書遂策免，而皆具其官，皆所以甚帝也。然二百餘人書曰部黨，則諸君子亦不得不分受其咎矣。

【發明】在易之否，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爲否之匪人。聖人象之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當是時也，群陰用事，天下無邦，正當否塞之時。諸君子括囊遠遁，猶懼不免，乃欲以一簣之微力，障頹波於橫流之衝，雖復明目張膽，延頸就戮，夫復何益。綱目於瑨、瓚書殺，膺、密書捕，皆不去其官。部黨書下獄。太尉書策免，皆不言其罪，蓋亦哀之而已。夫豈樂予之哉。

以竇武爲城門校尉。【考異】以字下漏后父二字。

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匄施貧民。由是衆譽歸之。

匈奴烏桓降，鮮卑走出塞。

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奐誅其首惡，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烏孫爲西部，各置大人領之。【集覽】檀石槐，鮮卑大人名。右北平。注見秦王政三年。遼東注同上。夫餘，東夷國名。夫，或作扶。在高麗之北，挹婁之南。有軍事則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解者爲凶，合者爲吉。其王葬用玉匣。又注見新莽始建國元年。濊貊注見新莽始建國四年。上谷注見秦王政三年。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一

吏部尚書加二級臣宋犖謹奉
敕校刊

丁未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二

起丁未漢桓帝永康元年。盡癸酉漢獻帝初平四年。凡二十七年。

永康元年。春正月。東羌復反。段熲擊破之。○夫餘寇玄菟。**質實**夫餘。國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玄菟。郡名。注見武帝元封二年。○夏四月。羌寇三輔。**質實**三輔。郡名。注見漢武帝征和元年。○五月。地裂。**書法**地裂非小變也。自和帝永元七年一書。於是再見。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終綱目書地裂三。詳秦東午年。

○是月晦。日食。○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竇武及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閒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何謝焉。滂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曰。是重吾禍也。遂遁還。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奏弼。會黨禁中解。所脫者甚衆。竇武所薦楊喬。容儀偉麗。數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

集覽稷卨伊呂。稷。名弃。姓姬氏。卨。息列反。姓子氏。皆舜之臣。伊尹。名摯。殷湯之相。呂望。周武王之相。姜太公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書郎張陵。張陵以下六人。皆尚書郎。內幹。幹。贛旦反。主也。平決臧否。平。音病。平其不平曰平。否。音鄙。臧否。善惡也。平決其善與惡。咎徵。書洪範篇咎徵。注。咎徵。惡行之驗也。君行狂妄。則常雨。僭差則常暘。逸豫則常燠。急則常寒。蒙則常風。叔向不見祁奚。叔向。名肸。姓羊舌氏。弟羊舌虎。皆春秋晉公族也。祁奚。姓名。晉大夫也。左傳襄二十一年。晉之執政范宣子。殺欒盈之黨。叔虎與焉。宣子并囚叔向。祁奚聞之。見宣子曰。鯀殛而禹興。奈何以虎而棄社稷。宣子說。以言諸平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注言祁奚爲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不告謝祁奚。即往朝君。明不爲己也。向。音香。肸。許乙反。歸汝南句絕。漢汝南郡。後周改蔡州。今汝寧府是也。舉鉤黨。舉劾也。鉤黨者。相鉤引其黨與也。從事。句下句中都官從事也。主察舉百官犯法者。青州六郡。今益都府。本漢北海郡。禹貢青州也。六郡。濟南。平原。樂安。北海。東萊。齊國。水土異齊。言不同齊也。周禮五齊者。水火木金土五者不相入也。齊。才細反。黨禁中解。後靈帝建寧二年。復治鉤黨。今故云黨禁中解也。

質實一統志云。后稷。堯時爲農師。教民稼穡。有功。封于邰。乃周武王之祖。卨。與契通。爲唐虞司徒。受封于商。乃成湯之祖。伊尹。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呂望。東海人。姓姜。名子牙。年八十餘。避紂居北海之濱。聞西伯善養老。乃之周。文王出獵。遇於渭水之陽。載歸。立爲師。號曰尚父。佐武王伐紂。以安天下。授以丹書之戒。封於齊。汝南。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賈彪。潁川定陵人。劉祐。中山安國人。魏朗。上虞人。劉矩。沛國蕭人。尹勳。鞏縣人。張陵。成都人。楷之子。邊韶。陳留浚儀人。槐里。縣名。注見元帝永光元年。霍諝。鄴縣人。首陽山。注見武帝元封四年。史弼。陳留考城人。青州。禹貢九州之一。周禮。正東曰青州。蓋以土居少陽。其色青。故以名州。武王封太公望於此。爲齊國。秦置齊郡。漢分置北海郡。屬青州。東漢爲齊。北海。樂安。三國地。以青州治臨菑。宋爲益都郡。晉爲齊。樂安。二國地。安帝時。廣固爲慕容德所據。設於青州。加北字。劉宋省南青州。乃去北字。仍治青州。後魏治東陽。又改益都郡。後周改爲齊郡。隋復爲青州。尋改北海郡。唐初爲青州。後改北海郡。乾元初。復爲青州。又陞平盧軍節度。宋爲鎮海軍。金爲益都府。元改益都路。國朝改青州府。隸山東道。叔向注見靈帝熹平四年。祁奚注見唐中宗嗣聖十五年。

秋八月。巴郡言黃龍見。【質實】巴郡（注見獻帝建安十九年。）

初。郡人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太守欲上之。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語耳。不聽。

【書法】建和初元書黃龍見。兼矣。此書曰言黃龍見。何。疑辭也。若曰其言如此云耳。是故光武郡國甘露降。則書言。中元元年。桓帝巴郡黃龍見。則書言。是年。齊書青州河水清。則書言。表王午年。終綱目書龍見十有三。靈帝二年。惟不帝書延熹郡上。此書巴郡言。皆疑之之辭也。

大水。海溢。○冬十月。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董卓擊破之。

奐論功當封。以不事宦官故。不果。拜董卓為郎中。卓。隴西人。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質實】張奐。酒泉人。

【書法】書張奐遣。何。歸功奐也。乃以不事宦官黜其功。而賞董卓。其私甚矣。此綱目特書張奐遣。病漢也。是故董卓之破羌寇也。書張奐遣。亘神功之破史朝義也。書李光弼使。皆歸功遣之者也。唐肅宗寶應元年。

十二月。帝崩。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初。竇后既立。御見甚稀。唯采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

【書法】賀善發曰。帝即位二十二年。自延熹二年以前。所書多為梁冀。書冀免太尉固。冀專也。論定策功。冀伐也。立后。冀寵也。策免太尉喬。冀怒也。貶清河。蒙李杜之誣。謀也。改清河。冀私也。封襄城君。冀妻也。張陵劾奏。冀犯也。殊禮增封。冀恣也。陳湛遷。冀惡之也。二年以後。所書多為宦官。書封五侯。宦官與謀也。單超遷車騎。宦官寵遇也。楊秉論侯覽。宦官貪縱也。書黨起。閹遂滿朝也。然皇甫規免。宦官仇隙也。逐馮緄。宦官所惡也。[illegible]宦官也。[illegible]奏宦官也。[illegible]宦官所為也。其餘自書災變邊事外。非報私恩。則事遊畋。急征斂。凡三立后。兩不食延。雖皆二以震食舉賢。一徵處士。往往皆具文。其壞諸淫祀。若有見者。然再祀老子。則亦偶然而已。此桓之所以為桓也。

遣使迎解瀆亭侯宏。詣京師。【考異】提要無詣京師三字。

竇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孝王曾孫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夫。持節奉迎。宏時年十二。【集覽】解瀆亭。地理志。解瀆在安平國饒陽縣。案饒陽今隸晉州。劉儵。河間人。儵音倏。

戊申

孝靈皇帝建寧元年。【考異】按歲年例曰。正統大書君名。注云。後有即位在今年內者。用之。則此年歲首當書曰孝靈皇帝宏建寧元年。

春正月。以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考異】以下漏太后文三字。

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集覽】奈何委荼蓼之苦。詩良耜篇。以薅荼蓼。注。薅。呼毛反。拔田草也。荼。陸草。蓼。水草也。箋云。薅去荼蓼之事。言其勤苦也。今陳蕃以喻國有大事。奈何委棄此勞苦而託病不朝。

解瀆亭侯宏至。入即位。○二月。葬宣陵。【質實】一統志云。宣陵在河南府城東北。

○段熲擊東羌於高平。大破之。以熲為破羌將軍。

初。熲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皇甫規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以問熲。熲上言曰。東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落。餘羌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羌虜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欲竭駑鈍。伏待節度。帝許之。熲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眾皆恐。熲乃令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赴。熲馳騎於旁。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賜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敕中藏府增助軍費。拜熲破羌將軍。【集覽】伏疾。疾之陰伏在身。餘注見宋文帝元嘉六年。彭陽。徐廣曰。彭陽在安定郡。後漢志云。故城在涇州臨涇縣東二十里。中藏府。藏去。漢官儀曰。中藏府令。掌中幣帛金銀諸物。【質實】狼子野心。左傳昭二十八年。晉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

始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不視。○一統志。云。彭陽。漢之縣名。屬安定郡。後魏屬原州。隋廢之。唐復置豐義縣。宋復曰彭陽。元廢之。故城在平涼府鎮原縣東八十里。高平。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六年。

閏月。追尊皇祖為孝元皇。夫人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考異】（祖上皇字誤。據靈帝乃河間孝王曾孫。其祖未嘗即帝位。不當稱皇祖。）○夏五月朔。日食。○六月。大水。○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侯。【質實】（聞喜。縣名。注見前孝武帝太元十一年。）

涿郡盧植說武曰。足下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夫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集覽】同宗相後。言靈帝本是同宗。當立為後。披圖。披謂閱視也。圖謂宗譜。涿郡。注見帝玄更始二年。

【書法】定策功。何議私也。自梁冀始矣。竇武忠賢也。則曷為書之。如梁冀。武不能辭。則亦不足貴矣。靈帝不足病也。故下書封陳蕃不受。而殊之。善蕃所以儆武也。

【發明】竇武在東都。為戚屬之賢。然終亦不免。何耶。于時漢統屢絕。率以旁支入繼。武適逢其機。遂以此受封。不亦皆義。然使其聽植之言。推而弗居。猶或庶幾。而武則不能用也。書錄定策功。固非美之。正所以為武惜耳。

封陳蕃為高陽鄉侯。不受。【質實】（高陽鄉。未詳處所。疑即高陽里。注見秦二世三年。）

太后以蕃舊德。特封之。蕃固讓不受。

段熲追擊東羌。連戰破之。

段熲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為永寧之算。而張奐說虜彊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奐遂懷恨。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剽發冢。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集覽】比陳愚慮。句絕。比。音毗至反。頻數也。陳愚慮。猶言訴愚衷也。瞽言。注見順帝陽嘉二年。羌一氣所生。謂東羌亦是稟天地陰陽之氣而生者。漢和帝時。魯恭上疏曰。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莊子。大宗師篇。孔子曰。彼方且與造化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至今為鯁。鯁本作骾。詩。桑柔篇。誰生厲階。至今為梗。箋云。梗。病也。虺蛇。楚辭。天問篇。雄虺九首。靈蛇吞象。注。虺亦蛇屬。爾雅云。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山海經云。南海有大蛇。長百尋。其色青黃赤黑。食象。三歲而出其骨。注云。南方蚺蛇亦吞鹿。消盡。乃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文公辯證曰。或云。今嶺南有異蛇。能一日行數百里以逐人者。但不見說有九首耳。食鹿出骨事。殆若迂誕

然。予嘗聞山中人說。大蛇能吞人家所伏雞卵。而登木自絞。以出其殼者。○軍不內御。御。制也。言軍便出也。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正誤】軍不內御。今按此言軍中事專聽主將之命。不從中制御也。

【質實】漢陽。郡名。注見建寧二年。靈武。地名。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

秋九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於南宮。

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操弄國柄。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乃引尚書令尹勳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

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節等太后冘豫未忍蕃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今不急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幷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劉瑜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勸以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祁爲雒陽令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令冰與尹勳雜考颯辭連曹節王甫勳冰卽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所親共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曹節白帝御前殿拔劍踊躍趙嬈等擁衞左右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勳冰殺之出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使颯等持節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

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衞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耶王甫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卽日殺之時張奐徵還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衞宮省何故隨反者乎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自殺梟首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門生故吏皆禁錮議郎巴肅始與武同謀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解印綬欲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衞尉與王甫等六人皆封列侯蕃友朱震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掾胡騰殯斂武屍行喪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以爲己子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封侯奐深病爲節等所賣固辭不受胡氏曰曹節王甫竊弄神器固天下所同疾竇武以至親操重柄招延耆德相與協謀剿除姦凶其勢易矣然而身敗身頽躓[illegible]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尤豫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武不能乘機決策收爲已用

而乃延回逗見使逆賊得【集覽】蕭望之附一石顯元帝以敗負而使之豈不惜哉　時宦官石顯譖望之望之飲鴆自殺尤豫注見光武建武六年公乘昕公乘本秦官名言得乘公家之車也其後因爲氏焉昕名也長樂尚書官名也職主皇太后宮[illegible]內奏內讀曰納五官史漢官儀有[illegible]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illegible]姓名其有第詔[illegible]爲之其長[illegible]用服之恩注敬詔書也唐高宗時[illegible]已上皆敢授郡君史[illegible]日謂不加[illegible]校郎五營也百官志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皆掌宿衞兵梟首梟本作縣古堯[illegible]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與深[illegible]中之豪俠逐回不決意[illegible]

【實】李膺潁川襄城人杜密潁川陽[illegible]陽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四年[illegible]人朱（陽）

【書法】書奏誅何非專也與書誅者異矣唐文宗太和九年書曹節等何非濫也與[illegible]書誅宦官者異矣同上節等殺之易辭也前書以竇武陳蕃爲某官矣此則曷爲復書官惜之也若曰以太傅大將軍

之重奏誅宦官者其勢順其名正而殺之之易如此以見節等之強而陳竇爲不密矣綱目所深惜也綱目書誅宦官四是年中平六年唐文宗太和九年唐昭宗天復三年而不克者二是年唐文宗太和九年以利害言之蕃武發事不[illegible]

【發明】可以深惜然綱目於二人則[illegible]奏誅其子之意初不許事之[illegible]非誠以蕃之志在於爲國有[illegible]終無可爲之理不幸二人患有[illegible]收淡亦以爲去此罔天之所屬有[illegible]法若正是亦正宜不謀利明道[illegible]書太傅則見上公之尊書大將[illegible]將紀大事合謀協力而不帝去[illegible]徒然益斷患舍人主親其[illegible]

冬十月晦日食○十二月鮮卑濊貊寇幽并二州

（注見梁武帝大同十年突厥[illegible]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并州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注）○烏桓稱王。

烏桓大人上谷難樓有衆九千餘落遼西丘力居有衆五千餘落自稱王遼東蘇僕延有衆千餘落自稱峭王

（右北平烏延。有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集覽】難樓。烏桓大人也。姓難。名樓。在上谷郡。丘力居。烏桓大人也。姓丘。名力居。在遼西。【質實】烏桓。北胡種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五年。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遼西。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五年。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右北平。郡名。注同上年。）

二年。春正月。尊慎園貴人董氏爲孝仁皇后。以其兄子重爲五官中郎將。

（【質實】五官中郎將。官名。注見桓帝延熹二年。）

（【書法】兄子何。譏私也。）

（【發明】前此尊之爲貴人。今此尊之爲皇后。夫貴人乃宮嬪之職。固不可以子而職其母也。皇后乃母天下之實。亦不可無其實而居其名也。是時群小恣橫。無以政說其君。故爲非禮之禮以媚之耳。直書于冊。其失自見。）

○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雹。詔公卿言事。

（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竇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爲宦者所制。不得從也。奐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節等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皆自囚廷尉。數日。得出。以俸贖罪。郎中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皆罷黜。徵王暢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之。以他罪收掠死於獄。光祿勳楊賜曰。王者心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虺蛇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集覽】顧復之報。詩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文公集傳曰。顧。旋視也。復。反覆也。罔極。無窮極也。父母之恩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霧露之疾。言幽隔於空宮。如霧露之蔽。不覩天日之光明。今之四公。後書百官志。太尉公掌兵事。司徒公掌人民事。司空公掌水土事。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爲上公。錄尚書事。號稱首。之折足覆餗。易鼎卦曰。鼎折足。覆公餗。蓋鼎有三足。以喻三公也。三公不得其人。猶鼎之折足。必傾覆其餗也。餗音速。鼎實也。八珍之具。皇極不建。書洪範。皇建其有極。群書考索曰。孔安國謂皇極爲大中之道。非也。蔡氏集傳云。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人君於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謂極建矣。龍蛇之孽。龍蛇陰類也。孽本作蠥。災也。說文。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祅。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前書五行志曰。蟲豸之類謂之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詩斯干篇注。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抑皇甫之權。皇甫。字也。失其姓名。周幽王后褒姒寵之。故位卑而權重。言如皇甫者。可抑損其權勢。割豔妻之愛。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幽王嬖之。言如豔妻者。當割絕其恩愛。【正誤】皇甫豔妻。今按此見詩小雅十月之交。云皇甫卿士。又云豔妻煽方處。朱子傳。皇甫位卑而權重。豔妻。即褒姒也。言小人用事。而嬖妾蠱惑王心。以爲之主也。【質實】王暢。山陽高平人。謝弼。東郡武陽人。楊賜。華陰人。）

（【書法】蛇見御座。大異也。終綱目一見而已。書詔言事始此。終綱目書詔言事四。是年。晉元帝大興二年。齊戊辰年。魏主宏。唐太宗貞觀十三年。）

六月。以劉囂爲司空。

（囂素附諸常侍。故致位公輔。【集覽】囂。牛刀反。）

秋七月。段熲大破東羌。平之。封熲爲新豐侯。

（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必復爲盜。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於是進營去羌所屯凡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東奔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司馬公曰。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

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已若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爲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卽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場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爲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蠭起而爲寇又可盡誅邪然則段紀明之爲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集覽】西縣屬天水郡括地志云故城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漢西縣也今興元府西縣是封禪書秦襄公旣侯居西垂卽此【漢陽】周以前爲西戎地漢武置天水郡治平襄東漢改天水爲漢陽郡治冀【疆場】邊境也左傳疆場之事注場音亦穀梁傳隱元年聘弓鍭矢不出竟場疏云謂之竟場者竟是疆界之名至此場上故謂之疆場也【質實】一統志云漢陽本漢之郡名治冀三國魏置秦州晉改漢陽爲天水郡治上邽後魏復置秦州宋齊復爲天水郡隋廢郡爲秦州大業初復爲天水郡唐復爲秦州天寶初改天水郡乾元初復爲秦州宋開寶初爲天水軍治天水縣金爲鎮遠軍治成紀元復爲秦州以成紀縣省入本朝因之改屬鞏昌府西縣漢初所置屬天水郡晉廢之故城在鞏昌府上邽縣西南九十里衛茂注見秦二世二年西山在鞏昌府城西九十里廣漢水所出東山在鞏昌府城東一十五里赤亭水所出新豐縣注見成帝鴻嘉元年

九月江夏蠻反州郡討平之【考異】此亦誤書討與元鼎六年討西羌同【質實】江夏郡名注見唐僖宗乾符四年○丹陽山越反郡兵擊破之【質實】丹陽郡名注見元明帝永平十一年○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更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十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虞

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邪對曰相舉群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爲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羌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爲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之私爲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而不爲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徧天下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夏馥聞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弟柰何載禍相餉乎初中常侍張讓有父喪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前太尉袁安子敞爲司空孫湯爲太尉湯三子成逢隗成生紹逢生術至是逢爲司空隗亦貴寵中常侍袁赦以逢隗宰相家與之同姓推崇以爲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他公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湊爭赴亦以俠氣聞逢從兄子閎少有操行以耕學爲業逢隗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之三郤矣及黨

事起閎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忍去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於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司馬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集覽】相標榜相表稱也黨錮傳注標榜猶言稱揚也導人追宗黨錮傳注導引也宗謂所宗仰也閎母注見晉惠帝元康七年蕃嚮姓名章懷曰蕃音反八廚黨錮傳注蜀音皮刊章即刊行之文如今版榜征羌正義曰縣屬汝南莊賦注見周赧王五十六年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瞻卬篇注殄盡瘁病也左傳襄二十六年蔡聲子曰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詩正月篇注富人之屋烏所集也文公集傳曰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將被困窮未知

復從何人而受祿如睨鳥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望門投止若道之中見門即投歸而止宿求隱匿也破家相容寧破壞其家業而容隱張儉明廷寧宜執之明廷猶稱明府也寧宜執之猶言豈肯執捕之今欲分之李篤謂毛欽若欲分取此仁義之美名載半去矣言不貪儉得分仁義之半去家事任長任從家之長上讞之上奏也讞正獄議罪也漢書音魚列反林慮河內邑林本作隆漢避殤帝諱改曰林慮隆音林慮音閭術術本傳無明音考異曰術音遂案月令審端經術注術周禮作遂遂上有徑蓋衍字公叅愚謂此說未允案前書禮樂志心術注顏師古曰術道徑也心之所由也又韻會舉要入術內注說文術邑中道也以是知衷術當在入聲以俠氣聞俠氣之名見聞於人晉之三郤郤犨郤錡郤至皆春秋晉卿也厲公嬖人皆曰郤氏族大若除去大族則不偪害公室後胥童與夷羊五攻殺三郤暴其尸於朝碭徒浪反蘇林曰又音唐梁國之邑秦置碭郡漢改梁國隋置宋州今歸德府是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北百五十里本漢碭縣即今徐州碭山縣也山在縣東囊括不言注見桓帝元嘉元年括囊【正誤】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今按此求後漢書王暢謂劉表亦有此語未詳所出蓋世人相傳之誤【質實】劉淑河間樂成人荀昱潁川潁陰人

淑之從兄也[illegible]南陽安衆人夏馥陳留圉人[illegible]太原介休人[illegible]汝南[illegible]細陽人[illegible]山陽高平人[illegible]南陽棘陽人[illegible]于外黃[illegible]蘧伯玉衛大夫[illegible]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六十而化孔子至衛主於其家[illegible]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illegible]追封內黃侯[illegible]從祀孔子廟庭[illegible]注見周太祖廣順二年曲阜縣[illegible]慮漢之縣名屬河內郡後漢改爲林慮縣三國魏屬朝歌郡晉屬汲郡[illegible]北齊郡廢後周復置[illegible]復置巖州尋罷州以縣隸相州宋因之金陞爲林州元因之國朝降爲縣改屬彰德府謹按此隆慮分明是山名集覽以爲河內邑可謂誤矣愚不敢遺之故進此[illegible]陳留外黃人[illegible]梁國名注見景帝[illegible]碭郡名秦末所置治碭縣東漢降爲碭山縣後魏改爲安陽縣隋復爲碭山縣屬梁郡唐屬宋州宋因之金屬歸德府後廢元復置碭山縣屬濟寧路

【書法】此書鉤黨[illegible]何廢不以罪也殺之[illegible]甚矣然則漢諸君子無識[illegible]書黨人[illegible]從不假此以[illegible]

【發明】[illegible]黨人廢錮[illegible]不以罪故此廢[illegible]不足以盡賢人之[illegible]漢室至是[illegible]范滂張儉[illegible]而名此又綱目有不滿諸賢之意耳學者要當深考[illegible]而黜絀之[illegible]得其旨矣

是月晦日食【考異】一本無是月二字○鮮卑寇并州

庚戌

三年春三月晦日食○徵段熲爲侍中

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爲死戰所嚮有功

辛亥

四年春正月帝冠赦【考異】唯黨人不赦五字[illegible]下大書

唯黨人不赦

書法赦不悉書。自元帝以來矣。書永康赦竝赦黨人也。書今年赦。以唯黨人不赦也。書中平赦文。以赦黨人也。黨錮解矣。綱目謹書之。觀其所書。諸君子之不可深罪益明矣。

發明綱目自元帝永元元年以後。凡赦之無事義者何皆不書。而此特書之者。著其獨不赦黨人故也。嗚呼。黨人皆賢人君子。非有大惡於國。而惡之若此。漢氏雖欲不亡。得乎。

二月。地震海溢。○三月朔。日食。大疫。○秋七月。立貴人宋氏爲皇后。○冬十月朔。帝朝太后於南宮。

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率群臣朝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爲太后訴寃。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謗訕永樂宮。下獄死。

書法例太后不書。此何以書。遷后也。綱目予存義。故特書之。是故順帝朝太后書。靈帝朝太后書。皆遷后也。不久皆以表書矣。

鮮卑寇幷州。

熹平元年。春正月。帝謁原陵。**質實**原陵。注見光武建武中元二年。

司徒掾蔡邕曰。吾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不可省者。此之謂也。胡氏曰。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故聖人制禮。尊於廟而不祭於墓。其於理義精矣。明帝之祭。蔡邕之議。豈其不考於此而失之與。**集覽**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注見明帝永平元年。**質實**蔡邕。陳留圉人。

三月。太傅胡廣卒。

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所辟多天下名士。練達故事。明解朝章。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慤。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集覽**四公。本傳曰。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明解。解胡買反。曉也。伯始。胡廣字。

夏。宦者侯覽有罪。自殺。

覽爲長樂太僕。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六月。大水。○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葬桓思皇后。

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感疾。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其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不可。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遭時不造。援立聖明。因遇大獄。遷居空宮。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節甫猶爭之。咸復上疏曰。章德虐害恭懷。安思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今長樂尊號在身。親嘗稱制。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從之。**集覽**比景。建寧元年徙於比景。比景注見安帝延光四年。成禮。具禮也。言不降其祭禮。配祔。雜記曰。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注。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附讀爲祔。祔者。祔於先死者也。文公家禮曰。高氏云。若祔妣則設祖妣及祖之位。更不設祖考位。若父在而祔妣。則不可遷祖妣。宜別立室藏其主。待考同祔。若考妣同祔。則並設祖考及祖妣之位。胡泳曰。高氏別室藏主之說。恐未然。仍因子之喪。只祔于祖妣之傍。此當爲據也。擣椒自隨。今咸擣椒爲末以自隨。若欲以椒案口而死。椒。本草[illegible]椒味[illegible]小子。遭家不造。[illegible]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illegible]護。[illegible]宦武帝[illegible]爲帝[illegible]后[illegible]梁貴人[illegible]竇氏所陷。死獄中。貴人亦以[illegible]尊梁貴人爲恭懷太后。安思[illegible]安帝后閻氏。是爲安思后。安帝崩。閻顯定策迎北[illegible]北鄉侯薨。孫程等迎濟陰王保立之。是爲順帝[illegible]。[illegible]**質實**雲臺。注見明帝永平三年。陳球。下邳人。宣陵。注見熹平六年。

詔司隸校尉劉猛論輸左校。

有人書朱雀闕。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詔司隸劉猛逐捕。猛以其言直。不肯急捕。詔以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奏猛論輸左校。

書法於是有書朱雀闕。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者。詔司隸逐捕。猛以其言直。緩之。段熲奏猛論輸左

校。則其直書詔何專病猛也。曷爲病之。人言節甫幽殺太后。不治節甫而罪司隸。帝誠何心哉。以是爲帝病。故特書詔。終綱目書詔論作二。李膺、劉猛皆病其上也。

冬十月。殺渤海王悝。

初。渤海王悝。以不道貶爲癭陶王。因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之。悝以非甫功。不與。甫以中常侍鄭颯等與悝交通。乃使段熲收颯等。而奏颯等謀迎立悝。詔冀州刺史收悝。迫令自殺。妃妾子女傅相以下。百餘人。皆被誅。甫等十二人以功封列侯。【集覽】悝。音魁。渤海王之名。癭陶。地理志。鉅鹿郡癭陶縣。案鉅鹿。今邢州是也。癭。一井反。颯。思今反。史炤通鑑釋文音立。【質實】一統志云。癭陶。漢之縣名。屬鉅鹿國。晉屬鉅鹿國。後魏改爲下[illegible]縣。隋屬趙州。尋改屬邢州。唐初於此置封州。州廢。還屬邢州。宋省入鉅鹿縣。尋復置。金仍舊。元隸順德路。國朝因之。改屬順德府。

十一月。會稽妖賊許生稱帝。（【質實】會稽。郡名。注見和帝永元元年。）○鮮卑寇并州。（【質實】鮮卑。東胡種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五年。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

癸丑

二年。春正月。大疫。○夏六月。地震。○秋七月。以唐珍爲司空。（珍。中常侍衡之弟也。）

冬十二月。鮮卑寇幽并。○是月晦。日食。

甲寅

三年。冬十一月。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斬之。（【考異】按凡例討而殺之曰誅。此當書誅。誤作斬。）

堅。富春人。召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郡討許生。大破斬之。【質實】吳郡。注見獻帝建安五年。一統志云。富春。漢之縣名。屬會稽郡。東漢屬吳郡。三國吳置東安郡。治富春。尋廢。郡仍屬吳郡。晉改爲富陽縣。隋屬杭州。唐宋元仍舊。國朝因之。富陽屬杭州府。

二月。鮮卑入北地。又寇并州。（【考異】入。當作寇。）

乙卯

四年。春三月。立石經于太學門外。

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學取正焉。碑始立。觀模寫者。車乘日千餘兩。【集覽】立石經于太學門外。鐫五經於石碑。曰石經。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之南。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古文篆隸。藝文志。太史試學童以六體。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顏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謂小篆。蓋秦使程邈所作。篆有大篆有小篆。隸書主於徒隸。從簡易也。或曰。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簡易。施諸徒隸也。

【書法】書尊經也。自是補遷還成。綱目必詳書之。詳見戊戌年。

夏四月。大水。○鮮卑寇幽州。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民延屬。而三府選舉。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兩州縣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末制乎。臣願詔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不從。司馬公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闌益密。有功者以閡文不賞。爲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矣。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爲笑。而深可爲戒哉。【集覽】三互法。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章懷[illegible]羊舌氏。名肸。錄不專當國之政。而言之。然其過文子。皆勞之而後行。何。音[illegible]。文國與繁通。文法也。【質實】南陽。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睢陽。注見秦二世二年。[illegible]都國。韓安國起自徒中。韓安國。梁成安人。嘗學韓子雜說。漢景帝時。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安國扞吳兵於東界。其後坐法抵罪。俄而拜爲梁內史。起自徒中。爲二千石。武帝時。爲御史大夫。朱買臣出於幽賤。朱買臣。會稽人。家貧。好讀書。賣薪自給。擔束薪。行且誦書。爲妻所棄。漢武帝時。以同邑嚴助薦。召見。說春秋。拜中大夫。後爲會稽太守。擊破東越有功。徵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叔向。晉人。即羊舌肸也。博識多文。能以禮信爲國。介聘於楚。楚欲辱以所不知而不能。鄭鑄刑書。責

子產以開端。治罪不私其親。稱爲遺直。

六月。螟。【集覽】螟。螟蛉。桑蟲也。說文。蟲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螟。

五年。夏。益州夷反。○大雩。【質實】大雩。注見桓帝延熹元年。○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

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宥。以副天心。帝大怒。檻車收鸞。送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集覽】五屬。屬。族也。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注。服內之親。【質實】永昌。郡名。注見章帝建初二年哀牢國。禁錮。注見章帝元和元年。

【發明】書更考黨人禁錮五屬。文無貶詞。然當時忿嫉黨人之意。隱然自見於書法之間。觀當時所惡如此。則曹鸞雖欲爲之申理。其可得乎。書殺而不去其官。亦哀之也。

鮮卑寇幽州。

六年。夏。四月。大旱蝗。

以旱蝗。詔令三公條奏長吏苛酷貪汙者。罷免之。平原相陽球。坐嚴酷。徵詣廷尉。帝以球前爲九江太守。討賊有功。特赦之。拜議郎。【質實】平原。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陽球。漁陽泉州人。九江。郡名。注見秦王政四年壽春邑。

鮮卑寇三邊。○以宣陵孝子爲太子舍人。

市賈小民。有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置其間。憙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廟之禮。會詔群臣各陳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氣五郊。清廟祭祀。養老辟雍。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廢闕不行。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

知己政。外見民情。當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又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游意篇章。聊代博弈。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皆見拜擢。難復收改。但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宣陵孝子。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樂山陵。假名稱孝。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集覽】宣陵。桓帝之陵墓。鴻都門。注見安帝延光三年。尺牘。木簡以書辭牘也。一尺之長。故曰尺牘。鳥篆。字爲蟲鳥形。迎氣五郊。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鄭司農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鄭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蔡邕曰。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注。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文公集傳曰。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餘音者矣。鄭氏曰。朱絃。練朱絃。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養老辟雍。注見明帝永平二年。辟雍。注見成帝綏和元年。石渠。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閣。帝親臨決焉。注見本年。白虎。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倣宣帝故事。講五經同異。帝親臨決。作白虎議奏。注見本年。【質實】憙陳。憙。盛也。陳。敷告也。商[illegible]哉也。交閭。樹也。俳優。注見武帝建元三年。宣陵。注見建寧元年。

【書法】宣陵孝子何。市賈小民自名也。自名也。曷爲以爲宣陵孝子書。因其稱而稱之。所以著其詐也。而以爲太子舍人。其無義謂甚矣。

秋。八月。遣校尉夏育等擊鮮卑。敗績。

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效。因請王甫求得爲將。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

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今育晏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天設山河以別內外。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耶。帝不從。八月。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各將萬騎。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集覽】疥搔。疥搔。音[illegible]。搔。[illegible]也。搔。本作瘙。音騷。瘭疽。瘭。音標。疽。病也。疽。音雎。瘵也。高柳注見光武建武九年。雲中注見秦王政三年。檀石槐。鮮卑大人名也。桓帝延熹九年。自分為三部。節傳。釋名。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光武本紀注。節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眊三重。蘇鶚演義曰。古者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illegible]為[illegible]之[illegible]。後世漸長數尺。節柄也。謂持節者必盡人臣之節。[illegible]傳。張戀反。以木為之。長尺五寸。書符其上。又以一板。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信。【資實】後百官志云。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主烏桓胡。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主西羌。中郎將一人。秩比二千石。主護四夷。

冬。十月。朔。日食。○地震。○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

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劫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集覽】劫質。劫。[illegible]也。質。以物相贅也。質。又音致。又有作劫質者。[illegible]應於此。[illegible]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追劉備。及於當陽之長坂。獲庶母。庶辭備曰。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資實】遼西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五年。趙苞。河東武城人。鄃縣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發明】趙苞急於王事。遂至不能全其母。故雖歐血而死。綱目亦略而不書。所以權輕重而示訓也。嗚

4民

呼。微矣。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阯烏滸蠻反。【資實】合浦。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交阯。郡名。注見唐宣宗大中二年。○二月朔。日食。○地震。○置鴻都門學。

鴻都門學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既而詔為鴻都門學。樂松等圖像立贊。尚書令陽球諫曰。松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俛眉承睫。徼進明時。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集覽】東觀。注見和帝永元十三年。

【書法】書。譏也。置學。大事也。則何譏。於是諸生。皆出辟舉。往往多無行趨勢之流。其所取者。文賦尺牘。下至鳥篆。果何益於教化哉。是其樂松等圖像立贊。不書詔之也。綱目書立學者美也。惟鴻都門學及劉太立學。宋立四門學。為譏爾。

以張顥為太尉。

顥。中常侍奉之弟也。【書法】唐珍。中常侍衡弟也。張顥。中常侍奉弟也。司徒太尉皆若人。而論道經邦之事業可知矣。

夏。四月。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為雄。

侍中寺。何內署也。傳詔侍中中常侍出入禁中。【書法】全東漢而中常侍皆宦者。於是閹豎用事。亂難而陽發。不虛生矣。雌化為雄。異也。女化為男。甚哉。宋乙丑年。雌雞化為雄。綱目一書而已。

○六月。有黑氣墮溫德殿庭中。

氣如龍。長十餘丈。

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

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對曰。今妾媵閹尹。共專國朝。鴻都群小。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以便辟之性。受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

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賜秉之子也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讒諛驕溢門史霍玉依阻爲姦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趙玹屯騎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聖朝既自約厲左右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河南呂彊愍邕無罪力爲伸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璜女夫陽球又與邕叔父有隙遣客刺邕客感其義反以其情告之由是得免【集覽】媵音孕送女從嫁【閹尹】顔師古曰閹官人爲閹者言其精氣奄閉不泄也尹正也閹與奄通亦音淹又音掩記月令仲冬命奄尹申宮令謹房室必重閉注奄尹主領奄豎之官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常伯書立政篇王左右常伯蔡氏傳曰牧民之長曰常伯前書谷永傳注常伯侍中【納言】書舜典篇命汝作納言注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便辟注見哀帝建平四年搢紳注見武帝元朔元年【逮】及逮謂追逮也冠履倒易離騷賈誼弔屈原篇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文公集注章父冠名薦屨反在履下也又前書賈誼傳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陵谷代處詩十月之交篇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注言易位也箋云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鶴鳴之士詩鶴鳴篇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箋云皋澤也九皋九折之澤言深遠也鶴在中鳴焉天雖高遠亦聞其聲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斷絕尺一顔師古曰尺一之板詔也斷絕謂不得與聞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璽皆以武都紫泥封盛以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蜺通作霓屈虹也楊賜傳曰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邪氣所生不正之象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注易稽覽圖中孚經之文也鄭玄注曰蜺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作於陽也【正】

趙玹胡涓反蓋升姓名蓋公盍反字或作盍非

【誤】不見遠及今按詔任用不及也斷絕尺一今按詔令難於斷絕欲其謹慎不輕發也【質實】橋玄梁國睢陽人

【書法】書虹始此終綱目書虹二（陳甲申年白虹貫日）

【發明】災異之變至是極矣列書于冊而不聞修省之實雖當時詔問群臣然皆飾而不書者言而不用無益敗亡故也嗚呼天戒若此尚不知警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哉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集覽】【天市】天官書旗中四星曰天市正義曰主國市聚交易之所明則市吏急商人無利不明反是彗星出當徙市易都客星入兵大起〇冬十月。廢皇后宋氏幽殺之。

后無寵而姊爲渤海王悝妃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策收璽綬后自至暴室以憂死父酆及兄弟並被誅【集覽】暴室注見昭帝元平元年

【書法】於是策收后璽綬后自至暴室以憂死耳書幽殺之何罪信讒也終綱目廢后書殺三（并桓帝延熹八年）

【發明】漢時廢后多矣苟非大惡皆能保全始終至桓靈二君乃始極其威虐故前之鄧后與此宋后皆以幽殺書之而不言其罪夫亂亡之世貴爲國母猶且不免況他人乎噫

是月晦日食。

尚書盧植上言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宥宋后家屬無辜不得斂葬宜敕收葬以安游魂郡守刺史一月數遷縱不九載可滿三歲請謁希求一宜禁塞選舉之事責成主者天子無私宜弘大務蠲略細微不省【質實】盧植涿郡涿人

鮮卑寇酒泉【質實】酒泉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〇初開西邸賣官

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彊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奇震曾孫也【集覽】復致大鳥

楊震死時，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悲鳴淚下，葬畢乃飛去。

【書法】桓帝之世，書賣關內侯以下官矣。於是而鬻西邸，若市肆然。雖公卿有常價，謂之何哉。書初鬻西邸，是又桓帝之所未有也。

二年，春，大疫。○太尉橋玄罷。

玄幼子遊門次，爲人所劫，登樓求貨，玄不與。司隸河南尹圍守玄家，不敢迫。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攻之，子死。玄因上言：天下凡有劫質者，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由是劫質遂絕。

地震。○夏四月朔，日食。○宦者王甫伏誅，太尉段熲有罪，自殺。

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段熲以輸貨得太尉，阿附之。王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所在貪暴。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

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之。彪，賜之子也。球奏甫、熲等罪惡，悉收送洛陽獄，及甫子萌、吉。自臨考之，五毒備極。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遂欲以次表誅節等，及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若公卿豪右，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節等聞之，不敢出沐。會送虞貴人葬，節見磔甫尸，慨然拭淚，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好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爲衛尉。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郎中審忠上書，極言瑀等罪惡，請與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不報。【集覽】辜榷，榷與較通，注見桓帝延熹三年辜較。五毒，項與手足俱加木。夏城門，洛陽城南門名曰夏門。

【書法】甫死考掠，書伏誅，正其罪也。凡上書事，下書官，其事也。上書事，下書罪，罪其事也。梁冀書伏誅，胡廣等書有罪，則廣爲冀黨明矣。王甫書伏誅，段熲書有罪，則熲爲甫黨明矣。

【發明】段熲在漢，功亦不少，然不免書有罪者，失在阿附宦寺，輸貨得官耳。當是之時，守正而戀者，君子猶恨其去之不早，况熲輩乎。書以貶之，宜矣。

封中常侍呂強爲都鄉侯，不受。

強清忠奉公，帝以眾例封爲都鄉侯，強固辭不受，因上疏曰：宦官品卑人賤，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罔不由茲。采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終年積聚，豈無憂怨。蔡邕對問，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群邪項領，使邕側罪。今群臣皆以邕爲戒，臣恐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段熲武勇冠世，勳烈獨昭，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受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集覽】陰陽乖剌，乖繆剌戾，謂陰陽不調順也。剌，音辣。【質實】呂強，河南成皋人。都鄉，縣名，注見章帝章和二年。

【書法】凡封拜書不受，美辭也。而於中常侍見之，綱目所深予也。故自趙高以來，未有不書宦者，惟呂強不書，書其官。綱目封拜書不受十有九，不拜二，讓還一。詳安帝永初元年。宦官能讓者，呂強而已。終綱目宦官可取者三人，呂強以賢，楊復光以功，張承業以忠，舍是無取焉耳。

【發明】曰：均之內臣也，前此單超等封侯，則揭宦者書之。今此呂強乃書中常侍，何哉。強有清忠奉公

之節，且抗請自列，備言封爵宦寺之非，固非超等濁亂朝綱之比，綱目殊而異之，特書不受，以著其美。其樂予人爲善之意，不間流品如此。乃知不謂是者，欲一槩裁之，亦過矣。

詔黨錮從祖以下皆釋之。

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乖謬常法。於是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集覽】上祿縣屬武都郡。案漢武都，今階州是。【質實】一統志云：上祿，漢之縣名，屬武都郡，晉屬後魏，改爲若泉縣，尋仍舊，唐廢之。今鞏昌府成縣北二百二十里，是其廢縣地也。

中郎將張脩殺匈奴單于。秋七月，徵下獄死。○冬十二月，殺司徒劉郃、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衛尉陽球。

劉郃兄侍中鯈死於陳竇之難，至是，永樂少府陳球復說郃曰：曹節等放縱爲害，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以次收節等誅之。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郃許諾，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聞知，共白帝曰：郃等常與藩國交通，書疏謗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郃，及陳球、劉納、陽

庚申

球皆下獄死。【質實】（陳球下邳人。）【發明】（不日殺司徒劉郃等，而列敘之者，哀其死不以罪，不失其黨，且以甚當時之惡也。）

巴郡板楯蠻反。【質實】（巴郡注見文帝後元二年。板楯蠻注見光和五年。）○鮮卑寇幽并。【集覽】（幽并二州名，在朔方。）【質實】（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并州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

三年，夏四月，江夏蠻反。【集覽】（江夏今在武昌，是有江夏蠻。）【質實】（江夏郡名，注見唐僖宗乾符四年。）○秋，地震。○冬，有星孛于狼弧。【集覽】（狼弧，天文志：天狼星、弧矢星。）

鮮卑寇幽并。○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后。

（后本南陽屠家，以選入掖庭，生皇子辯，遂立之，徵其兄進為侍中。後王美人生皇子協，后鴆殺美人，帝怒，欲廢后，中官固請，乃止。）

作罼圭靈昆苑。

（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囿，裁足以脩三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往焉。先帝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宜惟卑宮露臺之意，以慰民勞。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為之。）【集覽】（罼圭苑名。鴻池、上林，武帝所起之苑名。三驅之禮，易比卦：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注：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去者不追，蓋取其不用命者，不盡物取之，表中之仁也。若保赤子，出賈誼書。卑宮，論語：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露臺，漢文帝欲造露臺，惜百金之費，注見文帝後元七年。文王之囿，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以為小；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質實】（一統志云：鴻池在河南府洛陽縣東二十里。漢張衡東京賦：東[illegible]鴻池，清籞淥水，澹澹甲武。上林苑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

蒼梧、桂陽賊攻零陵，太守楊琁擊破之。【考異】（琁，北音攻，當作琁。書擊，當作討。）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琁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集覽】（蒼梧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桂陽，廣州記云：桂陽五嶺之一也。零陵郡名，今永州是，注見武帝元鼎五年。彀，公候反，說文：張弩也。又詩話注：引滿也。波駭，如波浪之駭散。）【質實】（桂陽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楊琁，會稽烏程人，喬之弟。）

辛酉

四年，春正月，調郡國馬，置騄驥廄丞以領之。【集覽】（騄驥騄騄騏驥良馬名。）

（時豪右辜榷馬匹，至二百萬。）

夏，交阯梁龍反，以朱儁為刺史，擊斬之。【集覽】（交阯，南夷郡名。郭璞云：交阯所以謂之雕題蹄趾，曲足相向，君與通道。）【質實】（裴九部日漢置交阯刺史，治交，南領南海、鬱林、蒼梧、交阯、合浦、九真、日南七郡，注見唐宣宗大中二年。朱儁，上虞人。）○六月，雨雹。○秋九月朔，日食。○鮮卑檀石槐死。【集覽】（檀石槐，鮮卑大人名。）

（子和連代立，才力不及父，而貪淫，出攻北地，人射殺之。子騫曼幼，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書法】（匈奴單于書死書立，鮮卑未有書者，於是一書則特書死，何幸之也。鮮卑自世祖二十一年始見綱目，和帝永元五年書徙據匈奴地，始盛，至桓帝永壽二年，檀石槐始益強，蓋為邊患二十六年矣。）

作列肆於後宮。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鬬。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倣效，驢價遂與馬齊。好為私稸，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廄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舊典選舉，委任三府，尚書但受奏御，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功無可察，然後付尚書舉劾，下廷尉案罪。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然猶有曠職廢官，荒穢不治。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書奏，不省。）【集覽】（太僕，牧馬官名。荒穢，不治地之荒蕪汙穢。）

之不治者。

【書法】凡作宮室。譏也。作列肆。甚譏之也。是故靈帝好御。則書作列肆於後宮。肅宗好佛。則書置道場於三殿。唐上元二年。言非地也。

【發明】爲天子而作列肆於後宮。是甘爲闤闠賤丈之人矣。尚可據皇極而臨大寶乎。據事直書。不待貶絕。惡自見矣。

壬戌

五年。春正月。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爲民害者。

大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帝以讓馘濟。由是徵者悉拜議郎。【集覽】馘乙六反。注。有文章也。今作或。【質實】張濟武威祖厲人。

【發明】是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所在縱橫。方且詔公卿舉爲民害者。何哉。書之於冊。足以發千古之一笑耳。

二月。大疫。○夏四月。旱。○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集覽】太微天文志。太微垣在翼軫之北。注見景帝後元三年。○板楯蠻寇巴郡。以曹謙爲太守。降之。

板楯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程包。對曰。板楯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其人勇猛善戰。永初建和羌入寇。皆賴板楯連摧破之。馮緄南征。賴以成功。近益州郡亂。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陳冤州郡。不爲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故邑落相聚。以至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時皆降。【集覽】板楯西南夷部落。巴郡注見文帝後元二年。不軌。陰謀反逆爲不道。

八月。起四百尺觀。○冬。帝校獵上林苑。

【書法】書校獵何。譏禽荒也。是行也。還幸太學。不書。削之也。

○以桓典爲侍御史。【質實】桓典沛郡龍亢人。榮之玄孫。

典爲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書法】侍御史之設久矣。未有書者。始書桓典。嘉舉職也。

癸亥

六年。夏。大旱。○秋。金城河溢。【質實】金城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一年。又盧州府城西九十里。有金城河。未知孰是。○五原山岸崩。【集覽】五原山在勝州榆林。注見武帝太初三年。

【質實】五原郡名。注見武帝元封元年。

甲子

中平元年。春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

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莫不畢應。填塞道路。郡縣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楊賜上言。宜敕州郡。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爲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於是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知事已露。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識。角自稱天公將軍。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集覽】鉅鹿故邢侯國。今爲順德府。讖楚[illegible]反。說文。驗也。圖讖。有[illegible]書之讖書。【質實】鉅鹿郡名。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渠帥注見唐代宗廣德元年。劉陶潁川潁陰人。

三月。以何進爲大將軍。屯都亭。【考異】袁紀亦當書后兄何進。與梁冀同。【集覽】都亭地名。近畿內。○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

帝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呂強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爲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發

天下精兵，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嵩，規之兄子也。【集覽】〔潁川〕秦地。漢獻帝徙都之，改名許昌。〔儁〕子度偏選。【質實】〔潁川〕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皇甫嵩，安定朝那人，規兄之子。

殺中常侍呂強、侍中向栩、郎中張鈞。

時趙忠、張讓等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第宅擬宮室。上嘗欲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人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諝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求退，徵還宗親在州郡者。已而吏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侍中向栩議刺左右，讓誣栩與角為內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集覽】霍光傳廢昌邑王事。栩，火許反。說文：栩，柞也。其實皁，可染。〔禁錮〕注見桓帝延熹三年。〔不〕音浮。上聲。疑辭也。【質實】〔向栩〕[illegible]歌人。

【書法】二人皆宦者所疾者也，故以無罪書殺。然則中常侍而先朝士可乎？以中常侍而能諫，則尤賢者也。是故苟稱也，則朝士序宦官之上，而為義類虔；苟賢也，則朝士序宦官之下而非辱。強鈞言及書殺，綱目勸戒之意深矣。

【發明】侯覽之死，則書有罪；王甫之死，則書伏誅，又皆揭宦者書之。至呂強則書殺，書中常侍，豈謂目獨私於強哉？蓋惡涇渭並流，而清濁自分，此春秋與善貶惡之意在。若概以宦者而不分善否，則失春秋之意矣。

夏四月，太尉楊賜免。

帝問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坐寇賊免。

汝南太守趙謙討黃巾，敗績。【質實】〔汝南〕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

謙擊黃巾，軍敗，門下袁祕、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謙以得免。【集覽】〔扞〕蔽也。

五月，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巾，破平之。

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皇甫嵩於長社，依草結營。會大風，嵩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陳，賊驚亂奔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操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也。唯橋玄及南陽何顒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曾為郡功曹，府中莫不改操飾行。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答。操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後舉孝廉，為郎。至是平賊，遷濟南相，奏免長吏阿附贓汙者八人。○朱儁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趙魏，黃巾亂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賊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趙忠惡之。燮功當封，忠譖之，帝猶識燮言，不之罪，然亦竟不封也。【集覽】〔長社〕地名，在許州。〔苣〕音巨。說文：束葦燒。今文作炬。〔機警〕有機關而警省。〔權數〕權謀術數。〔顒〕魚容反。〔月旦評〕汝南許劭與兄靖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劭〕音邵。與後遂〔燮〕息協反。〔四凶〕共工、驩兜、鯀、三苗。十六[illegible]十六相：禹、稷、契、皐陶、伯益、伯夷、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夔、龍、朱、虎、熊、羆。〔釁〕許刃反。說文：血祭也。又假借為罅隙也。【質實】〔長社〕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沛國〕注見成帝河平二年。〔陳國〕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曹騰〕沛國譙人。〔傅燮〕靈州人。〔杜郵〕之戮事見周赧王五十八年。

交阯吏民作亂，以賈琮為刺史，平之。【考異】平字上漏討字。

（交阯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三府選賈琮爲刺史。琮到部。遣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簡選良吏。歲間蕩定。百姓以安。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質實】賈琮。東郡聊城人。）

盧植圍張角於廣宗。檻車徵還。遣中郎將董卓代之。

（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角走廣宗。植築圍鑿塹。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還減死一等。遣卓代之。【質實】一統志云。廣宗。東漢之縣名。屬鉅鹿郡。即漢之堂陽縣地。晉屬安平國。後魏屬清河郡。隋改爲宗城縣。唐於此置宗州。州廢。以縣屬貝州。後復改爲廣宗縣。屬冀州。宋屬大名府。金復改宗城縣。屬洺州。元復爲廣宗縣。後省入平鄉縣。尋復置。屬順德路。國朝因之。改屬順德府。）

（【書法】圖書徵還。病漢也。書檻車。甚病之。）

秋七月。巴郡張脩反。（【質實】巴郡。注見文帝後元二年。）

（脩以妖術爲人療病。其法略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聚衆寇郡縣。時人謂之米賊。）

八月。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冬十月。嵩與角弟梁戰。皆破斬之。以嵩爲車騎將軍。領冀州牧。（【考異】斬當作擊。）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戰。梁衆精勇。嵩不能克。乃閉營休士。伺賊小懈。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破之。斬梁。獲首三萬。溺死五萬人。剖角棺。傳首京師。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獲十餘萬人。嵩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己乃嘗飯。故所嚮有功。【集覽】溫卹。溫存憂卹也。【質實】下曲陽。縣名。注見帝元始二年。）

先零羌及涼州群盜北宮伯玉等反。

（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群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爲將軍。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群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太守。燒州郡。初。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涼州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漢陽長史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

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鸇。欲其鷙也。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使君謀。非爲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刺史左昌盜軍穀數十萬。勳諫之。昌怒。使與從事別屯阿陽以拒賊。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戰有功。至是群盜圍昌於冀。昌召勳等自救。從事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從事懼而從之。勳至冀[illegible]章等。乃解圍去。勳遂救校尉夏育。爲羌所破。勳餘衆不及百人。身被三創。堅坐不動。羌滇吾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爲負天。勳仰罵之。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群羌服其義勇。送還漢陽。【集覽】先零羌。注見宣帝元康四年。【枹罕】河西地名。今之河州有枹罕縣。殺良。殺害忠良之人。紲食。謂以食養鷹。必繫紲而飼食之。鷙音至。說文。擊殺鳥也。又鷙猛也。亨。音烹。古字亨烹通用。【質實】冀曰。地名。在冀州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晏嬰薦於齊景公。召爲將軍。使莊賈監軍。約出師。後期。軍法。後期者斬。遂斬莊賈。以狥三軍。軍士股栗。乃進復故地。【創】音瘡。謂傷也。【演音】羌會名也。【正誤】冀昌。今按冀字句絕。昌屬下文。即刺史左昌也。漢書地理志。天水郡有冀縣。明帝改天水爲漢陽。下文蓋勳。即漢陽長史也。【質實】北地。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一統志云。枹罕。漢之縣名。屬金城

郡。隋始置枹罕郡於此。唐因之。宋省入寧河寨。故城在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治西南。【湟中】羌地名。注見宣帝元康四年。【義從胡】注見章帝建初六年。金城。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年。武威。郡名。注同上。漢陽。郡名。注見建寧三年。【蓋勳】敦煌廣至人。阿陽。縣名。注見唐昭宣帝天祐二年。冀。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

朱儁擊南陽黃巾。破之。（【考異】當書圍。不當書擊。）

（南陽黃巾餘衆。更以趙弘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斬之。餘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城。夏

走儁追破之。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集覽〕南陽在河南。今南陽府。是宛城。注見周赧王十七年。秦項之際。秦始皇項羽之時。賢附翦案所者賞之李者紀之蕭圖後去發冢〔質實〕南陽鄧名。注見秦二世三年。張超鄧人。孫堅富春人。土山未詳。由處今汝寧府確山縣南六十里有土山。未知是否。

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徵下獄。減死論。

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下獄。會赦。還故官。旬日間。復以他罪捕。楊賜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張讓內懸難量。幸爲深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道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請之。得減死論。〔集覽〕楚辱。剗楚用辱也。內懸難量。內懷惡怨不可測量。好氣決者。有豪氣而好果決者。厲聲。謂色高聲也。大辟。死罪。乳藥。下聲。乳藥謂飲藥而死。〔質實〕兗州。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郡。王允。太原祁人。

〔書法〕自建武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至是百五十餘年。書刺史者。張喬李固尹端朱穆夏方度尚朱

儁賈琮王允數人而已。五年增置州牧。而後牧與刺史不可勝書。其以補遺書者尠矣。

二年。春正月。大疫。

〔書法〕綱目書疫十有五。其諸大者十一。諸秦戊午冬安帝凡五書。爲民可知矣。而未聞救災之政。靈之爲靈。宜哉。

○二月。南宮雲臺災。

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倖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奏陳解釋。得免歸田里。東貨之然也。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牧守茂材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

以備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集覽〕災。天火曰災。人火曰火。樂安。郡名。今棣州是。陸康。陸續之孫。稅畝而蝝災自生。春秋書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至冬蝝生。傳災異可見。哀公增賦而孔門非之。論語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是。本價十一。十分之一。分音份。諧。文應和也。孟津。郡名。今孟州是。注見帝玄更始二年。〔質實〕南宮雲臺。注見明帝永平三年。一統志云。樂安。漢之郡名。治陽信縣。三國魏分置樂陵郡。晉爲樂安國。隋置棣州。唐徙治樂陵縣。天寶初改爲樂安郡。乾元初復爲棣州。五代梁及宋皆因之。元置濱棣路。後改棣州。國朝改爲武定州。以厭次縣省入。仍屬濟南府。陸康。吳郡人。劉岱。牟平人。寵之弟。

黑山賊褚燕降。

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氐根。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蝤之徒。不可勝數。張牛角死。令其衆奉飛燕爲

帥。部衆寖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集覽〕黑山在彰德府內黃縣之山。博陵。地名。元爲中山府。今定州。常山。元名鎮州。今改眞定路是。〔質實〕一統志云黑山在濬縣西北四十里。一名墨山。博陵。地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一年。中山。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九年。

三月。以崔烈爲司徒。

時三公多由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亦先輸貨財。烈本冀州名士。至是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而聲譽頓衰。〔集覽〕頓。古迴反。廣韻訓冗也。〔質實〕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國。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皇甫嵩討之。

時涼州兵亂不解。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劾之。帝召問燮。對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爲宰相。不思所以

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帝從之。【集覽】弭，母婢反，說文，弓無緣曰弭，又訓止。亂左衽，夷狄之俗也。

夏四月，大雨雹。○六月，封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爲列侯。

以討張角功也。

【書法】史曰以討張角功也。破黃巾，殺張角者，盧植、王允、皇甫嵩也。或檻車，或下獄，或廢死，而讓等乃以功封，漢之亡決矣。

【發明】盧植討破張角，檻車徵還；王允討破黃巾，下獄減死。張讓不出國門，其賓客又與賊交通，乃反以討張角受封。然綱目於此，止以封宦者書之者，所以不沒其實，且無功之可書也。夫有功者獲罪，而無功者錫爵，漢之刑賞如此，雖欲不亡得乎。

秋七月，螟。○八月，罷皇甫嵩。遣車騎將軍張溫代之。

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張讓私求錢不與，二人奏嵩無功費多，徵還，收印綬。

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玉。拜董卓爲破虜將軍，統於溫。【質實】溫，縣名，注見晉懷帝永嘉六年。

冬十月，司空臨晉侯楊賜卒。

初，賜既免，帝閱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臨晉侯，陶中陵鄉侯。至是復以賜爲司空。薨，謚曰文烈。【集覽】閱，音越，說文，具數於門中也，一一數之也，又察也。【質實】臨晉，地名，注見周赧王五年。

【書法】書官，書爵，書姓，自鄉侯以來未有也。於是宦官益橫，諸賢得免如賜者鮮矣，特書卒之也。

殺諫議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耽。

陶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收下黃門北寺獄，閉氣而死。耽爲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集覽】大較，較古岳反，又音角。大較，猶言大略也。

【書法】成帝之世，書下諫大夫劉輔獄，爲鬼薪論，然未殺也。書殺諫議大夫劉陶，而漢之亡決矣。自古以來，殺諫臣者，未有不亡者也。綱目東漢書諫議大夫三：王良、周舉、劉陶。自是無書者矣。終綱目，諫官書殺四：劉陶、侯昌業、孟昭圖、常濬。

丙寅

【發明】漢室滅亡之徵，至是無可言者矣。然劉陶之死，且揭諫議大夫書之者，所以甚漢室不君之惡，而爲後世殺諫臣者之鑒也。

張溫擊涼州賊邊章、韓遂，不利。十一月，將軍董卓破走之。

【考異】悸，宗作諱。【質實】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張溫將兵十餘萬屯美陽，與邊章、韓遂戰，輒不利。十一月，董卓等攻破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走入羌中，并力追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章、遂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輜重而還。溫又使董卓討羌，卓糧絕，乃於所度水中僞立堰以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至。溫責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軍疑衆，二罪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

是在矣。溫不忍發。【集覽】美陽，漢縣名，在涼州美陽縣。堰，音偃。說文注，壅水謂之堰。耳語，附耳而與之言。怖，普故反，懼也。鴟張，鴟惡鳥，梟鳥之張大。河隴，河內、隴西。[illegible]止也。【質實】美陽，一統志云：美陽，漢之縣名，屬右扶風，三國魏省之，故城在西安府武功縣西七里。榆中，縣名，在臨洮府蘭縣西二百里，東漢時群羌居此。扶風，郡名，注見周顯王八年。[illegible]縣。

造萬金堂。

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牣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買田起第於河間。【集覽】牣，音刃，滿也。積，聚也。【質實】一統志云：西園在洛陽縣中，漢桓靈賣官鬻爵之地。河間，國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

【書法】譏也。綱目書作堂三：漢萬金，秦綺，武后天堂。皆譏之也。王路，漢桑斯則百，則以災變書。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遣使就拜張溫爲太尉。

三公在外始於溫。

以宦者趙忠爲車騎將軍。（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殷勤於傅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集覽】燮之眞反。姓也。進賢理屈。進用賢人。治理枉屈。【質實】漢陽郡名。注見建寧二年。南容傅燮表字。）

脩南宮。鑄銅人。（帝使繕脩南宮玉堂。鑄四銅人。四鍾。又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灑南北郊路。以爲可省百姓灑道之費。【集覽】翻車激水而上。轉動之器。渴烏受水之器。如鳥之渴飲也。【書法】秦鑄金人不書。此何以書。譏不知務也。秦方富强。奢侈之甚。不足責也。黃巾之禍。始遍天下。而靈帝所爲。以是爲不知務。故書譏之。終綱目書鑄六。而書銅人者三。漢後主建興十五年。魏明皆譏也。）

夏五月晦。日食。○六月。荊州刺史討趙慈。斬之。（【考異】斬。當作誅。【質實】荊州。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冬十月。武陵蠻反。郡兵討破之。（【考異】討當作擊。【集覽】武陵。今常德府有武陵縣也。【質實】武陵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四年。）○鮮卑寇幽并。○徵張溫還。

四年春二月。滎陽盜起。河南尹何苗討破之。以苗爲車騎將軍。（【質實】滎陽縣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何苗。宛人。苗。進之弟也。）

韓遂圍隴西。涼州殺刺史以應之。遂圍漢陽。太守傅燮與戰。死之。（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涼州刺史耿鄙率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聞我怯。群爭勢離。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不從。行至狄道。別駕反應賊。殺球及鄙。賊遂進圍漢

陽。城中兵少糧盡。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人說燮曰。天下已非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帥乎。燮按劍叱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謚曰壯節侯。耿鄙司馬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寇掠三輔。【集覽】漢陽郡名。在蜀中。今漢州。聖達節。次守節。春秋。曹宣公卒。公子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諸侯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注。節猶分也。聖達節。言理人達於天命。無可不可。如舜禹受禪。湯武革命之類。次守節謂賢者自守已分。而不妄取。如子臧季札之類。下失節謂愚者不安已分。取非其理。後世篡弑之徒。皆如此。欲避其難乎。春秋。哀十五年。衞孔悝遭蒯聵之難。將子路爲孔氏邑宰。將入。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服虔曰。言食悝之祿。必救悝之難。程嬰。春秋晉人。景公時大夫屠岸賈誅滅世卿趙氏。趙朔有遺腹子。屠岸賈索之。朔客公孫杵臼。取他人嬰兒。匿山中。朔友程嬰。嬰謬謂諸將。殺杵臼與孤兒。其趙氏眞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司馬韓厥言於景公。復立趙後。是爲趙武。即孤兒也。遂攻屠岸賈。滅之。嬰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欲存趙後。今宜下報宣孟。乃自殺。武齊衰三年。春祀不絕。【質實】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治中。官名。注見晉安帝隆安四年。狄道縣名。注見高后六年。別駕。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漢陽郡名。注見建寧二年。【主簿】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司馬。官名。注見武帝元封二年。馬騰。扶風人。大人。按霍光傳。子稱父曰大人。【三輔】注見武帝征和元年。【書法】殤帝之篇。書張顯戰沒矣。安帝之篇。書鄭勤戰死。桑嵩戰沒矣。未有書與戰死之者。燮書死之。自劉秩以來。百七十九年。未之有也。自殤帝至是。書太守二十。非以能破羌書。則以能平盜書。其處者以死節書。而世道益可悲矣。）

漁陽張舉張純反。（故中山相張純。與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殺校尉太守。衆至十餘萬。屯肥如。）

號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移書州郡。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質實】漁陽，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泰山，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鄚，縣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肥如，縣名。注見武帝元朔三年。

冬。十月。長沙區星反。以孫堅爲太守。討平之。封堅烏程侯。

【集覽】區星。姓名。區。如字。或音烏侯反。【質實】烏程，縣名。注見晉安帝隆安三年。

○前太丘長陳寔卒。

【質實】太丘，縣名。注見桓帝元嘉元年。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楊賜、陳耽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輒歎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及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

【書法】邑長不卒。此卒陳寔。崇賢也。終綱目令長書卒二。王渙、陳寔。寔以前長書。其賢之也。

戊辰

五年。春。二月。有星孛于紫宮。○黃巾餘賊寇太原、河東。○屠各胡寇并州。殺刺史張懿。

【質實】屠各，胡名。注見桓帝延熹元年。

○以劉焉爲益州牧。劉虞爲幽州牧。

【質實】劉虞，東海郯人。

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且用非其人。所致。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侍中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會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而耿鄙、張懿皆爲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爲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以焉爲益州。虞爲幽州。州任之重自此始。焉爲魯恭王之後。虞。東海恭王五世孫。嘗爲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焉入蜀。會賊殺郤儉。從事賈龍等破走之。選吏迎焉。徙治緜竹。務行寬惠。以收人心。【質實】董扶，緜竹人。緜竹，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

南匈奴右部反。殺其單于羌渠。

【考異】殺。當作弒。據齊建武四年書高昌弒其君馬儒。隋開皇十七年書吐谷渾弒其可汗世伏。十九年書突厥弒其都藍可汗。皆書弒。不書殺。

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醯落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集覽】醯落。匈奴右部渠帥名。呼韓邪之系。冒頓之後也。醯。音火兮反。

大水。○冀州刺史王芬自殺。

陳蕃子逸與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誅諸常侍。因廢帝。而立合肥侯。以其謀告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然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勢。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集覽】除注見帝玄更始元年。合肥。秦合肥縣。漢置廬江國。東漢爲合肥侯國。仍隸九江郡。正義曰。今廬州治合肥。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字或作淝。【質實】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國。一統志云。合肥漢之縣名。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劉宋改爲汝陰郡。齊屬廬江郡。隋復爲合肥縣。屬廬州。唐宋元仍舊。國朝因之。又析梁縣地入焉。仍爲廬州府。

【書法】芬謀誅宦官。因廢立帝謀。爲止以自殺書。示被也。鄉衆專而開章之謀起。道途而王芬之計決。綱目不書謀逆。而以自穿信宦豎者之戒也。然則芬無罪乎。書自殺。所以爲罪也。不量其力而作非常。誠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發明】芬以下謀上。宜得春秋無將之誅。胡不書其謀反。又胡不書其有罪伏誅。是時靈帝罪浮于桀。乃獨夫耳。況芬本謀將欲誅宦者。爲廢帝立明之舉。是以綱目不錄其罪。蓋恕芬所以發憤也。其旨微矣。

秋。八月。置西園八校尉。

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袁紹。鮑鴻。曹操。趙融。馮芳。夏牟。淳于瓊等七校尉皆統於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質實】袁紹。汝南汝陽人。

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講武于平樂觀。

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起大壇。建華蓋。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曜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嬖倖。蹇碩懼。出勳爲京兆尹。【集覽】行陳。行。下孟反。後行也。陳。通作陣。下近陳通。觀兵。左傳觀

兵于南門。杜預曰。觀。音貫。觀。示兵威也。楚世家。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謂陳兵臨周也。昭果毅。左傳。宣二年。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注。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黷武。黷。與瀆說通。慢也。數也。古人有言曰。武不可覿。覿武無烈。

【書法】書講武何譏也。寇在遠而講武於京師。以爲非禦備也。故元年賊起。終書屯都亭。五年復起。終書講武平樂觀。皆深譏之。書講武始此。終綱目書講武三。是年。晉安帝元興二年。唐玄宗開元元年。書大閱二。晉成帝咸康六年。康帝建元二年。

十一月。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以皇甫嵩爲左將軍討之。【質實】陳倉。縣名。注見安帝元初四年。○遣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走之。【質實】公孫瓚。遼西令支人。漁陽。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己巳

六年。春二月。皇甫嵩擊王國。大破之。【考異】擊。當作討。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强。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窮寇勿迫。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

三月。劉虞討漁陽賊。斬張純。餘衆降散。

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虞罷諸屯兵。但留公孫瓚將萬人屯右北平。三月。純客殺純送首於虞。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有隙。【集覽】丘力居。烏桓大人名。【質實】右北平。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夏四月朔。日食。○以劉虞爲太尉。○遣大將軍進討韓遂。

蹇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韓遂。帝從之。進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還而西。以稽行期。

帝崩。皇子辯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封皇弟協爲陳留王。【考異】皇字羨、【考證】皆當去皇字。

初。帝數失皇子。何后生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群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進坐。碩司馬潘隱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儳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稱疾不入。辯即位。年十四。太后臨朝。封協爲陳留王。年九歲。【集覽】輕佻。佻與恌通。爾雅曰。佻。偷也。注。苟且也。離騷經。余猶惡其佻巧。注。佻。輕也。左傳。襄二十六年。楚師輕窕。注。言不能持重也。窕。徐氏音[illegible]堯反。又通弔反。

【書法】賀善賛曰。靈帝信宦豎。殺忠賢。當時變異。有終綱目所無者。四。蜺見御座。黑氣。青虹。墮殿庭。雌雞化雄。而又五書大赦。舉綱目中。帝亦可以知變矣。方且作畢圭。作列肆。起四百尺觀。造萬金堂。鑄銅人。土木盛興。不知禍變之將發。人有恒言曰。桓靈。靈又甚於桓也。○辯何以不書太子。未嘗立爲太子也。於是蹇碩謀立協。事有不能從容者矣。前此書皇子即位者一而已。

以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進參錄尚書事。進收宦者蹇碩誅之。

進既秉政。忿蹇碩圖己。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爲豪傑所歸。因信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顒。荀攸。鄭泰等。二十餘人。與同腹心。碩不自安。與趙忠等謀誅進。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以告進。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質實】何顒。南陽襄鄉人。荀攸。潁川潁陰人。彧之從子。鄭泰。河南人。

【書法】蹇碩書誅矣。其書進收。何進專也。

【發明】何進以私忿殺蹇碩。故曰進收。然碩亦不免書誅。何哉。蓋曹節輩亂帝室。罪盈惡積。正天誅所宜加。王法所不赦者。豈待以其死於私忿之故。而遂末減其罪乎。書法若此。初非過也。

五月。遷孝仁皇后於河間。驃騎將軍董重自殺。六月。后暴

宦官張讓等恣行不法何進若止奏誅首惡明可矣乃必欲盡兵盡殺內後徒與爲已害太后所以不許也復召外兵以速亂則又至愚極謀宜其禍不旋踵皆由上之御下不得其道所以

苗。〔質實〕河閒國名。注見帝之更始二年。

驃騎將軍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爲助。董太后每欲參預政事。何太后輒禁塞之。董后忿恚曰。汝今輈張。怙汝兄耶。吾敕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告進。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交通州郡。辜較財利。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國。舉兵圍驃騎府。收重。免官。重自殺。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集覽〕驃騎注見武帝元狩二年。輈張。輈竹求反。書無逸曰。譸張爲幻。註。詩本作輈。謂欺誑幻惑也。爾雅及詩作侜。同。侜張。誑也。蔡氏傳曰。譸。誑。張。誑也。按譸與輈侜通。史炤通鑑釋文曰。輈車轅也。張施弓弦。二字皆有動意。章懷云。輈張。猶彊梁也。

〔書法〕書暴崩何咎遷之者也。

〔發明〕孝仁本非國母。然自何后言之。猶爲其姑云爾。而遷之怖之。使之至於隕斃。可乎。故夫后以崩書者。是予其爲母后也。予其爲母后。而遷之至於暴亡者。其罪始有不可言者矣。宜乎他日賊臣得以藉口也。

葬文陵。〔質實〕續志云。文陵在河南府城東北。

何進懲竇武之謀。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

大水。○秋七月。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爲司空。〔考異〕一本無詣京師三字。按提要劫太后下有及字。

袁紹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而太后母舞陽君。及弟苗。受宦官賂遺。數白太后。爲其障蔽。言大將軍專殺擅權。以弱社稷。太后以爲然。進又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

十人爭機而動自然之理也

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耳。進不聽。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爲少府。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稟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士卒戀臣畜養之恩。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嵩從子酈說嵩曰。大人與卓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國威以討之。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至是。何進召之。使將兵詣京師。尚書鄭泰。盧植皆諫。進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使騎都尉鮑信募兵泰山。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

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宜深思之。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遣使宣詔止之。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搆已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於是以紹爲司隸校尉。王允爲河南尹。紹促董卓使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再三。不許。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叩頭謂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太后乃詔皆復入直。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爲。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斬進。卽爲詔以樊陵爲司隸。許相爲河南尹。尚書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引兵燒南宮青瑣門。讓等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

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引兵屯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怨苗不與進同心。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卽車騎也。吏士能爲報讎乎。皆流涕曰。願致死。遂攻殺苗。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鬚而誤死者。進攻省內。讓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從者。惟盧植及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逐螢光還至雒舍。明日。帝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因與公卿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兵猝至。恐怖流涕。群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之由。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爲賢。且自以與董太后同族。而王爲后所養。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失傳國璽。鮑信募兵適至。說紹曰。董卓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卓步騎不過三千。率四五日輒夜潛出。明日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部曲

皆歸之。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吕布殺原而幷其衆。於是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蔡邕亡命江海。積十二年。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爲侍中。［集覽］三署郎。初秦置郎中令。其屬官有三署。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凡三署。署中有郎中。主執戟。更直侍宮殿。出則充車騎。漢因之。正義曰。周之元士。漢之光祿中散諫議。此三署郎中。是今之尚書也。［楚楚］詩國風。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注。楚楚。鮮明貌。文公集傳曰。此詩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蜉蝣朝生暮死。不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波波］顏師古曰。[illegible]藏其火謂之鼓。［爨］[illegible]讀曰[illegible]。古者給人以食。爨之於[illegible]。故因稱寡賜。［食[illegible]］[illegible]名。有音蛆。［依者］依者內依上[illegible]情也。省內。注見武帝征和二年。［蘇人］蘇謂若[illegible]起[illegible]韓文詩。指畫變悅歎。注。[illegible]。［青瑣］青宮門名。顏師古曰。門刻爲連瑣文而青塗也。孟康曰。以青畫門邊鏤中。天子門制也。［復道］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穀門］洛陽城門名。［六璽］蔡邕獨斷曰。璽凡九。各有文刻。皆以玉爲之。螭虎紐。一曰傳國璽。一曰神璽。以鎮國中。藏而不用。一曰受命璽。以封禪禮神。其所謂六璽者。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皆以武都紫泥封。盛以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文。傳國璽。注見光武建武三年。［北芒阪］下芒本作邙。蘇林音亡。注。芒山名也。在河南雒陽縣北七十里。故曰北芒。應劭曰。邙屬河南邙縣之山也。阪音返。坡阪也。一曰[illegible]。一曰山脇。［周歷三臺］漢以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謂之三臺。蔡邕初署祭酒。稍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後遷尚書。［正誤］楚楚。今按。似謂僂儈苦楚之意。承上文先帝新棄天下而言。依省內。今按依如字。倚附也。［質實］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舞陽］縣名。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陳琳］廣陵人。［漢中］西羌地名。注見宣帝元康四年。［義從］注見章帝建初六年。［成皐］縣名。注見秦莊襄王二年。［澠池］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三年。［[illegible]］注見秦二世三年。一統志云。［北邙山］在河南府城北十里。山連偃師鞏孟津三縣。綿亘四百餘里。東漢諸陵及唐宋名臣墳多在焉。［書法］卓嘗書將軍矣。此則曷爲不書。於是卓累徵拜不奉詔也。直書董卓而遂之以進名。罪進也。漢之禍。進爲之。○書部罷宦官矣。張讓等曷爲復以官書。譏不力也。於是太后詔復入。直不書。書入。惡辭也。○於是紹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進攻省內。讓等將帝步出。此其先書帝出。何。不以播蕩累紹也。

宦者書誅。罪之也。然則紹無貶歟。書帝出河上。紹捕宦者悉誅之。則其專且濫之罪著矣。終綱目書誅宦官四。其克者二。漢書悉誅。唐書大誅。皆甚之之辭也。詳建寧元年。［發明］進之此舉。乃欲烏喙而攻疾耳。疾未去而藥殺人。曾不如不飲之爲愈也。綱目書進名董卓。則進雖欲辭其責。尚可得乎。○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傳者曰。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夫王者無外。家擁四海。而猶書曰出者。著致禍之端。不揜遷之辱也。漢自安順以來。[illegible]宦者。寄以心腹。至桓靈則日益甚矣。濁亂朝綱。荼毒四海。賢人君子。進則不容於朝。退則不容於野。而[illegible]方[illegible]。[illegible]繼[illegible]食凌夷。[illegible]之禍。於頸。不至於大壞極亂而不止。綱目書之。一則曰宦官。二則曰宦官。誅著于斯。所以示亂亡之本。爲萬世之戒也。後之寵愛近習者。盍亦以是爲鑒乎。

九月。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爲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卽位。

遂弒太后何氏。［考異］提要無出字。

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能勝史侯否。爲當且爾。劉氏種

不足復道。紹曰。漢有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逃奔冀州。卓大會百寮。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曰。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坐者震動。盧植曰。太甲不明。昌邑多罪。故有廢立之事。今上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免植官。逃隱於上谷。卓以議示袁隗。隗報如議。卓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隗解帝璽綬。扶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羣臣含悲。莫敢言。卓又議太后蹙迫永樂宮。至憂死。逆婦姑之禮。乃遷永安宮。就殺之。公卿以下不布服。

【集覽】蹙迫永樂宮。史炤通鑑釋文曰。蹙子六反。行不易也。迫。通也。猶言行不易而通之也。先。何太后遷董太后於永樂宮。憂怖暴崩。故謂何后蹙迫而死。【正誤】蹙迫永樂宮。今按此於行不易之義無取。當與蹙通。謂促迫也。【質實】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書法】書出奔。何。卓強也。紹出奔而弘農遂廢矣。綱目聯書之。所以著紹奔之由也。卓自是綱不書姓。

至是弑始書之。終綱目后書弑凡九。秦庶長改弑君母。魏冉弑君之嫡母。董卓弑何太后。晉賈氏弑楊太后。趙石虎弑劉太后。石遵弑劉太后。燕寶弑段太后。魏胡氏弑高太后。朱全忠弑何太后。殺書殺一。燕王熙殺丁太后。

【發明】蹙迫永樂。逆婦姑禮。此豈非董賊藉口之詞耶。然綱目悉削而直正其弑逆之名。而何氏不失為太后者。亂臣賊子。雖欲罔罪之說以行其私。借使何后無可指之失。亦必不能免。此則綱目誅討之意。不以有詞可乘而末減其罪。為後世寬賊亂之門。杜亂賊之漸。拔本塞源之意也。

除公卿子弟為郎。補宦官侍殿上。【考異】提要無弟字。○即拜劉虞為大司馬。○卓自為太尉。領前將軍事。

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集覽】郿音眉。縣名。屬右扶風。詩。王餞于郿。今鳳翔府是。顏師古曰。郿又音媚。【質實】一統志云。郿。秦之縣名。漢屬右扶風。後魏改平陽縣。西魏改郿城縣。尋廢入周城縣。隋置郿城縣。唐改郿為郿州。尋廢州為郿縣。屬稷州。後改屬鳳翔府。宋因之。金初屬恒州。後屬京兆府路。元初併為郿州。至元初復為縣。屬安西路。國朝改屬鳳翔府。

【書法】官未有書自為者。書自為。專也。官書自為自卓始。自是不勝書矣。

遣使弔祭陳蕃竇武及諸黨人。復其爵位。【考異】提要無弔字。

董卓與三公詣闕上書。追理蕃武及諸黨人。悉復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子孫。

【書法】祭臣不書。此何以書。予思賢也。是故樊豐誅而後祠楊震。宦者敗而後祭陳竇。逆永翦而後祀[illegible]。祿山反而後祭九齡。皆事後之思也。終綱目書祭臣六。詳明帝永平二年。

【發明】衰亂之世。信用羣小。殺戮忠良。人情忿怨。故姦雄借以為詞。稱兵問罪。既得所欲。則必申理冤枉。擢用名流。以收海內之心。如董卓遣使弔祭陳竇。及辟名處士申屠蟠之類是也。人主觀之綱目所書。則必兢兢業業。用賢去佞。毋使姦雄得以為藉手之地可也。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書法】恒雨也。靈帝之元。嘗書七月至十一月矣。於是復見。終綱目書連雨數月者二而已。

○冬十月。葬靈思皇后。

公卿會葬。素衣而已。

十一月。卓自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

【書法】此殊禮也。綱目備書者四。蕭何。董卓。曹操。劉裕。蕭何何書。賢之也。卓操裕。皆直書之而已。

【發明】莽卓在漢。同為亂賊。然綱目於莽。自得政以至即真。皆以太后冠於其上。而不曰莽自為者。蓋以著母后之禍。而誡也。今書卓自為太尉。自為相國。自為太師者。所以著篡竊之源。使後世亂臣賊子。欲假朝廷之命以自進其爵位者。無得為欺天下之具也。嗚呼。自是而後。竊命之臣皆用此例矣。

○十二月。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以黃琬為太尉。楊彪為司徒。荀爽為司空。

初。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於是徵荀爽申屠蟠等。就

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徵至是九十五日。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蟠得徵書，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卓又以韓馥爲冀州牧，劉岱、孔伷爲兗、豫刺史，張邈、張咨爲陳留、南陽太守。【集覽】周毖，東觀記曰：周珌，豫州刺史愼之子也。續漢書及魏志珌並作毖，章懷注云：毖音秘。宛陵，括地志云：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本鄭舊縣也。伷，直又反。【質實】黃琬，江夏安陸人，瓊之孫。楊彪，華陰人，震之孫。荀爽，潁川潁陰人，淑之孫。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宛陵，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三年。陳留，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南陽，郡名，注同上。

【發明】申屠蟠見幾而作，獨免黨錮之禍，至是又不爲董卓所屈，異乎荀爽諸人，若蟠者，眞無愧於處士之名矣。特書不至，蓋予之也。

以袁紹爲勃海太守。

洛中貴戚室第相望，卓放兵剽虜，妻略婦女，不避貴戚，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曰：紹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則山東非公之

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乃即拜紹勃海太守，又以紹從弟術爲後將軍，曹操爲驍騎校尉。術奔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勃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三公移書州郡，陳卓罪惡，徵兵赴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興兵爲國，何謂袁董！馥有慚色，乃作書與紹，聽其起兵。【集覽】移書，官曹公府不相臨敬，則爲移，箋表之類也。【質實】勃海，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八年。南皮。東郡，注見光武建武八年。

孝獻皇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爲盟主。

紹自號車騎將軍，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韓馥留鄴給軍糧，孔伷屯潁川，劉岱、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橋瑁、曹操俱屯酸棗，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操曰：君畧不世出，殆天之所啓乎！【集覽】魯陽，南陽郡有魯陽縣。案魏世家伐楚取魯陽，正義曰：今汝州魯山縣是。

【質實】河內，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鄴，縣名，注見建安十五年。潁川，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廣陵，郡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山陽，郡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濟北，國名，注見楚義帝元年。酸棗，縣名，注見周愼靚王四年。一統志云：魯陽，漢之縣名，屬南陽郡，三國魏爲廣州，晉復置，屬南陽國，後魏置魯陽郡，又置魯州，隋初郡廢，大業初廢州爲魯縣，屬襄城郡，唐初復置魯州，攺縣曰魯山，貞觀中州廢，以滍陽縣省入魯山，屬汝州，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南陽府。

【書法】特筆也。書推爲盟主，將以深責紹也。

卓弒弘農王。

【書法】案唐書弒自董卓始，終綱目廢君而弒之者二十[illegible]，弘農王、宋零陵王、營陽王[illegible]

【發明】弘農既廢，已不成乎君，前史皆以殺爲文，至綱目始正名書弒，不以其廢而廢君臣之義，則

逆賊之罪益著矣。

卓奏免太尉琬、司徒彪，以王允爲司徒，殺城門校尉伍瓊、尚書周毖。【考異】[illegible]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長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況王爵不加，尊卑無序，[illegible]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悅。既而又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長安。河南尹朱儁[illegible]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可也。卓大會公卿議之，楊彪曰：關中殘破[illegible]，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

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爲司徒。伍瓊。周毖。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公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收斬之。彪。琬。惶恐謝罪。**集覽** 本初。袁紹字。孟卓。張邈字。坐不闚堂。闚。傾頭門中。視也。即坐不垂堂之義。注見武帝建元三年。公緒。孔伷字。義從。注見章帝建初五年。虎兕。虎。山獸之君。兕。序姊反。有力之獸。如牛而一角。青色。重千斤。糜沸。糜。說文。糝也。言如糝之沸。**正誤** 坐不闚堂。今按。坐不闚堂。言愛惜身命也。堂高廉遠地。則闚視恐墜墮。即坐不垂堂之義。糜沸。今按。糜即粥也。李賢曰。如糜粥之沸。**質實** 西州。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國。并涼。二州名。并。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涼。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書法 免未有書所自者。書卓奏何專也。是故王鳳專則以陳湯爲從事中郎。書鳳奏。董卓專。則免太尉琬司徒彪。則書卓奏。殺伍周者卓也。則以王允者亦卓也。書以。非義允從。允爲卓所以。而卒能誅卓。書以。所以予允也。故蕭嬰能與齊運和。則書彦使者。乃所以予嬰。王允能使布誅卓。則書卓以者。乃所以予允也。

卓徵蓋勳爲議郎。皇甫嵩爲城門校尉。

蓋勳爲京兆尹。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勳密與嵩謀討卓。卓亦徵嵩爲城門校尉。欲因殺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嵩曰。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而就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質實** 京兆尹。官名。注見武帝太初元年。扶風。郡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縣。雒陽。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四年。

書法 二子忠賢也。則特爲書卓徵。書卓徵爲。二子惜也。

發明 皇甫嵩功名素著。身爲上將。手握強兵。坐觀帝室傾覆。逆賊陷張。不能倡大義於天下。乃束手就徵。甘心事賊。何哉。昔乎范雎之論。謂其咎格天之大業。竟其大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者也。況是時蓋勳進謀。梁衍獻策。嵩皆棄之不顧。至徵日乃以虛詞遜辯。與逆賊抗。不亦繆乎。綱目書卓徵嵩爲城門校尉。則嵩屈身就賊之恥。不可掩矣。是以通鑑明年五月。書以嵩爲車騎將軍。八月。書以嵩爲太尉。十二月。書太尉嵩免。綱目皆棄而不錄。蓋鄙之也。鄙之則不足言矣。然則志士仁人。其於去就之際。盍亦知所處哉。

三月。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考異** 提要無帝字及車駕西遷五字。

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冢墓。收其珍寶。三月。帝至長安。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集覽** 畢圭。注見靈帝光和三年。居家。居民之家也。**質實** 長安。縣名。注見惠帝五年。

書法 李傕曹操皆書遷帝于某。逼遷也。此則曷爲以自遷書。其上書卓遷都燒宮廟發諸陵。然後書車駕西遷。則其逼脅凄涼之狀自見矣。書卓遷都。專辭也。書車駕西遷。不得不遷之辭也。

發明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今董卓虜掠人民。驅蹙數百萬口。死者不可勝計。然綱目止書宮廟諸陵。及帝駕。而不及民。何哉。春秋之法。若將不言帥師。君獲不言師敗績。以君重於師也。禮稱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廟災則必哭之。以神主之所安也。蓋孟子之言。爲時君牛羊用人而莫之恤。故以民爲貴。君社稷次之。將以救一時糜爛之禍。若夫春秋之書。禮經之典。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必以君宗廟爲重。而民次之。此則經世之大常。亘古今而不可易者也。綱目於此。深得春秋禮經之旨。故其書法如此。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託以爲民之故。輕棄君親社稷而不顧。以自文其背畔之實。如群虜路賊。以全城爲名者。不有君子。誰能正之。噫。

卓殺太傅袁隗。滅其家。○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表堅領豫州刺史。

孫堅起兵。殺荊州刺史王叡。前至南陽。已數萬人。殺太守張咨。南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

遂〔質實〕長沙郡名。注見興平元年。荊州注見建安十二年。南陽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豫州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郡。部沔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

〔書法〕書據何？罪專也。

以劉表爲荊州刺史。

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集覽〕公路，袁術字。〔質實〕劉表，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宜城縣名。注見安帝建光元年。南郡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江陵縣名。注見建安十三年。襄陽縣名。注見建安十二年。

〔書法〕自卓弑以來，微開皆書卓，以罪其。不書卓以何？卓在外也。

曹操與卓兵戰于滎陽，不克，還屯河內。

袁紹等諸軍皆畏卓之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皋。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夜遁還。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若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還屯河內。頃之，酸棗食盡，衆散，劉岱殺橋瑁。〔集覽〕滎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勃海引河內之衆。勃海太守袁紹先與王匡屯兵於河內。酸棗諸將，劉岱、張邈、張超、袁遺、鮑信、橋瑁、曹操等諸將，俱屯於酸棗。酸棗縣，注見周赧王四年。敖倉注見漢王劉邦二年。大谷音泰。欲括地志云：太原郡大谷縣有大谷山。丹析二縣名。地理志：弘農郡丹水縣。索隱曰：丹水屬南陽。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縣冢領山。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析注見帝玄更始元年。〔質實〕成皋縣名。注見秦莊襄王二年。勃海郡名。注見建安八年。南皮、河內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孟津地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一統志云：大谷關名，在河南府鄉縣西南二十五里泰由谷。丹水，漢之縣名，屬弘農郡。晉屬順陽郡，後魏改置丹川郡，後周廢之，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武關注見周赧王四年。

袁紹以臧洪領青州。

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務及諸將西行，不爲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財富兵盛，和每望寇奔北，好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干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州遂蕭條，悉爲丘墟。頃之，病卒。袁紹使廣陵功曹臧洪領青州以撫之。〔集覽〕奔北，注見周赧王二十一年遂北。〔質實〕青州注見桓帝永康元年。廣陵郡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淮南。臧洪，廣陵射陽人。

〔書法〕書紹以何？專也。

夏四月，以劉虞爲太傅。

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敝衣繩履，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溫恤，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至是拜太傅，而道路壅塞，命不得通。〔集覽〕荒外注見安帝永寧元年。青冀注見高帝五年。〔質實〕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漁陽郡名。注見同上年。

〔書法〕於是道路壅塞，命不得通，何以書？予虞也。是故苟可予也，雖君命未達，書之。

司空荀爽卒。

爽見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謀。會病薨。

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

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鑄，由是貨賤物貴，穀石至數萬錢。〔質實〕鍾虡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飛廉注見武帝元封二年。

【書法】自建武十五年書復行五銖，至是一百五十三年，未之有改也。卓始壞之，書曰卓壞五銖錢，罪卓也。

省孝和以下廟號。

（初，孝和廟號穆宗，孝安號恭宗，孝順號敬宗，孝桓號威宗。至是蔡邕議以爲宜皆省去，從之。）

以公孫度爲遼東太守。

（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慄。乃東伐高句驪，西擊烏桓，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各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地，藉田，乘鸞輅，設旄頭羽騎。【集覽】藉田，注見文帝二年。鸞輅，注見成帝建始元年。旄頭羽騎，注見光武建武四年。[illegible]騎。【質實】公孫度，遼東襄平人。高句驪，國名，注見新莽始建國四年。烏桓，國名，注見宣帝本始三年。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二年。遼西，郡名，注見建安十二年。東萊，郡名，注見成帝永始元年。營州，注見秦王政三年右北平。平州，注同上。）

辛未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爲帝，虞不受。

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沖，迫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爲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韓馥、袁紹以書告袁術，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乃外託公義以拒之。紹竟遣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邪！」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集覽】昌邑亡國[illegible]而立帝[illegible]蒙塵，左傳：天子蒙塵于外。注云：天子出奔，國之[illegible]）

（【書法】奉立齊君爲東帝者，立此其書奉何？衆所欲也。故本辛事不書，書不受，嘉守節也。再書虞[illegible]字之，與書已而去之者大異矣。終綱目書奉爲帝，一而已。）

（【發明】既不受矣，而猶書之者，所以著虞知義守節之美也。）

二月，卓自爲太師。

位居諸侯王上。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

（【考異】按上下文並書討卓。此書擊，傳誤耳。）

孫堅進屯陽人，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梟其都督。或謂袁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即調發軍糧。卓遣李傕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汝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戰，敗走，卻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至洛陽[illegible]太牢[illegible]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爲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乃使董越屯澠池，段煨屯華陰，牛輔屯安邑，以禦山東，而自引兵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集覽】陽人，注見秦莊襄王元年。甄官，[illegible]甄，陶也。官，謂官舍也，如學官、盤官之官。賈誼傳學官注云：學者所學之官也。【質實】大谷，關名，注見初平元年。澠池，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年。陝，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四年。華陰，縣名，注見[illegible]平二年。安邑，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長安，縣名，注見惠帝元年。[illegible]）

（【書法】至是書討卓者二[illegible]未備，惟堅書進兵，予義也。武將詳之。修陵必書，重山陵也。終綱目書修陵者[illegible]晉安帝義熙十二年[illegible]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illegible]書撫親諸陵一[illegible]）

（【發明】自董卓倡亂，未聞有破賊之功，惟堅此舉差強人意，宜乎綱目書以予之也。）

夏四月，卓至長安。

（卓至長安，公卿迎拜車下。卓因抵手謂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質實】義真，嵩表字。）

六月，地震。○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

（初，何進遣張楊募兵并州，會進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至是歸袁紹於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韓馥以豪傑）

多歸心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肯遜讓。紹從之。書與瓚。瓚遂引兵至。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諶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孰與袁氏。智勇過人。孰與袁氏。世布恩德。孰與袁氏。馥曰。皆不如也。諶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然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從事皆棄馥去。獨武純杖刀拒紹。紹皆殺之。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以沮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審配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許攸逢紀荀諶皆爲謀主。○紹以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嘗爲馥所不禮。於是發兵圍馥。收馥大兒。折其兩足。紹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求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使至。與邈耳語。馥謂見圖。遂自殺。

集覽（逢紀。逢。皮江反。姓也。案揚子逢蒙分其弓注。逢。音[illegible]江反。[illegible]鼻息。仰。[illegible]反。待也。鼻息謂鼻中之氣息。言其[illegible]與也。從事。從軍騎參謀議。將軍屬官。亦刺史屬官。沮授。姓名。沮。側余反。風俗通曰。黃帝時史官沮誦之後。）正誤（按。仰我鼻息。今一本我作呼吸之力。）質實（漳水。名。注見靈帝中平五年。一統志云。漳水在潞州城西南二十里。即濁漳水也。源出長子縣西發鳩山。由東北流至州境。經襄垣黎城與清漳水合。延津。注見建安五年。）

書法（紹於是辛評等說馥讓。紹因其書逐。何本意也。紹於是不得爲義舉矣。綱目終紹之身無予辭也。然則擧紹爲盟主。何以書。若以爲盟主而辛若是焉爾。何以深責紹也。）

發明（袁紹四世五公。負海內重望。首與何進謀誅宦官之謀。挑發禍機。遂至逆賊暴亂。傾覆漢祚。流毒生民。四海分崩。禍亦烈矣。紹既身爲盟主。固當奮不顧死。戮力王室。庶可少贖前日之失。況袁隗之死。舉家居戮。尤當痛心疾首。務殄鋤賊。夫何自舉義以來。未聞遣一兵。駐一騎。進攻賊黨。顧乃更相吞噬。務自封殖。果何爲者。綱目書紹逐冀州牧自領州事。文無貶詞。而其緩於勤王。急於營竊之意。隱然自見於書法之間。他時奔敗之餘。嘔血而死。蓋天誅之也。何足道哉。）

袁紹表曹操爲東郡太守。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集覽（可規。規。圖也。黑山白繞。黑山賊之號。白繞其姓名。）質實（黑山。注見靈帝中平二年。東郡。注見光武建武八年。一統志云。東武陽。漢初縣名。屬東郡。東漢改爲聊尋復爲武陽縣。魏晉俱屬陽平郡。北齊廢。後周復置。屬魏郡。隋屬莘州。後屬魏州。唐改爲武聖縣。又改爲朝城。以縣東古廟城爲名。元和中屬澶州。後屬魏州。五代晉屬大名府。宋屬開德府。金屬大名府。元屬濮州。本朝因之。改屬東昌府。）

卓以張楊爲河內太守。

南單于劫楊以叛袁紹。屯黎陽。故卓因而用之。質實（黎陽。縣名。注見成帝綏和二年。）

書法（後書卓以。卓在長安也。）

冬十月。卓殺衛尉張溫。

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黃卓使人誣溫罪。笞殺以應之。

黃巾寇勃海。校尉公孫瓚擊破之。考異（據中平元年。書朱儁趙謙曹操王允等討黃巾。此誤書擊。）○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爲平原相。

劉虞子和爲侍中。帝使逃歸。令虞以兵來迎。袁術留和使以書與虞。虞遣騎詣和。公孫瓚亦遣其弟越以騎詣術。教術執和。奪其兵。虞瓚由是有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遣周昂奪其陽城。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數紹罪惡。進兵攻之。冀州諸城多叛從瓚。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瓚同師盧植。因往依瓚。至是瓚使與其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

涿郡張飛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爲郡將兵詣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集覽】陽故注見秦二世元年。願袁氏，願念也。歸也。訩訩音凶，衆語也。史部音謝洪反。【正】皆願袁氏今【說】按願欲也。【質實】涿郡注見帝玄更始二年。平原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河東郡名注見建安七年。常山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九年。

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

初，袁術得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術使孫堅擊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堅乘勝夜追祖，祖步兵射堅殺之。堅所舉孝廉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術由是不能勝表。【質實】襄陽縣名注見建安十二年。桓階長沙臨湘人。

【書法】堅初舉義，綱目書討。既而敗卓，特書進兵，皆予辭甚。於是而爲術所使，內自相攻，則非死於國矣。書術使，書射殺之，譏之也。

【發明】孫堅首倡，有破卓之功，綱目方書而予之。今乃爲袁術所使，則非義矣。不死於勤王，而死於助桀，直書于冊，可勝惜哉。

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

初，董卓入關，留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東屯中牟，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皆有所給。【質實】中牟縣名注見獻帝初平三年。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陶謙丹陽人。

【書法】移書討卓，何予儁也。書移書始此，終綱目書移書一，移檄七。是年，晉惠帝永興二年東海王越，愍帝建興四年丞相睿，元帝永昌元年譙王承，戊辰年梁湘東王繹，唐僖宗中和元年鄭畋、高駢，哀帝天祐四年淮南等。唯丞相睿、湘東王、高駢爲譏辭。

【發明】按春秋魯莊公九年，書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傳者謂內不言其敗，此其言敗者，爲與讎戰，雖敗亦榮也。夫莊公非能復父之讎，特因他事舉兵，春秋猶書而予之，況其能復讐者乎。朱儁討卓，未興反爲所敗，畧無尺寸之功，然綱目書移書州郡，召兵討卓，若有深嘉樂予之意者，急於討賊，故成敗利鈍，有不暇顧耳。使其果能因此殄賊，書法又可知矣。

劉焉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

【考異】提要無閣字。

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世爲五斗米道，客居于蜀，焉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殺害漢使。作乘輿車。時焉子璋爲奉車都尉，在長安，帝使璋諭焉，焉留不遣。【集覽】五斗米道，靈帝時漢中有張脩，爲人療病，令病家出米五斗，號五斗米師，聚衆寇掠，時謂之米賊。斜谷閣，崔浩曰：斜谷路險不容行，架木爲棚而度，曰閣道。漢中郡國志：府西北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斜谷注見成帝元延三年褒斜。

【發明】劉焉始因益州分野有天子氣，遂求爲牧。今又所爲若此，則其貪圖非望爲何如哉。是時逆賊暴亂，焉爲宗姓，不能倡義誅討，反肆桀逆。書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其罪殆與卓等矣。

管寧、邴原、王烈適遼東。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爲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來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亦不復追也。烈器業過人，善教誘。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

壬申

敢使烈聞。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商賈以自穢。乃免。【集覽】【蒸思】蒸迷亂之謂。思去聲。念慮也。【籩豆】皆宗廟中藏器。詳見三禮圖。【格物】史炤曰。格古伯反。廢格之格。謂以清議廢人。又音閣。案房玄齡不以已長格物法。格胡客反。謂扞格於物而無所容受。彥方。王烈字。【正誤】格物。今按格謂格品之也。【質實】北海郡名。并見桓帝永康元年。青州【管寧】朱虛人。邴原見上。【王烈】太原人。【華歆】高唐人。【書法】許筆也。三賢去就。綱目每謹書之。

三年。春。正月。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朱儁於中牟。破之。遂掠潁川。

初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彧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以上賓之禮。彧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略。乃去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至是。傕汜既破中牟。遂掠潁川。其鄉人留者多爲所殺。

【集覽】潁川注見秦二世三年。【四戰之地】言四面受敵。【奮武司馬】奮武將軍之號。司馬將軍屬官。秩百石。【中牟】地理志云。河南中牟縣。今屬汴州。縣在州西北二十里。正義曰。此春秋鄭之邑也。趙地亦有中牟縣。相州蕩陰西五十八里有牟山。案中牟在牟山之側。【質實】一統志云。中牟漢之縣名。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後魏省。尋復置。東魏增置廣武。隋初廢郡。改縣曰內牟。屬鄭州。唐復改中牟縣。并置牟州。尋罷州。以縣屬管州。龍朔初屬鄭州。五代梁屬開封府。唐屬鄭州。宋屬開封府。金元俱仍舊。國朝因之。仍屬開封府。【書法】書擊敗之也。

袁紹擊公孫瓚於界橋。大敗之。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一時同發。讙呼動地。大敗瓚軍。斬其將嚴綱。追至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初兗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敕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岱問程昱。昱曰。棄近援而求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瓚非紹敵。終爲所禽。岱從之。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集覽】【牙門】牙。旗名也。古者軍行則建立牙於軍門。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爲牙。眞人水鏡經曰。凡軍初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損。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卽周禮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紹家。句絕。謂袁紹妻子。

夏。四月。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爲奮威將軍。共秉朝政。

董卓以其弟旻爲左將軍。兄子璜爲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美以金紫。車服僭擬。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詣府啓事。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爲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卓意亦解。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屯衛周匝。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卽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士女賣衣裝市酒肉相慶。宗族在郿。皆爲其群下所殺。暴卓屍於市。卓素充肥。守吏爲大炷。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封溫侯。共秉朝政。卓之死也。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初黃門侍郎荀攸與尚書鄭泰。侍中种輯等謀曰。董卓驕忍無親。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可直刺殺也。事垂就而覺。收繫獄。會卓死。得免。【集覽】【美以金紫】美盛。金章紫綬也。謂懷抱中小兒皆封侯。故云美。【士孫瑞】姓士。名孫瑞。【拳捷】拳。勇也。捷

使庚也詩無拳無勇注拳力也衷甲衷懷也貫甲於衣之內也春秋傳曰子木衷甲以耦人詔假注見靈帝建寧元年假節假去聲奮威將軍本無節今以節假之者欲以重其威也節注見靈帝熹平六年溫侯溫注見周赧王二十九年【正誤】士孫瑞今按後漢書王允傳曰士孫瑞字君榮下文凡兩見皆止書瑞然則士孫蓋復姓也魏有樂安太守士孫德副【質實】築塢於郿說文塢壘壁也一曰庳城服虔曰營居曰塢亦作隖鄔郿名注見靈帝中平六年一統志郿塢在鳳翔府郿縣東北一十里漢末董卓封郿侯據此築塢積穀錢金銀雜物於其內呂布九原人

【書法】書使何歸功允也是故呂布之誅董卓書王允使田神功之敗郤羨書光弼使皆歸功其上者也誅例有二專伏誅者罪辭也直書誅者快辭也綱目書虐君而弒之者二十誅討者四書弒君者七十三弒書殺者八誅討者二十六篡弒得其二三爲亂豈有極哉詳周赧王五年

【發明】卓身負大逆蕩覆帝室罪不容誅然當時諸臣環視四顧無有能討之者惟王允潛布腹心克殄元惡故綱目書允使呂布誅董卓其歸功於允彰彰明矣豈以其不終之故而遂泯其實乎

黃巾寇兗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自稱刺史。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畧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撫循激勵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尙爲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尙奔袁術【集覽】綱紀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

【質實】濟北國名注見秦楚義帝元年

【書法】於是詔以金尙爲兗州刺史操逆擊之尙奔袁術書操書自稱綱目之於操可見矣

李傕郭汜等舉兵犯闕。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劒客遇

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旣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棱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卓旣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自驕傲以是群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旣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眞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李傕等還至陝遣使詣長安求赦不得傕等益懼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校尉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傕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引傕衆入城放兵虜掠呂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駐馬青瑣門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太常种拂戰死傕汜屯南宮掖門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傕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讎非敢爲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圍門樓共表請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傕等收司隸黃琬殺之王允以宋翼爲馮翊王宏爲扶風傕等欲殺允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汜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若舉兵共討傕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傕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屍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趙戩棄官收葬之呂布自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於河內傕等購求布急又逃歸袁紹[illegible]張楊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司馬公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集覽】[illegible]也[illegible]亦作[illegible]前書李廣傳[illegible]李奇曰[illegible]曰叟兩漢書閒曰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曰叟掖門韋昭曰宮中小門在正門之旁者左右之掖宣平門三輔黃圖云長安都城十二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質實】陝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五年賈詡武威人种拂洛陽人暠之子

【發明】以當時言之。傕汜之變。激於允之不能容。使允能從或者之議。以皇甫嵩統領其衆。不然。因其求赦而赦之。亦足少安反側之心。未必召禍如是之烈。然綱目於此。略無咎允之意。何哉。允身爲大臣。審謀討賊。不動聲色。使弑逆之虜。一旦勦滅。其有功於漢多矣。天若祚漢。必無反覆之理。不幸漢德告終。逆黨復出。雖允身罹不測之禍。而漢亦隨之。此則天之所廢。非特人謀不善之失也。綱目書傕汜舉兵犯闕。則見逆黨反叛之罪。書殺司徒王允。則見允無罪見殺。死於其位之節。然則懲惡勸善之義。知有逆順。而不知有成敗也。豈不愈哉。

秋七月。遣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

【書法】書和解關東。何譏也。天子者。是非曲直之主也。關東諸將。舉兵相攻。其是非曲直。必有在矣。不能分辨而匡直之。乃遣大臣持節和解。甚矣其不振也。直書譏之。終綱目書遣使和解二。（是年。唐昭宗乾寧三年。）皆哀世也。

〇九月。李傕。郭汜。樊稠。張濟。自爲將軍。

傕。汜。稠。筦政。濟出屯弘農。

以馬騰爲將軍。屯郿。

董卓入關。召韓遂馬騰以圖山東。至。會卓死。傕等皆以爲將。遣遂還。留騰屯郿。【質實】郿。縣名。注見靈帝中平六年。

冬十月。以劉表爲荊州牧。〇曹操遣使上書。

曹操辟毛玠爲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董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從之。昭乃爲操作書與傕。汜等。致殷勤。傕。汜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從之。繇。皓之曾孫也。【集覽】深分。分。扶問反。交好也。鍾繇。姓名。繇。古由字。或音宙。【質實】毛玠。陳留平丘人。【董昭】濟陰人。【鍾繇】潁川長社人。

徵朱儁爲太僕。

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討李傕。奉迎天子。會李傕用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爲太僕。【范曄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當倉卒之時。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狽虎口。爲智士笑。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終乎。【集覽】狼狽。狼似犬。頭銳頰白。高前廣後。狽亦獸屬。生子或欠一足。二者相附而行。離則顛也。故人猝遽無措。謂之狼狽。神異經曰。狽無前足。附狼而行。故曰狼狽。

【發明】陶謙倡義討賊。功雖不就。志亦可嘉。今傕汜暴亂京師。劫朝廷。於是諸守相共推儁爲主。使儁能因此。糾率州郡。協力扶王室。豈不甚美。顧乃憚首以就李傕之召。何耶。且儁尚能移檄討賊。又何畏於傕汜之徵。綱目書徵儁爲太僕。文無貶詞。然是時詔命出於傕汜。則儁之就召。其屈身從可知矣。忠智俱失。斯譏千古。是果誰之咎歟。

四年。春正月朔。日食。〇袁術進兵封丘。曹操擊破之。術走壽春。自領揚州事。

術爲劉表斷糧。進兵陳留。爲曹操所敗。走。逐所置揚州刺史陳瑀。據壽春。領州事。李傕欲術爲援。以爲左將軍。【質實】壽春。縣名。注見唐僖宗中和四年。揚州刺史。東漢所置。治壽春。領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六安。六郡。注見秦王政四年壽春。

袁紹以其子譚爲青州刺史。

袁紹與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會趙岐來和解。楷乃與紹和親。各引兵去。

三月。魏郡兵與黑山賊于毒等共覆鄴城。

【質實】鄴。一統志云。鄴城在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本戰國魏之鄴邑。三國魏後趙前燕東魏北齊皆都於此。又注見建安十五年。

【書法】書寇陷多矣。未有書覆者。書曰覆鄴城。士民之塗炭甚矣。綱目寇陷書覆一而已。

以陶謙爲徐州牧。【考異】以上漏闕年

徐州治中王朗，勸刺史陶謙遣使奉貢，故有是命。仍以朗爲會稽太守。【質實】王朗，東海人。會稽，郡名，注見和帝永元元年。

夏六月，大雨雹。○華山崩裂。【質實】一統志云：【華山】在西安府華陰縣南一十里，即西嶽也。白虎通云：西方太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書法】華山何？西嶽也。前書岱山裂矣（桓帝延熹四年），裂甚也，未若崩且裂之甚也。是故書華山崩而漢亡，昔恒山崩而晉亡（安帝義熙五年），皆帝業所由起也。終綱目嶽崩者二。

○袁紹擊于毒、左髭丈八等，皆斬之。○秋，曹操擊徐州，陶謙走保郯。

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其子操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利其資，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敗走郯。操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攻郯不克，乃去，攻破城邑，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集覽】琅邪，今益都路沂州，本漢琅邪國都地。志云：今[illegible]州東沂州、密州，皆古琅邪地。陰平，城名，在今沂州蘭陵縣，今陰平村是。【華費】二縣俱屬東海郡。華，胡化反。費，音祕。正義曰：費，或音扶味反。今沂州費縣是。彭城，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郯，注見秦二世二年。【墟邑】墟本作虛。前書賈誼策注曰：虛，故虛。又詩定之方中：升彼虛矣。朱氏曰：虛，故城也。【質實】曹嵩，沛國譙人，中常侍騰之養子。一統志云：陰平，漢之縣名，屬東海郡。晉省，故城在淮安府沭陽縣西北六十里。費，漢之縣名，屬東海郡，東漢屬泰山郡，晉屬琅邪國，後魏徙治縣北陽山口，隋初徙治祊城，屬沂州，後廢，唐復置，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屬兖州府。琅邪，郡名，注見新莽天鳳四年。泗水，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冬十月，地震。○有星孛于天市。○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見殺。【考異】按分注，虞與瓚積不相能，虞遣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詳考事情，瓚非叛賊之比，難以討書。又按興平二年書虞子和攻公孫瓚，不書討。

虞與瓚積不相能，虞遣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虞恐其終爲亂，乃率兵十萬討之。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廬舍，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鋭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瓚執虞，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流舊莫不痛惜。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然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爲掾而遣之。疇選家客二十騎，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以爲騎都尉，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旣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者，隨輕

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集覽】積不相能：積，日久也，素也。不相能，注見武帝元朔五年。【伯珪】公孫瓚表字。【尾敦】姓名也，劉虞故吏。【蹈東海而死】此戰國趙策魯仲連語也，注見齊高帝建元元年。【無終】注見漢王劉邦元年。【徐無山】括地志云：山在今平州盧龍縣之北，白檀山之南。【間道】今下同，間猶言近也，謂近間求附從者至右下家主爲約束，案顧命約字下注，以言語要結成。今按京告曰約束。【正誤】數年間至五千餘家，今按間字當屬上句，言有紀綱之數年之間，多至五千餘家。【質實】[illegible]注見[illegible]更始元年。一統志云[illegible]在[illegible]天府薊州治東二十里。【無終】漢之縣名，屬右北平郡，[illegible]漁陽郡，後魏省，唐復置，屬薊州，後改爲玉田縣。[illegible]伯種石得玉，故名。唐初屬營州，後遂屬幽州，又改爲薊州。五代至遼仍舊。宋爲經州，金復爲玉田縣，元仍舊，國朝因之，屬順天府。【徐無山】在順天府玉田縣東北二十里。開山圖云：山出不灰之木，生火之石。後漢田疇嘗避難於此。

【書法】書袁紹於瓚書擊，此其書討何？無上也。惟劉虞得書之。昔之殺，未有書見殺者，書見殺，不以下加上之

辭也。綱目之修。名分而已矣。終綱目書見殺一。

（【發明】書大司馬。則見不失其官。書討公孫瓚。則見有詞可執。書不克見殺。則見死不失節。蓋瓚本受虞節度。而乃恣橫抗拒。虞興兵討之。名義甚正。故其書法如此。）

十一月。地震。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二

吏部尚書加二級臣宋犖謹奉敕校刊

甲戌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三

（起甲戌漢獻帝興平元年。盡戊子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凡十五年。）

興平元年。春正月。帝冠。○二月。追尊母王夫人爲靈懷皇后。

（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皇妣宅兆未卜。何忍言後宮之選乎。於是三公奏改葬皇妣王夫人。追上尊號曰靈懷皇后。【集覽】長秋宮。皇后宮也。注見平帝元始三年。宅兆。宅。墓穴也。兆。塋域也。）

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爲豫州刺史。

（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備救之。備遂歸謙。謙表領豫州。東屯小沛。曹操軍食亦盡。引兵還。【集覽】小沛。高帝本紀。沛豐邑人。李斐曰。沛。小沛也。孟康曰。後沛爲郡。豐爲縣。索隱曰。漢改泗水爲沛郡。治相城。故李斐以沛爲小沛。【質實】張九齡曰。豫州刺史。漢初所置。領潁川。汝南。沛郡。梁國。魯國。五郡。）

夏四月。曹操復攻陶謙。還擊劉備。破之。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以拒操。操還攻之。

（【質實】張邈。東平人。）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往攻陶謙。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郯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操。操乃引還。初。張邈少時。好游俠。袁紹曹操皆與之善。及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而邈終不自安。前九江守邊讓。素有才名。譏議操。操殺之。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邈弟超共謀叛操。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遂迎布爲兗州牧。彧知邈爲亂。即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守夏侯惇於濮陽。布遂據濮陽。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布同謀。貢求見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彧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惟鄄城范東阿不動。降者言宮欲自將取東阿。又使氾嶷取范。彧謂昱曰。今舉州皆叛。惟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

望也宜任撫之畀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夫布麄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之遂殺汜嶷勒兵自守徐眾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返管仲以為不懷其親安能愛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劉備遣庶歸欲為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宮至不得渡昱至東阿令棗祗已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乃進攻之。

【集覽】鄄城正義曰鄄音絹衛地秦屬東郡漢為濟陰鄄城縣今濮州治鄄城濮陽地理志東郡濮陽縣古昆吾國今濮州是屬濟寧等分等閒交分也分去聲范縣名屬東郡宋東郡今東昌府是東阿注見周烈王六年阿汜嶷姓也注見桓帝建和元年汜宮館中少親麄與粗通注見秦王政二十二年狙中而不信人田單之功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燕破齊齊單走即墨即墨大夫戰死城中都與推單為將因拒燕卒復齊七十餘城開方按呂氏春秋云開方姓名也令棗祗屬下何棗祗東阿縣令也祗音脂按潁川文士傳棗氏本姓棘因避難改焉東平本魯附庸須句國秦屬碭郡漢置東平國隋置鄆州宋陞東平府亢父注見周顯王二十六年

【正誤】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按此言郭貢與張邈呂布等諸人其交分非素相結者當於等字句絕分字屬下句

【質實】一統志云荀彧潁川潁陰人淑之孫程昱東阿人鄄城縣名注見周烈王六年鄄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丹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一年夏侯惇沛國譙人濮陽縣名注見周安王五年范漢之縣名屬東郡晉屬東平國北齊廢隋復置為濟北郡唐初於縣置范州尋廢以縣屬濟州貞觀中改屬濮州宋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東昌府田單臨淄人齊湣王時為臨淄市掾燕伐齊齊盡降齊城惟莒即墨不下即墨人推其智立為將距燕單用火牛大敗燕師盡復齊七十餘城迎立襄王於莒王封單為安平君東平漢之國名取禹貢東原底平之義即春秋時須句國也後為濟東國又改大河郡東漢仍為東平國後魏為東平郡後周置魯州隋置鄆州後改東平郡唐復鄆州天寶初改東平郡元和中置天平軍宋徙治州故城政和初改東平府元改為東平路　本朝復改為府後降為州以須城縣省入改

屬兖州府。

五月將軍郭汜樊稠並開府如三公。【考證】當作郭汜樊稠自開府如三公。○謹按漢書李傕與郭汜樊稠皆董卓故將卓既誅傕與汜稠等以兵入長安脅制天子共秉朝政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並參選舉是時漢室衰微紀綱廢壞其開府也豈獻帝之意哉當本凡例依范史直以自為書之故當去將軍字書曰郭汜樊稠自開府如三公。

【書法】（不書以其專也案下稠定張濟書耳）

○六月分涼州置雍州。

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求別置州詔以邯鄲商為雍州刺史【集覽】邯鄲商邯鄲復姓商名也風俗通曰邯鄲因國為姓也【質實】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京師地再震。

【書法】地震京師非小變也順帝嘗書之矣於是復書而一月再焉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一歲再震十二建元帝初元二年而一月再震二桓帝建和三年見冬獻皆見於京師并此矣

○是月日食。○秋七月以楊定為將軍開府。○自四月不雨至於是月。

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九月曹操攻呂布不克還走鄄城。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之西操夜襲破之布至搏戰相持急募陷陳者典韋應募將應募者進當之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曰十步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乃得引去遂入濮陽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釋之操突火而出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各引去操還鄄城布屯山陽是時袁紹使人說操欲使遷家居鄴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三

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集覽**襲，春秋傳：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輕曰襲。注：襲，掩其不備也。輕，去聲。等人，為言衆人也。神武與文，蔡氏書傳曰：聖而不可知謂之神，威之可畏謂之武，英華發外謂之文。霸王，圖譜注：霸，把也，把持諸侯之權也。王，于況反。太玄經曰：五行用事者王。**正誤**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等收而用之，今按集覽以神武文為三德，劉於文字句絕，非也。文若乃荀彧之字，與文二字當屬下句。**質實**典韋，陳留人。山陽，郡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鄄，縣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五年。

劉焉卒，以其子璋為益州牧。

天火燒緜竹城，劉焉徙治成都，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焉子璋溫仁，共上以為刺史，詔以為益州牧。**集覽**緜竹，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質實**成都，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益州，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書法**不書官，何罪焉也？自是牧鎮卒皆不書官，以為無上也，故於其卒也壹削之。

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

謙疾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四世五公，海內所歸，今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集覽**百姓與能，易繫辭：人謀鬼謀，百姓與能。韓康伯注：人謀況議於衆以定失得也，鬼謀況寄卜筮以考吉凶也，故百姓與能，樂推而不厭。按程朱二先生傳義與音訓、朱氏附錄曰：百姓與能，言他無知，因卜筮便會做得事，便是與能。**正誤**百姓與能，今按與字易說有去上二音，孔融所引則當如字。劉備言可以徐州與袁術，融等不從，故云今日之事，百姓與能者而與之。**質實**麋竺，東海朐人。公路，袁術表字。四世五公，四世謂袁安、子敞、孫湯、曾孫逢也。五公謂袁安為司空又為司徒，子敞為司空，孫湯為太尉，曾孫逢為司空。孔融，魯人，孔子二十世孫。**書法**於是州人迎備，備辭袁術，衆不可，遂領徐州，則非有詔命也。曷為不稱自[illegible]書自領，

綱目於劉備多恕辭，正也。

馬日磾卒於壽春。

初，日磾與趙岐俱奉使至壽春，岐守志不撓，袁術憚之。日磾頗有求於術，術侵侮之，因奪其節，求去，不遣。日磾嘔血而死。**質實**趙岐，京兆長陵人。壽春，縣名，注見秦王政六年。**書法**日磾何？太傅也。然則曷為不書官？使失節也。於是日磾奉使和解關東，袁術奪其節，是辱命也，故書卒於壽春，而削其官。東漢自牧鎮外，卒不書官者三：單超、日磾、荀彧。終綱目，卒以地者四：日磾、管寧、文偉、趙楊復光。惟日磾太傅越為議辭。**發明**劉焉貪圖非望，希僭不臣；日磾奉使無狀，失節屈身，故皆書卒而削去其官。

袁術表孫策為懷義校尉。

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自舒來造，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而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讐之志。術以策舅吳景為丹陽太守，從兄賁為都尉，策往見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illegible]可往依舅氏。募得數百人，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illegible]以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陳紀。[illegible]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illegible]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集覽**[illegible]杭州治。唐改唐為塘，宋元仍舊。[illegible]

乙亥

（府舒古之國名春秋時羣舒叛楚即此地秦屬九江郡漢初改爲龍舒縣地屬廬江郡後改爲舒縣宋齊因之唐開元中於故舒城置舒城縣屬廬州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廬州府曲阿秦之縣名屬會稽郡漢屬吳郡三國吳復改曰雲陽晉復改曰曲阿屬毗陵郡梁屬蘭陵郡隋屬江都郡唐武德初於縣置雲州又改簡州尋廢州以縣屬潤州天寶初改名丹陽縣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鎮江府江都漢之縣名屬廣陵國晉屬廣陵郡隋屬江都郡唐始爲揚州治所後析置江陽縣南唐以江陽省入廣陵宋復省廣陵入江都治州城東南隅元徙治北關外後廢之本朝復置江都縣改屬揚州府長沙秦之郡名治臨湘縣漢改爲長沙國東漢復爲長沙郡三國時初屬蜀漢後屬吳晉於此置湘州劉宋復爲長沙國南齊復爲長沙郡隋初廢郡置潭州後復爲長沙郡唐改置潭州天寶初復爲長沙郡中和初置欽化軍節度五代唐爲長沙府宋置防禦使復置武安軍元改爲潭州路本朝初改爲潭州府後改爲長沙府隸湖廣道九江郡名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陳紀穎川許人寔之子廬江國名注見景帝四年陸康吳郡人）

以劉繇爲揚州刺史。

（繇岱之弟也素有盛名詔用爲揚州以袁術已據壽春所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久之繇以景賁本術所置迫逐之景賁退屯歷陽[illegible]江以拒之【集覽】歷陽[illegible]今[illegible]和州歷陽本漢舊縣也[illegible]金陵[illegible]李白詩人道橫江好儂道橫江惡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官閣[illegible]橫江浦在和州[illegible]濟[illegible]【質實】劉繇[illegible]見秦王政六年[illegible]縣名注見[illegible]一統志云橫江在和州城東南二十五里直江南采石渡處）

二年春正月曹操敗呂布於定陶。（【質實】定陶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即拜袁紹爲右將軍。（【質實】袁紹汝南汝陽人[illegible]安四世孫）

（【書法】拜三公未有書即拜者[illegible]虞皆太尉大司馬右將軍直書即拜何譏也紹不勤王而漢朝拜之書即拜所以媿紹也。）

○二月李傕殺樊稠攻郭汜劫帝入其營。

（董卓初死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傕等放兵劫掠加以饑饉二年之間民相食略盡李傕郭汜樊稠矜功爭權傕以稠勇而得衆忌之請稠會議於坐殺之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傕汜各治兵相攻傕遂將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放兵入掠宮人御物并取金帛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傕汜汜留太尉楊彪大司農朱儁等十人以爲質【質實】楊彪華陰人賜之子也）

夏四月立貴人伏氏爲皇后。○郭汜攻李傕傕遷帝於北塢。

（郭汜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汜乃止傕召羌胡數千以御物與之許以宮人欲令攻汜汜遂將兵夜攻傕門矢及帝帷傕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飢色帝求米及牛骨以賜左右傕以臭牛骨與之司徒趙溫與傕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讐朝廷欲令和解詔命不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傕大怒欲殺溫其弟應諫之數日乃止閏月帝使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酈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傕傕不肯曰君觀吾方略士衆足辦郭多否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酈曰近者董公之強明將軍所知而呂布受恩而反圖之張濟與汜有謀楊奉白波帥猶知將軍所爲非是將軍雖寵之猶不爲用[illegible]大過[illegible]伊傳曰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爲大過人之事也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以至[illegible]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無咎[illegible]郭多[illegible]汜一名多[illegible]左右之左右讀曰佐佑助也）

李傕自爲大司馬。○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廣陵太守張超守雍丘。

呂布將降闞李封也鉅野曹操攻之斬闞等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分兵東擊陳宮以其間收熟麥一舉而布可破也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也西有大堤操隱兵堤裏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大破之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之留弟超守雍丘布見備甚尊敬之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為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集覽】鉅野括地志云鄆州有鉅野縣禹貢大野既瀦蔡氏傳曰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縣是鉅即大也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濟兗州首事操初聚義兵於陳留故以兗州為首事河濟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定陶注見秦二世二年【質實】廣陵郡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國張邈東平人東平國名注見桓帝延熹四年一統志云鉅野漢之縣名屬山陽郡晉屬高平國後罷齊復置屬東平郡隋置鄆州治此尋廢州以縣屬鄆州五代周於此置濟州宋因之金徙州治任城縣省鉅野入鄆州元初為濟寧路治後徙治任城而此縣屬焉本朝因之改屬兗州府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國名注見漢王元年[illegible]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兗州禹貢九州之一春秋時為魯國戰國屬楚秦為薛郡漢為魯國及泰山山陽郡地東漢為任城國山陽泰山郡地兼置兗州晉改為魯郡劉宋元嘉末復置兗州於瑕丘北齊改為任城郡隋罷郡為兗州大業初改為魯郡唐為兗州天寶初又為魯郡乾元初復為兗州後陞泰寧軍五代周復為州宋初復為泰寧軍重和初改為襲慶府金初為兗州復為泰寧軍又改泰定軍元初復為兗州隸濟寧路　本朝陞為兗州府屬山東道

六月將軍張濟迎帝東歸秋七月發長安以濟為驃騎將軍開府

李傕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傕將楊奉謀殺傕事泄叛去傕衆稍衰張濟自陝西至欲和傕汜遷乘輿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十反汜傕許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今皆何在帝患之使謂將軍賈詡曰卿前奉職公忠故升榮寵今羌胡滿路宜思方略詡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皆引去傕由此單弱七月車駕東出夜至霸陵從者皆饑張濟賦給有差傕出屯池陽郭汜欲令帝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為宜幸弘農議之不決帝遣使敕汜曰弘農近郊廟勿有疑也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幸新豐汜復謀脅帝還都郿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集覽】弘農郡名本河南郡弘農縣今陝州是池陽縣名屬馮翊括地志云故城在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高陵注見周赧王四十九年南山注見文帝五年【質實】張濟武威祖厲人弘農郡名注見周顯王四十六年陝賈詡武威人霸陵縣名注見文帝二年池陽漢之縣名屬左馮翊後魏復咸陽郡治此後周省縣隋罷郡復置涇陽縣屬雍州唐屬雍州尋復屬雍州宋金仍舊元省入高陵縣尋復置　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新豐縣名注見成帝鴻嘉元年郿縣名注見靈帝中平六年

【書法】書劫帝遷帝有之矣此其書迎帝何本帝意也故張濟稱將軍及迎帝至陝則逆矣復削稱將濟而銜汜不書姓

八月曹操圍雍丘張邈為其下所殺○冬十月以曹操為兗州牧○十二月帝至弘農張濟與傕汜合追帝至陝帝渡河入李樂營

郭汜黨復謀脅乘輿西行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至華陰將軍段煨具服御並儲偫欲上幸其營煨與楊定有隙定黨言煨欲反楊彪趙溫劉艾皆曰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之帝疑之定將與承奉攻煨請帝為詔帝曰煨罪未著承等攻之而欲令朕有詔邪固請弗聽奉等乃擅攻煨營不下煨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二意詔和解之定等還營李傕郭汜聞定攻煨相招共救之因欲劫帝而西楊定單騎亡走荊州張濟與奉承不相平乃復與傕汜合車駕遂幸弘農濟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棄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

南匈奴右賢王去卑率其衆數千騎來與催等大破之車駕發東催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兵相連綴四十里至陝乃結營自守虎賁羽林不滿百人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楊彪以爲河道險難乃使樂夜渡具船舉火爲應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伏德扶后御船同濟者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到大陽幸李樂營河南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上御牛車幸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羣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乘輿至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帝又遣太僕韓融與催汜等連和催乃放百官歸宮人已而糧盡張楊來朝謀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聽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彊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沮授說袁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州城粗定兵彊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輙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集覽】華陰地理志弘農郡有華陰縣括地志云華陰在華山北戰國魏陰晉也秦惠文王更名寧秦漢高改華陰露次猶言露宿也周禮掌次注次謂幄也曹陽晉灼曰亭名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改名好陽括地志云在陝州桃林縣東南白波續後漢書曰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起於西河白波谷因號白波賊其帥有[illegible]十名虎賁注見平帝元始五年羽林注見昭帝元鳳元年砥柱注見成帝綏和二年孟津注見帝玄更始二年大陽正義曰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漢屬河東郡以討不庭左傳曰以王命討不庭注云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有不朝於王貢者則舉其罪以討之先之先悉薦反左傳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

【正誤】露次[illegible]謂今[illegible]露猶暴露次猶止舍也左傳凡師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謂駐軍于野不居屋下也

【質實】一統志云華陰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十七年陰晉東澗在河南府陝州西南七里一名七里澗又名石橋澗北流入河曹陽墟名在河南府陝州西南九里去東澗不遠陝縣名注見周顯王四十六年大陽津名在河南府陝州西北四里一名茅津又名陝津今置大陽關於此安邑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鄴都注見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書法】書入李樂營則與書劫遷者異矣

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

孫堅舊將丹陽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周瑜自丹陽將兵迎之助以資糧進攻樊能于麋渡江轉鬭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於曲阿繇使太史慈偵視輕重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慈便前鬭正與策對策擥慈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來赴於是解散繇兵敗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彊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術表策行殄寇將軍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蹔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範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啟事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每得北方士大夫書專歸美於昭策歎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劉繇將奔會稽許劭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

【集覽】願助舅策之舅吳景太史慈太史複姓慈名也神亭地名在[illegible]釋褠釋解也褠音溝單衣也單通作襌襌音多寒反前書江充傳衣紗縠襌衣師古曰襌衣若今之朝服中襌者袴[illegible]反[illegible]服也音[illegible]騎服也子布張昭字豫章揚州之境

【正誤】神亭今按在鎮江府丹陽縣界

【質實】朱治安吉人太史慈黃縣人事物紀原云兜鍪[illegible]也黃帝內傳[illegible]述蓋[illegible]帝製之以[illegible]身也淮南子氾論訓曰有鍪頭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許愼注曰蓋三皇所以鍪頭者兜鍪帽也則是黃帝之制冒亦以古鍪頭之事耳故自古以兜鍪爲首鎧之名[illegible]人會稽郡名注見和

帝永元元年（許劭汝南平輿人【孟德】曹操字【景升】劉表字【王】朗東海人）

劉繇攻豫章笮融走死以華歆爲太守

（初陶謙以笮融爲下邳相使督廣陵下邳彭城糧運融遂斷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課人誦佛經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餘戶每浴佛輒設飲食布席於路數十里費以巨億計及曹操擊謙徐州騷動融將男女萬口走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走依彭城相薛禮於秣陵復殺禮又詐殺豫章太守朱晧而領其郡劉繇討之融敗走死詔以華歆爲太守【集覽】笮融三國志劉繇傳注笮音壯力反按姓笮音側格反斷以自入以所督三城之糧斷而入己【秣陵】春秋楚威王埋金以鎮王氣故名金陵漢改曰秣陵三國吳都之改名建業晉改建康唐改昇州五代時齊王徐知誥改江寧府宋復名建康【正誤】斷以自入今按斷音短猶截也【質實】下邳國名注見高帝六年廣陵郡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注南國彭城國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一統志云秣陵秦之縣名昔楚威王之金陵邑因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秦始皇以金陵有都邑之氣改曰秣陵屬鄣郡漢改鄣郡爲丹陽郡武帝後揚州刺史治此吳自京口徙都於此改爲建業晉平吳改建業爲秣陵尋分秣陵北爲建業改業爲鄴建興初改爲建康東晉元帝復都此置丹陽郡宋齊梁陳因之隋平陳廢郡更於石頭城置蔣州唐武德初置揚州後復爲蔣州又爲揚州大都督府尋罷至德初置江寧郡乾元初改爲昇州後廢復置五代時吳楊氏建大都督府尋改爲金陵府又改爲江寧府南唐李氏都之宋復爲昇州仁宗時陞爲江寧府建康軍節度高宗改爲建康府建行都置行宮留守元至元中改爲建康路元貞初立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天曆初又改爲集慶路本朝因之改爲應天府直隸京師【豫章】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華歆】高唐人）

孫策遣其將朱治據吳郡

（丹陽都尉朱治逐吳郡太守許貢而據其郡貢南依山賊嚴白虎後策皆擊殺之【質實】【吳郡】注見建安五年丹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

雍丘潰張超自殺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

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唯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曹方睦洪爲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

天下義士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彊力不相及耳洪時爲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小人也本因行役蒙主人傾蓋遂竊大州自當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沒區區微節無所獲申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者也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洪呼將吏士民謂曰洪於大義不得不死諸君無事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內廚有米三升以爲薄糜遍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之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生執洪紹謂曰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洪邑人陳容少親慕洪時在紹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謂

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集覽】子源臧洪字傾蓋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也虞喜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軿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也戰國策曰中山君所傾蓋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注傾者擁不得也所以尊禮之也漢鄒陽傳諺曰傾蓋如故服虔曰傾蓋卽傾如車蓋也遘厄遘古豆反遇也厄災難也行矣孔璋師古曰行矣猶今言好去也孔璋陳琳字【廣陵】郡名注見周赧王二十三年委質【推刃】公羊傳定四年文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何休曰一往一來曰推刃【質實】臧洪廣陵射陽人【東郡】注見光武建武八年【陳容】廣陵射陽人陳容與臧洪同郡

【發明】考之綱目是年正月書朝拜袁紹爲右將軍二月書李傕劫帝入其營四月書傕遷帝北塢十二月書傕追帝至陝帝渡河入李樂營方是時也乘輿播越奔走荊棘中袁紹累葉台輔新受上將之命手握彊兵不能奉迎大駕而乃郤沮授之正議惑郭圖之邪說坐視朝廷傾覆略不之顧方且攻圍東郡求逞己私曾無奔問官守之意臧洪與紹本無怨隙徒以盡節郡將守志不屈而已觀其瞋目數紹之語

深中其罪。而紹不知自反。何哉。書圍東郡。執太守臧
洪殺之。所以見其恃衆憑力。執殺守臣。而臧洪橫罹
禍逆。不失官守。力屈見害之意。皆森然著
見於書法之間。然則袁紹之罪。可勝誅哉。

劉虞故吏鮮于輔迎虞子和攻公孫瓚。破之。

公孫瓚既殺劉虞。盡有幽州。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
忘善。睚眦必報。衣冠善士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
之地。或問其故。瓚曰。衣冠皆自以職分當貴。不謝人惠。
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劉虞從
事鮮于輔等。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招
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斬之。烏桓
峭王亦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隨輔南迎虞子和。與
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
餘級。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瓚
軍屢敗。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
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爲圍
塹十重。築京高十丈。爲樓其上。以鐵爲門。專與姬妾居
處。賓客無所親信。謀臣猛將。稍稍乖散。自此之後。希
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
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
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積穀三百萬斛。
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集覽 鮮于輔。鮮于。複姓。風俗通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其子食采
於于。因氏鮮于焉。峭王。靈帝時。烏桓大人遼東蘇僕延自
稱峭王。中央不合大如礪。言燕趙之間。不相合者。其地
大如礪之堅。易地。涿郡易縣之地。易水出縣南安閻
山。東至文安入滱。括地志云。易縣故城在幽州歸義縣
東南。隋置易州。今屬大興府[illegible]與鄚[illegible]。正誤 中央
上[illegible]樂望樓也。各[illegible]爲樓。無[illegible]曰櫓。
不合大如礪。[illegible]質實 [illegible]王五十
其小地。[illegible]由若礪之意。[illegible]年[illegible]見東商祖
武德四年。置幽州。漁陽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illegible]未詳
處所。[illegible]天府[illegible]有鮑丘河。其水經源自[illegible]北塞
南流逕[illegible]行餘里逕密雲城。又南[illegible]合[illegible]人溪水
至[illegible]合沽水。經三河縣界入海。河未知是否。
[illegible]之代。郡名。注見秦王政二十三年。雲中郡。廣陽郡名。注
見前高祖武德四年。幽州有廣陽縣。乃漢初所置。屬幽
州。齊省入薊縣。故城在順天府良鄉縣東。上谷郡名。注
見秦王政二十一年。右北平郡名。注同上年。一統志云。易漢
之縣名。屬涿郡。後漢屬河間國。晉改爲易城縣。後魏屬
上谷郡。北齊省入鄚縣。隋屬河間郡。唐初於此置北義
州。貞觀初州廢。後復置歸義縣。屬幽州。五代初置瓦橋
關。周爲雄州。宋置歸信縣。政和中號州爲易陽郡。金置

丙子

爲永定軍。元復爲雄州。本朝改州
爲縣。省歸信縣入焉。仍屬保定府。

書法 書故吏何。予義也。是故鮮于輔以劉虞故吏書。
臧洪以晉王保故將書。麻秋張賀度以故趙將書。
書劉黑闥以竇建德故將書。韓延美以湘陰故將書。
皆予之也。終綱目書故吏一。故將七。唯故楚將利幾
書反。成都故將公師藩
書寇。爲罪辭逆黨也。

發明 故吏之書三。以見虞之恩德在人未泯。一則見
輔等不忘故主之義。皆所以爲忠臣義士之勸
也歟。

建安元年。春二月。脩雒陽宮。

董承張楊欲以天子還雒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
更相疑貳。張楊使董承先繕脩雒陽宮。五月。帝遣使至
楊奉李樂韓暹營。求
送至雒陽。奉等從詔。

夏六月。劉備與袁術戰於盱眙。呂布襲取下邳。備降於布。

遂與幷兵擊術。

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
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術與呂布書。勸令
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引軍東下。飛敗走。布虜備妻子
及將吏家口。備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術戰又敗。饑餓困
敗。請降于布。布亦忿術軍糧不繼。乃召備。還以爲
豫州刺史。與幷勢擊術。使屯小沛。布自稱徐州牧。集覽
淮陰。臨淮郡[illegible]淮陰。今淮安。質實 盱眙。縣名。注見秦
府。屬縣。在淮水南。故名淮陰。二世二年。一統志
云淮陰。秦之縣。舊爲九江郡。[illegible]云淮水東北經淮
陰故城北。[illegible]東晉劉隗謝安皆於此
屯兵。[illegible]
故城在淮安府西四十里。

書法 袁術攻備。爭徐州也。[illegible]書術與備戰。何不予
術之爭也。不予其爭者。不以爭徐州累備也。綱
目於備
多恕辭。

秋七月。帝還雒陽。

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七月至雒陽。張
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楊當
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韓暹董承留宿衛。
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墻壁間。州郡委輸不至。尚

書郎以下自出採稆或饑死墻壁間或爲兵士所殺〔集覽〕委輸注見高帝五年采稆稆通作穭亦作旅音呂光武紀嘉穀旅生注寄也不因播種而生〔質實〕許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梁國名注見景帝三年

曹操入朝自爲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今鑾駕旋軫東京蓁蕪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爲慮亦無及矣操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拒之洪不得進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强而少黨援作操書與奉曰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必須衆賢以淸王軌將軍當爲内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與諸將共表操爲鎮東將軍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既至奏韓暹張楊之罪帝以暹楊有功詔勿問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於是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集覽〕恣睢注見秦二世二年〔旋軫〕軫車後橫木也旋軫猶言回轅蓁蕪蓁鋤臻反木叢生之貌蕪荒薉也〔王軌〕軌謂法度也〔死生契闊〕詩擊鼓篇死生契闊與子成說注契闊勤苦也箋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切古結反韓詩云契闊約束也孫奕示兒編曰契舊音挈非也當作契合之契說如字契合也闊離也謂死生離合與汝成誓言矣〔正誤〕以淸王軌今按王軌猶言王度王路大抵指王室而言〔質實〕〔許〕縣名注見[illegible]十年許昌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通鑑前編云周襄王十七年狄人奉叔帶伐周王出奔鄭狄人立叔帶爲王十八年晉文公始返國攻楚師於城濮王告急于晉文公帥諸侯伐周而殺叔帶奉王歸周王賜文公爲侯伯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事詳漢王邦二年〔曹洪〕操之從弟〔董昭〕濟陰定陶人

〔書法〕於是董承潛召曹操操遂將兵詣京師既至罪狀韓張帝詔勿問而以操爲司隸校尉則詔命矣不書詔以書自爲何意要君也

〔發明〕綱目凡專國之臣於其遷官則必以自爲書之是時操方入朝未有無君之心而書法遽已如此何哉蓋慶賞刑威曰君作福作威惟辟操之此行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是皆出於天子之命耶抑皆出於操之所自爲耶況操擁兵向闕脅制朝廷天子在其掌握則以自爲司隸校尉書之夫豈過哉觀之荀彧之所謀蓋以春秋誅心之法參諸綱目之所書而益信

曹操遷帝于許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

操引董昭問計昭曰此下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操曰此孤本志也乃奉車駕東遷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集覽〕幸許幸遷幸也許在潁川括地志云故城在今許州許昌南三十里本漢許縣古許國也[illegible]顯望也〔正誤〕毁望不救毁與全同東師以望也大會切毁予望之〔質實〕一統志云武平東漢縣名屬陳國晉爲梁國隋省之故城在今開封府鹿邑縣東北又注見唐僖宗中和三年

〔書法〕自書董承迎帝東歸期年而後書帝還雒陽曾未改月而復書遷帝于許操之罪可勝誅哉故書之如郭汜

〔發明〕春秋閔二年書齊人遷陽遷之者强遷之也僖元年書邢遷于夷儀遷者自遷也建安初元之事前史皆以遷都許爲文果如所言則天子自遷都許夫復何說而綱目於此乃大不然何哉蓋自董卓搆亂傕汜交兵天子奔走荆棘間未聞書某有勤王之舉今年車駕還洛陽操始入朝其謀固欲挾天子令諸侯而已初非真有翊戴帝室之心也夫洛邑宗廟所在不幸殘毁正當務復經理使斯民復見漢官威儀之盛庶可少塞臣子救君父之責今乃棄其故居宮室移駕至許何哉故綱目書曹操遷帝于許則其詞急而有專意況謂之遷帝則所遷者止於帝之一身而宗廟社稷皆棄不顧則漢帝至是亦寄生之君耳昔高祖開基綱目書帝西都洛陽繼書帝西都關中至光武中興則書朱鮪以洛陽降帝入都之其與遷帝于許而不以自遷爲文者相去何止霄壤嗚呼使曹操不出於強遷而漢帝尚能爲有無則當書操奉帝遷都于許矣吁

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戰不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周昕等逆戰，策破斬之。朗遁走，策追擊，大破之，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遊獵，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夫白龍魚服，困於豫且，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集覽】查瀆，地名，屬會稽。白龍魚服，困於豫且：李太白詩：白龍改常服，偶被豫且制。誰使爾為魚，徒勞訴天帝。又李賢曰：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泠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豫且，姓名也。且，七余反。【質實】浙江，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虞翻，餘姚人。一統志云：查瀆在寧波府定海縣東北。

【書法】前書遣其將擊劉繇矣，於是書取會稽，繼又書襲廬江破之，綱目於孫氏自是無取焉矣。

冬十月，曹操攻楊奉，走之。

車駕東遷，楊奉自梁欲邀之，不及。操征奉，奉南奔袁術。

以袁紹為太尉，曹操自為司空。

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深自訴，乃以紹為太尉。紹恥班在曹操下，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集覽】勤王：春秋僖二十四年，天子出居于鄭。明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書法】自安帝正三公之職，以等第，而太尉大司馬司空上大將軍也，人尊為操所自為大將軍矣，紹是以不受太尉也，遽以大將軍讓之，而自為司空，則篡也。易為亦既書在目？綱目之法，若不出於上意，一以自書之。

【發明】袁曹一體之人。然紹為太尉，則書曰以；操為司空，則書曰自者，國政由於曹而不由於袁故也。

曹操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荀攸為軍師，郭嘉為祭酒。

操以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問以策謀之士，彧薦其從子攸及潁川郭嘉。操徵攸與語，大悅，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初，郭嘉往見袁紹，紹甚敬禮之。居數十日，謂辛評、郭圖曰：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不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吾將更舉以求主，子盍行乎？二人不寤，嘉遂去之。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喜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操表嘉為司空祭酒。【集覽】周公之下士：下，禮下之也。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多端寡要】多端，多謀也；寡要，少得其至要也。【祭酒】胡廣曰：官名。祭酒者，在位之元長也。古者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先舉酒祭地，故以祭酒為稱者，說以為不有先也。【正誤】多端寡要，好謀無決，今按：多端者，事緒多也。

【書法】侍中尚書令，非司空屬也。何為書曹操以為侍中尚書令？彧，操謀臣也。雖為漢臣，直操之私人而已矣。特書曹操以，文罪之。

以孔融為將作大匠。

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高談清教，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目理甚疏。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所任多剽輕小才，至於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坐席而不與論政，曰：此民望，不可失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託彊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及夏，戰士餘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陷，乃奔東山。曹操與融有舊，徵為將作大匠。譚既破融，威惠甚著，其後信任群小，肆志奢淫，聲望遂衰。【集覽】隱几：隱，去聲，依凭也。几，案屬。古者坐必設几，所以依凭之具，然非尊者不之設，所以示殊寵也。【質實】北海：郡名，注見桓帝永興元年。青州。鄭玄，北海高密人。東山，未詳所在，惟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有蒙山，一名東山，未知是否，明者察之。將作大匠：官名，注見桓帝延熹二年。

【書法】再書以，以殊融於彧也。不再書以，則融亦操之私人矣。是故殊王龔於梁冀，則再書以（順帝永和元年）；殊孔融於荀彧，則再書以。綱目賢邪之辨嚴矣哉。

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軍仰食桑椹，袁術取給蒲蠃。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集覽】瓦解，言如衆瓦之解散。【質實】任峻，中牟人。許下，注見建安十三年。

【書法】操所以成霸業者也，故屯田許下則書，開芍陂屯田則書。

【發明】兵以食爲本，民以食爲天。是時諸軍並起，率乏糧穀，惟操用棗祗之策，成足食之功，故綱目書此，以予之也。

呂布復攻劉備，備走歸許。詔以爲豫州牧，遣東屯沛。

袁術說呂布，乃爲子求婚，布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攻劉備，備求救於布。布曰：「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遂往赴之，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靈等乃罷。備合兵得萬餘人。

布惡之，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杖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初，備在豫州，舉袁渙茂才，至是爲布所留，使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布大怒，以兵脅之，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集覽】杖信，杖上聲。左傳襄八年：杖莫如信。注：人之可倚杖者莫如信。【質實】豫州，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紀靈，汝南人。袁渙，陳郡人。沛，郡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

【書法】於是袁術攻備，布救之，不書。書復攻備，何？惡反覆也。走書歸許，牧書詔，以綱目於備多予辭，惟其正而已矣。史書備走歸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

【發明】分注載呂布救備之事，而綱目止書布攻備者，布反覆小人，不予其救也。分注述備歸曹操，而綱目乃書歸許者，言歸許則見其歸天子也。分注述操以備爲豫州牧，而綱目乃書詔以爲豫州牧者，言詔則見出於朝廷，而非操所得用也。惟昭烈有存漢之心，綱目自予昭烈之意，故其書法如此。後此四年，書詔備將兵邀袁術，其義亦然。

張濟攻穰城，敗死，族子繡以其衆歸荊州。

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攻穰城，中流矢死。荊州官屬皆賀，劉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吾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皆歸心焉。濟族子繡代領其衆，屯宛。初帝既出長安，賈詡往依段煨，于是詡說繡使附劉表，繡從之。詡往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質實】張繡，武威祖厲人。穰，注見周赧王十四年。宛，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

劉表立學校，作雅樂。

劉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境內無事，學士歸之者以千數。表乃起立學校，講明經術，命故雅樂郎杜夔作雅樂。

欲庭觀之，夔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杜襲、繁欽避亂荊州，表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全身以待時耳。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illegible]罵辱操，操怒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illegible]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左右因毀之，表怒，以[illegible]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後衡衆辱祖，祖殺之。【集覽】合樂，記月令：季春大合樂。注：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國以鄉射禮代之。數見奇：見，形甸反。頻數以奇才見示。【質實】杜夔，河南人。[illegible]人。禰衡，平原般人。

【書法】書學校雅樂，何？譏也。立學校、作雅樂，則何譏？帝室將傾，不能出兵匡國，而方從事禮文之末，若平世然，可謂不知務矣。綱目書立學皆美也，唯鴻都門學、劉表學校及宋四學爲譏辭。

【發明】立學校、作雅樂，美事也。書劉表作此，亦予之乎？曰：非也。是時權臣擅命，宗國阽危，表兵強地廣，

不能乘時奮發，掃除亂畧，而所爲乃爾，書非美之，正以譏其緩於勤王，不知時務云耳。

二年，春正月，曹操擊張繡，降之。繡叛，襲操，殺其子昂。

曹操討張繡，軍于淯水，繡舉衆降。操納張濟之妻，繡恨之。襲擊操軍，殺操長子昂。操中流矢，敗走。諸軍大亂。平虜校尉于禁勒兵整衆而還。道逢青州兵劫掠人，禁數其罪而擊之。青州兵走詣操。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或謂禁宜先白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徐鑿塹安營，乃入謁，具陳其狀。操曰，淯水之難，吾猶狼狽。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封益壽亭侯。【集覽】〔淯水〕淯，見帝玄更始二年淯陽。【質實】于禁，泰山人。壽亭，疑是縣名，未詳沿革。

以鍾繇爲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彧亦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集覽】不拘科制，使不拘泥科條制度，得便宜從事。【質實】

郭嘉，潁川陽翟人。韓遂，金城人。馬騰，扶風人。鍾繇，潁川長社人。

袁術稱帝，殺故兗州刺史金尚。

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議稱尊號，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若殷紂之暴也。術默然。術聘處士張範，範使其弟承謝之。術謂曰，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曰，在德不在強。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欲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說。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湯武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強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且董卓貪淫驕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況效尤而甚焉者乎。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始料策必與己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策遂絕之。至是僭號於壽春，自稱仲家，置百官，郊祀天地。沛相陳珪少與術遊，術質其子而以書召之。珪答書曰，足下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術欲以金尚爲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集覽】當塗高，公路之義也。蓋袁術字公路。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黃，土色；赤，火色。德運，五德之運也。袁術自謂本舜之後，舜有土德，今我以土代漢火，五運之次敘也。按劉向五紀論曰，庖犧氏繼天而王，爲百王先。始受木德，其後共工氏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神農以火承木，故爲炎帝。黃帝以土代火，故爲土德。少昊土生金，故爲金德。顓頊金生水，故爲水德。此五行之運一周矣。帝嚳以水生木，故爲木德。堯以木生火，故爲火德。堯禪舜，火生土，故爲土德。舜禪禹，土生金，故爲金德。湯放桀，以金生水，故爲水德。此五行之運再一周矣。〔效尤〕而甚焉者，效，學；尤，過也。謂彼作過而我效之也。左傳僖二十四年，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仲家〕蓋其國曰仲。【正誤】當塗高。今按，當塗高乃曹魏之讖。周禮象魏，闕名。蓋闕中道門爲道，其上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故謂之象魏。袁術字公路，術亦邑中道，近於當塗之義，故誤認爲己兆也。【質實】張範，修武人。壽春，縣名。注見秦王政六年。【書法】先是，詔以尚刺兗州，操逆擊走之，則未至也。書故官何？予節也。是故金尚雖未至而見殺，書故刺史；呂範雖印綬未下，而亦書大司馬，皆予賢也。

發明袁術僭逆全尚能不爲所汙故書殺書官於術術僭帝之下所以予其死節也。

三月，以袁紹爲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幷四州。

書法前書即拜紹爲右將軍，繼書以紹爲太尉，於是又書以紹爲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幷四州，與書自爲者亦異矣。然則予之亟歲也，其義何紹不勤王，綱目屢書其恩數，所以譏之也。

○夏五月，蝗。○以呂布爲左將軍。布擊袁術兵，破之。**考異**按術僭號，當書布討袁術，破其兵。

袁術遣使以僭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爲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術結昏，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昏，械送其使，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操復遣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幷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衆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畏不敵。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爲賊乎？不如相與幷力破術，爲國除害。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遂從布。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等潰走，殺傷墮水者甚衆。泰山賊帥臧霸破莒，得其資實，布自往求之，其將高順諫曰：將軍威名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耶？布不從。霸等拒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所將七百餘兵，號令整齊，每戰必克。布後疎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奪其兵以與續，當戰復令順將續，亦終無恨意。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集覽**破莒，莒縣在齊地，今莒州是。故莒子國也。決易，性不定也。**正誤**布性決易，今按決易猶言決意變易，不復致思也。**質實**一統志云：莒，漢之縣名，爲城陽國治，東漢屬琅邪國。

魏於莒縣置城陽郡，晉及後魏仍縣屬東莞郡，北齊屬東安郡，後周置莒州，隋罷州，以縣屬琅邪郡，唐置莒州，後罷，宋以縣屬密州，金改置莒州，治莒縣，元仍舊，國朝省莒縣入焉，仍屬青州府。廣陵，郡名，注見武帝元朔五年。累卵之危，說苑：晉荀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子，加九雞子於上。靈公曰：危哉。息曰：不危。公造九層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亦其危矣。公遂止。

書法術稱帝，國賊也，曷爲不書討？不以討予布也。布則曷爲不以討予之？布非知大義者也，微陳珪，則布亦寇婚媾矣。

袁術遣盜殺陳王寵。

初，陳王寵有勇，善射，黃巾賊起，寵治兵自守，國人畏之，不敢離叛。國相駱俊素有威恩，鄰郡人多歸之，有衆十餘萬。袁術求糧，俊拒絕之，術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質實**陳，國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

以孫策爲會稽太守，討袁術。○秋九月，曹操擊袁術，走破之。**考異**擊亦當作討，走破當從提要作破走。

曹操東征袁術，術棄軍走，留其將橋蕤等拒操，操擊斬之。術走渡淮，時天旱歲荒，士民凍餒，術由是遂衰。沛國許褚勇力絕人，聚衆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質實**沛國，注見成帝河平二年沛。

書法以者何？王命也。故策得書討。然則操書擊何？操漢賊也，以賊擊賊而已矣。一袁術也，策書討，操書擊，綱目之權衡審矣。

下故太尉楊彪獄，尋赦出之。

楊彪與袁術昏姻，曹操惡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乎？操使許令滿寵按彪獄，融與荀彧皆屬寵勿加考掠。寵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操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腳攣，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集覽**許令滿寵，潁川郡許縣之令長，姓滿名寵。風俗通曰：荊蠻有瞞氏，音姓變爲滿耳。**質實**滿寵，山陽昌邑人。許，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許昌。

以金尚子瑋爲郎中。

（馬日磾喪至京師。朝廷議欲加禮。孔融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旄節之使。而曲媚姦臣。爲所牽率。聖上哀矜。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尚喪至。詔百官弔祭。拜其子瑋爲郎中。【集覽】秉髦節之使。事在興平元年。【書法】拜官未有書某子者。書金尚子何。予節也。是故幾其死。則初書焉。惠子乎。帝春與二年。予其節。則瑋書金尚子。不其身。則周書錄。又孫。皆倣癸巳年。皆綱目之特筆也。【發明】若曰以金瑋爲郎中。豈不言簡而意足。然必曰金尚子瑋者。所以襃死節之誼。故特表而出之。爲世勸也。）

劉備誘楊奉殺之。

（韓暹楊奉寇掠徐揚間。劉備誘奉斬之。暹與郭汜胡才皆爲人所殺。李樂病死。【發明】楊奉宜書誅而不書者。誘而殺之。不得爲天討也。）

戊寅

三年。春。曹操復擊張繡。

（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乖離。不如緩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圍繡於穰。【質實】一統志云。荀攸潁川潁陰人。彧之從子。穰縣名。注見周赧王十四年。）

夏四月。詔將軍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曹操引兵還。五月。劉表救張繡。操擊破之。繡復追敗操軍。

（初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己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濕。雒陽殘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而亡卒有以豐謀告操者。操解圍而還。繡率衆追之。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僞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夾攻。大破之。他日或問其故。操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繡不聽。敗還。詡登城謂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從之。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卒。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集覽】埤溼。埤部彌反。下也。溼古濕字。春秋國語曰。松柏之木。不生埤溼。安衆。索隱曰。南陽郡有安衆縣。【質實】一統志云。安衆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晉改安昌縣。屬義陽郡。南北朝廢爲穰縣北界地。金初置陽管鎮。後始置鎮平縣。屬申州。元屬南陽府。本朝初省入南陽縣。尋復置。改屬南陽府。故城在府城西南三十里。漢劉崇封邑即此。彭城。縣名。注見周烈王六年。）

秋九月。呂布復攻劉備。冬。曹操擊布。殺之。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劉備。九月。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泰山屯帥臧霸等皆附於布。操與劉備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爲操先驅。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

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宮與高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守。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布乃止。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爲之勢。十一月。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殺醜。以其衆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操圍下邳。久不拔。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十二月。布將侯成宋憲魏續等執陳宮高順。以其衆降。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有疑色。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命縊殺布。操謂宮曰。柰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召宮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

其家皆厚於初張遼臧霸等皆降初操在兗州以徐翕
毛暉爲將及兗州亂翕暉皆叛亡命投霸操語備令霸
送二首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王公
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
之辭備以霸言白操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
行之孤之願也以翕暉爲太守陳登以功加伏波將軍。
【集覽】梁注見景帝三年睢陽彭城注見秦始皇二十八
年遼者遂于六反道也昔陟界反當也公臺陳宮
字別將君讀別將謂副也駐閭名昌音慶戰皆北服
虔曰人好陽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曰北左傳
文十六年楚從庸七遇皆北注遇接戰也軍走曰北列
子力命篇管仲曰吾嘗三戰三北【沂泗】說文沂水出東
海費縣東西入泗酈道元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道下
邳入泗【泗水】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白門】徐州城門名。
陳后山詩只有青樓與白門【事丁建陽董太師】建陽丁
原字太師謂卓也呂布先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
原原甚見親待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因愛信之
誓爲父子後王允誅卓使布爲內應布遂刺殺卓【頷之】
索隱曰頷之謂首肯
也杜預曰搖頭也【正誤】頫今按王篇頷骨規切者人
頫其音携者自辨思親集覽
第二十二卷雉遂息爲切頫音規切同音頷之今
按搖頭不肯也與首肯正相反當以前說爲是。【質實】

下【從橫】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張遼】馬邑人【泰山】郡名注見
秦始皇二十八年【淮】水名注見後王延興二年【下邳】國
名注見商帝六年【沂水】源發兗州府曲阜縣東南五十
里尼山之麓西流入泗水論語浴乎沂卽此又沂州東
南亦有沂水其源發自青州府沂水縣東南
流至沂州與沭水合禹貢淮沂其乂是也。

以劉備爲左將軍。

備從操還許操表以
爲左將軍禮之愈重。

以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

孫策遣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爲討逆將軍
封吳侯以紘爲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爲居巢長臨淮魯
肅爲東城長瑜肅知術無成棄官渡江從策策自將討
祖郎於陵陽禽之謂曰爾昔襲擊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
事除棄宿恨汝勿恐諭郎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
慈於勇里禽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
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
卿共之聞卿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
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卽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
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會劉繇卒於豫章揚州士

衆萬餘人欲奉華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所
宜謝遣之其衆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之謂曰劉牧
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公路許
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以求之乎其後不遵臣節諫
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求公路及
絕之本末如此恨不及其生時與其論辯也今兒子在
豫章卿往視之并宣孤意於其部曲樂來者與其來不
樂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卿須
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不宜多將數十人足矣左右皆
曰慈必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乎義雖氣勇有
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秉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
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憂也果如期而慈反謂策曰華
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僮芝自擅廬陵番
陽別立宗部海昏上繚不受發召子魚但睹之而已策
拊掌大笑遂
有兼并之志【集覽】陵陽宣城郡屬縣晉成帝時改廣陽
縣今寧國府宣城縣有陵陽山一峯
爲疊嶂樓一峯爲謝樓一峯爲景德寺【賊曹】除署爲門
下賊曹以主姦賊之事【神亭】時議音志記也興平二
年策攻劉繇於曲阿時慈爲繇將遇策於神亭二人前
鬭會兵赴而解散【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劉牧謂
劉繇也繇先爲揚州刺史廬江隸焉興平二年袁術使
孫策攻廬江故劉繇往責策也【盡在公路許】先孫

堅有兵數千爲袁術所并後以餘兵千餘人還策故云
盡在公路許按許猶言處也晉山濤傳兒童歌曰山公
出何許往至高陽池又杜甫詩何許一黃鸝【一以意許】
知己死亡不相負也一以其意自許知己之交雖死不負
【僮芝】姓名也【廬陵】秦漢置廬陵郡三國吳置安成郡隋
改安福縣後又改廬陵郡唐改吉州宗部謂宗族部曲也
【正誤】海昏上繚今海昏上繚二縣名
屬豫章郡水經注作繚音料【質實】一統志云
吳秦之縣
名爲會稽郡治所東漢永建中置吳郡治晉宋齊因
之陳於縣置吳州隋屬蘇州宋爲平江府治元仍舊
四舒國之改爲舒縣治所仍屬吳居巢縣名注見秦二
世二年【臨淮】郡名注見前漢武帝元狩五年【東城】漢之縣名
屬九江郡即秦之曲陽縣地東漢爲西曲陽縣晉屬淮
南郡梁改日蔡縣置定遠郡尋改郡日廣安縣日定
遠南齊安南安日大安郡隋廢郡改縣曰臨濠唐初復
爲定遠縣宋元仍舊本朝屬鳳陽府【陵陽】漢之
縣名晉改廣陽縣屬宣城郡三國吳置在東揚梁因
置石城縣因有南石磧日漢上如東故名晉省入南陵
唐復置宋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池州府【華歆】
太守南陵漢之縣名屬豫章郡東漢末孫策於縣置廬
陵郡晉徙郡治石陽縣隋廢郡置吉州改石陽爲廬陵
縣唐永淳初州徙今治縣亦隨徙宋元仍舊本朝因

己卯

之。爲吉安府治所。仍屬焉。番陽。秦之縣名。屬九江郡。以在鄱水之北故名。漢屬豫章郡。吳以後屬鄱陽郡。隋唐宋饒州治此。元仍舊。本朝因之。爲饒州府治所。仍屬焉。海昏。漢之縣名。屬豫章郡。東漢置建昌縣。晉以海昏縣省入。仍屬豫章。隋屬洪州。唐初於縣置南昌州。尋廢州以縣仍屬洪州。宋屬南康軍。元陞爲建昌州。本朝仍改爲縣。屬南康府。上繚。漢之縣名。屬豫章郡。晉初廢之。故縣址在南康府城東北七十里。子義。太史慈表字。

【書法】前書以爲會稽太守討袁術矣。此書以爲討逆將軍。果予策以討賊乎。再命討術而未聞出一兵發一矢。書所以譏之也。綱目於孫氏自堅以後無取焉。

袁紹攻公孫瓚。圍之。

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欲與釋憾連和。瓚不荅而增脩守備。紹於是大興兵以攻瓚。先是瓚別將有爲敵所圍者。瓚不救。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瓚南界。別營知不見救。或降或潰。紹軍徑至其門。瓚衆日蹙。

【發明】劉虞擊瓚則書討。袁紹擊瓚則書攻者。紹私自封殖。務相併吞。其實亦一瓚耳。豈得與受其節虞伐叛攻討者比而同之哉。

四年。春三月。瓚自焚死。

黑山帥張燕率兵救瓚。瓚密使人齎書。使起火爲應。瓚欲自內出戰。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紹爲地道。穿其樓下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瓚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

【集覽】【黑山帥張燕】黑山賊號。張燕卽褚燕。【稍至京中】公孫瓚歸易河築京以自固。稍至京中。謂地道漸穿入京城中也。

【正誤】京中。今按說文。京。人所爲絕高丘也。先是瓚築京高十丈以居。京中卽其中也。

【質實】一統志云。【京中】卽易京城中也。在保定府雄縣境。南臨易水。漢公孫瓚據幽州。有童謠云。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帶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京地當之。遂築城以自固。修營壘樓觀。積穀於中。尋爲袁紹所破。

詔漁陽太守鮮于輔都督幽州。

漁陽田豫說太守鮮于輔曰。曹氏奉天子以令諸侯。終能定天下。宜早從之。輔乃率其衆以奉王命。詔以輔爲

建忠將軍。都督幽州六郡。【質實】漁陽。郡名。注見秦王政二年。

袁紹承制以烏桓蹋頓爲單于。

初烏桓王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袁紹攻公孫瓚。蹋頓助之。紹承制皆賜以單于印綬。又以閻柔得烏桓心。因加寵慰。以安北邊。其後諸部來奉樓班爲單于。以蹋頓爲王。然蹋頓猶秉計策。

以董承爲車騎將軍。○夏。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

術旣稱帝。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自下饑困。莫之收卹。旣而資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蘭雷薄於灊山。復爲蘭所拒。士卒散走。不知所爲。乃遣使歸帝號於紹。紹子譚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邀之。術復走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此乎。因憤慨嘔血死。術從弟胤率其部曲奉術柩及妻子。奔廬江太守劉勳於皖城。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

【集覽】皖城。皖音戶板反。春秋時皖國故城。一在皖山南百里。郡縣志云。漢皖縣。屬廬江郡。故城今新城南濱大江西北去二十里。【質實】秦王政二十年。廬江郡名。注見景帝四年。一統志云。皖古郡名。春秋時爲皖國。漢爲皖縣。屬廬江郡。三國吳爲皖城縣。東晉改爲懷寧縣。隋唐爲舒州。宋元仍舊。本朝因之。爲安慶府治所。仍屬焉。故城在縣治皖水之北。卽此。

【書法】詔者何。命也。曹操之爲之詔也。史稱操遣之。以爲操罪也。劉備數稱曹詔者何。以其從操擊布而歸也。史稱操遣劉備邀袁術。此書詔何。以其邀袁術也。史稱操遣。綱目書詔劉備何。所以殊備於操也。殊備於操者。今備也。故曰綱目備多恕辭。

秋八月。曹操進軍黎陽。九月。還許。分兵守官渡。

袁紹旣克公孫瓚。貢御稀簡。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出師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

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紀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彊，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監軍之計，在於持守，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紹乃分授所統，使與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許下諸將聞紹南兵，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集覽】（黎陽注見成帝綏和二年。廟勝之策注見宣帝甘露元年。河上，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正義曰：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界。官渡，在河南滎陽縣東南二十里。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是官渡即此。【質實】（一統志云：顔良[illegible]河人。許）縣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武王伐紂，史記云：周武王名發，文王之子。商紂無道，虐殺忠良，乃遣兵伐之。紂兵敗，紂走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自焚于火而死。武王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諸侯尊武王爲天子，是爲周之太祖。許下，注見獻帝建安元年。臧霸，泰山華人。官渡，城名，在開封府中牟縣北，漢末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即此也。

冬十一月，張繡來降。

袁紹遣人招張繡，并與賈詡書結好。繡欲許之，詡於繡坐上顯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先與曹爲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其必不以我爲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十一月，繡率衆降。操執手歡宴，拜揚武將軍，表詡爲執金吾。

復置鹽官，徙司隸校尉治弘農。

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楊阜詣許。阜還，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操使治書侍御史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覬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今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質實】楊阜，天水冀人。衛覬，安邑人。

劉表遣從事中郎韓嵩詣許。

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韓嵩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此萬全之策也。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illegible]至許，詔拜嵩侍中、零陵太守。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illegible]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乃囚之。【集覽】零陵，郡名，注見武帝[illegible]元年。

【書法】書許何？非禮賢也。表於綱目僅一再書，其恩命及立學校、作禮樂而已，不聞其有勤王之舉也。今者遣嵩，從使實劉廷耳。書曰遣詣許，罪表也。然嵩之歸也，盛稱朝廷，勸遣侍子，可謂知大義者矣，故特書官。

發明 是時袁曹方相持未決。而鑾駕在許。表兵強地廣。非惟不能擇所宜從。且昧於朝宗之義。故綱目於此不書遣嵩入朝。則見其有無君之心。而書遣嵩詣許。則見其有覘望觀釁之意。然則表之罪可勝誅哉。若夫韓嵩特書其官者。蓋美嵩能盡使人之職。知君臣之義。不失官守。而非以是予表也。嗚呼微矣。

孫策襲廬江。取之。狥豫章。太守華歆降。

廬江太守劉勳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偕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彊。僞卑辭以事勳。請出兵以爲外援。劉曄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伐上繚。至海昏。宗帥皆逃。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勳在海昏。策乃與周瑜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撫視之。及其部曲三萬餘人。攻勳破之。勳北歸許。策收其餘兵得二千餘人。及船千艘。遂進擊祖。劉表遣將來援。策與戰。大破之。獲船六千艘。策盛兵將狥豫章。屯于椒丘。謂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鄙郡故王府君齊名中州。常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也。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鄙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畧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明日日中迎檄不至者。與君辭矣。歆乃夜作檄。明日遣吏齎迎。策便進軍。歆葛巾迎策。策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歆拜。禮爲上賓。致誠劉繇喪。善遇其家。孫盛曰。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節。撓心交臂。位奪節墮。咎諸人焉。○功曹魏騰忤策意。策將殺之。策母吳夫人倚大井而謂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釋之。

集覽 石城注見晉成帝咸康五年。又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豫章。左傳昭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杜預曰。定二年。楚人伐吳。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四年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此時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又江州圖經云。豫章當在尋陽之北。按古尋陽亦在江北。即蘄城也。高帝六年分淮南十八縣置豫章郡。今江州治也。漢末豫章入吳。又徙

治南昌。隋唐改洪州。宋陞隆興府。椒丘。前書司馬相如傳。出乎椒丘之闕。郭璞曰。椒丘。丘名。索隱曰。按兩山俱起。象雙闕。故云椒丘之闕。[illegible]椒丘且暫止息。鄙郡故王府君。虞翻會稽人。自謙稱其郡曰鄙郡也。故王府君。謂前會稽太守王朗也。元年孫策擊朗。朗降之。譚。譚與談通。莊子曰。何不譚我於王。劉揚州。揚州刺史劉繇也。葛巾。葛。絺綌草也。可以爲布。後書郭泰嘗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號曰林宗巾。注。巾以葛爲之。其形如帢。庶士野人所服。無夷皓韜邈之風。夷。伯夷。皓。四皓。言無此輩韜光隱晦之遺風。失王臣匪躬之節。易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伊川傳曰。中正之人。爲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志在濟君於蹇難之中。其艱蹇至甚。故爲蹇於蹇也。其蹇蹇者。非爲身之故。撓心交臂。本作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注。撓。女教反。屈也。

正誤 撓心交臂。今按此本三國志華歆傳注文。交臂猶言手相接也。莊子。交一臂而失之。言華歆爲虞翻所說。任撓其心。而與孫策相見相接也。

質實 一統志云。劉曄淮南壽春人。豫章。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椒丘。地名。在南昌府城北一百四十里。漢末孫策築城于此。號椒丘城。

曹操復屯官渡。○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

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爲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和。操遣長史劉岱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質實 劉岱沛國人。[illegible]之勇也。

書法 紹嘗命其交。不書。曹操遣軍反書。紹進軍黎陽則書攻。不書討。討賊義也。綱目重以予人也。必若劉備。然後可以書討矣。

發明 自曹操擅遷天子許來。天下已非漢有。董承以元舅之尊。親承密詔。與昭烈謀誅操而不克。故昭烈在徐。因遂起兵。然前史未有書其討操者。獨范史載董承等受密詔誅操。其立言亦略。然不言昭烈討操之衆。至陳壽志魏。反謂董承等謀反伏誅。其謬妄無理。莫甚於此。及其志蜀。始於昭烈稱漢中王之下。錄其與董承等同謀誅操之語。此則實事難泯。不可得而曲諱者也。綱目於此特筆起義。其曰起兵徐州討曹操者。正所以扶三綱。立人極。誅亂臣賊子於千百載之下。使古今大義無時而不明。要使逆亂之

徒終無以自立於天下。其垂世教也。大矣。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五年。春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州。

（董承謀洩。操殺承等。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奔青州。歸袁紹。紹聞之。出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亡卒稍歸之。質實 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國。下邳。郡名。注見高帝六年。青州。注見桓帝永康元年。鄴。縣名。注見晉懷帝永嘉六年。）

（書法 董承與備同謀誅操。事泄被殺。則曷為不書故。書殺書故。是以討賊與承矣。其不以討賊予承何也。操之入。承為之。）

二月。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夏四月。紹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紹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進軍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財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紹遣顏良攻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四月。操救白馬。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分兵西。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不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禽之。紹軍奪氣。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無留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白操。操義之。及殺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操還軍官渡。閻柔遣使詣操。操以柔為烏桓校尉。鮮于輔來見操。以為度遼將軍。還鎮幽土。質實 一統志云。白馬。漢之縣名。屬東郡。本春秋衛之曹[illegible]因[illegible]廢之故址。在大名府城南二百三十里。滑縣治南。又注見高帝三年。白馬津。延津在大名府滑縣[illegible]河濬縣東北二十里。趙石勒伐劉曜。至河。諸不得渡。時流澌下。因風結冰。濟訖冰泮。勒自以為得天助。因號曰靈昌津。又有湖周十里。曰靈昌湖。幽土。謂幽州之土地也。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

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

（策欲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因其出獵。伏竹中射之。中頰。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昭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易權服。扶上馬。使出巡軍。上表朝廷。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周瑜自巴丘將兵赴喪。留與張昭共掌衆事。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集覽 三江之固。禹貢三江既入。蔡氏集傳載蘇氏所謂三江是。又呂海奏劉云。據三江之口。三巴二廟。本陸數十路。沿游上下。舟車所聚之處。孝廉為句[illegible]察孝廉。州舉茂才。漢以孫策遠脩職貢。遣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孫氏兄弟雖中弟孝廉[illegible]張昭[illegible]為[illegible]漢以吳郡。周為吳國。封泰伯於此。今蘇州是也。正義曰。東漢以浙西為吳郡。陳為吳州。隋改蘇州。宋陞平江府。質實 一統志云。吳郡本周泰伯仲雍始居之地。武王封仲雍後於此。為吳國。自闔閭已後。竝都焉。戰國時屬越。後屬楚。秦置會稽郡治此。漢初因之。尋改屬江都。東漢始分此為吳郡。三國屬吳。晉宋齊梁皆為吳郡。隋初改為蘇州。後改為吳州。唐初復為蘇州。後又改吳郡。南唐陞為中吳軍。宋初為平江軍。後改平江府。元改為）

平江路。國朝改爲蘇州府，直隸京師。〔張昭〕彭城人。〔吳越〕二國名。吳，注見吳郡。越，注見和帝永元元年會稽郡。〔三江〕在蘇州府崑山縣南九里。唐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謂范蠡乘舟出三江口，卽此。巴丘，山名，注見建安十五年。

秋，袁紹遣劉備略汝潁，曹操擊走之。備復以紹兵至汝南，

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陽安都尉李通急錄戶調。朗陵長趙儼以書與荀彧曰：今陽安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忠守節，在險不貳，以爲國家宜垂慰撫，而更急斂緜絹，何以勸善？彧卽白操，悉以緜絹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時操制新科下州郡，頗增嚴峻，而調緜絹方急。長廣太守何夔言於操曰：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乃可齊之以法也。操從之。劉備略汝潁之間，操使曹仁擊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備還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復至汝南。操遣將擊之，爲備所殺。〔集覽〕陽安，郡名，今簡州是，在成都路。三國志陽安關口是也。〔九

服〕之賦。禮秋官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注：九州之外夷服、鎭服、蕃服，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卽位，乃壹來貢。又九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三典〕之刑。禮秋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正誤〕陽安都尉，今按簡州雖亦名陽安，時屬劉璋，非曹操所及。此乃汝南陽安也。集覽誤。後漢書郡國志汝南郡陽安注云：獻帝初平三年，分二縣置陽安都尉。朗陵亦汝南縣，分屬陽安，故下文朗陵長云云也。〔質實〕一統志云：陽安古江國地名，漢置陽安縣，屬汝南郡，晉省之，故城在汝寧府息縣西南一十里。〔朗陵〕縣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趙儼〕陽翟人。長廣，漢之郡名，治長廣縣，北齊省之，故城在登州府萊陽縣東五十里。〔何夔〕陳郡人。〔書法〕備嘗書討操矣，是亦敵操也。曷爲書略書至，如常辭？非義討也。其非義討何？紹遣之也。綱目惡紹，故汝南之戰，備殺操將不書。

九月朔，日食。○袁紹攻曹操於官渡。冬十月，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

袁紹軍陽武，沮授說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兵雖精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出兵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爲地道攻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多叛。操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

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矣。紹皆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其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可支一月。爲之柰何？攸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步騎五千，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急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宜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騎至烏巢，操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紹軍恟懼。郭圖慚，復譖郃，郃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降。於是紹軍遂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沮授爲操軍所執，大呼曰：授不降也。操與之有舊，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冀州城邑多降於操。紹走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蔣義渠營，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

謂令衆聞紹在神復歸之。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而恚。吾不望生。紹謂逢紀曰田別駕前諫止吾。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至於敗。**集覽**陽武注見秦始皇二十九年。高櫓城上白露屋名之曰櫓。又戰陣高巢車亦謂之櫓。攸家許攸之家人。子卿許攸字。故市史記漢高功臣侯年表故市索隱曰縣名。屬河南。烏巢今滑州有巢亭。屬河南。或云共此即古烏巢也。**質實**滎陽縣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成皋縣名。注同上年。許縣名。注見後主建興十年。張郃河間鄚人。許攸南陽平輿人。**發明**袁紹移檄州郡。數操罪惡。綱目何不以討操書之。蓋紹素無勤王之心。其實不過亦欲為操所為耳。豈能翊戴帝室。為漢氏之純臣耶。使操無成。固不能以篡漢。紹而有成。是亦一操而已。君子豈得過予之哉。

有星孛于大梁。**質實**大梁注見漢隱帝乾祐元年分野有異。〇以劉馥為揚州刺史。

廬江梅乾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曹操表馥刺揚州。時揚州獨有九江。馥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招懷乾等。恩化大行。流民歸者以萬數。於是廣屯田。興陂堨。官民有畜。乃聚諸生。立學校。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以脩守戰之備。**集覽**興陂堨陂障也。堨亦堰也。壅遏水也。馥興治芍陂茹陂吳塘等諸堨。**質實**劉馥沛人。廬江郡名。注見漢景帝四年。揚州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九江郡名。注同上年。合肥縣名。注見靈帝中平五年。

以孫權為討虜將軍。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東部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年少。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為。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權即見肅。與語悅之。罷退。獨引肅合榻對飲。因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少麤疏。權益貴重之。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集覽**[illegible]率也。顏師古曰猶言忽略也。并合并[illegible]亦合也。合音閤。書序盤庚三篇合為一是已。**質實**駱統會稽人。

劉表攻長沙零陵桂陽。皆下之。

劉表攻長沙零陵桂陽。皆平之。於是表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遂不供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僭擬乘輿焉。**質實**長沙郡名。注見[illegible]平元年。零陵郡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桂陽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

益州司馬張魯據漢中。從事趙韙作亂。

張魯以劉璋闇懦。遂據漢中。初南陽三輔民流入益州者數萬家。劉焉悉收以為兵。號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趙韙素得人心。因益州士民之怨。遂作亂。攻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之。**集覽**東州人南陽郡及三輔流民。**質實**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犍

為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

辛巳

六年春三月朔。日食。〇夏四月。曹操擊袁紹倉亭。破之。**考異**提要亭下有軍字。擊操分注合提要。

曹操以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曰紹既新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

秋九月。擊劉備於汝南。備奔荊州。**考異**擊字上當有操字。

操擊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集覽**髀肉髀股也。股外曰髀。**質實**汝南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新野縣名。注見平帝元始四年。

趙韙圍成都。敗死。

魋既敗死其黨巴郡太守龐羲欲爲亂遣吏程郁宣旨於其父漢昌令畿不得羲怒使人謂畿曰不從太守禍將及家畿曰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今雖羹子以賜畿畿啜之矣羲乃止【集覽】漢昌令畿漢昌縣屬巴郡畿郁之父名也爲漢昌縣令不得爲句絕言不從樂羊食子韓非子曰魏文侯遣樂羊攻中山時羊有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羊啜之文攻拔中山【質實】一統志云漢昌東漢之縣名屬巴郡晉析置蒼溪縣屬巴西郡劉宋併蒼溪入漢昌隋復改漢昌爲蒼溪唐宋元俱仍舊　國朝因之改屬保寧府巴郡注見建安十九年樂羊子戰國魏人文侯時爲將伐中山克之封於靈壽子孫因家焉樂毅其後也

張魯取巴郡詔以魯爲漢寧太守。

張魯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過爲之請禱實無益於治病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後遂襲取巴郡　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須於王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集覽】三原猶言宥也禮秋官司刺掌三宥之法祭酒爲治祭酒非官名蓋一坐之元長也古者賓客初得主人饌則長者一人先舉酒以祭雖今稱祭酒者相尊敬之詞也桓文齊桓公晉文公皆春秋時霸君糾合諸侯尊周室攘楚天下諸侯皆尊之目爲霸王其降于王者止一等耳竇融更始時爲張掖郡都尉後更始敗融遂保有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光武即位融入見詔爲涼州牧後封安豐侯【質實】漢寧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竇融平陵人漢更始拜爲鉅鹿太守融以東方尚擾求爲張掖屬國都尉撫結雄傑遂據河西光武即位決策歸漢授涼州牧後從征隴嚻以功封安豐侯

七年春正月曹操復進軍官渡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

袁紹慙憤發病嘔血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爲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當爲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於是以熙爲幽州刺史甥高幹爲并州刺史逢紀審配素爲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於譚

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紀隨之譚求益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救【質實】黎陽縣名注見成帝綏和二年

【發明】紹既敗亡初不足道然必書幼子襲州長子出屯者所以爲後世廢長立幼之戒且以見譚尚交攻之由耳

袁尚遣郭援高幹徇河東鍾繇擊破之斬援。

尚遣其將郭援高幹共攻河東發使與馬騰等連兵援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援攻之急父老約援不害逵乃降援許之既而以兵劫之欲使爲將逵不動左右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吏民皆乘城呼曰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耳乃囚之壺關有祝公道者夜盜出之操使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未拔而援至繇使張既說馬騰爲言利害騰疑未決傅幹說曰智者轉禍爲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兵萬餘會繇諸將以郭援衆盛欲釋平陽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衆未半繇擊破之南單于亦降援繇之甥也校尉龐德斬之繇見其頭而哭德謝之繇曰援雖我甥國之賊也卿何謝之有【集覽】河東漢河東郡部首陽也今蒲州是晉境志云故城在今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絳漢屬河東郡史記晉世家獻公八年城聚都之命曰絳左傳莊二十六年晉士蒍城絳杜預曰今平陽絳邑縣成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遷于新田亦號絳邑壺關縣屬上黨按上黨今潞州是渡汾汾水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質實】一統志云河東泰之郡名治蒲坂縣漢因之後魏兼置秦州後周改爲蒲州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河東郡治河東縣唐改蒲州屬河東道開元中改河中府陞爲中都尋復爲蒲州天寶初改河東郡乾元初復爲蒲州尋改河中府五代梁置護國軍節度宋仍舊屬陝西路金爲蒲州天德初復爲河中府屬河東南路元因之　國朝復爲蒲州以河東縣省入仍屬

朱癸

平陽府（絳）漢之縣名屬河東郡周勃受封絳侯即此晉屬平陽郡後魏置南絳縣及南絳郡後周廢郡改爲絳縣西縣有絳山故名隋屬絳州唐改屬澮州後仍屬絳州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屬平陽府（壺關）漢初縣名屬上黨郡後移郡治此後魏移縣治壺口關隋分置上黨縣大業初省入上黨唐初復置壺關於高壁堡貞觀中又移治濟流川即今治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屬潞州（平陽）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賈逵）襄陽人

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爲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集覽】任子猶言質子也送質何紀下文質一入今何質並如字楚注見周顯王

四十一年（伯符）孫策表字【正誤】送質今按質當音致【質實】南海郡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廣（荊揚）二州名荊注見建安十三年南郡揚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

【書法】書操責何非爲讓也書不受命蓋予之

【發明】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曹操劫遷天子翦喪王室篡勢已成乃欲越江漢而責人難矣綱目書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其與春秋書宣公平莒及郯莒人不肯異事而同意是皆以彊大不能行之於弱小者也書法若此所以戒後人常先自治其本然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而已若操何足以知此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夏四月操追至鄴而還譚攻尚不克。

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還鄴操追至鄴諸將欲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留賈信守黎陽

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皮譚別駕王脩自青州來救譚欲更還攻尚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鬭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集覽】莫適適音的注見桓帝元嘉元年（南皮）滄州南皮縣漢屬河間國地理志渤海郡有皮縣括地志云今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本漢皮縣城即陳餘所封邑【質實】一統志云南皮漢之縣名屬渤海郡因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東漢爲渤海郡治三國魏仍爲南皮縣隋屬渤海郡唐屬景州貞觀中屬滄州長慶初復屬景州五代周屬滄州宋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河間府（青州）注見桓帝永康元年（別駕）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王脩）城陽營陵人

秋八月操擊劉表尚圍譚於平原冬十月操還救却之。【考異】提要還下有軍字

操擊劉表軍於西平袁尚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

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若冀州不弟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又與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方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見操羣下多以爲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搆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本謂天下可定於已而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今其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鬩國分爲二連年戰伐介冑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幷臻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則譚踵其後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

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退【集覽】〔平原〕注見武帝元朔二年〔交絕不出惡聲〕正義曰君子之人交既絕不談彼之短〔冀州不弟〕弟通作悌〔失聲〕發於兄長也袁尚爲冀州牧故稱冀州譚尚兄也今尚攻譚是爲不弟不其由惠乎菑病平其不平曰平〔韓盧東郭〕戰國策曰韓國有良犬名曰盧東郭之外有狡兔名曰毚史記范雎傳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韓文王顏傳居東郭者鍾〔許譚平〕平和也【質實】〔西平〕縣名注見建安十三年〔平原〕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辛毗〕潁川陽翟人

孫權遣兵討山越平之

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而山寇復動權還使呂範等討之又以呂蒙等守劇縣令長悉平之賀齊討建安料出兵萬人權以爲東平校尉【集覽】〔劇縣〕注見光武建武三年〔料出兵〕按史記周宣王料民於太原韋昭曰料數也【正誤】〔劇縣〕今按集覽建武三年註劇菑川國邑乃齊地也孫權所討乃江南山越劇非縣名謂衆劇艱難之縣也〔料出兵〕今按料如字點閱見數也宣王料民之料【質實】一統志云〔呂範〕汝南細陽人賀齊會稽人〔建安〕郡名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

九年春二月袁尚復攻譚夏四月曹操攻鄴秋七月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

正月曹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於平原留審配守鄴操爲土山地道以攻之又攻絕其糧道五月毀土山地道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將萬餘人還救鄴先使主簿李孚入城孚着平上幘持杖自稱都督歷北圍東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得入操聞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圍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持白幡出降孚隨輩出突圍得去尚兵既至配出兵城北操逆擊之敗還尚亦敗走依曲漳爲營操遂圍之尚懼求降不聽衆潰奔中山審配殺辛毗家屬令士卒堅守死戰伏弩射操幾中配兄子榮開門內操兵配拒戰被執毗以馬鞭擊其頭而罵之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操引見配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操乃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絹絮廩食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初尚遣從事牽招至上黨聞尚走說高幹以并州迎之不從招乃詣操復爲從事操又辟崔琰爲別駕謂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雅以校計甲兵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許攸恃功驕嫚操竟殺之【集覽】淇水淇源出河內郡共北山東至黎陽入河一曰水出隆慮縣西山有奧水流入淇水詩所謂淇奧者也通志云淇水一名清水酈道元以爲綿水也〔白溝〕今涿州新城縣南四十里白溝河也宋與遼以此爲界水經云白溝源出代郡漆水由易州界至拒馬河合流東入海〔漳水〕注見高帝十年〔隨輩出〕隨降者之等輩同出城〔中山〕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牽招〕姓名【質實】一統志云〔淇水〕源出懷慶府濟源縣西八十里王屋山東自天壇避秦溝出馬引溪南入黃河〔白溝〕河名在保定府新城縣南三十五里拒馬河下流即宋與遼分界之處〔崔琰〕東

武城人〔袁紹墓〕在彰德府臨漳縣西北一十六里〔上黨〕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質實】〔東井〕注見武帝元封元年○高幹以并州降復以爲刺史【質實】并州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十二月曹操攻平原拔之袁譚走保南皮

袁譚復背曹操操與書責之然後進軍譚拔平原走保南皮操入平原略定諸縣

公孫度卒子康襲行郡事

曹操表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於武庫是歲卒子康嗣【質實】一統志云〔永寧鄉〕在遼東義州衛東三十里今爲堡

丹陽郡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考異】按[illegible]例曰凡得其罪人於臣子曰誅於夷狄若非臣子曰斬曰殺此太守討殺郡吏亦當書誅誤作殺字耳

丹陽督媯覽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娶翊妻徐氏徐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

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集覽】督媯覽。督，官名。媯覽，姓名。史炤釋文曰：凡言督，察也。媯，居爲反。丞戴員。丞，郡丞也。字佐守，典武職甲卒。戴員，姓名。員音云。縗絰，注見晉武帝泰始二年。【質實】丹陽郡，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

【書法】婦人討賊，綱目以來未有也。故特書之。終綱目。婦人討賊二。孫翊妻徐氏。馮寶妻洗氏。討而能殺之者二人而已。

【發明】女子能守節不辱者，已足深嘉。未有能臨變設謀如徐氏者。故特書討殺以著其績。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

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告諭吏民。各安故業。斬郭圖等及其妻子。王脩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爲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爲掾屬。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爲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紹既敗。及是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室。【集覽】桴鼓。按左傳右援桴而鼓注。桴音浮。鼓槌也。桴亦作枹。前張敞傳枹鼓稀鳴注。枹音桴。【質實】王脩。北海人。阮瑀。陳留尉氏人。

幽州將吏逐刺史袁熙。遣使降操。熙、尚俱奔烏桓。

袁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守令。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集覽】遼西烏桓。遼水出高句麗。在幽州之域。烏桓。東胡餘種。本在遼東。後有散居遼水西者。以次歃。按次第歃血也。歃血。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質實】一統志云：遼西。漢之郡名。治肥如縣。東漢末廢之。故城在永平府治東。烏桓。東胡國名。注見宣帝本始三年。

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降。【質實】黑山。注見靈帝中平二年。○冬十月。高幹復叛。詔以杜畿爲河東太守。

高幹復以并州叛。守壺關口。河內張晟衆萬餘人寇崤澠間。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掾衛固、范先等詣鍾繇請留之。繇不許。固等與幹通謀。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崤澠。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爲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賢才以鎮之。彧曰：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數月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討固等。未至。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爲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渡。范先欲殺畿。乃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先督之。固欲大發兵。畿曰：今大發兵。衆情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得兵甚少。畿又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己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畿乃單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助畿者。固等與幹、晟共攻不下。略無所得。會操發馬騰等擊之。破固等。斬之。於是畿務崇寬惠。民有辭訟。爲陳義理。遣歸諦思之。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復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弟。脩戎事。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集覽】崤澠。在陝州陝縣東。崤。山名。澠。水名。崤山在弘農澠池縣西。故曰崤澠。崤通作殽。殽函。注見漢高帝元年。澠池。注見光武建武三年。郖津。地名。在弘農郡。白騎。舍稽也。黑山賊張白騎。東垣。注見高帝八年。濩澤。注見明帝永平十四年。

以荀悅爲侍中。

時政在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略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

丙戌

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悅爽之兄子也【集覽】申以鑒昔于小人之間者【質實】荀悅潁川潁陰人

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曹操擊高幹斬之以梁習為并州刺史

時荒亂之餘胡狄雄張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各為寇害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令諸將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單于恭順名王稽顙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習乃貢達名士常林楊俊之徒後皆顯名【集覽】雄張雄武稱也張自侈大也義從軍勇力軍編戶顏師古曰謂列次名籍者【質實】常林溫人楊俊河內人

以仲長統為尚書郎

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過高幹幹善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悅統言統遂去之幹死荀彧舉統為尚書郎著論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紲耳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彼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集覽】角智角校也下角力同銜紲銜馬口中勒以行馬者紲亦作緤系也以繫馬者緤繮注見成帝綏和二年容說容貌音悅文公曰何獨以為容逆迎以為悅【質實】山陽郡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

丁亥

烏桓寇邊

烏桓乘天下亂略有漢民十餘萬戶蹋頓尤彊為袁紹所厚故袁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寇欲助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先鑿平虜泉州渠以通運【集覽】蹋頓遼西烏桓別種名丘力居之從子蹋徒臘反泉州縣名也屬漁陽郡在幽州雍奴縣南【質實】一統志云泉州漢之縣名屬漁陽郡三國魏省之故城在順天府武清縣東南四十里

十二年春二月曹操封功臣為列侯

【書法】功臣何滅袁氏者也滅袁氏者也則其封侯宜矣何為以曹操書操之滅袁氏非為漢也則功臣亦有功於操而已矣故以曹操書之是故責任子書曹操責封功臣書曹操封言非為漢也

○夏操擊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頓袁熙袁尚奔遼東公孫康斬之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恐青冀非己之有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趣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又即授將軍印使統其衆疇皆拒之然每忿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至是操遣使辟之疇即至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可從若回軍從盧龍口

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孫康斬送尚、熙首，不須兵矣。九月，引還。康果斬尚、熙首送之。諸將或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首，令敢哭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而舉之。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為糧，鑿地三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封田疇為亭侯。疇曰：吾始為劉公報讐，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後操復欲封之，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使疇所善夏侯惇喻之。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必不得已，請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以白操，操知不可屈，乃拜議郎。○初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集覽][篡易]易地，注見興平二年。[鄉導]蓋謂繼也，謂有道有蓋之士大夫。[無終]春秋釋例云：凡師出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也。[無終]注見漢王劉邦元年。[北平]注見秦王政三年。[盧龍]幽州屬部名。正義曰：今平州盧龍縣是也。[illegible]在其北。沈括曰：北方木多黑色，故曰盧龍。北人謂黑為盧，[illegible]也。[柳城][illegible]之北。正義曰：柳城在北平郡東北，白檀在[illegible]東北。北平郡西南徐無，注見初平四年。[白狼山][illegible]北烏桓地中。為劉公報讐，劉公謂劉虞，事在初平四年。[寶坻]一統志云：田疇無終人。[盧龍]古之塞名，本漢肥如縣之地，屬遼西郡，其土色黑，山如盧，形如龍，以名。北齊屬北平郡，又置新昌縣。隋開皇中省肥如入新昌，後為盧龍郡治。唐初以平州治此，改為盧龍縣。遼金元仍舊，[illegible]因之，改為永平府。[illegible]漢之縣名，屬遼西郡，[illegible]廢之。[illegible]後置[illegible]于此，宋省之，故城在永平府[illegible]西二十里。[白檀]山名，在順天府密雲縣南二十五里。其山之陽古有白檀樹，故名。[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冬十月，有星孛于鶉尾。[集覽][鶉尾]星名。其次在巳，楚之分野。楚辭惜誓篇、晦庵集註：南方七宿，曰鶉首、鶉火、鶉尾。蓋鶉無尾，故以翼為尾云。

○孫權母吳氏卒。吳氏病篤，引見張昭，屬以後事而卒。

[書法]孫權母何以書？錄賢也。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州平，烈之子也。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士元名統，德公從子也。少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illegible]孔明為臥龍，士元為鳳雛，德操為水鏡，皆德公語[illegible]

[集覽][襄陽]春秋楚邑，秦兼天下，自漢以南為南郡。[illegible]今鄧州是。[illegible]襄陽[illegible]本傳注云：家于南陽之鄧縣，[illegible]號曰隆中。[illegible][荊州]禹貢荊州。孔安國曰：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春秋楚之郢都，秦漢置南郡，今江陵府是。[漢][沔]括地志云：沔水出武都郡東南，入江。漢水源出梁州金牛縣東一十八里嶓冢山。如淳曰：沔陽人謂漢水為沔水。顏師古曰：漢上曰沔。沔陽屬漢中郡。章懷曰：漢水出漢陽嶓冢，沮沔二水出武都東狼谷。封禪書曰：沔祠

漢中。索隱曰。水經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注云。東南注漢所謂漢水也。故祠之漢中。（吳會）吳都曰吳會。今蘇州是。宋置平江府。圖經云。吳東南一都會也。正義曰。吳地爲推揚交廣之都會。（天府）之土。財物所聚曰府。言益州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張魯）即五斗米賊。以鬼道惑人。久據漢中。（宛洛）宛音鴛。南陽宛縣。洛謂洛陽。（秦川）按秦川南連秦嶺。西接隴山。杜佑通典云。漢陽有大坂曰隴坻。登隴東望秦川。極目泯然。三秦記云。長安正南山名秦嶺。水流出秦川。簞壁叢道曰秦（質實）一統志云。襄陽川。乃漏中。劉璋（德操）司馬徽表字。古邑名。周爲穀。鄧。鄾。盧。羅。權之地。春秋時屬楚。秦爲南郡及南陽郡地。漢因之。東漢末。劉表爲荊州刺史。徙治襄陽縣。三國魏徙置在城。以地在襄水之陽。故名。晉亦爲荊州治所。東晉於襄陽僑置雍州。梁置南雍州。西魏改曰襄州。隋初郡廢。州存。立山南道行臺。并總管府。煬帝時州廢。復置襄陽郡。治襄陽縣。唐初復置襄州。山南東道治此。後爲襄陽郡。又爲襄陽府。復爲襄州。五代梁唐置忠義軍。宋復爲襄陽府。元改爲襄陽路。本朝復爲襄陽府。屬湖廣道。（瑯邪）郡名。注見晉孝大咸四年。（隆中）山名。在襄陽府城西北二十五里。下有隆中書院。漢諸葛亮嘗隱於此。（管仲）注見宋武帝大明二年。（樂毅）靈壽人。樂羊之後。自魏適燕。燕昭王以爲亞卿。伐齊。下七十餘城。封

爲昌國君。後奔趙。封爲望諸君。漢高帝時。求毅後。得其孫樂叔。封之樂鄉。曰華城君。（荊州）舜之所置。春秋時爲楚郢都。秦拔郢。置南郡。漢初爲臨江國。尋改爲臨江郡。後置荊州刺史。南郡隸焉。三國初屬蜀漢。後屬吳。晉初爲新郡。尋復爲南郡。隋因之。唐初復爲荊州。天寶中改江陵郡。上元初改江陵府。宋初置荊湖北路。後改爲荊南府。元改江陵路。本朝改爲荊州府。隸湖廣道。（漢沔）二水名。漢在漢陽府城北五里。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沔在漢陽府城西南三十里。源出襄水。南入大江。與漢水合流。按三國志以前書傳多稱漢。不言沔。三國志以後多稱沔。不言漢。先儒皆疑漢沔爲一。然今二水源流不同。注書者引應劭云。沔水下尾與漢合。乃入江。庶得其實。（南海）郡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廣。（巴蜀）二郡名。巴注見周赧王五年。蜀注見後主建興三年。（益州）注同上年。（宛洛）二縣名。宛注見周赧王十七年。洛注見周顯王二年。

（書法）特筆也。入綱目未有書見賢者。於是特書交子之也。備之業定於隆中。終綱目書見賢。一而已。

（發明）自三代衰。王政廢。士之隨世就功名者多矣。當漢之末。群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皆奮發。所以自見。號召一世。人能如孔明者。方且高臥隆中。抱膝長吟。畧無意於當世。而又以管樂自許者哉。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槁死岩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彪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當者哉。其擇理甚精。而處己甚明。謂枉己不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托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任於僭竊。時乎未遇而高蹈丘園。道苟可行。則矜志事業。君臣況合。魚水相歡。則聲大義於天下。使漢宗將絕。猶扶正統之志。皎如日星。然後篡竊之徒。其罪若暴白而不可掩。是心昭區一智一能之士。遭時建功名者。可同日而語哉。吾嘗謂見諸葛亮於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蓋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號謂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不有君子表而出之。則孔明亦後世人物耳。噫。

戊子

十三年。春正月。曹操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質實）一統志云。玄武池。在彰德府城西南七十五里。○孫權擊江夏太守黃祖。破斬之。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淩操急追之。寧射殺操。祖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都督蘇飛數薦寧。不用。乃自以爲邾長。寧遂亡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寧獻策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爲篡盜。南荊形便

遽鬬之西勢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張昭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爲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淩統。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呂蒙勒前鋒。親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傅其城。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爲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損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集覽）夏口。一名魯口。之曰。然何當之。言夏口。在今鄂州江之中。子注。東漢亦謂夏口。夏口本在江北。自孫權取其岸。夏口之名以名之。故唐史皆指鄂州爲夏口。江北之名始此。水經云。夏水在江夏西。冬竭夏流。故名夏水。夏水入江處。今名夏口。即詩所謂江有汜也。（邾長）邾縣令長也。邾注見漢王劉邦元年。南郡。春秋楚

之郢都秦置南郡三國漢關羽既沒南郡屬吳荊州之名南北雙立魏立荊州理宛今南陽是吳立荊州理江陵今郡城是是謂南荊〔頓〕鈍左傳定四年吳兵不頓注頓壞也〔艨衝〕[illegible]戰艦也所以衝突敵船字與艟通釋名上下重板曰艦外狹而長曰艨衝〔沔口〕在江夏沙羨縣城中今漢陽是水經云自江陵縣過華容縣東至江夏雲杜縣入沔謂之堵口自堵口下沔水過夏口會于江所謂沔口即此大連縈迴紲音薛長繩也繫音系繫馬也碇丁定反鎚舟石也今海舟皆用之〔質實〕一統志云〔夏口〕在武昌府荊江之中正對沔口唐章懷太子註東漢亦謂夏口城在今鄂州故唐史皆稱鄂州爲夏口本在江北自孫權取對岸名夏口而江北之名始晦又云魯山自夏口以其對魯山岸故名〔沔口〕在漢陽府城西南三里今名漢口劉澄之山水記沔口古滄浪水世傳屈原遇漁父作歌即此處〔董襲〕會稽人〔淩統〕餘杭人。

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

操以崔琰爲西曹掾毛玠爲東曹掾司馬朗爲主簿弟懿爲文學掾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敦實斥華僞進沖遜抑阿黨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輿服不敢過度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懿少聰達多大略琰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痹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集覽〕羸衣羸倫爲反敝衣之表[illegible]注見[illegible]魏皇元年嫁殤并葬也[illegible]殤者周禮注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質實〕毛玠陳留人司馬朗河內人邴原朱虛人

〔書法〕特書也書三公罷復多矣此其爲特書何蓋專也操嘗自爲大將軍矣既而[illegible]緒自爲司空以讓之於是諸藏於復取也故罷三公官而自爲丞相如是則不必爲大將軍而尊固在矣操之姦可勝言哉

〔發明〕書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讀之若無異義然操自欲尊異不肯復使他人得與已同列之意自隱然在其中矣學者不可不知

以馬騰爲衛尉

以騰子超爲偏將軍代統其衆

秋七月曹操擊劉表○八月操殺大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嘗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郗慮有隙慮承操旨奏融昔在北海招合徒衆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與禰衡更相讚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集覽〕王畿之制千里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鄭玄曰夏曰縣內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周亦曰畿謂之畿者責以供王稅貢也〔郗慮〕校史炤通鑑釋文郗音綺戟反至晉元帝時郗鑒乃音丑之反有此不同及檢大宋重修廣韻唯六脂內收此字注郗姓出高平是已許下許謂許州也許下猶洛曰洛下郗曰郗下之類〔質實〕北海郡名注見桓帝永康元年青州〔禰衡〕平原般人〔京兆〕郡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一年〔許下〕縣名注見建安元年〔文舉〕孔融表字

〔發明〕自古篡奪之賊必先去其所憚之人孔融志大才高名重海內此固操之所憚者范史謂操慮鯁大業其言是矣故綱目特書操殺而不去其官

劉表卒九月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寤密規出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爲江夏太守表卒琮嗣未幾曹操軍至蒯越等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且以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琮從之操至新野琮舉州降操遂進兵〔集覽〕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申生事注見高帝十二年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之下

（重耳。亦獻公子。居於蒲。太子申生。以驪姬所被譖自殺。重耳來朝。驪姬又譖申生之藥胙。重耳知之。重耳懼。遂奔翟。又如齊。秦穆公求重耳而內之於晉。是爲文公。新野。南陽新野縣。今屬鄧州。質實新野縣名。注見平帝元始四年。）

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

劉備屯樊。琮降而不以告備。備久乃覺。聞操已在宛矣。備乃大驚。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將其衆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琮將王威曰。曹操聞將軍已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

兵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集覽（樊。城名。在襄陽城西北五里。或謂即仲山甫所封樊國。非也。徼之於險。徼音叫。要也。要音腰。遮也。孟子。使數人要於路。軍實。謂車徒器械糧儲之類。當陽之長坂。南郡當陽縣。今屬荊門州。縣在州西北七十里。元和志云。綠林山在當陽縣東南百一十里。即所謂當陽之長坂也。）質實（一統志云。樊城在襄陽府城北漢江上。與襄陽對岸。即周仲山甫[illegible]宋紹興中以縣省入長林。後復置。元因之。荊州府江陵。漢之縣名。爲南郡治所。東漢省郢縣入江陵。唐以安興縣省入。宋元仍舊。國朝因之。[illegible]府。長坂。在荊州府當陽縣北一百十五里。）

操進軍江陵。

曹操進軍江陵。釋韓嵩之囚。以爲大鴻臚。初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西平和洽以爲冀州土平民彊。英傑所利。四戰之地。不如荊州土險民弱。易依倚也。遂從劉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表辟劉望之爲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見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弟廙謂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奔揚州。於是操以洽廙爲掾屬。益州劉璋亦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爲人短小放蕩。[illegible]錄松。松怨之。歸勸璋絕操。與劉備相結。[illegible]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集覽（西平。汝南西平縣。汝南。古蔡州也。今改汝寧府。辟爭地。辟與避通。爭地。謂冀州英傑必爭之地。投傳。投。納也。傳。符也。後書陳蕃以諫爭不用。投傳而去。即此。廙。羊至反。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嘆曰。丘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

也。今乃殺之。遂反衛。家語困誓篇。說苑權謀二篇。曰鳴犢鐸犨。古今人表曰。鳴犢竇犨。其不同如此。[illegible]下惠和光於內。法則效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illegible]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illegible]范蠡。[illegible]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武陵。郡名。注同上年。汝南[illegible]孔子字仲尼。其先宋人。六世祖孔父嘉之子。奔魯。遂爲魯人。父叔梁紇。母顏氏。禱於尼丘。生孔子。因名[illegible]禮容。適周見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適齊。景公欲以尼

谿田封孔子。晏嬰沮之。退而修詩書禮樂。會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進爲司空。復爲大司寇。三月而誅少正卯。齊懼。與魯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遂歸所侵之田。還墮三都。齊人饋女樂而孔子適衛。歷聘各國。復歸魯。正樂。而贊易。因魯史作春秋。年七十三卒。弟子心喪三年。魯追謚尼父。漢追謚宣尼公。後周追封鄒國公。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自漢以來。皆封其後。　國朝益尊崇之。世封其後爲衍聖公。擇其後之賢者。世知曲阜縣。柳下惠。姓展名禽。魯人。居柳下。仕魯爲士師。三黜而不去。人問之。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卒。謚曰惠。孟子稱其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

范蠡。南陽宛人。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與謀滅吳以報會稽之耻。及勾踐既霸。遂辭越。乘舟浮於五湖。出齊。變姓名。號鴟夷子皮。之陶。爲陶朱公。三致千金。再分與貧交昆弟。天下言富者稱陶朱公。

冬十月朔。日食。○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

初魯肅言於孫權曰。荆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肅逕迎備於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爲權長史。備遂住樊口。操將順江東下。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俱詣權。見於柴桑。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水軍蒙衝鬭艦。乃以千數。浮以沿江。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

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各顧妻子。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爲

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望見瑜船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走遇泥濘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塡之羸兵死者甚衆天又大風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甘寧徑進取夷陵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瑜以肅兵益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略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圍甘寧蒙謂瑜曰留淩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集覽）梟雄梟勇健也雄武備也仲馮曰梟猶善鬬也史炤曰猶如陸博得梟者勝（南郡）秦兼天下自漢以北爲南陽今鄧州是自漢以南爲南郡今荊州是即江陵府也（樊口）在江夏郡鄂縣蘇東坡遊寒溪西山詩千搖萬兀到樊口一箭放溜先鬬鶻注樊口即武昌縣樊口也在江南岸赤壁居其上游（柴桑）寰宇記柴桑山名在今江州德化縣西南九十里近柴里源陶潛此中人也廬山記柴桑本縣名陶潛宅在焉晉置江州又分尋陽柴桑二縣置尋陽郡（田橫）齊之壯士七國時齊王田儋死橫自立及項羽滅漢[illegible]誅與其徒五百人入居海島漢高赦而召之橫與其客二人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帝拜二客爲都尉以王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下從之帝又召其海中五百人使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江夏）春秋時謂之夏汭漢置江夏郡領鄂縣及三國吳孫權自公安徙治鄂更名武昌隋改鄂州（魯縞）縞之精白者曰縞曲阜之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謂之魯縞（上將軍）注見周顯王二十八年（子布元表）子布張昭字也下言於上曰表元表謂當元所言也昭嘗言不如迎之（程公）謂程普（赤壁）按方輿勝覽黃州注引水經載赤鼻山齊安拾遺遂以赤鼻山爲赤壁山其說乖繆蓋周瑜自柴桑至武昌縣樊口而後遇於赤壁則赤壁當臨大江在樊口之上今赤鼻山在樊口對岸何待進軍而後遇之乎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而後有烏林之敗則烏林當在江之北岸赤壁在江之南岸今乃云赤壁在江之北亦非也然蘇子瞻赤壁賦云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乃疑之詞其大江東去之詞云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此又可見矣且子瞻嘗言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又按鄂州赤壁山[illegible]縣志云赤壁在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此即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船處也今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其說各有所據惟江夏之說近古而合於史中烏林與赤壁即非一地也（烏林）注見建安二十年（襲肅）[illegible]名也（子布元表各顧妻子）今益州之將（公績）淩統表字

（正誤）按張昭字子布秦松字文表先作元表若本處傳江表傳孫權曰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illegible]文表或作元或一字元表也及考三國志呂蒙傳孫權[illegible]張[illegible]子布文表俱言迎之通鑑建安二十四年亦載孫權云孟德[illegible]俱下張子布秦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三書皆作文表又江表傳云曹公責孫權任子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周瑜曰不如勿遣亦一證也集覽繇不知元表爲秦松之字獨不詳各字之義乎孫權若責子布一人何以言各顧妻子也

（質實）（樊口）注見建安十二年一統志云樊口在武昌府武昌縣西四里樊山之下與西山相連（柴桑）漢之縣名屬豫章郡東漢及晉宋皆因之隋改爲潯陽縣後皆因之故城在九江府城南九十里（江夏）郡名注見[illegible]四年（鄂州）（潯陽）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赤壁）山名在武昌府城東南九十里唐元和志在蒲圻縣西一百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即周瑜焚曹操處[illegible]圖經云在嘉魚縣西七十里其地今屬嘉魚宋蘇軾指黃州赤鼻山爲赤壁蓋劉備居樊口進兵逆操遇於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亦不應在江北今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惟江夏之說合於史（黃蓋）[illegible]陵人[illegible]是年[illegible]注見光武建武元年（田橫）田儋故齊王榮弟榮[illegible]項羽所殺橫乃以散兵復攻齊城邑立榮子廣爲王而相之及漢[illegible]橫自立爲王漢高帝既立橫與其徒[illegible]五百餘人入居海島高帝召之乃乘傳詣洛陽未至自剄其徒五百人聞橫死亦皆自殺

（書法）東下何益辭也故特書迎擊是役也微迎擊則其事去矣

（發明）赤壁之勝吳人專有其功是以他日荊州之爭關羽方詰魯肅以謂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在行間戮力破賊而魯肅則謂始與豫州覲於長坂志勢摧弱主上矜愍以濟其患如此則其功固有所歸矣

今綱目於此，乃書瑜肅等與備迎擊破之，何哉。蓋當曹操東下之時，吳人震懼，謀欲迎操，雖有周瑜魯肅定謀於內，然非昭烈孔明左右感發於外，則亦未必成功。若是之捷，觀之柴桑之說，則可見矣。書法如此，蓋亦推求其實，而權其輕重耳，夫豈過哉。

十二月，孫權圍合肥。【質實】（合肥，縣名，注見靈帝中平五年。）○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

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督諸郡賦，發以充軍實。

孫權使其將賀齊討黟賊，平之。

丹陽黟賊帥陳僕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齊募輕捷士，夜於隱處以鐵戈拓山而上，縣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潛守路者皆驚走，還大軍上攻，破之。以其地爲新都郡，齊爲太守。【集覽】丹陽，徐廣曰：本秦之鄣郡，漢武改名丹陽郡，而丹陽都尉分治于歙。黟、歙二縣皆隸焉。正義曰：漢之丹陽理宛

陵，即今寧國府治，歙、黟，徽州亦隸焉，此非晉唐之丹陽。按晉丹陽治秣陵，唐丹陽治京口。黟，音於夷反，或音移。徐廣曰：漢丹陽郡屬縣也。駰曰：新安郡有黟縣。正義曰：丹陽、新安，今徽州是。鳴鼓角，伐鼓吹角，皆所以作勇也。左傳，魯莊公與齊人戰，曹劌曰：一鼓作氣。又宋襄公及楚人戰，公子魚曰：金鼓以聲氣也。通禮義纂曰：蚩尤師魑魅與黃帝戰，帝命吹角作龍鳴以禦之。按角長五尺，以皮爲之，或以竹木，其形如竹筒，本細而末大。【新都】徐廣曰：漢武帝改鄣郡爲丹陽郡，三國吳孫權分丹陽置新都郡，晉武帝改新都爲新安。隋置歙州，宋改爲徽州。【質實】丹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一統志云：【黟】秦之縣名，屬鄣郡。以縣有黟山，故名。漢屬丹陽郡，鴻嘉初以黟爲廣德王國。三國吳屬新都郡，晉屬新安郡，隋初置歙州治於此。宋屬徽州，元仍舊。國朝因之，屬徽州府。林歷山在徽州府黟縣西南一十里。【新都】三國吳之郡名，治始新縣。晉改爲新安郡，劉宋因，郡屬東揚州。梁又析置新寧郡。隋廢郡，置歙州，治黟。大業初改爲新安郡，治休寧。義寧中又遷治歙。唐置歙州，天寶初改新安郡，乾元後爲歙州。宋改爲徽州，元爲徽州路。國朝初改爲徽州府，直隸京師。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三

吏部尚書加二級臣宋犖謹奉

敕校刊

己丑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四

（起己丑漢獻帝建安十四年。○盡丁未漢後主建興五年。【考異】當分注書丁未漢【考】帝禪建興五年。[illegible]【證】盡丁未漢後主建興五年。十五卷起盡十[illegible]起凡曰後主皆當作帝禪。○謹按凡例曰。凡正統之君曰帝。僭稱帝者曰主。牧菴姚氏曰。綱目書漢中王即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豈於即位正始之年不帝。乃曰後主乎。詩曰後主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列正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謚者。但曰帝其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夠於無謚者。故下取晉帝奕例。書曰帝禪。）凡十九年。

十四年。（【考異】提要此上誤加建安二字。）春三月。孫權引兵還。

（孫權圍合肥。久不下。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操遣兵救合肥。久而不至。揚州別駕蔣濟詐言救至。遣使齎書語城中。權軍獲之。遂引兵還。【集覽】麾下。猶言閣下節下殿下也。大將之旗曰麾。不敢斥言將軍。故呼其在麾下侍者執事者而先與之言。因卑達尊之意。蓋謙辭也。搴旗注見陳宣帝大建十年。賁育注見武帝建元六年。【質實】合肥。縣名。注見靈帝中平五年。）

秋七月。曹操軍合肥。開芍陂屯田。（【集覽】芍陂。芍音酌。又音鵲。陂所以畜水也。崔寔月令曰。楚相孫叔敖作期思陂。即此。郡縣志云。陂周迴二百二十里。灌田四萬頃。在安豐郡壽春東。【質實】一統志云。芍陂在鳳陽府壽州南安豐廢縣。即安豐縣也。乃楚相孫叔敖所築。與陽泉陂。大業陂。並灌田萬頃。漢王景。魏鄧艾。宋長沙王義欣。皆嘗修之。）○冬十月。荊州地震。○十二月。操軍還譙。

（操留張遼。樂進。李典屯合肥而還。遼軍中嘗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曰。是不一軍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俄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集覽】譙。地理志。沛郡有譙縣。魏爲譙郡。後周改亳州。今因之。【質實】一統志云。譙。春秋之邑名。秦屬碭郡。漢置譙縣。屬沛國。三國魏爲譙國。後魏置兖州。後周改爲亳州。唐初爲譙州。尋改爲亳州。天寶初改爲亳郡。乾元初復爲亳州。宋置集慶軍。金仍爲亳州。元屬歸德府。國朝降爲縣。改屬鳳陽府。李典。魯國鉅野人。）

庚寅

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曹操密遣辯士蔣幹。布衣葛巾。私行說周瑜。瑜出迎。立謂之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集覽】沙羨。縣名。屬江夏郡。漢獻時黃祖爲江夏太守。始於沙羨置屯。今郡治是也。羨音夷。按江夏。今鄂州是。尋陽。古三苗國。秦屬廬江郡。晉置江州。又分尋陽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廬山記云。尋水名也。郡在尋水之北。故曰尋陽。油口。地名。三國漢昭烈帝立營於此。改名公安縣。今縣屬江陵府。子翼。蔣幹字。

蘇張。蘇秦。張儀。皆七國時遊說之士。【質實】一統志云。曹仁。沛國譙人。操從弟。沙羨。漢之縣名。爲江夏郡治所。三國吳屬武昌郡。後省。晉太康中置沙羨縣。太元初改爲汝南縣。復爲江夏郡。隋初廢郡。改縣曰江夏。唐宋元俱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武昌府。呂範。汝南細陽人。彭澤。郡名。注見成帝綏和二年。呂蒙。汝南富陂人。尋陽漢之縣名。屬廬江郡。晉末與柴桑並爲尋陽郡。宋嘗以九江縣省入。後省尋陽入柴桑。又僑置汝南縣。晉省郡及汝南柴桑二縣。復置尋陽縣。後改曰彭蠡。大業初置郡。改曰潯城縣。唐初復改曰尋陽縣。五代時南唐改爲德化縣。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九江府。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公安。縣名。注見建安十九年。蘇秦。洛陽人。師鬼谷子。遊說秦王。書十二上而說不行。裘敝金盡。憔悴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爲炊。後從說得行。併相六國。佩印而歸。妻嫂不敢仰視。秦歎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乎。張儀。晉人。張老之後。世居河東。始嘗與蘇秦俱學鬼谷子之術。後相秦惠王。言聽計從。及蘇秦死。後遂破從約。說六國事秦。歸報未至而惠王卒。武王立。不說儀。儀乃脫身相魏。）

十五年。春。曹操下令求才。

（掾和洽言於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絜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僞矣操善之下令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側陋惟才是舉吾得而用之**集覽**格物漢郎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又唐房玄齡不以己長格物音釋各不同注見初平二年壺飧注文壺見吾國器也徐氏曰且吾糾臣作瓦器飧音孫飧之別名字林云水澆飯也一云熟食曰飧貴處中庸處上聲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程子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孟公綽爲趙魏老注見章帝元和元年明揚側陋注見順帝永建二年**質實**和洽汝南人孟公綽魯大夫）

二月朔日食。○冬曹操作銅爵臺於鄴。

（**集覽**作銅爵臺於鄴鄴有三臺臨爲銅爵居其南俗名銅臺在鄴城中蓋曹操寵妾所居案鄴都城在今彰德府東北二十里臨漳縣鄴都之北是其地也沈括曰今彰德城東北角臺址猶存又三臺注見晉懷帝永嘉六年**質實**銅雀臺注見晉懷帝永嘉六年一統志鄴古邑名[illegible]魏文侯始封於此漢初置鄴縣屬魏郡東漢末冀州治此晉始改爲臨漳縣東魏復置鄴縣後周後隋沿屬魏郡隋改爲靈芝縣俄復舊唐屬相州宋省鄴縣入焉金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彰德府）

○十二月操讓還三縣。

（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人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爲豪強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爲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爲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破降黃巾又討擊袁術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彊盛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離兵爲人所禍從爲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集覽**始舉孝廉曹操自謂年二十舉孝廉爲郎故在濟南故謂曰也光和末黃巾賊起遷濟南相國爲二十年規爲句規圖也耿耿詩耿耿不寐注耿耿猶儆儆也錢氏曰耿耿小明心有所存不能忘之貌陽夏注見秦二世元年柘苦二縣名地理志陳國有柘縣案陳國今陳州是也苦注見桓帝延熹八年武平地理志陳國有武平縣**正誤**故在濟南今按故承上起下之辭若言所以也誤**質實**陽夏縣名注見秦二世元年一統志云柘漢之縣名屬淮陽國以邑有柘溝故名晉爲苦復置改曰柘城縣屬宋州唐省入穀熟寧陵二縣永寧後復置宋屬應天府尋屬亳州中改屬拱州金屬睢州後省元復置國朝因之改屬開封府苦縣名注見桓帝延熹七年武平縣名注見建安元年**書法**書讓何以書美事也何譏僞也武平書自封則讓還之爲僞可知矣終綱目書封拜不受十九不拜三讓二曹操司馬昭劉裕皆譏也詳安帝永初元年）

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而分羽飛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奮威者權從弟瑜也周瑜還治行裝道病困與權牋曰瑜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爲子登娶其女而以女妻其子循瑜見友於孫策太夫人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便執臣節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乃告人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權以魯肅代瑜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

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肅過尋陽。與蒙議論。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卽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去。【集覽】相事。猶言共事也。取蜀。時劉璋據蜀。馬超結援。超騰之子。據關中。【巴丘】漢長沙郡下雋縣地。三國吳始名巴丘。【蒙欽】謂二子名。當塗。塗路也。張綱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涉獵】顏師古曰。言涉之廣。流觀譬如涉水獵獸。不精專也。【正誤】連兵相事。今按。言相與從事也。【質實】[illegible]縣名。注見建安十二年。【尋陽】注見靈帝建寧二年。一統志云。【巴丘】山名。在岳州府城南。亦名巴蛇冢。羿屠巴蛇於洞庭。積骨爲丘。故名。吳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卽此。【蕪湖】縣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二年。【書法】綱目卒蜀漢吳魏。及晉諸臣。無不書姓者。具官爵。皆美辭也。惟不書官者。貶辭也。而僭國臣不與焉。

劉備以龐統爲治中從事。

劉備以龐統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

亮亦言之。備與統談。大器之。遂用統爲治中。親待亞於亮。並爲軍師中郎將。【集覽】耒陽。縣名。屬桂陽。今改耒陽州。在湖南衡州路。【質實】在耒水之陽。漢之縣名。屬桂陽郡。以在耒水之陽。故名。吳割隸湘東郡。陳後縣治登山。隋改屬衡州。唐還舊治。復改曰耒陽。宋因之。元陞爲耒陽州。屬湖南宣慰司。國朝仍爲縣。名注見晉安帝隆安四年。

孫權以步騭爲交州刺史。

初。士燮爲交阯太守。其三弟。領合浦九眞南海太守。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往依之。雄長一州。貢服百蠻。前交州刺史張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道書。爲其將所殺。至是權以騭爲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遣子入質。由是嶺南始服於權。【質實】宋大中二年。以上人交阯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九眞】郡名。注見後漢元年。【合浦】郡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州】注同上年。【南海】郡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

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爲丞相副。

【書法】丞相副。前乎此未有也。操之專國。於是爲甚焉。書曰曹操以其子丕。罪之也。自是司馬昭以其子炎副相國。高歡遣其世子澄入鄴輔政。徐溫留子知訓江都輔政。皆操之教也。

○三月。遣鍾繇擊張魯。○馬超韓遂等反。秋。曹操擊破之。

初。操遣鍾繇討張魯。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爲襲己。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潛遣二將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閏月。操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馬鞍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爲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遣任子。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旣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

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吾是以喜。乃留夏侯淵屯長安。以張旣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集覽】潼關。在華州華陰縣。左傳所謂桃林塞。河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東故謂之潼關。一見周世宗顯德五年。【西河】春秋晉地。秦幷爲太原郡地。後魏置汾州。今汾州有西河縣。渭口。渭水口也。渭注見高帝五年。【渭南】華州渭南縣。在安西路。操曰。【解】爲句。解。胡買反。言我已曉也。【秦胡】秦地之人與胡人。重沓。重疊雜沓也。言觀者衆多也。【點竄】謂

書中之字多有黑抹塗竄莫適爲主適音的莫適謂無指適也左傳吾誰適從【正誤】刺船今按刺船之刺音戚从束其音棘者乖戾也从約束之束【質實】一統志云夏侯淵沛國譙人惇族弟潼關在西安府華陰縣東四十里歷代皆爲要地本朝於關內置軍衛防守西河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渭南古地名漢屬新豐縣苻秦始置渭南縣屬京兆尹後魏改南新豐縣及置渭南郡西魏復爲渭南縣後周屬雍州唐初屬華州尋復屬雍州五代周屬華州宋熙寧中省入鄭縣元豐初復置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安定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元年張既高陵人

冬劉璋遣使迎劉備備留兵守荊州而西璋使備擊張魯

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別駕張松與正善亦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爲因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戴以爲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州中諸將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主簿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從事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未決龐統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勅在所供奉贈遺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北詣涪璋率兵三萬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於會襲璋龐統曰如此則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不可失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集覽】邑邑本作悒悒不安貌涪縣名屬廣漢蜀中人物志序曰唐以前凡稱涪者即今綿州也今涪州本漢涪陵縣屬巴郡三國漢立涪陵郡唐置涪州元和郡縣志綿州本漢涪縣去成都三百五十里又涪陵注見晉惠帝太安二年葭萌縣名屬廣漢前書志葭萌音明然亦音葭萌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故城在今利州益昌縣南五十里【質實】扶風郡名注見周顯王八年黃權閬中人巴郡之竟注見建安十二年一統志云涪漢之縣名屬廣漢郡晉屬梓潼郡晉以後屬梓潼巴西二郡西魏改縣曰巴西置潼州隋初改爲綿州後改爲金山郡唐初復爲綿州天寶初改巴西郡乾元初復爲綿州宋仍舊元初屬成都路後以魏城縣省入屬潼川路國朝改屬成都府葭萌秦之縣名漢屬廣漢郡蜀漢改爲漢壽縣晉改晉壽縣後魏改安漢縣置晉壽郡及益州梁改黎州西魏復曰益州又改利州隋初郡廢後改縣曰綿谷州爲義成郡唐復爲利州又改益昌郡五代時唐改益州宋置義武軍後置利州路元爲廣元路國朝初改路爲州以綿谷縣省入後復改爲縣仍屬保寧府

壬辰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反扇動幽冀世子丕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今大軍在遠外有強敵將軍爲天下之鎮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賊之餘賊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略定不可誅也必欲誅之宜先啟聞議者皆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丕曰善即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居府長吏國淵上首級皆以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操大悅【質實】河間國名注見漢文帝前二年幽州名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冀州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常林河內人國淵樂安人

【書法】入綱目凡三書矣梁冀畧稱殊禮不與於蕭何書賜丞相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於董卓書卓自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於操則直書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其兒悖無上之象可知矣終綱目備書者因太尉稱與曹操同畧辭殊禮者因梁冀會稽王昱書加蕭道成唐王淵書自

夏五月。誅馬騰。夷三族。○六月。晦。日食。○秋七月。螟。○鄜賊梁興作亂。左馮翊鄭渾討平之。

鄜賊梁興寇略馮翊。諸縣恐懼。皆寄治郡下。議者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山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喩威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爲守備。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皆願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告諭之。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將餘衆聚鄜城。渾討斬之。餘黨悉平。【集覽】鄜音孚。索隱曰。鄜本地名。後爲縣。屬馮翊。秦文公夢黃蛇止於鄜衍。因作畤以祀白帝。卽此。案今延安路鄜州是。【質實】一統志云。鄜漢之縣名。屬上郡。晉置杏城鎭。後魏於鎭置東秦州。又改爲北華州。後改爲鄜州。隋罷州置鄜城郡。唐復爲鄜州。天寶初改洛交郡。後置保大軍節度。乾元初仍爲鄜州。宋於州置康定軍。金仍舊。元復爲鄜州。屬延安路。本朝因之。屬延安府。鄭渾開封人。泰之弟。

孫權徙治建業。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爲治所。劉備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曰建業。【質實】秣陵。郡名。注見興平二年。金陵。一統志云。石頭城。在應天府西二里。吳據石頭爲城。卽此。

權長史張紘卒。

紘還吳迎家。道病。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基。據勢無假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而以義割恩也。權省書爲之流涕。【集覽】付靖。張紘子名靖。

權作濡須塢。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從之。【集覽】夾濡須水口立塢。濡須。水名。在無爲軍北二十五里。源出巢湖。東流經亞父山。濡須塢。一名偃月城。在巢縣東南四十里。【質實】一統志云。濡須

水在廬州府巢縣治南。一名天河水。俗呼馬尾溝。源出巢湖。東流經亞父山。又東北注于江。濡須塢。一名偃月城。在廬州府無爲州東北五十里。接巢湖。孫權聞曹操來。乃夾水立塢。狀如偃月。呂蒙嘗與魏兵相拒于此。【書法】塢未有書者。此其書何。關要也。終綱目書作塢。一而已。

冬十月。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

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樂保名節。然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乃與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向濡須。彧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彧行義修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集覽】九錫。注見明年。與平帝元始五年所注異同。【質實】董昭。濟陰人。壽春。縣名。注見秦王政六年。

【書法】前書曹操以荀彧爲侍中尙書令。議彧也。此其書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何。閔彧也。曷爲閔之。身爲漢臣。爲操謀畫。以贊其業。業已成矣。甫以正論自詭。其無益可知也。於是自殺。君子以爲自取而已矣。故書自殺而不書其故。與韓馥劉秀自殺義同。

【發明】荀彧之死。亦予之乎。曰。非也。然則何以書爵。曰。是時國命出於操手。所謂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者。操卿之耳。綱目書之。正以著彧受操爵位事非其人之失。豈予之哉。夫曹操姦詐忌克。凡才智之士鮮有爲其所容。彧旣委身事之。制勝設奇。算無遺策。此固操之所忌者。況其篡弒已成。彧乃欲以正論究之。何哉。且彧與操周旋踰二十年。平時心腹相與。豈不知操之爲人。而欲以秉忠貞守退讓責之乎。彧之殺身。誠無可取。旣不足以存漢。又不足以成仁。推原其失。特在於從操之初。擇之不精。至其暮節末路。則亦未如之何矣。使彧果能爲漢而死。則綱目當以曹操議加九錫荀彧自殺爲文。今直削而不書。又何。司馬公光實稱之語。束之不錄。則其不滿於彧昭然可知。然後知不仕莽不仕魏者。其於出處大節。尤不可及。而失身於操者。生死皆辱也。後之以才能自見者。其亦審所擇哉。

巳癸

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集覽】有星孛于五諸侯。天官書衡太微三光之廷。端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正義曰。內五諸侯五星列在帝廷。其星並欲光明潤澤。若枯燥則各於其處受其災變。若動搖則擅命以干主者。又云。諸侯五星在東井北河。主刺舉戒不虞。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爲天子定疑議也。占則大潤澤大小齊等。則國之福。否則上下相猜。忠臣不用也。有星孛于注見武帝元封元年。

○劉備據涪城。

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二子喜必來見。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還退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書璋曰。孫氏與孤本爲脣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彊敵。師徒勞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璋聞之。收斬松。敕關戍勿復得與備通。備大怒召懷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集覽】白帝。今夔州是。周初爲魚復國。秦置巴郡魚復縣隸焉。後公孫述據有蜀土。以殿前井有白龍出。因自號白帝。更魚復曰白帝城。三國漢先主爲吳陸遜所敗。還白帝。改名永安。【質實】一統志云。白帝城名。在夔州府治東。公孫述據蜀。自稱白帝。更號魚復縣城曰白帝城。涪城。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一年。【書法】袁術書據南陽。曹操書兵據兗州。皆罪之也。備也則其書據何。傳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綱目於是不得爲備隱矣。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引兵還。

操進軍濡須口。號四十萬。孫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操徹軍還。【集覽】仲謀。孫權字。景升。劉表字。

并十四州爲九州。○徙濱江郡縣。

初曹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爲孫權所畧。欲徙令近內。以問蔣濟曰。昔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今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集覽】燕白馬。徐廣曰。燕與白馬二縣名也。皆屬魏郡。【質實】蔣濟。平阿人。官渡。城名。注見建安四年。白馬。縣名。注見建安五年。合肥。縣名。注見靈帝中平五年。皖城。注見建安四年。

夏五月。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

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爲魏公。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衮冕之服。赤舄副焉。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集覽】大輅戎輅。左傳僖二十八年。王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注。大輅。金輅也。祭祀所乘。其服則鷩冕。戎輅。革輅也。兵事所乘。其服則韋弁也。玄牡。黑色牡牛也。用以告皇天上帝。書湯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衮冕。注見平帝元始三年。赤舄。舄。複也。禮服志。赤舄絇屨以承大祭。詩朝服圖注。複下曰舄。舄有三。赤舄爲上。軒縣之樂。縣。挂也。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宮縣。四面皆縣。如宮之有牆也。軒縣。去其南面以避王也。判縣。又去其北面。以示其德半於君也。特縣。又去其西面。以示特立之義也。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注。天子變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六佾之舞。舞行也。所以象功。行列曰佾。舞者之列。一列八人。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六佾。六八四十八人。有命之舞也。納陛。注見平帝元始五年。虎賁。注同上。鈇鉞。鈇與斧通。鉞大斧也。諸侯有大功。則賜鈇鉞。得專誅殺。彤弓矢。注見平帝元始五年。玈弓。玈通作盧。黑色也。玈矢同。秬鬯一卣。注見平帝元始五年。珪瓚。注同上。【質實】冀州十郡。按東漢書漢置冀州。轄安平。魏郡。鉅鹿。常山。清河。廣平。安平。中山。信都。河間。趙國。十郡。【書法】九錫自莽始。書於是再見。然莽書加安漢公莽九錫。則命自上出也。至操書自。則又甚於莽矣。綱目九錫書自者十二。若操之發端。實于帝建安三年。

大雨水。○劉璋遣將吳懿等拒劉備。敗績。皆降備。進圍雒城。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

一皆燒除，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日，彼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矣。備聞而惡之。灋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遣其將吳懿等拒備，皆敗退，遂詣軍降。復遣李嚴、費觀督軍，嚴、觀亦降。備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進圍雒城，守將張任出戰敗死。【集覽】〔梓潼〕漢廣漢郡縣。先主分廣漢置梓潼郡，蕭紀置新州，隋改爲梓州，唐改梓潼，宋詔稱劍南東川，陞潼川府。劉甲人物志序：唐以前凡稱梓潼者，即今之隆慶府也。〔灋正〕姓名也。灋與法同。〔雒城〕廣漢郡雒縣城。今漢州雒縣，屬成都。【質實】一統志云：〔梓潼〕蜀漢之郡名，治郪縣。晉分置新都郡，宋齊仍爲廣漢郡。梁於郪縣置新州，西魏置昌城郡。隋廢郡，改新州爲梓州，後改爲新城郡。唐復爲梓州，又改梓潼郡，後復爲梓州，又爲東川節度治所。五代時蜀爲武德軍，宋改靜戎軍，又改安靜軍，尋復爲東川節度，後爲安靜軍節度，重和初陞爲潼川府，元爲潼川路。國朝初仍爲潼川府，後改爲州，併郪縣入焉，隸四川道。涪水注見光武建武十一年。〔灋正〕郿人。〔雒城〕即雒縣，注見成帝鴻嘉三年廣漢。

秋七月，魏始建宗廟社稷。【考異】一本誤作社稷宗廟。

【書法】書始何？志僭始也。故不書魏公操而書曰魏，隱若一敵國矣。綱目書宗廟書始二：是年，後主延熙十八年。與書初者一：五代丁巳年，北漢。僭叛與其漢爲殺辭。

○魏公操納三女爲貴人。

【書法】妃妾不書，此其書何？譏也。劉聰納劉殷三女爲貴嬪，書漢主納，此則曷爲以操納書？非帝意也。於是帝所皆操耳目，又納三貴人焉，操之心可知矣。特書操納，誅心也。書妃妾始此，終綱目書命納妃妾七：是年，魏公操女三貴人；晉懷帝永嘉六年，漢主聰二貴嬪；唐太宗貞觀八年，鄭文貞，十一年，武才人；高宗永徽二年，上官昭容；玄宗天寶四載，楊貴妃；肅宗至德二載，張淑妃；五代辛卯年，後唐王淑妃。公卿年調貢，淑妃皆譏也。惟鄭氏爲貞節，爲美辭，至以下納上爲文者，魏公操一人而已。

○八月，馬超入涼州，殺刺史。九月，參軍事楊阜起兵攻之，超奔漢中。

初，曹操追馬超至安定，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得羌胡心，若不設備，隴上諸郡非

國家之有也。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取之，惟冀城固守。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及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爲使君守此城，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康等不聽，開門迎超。超入，遂殺康等。曹操使夏侯淵救冀，超逆擊，敗之。會楊阜喪妻，求假以葬。阜外兄姜敘擁兵屯歷城，阜見敘及其母，歔欷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弒君也。超強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敘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矣。但當速發，我不以餘年累汝也。敘乃與趙昂、尹奉等合謀，又使人至冀，結梁寬、趙衢，使爲內應。時超已取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九月，阜與敘、昂、奉討超。衢內詭說超，使自出戰，而與寬閉門，盡殺超妻子。超襲歷城，得敘母，并趙月皆殺之。與阜戰，敗，奔漢中。張魯欲妻之，或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集覽】歔欷：歔，許居反；欷，許既反。歔欷，泣餘聲。〔視息〕注見晉武帝咸寧五年。〔趙盾所以書弒〕春秋：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弗聽。公欲殺盾，盾奔，未出晉境，趙穿弒靈公而迎盾。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亡不出竟，反不討亂，非子而誰？〔咄〕當沒反，嗟咨語。一曰呵也。〔伯奕〕姜敘字。〔義山〕楊阜字。〔異〕昂妻名。【質實】〔安定〕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元年。〔冀〕元元肖也。注見梁武帝普通五年。〔冀州〕注見光武建武八年冀縣。楊阜，天水人。〔冀城〕釋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趙盾〕晉人，衰之子，代衰爲卿，以國事典常法。卒諡曰宣。賈季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也。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以荀攸爲尚書令，涼茂爲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爲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爲侍中，鍾繇爲大理，王脩爲大司農，袁渙爲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陳群爲御史中丞。渙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儲，乏則取之於人。不爲皦察之行，然時人皆服其清。時有傳劉備死者，群臣皆賀，惟渙獨否。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群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

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議者僉以爲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集覽）肉刑注見文帝十三年。蠶室，司馬遷傳注：蠶室，宮刑所居溫密之室也。張安世傳注：顏師古曰：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爲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全。因呼爲蠶室。（質實）涼茂，昌邑人。毛玠，陳留人。崔琰，武城人。徐奕，東莞人。何夔，陳郡人。王粲，高平人。杜襲，潁川人。衛覬，安邑人。袁渙，陳郡人。陳羣，潁川人。

（書法）此王官也，而魏置之，僭然帝矣。書初，志僭始也。

十九年春，張魯遣馬超圍祁山。夏侯淵擊却之。（考異）提要夏上有將軍二字。（質實）一統志：祁山在鞏昌府西和縣北七里。山上有城，極嚴固。蜀漢諸葛亮率諸軍攻祁山，即此。○三月，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考證）當加自字於進位之上。○謹按凡例曰：凡篡國，其事不同，故隨事異文，而獨謹其始。註云：曹操等自其得政，遂有建國，皆依莽事，直以自爲自立書之。其後司馬懿、師、昭、劉裕以下，皆倣此。

改授金璽、赤紱、遠遊冠。（集覽）赤紱，人臣助祭之服。紱音弗，字通作韍。前書諸侯王表：奉上璽韍。又翟義傳曰：赤韍縷。記玉藻曰：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焉。遠遊冠，制如通天冠，高九寸，有展筩橫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

（書法）位諸侯王上，王莽嘗書之矣。書曰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則命猶自上出也。於是書曰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是自進耳。終綱目書位諸侯王上二：王莽、曹操。晉稱殊禮者一：桓溫。然莽書升，溫書加，又愈於自進者矣。

夏四月，旱。○五月，雨水。（書法）綱目書雨水十五。自是無書者矣，史失之也。

○閏月，孫權使其將呂蒙攻皖城，破之。

初，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亦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寧持練緣城，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權拜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集覽）升城督，史炤曰：凡言督，督察也。督察諸軍升城也。持練緣城，練，縑帛也。本作手持練，身緣城。枹鼓，枹與桴通，注見十年。（質實）廬江，郡名。注見景帝四年。甘寧，巴郡人。尋陽，縣名。注見建安十五年。

馬超奔劉備。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也？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分遣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爲，飛定巴西、德陽。龐統中流矢卒。法正牋與劉璋曰：左將軍舊心依依，實無薄意，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亮、飛、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降。備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使從事中郎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公安，盡歸其財物，佩以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董和爲掌軍中郎將，署左將軍府事，馬超爲平西將軍，法正爲蜀郡太守，許靖爲左將軍長史，龐羲爲司馬。和爲蜀郡太守，清儉公直，爲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爲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南奔，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曹操。操辟爲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郡，巴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以書招之，巴不從，而入蜀。備深恨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爲西曹掾。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備以爲將軍。李嚴本璋所授用，吳懿、費觀

等璋之婚親彭羕璋所擯棄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出降備以此薄之不用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軍用不足備以爲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留霍峻守葭萌城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一年峻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鋭出擊大破斬之備以爲梓潼太守法正一飧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橫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亮治蜀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

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備以蔣琬爲廣都長不治大怒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集覽】巴東周初魚復國春秋庸國之魚邑秦置巴郡魚復縣爲公孫述更魚復曰白帝城劉璋分置巴東郡先主置固陵郡唐改夔州巴郡周初巴子國秦置巴郡唐改渝州宋升重慶府又注見二十年三巴江陽漢犍爲郡江陽縣即瀘州也劉璋立江陽郡梁改瀘州犍爲注見武帝元狩元年巴西本巴郡安漢縣劉璋置巴西郡理安漢唐置南充郡宋陞順慶府德陽縣名屬廣漢郡梁廣漢今漢州是公安本地名油口劉備立營於此改名公安縣屬荊州循吏因循守職無所改作如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是也顏師古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心臨烝今衡州本漢酃縣三國吳分立臨烝縣今郡西七十里烝陽故城是俯臨烝水其氣如烝景附景讀曰影言服從之易如景之隨形也名田宅注見周顯王十年桑梓謂家鄉也詩小弁篇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注桑梓二木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者也已不敢不

恭敬向存姓名向音式亮反一飧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飧音孫餐別名也劉致堂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也一飯必償睚眦必報者俠士之褊心也其報雖同而有是有非不可均以爲大也又一飯之德睚眦之讐注見周赧王五十六年自君已表[illegible]劉璋交名廣都縣名屬蜀郡廢隸成都府長猶令也不治治事[illegible]也太守[illegible]【質實】[illegible]巴東古地名周爲魚復國春秋爲庸國魚邑後屬巴國戰國時楚置什邡秦屬巴郡東漢分置永寧郡建安初改巴東郡劉蜀漢改置固陵郡尋復改巴東郡治永安晉治魚復劉宋置三巴校尉南齊兼置巴州尋省梁置信州皆治白帝城後周移治瀼西尋復舊治隋初郡廢州存大業初改州爲巴東郡唐初復爲信州尋改夔州治奉節縣天寶初改州爲雲安郡乾元初復爲夔州屬山南東道五代時王建置鎮江軍梁徙軍治夔後唐改爲寧江軍節度宋仍爲夔州元爲夔州路國朝改爲夔州府隸四川道巴郡注見周顯王六年巴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霍去病平陽人性敢勇善騎射漢武帝朝從衛青爲嫖姚校尉凡六出擊匈奴以功封冠軍侯事在元狩四年江陽東漢郡名治江陽縣晉因之梁置瀘州治馬湖江口隋廢江陽郡改州爲瀘川郡及改江陽縣曰瀘川爲郡治唐初復爲瀘州天寶初改瀘川郡乾元初復

爲瀘州宋宣和[illegible]瀘川軍節度[illegible]元所取敗復改江安州[illegible]國朝因之隸四川道巴西東漢郡名治閬中[illegible]五代時唐置保寧軍宋[illegible]開元中改臨烝曰衡陽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衡州府黃權閬中人李嚴南陽人彭羕廣漢人蜀郡注見後主建興三年霍峻枝江人葭萌縣名注見建安十六

年。蔣琬。湘鄉人。廣都。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一年。**書法**於是璋開城降。備遷之公安。不書降之也。然則何以信萬世。書入。書自領。而綱目之意見矣。

秋七月。魏公操擊孫權。

操留少子植守鄴。以邢顒爲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楨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集覽**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後書百官志。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庶子。太子家丞。三國吳諸葛恪有才辯。與呂岱語。岱無以答。虞喜曰。世人奇恪之英辯可觀。而哂岱之無對爲陋。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即此意。**質實**邢顒。河間人。

魏荀攸卒。

攸深密有智防。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集覽**文若。荀彧字。公達。荀攸字。**書法**於是獻帝在上。漢無忌也。特書魏何。攸之心未嘗有漢也。是故漢在而荀攸卒。書魏。心在於魏也。晉亡而陶潛卒。書晉。心在於晉也。唐亡而張承業卒。書唐。心在於唐也。綱目誅心。故荀攸書魏而削其官爵。

枹罕宋建反。冬十月。討斬之。諸羌皆降。**質實**枹罕。注見靈帝中平元年。建自號平漢王。

十一月。魏公操弑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刀挾之。操出。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爲請。不得。伏后懷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泄。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爲之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采乙

集覽父完。伏后父名完。暴室。注見昭帝元平元年。**書法**漢許后嘗弑矣。猶隱之也。未有攻於帝側而親弑之如操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故正名罪之。終綱目。后爲下所弑二。漢許后。伏后。元魏于后。弑書殺二。晉賈后。唐張后。**發明**凡篡竊之人。罔不容誅。然於其篡竊之中。又有不可槩論者。何則。三家之於晉。雖有分國之罪。而無弑逆之誅。田氏之於齊。既有竊國之罪。又有弑逆之誅。此正所謂篡竊雖同。而所以篡竊則不同者也。曹操在漢。世爲下臣。雖有攻伐之功。然皆假天子之命。以務翦海內而已。卽使天命有歸。徐而取之。猶未免嘵嘵。夫何殘忍無道。遂至於弑天下之母而不顧其凶威。虐甚不在莽卓之下。乃欲以文王自處。將誰欺哉。綱目正名定罪。然後操之大惡。暴白顯著。愈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後天下之義兵可舉。人人得而誅之矣。

十二月。操以高柔爲丞相理曹掾。**質實**高柔。陳留圉人。

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啟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猥復重之。柔恐自今軍中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善之。

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爲皇后。

操之女也。**書法**嘗書立大將軍光女爲皇后矣。又書立安漢公莽女爲皇后矣。此其不書立魏公操女何。命自上出也。其自上出何。伏后之弑。帝蓋凜凜矣。於是立其女爲皇后。帝將求以自媚於操也。不亦可悲甚哉。

三月。魏公操擊張魯。

夏五月。韓遂爲其下所殺。

書法爲所殺。何。譏不在人也。終綱目。書爲所殺者十一。漢韓遂。張飛。宋海陵王休範。吳高澄。唐高駢。[illegible]。陳仙奇。董璋。[illegible]。爲下所殺。不與。唐何進滔。[illegible]可汗。南部都督。晟。同[illegible]可汗。

○劉備孫權分荊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

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曹操方欲觀兵吳會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使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周瑜率水軍住夏口備遣之不得過謂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攻璋留關羽守江陵與魯肅鄰生疑貳肅常以歡好撫之及備得益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備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長吏羽逐之權遣呂蒙取三郡惟零陵太守郝普不降備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召呂蒙還助肅蒙得書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畧晨當攻零陵而詐謂普故人鄧玄之曰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出降蒙乃趣益陽會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

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矜愍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西州又欲翦并荊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曹操將攻漢中備乃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遂分荊州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瑾每奉使至蜀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集覽〕假而不反謂劉備假荊州之地而不見還也先於十四年孫權表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益陽縣〕屬長沙郡按長沙今潭州是烏林之役方輿勝覽黃州烏林注按水經述江水源流至今巴陵之下云江水左逕上烏林南酈道元注云右逕赤壁山北則赤壁烏林相去二百餘里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而後有烏林之敗二戰初不同日後漢紀乃總書爲烏林赤壁故荊州記漢陽臨嶂山南峯謂之烏林峯又謂之赤壁寰宇記引圖經亦以烏林爲赤壁皆失之矣要之道元後魏人去三國尚近考驗必得其真也赤壁注見十三年身在行間行胡郎反身親在行陣之間覲於長坂覲見也十三年魯肅迎備於當陽長坂一校校胡教反本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師爲一校集韻注校門爲欄格軍部及養馬者用之故軍尉馬官皆以校名〔墮好〕墮與隳同毀也好去聲交好也〔正誤〕陸口今按水經江水逕烏林南又東右岸得蒲磯口即陸口也孫權分長沙立漢昌郡在岳州湘陰縣界以肅遷爲郡守屯陸口〔質實〕諸葛瑾瑯琊人亮之兄一統志云陸口陸水之口在武昌府通城縣治北自巴陵歷通城崇陽二縣境北過蒲圻縣入江即陸口也〔益陽〕秦之縣名屬長沙郡以縣在益水之陽故名漢屬長沙國三國吳屬衡陽郡隋唐宋屬潭州元陞爲州　國朝復爲縣今屬長沙府〔烏林〕峯名在漢陽府城西六十里臨嶂山南長坂注見建安十三年。

秋七月魏公操取漢中走張魯留將軍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

操至陽平張魯欲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拒關堅守初操以降人多言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信以爲然至是身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諸屯山峻難登士卒多傷軍食且盡操意沮欲還命前軍夜還誤入張衛別營營中大驚退散操進兵攻之衛等夜遁魯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避鋒銳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遣

人慰喻之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因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謂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集覽〕陽平關名在漢中郡褒中縣西既得隴復望蜀此引光武語也事見光武建武八年因而壓之公羊傳文十四年子以大國壓之何休注壓服也服之使從命也又入音於輒反〔正誤〕因而壓之今按壓笮也當爲臨迫之義左傳楚晨壓晉軍而陳〔質實〕陽平關名一統志云在漢中府褒城縣西一百八十里漢置今爲陽平驛〔南山〕在保寧府城南七十里即南鄭縣之主山宛蜒蹲蒼環繞縣治一名蹲龍山〔南鄭〕縣名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司馬懿〕河內人〔張郃〕河間鄭人〔徐晃〕河東人〔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八月。孫權攻合肥。大敗而還。

曹操之征張魯也。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樂進等莫對。遼怒。將獨出。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豈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夜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陣衝壘。入至麾下。權大驚走。撤軍還。至逍遙津北。遼將步騎奄至。甘寧呂蒙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撤丈餘無版。親近谷利使權持鞍緩控。於後著鞭。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接入船。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慚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集覽】爲教。教令也。爲教猶言作書。署函邊。署發書也。函匱也。所以盛書者。謂發署於教函之外。邊云乃發。發啟函封也。【質實】一統志云。逍遙津橋在廬州府城東北七十里明遠臺東。吳孫權爲魏將張遼所襲。乘駿馬上津橋。橋版撤丈餘。超度得免。後人改名爲飛斷橋。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十一月。張魯出降。以爲鎮南將軍。封其屬閻圃爲列侯。

習鑿齒曰。閻圃諫魯勿王。而曹公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謂與。【書法】閻圃諫魯勿王也。賞謂不類久矣。書此其善操與。上書封閻圃。下書魏公操進爵爲王。則非善操也。以是爲散而已矣。

劉備遣兵擊巴賨。破之。

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使權迎魯。會諸夷帥朴胡。杜濩。任約。已降於曹操。而魯亦降。權遂擊胡等破之。操遣張郃徇三巴。備使巴西太守張飛擊之。郃走還。【集覽】巴賨。漢書巴俞注。巴謂巴郡。俞水名。巴俞之人所謂賨人。俗喜歌舞。古賨國城在宕渠流江縣東北七十里。晉中興書云。賨者。廩君之苗裔。巴氏子務相乘土船而浮。衆異之。立爲廩君。子孫列巴中。秦并天下。薄其稅賦。巴人謂賦爲賨。因名巴賨。賨徂宗反。【三巴】今重慶府是。三巴記云。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曰三巴。華陽國志。劉璋爲益州牧。分墊江縣以上爲巴西郡。墊江以下至臨江縣爲永寧郡。朐䏰縣至魚復爲巴東郡。巴遂分矣。故巴郡號三巴。【朴胡】姓名。後爲巴東太守。孫盛曰。朴音浮。杜濩。姓名。後爲巴西太守。孫盛曰。濩音戶。【質實】一統志云。賨國故城在順慶府大竹縣北。【三巴】謂中巴。巴東。巴西也。漢末劉璋爲益州牧。置永寧郡。治江州。號中巴。今重慶府是也。又置巴東郡。治永安縣。今夔州府是也。又置巴西郡。治閬中縣。今保寧府是也。

丙申

二十一年。夏四月。魏公操進爵爲王。操殺尚書崔琰。【考異】提要漏一操字。一本殺字下有其字。【考證】當書自字於進爵之上。

初。崔琰薦楊訓。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表稱頌。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琰失所舉。琰取其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有與琰不平者。白之。操怒。收琰付獄。髠爲徒隸。白者復云。琰對賓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方收付獄。桓階和洽。爲之陳理。操曰。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洽曰。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歷年

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操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曰。玠信有謗言。當肆之市朝。若無此言。言事者誣大臣以誤主聽。臣竊不安。操卒不窮治。玠遂免黜。時西曹掾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羣下側目。何夔徐奕獨不事儀。儀譖奕出之。傅巽謂夔宜少下之。夔曰。爲不義。適足害身。焉能害人。琰從弟林。嘗與陳群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群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集覽】虬須。虬龍子無角者。須與髮連。今其須[illegible]也。須則驗其目。[illegible]直視。[illegible]理玠。以[illegible]陳理毛玠。【質實】桓階長沙臨湘人。勝之士。

【書法】進爵何。自進也。進爵之辭一。進某爵爲王者。上進之也。（[illegible]二年書進代公劉虞爵）爲王。其進爵爲王者。自進之也。（是年曹操）書殺琰何。操信讒也。上書魏公操進爵。下書殺琰。蒙上文可矣。曷爲再書操。不再書操。則未知其誰殺之。再書操。所以深罪操也。

五月。朔。日食。○以裴潛爲代郡太守。

代郡烏桓三大人皆稱單于，恃力驕恣，太守不能治。至是潛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以恩威，遂皆讋服。集覽（烏桓三大人，烏桓俗以勇健能理決鬭訟者推為大人。）質實（裴潛，聞喜人。）書法（自書以孫堅為太守至是，書太守者十八，惟潛始以恩信見稱，則絕無而僅有者也。特書予之。）

秋七月，南匈奴單于入朝于魏，遂留居鄴。

初，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欲豫為之防。至是單于呼廚泉入朝于魏，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衆為五部，各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集覽（呼廚泉，單于名。右賢王，注見高帝七年。去卑，右賢王名。大夏赫連氏，卽其裔也。）

八月，魏以鍾繇為相國。

二十二年，春正月，魏王操擊孫權軍。三月，權降。

初，權護軍蔣欽與徐盛有隙。至是欽持諸軍節度，每稱其善。權問之，欽曰：盛忠而勤，強有膽略，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既請降，留將軍周泰督濡須。諸將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樂飲，命泰解衣，手指其創痕，問之，因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被創數十，吾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諸將乃服。集覽（幼平，周泰字。）質實（蔣欽，壽春人。徐盛，琅邪人。周泰，九江人。）

夏四月，魏王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

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集覽（冕十二旒，此袞冕也。冕之言俛也。俛前而後高，俛於恭也。旒，垂玉也。旒並邃延，所以蔽明。周禮王五冕，圖云：袞冕十二旒，以象天大數。繅玉五采，前後各用玉百四十四。王祀昊天五帝、先王，朝覲諸侯服之。輿服志云：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金根車，輿服志云：始皇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於是作金根車。注：殷曰乘根，秦改曰金根，以金為飾。五時副車，其飾皆如德車之制，各如方色，馬亦如之。）

書法（書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蓋追賜也。天子在上，而僭其車服儀制，是二天子矣。操之罪可勝誅哉！終綱目千三百餘年，一書而已。）

發明（操十八年之夏，書自立為魏公，加九錫。其秋書始建社稷宗廟。其冬書初置尚書等官。次年春書進位諸侯王上。至二十一年，書進爵為王。今年遂書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已全用天子之制矣。使操不死，則廢帝為山陽公，豈待出於五官將之手？然是時漢雖未滅，特擁虛器而已。未有代德而有二王，烏有至尊在上，人臣可用天子車服，出警入蹕者乎？操於斯時亦既自帝其國，蓋無存漢之意。或者顧謂操畏名義，沒身不敢廢漢自立，是特未深察其實。綱目之所書，合前後而觀之，則操躬自篡漢之實，昭昭若此，其姦詐之心，果可以欺天下後世乎哉？）

六月，魏以華歆為御史大夫。○冬十月，魏以世子丕為王太子。

初，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於是出丁夫人，而立卞氏為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操以女妻丁儀，丕以儀目眇止之。儀由是怨丕，與弟廙及楊修數稱植才，勸操立以為嗣。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版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丕使人問大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人問詡，詡默然不對。操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操嘗出征，丕、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流涕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彫飾，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稱說，故遂定為太子。丕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宜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久之，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集覽（五官將，曹丕嘗為之。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袁紹字本初，有三子：譚、熙、尚。紹愛幼子尚，以為後，出長子譚為青州刺史。後兄弟相攻，為曹操所滅。劉表，字景升，有二子：琦、琮。表愛幼子琮。及卒，琮嗣。未幾，曹操軍至，琮降。屬目，屬之欲反，傾係也。顏師古曰：屬猶言注也。馳道，注見秦始皇二十七年。司馬門，注見秦二世三年。公車令，

戊戌

注見文帝三年。【質實】辛毗，潁川人。五官中郎將，官名。注見桓帝延熹二年。

劉備進兵漢中。魏王操遣將軍曹洪拒之。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操遣曹洪拒之。【集覽】今策。策，料也。下辨，地志武都有下辨縣。括地志云：成州同谷縣，漢下辨道也。漢高以曹參攻下辨，即此。辨字或作辯。【質實】一統志云：下辨，漢之道名，屬武都郡，即[illegible]國白馬氏所居之地。東漢以郡治于此，晉因之。後魏置仇池郡，梁改爲南秦州，西魏改爲成州，隋改爲漢陽郡，唐復改爲成州。天寶初改同谷郡，乾元初復爲成州，後沒於吐蕃，咸通中仍置成州，徙治同谷縣。五代梁改汶州，唐復爲成州。宋因之。寶慶初陞同慶府。元仍爲成州，以附郭同谷縣及天水縣省入。　國朝改州爲縣，仍屬鞏昌府。

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

孫權以嚴畯代肅，督兵鎮陸口。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權乃以呂蒙代之。衆嘉畯能以實讓。【集覽】嚴畯姓名也。畯音俊。【質實】嚴畯，彭城人。肅、呂蒙，名注見建安十年。

權遣陸遜討丹陽山越，平之。【考異】提要：權上當加一孫字。

吳郡陸遜言於權曰。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從之，命遜部伍東三郡。強者爲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遜後詣都，言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可復毀式以亂聖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集覽】部伍東三郡。部伍，分部行伍也。東三郡，謂會稽、吳郡、丹陽。【質實】丹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吳郡，注見建安五年。蕪湖，縣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二年。

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魏王操，不克，死之。【質實】司直，官名。漢武帝初置之，屬丞相府。取詩邦之司直之義。秩比二千石。

時有金禕者，自以世爲漢臣，乃發憤與紀、晃起兵，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

【書法】少府、司直，非貴大臣也。非貴大臣而能起兵，綱目所深予也。故特書討，書死之，所以愧當操者深矣。

【發明】按通鑑載操使長史王必典兵，府京兆金禕與耿紀、韋晃、吉邈等[illegible]天子攻魏。邈等衆潰，必討斬之。及參以魏志，則直書紀、晃等反，王必討斬之。且附注金禕於其下。如此則是晃等爲賊，非討賊也。獨范史載紀、晃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正義凜精。今觀綱目書起兵，書討操，死之，足以全節于紀、晃，與通鑑、魏史畧不相似，何哉。陳壽志魏，大抵諱惡無理，要之不足深論。通鑑主魏紀事，故大畧未免與魏志相出入，蓋欲待後人折衷之耳。綱目正名定分，取法春秋，故其書法如此。夫操以姦賊之資，躬行弒逆，篡奪漢祚，人皆得而誅之，豈得以強大之故，末減其罪，而使討賊之義屈而不伸。況晃等雖微，要是漢之臣子，發憤致討，縱使不克而死，猶足以愧當時俛首事賊之人。綱目正色書之，所以扶綱常，存天理，示天下後世名義之正，以見雖微必錄，雖死爲榮也。嗚呼，討賊若此，爲賊者豈有容足之地哉。

三月，有星孛于東方。【集覽】有星孛于東方。春秋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注：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孛，步內反。

【書法】獻帝之世，先是六書孛矣，於是七書。終綱目書孛五十三，而一世七書者，惟武帝、獻帝焉。然武止兵禍，而獻至於失天下，則獻之才不足以挽漢祚之衰故也。

○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反。魏王操遣其子彰擊破之。

魏王操召裴潛爲丞相理曹掾。操美潛。潛曰。潛於百姓寬，於諸胡爲峻。今繼者必以潛爲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後數十日，反問果至，操乃以彰爲將討之。彰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操戒之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質實】代郡，注見秦王政三年。上谷，郡名，注同上年。裴潛，聞喜人。

劉備擊張郃，不克。

劉備屯陽平關，攻郃等不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爲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

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眞。初。犍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質實】陽平關。注見建安二十年。

秋七月。魏王操擊劉備。九月。至長安。

二十四年。春正月。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度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督軍杜襲收斂散卒。推郃爲軍主。衆心乃定。【集覽】定軍山。在漢中郡西鄉縣西南十里。北臨沔水。武侯墓在焉。【質實】一統志云。沔水。在漢中府褒城縣南四里。源出古金牛縣界。南流合沮水。襃水。又東至南鄭入漢水。漢志沔漢一水二名。漢中人多生瘻。又生癭瘤。其樹木亦多癭。大抵水土使然。定軍山。在漢中府沔縣東南一十里。兩崖對峙。漢昭烈於此山下。作營以拒魏軍。山有諸葛壘在焉。黃忠。南陽人。

二月。晦。日食。○三月。魏王操出斜谷。劉備將趙雲擊其軍。敗之。夏五月。操引還。備遂取漢中。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陳。且鬭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多。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操恐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雍州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備遣將軍孟達攻房陵。殺其太守。又遣養子中郎將封與達會攻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集覽】斜谷。注見成帝元延三年。褒斜。遮要。地名。在褒斜谷之南。與陽平關相近。武都氐。武都。雍梁之域。戰國時白馬氐居焉。漢武置武都郡。魏置武階郡。唐置武州。後改階州。房陵。圖經云。春秋房子國。有房山。四面有石如

房。東漢立房陵郡。唐於竹山縣置房州。今屬襄陽府。中郎將封。備養寇氏子。名封。爲中郎將。上庸。注見周赧王十一年。【質實】一統志云。張既。高陵人。北山。未詳處所。唯鞏昌府鞏州治北有北山。未知是否。房陵。縣名。秦初所置。本堯封其子丹朱于房之地。春秋爲房子國。漢復爲房陵縣。屬漢中郡。東漢於縣置房陵郡。曹魏改新城郡。後周[illegible]縣改曰光遷。兼置遷州。隋初郡廢。後改州爲房州。[illegible]郡爲房州。又改縣曰房陵。宋置保康軍。元廢軍。[illegible]房陵屬襄陽路。國朝省房陵縣。改州爲房縣。[illegible]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年。京兆。

秋七月。劉備自立爲漢中王。

備設壇場於沔陽。陳兵列衆。羣臣陪位。奏以備爲漢中王。讀奏訖。備拜受璽綬。御王冠。立子禪爲王太子。拔牙門將魏延爲鎮漢中太守。以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尚書令。關羽。張飛。馬超。黃忠皆進位有差。遣司馬費詩拜羽前將軍。羽聞黃忠位與已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於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集覽】陪位。爾雅釋言曰。貳。副也。注。陪位爲貳。【質實】一統志云。沔陽。縣名。注見後主建興七年。沔陽在漢中府舊西縣東南一十六里。沔陽故城。魏延。義陽人。費詩。犍爲人。【書法】書自立何。存獻帝也。獻帝在。雖劉備以自立書之。綱目君臣之義凜凜矣。

魏王操號其夫人爲王后。

【書法】此其言號何。操殺夫人伏氏。不書其號。其所謂夫人云爾也。至是夫人號。魏公之有夫人宜矣。操爲王稱其夫人后。[illegible]操自立。則夫人亦其所自謂之而已矣。是之爲后。書曰魏王操號。

○八月。漢中將關羽取襄陽。

關羽使麋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力戰矢盡。戰益怒。氣益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船覆。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何不早降。德罵羽。羽殺之。急攻樊城。城多崩壞。衆

皆恟懼。或曰。可及關未合。乘輕船夜走。滿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同心固守。城不沒者數版。羽乘船臨城。外內斷絕。羽又遣別將圍襄陽。荊刺史胡脩。太守傅方皆降。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邪。〔集覽〕滿寵姓名也。風俗通曰。滿。蠻有瞞氏。音訛變爲滿。郟下。志。潁川有郟縣。顏師古曰。郟音夾。郟下者。猶言許曰許下也。許以南。許注見元年。掎其後。鹿踞木傳曰。秦失其寵。渭季逆而掎之。注。掎音。說文。偏持其足也。或音寄綺反。賈逵注國語云。從後牽曰掎。鹿額注。牽一腳也。〔質實〕樂兒。東海人。樊。城名。注見建安十三年。龐德。南安人。漢水。注見建安十二年。滿寵。昌邑人。郟。縣名。注見周赧王四十四年。襄陽。郡名。注見建安十二年。

魏王操殺丞相主簿楊脩。

初。楊脩与丁儀謀立曹植爲魏嗣。丕患之。以車載廢簏。內吳質與之謀。脩以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入。脩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焉。後植以驕縱見疏。脩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隨問答之。於是教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遂收殺之。〔集覽〕廢簏內吳質。簏音鹿。竹高篋也。廢簏。敗篋也。內讀曰納。納吳質於廢簏中。

關中營帥許攸降。

攸擁衆不附。而有慢言。操怒。欲伐之。群臣多諫。操橫刀於膝。作色不聽。長史杜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闡乎。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強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集覽〕可置。恕也。鼷鼠。鼷音奚。小鼠也。狀如小孤。伯勞化。迫中行食者。大盡螫及人鳥鼠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乃微乎微者。莛撞。莛。唐丁反。梃莛也。撞。傳江反。擊也。〔正誤〕如何可置。今按。置猶捨也。捨而不問也。〔質實〕杜襲。潁川定陵人。根之曾孫。

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魏王操帥師救樊。關羽走還。權邀斬之。十二月。蒙卒。

自許以南。往往遙應關羽。羽威振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以爲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循江應敵。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權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今日取之。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權嘗爲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至是。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下至蕪湖。陸遜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若出其不意。羽可禽也。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啟形狀。權遂發兵襲羽。欲令孫皎與蒙分督左右。蒙曰。若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督攻江陵。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謝蒙。以蒙爲大督。曹操使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孫權爲箋與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群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宜內露之。使羽聞權上。而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持。坐待其敝。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也。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強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卽敕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操自雒陽南救曹仁。駐軍摩陂。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呂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𦪇𦨖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麋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己。羽之出軍。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於是卽降。蒙入江陵。釋

于禁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猶以爲犯軍令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給醫藥賜衣糧關羽走還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禽也趙儼曰權邀羽連兵恐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則權將改虞於彼而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仁如儼所策羽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人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皆無鬭心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歸附獨治中從事潘濬稱疾不見權遣人輿致濬伏面不起涕泣交橫權慰諭懇惻濬起拜謝即以爲治中荊州軍事一以咨之從事樊伷誘導諸夷西附漢中外白遣萬人討之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能弄脣吻而實無才略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蒙爲南郡太守遜爲右護軍皆封侯使遜屯夷陵守峽口關羽西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獲羽斬之遂定荊州初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至是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權復以劉璋爲益州牧駐秭歸未幾而卒呂蒙未及受封疾發亦卒權哀痛殊甚後謂陸遜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一見便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後孟德東下諸人皆欲迎之子敬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故孤常以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次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云羽不足忌此內不能辦外爲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拾遺法亦美矣曹操欲徙荊州民司馬懿曰荊楚輕脆易動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從之是後亡者悉還

【集覽】旁孫破爲征虜將軍後旬猶言日後也蓋張張去聲杜預曰心自矜大也露檄猶露布露散也露布注見宋武帝永初元年露版注見齊武帝永明六年檄注見漢王劉邦元年〔下見至尊〕至尊謂吳主孫權也吳主都建業陸遜在蕪湖居水之上流故云下見〔𦨴𦪇〕船名音構鹿〔釋于禁〕初曹操之將曹仁使于禁屯樊北關羽攻降禁而囚之於江陵今呂蒙釋之〔孤迸〕迸北諍反勢孤而迸走〔從事樊伷〕樊伷時

爲武陵郡從事〔西附漢中外白遣萬人討之〕西附漢中句絕或讀中字屬下句誤矣當知劉備爲漢中王在漢之西故曰西附也外白者有人於此稟白也通鑑全本作圖以武陵附漢中王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夷陵〕今之峽州是在江陵西峽見巫峽明月峽廣溪三峽之口也在峽州水經注云其字所繫以通江水〔子明〕呂蒙字〔劇易〕艱與易也〔正誤〕侏儒觀一節之驗今按桓譚新論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侏儒短人節謂股節言不必見全身而知〔潘璋〕東郡發干人〔白一節之短可知其爲侏儒矣〔發干〕縣名注見建安十七年〔蕪湖〕縣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二年〔孫皎〕宗室人吳主權之從弟也〔尋陽〕縣名注見後十一年〔沔水〕注見建安十二年〔潘濬〕武陵人〔夷陵〕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九年〔峽口〕即巫峽之口注見昭烈帝章武二年〔秭歸〕縣名注見後主建興六年〔徐州〕注見唐昭宗景福二年潤州〔陸遜〕吳郡人〔宛〕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

〔書法〕周瑜張紘魯肅卒皆書官於是蒙爲大督則其卒也不具官何罪蒙也劉孫同仇而蒙首發相吞之謀此魏之所以益熾而漢之所以不復也故關羽之死書遜斬之以甚孫權而蒙之卒不書官綱目於蜀漢吳魏及晉諸臣卒不書官者呂蒙孫峻陳祗劉穆之四人焉蒙於數子綱目罪之深矣

〔發明〕呂蒙爲襲取江陵之計何以書曰權使關羽死於潘璋之手何以書曰權遣斬之是時劉孫同仇討操而權乃自相攻擊遂使鬼蜮得志勝勢益張其失蓋在此焉書法若此所以歸罪孫權著其無翊漢之心有助桀之惡耳呂蒙未及受封而卒即書于下又以見天道不遠之意云

以孫權爲驃騎將軍領荊州牧

曹操表孫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陳群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司馬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遹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

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祚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仇。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宗廟丘墟。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猶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彊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節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程子曰】後漢名節成於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於道矣。【集覽】非適。猶言非特也。適追先志。適遵追隨也。達遵前人之志意也。適以律反。【臨雍拜老】臨幸辟雍。行養老禮也。辟雍注見成帝綏和元年。養老禮注見明帝永平二年。【宗廟丘墟】丘。空也。墟。大丘也。禮記。墟墓之間。注。墟本作虛。虛者。毀滅無後之地。前書賈誼策。社稷爲虛。彊伉。伉音抗。索隱曰。彊暴伉健也。【質實】南昌。縣名。注見成帝永始三年。【發明】曹操挾孤弱寡。揭奴所恥。乃欲自比周文。孫權據有江東。不能爲漢家除殘去穢。乃反稱臣於操。是皆漢之罪人也。進曾傾州。豈予之乎。蓋亦變漢之凡。

二十五年。（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是歲僭國一。）【考異】大書二十五年。紫陽書院刊本作延康元年。按改元例注曰。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漢號。而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從。悉見。則此當從闕本及提要作二十五年爲是。又按歲年例曰。僭國之大者。朱注國名。諡號。姓名。年號。黑注元年。則此年分注魏文帝曹丕黃初七字。當易以白字。後凡吳。晉。宋。魏。齊。周。梁。陳。隋。分注歲首並同。

春正月。

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太子丕立。自爲丞相冀州牧。【考異】按卽位例曰。凡僭國始稱王者。纂世曰嗣。據咸熙二年書魏晉王昭卒。太子炎嗣。此書立。不書嗣。蓋傳誤。

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僞。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閒。如不欲戰。及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然終無所赦。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至是薨。太子丕在鄴。鄢陵侯彰自長安來赴。問璽綬所在。諫議大夫賈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內問至鄴。羣臣衆哭。無復行列。太子中庶子司馬孚厲聲於朝曰。君王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萬國。而但哭邪。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孚。懿之弟也。羣臣以爲太子卽位。當俟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于外。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乃具官備禮。一夕而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卽王位。大赦。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尊王后曰王太后。葬武王于高陵。【集覽】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無復行列。行胡郎反。謂無行序列。不按舊儀。鄢陵侯彰。曹操次子。名彰。封鄢陵。【中庶子】古者太子有庶子之官。秦置中庶子。後百官志。太子庶子。如三署中郎。【質實】【陳矯】高陵人。【高陵】曹操墓也。未詳所在。惟其遺冢在彰德府講武城外。凡七十二處。森然彌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

【書法】賀善賁曰。操自兵興以來。綱目所書無慮八九十事。未嘗有一語予之。其始與諸將同盟也。書義不克還。其遷官也。自兗州牧外。書自稱。自爲。自領者凡六。進位進爵。亦皆以自進爲文。又書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又書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皆罪之也。其所加兵。雖袁術。僭帝。張繡。高幹。書叛。馬超韓遂。書反。亦止書擊。至劉備則紀。則以討操書。而又四書殺無罪。一書遷帝。一書弒皇后。其惡操也甚矣。

於是而卒。書官。書爵。書姓。如鄧禹。非予之也。幸之也。使操不死。必將大以不臣終矣。故兩漢諸臣。卒。官。爵。姓具者十有六。蕭何。曹參。陳平。霍去病。衞青。金日磾。霍光。張安世。魏相。丙吉。卓茂。祭遵。馮異。吳漢。鄧禹。楊賜。皆美也。操不與焉。

二月。朔。日食。○魏以賈詡爲太尉。華歆爲相國。王朗爲御史大夫。○魏王丕遣其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

丕遣其弟皆就國。臨菑監國謁者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丕貶植爲安鄉侯。誅其黨丁儀。丁廙并其男口。【集覽】監國謁者。官名。其人姓灌名均。謁者注見高帝七年。【質實】臨菑。縣名。注見楚義帝元年。一統志云。安鄉。漢之縣名。屬中山國。晉末廢之。故城在真定府無極縣南六里。

【書法】鄢陵侯何。漢所封也。漢所封。則漢遺親國爾。書魏王丕遣何。私也。友于義薄。莫甚於曹丕者矣。故直書曰魏王丕遣其弟。

魏立法。自今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

作金策。藏之石室。

書法　綱目惡魏甚矣。書立法何譏也。何譏焉。非天子不制度。丕襲王耳。而專立法。故書譏之。雖然。是良法也。綱目惡閹豎之禍。有良法必謹錄之。故罷中書官。置尚書員五人。書。成帝建始四年。除公卿子弟補宦官。書。靈帝中平六年。宦者不得過諸署令。書。是年。命宦官毋得衣紗縠綾羅。書。唐文宗太和三年。

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

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擇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夏六月。魏王丕南巡至譙。大饗軍士父老。

丕至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設伎樂百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孫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雖三季之末。七雄之敝。未之有廢也。逮于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固已道薄當年。風頹百代矣。魏王處哀而設宴樂。居始而墮化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集覽　三季。世之末曰季。三季謂夏商周之季世。七雄。謂秦韓魏趙燕齊楚七國也。漢文變易古制。文帝後七年。遺詔短喪。以日易月。

書法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丕襲王耳。其書南巡何。魏自曹操而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其自帝久矣。因而錄之。所以著其實也。況設百戲伎樂。無一年之愛於其父乎。書大饗。甚譏之。終綱目書大饗軍士三。光武建武十三年。大饗將士。是年。晉成帝咸和七年。趙大饗群臣。

漢中將孟達以上庸降魏。

益州將軍孟達屯上庸。與副軍中郎將劉封不協。率部曲降魏。達有容止才觀。曹丕愛之。引與同車。合房陵上庸西城爲新城郡。以達爲太守。劉曄曰。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接連。若有變態。爲國生患。丕不聽。遣將軍夏侯尚徐晃與達襲封。封敗走還成都。封本寇氏之子。漢中王備至荊州。以未有嗣。養以爲子。諸葛亮慮其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備因此除之。遂賜死。

集覽　才觀。史炤曰。觀古玩反。猶神觀之觀也。

質實　上庸。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一年。房陵。縣名。注見建安二十四年。西城。縣名。注見後主建興八年。新城。郡名。注見建安二十四年房陵。夏侯尚。沛國人。淵之從子。

以賈逵爲豫州刺史。

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逵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外修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曹丕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賜爵關內侯。

集覽　六條詔書。劉昭注曰。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也。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招貨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剝戮黎元。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鷹揚。注見桓帝延熹元年。

書法　自漢置州牧以來。靈帝中平五年。書刺史十有七。以稱職書者。前書梁習。此書賈逵。後書徐邈。三人而已耳。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爲山陽公。

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魏當代漢。見於圖緯。魏之群臣因表勸丕受位。至是帝乃告祠高廟。遣使持節奉璽綬詔冊。禪位于魏。魏王丕上書三讓。乃爲壇於繁陽。升受璽綬。即皇帝位。燎祭天地。改元黃初。奉漢帝爲山陽公。用天子禮樂。追尊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魏主丕欲改正朔。辛毗曰。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曰。夏數得天。何必期於相反。丕從之。◯魏主丕欲追封太后父母。陳群曰。創業革制。當爲後式。案禮典。婦因夫爵。無分土命爵之制。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令典也。丕曰。尚書議是。其著定制。藏之臺閣。◯魏主丕謂侍中蘇則曰。西域薦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得不。對曰。若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丕默然。◯魏主丕召蔣濟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至。丕問以所聞見。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丕忿然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惟陛下察之。丕即遣追取前詔。

集覽　圖緯。注見順帝陽嘉二年。繁陽。史炤通鑑釋文曰。繁陽。魏郡邑。徐廣曰。在頓丘。或曰。曹丕即位不在此。左傳襄四年。楚師在繁陽。注。繁陽在汝南鮦陽縣南。案當是此繁陽。奉二女以嬪于魏。

嬪婦也。奉獻二女爲丕婦于魏氏之家也。書堯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改正朔。公羊傳隱元年。王正月也。何休學云。王者受命。必改正朔。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如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沙漠。[illegible]音莫。前書注。沙漠。匈奴南界也。廣曰漠。北方流沙也。[illegible]繁陽。亭名。注見秦王政元年。一今[illegible]耳。【寶實】[illegible]志云。山陽古邑名。屬河內郡。故城在懷慶府脩武縣西北二十里。一名濁鹿城。魏封漢獻帝爲山陽公居此。後葬城北。人呼爲漢陵。今以名村。【蘇則】武功人。

【書法】書禪書廢。一例傳禪之說。亂臣賊子。始無以自文矣。綱目誅心之法。嚴矣哉。

【發明】天生烝民。立之司牧。天下不可以無君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不可以二君也。自唐虞禪繼。舜禹承之。備其名。可以責其實。古人豈固假此以欺天下哉。成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伐紂。義士非之。湯武不失爲聖人。商周不失爲正統。亦惟求其實耳。後世欺孤弱寡。篡竊相尋。考其實。皆羿浞莽卓之徒。而求其名。乃欲高出商周之上。前史信其僞辭。世襲其遺蹟。一則曰禪位。二則曰受禪。綱目爲自漢而下。一何堯舜之多邪。今觀綱目於此。直以獻帝廢書。大書于冊。於傳禪之說。絕不復容。斯言一出。前史皆廢。豈綱目好爲立異哉。亦不過求其實而已。吁。亂臣賊子。竊人家國。常患於取之無名。謂必重爲矯飾以文之。三家分晉。田氏併齊。借周人之命以自蓋。莽賊篡漢。竊求其說而不可得。乃以周公居攝爲之。至操丕始以傳禪爲文。自後篡竊相繼。皆踵而行之。其原始於曹氏之作俑也。綱目便破其說。然後姦僞之徒。始無以爲欺天下後世之具。其有補於名教。豈不大哉。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十二月。魏王丕如洛陽。營宮室。○魏徙冀州士卒家實河南。

【寶實】冀州。注見元帝建昭二年。河南。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

魏王丕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旱蝗民饑。群司以爲不可。而丕意甚盛。侍中辛毗求見。丕[illegible]作色待之。曰。卿謂徙民非邪。毗曰。誠以爲非。丕曰。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丕不答。入內。毗隨引其裾。丕奮衣而去。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爲寇。故臣不敢不力爭。丕乃徙其半。丕嘗出射雉。顧群臣曰。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於群臣甚苦。丕默然。後爲之稀出。

昭烈皇帝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

【考異】按歲年例曰。凡正統。大書於橫行之下。朱書君名。注云。後有即位在今年內者。用之。此年四月。昭烈皇帝始即位。則歲首當大書昭烈皇帝備章武元年。

【書法】大書章武何。紹昭烈於高光也。遵篡立異例書。昭烈親中山靖王之裔。名正言順。合此安歸。綱目爲章武之元。而大書之。然後正閏順逆。各得其所。故曰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本習鑿齒漢晉春秋。

春正月。魏封孔羨爲宗聖侯。【寶實】孔羨。孔子二十二世孫。奉孔子祀。

魏復五銖錢。

【書法】書復何。卓壞之也。於是三十有二年矣。

○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

蜀中傳言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群下競勸王稱尊號。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

操父子篡位。故[illegible]萬里。合衆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悅。左遷之。遂即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司馬公曰。三代之前。海內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方伯連帥。能帥其屬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自漢儒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三國五胡。南北之際。各有國史。互相排黜。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運曆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偏辭。非公論也。故今此書。獨以周秦漢晉隋唐爲正統。其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然猶承祖宗之業。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猶得用天子之制以臨之。至於天下離析。本非君臣也。皆以列國之制處之。然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其年號以紀其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雖云中山靖王之後。然不能紀其世次。與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無異。故不敢以後漢東晉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集覽】武擔山。本名武都山。在武都城北二百步。蜀記云。武都山精化爲女子。蜀主納爲妃而死。王遣五丁於武都擔土爲冢。因名武擔山。【方伯連帥】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

爲運。運有餘。注。閏。運。猶聚也。伯。餘亦長也。凡長皆因贒分侯爲之。飾色。蛙。及以秦爲閏位。考索曰。秦本西戎。餘分閏位。不足繼周。注。固倒而不取焉。周以木而漢以火。宜矣。漢律歷志曰。共工氏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注。秦爲閏位。亦猶共工不當五德之序也。王莽傳贊曰。秦莽皆亢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蛙聲。餘分閏位。注。呂秦王莽皆無德居扃位。非天命之運。紫。間色也。蛙。淫聲非正也。皆不得正王之位。如歲月之餘分爲閏也。〔三國〕漢。魏。吳。〔五胡〕晉惠帝以來。五胡肆虐。漢劉元海。匈奴也。後趙石勒。羯也。前燕慕容廆。鮮卑也。前秦苻洪。氐也。後秦姚弋仲。羌也。〔南北〕南。謂宋。齊。梁。陳。北。謂後魏。北齊。後周也。互相排黜。彼此貶斥也。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後梁朱晃受唐禪。朱。朱邪入汴。後唐莊宗李存勗。本姓朱邪氏。入汴滅後梁。朱邪注見唐高宗永徽三年。〔竊〕〔新〕有竊。注見晉成帝咸康七年。新。謂王莽篡位。國號新室。〔質實〕一統志云。〔武擔〕山名。在成都府治北。蜀記。武都山精化爲女子。蜀王聘納爲妃。不習水土而死。王遣五丁於武都山擔土爲塚。蓋地數畝。高七尺。上有石。厚五寸。徑五丈。瑩潔。號曰石鏡。用表其門。又傳成都內及嘅橋側有一折石長三丈。云是五丁擔土擔也。

〔書法〕書即皇帝位何。正統也。故孫曹皆斥姓名。書稱皇帝。立后。立太子。皆不書皇。所以殊之於正統也。終綱目書即皇帝位四。詳高帝。光武。昭烈。晉元帝。

〔發明〕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爲正。誅無道秦。討逆賊羽。傳祚踰四百年。尺地一民。莫非漢有。至桓靈不君。董卓煽禍。英雄群起而攻之。卓既誅戮。則天下固漢之天下也。曹操乘時擅命。脅制天子。戕殺國母。義士爲之憤惋。苟有一夫倡義於天下。皆君子之所予。況於堂堂帝室之胄。英名蓋世者乎。丕既篡立。漢祀無主。昭烈正位蜀漢。紹承大統。名正言順。本無可疑。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制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故通鑑因之。以魏紀年。至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之後。紹漢遺統。固非曲立異說。好爲矛盾。特通鑑自習鑿取其年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卑彼。有正閏之辨。此蓋因史筆以紀述。初不別立義例。故其說不得不取於彼。若夫綱目。則取春秋之義。以示天下萬世之正論。所以因操丕之篡竊。大義莫得而伸。幸有昭烈足以存漢氏之統。故其說不得不出於此。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要亦有待於互相發明之意也。按陳壽志。昭烈。涿縣人。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弘。生昭烈。其世次本末甚明。又按歐陽脩五代史。載南唐世家。李昪。徐州人。世本微賤。父榮。遇唐末之亂。不知所終。昪少孤。楊行密養以爲子。又乞與徐溫。因冒姓徐。至篡吳之後。始復姓李。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之後。及考以通鑑。則曰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宰相。遂祖吳王。自峴五代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此與昭烈大相遠絕。況諸葛一見昭烈。首稱將軍帝室之胄。又後來被孫權亦以豫州王室之胄。對權言之。固非妄言者也。是以張松之說劉璋。且謂豫州使君之宗室。而異時苻堅答苻融諫伐晉之語。亦曰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亦爲中國所并。然則昭烈之爲漢裔。顯顯無疑。以之紹統。夫復何說。是年曹丕既立。昭烈即正位號。不使漢統墜地。深合事宜。其與光武即位于鄗。晉元即位江左。先後一轍。固非其他僭竊急於自帝者之比。斷事在綱目中。最其大者。所以義嚴考覈。本末詳而辨之。以告後之君子。亦使朱氏秉筆之志。纂白於天下云。

孫權徙治武昌。

（權自公安徙都於鄂。更名鄂曰武昌。）〔質實〕（公安。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九年。鄂。國名。注見後主建興七年。）

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考異〕（立宗廟七。當從圖隔。）

〔發明〕在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臣於漢王二年八月。書立宗廟社稷之下。已言其義矣。今焉四海分裂。可謂渙散之時。而昭烈始得蜀漢。正位紹統。又適當萃聚人心之始。綱目書此。蓋與光武即位二年。書立宗廟社稷于洛陽同意。是皆總攝離散。深得萃渙之義者也。不然。通鑑既不載此。綱目何以特取諸前史而筆之哉。

○五月。立夫人吳氏爲皇后。子禪爲皇太子。

（吳氏。吳懿之妹。故劉璋兄瑁之妻也。）〔集覽〕（瑁。莫報反。）

六月。魏殺夫人甄氏。

初。魏王丕從太祖入鄴。悅袁熙妻甄氏。太祖爲聘焉。生子叡。及即位。郭貴嬪有寵。甄氏留鄴失意。出怨言。貴嬪譖殺之。

〔書法〕甄氏何。丕正妃也。不稱皇帝踰年矣。曷爲猶稱夫人。於是貴嬪郭氏方有大寵。丕不立后。丕意

有所屬矣。儀微怨言，魏氏欲免得乎？綱目深探其情，故以無罪書殺。

魏祀太祖於建始殿。

魏主不以宗廟在鄴，祀太祖于洛陽建始殿，如家人禮。

【書法】建始殿何議也？建始殿則何議？禮，營宮室，宗廟為先。六年書如洛陽營宮室矣，及是殿宇已成，而宗廟不立，乃祀太祖于建始殿，如家人禮，則非禮矣。書曰於建始殿，非地也。

是月晦，日食。

魏有司以日食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劾三公。

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

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位，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群臣諫者甚眾，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

【書法】自初平以來，諸相加兵者，皆書攻擊而已。此其書伐何？罪吳且尊漢也。

車騎將軍張飛為其下所殺。

飛雄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之，飛不悛。至是當率萬人會江州，臨發，為帳下所殺，以其首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集覽】江州，秦時巴郡邑名，左傳[illegible]括地志[illegible]之北，又陝州界。【質實】江州，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一年。

【書法】[illegible]目書為所殺。十一[illegible]喪，不與焉，皆譏不在人也。

孫權請和，不許。遣陸遜督諸將拒守。

孫權遣使求和，諸葛瑾因致牋曰：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帝不聽。時吳人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子瑜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何不留

之？子瑜言：亮已委質於人，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知卿意至，輒封來表示之矣。帝遣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等於巫，進軍秭歸。權以陸遜為大都督，督朱然等五萬人拒守。【質實】巫，縣名，注見周赧王十六年。【秭歸】縣名，注見後主建興六年。【朱然】丹陽人。

魏築凌雲臺。【質實】一統志云：凌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舊寧陽門外東月北，乃魏文帝所築，高一十三丈，登之可見孟津。臺上樓觀極其精巧。謝康、王褒集有凌雲臺曲。

【書法】凡書築臺，譏也。綱目書築臺六：漢武帝元鼎二年，皆譏也。

○八月，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為吳王。

權遣使稱臣，送于禁等還魏。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強其眾而疑敵人耳。夫吳蜀各保一州，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亦不能久存矣。魏主不聽，遂受吳降。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為吳王，加九錫。劉曄諫曰：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與成所謀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禮秩服御相亂也。今信其偽降，崇其位號，以封殖之，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卻蜀兵之後，必外盡禮以事中國，而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伐之，則彼徐告其民曰：我事中國，不失臣禮，而無故伐我，此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以為僕妾。吳民信其言，則上下同心而戰加十倍矣。魏主不聽。貞至吳，吳人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權曰：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為漢王，蓋時宜耳，何損耶？遂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乎？貞即下車。中郎將徐盛忿然，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從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魏遣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寬，獨夏侯尚益修攻守之備。魏主令于禁詣鄴謁高陵，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病死。司馬公曰：禁將數萬眾，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則不君矣。【集覽】為虎傅翼：傅，讀作附，著也。韓詩外傳曰：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質實】徐盛，琅邪莒人。高陵，曹操之墓，注見獻帝建安三十

趙咨對魏主之言可謂得體益人主黃茂行理自當博覽載籍蒐究端見然所貴者在於上下古今得其要領辨別是非歸於至當使天下之人情物理靡不洞悉其隱微燭照其常變因以措諸實行斯爲有益豈如士庶之學徒窮智詞章而已哉

五年（旋塚。）

【發明】孫氏立國江左，大義不明，始焉曹操東下之時，已有迎降之謀，所賴孔明激發於外，魯肅謀於內，遂得一捷。旣而守義不篤，圖取關羽，捨順就逆，是以建安二十二年書權降，二十四年書領荊州牧。至是又書遣使降魏。此則孫權結援於魏之實，他時雖能自帝其國，要亦竊據之雄而已，非有存漢之心，討賊之義者也。特書屢書，不一書而止，亦足以知孫氏之栖於不義，初無所守者矣。今發今遣，何足道哉。噫。

孫權城武昌。○冬十月，魏以楊彪爲光祿大夫。

初，魏主丕欲以彪爲太尉，彪辭曰：嘗爲漢朝三公，値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臣魏，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及是，公卿朝會，乃幷引彪，待以客禮，賜几杖，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拜光祿大夫，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以優崇之。【集覽】著布單衣，著，猶服也。布單衣，注見光武建武四年。皮弁，注見平帝元始五年。【門】施行馬，魏官舍設梐枑，杜子春云：梐枑，行馬也。所以障人出入，梐者交互其木以爲遮闌也。漢魏之三公門施行馬。

【書法】彪自政在曹氏，遂稱疾，不出者十餘年，至是始出。書爲光祿大夫，其美之與？非也。下書管寧不至，則此非美矣。

魏罷五銖錢。

以穀貴故也。

【書法】五銖自正月始書復，曾未十月，以穀貴罷之，不七年而復復，終魏之世，非用五銖，則用穀帛，未嘗改鑄也。

孫權遣使如魏。

吳遣中大夫趙咨入謝于魏，魏主丕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丕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四方，雄也；屈身於陛下，略也。丕曰：頗知學乎？對曰：吳王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質實】趙咨，南陽人。

魏遣使求珍物於孫權。

魏主丕遣使求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鬭鴨、長鳴雞於吳。吳群臣曰：荊、揚貢有常典，魏所求非禮，宜勿與。吳王權曰：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質實】諒闇，注見章帝元和元年。

孫權立子登爲太子。

吳王權爲登妙選師友，以諸葛瑾子恪、張昭子休、顧雍子譚、陳武子表爲中庶子，入講詩書，出從騎射，待以布衣之禮，謂之四友。登封萬戶侯，權以年幼辭之。【質實】顧雍，吳郡人。陳武，廬江人。

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

初，魏太祖旣克蹋頓，烏桓浸衰，鮮卑大人軻比能、素利、彌加、厥機等，因求通市，太祖皆表以爲王。軻比能本小種，以勇健廉平，爲衆所服，威制餘部，時自雲中、五原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分寇鈔，輒比能近塞，中國叛人多歸之。素利等在塞外，道遠，故不爲邊患。魏主丕以牽招爲護鮮卑校尉，田豫爲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質實】烏桓，國名，注見宣帝本始三年。鮮卑，國名，注見孝桓帝永興元年。雲中，郡名，注見秦王政二十三年。五原，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八年。遼水，志云：遼水出遼東塞外，自三萬衛西北入境，直南流，經鐵嶺、瀋陽都司之西境，廣寧之東，又南至海州衛西南入海，行一千二百五十里。按唐時太宗征高麗，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命[illegible]濟，撤之以堅士卒之心，即此。至今遼過南，周多濼，其亦大遼之澤歟。

壬寅

二年（魏黃初三年。○吳大帝孫權黃武元年。○舊國一。新國一，凡二僭國。）春正月朔，日食。○

魏除貢士限年法。○二月，魏復置戊己校尉。

鄯善、龜茲、于闐各遣使奉獻，是後西域復通，置戊己校尉。【質實】鄯善，國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龜茲，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二年。于闐，國名，注見武帝元狩元年。戊己校尉，官名，注見元帝初元元年。

帝進軍猇亭。

帝自秭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銳氣始盛。乘高守險。難可卒攻。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日獎厲將士、以觀其變。彼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皆以爲怯。帝遂自佷山通武陵、使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集覽】夷道、今峽州夷陵縣。故夷道縣。【猇亭】在夷道。即今峽州宜都縣地。猇、許交反。【佷山】縣名。屬南郡。舊隸武陵郡。佷、或以叙爲音。【五谿】注見光武建武二十四年。【質實】夷道、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九年。【馬良】襄陽宜城人。

三月。魏立子弟爲王。

魏主不立子叡爲平原王。弟鄢陵公彰等皆進爵爲王。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國有老兵百餘人以爲守衛。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聘。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雖有王侯之號、而儕於匹夫。皆思爲匹夫而不能得。法既峻切。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袞謹慎好學、未嘗有失。文學防輔共表稱其美。袞聞大驚。責之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適所以增其累耳。豈所以爲益乎。【集覽】防輔、王府官。文學、王府官。【質實】平原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北海】國名。注見桓帝永康元年。

夏六月。吳陸遜進攻猇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

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遜上疏吳王權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失之則荊州可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矣。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舟械軍資略盡。帝大慚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將軍傅肜爲後殿。兵衆盡死。肜氣益烈。吳人使降。肜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泝江而退。衆勸其走。畿曰、吾在軍。未習爲敵之走也。亦死之。遜初爲大都督。諸將或討逆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彼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乃彊對也。僕雖書生。然國家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耳。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至是諸將乃服。權聞之。謂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曰、此諸將或任腹心。或與爪牙。皆國家所當與共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耳。王乃加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初。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是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行。必不危矣。帝在白帝。吳徐盛等表請再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魏主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拒敵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七日。吳破漢書至。【集覽】永安、漢魚復縣。屬巴郡。公孫述更名白帝城。有永安宮。先主改永安縣。【巫峽】寰宇記。巫峽在夔州巫山縣西。首尾百六十里。水經云。杜宇所鑿。以通江水。圖經云。巫山十二峰。上有神女廟。陽雲臺。山在縣西北五十步。【建平】縣名。屬南郡。吳置建平郡於巫縣。今歸州是。【犄角】犄、居綺反。左傳襄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注。角、謂禦其上。猶執鹿之角。犄、謂亢其下。猶戾鹿之足。【馬鞍山】在今峽州夷

陵縣。【後殿】殿、丁練反。軍後曰殿。亦曰斷後。此兵家之最難。我兵既敗。敵人來追。我在後拒之。非有勇者不能。【討逆】孫策也。曹操嘗表策爲討逆將軍。【相如寇恂相下】東漢賈復部將殺人。寇恂戮之。復欲殺恂。恂知其謀。不與相見。曰、昔藺相如之屈於廉頗者。爲國也。相如居於廉頗事。注見光武建武二年。【孝直】法正字。【上事】今至矣。謂封上破漢之事。今將到來也。【質實】一統志云。永安古地名。春秋時爲庸國之魚邑。秦爲魚復縣。屬巴郡。漢因之。蜀漢爲永安縣。晉復爲魚復縣。西魏改曰人復。隋屬信州。唐貞觀中改爲奉節縣。宋元仍舊。明朝初省縣入夔州。後復置。爲夔州治所。仍屬焉。【巫峽】在夔州府巫山縣東三十里。即巫山也。與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道由七百里。略無闕處。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水經云。杜宇所鑿。以通江水。圖經云。此山當抗峯岷峨。偕嶺衡嶽。凝結翼附。並出青雲。【建平】郡名。注見周赧王十六年。【馬鞍山】在荊州府夷陵州西北三十里。【白帝】城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七年。【相如寇恂】藺相如、趙城人。戰國時仕趙。初爲舍人。奉璧入秦易城。秦留趙璧。無意償城。相如紿取璧。持以歸趙。拜爲上卿。寇恂、上谷昌平人。漢光武時爲偏將軍。及定河南。以恂有牧民御衆之才。拜河內太守。行將軍事。復爲潁川太守。後潁川盜起。恂從帝出征。賊平。百姓遮道曰、願復借寇君一年。乃留鎮撫

封爲奴侯。

圖形雲臺。

秋七月，魏冀州大蝗，饑。○八月，將軍黃權叛降魏。

帝既敗退，黃權在江北，道絕不得還，率其衆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孤負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主丕謂權曰：君欲追蹤陳、韓邪？對曰：臣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丕善之，拜爲鎮南將軍。或云漢已誅權妻子，魏主令權發喪。權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竊疑未實，後得審問，果如所言。馬良亦死於五谿。【質實】五谿注見後主建興九年。陳韓謂陳平、韓信也。陳平，陽武人，少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游學。初事魏王咎，不用，後事項羽，爲都尉，以罪亡歸漢。佐高帝定天下，凡六出奇計。官至右丞相，封曲逆侯。韓信，淮陰人，少寄食漂母。初事項羽，羽不能用，乃歸漢，拜爲大將軍，定三秦，擒魏取代，仆趙脅燕，破楚下齊，立爲齊王。將兵會垓下，滅項羽。漢取天下，大抵皆信之功也。後徙爲楚王。高帝僞遊雲夢，至楚擒信，又黜爲淮陰侯。後家僮上變，呂后殺之。劉葛謂劉備、諸葛亮也。

【書法】道絕降，而其書叛，何？責不死節也。

【發明】道之降魏，初非得已，然不免書叛者，人臣之義，有死無二，固不可以險夷而易節也。

九月，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

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又橫受茅土。後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時卞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爲奢。有犯禁者，吾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集覽】茅土：公羊傳文十三年注：成王封魯公，受其茅土。疏云：即周書作洛篇曰：封人社壝，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一面之土，包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社之封。孔子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黃取王者覆燾四方之義。又注見新莽天鳳四年賦茅，茅四色之上。【質實】卞太后，燕人。魏主丕之母。

【書法】綱目惡魏，然法有可傳，每每特書之。故宦者不得過諸署令，則書；后家不得輔政，則書；自諸侯入奉大統，不得顧私親，則書。

【發明】前車覆，後車戒。漢室敗於宦戚，故曹氏始篡，立法：宦者不得過諸署令，前書之矣。今立法后家不得輔政，獨書于此。若魏亦可謂明於殷鑒、善防患者矣。然操、丕以篡奪得國，而不能爲篡奪之防，未幾遂爲司馬氏所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又何不思之甚乎。

魏立貴嬪郭氏爲后。

魏主丕將立郭貴嬪爲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后妃之德，盛衰治亂所由生也。是以聖哲立元妃，必取世家令淑，以統六宮，奉宗廟。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不從。【集覽】棧潛，姓名。棧音士限反，上聲。宗人釁夏，左傳哀二十四年：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注：宗人，禮官。釁夏，姓名。公使之獻立夫人之禮也。夏，尸雅反。

魏遣將軍曹休等擊孫權。

魏主丕遣使責吳任子，不至，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不從，命將軍曹休等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等圍南郡。吳遣將軍呂範以舟師拒休，諸葛瑾等救南郡，朱桓拒仁。【質實】濡須，塢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七年。南郡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

冬十月，魏作壽陵。【集覽】魏作壽陵，綱目書之，義非禮也。家語曰：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槨，冉子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孔子曰：既死而議諡，諡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爲之哉？魏主丕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務從儉薄，不藏金玉，一用瓦器。【質實】首陽山注見武帝元鼎五年。

吳王權改元，拒魏。十一月，魏主丕自將擊之。

吳王權以揚越蠻夷未平，卑辭上書魏主丕，求自改厲，若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丕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若登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權改元黃武，臨江拒守。丕自許昌南伐之。【集覽】若登朝到夕：登，吳太子名。【質實】揚越，二州名。揚注見武帝元朔五年，淮南；越注見和帝永元元年會稽。

【書法】權嘗再書降魏矣，此其不書叛，書拒，何？惡魏也。故雖書魏封權爲吳王，而嘗斥名孫權，不予其

癸卯

受魏封也。於是改元拒魏。然後書吳王權。而國自是得稱吳。綱目之惡魏深矣。然則其書改元也。許之乎。

書改元。所以著其拒魏之實。非予之也。

是月晦。日食。○吳人來聘。遣太中大夫宗瑋報之。

後主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考異】（提要及紫陽書院刊本。並大書三年。後主建興元年。按名叢劉曰。凡正統之君。秦漢以下曰帝。凡無統之君。漢以後稱帝者曰某主。則此當依晉帝奕例。書曰帝禪。今刊本綱目及提要。仍書後主。與齊高緯陳叔寶同稱。則為無統之主。而非正統之帝矣。然陳志昭烈稱先主。綱目革其號。大書昭烈皇帝。而後主未革舊史。蓋當時錄者因史官之文。而朱子偶未及改也。又按改元例曰。凡中歲而改元。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為正。而注所改於下。注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通鑑於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已上並凡例注。今綱目刊本於歲首即書建興元年。而不著章武三年。然唐中宗景龍四年六月。睿宗即位。睿宗太極元年八月。玄宗即位。綱目皆分注嗣君改元於先帝之末年。至次年始大書睿宗皇帝景雲二年。玄宗皇帝開元元年。則此建興元年大書。亦門人書生從錄舊史之誤。當從提要及紫陽書院刊本。大書三年。分注帝禪建興元年。而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考證】（當去此六字。補書三年。分注帝禪建興元年。）【書法】（始不踰年改元也。）

春。魏師攻濡須。別將圍江陵。皆不克。引還。【考異】（提要無引還二字。按濡須上當有吳字。）

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乃偃旗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等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雕虜雙。初呂蒙病篤。吳王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曰。朱然膽守有餘。可任也。蒙卒。權使然鎮江陵。及曹真等圍之。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恐意。方厲兵伺隙。攻破魏兩屯。時江水淺狹。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精銳。將轉而為吳矣。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魏主丕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僅而獲濟。吳已作荻筏。欲燒浮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丕謂群臣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疫。丕悉召諸軍還洛陽。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今群臣無備權對。雖以大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質實】（一統志云。濡須。城名。在廬州府無為州東北五十五里。中洲有二處。一在長沙府瀏陽縣學前。諺云。中洲過學前。瀏陽出狀元。一在郴州城東郴江中廣太平寺前。上有堯舜禹湯廟。水漲則洲浮。諺云。沙洲生到太平前。郴州出狀元。按此二處。未知孰是。姑錄以備考焉。）

夏四月。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五月。太子禪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考異】（提要即位下有改元二字。）【考證】（五月下當補書帝喪還成都五字。）

諸葛亮至永安。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為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勅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亮奉喪還成都。以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禪即位。時年十七。大赦改元。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乃約官職。脩法制。發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胡濟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

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穀。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集覽 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猶終日不違之違。有所惟問也。覆謂反覆來相啟告也。凡事不欲阿諛苟從。若違避嫌疑。不相違覆。則職業曠廢。政教闕失。我無益矣。歐陽史記虞卿躡蹻注。徐廣曰。躡。草履也。索隱曰。蹻。屩。質實 李嚴。南陽人。楊顒。襄陽人。徐庶。長社人。元直。徐庶字。幼宰。董和字。州平。名也。姓崔。丙吉不問死人。丙吉。魯國人。漢宣帝時爲廷尉監。宣帝生數月。坐衛太子事繫獄。吉擇謹厚女徒保養之。及帝即位。吉不伐功。後知之。封博陽侯。神爵中。拜相。卒。謚定。圖形麒麟閣。事見宣帝神爵二年。陳平不知錢穀。陳平。注見昭烈帝章武三年。錢穀事在文帝元年。

書法 賀善贊曰。玄德未西。綱目多恕辭。領徐州不書自。歸操。書歸許。操以爲豫州。書詔以爲。至書見諸葛於隆中。則綱目以來。一書而已。然其得治城也。書據。牧益州也。書自。王漢中也。書自立。存獻帝也。獻帝既廢。於是特書即皇帝位。如高光。又揭其紀元而大書之。后太子書皇。存書帝。沒書崩。綱目於玄德并秋也。唯其正而已矣。○自宣帝之末。書受遺詔。是後無聞焉。於是復書。亮其人也。終綱目書受遺詔六。許武帝後元二年。司馬懿書受遺不書詔。不與焉。

六月。魏大水。○益州郡耆帥雍闓等。以四郡叛。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求附於吳。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越嶲皆叛應闓。丞相亮以新遭大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門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集覽 雍闓。姓名也。闓。與闓同。牂牁。注見武帝元光五年。越嶲。注見武帝元鼎六年。質實 益州郡。注見武帝元狩元年滇。

秋八月。魏以鍾繇爲太尉。考證 秋八月下。當補書葬惠陵三字。○謹按凡例曰。正統之君。葬皆隨事書之。紹後正統。此葢漏耳。質實 一統志云。惠陵在城都府城西南八十里。

特三公無事。希與朝政。廷尉高柔上疏曰。公輔國之棟梁。而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大臣獻可替否之義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有疑議大事。宜訪三公。三公朝朔望日。可特延論。博盡事情。庶有補益。魏主丕嘉納之。集覽 議於槐棘之下。禮秋官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注。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一說。槐者取其黃中之美。暢於四支。棘取能制禦於外。

甲辰

遣尚書鄧芝使吳。

芝言於丞相亮曰。主上新即位。宜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今日始得之耳。芝問其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脩好於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芝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權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全耳。芝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一時之傑。蜀有重險。吳有三江。共爲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望大王入朝。求太子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立皇后張氏。（后。飛之女也。）

書法 兩漢之篇。必書立某氏爲皇后。其書立皇后某氏者。異其文也。異其文者。異其事也。自是迄于東晉。未聞有賢后者。綱目例書曰。立皇后某氏。爲蓋亦不以是爲異矣。宋齊以後。立后皆不書。至隋唐而後書。唐自德宗以下。無復書者。德宗之世。一書皇后崩而不書氏。惟昭宗一書。當國之后。自劉淵以後非有故不書也。

二年。（魏黃初五年。吳黃武三年。）考證 當補書帝禪建興於二年之上。夏四月。魏立太學。

初平以來。學道廢墜。至是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

吳人來聘。復遣鄧芝報之。

吳使張溫來聘。自是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權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每與帝及亮書。必以示遜。有不安。輒改而封之。鄧芝至吳。權謂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質實 張溫。吳人。

秋八月，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考異〕（提要擊當作伐。）

魏主丕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丕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至廣陵。吳將軍徐盛列舟艦於江，而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聯綿數百里，一夕而成。時江水盛長，丕臨望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暴風至，龍舟幾覆，丕問群臣：權當自來否？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既而吳王權果不至，丕於是旋師。

〔集覽〕〔蔡潁〕蔡即漢九江郡下蔡縣，亦古州來國，其地在淮潁之會。潁水出潁川陽城縣，東至下蔡入淮。左傳：楚靈王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是也。潁又注見成帝綏和二年汝潁。〔廣陵〕禹貢揚州地，漢為荊王國、吳王國，景帝更江都國，武帝更廣陵郡，唐為揚州。〔石頭〕金陵覽古曰：石頭城，六朝必爭之地，在郡西二里，今清涼寺即李主殿也，是石頭之舊址。漢獻帝時，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號建業。晉改業曰鄴，又改建康。〔江乘〕地理志：丹陽郡江乘縣。正義曰：案江乘故縣在潤州句容縣北也。

〔質實〕蔡潁，謂上蔡縣及潁川郡也。上蔡注見秦二世二年，潁川注見周安王二年陽翟。一統志云：〔淮〕水名，發源自南陽府桐柏山，入潁上界，至壽州西北合肥水，至懷遠縣合渦水，東流歷鳳陽府北境，又東北入泗州，至清河口會泗水，東入于海。〔壽春〕縣名，注見秦王政六年。〔廣陵〕郡名，注見武帝元狩五年。〔石頭〕城名，在應天府西二里，吳孫權築石頭為城，即此。〔江乘〕秦之縣名，屬鄣郡，漢改屬丹陽郡，三國吳廢之，故城在應天府句容縣北三十里。

吳尚書暨豔、郎徐彪有罪，自殺。

吳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顧雍以為當今無輩。溫薦同郡暨豔為選部尚書，豔好為清議，彈射百僚，覈奏三署，率皆貶高就下，十不存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污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多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遜弟瑁與書曰：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今王業始建，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汝潁月旦之評，恐未易行也。朱據謂豔曰：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皆不聽，於是怨憤盈路，言豔及選曹郎徐彪用情憎愛，皆坐自殺。溫斥還本郡以卒。始溫方盛用事，虞俊嘆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未幾果敗。〔集覽〕暨豔：暨，姓；豔，名也。暨，居乙反。〔選部〕選，去聲，文武各有銓選。案選部郎，選曹主銓選事，猶今之兵部、吏部。〔彈射〕劾也。射，食亦反。〔三署〕注見靈帝中平六年。〔汝潁月旦之評〕漢末時，汝南郡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常到潁川，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見許劭本傳。〔惠恕〕張溫字。〔質實〕暨豔，吳人。

冬十一月，晦，日食。

乙巳

三年（魏黃初六年，吳黃武四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

亮率眾討雍闓等，問計於參軍馬謖，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況公方北事強賊，彼知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又非仁者之情也。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之。謖，良之弟也。〔集覽〕謖，所六反。

夏五月，魏主丕以舟師伐吳。

魏主丕復以舟師伐吳，群臣大議，鮑勛諫以往年龍舟飄蕩，宗廟幾覆，今又勞兵襲遠，虛耗中國，竊以為不可。丕怒，左遷之。勛，信之子也。〔質實〕鮑勛，泰山平陽人。

六月，吳以顧雍為丞相。

初，吳當置丞相，眾議歸張昭，吳王權曰：方今多事，職大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乃以孫劭為丞相。至是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於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以雍為相。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權嘗嘆曰：顧公不言，言必有中。至宴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侯還，而家人不知，及為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國得失，非面見不言。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事可施行，即與反覆究論，為設酒食；如不合意，正色不言。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其不言者，孤當重思之。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雍曰：兵法戒小利，此等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不宜聽。權從之。〔集覽〕心無適莫：適，丁歷反。語：無適也，無莫也。文公集註曰：適，專主也。春秋傳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適莫者，無可無不可也。

秋。七月。丞相亮討雍闓。斬之。遂平四郡。【考異】（斬當作誅。）【考證】（斬當作誅。）

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嶲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集覽】〔滇池〕注見武帝元狩二年。〔益州〕郡國注云。古蜀國也。漢武改古梁州曰益州。晉武改成都國。宋齊並爲益州。隋改爲蜀郡。唐玄宗改成都府。風俗記云。疆壤益廣。故號益州。〔即其渠率〕帥魁也。率與帥同。夏書。殲厥渠魁。註。渠。大。魁。帥也。【質實】〔越嶲〕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益州〕郡名。注見武帝元狩元年。蜀。〔永昌〕郡名。注見章帝建初二年。哀牢。〔牂牁〕郡名。注見武帝元光五年。

冬。十月。魏師臨江而還。

八月。魏主丕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蔣濟言水道難通。不從。十月。於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丕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吳孫韶部等率敢死士於徑路夜要丕。獲副車羽蓋。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留兵屯田。蔣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也。丕從之。即還。留船付濟。濟鑿地爲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大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乃得還。【集覽】〔譙〕注見獻帝建安十四年。〔渦〕水名。音古禾反。又音瓜。案前漢書志。渦受淮陽郡扶溝縣浪蕩渠水。東入淮。在沛國譙縣。〔淮〕注見景帝三年。〔觀兵〕注見靈帝中平五年。〔土豚〕徒魂反。字通作墩。聚土爲堆也。【質實】一統志云。〔渦〕水名。自黃河東流。經鳳陽府蒙城縣。沿懷遠縣東北與淮水合流。至臨淮縣蚌阜東入于海。唐李吉甫云。濠有渦口之險。即此。五代時爲控扼之地。廣陵故城在揚州府城西南四十五里。魏文帝如廣陵故城臨江見兵。有渡江之志。吳人固守。即此。

十二月。吳番陽賊彭綺反。【質實】（〔番陽〕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丙午

四年。（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春。正月。中都護李嚴移屯江州。**

丞相亮欲出軍漢中。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質實】（〔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江州〕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一年。巴縣。〔永安〕縣名。注見昭烈帝章武二年。

吳令諸將屯田。

陸遜以所在少穀。表請諸將增廣農畝。吳王權報曰。甚善。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勞也。【集覽】〔親受田〕親耕籍田也。〔四耦〕二耜爲耦。耜。田器也。或曰。耒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

魏殺其執法鮑勛。免將軍曹洪官。

魏主丕之爲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都尉鮑勛治之。請不能得。及即位。勛數直諫。丕益忿之。及伐吳還屯陳留界。勛爲治書執法。太守孫邕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行不從正道。營令史欲推之。勛解止不舉。丕聞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丕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群。辛毗。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免勛罪。帝不許。柔固執不奉詔。丕怒甚。召柔詣臺。遣使誅勛。然後遣柔還寺。驃騎將軍曹洪富而吝。丕在東宮。嘗從貸絹。不稱意。至是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群臣救莫能得。卞太后責帝曰。梁沛之間。非子廉無今日。又謂郭后曰。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廢后矣。於是郭后泣請。乃得免官削土爵。【集覽】〔標埒〕標。本作摽。卑遙反。封土爲識也。埒。龍輟反。說文。埒。庳垣也。亦堤也。〔三官駁〕駁。議也。言意不同也。記王制篇。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注。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刺姦〕注見宋孝武帝孝建元年。〔還寺〕寺。官舍也。風俗通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其中也。【正誤】刺姦。今從刺姦。官名。以刺舉姦惡爲義。漢書王莽傳。置執法左右刺姦。光武中興。亦置刺姦將軍。又公府有刺姦掾。十鼠同穴。今按魏主指鮑勛及三官已下諸人。皆殺之。令作一處死。如十鼠同穴也。劉聰怒陳元達諫起殿。言曰。不殺此鼠子。朕殿不成。命併其妻子同梟首東市。使群鼠共穴。即此意。【質實】〔陳留〕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子廉〕曹洪字。

夏。五月。魏主丕卒。【考證】（下當補書子叡立三字。○謹按。凡例曰。凡僭國稱帝者。繼世曰太子）

其立。

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原王叡。叡母被誅，故未建爲嗣。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丕與叡獵，見子母鹿，丕旣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爲之惻然。及是疾篤，立爲太子，召中軍大將軍曹眞、鎭軍陳羣、撫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太子叡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追謚甄夫人曰文昭皇后，葬文帝於首陽陵，廟號世祖。陳壽曰：文帝下筆成章，博聞彊識，若加曠大之度，勵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初，太子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即位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曄出，或問何如，曰：秦皇、漢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蒞政之始，陳群首上疏曰：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然若不和睦，則有讐黨而毀譽失實，二者不可不深察也。【集覽】博聞彊識。記曲禮：博聞彊識而讓，謂之君子。注：識，知也，又式吏反。【質實】首陽陵，一統志云：在河南府澠池縣首陽山南。【書法】丕書卒何？尊漢也。至漢亡而後始書吳主死。善贊曰：魏文嗣立踰月，而書遣其弟等皆就國，而兄弟之恩薄；踰時而書大饗軍士父老，而父子之天滅；是冬而書稱帝廢帝，而君臣之綱絶；明年而書殺夫人甄氏，而夫婦之義絶；而又書營宮室，築凌雲臺，求珍物，殺鮑勛，七年之中，失德相望，是以當時書大疫饑，書大水，稱魏日之變災，封宗聖，立太學，殆不掩瑕矣。

秋八月，吳王權圍魏江夏，不克。

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敢陸攻者，冀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持，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退。【質實】江夏，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

吳攻襄陽，魏撫軍司馬懿擊破之。○冬，吳王權令陸遜、諸葛瑾損益科條。

吳陸遜陳便宜，勸吳王權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於是權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魏徵處士管寧，不至。

寧在遼東三十七年，魏主丕徵之，乃浮海西歸，以爲太中大夫，不受。至是，華歆爲太尉，讓位於寧，不許。徵爲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復不至。【質實】安車，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三年。

吳呂岱誘交趾守士徽，殺之。

吳交趾太守士燮卒，吳王權以其子徽領九真太守，而以校尉陳時代燮。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兵拒之。交州刺史呂岱督兵三千，浮海討徽，以燮弟子輔爲師友從事，遣往說徽。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岱皆斬之。又遣從事南宣威命，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入貢於吳。孫盛曰：柔遠能邇，莫善於信。呂岱殺降以要功，君子是以知呂氏之不延也。【集覽】交州，今廣州是。吳主孫權以交州還番禺，孫休又分交州置廣州。【徼外】徼注見武帝元鼎五年。【扶南】南蠻國，西去林邑三千里，在海大灣中。其王乃女子，字葉柳。有外國人混潰者，夢神賜之弓，旦詣神祠得弓，遂汎海至扶南。葉柳舉衆而降之，混潰遂內爲妻而據其國。【林邑】南蠻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國界，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其南大浦有五銅柱，馬援所鑄。又行八日至其國都。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名連，殺令自立爲王，後子孫世襲其地。【質實】交州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交廣呂岱，廣陵人。一統志云：林邑，南蠻國名，在古越裳氏國之界，秦爲象郡林邑縣，漢改象林縣，屬日南郡。漢末縣功曹子區連者，殺縣令自立爲林邑國。其後世絶，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嗣。其臣范推之奴名文者篡立，傳至孫文敵，爲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國臣范諸農平其亂而自立，傳子陽邁，邁傳子咄，歷宋、齊、梁、陳，皆來朝貢。唐初，其王頭黎獻方物。子鎮龍立，爲其下所弒，范氏遂絶。國人立頭黎之姑子諸葛地爲王。國人寇安南，都護張舟擊破之，遂棄林邑，徙國於占城，號占城。宋初，其王悉利遣使來貢方物，後爲交趾所侵，其國遂衰，更立後其子孫。元初世主。本朝初，其主阿答阿者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方物，詔封爲占城國王，自是朝貢不絶。

丁未

五年（魏明帝叡太和元年，吳黃武六年。）春正月，吳討彭綺，平之。

初，綺自言爲魏討吳，議者以爲因此伐吳必克。魏主以問中書令孫資，資曰：鄱陽宗人數有舉義者，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當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數，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維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未能爲權腹心大疾。至是果敗。【質

〔質〕實孫資，太原人。

二月，魏大營宮室。

魏司徒王朗如鄴，見百姓貧困，而魏主方營宮室，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患，故卑宮儉食；句踐欲廣禦兒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及國；漢文欲恢弘祖業，故罷露臺，衣弋綈；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列朝會；崇華之後，足序內官；華林、天淵，足展游宴；宜且先成象魏，修城池，餘悉罷之，專以勤耕農，習戎備爲事，則民充兵強，而寇戎賓服矣。〔集覽〕禦兒之疆：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吳郡有禦兒水，在古越地。越語云：句踐之地，北至于禦兒。韋昭曰：在吳越界，今爲鄉也。正義曰：禦兒今作語兒，鄉在今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崇華宮[illegible]。〔天淵〕池。〔象魏〕王宮之門有五，其中門曰雉門，雉門兩觀曰象魏，諸侯朝覲之所。禮天官太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縣治象之法于象魏。註：太宰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于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劉熙釋名云：闕上縣治象，其狀巍然高大，故曰象魏，使人觀之。

則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有三名也。〔質實〕大禹卑宮儉食：論語云：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句踐約身儉家：詳首帝安太和三年。漢文罷露臺衣弋綈：事見文帝後元七年。霍去病不治第宅：事在武帝元狩四年。一統志云：華林園在河南府城東北隅，魏明帝所建，齊王芳改爲華林園。

〔發明〕曹氏自得國以來，丕始營洛陽宮室；至叡繼，書大營宮室，交至，初政如此，亦足以知詒謀之謬矣。雖欲久有其國，得乎哉。

三月，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辟廣漢太守姚伷爲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大於進人，而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可謂博雅矣。魏主聞亮在漢中，欲大發兵攻之，以問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取張魯，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今若進軍南鄭，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遏禦水賊，凡十五六萬人，必當更有所興發，天下騷動，此宜深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亦足以鎮靜疆埸，自然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必自敝矣。乃止。〔集覽〕〔爲督〕句。督，官名。史[illegible]目。凡[illegible]皆[illegible]也。〔五月渡瀘〕瀘，水名，若木，在蜀，出旄牛徼外，有瀘津水，今嶲州有瀘津關，三四月經之多死，五月渡瀘以[illegible]熱也。[illegible]方輿勝覽：瀘州有瀘江，江引[illegible]府[illegible]雲南[illegible]部[illegible]南[illegible]水[illegible]雲南[illegible]之地[illegible]爲石穴，注見成帝元延二年。褒斜。〔質實〕一統志云：[illegible]斜谷道[illegible]南一十里[illegible]出此[illegible]南入金沙江，元史云：其水深而多瘴，有行者，春夏常熱，其源可[illegible]，又[illegible]東有武侯城，乃漢諸葛武侯所築。所謂五月渡瀘，即此。〔陽平〕關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年。石馬城名，在漢中府沔縣東二十里，即諸葛亮屯兵

之所。（廣漢，郡名。注見成帝鴻嘉三年。向寵，襄陽宜城人，朗兄子。）

書法（劉禪之起。書曰興復帝室。特筆也。於是特書以圖中原。其予亮以討復之義矣。自是亮五伐魏。必書丞相若右將軍。予之也。）

發明（亮自三顧而出之後。間關敗衄。左右昭烈。未幾受遺輔政。靡日平定南夷。然漢業未復。國賊未清。固當乘時進取。今爲身率大軍。北駐漢中。將以規恢關洛。克復舊物。其志豈肯苟安一隅而已。綱目書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其正大氣象讀之凜凜猶有生意。義聲充滿於天地之間矣。）

夏四月。魏復行五銖錢。

（初文帝罷五銖錢。而用穀帛。人多巧僞。競以濕穀薄絹爲市。嚴刑不能禁。故復之。）

冬十二月。魏立貴嬪毛氏爲后。

（初魏主叡爲平原王。納虞氏爲妃。至是不得爲后。下太后慰勉之。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矣。虞氏遂絀還鄴宮。）

魏議復肉刑。不果行。

（太傅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可以歲生三千人。詔公卿以下議。司徒朗以爲恐所減之文未彰於百姓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髡刖。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以生易死之恩。外無以刖易鈦之駭。議者多與朗同。魏主叡亦以吳蜀未平。且寢。）

集覽（肉刑注見文帝十三年。以刖易鈦。刖五刮反。斷足也。書呂刑篇。剕辟疑赦。注。刖足曰剕。剕扶謂反。刖音月。易改也。注見武帝元狩四年。鈦在踝。）

書法（肉刑自漢文帝始除。於是近四百年矣。而魏欲復之。亦忍矣哉。書不果行。幸之也。終綱目書肉刑二。是年。文帝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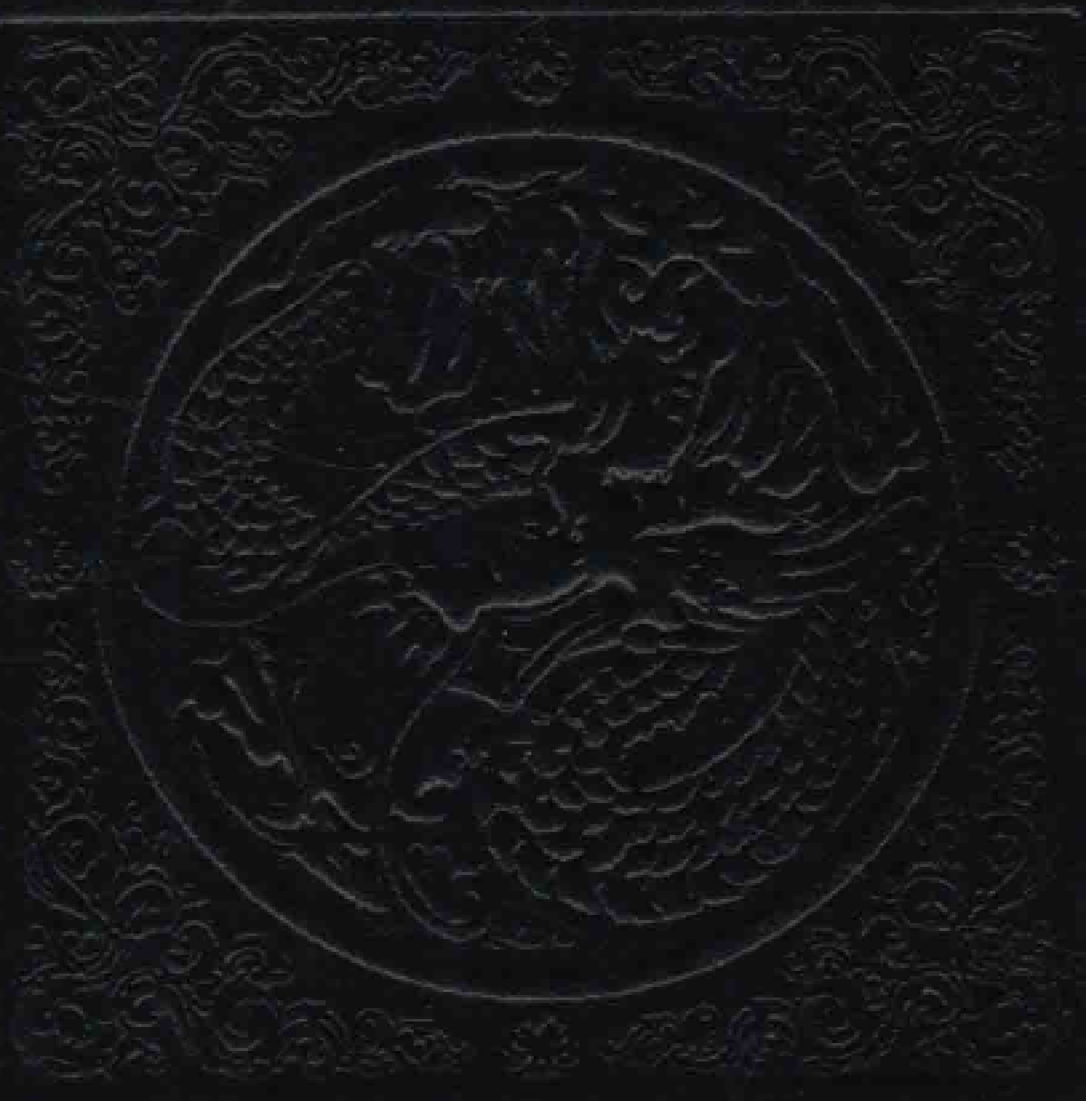
魏孟達以新城來歸。魏將軍司馬懿帥兵攻之。

（初達爲文帝所寵。至是心自不安。數與諸葛亮通書。陰許歸蜀。魏興太守申儀密表告之。達懼。欲叛。時司馬懿鎮宛。以書慰解之。潛軍進討。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來。諸將無足患者。懿倍道兼行。八日而兵至城下。）

質實（新城。漢郡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五年。魏興。郡名。注見後主延熙三年。宛。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洛。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年。）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四

吏部尚書加二級臣宋犖謹奉

敕校刊